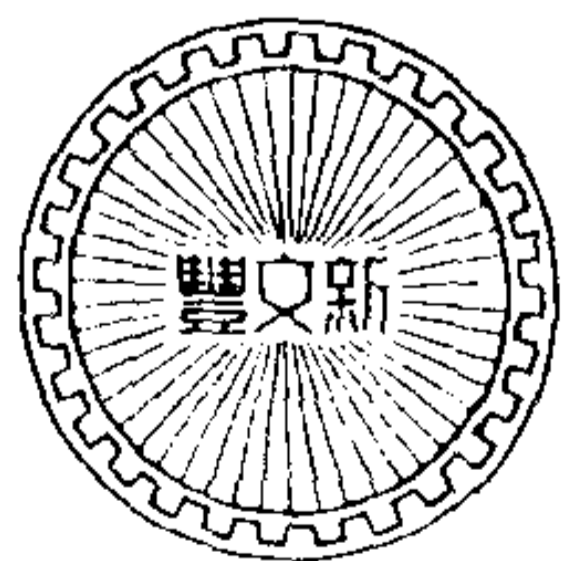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七〇册目錄

史地類



先秦史——春秋

左氏傳續說十二卷	宋 呂祖謙撰	續金華	一
春秋講義四卷	宋 戴溪撰	敬鄉樓	八三
春秋經傳辨疑一卷	明 童品撰	續金華	一九三
春秋四傳私考二卷	明 徐浦撰	浦城	二一一
春秋四傳糾正一卷	清 俞汝言著	昭代	二六九
春秋稗疏一卷	清 王夫之撰	昭代	二九一
春秋規過考信三卷	清 陳熙晉撰	廣雅	三三一
春秋述義拾遺八卷附河間劉氏書目考一卷	清 陳熙晉撰	廣雅	四七九
春秋傳禮徵十卷	清 朱大韶撰	適園	五九三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一卷	清 顧棟高著	昭代	七七五

荀氏 燦爛 屈
說 傳 續

袁勵準



甲春康宗校
子永胡榭鋟

左氏傳續說綱領

學者觀史各有詳略如左傳史記前漢三書皆當精熟細看反覆考究直不可一字草草自後漢三國志以下諸史只是看大綱始末成敗蓋自司馬氏班氏以後作史者皆無史法

看史記又與看左傳不同左傳字字縝密史記所載却有歲月差互先後不同處不似左傳縝密只是識見高遠真箇識得三代時規模此學者所當熟看

司馬遷作史記却有變風變雅底意思惜乎却少正風之意

史記世家多書別國事如魯世家却書晉國秦國之類此皆是當時大事筆法最高不可不細看如此條例亦看史者所當知

司馬遷雖不免有些血氣為學未終然規模終是測使他克己為學消除得血氣雖董仲舒亦不能及

一部左傳都不曾載一件閑事蓋此書是有用底書學者看得左傳熟時以下諸史條例亦不過如此

左氏傳續說綱領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地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此數句便是看左傳綱領蓋此書正接虞夏商周之末戰國秦漢之初上既見先王遺制之尚存下又見後世變遷之所因此所以最好看看左傳須是看得人情物理出

看史要識得時節不同處春秋自是春秋時節秦漢自是秦漢時節看史書事實須是先識得大綱領處則其餘細事皆舉譬如一二百幅公案但是識得要領處方見得破決得定切不可只就小處泥

學者觀史且要熟看事之本末源流未要便生議論

左傳一部三十卷其大綱領只有三節自第一卷至第三卷莊公九年齊桓公初出時是一節此一節霸者未與當時之權亦未嘗專在一國自莊公九年以後直至召陵之盟又是一節凡二十四卷正是

五霸迭興之際此一節甚長自召陵以後直至卷末又是一節蓋當時晉楚霸諸侯凡南方之諸侯盡從楚北方之諸侯盡從晉自楚用子常以來以玉與馬之故遂執二國之君故蔡侯以子為質於晉而

請伐楚晉荀寅又以求貨於蔡弗得遂辭蔡而不肯伐楚只緣要些小物事遂壞了霸業晉便失霸諸侯遂無霸自是以來吳與越却以蠻夷主盟諸侯當時吳闔廬正用子常要霸諸侯蔡侯一東遂當此事都不成世界了此是末一節凡三節皆是左傳大綱領

孔子論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與祿之去公室與陳恆弑君當作一段看蓋天下大勢浸浸至此亦非一日譬如傷寒傳經至七日病證極矣若初從醫者之說便下藥尚可調理若自此不從醫者之說則其病必入惡症不可復救當夫子請討陳恆之時亦是一箇時節當時魯君若從其說亦可轉而為夏商周之盛惟其不從終所以變而為戰國不可整頓

孟子論五霸一段正是說春秋一節當子細看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天子五載一巡狩舜典周官皆同此制當時巡狩非只是巡一方乃是徧四方巡之古之人君兵衛之出亦少所以易雖是一歲之中亦巡得徧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如舜典所謂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

左氏傳續說綱領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偶因所見以與之非徧天下而與之也故天子所至謂幸此略以匪乏農耕之具者與之至於困窮之甚者諸侯亦自有罰養老尊賢俊傑在位此目是三事養老只是養老一事不必問其他如國老庶老皆是老尊賢只是尊賢不必問其他未論到才上俊傑是在位有才能者方養老時其間固是多才

賢只是專論尚齒意思未論賢否之如何方尊賢時其間固是多才只是尊賢不論其才之如何此是大議論須是經歷久遠方可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諸侯只是方伯連率如湯伐葛之類謂之伐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如義和而淫命胤侯以征之是也左傳載

葵丘之會隱其五命而止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以孟子五命之事觀之見得左氏愛仲之深而於桓公之過皆隱而不

書如內政之類皆是桓雖為霸主而於五命之戒亦未免所有犯故左氏特隱之所以使後世不知桓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觀孟子左氏之言其意豈不盡見孟子之言出於無心故無所隱左氏之言拘

左氏傳續說綱領

學者觀史各有詳略如左傳史記前漢三書皆當精熟細看反覆考究直不可一字草草自後漢三國志以下諸史只是看大綱始末成敗蓋自司馬氏班氏以後作史者皆無史法

看史記又與看左傳不同左傳字字縝密史記所載却有歲月差互先後不同處不似左傳縝密只是識見高遠真箇識得三代時規模此學者所當熟看

司馬遷作史記却有變風變雅底意思惜乎却少正風之意史記世家多書別國事如魯世家却書晉國秦國之類此皆是當時大事筆法最高不可不細看如此條例亦看史者所當知

司馬遷雖不免有些血氣為學未終然規模終是測使他克己為學消除得血氣雖董仲舒亦不能及

一部左傳都不曾載一件閑事蓋此書是有用底書學者看得左傳熟時以下諸史條例亦不過如此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地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此數句便是看左傳綱領蓋此書正接虞夏商周之末戰國秦漢之初上既見先王遺制之尚存下又見後世變遷之所因此所以最好看看左傳須是看得人情物理出

看史要識得時節不同處春秋自是春秋時節秦漢自是秦漢時節看史書事實須是先識得大綱領處則其餘細事皆舉譬如一二百幅公案但是識得要領處方見得破決得定切不可只就小處泥

學者觀史且要熟看事之本末源流未要便生議論

左傳一部三十卷其大綱領只有三節自第一卷至第三卷莊公九年齊桓公初出時是一節此一節霸者未與當時之權亦未嘗專在一國自莊公九年以後直至召陵之盟又是一節凡二十四卷正是

五霸迭興之際此一節甚長自召陵以後直至卷末又是一節蓋當時晉楚霸諸侯凡南方之諸侯盡從楚北方之諸侯盡從晉自楚用子常以來以玉與馬之故遂執二國之君故蔡侯以子為質於晉而

請伐楚晉荀寅又以求貨於蔡弗得遂辭蔡而不肯伐楚只緣要些小物事遂壞了霸業晉便失霸諸侯遂無霸自是以來吳與越却以蠻夷主盟諸侯當時吳闔廬正用子胥要霸諸侯蔡侯一東遂當此事都不成世界了此是末一節凡三節皆是左傳大綱領

孔子論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與祿之去公室與陳恆弑君當作一段看蓋天下大勢浸浸至此亦非一日譬如傷寒傳經至七日病證極矣若初從醫者之說便下藥尚可調理若自此不從醫者之說則其病必入惡症不可復救當夫子請討陳恆之時亦是一箇時節當時魯君若從其說亦可轉而為夏商周之盛惟其不從終所以變而為戰國不可整頓

孟子論五霸一段正是說春秋一節當子細看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天子五載一巡狩舜典周官皆同此制當時巡狩非只是巡一方乃是徧四方巡之古之人君兵衛之出亦少所以易雖是一歲之中亦巡得徧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如舜典所謂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偶因所見以與之非徧天下而與之也故天子所至謂幸此略以匪乏農耕之具者與之至於困窮之甚者諸侯亦自有罰養老尊賢俊傑在位此目是三事養老只是養老一事不必問其他如國老庶老皆是老尊賢只是尊賢不必問其他未論到才上俊傑是在位有才能者方養老時其間固是多才賢只是專論尚齒意思未論賢否之如何方尊賢時其間固是多才只是尊賢不論其才之如何此是大議論須是經歷久遠方可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諸侯只是方伯連率如湯伐葛之類謂

之伐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如義和而淫命胤侯以征之是也左傳載葵丘之會隱其五命而止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以孟子五命之事觀之見得左氏愛仲之深而於桓公之過皆隱而不

書如內政之類皆是桓雖為霸主而於五命之戒亦未免所有犯故左氏特隱之所以使後世不知桓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觀孟子左氏之言其意豈不盡見孟子之言出於無心故無所隱左氏之言拘

左氏傳續說綱領

須得大聖賢出來料理方可如桀之亂天下得湯而後治紂之亂天下得文武而後治平王東遷之後無一聖賢出來整頓所以直至於秦

東坡蘇氏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使平王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大未敢貳也此蘇氏之論亦失於考之不精蓋岐豐之地自幽王犬戎之禍作文武成康之舊都非復周家所有故平王遂以岐豐之地賜秦襄公使之自取其勢非可以不遷也而蘇氏亦欲如晉王導不遷都豫章會稽之謀只恐此說與時勢大段不相似

宋 呂祖謙 撰

隱公

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元年

左氏繼室以聲子生隱公一段須便見得隱公當立底意古者諸侯繼室雖以適而不以長然元妃苟無適嗣則庶長當立自先備皆有是說此理甚明今惠公元妃既無適子則繼室之子雖非適子却是庶長左氏首載孟子卒即載繼室以聲子生隱公一句而隱公之當立煥然無復可疑但隱公性質柔異大義不明却自以先君之故謙遜退避有不敢竟當之意初不知君位原不是兩間界做得底事此却失於不敢自做非不當立也左氏載下面仲子為魯夫人事則曰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言其有文如此耳實非夫人也桓公亦均之為庶子耳敘事至此則隱公之當立與否益易見矣只此一段正如法吏斷案善敘陳其事而法意自在其

左氏傳續說卷一

中此左氏具文見意處所以學者要看得詳細

邾子克未王命故不書爵元

邾是魯附庸之國何謂附庸之國蓋古者封國之餘別有閒地故立以為附庸尋常閒地只散在諸侯之國故諸侯之有罰者則削其地以增為閒地若諸侯之有功者則以閒地而增封其國此亦如秦漢間置諸侯郡縣相似皆是犬牙相制底意故其閒地天子平時各自命王官掌之如周禮縣師是也縣師之職曰掌邦國都鄙之地所謂都鄙便是諸侯國中閒地論來縣師只當掌都鄙而兼言邦國則是統掌天下可知然而所掌亦是總其目耳觀春秋之初附庸尚有未命於王者見得諸侯之國尚有閒地在邾未命邾本非諸侯至後方得王命周之封建非舉天下皆為諸侯固有閒地參錯其間所以能維持天下故如邾之類至此方封本亦周地耳今人止謂王畿千里之外皆封建非也如漢之郡縣亦雜於諸侯之間亦周之遺意

隱公求好於邾元年

諸侯初即位必與與國通好此乃相交際之道魯與邾為鄰自來相依倚邾小國固依魯魯得邾亦足以為重故不得不急求好

鄭伯克段元年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愛惡兩字便是事之因由大率人所以致骨肉之不睦者多緣此兩字婦人常情每每如此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制地正是鄭國險害去處便是後來虎牢之地天下大形勢如此處亦自有數如今劍閣之類莊公當時所以不與他時亦是莊公初間好意未必是恐難控制而不與之也故蔡仲當時之諫但引先王都城之制未嘗有一言遽傷其兄弟之情大率骨肉之間外人苟未知得果何如時安敢便有離間底言語看祭仲第二次再說亦不過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寵弟二字便見得莊公之意猶未露竟不曾分明說

左氏傳續說卷一

破指平常時殊無調護兄弟底情意便只就利害上說去公子呂又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自此詞語展轉忿激看得莊公初間亦未便有殺弟之意只緣事勢浸浸來了此所以遂成了克段底事如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此等語亦是狠恨者之常談至說多行不義必自斃與後來不義不暱厚將崩之語其意却不可回矣學者能細看此段亦儘見得人情物理

京不度元年

京不度此猶是周之法制當時人猶熟知之猶以違制為不可其後人不復言周多言文襄之制矣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元年

自古所建立國家維持天下大綱目不過數事如三綱五常天敘天秩之類聖人作書亦如此如鄭伯克段莒以姜氏遷之類則當時兄弟夫婦之間可見矣故標之於上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

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此見當時風俗制度皆壞處夫兄弟相戕此是天下之大變蓋君臣父子兄弟是內治制度紀綱是外治內外相維持皆不可欠缺今以兄弟之間相戕相賊如此則當時天下可知

穎考叔對鄭莊公 元年

穎考叔開導莊公欲悔之心固善然莊公既已悔過自當直告以母子如初之理不及黃泉之言至可笑此何足復顧乃教之以偽以順其意何也蓋人各有力量極不可勉強穎考叔非不知正論然至此力量加不去只得如此說如孟子則不然其曰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其力量大矣凡人之進言多故為委曲遷就之語亦以此耳

公會戎于潛 二年

魯會戎亦是戎狄通中國始見于春秋者

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二年

左氏傳續說卷一

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此是三綱底事可見天下之盛衰大抵天下

之所以治者只是君臣父子夫婦

司空無駭入極 二年

司空無駭入極注云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古者天子六卿諸侯三卿而實各兼六卿之事故三卿皆取天子之次者司徒冢宰之次司馬司徒之次司空又司寇之次至後漢三公所謂司徒司馬司空却只用了諸侯制度

周人將畀虢公政 三年

周東遷既衰而其舉措皆無一當者所以衰鄭當親反疏之虢將亡之國反倚之至于交質取禾之類君臣之禮亡矣

秋又取成周之禾 三年

成周之地今人多不能分往往以王城為成周不知成周與王城自兩處蓋天王所都處謂之王城頑民所遷處謂之成周王城即河南縣成周即洛陽縣洛誥曰我乃卜澗水東纒水西惟洛食此

便是河南縣我乃卜纒水東亦惟洛食此便是洛陽縣然此兩處皆統屬於河南郡分別名字便有兩般其地相去亦不甚遠只都在一郡中如今錢塘仁和是也書洛誥詩至風及後漢地理志言之甚詳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 三年

宋是二王之後官制又與諸國不同故有大司馬孔父亦當時用事底臣故以殤公屬之

宋宣公可謂知人 三年

左氏載宋宣公穆公之事而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而公羊又曰宋之禍宣公為之也此論皆未確蓋宋是繼殷之後殷禮或傳子或傳弟商之法度自來如此故宣公之於穆公却不是讓禮記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微子舍其孫膺而立行以此觀之宣公以其子之不賢遂舍子而立弟未為不是穆公不傳諸子而必歸於殤公此所以兆亂也故宋之禍在

左氏傳續說卷一

穆公而不在宣公

齊衛盟于石門 三年

齊僖公亦是顯諸侯當時亦能糾合諸侯盟會已有五伯之漸故國語謂之小霸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三年

左氏敘此一句亦要見他族類之貴處

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 三年

柳子厚作六逆論乃曰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遠間親新間舊蓋言任用者之道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問之其為理亦大矣而可舍之從斯言乎晉厲公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公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城瑣而疏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亡舊不足恃也願所信如何耳子厚之論亦是一說

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四年

衛桓公即位至是歲已十五年尋常人只見傳文相接將謂桓公即位便為州吁所弑不知亦即位許久傳兵是先經始事耳觀書要當熟看細考不可草草也

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四年

杜氏謂諸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此春秋時法也且言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而曹人請于晉曰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是罪則君列諸會矣蓋前年成之會負芻在列故不可復討也盟會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爲無罪

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五年

春秋時蒐亦有兩般有因時而蒐有因事而蒐臧僖伯之所舉者便是因時而蒐如僖二十七年晉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三十一年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盾爲卿文六年蒐于夷舍三軍

左氏傳續說卷一

五

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盩易中軍如此類皆因事而蒐非因時而蒐然而立一將舉一事必因蒐而後舉者何故古者車徒卒伍無事之時皆散處于田野郊甸之間事不能以盡知唯蒐時農民畢集皆聚在一處所以因蒐而舉者正欲使之公然知得適是與眾公共底意思况蒐時又不是徒然耀武辨等列願少長又却是寓此禮意在其間故蒐之本意只欲蒐索獸之不孕者亦以兵是凶器不得不略殺一兩件以銷鑠兵氣四時必講亦以舒民之勇氣也自秦以來三時皆廢止于秋時講武世之論者遂謂古制三時務農一時教戰以此看來乃自秦以後法非古制也春秋經書蒐書獮書狩尚多有之唯苗一事雖不載于春秋或存或廢制度猶在自秦漢而下存者唯狩而已以後漢禮儀志考之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以書五戒月令章句曰寄戎事之教于田獵武事不可空設必有以誠故寄教于田獵開肆五兵天子諸侯無事而不田爲不敬田不以禮爲暴天物周禮

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王執路鼓諸侯執黃鼓軍將執

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鐃公司馬執鐃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士卒聽聲視旗而前却春教振旅以蒐田夏教芟舍以苗田秋教治兵以獮田冬教大閱以狩田春夏

示行禮以取禽供事而已秋者殺時田獵之正其禮盛魏書曰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曹公親耕藉田有司奏四時講武于農隙漢承

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入陣進退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

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也秦漢間制度如此殊失古意矣

王助曲沃伐翼五年

爲天子反助臣以攻君可見周無政是亦昇號政之類王命虢公伐曲沃五年

復命虢公伐曲沃顛倒錯亂失而復失大抵國之將亡皆如此耳

左氏傳續說卷一

六

公問羽數于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五年

以公羊考之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士則無舞劉原父曰所謂士者特牲少牢皆士禮也無用舞之儀安能二佾而施之乎周禮

舞師之職凡小祭祀則不興舞小祭祀者王服玄冕之祭也王服玄冕不興舞矣士服玄冕反舞之乎且玄冕又非士所當服者劉

氏之論極是然以是說攷之亦未可信以左氏爲非蓋周家七八百年中禮之更改亦不只是一次公羊左氏或前後更改不同各

以所聞記之亦未可知正如後世之法亦不知是幾次更改叔父有憾于寡人五年

隱公資質近厚故不忘人之一言

九宗五正六年

九宗五正此乃唐叔始封受姓者也至春秋時猶存諸侯皆有世家雖或存或亡大略可見也古之建國天子必有諸侯諸侯必有世家世家之下又自有家臣之類更相聯絡更相維持根盤節錯

所以能久長譬之如木有根有幹有枝有葉自大而小此理之必然故上下亦相親附雖衰亡亦不至於遽至秦以後無復此意後世君臣皆是暫時假合若偶然相遇初無悠久以相維持之志故易於土崩瓦解此不可不知也

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六年

此見得周室之衰處先王盛世諸侯貢賦入于畿甸各有常制京師安得來告饑于諸侯告饑于諸侯者是諸侯之貢賦不入于天子故王室始下告于諸侯耳然魯在當時猶為之請糴於四國以紓王室之難此又見得當時猶以王室為事在

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泣盟壬申及鄭伯盟歆如忘七年如忘者精神不在於盟也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此數句足見五父之賢矣其至於與鄭伯盟時亦不過數年間耳何其先後相反之甚以墓門之詩觀之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而序詩者以為

左氏傳續說卷一

七

刺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於萬民焉蓋陳佗初問數語以其本有善心資質自好後來只緣師傅不善朝夕相與處者非其人故蕩散其心術變壞其資質所以至此以此知人之善惡本無定分只在朝夕所相與處如何耳學者于此不可不時警省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七年

此見得古制尚在處

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眾仲八年

古者有姓有氏有族姓出于一而百世不可易者謂之姓別其枝派各取以為號者謂之氏合而言其一派之所自出者謂之族如齊本姜姓則姜氏之正派者便是呂氏其他如申國許國之類雖同出於姜姓而支派却別後世姓氏殺亂已久俱失其所從來今之所謂姓却是古之所謂氏

命氏為族八年

命氏為族此三家之漸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十一年

古者大夫家無私甲有事則授之于廟往往所藏處別自有去處與大廟當不甚相遠如鄭授兵于大宮魯莊公治兵于廟楚武王授師于馮之類皆可見蓋春秋之初此制尚在後來欲侵伐則便自去侵伐皆是家有私甲如襄十年子西聞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不聞授之于廟也此皆是古制壞亂處

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十一年

觀考叔初問慈祥禮悌之意能感動莊公念母之心決非是一時幾句言語所能感動也是他平日工夫到後方能如此然以前日之工夫如此而終不能充于爭車之時者何故此只緣境界移換了蓋用兵行師以殺敵致果為義其勢似易至於爭考叔却被此境界牽動了血氣故挾轉之時不勝其忿而遂忘其身使其在家庭間決不至如此以此知學者做工夫果是難故易之損卦曰君子以懲忿窒慾聖人說損只說此兩事忿必下懲字慾必下窒字

左氏傳續說卷一

八

此最有意蓋忿譬猶火慾譬猶水火若不止遏時必至于燎原當其發時便須撲滅故君子之于忿也須十分用力懲創水若浸浸不已必至于淪溺必須無一毫罅隙方可故君子之于慾也便須斷然塞斷了此二事惟勇於義者能之是故成德之士在宗廟則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在軍旅則豹韞錯衡八鸞瓊瑜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珩璜珩都是境界雖變而他原不曾變

鄭入許十一年

春秋之初猶以滅人之國為異故鄭入許而不敢有其後滅國則自有之如縣陳之類人見之漸熟不以為怪也

鄭伯使卒出殺行出大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十一年

此須是看行卒之兵制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大者出殺小者出大雞此各以人數多寡為等差耳若尋常盟則用牛用牛則其禮重哀十五年衛剽賈與伯姬與殺以盟盟不用牛而用殺者蓋

當時太子未立不得從人君之禮

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

十一年

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古者王畿有六鄉六
甸外有六縣六縣外有都鄙此古采地之制未嘗世襲但世祿耳
自春秋以來采地諸侯始世嗣

左氏傳續說卷一

左氏傳續說卷一

左氏傳續說卷一

宋 呂祖謙 撰

桓公

公及鄭伯盟于越 二年

鄭與魯盟此弒君初與諸侯會盟

見孔父之妻于路 元年

妻而使人見于路此治容誨淫之類宜其及禍

師服論名子 二年

晉之師服魯之滅僖伯申縉之徒皆是國家所咨訪庶人蓋古者諸侯之國必有知典故備訪問庶人所以三代之源流先王之制度不至於斷續而不知者正緣有這般人在春秋之初向多有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 二年

左氏傳續說卷二

一

此數句皆是左傳中大綱目學者惟經歷久看書多然後深曉得今看句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二年

古者所謂句亦有兩般有幾句之句有侯句之句禹貢曰五百里句服此是幾句之句周禮職方氏曰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此是侯甸之句如周襄王謂規方千里以爲甸服鄭子產謂列卑而貢重者句服也此皆是以王畿爲甸世俗習熟多呼幾爲甸正合禹貢之制如師服謂今晉句侯也子產謂曹爲伯甸此謂是晉以諸侯而在甸服曹以伯甸而居甸服正合成周之制今晉師服曰晉句侯也本既弱矣師服指甸地以爲本弱則此句在侯服之外可知也去王畿既遠故其地小古者大率地近畿者土廣而貢重地遠者土狹而貢輕何故舊時海島之地亦有十里之國以此見愈遠處愈小侯服近畿想侯服之地必多於甸地也子產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公侯伯子男古者分土爲三只有此三等公侯一

等伯一等子男一等公侯一等其貢重伯一等其重稍輕子男一等其重又輕今鄭伯男也使之從伯本等之貢已爲重矣又使之

出公侯之貢則豈不甚重觀此兩句最見得古者分土爲三一句分明周禮職方氏載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

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

百男以周知天下大抵周禮所載皆與其他書合惟此一處却有

可疑恐是後來諸侯欲侵占土地者私廣其數目耳且以孟子放

之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以此盈可見古者三等

之制又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

公之封於齊也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古者公侯皆

是百里如何便有三百里四百里之制况孟子正是當時人豈不

可信國語謂鄭伯男也鄭在男服此說亦通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逐之 三年

左氏傳續說卷二

二

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四年

此非是秦執以屈辱他卻是有意納他所以先執歸去十年秦遂

納芮伯秦本周畿內之地去周最近周宜親倚之觀此時猶相親

其後漸疏矣

王奪鄭伯政 五年

周將亡舉措無不失失之又失至於此無復可言矣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執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

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

高渠彌以中軍奉公 五年

古者天子六軍今桓王何故只有三軍鄭何故卻有左右拒及中軍蓋周室衰弱不能備天子六軍之制鄭欲當王之三軍就一軍中分出左右拒故有三軍鄭命二拒曰旂勳而數旂中軍之旗鼓二拒之鼓古者每軍主將之車必有一鼓如國語曰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則此中軍亦當有鼓今中軍乃勳旂而

不動鼓何也蓋車進則鼓動今鄭欲先命左右拒以擊陳蔡衛則中軍尙未動所以鄭中軍以旂爲號令也

魚麗之陳 五年

只緣鄭既分左右拒以當三國則中軍人少不能敵王三軍故先偏後伍分開人數使行陳廣闊足以當王之三軍蓋左右拒只在兩邊當蔡人衛人陳人又不能當王之左右軍也古者車制每車必有甲士三人如主將之車則主將居中御戎與右却在兩傍如非主將之車則御却居中兩邊却自有左右故在主將之左者謂之御戎居車之中者只謂之御御之職掌馬之六轡右之職掌執戈矛哀二年鐵之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將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清人之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此皆見得御與右之職事

戰于緡葛 五年

左氏傳續說卷二

緡葛之戰此是周室大變處自此後如陳如蔡如衛之屬竟不見來從王室蓋自此一敗後諸侯皆解體矣

楚武王侵隨關伯比言於楚子曰漢東之國隨爲大 六年

觀楚經略漢東之初便欲滅隨而隨終不爲楚所滅者何故蓋少師死季梁在諫行言聽無人阻撓其謀故楚不敢滅後來却反以厚意結隨以爲助使之勿救援小國故漢東之小國盡爲楚所滅而隨獨終春秋之世如所謂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是盡之隨密邇於楚楚是存之世有盟誓至今未改看此兩處便見楚常結隨而不滅隨處

楚略漢東 六年

楚初盛時橫取湘漢一帶漸至中國如敗鄧會南諸侯盟貳軫州蓼皆是

隨人使少師董成 六年

董成如泄盟相似蓋兩君不親相見故使人往臨之

季梁日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 六年

古人說治民必言事神蓋人君是神民之主天下國家只是治民事神兩事周禮一書自初至末亦只說此等事見得古人以實事看神如後世以神爲虛誕文具了春秋之時神民所以並說者只實見其不是虛誕且如學者不媿屋漏不欺暗室此便是知有神處上思利民忠也 六年

尋常以誠事君謂之忠如隋煬帝下詔非不說要利民只此心不誠於爲民故謂之忠則不可古人上下常通說此一字如孟子曰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仁矣必曰自反而忠既說禮與仁而又必說忠者何故蓋亦欲是驗此心果如何也一部左傳所以多只說一箇忠字自秦漢以來簡冊中此字始斷絕

祝史矯舉以祭 六年

左氏傳續說卷二

奉牲以告日博碩肥膷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瘠蠶也謂其備膷咸有也 六年

既說博碩肥膷何故又說備膷咸有此兩句似重然細看來博碩肥膷是大綱統言牲體備膷咸有自各以其類而言之如用太牢則牛羊豕三者皆相似乃可如三者之中有一不稱則不得謂之咸有此四句各不相似故杜氏謂其實皆當兼此四者看他下兼字便見得杜氏不以爲同處

所謂馨香無譏惡也 六年

無譏惡便是所以爲馨香處且如一家中所以謂之馨香者必其父子兄弟中和睦而無乖離之意乃可謂之馨香所謂馨香無譏惡也兩句最有味

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 六年

此四句自有次第

北戎伐齊 六年

當齊桓未霸以前戎狄橫行於中國滅衛伐魯伐周之類甚多自管仲相桓公之後方能攘之所以孔子有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之歎須看當時事體然後知聖人之語不妄發

諸侯之大夫成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六年

春秋時班次亦有兩般無事時則以爵尊者為先出師時則以主兵者為先隱五年邾人鄭人伐宋邾在鄭之先邾主兵也桓十年齊衛鄭來戰于郎齊衛在鄭之先王爵也今鄭為齊伐戎如以主兵例論之自合居先而魯以王爵論故居後又如踐土之盟載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盟府夫魯弱國也蔡小國也如何却在鄭齊之先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此所以周班為先後也成齊見當時諸侯猶相親附猶相扶持

鄭忽辭齊昏六年

忽不借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非奮然誠有志也蓋其為人淺狹而多所拘礙暗滯而動皆疑畏浮易而不知審量子子然以文義

左氏傳續說卷上

五

自喜而國勢人情與其身之安危皆懵然莫之察也適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誠有志而深求其實則資之弱固可彊而所以持國者固無待於外助也惟其為善有名而無實所以卒見噴於祭仲而為詩人所閱此功利之說所以多勝而信道者所以益寡也蓋昭公但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而所謂在者初未嘗做工夫也

季梁曰楚人尙左君必左八年

楚人所以尙左者蠻夷之俗也蠻夷以左為尙如左衽之類皆是中國則以右為尙

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八年

謂君當與王為敵

王命魏仲八年

此皆畿內諸侯周之舊制畿外諸侯則世襲畿內者則皆隨其所職且如為卿則有采地或免或死則已不世襲也其後乃亦世襲周之王畿皆為人所有所以益弱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期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期及巴行人楚子使道章讓于鄧鄧人弗受九年

此見得鄧全無政刑處道期巴客之聘既及鄧境而鄧人敢于殺而奪之則鄧之綱紀蓋可知矣及楚遣章讓鄧之時則鄧人之罪鄧所必討而鄧反助之蓋國家將亡則綱紀都無後來楚文王過鄧而三甥請殺文王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縱使是時殺得楚文王鄧亦不能久存蓋鄧人奪幣之時鄧之亡形見矣左傳中如此等處最要看

魏仲諸其大夫詹父于王十年

魏仲是王之卿士詹父是王之屬大夫假使詹父有罪魏何故不自討而必請之於王蓋大夫命于天子而屬於魏仲非魏所能私討也如今相國府有左右司之屬六部有郎中員外之屬相似此魏仲所以必訴之于王

左氏傳續說卷下

六

鄧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十一年莫敖楚官也楚初只有莫敖後來彊盛時又有令尹故令尹之權卻重莫敖一官雖存而權反居令尹之下矣

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十一年

封人是治封疆之官祭仲以封人而入來執政得見春秋之初尙未世襲在蓋官人以世非古之制度乃武王數封之辭

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十一年

此盟是要盟要盟義所當背如孔子謂之盟孔子過蒲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聞甚疾

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也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楚伐絞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採樵者以誘之十二年

行軍之法有正軍有役徒正軍是行陳之兵役徒是供役使之兵如采樵底人乃是役徒非行伍間執干戈弓矢者也然役使采樵時却必使正軍扞衛以往今欲爲計以誘殺人故請無扞衛二十八年樂枝使與曳柴而遁昭十三年衛請楚芻蕘者皆是采樵之役徒也

楚屈瑕伐羅鬪伯比送之遷謂其御曰莫敖必敗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十三年

鬪伯比既知莫敖之必敗不便明告于楚子而使追屈瑕却待鄧曼之說而後方使賴人追之遷延了許多時節何故蓋此不是伯比不肯直諫楚王恐是楚軍法軍行而阻撓軍謀者則有刑故伯比微諷而不徑言之意欲使楚王自悟耳婦人不預軍事而楚王入告鄧曼者蓋師已盡行而又欲益師訝其說而入言諸家人耳此亦人之常情也

夫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十三年

左氏傳續說卷二

七

眾謂士卒諸司謂偏裨之將

楚師盡行十三年

楚伐羅一小國其師盡行則當時楚亦未甚大

楚宥羣帥十三年

楚之政事如此便自是將興氣象

莫敖屈瑕十三年

屈瑕終始三事博議論得却是大率博議中議論自今日看來十全精確者大段有數蓋此書舊日一時間意思耳

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十四年

左氏所謂禮非左氏自說乃是周之典禮蓋夫子未筆削春秋時魯史本謂魯春秋魯春秋之法合於周禮者則誓不合於周禮者亦書所以示勸戒也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今左氏所謂禮也之類便是然其中却有兩般有周之舊典禮經又有春秋當時之所謂禮如鄭以齊人朝王禮也祭公

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曹人致餼禮也此皆古之所謂禮也如大夫三月同位至如君薨卒哭而禘之類此皆是春秋當時之所謂禮左傳書禮處極多要須編輯作一處看方見得兩般分明古之周禮非今周禮之書今周禮之書只可謂之周官

鄭子人來尋盟十四年

杜氏曰其後爲子人氏此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者

宋人以諸侯伐鄭焚渠門入及大遼十四年

遼是道路之名如莊二十八年楚伐鄭眾軍入自純門及遼市宜十二年楚伐鄭入自皇門至于遼路在鄭多謂之遼在齊多謂之莊在魯多謂之衛此皆各以其國之道路廣狹名之遼道方九軌車兩輪間曰軌一軌凡八尺九軌七十二尺計十二步而周禮註九軌不名遼爾雅曰九達謂之達杜氏謂道方九軌爲達者彼以鄭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爲九軌然鄭有九達之道未可知或只是容得九軌亦未可知此正如蜀中碁盤市之類

左氏傳續說卷二

八

天王使冢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十五年

杜氏謂車服乃上之所以賜下如舜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益稷曰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是也然書中所說車服亦各不同如舜典所說乃天子所以賞諸侯者益稷所說乃人君所以賞士大夫者此兩般亦所當然至於不私求財則諸侯自有常貢如禹貢九州之賦各貢其方物若過求之則爲私求財矣以天子下求車此雖非天子之體然天子不能自辦而所以下求於諸侯者亦見得當時諸侯常賦不供敢於慢周處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十五年

當時雍糾不享於家而必享於郊者何故蓋祭仲是鄭之權臣黨與盛強就享於國中則救援多至必難誰何所以享諸郊者特地使他出在遠地使他黨與卒來不得故殺之也易如陽虎將享季氏於蒲圃而後殺之之類相似蓋圃與郊皆國外之遠地而季氏與祭仲皆一國之權臣

諸侯謀納鄭厲公十五年

昭公止嫡出奔並無人欲納之厲公庶子纒出奔而諸侯即謀納之蓋昭弱厲強可見當時不論是非只論強弱人情大略類此

宣姜與公子胡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于告之使行不可及行飲以酒壽于載其旌以先盜殺之十六年

壽于將欲免急子而必載旌以先者何故蓋旌旗屬凡使者出竟則有旌儀禮聘禮云使者載旌及竟又云及竟張旌誓乃謁關人入竟飲旌乃展又云及郊又展如初註曰旌旌旗屬也載之者所以表識其事此古使者之制如此壽于所以飲之酒者正欲使之

醉而後可竊旌以先往也自常情看來壽與胡是同母弟胡既讒構急子則壽亦宜同構之也今乃導急子使行又欲以身免其死此最是賢於人處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

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

左氏傳續說卷二

九

哉然以道理論之急壽之死亦有未盡處父有過于當掩護而正救之爭相為死是暴其父之過也此未得為盡事親之道必如舜

之號泣大杖則走然後能盡事親之道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十七年

疆事云者謂此疆場間微事耳為疆吏者當自區處足矣何必來告若如契丹來求關南地之類此却是大事須當請之於朝廷非

邊將所能自區處得了若只是邊鄙間時復侵掠五里或十里此亦常事耳何必一一浼朝廷之聽

高渠彌弒昭公十七年

鄭莊公聚權謀之臣於朝雖可以立一時之功快一時之意然只莊公可制服之纒至莊公薨百態交作都無一豪節義如渠彌之

弒昭公如祭仲之逐厲公都不知義理所在蓋此曹平日只理會得權謀上有人制服則為用而不敢肆上既無人則自用其權謀

自擇其便利何所不至耶君子非不欲快一時之意用權謀之士

也所以獨取忠厚長者蓋為長久之計耳

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十七年

此一句是左氏譏昭公處言其特能知之昏而不能去之意自見於言外此正是惡惡而不能去也左傳中如此處皆左氏筆高含不盡意

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十七年

復是報復之復謂昭公初間只是惡渠彌而渠彌後來却弒了昭

公以為報言其報之之甚也

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十八年

左氏所以載申繻諫辭一段者便要見得姜氏是第一次如齊處

言前此未嘗如齊至此方往故申繻以未曾有此遂入諫耳故左

氏因以諫辭繫之大抵作史之法皆如此後來文姜如齊不知其

幾而都無諫者何故以此看來此行是第一次尤分明

左氏傳續說卷二

一

人曰蔡仲以知免仲曰信也十八年

此見蔡仲全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底人且昭公是祭仲所立渠

彌既弒昭公仲何故不討而又事子晝况仲在當時專據兵權非

力不足蓋當時厲公在櫟自櫟入鄭地殊不遠仲若討渠彌時正

恐厲公乘隙而入蓋厲公又不是無能底人仲所以顧一時利害

且安願過若以賢者處之安肯如此

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禍國亂之本也十八年

並后如褒姒申后之類匹嫡如齊信公寵夷仲年之類兩政如狐

突諫晉太子曰外寵二政是也謂如政當由中書出而今却自近

習出之類禍國如鄭京城晉曲沃之類

左氏傳續說卷二

宋 呂祖謙 撰

莊公

築王姬之館于外元年

莊公之立桓公見殺於齊則莊公之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而不能以復讎為念前輩論之詳矣然又須識得莊公之要領王姬歸於齊魯絕之而不與主婚義也而魯則畏齊之強而不敢絕欲與之主婚內則畏請議而不與外則畏齊之見討而不敢絕其君臣之間宛轉商量一箇兩不相妨底道理故築王姬之館於外三傳之說不一然皆未必是凡天下之事不知夫不共戴天之仇義不可與者未足為憂既知之而求所以委曲回互者深可憂蓋其不知者良心一朝頓回則其發不可禦既知之而欲立一名字求以委曲回互亦終於此而已矣父子之間天屬之恩莊公報齊之心宜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寒如手足之必掉頭目安可以委曲安

左氏傳續說卷三

排回互使之兩不相妨至如伐邾一段亦然莊公本自畏齊而曰我寔不德齊師何罪皆是要立一箇名字文飾之此其所以終于不振穀梁謂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注云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廟以俟迎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又曰於朝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改築外變之正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此同姓主婚之制而魯人改築之意也然天子之女下嫁諸侯何以必魯主之而天子不自主蓋天子不當與諸侯為敵體是故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魯於周為同姓故使主之然莊公是時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莊公非不知道理去不得只緣力弱不能自強明告天子誓與齊絕恐恐然懼為齊所侵伐只顧些少利害忘了父子大義却說中間做委曲底道理大抵為人最戒如此設辭做事極是害人寧是不知義理底人一旦覺時尚有改悔時節

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四年

楚初稱荆詩所謂荆楚便是尸乃是楚陳名子亦鎗屬蓋楚陳所利也大抵陳中自有利干長兵有利干短兵弓矢利遠是謂長兵子只利近故為短兵此亦見始參用子為陳處

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四年

此見得當時尚知古人致齊之義蓋楚武王平日是攻城略地底人豈復知正心誠意之理然欲入廟之初猶知所謂齊者蓋齊是精神會聚之時於此散蕩覺不收斂故驚而入告諸夫人耳所謂將齊是欲入齊而未齊之時故可入告使其已齊之後則不可復見夫人矣後世徒有齊之名而不知齊之實故雖當此時而亦不復知所謂蕩矣

王遂行卒於楛木之下四年

武王既死何不便去發喪却除道梁遂營軍臨隨何故此是為奇兵伐他處蓋軍中既無主帥則事變易生不如此隨必反追楚師

左氏傳續說卷三

故楚人到此只得向前至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請為會于漢洎而後無可慮蓋漢洎是楚地既入楚地則事始無他虞矣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四年

紀侯能全身遠害為宗社計亦不為不賢比之銜壁面縛者遠勝

王人救衛六年

朔不當立王救之是也

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六年

此正是左氏論大凡立君之法非是斷此事之是非夫所謂本者指適子而言所謂支者指庶子而言今以適子謂之本此固易見苟無適子而能於庶子之中擇其最親者亦謂之本以庶子之最親繼先君之正統此止可謂之本而又未可謂之知本所謂知本者謂又於羣公子最親之中舍其不賢者擇其賢者而立之始謂之知本詩云本支百世周之所以能長久者只緣是知這箇本支

道理

楚文王伐申過鄧騶甥聘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六年

夫鄧之亡不在於不殺楚子而在於不能自立紀綱修治甲兵以整頓一國所以卒為楚所滅向使前時從三甥之言殺了楚文王又安知後來別無一箇楚文王出故不能自強其國而徒然不從人言者亦所當戒

恆星不見七年

齊桓公將霸乃天下一變故天象先見

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八年

夏書臯陶邁種德德乃降此正今臯陶謨之文而杜氏謂逸書者何故蓋緣素火之後唯伏生口授尚書傳於世如益稷大禹謨秦誓諸篇世皆不得而有自孔安國古文尚書始皆有此數篇當時但隱藏於民間未甚公行於天下至東晉時始盛行於世杜預是

左氏傳續說卷三

三

西晉時人猶未得見之故曰逸書如揚子雲以酒誥為空言相似亦是未曾見也適遠也降及也言德非可頃刻間求速效必須遠播其德乃能及民

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八年

莊公不能報父之讎而却立名字要委曲回護過了此政與築王姬之節於外相似左氏不明大義却徒取他一節此左氏於此等處猶有欠處

齊無知弑襄公八年

看齊襄公須看得每舉而每得志是其所以速襄公之死觀其當時淫侈無度肆行不道無不得志如一滅紀則紀侯大夫去其國繼以王人伐衛衛便服纒欲滅鄭鄭便降至於欲會魯侯則魯侯至欲要姜氏則姜氏至每舉而每得志惟其得志之類故所以為死期之速宜乎卒蹈無知篡弑之禍也

冬十二月齊侯游於姑夢遂田于貝丘見大豕豕人立而啼八年

此亦是大豕之常態耳不足深怪緣齊侯有疑心所主不定故見得如此

誅屨于徒人費八年

以齊之富強豈無一履之供而必責于徒人費者蓋求之倉卒所以偶無耳

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八年

以襄公之無常本無德以感人而紛如孟陽之徒皆為之死者何故蓋襄公平日不能親任賢者而小惠所懷者止此等人雖千百為死亦無益于事于此見得襄公所以為襄公處

襄公立無常八年

不必只是政令無定凡事皆然如與文姜會處皆是無常底事

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八年

既使民慢則雖殺人而人亦不畏

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八年

左氏傳續說卷三

四

鮑叔奉小白出奔于將亂之初管仲奉子糾出奔于已亂之後以仲之才論之豈不及鮑叔而叔何故如此知幾仲何為而不能知幾蓋叔素知小白之賢平日保護故其輔佐出于誠心所以未亂而先奔子糾平日亦只是尋常底人耳而仲之佐糾又非其本意而出于君命故亂作而後奔如仲射小白中鈞其于事子糾之義亦盡矣仲之不死于子糾亦未為傷義

公及齊大夫盟于饒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九年

桓公自莒先入與齊大夫盟在春間至夏方納子糾何其遲緩如此蓋二公子各有黨魯欲在中間調護勢亦甚難故遲了許多時節

鮑叔曰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九年

鮑叔之意正在生得管仲所以如此說管仲亦知鮑叔必不殺他故特地請囚至堂阜而後稅者蓋堂阜是齊地至堂阜而稅則魯人不疑不然魯人知之則未必不復為魯所奪也

管夷吾治於高俛 九年

高俛齊之上卿治是治政之才過之

公將戰曹劌請見 十年

劌平時初末嘗仕于魯何故却自出來為之謀蓋魯是劌父母之

邦前年乾時之戰社稷幾不可保此一戰若再大敗則宗社必危

劌不忍坐視父母之邦至於殄滅其勢不得不自出來向使大勢

未到極處時劌亦未便自出以此見乾時之戰是魯大敗處況當

時齊之興勢方強而魯之在位者又皆非深謀遠慮之士劌于此

不出則魯未必有復存之理故自此長勺既勝之後魯却用曹劌

朝親諫親社處便見

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十年

此指當時在位者耳然古者肉食亦自有制唯貴者老者耳如食

肉者皆與食肉者無墨之類皆是說貴者如孟子云七十者衣帛

食肉是老者皆食肉古人儉約非如後世奢侈諸侯無故不殺牛

左氏傳卷之三

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皆是古之制

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十年

曹劌之言正與季梁之諫相似蓋古人只理會神民如周禮所說

賓祀處皆是此兩事春秋去古未遠尙知此理自秦漢而下鮮能

識此者

忠之屬也 十年

言亦是忠之一端耳觀此數條亦似迂濶而不切于戰然以理論

之可謂得其要處大抵得民之心便是得軍心然莊公素不達此

何故便能悟其言蓋劌自前面鋪敘有來歷所以見得明白

齊人三鼓劌曰可矣 十年

齊人三鼓而魯不鼓非是任齊自來進兵蓋魯前面遮護截定了

後全不動

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職登軾而望之 十年

軾是車中之軾板劌所以登軾而望之者蓋軍敗有兩般有果敗

者有詐敗者旗雖亂而行伍進退之節初未嘗亂乃是變陣特偽

亂其旗以誤敵耳自非真知兵法者不能識之劌正恐齊人復有

變陣設伏兵以誤我故登軾而望之故曰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

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臧文仲曰宋其興乎 十一年

杜註謂文仲魯大夫蓋當時臧哀伯已為魯卿故文仲止得為大

夫何故蓋一族中只一人為卿故哀伯卒後文仲始為卿注曰魯

大夫所以別為卿者也

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十一年

如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于一人

三矢怨豈在明不見是國湯以六事自責之類皆是禹湯罪已處

桀悔不殺成湯於夏臺紂則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皆是皆紂

罪人處

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 十一年

左氏傳卷之三

此是閉公對他如何見得是御說之辭蓋春秋時辭命有自君出

者亦有臣為之者論語所謂為命禱語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此是

出於臣所為者蓋辭命安危之所係不是臨時漫對他必先子細

與人商確而後告之

石祁子論歸猛獲 十二年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

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此一節是以道理論得一夫而失一國

與惡而棄好非謀也此一節是以利害論此數句當作兩節看方

分明惟天下之惡一也此句最道得好非有識見底人不能說得

出觀禮弓所載石駘仲卒無適子卜庶子為後皆欲沐浴佩玉石

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子不沐浴佩玉以此見得

盟于柯 十三年

齊服魯當時宋與魯最近齊而疆故先事宋魯宋魯既服即有野

之會齊始霸矣

齊請師於周單伯會之十四年

是時單伯帥師以往其出兵多少之數雖不載於經傳然亦可以例類如晉平丘之會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以此看來兵亦不多蓋霸者只欲假王師之名耳非真欲資其力也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十四年

傅瑕初間許納君之盟不過一時間勢所迫耳是謂要盟及至入國之後背之可也然必去弑君者何故蓋當時風俗以盟為重幾與之盟則不得不踐其言唯識道理者然後能自區處故所謂背盟者又自有兩等人一般般是狡狴底人反覆無信者有一般是識得道理達時變者如孔子蒲盟是也

傅瑕殺鄭子十四年

稱鄭子居喪故也有在喪稱子有貶而稱子如宋子鄭子之類皆

左氏傳續說卷三

在喪而稱者如杞子自侯而伯而子者乃貶爵而稱

厲公殺傅瑕十四年

厲公殺傅瑕與晉惠公殺里克相似

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十四年

上大夫便是卿周禮纔書卿了便無上大夫止書中大夫下大夫春秋之初周制尚在到後來如晉有上卿又有上大夫便見得制度壞處

厲公入遂殺原繁十四年

自當時觀之厲公之問甚曲原繁之對甚正何故厲公纔入却便殺了原繁蓋原繁與祭仲之徒皆莊公舊臣又有權謀厲公若不

去他時終放不下鄭有祭仲原繁洩駕曼伯之徒故後來鄭常多謀臣如衛有石碚故後來有蘧伯王之徒

楚滅息入蔡十四年

楚伐鄭十六年

當時齊雖弱然如楚如晉雖安使伐而力未能正故置而不問其後強盛則晉楚自服譬如奕其渠自知所先後也

君子曰商書所謂福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禦避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十六年

大抵事須自小處便過絕了乃好如蔡弗賓初間只是小事後來至於伐蔡以獻舞歸又至於滅息這便不可撲滅了使蔡初間便過絕了時終不至於喪身失國

齊人執鄭詹十七年

鄭詹至晉文公時猶在此蓋鄭用事底臣然前年鄭既服齊今却不朝何故蓋鄭介於齊楚兩間恐楚來伐故不朝齊

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殺齊戊十七年

此皆是遂國之大族以此見得氏族得力處

秋有螽為災也十八年

大凡春秋所書皆是本地素無有而忽有焉者則書如有蜚有鸛

左氏傳續說卷三

鴝之類是也

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運鬻拳弗納十九年

夫勝負兵家之常而楚子一敗之後鬻拳何故便不納蓋楚正是圖霸之初不是尋常時節一小不勝則聲勢不張羣蠻小國必乘勢共起而叛之此鬻拳所深慮也況此一敗又非是小小不勝鬻拳如何不出來強做得此又見楚方興時便自有這般人觀其以兵諫楚子便見鬻拳乃是朴直木強底人忠于國家不知其他只是不曾識得道理左氏謂之愛君此亦是左氏不明得大處故杜氏注云明非臣法此一句雖非是左氏本意然杜預却以此一句救左氏之失處

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公子類以

伐王十九年

惠王致亂之因只是貪裏來

王子頌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問之見執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

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二十一年

王巡號守號公為王宮于珥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聲鑑子之號公請器王與之爵鄭伯由是始惡于王二十一年

王無事時于號為厚于鄭為薄有事時鄭每先出力扶持號却全

然不見大凡此處正是事之緊要處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要識得洛誥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

日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夷侮周公告老只以一件事戒成王蓋此却不是容易底事看敬識兩字便見得如此難須子細辨別其果是誠意來

享又須辨別其是不誠來享其間有享雖多儀誠意不及此與不享者同若不能用志辨別其真偽以誠意來享者如此不誠意來

享者亦如此則天下何緣復來蓋是非不明則并其是者皆亦不誠矣享且如此則其他事如此如號築宮于珥此正是享多儀

左氏傳續說卷三

九

儀不及物者惠王無事時都被他以間禮數取奉了不特是此一事每每如此鄭却是得力可倚仗底人王却不曾識得此周室之

所以衰正緣如此顯倒了譬如朋友中無事時以酒食笑語相追逐底人平時甚好及至有患難時却便都不見至於平時冷淡底

人雖若不滿人意患難時却十分得力故學者須是知所親疏陳人殺其太子禦寇陳公子完與顛孫奔齊二十一年

陳人陳宣公也陳公子完是厲公躍子史記謂厲公佗之子非也當以釋例為正

陳完奔齊二十二年齊始霸而亡齊者已至頗如寒暑相代夏至一陰生冬至一陽生也

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二十二年此是真箇以龜卜蓋古者大事必卜今以臣卜君亦大事故卜

驚事卜妻敬仲二十二年

左氏所載筮易之辭如此詳者何故蓋左氏正當田氏篡齊之時故大意亦以為田氏所以強盛者亦非偶然其數如此

庭實旅百二十二年庭實旅百楚子入享于鄭時孟獻子亦言之禮記曰庭實旅百何為乎諸侯之庭以此見諸侯不當用此

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二十二年玉帛正是天地之產天產是動物地產是植物如幣帛之類皆出於蠶故為天產金玉之類皆藏於地故為地產

公如齊觀社二十三年觀社是觀兵

會以制財用之節二十三年制財用之節如平丘之會鄭子產爭承是也

諸侯有王二十三年王是王事是朝會征伐之事

左氏傳續說卷三

十

晉士為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為告晉侯曰可矣二十

前年既謀諸富子而去之今又殺游氏之二子蓋富子是有力者游氏二子是有謀者先去有力者次去有謀底人然後可以下手

故士為告晉侯曰可矣始給陳好二十五年蓋十九年陳與齊人宋人伐我西鄙至此始結好看左傳如這般

處便考他前後事迹曾有甚斷絕處方見得來歷子細如前無事可考時只是未曾往來此是看左傳一條例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二十七年此是大節目蓋已前皆服楚今始服齊

晉侯將伐魏士為曰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二十

讓事如班白者不負載於道路之類樂和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管子內政所謂夜戰聲相聞晝戰目相接其歡欣足以相死之類

哀喪如內政所謂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之類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 二十七年

惠王恐使齊侯不動故先賜齊侯命此見周室所以衰弱處然齊侯數以王命取賂而還亦只是略略應命不是十分著力當時管仲尚在而齊侯取賂何故蓋桓公做事管仲亦有調護不得處於此可見

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 二十八年 此所謂使俱曰者使國人皆如此說杜註謂使二五俱說恐說不順蓋離間骨肉底人須要兩說不覺

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 二十八年

蓋情疏則易離情親則難間

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 二十八年 蓋舞有部曲行伍之次便是陣法樂記曰天子夾振之而馴伐盛

左氏傳續說卷三

十一

禮度

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注云夾振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分猶部曲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早成也觀此可見舞之制度故曰先君以是舞習戎備也

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柘枋之門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邱 二十八年

是時楚師既遁而鄭自有備何故却要奔蓋楚此一戰亦不是小戰觀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一句可見城濮之戰春秋之大戰也不過七百乘此六百乘計二千四百騎車其勢甚盛此所以欲奔

闕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三十年

當時子元既以貪淫亂楚遂擇廉潔者繼之左氏記此事在子元為令尹下見得須當如此如唐肅宗既見元載以貪敗故特用楊綰其事正與此相似齊服楚所以甚難者以有子文為令尹也正

如諸葛武侯乃與司馬懿為敵所以不能成功耳

齊侯來獻戎捷 三十一年

獻捷亦有兩例如襄八年邢丘之會鄭獲蔡司馬公子愛鄭伯獻捷于晉親聽命此是獻其四謂之捷二十五年鄭伐陳陳侯使其眾男女別而繫以待于產數俘而出此是獻其功而不獻其俘今齊侯來獻捷是獻其俘也

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 三十一年

此句最要看蓋中國而至于用兵此是甚不得已蓋中國非叔父則伯舅之國也

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三十二年

大凡會盟中欲先相見者皆是先欲自謀二國私議如隱八年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 三十二年

古者尊敬神明纔在後世便是差錯了意思自應如此就此一段

左氏傳續說卷三

十二

禮度

論之如內史過議論尙有可取未至全然差舛在

雲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國人舉自墻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舉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 三十二年

莊公既知舉之罪可殺而終於不殺何故蓋當時只不合說過了便休天下事當做便做切不可如此說了便休極是害事然莊公

當時家法不正習以成風雖困人舉與之戲亦不深以為怪蓋魯自文姜以來禍亂既作初問其夫桓公見弑其後二子叔牙慶父

見殺及其二孫子般閔公見弑又及其子婦哀姜以宗族言之則閔門之內禍亂如此以名義論之既弑三君又殺二卿此皆緣文

姜淫亂所以生出許多事以此觀之曲禮內則所以緘悉閔中事者非是繁碎

成季使以君命命偕叔待于鉞巫氏使鉞季醜之 三十二年

成季殺叔牙而不殺慶父何故蓋兄弟間至於不得不殺者此是甚不得已安可又殺慶父但去其一人則其黨自孤矣

子般即位次于黨氏三十二年

古者君薨太子即位皆有喪次如顧命所謂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延入翼室恤宅宗翼室卽次也子般所以次于黨氏蓋欲倚外家
以爲助耳

左氏傳續說卷三

十三
選
廣

左氏傳續說卷三

宋 呂祖謙 撰

閔公

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元年

士蔞勸申生去至與其及也義已足矣何故下又說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蓋緣申生本是慈祥底人有眷戀不果之意士蔞是當時謀臣見得利害明故其辭若此

畢萬筮仕於晉元年

左氏載畢萬筮辭如此詳者何故蓋左氏正當三晉強韓魏盛時故推原其始而言之如載陳敬仲事相類亦如王莽武后時多獻符讖之類

衛懿公與石祁子決與甯莊子矢使守二年

衛侯不命以言而以物何故蓋古人大抵以物為信

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二年

左氏傳續說卷三下

年

如周禮太史之職祭之日執事以次位常蓋祝史皆掌祭如今此制尚在天地神祇位板皆太史局掌

齊人使昭伯丞於宣姜二年

蓋衛惠公即位時正是齊襄公時所以有此

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二年

古者一車甲士三人論來三百乘止合九百人而今何故却有二千人蓋此甲士却又在車上者乃別是車外步兵緣其國中長

於步兵故齊所以增了許多後來晉伐狄亦毀車為行皆是此類

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

三十兩二年

此一段最要看自常人看來祭服門材魚軒皆是閒慢底物事不知此却要緊緣衛國既為狄所滅全不成模樣所以畧與他做一

國大綱體面乘馬是人君出入須要儀衛祭服是奉社稷須用禮

儀牛羊豕是與他做畜產之本門材是與他為外面體面魚軒重

錦皆夫人車服之用事事不可缺此是齊桓公識得立國規模所

以纖悉備具以此見左傳學者最不可不細看此乃有用之書

鄭人使高克帥師次于河上二年

高克何故在河上蓋當時狄已滅衛聲勢大了鄭須預為之備蓋

衛在河北鄭在河南

晉人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二年

申生伐東山當時眾人無不知太子之危若從眾人之言逃之他

國或可以免驪姬但欲得太子之位其子得立則亦已矣太子居

深宮中難得過失則難讒譖故驪姬常使之出外將兵無功固可

加罪有功則又以為得人心

左氏傳續說卷三下

二 夢 遺 廣

宋 呂祖謙 撰

僖公

諱國惡禮也 元年

國惡只是魯國臣子所不忍言者所以養臣子愛君之心若公言君父之惡便有弑君之漸

諸侯救邢 元年

當初狄伐邢齊已救了何故又救耶蓋衛與邢相近始初去救邢狄人雖退却去伐衛故衛為狄所滅狄既滅衛却乘滅國之威去伐邢所以桓公帥諸侯再來救邢然不便去救次于尋地者蓋夷狄中國之勝負於此乎分齊侯是伯主萬一小敗後夷狄便侵強中國便浸弱所以未敢輕去直待邢人突圍而出方敢乘其勢亂而逐之

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元年

左氏傳續說卷四

邢不比衛衛是滅亡之後重新把服用與他今邢向自有遺物無者從而與之未備者從而全之師無私焉見得邢自有遺物師不敢胡亂去與他私取一件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元年

既與之邑又加之田厚賞之也此三家始盛之因後襄七年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隄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十三年叔弓圍費十四年南蒯奔齊二子來歸費三十二年史墨對趙簡子曰昔季友桓之季也有大功於魯受費為上卿定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季氏墮費

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為已甚矣 元年

哀姜於魯大義已絕魯人正當討之於閔公既死之後僖公未立之前方是此魯當討而齊不當殺齊知魯不去討故取而殺之於齊

諸侯城楚丘而封衛 二年

封衛如何却在遷邢之後狄人無有在者然後去城楚丘而封衛此非是緩其勢當如此

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宮之奇存焉 二年

晉獻公如何知虞有宮之奇蓋獻公是有意經畧諸國底人平時下功夫正在此所以先知得若是不曾留意在此者雖敵國之謀臣亦何緣知得

荀息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 二年

此正穀梁所謂達心而言畧者也荀息所以知得子細亦是當時謀臣非特知得宮之奇之為人虞公之情性他亦知道故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他知虞公是要人取奉底人故先夸大其功以投他之所欲保于逆旅 二年

逆旅是旅舍言處於旅舍時復往來侵畧耳兵亦不甚多也

左氏傳續說卷四

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二年

大凡滅國曰滅此特取虢之下陽何以亦曰滅蓋虢有上陽又有下陽上陽是虢所都處下陽亦與上陽相等既為晉所取此便是與滅國一般

盟於貫服江黃也 二年

先孤楚之黨

楚人伐鄭 二年

齊楚所以欲爭鄭者何故蓋鄭界齊楚兩國齊得鄭則齊霸楚得鄭則楚霸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圃薈公公懼變色 三年

舟薈而公獨懼者何蓋蔡亦近淮之國其俗習水為常了所以蔡姬不畏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 四年

此段是看得桓公不是因伐蔡了偶然去伐楚蓋齊欲伐楚經管

一多年却本是要伐楚了因特伐蔡耳

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云

云四年

此見得緊要處管仲必自出來說都不使行人對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五侯九伯論來自是用二伯同管一伯止管得一半此却云五侯

九伯女實征之何故蓋太公是師當時特地以此命他却與常制

不同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此管仲以大題目去問他處包茅正是荊州當貢荆正是楚地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之水濱

四年

此見得楚國勢強處不肯全然屈下故其辭半服半不服如曰君

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此皆是楚對得好處他所以能如此者

左氏傳續說卷四

蓋楚有子文爲令尹其才畧可與管仲相當正如司馬仲達對諸

葛武侯一般

楚子使屈完如師

楚何故不便來敵齊却使屈完來何故蓋齊是霸者其師又皆是

節制之師不可輕犯所以先使屈完來觀之

陳轅濞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

蓋弱之師凡經過處諸侯必須供其資糧屏屨如用師批券之

類相似

齊侯說與之虎牢

見霸者之權專雖諸侯他國之地予奪皆由他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

如從長

此不知何處見得考之洪範七稽疑甚明始言汝則從龜從筮從

卿士逆吉又曰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又曰庶民從

龜從筮從卿士逆汝則逆吉蓋謂曰汝曰卿士曰庶民雖逆然龜

筮之從則自吉也至於作內吉作外凶則曰汝則從龜從筮逆卿

士逆庶民逆於此乃見雖筮之逆然得龜之從亦吉矣此所以爲

筮短龜長也是以古者大事必卜卜所以爲最重及夫龜筮共違

于人然後用作凶

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

此左氏書法最高處蓋當時驪姬所憚者惟里克一人而已然里

克柔弱避禍却有中立之語使驪姬敢於逐申生而立奚齊全無

忌憚此便是與里克商量一般何以言之中大夫便是卿古者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二卿一卿命於天子一卿自命故命

於天子者謂之卿如周禮所書止有中大夫却無上大夫蓋卿便

是上大夫正與此制合注中所謂中大夫爲佐卿非也但只是亞

於卿者齊侯是大國亦只是二卿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觀此則齊止二卿而已想是公之國方命三卿侯國只命二卿而

左氏傳續說卷四

已晉武公是篡位而入國天子未嘗命他卿故只有中大夫中大

夫便是晉國秉政之臣以此見春秋之初此制尙在雖晉之強暴

亦未敢改後來此制紊亂天子反減諸侯反多一國既有卿又有

上大夫中大夫如叔向所言

太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姬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大夫斃與

小臣小臣亦斃

觀其祭地而地墳之時此已見得是毒了何故又與大夫與小臣蓋

驪姬要做箇明證了以重他罪大抵此事亦恐是驪姬與獻公先

自商量了所以敢如此然論來申生到此時亦可去而卒不去

者何故蓋申生爲人小不忍而害大義雖不得立逃去他國亦何

害

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

春秋如此事皆當時大事所以必告於諸侯

晉侯使士蒍爲一公子築蒲與屈不慎真薪焉夷吾訴之

五年

夷吾獨訴而重耳不訴者何故以此見重耳夷吾賢不處蓋重耳

當時已自知了

士為稽首而對 五年

稽首是以首至地凡敬其命則稽首然士為當築蒲與屈之初何

故不諫蓋初時見獻公之頭勢難說所以不敢說到獻公責他不

慎故至此敢說

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警也 五年

重耳自不校便了何必須要徇國人蓋重耳素得蒲人之心蒲

人只要去救他本不識重耳之本心萬一來校時恐害他後來大

事所以不得不以此號令蒲人

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五年

胡氏所論極精確曰以王世子而出會諸侯以列國諸侯而上與

王世子會此例之變也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不與是盟此

禮之常也而春秋許之所以然者王將以愛易儲貳桓公糾合諸

左氏傳續說卷四

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國本不搖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所謂一

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者也至易變而之正以大義為主而崇

高之勢不與焉然後萬世之大倫正矣

陳轅宣仲譖申侯於鄭伯 五年

只緣申侯被利昏了雖宣仲陷害他如此分明也自見不得論來

初間止是申侯反覆不是陳轅宣仲却是後來兩人却都不是與

他一般了

鄭伯逃歸不盟 五年

只是潛身而歸正如高祖脫鴻門相似若以軍歸則齊安得不覺

江黃道相方睦於齊 五年

江黃道相皆是近楚小國齊平日工夫正在此上先服小者然後

來理會楚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 五年

宮之奇到此諫得詳何故他亦見事勢極了所以盡說出利害曲

折無不瞭然

虞不臘矣 五年

臘是祭名見得春秋時已有此名史記秦紀書曰秦初臘此太史

公自秦言之蓋言秦于此始初臘耳非臘始于秦也或者疑臘是

秦時方有而不知自古來已有之以秦本西戎典禮未備至此方

用臘當時諸國用臘者亦多且如秦紀書縣宜陽豈是古來未有

縣而始縣于秦耶

晉滅虢 五年

時桓公既為伯主何聽晉如此縱橫蓋當時天下縱橫之甚救不

得許多頭行最是夷狄極盛所以先去伐狄其次却來伐楚故後

來雖不伐晉而晉自來服此乃見桓公規模處

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滕秦穆姬 五年

滕本是卑者為之此特使虞公滕正屈辱他如劉聰使晉懷帝

青衣行酒相似

左氏傳續說卷四

而修虞祀 五年

此一句左氏正欲應宮之奇神其吐之之語

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 六年

賈華是七與大夫為右行者夷吾與屈人盟正欲以此結屈人之

心尙有覲覲復入之意

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 六年

卻芮為夷吾謀不為不是但奔梁之策乃苟簡淺近欲復國之意

所以不如重耳奔狄之意遠大也

管仲言於齊侯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 七年

招攜如鄭携貳之類懷遠是江黃之類

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皆受方物 七年

官是諸國所掌貢賦之官齊既富強又是伯主諸侯各來齊受所

貢之物以貢於天子蓋齊既伯諸侯欲以此結諸侯所以與他物

以為貢正如一邑之中有上戶先代下戶輸納之類想當時亦有

不貢者伯王正欲以此倡率之既結得諸侯又能上尊天子
守命共時之謂信七年

共時便是時見曰會此只說會耳

德刑禮義無國不記七年

無國不記見得諸侯國皆有史如莊氏謂汲冢紀年篇有書魯晉

事類春秋者可見

子華由是得罪于鄭七年

子華既是太子了何故却使齊伐鄭蓋子華急要篡國為君耳如

我以鄭為內臣一句可見

襄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七年

懼王子帶之黨盛

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八年

禮記檀弓虞夏商周之殯皆不在廟至此却在廟何故此制度當

考

左氏傳續說卷四

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日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八年

襄公本當立何故讓子魚蓋襄公只是要著意要做好事庶人雖

常好名而實不稱如泓之戰不禽二毛之事可見

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九年

襄公在喪何故會諸侯如此速蓋宋是顯顯之國如齊侯屬孝公

於宋襄公齊桓公所以獨托於宋者亦是見當時顯顯者只是宋

故襄公此會不得不自出來然此會亦當時盛會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九年

晉踐土之盟不賜而齊桓葵丘獨賜者何故蓋周以賤藩之禮親

兄弟之國文公是同姓是所當賜者故不書齊是異姓本不當賜

王特地加厚于齊所以見得是異禮

天子有事于文武九年

天子有事于文武便是祭祭是大事故直謂之事如洛陽重牡丹

故直以牡丹為花若其他花卉各自有別名名之

宰孔先歸九年

宰孔何故先歸蓋宰孔止與會不與盟盟者自不信而後有盟宰

孔所以不盟者不敢以不信待天子之臣

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九年

蓋當時三方皆往了只有東邊未去非久必去西既會了必不復

來

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九年

此是指晉言之蓋說與晉當時齊已不來但自歸去察其國之亂

務靖安之足矣不必往齊也晉之亂便是荀息奚齊事

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九年

當時申生已殺重耳夷吾皆在外只有奚齊卓子二人在裏面此

所謂諸孤正指此兩人言也

精俱無猜九年

俱謂送往事居兩事無猜謂無猜疑嫌忌言我無愧於生者死者

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九年

里克既要殺奚齊何故却先說與荀息則甚且荀息伐虢伐虞亦

不是無謀底人受遺託孤亦不是無權底人蓋當緣民心離散眾

意不屬於奚齊卓子荀息所以敢不得然克所以先告亦見得當

時風俗尚厚

詩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九年

此亦是一節可取大概亦不濟事

齊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九年

何故只止高梁便還蓋齊侯是伯主了一則恥於不能大救一則

又力不能及而秦晉又強所以只畧行便歇令不及魯蓋當時去

伐晉時亦無甚諸侯從他

齊隲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九年

夷吾入時重耳何故不入蓋檀弓所載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

弔公子重耳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

與于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命說此見得夷吾是賂人了求入重耳是人勸他人却不入一人之賢否於此可見況當時謀臣重耳所借是舅犯之徒夷吾是卻芮之徒人品高下亦甚遠

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讐九年

此二句言其易納欲秦助惠公

夷吾弱不好弄能闔不過九年

此數句言其可以爲君見得古人語言大率婉順卻芮是當時謀臣大計策雖未了得若此等言語亦說得好

是吾利也九年

此句如鄰之厚君之薄也一般

晉侯殺里克以說十年

穎濱蘇氏曰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順其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弑君書之矣惠公既入而

殺里克以弑君之罪罪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里克弑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齊卓子之立以淫破義雖已爲君而晉人不以爲君也既以爲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爲弑而國人之所不君則弑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宋督齊崔杼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惠公以弑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說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里克而背內外之賂國人惡之狄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死而子滅至其謀臣呂甥卻稱冀芮皆以兵死蓋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與而天亦不與也此論極是

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十年

論來本無此理只緣民心不附屬夷吾故民或訛言如此此亦將亡之兆

七與大夫十年

七與卽周禮侯伯七命貳車七乘晉只是獻公時王命一軍爲晉侯獨上軍有之正義謂下軍亦有恐未必如此所謂樂盈下軍七與恐只是前時上軍之制襄公二十五年下車七乘亦畧可見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雖敵彘虎特宮山祁十年

秦晉伐戎以救周十一年

秦晉伐戎以救周齊何故却不來蓋晉近周已自先去了齊既見自有晉理會了便不去以此見桓公曾中畢竟寬大與晉文不同如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晉侯辭秦師而下是汲汲要爭去理會此皆是不及齊桓處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十二年

應是報應之應督謂厚之意踐乃職者謂位雖是下卿而職則乘齊政今遣以職尊之故杜氏曰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卑而職

齊政故欲以職尊之也

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十二年

仲孫湫是齊之賢者以閔元年省魯難之事觀之見得齊國出使有人可以見齊之使能如此

秋爲戎難故諸侯成周十三年

成有兩般有每歲更成有特事已而久成者觀采薇之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此是遣戍于春時至次年更留防秋而歸則冬時矣乃每年更成之制也觀勤成五年之語則直待難平事已而方得返不比常成有更代之期也今成周夷難未已只得且戍其國又須自以時遣人代之

百里奚論與晉羅十三年

子桑與百里奚所言不同子桑之言利害固是但所言之意又不如百里奚資質渾厚百里奚秦穆公兩人資質皆好觀其言可知然穆公皆用百里奚此其所以興

210 #11 800頁 100版

自雍及絳相繼十三年

此是舳舻相銜而往

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十四年

遷杞便與遷邢不同此見齊桓公自葵丘會後驕心生凡事皆不如前時

左氏傳續說卷四

十一 遷

左氏傳續說卷四

宋 呂祖謙 撰

文公

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元年

大抵歷法不過此三句履端於始正是立春立夏之類是四時之時始舉正於中是一月中氣如春分秋分斗建寅建卯之類歸餘於終以每月大小盡每歲零日積成閏此三句皆統說一歲事書謂協時月正日正是此三句素問謂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註云端首也始初也表彰示也正斗建也中月半也推退位也言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此說却分明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二年

文公何故不朝晉前輩謂文公做事大率寬緩亦是如閏不告朔之類大率如此

左氏傳續說卷五

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取之二年

古者卿不會諸侯與伯子男會可也處父不能正君之失故春秋去氏以貶之

大事于太廟二年

論祠烝嘗常祭也故止日事若禘祫之類非常祭故曰大事

且明見日吾見新鬼大故鬼小二年

弗忌亦是想像得如此耳蓋閏公薨時年七八歲僖公之薨幾五十餘矣故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禮無不順二年

禮者順也大率禮事無有不順况祀是國之大事豈可不順今乃

逆之豈可謂之禮

湯不先翼文武不先不啻二年

契與不啻非是不賢只較之湯武則少劣帝乙厲王却非有德者

雖非有德而禮猶尊上之蓋子不可以已之賢而先父

臧文仲其不仁者三其不知者三二年

下展禽蓋柳下惠當時之賢者位之以卿可也今處之於下位故曰下天生賢者本以利民如養賢以及萬民蓋唯賢者乃能保其萬民今而不用是使民不蒙其利所以謂之不仁廢六關止於禁民之奇邪未嘗有征到臧文仲廢關使商賈得往來意在富強其國亦未是要取他利此法之初變也又其甚至戰國時却又添置關以征取商賈往來賦稅又法之再變也妾織蒲蓋古者公卿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作虛器蓋無位而虛有其器又無所用處故曰虛器縱逆祀當文仲為魯卿其勢自足以禁弗忌之逆祀惜乎素不學禮而不能正故謂之縱祀爰居爰居只海鳥偶避風於魯地耳而命祀之此皆不知虛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大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海鳥已不知而祀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而智者處物無功而祀非仁也不知

左氏傳續說卷五

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而避其災也文仲聞柳下惠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然臧文仲是當時賢者却有此等過失何故蓋文仲之過亦止此數端耳

皆可數可書者此乃見文仲賢處若他人之過則不可勝言矣然

下展禽一事不謂之不知而謂之不仁何也蓋知柳下惠之賢而

不與立却非是不知乃是不仁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二年

襄仲是莊公子於文公為季父其親最近也故文公成公之世嘗

時雖有二桓為卿大抵却是東門氏用事其後却是三桓好舅舅

齊魯本是甥舅之國修婚姻是重姻親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二年

當時不是文具必須盡焚然如何能復歸于秦蓋秦所以示士卒

必死之意萬一摧敗倉卒決不可回既勝晉了却不患無物可渡

如戈茅浮囊之類皆可以渡不必皆是舟

晉人不出三年

晉人不出便是大勝晉了不必交兵封殺尸而還三年

殺之敗已三數年了如何又有尸只有骸骨皆是尸封是積凡在一處以土封之如京觀之類其意却與京觀不同京觀是夸大其功積尸令高此却是欲向時之敗死者葬埋封瘞之遂霸西戎三年

蓋為西邊戎狄之長不關涉中國事其不懈也能懼思也三年

懈字說得極切太抵人總做事敗了意思便懶怯惟孟明却不憚怠仍自奮作于困頓中能懼思也懼而能思尤好只是懼又不濟事須懼而能思則其思必切於利害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泰穆有焉三年

左氏傳續說卷五

苟有可用不管其他有不善處

詭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三年

言人臣為國家宏遠之計者其如舉賢者為益無窮

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四年

蓋夫人位望輕時事事便做不行如東門氏殺其二子皆是文公始初輕了出姜故大率不為眾人所欽重

在國必亂在家必亡四年

夫人義兼家國在魯言之謂之國在宮中言之謂之家

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四年

蓋名分上下截然不可犯處便是天威書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與此意同

同盟滅雖不能救敵不矜乎吾自懼也四年

此皆是穆公好處以功業論固不及桓文以資質論則有遠過桓文處邵康節謂穆公是五霸第一極是

王使榮叔來舍且賙五年

車馬日賙古人以祭器鐘鼎為寶以車馬為寶在當時車馬最是易貨底物如今人以金玉為貨相似願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棹不是便以車為棹乃是欲賣車以為棹見得車馬易貨當時是人人要用底物

召昭公來會葬禮也五年

此禮非周公禮經如今時州郡例冊相似當時以為禮耳

德之不建謂上無明天子建德以固諸侯蓋天子建德者也民之無援謂下無賢方伯以救援而使聖賢之後見滅於東夷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所以如此六夢是唐堯所封經許多時尙在到此一旦滅了所以深嘆文仲畢竟是舊時人識得此等事要緊不然亡國亦多何故獨嘆此二國想當時典籍尙具在今六安縣有皋陶冢

左氏傳續說卷五

晉陽處父聘于衛及過寧寧贏從之五年

註贏逆旅大夫是主客館底人國語云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舍於

逆旅甯贏氏

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五年

是惟深沈不暴露底人為能剛惟高明不暗弱底人為能柔箕子恐後世以張眉揚目底人為剛以因循不整底人為柔故書曰平

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此三句正解上面一日正直一日剛克三日柔克三句到下面正直一句便不解蓋此句容易曉故

特再舉所以為剛為柔底樣子說與人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五年

此句以草木譬之華不必盡是詐偽且如要濟惠底人易得多然人情不周徧則眾皆怨之甯子初見處父便踴躍從之他思想見是

華及久便釋然舍去此便見得不實國語云贏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曰吾見其

貌而欲乞聞其言而惡之

晉趙成子樂貞子霍伯曰季皆卒六年

中軍帥先且居即霍伯也中軍佐趙衰即趙成子上軍帥狐毛箕

鄭父上軍佐狐偃荀林父下軍帥樂枝即樂貞子下軍佐督臣即

曰季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

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六年

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六年

中軍帥趙盾中軍佐狐射姑上軍帥先克上軍佐荀林父下軍帥

箕鄭父下軍佐先都此一次命帥凡三次更改而後定

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六年

不罪襄公而罪穆公者蓋當時穆公會命三夏刑葬故特罪之

先王違世猶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六年

猶是與况字相對法是末節尚立而遺後世况賢者國之本豈可

左氏傳續說卷五

五

殺之乎

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六年

並建不特是一人風聲是教化著之語言如周公作書告成王是

也子之法制如冠昏喪祭是地告之訓典是先王之書道之以禮

則是以禮防民而教之中使毋失其土宜使人民萬物各得其所

如稼穡之類亦使得其性

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遺喪之禮以行六年

季文子求遺喪之禮大抵士大夫平時皆當自講禮不待臨時方

求然文字備豫不虞儘勝得不講者比之平時素講者亦是其次

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六年

敵惠是我嘗有恩於人此人不親自報我而死我亦不責望他子

孫來報敵怨如我有怨于人未及報而此人亦死我亦不復報怨

於他子孫此便是忠之道也古人大抵多說忠字躬自厚而薄責

於人謂之忠

同官故六年

杜注同寮是趙宣子與狐射姑同在中軍故謂同寮如一人在上

軍一人在中軍之類此不謂之同寮

盡具其帑與器用財賄六年

左氏詳善之者蓋見得鐵器周盡向博議論趙宣子特地遣與駢

送狐射姑之帑全不是蓋古人風俗尚厚却不如此

親帥扞之六年

與駢新自扞衛者蓋恐與駢之人其徒黨或害他

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厚生六年

夫閏月在天雖無閏人却不可無閏蓋閏月之氣首尾正占兩月

如閏三月前半月便占正三月末之氣後半月却占四月初之氣

其間七十二候如倉庚鳴苦菜生之類閏月亦有之閏月既有此

時候則凡所謂蠶桑耕種底事亦當各隨閏月中之氣候以為之

如不告朔則閏月中間所當做底事便廢弛了此便是棄時政也

左氏傳續說卷五

六

穆嬴願首於宣子七年

古者婦人拜禮與男子一般自後世方改了

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七年

奉即抱也如曲禮奉扇之類

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備七年

見得當時諸大夫皆知穆嬴必無道無一人敢說穆嬴公當立者

箕鄭居守七年

居守在春秋時是一件大事

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七年

士會此意極好大凡人各就資質便處相入有憂底人自要與憂

者處無聊底人自要與窮困者處此皆是資質凡下士會不見士

伯却不肯如此亦正是處難之法蓋思難中正當以靜自處豈

宜送相往來以引惹問事士會意思正如此是出於履歷熟所以

後來復歸晉

趙宣子使因買季問鄭舒七年

此見得當時風俗厚處買季以陽處父之故出奔狄自他人既得罪於宗國必懷不平之意買季仍舊不棄父母之邦其言尚為晉在故當時宣子所以使他時亦託得他過此足以見風俗厚處正如公山弗狃日人之行不以所惡廢鄉

對曰趙盾夏日之日七年

其意亦欲懼狄此狄是當時居中國者

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七年

盾是大夫如何以大夫盟諸侯蓋當時靈公尚少

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墳池之對自申至于虎牢之境八年

申與虎牢皆鄭地衛鄭相近故自鄭之界皆還衛

司馬握節以死八年

司馬所以有節者蓋其職主兵古者節之制大小短長固各不同

左氏傳續說卷五

七

如周禮玉節角節或以金為節或以管為節所謂玉節須畧短所謂旌節須長蓋欲節上掛旌也然一節須分為兩其一分收之於國其一官自守之合而後以為信如止有一節則人或得以自為之何以防其欺偽後世所為節之制皆訛了古意與古制全不同古時亦官長有節如以下官屬恐不盡有

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八年

周禮掌節府二人古時必須自有府庫以藏此節故蕩意諸所以

效節於府人

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八年

皆復謂其官屬官屬皆來尤見其從容整暇處

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九年

當時賊殺先克者五人何故先殺此二人想是先知得此二人爾

到後來探索得三人出故三月間始殺箕鄭父士穀刺得二人

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九年

范山言於楚子一段書說已得大意蓋中國與夷狄一消一長常相盛衰

鄭及楚平九年

陳懼乃及楚平九年

楚服陳鄭陳鄭是近楚之國至宋亦服則大勢全歸於楚矣

楚使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九年

神弗福也九年

當時越椒只不過恃楚之大而輕魯之小而不知傲時便是傲了

先君故叔仲惠伯謂必滅若敖氏之宗以此見古之時最重宗廟

蓋使臣出使他國必先告廟然後行則此幣乃先君之幣也如西

漢丙吉子顯少為諸曹嘗從祠祖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丞相

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之重而顯不敬亡吾爵者必顯也漢去

古尚近氣味尚在到後漢則全無此氣味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禘九年

左氏傳續說卷五

八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禘而左氏謂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此一段氣味深長宜子細看蓋成風已死四五年秦禘方至而此猶曰雖不當事無忘舊好蓋人苟以是而來不問他之遠近情之親疎時之遲速皆感其誠意此是忠厚損怨之道夫人最不可有責望人之心此送禘雖緩然猶勝於不來

左氏傳續說卷五

宋 呂祖謙 撰

文公

富父終生駟乘 十一年

古者車甲士三人駟乘之制蓋緣戎狄強大時添此一人

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 十一年

大抵君道善羣須得人共輔方得豈有獨待一已有力而能自

立者蓋天下未有能獨立底人

彫班御皇父充石 十一年

充石是名皇父是字大凡古人言人名必先書其字

宋公於是以前賞彫班使食其征 十一年

此正當周幽王時蓋關譏而不征乃是文王治岐時所用法周禮

國凶荒則殺關市之征此亦取得不多到幽王時已自多取至春

秋時浸浸尤甚

左氏傳續說卷六

鄭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徇 十一年

太子以奉社稷宗廟之泰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今朱儒留戀夫

鍾之地以自便苟安其君父在時既不視膳問安及其亡也又不

能居喪盡禮二者俱無則祭祀之禮絕國人所以不從之也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秦仲辭玉 十二年

大凡聘禮賓讓執玉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公側授宰玉至事畢

後却還以玉歸使者此是常制魯之辭秦者魯是晉屬國所以辭

者不與其伐晉也

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 十二年

何襄仲一聞其言而便為君子蓋秦道在西戎而使臣之辭命和

遜如此便知其國有君子而非陋也

范無恤御戎 十二年

此言御戎而無車右非無右也偶不載耳

請探壘固軍以待之 十二年

深壘便是高壘蓋溝深則壘高時取土必就下取其壘既高其

壕必深固軍是軍所舍處必致其固

趙氏新出其屬日與駢 十二年

此是指出為卿者如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如

陽子成季之屬也之類皆是春秋中家臣出為卿者亦多當考

若使輕者肆焉其可 十二年

士會所以以與駢趙穿之謀告秦者亦以一戰之勝負本不甚計

利害而士會既出在秦只欲安於秦所以以此謀告之然秦欲滅

晉時亦決不肯如此教他要之為士會當如鄭公子蘭從晉伐鄭

無與圍鄭者方是

秦軍掩晉上軍 十二年

此只畧地引動晉軍

趙穿追之不及 十二年

大率有寵之臣最要先犯軍法彼蓋有所恃而然當時趙宣子所

以不禁他時亦緣穿有寵無如之何然趙穿既有寵而弱不在軍

事既是後生不練事底人又好勇而狂又多忌刻此必敗之道豈

可處之軍中此却是宣子措置得不是處

秦行人夜戒晉師 十二年

此蓋是約戰期

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十三年

桃林便是函谷關戰國日陰晉秦孝公下令謂三晉攻奪我河西

地是時陰晉屬魏後來商鞅敗魏公子卬之後魏納陰晉于秦秦

遂更名日寧秦特名此地為寧秦便見得此地是險要之地漢高

帝八年更名日華陰屬京兆尹武帝元鼎三年緣楊僕恥為關外

民上書乞徙東關武帝意好廣濶於是徙函谷關於新安去弘農

三百里以故關為弘農縣唐屬華州禹貢大華山在縣東水經注

云河水南流衝激關山因謂之潼關安祿山之亂黃巢之亂所以

入來得時只緣潼關失守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買
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買季卻成子曰不如隨
會十三年

諸浮是野外之地謀欲密故出於野看宣子荀林父卻缺三子之
言見得宣子深得執政之體宣子意欲復士會未肯先自說出且
舉買季隨會兩人統問眾人如何虛已平心聽其公論所在方中
行子欲復買季固是說得未甚盡到卻成子請復士會則眾人始
服所以從之使宣子便自以已意先說出則便非為上之體
六卿相見於諸浮十三年

諸浮必幽隱處恐秦人知其謀故幽隱處謀之
能外事十三年

買季知得四方諸侯之事地勢之險要人才之賢否
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十三年

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此方是人才若賤而不知所恥狼狽而使
左氏傳續說卷六

人不犯亦何足貴
魏人在東十三年

作詐降之勢
吾謀適不用也十三年

想繞朝當時亦曾言之秦秦不從耳
其處者為劉氏十三年

此一句本無謂恐西漢人添入蓋左氏一書本無閑句設有此句
時後面必有事相應後面無一事應所以見此句是添入蓋西漢
時惟公穀列于學官左氏不曾立學官到後漢因此立學官
邾文公卜遷于繹十三年

此段見左氏智識明處所以取其驗於人者載之此非知道者安
能如此惟文公斷之在已不惑于左右故左氏日知命此去理上
看不去事上看若常人必舉不驗處以證其謬

子家賦鴻雁文子賦六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

十三年

公與晉衛會各賦詩以見意見得意思雍容詳緩各自有味凡左
氏傳載賦詩處皆好看

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教也十四年

此是魯史之例非孔子春秋之旨蓋魯史不書所以懲不赴者之
不教春秋不書所以懲天下諸侯之無王蓋天下共戴天子於上
安有天子崩諸侯猶有待於赴而後知耶

子叔姬也齊昭公十四年

此一子字見得是文公女

公子商臣聚施於國而多聚士十四年

聚施是一旦周旋要結人士不特是人才凡厮養士卒之類皆是
貨於公有司以繼之十四年

有司官司也杜註謂富者非是譬如今預借官錢相似蓋公子商
臣是當時疆恣底人所以使令得行

有星孛入於北斗十四年

有星孛入於北斗正是入北斗之環域蓋北斗是天綱紀之星宋
齊晉是天下綱紀之國所以見得有亂胡氏春秋所論是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十四年

邾來城濮之戰七百乘却是晉國所自有之兵此八百乘却不是
晉國所有共取諸諸侯者耳盾欲納捷菑此是盾見得不分明後

來一聞齊出獲且長之言便還師而歸此却是速於改過處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孫蘇而後尹氏與聘啟訟周公于
晉十四年

周公與王孫蘇訟王使尹氏訟周公于晉此是天子下訟於諸侯
如晉卻至與周訟是天子與諸侯大夫下訟於諸國衛侯與元咺
訟是君臣相訟于諸國鄭伯與許男訟是諸侯相訟于大國王叔
陳生與伯與訟是王臣相訟于諸國之使昭子與季氏訟是諸侯
之臣自訟于其國清沸離偽訟三卻是小臣訟于執政楚穿封成

四鄰皇朝公子圖與之爭政于伯州率此又一國之臣自訟于本國之執政

盧熾黎及叔康誘之遂殺關克及公子變 十四年

當時不用兵伐之而却誘之者何故蓋當時莊王在如用兵却是却君所以不敢

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 十四年

此一段是大節目蓋當時天下強國四晉楚齊秦互相角立自殺

之役後齊却與晉為一秦却與楚為一雖其間自有曲折不同然至春秋未大勢分為二却自此始

穆伯求復 十四年

穆伯所以自魯奔莒歸魯而復奔莒奔莒而復求歸者何故蓋初聞歸魯而不得為卿所以又奔莒既奔莒而莒又不如魯所以復求歸蓋在魯雖不為卿而其子則為卿也與在他國氣象必不同請葬弗許 十四年

三氏傳禮記卷六

請葬但欲歸葬不必如杜柱註請以卿禮葬

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爲卿 十四年

此自下而拔出爲卿者蓋古者有世卿皆是世承其職而此外却自有匹夫登上位者如此類便是若不如此則成周三年齊與魯能者却頓放在何處然封人之職甚卑自封人而爲卿高哀必是大有過人處觀其不義宋公而出其去就之輕如此則此人之大畧亦可見矣

齊人執單伯 十四年

此王室衰甚齊君無道處

又執子叔姬 十四年

公羊子以爲單伯淫叔姬蓋公般只是經生不識朝廷大體其間載事或有偏倖然其中說經旨處却與理合處甚明不可不仔細蓋據他傳得子夏學所以識見至此若載事則不比左氏左氏是國史識得朝廷大體

請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十五年

魯與魯同在東嶽皆東方諸侯所以五載之間復相朝聘先王之命如此至此特修之耳修是久廢而復禮

齊人或爲孟氏謀 十五年

孟氏註云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爲庶長故或稱孟氏古者以王父字爲氏慶父自共仲則本謂之仲氏然以其是庶長子故杜氏謂之或謂孟氏也故春秋只書仲氏不書孟氏

惠叔猶毀以爲請 十五年

正如申包胥備衰秦庭之類立於朝以待命 十五年

大率朝聘只旅進旅退而已至此常立於朝待許而後退且國故也 十五年

歸葬

此所以存國家之大體蓋穆伯亦是公族且爲故卿不可使之不歸葬

葬視共仲 十五年

看此句是前面杜氏注請葬謂之請則禮亦未安

帷堂而哭齊父 十五年

禮朝夕哭不帷帷而哭此變禮也檀弓載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飲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飲而徹帷此是正禮

教之質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 十五年

此正是宗法惠伯舉宗法以言之耳如宗族之中有窮乏當救之善者質之有災者弔之同其祭祀以致其敬哭其喪以致其哀此是宗法之義如此雖兄弟之初時或有不足至於此數事之中則惻然有不能已母絕其思愛此是相親之道

孟獻子愛穆伯二子或謂之日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 十五年

獻子告季文子亦已信之矣二子皆死亦自愧不安而死孟獻子正是宗子宗子有君道博議所論此事非是

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秦 十五年

當時下軍帥不備出

以城下之盟而還 十五年

城下之盟古人所恥如楚莊王伐宋易子而食析骸而棄楚退師

三十里方與宋盟以此見得恥之深

齊人賂晉侯 十五年

此見當時諸侯相賂以私而畧無忌憚於此可見當時風俗

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 十五年

譬如他人有過則不諱親戚有過則有隱諱之意人情自應如此

為尊者諱為親者諱固然而寡例乃云為賢者則不諱蓋賢者亦

自有為諱之理若是賢者小過豈可不為諱若有大過則雖欲諱

亦不可所謂諱者皆是不忍言其惡却是忠厚之意不然則其弊

將至於篡逆之漸

禮以順天之道也 十五年

左氏傳續說卷六

禮有上下有尊卑有隣國往來之禮此皆是天道如此君子之不

虐幼賤畏於天也蓋自人言之則有貴賤強弱有許多般自天言

之天下人皆是受天之一氣烏可以其幼賤而虐之左氏此等論

論皆有源流須當深沈細看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陽子陽丘以

侵皆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績聚於邲將伐楚 十六年

戎伐楚一段初是戎因饑來伐不過乘其饑耳其中庸人帥羣蠻

以叛其勢甚銳其兵甚眾是有意來伐楚至麇人率百績以伐楚

其意亦不過如戎之伐楚當是時三處先後來伐楚其勢亦甚可

畏須是要識他禦敵之方如此一段最要子細看成敗興亡及地

理險阻兵勢布置謀臣措置事有之

楚人謀徙于阪高焉賈曰不如伐庸 十六年

楚當時不伐庸而先伐庸者何故蓋當時病根在庸其所以引羣

蠻共攻楚者皆是庸人倡之此所以先伐庸也楚當時所以使庸

人七遇皆北蓋欲示其弱之勢而使庸人以為不足與戰庸人既

弱則羣蠻皆散不能合以攻楚則楚師可以大進而伐庸楚之計

正在此然所以如此者必欲滅庸而後已蓋病根不去則終為後

患

我能往寇亦能往 十六年

為買是與子玉同時人到此亦甚老成所以為謀如此之審以此

見國家不可無世臣

振原同食

當時各自有慮以備緩急若常時則藏而不敢發到此勢極事急

故盡所有發之大抵做事須是如此決然剛斷然後成事況成敗

在此一舉幾退縮畏避則羣寇乘勢愈來攻擊不已以此知人立

身亦如此須常振作不可蕭索過了使楚當此時不自振奮則焉

保其不亡故楚自子玉死後其勢甚弱自克庸以後氣象殊別蓋

振原乘驛皆是左傳中大綱目如此等事只有數件才識得此等

左氏傳續說卷六

事便會看史振原是險要處皆有慮以備急難後世則無之蓋古

人作事周備皆是閑時措置如臨時發運雖費十石亦卒運不得

一石末

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 十六年

楚謂之驛鄭謂之選晉謂之傳皆是傳車古時選鋪皆有傳車以

待使臣之往來及有緩急告命之事此所係甚大如人之一身其

血氣常使流通乃好自荆公以來却作等閒事看了其後遂廢往

往以此為費用而不知是朝廷大事命之選鋪雖有遺迹而人多

不以此為事至于請給之類多不及時與之

齊侯戒師期 十八年

齊侯戒師期或是戒約如定八年陽虎戒都車日癸巳至蓋平時

兵皆散在郊野中必須約定期日畢至此是軍法當如此如違期

則有殺無赦戒師亦有兩般有自戒國中士卒者此是也又有敵

國相戒者

惠伯令龜十八年

令龜如儀禮喪服命龜曰無有近悔之類皆是

齊懿公用兩獸之父而使獸餽納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十八年

懿公無道之君既明其父納其妻如何却不盡殺其子戮其夫乃

使此二人居親近之地何故盡懿公是自恃才勇底人意謂此二

人常人听不敢與之同處者而我無所畏而且能為我用此無道

之常態
公帶于申池十八年

申池亦是可游觀處想多竹木可觀襄公十八年云焚申池之竹

木可見多竹木之處大凡左氏載事雖小小事皆前後相應

乃謀弑懿公十八年

懿公所以見弑於游申池之時者亦是游觀處左右無備而此二

人且處近職所以弑之無難
會齊而行十八年

左氏傳親駮於木

見得二人去時甚從容無恐懼意此亦見國人皆惡懿公處

宋 呂祖謙 撰

宣公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元年

河曲之戰趙穿與胥甲俱敗軍謀何故獨放胥甲父此見得趙宣子私親處當時所以不便誅他時正為是親不敢行法耳自晉文公不殺魏犢而止殺顛頤此端隙已開然晉文公猶是國君趙宣子乃是元帥秉國之法豈可徇私意此所以成趙穿弑靈公之事也

楚子侵陳遂侵宋元年

楚侵陳遂侵宋蓋陳與宋壤地相接

鄭伐宋囚華元元年

元是元帥華元被執此是大敗

將戰華元殺羊食土其御羊斟不與二年

左氏傳續說卷七

十步 遺 續

大抵事須一一點檢得到方可羊斟不與在元亦不為無失然華元之意正以親密待了羊斟所以不與者乃是親之也羊斟却是簞食豆羹見於色底故及戰乃特地馳車入鄭而使元為鄭所獲於此亦見得華元平時觀人亦未仔細此等人一毫不到便易生怨平時亦有可見處豈可復置諸左右此是華元之失也然古人所以多以羊羹賜人者亦以羊羹賤者所常食故多賜之如戰國時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此亦見因羊羹而致忿者但羊斟是緣親密而不及子期是疎遠而不及

華元逃歸二年

華元當時所以能逃得歸時蓋元自有此等才能觀華元夜入楚

師登子反之牀一段便可見

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二年

大棘之敗羊斟之罪也當是時羊斟先歸宋何故不計其罪蓋大

棘之戰宋師大敗宋但見華元被囚而亦不知是御者馳主將車入鄭乃所以敗之之由故羊斟雖歸而宋無人知之所以不討其罪然自華元初歸之時首正典刑誅羊斟以謝國人亦不為過觀元反告則曰子之馬然也此亦是華元一時間意思蓋大敗之後但當自責故以溫辭慰勞所以安反側之心此也是華元一時間意思

華元為植巡功二年

植正是周禮大司馬大役屬其植蓋植在軍則謂之將師有大役則謂之植

使其譽乘謂之二年

亦是作歌以答之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二年

周禮冬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不是犀角之犀只是今水牛之類合甲是合兩皮以成者古時只用皮甲

左氏傳續說卷七

二步 遺 續

自戰國以後方用鐵甲

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二年

此見得華元知為人上之大體處

使婦人載以過朝二年

所以使婦人載蓋不欲令人見耳如特地示威於眾時必不使婦人載也

會請先二年

蓋士會言為輕在宣子是乘政大臣如不行時便無可說故士會請先特地留一著在後

三進及溜而後視之二年

古之君臣相見甚易亦無時不比後世分嚴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二年

士會引詩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蓋其意謂事寧可使無始而有終不可使有始而無終若靈公初雖不君一旦能改時便是有終

君能補過衣不廢矣二年

蓋補過本是人臣之職今君若自能之尤善故士會特地褒獎他
鉏麇退觸槐而死二年

柳子厚非國語中論鉏麇事謂宣子為政於晉如此分明鉏麇豈
不知之特待假寐而後始不殺是不赦其大德而赦其小節也要
不必如此泥蓋俠士恃勇唯君所使初不問其人之賢否與其當
殺不當殺一向恃力以前耳到得後來一見而便回轉了意思此
亦俠士所見多如此

過三爵非禮也二年

過三爵不必如禮中所謂三爵但提彌明見事急所以仗正義如
此說正如樊噲脫沛公一版
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二年

看趙宣子此言已全無君臣恩意了當時靈公雖無道然使賢者
處之當不如此樂毅上燕昭王書儘好

左氏傳續說卷七

三事

宦三年矣二年

宦是學做宦底事業

既是與為公介二年

公介是宿衛底人

不告而退二年

不告而退却知是靈輒者何故蓋當時為公介時必有姓名後來
訪問得之

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二年

趙盾弑其君太史既如此書諸侯之國史皆從晉史如此書然當
時趙盾亦不為無意使盾無意時反必討賊可也焉可復使趙穿
迎公子黑臀於周左氏載孔子曰越境乃免縱使越境而反不計
賊時亦不可况不越境乎此一段載夫子之言傳聞差了如為法
受惡一句最訛了本意然齊崔杼殺齊太史而盾安受之亦見宣
子終是別看前時盾說棄人用犬雖猛何為已自有無君之心觀

太史所言四句可見宣子分明弑君孔子曰五句恐非夫子之言
豈有弑君之後纔出境便可免罪

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二年

驪姬詛無畜羣公子自成公方改更晉文公尚依驪姬制度何故
蓋文公當時亦因循過了不曾整頓成公雖改驪姬之制立公族
以總諸國子然亦有不盡處依舊親近者有在外底疎遠者却在
內往往改制之時文襄所出在外之子弟不曾請歸來故有流離
在外者其法竟不及自成公始公族大夫如成十八年晉悼公使
荀家荀會樂羣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又有掌公族
大夫者又統管其餘公族大夫餘子公行之屬國語祁奚曰公族
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內事之邪大夫之貪是吾罪也此是掌公族
大夫職事此皆是宿衛入宮中者最甚親近成十六年晉伐鄭樂
范以其族夾公行此處可見是近國語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
事於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穆子以無忌處公族

左氏傳續說卷七

四事

而不能死以為深恥此猶可見其處親近之地所以為深愧也成
公稍改得亦未有盡處依舊適子得為君者方得在內其有不得
為君者猶在外交所出之子弟亦不曾歸得想當時只是成公
一派得歸

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二年

餘子在周禮則統謂之士庶子故士是適子庶子是妾子左傳則
分而言之故以餘子為適子之弟以庶子為妾子周禮小司徒凡
國之大故致餘子鄭注云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正
義曰致餘子與太子使宿衛也夏官諸子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
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
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征此國子不屬之司馬而屬太子何故
蓋古者太子與卿大夫之子同在學如國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
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肅恭明神而敬事者老賦事行刑必開
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乃命魯季公於夷宮

此皆是諸侯子弟同在學者又如楚世家曰當周成王時楚子熊
釋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此
又可見太子素與諸侯之子弟相處朝夕習熟故後來諸侯之子
立為諸侯時事太子為君此正是封建諸侯之本不如後世徒然
封建且平日在學時必先擇其可以為諸侯者則他日立為諸侯
有不可立者則不立也又凡國有大事天子親御六師時天子既
與公卿大夫同出在外則太子却又與公卿大夫之子弟同守王
宮于內此內外相維不可拔之根基此皆三代制度學者所宜深
考

君姬氏之愛子也 二年

君姬氏者蓋周天子之女稱王姬諸侯姬姓之女稱君姬氏

趙盾為旌車之族 二年

旌車之族注謂公行恐不應降在妾子之列但盾既讓括為適子
故已之子居次而已

左氏傳續說卷七

鄭穆公卒 三年

鄭穆公事左氏所以詳載者蓋鄭自穆公以後七穆之盛直至春
秋未故石癸曰其後必蕃此皆是氏族左傳多留意氏族氏族是
一件大事唐時尚有人專平生之功理會氏族者蓋緣難理會後
世氏族紊亂亦難盡考蓋有公卿數世之後又有轉為皂隸者

公及齊侯平莒及邾 四年

邾與莒並徐州地亦相近當細考之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 四年

楚大國也却曰獻正如君有饋焉曰獻相似古人不以此一字為
重鼃是海物楚近海故有之

靈公召子公而弗與 四年

此特一時之戲耳却生出大亂以此人不可以戲謔為小事
子家懼而從之 四年

此只是失之弱大率弱最不濟事故洪範六極以弱為先

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 四年

子文之後却是子玉子玉之後便是鬬呂臣以此見鬬般非正繼
子文之後言子文死後為令尹耳

鬬買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 四年

為買謀譖子揚後來却又自不免蓋為買畢竟是謀臣工正位次
三卿位亦甚重如齊侯使敬仲為卿敬仲辭卿便使為工正他如
襄九年宋使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昭五年季孫為司馬與工
正書服處皆可見

圍伯贏於轅陽而殺之 四年

此見得越椒之族彊盛處便要作亂為買同為卿而若敖違與兵
輒殺之自備甲兵以師于漳澨此見子越通莊王之急然若敖之
疆已見於六卒之時

王使巡師曰盡於是矣 四年

此是安慰士心

左氏傳續說卷七

虎乳子文 四年

虎乳子文正如牛羊飲食后稷之類子文之字亦取虎文之義

君天也天可逃乎 四年

此方是分明見得大義

高固使齊侯止公 五年

宣公弒兄而即位不正所以有鄰國之侮况魯又近齊所以從來
多懼齊

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 五年

諸侯之女下嫁大夫者亦有之如趙穿之類是也但不出於逼迫
而強成耳

赤狄伐晉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殲也 六年

晉伐狄皆中行桓子之謀觀宣十五年桓子滅赤狄潞氏此可見
始終皆出於中行桓子晉之規模當其盛時則經略中國之諸侯
及其稍衰則專攘夷狄從來如此當是時楚莊王方強晉稍弱則

便去理會夷狄如後來伐白狄之類皆是稍衰時便去理會狄事以盈其貫六年

貫如在繩索之貫不必作習字解其在周易豐之離六年

古人論易才舉一爻論時便是言其變如昭二十九年蔡墨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蓋爻者言乎變者也聖人作易時有這一爻時便有這一爻變故左傳論易雖論本卦此爻立文而此爻便自有變爻也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七年

此是王官伯臨諸侯之例其他如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單子盟于雞澤劉子盟于召陵皆是蓋晉是諸侯之伯王叔桓公是王官之伯位却在方伯上諸侯所以欲王官伯以臨盟者蓋欲假天子卿士之重以令諸侯耳

左氏傳續說卷七

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八年

秦謀是細密探事之人六日而蘇所以記其異

有事于太廟襄仲卒而釋八年

古人所以有釋祭時蓋是祭之明日又復會以賓尸故謂之釋蓋古人識意敦厚不便蕭散故所以正祭後又有釋祭然其禮比正祭之禮則多殺鄭氏注儀禮云鄉大夫既祭而賓尸禮崇也賓尸則不設饌西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亦足以厭飫神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祊而釋有司掃室陳鼎之後乃議侑于賓以異姓宗人戒侑此是擇異姓賓之賢者以侑尸南面告于其位曰請子為侑其禮又不如正祭時甚嚴凡胙俎主人胙無體遠下尸也尸俎五魚橫載之者異於牲體彌變於神也豕膋無滷於消禮殺也主人降洗解尸侑降不升者尸禮益殺不從也凡此類皆釋祭之儀殺於正祭之儀者也蓋釋祭正如待賓而非十分如正祭故在商曰彤高宗彤日是也在周曰釋

楚盟吳越而還八年

吳越自此方入春秋吳越在此時只是一小國未大強盛雨不克葬八年

雨不克葬當看胡氏春秋諸侯之師伐鄭十年

自宣四年以後晉楚俱欲服鄭鄭遂南北兩屬此可見中國夷狄盛衰

子良曰與其來者可也十一年

看此一部書鄭始終謀策只是出於此子產所謂玉帛以待於四境惟其彊者從之與此一般

令尹為艾獵城沂十一年

令尹城沂須看處置規模土功是一件大事令尹如此亦見楚所以與處封人是周禮封人之類慮事是謀慮此事分財用是看四隅所費多少各分于四隅主事之人免臨時交亂財用是應于築

左氏傳續說卷七

城所用之物版是所築之版是墻中之木有司不是都統役之人此是每處監臨底人

晉卻成子求成于眾狄十一年

晉求成于狄當時赤狄強盛非德莫如勤十一年

此勤謂勉力以求人

轅諸栗門十一年

轅周禮亦有此刑

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夏州如戎州相似東晉時北方人在南方者一時聚落亦各從北方州軍之號今鎮江謂之南徐州者亦緣會聚徐州人故也且巷出車吉十二年

鄭有大遠巷閭皆出車於遠道蓋九遠之遠兩旁皆無居民只通商賈往來之路耳巷者乃閭門之巷各自其間出車于巷古者五

家爲比五比爲閭一閭各環以墻一閭共一門出入謂之閭門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十二年

肉袒牽羊是降底禮數如面縛銜璧之類

使臣妾之十二年

古者有良人有賤人如爲妾時則世世曰妾以其賤也如後周滅後梁時虜其君與公卿大夫皆爲臣妾

微福於厲宣桓武十二年

鄭大宮世祀厲宣故當時有曰鄭祖厲王古者諸侯不得祖天子此何故却祖厲宣蓋諸侯不祖天子周時制度也到春秋時亦漸

僭

彘子以中軍佐濟十二年

邲之戰荀林父士會樂書之徒皆不欲戰唯彘子一人凶暴不從上令遂致喪師論來先穀剛愎非可告語惟有殺之爾然則林父何爲不殺曰春秋時却未嘗有殺軍佐之法問當初彘子獨濟自

左氏傳續說卷七

之

可不慎曰不然若此人剛暴一向直前喪其偏師亦是敗也如城濮子玉中軍雖不敗左右師潰亦是敗績先穀雖獨濟却是一休

事故不若大軍盡從却有幸勝之理

伍參言于王十二年

觀伍參言晉國諸帥一節曲折非是孫叔敖不知但叔敖固相自是知休當是時楚已自彊若能自全爲上戰危事也勝負成敗繫焉伍參謂孫叔無謀渠自不知叔敖若謂伍參言於楚子者孫叔所不知此大非也

楚少宰如晉師十二年

觀當時楚少宰如晉師辭命亦煞商量言語甚是謙遜曰我但聞得鄭自來屬我我不知其他晉士會對得亦是正是就渠上對非

諛也彘子專命擅改亦竟何益勝負却不在此也遷大國之迹於鄭是說要逐你出去

丙辰楚重至于邲十二年

以乙卯戰于邲而丙辰楚輜重始至蓋楚軍制輜重常後大軍一日故無鈔擊之患若後世多不知此是以或爲人先擊輜重而至於敗者多矣

楚子不築京觀十二年

潘黨請築武軍爲京觀楚子不許看此一段楚興氣象自別或問曰楚莊不知大義如問鼎事何如曰他本是蠻夷不可以此責他但看右尹子革對楚靈曰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便自可見自商時渠亦未嘗馴服觀詩商頌可見只是後來漸盛然後漸學中國盟會制度東坡作王者不治夷狄論謂秦楚流入於夷狄正是倒說蓋秦楚正是夷狄漸流爲中國非爲夷狄也問鼎之事不必責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十二年

此與孝經事君章所說同蓋是事君常道

晉原穀盟清丘十二年

先穀既敗後晉何故又用他主盟蓋先穀是當時之卿

左氏傳續說卷七

之

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十二年

先穀召狄他亦是自見邲敗不得志所以如此

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十三年

論來先穀亦不至滅族言先穀自取其罪注中極好

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十四年

衛殺孔達以說于晉此與定十年董安于事相類皆諸侯殺大夫

例說如解說之說

中行桓子曰示之以整十四年

蓋自邲敗之後仍舊整齊示軍容不減前日之舊

使謀而來十四年

是使鄭自與一國公卿謀

鄭人懼使于張代于良于楚十四年

此便是叛楚了蓋子良是有謀底人不留在楚則其意可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

鄭十四年

楚無假道于宋鄭亦見莊王郊勝之後驕心發見處假道之禮有二有君命假道者如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之類有使臣假道者如聘禮曰若過禮至於竟使次介假道東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下大夫敢以入告出許遂受幣之類見犀而行 十四年

此便是以其位傳其子與見潤之類皆是楚子聞之投袂而起 十四年

此見得楚軍素備要去便去不是臨時旋辦若吳漢士卒常衣糧整備有變即起

屨及於室皇 十四年

古人平居不着屨出則履屨此處亦可見

孟獻子言於公 十四年

孟獻子言聘而獻物於是其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其容貌采

左氏傳續說卷七

十一

章此皆是小國朝聘大國之禮當如此嘉敬而有加貨嘉善也敬好也若大國有喜慶典禮如納夫人之類則加貨物以聘之杜氏注謂主人答賓之禮以本文觀之皆無此意若從杜說則謀其不免一句說不通謀其不免者言小國之所以事大國如此者皆是以謀其不免致討之意看莊公二十三年庭實旅百杜注諸侯朝王陳幣幣之象此說却是

伯宗曰天方授楚 十五年

此說未嘗凡事更不去做只推在天亦不可

高下在心 十五年

此一句若與下面數句不類然皆是含蓄之意凡事之輕重高下

皆藏之在心

楚登祥陽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 十五年

樓車是軍中別自有望遠之車又不是兵車

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 十五年

築室反耕者示為久遠之計此亦見楚子出兵久糧已盡公羊子載子反曰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亦可見縱宋人不與之盟楚亦自退

華元及入楚師 十五年

杜氏謂因其鄉人而用之在兵法亦有之

宋及楚平 十五年

子反未起間華元至亦是元脅之而與之盟不然殺子反亦不可

知

棄仲章而奪黎氏地 十五年

此非兩事恐奪黎氏地時仲章也曾諫了

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威 十五年

紂有億兆人離心離德此是恃眾手格猛獸強足以拒諫此是恃

才

文反正為之 十五年

左氏傳續說卷七

十二

此古者篆字體中有之

盡在狄矣 十五年

謂狄皆有之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 十五年

三人皆是畿內諸侯如魯有三桓晉有六卿左氏所以載者見王

室之弱

晉畧狄土 十五年

晉之規模纔是本國強盛時專與楚為敵若楚強盛時則與戎狄

為敵此是一部左傳綱領其後至魯昭公之世晉猶伐狄未已所

以至三晉之強爭相侵奪亦有許多地

及魏魏類敗秦師于輔氏 十五年

此是伐狄還而與秦師相遇秦報河曲之役魏類一段大槩甚好

只所載夢之類亦難信

晉侯賞荀林父狄臣于室 十五年

千室正是百乘之家蓋十家出一乘公孫免餘曰唯卿備百邑百邑兵一千家此亦十室之邑非成周四井之邑如論語十室之邑百乘之家及十室之邑如鄭賜子展八邑及公孫免餘邑六十皆同室是小聚春夏出廬舍之邑若周禮四井之邑則其地制皆大與此不同

晉士會滅赤狄 十六年

當時晉既無如楚何却去這邊開拓亦是疆國規模

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 十六年

見得當時上卿為元帥皆命于王大抵諸侯之正卿皆出於天子之命若次卿下卿却出於諸侯齊管仲辭上卿之禮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即天子所命也如漢制諸侯守相乃是天子所命餘官皆諸侯自命之七國反後餘官亦不得自命矣晉欒盈過周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杜預註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於此可見諸侯之正卿皆命於天子大率晉命軍

左氏傳續說卷七

帥未嘗請於此特請者何故蓋以其黻冕之服也

晉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 十六年

晉太傅與成周時三公之太傅不同何故蓋三公論道經邦何常管事晉之太傅却聽命于上卿如趙宣子為國政時以授太傅陽子處可見又國語載叔向為太傅實賦祿皆是理會小事亦可見

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 十六年

此是范武子德望所感民自不敢欺他列子載斯事謂晉國苦盜有邠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于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矣用多為文子曰吾君何視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邠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邠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問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邠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云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

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此事雖出於當時寓言意是却儘好

成周宣榭火 十六年

宣榭恐是宣王之廟亦不可知

婦人笑于房獻子怒 十七年

如穀梁所載禿御禿跋御跋皆是傳聞之過不可信

獻子先歸使樂京廬待命于齊 十七年

凡隣國之使至節次自有許多禮數待他卻子既先歸故使樂京廬待其禮畢

廬待其禮畢

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 十七年

是時三子同來而晉囚之三處

晉侯衛太子戚伐齊齊侯會晉侯盟于鄆以公子疆為質于晉晉師還 十八年

初問卻克銳意伐齊却到此便反是如何蓋當時晉君本不欲去

左氏傳續說卷七

伐齊而出於卻克所以畧伐便還觀十七年請伐齊晉侯弗許事

可見後因魯衛請所以亦便從之

邾人戕鄆子于鄆 十八年

邾與鄆是鄰國鄆却及小於邾故邾人所以常欺鄆觀向來宋襄

公時邾人用鄆子於次睢之社處可見

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十八年

觀文子意思假正義以濟其私蓋欲去東門氏耳然宣叔既怒文

子之言何故却及口許請去之此蓋順文子之意言子如欲去之

我即為子去之看此意思則前時去莒僕之意亦不見是十分好

向時博議所論是却是但太過耳大抵文子在家言之却好自魯

看來却不好正如莊王在楚却好自中國言之却不好後三家專

權皆自此始

子家壇帷復命于介 十八年

壇帷有兩般古時祭鬼神除地為壇有他般做事時亦有壇如後

漢范冉傳王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齋麥酒於道側
設壇以待之此亦是古制尙在者

卽位哭十八年

卽位哭是設子家位次

書曰歸父還自晉晉之也十八年

言其出奔從容所以善之胡氏春秋一段亦當看

左氏傳續說卷七

左氏傳續說卷七

左氏傳續說卷七

宋 呂祖謙 撰

成公

齊侯親鼓士陵城二年

陵城是勇氣激發直踰其城不待用雲梯也

卻克請八百乘許之二年

城濮是春秋大戰不過用車七百乘蓋古者用人為兵互相調發所以少不如後世盡發人以為兵也鞏之戰晉用八百乘此時雖添百乘亦不過六萬人至昭十三年晉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計三十萬人前此未嘗有用許多人者春秋到此時蓋已與戰國時相接戰國策田單問趙奢曰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眾乃用之何也對曰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而以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分以為戰國七能具數十萬

左氏傳續說卷八

十夢 選 廣

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齊以十萬之兵攻荆五年乃罷

趙以二十萬攻中山五年乃歸以此看得後世却未有用七百乘

齊侯使請戰二年

前時如城濮之役請戰之辭只是一次至此何故又曰大夫之許

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蓋齊侯只欲鼓作三軍之勇氣

齊高固入晉師二年

此是致師

欲勇者賈余餘勇二年

賈余餘勇其驕如此安得會勝

卻克傷于矢日余病矣二年

當徵會于齊時卻子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伐齊之氣如此勇到此却欲不進何故蓋卻克當此時想是甚枝梧不得所以如此說若鼓音才不繼時晉師便敗只頃刻間耳當時全得解張之力看其言力挽卻克如此遂成鞏之勝此見卻克賴左右得人所以至

此大抵人放意懈怠時曾在前後左右扶持底人著力推挽

射其御者君子也二年

古者一車三人自非元帥御者居中居其中者必是一箇好人

逢丑父與公易位 年

此是見時勢急迫不可走故使之易位古者軍將在軍皆同服

鄭周父御佐車二年

佐車便是貳車朝祀時謂之佐車周禮田僕掌佐車之政檀弓魯

與宋戰于乘丘公隊佐車授綬兵車之法將在鼓下御者在左車

右戎右執刃

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二年

齊頃公每出齊師時必先自當其前以帥厲退者然頃公既自前

入晉軍則齊師繼至士卒乘勢而進與晉軍相夾故頃公誤辟入

狄卒此亦見狄人常為晉用處如襄十六年晉敵其上戎亢其下

可見

左氏傳續說卷八

三夢 選 廣

辟女子二年

辟女子之言亦可見春秋之時民尚有三代氣象

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二年

賓媚人是國佐經書國佐傳書賓媚人左氏欲教人互見賓姓也

媚人是族

晉人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二年

以蕭同叔子為質晉固知其不可行然當時只欲辱他耳然賓媚

人便直分明對他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此大段勝得他

大率人語言須當直如此分明向使齊或卑語屈節以告晉則晉

益加侮矣賓媚人之對可謂使臣矣頃公雖無道然能選擇此等

使臣是尚能用在如此則晉亦可未十分弱齊

物土之宜二年

物土之宜從其高下燥濕之宜如相宜下地粟宜高地之類

南東其畝二年

北以南爲上西以東爲上言南則北在其中言東則西在其中古者井田之制溝洫縱橫兵車亦難經過

五伯之霸二年

王政修明則安得有伯自王政衰微而後伯者出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韋此是三代之伯春秋之伯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宋襄或

者以勾踐與五伯之例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二年

魯衛來諫蓋事不如此則無收斂

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二年

此見古人善爲辭命

乃大戶二年

大戶是大閱視民之戶口蓋當時自有軍籍到此又恐有隱匿者

有未曾注於籍者所以大視之如宜王料民之事雖不是大戶然

大畧亦可因此見

魯以執斲執鍼紆賂楚二年

此皆魯工巧庶人楚無之故以爲賂

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二年

春秋時凡諸侯乘他國之車則以爲恥蓋以有臣僕之意也如定

公十三年齊欲與衛乘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

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此正是諸侯乘他國車之例

公衛逃歸臧宣叔曰衛父不忍數年之不寔以乘魯國二年

此一段最要者看何故論衛父爲質於楚時固不如在魯之安然爲

質於楚時楚蓋自以賓禮待之亦不爲十分不好但衛父本不以

國家爲念只欲自便其身耳所以有昭七年遷啟疆之事大抵人

最不可求一身之利而不能慮忍終至於貽患後世此處最宜深

看然臧宣叔既明見得後日之患禍如此分明何故初間却不肯

自去使楚蓋臧宣叔是氣直底人他見當時季氏執政合是季孫

而季孫却不出所以不平故辭以無功而受名而孟孫所以自請

往要之人臣之義不當如此然此處亦可見三家專權處三家當

時最是季氏爲強故魯有事季氏多不出惟是小事則間出耳其

次到叔孫又其次方到孟氏蓋孟氏在當時亦弱故當時有事非

臧宣叔出則孟孫出

是行也晉避楚畏其眾也二年

晉避楚如何見得蓋晉伐齊後便歸當時若歸得緩時必與楚師

遇

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年

蓋晉卿之位以中軍帥爲首中軍佐次之上軍帥之位却在三其

次序如此當時中行伯却爲上軍帥

韓厥登車三年

舉爵如晉平事雖是罰爵亦可看

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三年

此是謙辭只是欲齊來服晉

左氏傳續說卷八

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四年

蓋言晉爲諸侯之主諸侯從違晉侯之命係焉

兩君之所欲成四年

成如虞芮質厥成之成

嬰曰我在故樂氏不作五年

當時樂氏所以欲害趙氏何故蓋當時樂書將中軍正是執政嬰

所以能令莊姬護趙氏者蓋莊姬乃晉成公女觀成公八年莊姬

謂之于晉侯事可見

嬰夢天謂已祭余余福女五年

此亦見先王禮典廢壞所以大夫僭而祭天古者天子乃祭天

荀首逆女宣伯饋諸穀五年

此是晉人自魯境過魯以芻米往饋之古禮猶在

晉侯以傳召伯宗五年

傳車或謂之駟或謂之傳皆是驛車之名在唐專有館驛使

伯宗辟重 五年

重車轉動甚難故重人教伯宗不如自徑路遠往伯宗見其說有理所以問絳事重人又言梁山崩因舉故事告之重人必是隱者知得典故想伯宗反未必知之

出次 五年

出次不必出郊但避正寢

伯宗請見之 五年

古者無故不見君纔見君便爵之以官伯宗所以欲見重人正欲官之也穀梁言伯宗攘善則恐不然恐失于傳聞之差不如左傳載此有理

楚人執皇成及子國 五年

楚執皇成子國何故蓋皇成是攝鄭伯之辭者子國恐是當時為介底人所以俱為楚所執

同盟于蟲牢鄭服也 五年

左氏傳續說卷八

蓋當時南北強弱之勢全在鄭之從違

宋公辭以子靈之難 五年

辭以子靈之難者尚有餘黨未平

士貞伯曰鄭伯不安其位 六年

位便是兩權之間

季文子如晉 六年

蓋重其事則上卿自往

趙同趙括欲戰 六年

同括乃向來從彘子之人其輕躁可見

善鈞從眾 六年

善指賢者譬如善人十人其一說或二三人欲如此其一說或七八人欲如彼兩說皆出于賢者之謀似皆可從此所善均也從眾者却就賢者兩說之中擇其眾者從之此所謂從眾也若不問其人之賢否而徒例曰從眾則不可此處如識得便有受用處

善眾之主也 六年

此正指賢者言之

中國不振旅 七年

入口振旅不振旅者只是用兵不勝此是係天下盛衰中國弱則

夷狄盛

晉人以鍾儀囚諸軍府 七年

軍府是燕軍實之府凡獲俘囚皆藏于此府

楚子重請申呂以為賞田 七年

賞田制度在周禮載師之職曰以賞田任遠郊之地司勳掌六卿賞地凡頒賞地參之一食註云賞田在遠郊之地屬六卿焉賞地之稅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于賞之臣也

子重殺巫臣之族 七年

楚共王前時止子反重錮巫臣如是之明今却如是

巫臣請使于吳 七年

左氏傳續說卷八

巫臣初止欲報私怨其後楚為吳所伐

通吳于晉 七年

吳自此漸盛

晉趙莊姬譖趙同趙括 八年

晉趙莊姬一段與史記所載不同史記所載失於傳聞之差是時

晉室正盛而史記却云索於宮中夫人置見袴中趙嬰已死了而

云與同括同時死蓋太史公理會大處儘好只此等不甚細考所

以只據傳聞之誤謂屠岸賈索莊姬之所生子於公官亦恐不然

蓋晉宮中自有紀綱亦不容得如此

以其田與祁奚 八年

大抵有官則有田趙氏之後無官故無田以與之而乃以其田與

祁奚

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 八年

言三代亦有祁僻之子孫賴禹湯文武之德以免同括雖有罪亦

當念趙衰趙盾之功勳於晉國

唯或思或縱也 八年

忠謂思開啟封疆底人縱謂我放縱而不整頓備禦之謂杜氏謂縱其暴掠者則恐說不甚通

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變將復之 八年

士變向在同僚中如此謙遜到聘魯時公請緩師則對魯之辭又却如此嚴毅蓋在國則本無所爭但當退讓將君命以出使則不

可辱國故須直致其意若一味柔懦則不能做事一味剛狠時亦不能臨事會如此韓昌黎做王仲舒墓誌云氣銳而又剛以嚴若

人之常愛人盡已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孔戡墓誌云君於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

退處如怯夫學者要當如此

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 八年

同姓媵凡諸侯適女方嫁庶女皆為媵

左氏傳續說卷八

祀逆叔姬喪請之也 九年

杜氏謂魯強請之恐當時未必是如此左氏曰為我也以其為魯故也左氏之意自分明

使稅之 九年

想晉亦不常常拘繫只晉侯來時又暫囚之

冷人也 九年

冷人樂官樂官多警者以此觀之亦不盡是警

先父職官也 九年

蓋古者所以藝之得名于後世者以其世世相習所以專精史記

屋書云疇人子弟分散如淳註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律年二十

三傳之疇官分從其父學此可見古之世業處其他如卜筮百工

莫不盡如此禮記曰良治之子學為裘蓋先自易者為之

楚囚君子也 九年

觀其應答之間便有此四德此必能成事

尊君敏也 九年

敏是明達知禮之謂

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矩美無棄蕉萃 九年

所以引此詩意者蓋謂大國雖要害處已自守備了然其無要緊

處尚不可不守况今宮是小國尤不可不加守備也

我執一人焉何益 十年

一人猶言一獨夫爾

鄭子罕賂以襄鐘 十年

古人以鐘為重器

壞大門及寢門而入 十年

天子有五門諸侯有三門曰臯門應門寢門

公疾病求醫于秦 十年

秦多良醫醫殺醫和皆是秦人

攻之不可達之不及 十年

左氏傳續說卷八

攻之以藥達之以針凡針灸皆曰達達通其氣

使甸人饋麥 十年

天子謂之甸師諸侯謂之甸人甸師之職掌帥屬而耕耨王籍以

時入之共齊盛

饋人為之召桑田 十年

饋人是掌飲食之人如天子之膳夫是也

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 十年

如廢置之非是次聖賢心純於國家者亦恐不能免嫌疑之迹

譬如放太甲須伊尹方可今叔孫申之謀當時意雖為鄭君然其

間亦非是盡純於鄭君故左氏所以如此說

晉人止公 十年

蓋因八年晉歸齊汶陽之田是以疑公

聲伯之母嫁于齊管于奚 十一年

齊管于奚亦管仲之後杜氏註管氏之不祀也宜哉云仲之後于

齊管于奚亦管仲之後杜氏註管氏之不祀也宜哉云仲之後于

齊管于奚亦管仲之後杜氏註管氏之不祀也宜哉云仲之後于

齊管于奚亦管仲之後杜氏註管氏之不祀也宜哉云仲之後于

齊管于奚亦管仲之後杜氏註管氏之不祀也宜哉云仲之後于

齊管于奚亦管仲之後杜氏註管氏之不祀也宜哉云仲之後于

齊管于奚亦管仲之後杜氏註管氏之不祀也宜哉云仲之後于

齊管于奚亦管仲之後杜氏註管氏之不祀也宜哉云仲之後于

齊管于奚亦管仲之後杜氏註管氏之不祀也宜哉云仲之後于

齊管于奚亦管仲之後杜氏註管氏之不祀也宜哉云仲之後于

齊管于奚亦管仲之後杜氏註管氏之不祀也宜哉云仲之後于

齊沒不復見此恐杜氏偶考之不精耳

御孽求婦于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十一年

當時聲伯不辭御孽何故想御氏指施氏婦之名以求于聲伯聲伯不得不奪以與之不然聲伯豈不能以無婦辭之乎此一段見

御氏淫處

晉卻至與周爭鄆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十一年

此見周室衰弱

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十一年

撫者蓋新王即位雖向來諸侯已封建了到此必須再封諸侯以各撫有其封內之地或有因其舊而封之者或有因其舊而別封他人者須重新整齊過此之謂撫封

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十一年

王官邑是畿內采地王制謂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此固是先王之定制然畿內諸侯或有累世賢者亦世封之外諸侯或有不

左氏傳續說卷八

九

賢者亦必別舉賢者更封之

宋華元合晉楚之成十一年

晉楚向來都未曾有合成者到此一節兩邊皆衰晉厲公幼楚共王弱所以合成若一邊強時必不如此然當時華元之意只欲息列國戰爭之難耳蓋宋是今南京正居南北兩間此所以欲合晉楚之成也

秦晉為成十一年

秦晉為成此又別是一事又不緣晉楚之成秦晉之成是秦先疑

晉

謀其不協而討不戢十二年

不庭是晉楚之庭恐非王庭

卻至對子反十二年

晉卻至對子反之辭備知先王典禮而又以治世宴享之禮與亂世諸侯畧其武夫以為腹心一段對說最有意思蓋先王所以有

宴享之禮正所以通諸侯往來之情使其相與以誠相接以和則

紛爭之禍自無所起此先王制禮之意非徒然文具也至于後世

徒恃武夫以相侵奪多少費力其視典禮行而弭亂于無形者其

用力豈可同日而語哉大抵武夫固不可無然徒恃武夫則亦未

策耳蓋當時去古尚近邠至尙聞得先王之意所以說得有理就

三邠中言之至又勝得鑿鑿二子觀對子反之辭深知先王之意

如此到鄢陵之戰力欲與楚戰却又忘了前日之言以此知無事

時說得易臨事時做便難

百官承事朝而不夕十二年

柳子厚論曰古者且見曰朝暮見日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

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

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

齊之亂子我夕趙文驤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為室美士苗夕皆暮

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闥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

左氏傳續說卷八

孟獻子曰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邠子無基十三年

此是取塔以為喻無基則承載事不得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十三年

此一節當子細看蓋人者天地之心正得天地之中氣其他萬物

則得天地之偏者耳然于物之中又有所謂偏者焉是以人有動

作禮義威儀之則所以定命也則非是外來蓋纔有日則必明有

耳則必聰有貌則必恭皆是自然有者故能者養之以福福者百

順之名也凡順理處便是福故福不說取而禍則曰取禍此理蓋

可見勤禮盡力此只各就君子小人地位分說其實則一般國之

大事在祀與戎古人最重祀戎周禮一書大率亦只此二事今成

子受服于社而二事實兼之此一段見得孔子未出以前學問常

常講究得分明中庸大學與此無異自異端出後始不見有此議

論

晉侯使呂相絕秦十三年

魏錡封于呂邑故稱呂相晉欲伐秦故先數秦之罪後世檄書著自此始然此書大抵多是誣秦此可見風俗之變向來辭命初未嘗有不著實者虛言相誣蓋自此始左氏昔秦為令狐之役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蓋記秦之曲只此數端耳此見左氏書法如秦有韓之師此本是晉許秦賂晉不與之此是晉曲今晉却言秦不是秦納文公乃是大功今言是穆之成如晉文之征曹衛而諸侯朝晉自是文公欲圍伯是時秦穆雖預諸侯之朝本不是為秦而却言有大造于西此則已未有一分恩於人却言有十分別人有十分恩于已則作一分說過

虞夏商周之胤

十三年

蓋當是最重聖賢之後古之聖人所以欲存古聖賢之後者正所以存其風聲氣習禮樂典章常繼而不絕故其間或有絕而不嗣必待聖人出而封之如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

左氏傳續說卷八

十一
夢
選
慶

春秋時無聖人出所以聖賢之後少後世惟太史公識得此意故于杞世家之後敘聖王之後所以如此詳也

穆公即楚謀我

十三年

秦自般之敗復與楚為成

白狄及君同州

十三年

同秦都雍西河郡有白狄

昭告昊天上帝

十三年

秦告上帝見秦之僭處當時諸侯唯魯賜天子禮樂故得祭天此外未嘗有諸侯告天者秦告上帝是秦僭禮而秦之僭自平王時此皆是大事

晉帥乘和

十三年

帥是六軍元帥乘是其餘車乘之屬如何見得和處蓋元帥撫恤士卒士卒能親附元帥此所以見得和處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皆是帥乘相親比如牧野之戰同心同德此便是和紂前徒倒

女郊之戰彘子不退此皆不和處

師逐晉侯于新楚

十三年

當時晉侯到秦地雖與戰却不曾隨眾軍深入只止在新楚以待諸侯深入秦地而還此所以諸侯還逐晉侯也

左氏傳續說卷八

十一
夢
選
慶

左氏傳續說卷八

朱 呂祖謙 撰

成公

定姜不內酌飲 十四年

古人有喪則鄰里為糜粥以飲食之定公之喪想羣臣設酌飲於

定姜定姜以太子之不哀故不內 十五年

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 十五年

此見右師之職事蓋右師是六卿之長也

魚石止華元 十五年

華元欲出奔晉此見得元畏桓族之強所以欲奔魚石曰國人與

之此見元有厚望在人又有大功於國故國人懷之萬一華元不

反則國人必討桓氏之族然魚石能知向戌之賢必能免禍而自

不能免者何故蓋大率見他人則易自為則難華元既歸遂出桓

族此一事終是有計較利害底意故後來宋之禍遂始於此要之

當時桓族雖盛強若留在宋時亦不妨況當時魚石之言儘自說

得好自魚氏世為左師到此華元始易以向戌方不用魚氏之族

若不我納今將馳矣 十五年

此是魚府知元有不納他之意故言曰元若不納我時元必疾馳

而去矣至魚石登高而望之則元已馳矣至五子騶逐而從之則

元已決睢遂閉門登陴矣觀元初間使人止五大夫後來又自去

止之此只且盡他之情虛作禮數豈是誠意

晉三卻害伯宗 十五年

看伯宗學陽處父便是害處國語曰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

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謂我智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

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諸大夫酒

而與之語爾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

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愨庇州犁焉得畢陽及藥

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于楚

民惡其上 十五年

上是上於人之長言人皆惡勝已者

若違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 十六年

言厲公驕恣若止是鄭叛厲公必不憂須諸侯盡叛然後恐懼修

省

樂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 十六年

向來樂武子多從范文子之言至此却與文子所見不同蓋武子

只是虛氣

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 十六年

論來令尹當將中軍此戰却是司馬將中軍何故蓋當時子反為

司馬肯盟仗晉之謀皆出於子反故子重以此中軍之任特地使

子反自任之要之此亦非是好意

德刑詳義禮信 十六年

詳是安詳

左氏傳續說卷九

民生厚而德正 十六年

此正尚書正德利用厚生之意

潰齊盟而食話言 十六年

便是背盟誓之言

我偽逃楚可以紓憂 十六年

厲公本無道才勝得楚心便驕若是未勝楚時猶可以紓憂

武子曰不可 十六年

此只是爭一時虛氣

范文子不欲戰 十六年

邲之戰是中軍佐欲戰鄆陵之戰是中軍佐不欲戰正相反

秦狄齊楚皆彊 十六年

此一句非是閒句見得前時事勢

楚晨歷晉軍而陣 十六年

大抵戰時自有戰所多在不原曠野之地今楚特地臨近晉盟使

無列陣之地

軍吏患之十六年

蓋軍中必有軍吏所以錄有功紀死傷者至今亦然然軍吏亦預軍謀如軍吏問日之類是也

范句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十六年

范句之策自是只當時正是諸將處置未暇之時句想突然踴躍出說所以范文子謂之童子何知焉大抵後生議論才發得輕雖理是時亦是未是疏行首者凡軍屯處便立溝壘墻壁今楚既在晉軍壘前布陣晉軍乃決開溝壘墻壁以為戰道蓋纒塞井夷竈便是平地

樂書請固壘以待之十六年

此亦是一說大率老將之謀多持重

卻至曰楚有六間十六年

卻至之所以亡正在於此蓋此謀既發於至故樂氏所以忌之至

左氏傳續卷九

之死皆由勝楚後驕恣勝載不起

舊不必良十六年

此是楚軍政不修蓋自來楚之王卒皆由更代今舊人既不更代必多有老弱不良者知後漢志謂季冬之月饗故衛士饗畢罷遣勸以農桑以此見後漢時尚如此

請分良以擊其左右十六年

凡用兵先攻瑕後攻堅

南國滅射共元王中厥目十六年

此是卜辭未占時已有此辭占者應得此辭楚是南服乃十一月卦陽自東北生而後迫至南故以此推之此是消息之理

詰朝爾射死藝十六年

古之戰皆尚智謀此一句見春秋去古未遠猶不專以勇力為貴

與之兩矢十六年

由基自有矢所以與之者口欲此兩矢中之

有鞅韋之附注十六年

此是戎服鞅以茅蒐染成色漢宿衛行首衣纁赤之衣亦遺制可

見

不可以再辱國君十六年

此見古人有禮處雖不是本國之君亦不敢辱之

樂鉞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十六年

當時晉軍安得有楚人蓋是所獲楚之俘囚所以識得是子重之

麾

請攝飲焉十六年

飲不專是酒有周禮漿人可見攝持也

旦而戰十六年

楚晨歷晉軍處便是

察夷傷十六年

楚命軍吏補卒乘繕甲兵而晉亦蒐乘補卒秣馬利兵晉皆與楚

同惟楚則察夷傷而晉不察蓋晉既勝後無夷傷可察

修陳固列十六年

修陳是整頓行陣執盾者居前其餘執干戈弓矢之徒人各從其

陣列兵法五人為小列二十五人為大列參列為七十五人便是

五伍之法固列不動使之不得深入也

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十六年

此飲却是酒正義載呂氏春秋云子反渴而求飲陽豎進酒子

反却之陽穀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此說却是

晉入楚軍三日穀十六年

三日正欲循城濮例

君其戒之十六年

文子恐厲公擔當不去

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十六年

以孫叔敖與伍參事論之此皆是子重不好處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壤隤十六年

所以載此事者可以見當時樂書待諸侯之師不至只晉師獨去故後來楚公子蒍詣卻至日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可見

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十六年

鄭自鄆陵之敗後却堅意事楚蓋當時感楚王之傷却不肯叛楚也直到鄭伯死後方從晉

卻讐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十六年

晉是伯主諸侯來多所以使公族大夫兼管

取貨于宣伯十六年

卻讐是當時大國專權之臣小國諸侯皆可結託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遷于穎上鄭子罕宵軍之米齊衛皆失軍十六年

左氏傳續說卷九

五夢 運 廣

大抵鄭自鄆陵敗後全不肯服晉蓋楚王為鄭之故傷其目所以深感他

師逆以至十六年

魯師在後不敢獨進所以待晉師來逆而後進

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蔡十六年

蓋陳蔡是服楚者所以侵之

子臧反曹伯歸十六年

子臧之反只為曹社稷之故不忍宗國之亡耳及既反後盡致其邑與卿終不肯失身於篡弑之朝然太子既被弑子臧之賢又國人所願立以為君子臧不從國人之欲無乃處之太深蓋君子之道不一端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子臧一則是處已高一則是不當

立使當立時於左傳中必自有辭可見

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十六年

此四家皆晉魯之世家大族欒氏之族初自樂枝以來未甚專權

至樂書為中軍帥專主晉政後欒氏始盛范氏之族初自士蔣為司空以來亦未甚盛到得士會為中軍佐其政皆自己出所以始盛

馬不食粟十六年

君之馬食粟臣馬芻秣而已此言文子之儉

出僑如而盟十六年

此是內大夫盟大率春秋內大夫盟時亦不是一般如襄二十三年毋或如東門遂殺嫡立庶此是出其大夫為戒於國中而盟者

其他內大夫有不和而盟者各自有例史記秦紀載操國事如嫪

毒不韋者籍其門視此如此例亦是一例

聲伯夢涉洹十七年

聲伯夢涉洹一事此見左氏好怪處

其有馬十七年

其是未定之辭

左氏傳續說卷九

六夢 運 廣

豈有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十七年

此言戰時楚子問卻至以弓之事此是厲公不明處然樂書認卻

至時當時為卻至計者亦有辭何故蓋樂書認卻陵之戰時亦致

飲于子重此事亦可說也

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

晉前時有驪姬之難詛無畜羣公子後來成公已立自有公族大

夫掌羣公子了何故悼公尚在京師想當時須別有故

樂書使孫周見之十七年

書何故能使得他出見卻至蓋悼公在羣公子中素有民望想樂

書與之亦厚所以能使之見至也

與婦人先殺後使大夫殺十七年

凡田獵時以草為防虞人先逐獸于園內以待君之發故君得先

殺大夫次之至北齊時此制尚在北齊主正當射時周兵來即欲

去潘如日更射一圍是也

御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十七年

蓋得豕便是得雋

召韓厥韓厥辭十七年

韓厥辭樂書此意亦未爲全善

晉樂書中行偃葬厲公于翼東門之外十八年

左氏特書翼東門之外此見得不入兆域如僖公三十三年鄭文

夫人葬公子瑕于郕城之類

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十八年

國佐如何在內宮蓋古者亦自有臣見小君之禮如夫子見南子

是也內宮若漢之東朝

棄命專殺十八年

謂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此是棄命殺慶克以穀叛此是

專殺

齊侯反國弱使嗣國佐禮也十八年

左氏傳續說卷九

七 夢 遷 庚

國氏是天子命卿當無絕其嗣天子有二守國高在是也

晉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十八年

悼公卽位始命百官一段亦不專是一時事亦統記卽位以來政

事如此須參國語一段看見得氣象甚好

大國無厭鄙我猶憾十八年

此二句連上文說言楚惡魚石以德於我必責報於我無厭難以

我爲鄙邑猶以爲未足也

收吾憎以贊其政十八年

如楚申公巫臣之類

以塞夷庚十八年

夷庚當考地理宋納魚石于彭城是徐州宋是南京相去甚近

杞桓公來朝問晉故以晉君語之十八年

此見得悼公卽位諸侯皆說他好諸侯纔做得好四方諸侯皆相

聞而來此意亦好看

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十八年

當時之數不可得而攷然哀公八年傳云魯賦八百乘以此知魯

本有千乘只隨事減耳

會于虛朶十八年

此是會諸侯借兵

葬成公書順也十八年

此句杜氏注得好蓋魯自隱公以來未有以善終者隱桓皆見弑

莊公雖薨于路寢其後共仲作難閔公又見弑僖公薨于小寢文

公薨于臺下而襄仲又殺惡及視至成公薨葬始皆得禮

左氏傳續說卷九

八 夢 遷 庚

左氏傳續說卷九

宋 呂祖謙 撰

襄公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二年

此司馬是令尹之貳者文公十年孟諸之役復遂為右司馬此司馬又是一時間制度

孟獻子口寡君敢不稽首

當時襄公方七歲應對之辭皆獻子代為之

晉侯謂羊舌赤曰必殺魏絳三年

是時羊舌赤與晉侯在內而魏絳適自外至

以順為武三年

順是不亂行之謂

請歸死于司寇

死即是尸古書死字多訓尸字春秋及漢皆然前漢書廣川惠王

左氏傳續說卷九下

傳惠王幸姬陶望卿自殺望卿前烹煮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付

其母顏師古曰死者尸也

公跳而出三年

蓋古人坐於席上無履唯下堂則有屨

與之禮食三年

此皆公食大夫禮與燕禮不同蓋燕禮以酒為主食禮以食為主

子罕善之如初六年

如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之類

齊侯滅萊六年

齊侯自五年四月圍萊至六年十一月始滅之以此考之亦非是

萊專恃賂於夙沙衛

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六年

此是紀事之法蓋當時未有年號可紀故以一件大事記其年如

季武子舉沙隨之會為魯君之生如杞桓公卒之月是當年經涉

未遑故以月言

叔仲昭伯為隨正欲善季氏請城費七年

當時季氏雖強徒役之人尚屬隨人至後作三軍時豈復有向隨

公室之意

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七年

田蘇想是晉國敬信底人蓋言既與賢者相處又為賢者所推許

此人必別於此又見田蘇氣象亦別

正直為正正曲為直七年

正直兩字與誠信兩字相類誠即是誠信則又與未信相對在

參和為仁七年

此古人說仁字完備處惟參上兩字方是仁韓退之直曰博愛之

謂仁終不免有未備處

使韓無忌掌公族大夫七年

想無忌廢疾亦不甚害事故可為公族大夫之長如卻克跛之類

左氏傳續說卷九下

如不可用時當時亦不教他代獻子為政

衡而委蛇必折七年

此言人順理時當徐緩安詳以行之若違理時無速改意亦徐緩

以安之則不可此正說孫文子無悖容

子驅使賊夜滅信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七年

子驅使信公而悼公不能討想恐鄭從楚耳

傳言經所以不書弒七年

大凡杜預註左氏及正經多謂從赴告舊嘗以為不然近來看得

亦有一半如此非是全不是只如聖人作春秋亦只因魯史約之

以示萬世若魯史所無必不強加魯史不從赴告亦無由得知然

杜預以從赴告解魯史則固然若以赴告解經則謬矣杜氏止識

魯史之例而聖人之意固不知也太史公謂孔子次春秋約其辭

文去其煩重

辭是欲八年

此言楚貢賦重與中國不同如漢匈奴賦亦重

武子賦形弓八年

范宣子之對見得他敏處觀左氏所載引詩處多與毛詩合以此知齊韓詩未可盡據

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九年

司城雖在右師之下此言司城為政蓋權在六卿之上如齊有二卿國高皆天子命卿而管仲雖非天子所命齊國之事皆主於仲看此可見

使西鉏吾庀武守七年

不必作武庫說兵徒守衛皆是

祝宗用馬於四墉九年

此恐自是商制今不可考宋之官制皆是商制武王滅商之後自可盡從周制何故存商之制蓋聖人之心正欲存前代之遺制使後聖人參酌用之耳亦欲忠實文迭用

左氏傳續論卷九下

三

宋之火備亦見平時備之有素

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九年

此乾之文言如此說如何穆姜先能言蓋此言自來相授授孔子因取以為乾文言耳歐公以此為文言

斬行栗九年

蓋古時道旁多樹栗固欲為戰地亦欲紛擾之

晉士莊子為載書九年

士是士師如何做盟書蓋周禮司盟屬秋官則盟辭亦士之職也

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九年

前時子展堅意欲從晉到此却不肯改盟辭後來却從子駟從楚何故蓋當時見晉之盟辭曰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

盟有勢力驅脅底意子展到此却不得不出來助子駟亦不是相反

會於祖會吳子壽夢也十年

諸侯會吳子祖會吳是春秋大事

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種人禮也十年

凡左氏傳中言禮也非是徒發亦是一時典禮如此問曰晉滅偃陽取其族姓納諸種人亦謂之禮可乎曰偃陽固不當滅然想見古者有罪當滅之國天子不欲滅其族姓故納之同姓之國此亦是禮也

是禮也

獻兆於定姜十年

往往定姜曉了所以必獻于定姜

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十年

井田之制百夫有洫一井廣八尺深八尺曰洫子駟欲再整頓田

洫而司氏之徒皆喪田此見得井田之制已壞久矣蓋緣司氏之

徒平時便占舊洫之地以為田到此整頓時所以皆喪田

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十年

左氏傳續論卷九下

三

鄭之官制以司馬為首司空司徒次之又與他國先後之序不同

蓋當時諸國官制各自別

諸侯之師還鄭而南十年

南近楚北近晉

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十年

昔周制四命賜官則方有家臣大夫不得有宰到春秋時大夫亦

有宰如石碯使其宰之類不為大夫時則不得有家臣如子路以

門人為臣如哀二十三年類蓋施孝叔不是宰有家臣夫人亦有

家臣如哀二十三年使求薦諸夫人之宰此想是國君賜者所以

有臣以管其家事此見得周制都壞諸國皆不遵守到此王叔有

宰伯與却無宰只有屬大夫屬大夫則非臣也意者伯與卑未至四命所以不得有宰亦足見周之遺制王室尚能守在

季武子作三軍十一年

孟氏稍弱所以只使半為臣季氏強直欲盡無公室

載書曰凡我同盟救災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十一年

亳之盟辭與般之盟辭不同蓋亳盟辭却出於公

楚子囊乞旅于秦十一年

不謂之乞師者蓋旅亦不多五百人為旅

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奭如楚十一年

太宰却在良霄下又見鄭官制別處大抵諸侯各自不同

會于蕭魚十一年

晉悼公自蕭魚會後雖不全弱畢竟驕後來衛之亂不能討伐秦

又不肯濟處皆可見

鄭人賂晉侯以師惺師觸師獨歌鐘二肆十一年

春秋時惟鄭多以樂與人如蕭魚之會以師惺師觸師獨與晉尉

氏司氏之徒出奔宋又與宋師校師慧亦足見當時已不喜古樂

皆喜鄭衛之音然鄭衛之音所以為邪聲時亦緣地近紂之所都

染紂之習如此

左氏傳續說卷九下

秦庶長鮑庶長武十一年

此自是秦官制直到始皇時亦有此官

范宣子讓十三年

若以次第論來士句既為中軍佐今合中軍帥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十三年

意只在能法則上古人引詩意寬看詩者當知此

謂之昏德十三年

如哀二年晉敗鄭趙簡子爭功緣晉之衰世便有此樣事出

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十四年

如晉惡吳當不令預會可也何故數吳之不德而後退之蓋晉霸

主特地示此於眾人

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十四年

瓜州今西夏外

毋是翦棄十四年

言不欲滅其族類妻戎是堯四岳之曾或有居中國或有居戎狄

者無令翦削

秦師不復十四年

蓋微之敗匹馬隻輪無反者

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十四年

官之師旅不敢指執政只指在下者言如言執事之類

棄其室而耕十四年

如魯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對曰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

違四者惟里人所命次又曰公欲弛敬子之宅對曰請從司徒以

班從次里人司徒皆比夫家眾寡之吏有罪去位則當受舍於里

宰以此類推之棄室則與庶民同矣

蘧伯玉從近關出十四年

此須連後獻公歸時一節看方可見蘧伯玉好處蓋初問出時是

辟禍不肯預亂此人之所易到後來獻公歸時乃是行賞底時却

左氏傳續說卷九下

亦自近關出如此方見蘧伯玉

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十四年

左傳載尹公佗與孟子所載不同要之左氏得其真孟子亦據傳

聞耳

師曠對晉侯十四年

師曠所對一段乃左傳中一段大綱領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不歸十四年

此亦見晉君臣漸不如蕭魚以前

宋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十五年

宋向戌與孟獻子相見之初便責他室美是何故蓋賢者氣味相

入故一有未盡處便如舊交須是理會得此意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十五年

官師想是一司之長如卜人以太卜為長之類

楚公子午為令尹十五年

公子午爲令尹一段亦見楚官制

屈到爲莫敖 十五年

莫敖所以名爲敖者蓋楚人之祖楚君有若敖後來君既爲王故

其臣謂之莫敖

齊高厚之詩不類 十六年

此見得齊用事底人意欲叛晉而歌詩便不類亦見古人風俗尙
純處然齊之所以見偏於大國皆由高厚夙沙衛之徒

左氏傳續說卷九下

七
選
虞

左氏傳續說卷九下

宋 呂祖謙撰

昭公

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元年

撫有兩字正如詩所謂鳩鳩居之相似

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元年

儀禮士昏禮只告禰廟此告莊共之廟者恐是大夫之禮

其政愛豐氏之祀元年

祀即禰廟必遷於祖廟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元年

離衛如離坐離立之離蓋古人以兩人相對為離

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元年

苟或知其後來有樂時今雖有憂何害以下文攷之杜注恐錯

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

左氏傳續說卷十

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元年

觀諸大夫議論王子圍設君服一段子羽言數子皆保世之主然

子羽却自親與伯州犁爭曰假不反矣曰當璧猶在子其無憂乎

却又自不知以此知論人處易得明

子與子家持之元年

操其兩可都無可否

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元年

趙文子此一段最好然而樂王鮒不是可在左右庶人却以為相

者何故蓋樂桓子是平公嬖大夫所以趙文子以正卿出會諸侯

猶使嬖近之臣監臨者亦見得趙文子猶有欠處

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元年

良臣將死天命不祐此醫和所以責趙文子蓋古者大臣之職保

君體養君德此正是大臣職事凡君之壽夭古人皆歸之大臣如

無逸戒成王周公數曰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如漢昭帝之天蘇子

由古史却責霍光皆此意

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元年

五六天地之數素問一部書亦不出五六兩字如六元六氣之類

皆是雖所用處有不同而五六之數則一蓋陰陽互相交也尋常

天之數是五而今却是六地之數六而今却是五正是天氣下降

地氣上騰如女陽物而晦時女本是陰却為陽物三先生語錄一

段亦好看

殺大宰伯州犁于郊元年

伯州犁亦王子圍之黨而終為王子圍所殺何故蓋伯州犁是智

謀底人終必忌他

葬王于郊謂之郊敖元年

楚以未成君者為敖郊敖立為君多時而亦曰敖者亦以其弱故

以未成君者名之也

謂陳無宇非卿執請中都二年

左氏傳續說卷十

執陳無宇此見晉侯昏處

屬有宗祀之事於武城四年

蓋歲三田一為乾豆

子產作丘賦四年

子產作丘賦只緣子產忒煞要齊整故一時間雖是暫時做得去

然終是貽禍於後來然其所以如此亦緣他恃才之過觀初間不

肯毀鄉校時便不肯如此斷須要做故子寬曰作法於涼其弊猶

貪此義論說甚是然使子寬執政時未必做得似子產只緣在旁

邊看得來易分明

倡而無禮四年

倡是福倡常常放不下

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洧四年

奔命便是起兵

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四年

豎牛爲亂於叔孫氏只緣父子之情不相通

孟有北婦人之客四年

北便是指齊說杜註以爲便是公孫明恐見不得

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四年

古之幼者受人之賜必獻之於尊者內則日婦或賜之飲食衣物則受而獻諸舅姑可見此禮

使三官書之四年

此段見諸侯三卿之制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之事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兼司寇之事此雖一事而三官皆與又見得

三卿相關處

舍中軍五年

初作中軍孟氏取其半焉固是比之叔季有間矣至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盡征之而貢于公則孟氏至此已與叔孫氏同矣宜夫墮成之時爲公歛處父所沮而孟孫亦不復克已以

左氏傳續說卷十

徇公家也

遠啟疆日苟有其備何故不可五年

楚遠啟疆日苟有其備何故不可一段以昭三年叔向對齊晏子言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觀之晉室甚是衰弱至此啟疆却說晉長轂九百遺守四千尙有許多兵賦許多賢人而晉室猶如是之強雖楚王無道而虛說欺之亦不得當時叔向之言亦不是虛須要識叔向啟疆之言以襄三十一年魯叔孫穆子言晉君失政大夫多貪觀之是在公與私之間其後爲戰國亦只是私諸卿皆無心于公室若是韓起叔向被楚囚辱則其私起報讎定是楚不可當雖車乘人馬眾多仍舊無統紀所以漸漸至于晉亡正緣如此戎馬非是君之戎馬如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知戎馬是君之戎馬乃晉君偷安避勞盟會不出故戎馬不駕如魯之四分公室兵賦皆歸季氏都不歸公言卿無軍行見六軍各自爲私計皆不爲公室計

故以配日七年

以十甲配以十二辰謂之配此便是天六地五之數

孔成子夢康叔七年

大率古人尊祖見於夢寐時者亦多說是祖如曹夢曹叔振鐸之類亦是宗法行故人常念其祖

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做之十一年

此便是五行更旺氣盛則易衰若今年多雨明年必多旱之類不可復振只是不可整頓古人言語如此自戰國以來此等議論便斷絕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十一年

此二句之解注疏雖多不同亦可看然亦難考

鄭丹在內十一年

丹本不爲害其意欲說棄疾且相帶他

子產相鄭伯辭於享十二年

左氏傳續說卷十

諸侯在喪皆稱子至此鄭簡公未葬却言鄭伯見得春秋初制度到此漸變漢書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葬長陵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此至太上皇廟正如晉朝武宮相似蓋纔朝祖廟便是太子然稱帝猶太子者亦在喪稱子之意此皆古制尙在處惠帝紀云五月丙寅太子卽皇帝位至此方稱帝

投壺十二年

投壺與射皆是樂賓以二者論之投壺禮簡射又大于投壺古人宴時有此禮禮記與左傳不同記主人先讓賓左傳晉侯是伯主所以先之此制固不同至齊却舉本國澠水名晉言淮却不言晉水蓋伯者以統天下言之禮記載投壺之禮先宴飲之後主人奉矢請賓投壺賓固辭主人固請乃從主人送矢賓受矢就筵司射進度壺請賓曰願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主人亦如之然後奏狸首卒投命酌者行觴然後正爵行然後遂徹馬馬卽籌也徹馬之後遂行無算爵

寡君中此為諸侯師 十二年

此句是說不得是

與君代興 十二年

言與晉迭為伯主左傳載此處不是問事

以齊侯出 十二年

蓋緣齊聞得伯瑕穆子之言恐晉君別有勝處所以做道理使齊侯出

觀從以蔡公之命召子千子皙 十三年

觀從僞人以蔡公之命召子千子皙蔡公何故不討觀從後來觀從却與眾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何故蓋當時靈王威令可畏初間棄疾恐事不成故見之而逃且看當時事勢如何後來見得蔡人皆從觀從事勢已成棄疾之意謂若當此時執觀從於楚時楚王亦不信必不赦棄疾故蔡公亦乘勢做到後來因正僕人殺太子祿見得根本都無人心皆離譬如枯朽之木遇風便倒向

左氏傳續說卷十

使楚王當子革歌祈招之詩時便自改悔亦未至便如此

先除王宮 十三年

除是掃除肅清宮闈以待新王之入也

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日欲速且役病矣 十三年

蓋當時楚王出在乾溪觀從之徒正是乘他之虛而入豈容稽緩

然此不獨不可稽緩又民力勞疲矣

申亥求王遇諸棘闈 十二年

相是時都無人

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 十三年

叔向便是教他以一篋錦與羊舌肸却以君命賜之也然兄弟之義正當掩惡叔向却直如此說肸是何故想見肸平日氣味與叔向不同叔向亦是話不得故忿辭遂至於此左傳書未退而祭之

天子之老請師王賦 十三年

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稱于諸侯曰天子之老

明王之制 十三年

所謂明王之制皆是東遷以前制度他日當考東遷以前制度作一處東遷以後制度作一處然東遷前制度後人添入處亦多

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難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 十三年

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此數句大不似叔向平日言語何故此須看晉室衰弱當時卿帥皆無人肯出來理會公室故叔向此一舉

最是不得已處治兵和南試為整頓故其言所以出于此然其辭氣却不是尋常人虛氣也

車而貢重者旬服也 十三年

凡在旬服者雖有子男之卑其貢亦重

行理之命無月不至 十三年

蓋鄭在南北之衝諸侯往來者多矣

左氏傳續說卷十

使狄人守之 十三年

狄人喪大記所謂狄人設階之狄人是樂吏之賤者祭統又日聞吏之賤者若以昭十七年觀之又恐只是夷狄

請從君惠於會 十三年

子服惠伯初問要歸後來却須待會諸侯而後歸何故蓋一時且

做箇模樣耳其實却自要歸

詰姦惡 十四年

詰亦是搜索之意不欲使姦宄之人雜在良民中

禮新敘舊 十四年

新是新人不以新用之人超越在舊人上如此則意思均平今之人多加禮于新者而棄其舊

祿勳合親 十四年

勳只是有功者未必盡是才能但祿之而已合親是古之大事其間事甚多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十五年

杜預謂諸侯之制凡葬後即除服但諒闇三年終制此是但見春秋時制不識古制古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故孟子曰古之人皆然此正謂三年之喪又謂葬後便稱君其間雖有未葬繼踰年則即位改元稱君此亦是以春秋時事推來看耳温公通鑑論中一段甚好

忘經而多言舉典十五年

春秋人才多知大體且周王能點檢晉籍談之失非不是而周王之失又被叔向點檢出來然籍談之失小而王之失却大大抵人好點檢人之小失而自已大處更不知此最害事

宗周既滅十六年

是周自東遷之後已有滅亡之兆

子寧以他規我十六年

此一段見子產失處

左氏傳續說卷十

子產感野有蔓草十六年

他繼父之官年雖幼而居六卿之先所以在子產上者蓋子產感子皮之德故其子代父為卿不降其班次使居已上如先軫死事晉侯即以其子且居將中軍相似非常禮也若尋常父死子代即班諸卿下春秋此例甚多

太史曰在此月也十七年

謂正月朔孟夏時事也故却引夏書辰不集于房事夏書所說是季秋時日食事却不是正月事何故引說蓋此却不是他引錯前云日過分而未至謂過春分而未夏至時也過春分而未夏至何用此禮則過秋分未冬至用此禮宜矣故季秋事所以引證孟夏之禮孟夏是純陽之月其事又重耳

少昊為鳥師而鳥名十七年

五鳩之官與曲禮五官合古時命官以天道為先故伏羲以司歷為首堯典以羲和為首後世以人事為重故司歷之官以小官為

之耳觀周禮可見

獲其乘舟餘皇十七年

乘舟是君舟稱乘如乘馬之類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十七年

此是有隨國人在此故使守之如十三年晉人執季孫使狄人守之一般當時有赤白狄人在故使守之正義云是時有北狄在會故使守之恐亦不可知以使隨人一段觀之則狄人守之即是夷狄之狄不必作禮記樂吏之狄

盈其隄炭十七年

用炭實於壑隄之間以虞吳人之奪舟故也

陳以待命十七年

陳列以待吳人來戰之命

神龜欲用瑞舞讓火子產不可子太叔曰費以保民也子何愛焉十七年

左氏傳續說卷十

此見得子太叔不如子產處到後一節眾人又却不如子太叔吾不足以定遷矣十八年

此句杜氏注得極好

使司寇出新客十八年

蓋司寇諸奸且本是掌客之官故使之

迎羣屏攝十八年

羣是百神之位屏是屏翰障蔽之所

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十八年

先宗廟了然後及府庫財賄之事

徹司官十八年

不必從杜注作巷伯寺人之官即是公宮之官

出善宮人十八年

此是易得冷落庶人而意思却先到此見古人事事有法

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十八年

火作恐有攘奪之人故使主兵主刑之官防閑之稍有攘奪者即以軍法制之

鄆人藉稻 十八年

是親自看人收刈言其國小無政

從帑於邾 十八年

是從其妻帑於邾如置其帑於戚

往者見周原伯魯焉 十八年

晉文公時已伐原何故周又有原原是原莊公之後以原為氏

大人患失而惑 十八年

杜氏注謂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若今有曾為學底人或至

失其所學與所學悖戾人便以為學無益此所謂患失而惑

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 十八年

學只是理會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幾不學上下之分便亂如成湯

肇修人紀亦只是此事不比後人祇學文章

左氏傳續說卷一

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乃簡兵大蒐 十八年

社有侯社有鄉社侯社是一國之社鄉社是一鄉之社此是因國

社而後蒐大會一國之人所以用社而蒐

晉之邊吏讓鄭 十八年

鄭投兵登陴晉之邊吏何故便知蓋投兵不獨在國內凡邊鄙皆

有備故晉所以來責

令尹子瑕城邾 十九年

大率楚之規模常向外經營今則收拾向內此所以見得楚衰

晉問馴乞之立故子產不待謀而對客 十九年

此一段見子產於眾人皇惑之中獨處得有精神初問不管他亦

是鄆氏族彊難制及晉使來子產却欲存鄆國體面

請龜以下 十九年

古者諸侯藏龜家不寶龜子產以禮治鄆國所以行古之制

施舍不倦 十九年

是施惠以舍勞役非是兩處觀施舍已責一句可見

民樂其性 十九年

民樂其性此是古語如饑食渴飲耕田鑿井皆是安其性司馬法

曰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養其性也古人說性豈如後來虛無之

論

非撫之也 十九年

侍者所謂息民特見其小處沈尹戌却見得大處

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 二十年

伍奢積忿之久發言太粗以激王之怒太子建之逐奢亦不能無

罪

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 二十年

奮揚亦是會處事底人不忍太子先遣他走固是好而他自處得

尤好使城父人執已以往此已是滅楚王一半怒然而楚王不便

殺他而却好去召他是何故蓋奮揚是司馬兵權却在

左氏傳續說卷十

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苑何忌辭 二十年

齊侯時為子石宴如晉侯食魏絳一般此是公食大夫禮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 二十年

宗魯死胡氏春秋論得是

公日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 二十年

夫元公初問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其愛子之意

如此其切到此却與前時意思不同何故蓋元公往來亦自憚煩

又不忍其詢所以有是說

華登奔吳 二十年

華登之才與伍子胥相似觀國語所載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

無庸戰夫伍胥華登簡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則登與

胥大畧亦可見也

便有司寬政毀闕去禁薄斂已責 二十年

齊侯欲誅祝固史嚚晏子一諫而齊侯便便有司寬政毀闕去禁

清敏已責此不可謂不從諫然而齊終不競何故蓋紀綱大處不曾改得雖目下一二事做得好時亦竟不濟事

招虞人以弓二十年

蓋虞人相去遠不可以語言召故特揭弓以示之使知所召

守道不如守官二十年

此所謂道只是謂常人平常所做底事若謂所守之道則守官便是守道原不是兩般

子猶馳而造焉二十年

見得嬖人取媚如此晏子謂和如羹一段極論到義精處大抵古人為學精粗不是兩事

出入周疏二十年

此皆說樂之節奏轉換處

若琴瑟之專一二十年

如史記載鄉忌論大弦小弦之類是也

其次莫如狂二十年

聖人不曾說猛但說嚴恐非夫子之言

子產古之遺愛

孔叢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袂佩婦女含珠璣巷哭三月等語不作此類皆是

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二十一年

魯不獨專是季孫執政叔孫亦有執政時季孫不恤國體却要陷叔孫于不好處

加四年焉為十一年二十一年

魯本是守禮之國今如此則天下大勢可知此段最要者

與公謀逐華貊二十一年

緣軀之黨盛故謀

其子與君同惡二十一年

蓋平王既弑靈王必怨靈王而東門又怨靈王之殺其父同惡相

親故東國于楚平王為相得也

齊帥賤其求不多二十二年

言不過畧取些財物耳

王子朝賁起有寵于景王二十二年

劉獻公之庶子伯益事單穆公二十二年

左氏敘王子朝事極有法言王子朝賁起有寵於景王見得他勢

焰如此次却說劉獻公之庶子伯益事單穆公伯益既是庶子又

為家臣其微如此似不可敵然子朝之亂全得伯益之力左氏先

如此敘時見得他初間雖微如此然所助者正故其後終能以定

共亂

荀吳使師偽糴二十二年

荀吳初間伐鼓時如此信到此間却偽糴何故蓋荀吳本不是信

只欲就一事上特地做出信來故後來所以如此大凡霸者之事

多如是

左氏傳續說卷十

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二十二年

王子朝之亂與宋亂相似只緣立太子不定

盟百工於平宮二十二年

古者工不與農並處百工自是一處

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二十三年

左氏如此等句不是閒句見得周制尚在

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二十三年

此是特殺其徒從以辱之也古者卿行旅從雖未盡有許多入亦

不止此四人而已

叔孫旦而立期焉二十三年

此見得不苟底意思是必欲請其徒從而後往蓋當時都與他

放散了

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二十三年

范獻子求貨此全無故家子弟氣味韓宣子雖懦弱故家風味猶

有在者

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二十三年

南宮極震如何却引三川震來說蓋大臣與山川輕重一般是故

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楚襄瓦城郢沈尹戊日子常必亡郢二十三年

子常城郢何故沈尹戊謂之必亡子襄城郢何故謂之忠蓋子襄

雖欲要城然其規模却不專在城郢上子常是子襄之後彼但習

見其祖之規模欲城郢故為令尹之初便去城郢此只是學得一

事大處却不曾學得故其引詩日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正欲其法

乃祖之修德耳

險其走集二十三年

此是衝突處

無亦監乎若敖紛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二十三年

此兩句最要看見得東遷之前都未有吞并土地者到得滅國廣

左氏傳解卷一

地之風皆平王之後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蹙待于門內二十四年

叔孫昭子却欲害晉臣其計亦甚拙矣蓋昭子之意亦明知此計

本不濟事但一時間不肯甘心就死耳正如絳侯使家人持兵事

相似

晉侯使士景伯粒問周故二十四年

秋官小司寇詢立君此是獄官之職也

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二十五年

此原出人情甚好蓋人多鄙薄家中人者正欲自貴其身而不知

欲自重其身乃所以自賤其身

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二十五年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

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婭以象天明二十五年

父子兄弟父族也姑姊甥舅母族也昏媾姻婭妻族也

禮上下之紀二十五年

自天子至庶人只是君臣父子太叔一段自治身治國治天下

事皆備蓋春秋以前未有異端人人皆講明此道飲食上皆有工

夫後世都把做閒事看了所以都無工夫

宋樂大心日我不輸粟二十五年

此見得晉衰處前時何敢如此然當時宋固可責晉亦當自反

文武之世童謠二十五年

童謠鸚鵡此亦當時增益不應得如此親切

公日善哉二十六年

齊侯聞善言非不感動却不能行何故蓋資質柔弱安於苟且不

肯自勉故聞晏子之言則日吾今而後知禮可以為國聞夫子君

君臣臣之言亦日善哉當時陳氏亦未甚強使景公雖未能用夫

子若能用晏子亦未至于陳恒弑君之地齊終至于衰微則緣景

公說過了便休以此知學者聞人善言不實踐履終無益也

左氏傳解卷十

君令而不違二十六年

命令雖自君出須是當天下之公理合天下之心使人不違方可

父慈而教二十六年

慈則須是教之以義方若徒慈而不能教則姑息而已

子孝而箴二十六年

孝子之意常在父母之身故父母有過便能於萌芽時獻箴不待

其著

夫和而義二十六年

夫本剛故濟之以和若柔味暗弱反受制於婦人不得謂之和既

和則又濟之以義

妻柔而正二十六年

婦人以質本柔順須是正

姑慈而從二十六年

婦人有二從之義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死從子

婦聽而婉二十六年

是與不是皆當聽不當問

左司馬沈尹成帥都君子以濟師二十七年

君子乃是士尋常既為士則不調發惟吳楚多有此蓋事勢急則為士者亦從軍如越有君子六千人是也

公子光告縛設諸日不索何獲二十七年

蓋中國有不慮胡獲弗為胡成之論他遂謂不索何獲當初本說君子為善當力去做小人却借此論就不好上說

季子雖至不吾廢也二十七年

季子內為國人所敬服外為鄰國所敬信他若要討時其力甚易後來所以不管時只緣季子是高潔底人見國中有人主之則不去理會

子惡曰令尹將來辱為惠已甚二十七年

此見卻宛為人格低卻宛見令尹來飲他酒已不勝其喜此所以

左氏傳續說卷十

王夢

中費無極之計而不自覺

無極謂令尹曰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二十七年

蓋見令尹好賂故特說子惡取賂令尹之意必怒子惡不分賂于已此見得左氏無虛辭又應前面子常賄而信讒處

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二十七年

季氏初間為昭公伐時甚危已被昭公圍欲殺之今復得保全亦是天救本是公徒怒季氏今公徒却自說甲豈非天息其怒乎孟氏望見叔孫氏之旌乃從季孫豈非天啟開叔孫之心言魯昭之敗季氏之盛皆由於天

有十年之備二十七年

未必有此時張大言之耳

事君如在國二十七年

如獻糧食幣帛車馬之屬依舊供公亦是他不得不如此

訪於司馬叔游二十八年

蓋叔游是當時賢者如楚申叔豫相似

盈曰初氏私有討國何有焉二十八年

大凡家臣卿可自討但不可專殺必告之君而後誅之如田僖傳載田僖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傑宗彊能得人陳涉使周市畧地北至狄狄城守僖陽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吏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僖欲殺令故詐縛奴以謁也以此看來則春秋之時可知

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二十八年

凡世間惟德義則無害舍德義之外則萬物皆能害人且聲色貨利其害固易見如古人有好學字亦有至喪身者則其他可知易兌卦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夫兌說也天下之可說者多矣而只說朋友講習一事者蓋他物則不可說惟講習則是德義之事故儘說則儘不妨

平公強使取之二十八年

左氏傳續說卷十

王夢

平公強取向取申公巫臣女何故此是平公愛人不以道處當時之所賴者惟叔向所敬信者在叔向且博物洽聞足以動人平公愛之久矣到此見叔向意欲取巫臣之女而其母沮之故平公之意以為其母雖不肯我以君命臨之則亦無不可其意只是要悅叔向之心而不知愛之非其道也故後來滅族喪家其禍卒始於此然使叔向不肯順從君意能不動心於此則叔向十全底人亦緣叔向自有此意到此遂從而娶之此是叔向大段關處後漢宋弘傳載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願謂主曰事不諧矣彼宋弘荷從光武之命則其見重必不如初時惜乎叔向不能如此禮記曰私惠不歸德則君子不自留焉正是此意

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二十八年

以魏獻子爲政之時觀之此田尙歸公室後來漸歸於私家

遠不忘君 二十八年

常人在下僚時去君甚遠多不與同休戚戊雖在下僚却不忘君

此人所難處

近不偏同 二十八年

蓋戊是正卿之子其勢甚近亦得偏同列他雖是正卿之子却

不以偏同列

居利思義在約思純 二十八年

此是窮達對說

有守心而無淫行 二十八年

常人處窮困時心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則易守至於正卿之子處

富貴利欲之中易得搖動却有守心而無淫行此其所難能也

成鱗引詩 二十八年

成鱗謂魏子却舉文王詩一段何故蓋曰主之德也近文德矣近

左氏傳續說卷十

文德者亦是文王盛德之中庶幾得一二耳如日於舜大功二十

之一也之意

心能制義日度 二十八年

如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

德正應和日莫 二十八年

如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須當以此看莫然清

淨之意

勤施無私日類 二十八年

譬如春雨之降不擇高下遠近燥濕故物各以其類而均被其澤

教誨不倦日長賞慶刑威日君 二十八年

教誨不倦此爲長之道賞慶刑威此爲君之道書曰作之君作之

師

經緯天地日文 二十八年

如天道剛地道柔二者相錯而後成文

叔向將飲酒 二十八年

設既既從收器者立于堂下是既徹俎矣何故下面方謂叔向將

飲酒蓋古者燕飲之禮既酬酢正禮既行之後弟子徹俎既徹俎

命賓坐乃羞却行無算爵此所謂飲酒正是徹俎之後無算爵之

時也

退朝待于庭 二十八年

待于庭此是家臣朝大夫眾人皆退惟二人待之于庭魏子欲食

見二子未退故與之食杜氏注魏子朝君退而待於魏子之庭恐

未必是朝君也

古者畜龍故國有象龍氏有御龍氏 二十九年

古者畜龍一段亦要看古之時如此而龍至後之時如此而龍不

至亦可以見古人維持天下之意

能求其嗜欲 二十九年

龍之嗜欲豈得而知亦無法可傳惟其好之故知之古人作事只

左氏傳續說卷十

一件事故精

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 二十九年

此見得劉累便不如董父董父龍多歸之劉累止有四龍一龍死

便無求處董父養龍是無法可傳

官宿其業 二十九年

宿其業是世世相繼安其業而不易

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二十九年

社是土神稷爲百穀之長何故言自夏以上祀之以商湯既克夏

欲遷其社不可凡事皆變易欲新民耳目社是有功于水土故可

祀之商時無一人如句龍能平水土故易不得周棄爲稷以有播

種之功故可以棄而易

遂賦晉國一鼓鐵 二十九年

鼓如令家出一鼓杜注云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恐亦難

說曲禮曰獻米者操量鼓呂與叔解云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

為鼓

民在鼎矣何以尊貴二十九年

刑法既在鼎而不在人國人只看鼎上刑法而議論其上何有於上

靈王之喪我大夫印段實往三十年

舉此一段見得天王有喪天下諸侯皆往

光又甚文三十年

吳本是荆蠻後來通上國而文章益盛中國至此却衰當是時如

吳季札亦可見是文

吳師圍弦左司馬戍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三十一年

豫章有兩豫章楚伐吳及豫章恐非今洪州豫章杜預云豫章當

在淮以北後移在江南豫章他亦意其如此未必實有據也

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三十年

此正是春秋未戰國有此風俗刺客之類是也他所以殺人以求

左氏傳續說卷十

三

名者彼以勇而無所畏忌為尚相誇以為美名如莒烏存以力聞

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觀此可見胡文定公謂豈有人欲求不義

之名此說恐當時未曾察此風俗故有此論

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

焉三十一年

春秋之作當時權臣強族在上可以殺人可以刑人聖人欲使是

非善惡明白故其辭所以微而顯婉而辨若只為一匹夫而作則

定不如此婉晦既如此則能使上之人善惡昭明且如齊桓晉文

當時不知其為假仁義也惟春秋書之則知其所以譎季氏之強

當時不敢言其非也惟春秋書之則知其所以僭此之謂上之人

能使昭明不是上之人能使春秋之法昭明何故春秋之作其法

便自昭明不待上之人使之昭明也故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

如見諸行事深切著明也春秋便是行事

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三十二年

兄弟是王子朝與靈景之族作亂靈景之族皆從兄弟也故曰並有亂心

士彌牟營成周三十三年

此一段當與召誥參看魏舒正如周公韓簡子如召公成王城成

周時凡事之細碎皆召公理會至大綱則周公總之今晉城成周

凡事亦是韓簡子理會所謂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近于有司至

魏舒是執政之尊但提大綱

書以授帥三十二年

是書以上許多事件各量其國力大小以授之正如書召誥所謂

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采衛相似周公亦是城成周故

其規模亦畧相似

子家子受賜大夫皆受三十二年

子家子此意當細看當時諸大夫所以不受者不過謂公在羈旅

惟子家忠誠懇惻體此意故獨受之

左氏傳續說卷十

三

左氏傳續說卷十

宋 呂祖謙 撰

定公

季孫日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元年

此見得子家子為三家所敬愛處使魯當未逐季氏之前能用子

家則昭公必不至如此

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元年

幾會也禮朝暮臨易幾者是當羣臣臨哭之後子家方哭此一段

須看子家當昭公不在時如此正直泰山巖巖之氣象

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元年

古者繼世為卿時方見於君見於君然後見於卿大夫當時叔孫

成子尚為子弟未會為卿故子家日羈未得見君不命而羈羈不

敢見此二句最有意何故大率君命見時便是以君命為卿而今

君不會命我見汝時則成子之為卿不知是誰命汝子家子此言

左氏傳續說卷十一

雖是託辭以拒叔孫而大義凜然須子細看

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元年

此語乃是季孫當時欲叔孫見子家說子家既不與相見所以達

此說他所以說二子時蓋公衍公為是昭公子季孫要廢昭公之

子而立公子宋故說二子之罪欲使之不得立

子家子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元年

子家謂立君一事須合人謀又須合天理方可不可以一時私意

廢立昭公既在外死須立他嫡子方得

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人也元年

此對得極懇切謂我與君同出而今則獨入則吾有去而已未知

其可入也

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元年

想當時子家未對之前其間亦有要歸魯者觀子家謂貌而出者

入可也當時亦有備數而出者若不是子家倡此大義則亦須有

一半人

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元年

當時季氏只要彰昭公之惡不知道所以自彰其罪

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溝而合諸墓元年

是改其墓道使與羣公為一也當時葬昭公於墓道南是自在一

處不與羣公通也

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元年

如單獻公棄親用羈相似故春秋多重族姓

楚子常止唐成公蔡昭侯三年

楚昭王看後來亦是賢君何故為子常如此此是權柄為子常所

執所以制不得

將長蔡於衛四年

晉自來會盟不會以蔡先衛何故於今却特欲先蔡蓋晉衰不能

為蔡伐楚然蔡當時會遣子為質以伐楚今晉奈何楚不得又全

左氏傳續說卷十一

然不理亦不得故所以先蔡者時不過以虛禮悅蔡耳此見晉之

衰處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四年

當時周公不之魯故先賜伯禽

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四年

後來賜貨盜竊寶玉大弓便是此二物

殷民六族殷民七族四年

殷民六族何故遷于魯殷民七族何故遷于衛蓋此皆商之大族

難治者也時紂為天下適逃主萃淵藪大家強族頑狠弗率之徒

皆聚在商都周公分殷頑民便擇最難化者遷之洛邑而周公自

教之其次便遷之于魯而伯禽教之又其次遷之于衛而康叔教

之遷之於魯者蓋魯則又周公之國遷之于衛者蓋衛去王都相

近此周公所以分散在此兩處其他小民雖有頑者亦不難處置

惟是大族乃是一國之望呼吸響應易得生事此周公所以先措

置分此大家書曰暨厥臣達大家又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正是說此事

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四年

帥其宗氏者謂同宗者也自高以下小宗之屬皆是輯其分族是廣言之也將其類醜是與臺皂隸之屬

使之職事于魯四年

使之職事于魯者是殷之六族皆供伯禽之命也

祝宗卜史四年

所以特言此者古人只理會人神此四官皆是王命而賜之不得私立所以重其事

備物典策四年

如周禮典命所謂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儀皆以七為節者便是備物也典策便是策命

因商奄之民四年

左氏傳續說卷十一

因商奄之民者商奄是紂之黨當時同四國作亂周公伐之以分

散其民於魯

命以伯禽四年

伯禽是古書篇名命以康誥亦是古書篇名孔子所刪者正如康誥之類

少帛四年

周禮以此封異姓今以封同姓要之亦通用周禮司常云通帛為旌雜帛為物通帛便是大赤大赤即精莢也雜帛便是少帛也精莢既是旗下面何故又說旌蓋莢言旌之尾旌言旌之身

封畛土畧四年

封畛土畧言其詳也上云分之土田陪敦言其畧也古文多是前後互見

後互見

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四年

相土契之孫其都南京東都又是別都也東蒐者只是東方之蒐

也杜預便謂是泰山然亦未有攷處

疆以周索疆以戎索四年

疆以周索如周人百畝而徹之類是也疆是授田于民戎索者如二十而取一之類也

文之昭武之穆四年

文為昭武為穆父為穆子為昭

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四年

黃父之會趙簡子深有感于子太叔所舉子產之言禮者天地之經一段到後來意猶以為未足故再請于子太叔而後以九言語之此九言却是趙簡子切身事當時晉公室衰六卿之族強盛已自有分晉之漸故子太叔曰無始亂無怙富以下可謂告得親切

畢竟簡子後來終是得力定公十三年趙稷涉賓之徒作亂董安于告趙孟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此可見簡子聞太叔之言

得力處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四年

伍員任吳如此何故却只做行人蓋行人之官在吳為最大如申公巫臣亦是報楚而為行人于吳於此可見

伯州犂之孫語為吳太宰以謀楚四年

伍員與太宰語初聞同謀伐楚如此好到後來聞廬死之後太宰語却反為員之害何故蓋太宰語若不是聞廬死時亦無緣會

敗露正如四凶若不遇舜時如何會見然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語為吳太宰以謀楚初聞不知此二人果相知否蓋伍員其父見

殺太宰語其族亦見出皆是報仇必須同心戮力然太宰語其初亦豈無見破他處只伍子胥往往見他盡心彌縫不覺故伍員經

營之於外太宰語為謀于其內大率事如此等處當于細深看

舍舟于淮汭四年

舍舟于淮汭者蓋吳是舟師水路至舍舟時已自渡過了但有舟

在故司馬成所以悉方城外以毀其舟者欲吳無舟可歸

舍舟于淮汭四年

在故司馬成所以悉方城外以毀其舟者欲吳無舟可歸

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子必速戰四年

楚之亡只緣史皇之謀史皇之初謀欲子常母令司馬獨克吳到子常欲奔時史皇又要教他必死是何故小人之意只要忠于子常而不知皆出于私初問之意其私固易見後來使他必死時亦是私心為名而已

闔廬之弟夫槩王四年

夫槩王三字是後來追書當時亦不稱王

楚王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四年

臣便是令尹所屬之臣卒却是臣之卒如城濮之戰子玉為令尹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蓋是他家兵

史皇以其乘廣死四年

史皇非不是忠只是不知大義所謂自經于溝瀆

楚子取其妹季芊界我以出四年

季芊界我只一人左氏書此一句正是史法便見得其餘皆非楚

左氏傳續說卷十一

五

所有故以班處宮正是公羊謂君處君之宮而妻君之妻大夫處大夫之宮而妻大夫之妻蓋子女玉帛皆非楚有楚君倉卒中只帶得季芊一人走出蓋季芊是未嫁之女觀後而以妻鍾建便可見

左司馬戌及息而還四年

當時子常為令尹司馬戌都不得行其志到此見得楚大勢已敗司馬戌亦只得自息還然此時之勢已如此而戌猶能敗得吳師于雍澁然其後所以至死時亦有由蓋初問勸子常去費無極時沈尹戌亦是要子常好然司馬戌只是勸得小處而不知大處故所以至此當時若能勸昭王去得子常時方得究竟今不能去大處理會却只在子常手下扶持以此論來楚之亡司馬戌亦與有罪

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四年

可哉二字是乃媿之之辭看此一段見得司馬之臣如此又看楚

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于常之臣却如此須合兩邊看方見得

句卑布裳到而裹之四年

此是司馬令句卑殺已如梁末帝使皇甫麟斷吾首一般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服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句卑恐其首墜地故先展其裳藉地而後到之

動無令名非知也四年

當時風俗以報仇為勇名故曰此非令名正與前面齊豹事一般

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四年

蓋吳是姬姓所以如此說

鐘金初宦于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四年

見者便是欲宦之莊子讓王蕭曰楚昭王使屠羊說見屠羊說曰

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正是此意

伍員曰我必復楚國四年

子胥與鄭懷俱是楚人何故鄭懷執仇則曰弑君子胥復仇則曰

左氏傳續說卷十一

六

義蓋子胥其父見殺便出奔吳故子楚君臣之義絕若鄭懷尚在事楚則自有君臣之分也

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四年

員與胥正是執友所以敢如此說然觀此亦見得楚所以亡處何

故蓋人才如此却使之在草莽固安得不亡

吳為封豕長蛇四年

封豕便是野豬長蛇正所謂巴蛇吞象之蛇皆能害人者也

若隣於君疆場之患也四年

吳有楚則與秦隣正說秦楚接界處便是武關路

逮吳之未定四年

蓋雖滅楚而未定其地

秦伯使辭焉四年

便是不肯出師大抵人情多是看勢秦見當時楚已滅了申包胥

又是一箇單使更無侍衛此所以辭之也
改步改玉 五年

此如國語改玉改行一般蓋君臣之間其行步各有遲速先後如君行一臣行二是也

陽貨欲逐仲梁懷 五年

陽貨欲逐仲梁懷一段此見陪臣強處然自當時觀之季平子如此強盛身死未幾而陽貨便敢於逐仲梁懷因季桓子何其如此之速蓋季平子當時逐昭公時正是陽貨之徒出力向前理會此事到得平子既死之後其害自然到此正如鄭莊公收拾祭仲曼伯祝聃之徒其初有至于射王中肩者及莊公既死五子便爭立當時雖是昭公懦弱之過亦是祭仲祝聃之徒餘毒流禍如此故其事正與陽貨相類

子期將焚之 五年

此是火攻法當看孫子大率軍中用火時必看風勢之順逆茅草

左氏傳續說卷十一

之有無

公叔文子老矣 六年

大率既告老而歸則不與國事然有大事則雖告老亦當出言之如孔子請討陳恒亦是告老之後以公叔文子平時時然後言觀之必是寡言底人今所以言者必是國之大事蓋魯衛是同姓之國最相睦如遷頑民在洛陽者周公自主之其餘便遷之衛使康叔主之觀此一事見得魯衛如此親睦到此却因小忿以棄舊德不可壞了此正公叔文子所以不得不出來說蓋春秋之時齊雖是先王之國經管仲為政之後典刑俱亡晉既非舊國又是晉文之後典刑亦亡當時只有宋與魯衛尚有典刑如日宋魯可以觀禮如日諸侯惟宋事君昭公之難亦日宋衛皆利納公觀此見得惟有宋魯衛三國在春秋時最好故公叔文子所以見得此却是大事然觀文子之言既說昭公之時其事如此又說周公康叔之相睦如此以此見老成人之言自有來歷

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背軍齊師 七年

此是陽貨欲陷季孟於齊師其意知齊必殺之所以有軍之也不待有司 七年

見得只是單車出

顏高奪人弱弓 八年

顏高之弓為人所奪觀至齊師至急忙取人弱弓以戰

宋樂祁歸卒于太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 八年

此見晉極衰處當時天下大勢皆衰如吳闔閭之勢又衰楚子西

只能自守而已東西南北無一國彊者

魯于是始尚羔 八年

魯是秉禮之國而不知禮其他可知想是自昭公失國之後方如此凡事纒經十餘年無人接續自然失其本

王孫賈趨進曰有如衛君其敢不惟禮是事而受此盟也 八年

此不獨是告晉君又所以告之於神明如戲之盟 九年 公子駢趨

左氏傳續說卷十一

進日鄭國而不惟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崔慶之盟 十五年 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以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有如上帝二者

正與此相類

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 八年

衛大夫何故不肯叛晉蓋自文公以來百餘年衛常服晉人情安習以此難叛

工商未嘗不為患 八年

此見古者工商未嘗與士農雜居蓋工商無土者多居城市故國有難則工商同受其害也

將如蒲圃 八年

陽貨若就季氏之家害之他必有備所以必出郭乘其無備也

桓子咋謂林楚 八年

季氏當時全得林楚力

右師日喪不在此故也 九年

右師日喪不在此故也 九年

右師日喪不在此故也 九年

右師日喪不在此故也 九年

此一句見得春秋時喪在時同宗必不舉樂如所謂隣有喪不巷

歌之類

鄭駟欲殺鄧析 九年

析亦當時才辨之士擅立法令亦自當殺然既用其刑則不當殺

看此一節子然都無樂善意思靜女指一事而言竿旄取其樂善

此須看得左傳愛惜人才忠厚之意列子說鄧析一段當錄

陽貨使焚萊門 九年

此是虎雖被圍在窘迫中猶有計

鮑文子諫齊侯 九年

鮑文子以老成臣所以諫如衛公叔文子相似

上下猶和眾庶猶睦 九年

此猶字當看魯雖微猶如此

親富不親仁 九年

此是陽貨平日所言如為富不仁之類是也

左氏傳續說卷十一

齊侯執陽虎將東之 九年

齊欲以陽虎歸之魯

鏃其軻麻約而歸之 九年

此只要使邑人不覺誤其用也

載蔥靈寢于其中而逃 九年

寢于其中使人不見如或坐或立則人或有知之者矣

先登宋自門出 九年

此欲獨入開其城門却引外面師徒入來

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 九年

此見王猛本非十分要爭功只且以此試東郭書

其君在焉 九年

亦見衛靈公有才能處

哲憤而衣狸製 九年

何故不便說東郭書名姓蓋欲不知以示其公耳

士兵之十年

見得魯尚自有備

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 十年

孔子何故與梁丘據言他是近習緣當時攝行相禮所以與之言

涉化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 十年

言其分爲左右兩邊行步都相似蓋他兵教得熟所以如此不是

臨時使他如此

晉人殺涉化 十年

涉化倚仗晉是大國趙鞅是權臣又見他使所以盡力做都無斟

酌想是趙鞅亦不教他如此正與吳錯相似大抵纔是倚人做事

自是如此

侯犯以郕叛 十年

須看初問都無此緣昭公出奔後魯國大變都無紀綱所以如此

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 十年

此只是異其色却要認不得

左氏傳續說卷十一

鮑懼將走 十年

此見向鮑初問向未會十分可畏自此後却方難制以此知小人

恣橫只緣寵愛太過

于爲君禮 十年

蓋古者待罪必于境君賜環則還君賜珪則去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日子叔孫若使刷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

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 十年

此是齊之以虛言示武叔蓋刷本不曾入于齊當時侯犯出奔時

刷亦便已自納魯人了侯犯只獨出奔耳齊侯于此不過要人以

虛人情底言語示恩於魯所以武叔都不受他之說以此知人只

以虛言爲人情者深爲可恥

未公母弟辰入于蕭以叛 十一年

蕭是大邑莊二十三年宋閔公時羣公子亦入于蕭今年母弟辰之

亂非獨是所據之地可畏而所謀事之人亦可畏如仲佗之徒及樂大心湊合得成所以爲宋大患

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一年

當此時晉之屬國皆不屬晉如衛又自去年叛今魯又與鄭平諸侯皆無從晉者

滑羅殿 十一年

殿者獨當其後正如先登者獨當其前今滑羅爲殿而却不退于列此安得謂之殿周勃傳謂殿注云軍後曰殿此漢時殿之名尙在至三國却謂之斷後

叔孫氏墮邱季氏墮費 十二年

魯墮邱費此事若出于仲由之謀則子路似乎自專若孔子既爲司寇而此事又做不了何故當細思之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十三年

此地正是西晉高平國屬古兗州在今京東西路濟州

左氏傳續說卷十一

齊侯皆欲諸大夫之軒 十三年

此只是要諸大夫用力耳

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 十三年

邯鄲午之意本亦是好意只緣趙鞅不相信所以疑他大抵人情不相信不可出力來任事

三家未睦可盡克也 十三年

當時三家既劫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則伐三家便是伐晉君相似何故高彊却勸伐之蓋高彊只要伐他之家如齊滅崔杼只破崔杼之家破則自無去處

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 十四年

當初安于只是請趙孟先爲備又不曾用其謀何故謂安于則發之蓋知文子之意謂范中行氏之亂正是安于之言迫他作亂所以歸罪于他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 十四年

衛侯所以召宋朝而不以爲怪何故蓋淫亂流蕩之人舉動多是如此以此看來前代忠臣義士往往當昏亂之朝而力諫其君所好之非所嬖寵之失自以爲其君一聞此語便深疾邪惡以遠去之而不知其未必見省蓋人之性情自是如此如唐武三思事可見蓋人不是一樣君子所以要通下之志

太子三顧戲陽速不進 十四年

戲陽速處得是

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路獲籍秦高彊 十四年

彊本是齊國上卿緣陳鮑挾君以叛高彊遂伐君公議不與所以

國人不溶于齊遂奔晉至范中行氏欲伐君之非高彊知之却不

知托身于范中行氏之非蓋緣他更得一事只知得一事不曾統

體盡曉以此知人因一事不是却只知得一事者誠不濟事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 十五年

左氏傳續說卷十一

古人不拘陰陽若是大雨亦須當止公羊論之詳矣胡氏論大國當自有備此亦見魯之衰皆無備矣

左氏傳續說卷十一

宋 呂祖謙 撰

哀公

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元年

越既為吳俘虜殘滅之餘若不是二十年亦不能伐吳

一日之行所欲必成 元年

所欲必成是水陸必備如漢霍去病出師天子遣太官齎數十乘是也

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 二年

衛侯命公子郢為太子若郢當時便自立則衛必不亂郢徒潔一

已而不恤國之亂如無子則立孫檀弓舍子立孫是也至此則又

難以此論若蒯賁不爭則子輒可立今蒯賁既在外則郢立纔得

定然左傳于蒯賁何不稱君只稱太子太子既葬後方稱君如文

帝紀九月葬太子即位是也

左氏傳續說卷十二

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二年

古人以縣為大至秦以郡為大

志父無罪 二年

志父趙簡子名簡子既叛君之後名聞于諸侯至後來所以改名

太子曰吾救主于車 二年

衛太子救趙孟太子何初怯而後勇蓋緣他初不經歷見鄭師眾

便目驚後來得王良在所以膽氣便壯

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三年

此見夷狄甚盛至戰國時中山稱王

南宮敬叔至命出御書 三年

所謂顧府者不過皆常人先至到後賢大夫漸漸至敬叔蓋當時

亦是從夫子所以其來有源流左氏書此一段截然可看先是敬

叔至措置如此景伯至其措置又如此至桓子至命傷人則止此

是大臣之言桓子雖是一強臣此言猶知大體此見得當時源流

如此

孔子曰其桓僖乎 三年

當時人欲以此推重聖人不知適所以為淺耳此說是附會亦未

可知或夫子偶然說亦未可知左氏尚惑於此

周人殺襄弘 三年

杜註云終違天之禍恐不如此弘是忠臣當時蓋欲忠於周室觀襄

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可見柳子厚弔襄弘文殺身之匪子戚

兮閔宗周之不定莊子外篇謂血化為碧則其忠義可知矣

季孫有疾命正常日無死 三年

始聞是秦有此俗今魯是禮義之國猶且染此想是此風大變

襲梁及霍 四年

此是登東擊西

司馬起豐析與秋戎以臨上雒

上雒是今之唐鄧

左氏傳續說卷十二

司馬致邑立宗焉 四年

諸蠻所處亦不一非有宗主不能以聚其部落

鄭驪秦富而侈變大夫而常陳鄭之車服於其庭 五年

變大夫是特寵之名若今之添差是也昭七年晉以鄭罕朔為嬖

大夫此別是一等他尚未至大夫今却常要用卿服

大夫請祭諸郊 六年

何不在楚國內祭蓋祭諸郊便是望祭如望于山川是也

三代命祀 六年

三代諸侯天子命之祭則祭

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 七年

牢是牛羊豕豕共三百頭謂之百牢此見吳所以不能成伯處蠻夷

之主盟中夏都不用先王之法又不如申之會靈王尚用齊桓之

禮禮至此都蕩盡

宋滅曹 八年

晉文公初間要滅曹何故不克今宋何故便克此亦是春秋之末亦緣公孫彊不修政事民心易離所以克之易

公山不狃日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八年
公山不狃雖是陪臣尚有前人氣味所以夫子欲從其召有若與焉八年

古人耕射之事皆習焉耕以養身射以衛身有若未嘗以此為恥至漢時尙有之但今人皆不習之耳
多殺國士八年

恐魯三百人自受其害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八年
此是魯歸邾子蓋向來邾曾被魯囚之負取今齊來伐魯故魯所以歸之

囚諸樓臺柁之以棘八年
從來有此事與秦穆姬登臺履薪事相似

左氏傳續說卷十二
鮑牧又謂羣公子日使女有馬千乘乎八年
觀此一事見得鮑子是箇狂率人如前面醉而往時日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此語亦不是真出於忠誠使其果出於忠誠則前日自當以正義責之今日不應得有此語

齊侯使公孟緝辭師于吳九年
鄭武子賸之雙許瑕求邑請外取許之九年
齊侯初間要伐魯未幾而又辭吳師此見齊侯舉措無常全不成模樣此最要看春秋末間一節事與前全不相似向來雖無道之君又有甚于此者而其舉措又却不如此觀此是悼公直以國家為戲了如鄭武子之雙許瑕求邑許其外取前時士大夫皆無此等事此卷是春秋末所以如此

宋取鄭師于雍丘九年
取是盡殺之也使有能者無死便是要生囚之以為奴僕凡滅國之後俘囚皆為奴僕以邾張與鄭羅歸見得只留得兩人

吳城邗溝通江淮九年
江淮本不相通吳欲霸中國却溝通江淮此是東南漕運第一件事此路在高郵軍至今尙存在唐時漕運亦是此路故自江通淮自淮通汴自汴通入渭自渭入長安
遇水適火九年
此是卜家所謂五兆五兆所謂金木水火土是也
不利子商九年
後來所謂姓之有五音蓋已見於此至今卜筮之家姓有宮商角徵羽是也
陽貨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九年
凡筮有兩法有筮易而自有筮家之辭者有筮易而只用易中之辭者如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日千乘三去獲其雄狐此是筮家辭也如論泰卦六五是周易中之辭也
吳子使來傲師伐齊九年
左氏傳續說卷十二
蓋齊以魯故請師伐吳繼而却辭吳而與魯和故吳之伐齊所以特地教魯來同伐
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十年
此是吳要學中國朝主模樣中國風俗凡鄰國之喪其禮如此
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十年
此是海道其路境自今蘇州直到山東
吳子使來復傲師十年
見得諸侯不伐喪之風俗尙在
延州來季子曰我姑退務德而安民十年
東坡延州來季子贊說得是季子曰務德而安民亦見春秋末間如此等議論甚少不比春秋初時
季孫使從於朝十一年
尋常家臣不入公朝此是特地帶他去
五日右師從之十一年

此記得極好見得孟氏精神緩散處此一戰亦見得三家到此皆自收拾不得幸而全得再在且暫主張起然季氏所以使人不動時亦緣平時只自私已凡國有利必已專之而他人不與故孟氏叔孫氏所以不肯用力則其敗形已見於齊師未來之前然季氏自文子以來未嘗不私特其私之意尙私得大在如季武子平子之徒必不至此尙能割捨處置得行至康子私得太濫隘故所以至此大抵一家之盛衰天下之治亂只是聚散兩字人之聚散也只在公私二字上

孟之側後入以爲殿十一年

殿或稱多殿之功受上賞如周勃傳先登賜爵五大夫攻簡虞取之擊章邯單騎殿

陳轅咺對日懼先行十一年

此處要看蓋轅咺是轅頗之族頗之過至於宗族皆知之而尙不敢說則頗之所以至此者可見矣

左氏傳續說卷十二

吳髮短十一年

蓋吳之俗斷髮文身

子胥屬其子於鮑氏十一年

此子胥做得不是處所以來譏諍者之言史記伍子胥傳說內不得志外倚諸侯蓋自以爲先君之謀臣常鞅鞅怨望王宜早除之此說可見

季孫命修守備十一年

此見季康雖無足取在春秋末間亦尙有此識見

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十一年

觀此方見論語中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一句分明蓋當時文子行事如此所以疑其謂之文也孔子則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言其亦有長處

或淫于外州十一年

此見太叔疾又淫于外州是禽獸之所爲也魯衛是禮義之國前

時魯用人于社今衛又如此則可知矣

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魯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十一年

此與論語對衛靈公問陣之語一般恐當時只是一事論語所載爲得其真大抵左傳載孔子事多失其實蓋察不得聖人深所以有欠精神處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十二年

此地是王官所掌在春秋時列國多有王官之城在其間或有王官爲後者皆是魯掌此地至春秋末尙有此地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是也此皆封建之法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十三年

黃池是今京西路此是二國爭伯處當時謂之兩伯越子伐吳爲一隧十三年

當檢國語看方分明

左氏傳續說卷十二

太子日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十三年

此見得吳太子位望輕人不服蓋緣吳人理會不得這般去處越入吳十三年

吳太子既被獲後吳國又虛何故越不滅其國蓋吳國雖虛其兵在外尙強所以未敢滅他

七月盟吳晉爭先十三年

緣當時宋之盟晉楚爭先之後有此故事至此吳亦爭之襄乃先晉人十三年

此左氏載得其真處如吳語却說吳人先矣子服景伯謂太宰曰自襄以來未之改也十三年

蓋景伯出自襄

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十四年

公孫之言乃是兩面看得底言語此最是用心不好處大抵人須是分明說可用不可用不當用兩可之說故陳豹所以禍闕止者

正緣公孫如此

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十四年

此亦不合欺他過了如人云不妨相似

我盡逐陳氏而立女十四年

陳豹為子我臣此正是陳氏使他來探伺闕止消息而闕止乃曰

我盡逐陳氏而立女故陳豹亦不以其實為喜而且為親密之

狀姑與之謀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此

正是小人不露處

何以見魯衛之士十四年

可見魯衛禮義之俗

宋桓魋之寵害于公十四年

宋桓魋亦不是箇大凶惡人只緣景公驕之所以至此

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十四年

使夫人請所以示其不疑

左氏傳續說卷十二

以魯之風加齊之半可說也十四年

陳恒弑君一段恐記不出聖人之意左氏于孔門事記多失實惟

孔門弟子記得其真論語說夫子告三子此却云不告恐不如此

孟洩將圍馬於成十四年

此見得三桓子孫微處成是孟氏之屬邑前後皆擾之至洩却要

處之養馬正如人家不肖子弟出却去擾他私屬此邑前時夫子

會墮之不克此可見其強矣

成人奔喪十四年

成是屬邑故應奔喪

孟洩弗內十四年

孟洩私意弗內所以致得他叛

吳辭陳上介十五年

此見吳衰處

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十五年

以尸將事之禮自古有之

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十五年

子玉言已受君之命了故自去問陳成子

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十五年

是時公孫在門內子路在門外識得是公孫子路之仕衛亦如冉

求仕於魯一般除非如顏閔可以脫此

結纓而死十五年

結纓而死是以正而斃

王使單平公對十六年

此是王之辭命如此左氏傳所以載之者亦見春秋之末尙有此

辭命

子西召白公勝十六年

子西若不通前看他終始亦不見他初見白公不過知得外面畢

竟不識他心惟葉公知得他分明子西緣把他不當事了當時若

左氏傳續說卷十二

欲合楚國之兵以攻白公甚不難白公初間亦不敢起兵若兵符

在手方起兵如司馬置牙璋是也萬一若不是征伐起兵則人必

疑他白公雖因獻戰備帶得幾人想見兵亦不多

使處吳竟為白公十四年

自此上文皆是欲殺子西以前時事

鄭人在此警不遠矣十六年

此見其遷怒便指子西為仇皆是凶暴處

焚庫弑王十六年

當時白公若使如此終是凶焰人心必不歸然葉公亦難克畢竟

費力白公所以不焚庫弑王只是欲不受弑王之名

若之何不冒十六年

左氏敘此段見得國人愛之深

國寧乃使寧為令尹使寬為司馬十六年

國寧是待國安寧之後方便寧為令尹寬為司馬

衛侯為虎幄于藉圃 十七年

虎幄是以虎皮為幄未必是畫虎為幄

吳子禦越笠澤 十七年

笠澤是太湖今蘇州

國子實執齊柄 十七年

此是陳氏用詐術巧處齊國之柄皆出於陳氏國子豈得而與蓋

國高天子之貳守田氏雖專猶挾舊族以鎮服內外也

衛侯貞卜 十七年

衛侯見晉彌赦奔宋之後於心不能無疑所以又卜與占異卜

是用龜其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皆是繇辭

公登城以望見戎州 十七年

當時戎狄錯居中國如晉有諸戎以依之正如附庸一般此戎正

依衛從前如此衛侯無道一旦欲翦之

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 十七年

左氏傳續說卷十二

齊人怒公不稽首至此都不知先王之制度

皇瑗奪其兄剗般邑 十七年

春秋以前鄭人要取訪田尙經涉許多時如此之難至此都不問

兄弟之邑欲取便取

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十八年

三夷無君長男女混皆與盟

趙孟降于喪食 二十年

喪大記君之喪世子大夫公子食粥皆三日不食朝一盂米暮一

盂米食之無算蔬食飲水食之無算既葬主人蔬食飲水不食菜

果祥而食肉此雖是臣為君喪其子之於父亦然

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 二十年

此見尙有先王之制以此看春秋之時非是不知有三年之喪

唯其儒書 二十一年

此見魯秉周禮處

越人以歸 二十二年

越人以其尸歸蓋生則執伴敵死則執尸以歸

宋景曹卒 二十三年

景是諡曹是小邾之姓曹姓出顛頊之後

季康子使冉有弔 二十三年

故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境今之士大夫交政于中國政是春秋

之時如此

有不腆先人之產馬 二十三年

士喪禮兼送葬故用馬

使求薦諸夫人之宰 二十三年

天子后之宰即周官之內宰諸侯之制想亦如此

軍吏令繕將進 二十四年

凡是用兵無所不備

使宗人襲夏獻禮對曰無之 二十四年

左氏傳續說卷十二

宗人之辭直魯從前不以妾為夫人雖成風亦只是他子立之此

亦是先王之遺澤厚處

公如越 二十四年

見得魯衰處

季孫使囚太宰嚭而納賂焉 二十四年

太宰嚭是吳故臣越何故不殺當時越用之反間所以不殺他

褚師聲子鞶而登席 二十五年

鞶有制度當攷

公使優校盟拳彌 二十五年

前此都未曾有俳優盟大夫辱至此亦甚如涉化盟衛侯此欲以

辱之

季彌曰晉無信 二十五年

此衛侯昏處皆不知為他所給

越納衛侯 二十六年

此是越欲圖霸

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二十六年

此與字不是尋常字乃是調發之名纔出兵兵符皆在手故所以

調發空澤之兵

內不聞獻之親二十六年

子鮮子展皆獻公之弟

將以子之命告寡君二十七年

當時陳氏豈有君叛臣常假君為名王莽之徒皆如此

公患三桓之侈二十七年

是時夫子之門人皆在然哀公不能用其言亦無益于亡

晉荀瑤帥師圍鄭悼公四年

左氏載此二段專記智氏之亡至韓趙衛來分晉便成戰國一經

戰國文武之典章法度掃地而盡

鄭魁壘閉口而死悼公四年

左氏傳續說卷十二

亦見智伯養死士如豫讓吞炭皆此之類此是春秋末漸入戰國

氣象

呂東萊先生春秋左氏傳說已列入金華叢書是編乃續說十有二卷儀顧堂跋云此書雖續傳說而作與傳說體例不同其詞如語錄與麗澤論說集錄相似當出隨時講說而門人錄以成書者又以麗澤論說集錄羣經皆有獨無春秋或即集錄之一種雖近臆測亦自有見此繇杭州丁氏八千卷樓鈔自文瀾閣關鈔自四庫即永樂大典本也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皆闕與四庫提要所稱宥合是書久無傳本無從校補姑仍之以付梓人季樵胡宗楸

左氏傳續說卷十二

一

春秋講義

民國十有八年
永嘉黃氏校印

永嘉縣志本傳

戴溪字肖望亦作少望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為別頭省試第一監潭

州南嶽廟宋史本傳紹熙元年教授湖州分州學十八齋為六齋東

曰明誠仲道治道西曰藻德義勝仁榮以經學啓迪多士求聖

賢用心士翕然從之郡人相與肖像祠於學宮湖州府志入為主管

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

始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閒田諭民主出

財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為救農之策除慶元府通判未行改宗

正簿累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師潰於符離溪因奏沿邊忠義人

湖南北鹽商皆當區畫以銷後患會和議成知樞密事張巖督

師京口除授參議軍事數月召為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凡

六轉為太子詹事兼秘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學溪辭

春秋講義傳一敬德樓藏書

以講讀非詹事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服說書非公禮毋嫌

也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為說以進權工

部尚書除文華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

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諡文端溪久於宮僚

以微婉受知春宮立朝建明多務秘密或議其殊乏骨鯁宋史然

性行純明平實簡易不為新奇可喜之說而識者服其理到嘗

與朱子遇於旅邸時從行者眾溪謂之曰獨不畏鈞黨邪朱子

矍然遣散之嘉定初朝論將以姦黨盡投嶺海溪獨援紹聖往

事恐貽君子小人反覆之禍議遂寢以經學輔景獻太子太子

親書明經二字扁其堂所著有易詩春秋說論語孟子答問通

鑑筆義將鑑復讎對岷隱集溪嘗築精舍岷岡山與王相讀書

其中自號岷隱學者稱岷隱先生高府志

隱公

戴溪

肖望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一年也謂一為元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其曰春王正月聖人之特筆也天有四時春為之首三代異正夏數得天今首之以春若曰此時者天之所為也次之以文王又次之以正者若曰此正朔者文王之所為也王者班正朔以奉天道則天下萬事莫不得其正矣君之始年當書即位隱公不書即位何也隱攝而不行即位之禮故也春秋之法一年之內必備四時四時之中或無事可書必書首月所以備天道而成歲功也

春秋講義

卷一上

一

敬鄉樓叢書

以夏正為說於時事亦未見其甚背儒意三代雖有改正朔之事而天時恐無可改故所抄依說氏焉又按日抄云隱公不書即位說氏以左氏為說黃氏說之不言今考諸義隱攝云云實依左氏為說黃氏說之不審耳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按講義稱邾儀父之盟是也

春秋之法書時書月書日有月而無日者史之闕文也邾者中國之附庸儀父者邾君之字也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曰公及盟何也及者內為志隱公即位欲求好於邾故是盟也出於公之志邾之與魯壤地相接數會屢盟非不善也然而人情利害相反則嫌隙易生其後或侵或伐紛然而不定卒之哀公入邾執邾子益以歸觀始焉盟蔑之好終焉入邾之役則知屢盟之無益人情之可畏如此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叔段者鄭伯同母之弟也曷為不以弟書見叔段不以弟事

其兄鄭伯不能友愛其弟也書曰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其鄭伯叔段之謂歟稱鄭伯克段若途之人然親親之義絕矣克者力勝之辭也以鄭國之力施之叔段沛然有餘矣其曰力勝何也段多才而好勇外為邑人所歸內有姜氏之助繕甲兵具卒乘將為變鄭之謀其力固未易勝也鄭伯命公子呂出車二百乘以伐之其用力亦少勞矣段本在京而出奔鄭無能為矣使鄭伯緩追逸賊猶可以全親親之義克之於鄆其迫之為已急矣春秋書鄭伯克書于鄆探鄭伯之志而著其罪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加天於王之上此春秋之特筆也先書王正月次書天王此尊王之大義聖人作春秋之本旨也當是之時周室既衰自

春秋講義

卷一上

二

敬鄉樓叢書

儕於諸侯聖人作春秋援周室於千仞之淵稱天王於諸侯之上見王者在上其尊如天而諸侯之衆其卑如地一字之嚴凜然而不可犯其功用可謂大矣然而王者奉若天道賞曰天命刑曰天討有一不當則失其所以為天矣今也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揆之典禮容有未安仲子者桓公之母非惠公之夫人也天子不當歸賵宰咺者天子之家宰以道佐王非所當使於諸侯就使仲子之卒禮所當賵宰咺不當遣也禮天子之宰當稱爵周公是也今以宰咺書名用見冢宰之自輕也春秋書此所以重典禮而敬大臣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盟者國之大事也邦國有疑會同則盟之諸侯自相為盟苟非大事猶曰不可况國之微者乎及宋人盟內不書其人外

不書其名其微者可知矣隱公聲子所自出於宋有甥舅之親即位而修好固人情所當然也三年之久公始與宋公遇于清魯之於宋未汲汲然也不知兩國微者相與爲盟果爲何事耶宿者國也盟於其國則宿亦與焉意者其爲宿盟乎觀宋人遷宿之事則宿之服屬於宋亦已久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者畿內之國也凡將刑茅胙祭皆周公之裔也特未知祭伯者亦周公之後乎若是則與魯親矣書來者見祭伯之自出非有王命也今年之秋天王使宰咺歸賄於魯未幾而祭伯來必非王命也來者來朝也其不言朝者何也畿內諸侯不當朝於列國蓋內外尊卑之分所當然也祭或稱公或稱叔其稱公者嘗受命爲三公其稱叔者永受爵者也

春秋講義

卷一上

三

敬鄉樓堂書

公子益師卒

二年春

隱公在位十有一年獨元年書春于正月餘十年不書正月說者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古者諸侯受正朔于天子故月正元日朝正於廟隱不書正自謂居攝不行朝正之禮故也隱公十年不書正桓公十四年不書王二年不書秋冬此又春秋言外之深旨也按此條講義永樂大典原本在十一年十一月經文下今移正

公會戎于潛

古者外域種落間與中國雜處近於魯者爲徐戎多爲魯患當伯禽之時徐戎並興東郊不開伯禽至於治戎器以伐之具而築以備之今也隱公與戎會於潛左氏以爲修惠公之好魯與戎好其來久矣未幾復盟于唐至於桓公盟唐再書

戎魯會盟遂爲故事夫外域非盟會可結也莊公之時親追戎于濟西盟果何益哉春秋安得不謹而志之書及盟者魯公之志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按左氏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故莒人入向夫婦之不諧正家之道未至也何至以干戈相向入之爲言不順之辭也造人之國都幾有其地矣觀宣公之時伐莒取向則知向爲莒之邑久矣不知入向之後莒何時復取之以爲莒邑耶大要書入者雖未至盡有其地然既入之後日侵月削積久而取之者亦多矣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者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未賜族也其稱帥師者將尊而

春秋講義

卷一上

四

敬鄉樓堂書

師衆也極小國也命將出師直入其國魯之怙強亦甚矣自無駭入極之後終春秋之世極無聞焉意者卒見取於魯耶春秋之初小國尙多至于末年寂寥幾盡魯秉禮之國也取根年取鄆取郟取郕其所取者不止一國而况于諸侯強大者乎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昔自武獻以下兼國多矣可深歎哉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按左氏所釋經文多從左氏春秋講義

中亦稱裂繻

婚禮人之大倫也爲國君者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主故冕而親迎不以爲重今也紀裂繻來逆女書於春秋傳者以爲逆女當親行使大夫非正也是則然矣然考之昏義婿

迎婦於其家御輪授綬三周而先歸俟于門外相去蓋不遠矣有如國君之尊遠迺他國以行親迎之禮則國事少廢矣說者以爲文王娶于莘莘之國在渭之浹故文王親迎於渭然文王是時爲世子猶可以遠出也韓侯娶於厥父之女韓侯迎之于厥之里此諸侯親迎之禮也然厥父爲天子卿士韓侯入覲于天子故因迎于厥里非專爲親迎行也其理恐或然春秋內女適列國者多矣其事不盡書於春秋伯姬之歸紀其事甚可念也紀亡而伯姬不能葬使齊侯得以葬之故春秋書伯姬之歸于前又書伯姬之葬于後所以志伯姬之終始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紀子帛其義不可曉說左氏者曰子帛者紀裂繻之字也書

春秋講義

卷一上

五

敬鄉樓書

外大夫於諸侯之上春秋無是也公穀二傳帛皆作伯義亦不通帛之一字非羨文則字誤也聖人存而不削史之舊文不敢改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鄭人伐衛

按左氏叔段之亂段之子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伯以王師號師伐衛又請師於鄭鄭私於魯公子豫豫帥師會伐其事可謂重矣春秋削之而不書今茲復伐衛討潛之亂也夫鄭伯不容其母弟遂其弟及其子又不能容之於衛請師於王以伐之春秋以爲王師之重非鄭伯所得用也故沒而不錄觀鄭伯前日之所以伐衛者如此其重今茲再伐必非輕用微者春秋以鄭人書蓋貶鄭伯之無親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春秋之法祥瑞不書有變異則書故日食書於春秋者三十有六凡日之食必書朔其不言朔者或在朔之前或在朔之後也說者謂日食之變陰陽有定數無與於災異是大不然陰陽薄蝕天道有虧代天子適當天變惡可不恐懼修省以回天譴譬如父母有疾爲人子者當引咎歸己請命于天庶幾父母之可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按君氏此一經謂從公穀見成十六年公會尹子昭二十三年尹氏立朝請義

秋武氏子來求聘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春秋講義

卷一上

六

敬鄉樓書

春秋書諸侯相盟始于密次則石門厥後瓦屋之盟則諸侯參盟之始也人愈衆則志愈分志愈分則盟愈不可信矣

癸未葬宋穆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莒在春秋不得爲大國前年入向固已甚矣今茲伐人之國取人之邑狃於前日之勝而忘其國之微無乃太甚乎書伐書取甚之也異時莒牟婁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以不義得之以不義失之徒爲叛人之資爾背義以求利果何益哉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諸侯相與之禮有朝有聘有會而又有遇禮焉遇之禮道次簡略有邂逅適願之意春秋謹而志之謹失禮也曲禮

曰諸侯未及期而相見曰遇其簡略可知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按左氏衛州吁之立也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然則伐鄭之謀衛實先之春秋以宋公主兵何也州吁衛之亂臣賊子也衛人不以為君宋公怵于州吁之邪說帥師以伐鄭則是師也非宋公誰實主之書宋公于其上書衛人于其下聖人之深意也衛人者州吁也不與州吁之為君故以衛人書鞏者公子鞏也不書公子惡之也宋公請師于魯魯公不許公子鞏固請帥師隱公之禍鞏實為之怙彊專政有自來矣春秋之辭貴乎簡嚴不曰鞏帥師會伐鄭而再書宋陳蔡衛者詳其辭所以甚其罪也

春秋講義

卷一上

七

敬鄉樓孟書 第二編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州吁之罪天子所當討也衛晉之立天子所當命也今也不然討有罪立嗣君皆出于衛人之意聖人直書之曰人言權之不出于上也州吁稱名晉不稱公子其辭嚴矣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左氏曰矢魚公穀曰觀魚矢之為言陳也陳魚而觀之其實一也說者謂矢魚者射魚也其說亦通靈臺之詩曰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言文王有仁德而其民樂之也使隱公知此意能與民同樂則民樂其有鳥獸魚鼈矣何至遠去國都陳魚而觀之禮失地遠春秋兩譏之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鄭

春秋之法將尊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故衛師入鄭與莒人入向書法不同鄭衛同姓之國也衛君方立桓公始葬首與報復之師無乃太早計乎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仲子非惠之夫人故仲子既葬不附于惠之廟隱公為仲子別立宮考者宮既成而祭之名也六羽者舞之名也舞者執干而舞謂之武舞執羽而舞謂之文舞天子之舞用八人為一列凡八列共六十有四人故總名曰八佾魯僭用天子之禮舞八佾於羣公之廟久矣今焉考仲子之宮不敢用八而用六故曰初獻六羽何以不言六佾婦人無武事故有羽舞而無干舞是禮也其隱公之失獻仲子既非夫人宮不當立祭不當舞原隱公之意欲立桓公為君尊其母為夫人故委

春秋講義

卷一上

八

敬鄉樓孟書 第二編

曲遷就若此不知典禮之壞有以啓人之姦心異日之禍皆失禮有以基之也

鄭人鄭人伐宋

左氏曰宋人取鄭田鄭人告於鄭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鄭附庸之國也是時未列於諸侯何以書於鄭人之上伐宋之謀鄭實啓之鄭實輔之故以鄭主兵也伐宋入郛宋不以實告故春秋書伐而不書入

螟

春秋於桑螟水旱皆書所以重農事也重農事所以愛民命也人君一念及此必不敢違天以病民矣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彌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說春秋者多用之其實未必然也伐人之國其事不一固有造其國都門為而還者春秋當以伐書若築壘堙塹環而守之春秋豈得不以圍書若楚子圍鄭之類是也苟非造其國都而直圍人之邑春秋不先以伐書則未知其為誰之邑也今書伐鄭圍長葛者記事之體當然也宋鄭未有舊怨止因交兵之故結怨不已長葛之圍久而不去經一年之久不取不止春秋惡其黷兵書圍長葛於前書取長葛於後不待貶而罪可見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按此經文鄭氏從公穀說下講義中屢稱輸平可見

左氏曰輸平公穀曰輸平輸之為言更也言更前之怨而為今之平也輸之為言納也言納今之款以求平於我也其辭

春秋講義

卷一上

九

敬鄉樓書

雖不同其義則一也鄭人與魯有舊怨今焉既與宋人交惡懼魯之謀已也取疑是易仇怨而為和平凡平者春秋之所喜也然鄭伯之意非出於真情異時歸訪假許田之事皆於此乎始故春秋謹而志之見鄭伯之為諉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左氏曰始平於齊也隱公初與鄭平及今又與齊平可以為夷疑是矣而齊魯鄭在春秋之初俱為大國苟能同心合力以撫鄰國則是平也君子與之自鄭人輸平齊人始平之後三國會于中邱者謀伐宋也會于時來者謀伐許也已而入許之師三國皆與焉據諸侯以伐諸侯何取於平哉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非其有而攘奪之其名曰取長葛之圍志在必取罷民日久不遺餘力所謂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而民不堪命者蓋如此其得禍也宜哉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者伯姬之媵也伯姬歸于紀在隱之二年今叔姬始歸何也待年于國也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若叔姬者所謂有待而行者歟其書于春秋者為入于鄆書也入于鄆者叔姬之賢行也

滕侯卒

夏城中邱

中邱魯之邑也魯方無事非有疆場之虞中邱不必城也就使當城夏之月非所當役也穀梁曰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

春秋講義

卷一上

十

敬鄉樓書

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城郭溝池以為固先王所不廢也故民衆城小則可以益城苟不計民之多寡益城無極則凡城之志於春秋者皆譏也有如城其所不必城役其所不當役其譏益甚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原注弟年來聘凡兩書一見桓公三年

春秋書法其稱兄若弟者親親之禮當然也然而寵愛過則傷義刑爵疑當加則賞疑當恩隨事而觀褒貶見矣聘問之禮國有大夫兄弟之親何煩聘使有如行人失辭則國家不可屈法齊僖公寵其母弟故弟年來聘兩見於春秋異日無知之禍亦寵愛之過歟

秋公伐邾

魯與邾為鄰國儀父始與隱公盟邾未嘗得罪於魯何為隱

公親自伐邾不惟輕於用兵其自卑屈亦已多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凡伯出使非有徒兵之衆戎人無道掩而執之直易事爾春

秋何以書伐大天子之使也不書執而曰以歸避其名也左

氏曰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楚邱之執凡伯固有

以自取焉天子之使則不可以不重也凡伯聘魯爲戎所執

魯方與戎盟不暇問戎之罪道過楚邱衛獨不能救乎戎不

足責也魯衛之罪其又奚辭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昔也宋公魯侯遇于清今宋公衛侯遇于垂非禮之禮習而

安焉尤而效焉不以爲異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訪庚寅我入訪

春秋講義

卷一上

十一

敬鄉樓書

古者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之從祀者有湯沐之邑諸侯時

朝天子故天子之郊有諸侯朝宿之邑焉訪者鄭湯沐之邑

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周室既衰侯服不朝時巡不講故諸

侯朝宿湯沐之邑皆廢而無用訪近於魯許田鄰於鄭鄭伯

利在得許田未敢直取之魯故先使人歸訪以爲異日取許

田之地魯隱不悟其計受而有之故春秋書曰我入訪其曰

我入者受而歸於己有德色焉大抵鄭詐而魯愚自鄭人輸

平之後魯多墮鄭計而不自知曰輸平日歸者有卑遜屈下

之義焉用見鄭伯之詐也按黃震曰抄云趙鼎飛蓋謂魯

假許田也二說不同而皆補于考究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諸侯之參盟始于此自是厥後聯合列國數會屢盟者何其

多也可勝罪哉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入春秋以來莒人入向已而伐杞取牟婁頗有自大之意今

茲魯公親與莒人盟人微者之稱莒強魯弱益可知矣左氏

曰以成紀好也向者紀莒二君嘗盟于密魯大國也何乃汲

汲然與莒之微者盟乎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春秋講義

卷一上

十二

敬鄉樓書

天子之大夫例稱字隱公即位之初天王來歸仲子之贈于

今九年聘魯者再隱公不惟不朝亦未嘗有報聘之使說春

秋者猶以隱公爲遜國之賢君賢者而若是乎春秋之法責

臣子者重責君父者輕天子下聘於諸侯固失體矣諸侯未

嘗報聘於天子如不臣何春秋未暇責周深責魯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春秋紀天道之變上自日月星辰次及風雨雷電莫不具載

蓋欲人君省災戒懼陰陽之差各以類應既有震電則不當

兩雪蓋震電者陽氣發洩而兩雪者陰氣凝沍故也八日之

間陰陽交錯其變甚矣

挾卒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是會也魯與齊謀伐宋按左氏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來告于魯魯會齊于防明年會于中邱盟于鄧皆以伐宋故也夫奉王命以討不王此天下之大義也當特書于春秋防與中邱以常事書鄧之盟削而不書其故何也蓋春秋原情之書也隱公實以怒宋之故借公議以釋私憾春秋方以爲罪人烏足以爲義乎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魯去年之冬會齊于防今年會齊鄭于中邱合謀以伐宋亦已久矣曷爲而夏五月公子鞏帥師會齊鄭伐宋而公不與

春秋講義

卷一上

十二

敬鄭樵疏

乎鞏怙權自恣專命先行雖公不得而制也伐宋者齊侯鄭伯也而春秋以人書不與鞏之會諸侯也六月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春秋削而不書敗宋師者三國之兵皆在焉取郟取防者鄭也而皆以我書何也蓋伐宋者非齊人之意魯怵於鄭齊逼於魯故也及其敗宋師取二邑齊不與其謀鄭人特歸於魯用見魯隱之愚鄭莊之詐推其利於魯而歸其罪於隱公隱公莫之悟是亦歸訪之餘智歟直書曰敗又書曰取春秋之意深矣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詳觀左氏所傳鄭人伐宋取其二邑師未反國宋約衛人乘虛入鄭鄭人還在郊宋衛之師不敢在鄭遂借蔡人爲伐戴之行鄭人掩其不備伐三國而取其師焉鄭莊亦巧于用兵

矣春秋書三國伐戴于上書鄭伯伐取于下不言取三師焉其惡鄭伯之詐也明矣隱公十一年之中鄭莊用兵于諸侯者不一役甚矣鄭莊之佳兵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鄭

左氏曰討違王命也鄭伯爲王卿士借王命以討諸侯一則曰宋公不王二則曰鄭違王命當時諸侯不知有天子者豈直二國而已哉異時蔡衛陳從王伐鄭其違王命也不亦大乎鄭小國也昔年衛師入鄭今焉齊鄭又入之弱小之國不能以自存若此亦可見王道之衰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古者諸侯俱朝于天子于是有旅見之禮諸侯雖曰世相朝然兩君相見分庭抗禮安有旅見于庭哉滕薛與魯皆列國

春秋講義

卷一上

十四

敬鄭樵疏

也來朝于魯固已卑矣隱公安得假然旅見之連書滕薛譏其僭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古者諸侯相會非有天子之事則有四方之禁也春秋以來凡諸侯之會大抵爲伐國設也時來之會謀伐許也乘三國之力而直造人之國都言其甚易也向也三國伐宋魯取其邑今也三國入許鄭有其地齊皆無與焉然而伐宋入許之師皆以齊先鄭何也齊在當時最爲大國魯鄭非假齊之力未必能勝也聖人探其事而書之則罪有所歸矣按左氏鄭伯入許既有其地春秋不以滅許書蓋鄭伯處許叔于許西偏後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則許既復國矣故春秋書入不書滅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人君踰年即位故於元年之春行即位之禮春秋從而書之然而春秋之法繼故不言即位隱公鍾巫之禍桓公實爲之則桓之繼隱是繼故也何以言即位桓公志在得國諱隱公之故儼然行即位之禮春秋即其實而書之所以原其情而重其罪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鄭莊公自歸訪之後志在許田久矣而未言固將有待也

一且桓公即位得罪於諸侯莊公乘其恐懼迫脅而取之然

春秋講義

卷一上

十五

敬鄉樓道書

而莊公多詐非曰直取之也以璧而暫假之也夫天下之物

直假於人謂之假以物相易謂之易今以璧易田而名之曰

假諱易地之名而託辭於假此莊公之詐也會于垂以謀之

盟於越以固之其爲許田之計也密矣

秋大水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滕子來

朝

隱公十一年書滕侯來朝今而曰滕子何也說春秋者謂時

王所黜也夫周王之賞罰不行於諸侯久矣豈能黜滕侯之

爵以爲子乎先儒謂其在喪故曰子終春秋之世稱子豈其

皆有喪乎又言桓公得罪於王法滕首朝之故貶而書子是

則然矣後之稱子者獨何罪乎大抵春秋之諸侯其輕重皆自爲之小國有爵尊而貢重者多自貶黜以從其卑若杞侯

之或稱伯或稱子之類是也春秋從而書之不沒其實也

或曰抄取魯氏此論又云自貶之即朱子注之以子產爭承爲證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何謂郕大鼎是鼎也郕實爲之宋嘗取之鼎雖在宋猶郕鼎

也宋取之郕魯取之宋則是鼎爲諸侯所重久矣華氏之亂

魯桓公與諸侯會于稷以成之亂可治也其可成耶書成亂

於前書取鼎於後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然而宋以鼎賂公

春秋不書賂而書取嚴其事而正其罪也大廟者周公之廟

也取其鼎而薦之大廟周公其受之乎納之爲言義弗受也

春秋講義

卷一上

十六

敬鄉樓道書

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夏后氏之後其爵稱公今稱侯者杞弱而以侯禮至也七

月來朝九月見入魯之無道甚矣亦杞之卑弱有以自取之

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三國爲會始懼楚也入春秋之初楚最先稱王其疆可知矣

此三國者地與楚近先有懼心焉未幾而楚滅鄧久之而楚

復滅蔡鄭雖僅存異日奉羊之逆鄭亦幾亡矣然楚雖無道

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其後子產相鄭執玉帛以抗楚而

楚亦不能加焉弱小之國能自強於政治猶可以自保三國

之會徒有懼楚之心而無自強之實春秋惜之

九月入杞

公及我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隱公嘗與我盟于唐桓復行之修故事也然隱不書至而桓書至何也為其告至于廟而後書耶凡君行告至於廟禮之常也隱獨不告至耶春秋之法會而不至者安之也會而書至者危之也桓公得罪于王法亦戎之所得問也使戎人思隱公之盟問隱公之事則桓公是行也豈不甚危乎危其往所以幸其歸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春秋之法加王于正月之上其正月無事則二月三月亦然

桓公即位十有八年稱王者四不稱王者十有四原注元年稱王十年稱王十八年稱王桓公得罪於王法天子之所當討也元年即位至于二年而天討不加聖人猶有待也三年之久而王法

春秋講義

卷一上

十七

敬鄉樓藏書

卒不行焉聖人曰是終無王矣於是稱正月而不稱王數周於十不可無王故十年復書曰春王正月猶建亥之月六陰

用事不可以無陽故十月稱爲陽月也十有八年桓公於是終矣烏可以無王哉故復書曰春王正月聖人誅亂臣賊子之意既嚴而扶持王道之意尤切焉魯之與齊婚姻之國也魯娶于齊非一公也獨文姜之婚載於春秋甚詳其曰會于

贏者謀婚于齊也公子翬如齊者逆女也送姜氏于謹者齊侯也會齊侯于謹者魯公也姜氏既至致夫人者齊侯之弟仲年也自會贏而至于成婚何其爲禮之厚也春秋備書其事辭繁而不殺深惡姜氏之亂由齊侯寵愛之太過桓公之禍亦有以自取焉爾

夏齊侯衛侯皆命于蒲

夏齊侯衛侯皆命于蒲

春秋之法會而爲盟者陳牲而歃其血爲載書而要諸神堅守誓約不敢違越今也齊衛二君皆命于蒲牲不歃誓不載彼此相讓謹言而退此春秋所無有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皆命之書止此而已故曰春秋惡盟善皆命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魯入杞杞求成于魯故會杞侯于郕甚矣杞之可念也桓公之時杞侯來朝歸而見入左氏曰杞不共也夫杞行朝禮卑遜有餘豈其不敬不共自貽憂禍良由微弱之國不能備禮貢獻有闕貽怒於魯身雖行禮而不免見伐于人尤可念也比事而觀春秋抑強扶弱之意可見矣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春秋講義

卷一上

十八

敬鄉樓藏書

既之爲言盡也日之食也由陽氣之微也日食有多寡之殊則陽氣之微有輕重之異今也食而至于盡幾于無陽矣故日食一也正陽之食比于他月猶重謂陽氣之甚微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有年亦多矣苟其無年民何以生獨桓公書有年宣公書大有年豈羣公皆無年耶曰非也桓宣二君得罪于王法天道所不恕也即其罪惡宜降之罰饑饉薦臻天道不僭矣然而民何辜焉幸其有年喜而書之此聖人助天愛民之意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四時之田惟冬狩爲盛蓋農隙之時不至于歧傷禾稼兼肅殺之後萬物衆多非三時比也正月而狩非其時矣于郎之遠非其地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冢宰也渠國也伯爵也糾名也天子之上士書名今渠伯以畿內之君爲天子之冢宰何以稱名爲其聘桓也桓公之罪天子不能討又從而聘之賞罰無章甚矣冢宰奉命來使詔王誅賞之權當如是乎書宰書爵以見其尊書名書來聘以見其罪待之尊者責之重也責之重者罪之深也

桓公四年無秋冬春秋之法四時具然後爲年故四時無事必舉首月獨桓公之時四年無秋冬七年無秋冬聖人之意傷矣桓公之罪天子不能討聖人固已不書王矣王法不能

春秋講義

卷一上

十九

敬鄉樓叢書

誅聖人豈無望於天乎越四年之久桓公假息如故既又三年而猶自若焉聖人曰天之道或幾乎息蓋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天之道也今天道失刑無秋冬矣此又聖人言外之意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如紀

二國同時朝紀本以毀紀也紀人知之故因以如紀欺諸侯春秋從其告而書之蓋不如是則無以顯其詐也書如紀於前書紀侯去國於後二君之情不可得而掩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王者不忘大臣之德故仕者世祿詩人賢之不以官職私大臣之親故官人以世君子罪之天子聘問于諸侯當擇賢而行豈得使其大夫之子且父在而子代任其將何稱故書曰

仍叔之子其名字不獲載於春秋求名而名亡垂戒遠矣

葬陳桓公

城祝邱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此聖人之特筆也鄭伯不朝天子親行討罪三國從焉聖人書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見諸侯擁衛天子以行天討天子甚尊諸侯甚微鄭伯無所逃罪矣如左氏所載戰于繻葛王卒大敗春秋不以戰書不可言也戰不可言况于敗乎敗績于茅戎猶可言也敗績于鄭其可言乎王不言天褒貶之意略寓其間矣

大雩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天子雩帝用盛樂謂之大雩諸侯雩境

春秋講義

卷一上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內之山川而已蓋雩者祈雨也先事而祈王者重農之意也原注常祀祈雨者謂之雩過早而祭者亦魯僭用天子之禮謂之雩備者專以雩爲早祭特知其一爾樂大雩郊禘率與天子同使春秋悉書之將不勝其書也故因雩而書以示戒也今夫雩之所以書者非時也夏當雩而秋行之時也晚矣凡書大雩者其義同

冬州公如曹

冬州公如曹

州公者天子畿內之諸侯皆爲三公者也外相如不書於春秋此何以書左氏曰瀆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此奔也以如告於魯春秋傷之畿內諸侯不能自存逃于他國此春秋之大事也安得而不書

六年春正月寔來

按三傳皆以寔爲州公之名杜左氏注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承上五年冬釋省文公羊曰猶言是人來來者來朝於魯也
也數梁曰是來也皆不以寔爲州公名州公失國故名之不言朝者不與其朝也春秋書此以爲失國者之戒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齊侯有圖紀之心紀人懼而諮謀於魯當此之時魯與齊紀婚姻之國也紀侯告情于魯求成于齊必可得也今也既會之後復朝于魯欲請王命以求成于齊情意懇切而桓公恬然不顧受紀之朝卒無救於滅紀之禍夫親仁善鄰救災恤患賢者之事也桓公豈其人乎求非其人祇無益耳

秋八月壬午大閱

仲冬教兵名曰大閱既閱之後因以田狩故冬之田名曰狩

春秋講義

卷一上

二十一

敬鄉樓蓋書

桓公四年嘗狩于郎今年復行大閱之禮爲前日之狩止於田獵而已未嘗有所閱也茲焉大閱選徒簡車其禮盛矣夫大閱者非諸侯所得爲也况以秋八月行之故春秋因其失時以垂戒焉

蔡人殺陳佗

陳佗得罪于其君奪其國而有之國人不以爲君觀墓門之詩指以爲梟則國人之情可知一旦蔡人取而殺之如盜賊然書蔡人者討賊之辭也以討賊與蔡人其不能討者罪有所歸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

春秋十二公惟莊公爲嫡夫人長子桓公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故得書于春秋此義明則嫡庶之分辨矣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邱

焚咸邱者焚林而田也古者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仲春之月蟄蟲已啓萬物孳生豈容以火田耶桓公不仁亦已甚矣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諸侯不生名穀伯綏鄧侯吾離何以名朝于桓公故貶之也去年紀侯來朝何以不貶紀有亡國之憂不得已而朝于魯穀鄧未嘗通于上國一旦無故來朝惡得不貶故曰春秋原情之書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天王使家父來聘

桓公即位八年其天子之使三至于魯周之無政魯之不臣不亦甚乎家父何以無譏宰渠伯糾既以名書於前仍叔以下無譏焉譏之將不勝譏從其初也責及冢宰大夫無與此又春秋正本之意也

春秋講義

卷一上

二十二

敬鄉樓蓋書

夏五月丁丑烝

烝之爲言衆也冬祭曰烝故四時之祭冬祭爲盛言萬物之衆多也春正月烝已非時矣况五月而又烝乎失時黷禮聖人譏焉按程傳烝春秋成問云烝

秋伐邾

伐邾不言其人微者也向焉隱公嘗親伐邾故以公書今焉伐邾雖大夫不行益又卑邾矣其後僖公卑邾而不設備遂有升陘之敗匹夫不可輕况國乎按實震日抄謂載

冬十月雨雪

此說可爲鑒戒

孟冬之月陰氣始凝驟有雨雪陰氣盛也按黃震日抄云諸家多以冬十月為
今之八月戴氏編以夏正言之理亦未嘗不明知聖人之不言秋為多矣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曰使我為媒可則因是往逆故祭公之逆后春秋以遂書夫婚姻重事也先期未嘗告諸紀一旦祭公來使魯為媒而遂逆之揆諸人情不應率略若此天王下婚於紀計已有成約矣今祭公至魯遂往逆后此天王之命非祭公自為之也紀魯甥也祭公過魯諮謀於魯而行則有之矣使魯為媒而遂逆后無是理也按黃震日抄云戴氏此說以情言過于諸家之專主職區者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諸侯之女歸于京師亦多矣而紀季姜獨書因祭公之來季姜之歸魯實與聞之非他王后比也方其逆也稱曰王后由

春秋講義 卷一上 第二十二 敬鄉樓叢書 第二編 第 二 輯
王命言之也其歸也稱以季姜由父母家言之也按程編問法載氏最得其意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來朝諸侯之事也世子不得而行之射姑之來曹伯實使之于是失正矣曹伯何以其世子來朝當食而射姑歎逾年而終生卒意曹伯將託其子于魯乎不然何其急也射姑承父命而行朝禮幾于僭矣魯以待國君之禮待人之子幾于屈矣三者咸譏焉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

會之為言彼此有成約矣此往會而彼不來非有他故則中變而背約爾今也魯會衛侯而弗遇衛背約也春秋何以弗遇書弗內辭也若曰彼之來也我弗與遇則其為辱不在我矣此春秋存魯之意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春秋諸侯加兵於魯或侵或伐或圍春秋皆即其實而書之未有言來戰者今而曰來戰于郎何也齊與魯為婚姻鄭以許田之故與魯相好今年之春衛侯與魯約會于桃邱一旦以鄭忽怒魯之故相與率師來戰人之稱斯師也其諸無名之師歟春秋惡之直書曰來戰如入無人之境若曰魯不受兵而三國自為戰爾左氏曰我有辭也其義得之主兵者鄭也何以首齊齊人以鄭忽有功之故忘婚姻之好合師以伐

春秋講義 卷一上 第二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編 第 二 輯
魯齊侯之罪也使齊侯遜辭以謝鄭則必無來戰之師矣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之師以去年十二月來戰于郎今年正月三國之人盟于惡曹相去甚遠故說者謂是盟也三國之君在焉貶而稱人是固然矣然三國之君迫歲而歸留其大夫使為此盟亦未可知也三國來戰已無名矣既戰之後復為此盟其意欲以謀魯也向使鄭莊無恙魯之被患猶未已爾貶而書人春秋之意可見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祭仲鄭之相也命大夫故不名鄭莊為王卿士故其臣得請命於天子以為大夫以大夫而為國相宋人得誘而執之其

爲人不足憚矣宜乎廢忽立突制命於宋而莫敢爭也突公子也其不稱公子者言突之不當立也鄭忽未踰年之君也其以國氏者言忽之常有鄭國也突歸而忽去一出一歸無難辭焉用見權臣之專制舉國聽命而不敢違也釋春秋者猶以祭仲爲賢豈其然乎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者魯大夫之未賜族者也春秋之初猶有如無駭輩挾柔者其後周室益衰列國之大夫自專故無未賜之族矣桓公方得罪於齊衛鄭今將與三國爲好而以大夫盟其君可乎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夫鍾與闕之會傳者不言其故以穀邱虛龜之盟觀之知魯之欲平宋鄭也以紀鄭之戰觀之知宋人之責賂於鄭也意

春秋講義

卷一上

二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者宋人立突之後責賂於鄭鄭不能如宋所欲故有隙魯將平之故數與宋會宋公不厭其欲故辭平於魯魯以故怒宋率鄭與宋戰已而鄭不堪命復與宋戰其本末當如此按魯春秋或問云觀經文此說未可據突之入于鄭義所不當立也宋人責賂于鄭魯所不當與也身復不義而欲黨不正之人春秋惡其以亂治亂詳書其事而桓公之罪顯然矣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說春秋者謂是盟也以平杞莒隱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至今始平魯之功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晉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魯數與宋盟會欲平宋鄭宋公辭平故桓公怒而與鄭盟共謀伐宋夫魯之平宋鄭非也宋人之辭平亦非也兩國各懷其私心不得所欲怒而至于伐伐而至于戰春秋之法戰者不言伐今戰伐並書何也惡宋魯之爭也書及而不言其人書伐而復言其戰皆所以惡之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氏曰宋人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主乎是戰者鄭也公羊

春秋講義

卷一上

二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曰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則主乎是戰者魯也穀梁曰其不地于紀也則主乎是戰者紀實爲之也三者之說宜何從先儒以爲內以紀爲首外以齊爲首則齊紀之事于三說爲勝是固然矣然合謀以伐人者非先有豐隙則其謀不合齊欲滅紀紀安得而不自救乎宋多責賂於鄭鄭安得而不怒乎魯與齊衛有戰鄭之怨于宋有辭平之嫌故自相糾合以營其私然大要齊紀之事爲多紀不度德不量力而欲傲倖於一戰之間齊雖敗績紀終不免於亡由是知浪戰之無益也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七月之詩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左氏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此二說者皆藏冰之道也然而微有不同二之日者今十二月也三之日者今正月也如是則十二月取冰正月藏之左氏所謂日在北陸而藏冰蓋十有二月也四之日者今二月獻羔祭韭所以出冰也如是則二月固出冰矣左氏所謂西陸朝覲而出之也者今三月也藏冰先一月而出冰後一月雖早晚不同大要十二月取冰且取且藏至正月而畢二月出冰出而未用至三月而後用之其實一也今桓公春書

春秋講義

卷一上

二十七

敬鄉樓叢書

無冰者無藏冰也去年十二月時煥而無冰今年之春無冰可出春秋於是時而書之夫藏冰之用亦重矣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下至老疾無不受冰一歲無冰為害滋甚不惟此也藏冰不時陰陽失節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蓄霜雨雹莫之能禦其為害也大矣春秋安得不謹而書之按程端學春
令季冬冰方盛水冲者命取冰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即時所謂擊冰冲者也十二月無冰可擊來年春遂無冰仲尼錄之以見人事變遷失道則冬行春令春無冰是以萬物失宜疫癘將作若十一月無冰則冬行春令春無冰可擊何害于事而書之哉以此言之可為三代不設月數之證載氏謂書無冰于正月謂無藏冰義有未盡特議見正大義而程氏推闡尤暢故附錄焉

夏五

夏五之必有月衆人所共知也夏五而不書月聖人所不敢增也由聖人之筆削而不敢增衆人之所共知其不知聖人

者乃欲增改疑似之闕多見其不知量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魯公既與宋為怨故一意與鄭為好既會鄭伯于曹越數月鄭又使其弟來盟何謂來盟魯與諸侯盟約既定不親相為盟內遣大夫往盟於彼謂之泄盟外遣大夫來盟於此謂之來盟夫盟國之重事也親自為盟猶懼不信而况遣大夫以盟乎大夫猶不可而况遣其弟以行乎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古者天子諸侯親耕藉田取其米藏之御廩以供粢盛今焉魯之御廩災則御廩之所藏煨燼之餘也三日之間遽行嘗祭君子謂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火戒不虔時祭不敬春秋並譏之

春秋講義

卷一上

二十八

敬鄉樓叢書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宋人責賂于鄭怒猶未息故復借四國之師以求多于鄭此春秋之所惡也其書以者何也夫諸侯合兵以伐人各聽命于其主故有同于伐國獨不欲戰者非主兵所得制也今而書以者謂列國帥師以從左右前後惟主兵所用而不敢有貳焉其為謀也專矣其為力也大矣此尤春秋之所深惡也以諸侯而從天子制命于一人可也糾合列國而聽命于諸侯其為僭也不亦甚乎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古者天子錫有功諸侯於是而有車馬之賜故在詩曰何以贈之路車乘馬未聞天子求車於諸侯也昔者夫子正取假之

之名於季氏今天子責貢於諸侯而書之曰求何也王室微弱諸侯強大即求車一事觀之則庭實之貢其不至久矣不書求則無以知王室之日卑而諸侯久無所貢也直言其實不避其名責諸侯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突之入五年矣故稱鄭伯其名者失地故也鄭忽之立纔四月爾未成其為君故書鄭忽出奔衛及其入也稱世子稱復歸明忽之當立也突之出奔未及數月復歸于櫟稱突稱入者明突之不當立也自是而後稱鄭伯者皆突也忽雖立為君不通於諸侯亦可以見忽之弱而

春秋講義

卷一上

二十九

敬鄉樓遺書 第二輯

突之彊矣

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

隱公末年魯與齊鄭同入許鄭莊公據許而有之莊公既卒鄭國方亂許叔者許侯之弟也自許東偏復歸于許向也齊魯二國同為伐許之謀今焉自知其非復為定許之會聖人許其能改過矣許叔何以稱入內無所因外無所自獨以其力復其國都其難若此故稱曰入

邾人牟人莒人來朝

列三國而稱來朝旅見故也邾牟莒三國雖至微小然桓公非所當朝也旅見非所當謀也貶而稱人言其至微而不足責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春秋之法地而後伐者疑辭也于袤伐鄭于棗林伐鄭于召陵侵楚是也伐鄭之師助突而伐忽也助突伐忽於理不順於心有愧疑而未敢前故地而後伐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鄭突以不義得國王法所不貸也諸侯合謀以伐鄭將以助突也始焉會于袤猶有所疑而後伐今焉會于曹定其謀而再伐同惡相濟不遺餘力春秋詳書其事則舍順助逆之罪不待貶絕而自見矣去年伐鄭不書公至今茲書之何也春秋之法書至者危之也不義之師連年不已此危道也

冬城向

春秋講義

卷一上

三十

敬鄉樓遺書 第二輯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之立也不以其正內得罪於國人天子召而不往且不能使衛小眾人疑是 大字得罪於天子失地出奔惡得而不名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紀侯之事迫矣娶於魯結婚於王室借助於諸侯而與齊師戰假寵於魯公而與齊侯盟皆不能回齊侯之心以紓滅國之禍春秋詳書其事紀為可哀而齊為大可罪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蕭

隱公初年魯與邾儀父盟于夷其後躬自伐邾春秋固已非之桓公之時邾復來朝邾儀父復與桓公盟于蕭其事魯之禮亦至矣盟未數月魯與宋衛伐邾何其無信義若此也春

秋書及宋人衛人伐邾不言其人隱之也儀父自是以後得列于諸侯春秋遂以邾子書終春秋之世數數與魯戰爭一勝一負迭爲客主推原所自實隱桓有以基之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齊侵魯疆疆吏來告桓公有命事至而戰若是則奚之戰疆吏爲之也書及而不書其人微之也疆場之爭一彼一此春秋備書於策重兵爭而惜民命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按左氏蔡桓侯卒蔡季自陳歸于蔡杜預曰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及莊公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杜預曰獻舞即蔡季也先儒以爲不然曰蔡季自陳歸然獻舞已立矣蔡季力足以得國而不有故春秋賢而字之然則蔡季之歸與季子來歸其事正同此二人者皆其國之賢國人欲其歸故春秋亦從而嘉之稱歸稱來歸者雖易辭也亦喜辭也

癸巳葬蔡桓侯

及宋人衛人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按左氏曰公會齊侯于濼遂與姜氏如齊則是會也公與夫人俱既會之後同以如齊春秋當書曰遂與夫人姜氏如齊今再書公又曰與夫人姜氏匹敵而並書之見文姜之抗桓公不得而制也春秋書法嚴矣哉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春秋講義

卷一上

三十二

敬鄉樓遺書
第二輯

春秋講義卷一上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莊何以不言即位桓公不得其終莊公不行即位禮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內諱奔曰孫不稱姜氏者絕之也如公穀所言夫人固在齊久矣莊公接父之練錄母之變于是有念母之心焉故春秋探莊公之心而書之其說恐未必然桓公之喪歸自齊姜氏必與之俱久而不安于魯故逃歸于齊春秋即實而書明示大義非由莊公念母之故也

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春秋講義

卷一下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杜預注左傳稱單伯為天子卿公穀稱單伯為魯之大夫也故稱送王姬以魯事考之魯無單伯其為周之卿明矣古者天子嫁女于諸侯使諸侯之同姓者主之謂之公主今也天子使卿送女至魯俾魯主之以嫁于齊魯築館以待之禮記所謂由魯嫁是也春秋書送王姬築王姬之館王姬歸于齊明年書王姬卒詳書其事若此何也魯之與齊有不共戴天之仇况莊公方有三年之戚天子不當使之主婚魯亦不當主婚于齊此禮之大失君臣皆不得其正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命有二有生而錫者若平王錫晉文侯是也有既死而錫者若榮叔來錫桓公命是也生而褒寵其功以策命之死則

褒贈其功以追策焉生榮死哀所以為諸侯之勸也今也魯桓公得罪于王法生不能討死又追命之所謂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宜不若此王不書天失天道矣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邾鄆郚

齊侯志在滅紀不滅不止故先遷紀之三邑遷之為言徙其民而虛其邑也三邑既虛則紀國之勢孤矣用師而遷邑言齊之逼紀也齊之于紀亦虐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

公羊曰於餘邱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誠如是也則於餘邱者邾之國都也春秋何不直以伐邾書乎杜

春秋講義

卷一下

二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預注曰於餘邱國名也然而於餘邱之為國諸夏未有聞焉意者東夷之小國乎公子慶父帥師言其將尊而師衆也以貴將重師伐一小國然則於餘邱亦已殫矣按程端學春秋本義引戴氏云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前者夫人孫于齊未有復歸之文一旦遽與齊侯會于禚何也姜氏歸矣春秋不書明國人不與其歸也以夫人而會諸侯豈當書于春秋文姜之事人倫之變也曰會曰享特書而不貸有不容以常理論者觀敝笥之詩言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其從如雨則魯之臣子豈得為無罪哉

乙酉宋公馮卒

莊公之志與公狩者齊侯也其曰齊人何也與齊人狩猶可也與齊侯狩可乎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齊侯出師在外姜氏往會之故春秋書曰如齊師婦人在兵間施面目於三軍之中豈容以人道責哉

秋鄭翠來來朝

鄭者何外裔之附庸也與介葛盧相類故皆以名書焉鄭儀父以中國之附庸自附於諸侯知有盟會之禮故其後受王命得稱為鄭子今鄭以外裔之附庸自附於中國知有朝聘之禮故其後受王命得稱為小鄭子禮之有益於人也大矣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春秋講義

卷一下

五

敬鄉樓書

第二編

魯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今茲伐衛者所以納朔也朔在齊故齊侯主之是時四國之君皆在焉不書爵而書人者惡其逆天王之命伐衛以納朔也穀梁曰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義得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春秋之法王朝之下士不書名其得書於春秋者曰王人今子突之書既曰王人矣又加之子突何也嘉其救衛而名之也何以嘉之天子之賞罰不行於諸侯久矣今衛朔得罪于天子出奔于齊亦既久矣一旦諸侯伐衛以納之天子出王人以救衛其事雖微其義則大子突書名大天子之命因以嘉子突也衛朔藉諸侯之力以入其國其歸也易爾春秋以入書之者言其理之不順也稱名者正其罪也

秋公至自伐衛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齊人易為來歸衛俘齊為主乎是戰故衛朔既入國之後使齊為主分俘獲於諸侯也其書來歸者正齊魯之罪也伐衛而諸侯稱人救衛而子突稱名入衛而以衛朔書歸衛俘而以齊人書則諸侯之罪昭然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經星在天遇雨不見至于夜中星隕如雨其異甚矣夫星辰失行古或有此不見而隕何異如之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麗焉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列星之隕衆多如雨則

春秋講義

卷一下

六

敬鄉樓書

第二編

氣之消散可知矣春秋書此比他異為尤重

秋大水無麥苗

大水者陰氣之盛也秋大水則霖雨可知矣洪範庶徵有雨暘而無水旱蓋常雨則多水常暘則多旱矣莊公之時秋無麥苗冬無麥禾並書於春秋說者疑焉以為麥成于夏禾成於秋曷為以秋冬書夫無麥猶可也重以無苗無禾民何以食乎七八月之間雨而苗壞於水十月築場圃而納禾稼而禾且不登聖人於是時也併禾麥而書之記災之甚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春會于防猶魯地也冬會于穀則齊之地一歲再會檢惡已極無知之禍行且及矣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

師圍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以左傳考之自次于郎至于秋師還莊公皆在焉春秋始終稱師沒公而不書何也師者存亡所係也非有不得已之事輕于用師三時而後反危國亡師之本也春秋危其出而幸其歸不書公諱之也師次于郎何以俟陳人蔡人其諸陳蔡出師待其至而邀之歟抑亦有所約未至而待之歟以春秋書人書侯之意觀之知其有所約矣師次于郎猶未久也是月甲午即為治兵之舉用見公之倉卒出師既出之後始行簡閱何其急也至其及齊師圍郕也則未知先約齊師歟抑亦偶遇齊師以俱往歟以春秋書及之法觀之知圍郕者莊公之志也兩國之師同時圍郕降于齊而不降于魯魯人之愧不亦甚乎齊師方銳魯師已老老字原脫據日抄補遷延日久不

春秋講義

卷一下

七

敬鄉樓書

還何待引咎自歸其亦莊公之不得已也春秋何善焉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莒夏公伐齊納子糾齊

小白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

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冬浚洙

公及齊大夫盟謀納子糾也是時齊無君與公盟者非止一

人故以齊大夫目之公親與齊大夫結約而外以兵送子糾

其歸特易爾良由小白先入其事中變故外拒魯師於是敗

魯而殺子糾春秋書曰齊人取子糾殺之言魯人拱手聽命

齊人取之猶一夫耳不惟此也退師之後方且浚洙以備齊

其懷懼若此而欲納人於國宜其不濟也亂未作而小白入

莒亂未定而小白歸齊鮑叔之知也亂既作而子糾奔魯亂

既定而納子糾於齊魯則失時矣管仲其無謀乎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公子糾者小白之兄也小白之立未定魯人伐齊而納之未為過也魯師既敗齊殺子糾亦可以已矣今茲帥師伐魯何其復怨若此也公用曹劌之策乘其三鼓之衰一戰而逐之不言戰而言敗者直貶之也魯之辭亦稍直矣

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魯隱公之初年求成于宋管與宋人盟于宿則宿者宋之與國也一旦宋人徙其國都驅其人民雖未至於滅國其服屬聽命之不暇亦幾于亡矣故春秋書遷者惡之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

春秋講義

卷一下

八

敬鄉樓書

莊公正月敗齊二月侵宋 其其上一字原脫敵以為國患故齊宋

二師同次于郎將以伐魯也莊公乘其無備敗宋以拒齊魯

雖不為直而齊宋二國帥師以次人之境亦取敗之道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楚也自是始見于經其在殷武之詩曰奮伐荆楚采芑之

詩曰蠻荆來威或稱荆或稱楚其來久矣至是稱荆者始以

荆之名通于中國也其後改而從楚春秋因而書之猶於越

之與越始以於越書而終以越書也其曰先書荆聖人貶之

者非也自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已有懼楚之心至是

而敗蔡師于莘不勞兵力竟執蔡侯以歸告于中國以示強

大自是而與中國爭衡矣名蔡侯所以著諸侯之失不言執

所以抑楚人之暴中外之義兩得之矣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桓公將以圖霸而首以無禮滅譚不三年而又滅遂其用心之初已謬矣異時存亡繼絕特矯操而為之爾齊桓反國以無禮滅譚晉文反國以無禮侵曹伐衛霸者用心類若此况望其能以公滅私乎譚子不書名滅非其罪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莊公狃于再勝之故未陳而薄宋師敗之于鄆宋之侵魯固已非矣魯之敗宋不亦甚乎屬辭比事其義見矣

秋宋大水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宋人告災魯人弔災故得書于春秋

冬王姬歸于齊

原注莊元年王姬歸于齊襄公之夫人也今年王姬歸于齊桓公之夫人也

春秋講義

卷一下

九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王姬下嫁于諸侯亦已多矣其書於春秋者魯主之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紀侯去其國至是七八年矣不知紀叔姬從紀侯而出奔歟抑紀侯自去而叔姬不從歟其未歸于鄆也與紀侯俱歟抑亦歸于魯歟其既歸于鄆也其諸紀侯之已卒歟抑其尚在歟不然則紀侯有子其父既卒而率其子歸于叔歟是皆未可知也以春秋書法觀之既書其歸又書其卒又書其葬勤懇懇若有哀於叔姬者君子是以知叔姬之賢也

按此可正師氏之誤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冬十月宋萬出奔

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之會齊桓圖霸之始也前此諸侯未有稱霸者而圖霸始于桓公五霸桓公為盛衣裳之會十有一而北杏實為之首是時齊侯與四國之君皆在焉春秋爵齊侯而人四國其意若曰從齊侯于會者特四國之人爾惡足以言霸嚴其始所以防其終也霸圖既盛諸侯並從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夏六月齊人滅遂

齊既以無禮滅譚今茲復以期會不至而滅遂彼獨何罪哉不過借威小國以恐動諸侯爾春秋特書曰人微之也微則不足以為威矣

秋七月

春秋講義

卷一下

十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齊桓圖霸其先結宋其次結魯蓋宋魯當時之大國也宋魯從而小國皆從矣魯自乾時之戰與齊有怨至是桓公欲圖霸故修好于魯而為盟于柯自是以後齊魯益親自柯之盟始焉春秋重是盟也故二國皆稱爵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宋數與齊會齊曷為伐宋左氏曰宋背北杏之盟蓋會以結之伐以威之而後宋之從齊益固矣單伯曷為會伐宋左氏曰齊請師于周故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挾天子以令諸侯桓公之本謀也其不言會齊人陳人曹人者尊單伯故不言其人也若曰單伯會于伐宋而非列國所能屈也是年之冬單伯復會諸侯于郵齊宋衛鄭皆在焉藉天子之重以鎮

服諸侯而諸侯之從者亦多矣

秋七月荆入蔡

前日荆敗蔡師于莘今焉竟入之如蹈無人之境楚益強蔡益弱矣北杏之會蔡人在焉齊桓不能救蓋方有中國之會力不足以及遠故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郵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郵

左氏曰十四年會于郵宋服故也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齊侯圖霸在北杏而始霸在郵自冬

郵勤動諸侯莫敢或違此其所謂霸歟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郕

春秋講義

卷一下

十一

敬鄭樓叢書
第二輯

宋人何以序齊人之上左氏曰諸侯為宋伐郕宋主兵故也

鄭人侵宋

宋鄭兩會于郵鄭人間宋伐郕邾有侵宋之師用見齊桓之信未孚於諸侯而其力猶未足以庇宋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人主兵復序于齊上左氏曰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人侵宋故齊桓為之會諸侯以伐鄭其用力于宋亦勤矣

秋荆伐鄭

荆至此三加兵于中國矣不稱師不稱人者貶之也終春秋之世蔡服屬于楚鄭奔命之不暇二國之患實基于此春秋

安得不深拒痛絕于其初耶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說者以為同盟者同心以為盟也或同心以尊周或同心以外楚春秋皆以同盟書之夫人之結信莫大于盟既盟矣惡有不同心者哉誠如是說則自同盟之外凡書盟者皆不同心乎考之周官有朝覲會同之禮殷見曰同先儒以為同盟用是禮也周室既衰是禮不講齊桓始霸僭用天子之禮春秋謹其始而書之罪其僭也其不書公會者為公諱也自是而後同盟書春秋亦不得而諱矣

按成氏以同盟為殷同之盟本于劉敞

郕子克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春秋講義

卷一下

十二

敬鄭樓叢書
第二輯

左氏曰鄭不朝也先儒以為鄭詹者鄭之執政也執其一國之政而被執于齊如一夫然何也昔宋人執鄭祭仲于時祭仲出行道過于宋宋人誘而執之今齊人執鄭詹將執于其國歟抑誘而執之耶觀鄭詹自齊逃來其為人輕脫無恥可略見矣况公穀皆以佞人目之其柔媚不立疑是正字且不能自重其身宜乎見執于齊也然齊桓以此服鄭亦豈足為伯討乎

夏齊人殲于遂

齊人滅遂遣人戍之遂人飲戍者酒醉而盡殺之此遂人殲齊人也春秋直書齊人殲于遂若曰齊人自取也遂何罪焉滅人之國戍人之地自殲其師圖霸若此亦可羞矣

春鄭詹自齊逃來

冬多麋

春秋之記災異也鳥獸之害人者悉書于春秋其未嘗有而忽有者名之曰有若有蜚有蠱是也略有而不足以爲害多則爲害則書之曰多若冬多麋也多則害稼矣若螽蟴之類有一物則有一物之害故直以螽蟴書之皆所以謹災異重民命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隱桓之世再與戎盟則戎之狎習于魯而無忌憚也久矣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公羊曰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誠使其未至也驅而去之則有之矣其又何追焉先儒以爲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夫戎蠻種落倏去忽來不可常也今一

春秋講義

卷二下

十三

春秋經義

第二

講

且驟至驟去而魯人亦驟追之故春秋不言其伐然自是而後魯伐戎終不能爲魯患追戎伐戎不可謂無功矣治戎之道使之畏威則遠遁豈可以盟誓結哉

秋有蠱

蠱之爲物含沙射人南方多有之非魯所宜有也世之治也地氣自北而南及其衰也自南而北蟲魚禽鳥隨地氣而遷焉有蠱有鸚鵡皆紀地氣之變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媵陳人之婦者公子結之私行也其事淺其辭略不足乎書

也因其及盟而記其事之所由始也公子結之是行也抑聞齊宋之將伐魯而遂自求盟以排難解紛歟不然何其專也誠使是盟也果能排難解紛如弦高之存鄭君子猶以爲謔而况無救于伐西鄙之師乎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是師也其謂之何豈公子結之盟不足以救難歟抑亦公子結輕爲盟激怒于齊宋而致師歟書及盟于前而書伐我于後則罪有所歸矣春秋之書魯事也其初也擁衛其國以外禦諸侯其漸也不可復禦其終也蕩然無復限節矣故諸侯之伐魯也其初曰來戰其次曰敗某師其次曰伐鄙鄙之爲言遠也不以難避我國也又其次曰伐鄙而圍邑及其甚也

春秋講義

卷二下

十四

春秋經義

第二

講

直書伐我而已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文姜之惡豈容以人道責哉昔年如齊猶託名歸宗國歸連年如莒獨何名哉文姜不足道也獨莊公爲可恨爾

夏齊大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齊桓至是始用師于戎然猶未得其要領曾未數年戎敢于侵曹使曹君出奔于外其怙強亦可知矣及桓公親伐山戎來獻戎捷然後始不爲中國患蓋桓公圖伯之初猶未暇遠略故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8 B
中華書局影印 100頁 800年 270年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赦也眚災也故虞書曰眚災肆赦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獨

莊公書肆大眚蓋春秋予之赦有二義時有大災害及百姓

則君赦之有蠢愚老弱則特赦之非此二者無故而大赦海

內非帝王之法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春秋講義

卷一

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盟高傒者公也何以不稱公是盟也其將求昏于齊歟莫重

其與讎昏也故沒公而不書穀梁曰不言公高傒仇也夫高

傒之仇何足較哉

冬公如齊納幣

莊公即位二十餘年矣至是而求昏于齊說者謂娶齊女者

文姜之意也齊女尚幼故待年而後聘然則莊公之圖昏于

齊何其庸愚不武如此也意者莊公不知其父之所以死與

其母之所以罪歟盟防結昏如齊納幣前此昏禮未之有也

况三年之制未畢而可圖昏乎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祭叔者畿內之大夫也親來聘魯祭叔之私交也非有王命

故不稱使禮諸侯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境畿內之王人不

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也此義明則人臣合黨植私之患

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國有社故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

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自諸侯大夫以至于百姓莫不有社

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舉作蓋取禽以祭社則國

人皆與閭里皆出其禮可觀矣然齊有社魯亦有社莊公棄

國之社而觀齊之社其怠于國政不卹民事可知矣穀梁曰

以是為尸女也其說得矣

荆人來聘

荆入春秋三以兵加中國春秋不稱人不稱師者貶之也今

春秋講義

卷一

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茲來聘何以稱人非進之也幸而知有聘問之禮人道未息

猶有望于其終也向使荆人能世守是禮交聘于中國則晉

楚之爭庶幾少釋而中國之民庶幾少息肩乎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遇者禮之簡者也穀之遇莊公之意亦知數會之煩擾故簡

禮以自便云爾然而觀社之行方至何事之急而倉卒若此

也魯以邂逅遇齊蕭以邂逅朝魯失禮之招有以致此也古

者朝聘之事賓主行禮于廟示不敢輕也春秋書蕭叔朝公

魯之與蕭皆失之矣

秋丹桓宮楹

殷武之詩祀高宗也詩曰松柏有樾旅楹有閑寢成孔安言

寢廟之制取其松柏以為楹樞有閑有樾享焉而今安也丹

桓宮之楹刻桓宮之柎加非禮之飾于宗廟固已非矣而况修飾宗廟以待夫人之至乎瀆禮違制可謂甚矣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莊之媚齊不遺餘力二年之間親如齊者再遇齊者一盟齊者一其切於昏姻之好若此然是年也祭叔荆人來聘蕭叔來朝遠近歸慕皆以齊人昏姻之故莊公自以爲計之善矣君子以爲假人之彊爲重者非自彊之道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柎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春秋講義

卷一下

十七

敬鄉樓遺書

第二輯

莊公生于桓之六年至是三十有七矣求昏于齊如恐失之親如齊納幣再歲而後逆親如齊逆女既歸而後至何其難也春秋書夫人姜氏入者難辭也不順之辭也內弗受之辭也娶仇人之女以奉宗廟其不順大矣宗廟其受之乎在禮私見曰覲夫人始至大夫郊迎明曰執贄以見則既行公禮矣又使其大夫之妻執幣帛以行私覲之禮違越禮制以爲媚悅無所不至甚矣莊公之庸謬不武也向也桓公娶于齊致文姜之淫亂桓公不免其身今也莊公娶于齊致哀姜之逆亂魯又幾亡其國春秋備書于策辭繁而不殺所以爲萬世永戒也

大水

莊公即位三十餘年書大水者三於羣公爲最甚大水陰氣

之盛也魯自文姜之後繼之以哀姜夫婦道失陰盛陽微故在莊公屢有大水之應不特此也多幾有盛皆陰盛之所致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公羊以曹羈爲曹大夫杜預以曹羈爲世子二說杜氏爲長曹莊公之葬久矣曹羈之位猶未定也戎人乘間侵曹意將以納赤耶羈倉卒無備懼而出奔赤歸于曹用見羈之柔弱不能自有其國而制命于戎若此也是時齊桓方霸而戎人之微得與聞中國之事桓亦少媿矣

郭公

說春秋者曰郭公者郭亡也其稱郭公闕文也其說有二證齊桓公嘗問管仲曰郭何故亡則郭之亡也正在齊桓之時

春秋講義

卷一下

十八

敬鄉樓遺書

第二輯

况春秋書書梁亡矣今稱郭亡亦其類也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左氏曰始結陳好嘉之故不名夫諸侯大夫例書名春秋豈以始結陳好而獨私于女叔哉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彼原仲亦以字書豈嘉之乎天子之命大夫稱字故鄭祭仲陳女叔原仲皆命大夫也古者大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故命于天子者謂之命大夫春秋之時諸侯強大往往自命其卿陳鄭之所以有命大夫者鄭伯嘗爲王卿士陳蔡嘗從王伐鄭意者其國之大夫嘗受命于天子也春秋抑強扶弱齊晉之大夫多書名陳鄭小國大夫間或稱字者所以尊天子而重王命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日食之災替奏鼓所以充其陽也用牲于社則非禮矣大水

之災用牲于社所以致禱也伐鼓于朝用牲于門則非禮矣

春秋常事不書非禮則書莊公三十年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按故事而行魯不以爲異也聖人謹禮之始失蓋懼其沿

襲之誤而不反也

伯姬歸于杞

逆伯姬不書逆女逆者微也杞國微弱兼用俗禮故來朝于

魯多以非禮獲譴今茲逆女禮必不備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冬公子友如陳

公子友如陳報聘也原仲相陳季友相魯兩相好也故女叔

春秋講義

卷二下

十九

敬鄉樓遺書

第二

編

來聘公子友躬自往報聘其意可謂厚矣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追戎之役伐戎之師莊公皆親行蓋攘外之道不得不若是

也觀費誓之書知伯禽之用力勤矣其後子孫狃于宴安以

盟誓爲可信而不知外裔之不可以信義結也一大創而終

身創矣

曹殺其大夫

不言名氏所殺者非一大夫也公羊曰衆是也自曹莊公既

沒之後其事不見于春秋羈出而赤歸曹之大夫必有不與

赤同心者故至是而殺之云爾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先儒以爲是年之春魯管伐戎蓋戎在徐州謂之徐戎今茲

伐徐者戎必與徐合兵表裏以爲魯患其說固善矣然宋序

齊上以宋爲主宋與戎近或者得罪于宋乎是伐也以書公

善人觀之則主兵者魯也以宋序齊上觀之則主兵者宋也

意者宋魯合謀而齊人助之乎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洸

以夫人而會諸侯古無是事也文姜數會齊侯不以爲異杞

伯姬援之以爲故事踵而行之莊公亦安然受之曾無留難

其冬伯姬歸魯繼以杞伯來朝至僖公五年伯姬復來朝其

子由此親之若夫若子皆聽命于伯姬其與聞外事亦可知

矣先儒謂伯姬莊公女恐非也以春秋書法觀之若齊高固

逆子叔姬其稱子者公女也其不稱子者公之姊妹也莊公

春秋講義

卷二下

二十

敬鄉樓遺書

第二

編

二十五年伯姬始嫁遲歸愆期意必有爲或者擇對而有行

乎叔姬之嫁復遲再歲或者待伯姬而後行乎是皆未可知

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齊桓至是再與諸侯同盟狃前事而不以爲僭故尋舊盟不

以爲贖春秋始書同盟猶沒公而不書今焉同盟公與諸侯

並書霸業已成諸侯聽命雖春秋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冬杞伯姬來

莒慶來逆叔姬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也按此五子永樂大典無之從黃震日抄補幽之盟衛侯不與與日抄

會于城濮謀伐衛也大要魯自結昏之後事齊甚謹盟幽之役魯獨與齊謀伐衛諸侯不與焉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齊桓自圖霸以來其侵伐諸侯未嘗用大衆故書曰齊人伐衛然而伐衛者齊也其書曰衛人及齊人戰以衛主戰何也齊人以甲寅至衛衛人以甲寅交戰有輕齊之心無禦敵之備倉皇疾戰至于敗績衛自取之也按左氏言衛人立王子頹王命齊侯伐衛誠如是齊侯當率諸侯之師擊罪致討豈容率略如此既勝之後取賂而還衛雖敗績而齊侯之功不足觀矣

春秋講義 卷一下 二十一 敬鄉樓遺書 第二輯

夏四月丁未邾子瑄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荆之來聘固嘗稱人矣荆蠻貪林復還舊習故春秋復以荆書之齊宋皆以人救鄭公獨親行蓋魯之事齊獨厚于列國故也

冬築鄆

城之與築不但有大小之別而已春秋書築館築圍謂其役之小也其書築臺有增高益下之義焉此書築鄆者言其增高益下特其所包者小爾當無麥禾之時而爲築鄆之舉不待貶而義自見矣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按臨風十月納禾稼時既冬矣而禾稼無可納者况無蓄麥

乎故聖人併而書之言無禾屬爾匆匆告糴何其急也倉廩虛竭國非其國矣不曰臧孫辰如齊告糴而曰臧孫辰告糴于齊言事之急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

春秋之法改創曰作修舊曰新今日新延廡者向焉有廡改而新之也築鄆于無麥禾之時新廡于無麥禾之後猶匆匆焉告糴于人人其卹之乎

夏鄭人侵許

自許叔入許之後中間鄭人伐許累累不已其後卒滅許者鄭也貪人土地不滅不已鄭亦不仁矣哉

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春秋講義 卷一下 二十一 敬鄉樓遺書 第二輯

城諸及防

去冬大無麥禾正使今茲少稔民力猶未甦也何至連城兩邑乎左氏曰書時也以十有二月築城時則時矣以年饑之後築城抑豈天時乎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鄆按此條從公穀文

殺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鄆而不能也向也齊人迫紀侯以去其國莊公次于滑欲救紀而不能今焉齊人降鄆鄆者紀之遺邑也魯師次于成欲救鄆而不能此二事正相類然以時事考之向也次滑莊公猶有救紀之意今焉次成莊公其敢救鄆乎莊之事齊也不愛其力齊欲降鄆魯願效力者也安敢言救乎杜預以設備爲言恐或是也不然則次師爲

齊聲援耳紀之滅久矣而紀遺邑猶未盡服于齊齊桓既霸卒以兵威迫而降之用見義理之在人心服人不以道雖強而猶難也

八月癸亥葬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魯親于齊故齊之國事多咨謀于魯城濮之會謀伐衛也魯濟之遇謀伐山戎也伐山戎者齊侯也其稱人何也賤山戎而貴桓公不使桓公敵乎戎也說者謂稱人貶之非春秋攘外之意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莊公晚年荒于土木之工築廊之役城諸及防今一年之間

春秋講義

卷一下

二十三

敬鄉樓臺書

三築臺于遠地其荒甚矣左氏載莊公築臺臨黨氏春秋不書然則公之築臺不亦多乎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齊侯親來獻捷非威我也魯濟之謀莊公與焉捷獲而過我因歸功于魯云爾敵愾獻功諸侯事天子之禮也魯與齊皆失之

秋築臺于秦

冬不雨

春秋書不雨與書旱之義不同旱之為災也大不雨之害猶未至于大甚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左氏曰城小穀為管仲也蓋小穀者管仲之邑也何以不繫之齊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威行于列國故莊公為管仲城之然而為鄰國之大夫城其私邑非莊公所當為也書曰城小穀若莊公自城其邑然蓋諱之也城楚邱而不言衛惡其專也城小穀而不言齊諱其卑也按范寧說梁注曰小穀魯邑也考齊地別有穀非小穀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齊桓之霸惟宋與魯最為親密故遇于穀遇于魯濟者魯也遇于梁邱者宋也梁邱在曹邾之間去宋近去齊遠桓公不憚勤勞親與宋遇君子是以知桓公圖霸之勤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冬十月己未子

春秋講義

卷一下

二十四

敬鄉樓臺書

般卒公子慶父如齊狄伐邢

狄伐邢三字原脫依經補

春秋講義卷一下

戴溪肖望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莊公卒而子般立子般卒而閔公立閔公繼子般者也是時魯國有亂閔公尚幼不行即位之禮故春秋不書即位齊人救邢

春秋之法書救者皆善之去冬狄伐邢今年齊救之固足以爲善矣然桓公之力而僅能救邢君子所以恨之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

子般之亂公子慶父如齊說者謂慶父懼而適齊欲以求援

春秋講義

卷二上

敬鄉樓叢書

是時季友出奔閔公尚幼不知落姑之盟誰實主之慶父如

齊至是十閱月矣計慶父必已還魯然則落姑之盟慶父必與聞矣慶父與聞是盟則請復季友必非慶父之意誰實爲

閔公請之意者國人欲復季友而慶父亦不能制也前乎此慶父有求援之行後乎此齊桓發可取之問然則落姑之盟

齊桓未必有存魯之心姑爲是盟以觀魯豈爾此齊桓所以爲霸者也

季子來歸

春秋書魯事未有若季子來歸者魯之社稷復存者實基於此春秋愛之重之曰季子曰來歸喜甚之辭也向也季友辟亂出奔不言其奔諱之也今焉來歸國人望之如見其所親然春秋安得而不爲之喜也

冬齊仲孫來

仲孫之來不言使不言聘若仲孫之私行然爲齊諱也蓋仲孫是行名曰省難實以覘魯故也仲孫秉禮之對有存魯之心魯之不亡仲孫與有力焉言仲孫而不稱其名嘉之也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小國也遷陽之後自是不復有陽矣齊桓存亡繼絕之功獨不能施於遷陽降鄆之時乎君子是以知齊桓假仁以求名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

禮有禘禘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何謂禘毀廟之主未毀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故謂之禘何謂禘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太祖爲配毀廟之主與未毀之主皆在焉故謂之禘天子

春秋講義

卷二上

敬鄉樓叢書

有禘有禘諸侯有禘無禘魯諸侯也何以有禘僭用天子之禮聖人譏之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今莊公三年之禮未畢而遽用吉禘於莊公蓋喪畢而祭之謂吉禘書吉禘者言其未可吉而吉也春秋常事不書違禮必書

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於鄆公子慶父出奔莒

書公薨而不地繼之以姜氏之孫慶父之奔則罪之在哀姜慶父也昭昭矣哀姜主之於內慶父主之於外疑若可以肆行無忌矣卒至於出奔者季氏友來歸之功也季子之功雖不足以存閔而足以存魯是知賢者之有益於人國也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來盟比之齊仲孫來聖人尤喜之魯再世有亂國危如髮齊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以至魯其意蓋有在也設使

高子欲取魯以言而已矣今焉高子與魯大夫定盟而去城魯而存其國其功大矣內有季子外有高子二人存魯功足相方故聖人皆以子書之不言齊侯之使何也春秋原情之書也不使齊侯得有其美其意深矣

十有二月秋入衛

按左氏所言秋固滅衛矣春秋何以入書衛懿公不恤其民為秋所敗衛自滅爾秋豈能滅衛哉况文公復興衛國忘亡春秋是以不書滅也

鄭棄其師

鄭文公惡高克使之將兵於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春秋書鄭棄其師若曰鄭國有師鄭自棄之於高克何有哉此春秋之特筆也

春秋講義

卷二上

三

敬鄉樓遺書 第二輯

僖公

元年王正月

不書即位者魯方有亂僖公入自外不行即位之禮也按震日

抄六此本左氏說近諸家說此與多異論戴氏平心觀理始復其舊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於夷儀齊師宋師

曹師城邢按此條經文戴氏從公衆

說者謂齊桓公次而後救緩於救邢也此說不然按莊公三十二年秋伐邢閔公二年十二月秋入衛僖公元年正月齊師救邢自入衛至於救邢相去一月之間則知狄人入衛之後未嘗再伐邢齊桓公意謂向者狄嘗伐邢矣懼狄人乘入衛之餘威候至於邢故次於聶北借邢之聲援而杜其欲來之路是乃所以救邢也已而狄人雖不至邢人懼他日之復

來也故遷於夷儀所以避狄也書三國之師辭繁而不殺者美桓公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

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於榿

荆至是而稱楚從其所自稱告於諸侯非春秋改之也何以稱人至此益彊不可復制矣會於榿將謀救鄭然桓公重於抗楚不敢輕用其謀三年之後始有次陘之師亦可謂為謀之深矣

九月公敗鄭師於偃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郟獲莒擊

莒擊

哀姜孫於邾齊人取而殺之况季友亦常奉僖公以適邾及僖之立邾人固謂有德於魯公子慶父奔莒莒人逐之又奔

春秋講義

卷二上

四

敬鄉樓遺書 第二輯

齊齊人不納故魯人得以殺之莒自謂有討賊之功矣魯方有難二國有輕魯之心而又有責報之意舉兵之魯意將以求賂也使魯人內懷恐懼俯首聽命則四鄰外侮將不足以為國矣故魯之君大夫赫然奮發起而敗之於是魯之威令始強然後可以立國其敗邾師也稱公稱敗其敗莒師也稱公子友帥師稱敗稱獲春秋所以大其功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

秋既滅衛齊桓率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不書諸侯不繫楚邱於衛而直曰城楚邱者魯自城其邑然此春秋之特筆也春秋之意若曰存亡者固諸侯之功專封者乃天子之法不請命於天子而專封焉予之則廢法不予之則傷恩故微其

事而不錄其功齊桓城三國曰邢曰衛曰杞春秋書法皆異
彼遷於夷儀者邢之自遷也桓公率諸侯而城之其義正故
春秋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淮夷病杞齊侯率諸侯城緣陵
而遷杞比於邢之自遷則不同矣故春秋書曰諸侯城緣陵
若夫楚邱之城比於城杞又大不侔蓋城楚邱以封衛非諸
侯所得專也故春秋略之書曰城楚邱大抵詳其事而大書
者所以錄其功微其事而略書者其功不足觀也已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侯將伐虢以璧馬假道於虞虞公許之晉由此滅虢則是
滅虢者非晉也虞也故先書虞下陽虢之邑也何以不稱虢
下陽虞虢之險要虢公在焉下陽滅則虢亡矣至僖公五年

春秋講義

卷一上

五

敬鄉樓遺書
第二輯

晉卒滅虢春秋不書虢亡者言虢之亡久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齊桓將伐楚故不憚屈已與江人黃人盟江黃近楚桓公固
無假於江黃之助離其黨與以壯吾犄角之勢也故次際之
師江黃不與焉

冬十月不雨

僖公之世不雨者三時春秋每於首月必特書之文公不雨
自冬徂秋比於僖公稍久然春秋總而書之曰自十有二月
不雨至於秋七月不惟此也不雨之後有兩僖公書曰六月
兩文公自八月得雨春秋不書其書法不同何也蓋天下之
事憂念切者朝夕不忘憂念不至者因循易忘春秋探僖公
憂民之心故首月書不雨以見僖公之不忘文公憂民之心

不及於僖公故春秋總而書之以見文公因循而易忘僖公
既以不雨為憂必以得雨為喜文公憂喜不形於心則亦以
得雨為常或書雨或不書雨此皆春秋之特筆也

楚人伐鄭

三年之間楚人伐鄭者二侵鄭者一皆書於春秋志楚人之
強抑亦愧齊桓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詩曰荆舒是懲荆舒並稱舒近於荆蠻之屬也舒之種類不
一或謂之羣舒舒舒舒舒舒舒猶狄之有赤狄白狄也徐與
戎夷雜處力不足以敵荆楚一旦取舒而有之是為異時楚
病徐之端矣

春秋講義

卷一上

六

敬鄉樓遺書
第二輯

六月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齊桓兩與江黃為會屈尊以就卑其為謀也審其結約也固
江黃感桓之德亦盡力於齊然自是結怨於楚卒不免見滅
中國有愧多矣

冬公子友如齊泚盟

魯之復存齊之功也三年之間魯難既定故公子友始得如
齊泚盟無忘齊德且永好也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蔡潰遂伐楚次於陘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
陵

齊桓圖霸二十餘年矣至是始有事於楚然猶未敢聲言以伐之也以侵蔡召諸侯其意不在蔡也借侵蔡之名以出楚不意此桓公之謀也諸侯連兵一旦侵蔡蔡安得不驚而潰乎蔡既潰矣竟往伐楚師次於陘方且逡巡不進楚人備強未服行人辭語不順齊侯退師召陵與屈完盟苟得楚人僅服斂兵而止不敢求多焉又何其退縮不武耶爲謀於前其艱難如此成功之後其兩莽如彼召陵之功不足觀也已楚屈完何以不稱使屈完之來非曰求盟楚人使之如師固將以觀兵也齊侯有先君繼好之言不殺同好之請而後屈完始肯就盟故春秋謂是盟也屈完實爲之召陵之盟諸侯皆在焉不書諸侯而獨曰盟於召陵若屈完自盟然春秋以爲中國之諸侯下與蠻荆之大夫盟非所以尊中國也故略而不書夫既與楚人盟則伐楚之功已成矣春秋之法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盟楚而歸不可謂之不得意也而猶書曰公至自伐楚毋乃諸侯之不得意者乎

齊人執陳轅濬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濬塗誤軍其罪固不可逃使齊侯行師不擾諸侯固將俟而望之懼其來而誤其往齊侯當自責可也執人於會非不討也故春秋書齊人不書齊侯齊急於問罪不待還國維時列國在行江黃不與故齊遣微者同江黃伐之其書曰秋及者承上文謂齊人也其言魯及者非也既歸之後公孫茲始會諸侯之大夫同往侵陳蓋齊侯遺憾之意猶未已故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

春秋

講義

卷一上

七

敬鄉樓遺書
第 二 編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古者諸侯朝於天子其有故而不朝者則使世子攝之下其君之禮一等尊天子不敢廢朝覲也諸侯無事相見曰朝未嘗有定禮也豈容以世子攝之向者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春秋固已譏之今焉杞伯姬攜其子來朝於魯是時杞伯固無恙也制命於伯姬益非禮也伯姬庸視其夫越禮違制會莊公於洮朝其子於僖失爲婦之道矣

夏公孫茲如牟

左氏曰公孫茲如牟娶焉若是則公孫茲之私行也何以書

春秋

講義

卷一上

八

敬鄉樓遺書
第 二 編

於春秋借君命以行故也成公八年公孫嬰齊如莒爲逆婦之行亦書於春秋是亦公孫茲如牟之類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於首止秋八月諸侯盟於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首止之會謀甯周也世子之位未定周不甯矣於是齊桓率諸侯會王世子所以定世子之位也諸侯同心冀戴世子則其位不言而自定矣漢留侯招四皓以定惠帝得此意也曷爲殊會於王世子此春秋之特筆也世子王之貳也豈當下與諸侯會率諸侯而會王世子則世子尊矣諸侯自盟而王世子不與此桓公之大義也春秋書諸侯盟於首止見齊桓尊王之義焉當是之時諸侯相與甯周鄭伯志在從楚不與於盟誠使天子有命猶當從道而不從君故春秋以逃歸書

之逃者匹夫八之事也書逃賤之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氏曰江黃道柏皆弦姻也是時四國皆睦於齊弦子恃之而不事楚以及於亡力不足以及遠而好事遠略其誤人多矣

九月戊申朔口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晉人滅虞而四有其國春秋不言滅書曰晉人執虞公如執一夫然虞公全賂自取滅亡晉人不勞餘力假館而取之言其易也虞虢一國常受命於天子為三公故皆稱公左氏曰虢公晉侯朝工上孟子曰百里奚知虞公之將亡也而先去之則二國之稱公必有由矣

春秋講義

卷二上

九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諸侯伐鄭謂其逃首止之盟也然而鄭伯以非時勞民築新密齊桓因避其罪而伐之春秋所以并書圍邑也曠日持久未能服鄭卒一使楚人圍許以救鄭向者伐楚之師許男卒於會固嘗宣勞於中國矣今茲被圍諸侯安得而不救乎移師救許卒不能救諸侯既還許僖公面縛銜璧求哀於楚僖乃得免救許之功何足算也春秋書公至自伐鄭者見無功於救許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昔歲伐鄭未得其要領今焉伐鄭獨以齊人何也蓋桓公自

圖伯以來未嘗輕用大衆故不欲激煩諸侯輕兵薄伐欲以歲月服鄭此桓公之本謀也

夏小邾子來朝

小邾子之國舊曰郟今焉稱國稱爵奉王命而朝諸侯則知春秋之初諸侯猶知有王命進退之權猶出於天子也鄭殺其大夫申侯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於甯母

入春秋以來列國之世子未嘗與諸侯之盟會而陳鄭二世子實始盟於甯母非禮也齊桓前年伐陳頻年伐鄭二國猶未服故遣其世子聽命於會固將以探桓公之意桓公不憚屈已下與世子盟於是鄭伯乞盟於洮陳侯與盟於鹹陳鄭二國始服矣

春秋講義

卷二上

十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於洮鄭伯乞盟

左氏曰盟於洮謀王室也是時王室有難襄王之位未定告難於齊故諸侯盟於洮以謀之周之公卿不行而遣其下士之微者往與於盟其倉卒之意亦可見矣先書王人尊王室也鄭伯懼於王室之難遂有乞盟之請曰洮曰乞辭之卑者也春秋正其名而書之用見鄭伯之自取也

夏狄伐晉

齊桓伯圖方盛是時晉國亦既強矣外裔不知乃衆間而伐

之其後潞氏諸國晉實盡之豈非自今伐晉始乎

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

哀姜之薨久矣未附於廟至是始用禘禮致哀姜於廟而祀焉姜氏失禮宗廟所不受也用禘禮而致哀姜用其所不宜用致其所不當致春秋爲僖公惜之向也哀姜之喪至自齊言夫人氏而不言姜今言用致夫人并姜氏而不言絕之深矣按此用左傳不用公殺姜母之義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術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邱

襄王初立故宰周公以三公之尊冢宰之貴與諸侯會於葵邱諸侯相與盟而宰周公不與尊之而不敢使與盟猶其在首止也其曰宰周公先歸者非也桓公衣裳之會十有一而葵邱之會爲最盛陳牲而不歃血豈明天子之禁春秋於是盟也上書宰周公下書諸侯盟兩書葵邱辭繁而不殺可以爲春秋盟會之冠矣

春秋講義 卷二上 十一 敬鄉樓遺書 第二編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邱

甲子晉侯僖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者畿內之邑也狄敢滅溫取其地而君之其無忌憚甚矣春秋直書曰滅不以爲諱何也左氏曰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由此解之溫之見滅蓋得罪

於天子也然而溫可滅也以狄滅溫則不可也書曰溫子奔衛不名之者猶存王臣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齊僖公之時北戎侵齊鄭太子忽救之有功於齊則北戎爲齊患久矣桓公既霸諸戎恐懼至是獨與許男伐北戎意者其爲許伐乎其伐山戎也稱人而不稱侯其伐北戎也獨曰齊侯又以桓公能屈尊而恤下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秋七月

冬大雨雪

莊公八年冬十月雨雪爲其陰未甚而寒太早也今茲多大

春秋講義 卷二上 十二 敬鄉樓遺書 第二編

雨雪書冬而不書月其爲深冬未可知也雨雪而至於大其寒極矣則民之與物必有死於凍者故春秋謹而書之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

桓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遂有彭生之禍魯之子孫當世爲永戒乃如僖公之賢亦蹈其覆轍蓋不特偕如齊也又同會齊侯於陽穀此何禮也又數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卡按故事而行之不以爲異典禮不正夫婦道失若魯亦甚矣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黃人事齊而得罪於楚楚人伐黃齊不能救明年楚遂滅黃齊桓之霸業於是而少衰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自楚邱既城之後狄人不敢窺衛者十有餘年至是復侵衛

其後衛數有外外日患齊桓之霸業於是不能及遠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鹹

左氏曰夏會於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

侯成周齊沖孫湫致之如左氏所言淮夷病杞其患小戎伐

京師其患大為齊桓公者宜先謀王室之難而後及於杞今

春秋講義

卷二上

十三

敬鄉樓遺書

第二編

也以救杞為重而以謀王室為輕不能大治諸戎而僅能遣

人成周明年諸侯相率城緣陵以遷杞焉不盡力於宗周而

夏肆是屏昧輕重之宜失緩急之序故春秋書城緣陵而不

書成周不足於齊桓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自季友來歸之後如齊者三所以親齊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邢遷於夷儀而諸侯城之邢自遷也城緣陵而遷杞諸侯遷

之也夫自遷可也遷之不可也故春秋書城邢也詳言三國

之師其書城緣陵也言諸侯而不言其國用見春秋尊王命

而不使諸侯自專也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於防使鄆子來朝

季姬驕蹇縱恣欲自擇其對故與鄆子遇於防既當其意使

來請已故鄆子來朝明年季姬歸於鄆夫婦之道始合若此

其何以為訓乎魯自文姜之後昏姻之道不知有人倫多

是疑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按自此至僖公三十三年水樂大典並闕

秋侵鄭

冬蔡侯貶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

牡邱遂次於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徐前此取舒舒楚屬也故楚伐徐徐遠楚而近齊齊不得不

春秋講義

卷二上

十四

敬鄉樓遺書

第二編

救盟於牡邱謀救徐也次於匡畏楚而不敢救也使諸大夫

往救姑為救徐之名也徐卒為楚所敗按自此以下講義二條並從黃震之日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於鄆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冬宋人伐曹

牡邱之盟宋曹日抄作宋齊皆在伐厲之師曹與齊俱宋襄公不

以救徐為念不以盟會為信退而伐曹以尋舊怨持此圖霸

不亦難乎

楚人敗齊於婁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五月六鷁退飛過宋

都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於

淮

左氏曰會於淮謀鄆且東略也城鄆役人病不果城而還夫

鄆未嘗與會盟且未聞有他難獨以魯昏姻之故至勞諸侯

春秋講義

卷二上

十五

敬鄉樓書

其會亦不足觀已齊桓衣裳兵車之會蓋終於此按此條從實錄日抄

補詳其文義應引左傳作案故節錄於前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夏滅項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於卞

九月公至自會

去冬會淮今年夏始滅項會淮之後公曷爲留齊必有以也

經年於外國事廢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

戊寅宋師及齊師戰於鹹齊師敗績

秋救齊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於曹南鄆子會盟於邾已酉邾人執

鄆子用之秋宋人圍曹

首執滕子已駭觀聽會盟曹南鄆子後至未足深罪也遽使

邾人執而用之曹不致饋亦微罪也口血未乾繼復圍曹以

此求霸豈不謬哉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於齊

梁亡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春秋講義

卷二上

十六

敬鄉樓書

夏郟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於邢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於鹿上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於孟執宋公以伐宋

齊桓公霸業已成猶不敢輕視楚宋襄公一旦圖霸輕於挑

楚於是楚人有狎侮之心宋人曰盟則與之盟宋人曰會則

與之會誤而致之至則執之執其君以伐其國如玩嬰見於

股掌之上宋人俯首聽命罔敢或違不言戰不言敗拱手而勝之爾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楚人使宜申獻捷於魯蓋是會也魯君不與獻捷之意將以風魯魯侯懼而往會與諸侯盟於薄既盟之後宋公僅免而歸蓋在會之諸侯惟楚命是聽或執或伐或盟或釋一無所與焉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宋襄被執之後歸反其國當痛自循省為臥薪嘗膽之計乃

春秋講義

卷二上

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以鄭之朝楚起而伐鄭楚師救鄭卒敗於泓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宋襄雖失道然納齊孝公實有德於齊今敗於泓而死諸侯之所同念也而孝公首伐之既伐其國又圍其邑是以知孝公之背德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文公新卒嗣子未踰年非有甚不得已之事也何至匆匆亟為此盟

春秋講義

卷二上

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左氏以為尋洮之盟也洮之盟纔一月何盟之尋僖公謂前日之盟莒子不親至不足以為平故復會於向不知洮之盟莒子不至公與大夫盟已失體矣今衛又效尤使大夫來公自輕亦甚矣平莒非大事何汲汲若此乎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鄰弗及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

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

前者齊伐宋嘗圍緡今者楚伐宋又圍緡緡之百姓何以堪命此皆宋襄之餘孽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杞或稱侯或稱伯至於稱子極矣故春秋因其自貶而書之
僻陋用夷庭實有關魯人重物而不重禮公子遂所以入杞
也責其不共杞何敢爾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
于宋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夏四月己巳晉
春秋講義 卷二上 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

臣

使宋人賂齊秦以告楚分曹衛之田畀宋私許復曹衛以攜

楚人之黨顯執宛春以激子玉之怒凡此皆譎也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鄆子秦人于濰

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有九年介葛盧來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春秋之諸侯不知有王室如晉文之尊王自謂不可及矣狃

於習俗闇於典禮若此等類皆不知其非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春秋講義 卷二上 二十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按僖公十八年秋救齊二十年齊狄盟於邢三十年三十三
年狄皆侵齊侵起於盟盟起於救也有如此者有如此者旬
日鈔作夷秋

豈可使有功於中
國而與之盟會哉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宰周公王朝之貴豈得下聘列國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魯僖用天子禮國居東方親祭泰山濟水而望祭西南北三

方之山川按黃震日抄謂戴氏此說較趙屬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春秋講義

卷二上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升陘之敗魯固怨邾然君取其邑臣伐其國報亦甚矣

晉人敗狄于箕

此卻缺之雋功也前此未有能敗之者晉實始之故書日秋鈔

為中國患至甚前此未有敗狄者晉實始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於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皆恒煥之災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春秋講義

卷二上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春秋講義卷二上

戴溪

仲望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隱莊閔僖皆不書即位隱以攝莊閔僖以繼故至於文公受國於僖承先公之正統行即位之禮春秋喜而書之與桓宣二公特書即位其事異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杜氏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觀春秋時諸侯之即位者未嘗有命圭之錫獨晉文公嘗有功於王室襄王策命文公為侯伯賜之弓矢鉅鬯今毛伯錫文公命則未知有命圭之錫歟抑亦策命而已歟前此魯之羣公未始有是也而文公一旦驟得之其恩禮可謂厚矣然文公即位且數月矣未能入見於天子遽遣使錫命其禮傷於太過為臣子者不能奔走京師拜命王庭僅遣叔孫得臣報命而已其於禮為何如春秋責君父者輕責臣子者重周之失未暇問也魯之罪不可追已

春秋講義

卷二下

一

敬鄉樓齋書

第二輯

晉侯伐衛

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昔文公之霸也嘗執衛侯及其季年衛人不朝亦人情然也晉襄公不能反也甫及祥祭親自伐衛雖僅能一勝而衛人有報復之師視霸主如敵國不復有晉矣春秋書晉侯伐衛見晉侯之自輕書衛伐晉

見衛人之無霸也不特此也公孫敖以大夫會晉侯於戚雖魯亦有輕晉之心矣

叔孫得臣如京師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孟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橫季孫氏自行父而修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

公孫敖如齊

諸侯世相朝必三年喪畢今敖如齊非禮也專也文公即位

一歲之間朝會皆出於得臣與敖何以為國乎按以上二條去從禮學春秋本義檢補據日鈔以上二條皆作木訥語

春秋講義

卷二下

二

敬鄉樓齋書

第二輯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彭衙之師秦報晉也不曰秦伐晉而以晉侯主是戰何也殺之役晉襄公邀秦以擊之自是而後秦晉交攻者數十餘年春秋不直乎襄公若曰襄公有以自取之也不惟此也上書晉侯下書及秦師以晉侯及秦師則敗秦之功亦不足觀矣

丁丑作僖公主

虞主用桑在既葬之後故葬畢而虞為主練主用栗在既祥之後故虞主則埋之練主則藏於廟而祭之僖公之卒於今一年有奇以言乎葬則既久矣以言乎練則既小祥矣於是而作主緩也春秋十二公未有書作主者而僖公特書志其緩也然則作僖公主何以緩文公欲躋僖於閔公之上久而禮未定也故緩於作主已而用夏父弗忌之言八月大事於

太廟而躋僖公焉大事者大禘也三年之喪畢然後合祭而
禘新主今也作主失於緩祫祭失於早皆躋僖之失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
臧盟于垂隴

左氏曰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
恥之甚矣晉侯之失也往年以衛人不朝親帥師以伐之衛
人有伐晉之師今茲以魯公不朝之故來討公既如晉矣宜
善魯以懷來者乃使其大夫盟公以恥之何其怙強若是也
春秋不書公如晉不言公及盟直魯而不直晉也垂隴之盟
諸侯在焉而魯獨以大夫往明年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
改盟然則諸侯果不可以力霸王主上疑當之力果不可恃
耶

春秋講義

卷二下

三

敬鄉樓叢書
第一輯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文公怠於政事志不在民今年書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
月其後十年與十三年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此皆春
秋之特筆也僖文不雨並書於魯史聖人作春秋始分別而
特書之在僖公則曰某月不雨以見其志在憂民在文公則
歷時言不雨以見其無卹民之念垂訓後世其義著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先王之禮典祀無豐於呢春秋之義不以親親害尊尊僖公
之視閔公雖曰庶兄然管臣於閔公矣君臣之分如之何其
廢之今也文呢於私親躋僖公於閔公之上夫是謂之逆祀
至定公時陽虎欲取悅於國人始正其位而順祀焉用是知
逆祀失禮國人之所不與也春秋直書其事義自見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氏曰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此說非也秦晉
之爭報復已甚其原起於襄公春秋惡之貶卿而稱人所以
惡晉也豈曰尊秦乎哉秦穆之敗於殽也退作秦誓之書聖
人取之列於百篇之末特取其悔過之辭耳豈真以穆公為
賢耶誠使穆公有悔過之實當敗殽之後追悔襲鄭滅滑之
非固將用蹇叔而黜孟明豈復有報復之師乎其所以不替
孟明者藉之報怨爾何悔過之有
公子遂如齊納幣

春秋講義

卷二下

四

敬鄉樓叢書
第一輯

雖不言其罪比事而觀義自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
潰
蕞爾小國服屬於楚何足為中國之輕重致煩六國之大夫
連兵致伐驚散而潰卒亦不能得沈春秋以其功不足錄也
故魯書叔孫得臣而列國止稱人微之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秦人伐晉

殽之師彭衙之戰秦伯皆不在焉至是秦伯伐晉濟河焚舟
晉人不敢出兵秦人勝晉而還遂霸西戎此秦穆之雋功聖
人以爲秦晉之爭自穆公襲鄭始其功也豈足道哉微其事
而書曰秦人伐晉而已言其功之不足錄也此義明則貪功

者知所戒矣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向也春秋書隕石於宋今焉雨螽於宋列國有災來告則書螽之妖孽匪降自天其類實繁羣飛蔽空因風而墜其害稼可勝計哉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侯使陽處父盟公已而自知其非禮復請改盟然未嘗有一介謝罪於魯召而盟之爾魯公奔走如晉俯首受盟而歸春秋書及處父盟於前書及晉侯盟於後則魯之微弱概可知矣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春秋講義

卷二下

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齊桓之霸江黃來盟又宣力於中國其慕義非不善也當桓公在時楚人伐黃桓公不能救卒之楚滅黃而後已今茲楚人圍江晉人乃能伐楚以救江然則桓公之負黃多矣楚人方強未可輕伐處父剛愎不善為謀雖毅然率師為伐楚之行而卒無益於救江之實明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然亦不能救也楚之強若此處父乃欲以徧師攻其所必救不亦疎乎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于婦姜于齊

穀梁曰其曰婦姜謂其禮成乎齊也此說是矣文公成昏於齊先配而後祖其失禮甚矣春秋上不書公下不書氏公與夫人皆有譏焉婚姻人道之始也始不以正君子是以知出

姜之不允於魯也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去年秦伯伐晉以秦人書今年晉侯伐秦曷為以爵書秦伯為焚舟之戰晉侯斂兵以避之幾於太弱矣今年晉侯伐秦以報焚舟之役向使春秋抑晉侯而不書則中國日衰非春秋所以存中國之義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甯俞衛之賢者也免衛侯於難俞有勞焉今茲來聘意者衛得罪於晉晉方謀衛故甯俞之聘欲修好於列國也魯侯享之歌湛露與彤弓俞不辭又不答賦魯秉周禮有媿于甯俞

春秋講義

卷二下

六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多矣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郟

秋楚人滅六

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去年狄侵齊楚滅江今年秦入郟楚滅六可謂四夷交侵矣中國安得而不微乎當是之時楚最彊暴滅夔滅弦滅江滅黃滅六相承而不已如左氏所言滅六之後滅蓼繼之春秋曷為獨書滅六春秋之法列國有告則書不然則否一時之間連滅兩國蓋舉

陶庭堅之後也楚之無道亦已甚矣然狼子野心雖以無道逞其私欲猶歉然不安於心告滅止於六而不敢及蓼此春秋所以不書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春秋之法大夫賜族然後得書氏故入春秋之初多以名稱而不言氏及至中世大夫強盛無未賜之族故春秋至是亦無不氏之大夫矣若季孫行父之類是也公子遂何以不書氏未有氏也公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然

春秋講義

卷二下

七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後以王父之字爲氏蓋亦有以官以邑爲氏者不一而足也

按遂久見經此承上行父發之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按三傳所言殺陽處父者狐射姑也春秋曷爲稱國以殺國無政刑使人無所忌憚敢于殺大夫罪人弗得逸之他境非晉殺而何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禮天子頒正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之朔則以特羊告于宗廟謂之告朔既告之後然後出而視政故謂之視朔文公以閏月之故不以特羊告朔止朝于廟而已夫閏月之朔日月相會天有是月歲功以成聖人置閏典禮具在若之何其可廢耶春秋書猶朝于廟幸朝廟之禮猶存不至

於盡廢也文公末年四不視朔則荒怠于政雖非閏月亦不告矣當孔子之時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由此觀之自文公之後禮日益廢告朔之羊雖有司具文行事而魯公不親告朔矣此春秋所以志其始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郟

向也僖公嘗伐邾取須句而復其君中間邾人侵奪而有之今焉邾之公子叛邾歸魯文公爲之伐邾取須句以居之由僖公言之猶有存亡繼絕之意由文公言之邾人之叛亡以偪其宗國豈禮也哉遂城郟者因伐邾之師城郟以備邾也取人之邑納人之叛方惴惴然勞吾師旅以自爲備是果何益于魯哉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春秋講義

卷二下

八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書晉及秦戰晉爲主乎是戰也當是之時趙盾寔將晉軍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以春秋書法言之當曰晉趙盾敗秦師而今日晉人及秦人戰何也是戰也晉之理曲矣晉人欲立君逆公子雍于秦秦伯多以師衛送之秦何負于晉誠使晉人迫穆嬴之請而畏國人之逼尤當善爲辭命以謝於秦何至遽以干戈相向乎不書將不書敗者罪趙盾也

晉先蔑秦奔

狄侵我西鄙

戎常爲魯患至莊公伐戎之後戎患少息至是狄患方興侵我西鄙其後魯人獲長狄僑如狄遂少戢外攘之道固不可無威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不序大夫不名左氏曰公後至也公羊曰諸侯不與公盟既晉大夫使與公盟也大要文公之為君忘于政事晉侯新立諸侯在會而公獨後至春秋諱其事而略言之若曰在會之諸侯不知其幾國與盟之大夫不知其為誰則文公荒忘之意隱然其中矣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泄盟

徐伐莒莒請盟于魯其意固將借魯以為助也魯不能與莒伐徐徒使公孫敖如莒泄盟而已奚益于助莒也哉而况公孫敖是行寔有昏姻之好君子謂是盟也不足以為信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春秋講義

卷二下

九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春秋之法遂事者稱遂今公子遂以十月壬午盟趙盾以乙酉盟雒戎相去纔三日爾其為遂事可知矣春秋何以再書公子遂甚矣聖人謹中外之辨如此其嚴也如使公子遂盟趙盾之後繼以盟雒戎則視雒戎與中國均非所以立天下之大防也間之以日別之以地兩言公子遂則中外之分截然而不可犯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穀梁曰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意深矣未嘗至京師則非如也而以如書蓋已嘗受命則

君言不宿于家惡可廢也未嘗歸魯國則非復也而以復書蓋受命而出必當反命于君不可專也彼公孫敖之奔莒失人道之大倫不足責也而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此義明則上之命行乎下矣

益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春秋之法大夫書名其善之者稱字此獨以官稱何也夫守道不如守官司馬握節以死司城効節而出其守官如此春秋以官書之不沒其寔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家父求車嘗稱使矣毛伯求金不稱使何也求車猶可求金甚矣是時襄王在嬖猶未葬也從魯求金亦可念矣故聖人

春秋講義

卷二下

十

敬鄉樓叢書

隱其事若毛伯之自求所以存周且罪諸侯也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文公即位之初天王使毛伯錫命成風之喪榮叔歸含

有則召伯會葬今茲襄王之感感日鈔公孫敖如周弔不至

而復魯亟遣大夫繼往可也遷延不行而毛伯求金已而得

臣如京師會葬亦已晚矣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往者文姜至自齊不書至此其書至何也杜氏曰告于廟也公行則告于宗廟反行飲至此諸侯之禮也今夫人亦有告至之禮是上僭而敵君也故春秋謹而志之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于是伐鄭趙盾會諸侯之大夫以救鄭誠善矣介命而行猶懼不濟緩不及事無功而還卒不逃范山所料故諸侯之大夫皆稱人左氏曰以懲不恪其說得矣

夏秋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莊公之時荆人來聘今也楚子使椒來聘有君有大夫春秋非進楚也拒之於前固將以絕之於後也拒之而不能絕使

春秋講義

卷二下

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得儕于中國則亦有不得已焉爾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楚殺其大夫宜申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氏曰頃王立故也誠使頃王之立周之卿士與魯人盟春秋當時書之今書及蘇子盟而不言其人魯之微者也僖公十年秋嘗滅溫溫子奔衛溫即蘇子也今與魯盟豈非既復其國而求與魯盟乎不然魯安敢以微者盟王人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按左氏陳鄭之君先會楚子于息已而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公迎勞楚子田于孟諸鄭伯與焉麋子逃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宋公違命其僕見扶麋子耻之逃歸不與其為辱不亦甚乎故春秋書次厥貉于前伐麋于後宋鄭陳三國不與焉所以諱其從楚之失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是會也謀諸侯之從于楚者後三年公會晉趙盾盟于新城而後從于楚者始服蓋二大夫之謀未足以為重彼陳鄭宋三國舍強楚而從中夏誠非易事固不容以易謀也

春秋講義

卷二下

十二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秋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連年侵伐中國暴橫已甚向也晉人敗狄于箕猶足以為功也今茲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可謂一時之雋功矣公羊曰其言敗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斯言得之矣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按左氏邾太子以地來奔魯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邾伯誠如所言邾太子未嘗為君也春秋豈得以邾伯書蓋必嘗為君迫于不得已而出奔非其罪也故春秋不以失地罪之書其爵而不書其名

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氏曰杞伯來朝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由此觀之子叔姬固嘗歸于杞矣杞伯絕之故其卒也書于春秋然公穀皆曰子叔姬嘗許嫁于杞矣未嫁而卒故春秋得以書之三傳之言未知孰是然春秋之法內女不書卒其書卒者必有故者也今之書子叔姬之卒于杞伯來朝之下則杞伯之來朝也其請昏乎其絕昏乎俱未可知也按公穀祗云叔姬許嫁其徐也

夏楚人圍巢

巢江淮間小國也然武王克商之後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蓋自夏商之時已列于諸侯久矣楚人強暴侵滅小國圍巢之後卒滅而有其地異時吳復取巢于楚春秋以吳滅巢書猶存巢也按黃震曰抄引或氏曰前日楚伐巢中國不能救于是又圍巢中國無樹主諸侯何恃哉永樂

春秋講義

卷二下

十三

敬鄉樓叢書

大典失去

秋滕子來朝

隱公之時滕管來朝爵猶稱侯中間宋執嬰齊已稱滕子至是復稱滕子來朝其自貶損久矣蓋滕小國也絕長補短僅五十里間于大國惴惴然懼不能自免宜乎降而稱子也

秦伯使術來聘

莊公之時楚始聘魯春秋以荆人書及其再聘始書楚子使椒來聘今秦始聘魯其書法何遽與楚椒同耶蓋楚子開端于前秦伯效尤于後聖人雖欲絕之不可得也秦穆公初霸西戎欲行禮於中國始歸成風之祿今又使大夫聘焉其使者雍容文雅應對有禮亦見其擇使而來不敢輕中國也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晉交兵不一而足聖人直書晉人秦人戰不言及者不分客主厥罪惟均言二國皆主乎是戰非略其事而不詳書也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上卿長師以城二邑其役重其事大矣無故而城邑君子猶以為病民况并城二邑乎雖曰得時勞民甚矣曰行父曰帥師曰城曰及備書其事惡之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鄭子蓮陳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大室者世室也世室者伯禽之廟也其為屋亦久矣時加省

春秋講義

卷二下

十四

敬鄉樓叢書

視隨事增修故久而不壞今文公在位十三年矣時方無雨屋無壞道一旦遽壞必其不加省視馴至大壞而莫之知也文公怠于國政每事皆然今宗廟之敬闕焉若此他何責乎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晉侯新立卻缺實與魯大夫會于承筐謀謀字原脫據左傳諸侯之從于楚者固將倚魯以為重也今茲公如晉也衛侯會公以請平于晉及其還也鄭伯會公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明年

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皆服魯侯之功也春秋善之書如晉書會公書及盟書還書至辭繁而不殺者皆善之也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氏曰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弔喪不敬魯固非矣何遠至于與師耶彭生伐邾蓋亦不能自反矣春秋交譏之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同盟之禮齊桓以霸主行之固已僭矣趙盾主盟復行是禮其僭亦甚盾之無君有自來矣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斗為帝車運乎中央以制四方星入環域皆足以致災而况有星孛入其為應也昭然矣故春秋謹而書之

春秋講義

卷二下

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以晉人之力納捷菑于邾其為力也甚易春秋以弗克書其辭甚嚴凜然不可犯也夫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非不能奪也義不可奪也邾人守義晉人退縮卒弗能納報然而反豈晉能悔過哉大義所在雖有力者不能加也書晉人弗克者惡晉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宋子哀來奔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如左氏言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單伯并子叔姬而執

之公羊之說則不然以為單伯道淫而被執夫單伯未嘗與

叔姬偕行烏乎道淫是時齊國有亂天理人倫無復存者故執單伯又執子叔姬豈容復以人道責哉春秋兩書齊人甚惡之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一年之間行父如晉者再其始如晉也為單伯與子叔姬之故然而六月單伯至自齊至十二月子叔姬始歸何其晚也其後如晉也為齊人侵我西鄙之故然而諸侯既盟之後齊侯復侵我西鄙既而伐曹討其來朝于魯亦可以見齊之強魯之弱而晉無能為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孫來盟不稱使何也杜氏曰華孫奉使鄰國能臨事制宜

春秋講義

卷二下

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此說近之自僖公盟於薄釋宋公

之後宋未嘗與魯為好至是而華孫來盟春秋嘉之而不書名猶齊高子來盟是也其曰司馬何也華孫之來其官皆從故以司馬稱之猶宋司城來奔效節于府人是也然而歷考春秋書宋之事比列國不同竊有疑焉其殺大夫也不稱名氏甚者併稱其官其來盟也其來奔也皆以官稱之其書孔子子哀華孫也又皆不名傳春秋者紛紛異說或曰宋三世無大夫內娶也又曰其以官稱者無君之辭也又曰孔子故

宋有既字為祖諱也其說多牽強不通左氏之說比于二傳

差勝然亦未能盡得聖人之意宋先代之後世子周為客天子所以待宋者其典禮大不同而春秋之所以書宋者其名字豈容無別凡春秋之所以特書者必其典禮之當然非因

事起義偶然而書者也蓋不特此會未有言其所爲者稷之會書曰以成宋亂薄之會書曰釋宋公澶淵之會書曰宋災故凡此三者皆爲宋特書其意蓋有在矣

夏曹伯來朝

左氏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誠如左氏所言曹伯之朝合于古矣特不知左氏所言者古之制歟抑春秋之制歟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春秋之時小國奔走以朝於大國于是始有比年之朝矣以是爲古誣矣哉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春秋講義

卷二下

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單伯爲魯使齊故執之與歸皆書于春秋書齊人執鄭詹鄆詹自齊逃來惡之也書齊人執單伯單伯至自齊閱之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蔡侯與楚子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又不與新城之盟故晉卻缺伐蔡如公羊所言卻缺之師以戊申至蔡其至之日卽入其國何其易也用見晉師強而蔡人之無備也左氏曰獲大城焉則蔡之國亡矣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齊人執單伯子叔姬矣而又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告于晉晉人爲之合諸侯于扈將以謀伐齊爲文公者先當率諸侯聽命于會以請師期顧假然不至使諸侯自爲盟無怪晉人取賂而還也春秋微之書諸侯盟于扈而已略諸侯而不書其

國者所以著文公之罪也齊侯至此益無所畏不惟再伐魯也又伐曹而入其郛曰汝何故行禮于魯逞怒于人猶以爲未足而又遷怒於他人齊固無道矣抑亦文公荒怠有以致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人歸子叔姬不曰魯人請之而曰齊人來歸者魯之直也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侯逞威于魯其勢未艾使文公請盟于齊猶可息也呢于

宴安不卹國事而委重於季孫行父宜乎齊侯之弗盟也書

弗及者言其權之在齊也已而公子遂納賂于齊僅得一盟

然卒益爲魯患明年齊復伐魯及文公親與齊盟而後齊難

春秋講義

卷二下

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稍息君子是以知文公之怠惰其害于國多矣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視朔者每月之朔告于宗廟退而聽政以朝羣臣也向也文公閏月不告朔矣今也四不視朔其怠益甚矣僖公既葬而作主緩大室屋壞而不修不兩者三年而皆無閔雨之心晉侯新立諸侯皆會而公獨後至及告難于晉晉爲之合諸侯而公又獨不會荒怠國政一至于此春秋謹而書之以爲有國者戒焉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邱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蜀彭濮嘗從武王于牧野蠻之微者也秦楚巴三國同滅

庸以楚爲首蓋是主兵者也庸人帥羣蠻以叛楚楚人將徙都
都以避之幸而滅庸始能立國楚人自謂有功故告于諸侯
春秋得以書之秦楚相遠其所以得伐庸者由巴蜀以通道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列國之卿相與伐宋將討文公之亂也既不能討又立文公而還助亂之罪不容誅矣貶而稱人深絕之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或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無道驟爲魯患惡甚自斃固不足責然文公怠惰不卹國事向使陽穀之會文公親行其患必不至此病而乞盟所

春秋講義

卷二下

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喪多矣不能盡力于前而遂徒費力于後是亦不善爲謀者也

諸侯會于扈

文十五年經書諸侯盟于扈至是書諸侯會于扈其事正同

始也魯文公不至晉侯取賂于齊無功而還故春秋略之不

列數日鈔作諸侯今扈之會文公不與諸侯成宋之亂而不

能討其罪比于取賂尤甚故春秋復得而略之大抵春秋之法其事之可錄者特書屢書不一書其不足錄者微之而已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人臣出使有正有介介者所以輔行也春秋之法書正而不書介今遂與得臣並書蓋兩卿並出名位相敵故春秋列而數之穀梁曰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此說得之

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

魯桓公夫人曰文姜莊公夫人曰哀姜僖公夫人曰聲姜文

公夫人曰出姜亦曰哀姜自文姜亂魯之後繼之以哀姜魯

國之人倫不復存矣文公末年魯人殺適立庶故出姜歸于

齊哭而過市魯人哀之亦謂之哀姜然而春秋書二姜之事

春秋講義

卷二下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不同前之哀姜其去魯也書曰夫人姜氏孫子邾著其罪也後之哀姜其去魯也書曰夫人姜氏歸于齊憫其無罪也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

春秋講義卷二下

宣公

戴溪 肖望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魯之桓宣皆繼故而立無所畏懼假然而行即位之禮春秋即其實而書之明著其罪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文公喪祭未終納幣于齊君子固已非之今宣公執親之喪纔踰年爾遽遣人逆女人道廢矣姜不言氏貶夫人也稱婦姜者貶敬嬴也君臣父子婦姑之義皆失之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春秋講義

卷三上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子赤齊之出也齊方有難不暇爲子赤地慌于仲遂之邪謀故子赤卒而宣公立然魯之君臣恐懼而不安百計以求悅于齊喪制未終而成昏固已拂天理而不顧季孫行父繼踵如齊然後宣公得會于平州以定其位已而賂齊人以濟西之田公子遂拜盟于後何汲汲也齊人取濟西田不言魯歸之爲魯諱也書取甚易之辭也桓公之立也不義以許田賂鄭宣公之立也不義以濟西之田賂齊懷慚抱愧制命于人亦可哀矣

秋鄭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晉楚二國不務德而力爭陳鄭一彼一此亦不足以得二國之心鄭伯以晉人受賂之故而受盟于楚陳人以楚人無禮之故而受盟于晉故楚子鄭人侵陳及宋而趙盾亦帥師救陳陳宋怨鄭伯者也故復與衛曹會晉師以伐鄭既歸之後晉宋再復伐鄭當是之時晉靈公年少而侈楚莊王方有事于諸侯故晉不競于楚未幾而有桃園之難楚莊得盡力以圖諸侯入陳入鄭楚卒得志于二國楚莊以此稱霸春秋紀晉楚之爭霸陳鄭之叛服于此特詳焉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侵崇之役最爲無名趙穿有言曰我侵崇秦必救之吾以求成焉是無名之師也穿新得政而專復謀竊晉之兵柄於是

春秋講義

卷三上

二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無名而興師桃園之禍其所由來者漸矣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按左氏鄭人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御之則主兵者鄭也今書曰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稱帥師者見宋主乎是戰也宋方得罪于王法不自修省而汲汲然報怨于鄭故鄭人伐宋宋自取之也兩國之卿親帥大衆尅日以戰其事重矣春秋書戰書敗績書獲辭嚴而不恕非以大鄭之功也宋之不義霸主不能討假手于鄭敗師失將所以快神人之憤示亂臣賊子之無所容也

秦師伐晉

秦之伐晉多矣或稱晉或稱人

各有攸在此稱師者言用大衆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郊禮先期卜牛而養之及既卜日則改牛爲牲或卜日不書

或牛有傷則有免牛免牲之禮今也魯之郊牛其口傷故改

卜牛改卜而牛又死知天災之甚也於是而不郊宣公以不

義得國卽位始郊獲罪於天故降災於牛以見其不饗也上

天垂戒之意深矣

葬匡王

春秋講義

卷三上

三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近在伊維中國不能問能楚人伐之然楚意不在

戎也觀兵于天子之疆而問鼎之大小輕重其僭亂若此春

秋是以謹書之也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赤狄始見於經狄有赤狄有白狄有長狄其種類不一大抵

自爲部落相聚而寇掠爾他日晉人滅潞氏甲氏則赤狄之

存無幾矣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二國交怨有能平其怨而息其爭豈不甚善然非有以信服

其心則勢力固未易平也譬如鄉鄰有鬪非有大人長者爲

之講解則其鬪豈易平哉莒郟之爭莒大而郟小故平莒爲

難平郟爲易今公及齊侯平莒及郟郟之于魯有伯姬之親

故宣公主乎是平也齊魯二君方得罪于諸侯豈足以信服

乎莒不肯之辭傲然而不顧也宣公不勝其忿伐莒而取向

夫取向則易而平莒則難用見勢力之不足恃也昔者魯桓

公嘗欲平宋鄭矣數與宋公爲會宋卒辭平桓公至于伐宋

而與戰焉其事正與宣公類二公皆以不義得國諸侯誰其

信之不能省躬而逞怒於人滋益罪矣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春秋講義

卷三上

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宣公連年如齊卑辱已甚今因如齊之役高固使齊侯止公

以求叔姬無乃太甚乎前此魯女多爲諸侯夫人今下嫁於

大夫固已少屈矣宣公又自主昏是以大夫自處也高固之

逆與子叔姬之偕來其書於春秋益可恥矣向者莊公之時

莒慶來逆叔姬其後僖公及莒慶盟于洮皆魯之恥也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楚莊王圖霸刻意以爭陳鄭此豈一手一足所能定哉晉時有難趙盾之志不在諸侯僅與衛孫免侵陳示諸侯以爲名而已非能回陳人從楚之心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魯衛兄弟也數會屢盟亦已久矣自文公會齊之後十餘年間衛未嘗通魯好也今茲孫良夫來盟衛始通魯且結信也魯宣自得國以來恐懼事齊視晉而下不以爲意良夫之來不惟通好且謀會晉故委心於魯結盟以示信其意可謂勤

春秋講義

卷三上

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矣然宣公方篤意事齊從晉之意未敢堅決衛人雖結信於魯猶無益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左氏曰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魯方聽命於齊之不暇安敢動齊侯以伐人之國則伐萊之謀其出於齊侯之意也明矣齊志於伐國而魯助齊爲虐春秋交譏焉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按左氏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則是盟也有天子之卿士奉天子之命其事重矣春秋曷爲不書盟左氏以爲魯公不與盟之故非也誠如左氏所言則春秋當以公不與盟書豈得闕而不錄靈公之難晉不討賊成公之立又不

請命于天子于今四年新會諸侯天子縱不能問罪于晉又使卿士臨之赫然王命臨照諸侯而賞罰倒置莫此爲甚春秋沒其事而不書以爲不足乎揚也其旨深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按昭公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今也公子遂如齊不至而復未幾卒于途其有疾明矣春秋書至黃乃復不書有疾何也蓋諸侯適他國進退得專之己人臣衛君命而出則不可專也有如疾不可爲猶當與疾將事進退豈得而由已哉春秋書此示人臣不得專命之義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春秋講義

卷三上

六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諡所以寵貴其身後而無忘其子孫也春秋即其實而書之大抵君臣之義務存始終故人臣之卒當祭則不告終祭則不繹今也辛巳有事於太廟則既終祭矣明日賓尸禮不必講也壬午猶繹可已而巳也萬無聲之樂也入則用之籥有聲之樂也去而不用時不欲聲聞於外惟恐人之或知也宣公非忽然於仲遂也君臣之恩薄其來久矣知悼子在殯晉平公飲酒擊鐘於寢屠蒯入諫宣公去籥之意固已拳拳於仲遂矣彼仲遂之罪當棄絕於宗廟春秋非愛仲遂者特愛禮爾禮有終始所以待遇臣子垂訓後世不容以仲遂廢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晉師白狄伐秦

晉呂相絕秦之書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也白狄之與晉固為婚姻晉之與秦獨非婚姻乎舍秦之婚姻而獨與白狄伐秦何哉昔也襄公與姜戎敗秦師于殽今也成公又與白狄伐秦內外親疎之義皆倒置矣

楚人滅舒蓼
觀左氏所載隨絞州蓼伐楚師則蓼固當為一國而以春秋考之前乎此徐人取舒後乎此楚人滅舒鳩今之滅舒蓼者豈非舒鳩之類所謂羣舒者是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兩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城平陽

楚師伐陳

春秋講義

卷三上

七

敬鄉樓遺書
第二輯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宣公即位九年親如齊者三而君臣未嘗至于周天子使人來徵聘仲孫蔑一至京師而已天子猶以有禮而厚賄之亦可嘆矣

齊侯伐萊

萊東夷也書曰萊夷作牧其地在青州于齊為近故齊侯必欲服之觀齊魯會夾谷之日萊人以兵劫魯侯則萊之服屬於齊有自來矣

秋取根牟

公羊曰根牟者邾婁之邑杜預曰根牟東夷之國經書根牟而不繫於邾知其為國明矣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黑壤之會謀不睦也而陳不與扈之會亦所以謀不睦也而陳又不與晉安得而不伐陳耶如左氏所言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春秋曷為不書諸侯蓋晉侯卒于扈則在會之諸侯猶未歸也荀林父受命而行聞晉侯卒乃還實未嘗伐陳也春秋豈得併諸侯而書之乎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前書滕子卒今書宋人圍滕其伐喪之罪比事而觀不可逃矣滕之于宋非有深怨也特不事宋而已向也宋嘗執滕子

春秋講義

卷三上

八

敬鄉樓遺書
第二輯

嬰齊今茲又伐其喪明年宋復伐滕何其甚耶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按左氏楚子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此鄭之雋功也春秋曷為不書楚連年伐鄭今茲親帥師徒至鄭之城下其勢未易抗也晉卻缺救鄭未嘗與楚人交戰鄭伯遽敗楚師于柳棼微倖一勝不足以挫楚人之勢適足以稔鄭之禍春秋以為不足錄也故略而不書

陳殺其大夫洩冶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之奔不止一人其宗強于齊久矣異日莊公之禍崔氏寔爲之宗彊故也春秋書尹氏武氏崔氏其義各有攸在或志其世卿或志其彊宗此二者皆國之巨患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往年救鄭今年伐鄭爲晉師者不亦難乎德不足以庇鄭威不足以抗楚一救一伐徒自疲其力而已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天子使其母弟躬聘於魯其恩禮可謂隆矣然而自是以後

春秋講義

卷三上

九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周室日衰天子之使不復至魯春秋亦無得而書焉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郟

公孫歸父者仲遂之子也有寵于宣公故執魯兵柄伐邾以取邑已而懼齊人之見罪也親往謝罪于齊小人謀國假寵以肆威行險以求利類多若此久而未有不爲國患者向使歸父不見逐於魯其爲魯患多矣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齊侯之卒也宣公既如齊弔矣公孫歸父繼往會葬焉已而行父歸父又有如齊之行一年之間魯之君大夫接踵在齊

齊不得已僅一遣國佐報聘而已歷觀魯十二公其務爲容悅以求媚于大國未有如宣公之甚者也

手以爲辭中國之愧多矣楚莊伐陳先入其國而後殺夏徵舒此先書殺者討賊之辭也然而楚人取陳以爲縣則既滅陳矣春秋以入陳書何也春秋大改過喜遷善楚莊既縣陳而復還之其功豈可掩哉然納公孫寧儀行父楚莊之爲德亦不終矣始焉殺夏徵舒討其罪也終焉納公孫寧儀行父獨非罪乎致陳靈公之爲亂者寔二人之罪也獨可納乎春秋不以功掩過亦不以惡掩善故楚莊之事備書於春秋則功過善惡不可誣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按公羊曰楚莊入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由此觀之楚子固嘗入鄭矣春秋不言入何也去年楚子滅陳書入而不書滅

春秋講義

卷三上

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今年楚子入鄭書圍而不書入聖人之意蓋有在矣陳既滅而復其國鄭既入而許其平聖人嘉楚莊能改過而遷善也當是之時中國無道十餘年間晉宋陳鄭皆有大罪楚莊因之遂有圖霸之心既得陳鄭矣不迫人以險猶有存亡卹難之意春秋安得而不嘉之按左氏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子楚退三十里而與之平春秋何以不書存中國而抑荆蠻也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晉楚之大戰三晉勝楚者二曰城濮曰鄢陵楚勝晉者一曰邲此三戰者春秋皆書曰晉及言中國主乎是戰不使楚人得以主之也然城濮之戰楚之主兵者得臣也以邲之書法觀之當書曰晉侯及楚得臣戰不書得臣而書楚人者賤得臣不使與晉侯爲敵也邲之戰荀林父

不能制御諸將以至於敗林父之罪不可逃也然而城濮之戰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晉雖敗邲林父之罪不及焉君子是以知晉用法之忍楚御下之嚴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附庸也其國至微楚人滅之易爾然楚莊能施德於陳鄭卒不免於滅蕭何也人之常情矯揉以爲善者雖能勉強於一時不能持守于悠久楚莊始焉矯揉伏其好利之心一旦發其暴怒復還故常春秋卽其寔而書滅功罪不相掩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

左氏曰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邱則是盟也原穀寔主之邲之戰原穀違命先濟遂至于敗得免於死已

春秋講義

卷三上

十二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爲厚幸豈得又主列國之盟乎盟猶可也豈得而同盟乎很復之資驕僭已甚卒不免於見殺削其名書人罪晉而惡原穀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陳方受兵于楚僅復其國宋何事而遽伐之乎宋衛方盟衛人渝盟以救陳春秋不以爲罪而以爲善書救陳者善之也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向也宣公會齊侯伐萊其後齊自伐萊向也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今焉齊自伐莒蓋二國去齊爲近齊人志在併吞始猶資助於人終則自專於己不勝其利慾之心而欲逞其虐小之威不喪其所欲則不已也

夏楚子伐宋

左氏曰以其救蕭也楚子滅蕭已有意於伐宋非以救蕭而起也明年圍宋意可見矣

秋彘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按左氏晉侯伐鄭鄭伯如楚謀晉故也春秋曷為不書如楚中國不競諸侯相率南向以朝楚此春秋所嘆息也前者鄭伯許男如楚今茲鄭伯又復如楚春秋以約中國朝楚寔自鄭始故諱而不書

秋九月楚子圍宋

春秋講義

卷三上

十三

敬鄉樓表書 第二輯

楚莊連年有事于中國今茲圍宋宋人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其急亦甚矣楚人屈于華元一言退三十里而與宋平其事與圍鄭相類故春秋書法一同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宣公十有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至是三年矣再會齊侯于穀向者君臣迭至于齊自歸田之後事齊侵簡君子是以知勢利之交不能久也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僖公之時楚子伐宋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宣公之時楚子圍宋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及楚平魯之謀國類出于此豈自治之道哉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前者楚子伐鄭鄭及楚平春秋不書今茲圍宋宋及楚平春秋何以書蓋鄭伯效牽羊之迎乞平于楚春秋存中國而不書今焉宋華元楚子反親自結平兩國息爭亦春秋之所與也故以宋人主乎是平不使楚人得以專之也然而二國之卿略而書人何也平者在下而不在上也下議其平取必于上春秋義存君臣故微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外域之屬自為種落而種落之中又自分其族類蓋勢分無以相統屬故也若狄之族有赤狄白狄而赤狄之族亦有潞氏甲氏之類是也向者狄為中國患其後赤狄繼之今茲晉侯能滅赤狄潞氏執其君長而歸亦可以為功矣

春秋講義

卷三上

十四

敬鄉樓表書 第二輯

云雙齊伐衛者狄耳潞氏前此未見于經不知其罪也或說非是 潞子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晉大國也彼白狄之與赤狄皆得結婚於晉其不自貴重亦甚矣一旦潞子之夫人見殺于鄭舒然後與師滅之不亦晚乎潞何以稱子豈非亦晉命于天子乎四裔之君長雖大皆曰子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秋彘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高固娶子叔姬嘗與叔姬來魯則未知是會也其諸高固借公事以為私行歟其亦繼公孫歸父會穀之好歟斷道之會高固逃歸意其為人也必專輒而不用命者也自是而後齊

魯之好疎矣

初稅畝

井田之法為田九百畝八家同井而居共受田八百畝名曰私田其中一百畝以二十畝為八家廬舍餘八十畝名曰公田八家共耕公田得其地利以供公上此之謂什一之稅外此一毫無有也今也宣公以公田之稅為公上所當得復于私田之中履畝而稅之其取于民也比舊倍增至于後世違用之哀公所謂二吾猶不足是也春秋深惡之故書曰初稅畝著其作備之罪也哀公十二年復有田賦之法蓋於稅畝之外復用田以取賦為甲兵之用其剝民益甚矣然春秋不書初者作備之罪宣公既任之矣稅畝之後繼以緣生又繼以饑獲罪于天降災于下悲夫

田之中履畝而稅云云定取村預左傳注

冬緣生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去年晉滅潞氏執潞子嬰兒猶以為治鄆舒之罪也今焉滅甲氏及留吁則又太甚矣中國之有外域猶陽之有陰也陰不可使勝陽然不能使無陰也古之王者攘却之則有之矣後世好大喜功之君不分別其事理而但以兵威取之則過矣前書晉師後書晉人春秋之義各有攸在

夏成周宣榭火

昔者成王定鼎于洛邑復于洛邑之東營邑以居頑民名之曰成周在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是也按二語係書序以其地在東故或謂之東郊亦謂之東都春秋之書王城者謂洛邑也

春秋講義

卷三上

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書成周者謂東都也成周宣榭火曷為書于春秋告于魯也宣榭者杜氏以為講武之屋無室曰榭公穀以為宣宮之榭樂器藏焉先儒之說以為不然曰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台此三說而觀之竊意宣王中興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是知宣榭者宣王講武之屋也後人思宣王之功烈即其榭而廟祀之歲時享祭樂器藏焉容有是理不曰廟而曰榭何也廟有屋榭無室故也

秋郊伯姬來歸

魯之內女適于他國者多矣常事不書其書于春秋者必其有故者也春秋之法婦人謂嫁曰歸歸甯曰來大歸曰來歸大歸者棄于夫家而歸于宗國不可以復反也若郊伯姬杞叔姬之類是也夫婦之義終身與齊生雖異室死則同穴或相棄背喪其妃嫗此人倫之變也夫婦道失春秋交譏焉

春秋講義

卷三上

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冬大有年

春秋書饑書大饑一饑足以病民而况于大饑乎其書大者憂之甚也春秋書有年書大有年有年已足為斯民喜而况大有年乎其書大者喜之甚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向也同盟之禮諸侯猶有所而而字上原脫一字不敢數行其後

大夫亦得而行之至是不復爲重矣是盟也以討貳爲辭正爲卻克報怨爾何至重煩諸侯爲是大盟乎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肝卒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晉卻克請于晉侯欲伐齊以報怨晉侯勿許亦可嘉矣已而盟于斷道齊人請盟而不得與遂有伐齊之師則是晉侯執德不堅交鄰不固卒奪于卻克之私而不能自制也同盟者五國衛侯使世子從于晉伐齊自非大不得已何至遣其世子從伐乎既與齊侯盟後二年復有鞏之戰故君子于晉侯伐齊之事有憾焉

公伐杞

夏四月

春秋講義

卷三上

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讀春秋至于邾鄆之事未嘗不爲之悲傷忿恨也向也邾人嘗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此人理之所無者一時之人不以爲怪今也復戕鄆子于鄆親至人國戕人之君春秋以來亦無是事也鄆夏餘也列于諸侯有社稷有民人何乃俯首受制于邾若此凡爲鄆之臣子與邾有不共戴天之讐縱不能報之于前當其戕鄆子之時獨無一人出死力以衛其君者人倫天理於是絕矣是時晉主夏盟於邾鄆之事略而不問烏得無罪焉

甲戌楚子旅卒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仲遂有德于宣公而獲罪於魯國當宣公時其子歸父用事于魯其所以納交于齊晉者非不至也一旦宣公卒其家被遣歸父倉皇奔齊蓋人理之當然而天道之必復者也春秋于文公末年書公子遂如齊於宣公末年書公孫歸父奔齊此事而觀亦可見天理之不僭矣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子承父統國無內難行即位之禮故以公即位書于春秋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三月作邱甲

先王之制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出長

春秋講義

卷三上

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穀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蓋四邑爲邱每一邱爲一百二十八家按永樂大典誤作一百四十二家今改正四邱爲甸每甸合計五百一十二家古者使一甸之家共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成公作邱甲始令一邱之人各出甲士一人步卒二十四人比于古制增三分之一矣先王藏兵于民合五百一十二家總步卒甲士共不過七十五人爾不敢窮民力也今無故而增三分之一是三甸而增一乘矣成公即位之初德政未聞而驟變古制輕用民力于公室寔無所補徒爲三家異日作三軍之地爾春秋特書作者著其作俑之罪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齊未嘗得罪于魯也歸父如晉謀去三桓齊何與焉歸父奔齊齊人受之亦人情之常爾何至驟與齊怨謀伐其國懼有

齊難先作邱甲聞齊欲出師急與晉盟若此擾擾也重卿不行而僅使臧孫許往盟主幾于失禮矣亦賴晉侯急于伐齊俯從臧孫之盟不然滋益罪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按左氏劉康公微戎而伐之遂敗于徐吾氏不言伐者不以王師敵戎也不曰戎敗王師而曰王師敗績于茅戎者王師無敵誰得而敗之若曰王師自敗云爾戎伐凡伯而不言戎執王師敗績而不曰戎敗尊王室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宣公在位十八年與齊為好至親且密齊魯未嘗有疆場之爭故其民亦少安成公即位首與齊為仇斷道赤棘之盟將

春秋講義

卷三上

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謀伐齊按斷道之盟宣公未幾戴氏也齊安得不為自救之計伐我北鄙

抑魯有以自取之也首開兵端民何罪焉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伐齊之役衛世子臧寔與晉侯偕行齊未有以報衛也衛孫良夫復帥師以侵齊道與齊師遇諸大夫欲還良夫不可一

戰而敗良夫之罪也春秋書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以良

夫主乎是戰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

克術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

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蓋用兵者必有主帥示權有

所一也故春秋書帥師必以主帥書今也鞏之戰四大夫並

書前此春秋無是事也春秋書四大夫繼之以帥師又繼之

以會晉卻克而後繼之以及齊侯戰其罪魯之辭比諸列國

尤嚴焉晉卻克懷一笑之怨衛孫良夫懲一敗之辱魯四大

夫不愛其力迫齊侯而敗之自環至于袁婁追奔五百里諸

大夫可謂志得意滿矣齊國佐如師固將以求盟也春秋不

書曰國佐來盟而書曰及國佐盟見諸大夫汲汲于是盟而

非國佐之所急也卻克欲以蕭同叔子為質而欲齊之封內

盡東其畝其暴橫無禮若此齊國佐抗辭以對揖而去之卻

克方朕魯衛之大夫使為齊請彼亦自知其非而歎然于中

乎然則是盟也諸大夫之所欲也春秋即其情而書之惡大

夫之專猶存君臣之義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春秋講義

卷三上

二十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齊師既敗反魯衛之侵地則汶陽之田固魯之舊也不書曰

復歸而書曰取何也得之不以其道故也連兵伐人迫而取

之其與奪人之地何異春秋於諸侯歸田之事其以公義歸

者則曰來歸若鄆謹龜陰田是也其以私情歸者則曰歸我

若濟西田是也奪而得之者曰取若汶陽之田是也一字之

辨而取予明理正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

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

蜀

前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祖僖公之故智也今成公會楚公

子嬰齊于蜀歸父之故事也蓋楚人有伐魯之慮於是魯之君大夫先往會之以求自免故魯在列國中不被楚兵由此故也自後襄昭皆朝于楚魯之卑辱有自來矣公既會嬰齊于蜀列國之大夫效尤皆至是以有蜀之盟春秋書公及者見是盟出於公之志繼以楚人書于列國之上者見楚之主乎是盟也楚人者嬰齊也不曰嬰齊而曰楚人不予荆蠻之主盟也列國之大夫皆稱人貶之也前書公會次書公及前書會于蜀次書盟于蜀辭繁而不殺者荆蠻之大夫主中國之盟會自此始故春秋特重其事詳而志之雖欲為諱不可得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人從楚伐晉敗晉於邲己而從楚師侵衛與公子嬰齊盟

春秋講義

卷三上

二十一

敬鄉樓遺書
第二輯

于蜀今晉侯帥諸侯以伐鄭鄭有餘罪矣然使晉侯自反修桓文之業則鄭決不至此其所以使鄭至此者是誰之咎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曰宣宮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穀梁曰迫近不敢稱諡恭也按文公二年書作僖公主又書躋僖公則既葬而後書諡春秋之法也今宣公之喪三年矣不曰宣宮而曰新宮見當時之不忍稱猶以新宮目之春秋因其名而書之非成公不敢稱諡也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左氏曰夏公如晉拜汝陽之田取田于齊拜賜于晉則予奪之權制於人矣數年之後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歸之于齊魯人拱手聽命不敢違焉因人以為強弱者亦可變矣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氏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甚矣鄭人之不度德也鄭方得罪于中國晉帥諸侯以伐之鄭當恐懼謝罪願以許不事已遠至與師去疾之役將尊師衆猶以為未足也至冬復伐許春秋遂從而貶之不稱人者惡之深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汝陽之田故魯地也齊人奪而有之一旦復歸于魯則汝陽之遺民宜懷其舊主翕然聽命何至有不服之心耶昔者周

春秋講義

卷三上

二十一

敬鄉樓遺書
第二輯

襄王以陽樊溫原攢茅之田賜晉文公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夫以天子賜諸侯之地而其民猶有不服者今汝陽之田以于戈取之其義已不足以服人矣况魯有苛政稅畝創于前邱甲繼于後民將攜持而去之安能懷其舊哉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廡咎如

多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二國同時聘魯皆有尋盟之請春秋不以來盟書者非前定之盟因聘而尋舊盟也以二大夫同時而聘同時而盟未害也魯方尊晉待其大夫不敢與列國齒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杞伯同盟于蟲牢

鄭之貳晉久矣一旦請成于晉晉所甚喜也故會諸侯以同盟舉行盛禮以侈鄭人之服晉景公于是有驕泰之心矣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氏云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如左氏所言則武宮者猶邲之戰潘黨請于楚子欲築武軍之類是也公羊之說則不然曰武宮者武公之宮也杜預之注似以左氏之言為非其說曰魯人鞏之功至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之宮以告成事誠如杜氏所言合武

春秋講義

卷三上

二十五

敬德樓叢書
第一二二號

軍武宮為一事春秋書法不應若是略也按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蓋魯以文德歸于魯公謂之文世室猶漢人尊文帝為太宗也以武功歸于武公謂之武世室猶漢人尊孝武為世宗也此二室者世世不毀然而武公之室至是十一世向者太室之屋壞書于春秋以伯禽之廟不修且壞而况武公之屋亦毀壞僅存而已今魯人以鞏之勝歸功于武公故即武宮而一新之所以昭武功也其日立者毀舊而復新也誠武公之廟不當毀耶則魯之子孫固當世祀之其當毀耶則不應因武功之故而復立若是不亦誣乎昭公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氏曰禘于武公夫五年一禘當在太廟不應在武公之宮不然則禘者春祭之名也時祭于羣公之廟而別有祀于武宮乎是又未可知也

取驪

取根牟取驪取郟公羊皆以為郟婁之邑非也此三者皆微國也魯兼而有之為婁何與焉孟子曰周公之封于魯為方百里也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由此觀之則魯之兼國也多矣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鄭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春秋講義

卷三上

二十六

敬德樓叢書
第一二二號

一年之間魯之大夫兩至于晉豈非以得汶陽田之故禮以媚晉耶明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初不以魯之媚己而為之輕重然則以非禮悅人者果何益哉晉欒書帥師救鄭按左氏欒書救鄭楚師遂還晉師回而侵蔡楚師救之晉之諸將欲戰欒書不欲全師而歸是時晉人成師而出欒書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欒書能信用善言晉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卒收救鄭之功此主將善御下者也春秋之書救善辭也若欒書救鄭抑又甚善矣楚勢日彊有帥師之卿矣鄭之去就關繫中外之重輕其往來晉楚急則窮猿之投林緩則飽鷹之颺去情蓋叵測也然自會扈之後去晉二十五年而後同蟲牢之盟既來之則安之不容逆計後日之

復叛此所以方伐而隨救也晉楚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
侵蔡楚救蔡欒書亦以師還而侵蔡救蔡不書所以全晉人
恤鄰救難衛中國之義

七年春王正月隱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隱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穀梁曰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
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隱鼠又食其角又
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
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魯郊非禮也聖人
作春秋譏之則不可勝譏故因不郊而致意焉屢卜不從猶
有卜筮也災牛之傷猶有天道也聖人幸之曷敢過有司哉
吳伐鄭

鄭中國也故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
春秋講義 卷三上 一二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然而夫子嘗問官名于鄭子其辭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
信則郊固夷也帝王之舊典禮經郊能識之豈純乎夷哉荆
之始見也入蔡吳之始見也伐鄭中國莫之問故駁駁焉交
亂中國聖人貶之于始其嚴矣哉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
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

楚再伐鄭晉再救鄭晉侯爲之大會諸侯而鄭人亦能囚楚
之鄭公鍾儀以獻于晉其勢可以有爲矣曾未能得楚之要
領而遽爲馬陵之盟有驕大之意君子是以知其終無能爲
也

吳入州來

曷爲不繫之楚州來故蠻也楚人取以爲邑故名從其舊吳
楚之爭自入州來始春秋謹而書之所以志吳楚盛衰所由
始也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韓宣子求環鄭商子產弗與曰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
蓋維持其國者固自有紀綱不如是不足以爲國矣汶陽之
田固因晉而得之然魯之舊也亦既歸于魯矣七年之間一
子一奪惟晉是聽無乃不足以爲國乎設使晉侯念齊侯不
飲酒食肉之故欲復反其地猶當使韓穿來聘謀之於魯使
魯人得以自歸之猶可諉也一旦遽使韓穿來言歸之于齊
是令之而已爾魯人不敢違命拱手歸之季文子雖有私言
果何益哉春秋書此雖以見晉人予奪之不常然亦以著魯
之君臣不能以自立也

春秋講義 卷三上 一二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晉欒書帥師侵蔡

前年晉欒書救鄭因而伐蔡楚師救之不戰而還晉未得志

故再伐蔡陳鄭蔡三國迫於彊楚乍服乍貳非其罪也善察
天下之勢者當先用力于楚若楚以兵威臨之則此三國迫
于彊令亦勢所必至安保其不貳乎苟不至此則雖救陳救
鄭救蔡皆不足以爲恩而伐陳伐鄭伐蔡皆不足以爲威也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穀梁曰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春秋書嫁女亦多矣獨伯姬之事爲最詳其賢伯姬可知也內女之不得其所亦多矣賢伯姬而錄之非謂其得所與不得所也男女人道之本也內女賢而詳錄之以示人道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文公即位之初天王嘗使毛伯來錫公命至是成公之時天子復使召伯來賜公命魯十二公獨文成二君身受王命文公拜命之後猶能遣叔孫得臣如京師成公無是也後四年因會伐秦道過京師息汗馬之勞爾臣子之禮有愧多矣然文公書天王此書天子文公書錫命此書賜命何也曲禮曰君天下曰天子臨諸侯眡于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則天王之

春秋講義

卷三上

二十九

敬鄉樓書

第二

與天子固不當混一稱也始曰天王猶有臨諸侯之義焉終曰天子姑息之意不足以臨諸侯矣王制曰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蓋王之三公八命特賜可加一等不過九命是出于天子之特恩也春秋之書賜命其亦若是乎此其所以爲異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左氏曰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去年吳伐邾中國不能救邾小國也力不能支而求成於吳非得己也晉爲霸主不能用左氏曰冬十一月楚子重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衆潰奔莒

衛人來勝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

齊景公嗣霸不務修德數勤諸侯相與同盟一日斷道二曰盡牢三日馬陵四曰蒲皆同盟也同盟天子之禮諸侯僭用天子之禮一之爲甚而况率以爲常于蒲之盟誠非急務正以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晉爾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則是盟也果足以服諸侯哉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勝

伯姬既歸于宋行父如宋致女說者謂致勅戒之言於女也伯姬之賢聞于諸侯故三國來勝魯豈不知既嫁之後猶使人致勅戒之語耶蓋伯姬之賢魯人尊之故專使上卿致女

春秋講義

卷三上

三十

敬鄉樓書

第二

所以撫問其已至非嫁女之常禮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氏曰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明年五月鄭伯歸穀梁曰不言戰以鄭伯也今春秋所書其一不言鄭伯如晉而被執其二不言欒書以鄭伯伐鄭其三不言鄭伯歸何也執之非其道伐之非其正歸之非其義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左氏曰冬十一月楚子重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邱遂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按如左氏之言楚克莒三都然而渠邱之潰春秋不書入鄆之事

再書楚人何也渠邱非莒都不足乎言也莒魯爭鄆爲日久矣書楚人入鄆若異事然言鄆非莒得有也

秦人白狄伐晉 晉晉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白狄反復無常惟利是視不足罪也晉可愧矣

鄭人圍許

左氏曰示晉不急君也公孫申之謀于是爲不避矣昔秦伯獲晉侯晉大夫反首拔舍以從之秦伯卒歸晉侯豈有其君被執外示不急之意與師以伐人者有如激晉侯之怒其不重爲君累者鮮矣

城中城

春秋書城中城者二其一在定公六年杜氏以爲中城魯之

春秋講義

卷三上

三十一

敬鄉樓蓋書 第二 講

外邑穀梁之說則不然曰非外民也又曰三家張也其意以爲魯有中城有外城成公修中城以自固委外城之民而不恤也定公之時三家益張故定公再城中城爲自固之謀二說未知孰是以春秋再書城中城觀之知其爲魯之內城非外邑之城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凡春秋書兄弟帥師聘問甚至於刑戮者雖恩怨不同均之爲私也皆譏之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春秋書郊有書免牛者有書免牲者有書不郊者蓋卜郊不吉或郊牛有傷故卜免牛吉則免之不吉則不免其免者有司元端送之南郊其不免者繫而待來年再免牲然後左右

之免牲亦然或曰免牛或曰免牲何也牛卜日日牲未卜日曰牛其傷者亦曰牛其名不同其卜免之禮則一也既卜免矣宜乎其不郊也故春秋之法惟不免牲者書不郊既已免牲矣則不書不郊獨成公七年書免牲矣復書不郊春既免牲夏復三望中間異事故復申言之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按左氏此晉太子州蒲也晉景公有疾立太子爲君使會諸侯故稱晉侯夫父在而子代從政春秋猶譏之况無王命父在而使爲諸侯乎春秋譏齊世子光猶惡其父在而處乎諸侯之上况于會諸侯乎春秋正名之書也其必不然矣前書晉侯伐鄭後書晉侯孺卒其爲景公明矣

春秋講義

卷三上

三十二

敬鄉樓蓋書 第二 講

春秋經世之書也賸賸事也得書于春秋蓋二南王化之基也賸遇勞而無怨詩人美焉聖人不刪也伯姬之賢二國來賸推而大之王化之基也春秋豈得而略之

丙午晉侯孺卒

秋七月公如晉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卻擊來聘己丑及卻擊盟

左氏曰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卻擊來聘且泣盟如左氏之言公請受盟于晉晉侯不肯與公盟公既反國晉使卻擊來盟是卑公也當文公之二年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

春秋爲公諱不書如晉今春秋不書卻鞮來盟先書來聘次書及盟是晉猶有禮于魯春秋得以避請盟之事而爲魯諱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按左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泄盟也審如是春秋不書泄盟何也兩君相見不自爲盟而各遣其臣以盟其君尊卑素亂莫此爲甚前書來聘而不言來盟後書如晉而不言泄盟略之者惡之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鞮之戰齊人返我汶陽之田而晉使韓穿來言歸田于齊齊未嘗遣使至魯是德晉而怨魯也今也僑如修好未幾而求昏齊卒無報聘之使然則魯爲齊弱久矣

春秋講義

卷三上

三十三

敬鄉樓藏書 第二輯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春秋之法爲尊者諱今周公出奔曷爲以出奔言之爲天子之三公外通于四海而至于出奔尊之義微矣故直書之言失其所以爲尊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故會于瑣澤夫晉楚之成非細事也寔始于瑣澤曷爲三國會同見晉之得諸侯也挾所與謀者二國而已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春秋之時主盟中夏以齊伯之盛四裔爲患桓公不能治也晉霸之衰狄人微弱晉乃能屢勝之春秋于晉敗狄之事纖

悉備書幸中國之猶能自彊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鞮來乞師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盧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左氏曰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由左氏之言則公嘗朝王矣不曰朝而曰如春秋原情之辭也公無朝王之心道過京師不得已而行朝王之禮用見天理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春秋推見至隱書公如京師紀其寔而不序其名書公自京師見京師之尊而諸侯之不得專也書公至自伐秦見初心之所存而終事之不可掩也春秋于君臣之際其嚴矣哉

春秋講義

卷三上

三十四

敬鄉樓藏書 第二輯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衛侯如晉晉侯疆見孫林父定公不可既歸晉使卻鞮送孫林父而見之則是晉人得以制衛大夫出入之權也其可乎書自晉晉與有罪焉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左氏曰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穀梁曰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左氏之辭深不如穀梁之義正也春秋之法已書族者一事不再見獨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再書公子遂嚴

內外之辨也今以稱族爲尊君命是遠有所伸也舍族爲尊夫人是近有所降也其辭深矣恐春秋紀事之法不若是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至自會

左氏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左氏之言過矣天子討而不伐

諸侯伐而不討其曰討曹成公過矣曹伯自立豈得謂無罪

執曹伯稱晉侯非謂曹之無罪也惡晉侯之自專也同盟于

戚其事專矣猶知歸于京師用見天理之在人心者不可泯

春秋講義

卷三上

三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也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華元出奔晉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華元乃反則是華元奔

未出境也元未嘗至晉晉未嘗納元春秋安得以奔晉自晉

書之嗟乎此華元之意也元克合晉楚之成嘗有功于晉故

挾晉以爲重其奔也聲言出奔晉其入也聲言晉納之以此

令于國人告于諸侯春秋因其告而書之著其志也

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

鄭公子歸鄉人會吳于鍾離

公羊曰曷爲殊會吳外吳也穀梁曰會又會外之也春秋信

其爲內諸夏外外裔公羊當也楚之始會也曷爲其不外

楚且既已內吳矣不宜復外也曷爲戚不殊會而相復殊會

也是以知春秋非有意于外外裔也因其可外而外之爾雖

然秦楚吳越非純于外裔也故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許遷于葉

春秋之時許遷國最數既亡復存春秋之末許國尙列于春

秋亦見其居強國之間委曲遷就以求苟免至于此也其亦

可哀也已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寒凝者雨欲下而爲霰今雨而木冰是寒之甚也非異也物

不常有而驟有之謂異事不當然而偶然之謂災故隕霜殺

春秋講義

卷三上

三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菽志寒也李梅實志煖也觀于萬物之變而兩陽寒煖之變

定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按左氏云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滕宋之與國也鄭因滕子

喪而伐宋宋人敗鄭洧陵鄭復敗宋洧陵春秋以侵書不言

兩敗惡鄭之乘喪不與宋之恃勝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

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鄆陵之戰與城濮同功然厲公所以異于文公者一勝之後

無以居之觀沙隨之不見公季孫行父之見執而厲公之志

麟矣觀卻歸卻擊與樂書之事而皆之禍慘矣然則非有功之難而保有其功者為難乎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春秋之法為尊者諱此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者公弗與之遇也同盟于平邱公不與盟者公弗與于此盟也今而曰不見公不見在諸侯如其書弗及盟然何也厲公無道政在大夫信人臣之讒而疎其君春秋以為不恥也前書公會侯後書公至若已成事而反者此春秋抑彊扶弱之義也當其時晉侯不見公春秋不書晉侯若諸侯之不見然莫適為主與齊侯弗及盟書法不同者此又聖人為君父隱之道也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左氏曰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春秋稱尹子者時未為公

春秋講義

卷三上

三十七

秋鄭樓書

曰武公追稱也尹氏世為周卿士當春秋之初年嘗書尹氏卒末又書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書尹氏于二伯之上則尹氏世固為公矣觀詩與春秋所載見尹氏之專政于周也甚矣

曹伯歸自京師

春秋書曹伯襄復歸于曹也襄稱名歸稱國今負芻不名直言自京師何也襄之歸出于晉負芻之歸出于天子故也晉文公執衛侯鄭也歸之于京師衛侯之歸王許之曷為書曰衛侯鄭歸于衛衛侯鄭之被執也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其歸也以利而不以義故春秋以衛侯自歸為文負芻之入也公子喜時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歸也以公而不以私故春秋以歸自京師書之春秋之尊

京師也至矣書自某歸于某則納與不納未可知也書歸自京師則通行而無所阻矣此天子無外之義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荅邱

公羊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荅邱悌矣穀梁曰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春秋明大法不徇私恩使行父有罪而可執其罪在行父使行父無罪而被執其罪在晉人春秋其不以私恩仁行父也必矣曰在荅邱悌矣此呢呢為之私言也由左氏之言公還待于鄆不曰公在荅邱如使公而在荅邱也則與行父並執也其不然明矣執未有言舍者此其言舍何執之于國都或執之于會而歸其國春秋不得而書也執而舍之是置之于其地也比于執則尤甚矣春秋安得而不備書之行父曷為不言至自晉公在會而

春秋講義

卷三上

三十八

秋鄭樓書

未返其國也行父已免矣先書行父及卻擊盟次書公至自會見公之待行父也矣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擊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春秋書刺公子買也先書公子買不卒戍之罪次言刺見買之有罪也今不言其罪而直書其刺然則偃果無罪乎非也沙隨之不見季孫之被執魯之恥大矣次書僑如之出行父之盟公之至公子偃之刺則僑如公子偃之罪不可逃矣此又春秋比事之教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按左氏鄭子駟侵晉衛北宮括救晉侵鄭春秋何以不書鄭侵晉衛救晉也以霸王而見侵于小國雖其為言也以小國

而侵小以爲救不足乎揚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

前此諸侯屈天子之卿而爲盟者有之矣而未有屈二卿者屈天子之卿而爲盟者有之矣而未有同盟者厲公之志其驕而僭也甚矣柯陵諸侯同盟伐鄭見厲公之無道諸侯離心盟以劫之也當悼公之霸也會諸侯伐鄭同盟于亳城北其事與柯陵類春秋于柯陵也書曰公至自會于亳城也書曰公至自伐鄭從二君之志也厲公志欲服鄭而自以爲功悼公德能服鄭而不敢爲功春秋從其告至之意而書之柯陵先書致會後書致伐亳城北先書致伐後書致會始終之義定矣

春秋講義

卷三上

三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曰用者不宜用也或曰用然後郊穀梁曰用者不宜用也如公羊之說用然後郊若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類宮是也夫魯之僭郊也久矣其僭也必先有事于類宮不待今日用而後郊也大抵春秋于祭祀之禮多言用曰用牲用幣是也不特春秋在書亦曰用牲于郊蓋春秋之記魯郊也皆因事而書率不出于春夏之間獨九月最爲不時魯知九月之不當郊也而用常郊之禮以祭故曰用郊二傳所謂不宜用者也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販

公羊曰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穀梁曰十一月無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春秋固不以日月爲訓也然日月之差則亦不足以爲信史也使十一月而無壬申春秋以十一月書焉則亦何以取信于來世春秋固以日月志大夫之卒矣然而公子益師卒世遠不書日春秋不待而彊增也使春秋致公而錄嬰齊之卒也其不必書壬申可也取非其日而繫之其月之下是天時可得而變也春秋其不然明矣昔者陳侯鮑之卒也書甲戌己丑傳者曰甲戌之日死己丑之日赴使嬰齊以十月壬申卒也十一月公至之日而命之爲大夫然後卒之獨不用陳侯卒例乎然春秋書十二月丁巳朔則十一月果無壬申

春秋講義

卷三上

四十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也其何以通之春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舊史以壬申爲十一月猶其爲夏正也春秋豈得而改易之乎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纓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楚人滅舒庸

羣舒叛楚楚人滅舒庸又滅舒鳩外裔相攻何足以勤春秋之書而春秋備載焉蓋楚之未通於中國也雖滅穀鄧而不書于春秋及其從事于中國也聘問會盟侵伐攻取往往來告故滅舒庸滅舒鳩之類春秋備載焉亦可以見中外盛衰之故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氏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如左氏之說歸為最善復入為最惡若公羊之說則不然復歸者出有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夫歸與入不同歸為順為善入為逆為惡此不待辨而明也或言復歸或言復入者何歸為善矣而又言復歸善之善者也入為惡矣而又言復入惡之惡者也魚石挾外裔之勢入于國以叛何惡如之故曰復入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鈞來聘

春秋講義

卷三上

四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左氏曰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悼公即位公往朝之悼未始至魯其于周禮失相朝之義矣左氏猶以晉為有禮何也晉彊魯弱久矣君朝而臣報則已為得禮何敢復望其相朝乎君子謂晉於是乎得春秋之禮矣

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左氏曰書不時也公羊曰讒有囿矣又為也穀梁曰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合三傳之說成公之罪不可逃也不時一也秦侈二也奪民之利三也然猶有遺罪焉孟子曰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築囿以為鹿區此孟子所謂以為阱者也其罪益甚

矣

已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是盟也見晉急于圖霸忘其國之喪而又忘鄰國之喪也屬雖無道也未踰年魯有喪猶未葬也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晉于是有愧矣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講義

卷三上

四十二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春秋講義卷三上

春秋講義卷三下

戴溪

仲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魚石之入也彭城不書宋諸侯之圍彭城也復繫之宋何也虎牢鄭地也諸侯奪而城之故不書鄭言鄭之不能有其地也成鄭虎牢復繫之鄭言諸侯不得有鄭地復歸之其主也彭城宋地也宋不能守而奪於楚故不得而書宋楚南蠻也奪中國之地而封其叛臣此豈得而有之書宋彭城復其舊也聖人刪詩雖衛滅邾邾猶不忘其故國而况於春秋乎

春秋講義

卷三下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按左氏晉韓厥帥諸侯之師伐鄭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然則韓厥身自伐鄭而諸侯不與焉亦見晉悼公圖霸之初使大夫身親其勞不敢勤諸侯之師若此宜其能成霸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鄭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偃來聘

左氏曰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歷考十二公即位之初朝會聘問於鄰國者有之矣而鄰國未有先來聘

者獨襄公爲然蓋晉悼圖霸屈已以交諸侯當次鄆之役也晉侯衛侯寔次于戚以爲之援故謀而聘魯此左氏所以特言其爲禮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論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春秋惡伐人之喪故晉宋皆稱師衛獨何以書將穀梁曰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特書甯殖明其能復怨也然則春秋許人復怨乎君父之讎臣子所當報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

春秋講義

卷三下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氏曰秋七月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

鄭知武子曰善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公羊曰虎

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

之爲中國諱也曷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爲不繫乎鄭爲中

國諱也大夫無寧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穀梁曰若

言中國焉內鄭也虎牢鄭地也如左氏之言則晉嘗取之矣

如公羊之言則晉於今始取之也虎牢何以不言鄭如公羊

之言則以爲諱伐喪如穀梁之說則以爲內鄭鄭人服罪故

諸大夫爲之城虎牢也以經意考之穀梁之說殆非公羊亦

未免求之太過使鄭人果服罪而諸大夫城之則他日何以復成虎牢諸大夫寔會于戚未嘗伐鄭春秋亦安得爲中國諱蓋諸侯連年伐鄭侵逼虎牢其取之有漸矣屬之鄭耶則鄭不能守已非其地矣屬之晉耶則非晉所得有也舉而歸諸其公若莫適爲主然此春秋謹分守正名寔之意也昔者桓文之霸鄭嘗不服矣未至於城險以逼之出此下策悼霸衰矣不特此也齊桓經營霸業雖不敢勤諸侯而率以身親之悼公以圖鄭之功付之諸大夫益見其不逮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春秋講義

卷三下

三

敬鄉樓義書
第二輯

爲勝負楚人之失爲多春秋何以不書吳伐楚楚人告命行於中國久吳方自通於上國告命之不及春秋不得而書也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公至自晉
襄公年在幼冲往朝于晉悼公喜於親魯出盟公于外前此公之朝晉盟於國有之矣未聞其在外也用見悼公圖霸之謀急於得魯若此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

是盟也見悼公急於得鄭幸鄭人之乍服不暇論其情僞而亟爲是盟也上連單子以爲同盟而又欲援引吳人以爲誇當桓文之圖霸也亦既勞矣悼公欲成功於三年之間宜乎未

久而鄭復叛也昔者踐土之盟陳侯如會今者袁僑寔來文之霸不及桓悼之霸不及文益下益衰矣悼公不特急於得鄭也亦急於得陳袁僑之來已出望表况敢望其君之至乎諸侯既盟復使大夫盟之懼無以結陳人之心不憚煩瀆以懷來者悼之志迫矣文之霸也其君如會而不與之盟悼之霸也大夫如會而汲汲然盟之其功業之相去甚遠春秋書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書及以外之也若曰吾中國之諸侯當夫今茲來會其君不至大夫寔來是未可內也公穀皆以爲與袁僑也非矣袁僑未足與也

冬晉荀息帥師伐許

昔者齊桓之霸也召陵之師許男在焉寔卒於師他日許嘗與會楚人圍許諸侯救之亦由許之能自彊而桓公粗足以

春秋講義

卷三下

四

敬鄉樓義書
第二輯

服許也晉文既爲溫之會移諸侯之師以圍許晉悼復霸修文故事雞澤既盟僅遣荀息以伐許用見晉文之德不及齊桓而悼公圖霸之謀其苟簡於文也多矣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嬖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公至自會冬戍陳

公羊曰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曰內辭也城戍中國類非魯所自為諸侯皆與焉而春秋書城戍者多獨書魯非掠美以專功也諸侯受命於霸主各共乃事不相告命春秋不得而悉書也公羊言離至者是穀梁言內辭者非

春秋講義

卷三下

五

敬鄉樓叢書

告命故獨言魯與公羊合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

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書戍陳於前書救陳於後見戍陳初無所益而徒勞諸侯之師也桓文之霸皆嘗得陳楚不敢爭悼公之霸陳僅服爾而不免被兵諸侯之師既戍之矣猶不免於救此可以見晉悼之霸不及桓文遠矣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

穀梁曰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據左氏言之則莒固亡鄆矣非立異姓也二傳之說未知其孰是然以春秋考之鄆請屬于魯則鄆人之勢迫矣莒既滅鄆季孫宿如晉見魯之不能救鄆也鄆莒二國與鄆為仇昔者邾人執我鄆子矣今莒人滅鄆勢所必至也嗟夫王政不行疆弱相虐亦已甚矣鄆為一國之君邾人執而用之如犧牲然尚為有人道乎他日又戕而殺之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諸侯晏然不問至於莒人滅鄆晉不能恤反貽責於魯苟為諸侯者皆不免於罪况於霸主乎以莒而敢於滅鄆在晉而不敢問莒然則以齊而滅萊晉人其敢問齊乎此聖人之所傷也

春秋講義

卷三下

六

敬鄉樓叢書

季孫宿如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邾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按左氏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夫卜而後郊郊而後耕此天子祈穀之禮也魯豈得而用之使卜筮而有知凡魯之郊無一卜之可從豈特數四而已哉然後知魯卜筮之無知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前卜郊而不從則無以祈國也後八月螽則無禾矣中間城

費見大夫之強而不恤民力如此也凡春秋書城築之事比
文觀之其罪不可逃矣莊公築臺而書不雨新延廡而書有
蜚僖公作南門而書西宮災文公城諸及鄆而書正月不雨
若此類皆是也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前者季孫宿如衛衛未嘗盟宿今者衛孫林父來聘魯何以
盟林父左氏曰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按子叔之聘在元年及今而始報魯有款於心矣宿之聘衛
未移時而林父復來魯且愧且德故汲汲盟之所以結衛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春秋講義

卷三下

七

敬鄉樓讀書
第二輯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伯
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陳侯逃歸

公羊曰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穀梁曰致其志也
鄭伯未至於會曷為以如會書內之也陳侯已至於會曷為
以逃歸書外之也春秋之於諸侯本非有內外也成其自取
焉爾君子之與善也觀其始故有向善之心者雖未至而已
錄之其惡惡也觀其終故有違義之心者雖已至而猶絕之
此鄭伯所以書如會陳侯所以書逃歸也雖然春秋非私陳
鄭也當齊桓首止之盟鄭伯逃歸晉文踐土之盟陳侯如會
春秋即寤而書之猶其書鄭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邱

左氏曰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會于邢邱以命朝聘之數
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穀梁曰見魯之失
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魯公如晉季孫在會由左氏之言見
悼公之屈已而尊諸侯也由穀梁之言見襄公之失正而大
夫彊也悼公之意欲尊魯爾而不知適以卑君而彊臣也蓋
其意以善為之而不知其非義者悼公是也襄公亦既長矣
親如晉朝將聽朝聘之數顧不得與於會使其大夫偃然與
諸侯並列是尚為有君乎書季孫宿而不書諸侯之大夫惡
季孫而貶列國之大夫豈曰尊晉侯乎哉

公至自晉

春秋講義

卷三下

八

敬鄉樓讀書
第二輯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春秋書同盟多矣皆諸侯既會而自盟也今茲伐鄭而同盟
春秋不言鄭夫安知鄭之與盟也不言至自伐鄭則諸侯既
盟矣不言至自會則鄭人未服可知也

按杜預云伐鄭而書
同盟鄭受盟可知

善全駁此說疑戴氏原引杜說於此條之首而永樂大典脫之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柎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公至自會

穀梁曰會又會外之也甲午遂滅偃陽其曰遂何也不以中國從夷狄也公至自會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往者嘗殊會吳已而同於諸侯矣今曷為復殊會也聖人之意傷矣以中國之君而會南蠻固已非矣又相與滅人之國春秋之意若曰諸侯之會吳遂滅偃陽爾其寔諸侯滅之而其文則在吳也范甯不明聖人之意故直言吳寔會諸侯以滅偃陽其寔非也聖人於是會也三致意焉始也殊會吳中也間以甲午末也書公至自會若諸侯常盟會然

春秋講義

卷三下

九

敬鄉樓叢書 第二二

聖人之意傷矣惟穀梁子知之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左氏曰晉荀息伐秦報其侵也杜氏曰荀息不書不親兵也

秦晉之戰亟矣聖人略之爾非其不親兵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春秋書盜多矣其大者能殺諸侯其次者能殺衛侯之兄又

其次也能一朝而殺三卿彼竊寶玉而奔者猶未足怪也蓋

賤之賤者不足乎書上之人寵待太過自貽伊禍春秋痛戒

有位之人使之防微杜漸彼盜賤者何足以汚史册左氏以為盜欲求名而不得春秋豈與盜賊論名也哉

成鄭虎牢

穀梁以不書鄭為內鄭其書鄭者外之也非也夫諸侯土地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奪而去之願以為內復而歸之反以為外何耶天下之物取非其所有雖一時之力足以得之久而未有不復其故者衛奪邶鄘而有之聖人刪詩猶存邶鄘之風而况虎牢鄭地始雖奪於諸侯終復歸於鄭安得不繫之鄭乎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春秋講義

卷三下

十

敬鄉樓叢書 第二二

公羊曰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穀梁曰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周禮六軍之制昭然具在公穀之論其異如此蓋不特論軍制然也凡議禮皆然以此類推之公穀殆漢儒秦火之後未見全書也魯次國當有二軍故詩人稱僖公曰公徒三萬舉成數言也三家專魯人征一軍故增為三軍爾公羊以司馬有二卿其於官制增矣穀梁以諸侯例為一軍其於兵制損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

穀梁曰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春秋之法不觀諸前而要諸其後同盟未幾鄭復被伐其前之盟不足信而後之伐不可掩也至書公至自伐鄭著其實也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

按左氏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會于蕭魚公羊曰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如左氏之言晉鄭二國固相盟矣春秋不書者見晉悼不煩諸侯而兩國自相爲盟也既盟之後鄭與諸侯同會于蕭魚晉救鄭囚納斥侯禁侵掠是舉也可以爲春秋盛德事矣比於召陵有光焉春秋伐國多矣既服而盟未有言會者獨蕭魚爲然

春秋講義

卷三下

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茲不謂之盛德乎桓文之霸先服楚而後服鄭悼公之霸止服鄭而不急於服楚此成功所以異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按左氏九月諸侯悉師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如楚告將服於晉楚人執之如左氏之說楚執良霄在九月會于蕭魚在十月二月春秋何以書執良霄于蕭魚之下蓋悼公十年經營服鄭至此而後成功書楚執良霄服鄭之功於此乎訖事矣用見鄭人之心已服楚人之力不競晉悼之功爲不爭也

冬秦人伐晉

按左氏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己丑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杜氏曰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殆不然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公羊曰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夫春秋之法伐則言伐圍則言圍取則言取其曰伐不言圍者非也取邑之辭亦非也春秋紀實之書也誠使侵伐圍取紛紜不定則亦何以信來世哉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郟

春秋講義

卷三下

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蕞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左氏曰十四年春吳告敗於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杜氏曰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情慢不敬故貶稱人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如左氏之言吳來告敗晉合諸侯之大夫爲吳謀楚事之倒置莫此爲甚魯二卿並列見魯大夫之強非敬事霸國也齊宋衛三卿不書見三國之慢晉罪不止於三卿也殊會吳者見中國之弱坐爲吳人所致聖人傷焉

故離而外之豈曰吳來在向諸侯往會故稱會吳乎屈中國
爲外裔謀晉之始計已失矣既會之後始數其不德而退之
晉計亦晚矣悼公末年以此謀國不已疎乎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薑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夫秦晉有積怨伐秦大事也晉侯親出諸侯之大夫從焉見
諸侯之慢晉也三國之大夫惰於會向衛北宮括攝於伐秦
春秋豈較一時勤惰以爲書法哉志諸侯之慢侮傷悼公之
霸業自是不復振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

莒人侵我東鄙

春秋 講 義

卷三下

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人于
戚

戚之會謀衛故也一年之間大夫三會皆中國之大事其一
曰會吳于向其二曰伐秦其三曰會于戚悉使大夫專之習
見其事以爲當然故踵而行之不以爲怪亦可以見春秋之
季矣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
鄆

成孟氏之邑齊圍成而公親救既而二卿城成鄆用見孟氏

之疆公雖有所畏於齊不敢不出三卿和睦合比以弱公室
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
莒子邾子以歸

公羊曰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
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贊
旒然穀梁曰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
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悼公

春秋 講 義

卷三下

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踰月而葬既葬之後平公遂會諸侯于溴梁其始之欲得諸
侯何其速也及諸侯在會使大夫盟又何其怠也二傳以爲
大夫不臣春秋偏刺天下之大夫是則然矣甫踰月而葬既
葬而會會而宴諸侯使大夫舞其天理已亡矣何以責臣子
之專命乎內失權於大夫外用威於諸侯謹始如此天下其
誰畏之此晉霸所以衰於平公也

齊侯伐我北鄙

按自此至襄公三十一年永樂大典並闕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男欲遷於晉許大夫不從許之勢甚迫許之請可念也晉
人歸諸侯而獨使大夫伐許猶未甚怒也獨許鄭有宿怨鄭

二二A
影印500本
100頁
800頁
270冊

伯身從諸侯甘心於許故以鄭序晉上為鄭主乎是師也條按

自此以下講義十二
並從黃震曰抄檢補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郟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春秋講義

卷三下

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

春秋未有書同圍者而此獨書見齊之得罪者多而諸侯之

同心者衆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漚水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春秋講義

卷三下

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聞邾來奔

昔莒僕以寶玉來奔季文子使出諸境甚矣季武子之有愧

於其祖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氏曰錮欒氏也按欒盈寔奔楚非晉所得錮也商任之會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按此條從黃震日抄補詳其文義應引左傳作案故節錄於前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春秋講義

卷三下

十七

敬鄉樓書第 二 輯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界我來奔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己卯仲

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豹之如晉賀克欒氏羯之侵齊為晉復怨夫當事而救不能

致力既事而聘何益於晉當齊伐晉不能擊齊既退而侵何

損於齊君子是以知其為文具也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君子是以知崔杼有異志助其君為虐矣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春秋講義

卷三下

十八

敬鄉樓書第 二 輯

會于夷儀欲伐齊不克乃使楚人伐鄭以牽制中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邱

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不稱大夫出奔已絕于鄭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春秋講義

卷三下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戴溪 肖望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

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虢之會宋之盟爲之也夫天下之事惡其始之不正也不明

天下之大義徒徇一時之美名其意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非

義卒貽患於後人若宋之盟是也彼趙武之意豈不欲弭天

下之兵少紓中國之患故合楚之大夫爲宋之盟至於虢之

會而後知其事之窮也楚公子圍以僭侈無君之心偃然欲

專中國之盟會假借宋之盟告於諸侯中國不得而却也尋

宋之盟復居晉上趙武無以爲辭至是獨不足悔乎穀梁之

言以爲中國無侵伐者八年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夫天下

兵爭勢不能免嘗聞聖人修德於內使遠人服從於外故無

兵革之禍不聞俯首從人委天下之權於敵國而偷安於數

年自以爲功也其亦可謂無策之尤者矣

三月取鄆

魯有兩鄆其一魯邑其一本莒邑也書城鄆者魯邑也書楚

人入鄆者莒邑也今茲書三月取鄆謂其爲魯邑耶則邑固

屬我矣何以取爲謂其爲莒邑耶則上文不言伐莒何以知

其莒邑也是以知莒魯爭鄆爲日久矣疆場紛紜莫適爲主

故魯因莒亂正其疆事在魯書取在莒不言其邑聖人之意

深矣

春秋講義 卷四上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於大原按戴氏釋此一經從公殺見後叔弓敗莒一條講義

秋莒去疾自齊入於莒莒展與出奔吳

叔弓帥師疆鄆田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穀梁曰恥如晉故著有疾也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

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昭公凡五如晉而不得入獨二十三年

經書有疾是真有疾也使公恥於不得入記疾以求反則前

之不恥者多矣季氏之罪春秋蓋不勝其惡矣非惡季孫宿

惡晉也當昭公即位二年首朝於晉未嘗得罪也晉却之而

不見何哉却其君而納其臣晉之罪不可勝責矣乾侯之事

其兆於此乎春秋直書至河乃復昭公之弱季氏之彊晉人

之無識具見於此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春秋講義 卷四上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12A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宋之盟窮於虢極於申昔者楚莊之霸也滅陳入鄭其勢張矣然猶未敢專主中國盟會及楚靈之始立也偃然欲爲桓文之事會中國之諸侯執徐國之君伐人之國滅人之邑爲中國討罪而執其叛臣此其用意不淺也晉人恬然若不聞者亦可以觀世變之盛衰矣

九月取郟

左氏曰言易也莒亂著邱公立而不撫郟郟叛而來故曰取

公羊曰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

春秋講義

卷四上

三

敬鄉樓叢書
第二二二號

也如左氏之說郟叛而來當書以叛如公羊之說魯滅郟當以滅書今書取郟二說皆未爲當昔者魯嘗屬郟未幾而莒滅郟晉人以咎魯乘勢而取之是可爲郟復國而非取莒人今者莒人有亂魯乘勢而取之是可爲郟復國而非取莒人邑也春秋惡莒之滅郟惡魯之不能復郟不書莒邑不言滅直以取言之其意深矣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氏曰中軍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公羊曰復古也穀梁曰費復正也如左氏之言初作中軍三分公室今舍中

軍四分公室名雖爲舍而實增之也季氏執國柄外示其弱防大國之多求內私其疆弱公室而自衛公羊以爲復古穀梁以爲復正是惑其名而不察其實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原州爲兩行是此誤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氏曰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公羊曰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重地也三傳皆以三叛人不當書於春秋其得書者重地故也夫三叛人之賤誠不足以書於春秋然春秋非爲重地而書也明矣春秋之法明大分正大義也人臣以其地叛此君臣之所同惡也招納叛亡貪其土地大分失大義亡矣春秋安得而不悉書之如其以土地爲可

春秋講義

卷四上

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二二號

重而得書於春秋是教天下爲利也春秋豈直爲諸侯正疆理而已哉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穀梁曰狄人謂賁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穀梁於善道之會大原之敗皆有是辭其意以爲中國與外域名號不同故號之大者從中國而書之不曰伊緩而曰善道不曰大原而曰大原此其意是也獨於賁泉之書則異是矣吳與狄皆外也伊緩吳地大原狄所居也春秋豈得舍中國之號而從外域之名乎莒非外也蚡泉魯地也穀梁子復舉狄人之號以釋賁泉之義其亦未之察乎

按善道穀梁本作善稻載氏所引稱疎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說公羊者曰吳未服慶封之罪故也越稱人者俱助義兵意進於淮夷故加人以進之甚矣何休之妄也楚靈無道連年伐吳外域相攻乃其常爾豈得謂楚人義舉越人助義乎越不當人而稱人者非進越也越之與楚均之爲外也楚人主會越人從之使越不得稱人則是尊楚而賤越也其可乎以外裔而會外裔其君稱爵其大夫稱人此豈春秋得已之意乎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春秋講義

卷四上

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蘧能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氏曰六年冬十二月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七年春王正月次于虢燕人行成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瓊玉櫝罕耳不克而還穀梁曰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如左氏之說則燕暨齊平如梁穀之說則暨齊平者魯也春秋之法間無異事則承上文貴簡辭也若今年之冬齊伐北燕明年春燕暨齊平春秋去燕而不書將

以簡文也無乃紀事不明非所以示來世乎左氏之說殆不足信也定十年書及齊平與今年書暨齊平其事正相類獨定之平出於我欲昭之平出於不得已爾惟其出於我欲故既平之後公會齊侯於夾谷惟其出於不得已故既平之後叔孫婼僅如齊泣盟而已

三月公如楚

昔者襄公如楚仲孫羯如晉告將朝焉是猶有懼於晉也不特魯也鄭伯如楚使游吉如晉告今者昭公之行遵襄公之故事若當然者不以爲異也君子是以惡宋之盟而歎謀始者不可以不謹也

叔孫婼如齊泣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春秋講義

卷四上

六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當昭公八年楚靈經營中夏一歲之間陳亂擾擾卒也楚師滅陳晉不復問乃成厲祁之宮魯復遣使賀厲祁之成甚矣中國之不競也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紅

左氏曰秋大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穀梁曰正

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釋左氏者曰不言大者
闕文也釋穀梁者曰後比年大蒐失禮故因此以見正周禮
四時治兵之法獨仲冬曰大閱蓋農隙之時大講武事法度
號令與三時不同故春秋嘗書大閱蒐狩矣而未嘗言大蒐
至昭公十一年始書大蒐於比蒲惡其始爲僭侈也如使紅
之蒐其果爲大蒐也則聖人固將致意焉而春秋獨闕此何
哉釋穀梁者以秋蒐爲得禮之正固未敢知也論大蒐之非
正而秋蒐之近正爲得之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殺陳孔奐葬陳

哀公

春秋講義

卷四上

七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甚哉楚靈之無道也楚之稱霸始於莊故靈僭侈之心欲做
而爲之宣公十有一年楚嘗縣陳殺夏徵舒納公孫寧儀行
父今者靈復滅陳放公子招殺孔奐其事略同春秋於莊之
縣陳也書曰入靈之滅陳也直書以滅莊能改過縣陳而復
封之靈爲無道罪極惡盈自取夷滅至平始復封陳春秋安
得不予莊而惡靈乎雖然陳已滅矣葬陳哀公猶不廢於春
秋其與宣公十二年葬陳靈公無以異焉春秋存亡繼絕與
外域滅人之國其意均爾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許自隱公之時已見滅於鄭及哀公之世許國尙存其遷徙
不常者屢矣豈非終始從楚迫於彊令委曲惟命而後僅獲

存耶孟子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彊斯二者天也順天者
存逆天者亡其斯之謂歟

夏四月陳災

春秋之法外災不志其來告於魯者亦或志之陳已亡矣災
作其國其無有告於魯者審矣春秋何以書之嗟夫此春秋
之特筆也楚滅內國人不能救也天作之災逐楚而建陳聖
人傷之存其國而志其災所以恭承天意與滅而繼絕也其
旨深矣

秋仲孫獲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春秋講義

卷四上

八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

左氏曰季平子伐莒取郟杜氏曰三大夫皆卿故書之季孫
爲主二子從之春秋之法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侵伐者以帥
師爲主文公十八年如齊之役公子遂叔孫得臣並書說者
曰惡其同倫而相介也成公二年伐齊之役魯四卿並書說
者曰惡其內虛國家悉出用兵也今者伐莒之役誠使季孫
爲主則二子固將聽命於主帥春秋豈得而列書之誠使三
大夫皆卿得並書於春秋則晉之軍帥皆卿也奚主兵者獨
書昔者邲之役晉惟六卿不同心故敗兵惡其權之不一也
當昭公之時三家彊大莫能相下也故三卿並出莫適爲主
聖人卽其實而書之哀公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帥師伐邲取鄆東田及沂西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邲子

稱之也釋之者曰鮮虞姬姓白狄也地居中山故曰中國夫外域以所居之地邇於中國遂得與中國並稱則陸渾伊雒之戎較鮮虞尤近而可乎謂鮮虞爲中國謂晉爲外域春秋褒貶若此無乃非乎如左氏之言晉荀吳假道於鮮虞遂入其國以中國之卿而行盜竊之計鮮虞不足道也而晉之事爲可恥矣故聖人略而書之非進鮮虞也亦非遂外晉也當荀吳之圍鼓也鼓人或請以城叛荀吳不欲也君子亟稱焉及鼓人叛晉而從鮮虞也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羅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是殆用入鮮虞之策也夫何前日能行義於鼓而今者復自爲掩襲之計乎君子是以知荀吳圍鼓之事出於勉強其入鮮虞與滅鼓也是殆荀吳之真情乎

春秋講義

卷四上

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季氏之邑也南蒯以費叛春秋直書叔弓圍費若待鄰國然季氏不有公室自絕於魯久矣今家臣以其邑叛是天絕之也不書蒯之叛而直書圍費非外魯也外季氏也嘗觀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竊爲之說曰公山弗擾叛季氏非叛魯也南蒯之辭不曰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凡叛季氏者皆欲以張公室爲名其意雖未必然其辭則正矣夫子之告子路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夫子之意蓋有在也因其名而正其實尊魯以及於周則天下其庶幾乎是蓋春秋書圍費與墮費之意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弑其君衛於乾谿楚公子棄疾

殺公子比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於平邱八月甲戌同盟於平邱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公羊曰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穀梁曰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穀梁之說不如公羊之精也晉自宋之盟未嘗出會諸侯諸侯皆有貳心故大會於平邱以威諸侯數十年間未有若此盛也上會王臣下率列國晉有甲車四千乘治兵於會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大懼諸侯之貳已也然後卻魯之君執魯之臣欲藉此以威諸侯而不知晉事之失亦未有春秋講義

卷四上

十二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春秋講義

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

左氏曰楚平王卽位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太子之子廬歸於蔡悼太子之子吳歸於陳禮也公羊曰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曰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曰

之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穀梁以平邱之會有復陳蔡之功左氏以楚平之復陳蔡為有禮二者皆非也公羊不與諸侯專封之語幾是矣然不能力言外域之僭而使得與齊桓同罪亦非也蔡侯廬陳侯吳皆以太子出奔未嘗有國也春秋書之若二子嘗有國而復歸然穀梁如失國之辭善矣其書歸也上不命於天子中不稟於霸主下不屬於外裔若陳蔡自失國而自歸然春秋致意於此三者深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春秋講義

卷四上

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禮有出於人情之變者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若此去樂卒事是也故三傳皆以為得禮然公穀之言竊有疑焉昔者衛獻公之臣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由此語觀之是君有祭祀大夫之喪不以告也公穀之意皆以為叔弓卒在外當祭而告獨左氏以為叔弓泣事籥入而卒其言為有理春秋書曰籥入叔弓卒是叔弓行禮於廟遽然而

卒也審矣蓋君有事於宗廟雖有大夫之喪不當以告惟與執事而卒者則因事制宜此禮之變也若夫既祭之後聞大夫之喪則釋祭可廢故春秋書曰壬午猶釋猶者可以已而不已其義明甚

夏蔡朝吳出奔鄭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左氏曰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公羊曰楚子

春秋講義

卷四上

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為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誘其君而取其國不義孰甚焉取其國而還其子君子猶以為有禮甚矣聖人待人之恕而望人以改過若此也楚子不書名之意其殆以悔過乎如曰外國相誘君子不疾則亦不書於春秋矣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邾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冬有星孛於大辰

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穀梁曰一有一亡曰有孛之為言悖
其次也不言某星之入而曰有星猶書日有食之知其不可
知之也公羊以為彗星聖人不敢言也穀梁一有一亡之說
亦非也有蜚有蠶可以言一有一亡有星不可以有亡言也
楚人及吳戰於長岸

公羊曰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穀梁曰兩夷狄曰敗
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此進楚子故曰戰春秋之法凡書外裔
其法與中國同者非進外裔也傷中國也傳者不察類以為
進外裔蓋不特此一事也今楚與吳戰勝負相當均之為可
罪也春秋獨進楚子何哉蓋外裔相攻伐其始也不書於春
春秋講義 卷四上 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秋其中也以外裔之法書之其末也待以中國之法皆春秋
傷中國之意也於外裔何與焉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
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曰其志以同日春秋記外
災異多矣宋大水梁山崩非為天下記異也一來告則書紀天
變之非常所以重交鄰之義也

六月邾人入郕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於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公羊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
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
讓國也春秋之法莫重乎君臣之義也臣以其君之邑叛春
秋以其先世之賢也而諱之則春秋之法廢矣鄆非叛也據
邑以自歸於鄰國謂之叛可也舍邑而出奔豈得謂之叛乎
然奔未有言自者此獨言自何也自國出奔故不言自自邑
春秋講義 卷四上 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出奔惡得不以自書之穀梁曰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非
也挾公子公孫之貴而取其邑以叛春秋不以叛書是貴者
義之賊也豈春秋之意乎按范甯穀梁注云會以公孫之貴
而取邑以叛也穀梁之意正褒其不挾貴
而取邑以叛也穀梁之意正褒其不挾貴
而取邑以叛也穀梁之意正褒其不挾貴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穀梁曰盜賤也按左氏殺縶者齊豹也齊豹為衛司寇則非
賤矣左氏曰欲求名而不得也夫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者
畏其名也世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名而不可得者以左氏
考之孟縶之死由於宗魯魯為孟縶乘與聞公孟之死故夫
子以宗魯為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原情定罪歸惡於宗魯
非齊豹欲求名而不得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穀梁曰叛直叛也說者曰言不作亂也昔者欒盈入於晉入於曲沃不言叛何也盈本欲入晉不勝而走曲沃其無君之罪大矣非直據邑以叛也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夫子罪其要君謂其據邑以請後也晉趙鞅入於晉陽春秋以叛書謂其據邑以誅叛也况於宋華亥之徒介於鄰國入據宋邑其為罪也大矣說穀梁者猶謂其不作亂何也有子曰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古人以犯上為作亂之漸焉有既叛而不為作亂者乎

春秋講義

卷四上

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未出奔楚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曰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杜氏曰將有軍事無暇於待賓且懼泄軍謀也夫公之如晉其不得入也屢矣晉豈懼洩軍事而辭魯且無以待賓乎季氏之彊昭公之弱晉助其臣不有其君其為日久矣可勝歎哉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穀梁曰自宋南里者專也夫宋華亥之徒既入於南里以叛矣專何足言乎春秋書宋南里者嫌其自宋出奔也豈罪其

專也

大蒐於昌間

穀梁曰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穀梁知春之不當蒐是也而不知魯之不當大蒐也失時之罪小僭禮之罪大由是以往魯以大蒐為故事連年而屢舉多在夏秋之間禮既失矣豈復以失時為非乎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

春秋之書或曰京師或曰王室何也由諸侯言之故曰京師由天子自言之故曰王室京師以臨天下為言王室以家天下為言也或曰成周或曰王城何也遷九鼎之地曰王城遷

春秋講義

卷四上

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頑民之地曰成周王城在西成周在東也今周室之亂生於兄弟之間故以王室言之王猛既為君矣何以稱名未踰年之君也前言王猛見其既為君後言王子猛見其未踰年也自入春秋以來周室蓋三亂矣其禍皆生於父子兄弟嫡庶不明惠王寵子帶幾危世子齊桓公盟世子於首止而位定襄王復寵帶出居於鄭晉文納王玉室遂定向微二霸周室之亂豈減景王日鈔作敬王之時然則春秋書王室亂者固以憫周室之微弱而歎桓文之不復有也悲夫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

春秋之法因使而被執者皆以行人書內外同辭重使也然既書叔孫婼如晉則固知其爲行人矣復書行人不以辭爲贅何也夫行人將命者也虐執行人討非其罪此春秋之所惡也故正其名而特書之兩國交兵行人猶不可執也况使命之往來乎以此教天下兵禍其少瘳矣

晉人圍郊

公羊曰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於周不與伐天子也晉圍天子之邑其罪大矣春秋宜明正其罪何書辭之略也非也子朝在郊實亂王室晉圍子朝非伐天子也然則晉之大義正矣春秋宜特書其功何書辭之略也嗟夫此春秋之意也子朝之亂今踰年矣晉爲盟主不能糾合諸侯同討亂略以獎王室顧以微者僅圍一邑是尙足以爲義乎明正其罪則遏諸侯勤王之意特書其功則非諸侯獎王室之義微其辭而略其功春秋予奪之意深矣

春秋講義

卷四上

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二編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於楚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馮

吳以號舉蓋深惡之也公羊曰其言獲陳夏馮何吳少進也春秋之法未陳曰敗某師中國與外裔戰皆言敗今吳敗蔡陳許之師以勾吳而敗中國何也嗟夫胡沈之君不足道也蔡陳許三國淪於外裔久矣今茲從楚而與吳戰是兩外裔自相攻也春秋安得以中國之法待之昔者秦楚固嘗撓中國矣猶未至如吳之甚也兩君死敗一大夫被獲春秋以來

未之有也公羊猶曰吳少進焉何哉

天王居於狄泉

周室之亂踰年矣敬王之立在去年十一月己丑館于子旅氏亂離之際雖未成其爲君然猶在王城之內天下猶有所宗主也及子朝入王城敬王居於狄泉春秋正其名而特書之示天下有君也昔者襄王出居於鄭春秋以出書天子以四海爲家其日出者志襄王不能有其家也敬王之立周已亂矣非其罪也况在王城之側乎

尹氏立王子朝

春秋惡世卿於是爲信矣尹氏世執周柄自幽王之時固已爲詩人所惡入春秋之初書尹氏卒惡其始者所以慮其終也卒也立王子朝幾亡周室者尹氏也春秋於王朝之卿未有書氏者而始終以尹氏書其意深矣

春秋講義

卷四上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編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

婼至自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黃父之會謀王室也見世變之衰人情之薄而天理之猶在也昔者桓文之霸周室皆有亂二公勤王之意厚矣今子朝之亂王室岌岌若此而列國之大夫為會以謀王室亦可謂世變之衰而人情之薄矣然而君父之心人皆有之卒不能自已為會以謀之相率以戍之是豈非天理之不可磨滅乎

有鸛鶴來巢

鸛鶴不踰濟此齊魯所無也蓋地氣自南而北則世將衰亂禽鳥動物得地氣之先今南方之禽見於北方者世衰之兆也鸛鶴屬也非穴於地者公穀二傳皆以為宜穴而巢非中國之禽是殆未之識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春秋講義

卷四上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左氏曰秋書再雩早甚也公羊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前年魯嘗大雩矣今年再雩魯固早矣再雩之意不在旱也公羊聚逐季氏之言粗為可信夫人之舉事懼其洩也必託於集事而行之故嘗於都試田獵之中舉事焉意者魯因旱而雩因雩而欲逐季氏不知舉事而至於再其謀固已洩矣安得而不敗乎古人以為投機之會間不容髮今雩之又雩魯未嘗有是也而驟行之甯無令人之疑已乎昔者哀公問社於宰我說者以哀公有誅季氏之意是亦昭公大雩之意乎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陽州在齊魯境上公次陽州是未嘗至齊也春秋曷為以孫于齊書嗚呼此春秋正名之義也堂堂魯國臣逐其君至於

出奔其辱甚矣不敢至齊而次於陽州其辱尤甚故昭公雖次於陽州而以孫齊書國之者大之也先書公孫於齊以正其名繼書次於陽州以紀其實春秋雖不廢其實而有尊君之義焉昔者周之襄王越在鄆地汜春秋以出居於鄆書曰居於鄆者尊之也是亦公孫於齊之義

齊侯唁公于野井

昭公次於陽州齊侯將唁公於平陰公先至於野井是齊侯無奔走救難之心而有忽略待魯之意君子觀野井之唁而後知齊侯之不足與有謀也昔者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昭公始謀之不善見幾之不早忽子家驕如晉之言不用宜乎淹恤於外而卒不克歸也悲夫

春秋講義

卷四上

二十二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鄰國取內邑直書其事而莫之諱不言其國之名若取諸他國然此春秋悲傷之意也夫齊侯取鄆以居公其名正其言順故春秋不忍言其國之名所以存魯而直書其事者所以存君而不使季氏得有魯然則何以不書取鄆居公也鄆我邑也我公居之豈使齊侯得以居公哉此又春秋存君屢致意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之出也實未嘗至齊之都公之入也實未嘗至魯之廟春

秋之書公至自齊其與如齊而至廟者同辭焉嗚呼此春秋存君之意也傷其出也吾何忍言其不能至齊幸其歸也吾未暇論其未能告廟其曰居於鄆何也非吾國也故言次苟吾國也亦可以言居矣天子以天下爲家故天王在鄆可以言居諸侯得有其國故昭公在鄆始可言居陽州乾侯書次而已尊卑之義明矣哉

夏公圍成

成魯邑也魯公圍之春秋書法若施諸他國然何也夫君有其國誰得而奸之棄其國而不有越在他竟是自絕於其國也以大夫之邑而隱然如敵國不臣之罪不待貶絕而見以其國之君而圍其大夫之邑其不能於君亦可愧矣成孟氏邑也季孟同惡相濟而叔孫氏獨賢書圍成以見孟氏之黨

春秋

義

卷四上

二十一

敬鄉樓遺書
第二輯

惡書叔孫婁卒以見叔孫之勤於君也深矣哉雖然春秋其不言與齊同圍成何也夫齊人取鄆以居公猶可言也今公以齊師圍成春秋尙忍言哉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併見後公至自會居于鄆

公至自會居于鄆

鄆陵之盟謀納公也君子謂是盟也齊侯欺魯而昭公不能覺卒遷延於齊久而後去也齊侯納梁邱據之言固已無意於納昭公也師挫於成意沮而歸懼昭公之去已也故爲是盟以要之特昭公莫之悟當時從公之臣亦莫之悟也至會之書義雖不外公意則責當時之臣子相與得意而不悟齊之欺也悲夫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昔者襄王之居於鄆也言出而不言入今者敬王之居狄泉也言入而不言出爲穀梁之說曰周有入無出也夫王者以天下爲家不可以言出則亦不可以言入也襄王之入晉侯納之春秋不得言其入敬王之立寔在狄泉春秋不得言其出春秋寓悲傷之意于一出一入之間使人讀其傳因其所不書求其所以書在臣子有存君父之義而天子不能有其家亦可愧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春秋

義

卷四上

二十四
敬鄉樓遺書
第二輯

楚殺其大夫卻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扈之會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夫成周大義也納公重事也使大夫主之不成其爲盟主矣以晉文之勤王春秋猶謂其不能盡忠以齊桓之存國春秋猶謂其不能盡義而况以大夫謀之乎夫樂祁犁北宮喜其在宋衛非華向孫甯比也故猶利納公若士鞅則六卿專晉久矣同惡相濟宜乎其不肯也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昭公寔次陽州而春秋以如齊書寔次乾侯而春秋以如晉書雖尊公也亦傷公也往者昭公之在國也屢如晉而猶不得入及今出亡也欲一至晉之國都其可得乎諸侯失位越在他國禮猶謂之寓公昭公如兩國次於野而不得入豈不重可悲夫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夫天下之事莫重於謀始始之不謹猶望其能圖終難也若昭公之如齊其始謀亦不謹矣遷延於齊久而如晉則既棄齊矣自晉復歸於鄆齊侯其謂之何高張之唁止以納侮是何其不能圖終也耶

春秋講義

卷四上

二一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觀鄆之潰也知季氏之暴而舉魯國皆非臣子也棄其一國而居其一邑猶不能容也相率而叛之豈非畏季氏之暴蔑棄君臣之義而不顧乎三戶可以亡秦匹夫可以存齊鄆之臣子無一人敢抗季氏者悲夫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氏曰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日微過也昭公淹恤於外不朝正於廟六年矣春秋何以始書公在乾侯左氏以爲非公公之可非其已久矣不待其六

年而後譏也春秋方存公未暇微過左氏之言失矣夫公之居鄆猶可言也不越魯竟猶望公之還也公在乾侯越在他國不復歸矣此春秋之所悲也故拳拳焉一歲之首必記之始之言次暫焉可也中之言居已即安矣末之言在是終焉而已矣坤之上六曰龍戰於野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公在乾侯是固嫌於無君耶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春秋講義

卷四上

二一六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人情之厚薄視其禮之輕重昔者齊侯親唁公於野非猶不能納公晉侯使荀躒先會季孫而後唁公其禮之輕若此則人情之薄可知矣昭公將何求焉先會其臣而謀納其君臣以爲不可而遂已之亦惡在其爲盟主乎是亦文具之尤者矣君子以晉爲無責焉夫始有求於人者則其應也必亟不得已而求焉者人亦不得已而應之昭公始有求於齊數年而莫之得也不得已而求之晉於晉何責焉然則昭公胡爲而不去也當時中國其大者唯齊晉耳齊晉莫之恤惟南走吳楚而已異時哀公出奔求哀於越君子是以傷內國之不足恃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左氏曰賤而書名重地故也杜氏曰不書邾史闕文夫春秋於三叛人嚴矣其不言邾恐非闕文也當季氏之逐君也諸侯不能問是舉天下無君臣也三綱斁人倫廢矣加以黑肱叛邾而來兩叛相和同惡相濟聖人以為黑肱之無邾如季氏之無魯也故黑肱不書邾此其意傷矣夫身為大夫而至絕之於其國人臣可不鑑哉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闕

杜氏曰公別居乾侯遣人誘闕而取之不用師徒也公羊曰

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昭公之出奔

也齊侯取鄆以居公書曰齊侯取鄆公用齊師以圍成書曰

春秋講義

卷四上

二十七

敬鄉樓叢書

夏公圍成如使公居乾侯而取闕則如其圍成之書矣不言

公而取闕是取邾取鄆之類也公羊之義得矣

夏吳伐越

左氏曰始用師於越也杜氏曰自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

用大兵昔者夷夏之爭嘗用大兵矣春秋備書之吳楚之戰

至於柏舉春秋書之亦辭繁而不殺獨於吳伐越越入吳之

事略而書之何也嗟夫秦楚吳越均為外裔吳越最晚出驟

致強大卒自相斃以至於此蓋春秋世變至此窮矣尙忍詳

言之哉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

人莒人郚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昔周之營洛邑其居九鼎者曰王城其遷頑民者曰成周平王東遷於王城至敬王入於成周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蓋於是周再遷矣晚而為東西周則又遷矣當平王之遷也晉之文侯實扞王於艱惠襄之難文公猶能繼乃祖之業然視文侯不侔矣及今成周之役晉韓不信專之南面以令諸侯之大夫世變愈下事益可歎然春秋詳書其事辭繁而不殺何也王室衰微諸侯放恣幸列國之大夫猶知有王也其事雖微其心則猶未泯也春秋安得而不與之自是而後大夫之事亦無有矣嗟夫發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君子猶將與之况大夫而謀王室之難乎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春秋講義

卷四上

二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春秋講義卷四上

定公

元年春王

公羊曰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也在季氏也穀梁曰不言正月定無正也昭公之終非正終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春秋之君不書即位者四其三皆書正月而定獨不書蓋隱之攝桓宣之罪雖不當書即位然喪君有君國猶有人也若定公之初則曠正月而無君矣是與亡國無以異也其孰與承正朔乎夫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春秋於隱元年猶書正謂其嫌於無君也然則定公之無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聖人尤於是傷矣

春秋講義

卷四下

一

敬鄉樓義書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人臣遠於君則其勢伸近於君則其勢屈故諸侯之卿入天子之國稱士今晉之大夫執人於王都是逼近而不有天子也宋仲幾不受功其罪猶可言韓不信專執大夫其罪不可勝誅矣城成周美功也尊天子大義也春秋不以一時之功廢萬世之義其於君臣之際甚微而嚴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以言乎嗣子之義則踰年而後書即位以言乎臣民之義則一日而即位禮也今昭公之喪以癸亥至定公以戊辰即位是季氏有不立定公之心蓋數日而

後定也春秋以日月為義若此類是也按定公戊辰方即位

氏所稱耳不若戴氏此說尤為精確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立煬宮

甚矣小人之無道也無道口也嫁怨於人歸過於神公然無忌憚也昭公之出也諸侯之大夫同惡相濟以宋公之薨叔孫之卒歸於天道及昭公之薨也季氏大雩以為媚立煬宮以為報蓋昔者昭公之逐季氏也管兩大雩而不克濟季氏嘗致禱於煬宮矣故小人得藉口以求媚而致報焉季氏旅於泰山夫子之言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深有望於其神也其意傷矣

冬十月隕霜殺菽

春秋講義

卷四下

二

敬鄉樓義書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魯之僭久矣子家公羊作子家駒言於昭公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此皆天子之禮也夫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然後大夫得以執國命昭公出亡有自來矣定公之立兩觀被災天蓋以警魯也不能致察於此新作兩觀視舊有加焉夫修舊謂之新始創謂之作既有雉門及兩觀矣謂之新可矣曰新作者蓋明其不當作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之不仁亦已甚矣昭公屢如晉而不得入故有季氏之難

定公新立躬朝於晉至河而復不得入使定何以自立於魯乎昔者魯有慶父之難國幾亡矣賴齊桓庇之盟於落姑季子來歸齊仲孫來魯國遂定今昭公出亡晉不能納之定公新立晉不能安之尙何足以爲盟主乎於是六卿專晉雖晉侯亦不能自爲政矣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春秋講義

卷四下

三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自鄆陵之後晉楚不復有大戰一旦有召陵之役是六十七年間無是舉也天子之老元戎啓行中國諸侯大抵皆在未有若此其盛者僅侵楚而退自相盟於皋鼬當是時楚有可亡之勢失此機會使吳人乘其後而收入郢之功傾天下之勢折而入於吳中國之霸於是絕矣悲夫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

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楚自入春秋以來倔強漢淮之間陵犯中國蓋二百年矣中國不能制假手於吳國幾亡而僅存甚矣中國之不競失於

機會霸圖遂絕始稱吳子幸吳猶能治楚也未稱吳吳猶楚

也去楚而吳繼之此聖人之所傷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蔡魯非有好也蔡人未嘗告饑魯曷爲而歸粟於蔡魯志也

春秋講義

卷四下

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蔡中國也而虐於楚告情於中國中國莫之救也告援於吳吳之入郢諸侯相與歸蔡之粟以揜其過不書諸侯諱之也穀梁以歸粟爲正左氏以爲周亟於無資此恤鄰之常禮也非所論歸粟於蔡若昔澶淵之會諸侯謀歸宋財若是可以爲正矣

於越入吳

公羊曰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越得

書於春秋則能以其名通矣或曰於越從其所自稱也越文

身之賤者也最後出其常自稱曰於越驟通於中國未能遽

忘其陋故以於越告若夫中國則固稱之曰越其事關於中

國而中國告之則稱越非有能通與不能通之間也始也書

荆非外之也終也書楚非進之也始也稱越非能通也終稱

於越非不能通也不變外裔之舊以見其種落之賤耳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許嘗滅於鄭矣二百年間屢遷國焉鄭卒因楚亂而取之甚

矣其不仁也游速何以無貶書月書日書氏書名書帥師正

其事而詳書之所謂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許既滅矣哀公

元年許復從楚圖蔡楚復之也楚亂方定未暇治鄭先復許

焉不告於中國春秋不得而書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春秋講義

卷四下

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按左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

之幣晉人兼享之如左氏所載季孟二子以二事使晉則春

秋當以致女納幣之例書誠使晉人賤魯兼享二卿春秋不

應卑魯列數二使也蓋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猶公子遂叔

孫得臣如齊也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

列而數之季孟不相下其亦同倫相介之意乎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郟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

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春秋講義

卷四下

六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自文公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更五世矣今順祀先公此魯之

大典也春秋宜特書之以示後世其曰從祀先公若隱諱而

不明言之何也此春秋之微意也魯之宗廟昭穆失序歷羣

公不能正陪臣乃借此以求媚使春秋明書其事是於陪臣

之得而罪羣公之失其可乎故略而書之若曰從祀先公之

時有盜竊寶玉大弓以出非曰從祀之為順祀也其意微矣

盜竊寶玉大弓

殺梁曰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甚矣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其功用可畏若此也陽虎專季氏與魯國之權盡歸焉其勢足以竊宗廟之寶器聖人書之曰盜若曰非其所取而取之其辭恕矣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蕩卒

得寶玉大弓

得必有所從不言其從得之人得必有所不言其所得之地何也聖人不忍言也宗廟之器使人得以竊而去之是不能有其宗廟也國既亡矣故春秋之書曰得寶玉大弓若曰得而藏之非既失而復歸也其意傷矣

六月葬鄭獻公

春秋講義

卷四下

七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谷之會春秋之盛事也二百四十二年間所未有也春秋書齊魯之會多矣未有歸田繼之者春秋書歸田有之矣未有言來歸者宣公嘗如齊既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魯有求於齊也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非魯地也鄭有求於魯也夾谷之會齊人謝過鄆謹龜陰齊人來歸春秋未始有此也殺梁曰夾谷之會危之也聖人在會何安如之離會不致而夾谷致會者喜之也非危之也聖人相魯君於會會不淹時齊人攝服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春秋講義

卷四下

八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洧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左氏曰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是帥師墮郕帥師墮費公羊之言失之矣後之學者承舛聽訛皆言夫子欲墮三都嗟夫使聖人而欲墮三都也成卒不墮費幾生變則聖人之謀疎矣綏斯來動斯和之效果安在乎左氏之言信矣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是果出於仲由之謀無可疑乎日鈔由勇而無謀率意之所欲為而不顧其難也故幾於亂當費人攻公及於臺下微夫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豈不甚危哉說者猶以為墮三都者聖

人之謀也過矣大抵事之可疑者承讓之說非止一事也襄公二十三年季札觀周樂固已歌王矣說者乃謂夫子降黍離於國風是何不審若此也夫聖人序書作春秋固微寓其褒貶之義若考訂舊聞廣記實錄固不容自爲之也謂一爲元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說者謂春秋之法抑亦過矣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春秋講義

卷四下

九

敬鄉樓遺書 第二輯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

趙鞅歸于晉

春秋書晉趙鞅之事見君臣之際嚴矣趙鞅非叛也而以叛書爲法受惡也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夫子曰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况以地正國乎其曰晉趙鞅又曰歸於晉何也聖人原其心而恕之也已叛而知罪未幾而反地趙鞅之心可知矣非春秋其誰察之

說

按劉向謂趙鞅歸於晉國之無刑也臧武仲此條未免沿公穀之

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

楚人及吳戰於長岸說者曰進楚子故曰戰楚與吳一也春

秋何以獨進楚楚自莊公時已見於中國駸駸疆大與中國

抗矣春秋雖欲遏之不可得也吳最晚出越又在吳後率其

類曰敗於是而得以正其名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甚矣齊景圖霸之亟也不度德不量力昔固失霸矣齊非得

春秋講義

卷四下

十

敬鄉樓遺書 第二輯

霸之君也不虞蕭牆之變而欲外求諸侯當齊桓之霸也實

始結宋與魯景公讓其故智舍疆場之爭親與魯平結衛結

鄭今茲復與宋公會於洮然卒不能成事徒擾擾焉自傲而

已德之不講力之不競區區欲以智術取之亦見其惑焉而

已矣

天王使石尙來歸服

公羊曰石尙者何天子之士也穀梁曰石尙欲書春秋請行

服貴復正也此王室之盛禮也若君臣能率是典禮而行之

周可以復王魯可以復振當周之盛也以服膺之禮親兄弟

之國及齊之霸也天子使宰孔賜齊侯胙久矣是禮之不復

行也春秋侈大而特書之豈直一士得書於春秋哉

衛世子蒯聃出奔宋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霅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饑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魯之僭郊自僖公始其說蓋可信僖公之前春秋未嘗書郊

此其證也觀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則知僖公請

郊於天子如其作頌也然而魯之先公猶畏天災故因災而

不郊者間有之若定之終哀之始連年饑鼠食郊牛宜可以

春秋講義

卷四下

十一

敬鄉樓書

不郊矣而卒不免郊蓋玩習既久雖天亦莫知所畏矣

壬申公薨于高寢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

克葬

辛巳葬定妣

冬城漆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吳入郢之日楚昭奔隨隨人免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定

公六年鄭已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觀楚子圍蔡之事可

為歎息也已滅人之國絕人之祀無不如志異時與滅繼絕

封人之國亦在我而已楚靈滅陳蔡二國及平即位一旦而

復之隨在漢東亦為大國役屬於楚終春秋不復見一有德

於昭遠列於諸侯鄭已滅許楚實封之專行廢置中國斂衽

為可歎也已

饑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春秋講義

卷四下

十二

敬鄉樓書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鄆東

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左氏曰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鄆沂之田

而受盟穀梁曰取鄆東田鄆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

也三人伐而二人盟各盟其得也按三卿並將季氏最強故

以季氏主兵然二人各盟其所得之田而季氏不及何也如

左氏之言邾人以田賂魯季氏先時有陽虎之難二子實救

之故推其所賂以報德非二子各盟其所得季氏莫之得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

蒯聩雖得罪出奔靈公未嘗廢之故其出奔其入戚春秋皆

以世子書况輒之立非靈公之命輒豈得以子而拒父昔者
冉有發夫子為衛君之問夫子有正名之對子路死於孔悝
之難夫子不以為是高子羔不死難而奔夫子亦不以為非
也其正名之意深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當晉之霸也晉人朝夕加兵於鄭鄭之君臣俯首下心惟晉
命是聽安有一矢之相加遺哉及其衰也兩國之臣帥師交
戰此春秋所創見也春秋書帥師書敗績如大戰焉鄭雖敗
績晉亦少辱矣事變反覆可勝歎哉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騶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春秋講義

卷四下

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公羊曰齊國夏曷為與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
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因可以拒
之也春秋於是編也明父子之義焉公羊之言過矣此衛事
也不先曼姑言子之不可圍父邑也此衛地也不繫戚於衛
言子之不得有父邑也聖人之意若曰戚非衛地齊人首兵
圍之輒無與焉其於父子之義隱辟而不忍言矣公羊不惟
不義罪衛而推齊以為伯討曾謂天下而有無父之國哉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晉伯晉伯日鈔之不競未有如是甚者也楚人爭盟侵伐列

國皆未足為晉國甚恥執戎蠻日鈔之君而歸之於楚是

京師楚也是晉為楚役也是率中國而聽命於楚人日鈔

也冠履倒置莫此為甚其稱人者聖人猶為中國諱也

春秋講義

卷四下

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城西郭

六月辛丑亳社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春城邾瑕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柎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鄆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邾魯之爭有日矣未有伐其國而執其君者不惟邾也魯於

他國亦未嘗有是也哀之無道甚矣執其君以歸春秋不曰

春秋講義

卷四下

十五

敬鄉樓讀書

歸而曰來者非外魯也為魯諱也若曰邾子自外至爾非魯

執之而歸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吳伐我

夏齊人取謹及闡

歸邾子益于邾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謹及闡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邱

當隱公之時三國之師伐戴鄭伯伐而取之左氏以為取三師二傳以為取戴由春秋書法觀之取戴為是入春秋以來書取師者獨於哀公兩見之蓋春秋用師微有節制故不至大敗及其末年用師無法彼此得以譏取愈變愈下矣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春秋講義

卷四下

十六

敬鄉樓讀書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轅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

獲齊國書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魯之賦斂至此極矣始也田無稅至宣公而初稅畝始也家

有賦至哀公而用田賦公田之外民之私田既取稅焉又取賦焉而其家之賦不與也先王未嘗以田爲賦稅也故周禮止曰夫家之征獨載師任地之法始有大都小都之征蓋民之授田乃上之田也借民耕之爾何賦稅之有履畝爲稅用田爲賦始於二君此固聖人之所甚惡也故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觀春秋書孟子而不書夫人見聖人君臣之義焉春秋以褒貶爲法聖人猶爲其君諱陳司敗講學於聖人之門乃欲聖人顯言其君之過其亦可謂不察乎人倫矣

公會吳于橐皋

春秋講義

卷四下

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公羊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穀梁曰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甚矣二傳之不知春秋也以及吳子爲兩伯以稱吳子爲進夫差其孰知聖人悲傷拒絕之意乎入春秋之末猶吳人擾亂中國幾無甯歲聖人痛抑而力絕之其書於春秋者曰公會吳吳伐齊伐我而已及黃

池之會勢極於盛不可復禦矣曰吳子傷之也曰及吳外之也且傷且外豈曰進乎哉豈曰兩伯乎哉可悲也夫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春秋講義

卷四下

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夫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人事乖雖聖人無所復望矣拳拳之心猶望天道之還也麟出於野爲狩所獲天理人事其不相符如此是終不可爲矣聖人於是絕望則春秋於是絕筆矣此聖人之深意也

春秋講義卷四下

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七春秋講義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戴溪撰

有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已著錄開禧中溪爲資善堂說書案

轉太子詹事時景獻太子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通鑑

各爲說以進此卽其春秋說也書中如以齊襄迫紀侯去國

爲託復讎以欺諸侯以秦與楚滅庸爲由巴蜀通道以屢書

公如晉至河乃復爲晉人啓季氏出君之漸以定公戊辰卽

位爲季氏有不立定公之心皆具有理解而時當韓侂胄北

伐敗衄和議再成故於內修外攘交鄰經武之道尤倦倦焉

至卒葬之類竝闕而不釋攷宋代於喪服之制避忌頗深如

何居居字語出檀弓禮部韻略卽不載其他可知溪之不釋

此類蓋當時講幄之體也嘉定癸未五月溪長子桷鍍木金

陵學舍沈光序之寶慶丙戌牛大年復刻於泰州其序稱是

春秋講義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書期於啓沃君聽天下學士不可得而聞蓋非經生訓詁家

言故流傳未廣陳氏書錄解題不著於錄殆以是歟宋史藝

文志作四卷王瓚溫州志作三卷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

今外間絕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所采尙散見各條經文之下

今謹爲哀輯校正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

年三月至三十二年永樂大典所闕則取黃震日鈔所引補

之仍從宋史釐爲四卷而每卷又各分上下其所釋經文多

從左氏故其間從公穀者並附案語於下方焉

是書襲假文淵閣寫本逐鈔得之四庫總目謂從永樂大

典哀輯而成中有闕佚則取黃氏日鈔所引補之按黃氏

日鈔於原書有所去取卽所取者詞句復多刪節大典所

采散見經文各條下者亦於原書有所去取否今不可知

而原書既已無傳大典雖有闕佚然綴拾叢殘存之中祕

海隅文獻賴有足徵亦甚幸矣閣本謄奪頗多今依春秋

三傳及黃氏日鈔諸書一一勘正間爲校注則原有按語

之外云疑作某日鈔作某據某校改校補者皆是也又日

鈔各條中稱華夷蠻夷狄者閣本皆易爲中外外裔外

域不勝校改附著于此戴氏所著諸書見卷首本傳今存

者僅是書及石鼓論語答問續呂氏家塾讀詩記而已民

國十八年七月黃羣記

春秋講義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敬鄉樓叢書第二輯正誤表

春秋講義

素行字誤正

卷一上二 二十 十六 以也

六 一 七 已 已

九 十九 四 矣而 矣然而

十 三 三 禍亦 禍其亦

十四 二 四 已 已

二十五 二 十七 膝 膝

二六 三 十九 故有 故宋鄭有

二六 三 三 衛晉 衛侯晉

二七 十 十四 已 已

二七 十九 十一 變 變

二八 十三 七 已 已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正誤表 一 永嘉黃氏校印

二八 二四 二三 之 當刪

三十 十一 十七 已 已

三一 十一 二三 已 已

三一 十六 二 已 已

卷二下 二 十四 八 乎公 乎稱公

三 十三 十四 已 已

四 七 二 其 當刪

十四 十五 三 歸 當刪

十七 一 十九 已 已

十八 九 十 桓亦 桓公亦

二十 二 九 戎 徐

二二 十九 二 梁 梁

二四 十二 二 已 已

卷一上 三 二四 十 已 已

四 十二 一 信之 信公之

四 十九 六 已 已

五 七 二十 已 已

五 十五 十 已 已

六 十 八 已 已

六 三 三 已 已

七 十三 十四 已 已

十 十一 二 已 已

十一 二 十五 解 觀

十二 十九 二十 卡 卡

十四 七 一 秋 秋

十四 十四 二 注小 二十一

十四 十五 一 注小 檢十補抄 抄檢補

十六 四 十九 已 已

十八 十三 十 已 已

二十 四 五 年介 年春介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正誤表 二 永嘉黃氏校印

卷二下 四 十 十四 秋不 秋者不

五 十八 十八 偏 偏

五 二 三 于 當刪

八 二十 四 秦奔 奔秦

十一 七 二 秋 秋

卷三上 三 十四 十四 能 而

七 十 四 已 已

十二 二 十一 已 已

二 十二 十一 已 已

二 十六 注小 一 二

二 十五 十九 人塞 人以塞

二 十一 十四 回 因

二 十七 十五 已 已

三 十七 五 梁 梁

三 十四 九 空格 明

古 傳
秘 辦
經 程

表 勵 準



永康 却氏 萬壽 樓物

春秋一經裁自聖心游夏不能贊一辭未易讀也何以得其疑而辨之乎蓋聖人之經詞義嚴正本末詳明固無可疑因傳而有所疑耳曷為因傳而有所疑左氏得本末之詳不能無附會之誣公穀得義例之精不能無穿鑿之弊故文中子謂三傳作而春秋散豈虛語哉然則學者於傳將笑從善乎程子有言曰因傳以考經之事實因經以別傳之真偽斯為至言矣品嘗抱夫子之遺經究時事之終始雖於微詞奧義未能有得然於大經大法頗窺其梗槩既而求之諸傳則多與經背馳者先儒固嘗疑而辨之矣乃因先儒之疑每讀而每得其疑以不敢蓄故因而筆之積日累月遂成卷帙題曰春秋經傳辨疑非敢自謂能辨其疑也特辨之以俟知者而求解之耳雖不能無獲戾於賢傳庶少有補於聖經若曰執經傳異同之言而指為夫子筆削之法是謂棄經任傳未免有買櫝還珠之失品則取珠而還其櫝也觀者幸恕其狂瞽成化戊戌冬十一月長至日蘭溪童品序

春秋經傳辨疑 原序

五年矣齒益長而學不進韓子所謂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者豈虛語邪因刻於梓而識之弘治壬戌春二月丁卯品識

春秋經傳辨疑

續金華叢書

明童品撰

春王正月 隱公元年

春王正月之義公羊以為大一統是已胡氏以周人建子為歲首則周正月是夏十一月也然商正建丑引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以証月之不易又謂秦以亥為正引史記元年冬十月以証時之不易遂以為夫子改冬十一月為春王正月朱子既自謂不敢信又謂魯史本謂之春秋則似原已書春矣汪氏亦疑周曆已改子丑月為春則此乃夫子因舊史非故以夏時冠周月也然子丑非春月而謂之春故加王於正月之上以見正月乃時王之正月雖曰尊王而行夏時之意亦在言表矣又按胡傳謂國史主記時政必須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似此之類穿鑿由起夫聖人之所書者尙多不能明矣服求其所不書者耶後世主司執此之類以考士噫亦過矣

春秋經傳辨疑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隱公元年

及猶與也兼詞也公羊曰及猶汲汲也穀梁曰及者何內為志焉耳胡氏曰我所欲曰及遂以及之一字為褒貶竊志聖人大意但記公與邾儀父盟于蔑而已初未嘗以及之一字寓汲汲內為志我所欲之意也且文公二年書及晉處父盟左傳言晉人以公不朝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此豈有汲汲內為志我所欲之意耶况經書及者非一如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防齊高固及子叔姬來之類皆兼詞也以此例之則及之一字恐不必深泥也公穀春秋不免有穿鑿之弊者類如此或以弑其君及其大夫之及為累及之及亦未然也姑質所疑以俟知者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隱公三年

按左傳云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禱於姑故不日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左氏豈云我君

之氏也公羊穀梁皆以爲尹氏乃天子之大夫胡氏從之啖氏楊氏
劉氏辨左氏之誤明矣竊疑春秋三傳惟左氏得事實之詳若此傳
者不知傳訛尹氏爲君氏故詞費而義不通如此其餘與經不同者
果可盡信也哉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隱公三年

按春秋書列國諸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其稱公者惟宋魯一
國而已雖齊桓晉文之盛止稱侯吳楚之僭王止稱子魯既侯爵而
孔子尊稱之曰公胡氏以爲臣子之詞是已然謂宋王者之後故稱
公竊恐未然夫微子之封於宋雖云上公猶周公之封於魯未嘗謂
宋世襲公爵而魯獨不然也若以宋爲王者之後故稱公則杞乃夏
之後止稱侯又降而稱伯又稱子亦獨何哉愚竊以爲魯固夫子父
母之邦宋亦夫子祖宗之國故皆稱公一以尊尊一以親親皆臣子
之詞况孟子謂宋小國也豈有齊魯大國止皆侯爵而宋小國反公
爵歟觀其書卒不書薨亦可見矣魯獨書薨者君臣之義重於祖宗
之親也

春秋經傳辨疑

二

癸未葬宋穆公 隱公三年

初疑春秋書葬某公者皆其國自葬或承告則善凡先書大夫往而
後書葬者見魯之會其葬也止書葬者見魯之不往會其葬也諸傳
皆以爲魯往會葬故書以微者往故不書其人竊恐未然夫諸侯朝
聘多大夫往况喪葬大禮若齊桓晉文之葬皆可使微者往乎此猶
可矣如桓王匡王簡王之葬亦可使微者往乎間有不書葬者豈微
者亦不往歟或者以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之書法例之則諸儒之說
未爲無據而子之說不通矣日不然也亦謂陳葬原仲而公子友往
會之耳若徒泥此以葬爲會葬之義則魯往會列國之葬何其多列
國往會魯之葬何其少又如葬哀公於陳滅之後葬紀伯姬於紀滅
之餘豈有會葬之義邪又天王及諸侯之葬皆有月日豈魯得主其
日耶况交兵之敵國如齊襄齊靈之葬說者謂魯不廢喪紀豈其然
歟竊疑列國之事莫大於崩薨卒葬故詳書之其會葬不書葬之義

恐在所略也

衛州吁弒其君完 隱公四年

公羊曰曷爲以國氏當國也胡氏曰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
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
也似失之鑿夫州吁衛公子也但書州吁弒其君而不書衛可乎信
如公羊所云則以衛之一字而貶州吁之當國似矣然陳夏徵舒宋
萬之屬豈亦以當國歟信如胡氏所云則不稱公子特貶被弒之君
不待以公子之道而亂臣賊子反無責焉况春秋之作正爲子弒父
臣弒君誅亂賊而作耳今如二傳所訓得毋失輕重之別邪又况有
稱公子弒者抑又罪其君待以公子之道邪恐此皆不必深泥學者
但求州吁之所以弒與其君之所以見弒則使之當國主兵不待以
公子之道德自見矣何必於書國不書公子上求穿鑿哉

秋聲帥師 隱公四年

經本春秋聲帥師會宋人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胡傳欲發不稱公子

春秋經傳辨疑

三

之義以聲帥師爲一截伐鄭爲一截致使聖經之明者反晦曠者反
斷似非釋經之善也後多類此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元年

桓公書即位胡氏曰桓公與閔平弒而書即位者著其弒立之罪深
絕之也隱公不書即位胡氏曰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
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
天子諸大夫拔己以立而遂立焉是以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春
秋首黜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蓋以其自立故仲尼削
之也由是觀之書即位者既謂著其自立之罪不書即位者亦謂著
其自立之罪然桓公與弒乎隱公宣公與弒乎子赤皆上不請命內
無所承故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似矣其餘若文成襄昭哀諸公
亦皆書即位內雖有所承上不請命抑亦罪其自立邪至於定公
立於意如亦上不請命內無所承者而亦書即位又何邪抑亦罪其
自立邪其不書即位者惟隱莊閔僖四公則上不請命內無所承者

獨四公而已邪如此則不書即位固所以罪其自立也書即位亦所以罪其自立也然則於義惡乎通善乎朱子有曰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必如此說庶不費詞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公二年

春秋書春書王正月記事之體然也宋督弑君事在正月其書春王正月常事也胡氏承穀梁書王之鑿乃云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過矣弑君之書正宋督之罪綽有餘矣豈待書春書王而後能正其罪邪按左傳宋華父見孔父之妻于路日逆而送之曰美而黠遂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若然則宋督初無弑君之心蓋欲殺孔氏而取其妻耳因公怒而懼罪然後弑之也既殺孔父取其妻而後弑君必非同日乃孔父及君非君及孔父也今書云云則宋督弑君及孔父同一日矣公羊又謂孔父正色立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觀此則左氏此傳蓋

春秋經傳辨疑

有戾於經云

滕子來朝 桓公二年

隱公時滕君皆稱侯至此降而稱子先儒以為時王所黜則當時王政不行未必其能黜也或以為喪未踰年則前此無滕侯卒未見其喪也程子以為滕本侯爵後服屬于楚故降而稱子以貶之也首朝桓公之罪自見矣則自後滕子葬例皆稱公不同於吳楚又若非降也胡氏以為桓本亂賊滕獨先朝之故降而稱子以貶之也誅黨亂賊之法甚明矣則自後滕之子孫槩稱子貶及後世亦非通論沙隨程氏以為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視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以子禮見則所供者少滕國土小不足以附諸侯之大國故甘心自降為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皆稱子且引子產爭承貢賦之次以為証朱子取之其說似是竊疑春秋之時上僭下替諸侯能守其名分者亦賢矣孰肯甘自降而從卑邪按左氏隱公末年滕薛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

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觀此又未見滕侯之果甘心自降也姑存所疑以俟知者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桓公十八年

胡氏曰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說與字亦泥假使言及而不言與罪不在公乎其釋齊詩其從如水之句言公於齊姜委曲承順若水從地無所不可蓋讀從為平聲亦非詩之本旨其曰夫不夫則婦不婦亦猶所謂父不父君不君臣不臣之意也其正三綱之意雖切未免偏於一也

夫人孫于齊 莊公元年

公羊曰夫人謂公於齊侯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也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也拉幹而殺之按文姜於三年至魯六年秋九月子同生十四年齊信始卒齊襄始即位莊公未生之前文姜未嘗歸齊亦未嘗與其兄會彼謂同非吾子齊侯之子者一何其誣也夫齊襄無道淫及其妹周禽獸之行也而魯桓不悟

春秋經傳辨疑

乃與之偕如齊身固危矣豈待請而後見殺哉

五月葬桓王 莊公三年

公羊曰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穀梁因之按桓王崩於魯桓公之十五年春三月至是七年始書葬所以著其禮之失也蓋以其所書崩葬年月前後相遠此公穀所以有改葬之疑與據此則公穀之傳亦應度之說耳非真知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莊公四年

齊襄無道迫逐紀侯使夫去其國致其夫人在殯而不得葬其暴惡之罪不貶而自見矣其葬紀伯姬借日假仁亦天理人心之不盡泯滅者也胡氏謂春秋書之以著其罪且曰言齊侯賤之也愚謂齊襄既逐紀伯而入其空國惟見道樞在殯子然無依彼雖無道亦人也寧無恍惚惻隱之心邪憫而葬之亦大惡中之一小善也使葬伯姬而孔子猶加譏貶焉使肆暴而殘毀其尸棺亦止於貶而已矣况不日齊人而曰齊侯吾不知聖人之心果賤之歟抑與之歟孔子嘗曰

取好之必察焉惡之必察焉愚敢以此言而求聖人之心不識以爲何如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 莊公八年

經書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本自逆屬意亦明白胡傳却截之以齊無知爲一節下文弑其君諸兒爲一節使學者讀之不知齊無知爲何義弑其君爲何賊反不貫穿夫傳以明經爲主解釋雖詳而分截失宜亦未盡善也春秋諸傳於年月日之分截病多類此又按無知乃名也非氏也胡氏以齊無知三字取義而謂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此與衛州吁之傳同一穿鑿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莊公九年

胡氏曰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爲與魯戰雖敗亦榮也此恐未然莊公非復仇之戰特爲仇定國而納子糾耳其戰何名其敗何榮此正著其戰之非義見魯之兵弱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

春秋經傳辨疑

大夫宗婦覲用幣 莊公二十四年

胡氏曰公事曰見私事曰覲見夫人禮也易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羣臣故以私言之也竊謂覲即見也論語言私覲朱子謂以私禮見蓋以私爲私覲爲見也易曰三歲不覲未嘗以覲爲私見也竊謂春秋所譏在男女同贊以見耳恐不在覲之一字以寓褒貶也

伯姬歸于杞 莊公二十五年

伯姬左氏無傳杜氏以爲莊公女及二十七年春公會伯姬于洮胡氏亦以爲莊公女冬杞伯姬來左氏以爲歸寧蓋亦以爲莊公女按莊公以母命必齊女而後娶於去年八月始娶夫人曾未期年惡有可嫁之女諸侯一娶九女必先有夫人而後有婦妾豈莊公先有婦妾惟虛夫人之位以待齊女邪諸傳雖皆以爲莊公女亦不明言其何出也按胡氏於扈之會亦云莊公至是年三十有六矣尙無內主恐未有子女也汪氏曰或以爲桓公女謂時君之女則加子字然莊

公二十七年書叔姬若皆桓公女則伯姬蓋三十餘矣未應二女皆失時若是且伯姬以僖公三十一年來求婦則年踰七十始求子婦似未可以必其爲桓公女也竊疑文姜恣已之淫行必不急於男女之婚嫁觀莊公之娶夫人亦年至三十有七其不急於伯姬之嫁亦可知矣豈可以其嫁之失時而遂疑其非桓公女邪但年餘七十始至魯求婦則子之年亦不少矣此則有可疑者

曹殺其大夫 莊公二十六年

胡氏曰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竊謂聖人但書曹殺其大夫見曹之專殺大夫耳其稱國常例也其名不名因舊史耳似皆不必深求

公會杞伯姬于洮 莊公二十七年

胡氏曰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諸儒之說多本胡氏惟高氏曰婦人無相會之禮伯姬既歸于杞復來與公會是與文姜齊襄無異也高氏蓋以

春秋經傳辨疑

七

伯姬爲莊公之姊妹而疑其奸矣不然伯姬歸于杞周一歲有半耳何汲汲然與公會于境上至冬而復來魯抑於此而欲免人之嫌疑亦難矣禮夫人既嫁不踰境父母在則歲一歸寧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况于洮非歸寧之地而男女無相會之禮邪春秋孔子之刑書殆有不得已而書者矣若果止以愛其女之過亦人情之常孔子當不書矣故愚疑伯姬非莊公女正與高氏之見同未知何如

莒慶來逆叔姬 莊公二十七年

按胡氏以叔姬爲莊公女其可疑與伯姬同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僖公元年

左氏此傳見於閔公二年秋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之下云齊人取而殺之於夷以其尸歸公羊則曰夷齊地也夫人薨于夷則曷爲齊人以歸桓公召而殺之穀梁則曰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齊之也如公穀所云則以歸者猶未寔也以

歸而後殺之耳竊疑齊桓果以大義滅親召而殺之當于孫知之時矣何以遲遲至是邪謂召而殺之則召於夷矣經書堯于夷非召于夷也書齊人以歸是以口歸也此傳當以左氏爲是胡氏及沙隨程氏以歸爲以喪歸于魯尤非經意也汪氏之辨詳矣

楚人伐鄭 僖公元年

楚前此稱荆至是始稱楚竊恐因其自改國號而書之如後世拓跋改爲魏慕容改爲燕之類是也李氏謂張氏之說得之

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僖公七年

左傳云盟于甯母謀鄭故也按鄭伯自逃首止之會齊桓伐鄭者再至是鄭世子得與甯母之盟蓋謀納鄭也左傳言鄭世子華欲去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而有內臣之請管仲請勿許齊侯辭焉信如左氏所云則鄭世子華不得與盟矣然與經之所書不合故疑及之臨川吳氏亦云于華雖聽命于會齊桓未必使之與盟愚未敢以爲然也

春秋經傳辨疑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公八年

按左氏云禘而致哀姜焉公羊云譏以妾爲妻蓋脅于齊滕女之先至者也穀梁雖亦以爲立妾之詞皆不明言爲何人劉向記其事雖天變由人事所召豈有陽穀之會未形而大雨雪之戒先見者乎以此而罪僖公必不服矣夫大雨雪大雩自是君德之不善所召陽穀之會直書而公與夫人及齊桓之失皆見矣

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僖公十四年

左氏云鄆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公羊云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穀梁同惟胡氏云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按明年秋九月昔季姬歸于鄆則此時以處女而私與鄆子遇蓋淫奔也左氏失之誣矣胡氏之說亦無所稽呂氏疑叔姬書字爲許嫁于鄆而未歸于鄆故遇之而使來請已者似爲得之越二年而季姬卒又三年而鄆子不得其死非禮致禍之驗也

隕石于宋五 僖公十六年

左氏云隕星也公羊穀梁皆以先隕後石解義故程子胡氏因之而有自空凝結而隕之說夫經書隕石而左氏以爲隕星也諸家謂自空凝結而隕似無所稽然所隕非經星也天體微有剝屑耳夫子不曰隕星成石而直曰隕石天上豈有石隕之理哉此殆有深意也竊疑是在天猶活火隕於地則成石猶火焰滅而成炭也故邵子曰星在地則爲石石在天則爲星又曰天象細如塵沙者隕而爲堆阜知此然後可以知隕石之說

天王出居于鄭 僖公二十四年

按左氏鄭人入滑周襄王爲滑請鄭不聽命而執王使王怒使頹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氏爲后富辰諫不聽太叔帶通于隗氏王黜狄女頹叔懼狄之怨己也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于汜胡氏從之愚按如左氏之說則王于鄭雖兄弟之國實仇讐也夏伐其國而冬奔之有是理哉竊疑狄自莊公三十二年伐邢以來入衛伐晉滅溫伐鄭盟齊其勢強矣至是伐鄭乃狄自伐耳未必王召伐之也若果王召以伐之則是以天王之尊而引戎狄以伐其兄弟之國春秋獨不書以示貶乎汪氏嘗疑左氏所言必無此理恐未可盡信也

春秋經傳辨疑

九

齊人伐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僖公二十六年

胡氏曰書人書侵罪齊也書追書至鄆弗及罪魯也愚謂聖人但直書其事而齊魯之罪目見未必書一句以罪齊書一句以罪魯也胡氏又謂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眾以徵魯也恐亦未然既曰潛師掠境曰侵豈可謂其稱人而疑其少乎二十五年書楚人圍陳豈人少而可圍乎胡氏又曰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鄆是也皆似求之太泥外寇至而至于追皆由不預胡氏又曰弗及者遷辭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既追之至鄆遠及齊地矣又何畏而弗敢及之乎

公子買成衛不卒成刺之 僖公二十八年

左氏云公子買成衛楚人救之不克公懼於晉殺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成也按經去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蓋乞於楚之師也今成衛蓋為楚而成之矣下書楚人救衛則此之殺公子買時未見楚人救之不克也若果以楚人救之不克而殺以說晉則當先書楚人之救而後書殺公子買今乃不然則是公子買實以不卒成而刺之也明矣非所以說晉也若果以說晉而刺之則不卒成之言特欺楚人耳春秋豈承其欺妄之詞而書之乎刺一公子而誣兩國焉吾意僖公必不若是之無見也

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僖公三十一年

胡氏從穀梁稱國以殺之義而分為兩段又以及為累及之辭辨見前篇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僖公三十一年

本一段事胡氏承公羊殺梁之傳分為三節經意不相屬矣

春秋經傳辨疑

晉人敗狄于箕 僖公三十三年

陳氏曰晉率天下諸侯以攘狄狄前年秋侵齊去年秋圍衛衛為之遷帝丘而晉不能救於是伐晉蓋繼而後勝之故晉侯貶稱人病晉也竊謂戎狄連年侵擾中國今晉襄嗣位之初乃能敗之何病之有其書晉人或以衰服即戎耳豈以其僅而後勝之乃貶之哉使不幸而為狄所敗吾不知又將何以貶之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文公元年三年

周十二月夏十月正肅霜之時而不殺草李梅實不與故也江北無梅此言李梅山東人以為一果之名猶江南人稱杏為杏梅是也言實則花可知矣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文公元年

竊謂命者詭命也如書有蔡仲微子文侯之命是也胡氏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憚則有錫胡氏此傳蓋以錫物為言似與錫命之文不切易曰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又曰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詩曰韓侯受命王親命之又曰王錫韓侯淑旂綬章簪第錯衡玄衮赤舄鈎膺鏤錫然則錫命與錫物固不同矣惟劉氏曰錫命者命為諸侯也此說得之廬陵季氏辨之詳矣

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文公二年

按左傳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晉侯敗之于彭衙如是則秦為主兵然經以晉主之而不書秦之伐晉傳者以為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恐非也公羊穀梁皆謂秦越千里之險而襲人則晉與秦相去固遠矣然彭衙之戰乃在秦地而秦之師未嘗越境則此戰實晉主之而秦師來戰也不然豈彭衙非秦地歟

楚人圍江 文公三年

左氏云楚人圍江晉先侯伐楚以救江此恐未然既有先侯之伐亦中國之盛事也經何以不書至冬乃書晉處父伐楚以救江正所以見其救江之慢也疑此只當從經

逆婦姜于齊 文公四年

春秋經傳辨疑

穀梁曰婦有姑之詞也程子曰納幣在喪志與喪婚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胡氏曰禮制未終思念要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已成於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其意而誅之也按莊公之娶哀姜納幣于小祥之後比之文公殆有甚焉但書曰夫人姜氏入而不稱婦者則文姜已沒無姑之詞也穀說似通

毛伯來求金 文公九年

毛伯以天王冢宰之尊親下於諸侯以求金固非禮也安知非當時諸侯不共王喪用度缺乏故承王命來求之歟左氏曰不書王命未葬也胡傳專明不稱使之義以為大臣擅權之戒而于求金之得失則略焉似未備也竊考文公之春秋信公薨則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又使毛伯來錫公命成風薨則天王使榮叔歸舍且則又使召伯來會葬則襄王之於魯恩禮隆矣今襄王崩文公生既不朝于京師今又不奔王喪僅使公叔放如京師既不至矣遂不復遣一介之使以供王喪致王喪之用冢宰下求其有負於王何如耶故書毛伯來求

全一以見毛伯失王宰之禮一以見魯文無尊王之義汪氏高氏之說詳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其鄭父 文公九年

穀梁曰鄭父累也故劉氏孫氏皆以及為累及之及胡氏亦云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偏黨之意其義精矣愚竊疑不然殺二大夫書曰及猶曰城諸及防云爾何累焉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文公九年

左氏曰楚子師于夏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龍及榮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質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左氏蓋以稱人而云爾按經上文書三月下文書夏則楚人伐鄭亦在三月也公子遂問鄭之被兵即會四國之大夫以救鄭夫鄭與五國地相去遠矣况與師動眾亦非倉卒所可集不踰月而救至曾是以為緩乎使其救果緩不及事聖人雖削之以懲不恪可也何為反書之以著其救乎使鄭果及楚平夫子奚不書之以見

春秋經傳辨疑

三

春秋經傳辨疑

晉之緩不及事乎且莊公五年冬會齊宋陳蔡伐鄭春王子突救鄭觀此則踰月救至春秋猶善之况不踰月乎如經所書則以救鄭為善如傳所記則以救鄭為貶當從經傳當從傳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文公十年

胡氏云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故鄭三失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茂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矣故削三國而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竊疑厥貉之次惟蔡侯從夷故書之也陳鄭宋雖日不得已而從楚其不能自強而苟于從夷獨不可書乎且左氏云將以伐宋宋何為而同次乎明年楚子伐麋而不伐宋則厥貉之次非伐宋明矣三傳皆與經不合

子叔姬卒 文公十二年

子叔姬魯女許嫁而未適人者左氏云書叔姬言非女也公羊云母弟也穀梁云公之母姊妹也趙氏云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

之女也按文公四年逆婦姜於齊假令踰年生叔姬至是方八歲於許嫁笄而字之禮不合未當以字稱也此後二年又書齊人執子叔姬則亦非十一歲之女也疑三傳以為公之母姊妹者為是陳氏云已許嫁于杞杞伯來朝請絕叔姬復求其次李氏以為此說通恐非也豈有魯女而杞敢絕之又敢復求其次耶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 文公十三年

左氏曰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棗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竊意公出而衛侯會公於沓因以求平于晉公與成之理或然也公既還自晉而鄭伯會公于棗公何由亦與之成乎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文公十四年

穀梁曰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為君也非也既書曰弑其君惡得為未成為君也舍之見弑胡氏從左氏以為子叔姬如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知其可以代取也於是驟施於國而多聚士至是

春秋經傳辨疑

三

春秋經傳辨疑

弑舍臨川吳氏嘗辨叔姬為文公女或然

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文公十四年

單伯魯大夫左氏以為周大夫恐非子叔姬不係以齊如杞伯姬之例則未成婚也左氏以為齊君舍之母昭公之妃魯先君之女臨川吳氏辨之謂叔姬稱子乃文公女且與文公與齊昭即位之年與文公逆婦姜之年証其為文公女為舍之妃其理明甚然單伯子叔姬之執左氏不言其故公羊云單伯之罪道淫也惡乎淫淫子叔姬穀梁同陸氏曰春秋例無執本國人者此乃魯女嫁齊齊不受而執之耳意亦似矣然既曰魯女嫁齊而齊不受何為又執之邪惟吳氏曰竊詳事勢意舍年幼新立急欲求配居喪而娶文公之女故其逆其歸皆不書歸當是九月之末至齊而舍已被弑姬無所從故十月之初魯遣單伯往請叔姬商人惡魯與為婚因單伯來誣以曖昧之罪將以辱魯單伯乃叔姬既歸之後如齊而非送叔姬也吳氏之說得矣似未足以破公羊之說叔姬果為文公女不過十歲耳何可以

言淫使單伯果送叔姬豈可淫乎竊疑信如三傳之說則叔姬當非
文公文不必泥時君女必加子字之例也信如吳氏之說則魯因舍
弑而使單伯請叔姬或叔姬從單伯歸魯而齊人不從故執之耳未
知孰是

季孫行父如齊 文公十八年

左氏無傳張氏以爲告宣公之立似矣然未備也竊觀上書子赤立
而夫人姜氏歸于齊此書季孫行父如齊蓋行父實與聞乎弑子赤
而黨宣公者恐夫人歸愬故與之偕行且告宣公之立而因以請婚
以結齊好觀明年春但書逆女而不書納幣亦可見矣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宣公元年

胡氏曰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又曰以婦姜至自
齊責敬贏也如此則責夫人與敬贏而遂于宣公獨無責乎竊謂書
遂以夫人見夫人非遂之所得以也書婦姜至自齊亦有姑之詞而
無六禮之漸也文公之薨喪僅踰年而遽然以夫人至見遂不能以

春秋經傳辨疑

西 漢 賈 逵

禮輔其君夫人之父母不能以禮歸其女夫人不能以禮待其身敬
贏以姑自尊而喪婚其子宣公亟以夫自居而居喪娶其婦罪皆見
矣

宋師圍曹 宣公三年

左氏云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
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蓋逐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
圍曹報武氏之亂也此傳殊難曉又按文公十八年冬左氏傳云宋
武氏之族導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
昭公子使戴桓莊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則
導昭公子欲以須作亂者實武氏之謀也殺母弟須及昭公子者宋
公也乃云武氏之謀不可曉也豈討武氏謀而殺之歟既云使戴桓
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蓋逐武穆之族則使戴桓之族攻武
穆之族者亦文公也下文乃欲以曹師伐宋則以曹師伐宋者戴桓
之族歟武穆之族歟不可曉也此云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既云

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蓋殺武穆之族矣則武氏未嘗以曹師伐
宋乃云宋師伐曹報武氏之亂不可曉也胡氏云文公即位盡逐武
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則穆氏未嘗亂宋何爲無故而逐之且宋
文即位三年裴林之會宋公曹伯俱在豈有曹師伐宋之事邪竊疑
春秋此年書春書楚子伐陸渾之戎左氏且言其觀兵于周疆問鼎
之大小輕重則強楚之勢將吞併周室矣夏書楚人伐鄭秋書赤狄
侵齊則荆狄勢將陵蔑諸國矣而宋乃與師動眾以圍曹而不恤王
室鄰國之難則其於尊周室救鄰之義何在邪故書以著其罪也况
經書宋人伐曹圍曹者不一始于僖公之十五年及十九年哀公之
三年六年七年至八年則滅曹矣無非宋之恃強凌弱也傳之情僞
恐未可必疑當依經斷之

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宣公五年

子叔姬諸傳皆以爲宣公女按經宣公元年書夫人婦姜至自齊至
是方五年豈有可嫁之女且文公十二年書子叔姬卒十三年冬書

春秋經傳辨疑

左 漢 賈 逵

齊人執子叔姬至是又書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前後僅十二年而有
子叔姬者三不應其名之無別如此也豈高固之所逆者即向齊人
之所執者歟故始而齊人執子叔姬則不欲其歸魯也明矣既而高
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則欲以爲婦也明矣春秋孔子之刑書故詳
書子叔姬之事見齊強魯弱之勢而子叔姬之得失亦可見矣

叔孫得臣卒 宣公五年

胡氏曰大夫卒無有不日者其或不日者則見恩數之略爾仲遂如
齊謀殺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
略然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按隱公元年書公子益師卒九年書挾
卒皆不日益師與挾未聞其罪也豈亦聖人削其日歟莊公三十二
年公子牙卒書日然牙將弑子般者何爲聖人又不削其日歟此恐
未通程子曰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恐爲得之

陳殺其大夫洩冶 宣公九年

春秋於大夫之見殺者例稱名而不稱字所以紀其實也間有不稱

名而著其官者胡氏以爲義不係於名是已洩治以諫陳靈公而死
不書其名何以著其實乎胡氏曰洩治無罪而書名何也云云夫洩
治以諫見殺可謂忠矣胡氏泥於不稱字之例且謂其宋子哀魯叔
肸之下譏其仕昏亂之朝而不去諸儒皆略其死節而咎其不去何
以勸忠蓋乎夫昏亂之朝固當去矣今既不去而能正諫其君以殺
身亦可罪哉使靈公能用其言夫豈有夏徵舒之禍

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宣公十年

弑君之賊例書名氏所以誅亂臣賊子於既死示天下後世之大經
大法也其有不書名氏者惟齊商人晉州蒲吳僚及莒薛之小國耳
他則未有不書名氏者胡氏曰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
以弑何也云云且謂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治忠言之驗靈公見
弑之由使有國者必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聽諫爲心也文定公
因經以諷諫於君意則善矣然聖經之心法恐不必拘拘以稱大夫
名氏爲說也

春秋經傳辨疑

楚子伐鄭 宣公十年

左氏曰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成鄭諸儒
遂皆以爲經削晉之救責其難得鄭而不能有之也竊疑楚莊初霸
橫行中國伐鄭伐陳而中國莫能救故二國從楚使晉信能救鄭而
逐楚師于潁北則中國兵足而力贖矣信以諸侯之師而成鄭則諸
侯心同而力協矣聖人將喜中國之振而大書特書矣何爲反削之
平以中國之兵足力贖諸侯之心同力協則楚雖強何畏焉何爲明
年陳鄭服楚而有辰陵之盟乎據經而言見楚子伐鄭而晉不能救
故鄭從楚耳若晉能救鄭逐楚師又以諸侯之師而成鄭而鄭反舍
晉而從楚則當責鄭而不當責晉也

衛殺其大夫孔達 宣公十四年

左氏云清丘之會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
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
之討將以誰在我則死之春孔達殺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按如

此則孔達之死非衛國殺之乃匹夫匹婦之爲諒自經於溝瀆者耳
而經書衛殺其大夫孔達不亦失責之甚乎凡此之類恐只當從經
不若無傳之爲愈

楚子圍宋 宣公十四年

按經宣公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宋是以秋有棠林之會冬有
伐鄭之師二年春有大棘之戰夏有侵鄭之師自是鄭棄楚而從中
國者未之力也三年楚人侵鄭四年五年連伐鄭而中國當救而不
救固已失矣八年楚人伐陳九年楚人伐鄭晉雖救之而鄭又從楚
宋是以有十年會四國之伐而鄭又從中國者亦宋之力也冬楚子
復伐鄭而中國不救故鄭又從楚明年楚子及陳鄭二國盟于辰陵
既而楚子入陳故鄭又從中國十二年楚又圍鄭晉是以有邲之戰
冬楚子滅蕭蓋宋之附庸宋是以有情丘之盟有伐陳之師蓋爲陳
之從楚也陳既從楚則中國之陳乃中國之楚矣衛之救陳爲陳國
平爲從楚乎十三年楚子伐宋而中國不救至今今年楚又圍宋固其

春秋經傳辨疑

素志也傳言楚遣使過宋而不假道於宋宋乃殺其使雖未知其必

然亦可見楚之弱宋也自宣公以來十四年間楚子憑陵中國如此
使當時無晉宋二國以抗之則中國皆陳鄭而變於楚矣愚猶憾宋
之不能自然糾合諸侯內安外攘願乃受其圍伐爲可責耳然困于
圍者九月不得已而與之平亦可恕矣其救蕭伐陳要結盟誓以禦
楚恐不必深責也胡傳屢責宋而不責楚豈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之意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成公三年

胡氏曰宋衛未葬曷爲而稱爵也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故譏之竊恐未必其然諸侯未踰年則稱子是固然矣蓋君卒之年
猶舊君之年也明年則新君之年耳故諸侯未踰年而不改元不稱
爵者不可一年而二君也明年必改元而稱爵者不可曠年而無君
也宋衛二君葬期既已過且改元矣固無嫌于稱爵但踰期不葬而
從事于金革此則罪之大者爲可責耳恐不必以稱爵之嫌爲貶也

使皆稱于獨無貶乎故胡氏之說亦有不盡然者

公至自晉 成公三年

胡氏曰公行多不至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竊疑似泥按經公會諸侯者十二惟于蜀瑣澤不至其餘皆至如晉者四皆至何謂公行多不至邪魯自春秋以來至是歷六君矣皆喪畢而不朝於京師以受王命者也胡氏何獨責之成公邪愚謂國之所重者君故君之出入必書重之也果何有以哉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成公六年

左氏云晉宋伯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按此則當以晉為主而傳與經不合矣從經可也

季孫行父如晉 成公六年

左氏云季文子如晉賀遷也又按左傳晉遷于新田在夏之四月丁丑經於夏六月既書公孫嬰齊如晉則此時晉已遷矣晉霸主之國也若果擇地利而遷國于新田必預告諸侯而諸侯必及時賀之矣

春秋經傳辨疑

十六

嬰齊如晉左氏以為命伐宋蓋晉命以伐宋也魯不於此時賀乃至冬而賀之乎晉之遷國不見於經於賀遷之說似無所徵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於宋 成公十五年

左氏云華元出奔魚石止之河上乃自河上而復據此則華元未嘗濟河而至晉雖奔而不奔也春秋何為一以書其出奔晉一以書其自晉歸于宋乎豈至河上即為至晉乎

夫人如氏薨 襄公四年

啖氏云如左氏言則當不書薨葬此文當在定十五年如氏卒下誤在此耳按左氏有匠慶謂文子之言及君長誰受其咎之語季文子卒於明年其去定公甚遠且襄公方七歲定公即位亦已十五年孰為幼君啖氏何其考之疎邪

莒人滅郕 襄公六年

穀梁曰莒人滅郕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曰莒女有為郕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胡氏從之於是莒人滅郕之義遂

異于他滅國者按春秋滅國不一如齊之滅譚滅遂滅萊之類皆以兵臨其國奪其土地有其人民殺其君而覆其社稷故謂之滅也莒人滅郕同一書法何獨異其滅耶獨不載去年夏書叔孫豹郕世子巫如晉則是時郕子尚存世子已定公穀之說何其疎邪借曰立異姓猶當存其國之虛號如後世呂政之秦牛濟之晉聖人於郕子朝聘會同之禮獨得廢而不書之乎自後郕不復見其社稷之滅亡也明矣愚謂此書莒人滅郕者由莒之強也觀八年夏伐我東鄙可見矣至昭公四年書取郕者由莒之衰也觀夫取郕之後莒卒陵以牟屢及方茲來奔叔弓敗莒師于蚡泉可見矣左氏云莒人滅郕郕恃賂也雖未必然非立異姓以為滅昭昭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秋七月乙未同盟于葛城北 襄公十一年

亳之同盟程子胡氏皆云鄭服而同盟也然左氏記盟誓之詞正以十二國為言則非鄭服而同盟也可見矣竊觀晉之三駕伐鄭皆由

春秋經傳辨疑

十九

鄭為之兵端也初駕之伐則以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而舉也再駕之伐則以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而舉也三駕之伐則以楚子鄭伯伐宋而舉也非有亳城之盟則無蕭魚之功若以同盟為鄭服而鄭何從從楚又有伐宋之師邪蕭魚之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然後始見鄭服之實耳據經考亳城同盟非鄭服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襄公十五年

張氏曰悼公卒政選大夫之徵也此說鑿矣日者天下之所共仰非晉一國之日周有天王列國有諸侯其食豈專為晉示變哉然畏天之威而恐懼修省則無彼此之分也

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襄公十九年

左氏云晉樂飭帥師從衛文子伐齊故張氏高氏皆主其說以責晉然經但書衛師伐齊而不書晉師竊恐晉枉受諸家之責耳是時衛君行為林父所逐而奔于齊也已五年矣此其伐齊蓋為衛君剽而伐之也張氏以為討強暴之罪亦恐未然

仲孫速帥師伐邾 襄公二十年

左氏曰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勿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按
澶淵之盟公與邾子俱至豈有邾人驟至之理設使邾人驟至則我
之師乃報伐之師聖人奚為不著邾人之暴而反著我之暴且重背
盟棄好之惡邪公穀左氏無傳疑許氏得之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襄公三十年

穀梁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竊恐未然春秋凡書災
必善其日宋災在甲午安得不加日於災上耶况下書天王殺其弟
佖夫王子瑕奔晉皆若同日然此固未可以知伯姬之果卒於火也
但連記宋事書卒于災之下理或然耳穀梁謂伯姬之舍失火左右
請少避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公羊以為有司請避
火伯姬曰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於火而
死竊惟伯姬之歸于宋三國來賸其事固素著矣守婦道以卒於火
固為大節但伯姬是時年已六十矣有姊姪焉有子婦焉雖或異宮

春秋經傳辨疑

三

當不其相遠也穀梁謂左右謂避火此左右必皆婦人也伯姬雖欲
守貞而不肯苟避為之子婦姊姪者獨不能竭力赴救扶之而出乎
况傳至矣而甘死於火似非中庸之道也且公羊以為有司請避不
知有司男子乎婦人乎伯姬之宮夜失火有司何在而子婦姊姪不
至尊奉君母之道何在耶春秋果記伯姬卒于火雖所欲著伯姬守
貞之節亦以著守臣不救之罪也吳氏之說得之

楚子麇卒 昭公元年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繼而
殺之如此則圍實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者春秋曷為諱其惡而
赦其罪耶胡氏曰令尹圍弑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
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十有三國若正以弑君將恐天下
後世以篡弑之賊非特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盟會而無惡矣聖
人在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
甚者懼人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篡弑

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義微矣此蓋篤信左氏而不信聖經故
辨之費詞如此也獨不觀齊商人亦嘗弑其君舍諸侯與之兩會盟
于扈而文公獨兩與之盟正與楚圍之事相類也春秋何為書之而
不略其篡弑邪且楚圍之執齊封也左氏謂其使負之斧鉞以狎於
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者則圍所
為亦可謂之義矣不然又何以為此舉而能不愧於心邪

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公二年

左氏云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
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公羊曰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
穀梁云恥如晉故著有疾也公如晉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
季孫宿也按經春晉侯使韓起來聘修好子魯而魯亦遣叔弓報之
二國未嘗有間也何為不敢進公羊之說不通矣穀梁既曰恥如晉
故著有疾又曰不得入亦自相矛盾矣竊疑公如晉至河乃復者不
一惟一書有疾乃復其餘恐皆公自息于行而復耳聖人因其屢如

春秋經傳辨疑

三

晉至河乃復故屢書之亦猶每歲書公在楚公在乾侯之例也左氏
每異其傳以附會之未必果於根據國史也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氏沈子淮夷伐吳 昭公四年

楚子伐吳之役皆會于申之諸侯也徐以見執而不與其餘不與者
四國鄭伯滕子小邾子宋世子佐也左氏以為宋太子鄭伯先歸然
則滕子小邾子又安之邪按經只當以書者為正不書者不必曲為
之說可也

暨齊平 昭公七年

左氏云齊求之也李氏云當截齊求之也四字為暨齊平之傳癸巳
以下非本傳似矣李氏以癸巳以下皆齊侯伐北齊而與燕成之事
與上文暨齊平不相屬故也竊疑左氏之傳如此者多又安知左氏
之意非以暨齊平為承上文齊侯伐北燕之義邪左氏此傳恐不無
差謬也胡氏承公羊之說曰不得已曰暨以為齊欲平魯而魯不以
平為急乃不得已而為之平耳按齊魯年來未嘗有隙齊方伐北燕

亦何汲汲而欲求平於魯也觀之下書叔孫舍如齊蒞盟九年仲孫
獲如齊聘但見魯往未見齊來何為齊求之乎據經所書非北燕暨
齊平固無疑矣但訓暨為不得已之辭以為齊求之也有未通耳按
定公十年書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疆出奔陳胡云辰以兄故帥其
大夫出奔則暨者豈辰之不得已而從佗疆出奔哉比事而觀恐與
及字意同不必深求之也

陳災 昭公九年

胡傳云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成爲公矣必
不遣使告于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
時楚子與叔弓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亦不往弔叔
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竊疑此亦億度之見耳叔弓
春會楚子于陳知正月二月乎知三月乎至是陳災乃在夏之四月
安知叔弓此來果尚在陳而目擊其事乎抑已反於魯而在途乎是
未可知也恐魯史記列國時事必有所據而書恐不必泥其來告與

春秋經傳辨疑

日擊其事來言而書也如楚之滅陳若泥其來告則書豈陳人告耶
抑楚人告耶恐不必泥

冬築郎圃 昭公九年

左氏曰書時也夫周之冬乃夏之酉戌亥月正農功收黍稷菽播麥
之時也築圃豈有時乎若書時是無議也何以書之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昭公十九年

按左傳許悼公癸五月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公羊云止
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穀梁曰曰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
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歎
飲飢粥噙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據經而
言見許止之親弑其父無疑矣據左氏而言止因君父之瘡投藥而
弑懼討而奔晉于經亦合據公穀所言則止僅以不嘗藥之過子道
之不盡故君子加之弑耳信如公穀所云則止之自責而不居其位
毀傷而至滅其性雖孝子之道不是過也如是則止初無篡弑之心

特失之不嘗藥而誤殺耳非故弑也書曰宥過無大又曰罪疑惟輕
聖人固當原其情而宥其罪可也何爲輕以大逆加之乎吾恐聖人
必不如是之深刻也飲藥而遽卒焉惡知非故以藥而殺之邪未嘗
不足責也公穀之說無補於經而反戾於經不得不辨

冬葬許悼公 昭公十九年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乎弑也曷爲不成乎弑止進藥而藥
殺也止進藥而藥殺曷爲加弑焉耳譏子道之不盡也曰許世子止
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者免止之罪
辭也穀梁曰曰卒時葬不使止爲弑父也竊恐未然夫天下之大惡
逆罪莫大於弑父與君也固其罪也不可以輕赦於人非其罪也不
可以輕加於人若曰不成乎止之弑則書曰弑者是輕加以大惡之
罪也既加以大惡之罪又遽輕赦之則是亂臣賊子之罪亦可以輕
加于人亦可以輕赦于人矣豈春秋之大經大法哉若謂賊未討而
書葬爲疑則蔡世子般之弑蔡景公而篡其位亦未嘗不書葬也豈

春秋經傳辨疑

亦不成乎蔡般之弑敗公穀之說殊戾於經

蔡侯朱出奔楚 昭公二十一年

朱穀梁作東穀梁曰東者東國也曰東惡而貶之也以去國稱東爲
貶劉氏固辨其非矣夫朱與東字相似而誤且或關一國字亦不可
知况二十三年夏書蔡侯東國卒于楚距朱出奔方年半餘耳若是
二人不應蔡之二君皆奔卒于楚且朱無反歸之文東國無出奔之
記汪氏引左氏及史記以証其爲二人蓋信左氏也左氏去聖經未
遠其所記事尚多難信况史記乎按五經俱有關文誤字何得春秋
獨無學者傳其疑而闕之可也

有鸛鶴來巢 昭公二十五年

公羊云非中國之禽也又穴而巢也穀梁曰鸛鶴穴者而曰巢或曰
增之也胡氏曰鸛鶴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下而
主祭于國反常爲異之兆竊謂鸛鶴江南所產然皆假鸛巢以生子
能飛即羣棲于木末間有穴居於地者公穀皆非灼見之說也先儒

謂鷓鴣不踰濟水故魯以來巢爲異左氏謂記所無是也若其所記童謠之言恐亦失之附會然季氏據國之兆胡氏歸之鷓鴣得無鑿乎

晉侯使荀躒唁公子乾侯昭公二十一年

左氏云季孫從智伯如乾侯子家子一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一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一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願允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葬除寢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揜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思按左氏此傳恐未可信季孫勢能逐君矣果肯甘心降意從智伯如乾侯以請君復國則春秋當書其事矣何爲反書晉侯使荀躒唁公於乾侯乎使昭公果能誅季孫而不能見夫人則誅之久矣必不至有今日也况昭公困辱於外已久猶且躒恂恂氣如此乎俟復國而誅意如

春秋經傳辨疑

晉侯使荀躒唁公於乾侯

元年春王定公元年

又豈晚乎似未可信觀上書季孫意如晉荀躒于適歷則晉侯使荀躒以納公之事而審於季孫也可知此書晉侯使荀躒唁公於乾侯則荀躒因季孫之不從而告晉侯故晉侯使來唁公也據經所書其事明甚據傳所言乃昭公之自不肯復國也有是哉

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定公五年

左氏日報觀虎之役也按左氏定公三年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特其勇也四年秋經書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左氏不於此時日報觀虎之役而至此始云云未知如何如豈有鮮虞之小國能敗晉師而獲其勇將春秋何以不書耶恐亦晉陵小國耳

宋樂大心出奔曹定公十年

按左氏大心出奔無傳惟去年春王正月下有左氏云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曹且逆樂祁之尸歸備有疾子明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誠氏不肯違晉將作亂不然無疾乃逐柵門右師故高氏王氏主此以斷大心之奔然大心奔曹在今年秋與左氏所記年月差一年有半左氏不附之經下而附錄於先年恐不如是之乖謬也按經此下書公子地出奔陳冬書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明年春書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於蕭以叛秋宋樂大心自曹入於蕭則樂大心之奔蓋與公子地及弟辰同一黨也不得其情而徒議其罪或者不可乎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定公十年

左氏記辰之言曰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胡氏曰暨云者罪辰以兄換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暨者不得已之辭又以見仲佗石彊見書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揆二卿出奔者實辰也會謂其果不得已乎若如胡氏所訓暨字之義則暨齊平者不得已已在暨仲佗石彊者不得已已在辰又謂仲佗石彊見書於辰豈有不得已者而可以書人邪胡氏此傳論暨之義未免自相矛盾敢論及之杜氏曰暨與也似爲得之

春秋經傳辨疑

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

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自陳入於蕭以叛定公十一年

胡傳不見於本文却於秋宋樂大心自曹入於蕭下見之非釋經之誤如此類非一似未便於學者且日出奔則稱暨入於蕭以叛則稱及其論暨及二字頗費詞說恐未免有穿鑿之失

叔還如鄭蒞盟定公十一年

杜氏曰叔還謂曾孫按叔諱卒于昭公二十九年至此相距十四五年耳而叔還即經見叔諱之年壽雖莫考其詳大約不過七八十歲而已使叔還果爲曾孫然則叔諱之子若孫安在邪竊疑叔還非叔諱子即孫也恐非曾孫

鄭罕建帥師伐宋定公十五年

杜氏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按經於定公十年秋書公子地出奔陳十一年春書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考之左氏並無公子地奔鄭之事恐杜氏之說必有所據更考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哀公二年

按左氏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畢入眾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竊恐未然如經所書則蔡先遷于州來而後殺其大夫如左氏所記則先殺其大夫而後遷于州來傳與經實相戾也

盜殺蔡侯申 哀公四年

按左氏蔡昭公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如是則公孫翩爲弑君之賊明矣春秋何爲隱其名而以盜書邪胡氏從左氏而謂變文書盜以懲有國之君恐未然也竊疑凡書盜者皆當時不覺被盜而殺之不得其名氏如後世擊素始皇於博浪沙中之類史官欲求其名而不得故書盜耳

春秋經傳辨疑

齊侯陽生卒 哀公十年

按左氏公會吳伐齊而鄒師于郎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師乃還如是則齊侯陽生之卒非正卒也乃弑之何春秋於弑君之賊往往隱其惡而赦其罪耶胡氏信其說恐亦過矣臨川吳氏云當時吳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爲弑耳此說是已况吳子既忍伐齊惡有聞悼公之赴而三日哭於軍門之外者乎且邾方來奔左氏謂齊甥也故遂奔齊又豈有從吳伐齊之事邪愚謂春秋信史也爲魯諱弑逆之外其餘弑則弑卒則卒豈至變名亂實是邪或者以爲此爲聖人筆削之微意恐非也

西狩獲麟 哀公十四年

按杜氏云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于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因所以爲終也據此則春秋因獲麟而後作也胡氏從范氏以爲春秋文成而麟至則春秋成而後獲麟也孟子嘗曰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作春秋則春秋又因亂臣賊子而作而非爲麟也絕筆于獲麟公羊穀梁之春秋然耳左氏之經實終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况獲麟在春雖不言何月亦不過一時耳春秋一經孔子雖大聖猶待七十二年然後作恐非一時一月可成也然則文成致麟之說似亦未遠要之麟本聖王之瑞出而獲遇孔子未必不傷其出之不過而歎其道之窮也果感麟而作春秋乎抑文成而麟至乎

春秋經傳辨疑

三

春秋經傳辨疑

永康胡宗琳集四庫全書本校錄

春秋經傳辨疑一卷明童品撰品蘭溪人幼與章楓山先生齊名成
化丙午舉南畿又十年弘治丙辰始登第嗣致仕十九年讀書襄明
所著有周易羽義禮記大旨正蒙發微含章子集金華文獻錄等書
均未見是編鈔自四庫別無傳本吉光片羽略見一斑季樵胡宗林

270册 800页 100版 印500册 14A

又請嘉慶十有九年

五月二十日奉旨

浦城祝民留春堂刊

270册 800页 100版 印500本 14 B

序

此春秋四傳私考也誰考之曰余同年司諫柘浦伯源徐君也其私焉何也曰以孔子大聖修春秋猶曰竊取其義夫焉得不私之思昔周道衰孔子因魯文加之筆削以明天道正人事定萬世不易之大法當其時左氏傳之其後公羊穀梁又相次傳之胡氏傳最晚出而最為學者所宗之四子者窮年矻矻各勒成編豈務按前人之漏逸而冀以掩他長哉抑豈彰已識之奇博而冀以擅文囿哉蓋嘗譬之春秋猶天然其照臨沾濡焦殺摧擊之用盡備左氏公穀則為之日月為之雨露為之霜雪雷霆胡氏則又總其用以成歲功者也辭

春秋四傳私考

序文

留香室開

有工拙旨有偏全要之不詭於聖人而已四傳私考余初未之見見伯源君之為司諫也正色立朝直聲震中外權奸有疏防僭踰也邊防有議固封守也興作征責有言杜無藝也鑿鑿皆本之春秋心竊異之時密邇焉因出是考相示蓋以余從事於春秋有年也閱之其詞嚴其義正其文簡而質雖皆自四傳中來而所以補其不及而為之忠臣者厥功甚偉或曰傳有四矣焉用考為余曰不然天之用備矣日月雨露霜雪雷霆為之照臨為之沾濡為之焦殺摧擊亦盡矣要豈無所不及之地所不被之物哉歲功既成猶必歸餘而置閏焉故不足以發明聖人之旨者即一言為贅苟足相發明可

厭其多乎今且無論其詳而略言其槩如夫人子氏條足正左氏之誤乾時條足正公羊之誤齊仲孫條足正穀梁之誤至若會蕭魚札來聘條雖胡氏亦有待攷正焉是非所以成歲功而全天之用也耶余故為天下公言之且公取之以惠來學非若私考之自為名云姜寶序

春秋四傳私考

序文

二

留香室開

春秋四傳私考目錄

卷上

隱公

桓公

莊公

閔公

僖公

卷下

文公

宣公

春秋四傳私考

目錄

一

留香室開雕

成公

襄公

昭公

定公

哀公

春秋四傳私考目錄終

春秋四傳私考卷上

明徐浦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隱公

按左傳云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奉云何奉桓公也奉桓公是桓也又曰不書即位攝也曰攝則以桓為當立也公羊傳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拔隱而立之隱於是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留香室開雕

幼君也故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貴是亦論桓之當立也至穀梁子傳則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惠志也焉成之將以讓桓也先君惠之欲與桓非正也探先君之惡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夫穀梁之意是言隱當立也而特惜其不當讓耳胡氏傳則首黜隱公以為內無所承上無所稟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之所由起是則專貶隱公不當立也夫左氏公羊之論是桓而委曲以全隱穀梁之論是隱而慨嘆其成惡惟胡氏則專貶隱階亂而

亦卒不明言孰為當立然則其究何居耶夫聲子生隱公

仲子生桓公則隱桓俱側出立當以長以賢明矣以長以

賢則隱公之當立必矣公羊母貴之說不知何據胡傳之

說似亦過督隱公然隱公既立矣而必欲狗匹夫之小節

規規將桓是讓焉亦左矣至觀其對羽父之辭曰為其少

故也吾將授之矣是其本心欲固讓於桓而桓公顧聽羽

父之譖甘心於弒兄焉桓之罪烏可逃哉噫隱之死亦可

悲矣後之欲辨桓隱當立之是非者當以穀梁為正然欲

立桓公乃惠公一念之私也以惠公一念之私至有以弟

弒兄之禍有天下者可不慎與及桓即位胡氏又明隱之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留香室開雕

當立而此節乃云云者毋亦責備之意與故知春秋之義者而後可以論是非定人品矣

鄭伯克段于鄆

胡傳曰鄭伯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固推見鄭伯

之至隱矣然鄭伯之心非惟無弟而亦無母久矣左氏曰

鄭伯克段于鄆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

相見也此其心何心哉蓋姜氏當武公之時常欲立段矣

鄭伯憤蓄于心及克段不覺發之於言乃真心之不容揜

也使非封人之對則母子之倫絕鄭伯復何自立於天地

間哉噫觀於鄭伯則隱公不其賢乎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仲子惠公之妾桓公之母也惠公愛桓隱為桓立人皆知之故因其喪而使咺來賵桓也公羊謂隱以桓母之喪告諸侯是在仲子既沒之後也左傳以仲子為子氏故以為豫凶事非禮也訛矣穀梁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又何其大謬歟夫觀仲子為惠公之妾則隱之當立益昭昭矣

公會戎于潛

胡傳之論正也左傳曰修惠之好是也穀梁曰會戎危公也三說咸當然皆未覩于時矣夫隱公之時何時也戎狄

春秋傳私考

卷上

三

留香室開雕

強盛不知有中夏久矣戎請盟會在公雖欲不會其可得乎公志在修好又奚顧其危哉書曰公會戎于潛則會者固公志也自是盟于唐固無怪矣

紀履緌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大昏親迎禮也使大夫非正也穀梁胡氏之論當矣然則不親迎助於此乎曰前此矣齊之詩曰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親迎之禮久廢在女子亦習俗而不覺其非也人春秋之始而書此固亦愛禮之意與

夫人子氏薨

公羊傳曰夫人子氏者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也夫隱公之母聲子也非子氏也子不終為君母亦不終為夫人其說亦太深鑿決非聖人筆削之旨穀梁子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婦人之義從君者也此說得之矣胡傳亦然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食天變也胡氏傳詳矣上書日食下書三月庚戌天王崩變莫大焉人君而知此則必知謹天戒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公羊子曰尹氏世卿周天子之大夫也世卿非禮卒何以

春秋傳私考

卷上

四

留香室開雕

書天王崩諸侯之主也胡傳從之左傳尹作君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不知何據

宋公和卒

宋公和宋穆公也穆公宣公弟與夷宣公子與夷即所屬殤公也馮穆公子也初宣公不傳位於子與夷而立弟穆公及穆公疾不與其子馮乃召大司馬孔父而屬其兄之子與夷左氏美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及與夷立莊公馮弒與夷以故國亂禍不絕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其論不亦正

耶予嘗讀梁孝王世家初竇太后欲景帝立弟孝王為人子袁盎諸大臣亦引宋宣公不立正生禍亂為對事因寢則宋宣公之命第非命以義命以禍矣故於其沒不書曰薨而書卒春秋之微詞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穆公傳位於殤公與夷矣穆公子馮出奔鄭為殤公者當念穆公之義而善視其子可也乃聽衛州吁之言伐鄭以除害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其禍之及也不亦宜乎故書以宋首兵惡宋也且衛有弑君之惡而宋甘與之黨春秋誅亂臣討賊子於書法之間其詞嚴矣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五

留香室開雕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鞏公子鞏即羽父也帥師何會宋也會宋何伐鄭也不書公子何貶之也再敘四國所以惡四國也夫隱之讓桓宋穆公之屬與夷其義同也桓未立而鞏之計行與夷即位而伐鄭之師會忍心害理莫此為甚若魯公子鞏衛公子州吁則皆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甘為黨與厥罪維均春秋據事直書而其惡自見矣

考仲子之官 初獻六羽

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隱公為桓而祭其母故別立官以祀之非禮也然其用意則委曲而周矣曰初

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用六幾於禮矣而獻於仲子之官亦非禮也

宋人取長葛

長葛鄭邑也取者恃強之詞宋曷為取之惡其納馮也夫穆公有德於殤公殤公立乃忌馮而伐鄭逆天理無人心甚矣春秋兩序宋主兵此又書宋取長葛其所以著殤公之罪不一而足矣

鄭伯使宛來歸柩庚寅我入柩

曰鄭伯使宛來歸柩見歸柩者鄭伯之志也前此鄭人來輸平志欲易矣然柩猶未入也至是彼歸柩我入柩則柩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六

留香室開雕

為魯有矣曰我入者強入之詞尚未易許也至以璧假則入矣夫柩為鄭湯沐之邑許為魯朝宿之地皆受之於天子者以初易許各利其便於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謂天王不復巡守也於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先祖所受之邑也觀下文鄭伯以璧假許田亦以鄭為首所以著鄭之罪重於魯而魯之罪亦並見矣胡傳論當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按程氏曰宋為盟主與鄭絕也夫鄭何罪哉宋殤惡其納馮而絕之亦異矣春秋重書宋公不一而足惡宋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出電見大雪非其時矣非其時則為災異春秋書此所以著隱公鍾巫之禍兆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鄭交惡特以馮故而摟與國以相攻其首惡則在宋也

春秋書宋伐鄭者三然宋終不能有加於鄭乘四國之敝

而取戴則卞莊子之術也宋其能兵哉書曰鄭伯伐取之

言易也雖然鄭固善戰而宋實好戰胡傳獨以鄭善戰服

上刑為稍過

冬十一月壬辰公薨

公之薨羽父弑之也羽父之弑桓公意也篡逆之罪著矣

春秋四傳私考卷上

七 留香室開雕

不書弑而書薨孔子於魯諱之也噫隱公本意屬國於桓而竟不免殺身之難焉讒人之口可畏哉然羽父疆狼不仁公聞且見矣乃不能早辨而預防之以及於弑惜哉

桓公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無王其曰王何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此言即位何與聞乎弑也桓公與聞弑君之賊而書即位著其罪而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詞春秋之書法也穀梁胡氏之論極當或曰隱公當立而不書即位桓公篡立而書即位何居曰隱不書即位者特以其立也上不稟命於天子內不

承國於先君故首絀之以明大法春秋責備賢者意也此書即位如其意也所以甚桓公之罪也噫春秋之法嚴矣胡氏此段詳辯隱為當立其欲立桓讓也非攝也則桓篡弑之罪益不容誅矣

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公會鄭伯修好于鄭也先是鄭初雖入魯魯許田尚未入鄭至是公會鄭伯則已示許之之意矣故鄭伯以璧假許田覬公意也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諱之何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自相易也上書鄭伯使宛來歸昉著歸昉者鄭伯之志此書公會鄭伯于垂

春秋四傳私考卷上

八 留香室開雕

見與許田者桓公之志桓公之志何在修好也修好何已

有篡弑之罪故欲隣國之與之也此段穀梁胡傳俱好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孔父死於君難春秋書及賢之也既賢而名之何也劉侍

讀所謂既名其君於上不得字其臣於下禮也穀梁以父

為字諡誤矣孔父先死而曰及何意在弑君而累及孔父

也然宋公立十年十一戰而民不堪命觀其圍鄭伐戴皆

宋首兵孔父身為大司馬無能改於其德何賢之有茲特

賢其死耳雖然父不死督不敢逞若父者亦賢矣哉假令

不賢其能繫君之存亡乎宋公不義不道則固可以死矣

春秋書其名惡之也

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按左氏曰為賂故立華氏也蓋宋督既弑殤公取郕大鼎賂公公受之故為茲會以定其位以成其亂耳愚則曰公身為篡逆其目宋督之弑心甘與之黨矣雖無鼎賂亦將首倡故書曰公會揭公為首惡甚之也胡傳詞嚴義正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按穀梁傳曰桓內弑其君外來人之亂受賂而以事其祖非禮也左傳臧哀伯之諫備矣納于太廟其享之乎

蔡侯鄭伯會于鄆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九

留香室開雕

三國地與楚鄰為懼楚故為茲會耳夫不知修德行仁以自守其國家而徒恃會盟以自固焉能免於禍乎厥后楚卒滅鄧虜蔡侯終鄭之世服役於楚不亦可傷哉善乎孟子之言曰君如彼何哉賜為善而已矣

公子翬如齊逆女 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 夫人姜氏至自齊

按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使大夫非正也凡公嫁女子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今桓公不親迎而遣公子翬齊侯不

遣上卿而親送夫人踰境春秋書之二公之失胥見矣其

曰公會齊侯于謹明公之行為齊侯非為姜氏也曰夫人姜氏至自齊不言以至明夫人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於此矣禮重大婚娶夫人國之大事春秋詳書固謹禮之意歟胡傳好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按左傳曰致夫人也仲年齊侯之愛弟而使之來聘修好于魯以致親親之意也夫魯桓篡逆之人齊襄不能討之則亦已矣而與之為姻修好焉其亦滅天理無人心甚矣故春秋于其來聘不書公子貶之也雖然齊襄通于夫人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十

留香室開雕

固獲理喪心久矣又奚計乎魯桓哉

有年

曰有年僅有年也桓公享國十有八年獨此書有年則餘年之歉可知也夫篡弑之人上千天和其歉也固宜春秋書此以見天人感應之機也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王朝公卿書爵此宰而書名何貶也何貶爾已為天王之宰而下聘篡逆之賊則非宰矣故貶之也於此見周室之益弱矣胡傳甚當左氏謂父在故名公羊謂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非經旨矣

天天使仍叔之子來聘

書來聘猶使渠伯糾也書仍叔之子猶書武氏子也聖人之垂戒深矣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按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緡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有夫宋穆公君天討所必加也王則遣使來聘以定其位納賂以成其亂至於鄭伯不朝乃以諸侯伐焉非天討矣故稱王不稱天以見伐非所伐也三國以兵會伐以臣從君正也故書從王予之也夫戰于緡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又以存天

春秋四傳私考

卷二

二

留香室別雅

下之防也春秋之書法微而嚴矣按平王末年鄭武公莊公為王卿士王貳于號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號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至是又有緡葛之戰則君臣之大分絕矣入春秋以來鄭其為無君之首惡哉無君臣無母子雖強亦奚以為

丁卯子同生

子同即莊公文姜子也穀梁子曰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按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十八年桓公與夫人如齊則莊公非齊侯之子明矣奚疑

焉書子同生舉子之法也左傳曰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禮之正也公羊氏曰書之喜有正也春秋未有言喜有正者此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噫以此為訓後世猶有配嫡奪正之事者其未明於春秋之義歟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以世子攝行非正也君疾而儲副出辟奸人窺伺之心危道也胡傳論詳矣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抗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以待人父之道待其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已之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三

留香室別雅

則是方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雖然受命而已之不可也為世子計者方承命之初當稟於曹伯曰君不幸有疾臣當朝夕侍不敢遠左右以貽君之憂使其得請則於道不已多乎若夫曹伯甘已之失政汲汲使其世子以朝弑逆之人不知何心也按左氏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嘆所也逾年而終生卒可不慎與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鄭伯主兵而首齊何惡齊也惡齊何齊使魯次鄭怒則助鄭攻魯人之稱斯舉也何義哉春秋未有以來戰為文曰

來戰甚其暴也且以見我魯之無罪也故左氏曰我有辭也

鄭伯寤生卒 宋人執鄭祭仲 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上不能保其君下不能庇其身罪顯然矣其不書名何胡氏所謂尊王命貴公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是也公羊曰祭仲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何宋人執祭仲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

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夫權貴不失其正也方宋人之執祭仲有死無貳則突未必入忽不必出宋遠能以亡鄭乎仲貶損以全身非委曲以全國也豈曰能權故曰突歸于鄭易詞也何以易內則祭仲許之外則宋國援之其歸無難矣突歸忽欲不奔其將能乎觀突不書公子而忽係之鄭則孔父之罪著矣噫莊公以兄克段厲公以弟逐忽天道好還豈不昭昭哉為國者求為可繼而已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宋立突非為突也貪其賂也責賂無已故盟于句瀆之正會于虛又會于龜宋終辭平宋無信也然則宋可伐乎曰

督弑君者也魯鄭可伐宋乎曰不可魯受宋賂而立鄭鄭資宋力以篡國會而伐之宋其能甘乎鄭方得立而遂伐宋可謂背宋矣故書曰伐曰戰所以甚一國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聲罪致討曰伐曰鄭言鄭之背宋罪之當伐也夫鄭固當伐而宋以私意行之雖公亦私也稱以者胡氏曰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公羊曰以者何行其意也夫行其私意以非所當以也兼三傳之說而意益明其意若曰列國之兵惟天子得以統之今私為之用以伐人以行己意則不當以明矣故曰以者不以者也

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春秋書求購求車求金皆貶也夫有不足而後求諸侯強僭天子若綴旒然故書天王使來求雖曰貶之實以悲王室卑弱之甚矣

鄭伯突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突之奔祭仲逐之也歸以祭仲出以祭仲誠專突亦不君矣若鄭忽已君此稱世子明已失位也稱復者謂既亡而復歸也以世子繫之鄭者明國本忽有也仲始志立忽既執立突出而忽始歸仲有愧於荀息多矣 鄭伯突入于櫟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櫟鄭邑也突方出奔而遂入櫟其強可知矣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伐鄭將納厲公也是亦覩忽之弱突之強而然耳不論是非而論強弱四國其黨惡與或曰桓公宋公亦寡也故不以突為非若衛侯陳侯何見哉可謂滅天理無人心之甚矣

衛侯朔出奔齊

宣公聚麇禽獸之行也其子之及宜矣然壽急其賢哉朔構急于者出奔奚足恤哉按左傳盜殺公子壽子急子朔立是為惠公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故怨惠公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穀梁謂朔之名惡也惡何得罪於天子也得罪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十五 留香室開雕

何召而不往也

公會齊侯于灤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會齊侯于灤姜氏何以往書與書遂罪在公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按左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齊則公之薨以弒也夫桓公不能以禮防閑其妻而至於委曲而從則其及於難也同宜後之人君可以鑒矣雖然桓忍於弒兄矣則茲弒也夫亦隱之報與天道微矣

莊公

夫人孫于齊

姜氏淫于齊而與弒在魯人不共戴天然莊公子也奈何故書夫人孫于齊諱之也胡氏曰孫者順讓之詞使若不為人子所逐而全恩也春秋此書恩義之輕重見矣按左氏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公羊氏謂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為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夫一念之邪而自陷於弒逆雖子且不能有其母況其他乎合四傳而觀之春秋之大法嚴矣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十六 留香室開雕

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單伯魯大夫天子召而使之也王姬嫁于齊使單伯逆王姬使魯為之主也不言如者穀梁子以為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君弒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為莊公者但當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力辭而弗主之正也今使單伯為主之知其不可特築館于外焉雖曰變常要亦忘仇滅禮甚矣春秋之所不與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者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左氏曰為外禮也公羊以築于外非禮也穀梁則謂築之外變之正也皆未得聖經之微也胡論極妙穀梁

次之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夫人在齊猶可言也夫人歸魯莊公當有以處之不得復以母事之矣方逾年而復會齊侯于禚姜氏齊侯之罪著矣而使之得以會者莊公責也若曰婦人既嫁不踰竟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此常禮也非春秋罪姜氏與莊公意也

紀季以鄆入于齊

鄆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鄆事齊畏之也事之以道而猶不免焉於此可以見齊之強也紀之亡非其罪矣

春秋傳私考

卷上

七

留香室開雕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何滅之也孰滅之齊滅之夫紀侯賢而齊侯滅之故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隱之也夫紀受天子之士疆承先祖之基業義莫重焉一旦畏其強而委去之誠不能以無罪矣然度德量力較之爭地殺人者有間矣此春秋所以善之歟公羊謂襄公滅紀能復九世之讐故春秋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賢其能復讐也恐未必然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與莊公不共戴天之仇無時可通也而況以田獵之故會乎春秋書之所以重莊公之罪也齊侯降而稱人貶之

也昔姜氏謂桓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也意者其然與不然何若是之悖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伐衛何納朔也不言納朔辟王也其曰人何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以王命絕之也又黨而納之故貶而稱人王人子突救衛衛侯朔入于衛

衛朔死其兄厥罪大矣王治其舊惡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放公子黔牟于周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則朔之不道甚矣諸侯從而黨之其於天理王法安

春秋傳私考

卷上

六

留香室開雕

在哉故諸侯貶而稱人王人嘉而書字春秋之旨嚴矣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寶也衛俘齊人曷為來歸之左傳曰文姜請之公羊曰讓乎我也皆非蓋伐衛者公首之齊次之此歸俘以齊首之穀梁曰分惡於齊是也夫子為魯諱也夫衛朔弑兄逆王四國之所知也知而助之動於賂耳以賂而動所以著諸侯之罪也魯前受宋賂以成其亂茲受衛俘以助其惡春秋雖委曲為魯諱而分惡於齊然其實不容掩矣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會于禚于防于穀享于祝邱次齊師春秋迭書之以見夫

人襄公淫惡之甚不一而足也明年無知弑襄公其禍淫之明驗歟

冬十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無知夷仲年之子也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倍公也倍公愛其同母弟年施及其孫至襄公時衣服禮秩一與嫡等而又使之有寵而當國焉此亂本也暨襄公紉之遂見弑焉此非倍之罪哉無知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故殺無知者雍廩也不曰雍廩而曰齊人者眾討賊之詞也嗚呼魯不復讐而諸兒為無知弑謂之天道非耶公及齊大夫盟于蕪夏公伐齊納糾

春秋傳私考

卷上

十九

留香室閒離

盟蕪圖納糾也其言伐之何猶不能納也齊與魯世仇不知所以報之而乃為齊立後嗣安國家焉是獨何心哉書之所以貶魯也

齊小白入于齊

襄公之難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然糾弟也小白兄也小白長當有齊故以齊繫之然則何以不稱公子胡氏曰內無所承上無所稟以王法絕之也然小白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聖人權衡於輕重之間故進小白而黜糾則魯之不當納也明矣公羊曰其言入何篡辭也殺梁謂小白不讓于糾先入又殺之於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

惡之也所見殆異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是戰也為納糾非復讐也公羊傳曰內不言敗此言敗復讐也非也胡氏曰能與仇戰雖敗亦榮是幸其偶與讐戰非與其真能復讐也故戰不言公而曰及不與公復讐也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前納糾不稱子明糾不當立也此殺糾復稱子明糾不當殺也取者易詞也言取病內也桓必請而殺之不仁甚矣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穀梁有此論公敗齊師于長勺

春秋傳私考

卷上

二十

留香室閒離

齊為魯仇三年于今茲矣魯不能問罪于齊因齊師入境而敗之幸之也非貶之也胡以善戰詐謀責魯則刻矣且觀左傳曹劌之論非詐也

冬王姬歸于齊

婦人謂嫁曰歸王姬歸齊叔姬歸鄆初無異詞天子之女若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禮同所以明婦道也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大夫死於弑君之難春秋皆取之若孔父荀息仇牧是已雖未能正義討賊然可為人臣逃難者之戒矣按左傳曰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殺之遇太宰督又殺之夫

督亦死閔公之難者削而不書何也督弑其君與夷殺之晚矣安可以死難與之也

宋萬出奔陳

萬弑閔公出奔陳陳人納之宋以賂陳陳使婦人飲之酒以犀草裹之宋人醢萬則賊已討矣其不書陳人殺萬何以陳初知其賊而納之非也受其賂而後歸之尤非也幸鄰之難而居亂賊為奇貨醜亦甚矣

公會齊侯盟于柯

會于柯與齊平也魯莊齊襄世仇也易世而齊桓立魯與之平傳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是或一道歟按公羊傳莊

春秋傳私考 卷上

主 留香室開離

公將會齊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烏乎不取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胡氏曰九國同盟魯為首不書公何諱也諱何諱叛盟也

穀梁謂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察一疑之也則非諱公矣即使上書公會下書鄭詹逃來叛盟之罪公亦無所逃矣

齊人執鄭詹 鄭詹自齊逃來

詹鄭臣公羊穀梁以為卑者微者胡氏以為鄭之執政用事之臣若詹卑微則何足為有無哉春秋書之係執政之臣明矣夫以執政之臣為人見執執而逃匹夫之事也以執政行匹夫之事卑矣微矣或公穀之意歟魯與齊盟未久而受詹之逃逃則其叛盟自公始矣春秋書之恐詹也亦以罪魯也

春秋傳私考 卷上

主 留香室開離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鄧遂及齊侯宋公盟

媵賤事不書此書何為其有遂事也夫大夫無遂事示不敢專也況會盟又國之大事乎齊稱侯宋稱爵而以魯大夫因媵而遂及焉失已失人無一可者故是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其始失禮之故與公羊謂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是與之也恐不然

秋七月及齊侯高偃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高偃齊之貴大夫與公盟不書公諱之也盟何議婚媾也禮有納幣以諸侯而親行之非禮也忘世仇不復乃與之

結婚而納幣焉莊公獨何心哉故直書而其惡自見

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按左氏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舉則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然則越竟觀社何為哉況齊人詐諉強狠桓公之覆轍可鑑也乃忘其身而屢入仇人之國不亦危乎

荆人來聘

莊公十年荆敗蔡師于莘止書荆不予入華也此進而稱

春秋傳私考

卷上

三

留香室開雕

人予其來聘也惡其猾夏不恭故稱荆以狄之因其慕義自通故稱人以進之

公及齊侯遇于穀公會齊侯盟于扈

遇穀盟扈皆為結婚好也婚禮有納采納徵問名告期焉用會盟為莊公制於文姜而必昏於齊齊人既殺其父而復昏其子則安能無疑於魯哉遇于穀盟于扈是亦要結之爾已于是知魯之不能復振也

公如齊逆女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羊曰何以書親迎禮也穀梁曰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不正其親迎於齊也親迎合禮而穀梁以為不正毋

亦以莊公娶仇人之女雖正亦不正歟故於姜氏不曰至而曰入穀梁謂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毋亦以仇人之女不可見於宗廟歟春秋詳書所以著莊公忘親釋仇不孝之罪莫大也

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按左氏云衛伐周立子頹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奉王命聲衛罪而討之也衛逆王命而與之戰罪在衛矣故書及齊人戰以見齊非欲戰戰在衛人也然亦見衛之不度德不量力矣齊稱人何曰將卑師少也

春秋傳私考

卷上

三

留香室開雕

冬築郿 大無麥禾公孫辰告糴于齊 春新延廡

按穀梁子古之君人者必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郿春新延廡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況大無麥禾告糴於齊而又可與役作乎書之譏也大抵魯莊昏庸之主始毋論其大節如狩禚觀社譏遊逸也丹楹刻桷譏媚色也築郿新廡譏勞民也屢書于策無一善行聖人雖欲為君諱不可得矣

齊人伐山戎

胡氏曰齊人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以齊人為齊侯何

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竊以爲自管仲得政以來未嘗命大夫爲主將亦未嘗與大衆出侵伐則此書齊人者固齊人也下書齊侯獻捷者固齊侯也不可以獻捷之故而過爲之臆度也若以齊侯爲勤兵伐遠而稱人以貶之則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我固有可伐之罪也伐我闕燕正方伯連帥之職又何譏焉愚則曰齊人伐山戎順詞也善之也

齊侯來獻戎捷

齊與魯俱侯國來獻戎捷是桓公誇伐戎之功於魯也左氏以爲非禮公羊以爲威我也信矣蓋諸侯不相遺俘且

春秋傳私考

卷上

五

留香室開雕

魯未嘗與謀獻之何爲

公子牙卒

按公子牙之死季子殺之也季子牙之弟以弟殺兄而不書何也夫君親無將子牙今將爾而季子殺之公羊以爲善之也殺兄何善胡氏曰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季子不直誅牙而酖之使若以疾死親親之道也此公羊所以善之也按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生子般魯講于梁氏圍人犂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鞭之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子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向者牙曰慶父材俄而牙弑械成季使以君命命偕叔待於鍼

巫氏使鍼季酖之立叔孫氏夫牙弑械成又將不利於般則牙之死宜矣

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寢也胡氏曰莊公以世嫡承國不爲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邇蒙不爲不强卽位三十二年不爲不久薨于正寢不爲不正而嗣子受禍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子般卒

莊公過時失婚或以爲逼於文姜抑亦孟任割臂之故與般出於孟任非嫡出也孟任闕於私從非正配也雖以般

春秋傳私考

卷上

五

留香室開雕

立人上其誰能甘之衛宣烝夷姜而急子死晉獻烝齊姜而申生亡魯莊私孟任而子般弑一念之私貽禍無已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慎歟

公子慶父如齊

胡氏曰子般之卒慶父弑也不書出奔而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莫能制也貽謀不臧莊公不得辭其責矣

閔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

盟于落姑請復季子也曰季子賢之也曰來歸喜之也方莊薨般弑慶父主兵季子力不能支出奔陳避難也避難

恥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
冬齊仲孫來

左氏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
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
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
之則仲孫亦賢矣哉胡氏以為書仲孫來交譏之也似過
刻若公羊氏齊仲孫何公子慶父也繫之齊外之也穀梁
氏亦曰齊仲孫外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未知何據
秋八月辛丑公薨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毛

留香室開雕

按左氏初公傅奪卜齧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齧賊公於武

閔則公之薨慶父弑也不書地隱之也慶父既弑般而猶
握兵柄則閔公之見弑也固宜

夫人姜氏孫于邾

莊公遭母之淫亂而貽禍於君父宜乎痛心改行以絕亂
階乃私通於孟任致慶父得通於哀姜而欲立之是固篡
弑之所由起與稱夫人姜氏胡氏以為降文姜是也齊人
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或甚齊人非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弑二君天討所必加者而猶得免於戮書出奔譏失
賊也夫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故也然非

季友則慶父亦不縊於莒矣胡傳論好
齊高子來盟

公羊子曰高子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
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之正我也其正我何莊公死子般
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
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
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
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此傳甚好胡氏則
曰不曰齊侯使之者意齊侯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
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毛

留香室開雕

不可易之計也故不言使此論似太深

鄭棄其師

按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
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夫高克罪矣既不加討又
不能遠乃假以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潰則棄師者鄭伯
也非克也故曰鄭棄其師所以責其君臣也

僖公上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稱師言兵之多也以三國之師救邢逐狄特易耳而次
于聶有觀望不進之意故書次譏之也此與魏晉鄆將軍

救趙次于鄴意同若伐而書次則以次爲善矣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按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邢受狄侵齊侯救之者再而卒遷之者不勝其救亦所以圖存也春秋書之美齊桓之功也

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棼

按公羊傳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平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五

留香室開雕

涖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輜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以是獲莒棼夫莒人納叛請賂罪在莒矣而乃與師伐魯何義哉慶父奔莒不先加兵於莒者緩賊逸追親親之道也至是敗之獲之應兵也何貶之有

秋七月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夷齊地薨于夷公羊曰桓公召而縊之也以歸以其喪歸於齊也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倍請之也左傳曰君子

以爲齊人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夫文姜與弑於前哀姜復弑二君於後魯之惡齊之羞也以是從人可乎哉殺之義矣無譏也

春王正月城楚丘

城邢以遷邢也城楚丘以封衛也上書齊師而此不書何也蓋前城邢則美之予其能救災卹鄰也城楚丘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與之之中而王法亦不敢廢噫春秋之旨嚴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

夏陽虞虢之塞邑虞受晉賂而假道雖曰晉滅之實虞之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三

留香室開雕

自滅也首虞師罪虞也胡氏之論詳矣雖然虞不足責也首謀者非晉荀息乎荀息晉之良也乃用詐謀以利啗虞因滅二國在晉則有功矣而擅滅先王之宗國王法其赦之乎吾聞伐國不問仁人而況設謀於始誇功於後君子於是乎知荀息之不終矣晉初見於春秋而遽滅人國則不待貶而其惡自見矣

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六月雨

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其民也下書六月雨喜雨也喜雨有志乎民者也惟有以閔之則有以喜之若僖公者誠賢君哉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上書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伐楚者何楚人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桓公聲其罪而討之故曰伐善之也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夫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恐一舉而入其疆夫誰曰不可乃次于陘以俟之卒與屈完盟而退蓋庶幾王者之師矣孟子曰春秋無義戰若伐楚次陘蓋絕無而僅有者也其曰遂者若譏其專然仗義以伐固聖人之所與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其言盟于師又言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胡氏曰盟于師蓋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是已屈完楚大夫楚無大夫其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公羊曰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是已然當召陵之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信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齊桓於是乎失言矣故屈完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其詞嚴其意正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賢哉屈完此召陵之所以盟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八月公至自伐

楚冬十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按左傳陳轅濤塗告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從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及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屣屣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遂與江人黃人伐陳左傳曰伐陳討不忠也不忠何惡濤塗之謀不協也夫陳小國也濤塗之謀亦為陳計耳執之為已甚況伐之乎又況會列國以侵之乎夫桓公次陘之師召陵之盟庶幾乎正矣伐陳侵陳其

近於忿兵乎書執罪齊侯也稱侵陳伐陳甚齊侯也楊子曰齊桓欲經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戮矣夫信哉

八月公至自伐楚乃自正月會伐楚今始歸也公羊曰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非是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按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立之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奚齊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

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噫申生之志亦可悲矣故申生稱世子斥言晉侯殺之是父無罪而殺其世子也可不謂忍乎公羊曰曷為直稱晉侯以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穀梁曰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張子曰無所逃而待烹者申生其恭也抑亦悲其志乎先儒以為大仁之賊也甚矣甚矣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春秋傳私考

卷二

留番室開雕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鄭伯逃歸不盟

按左傳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穀梁曰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特書及以會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以會焉耳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天王將以愛易世子鄭桓公會諸侯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立是為襄王桓公此舉雖非天王所欲然父子君臣之倫賴以正焉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夫以美舉而鄭伯願逃歸不盟不待貶其惡見矣雖然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使鄭伯與盟是違王命也逃而不盟則又取譏焉是將

何如處焉意為鄭伯者當復於王曰世子國之本也本不可使搖況大小臣工咸屬心焉臣不敢貳臣知罪矣以是復於王而從列國後庶其無悔乎貪王命而逃歸仰以自免於君子之議耶

晉人執虞公

虞貪晉賂不聽之奇諫以致見執書曰晉人執虞公虞公爵也以虞公而為人所執辱莫大焉直書所以惡虞也晉人執之其罪不言而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按左傳曰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也穀梁曰伐國不

春秋傳私考

卷上

留番室開雕

言圍邑此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

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子圍許欲以救鄭也諸侯救許書遂善之也初霸救許而書遂晚年救徐而書次不待褒貶而善惡自見矣

齊人伐鄭 鄭殺其大夫申侯

兩書伐鄭惡其首止之逃也鄭殺申侯求說於齊也書鄭殺之不以其罪志失刑也夫齊之伐鄭為其內貳於齊而外合於楚也豈申侯之故哉鄭伯早聽孔叔逃歸之諫後聽孔叔下齊之謀庶幾可以止兵禍矣乃內忌聽讒殺其大夫以求媚而曰知所由來姑少待我策止此耳如申侯

見殺亦有罪乎曰事楚而貪璧去楚而奔鄭賣濤塗而說齊嗜利無信小人之行也亦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其稱大夫何惡鄭之罪而存其官也非取中也

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王人下士也按穀梁傳曰王人之先諸侯貴王命也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也乞者重詞也重是盟也是盟為何左傳曰謀王室也胡氏曰乞者卑遜自屈之詞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其義甚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春秋傳私考

卷上

妻

留番室開雕

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夫人風氏也夫禘天子之禮也魯以侯國而禘于大廟非禮矣而以風氏致于廟尤非禮也胡氏曰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以屬僖公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以私恩崇其母皆越禮之罪也左傳以禘而致哀姜非矣公羊亦以夫人為姜氏謂魯于齊媵女之先至而莊公以妾為妻詞亦牽強必如胡氏論則哀姜本為莊公之夫人風氏為妾 僖公以風氏致廟是以妾為妻越禮矣庶不相悖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穀梁曰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詞也按左傳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則桓公此舉尊王之禮也春秋之所大美也又曰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

春秋傳私考

卷上

妻

留番室開雕

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公羊曰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則是會也可以徵伯業之盛矣可以觀桓德之衰矣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晉殺其大夫里克

按左傳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獻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荀息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將殺奚

齊先告荀息曰二難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奚齊曰其君之子者國人不子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書曰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曰里克弑其君卓者若曰里克之君國人不君之也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賢之也驪姬欲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故里克聽其謀欲以中立自免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

隰朋立晉侯夷吾是為惠公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均一死耳死於世子則為忠死於伏劍則為賊惠公數其罪曰子弑二君及一大夫實三君也世子非以里克死乎以弑三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公羊曰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累上何也殺之不以其罪也胡氏亦宗之信如公羊言則將以大夫之立已為有德乎如穀梁言則弑君之賊可恕也而

治之不以其罪者反受其咎乎恐非聖人之旨矣然則何以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愚以為里克弑三君罪不容於死宜聲其罪而戮於市朝以戒亂賊乃從容於議論之間使自伏劍而死若殺其無罪一大夫然非討賊之法也春秋之旨意者其在茲乎若荀息之死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有詩人重言之義非也蓋惜其失言也奚齊不可君荀息不當輕以死許之於屬孤之際是則言之玷也然終能不食其言果使死者反生者不愧可謂守信不渝矣是故君子之所深與也至於奚齊卓子之死則有說焉驪姬

方嬖欲立奚齊遂譖申生而逼之死且因及於重耳夷吾焉死人之子者其能以保己之子乎若驪姬者其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天道好還詎不信與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書及則會者公志也僖公賢君也獨不記桓之文姜莊之哀姜乎齊桓非襄公比也乃亦為陽穀之會肆于寵樂於此見齊桓之伯業息矣書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交譏之也冬楚人伐黃夏楚人滅黃按左傳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故楚人伐黃

桓公耽于寵樂伐黃而不救故楚遂得以滅黃則黃之滅也孰使之哉書之以罪桓也噫豈直黃爲然揚拒泉隼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齊桓坐視不救而況於黃乎所謂尊周攘夷者安在哉春秋直書而其貶自見矣如下書狄侵衛狄侵鄭皆類也

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左傳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之來朝則季姬已適鄆矣胡氏以爲魯公溺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及鄆子遇于防恐不然季姬何事而如防何爲而卽與鄆子遇哉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堯

留香室開雕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徐在山東爲齊與國楚舉兵伐徐齊救之宜亟也願盟于牡丘次于匡又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其怠緩之罪著矣凡救書次皆不善之詞也視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相去奚啻霄壤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惠之立秦實有力焉故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按左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

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虜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則罪在晉矣書獲晉侯貶之也夫以人君而見獲烏在其爲君哉獲而復歸幸矣必殺慶鄭而後入其稔惡不悛者乎

齊侯小白卒

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卑

留香室開雕

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葵丘之初命曰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武孟長也乃欲立孝公又欲立武孟則桓公先自亂之矣齊其何以能國乎故五公子爭立而亂無寧歲信霸業不足道也而管仲不能致王器小之譏有以哉

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宋師及齊師戰于贏齊師敗績 狄救齊 冬邢人狄人伐衛

公羊子曰春秋伐者爲客受伐者爲主曷爲不使齊主之

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為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伐之也不知宋襄伐齊欲立孝公故齊殺無虧又敗齊師于靡立孝公而還則是伐齊之喪奉少伐長罪在宋矣故書師救齊善魯也書狄救齊善狄也書邢人狄人伐衛進狄也善救者則伐者惡矣穀梁氏曰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是矣

梁亡

梁亡秦取之也不書而書梁亡何蓋梁好土功輕民力瀆於酒淫於色非自亡而何穀梁子曰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望

留香室開雕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楚人春秋未嘗與中國會盟前盟于齊修桓公之好此與盟之始也初稱荆終齊桓稱楚人此稱楚子則與中國無異楚之強盛足徵矣執宋公者楚子也然不書楚子而經以同執為文胡氏以為分惡於諸侯也分惡何以蠻夷執其盟主而諸侯拱手以聽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為義亦甚矣故列楚子於陳蔡之上所以深貶之也公羊謂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甚好然宋非能霸也曹之盟鄆子因邾子以求與乃執而用之于社虐執甚焉不三年而身遽為虜其報何昭昭耶吁可懼哉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獻捷獻宋捷也不言宋胡氏曰為魯諱也愚以為為中國諱也以中國盟主而為楚所執且以獻於中國何恥如之故曰為中國諱也獻於魯者脇魯也以魯不從楚伐宋也亦可以見楚之強而魯之弱矣

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望

留香室開雕

矣國子之國也吾不聽子之言以至於此目夷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執不言楚者若曰非楚執之也列國同執之也釋不言楚者若曰非楚專釋也我魯同釋之也若責魯不能伸大義以聲罪致討亦不諒事勢而云然矣其曰為魯諱而深貶之者非也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宋襄強悞偽妄之君也司馬子魚公子目夷可謂審時度勢知廢知興者矣屢諫之而屢不聽終至於敗亡而不悔

乃曰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不重傷不擒二毛可恨哉先儒以爲至仁大義雖文王之師不過此則吾不知也故宋公書及貶之也

夏狄伐鄭冬天王出居于鄭

大叔帶之無君久矣天王出居大叔帶致之也君父無將將則必誅況以狄師攻王乎春秋不書叔帶而以出居爲文胡氏以爲自取之也夫釁由于鄭而禍成于帶以致天王出奔而天下諸侯未有以勤王至者雖天王自取而鄭伯頽叔帶之徒將無罪乎內外臣工亦獨何心書曰天王出居若無事然固其悲周室之無王亦以慨諸侯之不

春秋傳私考

卷上

聖

留香室開雕

臣矣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鄒弗及

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至鄒罪魯也二國皆私憤之兵故交譏之然謀而侵之者其罪大應而追之者其罪小

公子遂如楚乞師

齊桓封衛而衛國忘亡衛宜世世德齊也乃伐齊之喪逐桓之子衛真寡恩哉與國之所共惡也魯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惡矣故齊人伐之至于展喜犒師而齊師還則其憾可以平矣乃復如楚乞師求救於蠻夷與齊爲敵豈所以攘外安內者乎不待貶而惡自見矣穀

梁曰乞者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重之則乞者與者皆非也公羊亦此意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楚子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然則晉侯之侵曹伐衛爲救宋也按左氏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讎復怨也胡民主之恐未必然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稱人貶之也荆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黃敗徐執中國盟

春秋傳私考

卷上

聖

留香室開雕

主合兵圍宋其暴甚矣非有城濮之敗民其不胥而入楚乎況晉又避楚三舍而子玉強戰則其曲在楚敗也固宜曰楚師敗績幸楚也幸楚則與在晉矣先儒以道義責之似非聖人取善之恕

楚殺其大夫得臣

按左傳晉師既克曹衛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

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三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眾欲止子玉不可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是子玉無意於戰先軫之謀有以激之也子玉方命喪師信有罪矣使楚子知其不可敵當禁其勿戰

春秋傳私考 卷上

聖 留香室開雕

必欲一戰亦當多與之師以防其敗則得臣雖死無悔也乃聽其自用而靳與之卒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君臣之義俱見之矣

衛侯出奔楚

初齊晉盟于斂孟衛侯請盟不許蓋衛既以怨報齊而又不禮乎晉則衛侯固寡恩之主也及於出奔其亦自致之哉所責備者晉文啓伯不務修德顧乃修怨懷仇必使衛侯竄身荆蠻而後已則褊狹甚矣故書衛侯出奔楚不沒其爵所以罪晉文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按左傳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玃弓矢千秬鬯一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遯王慝晉侯三辭受策以出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夫是盟也以天王下勞諸侯例而不書穀梁所謂諱會天王是已葵丑之會齊桓之所以盛也踐土之盟晉文之所以興也要皆有尊周攘夷之績特桓為烈耳先儒於葵丑則以為大美之辭于踐土則若不足於文焉夫桓文伯也功在一時聖人猶

春秋傳私考 卷上

聖 留香室開雕

有取焉若論道德則百步五十步之走耳未可左文而右桓也是時無晉文則楚已猶夏僭王矣問鼎之奸豈待他日而後敢哉以是知春秋猶取於晉文非以衛子之故而深譏之也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穀梁曰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元咺奉叔武者元咺出奔衛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初晉文有憾於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始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

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元咺之言背寘
武子之盟終殺叔武衛成歷書于冊無一善狀滅邢伐齊
附楚悖晉皆取亡之道也叔武有愛兄之心衛成懷賊弟
之念亂民焚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枕股而哭何為哉故于
其復國書名貶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穀梁會于溫諱會天王也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
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
于河陽言非其地且明德也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聖 留香室開雕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初元咺出奔晉而訟其君故晉侯執之執者晉侯也其稱
人何貶之也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何文
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故曰文公為之也歸
之于何衛侯之罪已定文公不敢自專而待天子治之也
自晉復歸何歸者易詞也公羊曰自晉者晉有奉焉因其
力也故易耳此其執君其言自何為叔武爭也衛侯晉怨
也叔武晉立也故執衛侯而復元咺晉而稱人非伯討矣
衛侯不名非是衛侯也為名分也
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元咺訟君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而又立子瑕廢置自
由信有罪矣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蓋叔武志於讓
衛侯以爭奪而殺其弟元咺輔叔武以無罪見殺而訟其
君則衛侯元咺其罪均矣故不許衛殺之也穀梁子以為
待其殺而後入是已夫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
也稱及者瑕本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
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胡傳甚好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前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
有土地矣何以名之胡氏曰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聖 留香室開雕

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忤害哉本支也夫衛侯始
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秋之
所惡也故再書其名以為後世戒也公羊曰此殺其大夫
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似繫胡氏為當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魯侯國也何以郊郊僭也四卜不從其周公之靈與公羊
氏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穀梁子曰
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左氏謂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猶者可以已之詞也三望者何
望祭也書曰乃免牲猶三望所以著魯僭禮之罪也胡氏

俱從之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滑晉之邊邑也初秦穆公惑杞子之請不聽百里奚蹇叔之諫命孟明西乞白乙三將將兵襲鄭過滑鄭人弦高以十二牛犒師秦兵知鄭已覺遂伐晉滑邑當是時晉文公喪尙未葬晉侯聽先軫之謀墨衰經發兵遮擊於殽大破秦軍匹馬隻輪無反者春秋書此所以著秦人拒諫貪兵之失及晉侯忘親卽戎之罪也其書所敘秦誓特取其悔過之言耳按公羊傳曰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又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晉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也曷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兗

留香室關雕

爲貶君在乎殽而用師危不得葬也穀梁曰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抑重耳之出奔也秦實有功焉今晉背德而伐秦不墨衰而罪亦見矣善哉樂枝之言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其長者之言與

春秋四傳私考卷上終

春秋四傳私考卷下

明徐浦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文公

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

弑逆大惡也商臣稱世子子也臣也子弑父臣弑君不待
貶而自見矣楚子多愛昧嫡庶之分而以潘崇之奸邪為
之師其及於難也固宜故書名貶之也

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

此秦用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也主戰者秦師而書
曰晉侯及秦師何也原其始也晉嘗背秦之德而墨衰以

春秋四傳私考卷下

一 留香室開雕

即戎也然則秦師正乎不務脩德而務報怨謂之忿兵烏
乎正不言伐者不與其伐也曰敗績者宜敗也交譏之也

大事於太廟躋僖公

大事大禘也大禘者合祭也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
太廟也夫閔僖親雖兄弟分則君臣以僖躋閔是以親親
害尊尊矣君子以為逆祀宜哉公羊曰躋者何升也何言
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
穀梁曰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
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
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後

之議禮者當以是為則若曰弟不可以先兄是私情也非
大分也春秋正名分故不得拘臣子之私情

秦人伐晉

按左傳秦人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
西戎君子以為穆公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也至引詩以
褒之而經獨書人何也蓋侵鄭者貪兵也敗殺者忿兵也
此又伐晉忿而無已也故貶而稱人

楚人圍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楚書人狄之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蓋江遠而楚近伐
楚所以救江也猶孫臏伐魏救韓之意凡書救善之也胡

春秋四傳私考卷下

二 留香室開雕

傳所論甚為正大第恐此舉桓文且不能及况以望晉襄
乎書曰以者未必不以者也

夫人風氏薨 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王使召伯來會葬

風氏僖公之母莊公之妾而稱夫人誌亂也以天王之尊
而下含賵諸侯之妾又使大夫會葬焉則冠履倒置甚矣
王室卑微欲以是媚諸侯不知其為名器之褻也故聖人
於此王不稱天貶自見矣歸仲子之賵則宰咺稱名含賵
會葬則王不稱天春秋之法嚴矣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按左氏初晉侯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

之及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狐射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使續鞠居殺之則處父之死賈季殺之也為易中軍也公穀以為君漏言非也處父既死晉即殺續簡伯簡伯賈季之黨使殺處父者也晉殺簡伯賈季遂出奔狄懼之也書曰晉殺何也處父有功無罪賈季以私怨殺之晉侯不治其罪而使之得以出奔宣子復使史駢送其帑則是晉君臣殺之也惡得無譏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三

留香室開雕

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忠穆嬴且畏逼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而先蔑奔秦晉不謝秦秦納不正令狐之戰秦晉皆非也然其罪在

趙孟古有植遺腹朝委裘而國不亂者以有大臣在也豈必盡長君哉宣子為國正卿曾受托孤之命顧可舍之而外立長哉後因穆嬴之逼乃不得已而立靈公非意也勢也先蔑之背蓋有所不暇顧矣故令狐之戰與他日河曲之戰皆宣子致之也晉秦稱人不與其戰也春秋責備賢者趙盾之罪大矣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按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可以繼之昭公卒舍立則商人之弑果矣商人獨稱公子不以國氏者蓋

春秋傳私考

卷下

四

留香室開雕

商人弑逆出於其身之所為非君有以致之稱公子誅止其身不累乎上也穀梁子曰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

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齊君舍叔姬之子魯之甥也單伯之來為子叔姬也齊人貪驟施之利而忘弑君之惡黨於商人既執單伯以辱之又執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言商人執而書齊人所以著齊人黨逆之罪也單伯淫於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姬同罪也此惑於商人之誣而不之考也

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孫宋督之孫督弑其君而宋猶用華孫以秉政書宋司馬所以譏宋也華孫辭寡無故而揚先臣之惡是不敏魯人以為敏君子之所不與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前此僖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君子以為非禮至是文公四不視朔厭政之甚也公羊以為有疾而不視猶可言也無疾而亦不視朔不可言也春秋書四不視朔者蓋以一不視朔已為失禮今數而至於四所以重嘆之也

宋人弑其君杵臼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五

留香室開雕

宋昭之死主之者襄夫人手刃之者何也書曰宋人弑其君者昭公無道之君宋人之所以欲弑也故以歸宋人蕩意諸之從容死難宜若忠矣不書及何胡氏曰知國人之欲殺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此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安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之流也哉

齊人弑其君商人

商人弑君自立是亂賊而已矣亂賊則人人得而討之書曰弑其君何哉蓋商人自立亦國人與之也故曰君然弑之者邴歆閻職也而書人者衆之辭也商人則邴歆之父

而使歆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此非天奪之鑿而假手二人哉亂臣賊子可以懼矣

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十月子卒 夫人姜氏歸于齊 子赤者文公夫人姜氏之子也宣公者文公妾敬嬴之子也左傳敬嬴嬖於文公而私事襄仲及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故仲如齊見齊侯而請之時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仲殺子赤立宣公叔仲死之故春秋上書公子遂叔孫如齊中書子卒下書夫人歸于齊公子遂叔孫如齊者大夫並使意在請立弑君之心兆矣曰子卒者隱之也子即子赤實弑之也曰夫人姜氏歸于齊

春秋傳私考

卷下

六

留香室開雕

見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嫡母也然齊人媚魯甘使二甥見弑其忍心害理亦甚矣姜氏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噫至今讀之猶為嗚咽襄仲之罪其容誅哉

宣公

公子遂如齊逆女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文公喪未暮年而宣公遣卿逆女非禮也然此敬嬴襄仲之謀也蓋大子亦齊出也夫人婦姜齊女也赤弑而夫人歸懼齊之見討而結婚以為自安計不暇顧其非禮矣曰遂以者權在遂而遂能以之也不曰女而曰婦貶也前此書

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此書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公羊穀梁以爲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詞非也胡氏以爲夫人与有罪焉故不稱氏恐不然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文十二年秦伐晉晉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趙穿惡史駢之佐上軍戊午秦師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襄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乃將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秦以勝歸乃皆出戰秦行人夜戒晉師史駢曰使者日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甲父趙穿當軍門呼曰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七

留香室開雕

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然則河曲之戰捷史駢之謀者趙穿也軍門之呼則穿甲共之矣放甲父而不及趙穿是趙盾有以庇之也晉法於是乎不公矣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盾安能辭其責哉

公會齊侯于平州 齊人取濟西田

春秋以來凡弑逆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故公爲平州之會所以定公位也宜稱及齊而曰會者齊忍殺其甥而立宣公非齊則宣不得立矣齊魯之罪固均也故其書法如是嚴矣哉下書齊人取濟西田則其黨之也以利而

動也尤聖人之所深惡也故貶而稱人

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宋人有弑逆之罪鄭不能奉王命以聲罪致討而乃受命于楚是以中國服於楚矣何取焉華元不曰執而曰獲者既得而復逃也按左傳華元將戰殺羊享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有私憾而使御則其及於敗也固宜

晉趙穿帥師侵崇 秦師伐晉

趙穿剽悍之徒也趙盾每用其謀用之輒敗豈其溺愛而

春秋傳私考

卷下

八

留香室開雕

智昏與我欲求成而侵人與國此狙詐小人之所爲也而盾亦爲之乎故晉曰侵秦曰伐罪穿也亦罪盾也

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趙盾亡不越竟反不討賊則弑君者穿也而盾之心實許其弑也故書曰趙盾弑其君誅心也左氏載孔子之言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愚以爲越竟乃免非孔子之言也使盾無弑之之心則亦已矣如有弑之之心則豈越竟之所能免哉心實弑之而以越竟免則是聖人教亂臣賊子以詭討幸免也何足爲春秋

天王崩

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猶三望

郊天子之祭也魯有天子之喪而亟舉郊此非禮之中又非禮也猶三望左傳曰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愚以郊望皆非諸侯之所得行者左曰不郊亦無望可也此則所未喻也曰乃曰猶見郊魯志也而不郊者不得已也僖郊而四卜不從宣郊而牛口傷卜牛而牛死此曷故哉以周公在天之靈其肯使子孫之僭竊若是耶

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謀弑逆者公子宋也子家懼譖而從之書曰歸生弑其君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九

留香室開雕

者非子家則宋不敢弑也書公子歸生與書趙盾同義陳殺其大夫洩冶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洩冶諫之曰公卿宜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告于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是洩冶以諫而死者也故稱陳書其官以著陳君臣淫刑之罪也至夏徵舒自廐射殺之而洩冶之忠益顯矣齊人歸我濟西田

濟西田我田也昔胡爲乎取賂其盟已以定位也今胡爲乎歸女于齊矣婚于齊矣又每歲朝于齊矣惠公悅其順已

故以所取田歸之于我也合而觀之齊之罪與宣等矣

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徵舒弑君法所必討列國諸侯無能興問罪之師書曰楚

人殺夏徵舒明楚之討有罪所以傷中國之無人也按左

氏楚子爲夏氏亂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

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

之能討賊故先之也然觀申叔時之諫曰夏徵舒弑其君

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

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申叔

時之能諫楚子之能納君子均有取焉所可恨者公孫寧

春秋傳私考

卷下

十

留香室開雕

儀行父從君宣淫誅殺諫臣致君見弑罪不容誅爲楚莊

者尸之於朝可也而納之于陳又使陳人用之何以示懲

哉書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公羊曰其言納何納公黨

與也左氏謂書有禮也非也申叔時之諫善矣而不及此

惜夫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經書及言晉主是戰者也晉師本以救鄭春秋於救者皆

善之此何以削而不書蓋楚人圍鄭已與鄭平矣而晉又

與之戰趙武子所謂非觀釁之師也然主戰而致敗者

子先穀也何不書先穀而書荀林父蓋林父將中軍專制

闕外者也偏裨將帥惟獻策待命而已其敢有所專乎乃不阻先穀之動而聽韓獻子趙括趙同之言又惑於鄭皇戍之說明知其敗不能自決林父不得稱上將矣其咎將安歸哉然楚莊勝鄭國而不有遇晉師而不辟憂百姓而佚寇其庶幾夫仁人之言哉

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氏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穀之罪誠當矣胡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胡氏以爲罪累上是也不慎於始以及於敗晉亦與有責矣

春秋傳私考

卷下

十

留香室開雕

宋人及楚人平

胡氏曰稱人何貶也二人私相告語而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故貶之按公羊傳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

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王曰何如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耳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耳莊公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耳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耳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愚以爲稱人者眾之詞也宋人易子析骸楚人有七日之糧

春秋傳私考

卷下

十

留香室開雕

則兩國之人皆有欲成之心而非樂於戰也故書曰人不以私成病二子也况宋人被圍之急其君臣朝暮且籌之孰矣豈待臨機而後稟命哉以此爲貶則汲黯之矯詔發倉者其罪當何如耶春秋責人甚恕二臣所全者大猶曰貶之吾不信也

初稅畝

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蓋古者什一取民猶非獲已今則履畝而稅壞法殃民自宣公始也書曰初稅畝欲後之治國者無生弊端也

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鄆舒信有罪矣為晉計者執鄆舒定潞子可也顧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吁亦甚矣故上書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甚晉也此又書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夫甲氏潞之餘種留吁潞之殘邑今皆滅之是殄其種類矣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夫文公嘗奔狄矣景公嘗女狄矣晉之與狄非他國比也狄雖伐晉及清其可報之若斯之甚乎伯宗林父士會三臣不得辭責矣
冬大有年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三

留番室開雕

胡氏日記異也似矣第宣公即位至是十有六年水旱益蠹饑饉之變史不絕書其所以譴告之者不為不顯矣而魯之民何辜哉苟非大有年則魯之黎民靡孑遺矣書之者為民幸也

公弟叔肸卒

公羊傳曰其稱公弟何賢之也賢之何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故稱弟稱字以表之也表叔肸則宣公難為兄
公孫歸父如晉

歸父如晉欲假晉以去三桓張公室也夫子曰政逮於大夫此執政之始也觀如晉之謀則三家之強將自弱也吁可懼哉

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按左傳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滅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夫東門氏當逐也不當逐之於公薨之時公孫歸父無罪也不當使之出奔於復命之日魯於是乎俱

春秋傳私考

卷下

南

留番室開雕

失之矣若歸父畢事而還成禮而去於造次顛沛而不失其正不賢而能之乎宜春秋之善之也

成公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按左傳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不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戎既平矣微而伐之非天子以信示夷狄也而其曲則在劉康公敗績不書戰所以嚴華夷之分也曰敗績于茅戎則是茅戎敗之矣公穀以為晉敗之非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
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七月
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師稱元帥詞之體也今列舉四卿何見空國以出而權在
三家也書及則主戰者在魯衛矣叙四國伐齊何貶也何
貶乎報怨與師殘民以逞非義舉也然則齊無罪乎曰召
兵之端則在齊也穀梁子曰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
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
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
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聞而語移日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下

五

留香室開雕

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夫盜藪尚有
毒況有土之卿相乎齊不能以禮處人宜其禍之及也于
鞏之戰使非逢丑父與公易位則公亦幾不免矣至使國
佐受盟汶陽歸我詎莫甚焉有國家者其尚以禮自處而
又以禮處人哉

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
人盟于蜀

列國之盟者皆國卿也其稱人何卑之也何卑爾以諸侯
之尊而下與國卿瀆盟自屈甚矣故卑之以見貶也義者
藉晉而得志於齊今又懼楚而私盟於蜀則何益哉穀梁

謂今之屈向之驕也得經旨矣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廟災三日哭禮也穀梁亦
謂新宮禰宮也三日哭其哀禮也獨緱氏劉絢曰新宮者
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
哭何禮哉愚以為焚先人之廬而哭者思先人也固禮也
此而哭者蓋宣公之服已闋官方成而主未遷已為緩矣
况從而焚之則遷主未有期矣以是為哭不亦宜乎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氏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公羊曰棘者何汶陽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下

六

留香室開雕

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胡氏則以魯稅役日重
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不知汶陽魯田也棘
魯邑也不願歸故國而願為齊民棘豈良邑哉若為稅役
之重故則齊之兵革無寧歲吾未見其能薄歛愛民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
伯同盟于蟲牢

盟于蟲牢為鄭服也叙爵而曰同盟何蓋是時天王之喪
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而列國若罔聞知不思稱侯稱
公稱伯是誰之臣子也愚叙而若無貶詞所以深誅之也
周室有土而無王此春秋之所以有作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公羊曰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胡氏從之左傳云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此言殆非也蓋止戈為武乃戡定禍亂之謂即不聽於人一戰而勝其可以謂武乎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按左傳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寤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七

留香室開雕

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疑耶夫衛聽晉命而侵宋獨稱衛者譏在衛也即下仲孫蔑叔孫僑如侵宋之意也說欲襲衛乃傾險小人之謀也向非伯宗之愛其信則晉何以自立天下哉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晉欒書帥師救鄭

鄭去楚服晉善變也楚伐而晉救之善救也欒書為帥遇申息之師而不肯聽同括之戰荀林父將中軍當于邲之役而不能制先穀之謀則欒書賢於林父遠矣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緩詞也意欲使我歸之耳晉侯於是乎有二命矣然來意在晉而歸不歸在我魯公畏晉而不能自振則其歸也亦魯自歸之耳春秋前書取汶陽田若曰取之以晉也非魯能自得之也此曰歸之于齊者若曰為晉歸之也非魯所得而專也合前後所書而觀之則依人以為固者非策之良也季文子責晉之言甚當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定王崩而魯不入吊簡王立而魯不入朝至是再逾年矣乃使王卿錫命恩寵之如何為哉書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若重為公榮者而君之不君臣之不臣俱見之矣

春秋傳私考

卷下

六

留香室開雕

晉人執鄭伯 晉欒書帥師伐鄭

鄭伯既與晉盟復受楚重賂會公于成于鄧則鄭伯信有罪矣執之稱人何鄭伯如晉因而執之則非禮矣故貶之也執其君伐其國又殺其使伯蠲晉人則已甚矣楚救鄭而不書者惡鄭也亦外楚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公至宋師矣不曰朝而曰如何非朝也公會晉伐秦而道經京師不得不朝意非朝也書曰自京師遂會晉侯則若以朝為大禮以伐秦為遂事所以存君臣之分也會伐秦

矣戰于麻隧秦師敗績而經不書何也意其有貶乎曰觀
呂相絕秦之言則晉直秦曲而秦為當伐明矣其不書者
杜氏以為時公在師既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故罪
之也

仲嬰齊卒

嬰齊者何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公子遂殺子赤
而立宣公其惡大矣公薨臧宣叔始逐東門氏歸父復命
成禮而後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
書曰仲嬰齊魯於是乎俱失之矣蓋弟不可以嗣兄父字
不可以為氏也昔周公囚蔡叔而用蔡仲故人服命討之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九

留香室開雕

公公子遂有罪絕之可也歸父既賢則不當以父故而并
逐之矣倘念其賢而傷其無後則選公孫之後有象賢者
嗣之可也奚必嬰齊哉春秋書仲嬰齊卒所以病魯也

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胡氏曰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
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
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自治而歸
之京師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眾矣未有執得其
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穀梁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

侯也非春秋討罪之旨矣按左傳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
立之子臧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
能聖敢失守乎使諸侯果請命于王戮負芻而立子臧則
王政其庶幾乎

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左傳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隕宣
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
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
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隕申宮徹備設守
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公宮秋會于沙隨宣伯使告

春秋傳私考

卷下

十

留香室開雕

邾皐曰魯侯待于壞隕以待勝者邾皐將新軍且為公族
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子晉侯晉侯不見
公公是時有國難不得已而復至晉聽邾皐之言盡出於
僞如之譖公至而不見公其悖慢甚矣書曰不見公非不
為尊諱也其曲在彼無所事諱也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而歸自京師傷天王之失刑也亂臣賊子於是
乎無所懼矣公羊謂公子喜時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
外治諸京師而為之其言自京師歸何言甚易也失其旨
矣穀梁謂歸之善者也皆非

襄公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

定王崩公會晉侯諸國盟于蟲牢簡王崩邾子來朝而晉衛來聘諸侯不知有天子久矣豈朝夕之故哉左氏以諸侯即位小國朝大國聘禮也然則奔天子之喪獨非禮乎孟子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是也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鄭反覆傾險之國也今日從晉明日從楚惟利是貪而不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三

留香室開雕

顧分義故不受楚師則受晉師而歷國動眾伐鄭為多故此會于戚伐鄭也遂城虎牢據險也虎牢鄭地也不繫之鄭者外鄭於楚也若曰此吾國中之險耳非責鄭之不能有也公羊以為諱中國諱伐喪歸惡於大夫皆未必然附錄

按左傳晉侯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于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

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君子謂魏絳能為君行法晉侯能容臣守法胥善矣

城費

季文子相三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其魯三家之良者乎及季孫宿繼行父為政未卒喪而遂城費雖羣小之謀亦季氏之欲張私室也書曰城費不當城也在家為不孝在國為不忠君子曰強則必僭僭則有天刑焉三桓之子孫微矣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三

留香室開雕

伯莒子邾子于鄆 陳侯逃歸

楚圍陳矣于鄆之會正以救陳也何以不書救因其逃歸則不必救矣陳侯何以逃按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夫諸侯為陳會也陳侯舍而逃之是自絕中國而甘歸夷狄也書曰逃歸賤之也不齒之於冠裳也然陳侯懼楚矣二慶扶其君以從楚矣使諸侯怒而從之移于鄆之師以伐陳陳其何辭以復拙矣哉陳之君臣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伐鄭討侵蔡也無故侵蔡而獻捷于會是怒楚也楚伐鄭而晉人不救之何鄭不往告也不往告何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驕子展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嗚呼保國安民其道詎止此乎故方與楚平而晉侯帥諸侯以見于城下矣由是晉伐鄭而盟于戲楚伐鄭而盟中分晉復會伐鄭而戍虎牢師牛首兵連禍結歲無寧日所以然者知謀人而不知自治也初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三 留香室開雕

鄭人皆喜獨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有味哉

春王正月作三軍

大國三軍古之制也魯有三軍舊矣書作三軍何作者始事之詞見非魯作也未作三軍則三軍在魯既作三軍則三軍在三家矣魯公無民而三家僭竊實自茲始也故夫子謹書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會于蕭魚許鄭會也不言鄭者上書伐鄭下書會于蕭魚則鄭不待言矣胡氏曰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不知自此以後鄭不敢背晉者二十四年則自盟鄭以來惟此會為可信耳按左傳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諸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其真有道之言哉

春秋傳私考 卷下

十四 留香室開雕

季孫宿叔老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蕞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使舉上客詞之體也此何以書叔老蓋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以有叔老在也一介之使而足為國之輕重故夫子錄其賢而不沒其名也謂不得君命使人之體似過深矣是會也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為伐楚之喪也其有禮哉

已未衛侯出奔齊

春秋不書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曰衛侯出奔齊胡氏之論當矣按衛侯臧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嬖之子衎以為太子衛侯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哀

也不酌飲嘆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
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
之無不聳懼夫衛侯行之不終夫人已預見之矣十八年
而出奔亦已幸矣此胡氏所以爲端本澄源之論也然則
孫林父寧殖無譏乎觀寧殖將死謂其子曰吾得罪於君
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則其罪已昭昭暴
著於天下矣又豈待貶絕而後見哉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溴梁 戊寅大夫盟

按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大夫也何言乎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五 留香室開雕

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乎偏刺天下之大夫
君若登旒然穀梁氏曰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
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
臣也胡氏之論正出於此魯國衰弱豈惟三家而三卿分
晉幾亦兆矣聖人筆削其意義固深且遠與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十四年范士句會吳于向數吳之不德者爲其伐楚喪也
茲侵齊至穀聞喪而還故君子謂之有禮公羊氏曰還者
何善詞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
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當矣若

穀梁氏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
善則稱君過則歸已則民作讓矣士句外專君命故非之
也以此責人則爲善者阻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蔡公子燮欲從先君踐土之盟背楚而卽晉其謀當矣蔡
人殺之罪在蔡人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惜之也公子
履出奔楚罪之也左氏曰書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
民同欲也矣

邾庶其以漆聞止來奔

以地來奔與受其奔地其罪不言而自見矣按左傳邾庶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五 留香室開雕

其以漆聞止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重賜於其從
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
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
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
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
能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
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
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
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臧紇此對其得夫子雖賞
不竊之旨與穀梁曰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是惡

受之者又甚於奔矣其旨深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夫欒

盈一逐臣耳至兩會列國之君晉其輕舉矣欒書晉之勳舊也錮其孫而不念其世勳晉其寡恩矣一舉兩失晉德

其下衰乎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初出奔逋臣耳復入于晉入曲沃則叛臣矣曲沃欒氏之食邑也曲沃人戀欒氏之私恩願得欒孺子而為之死則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下

三

留香室開雕

曲沃亦為叛邑矣書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甚逆之詞惡之也故復書晉人殺欒盈公羊氏謂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穀梁氏謂惡之弗有也當矣

附錄

左傳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

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穆叔之對深有以破宣子之陋矣然愚以為立德為上立言次之立功又次之蓋功被一時者終不如言垂百世也

齊崔杼弑其君光

按左傳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古之為史也如是夫吳競其庶幾乎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崔杼弑君人人得而誅之晉會列國于夷儀宜其聲罪致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下

三

留香室開雕

討置君而後去之可也乃受齊賂而許其成晉何以為盟主然則罪晉可也書曰諸侯同盟何夫以堂堂諸侯乃無一能倡義者則亦惡用與國為書曰同盟所以同貶之也衛甯喜弑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衎

復歸于衛

衛剽以公孫非次而又未有說焉亦曰弑其君何蓋剽殖所立也殖也立而喜也弑惡得不謂之弑君既奉為君則名義攸係可得而逐乎亦可得而弑乎然林父甯殖同於出行而立剽者也殖將死猶畏諸侯之策命甯喜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而孫林父則以戚如晉書曰孫林父入于

戚以叛則其情罪又浮於殖矣左氏曰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春秋不去其爵不書其名此則名於復歸何益不名於始所以望其歸也名之於終所以著其罪也使於出奔而名之是爲君者可得而逐也非所以正名分也使於復國而不名之是爲君者可得而肆也非所以正本源也聖人之爲戒深矣然當是時衛有蘧伯玉在方孫林父之入告也則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及甯喜之將復獻公也復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君子處無道之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七

留香室開雕

邦全身遠害其道當如是也

宋公殺其世子痤

世子君之長子國之儲貳也無罪而見殺故稱宋公稱殺稱世子若宋平者可謂君不君父不父矣按左傳芮司徒女棄長而美共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媿太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

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眊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然則太子之死伊戾謀之左師成之也獨書宋公者行其譖也語曰物先腐而後蠱生之人生疑而後問人之使非芮棄之嬖則伊戾讒言何聞而入心焉一蠱雖父子骨肉且不能保況其他乎吁可懼哉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甯喜有罪乎曰有罪何罪曰罪在弑剽然則書衛殺其大夫何曰喜於剽則有罪於衛則有功况殺之不以其罪乎公羊子曰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三

留香室開雕

爲殺甯喜出奔也曷爲爲殺甯喜出奔甯殖病將死有遺命欲納獻公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吾欲納公何如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曰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味雉彼視則鱄之去其病失信於甯喜而去乎書曰衛侯之弟鱄罪衛侯也未入而弟爲推輓既入而弟遂出奔十二年淹恤在外畧無怨艾悔悟

之心疾疾而不知懼何以入為不去禍將及已矣鱣豈徒失信去哉故穀梁子曰鱣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穀梁子曰溴梁之會諸侯在不曰諸侯之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為之會也得之矣胡氏以為聖人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恐未必然

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如楚為宋之盟故也楚子昭卒而 公反宜也諸大夫

春秋傳私考卷下

三

留香室開雕

贊公以行其危道乎按左氏楚人使公親禴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禴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公還及方城懼季氏而不敢入方脫虎口而芒刺在背何其危哉穀梁子曰喜之也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信矣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私孰甚焉鄭子太叔見太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

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君子於是知晉德之衰矣穀梁氏曰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是徒知城杞矣而不知所以城杞者曷故也

吳子使札來聘

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札其季子也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諸樊曰今若是迨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

春秋傳私考卷下

三

留香室開雕

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諸樊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夷昧之子僚即位諸樊之子光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而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公羊謂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札者何季子

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
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
子者必使子也穀梁子曰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
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
其名成尊於上也獨胡氏曰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
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為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
法焉愚竊以為不然聖人宅心甚厚待人甚恕賢如季子
聖人即不與其為中道顧肯因其來聘而深貶之耶吳子
使札來聘亦因事而直書之耳非有所褒貶於其間也若
以去公子為貶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者抑將為褒耶若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下

留香室開雕

以吳稱子為褒則楚子使椒來聘秦伯使術來聘抑亦藉
椒與術為重耶聖經明白正大不必深求而過為之說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不稱大夫罪良霄也稱鄭人何衆殺之也良霄子哲爭則
殺良霄者子哲也何以稱衆殺良霄自許入于鄭以伐公
門則將滅國矣故書鄭人討賊之詞也

昭公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
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號之會尋宋之盟也然楚人之請舊矣盟于宋詐晉而駕

娶於鄭將以衆逆挾詐恃強何以爲中夏王楚以詐晉以
信故春秋每書必先趙武君子知楚之不能有加於晉矣
三月取郟

叔孫豹猶在會而季武子伐莒取郟危哉豹也難將及魯
矣向非叔孫之對趙孟之請豹其能免於執魯其不受楚
師乎書取郟譏季孫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有寵於桓公耳未有罪也其母曰弗去懼選則必有以
窺景公之微矣以一母弟不能相容故書曰秦伯之弟出
奔罪秦伯也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下

留香室開雕

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此春秋之常詞也不可盡以爲累上也公孫黑負三罪死
之晚矣初畏其強而不之討投鼠而忌器也今將作亂疾
作而不果則殺之宜矣若以幸勝爲累上非春秋討罪之
旨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魯國削弱事大惟恐不恭襄公在楚逾年而幾不得歸昭
公如晉至河而復不得入不曰不得入而曰乃復爲魯諱
也所以罪晉也穀梁子曰恥如晉故著有疾也公如晉而
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爲君弱而臣強

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此楚子專會諸侯之始也會莫醜於此矣楚度弑麋自立中夏之所必討也不惟不敢討乃使諸侯從之至與淮夷同會焉是中夏反不能主會也晉其微矣所幸者猶有魯衛曹邾而不與斯會乎自楚度會申而志益汰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鄆城竟莫校觀其數齊慶封之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弑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祭

春秋傳私考

卷下

重

留香室開雕

然皆笑王使速殺之以亂討亂亂且不服况相率以事亂乎吁悲哉

春王正月舍中軍

前書作三軍執作之季氏作也此書舍中軍執舍之季氏舍也作三軍而公家分爲三舍中軍而公家分爲四魯公若贅旒爾昭公不得善其終不待乾侯而後知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公羊曰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及防茲以大及小也夫他國之臣以地來奔是

叛臣也受之是納叛矣不待貶而自見者也女叔齊論魯公曰奸大國之盟凌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意蓋指莒也雖然其季孫之謀乎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招者何陳侯之介弟世子之叔父也以陳侯之弟而殺陳侯之子忍心害理罪不待誅矣胡氏以陳侯爲先親親之道則周公使管叔監殷者非與陳侯之罪在於二妃之嬖公子留之寵不在於以招爲司徒也穀梁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得之矣

夏四月陳災

春秋傳私考

卷下

美

留香室開雕

楚滅陳夷於屬縣陳已亡矣猶書陳災何不與楚滅陳也公羊曰其言陳災何存陳也穀梁曰災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深得聖人興滅繼絕之義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帥

師圍蔡冬十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蔡般弑父自立已十有三年于茲矣而未聞興問罪之師者世無桓文也楚子不聲其罪乃誘而殺之于申豈天討乎故公羊氏曰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蔡般既殺置君而去猶之可也乃使棄疾圍蔡又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于岡山則肆行暴虐抑已甚矣故稱執惡

楚也稱蔡世子存蔡也以度滅蔡是以暴易暴也故曰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

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厥慙之會謀救蔡也不書救蔡者不果救也不果救何懼

楚也蔡般可殺而蔡不可滅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

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矣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於此可以見晉楚之強弱矣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春秋傳私考 卷下

留香室開雕

比之歸虔之弑皆觀從棄疾之謀也而歸獄於比何比貪其位而受其立也比既立矣則殺比者宜曰弑其君而稱

殺公子比何不與其為君也公子比聞變自殺而曰棄疾殺之何棄疾志也要之楚虔弑麋則楚比弑虔天下未有

弑君自立者而能保首領以終也虔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子也亦如予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

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

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五月辛亥

王綏於平尹申亥氏則虔之不保皮亦自圖之矣倘所謂天道非耶

天道非耶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與盟

按左氏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

何患焉告之以交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若庸多矣非藉天子之老則無以成其盟矣且叔向之謀曰諸侯不可

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是以兵威脅諸侯也棄德恃威其誰不貳齊之盟非齊志也魯同會

春秋傳私考 卷下

留香室開雕

矣書公不與盟何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辭曰寡君有

甲兵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噫是何言也堂堂晉

魯而自齒於牛豚晉可量矣則平丘之與不與於魯固無榮辱也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非不為魯諱也見盟不足與

也穀梁曰公不與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非矣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廬者何蔡隱太子有之子也吳者何陳悼太子偃師之子

廬者何蔡隱太子有之子也吳者何陳悼太子偃師之子

卷下 留香室開雕

也陳蔡滅矣盧吳何以有國棄疾封之也書歸何陳蔡其所自有非虔之所能滅亦非棄疾之所能封也故書歸若復其故國然此聖人與滅繼絕之意且不使楚得制諸夏也公羊曰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曰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合而觀之其義備矣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按左傳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泄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泄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愚以為禘于武公非禮也赤黑之祲其天示之譴與武公不敢享矣叔弓以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五

留香室開雕

泄事卒咎之徵也去樂卒事禮之末也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初有星孛于大辰禪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茅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夏五月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禪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亦不復火蓋四國之火天也象可占也鄭不復火人也變可消也故曰人定亦能勝天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徹以為待放是也待放而後出奔禮也稱公孫會書其實也無貶也胡氏以為為公

子喜時之後而賢之則鑿矣其論出於公羊氏曰奔而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善善及其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子臧則諱及其裔季札則貶加其身非春秋之旨矣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衛侯之兄親也以母兄而為盜所殺罪累及乎衛侯矣然殺公孟者齊豹也陰謀而計殺之則是盜而已矣故書曰盜如書盜寶玉大弓非不知其為陽虎也如綱目書盜殺韓相俠累非不知其為毒政也胡氏以為聖人歸獄於宗魯則以對琴張之言誤之也夫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

春秋傳私考

卷下

卑

留香室開雕

女何吊焉蓋不與宗魯之死非以盜殺之盜歸宗魯也宗魯受齊豹膏養之恩而不以告公孟是雖死不足以償其罪也若以春秋歸獄於魯則非矣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莖景王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

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

上書天王崩下書王室亂則王室之亂景王致之也王太子壽已卒矣則序次當立者王子猛也而王顧寵王子朝

焉故劉盼單旗則欲立猛而王子還樊頃子則欲立朝此王室之所以亂也稱亂止於王室者蓋當時京師之外王不得而主焉則其所亂者亦只在王室中耳非能及於天

下也劉子單子所輔者正曰以王猛者權在劉單猛而稱王者與其當立也既與其當立而卒曰王子猛何未成其為君也左傳曰不成喪也公羊曰此未踰年之君也是矣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稱天王著其有天子也書尹氏立王子朝則立子朝者尹氏也非共主也其立不當立見矣

叔孫舍至自晉

前書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矣稱人稱執貶之也稱行人叔孫舍賢之也此書叔孫舍至自晉危之也又幸之也行入如舍足以重魯矣

春秋傳私考

卷下

聖

留香室開雕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而無美詞何王室之亂至是已四年矣而諸侯環觀坐視無有與一旅以靖其難者危不持顛不扶則將焉用彼相哉按左傳鄭子太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恥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懼乃徵會於諸侯會于黃父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晉主盟中夏尊周其首務也使非子太叔之言范獻子其有憂乎輸粟具戍皆臣子之當為也不加泄泄之罪足矣又何美之云

有鸛鶴來巢

有者昔無而今有也來者此無而彼來也有鸛鶴來巢異之也胡氏以為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是矣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鶴之君出辱之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鶴踈踈公在乾侯徵褻與襦鸛鶴之巢遠哉遙遙弔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鶴鸛鶴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鶴來巢其將及乎信斯言也則國家之禍敗一定而不可逃與識者當有以辨之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

春秋傳私考

卷下

聖

留香室開雕

之罪不彰何曰季氏專魯久矣其無君之罪固不待貶絕而自見也然公與有責焉初公欲去季氏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公退之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叔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使公能聽子家之言從季氏之請則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惟不自振於平時而欲驟除於一旦禍之及

217 B

也不亦宜乎况出奔至齊齊侯唁公于野井喜于社之致而不以失魯為憂則乾侯之死君子已預覘之矣故書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若不繫之季氏然春秋之意微矣

公至自齊居于郕

公初奔齊故書至自齊齊取郕故書公居于郕魯公所有也郕魯邑也而曰居于郕則專魯者誰也而季氏之不臣見矣

夏公圍成

圍成者齊師也不曰齊師而曰公者惡齊也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梁邱據乃受申豐之幣錦曲為讒言以惑景

春秋傳私考卷下

聖 留香室開雕

公公從之則圍成者非齊志也然則昭公無貶乎堂堂魯國公不得而有之至借師以圍一邑是謂君不君臣不臣其罪具見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按左傳王起師于滑在郊遂次于戶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嚳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曰以者尹氏諸人以之也則奔楚者非子朝志矣尹氏召伯毛伯稱氏稱爵而不名何見其族之大人之眾非一人所能為也胡氏傳極妙

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會于扈合戍周且謀納公也謀納公公何以不入晉士鞅止之也士鞅何以止受賂於季孫也觀其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脫甲執冰以游魯公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公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春秋傳私考卷下

聖 留香室開雕

夫觀士鞅之言論強弱而不論是非論天道而不論人倫非直受季孫之賂且亦心季孫之心也三卿分晉茲其機與

鄆潰 公在乾侯

鄆魯邑齊取之以居昭公者也鄆何以潰穀梁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嗚呼居國而見逐居鄆而鄆潰則公之為君可知矣客寄乾侯窮無所入為君至此亦可哀矣明書于冊則君臣之惡不待貶而自見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淹恤在外已八年矣齊晉欲入公而終不得入者意如不肯入也觀季氏對荀躒之言曰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聽其言若卑辭待命然會于扈則意如貨士執會適歷則士執私意如而晉君皆不得知焉謂季孫不知其罪可乎哉至公客死乾侯則季氏之罪通于天矣

定公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

春秋傳私考卷下

聖 留香室開雕

昭公

公以十二月薨而喪以六月至又六月而定公始即位則是君死猶不得入而定公之立亦必待意如之命而後敢也春秋詳書于策所以誅亂賊以戒後世者情見乎辭矣及公之將葬也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鸞曰吾欲爲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觀季氏之惡君無已其能以有後於魯乎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

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是舉也天子之老在且會十八國之師謀伐楚也何伐楚爲蔡侯也蔡侯以一表而不與子常乃留楚三年其爲不道甚矣蔡侯歸而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則奉王命行天討孰有正於此者乃書侵楚何按左傳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疢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晉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於是乎失諸侯無功而還夫晉

春秋傳私考卷下

聖 留香室開雕

貪賄之國也士執受季孫賂而荀躒不入魯公苟寅求蔡侯貨而獻子不果伐楚皆晉國之辱也故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觀晉所爲與楚子常等耳春秋安得不深惡之哉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舉楚師敗績

吳而稱子進之也何進乎救蔡也不書救蔡何曰蔡侯以吳子則不待言救矣夫吳強大之國也蔡何以能以之公羊氏曰蔡昭公朝楚楚囊瓦求美裘弗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

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則吳之師是蔡以之也昔請師于晉而晉以賂阻今求救於吳而吳以師從春秋既惡晉則與吳之情見矣

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此宋行人也何以執於晉聘晉也執行人者晉侯也何以稱人貶之也何貶爾按左氏樂祁犁聘於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楸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楸賈禍弗可爲也范獻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下

聖

留香室開雕

二君不可以不討也乃執樂祁然則樂祁之執以范氏之私怒也以私怒執行人故貶而稱人

盜竊寶玉大弓 得寶玉大弓

公羊傳曰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季氏之宰惡乎得國寶而竊之左傳謂陽虎將伐三家而伐之弗勝陽虎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非陽虎有也取之以出是盜而已矣穀梁曰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既竊矣又何以復得陽虎歸之也得之云者既失而復得之幸之之詞也蓋寶玉大弓諸侯之守以示孝也一旦入於盜人之手則將何以見於宗廟故失之書

得之書重之也

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平矣而復會者所以成其平也按公會齊侯于夾谷孔某相具左右司馬以從犁彌言於齊侯曰孔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下

聖

留香室開雕

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使寡人得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知已過則謝之以質耳於是歸鄆謹龜陰之田夫鄆謹龜陰之田陽虎以之奔齊者也書曰齊人來歸非強取之也乃齊人自以之來歸也齊人可謂服義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郟

圍郟何叛也孰叛之侯犯也侯犯家臣耳一旦以師叛至

勤二卿之師兩圍之而不克則家臣強於大夫矣大夫強而公室弱家臣強而三桓微理之自然無足怪者然叔孫州仇聘於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邠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做邑際故敢助君愛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嗚呼魯不令之臣孰若三家州仇知家隸之不令於已曷亦思已之不令於公朝哉可嘆夫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邠費成三家之私邑也三家厚自封殖故三都甚完固此

春秋傳私考

卷下

癸

留香室開雕

其墮之何制於家臣也左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邠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然則三家之弱魯者此三都也而其受制於家臣者亦此三都也仲尼墮都正之以禮也以禮為國不惟三家安而魯亦賴以固矣此聖人之政也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晉君之失政久矣晉臣之不睦亦有年矣趙鞅士鞅荀躒荀寅受賂行私自圖封殖叛晉之兆識者已預見之矣趙鞅入晉陽拒范中行也春秋以叛書者誅其意也荀寅士吉射入朝歌初以韓魏之譖乃不聽齊高疆之謀而遂伐公則其罪無所辭矣君父無將而況於伐乎三卿皆叛自其事而論之則趙鞅宜從未滅故下書晉趙鞅歸于晉韓魏為之請晉侯許其歸而後敢歸猶繫之晉者未絕之也曰歸於晉者順辭也此許人改過自新之意見春秋之公恕也若荀寅士吉射而敢於伐君雖欲為之請亦不能為之辭矣

春秋傳私考

卷下

辛

留香室開雕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衛世子也何以出奔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緞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南子宣淫世子羞之是也顧可命陽速殺之乎時靈公尚在蒯聵當有以處之觀之凱風七子而不怨則蒯聵出奔聵之自取也靈公不待貶矣

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書滅胡惡之也以胡子豹歸則又甚矣書楚子何胡亦有罪也豹書名何失國也左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胡氏以為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則是與楚子之滅胡也豈春秋之旨哉

哀公

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邾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三卿並將自將也非魯使之也取邾東沂西田歸之三家

春秋傳私考 卷下

至

留香室開雕

也非歸之魯也與師伐國而君不與聞三家之僭不改其舊矣穀梁曰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胡氏以為季氏德二家故以歸叔仲而不取或者其然乎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穀梁曰此衛事也先齊國夏何子不圍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胡氏以為治其黨與不若穀梁之為親切有味也公羊氏曰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拒之也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

此說殆不然蓋靈公未嘗有命廢蒯聩亦未嘗有命曰必立輒也按左氏靈公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汝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郢必聞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則輒之立也非君之命明矣安得謂以王父命辭王命哉前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於戚納者難辭也稱世子未絕於衛也不繫戚於衛者未入於衛也合前後所書而觀之則春秋之不與輒也明矣然則衛當誰立乎先儒口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此不

春秋傳私考 卷下

至

留香室開雕

易之定論也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此皆毀廟也其宮何以存不當存也不當存而存則其災也有由矣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聖人之言有深意矣

矣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圍蠻蠻氏潰蠻子赤奔晉是以窮來歸也乃聽上茨之請以計執蠻子何其醜哉故晉書人惡之也曰歸于楚若尊楚然其所以卑晉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陽生當立也何不稱公子非君命也不子之也弑君而歸罪
陳乞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
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
之是立茶者陳乞也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子
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
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
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於是使力士舉
巨囊而至于中雷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闔然
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
面再拜稽首而君之則是立陽生者亦陳乞也陽生立則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三

留香室開雕

茶弑矣安得不歸罪於乞

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邾何罪哉伐邾入邾以其君來其暴甚矣春秋不書滅邾
而曰入邾不書執邾子益以歸而曰以邾子益來雖曰諱
之實有不可得而諱也

吳伐我

吳伐我為邾故也克東陽舍蠶室獲叔子而盟于城下經
皆不書為魯諱也伐邾入邾徒受惡名而遠召吳兵所喪
不已多乎謀國者可以監矣

歸邾子益于邾 齊人歸謹及聞

以邾子益來罪在魯也歸之于邾善其歸也邾子齊出也
邾子歸邾則謹聞歸我解怨釋讐利莫大焉然則利人之
國而不自謀其國者何益哉

公會吳伐齊戊戌齊侯陽生卒

吳嘗盟我城下矣齊常歸我謹聞矣今乃會吳伐齊則此
在我矣據事直書貶自見也齊悼公死於弑而以卒書何
胡氏以為猶鄭伯髡頑弑而書卒不忍以吳楚之民加中
國之君也信矣

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楚伐陳宜中國諸侯救之也然卒無有能修方伯連帥之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三

留香室開雕

職者惟吳延州來季子救陳焉春秋書救善之也稱吳不
稱子見救在夷狄而貶在中國也

齊國書帥師伐我

魯無故會吳伐齊矣則齊之伐我非過也然皆三家之謀
也三家實無能焉齊師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有曰齊師在
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
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
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
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又何患焉銳師壓
竟旁皇無策吳伐魯而不恥盟齊伐魯而不能戰三家之

賜亦甚矣五月復會伐齊不度德不量力固春秋之所惡也

甲辰孟子卒

按左傳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取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公羊曰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取同姓蓋吳女也書孟子而稱夫人則讀之者必求其故雖曰諱之實有不可得而諱者矣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公羊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五

留香室開辦

不與吳之得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詞也盡之矣

於越入吳

吳雖太伯之後然入于夷俗久矣一旦恃強而憑陵中國故入吳入楚伐齊伐魯自以為可以主盟諸侯矣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栢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是謂螳螂捕蟬而不虞黃雀之在後也書之可以為貪兵無已者之戒矣

春西狩獲麟

麟鳳聖明之瑞也伏羲舜文作而鳳凰出夫子春秋成而

麒麟至此理之所有也而非庸眾人之所能識也公羊曰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反袂拭面涕沾袍則非所以論聖人矣穀梁曰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其用意亦深且遠矣

春秋傳私考

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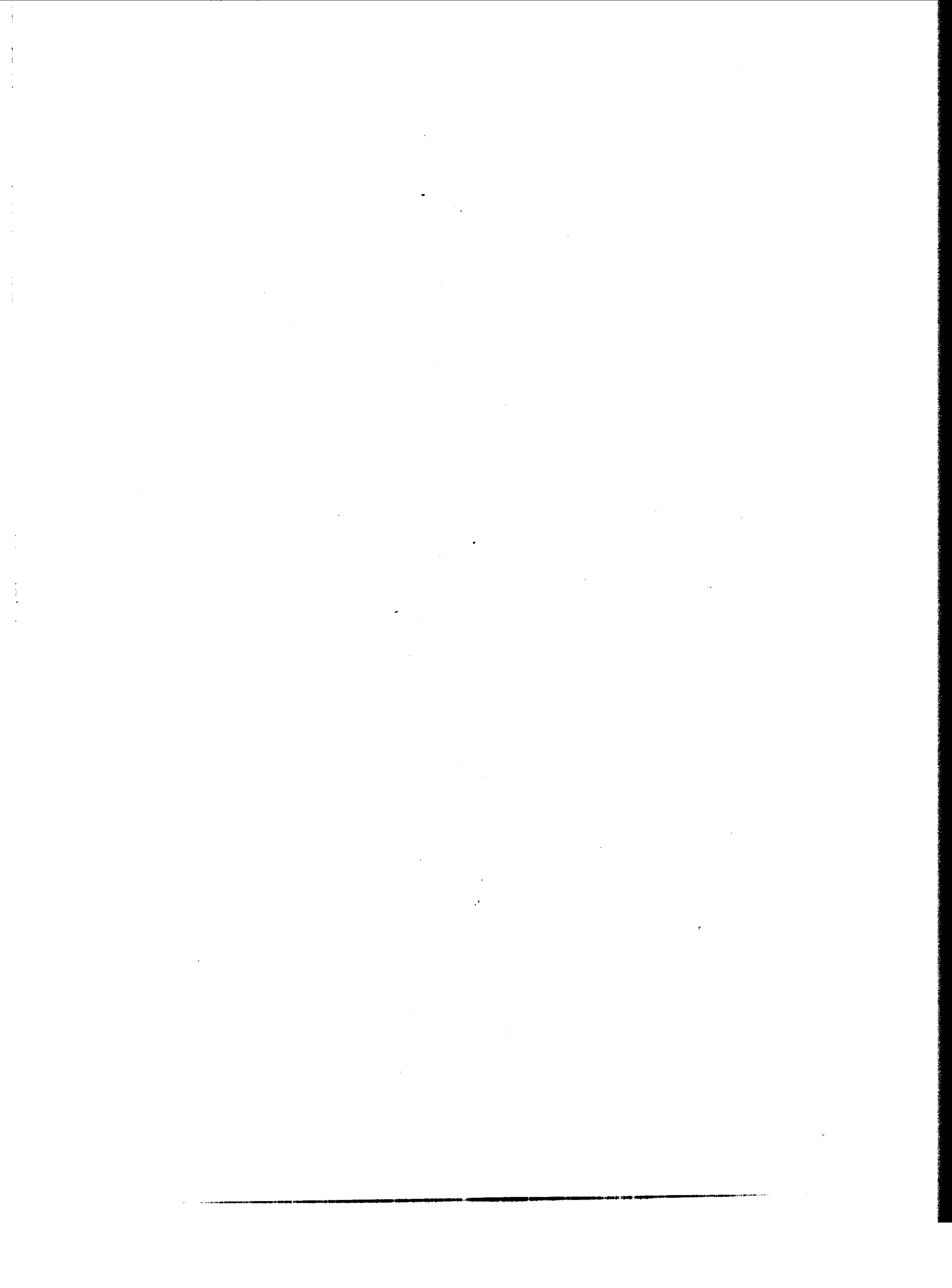
五

留香室開辦

春秋傳私考 卷下

此吾邑先輩徐伯源所著也伯源中嘉靖進士官給諫外補僉事以不能從俗俯仰遽解組歸一時風采凜然是書爲讀春秋而作於三傳及胡氏傳之異同者間附論斷於胡氏刻深之處尤多所糾正持論尙無偏黨萬曆丁丑其子繼芳曾以活字板印行而顛倒舛誤至有不可句讀者因屬東巖太守以四傳原文互相檢校重付梓人以復其舊以永其傳云爾嘉慶庚午中秋同邑後學祖之望題後

春秋四傳糾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春秋四傳糾正一卷

國朝俞汝言撰康熙丙辰汝言春秋平義始脫棄是歲之夏復續作此書以綜括大旨相傳其晚年失明口授而成之者也書中摘列春秋三傳及胡安國傳之失隨事辨正區爲六類一曰尊聖而忘其僭計八條二曰執理而近于迂計十五條三曰尙異而隣于鑿計二十三條四曰臆測而近于誣計四十三條五曰稱美而失實情計八條六曰摘瑕而傷缺刻計六條末附春王正月辨一篇申左氏公羊孔安國鄭元之說明周正改時改月春秋正朔皆從周其中如華督奪孔父之妻齊桓因蔡姬而侵蔡史家簡策相傳必有所據卽就傳文而論亦無以斷其必不然汝言皆以爲臆測近誣轉未免自蹈臆測又公羊衰齊襄之復仇因爲謬戾然紀侯等齊哀公于周至于見烹則實有其事汝言乃謂語言之故不足爲仇亦不甚可解至春王正月辨中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春秋類

一

世楷堂藏板

謂左傳王周正月句王周二字猶漢稱皇漢宋

稱皇宋之義則不知正月正歲竝見周禮兼用

夏正實亦王制故特言王周正月明非夏時無

庸牽引漢宋橫生曲說又一行衛朴推驗春秋

日食皆合于建寅一條汝言無以難之遂泛謂

不足深據不知日月交食推朔望不推時令建

子建寅食限無殊一語可明亦不必顧預其說

如斯之類雖或閒有小疵然六類之中大抵皆

立義正大待論簡明一卷之書篇帙無幾而言

言皆治春秋者之藥石亦可謂深得經意者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春秋類

二

世楷堂藏板

昭代叢書丙集補卷一

吳江 沈林惠 翠嶺 輯

春秋四傳糾正

秀水俞汝言石吉著

一曰尊聖而忘其僭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胡安國傳曰春秋立文兼述作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于人者又曰周人以建子為歲

昭代叢書

丙集補

春秋四傳糾正

世楷堂藏板

首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仲尼以夏時冠周月垂法後世

按春王正月周制則然非自仲尼始作匹夫無位而可以改正朔乎欲以正天下而自干僭上之罪乎

隱公三年宋公和卒 胡氏曰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諸侯何以書卒周室東遷諸侯放恣聖人奉天

討以正王法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

桓公二年滕子來朝 胡氏曰滕侯爵降而稱子

者桓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已不能討又先鄰

國而朝之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 七年穀伯綏來

朝鄧侯吾離來朝 胡氏曰桓天下之大惡也穀伯

鄧侯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

僖公二十有三年杞子卒 左氏曰杞成公卒書曰

子杞夷也杜預以謂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

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于其卒以文貶之

昭代叢書

丙集補

春秋四傳糾正

世楷堂藏板

按黜陟諸侯天子之事周衰天子建空名于上未

聞黜一小國滕薛之稱侯稱伯稱子是自貶損以

便職責非時王所貶仲尼亦因其自稱而書之而

曰朝桓而貶且名因告喪而不與其為諸侯因用

夷禮而以文貶之是天子仲尼也不過因孟子春

秋天子之事一語誤之孟子謂所書者天子之事

而不謂所行者天子之事也安得執詞以害義使

仲尼為僭分越禮之首耶

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舍且賵 王使召伯來會葬

胡氏曰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成風以妾僭嫡王使大夫歸舍且賙又使召伯來會葬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故不稱天以謹之

按使命得失直書于策而自見何待削天王之號且天王而可削春秋可不作矣趙鵬飛曰闕文近之

二曰執理而近于迂

隱公四年衛人立晉 左氏曰衛人立晉眾也公羊曰立者何不宜立也其稱人何也眾立之之辭也眾

昭代叢書

丙集補

春秋四傳糾正

三

世楷堂藏板

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穀梁曰立者不宜立也賢則其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胡氏曰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于先君上不稟命于天子故春秋于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于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

按州吁弑立踰年天討不加石碣大義滅親殺諸濮而立晉天下其多其能討叛而反正故書曰衛人立晉而公穀特發不宜立之詞而曰賢而不正然則孰爲正乎文定因之有不承國于先君不稟

命于天子而罪衛人以擅置其君罪晉以專有其國先君弑矣何所承命四國黨州吁天子置而不問稟命而立安知不更有方命如後之放黜牟者乎以是知成人之美不易得于君子也東山趙汭曰以不稱公子爲惡王子朝豈宜立者乎

莊公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 左傳公子偃曰可敗也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邱齊師乃還 胡氏曰齊宋輕舉大眾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

昭代叢書

丙集補

春秋四傳糾正

四

世楷堂藏板

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忿交譏之 僖公元年季友敗莒師于鄆獲莒擘 公羊曰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給 胡氏曰抑鋒止銳喻以辭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于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故以季友爲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文公十有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胡氏曰前年秦師來伐晉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爲此役故不以晉爲主惟動大眾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

按辭命退師必因展喜犒師受命展禽齊師引退之事而爲此言然安有不修兵甲而專恃辭命之理一之爲幸其可再乎又謂莒師使知不縮而引去設不引去又將何施河曲亦然俱屬迂論也

莊公十有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穀梁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也舉人眾之辭 胡氏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桓非受命之君諸侯自相推

昭代叢書

丙集補

春秋四傳糾正

五

世楷堂藏板

戴以爲盟主是無君也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眾與之也 僖公十有九年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二十有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二十有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按齊侯稱爵四國稱人予之爲盟主也穀梁以桓非受命之伯疑之曰可矣乎未也有眾欲推戴之意猶可也而胡氏以諸侯爲無君四國稱人爲誅

始亂不已俱乎北杏之後惟宋襄曹南之會晉文城濮之戰書法同至楚成圍宋楚稱人陳蔡鄭許稱爵與此全反然後知北杏之會予桓爲盟主也 莊公十有八年公追戎于濟西 公羊曰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 穀梁曰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 胡氏曰書追者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 僖公元年夫

昭代叢書

丙集補

春秋四傳糾正

六

世楷堂藏板

人氏之喪至自齊 左氏曰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昭公五年舍中軍 公羊曰舍中軍何復古也 穀梁曰貴復正也 按濟西之追殊無足異公羊以追戎二字爲美大其中國之追已屬賒緩齊桓殺哀姜千古快事而左氏譏其已甚羅喻義曰左氏之所謂從人竟從誰也至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作與舍皆季氏公室徒虛名耳他日公臣三耦不備取諸家臣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于季氏公穀不考事實而曰復古復正豈真舍三

軍而復二軍之舊乎迂亦甚矣

寧公三年蔡潰遂伐楚 胡氏曰楚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書遂伐楚譏其專也

按楚自敗蔡伐鄭以來強暴滋甚齊桓圖伯二十年遠結江黃近控七國始空侵蔡伐楚之師不基重哉而以不請命天工譏其專伐豈蔡潰之後東甲而旋乎吾知非真惡桓而云然不過以當時諸侯知有伯主而不知有天子特借書法以明大義耳然何以處桓也

昭代叢書

丙集補

春秋四傳糾正

七

世楷堂藏板

成公二年取汶陽田 胡氏曰汶陽之田本魯田也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得其故壤而不請命于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

按汶陽雖魯田而以當鞏之戰同于取非其有不法為過也而曰請天王以正疆理亦儒者尊王之恆詞而未暇審當時之勢所謂近于迂闊者也

三曰尚異而鄰于鑿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以後至十有一年俱不書正月 公羊曰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于桓故不有其

正月也 穀梁曰隱十年無正月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 定公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公羊曰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 穀梁曰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公之始非正始也

按二傳之論甚精然史策之舊實不關聖心也元年正月書即位仲尼削之以見隱之志以後記事或以春或以二月三月者隨事而書無容心也當與桓無王竝非有意削去定公六月即位事在三

昭代叢書

丙集補

春秋四傳糾正

八

世楷堂藏板

月故書春王三月邵文莊高文憲論之甚晰可無容贅至隱不爵大夫桓無會秦楚吳莒無大夫皆穀梁氏之說均可置而弗問也

隱公二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杜注子帛裂繻字 桓公二年及其大夫孔父 左氏曰孔父嘉為司馬 穀梁曰孔氏父字也左氏曰父名也 五年州

公如曹 六年春實來 穀梁曰實來者是來也 公羊曰猶是人來也杜注實州公名也胡傳因之 按名之與字非可以意而為之子帛為裂繻字似

矣而大夫居國君上春秋無是法也則字亦非確也孔父名嘉見諸傳者甚明文定以爲名父蓋以君名于上不應臣字于下義固然矣而父之爲名終有未安海昌朱朝瑛曰父與甫通孔父字嘉猶杜甫之字美也或其然與至曰爲祖諱益非州公名實始于元凱三傳絕無其文亦以例名失地之君而撰名以就例也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年春王正月宋督弑其君與夷十年春王正月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昭代叢書

丙集補

春秋四傳糾正

九

世楷堂藏板

公會齊侯于濼 此外俱春正月或春二月 穀梁

曰桓無王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正終生之卒也 胡氏曰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桓公至是宜見誅于天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亦沒而王法不得赦也

按傳聞之世殘缺已多仲尼能削其所不當書不能增其所不備且欲明桓公之弑于元年卽位一書已見其志矣何待十四年之不書王哉

桓公三年冬有年 宣公十有六年冬大有年 程氏日記異也胡氏曰十二公多歷年所豈無豐年而不見于經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存而不削者緣此公獲罪于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爲異而獨存焉

按此論因二君而發不爲過當但百姓何罪焉既無仁愛之君而又值歉收之歲則靡有子遺矣黃震曰春秋豈專記人之凶喪而不幸人之豐熟哉各書其實爾

昭代叢書

丙集補

春秋四傳糾正

十

世楷堂藏板

桓公四年七年閏秋冬二時 杜氏曰不書秋冬史闕文 胡氏曰古者刑以秋冬桓弟弑兄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宰紆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方伯連帥環視而莫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鄆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鄆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 十四年有夏五無月 十七年五月無夏 僖二十八年冬無月而有壬申丁丑 昭十年十二月無冬

定十四年闕冬一時

按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史法也雖無事必具四時春秋法也今二年去秋冬二時設此時有征伐會盟之不可不書者豈以欲去二時之故而置不書乎傳聞之世遠矣殘缺之文不啻一端杜說為是果其去也不但黜王且黜天矣其可哉夏五以下諸闕文皆史策之舊孔子因之或後人之脫漏不可強為說也

莊公二十有四年大夫宗婦覲用幣 胡氏曰公事

昭代叢書

丙集補

春秋四傳糾正

十一

世楷堂藏板

曰見私事曰覲見夫人禮也曷為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羣臣故以私言之也

按覲常稱不以哀姜而特名之其失在男女同贊用幣之非禮而豈以覲之名乎且夫人不可以見宗廟臨羣臣論亦過深

襄公七年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左氏曰以瘡疾赴也 公羊曰為中國諱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 胡氏曰僖公欲從諸侯會于

鄆則是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中夏與荆楚則是為夷狄之民矣以中國之君而見弑于夷狄之民聖人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按弑而偽赴又為之隱而不彰春秋豈傳信之書乎乃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其言雖美而欲以懲戒弑逆亦已遼緩究之僖未嘗弑臣亦未嘗從也

襄公三十年葬蔡景公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

昭代叢書

丙集補

春秋四傳糾正

三

世楷堂藏板

君子辭也 穀梁曰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氏曰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不言魯大夫諱之也 胡氏曰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徧刺天下之諸侯也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則知之矣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獨言其所為徧刺天下之大夫也蔡世子般弑其君則會其葬而不討宋災小事也則合十三國之大

夫而歸其財可謂知務乎是故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

按救災恤鄰爲國之大務然何至合十三國之大夫而謀之既又不歸于宋不信更不可爲也胡氏之論甚正若能以恤災之舉爲討罪之師晉可以繼文襄而復振矣惜乎其不能也特非筆削之本旨故未敢以爲確論至弑父何事公穀曰君子辭曰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何異揖讓而救焚溺乎

昭公元年楚子麋卒左氏曰公子圍將聘于鄭未

昭代叢書丙集補春秋四傳糾正 圭 世楷堂藏板

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已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殺之 胡氏曰邾敖實弑而書卒何與圍弑君以立四國莫能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若革其偽赴而書以弑君恐天下以篡弑之賊可從之以主會盟聖人懼之甚故略其篡弑以扶中國

按楚圍設服離衛列國大夫皆知其有大志合之椒舉慶封之言爲弑信矣然亦因其平日不臣之跡與廢邾敖之子自立而疑之實非弑也春秋書其實耳若曰爲申之會諱其論甚曲而深恐非聖

人之本旨也

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 胡氏曰左氏以爲齊豹殺之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其書爲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以爲仲尼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于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斬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

昭代叢書丙集補春秋四傳糾正 凶 世楷堂藏板

獄于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大夫皆知之也若宗魯欲事豹而死于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于春秋則齊豹所蓄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按左氏求名不得之論甚爲駭聽文定辨之是矣至以盜歸宗魯宗魯有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謂之不知大義可也而以殺公孟之盜實之

恐不能舍齊豹而為之代罪也

四曰億測而涉于誣

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公羊曰曷為稱字

衰之也曷為衰之為其與公盟也 二年紀履緌來

逆女 穀梁曰以國氏者為其來交接于我故君子

進之也 桓公二年宋督殺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

父 穀梁曰孔父不稱名蓋為祖諱孔子故宋也

僖公二十有五年宋殺其大夫 穀梁曰不稱名姓

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謹

昭代叢書

丙集補卷一

春秋四傳糾正

五

世楷堂藏板

龜陰田 胡氏曰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

曰來序績也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于一身通

古今于一息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按聖人無私儀父與公盟而書字履緌來交接于

我而以國氏謂之無私得乎且履緌而不以國氏

若何稱之孔父之為其祖不名宋殺其大夫不稱

名以在祖之位尊之尤謬春秋豈孔氏之家牒乎

歸田常事來歸常詞名曰序績恐仲尼不居以無

私乃私也

隱公二年夫人子氏薨 公羊曰隱公之母也 穀

梁曰隱之妻也卒而不言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胡

氏同 三年君氏卒 公穀作尹氏 左氏曰聲

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耐于姑故不曰薨

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君故曰君氏 公羊

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譏世卿

也外大夫不卒天王崩諸侯主之也穀梁胡氏同

僖公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左氏曰禘而致哀

姜焉非禮也 公羊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譏以

昭代叢書

丙集補卷一

春秋四傳糾正

六

世楷堂藏板

妾為妻也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 穀梁曰言

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詞也非正也

胡氏曰夫人者風氏也

按議禮之家古稱聚訟春秋記事之書也而亦然

何也隱母隱妻均無確據而以不言葬為夫人之

義從君則隱妻庶幾近之然後云考仲子之宮則

知夫人為仲子也隱代桓立故以桓母為夫人無

疑矣君氏左傳明言隱母蘇頌濱曰哀公之母曰

姒氏卒哀未君也隱既君矣不稱子氏而稱君氏

著其君也公穀以為尹氏天子大夫天王崩為魯主故卒之然則王子虎劉卷皆稱名而此不名豈卒者為尹氏一族乎趙子常之言可思也又曰譏世卿更為無謂魯史之文而譏及天子之世卿有是書法乎僖公之致夫人哀姜固非成風亦未必然黃道周曰聲姜也致之又明年公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則是聲姜公穀之所謂以妾為夫人也

隱公三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穀梁曰紀子伯莒

昭代叢書

丙集補

春秋四傳糾正

七

世楷堂藏板

子而與之盟莊公二十有四年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郭公公羊曰曹無赤者蓋郭公也穀梁曰赤蓋郭公也胡氏曰或以為郭公也閔公元年齊仲孫來左氏曰齊仲孫湫來省難公羊曰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僖公五年晉人執虞公胡傳其稱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十有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公羊穀梁皆曰晦冥也二十有八年晉侯入曹以曹伯畀宋人公羊曰曹伯之罪何甚惡也不可以一罪言也昭公十有二年齊

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公羊曰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二十有二年蔡侯朱出奔楚穀作東穀梁曰東者東國也曰東惡之而貶之也哀公十有三年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公羊無曼字公羊曰曷為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按釋經作傳言其所知闕其所不知安有信臆妄言在事理之外者乎至赤蓋郭公虞公非爵齊仲孫即慶父伯于陽為公子陽生東國曰東而云貶曼多去曼而云譏九屬不經

昭代叢書

丙集補

春秋四傳糾正

六

世楷堂藏板

桓元年齊師遷紀邢部部公羊曰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也為襄公諱也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曰大去者何滅也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為襄公復讐也九世猶為之復讐乎雖百世可也按齊襄荒淫不避同產載驅之詩譏焉殘虐無常侵陵紀國始遷三邑後卒滅之殄絕同姓而不惜至問其故則曰復仇夫語言之故不足為讐況九世之遠乎不過藉此為兼并之端而公羊愚儒信

而賢之曰為襄公諱夫襄公而賢則衛宣陳靈皆當見錄于春秋矣而曰為襄公諱襄公其賢于衛宣陳靈乎

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傳

華督見孔父之妻子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三年

殺孔父而取其妻 僖公四年侵蔡蔡潰遂伐楚

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蕩公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

絕之也蔡人嫁之春以諸侯之師侵蔡 二十有八

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及楚人戰于城濮 左傳公

昭代叢書 丙集補 春秋四傳糾正 九 世楷堂 藏板

于重耳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

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楚楚子饗之曰何以報我

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于中原其辟君三

舍

按晉人謂左氏美而豔其失也誣信乎孔父正色

立朝為邪逆所畏憚故先賊之而後行篡弑若以

目送其妻而後動賊害之謀則孔父先失閑有家

之道矣謂忠貞何桓文霸業造端管趙之謀楚者

計出萬全以為蔡先附楚曹衛即楚且結婚焉故

召陵之師先侵蔡曹衛城濮之戰先事曹衛而曰乘蔡女蕩舟之釁治二國無禮之愆何其淺視桓文也主父偃息夫躬之為而謂倡伯者為之乎

桓公六年子同生 公羊曰喜有正也其諸以病桓

與 穀梁曰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

按啖助曰君嫡子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則史書

之而公穀有病桓同乎人之疑因公有同非吾子

齊侯之子之語流傳人間也然聖人筆之于策何

容戲論至戴溪謂春秋十二公惟莊公為嫡長是

昭代叢書 丙集補 春秋四傳糾正 二 世楷堂 藏板

又不然子惡母出姜成公母穆姜皆嫡也哀公母

定姒雖無逆女之文恐亦非妾媵且謚同定公嫡

夫人無疑岷隱之言恐未覈也

莊公元年單伯送王姬公穀作逆 十有四年單伯

會伐宋單伯會齊齊侯未公衛侯鄭伯于鄆 文公十

有四年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十有五年單伯至

自齊 公羊穀梁曰單伯者何吾之命大夫也命大

夫故不名也

按單伯天子之大夫也始來送王姬中會伐宋後

如齊雖非一人皆承王命而來公穀以為吾命大
夫因遂以送為逆王姬命吾為主故單伯過吾若
逆則不必書矣齊桓倡伯魯未嘗與伐宋之役須
公親在行間而以大夫往會不如公子結之啓釁
乎商人弑君襄仲求王寵以單伯請昭姬為齊執
而曰吾大夫文定從而信之後人以三見單伯子
經疑為一人曰年過百已三娶矣更可笑

莊公九年宋大水

穀梁曰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

僖公十有六年隕石于宋五五月六鷁退飛過宋

昭代叢書

丙集補卷一 春秋四傳糾正

三

世楷堂藏板

都 文公三年雨螽于宋襄公九年宋災

公羊皆

曰為王者之後紀異也

按災異之書為一國記為天下記而公穀則曰為
王者之後然則陳為虞後杞為夏後何皆闕如獨
于宋而書之二傳之謬多端而公羊為甚于春王
正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誕罔若此其他又何
問乎

僖公十有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十有五年季姬歸于鄆 公羊穀梁曰來朝者來請

已也 胡氏曰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非其女而非
婦明矣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蓋魯公鍾愛其
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
爾

按左氏曰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
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此實錄也公穀曰使請已
亦以公怒止之而令其來朝請已初無異指也文
定求其說而不得因季姬之不繫于國後又有歸
鄆之文設為鍾愛其女使自擇配之說臆度耳非
昭代叢書 丙集補卷一 春秋四傳糾正 三 世楷堂藏板
實據也不知季姬內女何自識鄆子而欲嫁之而
又遇之于防而令其請已即匹庶之賤亦無此事
而況女公子耶其誣罔甚矣

僖公二十有四年天王出居于鄭 胡氏曰自取之
也故貶而書出 襄公十有四年衛侯出奔齊 胡
氏曰不言孫林父甯殖出共君者所以警乎人君為
後世鑒 昭公二十有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胡氏曰奔出稱孫隱也

按傳于君出皆歸過于君子鄭為自取奔齊為警

君孫齊爲不知消息盈虛之理原其故皆以自出
自孫爲文而不書逐君之臣不知聖人非以臣爲
無罪而釋之也顏叔桃子奉太叔執周公晉文亦
止定王而不深討罪魯衛之事晉之君臣皆置君
不問而臣是助既無伯討以自出爲文隱之至也
豈聖人得已乎至師曠史墨有歸過于君之語皆
當時邪說但知大夫之強而不知有諸侯況天子
乎後世不知而信之害世道不淺何傳者之夢夢
也

昭代叢書

丙集補

春秋四傳糾正

卷一

世楷堂藏板

僖公二十有五年宋殺其大夫 文公七年宋人殺
其大夫 公羊曰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
娶也

按三世內娶謂禮不臣妻之父母大夫在伯舅叔
舅之列而不名乎夫名之不可而可殺之亦迂論
矣且國君不臣伯叔昆弟謂始封之君也繼世無
論矣況外氏乎邵寶曰以諸父則周公臣成王以
諸兄則微子臣紂妻之父胡爲其不可臣也

文公十有四年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

叔姬 十有五年單伯至自齊 齊人來歸子叔姬
公羊曰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
叔姬何罪 穀梁曰單伯淫乎齊齊人執之齊人執
子叔姬叔姬同罪也

按子叔姬非他魯侯之女齊昭之夫人舍之母也
公子商人弑舍魯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故單伯如
齊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是商人蔑天王而戮君
母也道淫之說必齊人誣之而執之爾高赤信而
筆之于傳厚誣王臣厚誣國母不有左氏何以正
之

昭代叢書

丙集補

春秋四傳糾正

卷一

世楷堂藏板

昭公二十有二年王子猛卒 公羊曰此未踰年之
君也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父死子繼兄
死弟及之辭也 哀公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
圍戚 公羊曰伯討也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
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

按君臣父子大倫不可少易景王太子壽卒母弟
猛父死子繼兄死弟及舍猛而誰不與當之言真
不可解輒無靈公之命安得謂受之王父辭父命

也胡氏謂主兵者衛而以齊爲首罪齊人黨衛之惡其說甚正而至趙鞅納贖則又曰人莫不愛其親而志于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賸之于天理逆矣此又矛盾之論也

五曰稱美而失情實

桓公十有一年宋人執祭仲 公羊曰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 胡氏曰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

昭代叢書

丙集補 春秋四傳糾正

卷一

五 世楷堂藏板

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 閔公二年公薨 公羊曰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按祭仲不能執義守節因宋劫而立突又因雍糾之故突出忽歸鄭爲之不靖者數世誰之過與而以知權賢之謬甚慶父身弑二君季友使之自縊而立後君子謂其罰不蔽辜乃以緩追逸賊親親之道褒之不亦甚乎以不誅慶父而曰親親則周公爲失刑矣慶父之罪豈薄于管蔡哉

莊公九年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穀梁曰齊

公孫無知弑襄公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于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 胡氏曰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糾與小白皆庶子而糾弟也

按糾與小白皆僖公子而兄弟之次亦未有明據漢人云桓公殺其弟以反國荀子又有齊桓殺兄之語所執者糾不書子而小白亦不書小白繫齊而糾蒙上伐齊之文不可云納齊糾且左氏已書

昭代叢書

丙集補 春秋四傳糾正

卷一

五 世楷堂藏板

納子糾矣徒以桓公得位而有伯功人多謂其當立穀梁氏之言庶有當也

僖公九年宋公御說卒 左傳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 穀梁曰未葬而之會以宋子爲無哀矣 公羊曰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 文公四年晉侯伐秦 胡氏曰晉人三敗秦師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人襄公又報之而得稱爵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 宣公十有一

年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左氏曰書有禮也

按諸傳于五伯必飾其美而沒其惡如小白入齊言其以國氏糾不稱子之類宋桓未葬而襄會諸侯在他人必多方指摘加以不孝之罪而反以不書葬為之諱以視晉襄墨縵受譏忘親不大懸乎秦穆伐喪兵連不解至于濟河焚舟取王官封殺尸而晉亦圍邲新城春秋秦稱人晉稱爵明有所軒輊也而又定巧為掩護乃曰以王事待秦穆非昭代叢書 丙集補 春秋四傳糾正 卷一 世楷堂 藏板

以其伯之故乎至楚莊入陳名為討賊而實利其土田故有蹊田奪牛之喻又為之納不令之臣為楚莊者殺微舒之後立嗣君表洩冷之墓戮公孫寧儀行父于朝雖桓文不能與之比烈矣而反納亂人討亂者如是乎左氏謂之有禮不知禮何在也邵雍曰先定五伯之功罪安可不辨是非而槩錄之乎

濟而未成列又以告未可既濟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寡人雖匹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公羊曰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按宋襄志大才疏求為盟主一會而虐二國之君何有于重傷與禽二毛曹南之盟口血未乾而圍曹何有于不鼓不成列而公羊氏大之以為文王之戰不是過亦太甚矣其譽之也戰廡納昭義戰也而穀梁氏惡之胡氏以奉少奪長曲之泓之敗反得意外之褒夫抑之至不得比于豎貂易牙揚之至埒于文王儒者之論若是其甚乎至二十七年楚人合四國圍宋稱人貶為執宋公故終僖之篇貶公羊之念宋襄雖沒世而不衰如其圍宋反不論也 宣公十有八年公孫歸父如晉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曰還者善辭也 穀梁曰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 胡氏曰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

昭代叢書

丙集補

春秋四傳糾正

卷一

三 世楷堂藏板

按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宣公深德之歸父嗣父執政伐邾伐莒會齊會楚今又如晉而欲去三桓季文子所以亟逐之也其事雖出于季氏而襄仲弑逆之罪再世不宥卽曰去三桓亦去異已而自擅國政耳安得以復命袒哭而反咎君臣之死君而忘父母乃錄小禮而忘大惡乎諸傳于此失輕重之衡矣

六曰摘瑕而傷缺刻

隱公元年鄭伯克段于鄆

公羊曰克之者何殺之

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 穀梁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

按左氏鄭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太叔出奔共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至十一年鄭入許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于四方則鄭莊未嘗殺弟也未嘗殺弟而曰殺之曰能殺不已甚乎左氏曰如二君故曰克此釋經之法也

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胡氏曰公羊子云

昭代叢書

丙集補

春秋四傳糾正

卷一

三 世楷堂藏板

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亾國先儒以爲大仁之賊也

按驪姬讒構陷太子于大惡不辯不亾自縊新城可謂仁孝之至而以姑息愛父陷之不義爲詞何其論之苛也然則欲免文定之讖者何施而可文公四年逆婦姜于齊 穀梁傳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胡氏曰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

按二年冬如齊納幣以喪未終而國昏譏之矣茲則服終已久以卿不行爲非禮責文公是也而夫人與貶真所不解乃曰父母與有罪則亦何罪之可指乎

襄公二十有九年吳子使札來聘 公羊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 穀梁曰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 胡氏曰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

昭代叢書

丙集補

春秋四傳糾正

三

世楷堂藏板

按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也何獨于季子而貶之曰以辭國故國者有人矣公子魚公子臧皆以讓取貴于春秋何獨于札而責之且前此太伯伯夷皆辭國也孤竹不知所宗周之後代商有天下幸也不然太伯伯夷不免與札同責也是說也本之公羊氏謂宋殤莊之禍宣公爲之至是又獨以讓國賢札文定不信此之賢讓而信前此之兆禍非常情所可解也

春王正月辯

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云春王周正月公羊氏云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穀梁氏云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不言王義後傳桓公八年正月也卯烝云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不言子月胡氏云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事不敢自專也然則左公羊主周正穀梁主夏時胡氏從周正而以夏時冠月謂周人改時改月者孔安國鄭康成之說也其後朱晦庵吳仲遷陳定宇張敷言史

昭代叢書

丙集補

春秋四傳糾正

三

世楷堂藏板

伯璿吳淵穎汪克寬劉勿齋趙子常劉伯溫王濟之王伯安楊用修因其義與左公羊符不改時但改月者程伊川之說也劉質夫因之其言與胡氏合不改時亦不改月者蔡九峯之說也周洪謨郎瑛盧璘葉秉敬因之其旨與穀梁小異而實相助然則孰爲定論哉俞子曰左氏公羊孔鄭之說正有難之者子從周正也惑于三統之說也黃唐虞夏商周皆建寅未嘗有建子建丑之事建子建丑後儒之附會也不可信應之曰商書咸有一德爰格夏正汲冢周書云亦

越我周王致罰于商改正改械以垂三統何可誣也
甘誓夏書已云念棄三正不創自三代也難曰縱有
之然所言正朔者特以是月為歲首朝會聘問頒厥
授時于是始焉耳不易時月也前乎商之建丑其書
始即位曰元祀十有二月月不改也後乎秦之建亥
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時不改也且秦不置閏
而為後九月蓋以十月為正朔故于當閏之歲率歸
餘于終且秦以亥月為正朔而以寅月為正月也應
之曰是說也引經說史詳矣然如春秋之所書耶隱
昭代叢書 丙集補 春秋四傳糾正 卷一 世楷堂 藏板

曰災異莫重于日食春秋日食三十六秭家推驗得
二十六唐一行得二十七宋衛朴得三十五皆本建
寅卜偃論滅虢九月十月之交所數日月星辰皆是
夏正為建寅之月愈信應之曰日食推驗始于向歆
父子班固所述五行志固本周正矣一行衛朴所不
計也皆本建寅無足深據滅虢之事在僖五年卜偃
曰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冬十二月
丙子滅虢若夏正之十二月則日不在尾矣難曰詩
云七月流火正月繁霜十月之交六月徂暑周官正
月始和中冬教閱享烝呂覽月令昏旦中星皆與夏
正合周秭從夏可知何獨春秋而違之應之曰豳風
一之日以子月起數十月蟋蟀下繼以月為改歲唐
風蟋蟀在堂乃九月之候而曰歲聿云莫明以子月
為歲首且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州長正月屬民讀法
正歲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矣禮記孟獻子曰
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
祖朱晦庵張敷言分史冊所書民俗所用二正並行
升菴是之則詩禮之從夏正者民俗所用也難曰改

歲指頒朔而言與月令無涉唐武曌改周正以子月
為正月丑月為臘月寅月為一月正月二字著于令
不必著于林建寅之月系春不系周建子之月系周
不系春周實有二正月也應之曰以頒朔告朔為改
歲歲已改矣朔已頒矣又何復有春正月也況即位
匪細故魯十二公自隱閔僖定皆書正月即位何悍
然不奉正朔而行夏正哉復云烝享仍行夏正何周
禮仲冬烝享冬至郊天二者之祭屢書之于春正月
二月也武氏之制實為戾古周行二正其說誠然然
昭代叢書 丙集補 卷一 春秋四傳糾正 三 世楷堂 藏板

云建子之月一陽所始不可為春乎午未之月陰氣
所始不可為秋乎冬夏亦然後漢陳寵云冬至陽氣
始萌有蘭麝干芸荔挺出之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
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寅
月陽氣已至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古詩云
玉衡指孟冬而上云蟋蟀下云秋蟬獨非其證耶且
左傳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南至為王
正月則建子明矣難曰然則不主夏時矣夏時冠正
月然與應之曰非也胡氏泥于尚書十有二月史記
昭代叢書 丙集補 卷一 春秋四傳糾正 三 世楷堂 藏板

冬十月之文與伊川假天時以立義之說故巧立名
以誣聖人然時則夏矣月則周矣下之所系從夏從
周何所定也夫周時二正實兼行之頒之秣書之史
行之朝者遵王制用之民者從夏時孔子曰行夏之
時聖人所以教萬世也春秋而亦行夏時諸侯且與
天王尊匹夫且與天子亢矣故曰左氏公羊孔鄭之
說正

跋

左氏說春秋語多附會公穀二家各守師傳支離尤甚不知春秋書法直據事故其所寓褒貶皆合乎天理人情就三家而廓清之已不少批繅矣胡傳深文周內自謂窺見至隱其實多莫須有之辭又加春秋一重翳障矣然則四傳糾正之作非所以撥雲霧而見青天哉翠嶺沈林惠

昭代叢書

丙集補

春秋四傳糾正跋

三

世楷堂藏板

春秋稗疏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春秋稗疏二卷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編論

春秋書法及儀象典制之類僅十之一而考證

地理者居十之九其論書法謂閔公元年書李

子仲孫高子皆不名乃閔公幼弱聽國人之所

為故從國人之尊稱然考襄公之立實止四歲

昭公之出亦非一年均未聞以君不與政書事

或有變文何獨閔公見存反從國人立議其論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春秋類 一 世楷堂 藏板

春秋書戎皆指徐戎斥杜預陳畱濟陽東有戎

城之非且謂曹衛之間不應有戎證以費誓似

乎近理然周之戎如今土司參錯于郡縣觀追

戎濟西則去曹近而去徐遠至于凡伯聘魯歸

周而戎伐之于楚邱則凡伯不涉徐方徐戎亦

斷難越國安得謂曹衛之間戎不雜居如此之

類固未免失之臆斷至以鸚鵡為寒號蟲反斥

埤雅之譌以延廡為延袤其廡亦為穿鑿杜注

陘亭在召陵南不云卽在召陵乃刪除南字而

駁之尤為文致其失然如莒人入向之向謂當

從杜預在龍亢而駁水經注所引闕駟之說誤

以邑名為國名足以申杜注之義辨杞之東遷

在春秋以前辨殺州吁于濮非陳地辨洮為曹

地非魯地音推小反不音他刀反辨貫字非貫

字之誤辨厲卽賴國非隨縣之厲鄉辨踐士非

鄭地辨翟泉周時不在王城之內辨莒魯之間

有二鄆辨仲遂所卒之垂非齊地辨次鄆之鄆

非鄆國亦非鄭地辨春秋之祝其非漢之祝其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春秋類 二 世楷堂 藏板

皆足以糾杜注之失據後漢郡國志謂郎在高

平據括地志謂胡在郟城據漢書地理志謂重

邱在平原據應劭漢書注謂陽在都陽皆足以

補杜注之闕至于謂子糾為齊襄公之子 案劉

集傳通釋解何彼穠矣篇亦以桓公為襄公謂

子然理由誤記與夫之有所考辨者不同

魯襄公時頻日月食由于誤視暈珥亦足以備

一解在近代說經之家尙頗有根柢其書尙未

刊行故子糾之說近時梁錫璵據為新義輩不

書族定似非諡之說近時葉酉亦據為新義殆

皆未見其書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王五卷

春秋類

三

世楷堂
藏板

春秋稗疏

補編卷第五

漢陽王夫之而農著

隱公

春王正月以夏時冠周月朱子辨胡氏之非詳矣且以經文求之言正月而繫之王則明此正月乃周天子所頒之正月公羊氏言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說雖迂謬亦以明改正授時惟革命之王定其名實而正月之文自周頒矣若夫子以己意欲行夏時則但當言春正月不可稱王王不以爲正月即不得天亦

昭代叢書

壬集

春秋稗疏
卷第五

一

世楷堂
藏板

不能矯誣以變亂一代之制豈夫子所欲垂法之正月可自稱王乎不敢自尊豈敢假冒王章以欺天下邪春秋之義微而顯此言王者其義不一周既東遷諸侯僭擅蓋有不遵其正朔者故稱王以見魯所秉者周禮公羊氏所謂大一統此一義也王爲今王以王冠月明三統遞建正月之號不一而此之正月乃今王之正月非夏商之正月此又一義也朕以建子之月爲正月惟周之王天下以革命不相沿之故立杳茫之天統而異乎天之顯道則此正月乃王之正

月非天之正月以寓周正之差夏時得天之意此又
一義也經文化工之筆游夏不能贊于此見矣三統
之說曰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云正建者以
所建為正月也故曰王者改正朔若仍前王之正月
為正月則正未嘗改明言周正建子而謂周稱建子
之月為冬十有一月則何改之有乎周禮有正月有
正歲正歲建寅之月也正月建子之月也或以正月
之吉始和為疑言建子之月冬氣發不得言和不
知古人候氣于微故三統謂之三微冬至日回北陸

昭代叢書

壬集 春秋稗疏 卷第五

二

世楷堂 藏板

一陽生于地下故從其微而謂之日和如于其著而
言之則建寅之月方在月吉朔旦正冬春之交嚴寒
方冽不得謂之日和何疑始和非建子之月乎爾風
言一之日二之日者乃追賦太王以前事不足為據
而其曰七月流火則公劉以來自用夏正也建寅者
以立春為歲首建子者以冬至為歲首不以大雪自
冬至至春分陽氣始發可謂之春春者蠢也蠢動微
動也春分以後百昌怒生其動不蠢矣建子非春之
說不可執也何得以臆見立夏時冠周月之說使聖

人矯主王制而亂一代之成憲哉

向 杜解譙國龍亢縣有向城龍亢地在今懷遠縣
境漢書沛郡有向縣注云故向國炎帝後姜姓地近
蕭縣言譙國龍亢者晉并入龍亢為譙王國邑也續
漢郡國志注云地道記曰左傳隱二年入向城在龍
亢縣東南而闕駟十三州志曰軹縣南山西曲有故
向城即周向國傳謂向姜不安莒而歸者此也今按
軹縣之向邑也非國也傳所謂王以蘇忿生田向與
鄭者也在軹縣西北地名向上且其地去莒千里而

昭代叢書

壬集 春秋稗疏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遙莒以小國偏師安能越齊魯宋鄭而入其國都則
班書為是闕說非也地之以向名者不一軹縣有向
矣扶溝亦有向會吳之向也長葛有向襄十一年諸
侯師于向者也皆如字唯此龍亢之向國音式亮反
顏師古注云狀

贈 傳曰車馬曰贈贈以贈葬而用車馬者疑為遣
車但遣車塗馬為物甚微而喪禮葬有容車列生時
所喪者于匱前以為容觀不以殉也仲子僭夫人之
禮其濯厭與仲子之卒不見于春秋蓋在隱公未立

之前至是始歸贈者與秦人歸襚不及大斂同皆周末文勝之陋也

紀履繻左傳作裂繻裂與厲同禮記所謂裂鞶也小囊盛帨巾者加繻以緣飾之鄭康成內則注引此經文爲釋繻采色繒也名必有義字必從名裂繻字子帛故當從左上讀如裂下相俞反

戎杜氏何氏皆以爲氏羌之別種按氏乃有扈氏之苗裔子孫遷流逾隴而西羌乃三苗姜姓之別舜遷之于三危後漸入內地居隴蜀間是氏羌種類皆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釋疏

四

世楷堂藏板

居西南內則武都外則河湟去山東懸隔春秋時戎狄雜處不聞氏羌東徙可云如後世氏羌之類不可竟指爲氏羌傳注家泥東夷西戎之說而不知通耳杜氏謂陳畱濟陽東有戎城似矣朕費誓稱徐戎並與東郊不開魯所亟與會盟者必此戎也孔氏謂徐州之戎帝王羈縻統馭秦始皇後此戎當在魯之東南安東贛榆之間若濟陽乃豫州之域地在魯西今曹縣地蓋曹衛之境未聞有戎居此杜解固未確也日有食之月之朔望必以日月之食爲準非合朔

則日何由食非正望則月何由食此厥法一定不易之理也春秋所書有言日不言朔者有言朔不言日

者有但書月而日朔皆不言者杜氏以爲史失之穀梁氏則曰言日不言朔日晦食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專家之學事理迷謬焉有日食而可謂之晦日可謂之既朔乎其言夜食尤爲舛妄食限在夜夜即朔也所惡于日食者以日光受蔽人所不得見故爲災眚若食限在夜無所蔽于人間不足爲災故厥家可無夜食之法又云王者朝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釋疏

五

世楷堂藏板

日日出而有虧傷之象故知其食于夜尤足令人媵笑不禁日食者月正在日下蔽日人不見耳于日何傷乃既復而猶有傷乎王者朝日春分之禮非且且而朝日即令且且朝日偶有陰雲何從得見唯算入食限則雖京師雲霧而千里之外陰晴既異自見其食豈藉一王者之目擊而始知哉專家之學聞不多而疑不闕不知而作如此類者衆矣其不言日不言朔者公羊謂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其說較是所謂失者朔失也非日食之失也周用天統厥爲法遠而多

疏不能審定定期則所謂朔者非朔故夫子曰行夏之時言周麻違天不可行也其不言日又不言朔者則所置朔失之愈遠蓋有差至三四日者矣春秋因其謬而分別書之以顯周麻之謬以定百王敬授民時之大法不待貶而大義自見穀梁固不足以知之杞 杜解杞本都陳畱雍邱縣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乃以地理攷證經文雍邱去淳于地且千里淳于即亡杞安能越鄭宋魯齊而遠并之遠舍其故國而為千里之遷則杜說固屬未詳漢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釋疏
卷第五

六

世楷堂
藏板

書注 莊 卅 文 記國武王封東樓公于此先春秋時徙焉 卅 淳于之亡入春秋後十七年則杞初不因并淳于而始東遷也莒取牟婁牟婁杞邑杜氏亦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後漢書平昌侯國有婁亭注謂是牟婁地屬北海諸縣今諸城也則杞之國在青州齊之南魯之東春秋前已不都雍邱明矣雍邱今杞縣春秋時為宋鄭二國之爭地蓋王子友遷于新鄭之時杞已去雍邱而遷北海其後或都淳于或都緣陵皆在青州之南境特未都淳于之時未攷其地果

何在要其在安邱諸城之間與莒為鄰已久離雍邱之故封則無疑也

翬帥師 翬不稱公子四傳皆以為貶詞左胡以其固請疆君不義猶為近理公穀謂以弑君故貶則會師之日尚未成弑及其逆女大惡已成不貶之于罪已彰之後而逆億之于弑未成之先此何說邪無駭亦公族不稱公子公孫傳以為春秋之始猶為近古故大夫不得賜族而但書名挾也柔也溺也皆猶之翬也至翬以弑成桓公之篡故與聯族屬以寵之稱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釋疏
卷第五

七

世楷堂
藏板

公子以亂國法自翬始也若益師疆之稱公子則于其死而加以殊寵非生者之可徵也稱公子之與否固無闕于褒貶不狀慶父之惡豈在翬下而始終以公子稱何也
濮 地以水名則必于其水之濱按水經河水至酸棗縣濮水出焉又曰瓠子水東過廩邱為濮水酸棗今延津廩邱今范縣蓋西自延津東至濮州皆濮水之濱可名為濮特地在河北與陳國之境既限以大河而中閉宋地陳之封壤不得有濮名也衛使右宰

醜泣殺州吁于濮衛人自于衛地殺之若殺石厚則
傳言泣殺于陳亦以明濮非陳境矣杜解云濮陳地
非也此時衛未東徙尙都衛輝而延津在其東南爲
邊境自陳至衛之孔道殺州吁于境上亦戮于甸人
之遺意若續漢郡國志言東郡濮陽春秋時曰濮則
迂道而東非陳至衛之途蓋亦未審

觀魚于棠 棠在今魚臺縣沛水東流過之河沛合
流以來河逕其南出廟道口周定王以前河方北流
獨臨沛水故公羊傳曰棠濟上之邑也隱公蓋臨沛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釋疏
卷第五

八

世楷堂
藏板

上而觀之觀左氏作矢矢陳也沛亦大瀆雖有魚非
可陳而觀者蓋魚之爲言漁也陳其取魚之具而觀
其獲也北方唯冬可以取魚故周頌潛有多魚詠季
冬薦魚之事周正之春夏正仲冬以後也于時乘冰
合魚聚于淵而多設梁罾罟以取之此謂陳魚而
觀也又按杜氏于此及會戎于唐皆云方與之武唐
亭一地二名者古者侯國封疆小而人民聚故櫛比
置邑各爲之名子曰十室之邑十室可名爲邑猶今
之鄉圖耳則棠唐密邇而邑名異無足疑矣

艾 杜解泰山牟縣有艾山桑欽水經云沂水出泰

山蓋縣艾山南過琅邪臨沂臨沂今沂州也酈道元
說地近莒之浮來續漢郡國志琅邪臨沂縣注隱六
年盟于艾杜預曰縣東南有艾山又與左傳解云牟
縣者異按沂水有二一則浴乎沂之沂在曲阜漢晉
以下并入蓋縣其水南流入泗一則發源琅邪東流
入海蓋縣亦有二一在曲阜讀如字古拜反一音古
盍反齊邑也地近于莒後爲王驪食邑是以互相淆
訛艾山自在琅邪之蓋杜云泰山者非也曲阜之蓋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釋疏 卷第五 九 世楷堂 藏板

乃魯國都郊闕內地齊方強盛其月至魯都受盟乎
則艾在齊南魯東近浮來而屬琅邪明矣吳齊戰于
艾陵卽此艾與
垂 左傳云遇于大邱杜解大邱垂也地有兩名則
杜旣知垂卽大邱矣又曰沛陰句陽縣東有垂亭豈
不自相背戾邪大邱于漢爲敬邱漢書注云明帝改
曰大邱應邵曰春秋遇于大邱在此水經注云睢水
側有大邱王莽改曰敬邱縣屬沛郡而句陽縣屬沛
陰一臨睢水爲宋地一近沛水爲衛地傳稱宋公以

270 冊 800 冊 100 冊 500 冊 20 A

幣請先見修主道也則垂為宋地審矣睢陽有雉水
字从犬而音同垂然則垂本雉也尤知其非垂亭也
郎 杜解詳于紀地唯郎闕焉今按續漢郡國志高
平侯國注云隱九年費伯城郎在此高平于西漢為
囊縣在金鄉鉅野之間地近宋隱公方將與宋為難
故非時亟城之

防 郟防 邑名有地相近而名同者攷證之所以
難也會防之防在漢華縣屬泰山郡其地當在齊魯
之間故文姜會齊侯亦于此取防之防杜云在高平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釋疏 卷第五 十 世楷堂 藏板

昌邑縣西南與成武東南之郟城同在魯西而為宋
地魯既取之于宋莊二十九年因城之為臧氏食邑
觀臧紇自防奔邾則其為昌邑之防在魯西南可見
矣

桓公

孔父 杜解既云孔父嘉孔子六世祖則知孔父名
嘉矣又曰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于
民何其自相刺謬也名嘉而字孔以孔為孔子于元
鳥至之時于時為吉于事為亨也故鄭公孫嘉亦字

子孔孫以祖字為氏孔子之姓由孔父而稱若謂孔
為名豈孔子以祖名為氏乎若謂孔姓名父則古今
未有以父為名者父與甫異顏之推謂凡繫字于父
之父並讀如父母之父是也穀梁謂孔子為祖諱義
亦得仲父者尊稱也孔其字也蓋亦宋之公族故孔
子曰邱殷人也

郟大鼎 有郟邑有郟國隱十年魯取郟于宋郟故
久為宋邑若郟國為文王之子所封至僖二十年郟
子尚見經非宋于此時能有其地也杜氏于取郟注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釋疏 卷第五 二 世楷堂 藏板

云沛陰成武東南有郟城于取郟大鼎注亦云沛陰
成武縣東南有郟城又曰郟國所造器也則混而為
一矣成武之郟為宋魯犬牙相入之壤是宋邑也非
郟子之國也郟未亡地不得入宋寶器亦不得遷于
宋要此大鼎乃宋于郟邑鑄之者非郟國所造也郟
子之封未詳所在而成武之郟必非其國都杜解不
足從

鄧 杜解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召陵于漢屬汝
南郡在西華鄧城之間今屬開封陳州蓋陳地也按

桓九年鄧南鄙鄧人攻巴客而奪其幣杜云鄧在今鄧縣南沔水之北則今襄陽樊陽之地在漢江北者也爲鄧之南鄙杜氏以鄧爲鄧縣明乎其爲今鄧州矣巴人從夔州逕鄖陽循鄧州之南由襄入郢若鄧國在潁川相去甚遠安得南鄙在鄧爲巴人之借逕乎又莊六年楚伐申過鄧亦取道襄陽至鄧州遂東向申今信陽州若鄧在潁川則中隔陳蔡相去亦遠伐申安得過鄧邪鄧州之爲鄧國古今不易漢書注應劭曰鄧縣故鄧侯國續漢志郡國志亦言鄧有鄧聚皆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釋疏 卷第五

主 世楷堂 藏板

屬南陽郡若召陵之有鄧城在鄭之東蔡之北二國謀禦楚不應東北嚮而謀之胡氏曰其地以國鄧亦與焉鄭蔡南至鄧而會謀得之

會于郟左氏公羊皆作成胡氏獨從穀梁作郟按郟國也莊八年齊魯圍之文十二年郟伯來奔其國在濟南西北齊衛之間杜氏所謂東平剛父縣西南郟鄉也成則魯邑在漢泰山郡鉅平縣後爲孟氏之食邑在齊之南故曰無成則齊人必至于北門紀會魯以謀齊難自就魯以謀安敢越齊而西會于濟北

哉且地以國者其國亦與郟近齊而微弱亦豈敢爲紀主以亢齊穀梁成旁加邑自傳寫之訛耳

祭 杜解祭鄭邑長垣縣東北有祭城封人守其封疆因以爲氏胡氏則以爲周之命大夫按祭城之祭讀如字命于周者則祭公謀父之後與祭伯祭公祭叔同族音債其國邑在王畿內非長垣之祭也左傳稱祭封人仲足足其名也仲其字也故胡氏以與單伯同爲命卿封人之官秩卑而權輕安能操廢立之權然則封人者昔于王室爲封人非鄭之封人也天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釋疏 卷第五

主 世楷堂 藏板

子之元士視子男封人出爲命卿正相當矣祭仲執鄭之柄使食邑于祭城而以爲氏則當有後于鄭而終春秋之世鄭無祭氏之族又足以見其同于單伯仍歸于周無後于魯也又長垣地臨濮水于春秋爲蒲所謂衛有蒲戚也而陳雷志言長垣祭城有遠伯玉墓則祭城爲衛邑而非鄭地鄭安得有封人于祭乎胡氏之說爲是

燕 穀邱 燕南燕也字或作鄒姑姓之國在河南胙城縣其召公之後封于薊者春秋稱北燕穀邱左

21 春秋左傳句解卷之四十一 昭公八年

傳謂之句瀆音鈞之邱沛陰句陽縣應劭曰左傳句

瀆之邱也酈道元亦云在沛陰句陽縣東南其地當

屬曹衛杜云宋地未是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杜解壬辰七月二十三日以

是年六月有壬寅十一月有丙戌推之知壬辰為七

月二十三日壬寅為六月二日丙戌為十一月十七

日或十八日但杜云從赴則未是豈有日不誤赴而

月誤者蓋傳授相承之訛耳

葛 杜解葛在梁國寧陵縣東北此則與亳為鄰之

昭代叢書 王集春秋神疏 卷第五 西世楷堂 藏板

國夏之伯國湯已滅之不得閱殷周而仍在邾牟葛

皆稱人而魯旅見之則皆魯之附庸牟在泰山郡邾

在魯南鄙葛亦應附近于魯寧陵當春秋時為宋地

去魯遠矣此葛蓋所謂葛嶧也今兗州之嶧縣與鄒

接壤當魯之南為魯附庸其後不再見于經傳固無

從攷亦

莊公

單伯逆王姬 二傳作逆王姬左傳作送言逆則單

伯為魯大夫言送則單伯為王臣攷經之言單伯者

不一皆魯事則命大夫之說為長而自此年書單伯

至文十三年凡八十二年書單伯至自齊明非一人

若彼單伯為此單伯之子姓苟非魯人何為世為魯

卿則又不容不疑但言自周而送則必至魯而後書

夏已至魯何為秋乃歸齊故二傳定為魯使往逆乃

魯主王姬之昏則逆之者齊事也若魯逆之來魯亦

當使魯人不宜還使周之命卿蓋既使逆之以來因

定遣送之于齊則可云逆亦可云送三傳未嘗不相

通也而單伯之閱八十餘年無異稱則終不可解

昭代叢書 王集春秋神疏 卷第五 五世楷堂 藏板

公次于滑 左傳作滑二傳作即滑杜云鄭地在陳

甯襄邑縣西北蓋今大名之滑縣言次則公帥師以

往紀在魯東南今欲救紀而其君輕去國都帥師以

西次于曹鄭之閒獨不畏齊之乘虛以致難于魯乎

如云約鄭鄭之東嚮紀也亦不北徑于滑唯即則按

續後漢志注在山陽高平縣今兗州之金鄉也既不

出魯封內又為鄭紀之孔道固宜以二傳為正

大水無麥苗 周歷自夏至起至秋分為秋麥熟于

夏夏正之夏也大小二麥至小滿而盡穫安得夏至

以後尚有未穫之麥爲水所漂乎杜云漂殺熟麥非也春秋紀災每于公家賦斂之日書之四月收麥五月末乃登之公廩故莊二十八年冬書無麥蓋是年積雨敗麥至夏至後大水淹五稼之苗故彙記之耳此時河向北流魯無決隄之患唯汶泗諸泉積雨全涌以知無麥者雨敗之也無苗者水沒之也

子糾 杜解子糾爲桓公庶兄程子則曰桓公兄子糾弟史記謂皆僖公子程子則謂皆襄公子程子所據者薄昭與淮南王書桓公殺其弟之文也杜氏所

昭代叢書

壬集 春秋釋疏 卷第五

主

世楷堂 藏板

云則荀卿言桓公殺兄爭國已先薄昭言之矣乃以經傳攷之二說皆未得其實胡氏于納糾從公穀不稱子于取糾殺之又從左氏稱子雜用三傳惟其意以爲去取則是屈古文以殉己意也聖人立法必無一人而頃刻變易之文既稱糾爲子則納與殺皆稱子矣必如左氏而後經有定論稱子者從乎襄公而言猶之乎子般爲莊公之子以未卽位而稱名實則在喪之孤也韓宣子謂齊桓公衛姬之子有寵于僖確有明證而傳云襄公立無常鮑叔知亂將作奉公

子小白奔莒當襄公初立之日使小白爲其子則尚在幼沖且未嘗有申生之變鮑叔何爲違奉其子背父而逃其爲襄公之弟明甚若管召奉糾奪魯傳云亂作乃奔則畏無知而出糾同襄公之子也糾爲襄公之子有繼襄之義故在喪而稱子小白襄公弟也于分不當立故但以名書蓋襄公既弑無知又誅糾以父死子繼之義因魯求入而襄公使民慢虐爲國人所不與故大夫雖受盟于魯而不願戴暴君之裔桓公入而衆助之以敗魯而殺糾是糾非小白之兄

昭代叢書

壬集 春秋釋疏 卷第五

主

世楷堂 藏板

抑非其弟乃其從子也于分當立而桓公奪之耳若夫子稱管仲之仁則自以其功在天下後世初不以糾之不當有齊而以徒義與之一能徒義而遂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乎
乘邱 杜解但云魯地一統志曹縣有乘邱城謂魯莊敗宋師于此乃據應劭說以涉陽郡之乘氏縣爲乘邱也乘氏曹地非魯地按傳公子偃自雩門竊出而犯之是宋師已深入魯地不當西南遠在曹境史記正義曰乘邱在兗州瑕邱縣西北三十五里瑕邱

在今滋陽縣爲兗州府治去曲阜爲近乘邱自當在此

荆 楚曰荆者二傳皆謂州舉狄之也夫州大而國小楚未能全有荆州之地而舉一州以與之是縱之也豈狄之邪狄吳不名之爲揚赤狄在潞不名冀何獨以一州授楚乎書稱荆及衡陽惟荆州荆自荆也荆州自荆州也楚封于丹陽依荆山以爲國荆山在今南漳縣爲荆州之北境故因以名州耳其或稱荆或稱楚者荆楚一也皆木名也黃荆本名楚以之爲

昭代叢書

壬集 春秋傳疏 卷第五

六

世楷堂藏板

刑杖則名荆楚國本名荆至熊頽時始改曰楚杜曰荆楚本號後改爲楚是也其地產楚因以名山而名國或亦惡刑杖之名改從其木之本號耳非春秋故抑之詩稱奮伐荆楚又云哀荆之旅荆國之爲荆舊矣

莘 地名莘者不一晉文登有莘之墟乃伊尹所耕之野在河濮之間漢爲陽平縣今東昌之莘縣是纘女維莘之莘妣姓之國字或作佻在郟陽渭浹今同州郟陽縣有故莘城是也左傳神降于莘之莘號邑

也在大河之北此莘乃蔡地字或作新漢爲新陽縣應劭曰在新水之陽今汝寧真陽縣是也楚深入蔡地蔡侯出禦而敗之

扈 杜解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卷縣今修武此文宣二公時晉會諸侯之扈去齊且千里去魯亦遠齊魯接壤之國會盟以講姻好非有事于西方何爲遠涉千里以結盟地固有名同而實異者足知此扈非滎陽之扈傳稱夏有觀扈其地在今東昌之觀城鄰于衛而爲齊魯之西界孫氏曰扈齊地得之

昭代叢書

壬集 春秋傳疏 卷第五

七

世楷堂藏板

郭公 杜解蓋經闕誤胡氏曰義不可曉又據劉氏以爲郭亾汪氏謂亾字从人从乚與公相近乃公字篆文與亾迥異不可強通大要郭公爲失地之君與州公虞公一例其下或有出奔見執之事舊史闕之耳其稱公者所謂寓公也寓公不論侯伯子男皆曰公益已失其故爵而所寓之國必以諸侯之禮接之爲之名曰公與本國之君敵體耳胡氏于州公則言天子三公王者之後稱公州非三恪抑非入相于周僻在東夷之小國耳義既不明于虞公則又曰從下

執之之詞曹伯鄭伯皆下執之而不稱公何獨于虞而云朕

洮 舊注洮音他刀反非也水之以洮名者不一其音亦異水出隴西過臨洮東入渭者則音他刀反水出零陵東入湘者音徒到反此洮在涉水之西濮水之南傳所謂自洮以南東傳于涉是也音推小反觀傳所言則洮南故屬魯而僖公以前為曹所侵奪莊公之時則為曹地若洮以北則終始為曹地定公四年齊宋會洮杜云曹地是已而此云魯地疏矣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釋疏

卷第五

三

世楷堂藏板

郟 公羊作微京相璠曰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王氏曰殷王元子啟所封其地正在魯西杜云魯下邑則公羊之說為長按爾雅水草交曰郟通谷者微微之為地下臨濟水蓋澤藪也則為郟互稱有自來矣春秋築城皆曰城有堞闔也固則曰築圍塹而已朕則微回之築圍其澤藪而已故穀梁傳曰虞之非正也于義亦通胡氏以完舊為城築為塹始未是

新延廐

左傳云新作延廐趙氏謂若新作但當云

作不當云新其說良是左氏似以延為廐名廐偶為之佳名無當于典故何足紀錄以實求之延者增益而使廣袤之謂廐增則馬增馬增故廐必加廣在禮諸侯之馬六閑閑為一廐一閑良馬田馬駑馬二百一十六疋其畜馬一千二百九十六疋今魯增其閑數廣其廐以序之故至僖公之世盛稱其馬之富如駟頌所云蓋自莊公時畜牧已夙矣

蜚 蜚音芳味切劉歆曰負蟻是也爾雅謂之盧蜚廣雅謂之蜚蝮音戚小蟲也形圓而薄氣臭每緣稻莖上食稻花令不成實以其害穀故左傳曰為災也劉向乃謂男女同川淫風所生則是蜚也非蜚也劉歆引山海經白首一目行水則竭行草則死音非之蜚為此蜚則古今不再見為怪而已汪克寬以負蟻常有不當言有為疑不知此蟲唯水田種稻則多有之魯地平行麥稷之鄉固不宜有有之安得不為災異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釋疏

卷第五

三

世楷堂藏板

鄆 公穀皆謂紀之遺邑杜氏則云紀附庸國乃杜又云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按紀國在齊莒東南

今日照安東之間無鹽在今東平州相去懸絕紀安得遙有屬邑在東平卽云附庸亦必相鄰附如魯之于邾牟宋之于蕭邠何容遠隔齊魯而附于紀足知杜說非矣按傳稱齊伐莒莒子奔紀邾者紀之邾也地屬琅邪在今淮安之頓榆此則固爲紀邑矣紀亾而絕紀季猶保鄆兼有鄆邑齊復降而有之杜氏以次成之師相連而書疑魯以降邾故設備而東平之邾去成爲近乃于時齊魯方睦齊之降邾將卑師少何足爲防葢次成之師自有他故其事不成徒勞師

昭代叢書

壬集

春秋釋疏卷第五

三

世楷堂藏板

久駐故書以示譏非緣邾而次也

山戎 狄 西方曰戎北方曰狄禮有此文以春秋攷之則不盡朕山戎在北犯魯之戎與徐近在東潞氏之狄在西要此戎狄皆非塞外史稱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孤竹乃墨台氏之封漢曰令支今爲永平之遷安縣固幽州之東境在榆關之內戎而曰山依山而居則薊州密雲東聯喜峯口一帶高山峻谷自爲國邑與燕雜處者也狄之病中國也伐邢入衛又嘗伐凡伯于楚邱固非絕燕趙而猝至順德

衛輝東昌之內地葢大行東麓下屬井陘南迤順德之黑山據險爲國者其山之西則赤狄白狄倚澤潞遼沁之山以居要此戎狄皆受子爵于王廷以時享貢特阻險弄兵不純乎臣僕猶六代之義陽蠻仇池楊氏及今川湖貴廣之土司與生熟苗猺曰戎曰狄者其族種之舊號不必定以西爲戎北爲狄也若杜氏云山戎北戎則又失之狄而繫之曰北乃極北塞外之狄周爲獯鬻漢爲匈奴不通中國不受王爵者也三代有附塞而居控禦塞外故中國不守邊而自

昭代叢書

壬集

春秋釋疏卷第五

三

世楷堂藏板

固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也

閔公

閔公 公名啓方而史記云名開者漢景帝諱啓故易啓爲開去方而但言開則浴公羊氏之瑣說謂春秋譏二名也史記桓公名允宣公名倭亦林堯客所傳異未聞孰是

季子 仲孫 高子 三子皆不名非春秋之通例

三傳以爲賢之嘉之貴之或曰外之義皆未安大夫之稱子猶侯伯子男之稱公皆假尊號以面諛之春

秋時習俗則狀而書之史冊固不可以五等之爵加之列國之臣況仲湫曰孫尤非名之正蓋魯國之亂于閔公之世爲已極閔公幼穉無知唯國人所爲故仲湫高後之來皆不以禮見主君湫與後不言使無所致命也湫不言聘不成禮于廟也季反不言至自無所告至也國人接之國人納之從國人之尊稱而書之所以著魯亂之甚故曰齊桓存三亡國魯無君無異于亡也

陽 杜解但云陽國名不詳其地按漢書東海郡都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稗疏 卷第五

語

世楷堂 藏板

陽 曰春秋齊人遷陽是其地當在鄰近海之間杜未攷耳

禘于莊公 言莊公者杜氏謂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朕言公而不言宮則非廟也故胡氏汪氏以爲于寢乃喪唯在殯則寢爲先君之殯宮既葬卒哭則主耐于祖寢爲新君之寢矣不得仍繫于先君維時莊公葬已踰年主耐于惠公之廟魯人屈其祖以從莊公之主于惠公之廟廟未遷不得言莊宮爲升莊公于禘祭之列初行吉祭又不得言惠宮于莊公者以

主之所在而言之實則惠公之廟也失禮之尤名不能正于此益見

僖公

聶北 夷儀 杜解但云邾地未詳其處按續漢郡國志東郡聊城縣有夷儀聚有聶城注云左傳聊攝以東卽此則二邑皆在今東昌府治邾本都順德時河水北流邾本都河西東渡河而都聊城則阻大河以禦狄故齊宋曹師次于聶北以待其遷聶北夷儀地相密邇次聶北時已爲經營夷儀矣但聊攝爲齊之東境去邾遠而去衛近夷儀當是齊衛之間地桓公割以爲邾都杜云邾地未是其後邾衛交惡至于相滅蓋由此也聶與攝通音嘗涉反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稗疏 卷第五

語

世楷堂 藏板

夫人姜氏薨于夷 杜解夷魯地按哀姜已奔邾不敢復入魯境杜云邾人送之還亦無所據按隱元年紀人伐夷注云夷在城陽壯武縣于漢屬膠東蓋哀姜自邾徑莒欲沿海以歸齊而齊拒殺之也高密有夷安故縣蓋其地與

下陽 胡氏謂下陽邑爾而書滅以下陽舉而虞虢

亾故經無此例滅者必其國也號有三榮澤之號亭
東號也下陽在平陸縣大陽之南濱河之北北號也
陝州之上陽南號也東號號叔所封南北二號皆號
仲地北號爲其故都逼近于虞後或渡河南遷而宗
廟社稷故在下陽晉侯後再舉伐號兼取南號耳號
國之亾實亾于下陽下陽瀕河南號亾下陽而未失
大河之險晉在虞北下陽在南亦不可云虞號之塞
地特以包虞而逼南號爾

江黃貫 江杜解在汝南安陽縣東坡圖在蕪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碑疏
卷第五

乘

世楷堂
藏板

州汝南地接黃陂蘄州國以江名必近江水蘄州東
濱大江有故江夏城于漢晉或屬汝南東坡圖非無
據也黃杜云在弋陽縣今光州也地接黃梅黃之爲
州名肇于此貫杜氏以爲字誤云是蒙縣西北之貫
城按蒙縣有貫城他無所攷獨聞杜說漢有貫縣自
屬鉅鹿貫侯呂之國也貫之非貫三傳無異范甯注
音古亂反明非音世之貫按史記田齊世家齊伐衛
取母邱索隱曰母同貫古國名衛邑蓋冷東昌之冠
縣母貫冠音義相通地與陽穀近江黃北來受盟于

齊自應至齊衛之境不當屈齊宋南來杜破文以伸
已說非是

陘 杜解潁川召陵南有陘亭按齊桓公自蔡伐楚
師進而南召陵在今鄆城縣直蔡西而稍北旣言伐
楚則已至楚境故楚曰涉吾地召陵之盟傳曰師退
次于召陵與上言師進次于陘相應則陘不在召陵
明矣山徑曰陘自冥阨而北千里無山蘇秦說韓曰
南有陘山則陘爲楚塞之山其地應在應山之北山
徑微通光山固始之間非召陵之境矣續漢郡國志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碑疏 卷第五 乘 世楷堂 藏板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碑疏
卷第五

乘

世楷堂
藏板

言召陵有陘亭亦沿杜氏之誤也

弦 晉書地道記西陽郡治弦子之國西陽右對鄂
城今黃州府治也杜解在弋陽軹縣于漢屬江夏與
弋陽有楚塞之隔不得云在弋陽江黃弦皆濱江之
國杜盡繫之汝南皆未審耳

天王崩 經志天王崩者此時繫以日尤爲詳確而
左傳謂惠王以前年閏月崩襄王畏叔帶之難懼不
得立不發喪夫襄王已爲諸侯所翼戴齊桓且堅勿
易樹子之誓惠王二崩卽當速討以召諸侯援已弗

容遲緩叔帶近在宮闈豈能秘至經年則左氏之說
誣矣史本紀年表俱載惠王在位二十五年竹書紀
年惠王閏三十五年已巳歲陟唯皇甫謐作二十四
年當亦雷同左杜耳

緣陵緣陵營陵也而薛瓚曰營邱卽臨淄營陵非
是營邱今臨淄縣太公所封爲齊之都會何容遷杞
于此營陵今昌樂縣也杞遷都淳于在齊南鄰莒之
間淮夷沿海而病之齊桓遷之近齊以避其患乃營
陵近齊而去杞遠杜云杞地亦非蓋亦齊邑桓公以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釋疏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易杞而使安既遷以後乃爲杞地耳
沙鹿 杜解在晉地蓋據卜偃之言謂災應其國則
山其境內爾沙鹿在今大名府元城縣而晉在河南
當獻惠之世晉未嘗越大行王屋而東有尺寸之土
及文公受賜啓南陽始有今懷慶地赤狄既滅乃出
井陘而東有雞澤邯鄲朝歌然亦止此而已大名在
東昌封邱之間鄭衛之界中隔衛邢及狄晉安得遙
而有之實衛地也若卜偃之言則山崩之變大天下
皆受其災而無德者當之晉惠失信妄爭以人事言

應受其咎乃自是十年之內齊桓卒國內大亂宋襄
被執兵敗身傷中國無霸兵爭復起周室愈衰則災
應抑不獨晉也

厲 厲與賴通公羊注音賴是也此所伐之厲卽楚
國所滅之賴老子生于苦縣之厲鄉一曰賴鄉地在
考城鹿邑亳州之間齊移救徐之師西向伐厲厲與
楚而病徐也杜氏乃謂義陽隨縣北之厲鄉隨州之
厲乃神農所生之厲山亦曰烈山非國也齊桓帥八
國之兵以伐楚尙次陘而不深入安能輕率一曹越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釋疏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涉以伐之邪
鷓 古無鷓字許慎曰春秋六鷓退飛其字从兒从
鳥入聲五歷反讀如雌霓連蜷之霓水鳥也雌雄相
視而孕亦謂之青雀船首畫之以辟水災飛不能高
故其退飛人得而見之
項 項今項城縣去魯遠魯不能越曹宋陳而有其
地左傳謂魯師滅之未是二傳謂齊滅之蓋齊方伐

英氏英氏者今之英山自英旋師而北因滅項以與徐胡氏謂未有外滅而不書國者滅賴不言吳非外滅乎

梁國所在杜氏失注小司馬謂在馮翊夏陽夏陽之梁以梁山得名謂之少梁舊爲韓侯之封居秦晉之間梁山爲晉望未聞有梁伯之封此梁國者乃漢中西鄉縣古曰梁州是也在秦之南故梁亾而秦有之又河南汝州亦爲故梁國續漢郡國志言伯翳後所封朕去秦遠秦不得有其地與傳不合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碑疏

三

世楷堂藏板

鹿上 杜解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水南曰陰汝水自汝陽上蔡西平東流入淮原鹿在其南則蔡之南鄙申息光黃之境宋地安得在彼杜之不審甚矣漢志原鹿屬汝南郡楚于時已有申息故史記索隱以爲楚地朕宋齊不應遠卽楚而相受盟京相璠鄆道元皆以濟陰乘氏縣之鹿城鄉爲鹿上其地在今曹縣乃曹宋之境以爲宋地斯得之矣

踐土 杜解踐土鄭地按傳云晉師還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在漢卷縣今并入修武縣地在河

內大河之北晉敗楚于城濮衛地也其還師歸國卽從衛輝入懷慶取道王屋天井而歸天子要于中道而勞之渡河而北以至衡雍鄭都新鄭地盡于虎牢皆河南也何得衡雍復爲鄭地至衡雍而作宮于踐土三地相爲密邇不出修武之境衡雍本文王子雍叔封地雍國絕地入于王畿始終非鄭之有傳云晉鄭盟于衡雍則鄭渡河以北而會也傳又曰鄭使子大九行成于晉亦越疆之辭衡雍踐土非鄭地亦明矣天子勞晉已畢自溫反于河陽而行狩禮河陽今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碑疏

三

世楷堂藏板

孟縣也其南岸孟津也從此歸雒未嘗一涉鄭地杜于公子遂盟于衡雍亦曰鄭地不審甚矣

翟泉 杜解雒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其云雒陽城內者據杜所見晉世之城而言非周之舊也而胡氏云近在雒陽王城之內則失之矣續漢郡國志注云本在城外定元年城成周乃繞之皇覽則曰太倉舊在雒陽城外秦封呂不韋雒陽十萬戶故大其城圍入城中二說未知孰是要當盟翟泉時不在城內審矣且胡氏以雒陽王城合并而言尤爲疏謬雒陽

自雒陽王城自王城周公營雒時分建二城所云乃下澗水東瀍水西惟雒食者是謂王城孔氏注云今河南城是也其云又下瀍水東亦惟雒食是謂成周孔氏注云今雒陽也王城在西成周在東中隔瀍水地道記云王城去雒城四十里至漢猶分雒陽河南二縣不同一城平王東遷居王城乃漢之河陽縣迨子朝之亂王猛入王城而不能固其位敬王立白狄泉入成周晉帥諸侯城之遂爲王都蓋王城經亂廟社宮室想已殘燬故東遷雒陽從此至宋皆以雒陽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釋疏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爲東都宋曰而王城爲屬邑狀在漢王城猶存爲河南縣亂于董卓再亂于永嘉至拓拔氏南遷而王城廢并入雒陽無河南縣矣若盟于翟泉之日天子固在王城去雒陽尚四十里也而翟泉又在雒陽城外故春秋書天子居于狄狄翟泉又書入于成周明初在郊而後乃入城也晉孝廉董養謂翟泉在步廣里楊術之伽藍記謂在建春門內御道南鄴道元謂天淵池所注晉惠帝問蝦蟇之地皆據敬王已遷都呂不韋已擴城之後而言後世知有雒陽而不知有

河南知周之都成周而不知先都王城見翟泉在城內而不知故在城外胡氏之誤所由起也古今沿革不一類如此其可據所見以疑所聞乎

四卜郊公羊言三卜禮也四卜非禮者月有三旬旬卜一曰四卜則踰月故非禮又云禘嘗不卜卜郊非禮何休謂天子不卜郊魯郊非正故卜尤爲曲說使魯知其不正則不郊矣何卜之有洪範言作內吉作外凶禘嘗內事郊外事卜者不敢自專聽命于神而後敢祭會事天事親而敢以己意行乎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釋疏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敗狄于箕 杜解大原陽邑縣有箕城又云故西河郡有白狄胡杜詳于攷地而不能審于折中往往有此陽邑故陽處父之食邑今爲大谷縣在大原府南西河則今汾州胡種雜處乃其瀕河之北壤晉都故絳在其中閭狄在汾州安能掠晉而東晉抑不禦之于汾西縱使深入而後敗之蓋此狄亦澤潞依山之狄西掠晉地而迎敗之也非西河之胡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杜氏以長麻定僖公薨之乙巳爲十一月十二日乃謂隕霜亦在建戌之月霜當

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爲災此可謂學而不思矣隕霜繫于乙巳之後安見其非建亥之月且隕霜不繫以月蓋通一冬而言之若一日乍霜而草不殺亦其恒爾安得遽言不殺況李梅之實尤非一日而成春秋書此記自霜降至冬至恒燠耳何事曲爲之說哉

文公

躋僖公 大事禘也而喪畢之禘謂之大禘合羣廟之主及新祔之主于太廟各以次序分昭穆躋僖公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稗疏 卷第五

善

世楷堂 藏板

者乃于太廟之中昭穆之列閔僖並席而僖居上若移易昭穆則升僖于閔之左非升于其上矣抑此但紀大廟中之位次而未言廟制故衆說紛紜其云僖爲禘閔爲祖則祖禘之名大亂閔可云文之祖其可爲僖之禘乎父子之不可假借豈以人爵而紊天倫乎僖爲穆閔爲昭則莊本昭也而穆之桓本穆也而昭之而昭穆之名又大亂周道尊尊莫重于父子其生其死昭穆一定百世而不改則世次定特以先君無子而弟立于是而五廟之制不知所從要此皆爲

周衰之亂政若攷之于禮則君無子可禘必取諸其子之行以爲之後故禮言爲人後者爲之子而弟必不可立何況其兄此乃武周所定不易之制昭穆永明廟制永定至于後世篡奪相仍無立後之典唯臣子所扳立則固不可問已其在于魯或隱桓閔僖同爲穆如何休孔穎達之說或多立廟而祀不啻五世如汪克寬之說俱不可知要以暴行成其邪說唯無子而不依昭穆以立後大本既失其末固莫能挽也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稗疏 卷第五

善

世楷堂 藏板

六 杜解今廬江六縣而汪氏謂壽州安豐有六國故城按六故臯陶後偃姓國漢爲六安王國正今廬州之六安州若安豐故縣在今壽州霍邱之境今芍陂猶名安豐塘乃蓼國故墟非六也

蘇子 杜解狄滅温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按蘇爲縣內之國在西周時刺暴公而作詩者已有國邑温子稱蘇者東遷後畿內之國已亾隨平王而東因封于温其支庶固留仕于周狄雖滅温蘇氏未亡王蓋復立其支子仍以蘇之故名爲其邑號若奔衛之温子傳稱蘇子者以其族姓言也抑攷滅國之例

有二有井而有之者有但毀其宗廟社稷後不復能
建國而不必有其地者如楚滅蕭楚不能有而地入
于宋蕭因以亾狄之滅温狄亦不有其地地仍爲王
畿後以與晉特温子之後不復有國而別立蘇子温
則亡也温亾而蘇氏固存不當以滅温爲疑

諸及鄆二邑皆莒魯交界之地諸今諸城鄆杜云
城陽姑幕縣南有員音運亭今按姑幕今莒州乃莒國

都近地楚所入而潰之鄆也此所滅之鄆乃在漢東
莞今沂水縣二鄆相近魯莒各城而俱名曰鄆猶六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神疏
卷第五

美

世楷堂
藏板

代時南北各置雍兗州名同而地異也

新城 杜解梁國穀熟有新城穀熟宋地在今歸德
朕僖六年諸侯圍鄭新城杜云新密在今密縣凡春
秋所書地有名同而地異者如郟防郟之類必因
其事迹源其形勢而後可辨今此同盟宋鄭皆與且
晉盟諸侯多就近晉之地安知非鄭之新城而爲宋
之新城乎凡此類杜氏欲自矜其博辨而不必有實
者也

有星孛入于北斗有者非恒有也入于者自外而

逐入也唯五緯不但隨天而行故于恒宿有出有入
其餘經星隨天而行不自出入北斗非五緯所行之
道安得有星乍見于外而旋入于中有之其爲變異
大矣孛星之芒因日而見故夕出于東則芒射于西
夕出于西則芒射于東星之餘氣散亂映日而爲光
芒也北斗去黃道甚遠日所不映而孛氣發芒則尤
爲大異豈區區三諸侯之見弒足以當之哉

莒弒其君庶其 莒晉薛稱國以弒自一義例而左
傳于莒歸首惡于太子僕使僕果有覆載不容之罪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神疏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則春秋必與楚商臣蔡般同正天誅而何爲分惡于
國臨川吳氏謂旣因國人以弒君則當自立何爲奔
魯其說良是蓋國人衆起以弒僕或與聞而非其主
使季文子所言弒君父者亦臣子之詞非必僕爲庶
其之子孫明復謂稱國以弒國之人皆應坐上刑胡
氏譏其用刑大濫明復所言通國之人豈概數萬生
靈而屠之哉亦謂在廷之臣及所帥之衆而已如晉
厲之弒欒書荀偃士匄誰可未滅韓厥驕悖之言亦
與鄭歸生無異故無首無從無一可赦邾定公所言

在官者殺無赦正此之謂何疑于明復之言已甚乎
莒薛國小史不詳其始末以晉例之自見是莒僕亦
一賊也特非首惡耳

宣公

平州 水經泲水過臨泲縣又東北迤爲淵渚謂之
平州州古洲字平州泲之淵渚名也漢爲平安縣在
涇沃側涇沃今蒲臺縣地杜云在泰山牟縣西未是
崇 杜解但云秦之與國不記其地而任公輔謂在
京兆鄠縣甘亭按鄠于夏爲有扈氏于殷爲崇侯虎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碑疏
卷第五

彙

世楷堂
藏板

之國文王伐而滅之其地入周未聞以封諸侯去鎬
京密邇固周畿內地周自有周之崇也殷之崇也且
鄠在上林苑南與杜陵接壤北隔渭水周京故地已
爲秦據趙穿豈能帥孤軍穿秦境南涉渭水而侵之
晉雖渡河得少梁而去鄠猶遠則此崇國必在渭北
河澗雖與秦而地則近晉杜氏闕之猶知慎也

黃 垂

桓十七年盟于黃杜云齊地而未詳其處

今以公子遂如齊之途計之齊都臨淄魯往當迤南
而東漢琅邪郡有橫縣讀如黃應是其地垂則應在

魯近地故遂以辛巳卒而壬午計已聞爲之去篇杜
解垂齊地非是

舒蓼 舒蓼應是一國舒不一種故曰羣舒漢有舒
縣又有龍舒大抵廬江舒城桐城潛山皆羣舒之境
舒蓼其一也故徐已取舒而楚又滅舒蓼杜云二國
非是舒既折入于徐蓼國在安豐今霍邱地文五年
楚已滅之豈一國而再滅乎且經文亦當分別言不
應滅二國而統以一滅之文

根牟 杜解琅邪陽都東有牟鄉按陽都乃齊人遷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碑疏
卷第五

彙

世楷堂
藏板

陽之陽非東夷國東萊郡有牟平今寧海州又有東
牟今文登地濱海而僻夷根牟自應在此抑此連齊
侯伐萊爲文與莒伐杞取牟婁同則取之者齊也根
牟應爲萊邑非國也公羊以爲魯取齊師方在萊魯
豈能越萊而取其東國乎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范甯謂傳例言日不言朔

食晦日則此丙辰晦之日也已巳齊侯元卒在晦日
之下當有聞拘守穀梁之說既不可通則曲爲之辭
其陋甚矣夫丙辰爲四月之晦則四月之朔非丁亥

則戊子推而上之前年十月朔日當爲庚寅月中不
得有癸酉惟丙辰爲四月朔然後可推前年十月爲
己未朔癸酉衛侯鄭卒其十五日而後癸巳徵舒弑
君爲五月八日范甯何此之不知邪春秋紀閏凡二
一不告朔一葬齊景公皆于歲杪故劉仲原言是時
麻法多謬每置閏于歲終左氏以閏三月爲非禮蓋
周麻之鹵莽止不合于天時下不宜于人事不待無
屯氣之月而或前或後疆謂之閏秦之後九月實做
于此則四月之後周麻無閏可知而安得以丙辰爲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稗疏

早

世楷堂

四月晦哉若日食必朔而麻家疏謬或前或後故杜
氏曰不書朔官失之言麻官之失也孔子志行夏麻
以立萬世之法故或言朔或不言朔以著其失范甯
惡足以知之
鄭 水經注沛水合滎濱東南流得宿須口沛水于
此又兼鄭目京相璠曰在敖北敖者敖山也在今河
陰縣傳稱楚子次于管在今鄭州晉師在敖鄙之間
渡河而南正在河陰濱河之南岸背水而陳于法當
敗宜其掬指舟中也水經注所云沛水有鄙目者河

沛于此合流故沛有鄙名蓋鄭之北境也河陰去鄭
州五十里

稅畝 稅畝之說諸家不同攷之于傳左氏言不過
藉公穀皆言什一以譏其不狀乃未明言其稅法之
重輕故或以爲什取其二或以爲仍什一而但廢助
法傳無明文則當熟繹經文以求之經但言稅畝則
非加賦也故謂于公田之外又稅其一子說不立狀
魯之什二後不經見必自此始則朱子十而取二之
說自伸以實求之言稅畝者謂無畝而不稅故曰履
畝助法一夫百畝非僅百畝也唯上地不易之田爲
百畝一易中地則一夫二百畝再易下地則一夫三
百畝助法初定之時民或閒一歲再歲而易耕以休
地力迨其後人衆而力有餘熟耨而糞之皆成熟地
先王亦明知後之必墾爲肥壤正以此寬民力而勸
之耕所謂仁之至也唯公田則百畝而無萊 萊猶今
之荒也
私田則以三等酌其中蓋二百畝而名曰百畝今此
履畝則凡已耕之土盡入稅額蓋先王雖名什一而
實二十而一稅畝則無土漏于稅外以周制較之什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稗疏

望

世楷堂

而二矣此法李惺字文融師之名爲清姦敵以裕國而殃民甚矣觀履畝而稅之文則羣疑盡釋三傳之說皆可通也

宣榭之室有東西廂曰廟有室曰寢無室曰榭爾雅輒有明文廟以祀先朝踐于堂事尸于室無室而何以祭胡氏謂是宣王之廟他無攷證獨據呂與叔攷古圖邾敦之文耳宋人風尚以畜古器爲雅趙明誠歐陽永叔以蒐輯金石文字示博聞于時多廢爲之以求售者莫能詰辨則此邾敦者不知出何人之手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神疏卷第五

望

世楷堂藏板

而可據以釋經乎杜氏謂講武屋別在雒陽者其說甚允榭本與序通有堂無室于射爲宜今之演武廳猶其遺制而宣王講武于成周吉日車攻詩有明證豈不較信于未知真偽之銅器邪若公穀以爲藏樂器之所則以射必有樂或于榭側有樂器之府榭火而樂器燬因傳聞而遂以爲樂器之藏耳

太月癸卯日有食之 穀梁傳注以癸卯爲六月晦

而而置後已未盟于斷道爲閏月按是年正月有庚子丁未若六月癸卯晦則正月有丁未而無庚子但

六月癸卯朔則有庚子而無丁未故杜氏以蔡侯申之卒爲二月四日斯爲精確蓋經文偶脫二月二字猶壬申公朝于王所之脫十月也唯六月朔日癸卯則斷道之盟爲十七日范氏巧護穀梁不知厯算與十年日食同

成公

作邱甲 邱甲之制胡氏援引攷證詳矣顧增乘增甲之疑尤屬未安據蒐紅之車千乘爲計甸增乘之徵而以漢書一成覈之六十四井而旁加一里爲成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神疏卷第五

望

世楷堂藏板

旁加一里者加八里也一成之田七十二井千乘之賦爲田七萬二千井計地方二百七十里稍弱與漢書刑法志馬季長論語注朱子魯頌傳所云三百六十里有異乃魯地有今平陰泰安兗州曲阜寧陽泗水魚臺單縣濟寧汶上費縣沂水之境規約成方豈但二百七十里蒐紅之車不待增乘而已足況史克所頌公車千乘僖公已朕在邱甲未作之先非昭公時始有是增乘之一疑也抑據楚人二廣一乘百五十人爲增甲之徵而甲者以甲士得名一車之中車

正御右止于三士雖楚二廣亦狀則一乘止于三甲若得臣之戰長狄齊莊伐衛有駟乘者偶狀賈勇之事非成法也二乘四甲不贅一甲乎倘增步卒而不增甲士亦不得名增甲是增甲之一疑也嘗以鄭氏王制注參攷之周公定天下九州方七千里名山大澤去三之一其爲名田者約三千三百萬井以一成出七十二步卒乘之當有三千三百萬人爲兵計唐之府兵宋之禁軍廂軍昭代京外衛所之兵制不足以當其百之五卽隋煬征高麗開河之役亦不逮其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稗疏 卷第五

世楷堂 藏板

十一雖三代之兵不如後世死于戰爭之酷而勞民罷敝于原野曾先生而忍于虐民如是乎足知李靖之言不仁之甚非古制也若包子良謂十井而出一乘則八十家而七十二人爲兵天下無非兵矣豎儒之言誣古以禍生民按詩稱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每乘止三十人而司馬法十井爲通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徒二十人則原無七十二井出七十二人之法而井止三家亦無八家之數大約秦火之後古制亡稽釋經者勿掇拾殘闕彊

立繁重之法爲殃民者之口實儒者立心當如是也茅戎水經注云茅亭茅戎也秦穆公自將代茅津卽此戎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按秦穆伐晉濟自茅津非伐茅津也酈道元之誤顯然所謂茅亭者在今平陸縣境晉地也大河之濱通津所在非戎所可雜處去成周亦遠無患于周周亦不應涉晉地以伐之按王子晉以攢茅之田地在河內修武田以與晉而西阻太行戎固依山而處周于文十七年敗之于邲垂邲垂漢爲新城縣在今伊陽縣則其爲伊雒以北之戎夾河而介于河內明矣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稗疏 卷第五

世楷堂 藏板

新築 大康地記樂陵國有新築縣樂陵地在今山東武定州齊衛交界之境衛侵齊而齊迎之與戰也新宮 不言宣宮而言新宮劉質夫以爲神主未遷是也狀謂二十八月而未遷主爲緩而不恭則又非是卒哭之後主祔于祖廟祥祭皆于祖廟行之喪畢吉祭必待時享之月因行大祫祖廟遷而上新主乃居祖廟而時享必于四仲之月周正以建丑之二月爲仲則二月正新主入廟之月而是月之內三旬各

有柔日卜吉乃祭今此甲子前有癸亥卜或不吉則須乙亥禘祭主乃入其廟宮則于災之日主尙未入亦不得譏之爲緩主未入而哭誠于禮爲過但將欲入廟而廟火更待後仲月吉祭方行靈羈安侑亦足動人子之哀禮以義起未爲不可劉氏譏之過矣抑于此見諸侯五廟之制周衰文勝其濫已極遷廟之禮遞遷而上孫居祖廟于其將遷稍加丹堊而已然則當其未遷宣公從祖而祔禧公之主固在廟中當名僖宮不名新宮言新宮則初始爲之于二昭二穆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神疏卷第五

吳

世楷堂藏板

之外矣見于經者場也武也桓也僖也不復以昭穆名而從其諡蓋不知其凡幾矣

三望胡氏三望之說前後自相刺謬已據公羊傳言祭泰山河海矣復取朱長文之言謂泰山禮所得祭故不書而獨紀三方其說新巧釋經之大忌也禮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言四者舉其方耳周禮注四望五嶽四鎮四瀆略舉之其望十三如周都鎬京西望唯吳嶽餘或北或南皆在其東望者不至其地遙擬其方望而祭之也泰山在魯封內若特祭之自當

(據給山遺書全集補入)

至其山麓望乃因郊而祭泰山去曲阜東北百里外則此亦遙望而祭之耳魯既僭郊因而僭望而禮損於天子則就近而望焉於嶽則泰山於瀆則河於大川則海而四鎮不與泰山既其封內亦半屬齊東侵莒地有諸郛則亦潮之所及而與海通其時河雖北流不徑魯境而濟水自榮濱與河合而復分則亦河之支流也故東望祭海西望祭河北望祭泰山公羊之說爲九三者實指其所祭山川之數非於四望去一而三也若如天子之四望而去其一則北鎮暨無闕北嶽恆山皆北望也又豈魯所得祭乎故惟公羊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神疏卷第五

吳

世楷堂藏板

之說爲長胡氏察之不詳故言之靡定此釋經之所以難也

瑣澤 杜云瑣澤地闕按襄十一年傳稱諸侯之師右還次于瑣杜云榮陽苑陵縣西有瑣侯亭其地在榮陽新鄭之間鄭地也晉會衛於此正二國之中途澤者以水得名應卽瑣也猶鄆陵之或稱鄆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 十一月無壬申以十二月丁巳朔之推可知故杜云史誤而殺梁傳曰致公而後錄蓋嬰齊之卒以傳言夢徵之當自涇水之上去鄭近而去魯遠且從公伐鄭無先歸在途之禮則其卒應

在十月壬申及公告至乃追書之卒以壬申從其實也書于十一月公歸柩隨以返乃成喪也穀梁之義精矣

正月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公羊注曰起正月見幽
二月庚申死蓋因前年十二月丁巳朔推之庚申當
為二月五日故曲為之說也乃據是年八月有己丑
十二月有丁未則正月固有庚申左氏于前年歲終
置閏閏月乙卯晦殺胥童厲公見弑于正月五日非
二月也周麻粗疏置閏必于歲終與秦同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釋疏
卷第五

吳

世楷堂
藏板

襄公

次于郟 杜解郟在陳留襄邑縣東南鄭地襄邑今
睢州境內以宋襄公葬此得名其東南柘城也為宋
邑明甚何云鄭地傳云晉敗鄭徒兵于洧上于是諸
侯之師次于郟以待晉師則是密邇相聞襄邑去鄭
甚遠豈能知其克捷而不進水經洧水過鄭縣南郟
水從西北來注之字正作郟郟與澗通音側真反詩
孟子作溱者傳寫之誤溱乃湖廣臨武縣水南流入
淮者也郟洧合流可謂之洧亦可謂之郟其水東過

洧川西華經陳地又東入淮于宋全無干涉蓋諸侯
之師在洧川故傳云以郟之師侵楚焦夷及陳焦夷
當是譙郡今之亳州順郟水而東則陳與譙受兵矣

郟與郟國之郟字同音異郟國音疾綾反此讀如臻
九月辛酉天王崩 杜氏以長秣推之辛酉為九月
十五日推至二年五月當為癸卯朔則月內無庚寅
六月壬申朔九月庚辰十八日己丑而經載五月庚
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論卒七月己丑葬齊
姜殊為舛錯蓋于元年己丑歲終置一閏也唯有閏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釋疏
卷第五

吳

世楷堂
藏板

則二年正月乙亥朔三月甲戌朔五月癸酉朔十八
日庚寅夫人薨六月癸卯朔月中無庚辰故傳以鄭
伯論卒為秋七月七月壬申朔九日庚辰十八日己
丑葬齊姜知經之書鄭伯卒于六月者傳授之誤也
成十七年丁亥歲己置一閏于十二月後至己丑歲
杪纔二十四月而復置一閏蓋周末麻法大壞以五
年再閏為死法故三年一閏又閏二年而復閏全不
計氣盈朔虛之實而月唯死守經朔一大一小乃以
二日月見西方四日未見為災異其疏謬誣天如此

夫子所以欲行夏厓也

善道 宿州有善道驛蓋古名之僅著于今者宋地

也正吳西北以會中國之便道與龍亢之向濠之鍾

離相櫛比杜云地闕未詳

莒人滅郕 左氏以莒惡郕之略魯而滅郕晉以

郕討魯莒人伐魯以疆郕田是莒用兵伐而滅之也

公穀則謂莒人以子為郕後竄其宗以絕其世事同

于滅蓋見昭四年取郕疑莒既滅之不當與鄭郭同

文而復滅于魯乃莒之以子冒郕後者豈非世子巫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稗疏 卷第五

季

世楷堂 藏板

乎使春秋惡其竄冒罪均于滅人之國則不當輕許

巫以世子之稱且自是以後郕不再見則安得復有

己姓之郕子左氏謂著邱公不撫郕郕叛莒而魯取

之杜氏因謂郕為莒邑參觀而酌之蓋滅郕實用師

以滅既滅之後莒因立其子弟為郕君以服役于晉

故晉不討莒而討魯蓋職貢未亾而妣姓之郕則已

滅也昭公取郕蓋取莒之屬國二傳傳聞未確知既

滅之後有己姓之郕因為之說耳經于此類必待推

求而後知如一須句僖公取之矣文公復取之非善

通者不且如王安石之譏春秋為斷爛邱報哉

邢邱 邢邱之邢从开篆作并邢國之邢从开音同

而文異邢侯初封在順德府邢臺縣漢曰襄國後遷

夷儀在東昌府聊城縣衛滅之地入于衛邢邱非國

也地在懷慶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到于邢邱修武

勒兵更名邢邱曰懷甯曰修武懷今武陟縣也朕懷

之為名自虞夏已朕書曰覃懷底績史記秦使五大

夫綰伐魏拔懷後二載拔邢邱索隱曰邢邱在武陟

縣東南二十里平皋是也括地志亦曰平皋古邢邱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稗疏 卷第五

至

世楷堂 藏板

臣則韓詩以懷為邢邱亦相近乃應劭以邢邱為邢

侯國而曰自襄國徙此齊桓時衛人伐邢邢遷于夷

儀其地屬晉號曰邢邱不知从并之邢與从开之邢

判然為二故臣瓚漢書注云邢是邱名非國而顏師

古直斥應說之非謂晉侯送女于邢邱蓋謂此其說

是也漢書趙襄國縣注邢侯國續漢郡國志平皋有

邢邱故邢國周公子所封則仍應劭之誤而劉昭又

引臣瓚注以折其非杜氏于宣六年赤狄伐晉圍懷

及邢邱注云今平皋是已乃又以為鄭縣之邢亭不

知此乃晉邑在河南晉啟南陽而有之與鄭隔河相去甚遠安得屬鄭邢亭之名他無所見唯野王西北京相璠曰是邢亭邢字相近乃故邢國因而錯亂抑與邢邱相去二百里何杜氏之不審也

己亥同盟于戲 以五月有辛酉推之則八月癸未當在下旬據杜解十二月癸亥門鄭三門爲月五日則辛酉當爲五月晦日八月朔日癸未爲二十三日十一月庚寅朔己亥爲十日而下推明年五月當爲丙戌朔甲午滅偃陽乃其九日也此卽合經文前後昭代叢書 壬集 春秋釋疏 卷第五 奎 世楷堂 藏板 推之昭然可見十二月不得有己亥傳言十一月自是傳寫者誤一作二而傳言閏月戊寅十二月己未朔則戊寅不得在閏月明年五月亦不得有甲午此杜之注釋經傳善救其失者也特以閏月爲門三日則不如疑而闕之

祖 京相璠曰彭城偃陽縣故城東北有祖水溝偃陽在今沛縣祖在其境內時尙自爲國偃陽滅地乃屬宋其南則徐也會祖之師既就近而圍偃陽則祖在偃陽明矣杜云楚地蓋據戰國時楚滅徐宋後地

界言之非當時疆宇也晉會吳以謀楚豈就楚地以結言哉

亳城北 亳有三偃師爲西亳于時爲周畿內地考城爲北亳于時爲宋地亳州故譙也爲南亳于時爲東夷或徐境俱去鄭遠鄭方受圍不得越境受盟杜云鄭地鄭不得有亳城也二傳作京者是已京者故叔段之邑在今滎陽新鄭二縣間京亳字相近京大也亳亦大也殷謂之亳周謂之京故左氏之傳誤

澶淵 杜解在頓邱縣南頓邱今開州也此宋眞宗渡河拒契丹處攷之張晏應劭所說乃繁淵非澶淵也大名有繁水南樂在其南故南樂謂之繁陽續漢郡國志沛國杼秋縣故屬梁國有澶淵聚注云襄二十年盟于澶淵其地在考城之南豐沛碭山之間宋地故謀宋災亦會于此後世以繁淵爲澶淵而沛梁之澶淵隱蓋自杜氏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此年及二十四年皆比月書日食此釋經者之大疑也蓋日之發斂于南北者其黃道四十七度八十

六百分萬分凡一百八十二日六千二百十二分強而反約略計之凡四日而行一度稍弱積一月之日凡七度有奇而月之出入黃道二十七度五分日之一強已復反故道餘二日五分日之三凡行三度八千八百分強凡差三度有奇安得比月而入食限邪且九月十月乃建申建酉之月密過分前月行黃道內二十四年則在七月八月建午建未之月密邇至後月出黃道外而日之發斂疾徐不隨月為差何得比月而食若出一軌故劉炫以為傳寫之誤而姜岌昭代叢書壬集春秋釋疏卷第五著世楷堂藏板

一行郭守敬皆謂必無比月而食之理唯董仲舒以比月而食為大異則不知麻法而徒守舊聞曲為之說也凡春秋所書日食舛錯甚眾其故有三傳寫之誤一也失閏二也周麻疏錯不能自信置算法而求之占候如穀梁氏以虧傷而知食之鄙論日食之後人情驚愕偶有氛珥侵其一隅即詫傳為日食史官不審而書之三也今以郭守敬法上推往古凡經所書或不日或不朔皆史官之失抑有月分謬錯者則麻法不精置閏不當之誤今據授時麻所較定隱三

年己巳食者己巳實朔也失之桓三年七月壬辰朔食大衍麻及姜岌所推壬辰乃八月朔失閏也莊十八年三月食乃五月壬子朔食既失日失朔又訛五為五莊三十四年九月庚午朔食乃十月大衍授時所推皆同失閏也僖廿五年三月庚午朔食姜岌大衍授時皆五月也傳寫誤三為五僖十五年五月食大衍授時皆四月癸丑朔食既失閏史官又失日失朔文元年二月癸亥朔食姜岌及大衍皆三月失閏也宣八年七月甲子食杜預以為七月晦非也蓋十月昭代叢書壬集春秋釋疏卷第五著世楷堂藏板

朔史失朔而傳寫又誤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朔食乃五月乙亥朔食以經朔為朔既誤而又失算麻謬之尤著也成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食乃十一月姜岌云失閏是己襄十五年八月丁巳朔食姜岌及大衍授時皆七月也失閏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推之皆入食限經所書是也其十月庚辰朔八月癸巳朔皆已過交限則必無食理此算不精而占候者以氛珥為食也二十七年十二月癸亥朔食乃十二月姜岌及大衍授時皆同失閏也

昭十五年六月丁巳朔食五月也失閏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食大衍授時推之皆九月傳寫誤也詳元李謙麻議

雍榆其杜解派郡朝歌縣東有雍鄉于時齊侯已取朝歌其鋒甚銳魯若逼近而屯過其歸路必相爭戰既有畏而次豈敢壓齊壘以相臨乎按續漢郡國志東郡燕縣有雍鄉燕南燕今胙城縣在衛輝東南朝歌今淇縣在衛輝西北胙城南接曹州漸嚮魯境非齊西嚮之衝可進可退叔孫豹有畏而次自應在此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釋疏 卷第五

柔 世楷堂藏板

重邱 杜解但云齊地未詳其處應邵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邱鄉故縣也今按漢書地理志平原郡有重邱縣蓋在德州陵縣二邑界晉帥諸侯之師自東昌之夷儀進攻齊之北境齊既納成遂盟于此門于巢門于者攻其門也士句門于鄭門公門于陽州皆圍而攻之杜說是也杜于成十七年舒庸人道吳圍巢注巢楚邑則非巢國然吳楚江北接壤之地未聞更有巢邑而楚已并羣舒吳之爭地必徑巢

國巢楚與國為楚捍吳必下巢而後可嚮楚故先攻之不言伐巢者吳本志伐楚不為巢與兵巢之推吳亦為楚守也若穀梁責巢不飾城請罪胡氏責吳子不假道釋甲則皆迂而不切事情

昭公

號 此所謂東號也北號在大陽夾河之壤平陸陝州皆其地乃號仲之國而此東號則號叔之封鄭桓公東遷有號檜之地故為鄭邑西自汜水縣東至滎陽皆號故封穆天子傳畜馱于東號號曰虎牢汜水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釋疏 卷第五

至 世楷堂藏板

也滎陽有號亭續漢郡國志曰故號叔國此則號之故都地入鄭而猶名曰號晉楚之會會于此鄭 說者以謂有三鄭非也西鄭漢為廩邱今為鄆城縣字一作運東鄭在故東莞今為沂水縣續漢郡國志云東莞有鄆亭齊為昭公取而居之此鄆也其地與莒接壤或為莒或為魯故曰莒魯爭鄆為日久矣文十五年城諸及鄆為魯邑及成九年又為莒邑而楚入之蓋宣成之間莒復取之于魯不見于經者所謂內失地不書也

疆邠田疆者聚土為塹其外溝之為關以通出入也周禮封人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亦如之邠本莒邑魯先世嘗取之莒而未毀莒封別為己封至是復取之乃擴其舊封包邠于內欲使長為己城言田者邑城在內田在外疆其田之四界也必帥師者將有築掘之役恐莒來爭以重兵臨之也杜但云正其封疆未得委悉

防茲杜氏分防茲為二邑謂防在平昌縣西南茲在姑幕縣東北按經言牟婁及防茲地異則言及則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神疏

卷第五

庚

世楷堂藏板

防茲非三邑也漢書獨載琅邪郡有茲鄉縣續漢郡國志唯載平昌有婁鄉云是牟婁注云有防亭者亦徒據杜預之說非有他證則其為二邑非三邑明矣納北燕伯于陽公羊傳作納公子陽生謬甚陽生立于哀公五年辛亥歲卒于十年丙辰歲去是年庚午四十七年若此時已出奔在燕而擁兵以入當以二十矣其死也猶諡曰悼乎且于時孺子荼未生陽生何所嫌而奔燕陽左傳作唐杜云中山有唐縣按中山之唐在燕西飛狐口倒馬關之左自齊而往絕

燕而過之孤縣西隅高偃不能縣軍深入北燕伯亦不能遠恃齊以為援且又鮮虞國都非燕地也足知杜說之非按漢書涿郡有陽鄉縣當是燕地蓋在文安大城之間為燕齊之孔道不當從傳作唐而中山之唐當之

州來州來書入又書滅則其為國亡疑而杜云楚邑當由傳言楚子狩于州來謂是其邑耳然楚子田于孟諸孟諸豈亦楚邑乎州來國小服役于楚游獵其地唯其所為前漢地理志下蔡故州來國在今壽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神疏

卷第五

堯

世楷堂藏板

州楚之東侵疆域止于舒蓼未嘗北至壽潁州來之亾實亡于吳若平王曰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則言其國已滅他日已取之為尤易耳非州來之先已在楚也若為楚邑則已失之何言猶在哉冬有星孛于大辰 公羊傳曰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也 伐參 北辰亦為大辰夫彗體無光傳曰為光其出也必于黃道為近北辰在極北至幽之處不得有孛則其非北辰明矣參之名為大辰他無所攷唯大火為大辰而劉向言濫于蒼龍之體則是在房心尾而

光及七宿也然有疑者經不繫月而但言冬則是盡一冬而恒見矣自建酉之月至建亥之月皆冬也而以月令攷之建戌之月日在房建亥之月日在尾心方隨日以没大火隱而孛亦不得見且大火在天漢之西傳亦云西及漢唯參于周正之冬夕見東方而漢在其西言及者互東西而遠及之謂則似劉向之說爲不審參觀衆說似公羊伐爲大辰之說爲長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諸家之說唯陳氏謂同商臣

蔡般之大逆而程子曰蔡般許止疑同故皆書葬斯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神疏 卷第五

李 世楷堂 藏板

據經以爲定論蓋君弑而不書葬者君而見弑必于已有慝故既正賊臣之罪而復以不成喪貶其君聖人之精義也若子之于父則天下無不是之父母父雖不父不爲賊子分過故使成喪而書葬原其父所以甚其子也比事而觀子之弑父不同于臣之弑君大義昭朕矣楚顏不書葬則不以王爵與之之通例又一義也左氏云飲大子之藥卒此實錄也又云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此乃左氏臆說若穀梁以爲不嘗藥曲爲止辨夫嘗藥者亦嘗其毒否耳若病

所服藥則平人飲之無傷而薑桂芥連反其證則殺人豈平人嘗之而病者即可飲乎即云不嘗藥亦必止知有毒故不嘗也傳經者必欲爲趙盾許止解使滔天之惡與不知道之臣子同罰則欲甚盾止之罪而宋萬商臣皆可末滅矣以經斷之止之毒殺其父爲覆載不容之大逆也亾疑若左氏所云舍藥物可也尤爲不孝之口實程子言父母病委之庸醫之手是大不孝然則爲子者但避藥殺之名視庸醫之温涼妄投而疾視其死乎且倉卒之疾醫不及至子自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神疏 卷第五

李 世楷堂 藏板

知方可以使生而逡巡避嫌致令暴殞其惡不更甚乎釋經而爲曲說則賊道矣盜殺衛侯之兄縶 凡春秋所書盜皆下大夫以降而擅殺人者三代無草野弄兵寇掠之事蓋列國林立國必有軍卿行必有旅無能犯也自陪臣執國命始各有徒衆藏兵甲春秋深惡其壞封建頒爵之大法故自卿而下名不登于春秋盟會侵伐則稱人殺君與大夫則稱盜不如後世之史草竊之寇匹夫而得以名見也左氏求名不得之說曲而迂矣乃胡氏

謂齊豹爲司寇例得書名不知唯天子之司寇爲卿
侯國之司寇亦下大夫耳孔子爲魯司寇且不得與
三桓等況豹仕于紮而又見奪乎胡氏據檀弓之文
歸罪于宗魯不知孔子之告琴張乃君子慎擇交遊
之精義非春秋討賊之大法責宗魯可也釋齊豹之
首惡其可乎齊豹非卿而書盜又何疑焉又紮二傳
作輒出公不應與伯祖父同名左氏爲是

胡 杜氏失注括地志胡城在豫州鄆地縣界當陳
之東蔡之北南近汝南續漢郡國志在汝陰縣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神疏
卷第五

奎

世楷堂
藏板

鸛鶴 鸛鶴寒臯也一名寒號蟲當冬無毛穴處而
噓號達旦俗謂其鳴曰得過且過其糞方書謂之五
靈脂其鳥不耐寒故不踰沛公羊傳寫之誤鸛訛作
鸛鸛本音貫注公羊者讀之爲權因曲爲之說証已
陸佃不知鸛鳩之異謂南人剪舌教之作人語者尤
爲疏陋鸛音瞿鳩音章句之句鸛鳩者鸛鳩也俗謂
之拔哥巢而不穴豈足爲異哉

定公

容城 應劭酈道元俱以南郡之華容爲容城華容

今監利縣在漢南五百里濱大江而與郢密邇使許
遷于此鄭豈能深入楚地而滅之許自城父遷析依
楚北境以自固而召陵之會改而從晉故不敢復居
于析背楚而北遷容城雖無所攷大要在宛雒之東
汝蔡之北故舉颺之會許男未歸而已遷亟避楚也
鄭以夙怨就近而滅之其非華容決矣

柏舉 水經注舉水出龜頭山歷赤亭下分爲二水
注于江謂之舉洲吳楚戰于柏舉卽此庾仲容荊州
記作莒水京相璠曰柏舉漢東地或作汜按柏舉當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神疏
卷第五

奎

世楷堂
藏板

在漢川雲夢之間所謂舉水者疑今之竹筒河也故
傳曰自小別至于大別蓋漢北也京相璠謂漢東非
是

沙 杜解陽平元城縣有沙亭是沙鹿非沙也魏郡
漢自有沙縣今爲涉縣乃古沙侯國正在衛北齊西
而西禦晉之孔道齊衛相結叛晉自應在此

從祀先公 釋經者以經爲主以傳爲輔不可屈經
而就傳經言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相連成文非
二事明甚蓋陽虎從定公以祀因作亂而掠寶玉大

弓以叛從者陽虎從也不言盜從者不可加盜于祀
先公之上且當其從祀尙未爲盜也中庸曰陳其宗
器則寶玉大弓以祀而陳而虎因得竊之合二句爲
一事順讀之大義自昭然矣傳稱禘于僖公經不言
禘者亂從中起不成禘也乃三傳皆以爲升僖于閔
上釋從爲順則當音縱于文義殊牽彊或其時有升
僖于閔上之事亦未可知廬陵李氏謂逆祀臧文仲
所爲非季氏之惡陽虎欲暴季氏之罪不宜以此乃
三桓賜族季氏有費皆出于僖則升僖于閔自季氏
邠代叢書 壬集 春秋傳疏 卷第五 世楷堂 藏板

夾谷 傳曰祝其實夾谷漢有祝其縣屬東海郡後
漢郡國志因載祝其春秋時曰夾谷注云定公十年
會齊孔子相志又云祝其有羽山則其爲今淮安之
海州明矣其地乃郊莒之境非齊魯地不應遠涉而
會于此按萊蕪淄川皆有夾谷在萊蕪者酈道元謂
是家桑谷在淄川者一曰祝其則此夾谷爲淄川之
境魯東齊西正其地矣春秋之祝其非漢之祝其古
今異名勿容混注也

鄆 鄆 龜陰 此鄆東鄆今鄆城也謹在漢蛇邱縣與
昭代叢書 壬集 春秋傳疏 卷第五 世楷堂 藏板

僖如圍棘之棘相近當在汶上縣之北龜山在泰安
州陰山之北也三邑皆夾汶之壤蓋齊取鄆以居昭
公并取二邑之田昭公不能有而奔晉齊遂據之故
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不能克而八年公
兩侵齊以爭之至是乃歸于魯

垂葭 傳云垂葭實鄆氏而杜云高平鉅野縣西南
有鄆亭甚矣杜之徒務博記而不揆之事理也傳云
使師伐晉將濟河酈意茲決策遂濟水而伐河內齊
衛之君皆在焉杜會不思鉅野之去河內相去幾許

而云在鉅野邪鉅野魯地也衛欲伐晉而東馳狂者不爾也按鄭音古闕反實與溟通以水言則从水以地言則从邑一也溟水出沛源至温縣入河實河內地晉師不出未與交兵故曰次已逼晉境故耶意茲日數日而及絳鉅野之說舛謬較著漢書注引杜說為信相承淆訛弊流後學弗能止也

賑杜解祭社之肉盛以脹器按古無脹字从辰从肉者古唇字也若云以蜃飾器字當作蜃大蛤也蓋似今之螺鈿祭祀之器未聞以蜃飾之即令有之亦

昭代叢書王集春秋釋疏卷第五 奕世楷堂藏板

不當舍肉而言器舍器而言其飾按祭禮有胥鄭司農曰胥俎實也禮所云先生之胥折脅一膚一是也孔氏音之承反徐鉉音署陵反

定姒定非諡也蓋季孫薄于君母哀公或非定姒所出傳謂不赴不耐則亦不諡從定公而稱定姒若曰定公之姒氏耳若以為諡則襄公之母姒氏已諡定矣茲復諡定姒與皇祖姑同宗廟之中何以別乎

哀公

句釋杜解邾地按後小邾射以句釋來奔小邾人

妾得以邾地附魯杜于彼無以自解但注云句釋地名辭之窮也釋一作嶧釋今之嶧縣孟子所生而史云孟子騶人劉蒼騶山記云邾城北有嶧山宣十年魯伐邾取之後邾復取之經不書者失地不書也此則邾之邑也若句釋則小邾地非釋也漢書東海下邳縣注云嶧山在西續漢郡國志謂之葛嶧山云本嶧陽山注云山出名桐書所謂嶧陽孤桐是也句葛音相近句釋蓋即葛嶧下邳今淮安邳州小邾在邾南葛嶧亦在嶧山之南明此為小邾地杜解非是

昭代叢書王集春秋釋疏卷第五 奕世楷堂藏板

用田賦田賦之說諸家各異要當以經文為正國語所載孔子之言田出禾芻米不是過正與經文合用田者言不用戶口也賦者賦之為兵也傳曰悉索敝賦孔子曰可使治其賦皆謂兵也杜氏以為賦其馬牛何氏以為斂取其財物自不如陳君舉益兵之說為當蓋兵車之馬牛自官所畜牧非取之民于周禮可攷其大略武成言放牛桃林歸馬華山不言還之民間衛文公季年三百乘乃有駃化三千魯頌侈言在坰之馬自足給兵車之用公家所養不待求于

民也至謂一成之田出長穀一乘尤爲不典兵車制極精好非民間所能爲考工記車人輪人之法極詳極慎非國工不能自司空之屬官司典造使責之樸吝之農民則折轅毀輪爲敵擒耳其言商賈出之者亦非商賈集于津要之地假令方百里之國地僻非貨賄所通區區一二販夫而能供一國之兵車牛馬乎或商賈之稅入于泉府者儲以資修治之需非全倚之以求盈也杜氏又謂家財之外又征其田則是加賦而不可謂之用田用田者言舍其所宜用之夫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釋疏

卷第五

秦 世楷堂藏板

家而用其所不宜用也後世有所謂隨糧帶丁之亂政與此略同特其所賦者使爲兵尤加虐耳周制雖寓兵于農狀當定徹之初略用井里爲夫家之率雖云百畝而一夫乃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別則抑或三百畝而一夫且無職事者其夫家之賦自若迨其後遵用一定之戶籍時有登耗皆以丁口之衆寡爲準大約不出于定額之上下蓋田止供粟而人以賦兵至于春秋之世萊田漸墾成熟且有山麓水涘新闢之壤田溢于夫家之舊額者多矣宣公稅畝已無不

稅之田而兵制未改成公作邱甲邱漸增而猶據畫井之邱甸舊籍之夫家以爲率至于此則用田畝起賦不問人之衆寡但有田若干畝而卽賦一兵其賦之多少雖無可攷要之盡廢夫家之籍惟田是役商賈游民坐食而無征戍之苦唯狀民固以田爲大害必且棄先疇而爲游惰以祈免乎鋒鏑此苟簡之政厲農之尤酷者而亂國邪臣藉口以爲無游逸無規避之良法者也故曰用田賦置夫家于不用之謂也然則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出長穀一乘步卒七

昭代叢書

王集

春秋釋疏

卷第五

秦 世楷堂藏板

十二人者以甸成定兵制而不論夫家且兵賦之數如此其繁重蓋好戰樂殺之士託爲司馬法以殃民非周先王之制也三代兵制無可攷以魯言之方五百里爲田二十五萬井而詩曰公徒三萬大國三軍其數止于七千五百要皆以戶口之版籍酌用其丁壯而必不以田爲率明矣漢以下釋經者多承戰國之邪說誣爲先王之典禮不知周制孟子時已去其籍又經秦火毫無足徵惟據經文以求本義尙不致以辯言亂政毒天下哉

鄭 杜解鄭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絲口以
鄭為發陽以發陽為發絲展轉求合何其牽強而失
實也且魯之會吳衛宋皆與固延吳而進之中國海
陵今揚州之通州海門縣地僻在江海之隅方春秋
時為輪蹄所不至必非會盟之所京相璠曰琅邪姑
幕縣南四十里有員亭姑幕今莒州乃吳魯所由通
之徑員本音運加邑亦同公羊作運以音相似而譌
耳自當以姑幕之員為是

黃池 黃池黃水也水出小黃之黃溝經外黃至沛

昭代叢書

主集

春秋釋疏

字

世楷堂

入泗黃水所自出謂之黃溝一曰黃池在今杞縣之
西大河之南故國語曰吳王夫差起師將北會黃池
闕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沛蓋自沛沂黃
水而上也云商魯之間者商宋也黃水經外黃今考
城縣宋地也以地考吳子但沂沛黃二水未嘗濟河
而北杞縣在河之南與考城相近黃池在此必矣杜
云封邱縣南黃亭近沛水則在大河之北失之

春秋釋疏跋

杜氏釋例所載春秋列國地名止就地以釋地故多
差謬此書則以時事揆之而後名稱之同異道里之
遠近悉得其準然先生又善于釋天者也杜氏長秣
以僖公末年之乙巳為十一月十二日因謂隕霜在
建戌之月嘗據劉歆三統秣推之自甲申統首盡僖
公三十三年十一月積月萬二千五百七十七積日
三十七萬一千四百九十大餘九小餘五十五從大餘
起甲申算外知十二月癸巳朔然則乙巳乃月之十

昭代叢書

主集

春秋釋疏跋

字

世楷堂

三日而隕霜繫于其後則為建亥之月無疑先生謂
隕霜不繫以月蓋通一冬而言之其通曉類如此又
謂兵車之牛馬出自官而非取諸民司馬法甸出長
轂一乘乃戰國之邪說儒者勿以辯言亂政毒天下
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辛丑初冬吳江沈懋識



二 鋼 齊

齊 支 魏

德 魏

光緒十五年
廣雅書局刻

陳西橋先生傳稿

義烏朱一新擬

陳熙晉一名津字析木號西橋浙江義烏人侍郎汪由敦督學浙江奇其文有國士之目舉優貢生盡發所蓄書悉披閱學益進以教習官貴州廣順開泰錦屏永從龍里普定諸知縣歷仁懷普安同知湖北宜昌府知府權開泰時滇省檄捕王士林黨之在黔者出不意盡獲之窮鞠迄無狀乃以情報得減等教匪蔣昌華擾黎平將與大獄熙晉捕其渠而貸諸脅從者全活無算永從有湖耳永安二土司轄五十餘寨距府寫遠而錦屏苗疆窄欲制二土司屬之錦屏之毛坪子寨產杉販輻輳多爭訟欲於毛坪設巡檢條上大吏不果行乃存其議於所著水道

陳西橋先生傳稿

義烏陳氏附刊

記中貴州水道記善折獄龍里民有以釘鞵殺人者已誣服矣而兇驗不合心疑焉一日方慮因見叢人中有曳釘鞵竊睨者命執而鞠之其痕宛合卽自服老人道死無主名熙晉廉得有小兒同行密呼兒囑以果餌兒遽效老人墮樹狀遂得實龍里人為生立祠仁懷亦如之牛叢者滇南習也民糾聚相雄長號其魁曰牛叢其獲盜不謁之官輒積薪焚殺之普安亦然先是有挾讐焚三尸者役不敢捕熙晉期必得重繩以法風頓革王相心撰傳守宜昌六載結積牘千七百餘事道光二十九年楚大水流庸聚宜昌熙晉畢力撫綏復請葺城垣以工代賑秋滿將去為留六閱月歲其事比行送者數千人皆泣下宜昌府志名宦傳乞養歸未幾卒年六十一熙晉邃於學積書數萬卷訂疑糾謬務窮竟原

委去取精審義烏縣志政暇則獨坐一室披誦至夜分每語及經史

三通歷朝會要衮衮若成誦王柏心撰傳所著春秋規過考信九卷

謂杜預解經厥有三蔽劉光伯規之而其書久佚乃從正義中

采得一百七十三事並刺取經史百家及近儒著述與劉規相

發明者臚列而備論之其杜非而劉是者則為之申以見其說

之可據杜是而劉非者則為之釋以見其不足難至杜劉兩說

義俱未安則為之證證之羣言斷以己意蓋劉說未合不及十

之二焉春秋規過考信自叙又謂隋經籍志載春秋述義四十卷光伯本

傳復有春秋攻昧十卷不及規過據孔穎達序稱習杜義而攻

杜氏疑規過當在述義中非別為一書舊唐書經籍志載述義

三十七卷較隋志少三卷而多規過三卷此其證也孔氏於規

陳西橋先生傳稿

義烏陳氏附刊

杜一百七十三事無一不以為非茲於所規之外又得一百四

十三事並皆述義之文其異杜者三十事駁正甚少殆以唐初

奉勅刪定著為令典黨同伐異亦勢會使然歟今參稽經籍援

據羣言案其事理辨其得失成春秋述義拾遺八卷春秋規過考信述義拾遺

又有古文孝經述義餘語五卷帝王世紀二卷貴州風土

記三十卷黔中水道記四卷宋大夫集箋注三卷路臨海集箋

注十卷日損齋筆記考證一卷文集八卷征帆集四卷義烏縣志名宦傳

仁懷時以未有志乘親成仁懷廳志二十卷仁懷志名宦傳

右朱鼎甫先生擬先曾祖西橋公國史儒林文苑傳稿文存

佩弦齋集知本謹取以弁先曾祖遺著春秋規過考信述義拾遺二書卷首俾讀是書者攷見焉曾孫知本補刊謹志

春秋規過考信敘

漢藝文志春秋古文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經不連傳晉杜元凱始集經傳並合爲一而爲之解前無是也故西京博士皆以左氏不傳春秋攷今左傳有或書或不書及所謂五十凡者皆發明經文安得謂之不傳春秋可見其文爲劉歆增益伯山仲師欲扶左氏知之而不言景伯子慎欲抑眾家尊之而愈力要之左傳國語集百二十國寶書而成紀事紀言盡得其實而于筆削之理顧未及之自杜解盛行而賈服諸家遂微劉光伯出而規其過書既不傳賴得存于孔冲遠正義正義仰杜抑劉是疏家之體其文具在好學深思瑕瑜自見此 西橋先生考信之所爲作也蓋杜氏之解多逞私臆每違傳意而劉氏之規亦有略發其端未能旁徵博引至于此書分別義類決擇是非依劉者申之存杜者釋之杜劉俱未安者采古今之說以證之往所齎亂咸歸條理各立依據本末粲然凡其大端莫不備是劉之未規見于別載蒙示下走紉繹兼旬歎爲淵海然就師承間有疑義如漢之大儒董生言春者天之所爲正者王之所爲王者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此夏時冠周月說所由出唐虞三代皆存二王後以通三統正朔三而改其來自古秦以建亥爲正而太初厯未定閏月皆在歲終與歸餘之義亦難可通秦之變古易常宜儒者所不道左氏爲不傳春秋復鄙心之所執惟厥數事未敢雷同姑存斯理以俟後來道光三十年四月廿四日長洲宋翔鳳謹記

春秋規過考信敘

一

春秋規過考信敘

二

心詎千有餘年後穎達孔氏又從而和之反以劉炫規過爲非四端安在乎沙氏定峯讀史大略云時與義可兼則兼之後世之論前史是也不可兼或後義而先時陳壽三國史之類是也或正義而黜時吾輩今日論前史之是非而無關時局者是也立論極爲諦當陳壽與司馬溫公皆後義先時紫陽則黜時正義杜注孔疏是解經非修史即宜從時亦不當背義雖諸家各有糾繩而迄無定論 西橋太守淹貫古今精于考據與凡天文地輿禮樂星紀無不旁搜互證而斷歸一是至綱常名教之防其衮鉞予奪尤不肯稍事依違多有折于片言無須諸說相附麗而自成千古鐵案且能與盲左相發明是乃春秋之功臣光伯之知己武庫之諒友雖杜孔二氏復生亦當心折而無可置喙請即付剞劂俾後來之讀春秋者得有指歸真不朽之功業也是爲序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小春中澣蕭山蔡聘珍謹撰

春秋規過考信敘

劉光伯規杜多按傳析經精覈而折衷於是孔冲遠非之率牽合以護武庫而苛駁劉規至有前後矛盾而不自覺者元凱晉臣也又為司馬家壻非不明綱常名教之大義而迫于時勢故其注春秋處處恐觸忌諱不顧亂臣賊子之大防其他攷證之未協臆度之不經更不具論是預為晉室功臣實春秋之罪人也陳壽仕晉承詔作三國史以晉假禪受而取天下于曹氏無殊魏之承漢勢不得不崇魏黜蜀崇魏即以尊本朝也司馬溫公作通鑑帝魏寇蜀誠以藝祖黃袍加身亦假禪受而得柴氏之天下欲諱本朝之詭取不得不以歷朝之篡弒者而竝諱之迨南渡後世遷時賢禁忌漸疎得紫陽綱目帝漢黜魏而反正

春秋規過考信敘

廣雅書局印

馬遂成千古信史若夫注經雖不能不顧所處之時勢而于綱常名節之所繫斷不可因時勢而顯悖義理杜注宋藝督弒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謂孔父書名內不能治閨門外取怨于民身死而禍及君論仇牧荀息一以為不警而遇盜一以為從君于昏洩治直諫而死以為直諫于淫亂之朝取死如此論人是孟子所謂異端設邪將使忠節寒心亂賊益無顧忌矣其他如鄭莊射王中肩為志在苟免祭仲被執不明責以逐君之罪以為聽脅迫而不稱行人齊崔杼弒莊公晉平受賄還師不譏其不討賊而許為不伐喪諸如此類未堪枚舉在元凱日擊典午先世之篡逆不敢褒美忠良以彰醜惡固也然隱惡則可縱惡則不可舍善猶可鋤善則不可曲護其惡而鍛鍊其善是誠何

輯錄春秋規過條例

隋書經籍志載春秋左氏述義四十卷東京太學博士劉炫撰本傳復有春秋攻昧十卷不及規過據孔氏序稱習杜義而攻杜氏疑規過當在述義中非別為一書也劉昫舊唐書經籍志載述義三十七卷較隋志少三卷多規過三卷此其證也疏中一規一駁炳然分明是編須具規過字者方錄入餘俱別載述義拾遺以昭畫一

春秋規過考信條例

廣雅書局印

劉氏之規不傳其文錯見于孔氏疏中別白為難其體例大約先釋杜稱杜言杜以發端所規稱炫謂炫以為表明己意殆與鄭康成之駁五經異義及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相仿顯輯詮次寒燠載更難聚碎金實俾完璧

哀輯書書宜標所自茲編皆錄自正義間于釋文見其義並未著姓名十二公以年為次字句異同排纂先後讀者無難勘檢今悉從略

近世糾杜者元趙氏沆有春秋左傳補注十卷明邵氏寶有左傳一卷陸氏粲有左傳附注五卷傅氏遜有左傳屬事二十卷

國朝顧氏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三卷惠氏棟有左傳補注六卷顧氏棟高有春秋左傳杜注正譌表一卷姚氏鼐有左傳補注一卷焦氏循有春秋左傳補疏一卷馬氏宗樾有春秋左傳補注十卷凡所徵引皆主河間之說為多博稽眾家藉求真于是春秋之學不無小助云爾

春秋規過考信自敘

劉光伯春秋規過新舊唐志著錄三卷孔冲遠稱規杜氏之失
凡一百五十餘條今從正義中悉心搜採乃得一百七十三事
輒依經傳排次仍為三卷文或不具義之缺佚者鮮矣不可謂
非完書也夫漢以來言左氏者十數家皆雜取公穀以釋左氏
至晉而左氏盛行二傳寢微是杜氏之有功于左氏也與午後
服虔杜預二注俱立國學至隋而杜氏盛行服義寢微是劉氏
之有功于杜氏也然杜氏有功亦有過以劉氏所規言之致過
之由其蔽有三六藝者學問之樞轄爾雅者訓詁之權輿杜氏
銳于立言疏于稽古擁武庫而有餘擅顛門而不足是以釋元
正味始長之義釋大遠達九達之義以先王遺民謂有殷王餘

春秋規過考信自敘

廣雅書局

俗不知孔子未正樂以前小雅無正雅大雅無變雅也以盛德
所同謂頌有殷魯不知季札觀樂之時但據周頌無殷魯也鮑
國歸費不引聘禮主國待卿饗餼五牢而謂牢禮如其命數使
宰請安不引燕禮使司正請安于賓而謂齊侯使自安甚至緣
飾經傳附會短喪晉人敗狄于箕距晉文之喪不及九月謂非
背喪而不諱用兵惠叔毀而猶請距公孫敖之喪纔七月餘謂
已期年而不須而月沿誤無窮階厲斯甚其蔽一也一闕之市
必立之下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杜氏之解不詳所自古字古言
諸多散佚家法師法匙所據依駕空立義往往有之降喪且中
六月而以爲五月西陸朝觀四月而以爲二月此星麻之舛也
不羹一國強別東西鄭氏二名倒置先後平陰乃齊邑書圖何

與于塹門昔陽果肥都爲羅何當云襲鼓此地理之誤也紛冒
非能達之父鄭簡豈良霄之兄此世系之差也訓如爲而失縣
馨之象借音爲陰詭走險之意大路木路而非金路否則與越
席不相偶矣栗爲穗狀而非敬謹否則與旨酒不相偶矣此名
物之譌也爲諡下屬爲義顯辰傳文裔焉上屬爲辭殊乖繇韻
趙衰徑餒徑不當上屬子革從夕從木當下屬此句讀之錯也
師心自用習非勝是其蔽二也賈景伯以劉氏徵堯後何邵公
以獲麟驗漢瑞冲遠詆其趨時媚世曾不稍貸杜氏祖父竝仕
當塗身爲司馬氏貴墻廢芳絨筆事涉不遑但求固寵于當世
不恤厚誣乎古人宋貶孔父以稱名爲有罪齊縱崔杼以討賊
爲伐喪鄭祭仲實易君位乃謂見誘不稱行人公子慙欲抑臣

春秋規過考信自敘

廣雅書局

權乃謂謀亂還不復位天王入周而日子朝來告不顧奔楚之
文齊侯圍鄆而曰鄆人自服務掩意如之惡義本非義例亦非
例其蔽三也夫曲說勝則紛紛則雜臆說勝則窒窒則戾飾說
勝則謬謬則亂此三者注家之過亦即疏家之過也冲遠顧謂
習杜義而攻杜氏爲非其理豈不固哉丙午冬郡齋多暇治左
氏春秋撮鈔光伯規杜各條鱗次櫛比都爲一編竝刺取經史
百家及近儒著述與劉規相發明者臚列而備論之非曰聚訟
務求考信其杜氏非而劉氏是者則爲之中以見其說之可據
也若杜氏是而劉氏非者則爲之釋以見其不足難也至杜劉
兩說義俱未安則爲之證證之羣言斷以己意以明所言之不
敢出入于繩墨也蓋劉說未合者不及十之二焉可謂精而核

矣非學通南北博極古今之大儒其孰能與于斯昔魏衛冀隆
精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賈思同駁冀隆乖者一
十餘條後姚文安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劉休和又持冀隆說竟
未能裁止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並可
觀梁崔靈恩先習服解不為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
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議以明之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
杜難服以答靈恩陳王元規從沈文阿受業通春秋左氏自梁
代諸儒皆以賈遠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
證通析無復凝滯張冲撰春秋義略異于杜氏七十餘事隋以
前南北之難杜者不一唐初奉敕刪定時未盡佚也今惟衛冀
隆難杜數條見于正義中餘無存者獨光伯之規一事不遺殆

春秋規過考信目次

三

廣雅

以疏家之體尊注若經非顯加排斥則無由盡錄歟考冲遠之
于劉義不曰妄解杜意則曰不達杜旨不曰與杜無別則曰各
自為義其無可辨者則以為傳寫之誤名護注家實多舍注而
用其說且冲遠于規過外開取劉說每與杜異並不以為非俾
光伯之書得以略見梗槩是又孔氏之有功于劉氏也異同兩
端是非千古信疑疑折衷斯在序其緣起以俟好學深思之
君子

道光二十七年歲在彊圉協洽端陽前三日義烏陳熙晉撰于
宜昌府署願規吾過之齋

春秋規過考信目次

卷一之上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

六年冬宋人取長葛

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八年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

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十一年及大逵

春秋規過考信目次

卷一之中

桓公

二年宋華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以郕大鼎賂公

大略越席

藻率鞞鞞

三年春正月

六年嘉粟旨酒

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

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十六年冬城向

莊公

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二十二年遇觀之否

三十二年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

閔公

元年辛廖占之曰吉

二年內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

卷一之下

僖公

五年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

春秋規過考信目次

二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十五年卜徒父筮之吉

涉河侯車敗詰之

此一役也

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十七年夏滅項

十九年邾人執郕子用之

宋公使邾文公用郕子于次睢之社

二十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

二十五年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二十六年室如懸磬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二十七年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

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

績

晉中軍風于澤

二十九年禮卿不齊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三十二年鄭伯捷卒

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

卷二之上

文公

春秋規過考信目次

三

二年作僖公主

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五年甯嬴從之

六年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七年宣子說之

八年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十三年邾子蘧蒢卒

十五年惠叔猶毀以為請

十六年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

十七年底死不擇音

卷二之中

宣公

元年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

三年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六年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八年楚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十二年栢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

老有加惠

春秋規過考信目次

四

廣雅書局

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

定其六曰綏萬邦履豐年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十四年衛人以爲戍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聘而獻物於是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

嘉淑而有加貨

十五年山鼓藏疾

成公

二年齊侯免求尹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

卒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用蜃炭

何臣之爲

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六年立武宮

十年居育之上膏之下

十三年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十六年欒范以其族夾公行

敢告不甯

十七年邾子貜且卒

春秋規過考信目次

五

廣雅書局

六月戊辰士燮卒

卷二之下

襄公

四年金奏肆夏之三

九年使西鉏吾尼府守

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公至自會

十二年吳子乘卒

十四年道人以木鐸徇于路

十七年邾子貜且卒

十八年曹伯負芻卒于師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十九年齊侯環卒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二十三年夏邾界我來奔

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

二十四年在周為唐杜氏

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

晉侯許之

二十六年先八邑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春秋規過考信目次

六 廣雅書局藏

二十七年伯有賦鶉之賁賁

二十八年且觀優至於魚里

二十九年夏五月庚午衛侯衎卒

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盛德之所同也

三十年降婁中而旦

卷三之上

昭公

元年三月取鄆

吾代二子豎矣

十一月己酉

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四年西陸朝覲而出之

五年叔禽叔椒子羽

羊舌四族

因其十家九縣

八年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九年逐楚而建陳也

十年宋公成卒

十一年朝有著定

鄭莊公城櫟而置子元焉

春秋規過考信目次

七 廣雅書局藏

十二年公子慙遂如晉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

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

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

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十三年夏五月癸亥

不明弃共百事不終

十四年猶義也夫

十六年受賑歸賑

十八年許遷于白羽

許不專于楚

十九年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抄諸外

卷三之中

昭公

二十年丙辰衛侯在平壽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

水之上

七音

二十一年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

二十三年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

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

二十四年同德度義

春秋規過考信目次

八

廣雅書局印

紂有億兆夷人

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

齊侯圍邾

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萬民弗忍居王于彘

矯誣先王

二十七年使宰獻而請安

二十九年木正曰勾芒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

三十二年崇文德焉

定公

元年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于大陸焚焉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鼈

社稷不動祝不出境

七年九月大雩

八年公會晉師于瓦

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得用焉曰獲

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

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鄭氏

春秋規過考信目次

九

廣雅書局印

卷三之下

哀公

元年夫屯晝夜九日

齊侯衛侯伐晉

二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六年再敗楚師不如死

八年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

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

景伯負載造于萊門

十二年孔子與弔適季氏

九月宋向巢伐鄭

十三年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

十四年逢澤有介麋焉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十七年如魚鏡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

諸侯盟誰執牛耳

十九年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隱公

義烏陳熙晉撰

元年春王正月 杜氏預集解曰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
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
規曰杜云欲其體元以居正謂人君體是元長以居正位不欲
在下陵奪處位不終炫謂元始也正長也此公之始年故稱元
年此年之長月故稱正月元年正月是一年一月而別立名元
正為取始長之義不為體元居正

孔氏穎達曰釋詁云元始也正長也言王正月者正是時王
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上

廣雅書局

改則春移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連月故王處春下
周以建子為正則周之二月三月皆是前世之正月故於春
每月書王王二月者言是我王之二月乃殷之正月也王三
月者言是我王之三月乃夏之正月也既有正朔之異故每
月稱王以別之何休云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
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
于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其意以為王二月王三月王
是夏殷之王謂大禹成湯也為周室之臣民尊夏殷之舊主
揆之人情未見其可杞宋二王之後各行已祖正朔宋不行
夏祀不行殷而使天下諸侯徧視二代考諸典籍未之或聞
杞宋不奉周正周人悉尊夏殷則是重過去而忽當今尊亡

國而慢時主其為顛倒不亦甚乎且經之所言王二月王三
月若是夏殷之王當自皆言正月謂之二月三月其王必是
周王安得以為夏殷王也若如公羊之說春秋黜周王魯則
杞非王後夏無可尊復通夏正何也但春之三月不必月皆
有事若八年已有王正月者則二月不復書王若已有王二
月者則三月不復書王以其上月已是此王之月則下月從
而可知故每年之春惟一言王耳正月無事而空書首月者
以人君子始年必書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史策之正法
也隱公攝行君事雖不即位而亦改元朝廟與人更始異于
常年之正月故史特書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自不即位
莊閔僖元年皆書春王正月與此同也定公元年不書正月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上

廣雅書局

者正月之時定公未立即位在于六月歲首未得朝正公之
即位別見下文正月無所可見故不書也然則定公以六月
即位即位乃可改元正月已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乘前君
之年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其史官定策雖有一統不
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非年初亦統此歲故八年即稱元
也序云所書之王即平王此非左氏褒貶之要自是史官記
事之體元正實是始長之義但因名以廣之書稱月正元日
意同於此天子之封諸侯也割其土壤分之臣民使之專為
己有故諸侯於其封內各得改元傳說鄭國之事云僖之元
年朝于晉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是諸侯皆改元非獨魯也劉
炫妄解杜意不為體其元善居于正道以規杜氏其理非也

黃氏仲炎曰說元年者有二曰體元也曰明僭也所謂體元者曰春秋以一爲元示大始而欲正本也王者即位必體元以施化也使如其說則春秋黜周而王魯矣是不然虞書稱月正元日商書稱太甲元年則是一爲元者從古以然諸侯稱於國曰君其得紀年於國無可疑者非可以僭言也然則元年者魯史舊文爾後世必以意義求過矣哉

章氏俊卿羣書考索續集曰春秋之作紀年必書春王正月所以尊周也然周正建子在夏爲十一月而謂之春故後世或以爲用夏正而不知先王建正因時而春爲歲首理不可易也謹按經書十月隕霜殺菽釋者曰今八月也使爲今十月則隕霜不必書也經書秋水大無麥苗釋者曰今五月也使爲今之秋不復有麥苗也書冬十月雨雪使今之十月則雨雪不爲災書正月無冰使今之正月則無冰不爲異卽是而言則孔子之用周正審矣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上

隱公

三

廣雅書局集

黃氏景昌曰三代正朔改正者必改月數而春秋左氏爲最明太史推日食則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而經且書日食爲六月梓慎占星孛則又曰火之出也在夏爲三月在商爲四月在周爲五月而經且書宋衛陳鄭之災爲五月它如晉卜偃因童謠而驗晉人之滅虢又極有以見夫夏周數月之不同矣蔡氏傳書乃曰三代之建正不同月數不改凡朝覲會同巡狩烝享之事必以所建之正至於數月皆起於寅嗚呼蔡氏之爲是說豈欲以羸秦視三代耶秦史所書冬十月以

爲歲首後九月以爲閏月月建一差閏法不合後九非戌而十月亦非亥矣然而秦人自以端月爲正史以十月書於元年之首者太初麻行漢世追改之也孰謂三代類是而伊訓必以十有二月爲歲首者乎

程氏端學曰先儒謂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奉王正然施之紀事之年月則未有此意矣劉氏云王一字在春正之間爲聖人新意愚謂王一字亦非聖人新意其曰王正月者王所班之正月猶言王之正月也豈聖人新意哉以理論之諸侯國史當有王字若周史則弗書之矣鄭夾際陳君舉皆謂諸侯舊用天子之年諸侯止稱世至平王失政諸侯竝稱元年者彼亦以改元爲重事而意其非諸侯之權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二

隱公

四

廣雅書局集

故黃氏曰諸侯所謂奉天子正朔者謂以子丑寅爲歲首講朝聘耳未必使諸侯皆以天子之元年爲元年蓋封建肇自黃帝諸侯固有出於三代興王之前者各自有其國各自有卽位則亦各自有始年安得一律以天子之年爲年其曰諸侯以世計者恐世遠難考姑舉其世次歟此說得之說本吳氏萊曰商訓稱元祀春秋書元年是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非王者以是爲重事也蓋自古未嘗有改元爲是說者特出於戰國秦漢之間何則秦惠文王孝公之子也立十三年矣十四年乃稱王而秦史改元魏惠王武侯之子也立三十六年矣三十七年乃稱王而汲冢竹書亦改元又十六年而後惠王卒非改元也明秦魏之始稱王也此始爲史官者自

志其國之事猶春秋之於魯史也求其說而弗得且謂西伯
在商紂世亦嘗稱王亦嘗改元其兆特因戰國之秦魏秦魏
豈果以改元為王者之重事哉國君嗣位定於初喪將為史
官者以先君之薨年不得便為嗣君之始年姑待其明年告
廟之際乃次第以書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
繫年書之以年則又繫於一國之君是皆有不得不然者也
又曰太史公三代本紀有三代世表徵尚書尚書無年故年
不可載乃以世紀之十二諸侯世家有十二諸侯年表共和
以下徵春秋左氏內外傳秦始皇以上徵戰國策皆有年故
既以世紀之又以年實之且先王之世有小史外史以掌邦
國四方之志諸侯無私史也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至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二 隱公 廣雅書局

東周而後有是故十二諸侯之年始可得譜然不可得譜者
亦多矣當西周之盛亦徒紀之以世而已近者詳遠者略也
非必曰以周之衰而諸侯各自改元太史公漢興以來諸侯
世表高祖功臣侯年表類於每國書某王元年某侯元年方
天下大定奉漢法度行漢年號固也又况孝武新建元而輒
自改元可乎淮南鴻烈亦稱淮南元年許慎注云淮南王安
始封之年也特為史官者欲著每國之名爵年代世系故一
以是書之非改元也考之干漢者如此則可見東周諸侯之
必不然矣

案史記諸侯年表楚王交元年為高祖六年二十
三年為孝文元年夷王郢元年為孝文二年楚王
戊元年為孝文六年齊悼惠王肥元年為高祖六年梁懷王
勝元年為孝文二年淮陽王武徙梁元年是為孝文王為孝文
前十二年梁孝王三十五年為孝景中六年梁恭王買元年
為孝景後元元年不用帝年仍以諸侯王之年紀事梁孝王

傳梁共王三年景帝崩轉以王國之年紀天子之事功臣年
表高祖六年為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為靖侯龐元
年高祖六年為鄧侯蕭何元年孝武元符三年為
封何孫恭侯慶元年諸侯各自紀年至漢猶然
趙氏汭曰春秋謂始年為元年歲首為春一月為正月加王
于正皆從史文傳獨釋王正月者見國史所書乃時王正朔
月為周月則時亦周時孔氏謂月改則春移是也後于僖公
五年春記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
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記梓慎曰
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皆以周人改時
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啟閉之候則仍夏時汲
冢周書有周月解亦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為正
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
焉夫以左氏去聖人未遠傳於當時正朔豈容有差然而猶
或有為異論者何也蓋嘗考之曰殷周不改月者據商書言
元祀十有二月而秦人以十月為歲首曰夏時冠周月者則
疑建子非春而孔子嘗欲行夏之時也案太史公記三代革
命於殷曰改正朔於周曰制正朔於秦曰改年始蓋正謂正
月朔謂月朔殷周即所改之月為歲首故曰改正朔曰制正
朔秦即十月為歲首而別用夏時數月故曰改年始漢書律
麻志據三統麻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即書伊訓篇太甲
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以冬至越紂行事其
所引書辭有序皆與偽孔氏書伊訓篇語意不合乃欲棄之
以證殷周不改月可乎陳龍曰陽氣始萌有蘭射于芸荔之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上 隱公 廣雅書局

必不然矣

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陽氣上通雉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正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正皆可言春孰謂建子非春乎如使周不改時則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王何氏哀十四年傳注曰河陽冬言符獲麟春言符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以行夏之時說春秋蓋防於此然何氏固以建子爲周之春但疑春不當言符而妄爲之辭至程子門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則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胡氏夏氏冠周月之說所從出也夫三正通於民俗久矣詩本歌謠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書乃王朝史官記言之體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上 隱公

七 廣雅書局

或書月則不書時或書時則不書月況僞孔注二十五篇決非真古書其有合有否皆不可論於春秋周禮所書正月正歲皆夏正也蓋非赴告策書定爲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之則又不可論於春秋矣
顧氏炎武曰五代史漢本紀論曰人君卽位稱元年常事爾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爲元蓋古人之語爾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徐無黨注曰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開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言一不獨年爲元也說春秋者乃

言春秋謂一爲元殆欲深求經旨而反淺之也

又曰廣川書跋載晉姜鼎銘曰惟王十月乙亥集古錄

作王而論之曰聖人作春秋于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

正端今晉人作鼎而曰王十月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爲

法不獨魯也言王者所以變于夏殷竝無他義劉原父以王

之一字爲聖人新意非也博古圖載周仲稱父鼎銘曰惟王

王五月辰在戊寅敬敬銘曰惟王十月

又曰春秋時月竝書于古未之見攷之尚書如泰誓十有三

年春大會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未穫言時則不言月伊訓惟

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一

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名誥三月惟丙午咄多士惟三

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

六月庚午咄言月則不言時其他鐘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

竝舉時月者以其爲編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

存不容于闕一也

朱氏彝尊曰傳云元年春王周正月視經文止益一周字耳

而王爲周王春爲周春正爲周正皎然著明後世黜周王魯

之邪說以夏冠周之單辭改時改月之紛論聚訟得左氏片

言可以折之矣

盧氏文昭曰此周建子之月也故加一王字以別于夏時左

氏又增一周字而義益顯後人因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謬說

長言攻辨其實只一王字而周之不同于夏已判然矣能易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上 隱公

八 廣雅書局

矣無爲費辭也

宋氏荆鳳曰周書周月曰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
正四時之極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又曰亦越我周致伐于商
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故
周公作明堂月令首孟春之月卽周月篇之義白虎通引尚
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
爲正又曰四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爲四時據物爲名春當生
冬當終皆以正爲時也則凡言春夏秋冬皆主夏數不隨三
正而易春秋託新王將以夏正變周正故冠之以春董生有
言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王者上承天之所爲
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此行夏之時之義也然則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上 隱公

九

廣雅書局

左傳孟子之言春秋蓋以孔子之名加之于魯史者也故論
語言易詩書及史而未嘗言春秋則春秋自孔子乃名之矣
考書二十八篇詩三百篇周官六篇未嘗以春夏秋冬加之
十二月之上今傳三代彝器銘辭但云幾年幾月而無言春
正月秋七月者春秋之文所謂春自爲春正月自爲正月五
始之義與傳記之辭不同左氏不傳春秋其云春正月夏四
月以史記引左氏校之往往無春秋字知劉歆以傳合經始
依經文加之實違春秋之義自歆改左氏而班固撰漢書于
史記幾月之上皆用春夏字以歸畫一白虎通係因撰集諸
經博士議各有家法而自撰漢書則失其義然四時不隨正
朔而變其義在漢初已茫昧故太初以前詩輒以孟秋爲孟

冬古詩十九首玉衡指孟冬此用泰正實是建中月也而鄭康成解經又往往以孟春
爲建子季夏爲建巳由春秋之學未是顯門也或難曰子所
言之義皆今文家言說左氏者恐不然答曰左氏之書史之
文也學者求其義舍今文家未有也且左氏獨言周正月以
見正月以下爲史官之文未嘗以春爲周之春循文求義亦
不侷也

申曰孔氏之疏春秋凡與杜解異者率排斥無遺獨開卷第
一義首引釋詁文訓元正爲始長用劉光伯說也未引光伯
之難何曰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博
辨千餘言全據劉意立論轉于杜解無甚發明夫元者一公
之始年正者十二月之長月史家記述之體不得不然卽所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上 隱公

十

廣雅書局

謂常法也至于體元居正雖立號之初未必非因名示義而
揆諸聖人載筆之心則第仍魯史之舊文非義例所在也孔
多袒杜而掩劉此乃強劉以就杜故不謂杜解之非而謂元
正實是始長之義但因名以廣之其殆杜劉之調人乎春秋
釋例公卽位例第一天子諸侯嗣子位定于初喪而改元必
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于中年也遭喪繼
立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皆書卽位
于策以表之元年正月乃國史書公卽位之例竝非以體元
居正爲義范氏注穀梁亦取杜說以釋元正然借義非本義
創例非通例且猶未離乎公羊之餘論也光伯易以始長二
字而支離穿鑿之弊一掃而空可謂簡而當矣茲摭拾諸說

可與劉氏說相證者次于孔氏後孰是孰非必有能辨之者
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 注書取言易也例在襄十三年
規曰上言伐下言取者非易成二年取汶陽田乞師盟主與兵
伐齊得邑既難而亦書取

孔氏曰譜云杞姒姓夏禹之苗裔今陳留雍丘縣是也牟婁
杞邑莒伐取之自是以後常爲莒邑昭五年莒牟婁以牟婁
來奔是也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取國易者則直
言取若取邦取鄆之類是也故不須加伐于上若其伐國取
邑其邑既小不得名通若不加伐于上不知得何國之邑是
以雖易亦加伐文則伐杞取牟婁伐邾取須句之類是也成
二年取汶陽田而亦書取者因其伐齊晉使還汶陽之田魯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上

十一 廣雅書局集

不加兵故書取從易也劉君或疑此意以規杜氏非也

范氏甯曰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
取伐以彰其惡

趙氏匡曰凡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左氏云凡書取言易也
穀梁亦曰取易辭也案取者收奪之名何關難易假令取之
難而得之欲如何書之乎又云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今經
文見云伐何得云不用師徒乎

孫氏覺曰伐而後言取者先聲其罪以伐之又奪取其邑以
爲已有也左氏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伐而後取安得曰
不用師徒哉穀梁曰取易辭也案取之爲義罪其不當取何
論難易哉若以爲易則先伐後取亦不易也

申曰杜以傳言凡者皆爲傳例故引書取言易謂例在襄十

三年也案周官以九伐之禮正邦國曰青曰伐曰壇曰削曰

侵曰正曰殘曰杜曰滅取無聞焉今經文不曰取牟婁而曰

伐杞取牟婁則與單言取者有間矣自伐杞取牟婁後僖二

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十年公孫歸父

帥師伐邾取繹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取濼東田及沂西田若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

伐取之則克軍師之辭與各言取者又不同傳家無伐取之

例注家何所適從今夫春秋有文同而事異者亦有事同而

文異者權乎事與文之間而義在焉得其義則雖例之所無

不難據義而斷不得其義則雖例之所有亦繳繞而其義愈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上

十二 廣雅書局集

晦有例無義則非所以治春秋適所以亂春秋矣諸注言例

在者左氏未始有例杜氏推以爲例耳杜氏曰書取言易劉

氏曰上言伐下言取者非易劉意非以書取者爲必易也亦

非以上言伐下言取者爲必非易也正以見不可以例分難

易也故破杜氏之例者自劉氏始

六年冬宋人取長葛 注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鄭圍長葛長

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

備而取之言易也

規曰長葛不繫鄭是大都以名通者

孔氏曰賈服以爲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凡邑爲

他國所取皆是不能撫有何故於此獨爲惡鄭故杜以爲上

有伐鄭國長葛則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劉炫以大都通名而規杜氏非也

惠氏士奇曰春秋之例難曰入易曰取重故難輕故易宋人取長葛杜預泥于書取言易之例乃云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其無備而取之言易也凡傳所不言杜預輒以意度之遷就而為之說何所據而知其不克而還且乘其無備乎滅重于入入重于取宋人圍長葛一年而後取師勞力竭如以難易言難莫難于宋人取長葛矣春秋仍易之而言取蓋以長葛非下陽國之存亡不係焉

釋曰長葛今河南許州直隸州長葛縣是也桓五年戰于緡葛亦其地鄭都新鄭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西北有故城杜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上

隱公

十一

廣雅書局景

以上有伐鄭知長葛為鄭邑案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疏引賈逵云南里繫宋此鄭不繫曹者鄭是大都得以名通南里是宋都之里非別邑故繫于宋此鄭及定十一年蕭皆是別邑故不繫國也劉本賈氏彼說以長葛是鄭別邑耳莊三十二年城小穀杜彼注云小穀齊邑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孔彼疏云吳滅州來晉滅下陽如此之類皆不繫國知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也華亥向甯入于宋南里以叛非大都不得以名通故繫之宋耳尤伯以杜規杜其義亦通然不如杜此解之精審鄭不繫曹亦以公孫會稱曹知鄭為曹邑也

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注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見

夷狄強虜不書凡伯敗者單使無眾非戰陳也但言以歸非執也

規曰杜意言以歸者以彼隨己而已非囚執之辭故云但言以歸非執也定四年以沈子嘉歸經云殺之哀七年以邾子益來傳云囚諸負瑕既有囚殺之文是執春秋云以歸者皆執

孔氏曰穀梁傳云以歸猶愈乎執也又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若以歸是執何須別起執文既有囚殺之文容或是執若直言以歸無囚殺之事則非執者也春秋有文同事異此即其類也劉君以規杜氏非其義也

葉氏夢得曰伐者一國之辭執者一人之辭伐者加諸我當不當未可知焉執則為之囚服矣伐可言執不可言也戎之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上

隱公

十四

廣雅書局景

伐雖不得為正而見伐于戎則為凡伯者亦病矣

程氏端學曰伐之人眾于執伐之義重于執上言伐矣則執在其中而不必言執矣非執之則何得以歸乎

顧氏炎武曰此非僖二年所城之楚丘解曰衛地非也其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則是也春秋時為曹地

申曰凡伯公羊言執穀梁言愈乎執言以歸之名愈乎執非以凡伯為非執也范氏曰以一人當一國是春秋變執書伐之義也杜云單使無眾又云非執以矛陷盾自相戾也釋例會盟朝聘例第二天子畿內封爵各無明據今案春秋以考之居三公六卿之位者皆以伯爵子爵居位而別食采邑經自因氏以為文其稱公者皆三公非五等之公也稱伯稱子

皆魯稱也通經傳既無稱侯又無稱男者天子之制本不以
此爵賜畿內也毛凡之等始以列國入爲公卿世事天朝而
本封絕滅者若滅虢郟之等或畿內諸侯據其本封兼仕王
朝者也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其或稱祭公舉官
而言也土地名第四十四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世族譜第
四十五凡氏凡伯周公之允也

八年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注許田近許之田

規曰杜言近許之田是用公羊爲說杜依公羊之傳邑實近許
故以許爲名炫以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由近許國始名爲許

孔氏曰杜依公羊之傳劉君更無所憑以規杜氏非其義也

劉氏權衡曰公羊以謂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謂之許者繫

春秋規過考信卷十之上 魯公

王 廣雅書局聚

之許也非也詩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然則周公受封本

有此許邑非孔子作春秋故繫之許也

申曰此許邑之田非許國之田劉君之說是也

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 注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或便卽先

人之諡稱以爲族

規曰以諡爲族全無一人經書季友仲遂叔肸傳云立叔孫氏
臧倍伯臧哀伯叔孫戴伯之徒皆生賜族公子蕩之妻言蕩伯
姬蕩非當時之氏公孟彊與季友仲遂相似服虔云公之母弟
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
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以字爲族者謂公之曾孫以王父之字
爲族也

孔氏曰杜意諸侯以字言賜先人字爲族也爲諡因以爲族
謂賜族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爲之諡因將爲族以諡
爲族者衛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而劉君乃稱以諡爲族全
無一人妄規杜氏非其義也死後賜族乃是正法春秋之世
亦有非禮生賜族者華督是也諸侯以字字有二等檀弓曰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然也則二十有加冠之字又有
伯仲叔季爲長幼之字二者皆可以爲氏矣案鄭子人者鄭
厲公之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卽其人也而其後
爲子人氏不以仲叔爲氏則服言公之母弟以長幼爲氏其
事未必然也杜以慶父叔牙與莊公異母自然仲叔非母弟
族矣其或以二十之字或以長幼之字蓋出自時君之命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上 魯公

十六 廣雅書局聚

叔肸稱叔不稱孫而三桓皆稱孫俱氏長幼之字自不同也
臧氏稱孫展氏不稱孫俱氏二十之字自不同也然則稱孫
與不稱孫蓋出其家之意未必由君賜也諸侯之子稱公子
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其或貶責
則亦與族同至于公孫之子不復得稱公曾孫如無駭之輩
直以名行及其死也則賜之族以其王父之字爲族也此無
駭是公之曾孫公之曾孫必須有族故據曾孫爲文言以王
父字耳公之曾孫正法死後賜族亦有未死則有族者則叔
孫得臣是也公子公孫于身必無賜族之理經書季友仲遂
叔肸者皆是以字配名連言之故杜注竝云字也其蕩伯姬
者公子蕩之妻不可言公子伯姬故繫于夫字言蕩伯姬蕩

非當時之氏其傳云立叔孫氏臧僖伯臧哀伯叔孫戴伯之徒皆傳家據後追言之耳其公孟疆世本以為靈公之子字公孟名疆與季友仲遂相似俱以字配名劉炫不達此旨妄規杜過非也必如劉解生賜族之文證在何處

裴駟五帝本紀集解曰駟案鄭平駁許慎五經異義曰春秋左傳無駟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于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為族以此言之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上 隱公

十七 廣雅書局影宋

劉氏權衡曰杜云無駟公子展之孫非也若無駟真公孫之子當其繼大宗也賜氏久矣何待其死而賜氏乎且禮云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非言其死而後氏之也然則無駟固公孫也羽父請族者為無駟之子請族也子展稱公子無駟稱公孫無駟之子未有稱也此其所以請之也若必公孫之子死然後賜族則無駟為終身無所氏也故曰不明于禮矣

案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杜注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夾濼以為公子展之子未知是否

鄭氏樵曰以字為氏如鄭穆公之子曰公子駢字子駟其子曰公孫夏其孫則曰駟帶駟乞宋桓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魚其子曰公孫友其孫則曰魚宮魚石此之謂以王父氏為氏無字者則以名尊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則曰展無駟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

孫段其孫則曰豐卷豐施此諸侯之子也天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後為狐氏王子朝之後為朝氏是也亦有不以王父字為氏而以父字為氏者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為子家氏是也又如公孫枝字子桑其後為子桑氏者亦是也亦有不以王父名為氏而以父名為氏者如公子牙之子曰公孫茲字戴伯其後為茲氏又如季公鉏字子彌其後為公鉏氏者亦是也以次為氏者長幼之次也伯仲叔季之類是也所以魯國三家皆以次命氏而亦謂之字焉以族為氏按左傳云為諡因為族又按楚辭云昭屈景楚之三族也昭氏景氏則以諡為族者也屈氏者因王子瑕食屈于屈初不因諡則知為族之道多矣不可專言諡也以諡為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上 隱公

十六 廣雅書局影宋

氏周人以諱事神諡法所由立生有爵死有諡貴者之事也氏乃貴稱故諡亦可以為氏莊氏出于楚莊王僖氏出于魯僖公康氏者衛康叔之後也宣氏者魯宣伯之後也文氏武氏哀氏繆氏之類皆氏于諡者也邑而加諡如苦成子之後為苦成氏臧文仲之後為臧文氏而加諡者如楚釐子之後為釐子氏鄭共叔之後為共叔氏爵而加諡者如衛成公之後為成公氏楚成王之後為成王氏

陸氏粲曰鄭氏駁許慎五經異義引此傳云諸侯以字為氏今此以氏作諡者傳寫譌也杜攷之不詳乃妄斷其句而強解之

齊氏召南曰公羊傳無駟者何展無駟也何以不氏貶案左

氏無駭既卒始賜氏族其生前自不當追加以展字非聖人
貶之而去其氏也案隱五年孔疏云僖伯名彘字子臧世本云孝公之子即此冬書公子彘卒諡法小
心畏忌曰僖是僖為諡也以僖伯稱臧例之無駭加展何為不可且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自是春秋通例無駭即未賜族亦必自稱展氏

申曰杜讀諸侯以字為句疏家于哀十六年傳引鄭禮注云
尼父因且字以為之諡謂諡孔子為尼父鄭予錯讀左傳云
以字為諡遂復妄為此解考儀禮少牢饋食禮注大夫或因
字為諡傳云魯無駭卒請諡與族公命之以字為展氏是也
與此讀同沖遠違鄭從杜蓋以不錯為錯也然光伯以春秋
無以諡為族之人則非以諡為族而以字為族也穀梁云無
駭卒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例以此年俠卒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上

九

廣雅書局

俠者所俠也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范甯曰俠不命為大
夫故不氏據公羊云無駭者何展無駭也則無駭本以展為
氏公命以字為展氏者謂賜爵世為大夫也杜以無駭卒而
後賜族故不書氏則書字皆生賜族者矣經傳季友仲遂臧
僖伯等數之不勝數也劉必云生賜族者所以破杜以諡為
族之解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為氏庶公子則以配字
為氏知服所據之本正作諸侯以字為氏與康成駁五經異
義所引之文同儀禮注所引之文異沖遠禮大傳正義曰天
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不得賜姓降于天子也諸侯賜卿
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
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于公故以王父字為氏若適夫人之

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
子則以二十字為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男女則以父祖官
及所食之邑為氏以官為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為氏
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為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
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
之字賜以為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子孫
不為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為族也氏族對文為
別散則通也故左傳云問于眾仲下云公命以字為展氏是
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
氏是也均本服義與劉說互相發而無一語及諡則亦未嘗
如杜所解矣或曰傳明言羽父請諡與族若作以字為氏不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上

三

廣雅書局

應置諡而單稱族不知公之之問于眾仲者族也非諡也下
文云公命以字為展氏此以字為氏之確據服義良是案桓
二年穀梁傳孔氏父字諡也范甯注孔父有死難之勳故其
君以字為諡上文明言請諡故鄭君注檀弓及少牢饋食禮
皆云以字為諡杜既錯讀因之錯解而云即先人之諡稱以
為族失左氏意遠矣孔氏以此非劉殊見其妄光伯此規不
可辨別因就正義中駁難語出之讀者審諸

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注三國伐戴鄭伯因
其不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徒也書取克之易也

規曰案傳例克邑不用師徒曰取然則取者據克邑之易今此
克得軍師亦稱取者炫謂取之非易案傳十七年稱劉炫曰案傳云云則案傳例三句亦

規

孔氏曰但取者雖據克邑之文其克得師眾而易者亦曰取
 劉君以規杜氏非也沈氏亦云今日圖明日取故知易也公
 羊傳曰其言伐取之何易也是杜所用之義是以莊十一年
 注云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若非前敵之
 易何能覆而取之故釋例曰如取如攜凡言取者皆易辭
 趙氏鵬飛曰或者疑鄭之孤兵不能取三國之眾更以為鄭
 伯乘危取戴戴鄭之附庸既屬于鄭矣何必取哉何以知戴
 之為鄭附庸戴今之外黃是也居鄭北鄙三國入鄭不克故
 移兵以戕其附庸不然三國伐戴何損于鄭哉以是知其非
 取戴也取三師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上 隱公

三 廣雅書局

吳氏澂曰取猶衰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哀十三年鄭
 罕達取宋師于岳之類謂敗其兵而悉俘其眾也
 魏氏禧曰取三師蓋三國伐戴已破戴而入居之鄭伯故得
 圍而竝取三師耳故先曰圍戴克之後言取三師也戴未破
 則三國尚在圍戴當先取三師而後克戴矣蓋蔡人從之伐
 戴是未破之戴鄭伯圍戴是三國所破而入居之戴也
 證曰公穀皆以鄭因宋蔡衛之力取戴必如杜說解公穀猶
 可解左氏則不可何者左氏言取取其師也非取其地也于
 傳例當引莊十一年傳例覆而取焉曰取某師不當引克邑
 不用師徒曰取服虔云覆也設伏而取之謂攻其無備出
 其不意敵人不知敗之易故曰取釋例戰敗例第三覆者謂

威力兼備若羅網之所掩覆一軍皆所禽制故以取為文專
 制之辭也圍戴者圍三國伐戴之師故克而取三師取者易
 辭亦有不易者不可以克邑克師分也劉規杜未當
 十一年及大達 注達道方九軌也

規曰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經涂九軌軌車轍謂王城之內道
 廣竝九車也爾雅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
 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
 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遠說爾雅者皆以為四道交出復
 有旁通炫以達為九道交出也又涂方九軌天子之制諸侯之
 國不得皆有國國皆有達道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上 隱公

三 廣雅書局

孔氏曰劉炫規過以達為九道交出今以為道方九軌者蓋
 以九出之道世俗所希不應城內得有此道以記有九軌故
 以達當之言竝容九軌皆得前達亦是九達之義故李巡注
 爾雅亦取竝軌之義涂方九軌惟鄭城之內獨有其涂故傳
 于鄭國每言達也故桓十四年焚渠門入及大達莊二十八
 年眾車入自純門及達市宣十二年入自皇門至于達路劉
 君以規杜氏其義非也
 邵氏晉涵曰杜氏以軌訓達實有不可從者考工記匠人營
 國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鄭注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是
 言王城之制又云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環涂以為
 諸侯經涂野涂以為都經涂是言上下之等差杜氏欲以匠
 人之九軌傅合于爾雅之九達則爾雅所謂一達二達者將

何以分其等級乎况夫道路者天下之通言也故郭氏釋爲長道若如杜氏以軌訓達則一達之道路僅容一軌豈天下之道路俱若是其狹且長哉劉炫據爾雅以達爲九道交出其言誠有依據矣

申曰九達以道之所出言之九軌以道之所容言之各自爲義不可強合也以九軌爲達此杜解之誤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此惟王城則然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鄭後司農曰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賈公彥疏南北之道爲經東西之道爲緯王城面有三門門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其制如此鄭

春秋規過考信卷十一上 隱公

廣雅書局

伯男也城不足五里門之見于傳者曰皇門曰郭門曰師之梁曰北門曰純門曰桔扶之門曰時門曰渠門曰墓門曰舊北門曰閭門曰倉門必如匠人之制門有三涂涂積十二步而五里之城據王制鄭注一里方三百步五里共方一千五百步以十二步之涂經緯于其中微特諸侯不得上僭王城九軌之制此蕞爾之鄭宗廟宮室官府廛市之外又安得其地以廣其道路乎然則孔謂鄭城內獨有其涂者無此理也知九軌之不可以訓九達則知達之義矣說文十四篇九部施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施道高也段玉裁曰龜背中高而四下施之四面無不可通似之李善注顏延年皇太子釋奠詩引韓詩施于中施薛君曰中施道中九交之道也今周

南作達毛傳達九達之道夫道之所達不定于九而止于九者數爲之極也善乎郭景純之釋爾雅也曰四道交出復有旁通道固不可以四至八到限也且傳于鄭國每言達實則如劉言國國皆有達道也釋名釋道齊魯謂道多爲達師此

形然也淮南子說林篇揚子見達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非其證歟傳稱受兵于大宮此大達當近大宮桓十四年宋人以諸侯伐鄭焚渠門入及大達莊二十八年楚伐鄭入自純門及達市宣十二年楚克鄭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之達多在城內他國何獨不然孔謂九出之道世俗所希不應城內得有此道正與傳意相反然孔未嘗不以杜義爲非也詩兔置疏引莊二十八年傳杜注達竝九軌案周禮經涂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上 隱公

廣雅書局

九軌不名曰達于爾雅則不合蓋亦知杜解之不可通也襄二十八年傳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杜以莊爲六軌之道孔云注爾雅者皆以莊爲六道旁出杜以九達竝九軌故亦以莊爲六軌也則于疏家已自歧其說矣豈惟孔氏即杜氏亦自知其解之不可通也襄十一年詛諸五父之衢例當言四軌之道注僅言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昭元年執戈逐之及衝注衝交道案交道即周禮保氏之交衢郭氏所謂四道交出者也義符爾雅至孔謂李巡取竝軌之義亦未盡然定八年公羊疏引李巡曰四達各有所至曰衢與孫炎諸人所訓無異疑巡于達間證竝軌之義未必以九軌當九達也故陸德明釋文云達道方九軌此依考工記不云本李巡孔云

注爾雅者皆以莊爲六道旁出可知李巡亦非主此說也然則以九軌爲遠之臆說不可從從劉氏爲是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一 隱公

三

廣雅書局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上

義烏陳熙晉撰

桓公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注稱督以弑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閭門外取怨于民身死而禍及其君

規曰諸言父者是字杜既以孔父為名因論為罪之狀內不能治其閭門使妻行于路令華督見之外取怨于民使君數攻戰而國人恨之身死而禍及其君故書名以罪孔父也案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

孔氏曰諸言父者雖或是字而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桓公

廣雅書局

考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乃皆是名故杜以孔父為名父既其名孔則為氏猶仇牧荀息被殺皆書名氏杜君積累其惡故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為規過非也

呂成公曰左氏序宋督事極好觀其論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此左氏識見高遠處使宋督有尊君之心決不敢為弑逆之事蓋督之殺孔父與殤公乃為惡之末流其有無君之心乃為惡之根本聖人所以過位變色入門鞠躬夫豈繁文末節哉蓋所以養其尊君之心也

葉氏夢得曰孔父宋大夫之四命者也宋二王後得備官也或者謂君前臣名孔父不得為字此禮之施于君臣相與之際者豈春秋之謂哉弑君名者初不以為輕大夫字者初不

以為重道固竝行而不相悖也

張氏洽曰華督蓋馮之黨也將弑與夷而憚孔父殤公怒則弑之遂召馮而立焉孔父之死為君故所以著其節也

家氏鉉翁曰聖人之經有常法而不可以定例求也春秋褒貶不在於書名與字之間如公子友之歸高侯仲孫湫之來

春秋書季子高子仲孫云者褒之僅見者也天子宰以名書如宰咺贈妾宰渠下聘逆人則貶之僅見者也不可以此律

春秋之常法傳者因名以求其貶因字以求其褒善義實甚如孔父荀息仇牧春秋書之錄死節也杜氏于孔父則曰內

不能正其閭門外取怨于百姓故以名書于仇牧則曰不警而遇盜于荀息則曰從君于昏故皆名之夫荀息固當自責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桓公

廣雅書局

而孔仇大義凜然無瑕可指徒以書名之故強求其罪豈聖人錄死節之意哉又如祭仲為宋所執脅而盟之使歸逐君

以書法而觀罪實在仲公羊乃以為春秋賢仲字而不名此以書字之故強求其善至顛倒是否而莫之恤豈聖人誅亂

賊之本旨乎又如洩冶直諫而死春秋書之以著陳之亂亡肇于殺諫而杜氏以為治直諫于淫亂之朝以是取死故書

其名是直諫死者不為春秋所貴必緘默自全乃為春秋所貴乎名之與字本不可深辨乃以此而定春秋之褒貶此說

經之大弊也或曰謂之變例可乎竊謂以變例而求春秋不若以常法而求春秋蓋春秋屬辭比事之書也學者欲求聖

人之意必反復究觀而後能有得苟執例以求經是猶有司

執例以廢法其可行乎

趙氏仿補注曰葉氏曰孔父宋卿督其大夫殺卿取妻猶居位不去待君怒而始懼不近人情甚矣今案下文宋殤公立以後事覈語精已盡其罪為欲妄解書法遂贊此數語

顧氏炎武曰桓二年孔父嘉為司馬孔父字而嘉其名劉原父以為已名其君于上則不得字其臣于下竊意諸侯卒必書名而大夫則命卿稱字無生卒之別亦未嘗以名字為尊卑之分桓十一年鄭伯寤生卒葬鄭昭公宋人執鄭祭仲十七年蔡侯封人卒蔡季自陳歸于蔡名其君于上字其臣于下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尹氏召伯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桓公

三

廣雅書局

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爵其臣于上名其君于下也君之名變也命卿之書字常也重王命亦所以尊君也

彭氏家屏曰穆公屬殤公于孔父而不及華督意督此時即以公子馮為奇貨可居馮雖居鄭未嘗一日忘之特俟民不堪命相時而動耳故欲立馮不得不弑殤公欲弑殤公不得不先殺孔父其算預定豈因殤公之怒而後弑之哉

萬氏斯大曰自宋殤即位馮出居鄭殤于除害之言隱四年

州吁使告宋曰君與鄭為仇七年之中自隱四年伐鄭者三

若伐鄭以除君害與鄭為仇七年之中自隱四年伐鄭者三

人鄭者一圍取邑者一志在除馮也鄭亦伐宋者再取邑者

也賊雖由督其謀實鄭莊與馮陰啟之啗督以相宋俾之假

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以為辭督恃有外援遂肆其毒而無忌于何知之于下稷之會知之

李氏惇曰春秋之美孔父在及其大夫四字不在稱字言大夫則見其不失職言及其則見其不避難仇牧荀息皆然不以名與字為異也

焦氏循曰晉書杜預本傳云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預于是忘父怨而竭忠于司馬氏既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為昭飾且有以為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桓公

四

廣雅書局

而趙盾之趙穿也王凌母丘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昭弑高貴鄉公而歸罪于成濟已儼然託于大義而思免于反不討賊之譏師逐君昭弑君均假太后之詔以稱君罪則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君臣無常位者本有以啟之預假其說而囑衍之所以報司馬氏之恩而解懿師昭之惡夫又何疑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為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為貳居然相例矣故其說大行于晉宋齊梁陳之世唐高祖之于隋亦踵魏晉餘習故用預說作正義而賈服諸家由是而廢余摘其說俾天下後世共知預為司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蠹賊也

申曰春秋書孔父與仇牧荀息同科仇牧荀息名而孔父不

名孔子因舊史而書之非褒貶所在也杜預扶篡弒而抑死節貶仇牧苟息不得不貶孔父遂以孔父爲名而貶孔父此預之意非經意也亦非傳意也劉炫曰案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吾不論孔父之善不善先論孔父之字不字夫公穀以孔父爲書字左氏未嘗曰書名也求之古訓證孔父之非名者有三許慎說文十二篇乙部孔通也从乙从子乙請子之候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據文十二年楚成嘉杜注若敖曾孫子孔襄九年鄭公子嘉杜注子孔古人名字相配彼名嘉者皆字子孔此何以獨字嘉而名孔父一也儀禮士冠禮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鄭注伯仲叔季長幼之稱甫是丈夫之美稱孔子爲尼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桓公

五

廣雅釋詁

甫周大夫有嘉甫宋大夫有孔甫是其類甫字或作父據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杜注以爲書字儀父既知爲字孔父不應是名二也孔父嘉以字先名與華父督一例杜于華氏注云督未死而賜族于孔父以爲稱名彼此自相違異曾謂聖如孔子以先世之名爲氏乎斯不然矣孔穎達變其說云父是名孔爲氏蓋孔父先世以孔爲氏據商頌疏引世本云宋泯公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案左氏年疏引家語本姓篇云宋泯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多世子勝一代與此不同正考父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祈父左疏引家語作皋夷父祈父生防叔防叔爲華氏所偏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

叔梁紇生仲尼孔父先世無氏孔者氏孔自孔父始春秋時齊侯祿父蔡侯正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皆名連父字未有單稱父之一字以爲名者父果是名則孔父先世有弗父宋父正考父後世有木金父祈父以孔父例之當皆是名是孔父之先後世同一名也有是理乎否則弗父宋父既是字孔父何獨是名聖父字叔梁紇亦可爲先字後名之證三也然則孔父之爲字而非名審矣其不名者何也或曰命大夫也貴者不名夫貴莫貴于諸侯春秋外諸侯卒皆名何不名之有非也或曰賢之也賢者不名夫賢莫賢于孔子門弟子之續經不曰仲尼卒而曰孔某卒未聞以賢而不名也非也或曰孔子爲祖諱也夫子長改談爲同蔚宗易泰爲太此後世之私書豈所論于聖經陸渚曰春秋魯史非孔子家傳亦非也然則孔父曷以書字歟曰公羊曰禮臣死君字之以君得字之知先攻孔父之家穀梁曰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君之累之也許慎五經異義稱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如三傳之說蓋孔父爲督所殺殤公善孔父以字告于諸侯孔子仍舊史之文而不改舊史既字之孔子惡得而名之哉自劉公是勅君前臣名之說于是伊川程子蘇子由胡康侯及近人毛大可皆以父爲名不知孔父之死在殤公未弒之前其告于諸侯必名督而字孔父若督弒其君與夷宋自以名赴非一時一事計宋之以弒君赴也不得有孔父名氏其先書弒其君而後及其大夫者孔子之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桓公

六

廣雅釋詁

特筆也知此則無疑于孔父之書字矣

春秋莫嚴于治亂臣賊子之罪而杜預乃罪死節之大夫如其說則亂臣賊子不之懼忠臣孝子其懼矣與夷之弑預謂孔父內不能治其閭門外取怨于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是殤公被弑事由孔父孔父直為罪首也豈不謬哉說者不咎預而咎左氏所傳之誣不及公穀書死難之實則大不然夫左氏詳于事公穀詳于義有得其事而不得其義者矣未有不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桓公

十一

廣雅釋名

收兵柄之計督之姦盡矣傳明指為督之言豈可據以罪孔父若目逆孔父之妻于路左氏特為督殺孔父取其妻張本爾督未嘗以此罪孔父也預乃誣之千載之下道上一遇斥及燕私預之誣孔父甚于督矣今按之傳督之弑君由于無君此罪督之獄辭誅其心也會稷賂立華氏馮不惟不討賊反從而相賊非與聞乎弑而何所以罪馮也左氏之罪亂賊深切著明並無一字議及孔父由此觀之預責孔父之罪全違左氏矣且孔子之書法亦有可因左氏而見者督之殺孔父也內竊國政外挾鄭援兵權在手惟所欲為公懼督耳督何懼公之有其曰公怒督懼者督之飾辭也以爲公不殺督督不弑公云爾華氏之立必藉辭以解免豈有弑君之大逆

會四國之諸侯生而賜族哉竊意舊史所書于殺孔父當用

兩下相殺之例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矣于弑與夷當用弑君君無道之例如宋人弑其君杵臼矣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弑其君督惟無君故殺孔父以逞其無君之心不在孔父之有罪無罪也春秋弑君三十六死難書及者始于孔父非孔子不能勝立此書法非左氏不能發明此書法也公羊曰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穀梁曰督欲弑君而恐不立于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閉也義非不正而事之本末未具讀者迄不能得其要領唐氏仲友曰左氏載事得實春秋之案牘也舍案牘而臆測之豈無偶合于用法之意而其事已不可考是則公穀而已矣預之于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桓公

人

廣雅釋名

孔父是假案牘以亂法者也論者譏其屏公穀而取左不亦蔽乎孔穎達正義多附會注家獨于宋督弑君發揮傳意有可取者其言曰先書弑君是仲尼新意君人執柄臣人畏威督乃更殺孔父而取其妻不臣之迹在心已久非為公怒始興毒害若先書孔父後書弑君便似既殺孔父始有惡心今先書弑君後書孔父見其先有輕君之心以著不義之極故也夫自左氏言之弑其君而及其大夫義在罪督也自杜預言之殺大夫而及其君意在罪孔父也沮忠義之氣而張亂賊之膽俾後世元惡大憝俱得有所緣以藉口而橫行無忌是直華氏之春秋非孔氏之春秋矣奚可哉奚可哉是故杜預者春秋之罪人也亦左氏之罪人也

以高貴鄉公之事例之可以斷弒宋殤之獄矣宋穆公舍焉而立殤公焉出居鄭殤公或于州吁除害之言累歲侵伐而馬挾鄭莊之虐敵未嘗一日不謀宋弒雖由督謀實在馮殺卿取室猶居位不去者手掌兵柄恃馮為外援也司馬昭者殤公之馮也高貴鄉公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用空闕之宿衛寡弱之兵甲以與昭鬪何異驅不堪命之民以與馮鬪乎賈充者殤公之督也賈充呼成濟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濟即前刺帝刃出于背昭見陳泰泣曰元伯天下其謂我何泰曰惟腰斬賈充以謝天下昭之寵充何異馮之寵督乎王經者殤公之孔父也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以此并命何恨之有經死于高貴鄉公已弒之後孔父死于殤公未弒之先其忠一也預為司馬懿婿親見篡弒之事貶孔父所以為昭解也隱元年弔生不及哀注諸侯已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孔氏云既葬除喪惟杜有此說鄭予以諒闇為凶廬杜所不用引晉書杜預傳云泰始十年元皇后崩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令僕射盧欽論之惟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土庶同禮于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桓公

九

廣雅書局

惠公仲子之贈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議秦皇太子遂除衰麻於時內外卒聞預議多怪惑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夫預附會左氏以證短喪孔氏既著其失矣則罪孔父以縱篡逆不謂之違春秋以合時不可也太史公曰春秋之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今杜預據以議短喪是春秋教人為不孝也據以貶死節是春秋教人為不忠也預非不知其說非春秋所有也合時而已逞邪說以為合時之具陷人于不忠不孝而不顧杜預之罪大矣嗚呼此司馬氏以後亂臣賊子接踵而不絕也

以郟大鼎賂公 注郟國所造器也故繫名于郟濟陰成武縣東南有北郟城案隱十年六月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郟辛巳取防杜注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郟城

規曰杜注郟國濟陰成武縣東南有北郟城郟宋邑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郟城俱是成武縣東南相去不遠何得所為郟國所為宋邑炫以南郟北郟並宋邑別有郟國

孔氏曰知不然者以許田許國相去非遙則郟國郟邑何妨相近且杜言有者皆是疑辭何得執杜之疑以規其過如劉所解郟國竟在何處

酈道元水經泗水注曰黃溝又東逕成武縣故城南又東北逕郟城北春秋桓公二年左傳曰宋督攻孔父而取其妻殺殤公而立公子馮以郟大鼎賂公臧哀伯諫為非禮十三州志曰今成武縣東南有郟城俗謂之北郟者也又東逕平樂縣故城南又東右合泡水即豐水之上源也水上承大濟陂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桓公

十

廣雅書局

東逕貫城北又東逕已氏縣故城北又東逕孟諸澤又東逕
郟成縣故城南地理志山陽縣也王莽更名之曰告成矣故
世有南郟北郟之論也

釋曰釋例土地名第四十四濟陰城武縣東南郟城宋邑也
今鄭取之或以為郟國非也僖二十年郟子來朝則郟非滅
也桓二年郟與此同劉據以規杜也杜之此解只言北郟並
未言南也惟鄆道元注泗水始稱世有南郟北郟之論據隱
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郟辛未歸于我
此宋邑之確證越六十年復有來朝之郟子劉君以為別有
郟國未為無據案郟子朝魯當去魯不遠疑郟國為宋所并
遂為宋邑故郟大鼎入宋迨郟歸于魯魯更復之故有來朝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桓公

十一 廣雅書局採

之郟子由是言之郟邑外不得別有郟國杜于郟邑則云非
郟國于郟國則似即郟邑蓋約略言之非自相矛盾也說文
六篇邑部郟周文王之子所封國許君子郟國不曰在濟陰
成武是郟國在漢時已不能指其處矣釋例土地名云今所
記注雖事迹相切名號相附而未有顯證者皆稱今有竝以
示疑其絕無形類者則闕以待多問之士焉孔以劉為執杜
之疑信然

大路越席 注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

規曰服虔云大路木路炫以大路為木路

孔氏曰大路路之最大者巾車五路玉路為大故杜以玉路
為大路巾車云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

祀故云祀天車也越席結蒲為席置于玉路之中以蒲藉示

其儉也服虔云大路木路杜不然者以大路越席猶如清廟
茅屋清廟之華以茅飾屋示儉劉橫生異義妄規杜氏非也
申曰鄭康成注書顧命云大路玉路杜解本此案史記樂書
集解引服虔曰大路祀天車也越席結括以為席也是服以
木路為祀天之車也論語乘殷之輅馬融曰殷車曰大輅左
傳曰大輅越席也皇侃義疏周禮天子自有五輅一曰玉輅
二曰金輅三曰象輅四曰革輅五曰木輅並多文飾用玉輅以
郊祭而殷家惟有三輅一曰木輅二曰先輅三曰次輅而木
輅最質素無飾用以郊天魯以周公之故雖得郊天而不得
事事同王故郊特牲云乘素車貴其質也鄭注云素車殷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桓公

十一 廣雅書局採

輅也魯侯之郊用殷禮也禮記明堂位大路殷路也鄭注大
路木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之桑根車春秋傳曰大
路素孔氏彼疏云按桓二年左氏云大路越席越席是祀天
之席則大路亦祭天之車以祭天尚質故鄭云大路素服義
根據馬鄭劉氏用之最當杜解誤詩周頌疏引賈逵注云肅
然清靜謂之清廟大戴禮盛德篇明堂者以茅蓋屋盧辯注
茅取其潔質也禮記禮器大路素而越席疏祭天本質素故
素車蒲席也明堂位莞簟之安而蒲越藁鞮之尚明之也丹
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注蒲越藁鞮藉神席也太
廟明堂木路蒲席而兩對舉均取質素亦非以清廟大路為
華茅屋越席為樸也

藻率鞞鞞 注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鞞佩刀削止飾鞞

下飾

規曰詩曰鞞琫容刀毛詩傳下曰鞞上曰琫

孔氏曰少儀云刀授穎削授拊削是刀之類故與刀連言之
鞞鞞二名明飾有上下先鞞後鞞故知鞞爲上飾鞞爲下飾
劉君以毛詩傳而規杜氏但鞞鞞或上或下俱是無正文不
可以規杜過也

申曰劉據毛氏詩傳釋鞞鞞以破杜解是矣然毛釋瞻彼洛
矣以爲琫上飾必下飾與釋篤公劉之下曰鞞上曰琫不同
何歟陳氏啟源曰名物疏譏毛說自相矛盾孔不得已而爲
之詞又引釋名下末之飾曰琫琫卽鞞字鞞正是下飾今案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桓公

廣雅書局

之殆不然也小爾雅說文廣雅義皆同疏竝無以鞞爲下飾
者况鞞爲下飾則必又爲何物耶瞻彼洛矣傳以琫琫對言
故言上飾下飾公劉以鞞琫對言故傳言上下而不言飾鞞
非飾也而琫在其上則鞞爲下矣古文簡質不達意未嘗相
矛盾也孔氏申之善達毛意亦非強爲之詞也釋名下末之
說殆誤解公劉傳意耳反據以規毛可乎據杜注左傳以鞞
爲上飾鞞爲下飾而玉篇同其誤小爾雅宋咸注以琫爲上
飾琫爲下飾玉篇廣韻亦以琫爲上飾互有異同俱不足信
說文三篇革部鞞刀室也四篇刀部削鞞也一篇玉部琫佩
刀上飾也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琫佩刀下飾天子以玉琫古
文必段氏玉裁曰鞞之言鞞也刀室所以裨護者漢人曰削

俗作鞞琫之言奉也奉俗作捧刀本曰環人所捧握也其飾

曰琫琫之言畢也刀室之末其飾曰琫古文作理傳云鞞容
刀鞞也謂刀削其云琫上飾必下飾者上下自全刀言之琫
在鞞上鞞在琫下琫在鞞末公劉詩不言必故云下曰鞞舉
鞞以該琫鞞琫有琫言鞞琫而又加琫也王莽傳瑒琫瑒琫
孟康曰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琫若釋名琫卽鞞之譌劉意
自一鞞言之故雖襲毛上曰琫下曰鞞之云而大非毛意至
杜預本之注左傳云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又互譌上下字
矣許云佩刀上飾用毛說謂一刀之上非一削之上也凡刀
劍以手所執爲上案鞞不可以言飾訓琫爲文飾貌亦無所
據以陳氏段氏之說核之杜說非也惟孔氏篤公劉正義以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桓公

廣雅書局

毛氏于鞞琫言德有度數意取左傳則毛氏本左氏而爲詩
傳可知說春秋者賈服諸儒皆與毛氏合也鞞卽是削今名
鞞是刀之室非刀之類鞞鞞之先後不可以定上下而云或
上或下俱無正文是兩歧也孔子詩疏則全準劉規于春秋
疏則曲從杜解故以孔正孔卽是以劉正杜
三年春正月 注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麻天王之所班也其
或廢法違常失不班麻故不書王
規曰杜以正是王正麻從王出故以爲王者班麻史乃書王明
此麻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麻則諸侯之史不
得書王言此十三年無王皆王不班麻故也然天王失不班麻
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

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王室猶能班麻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閔杜云魯之司麻頓置兩閔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杜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麻如杜所注麻既天王所班魯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年王室方定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尚能班麻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則其春未有王矣時未有王麻無所出何故其年亦書王也若春秋之麻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雖或知之無由輒得改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麻過再失閔者是周司麻非魯司麻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司麻始覺其謬頓置兩閔以應天正若麻爲王班當一論王命寧敢專置閔月改易歲年哀十三年十二月螽仲尼曰火猶西流司麻過也杜于釋例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桓公

十一 廣雅書局采

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復螽于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閔欲以補正時麻既言麻爲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得不于王亦復何須王麻杜之此言自相矛盾以此立說難得而通又案春秋經之闕文甚多其事非一亦如夫人有氏無姜有姜無氏及大雨霖厲咎如潰之類也此無王者正是闕文耳孔氏曰桓公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凡四年于春有王九年春無王無月其餘十三年雖春有月悉皆無王穀梁傳曰桓無王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也十八年書王范甯注云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先儒多用穀梁

之說賈逵云不書王弑君易昉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魯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杜言此十三年無王皆王不班麻故也劉炫規過云此無王者正是闕文耳杜之所據雖無明文若必闕文止應一事兩事而已不應一公之內十四年竝闕王字杜以周禮有頒告朔于邦國都鄙故爲此說但齊桓晉文以前翼戴天子王室雖微猶能班麻至靈王景王以後王室卑微麻或諸侯所爲亦遙稟天子正朔所以有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責人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卒公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同書日之限然則司麻之過魯史所改據此而言有何可責劉君不尋此旨橫生異同以規杜過恐非其義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桓公

十一 廣雅書局采

楊氏士郎曰范氏例云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劉氏權衡曰何休曰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見始也十年有王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桓公之終也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非也弑君之罪不輕于成人亂易地之惡不差于納鼎太廟而以爲元年未無王輕重失序且夫休所指桓無王止此數事矣弑君見于即位成亂效于納賂易地著于璧假其迹已明雖使春秋歲輒書王其可謂桓有王乎然則不書王其不爲此數事亦明矣呂氏大圭曰春秋無事必書首月首月必書王而桓公則十四年不書王四時雖無事首時過則書而桓公則二年不書秋冬吾以是知桓之春秋于是多闕文矣或曰桓無王也然

以經考之則桓宣二公皆為篡弒之主宣未嘗無王而桓獨無王則聖人用法何乃如是之異也況春秋書王本以律天下之不王豈因桓之不王而遂自去其王乎當時諸侯以篡弒得國者又非獨一桓公也又何以不去王乎若以桓無王而不書王則當始末盡然又奚以元年二年十年末年各書王乎若如是說則聖人書法頓自改易又安能使學者之必知其意乎至于不書秋冬信如其說則桓十七年五月公羊不書夏昭十年十二月三傳皆不書冬僖二十八年冬有日而無月不知又將何說乎

顧氏炎武曰桓公四年七年闕秋冬二時定公十四年闕冬一時公羊成公十年昭公十年十二月無冬僖公二十八年冬年闕冬十月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桓公

無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無月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無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無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有日而無事皆春秋之闕文後人之脫漏也莊公二十二年夏五月釋例以穀梁有桓無王之說竊以為夫子于繼隱之後而書為闕謬公即位則桓之志見矣奚待去其王以為貶邪

又曰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闕文也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若曰以其錫桓而貶之則桓之立春秋固已公之矣商臣而書楚子文公九年商人而書齊侯文公十三年五等之爵無所可貶孰有貶及于大王邪

毛氏奇齡曰春秋書時月而或書王或不書王者皆史有詳

略無關義例故有時無月而不書王者凡一百餘條有時有月而不書王者凡一十五條此不書王者正有時有月而不書之例而穀梁謂桓無王故削王字則宜在元年乃元年二年有王至三年而始削之何其討賊之需遲也則又為說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也則是有王反治罪得毋三年以後其無王者皆褒德者乎且治桓已耳華督弒君與魯何涉而胡氏亦曰二年書王正華督之罪凡有王者悉治罪無王又治罪是亂刑也無王是削而惡桓有王是筆而又惡桓是筆與削俱無所準也且春秋須比例文九年春有二月三月而無王成十三年春有三月而無王定十四年春有二月而無王以例言之與桓年正同然而三君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桓公

一八 廣雅書局

于諸年並未嘗有治罪貶削之事是屬辭比例又並無一相合者吾故曰此不關義例非無謂也

惠氏士奇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或有春無月或有月無王而有月無王之歲適皆見于桓之篇于是穀梁獨發桓無王之論以為弟弒兄臣弒君天王不能討故曰桓無王然則春秋貶桓歟抑貶王歟如以為貶王則春秋子弒父臣弒君天王皆不能討易為獨貶于桓之篇如以為貶桓則于天王何與而顧削去春王之號哉且春秋無王一百有八雖有月無月不同其無王則一也或云餘公無王者為無月不得稱王則桓九年亦有春無月不得稱王又與餘公等矣我不知所謂貶者以無王為貶乎抑以有月為貶乎十一公皆無王獨

桓有月遂曰桓無王我不知其說也然則桓何以獨無王而有月歟曰不知也或史闕文或史誤文或後人亂之皆不可知史有誤文曷為桓十三年皆誤春秋十二公皆有闕誤豈獨桓十三年六經皆秦火之餘又古變篆篆變隸安保其必無闕誤且無亂之者哉

申曰桓公十八年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四年書王餘悉不書王左氏公羊無異說必其所見之本無闕文也自穀梁創桓無王之論于是賈逵羅織于左氏何休附會于公羊而春秋之義愈晦杜氏求其說而不得以為失不班麻則非其實也夫桓之無王十三年耳考之春秋隱不書王者六年莊不書王者十三年僖不書王者十四年文不書王者八年宣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桓公

九 廣雅書局影印

不書王者十年成不書王者七年襄不書王者十二年昭不書王者十三年定不書王者四年哀不書王者八年豈皆無王耶又豈皆不班麻耶由是言之春秋之不書王非不書也文之闕也于何知之于左氏之傳知之隱九年有春無王月傳稱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庚辰大雨雪知經文春正三月在天王使南季來聘上王字闕三月字倒也僖五年有春無王月傳稱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知經有王正月而闕也成十七年傳書春王正月而經書春不書王正月昭二十二年傳書春王二月而經書春不書王二月哀十二年傳書春王正月而經書春不書王正月此皆闕文之的然者劉說是矣至班麻乃後世之事求之三代以上不盡然也

漢書律厯志云周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能頒朔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厯數此杜所據也以吾攷之則有不能無疑者周禮春官大史頒告朔于邦國鄭康成注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然天官太宰之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注正月周之正月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注正歲謂夏之正月夫頒麻頒一王之麻而觀治象者已有正月正歲之異則頒于邦國者特畿甸諸侯未必頒之天下也以春秋證之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以為九月十月之交十五年經書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桓公

三 廣雅書局影印

秦伯戰于韓而傳以為九月壬戌晉用夏正故也是晉麻不同于周麻矣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而傳以為秋宋用殷麻故也是宋麻不同于周麻矣隱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為周正則麥禾皆未熟哀十五年衛世子蒯聩自戚入于衛經書春王正月己卯而傳在上年冬之閏月是鄭麻衛麻亦不同于周麻矣即以魯言之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經書六月而傳在秋七月戊寅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經書秋而傳在冬十月丁巳王子猛卒經書冬十月而傳在十一月乙酉經書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而傳此年未有閏明年辛丑正月為壬寅朔則經之十二月癸酉朔日食即傳之閏月是魯麻又

不周于周麻矣如皆自王朝班麻何至如此之錯互哉宋書禮志曰三而復者正色也二而復者文質也以前檢後謂軒轅夏后氏漢皆以十一月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為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為正據此而言則夏以前已有三正矣啟伐有扈不曰怠棄夏正而曰怠棄三正明三正得並用也然則夏之建寅當因其國之舊推之殷之建丑亦然周之公劉當夏之季而幽風言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蓋用建子之正未聞以不奉正朔為罪則夏殷皆未班麻也是故殷改夏之正朔其實殷之正朔已行于殷之先世不自湯改也周改殷之正朔其實周之正朔已行于周之先世不自武王改也三代無改正朔之事諸侯各治其麻非可以郡縣之天下例也尚書大傳曰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己為三所以通三統也周封夏殷之後于杞宋仍行二代正朔意當日千八百國行夏殷之時必不止杞宋然則周初亦未班麻也何必春秋夫周室之盛衰豈在麻之班不班哉杜之此言謬矣孔氏不據光伯之義以糾杜輒譏其橫生異同不其蔽乎厥後唐之趙匡有去王見罪之說穀梁餘論復大熾于宋之諸儒沿波忘返流弊滋深近始歸于闕文為歸宿蓋光伯此規在六季為特識在今日為定論廓清之功不可廢也

有氏無姜

僖元年十月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杜注不稱姜闕文疏云齊人治哀姜之罪取而殺之則位絕于齊非復

魯之夫人以僖公請而葬之外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不絕之義故具書于經然既諱其殺不宜言其葬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與與公也穀梁傳曰其不言姜以其獄二子貶之也或曰為齊桓諱殺同姓也賈逵云殺子輕故但貶姜然則姜氏者夫人之姓二字共為一義不得去姜存氏去氏存姜若其必有所取自可替其尊號去姜字復何所明于薨于葬未嘗有取何故喪至獨去一姜公羊穀梁見其文闕妄為之說耳釋例內外君臣逆女例第十夫人孫于齊傳云不稱姜氏絕不為親止釋孫例也至于喪婚則或稱姜而不言氏或言氏而不言姜正明不發其例斯蓋

有姜無氏

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杜注稱婦有姑之辭不書氏史闕文疏云宣公母敬嬴在是有姑也夫人以姜為姓舉姓而稱姜氏去氏稱姜則不成文義知不稱氏者史闕文也傳言新作延麻而無無字是作傳之時經猶未闕于後經始闕耳此文傳亦無氏知是本史先闕故云史闕文而不云經闕文也公羊穀梁漢初始為其傳見其闕文妄為之說非其實也服虔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離遠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桓公

三

廣雅書局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桓公

三

廣雅書局

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杜不然者女之出嫁事由父母夫來取之父母許之豈得問禮具否拒逆婚姻之命從夫喪娶父母之咎自可罪其父母何以貶責夫人若其貶責夫人當去夫人之號滅一氏字復何所明夫人之稱姜氏猶遠之稱公子也舍遠之族而去子稱公可乎亦知遠不可去子稱公夫人又安可以去氏稱姜也此豈是宣公注掠而欲令齊女守貞哉

大雨霖

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傳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凡兩自三日以往為霖杜注此解經書霖也而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妄加電也案注家言經文誤疏家言經文闕孔蓋用劉氏說

膚咎如潰

成三年膚咎如潰上失民也杜注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膚咎如潰蓋經闕此四字

六年嘉粟旨酒

注嘉善也粟謹敬也

規曰案詩實穎實粟炫以粟為穗貌

孔氏曰案詩實穎實粟與田事相連故粟為穗貌此粟與嘉善旨酒相類故粟為謹敬之心即論語云使民戰栗與此相似劉以規杜過于理恐非

申曰文元年公羊傳何休解詁云粟謹敬貌杜注本此案詩大雅生民實穎實粟傳穎垂穎也粟其實粟然箋云粟成就也疏美其禾之成就不當言其有穎而已故云穎垂穎言其穗重而穎垂也粟是穀穗成就之穎故云其實粟然桓六年左傳云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為粟是粟為穀熟貌據此劉氏蓋用服說說文七篇禾部禾嘉穀也从木象其穗穎禾末也詩曰禾穎穰穰禾成秀人所

春秋規過者信卷一之中 桓公

三 廣雅釋名

收者也从爪禾穗或从禾惠聲穰禾采之兒劉以禾是嘉穀故曰嘉粟穀熟穗垂故變其文曰穗貌也說文七篇肉部粟粟木也其實下垂故从肉粟嘉穀實也从肉从米孔子曰粟之為言續也肉艸木實垂肉肉然讀若調蓋粟實之下垂與粟實之下垂亦相似也洪頤煊以考工記菑粟不迤鄭注粟讀為裂縑之裂裂與烈同嘉粟謂酒之芬芳揚烈即下文所謂馨香無讒慝也義亦通

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注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行人例在襄十一年釋例詳之

規曰杜以傳文稱誘故序其本意言非聘非會聽宋迫脅故不稱行人罪之經與齊人執鄭詹文亦何異炫以傳稱誘祭仲而

執之則本非行人故經不言杜欲成不稱行人之義故以行人言之公羊以仲為字左氏先儒亦以為字祭仲是字鄭人嘉之以字告故書字既云罪其逐君何以嘉而稱字

孔氏曰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傳曰嘉之故不名祭仲行無可嘉知仲非其字祭仲行使被執例當云執鄭行人而不稱行人者罪之昭八年楚人執陳行人于微師殺之傳曰罪不在行人也以罪不在故稱行人知祭仲罪在其身故去行人也祭仲若不至宋宋人何得執之既往至宋即是因事而行亦既因事而行便為使人之例劉君以祭仲是字安規杜氏杜以蕭叔非字故知祭仲是名仲既書名為罪則不稱行人是其貶責劉云祭仲本非行人未知有何所據

春秋規過者信卷一之中 桓公

三 廣雅釋名

何氏休曰祭仲不稱行人者時不銜君命出使但往省聞耳劉氏權衡曰杜氏云不稱行人罪之也非也傳云誘祭仲而執之此乃非行人假令仲無罪猶不書行人也何足以效其褒貶哉

葉氏夢得曰祭仲嘗入為王卿士而復其國者也以行人執者稱行人不以行人執者不稱行人祭仲非行人也祭仲何以不貶言突歸于鄭則仲之惡不待貶絕而自見也古者諸侯無四命之大夫惟王大夫四命以字見春秋諸侯大夫以字見經者三宋孔父二王之後得備官也魯夷伯陳原仲死而君不名之也非備官而生見字惟鄭祭仲陳女叔爾蓋天子之命官初不別內外惟賢而有功德者則為之鄭武公以

伯爲司徒固當仍書鄭伯乃大夫則有加命矣是不得不與王大夫同書字也

家氏鉉翁曰宋非方伯連帥鄭之執政非其臣屬而甘于受其執而不以爲怒蓋相與共爲盜姦外示執而中則同也愚竊以爲仲與莊內外合謀而爲此本非執也仲爲鄭卿柄其國者也豈得一旦輕行爲宋所執又與突俱歸而遂立之當是時立弗立其權在仲彼迫脅而爲之盟又何足以要我而仲也出君納君若是之易邪蓋忽者鄭莊公嫡子嘗有功于齊剛傲自大祭仲忌之故與宋莊合謀更立弱君爲固位之計突既篡兄復不假仲以權仲又出之而復以忽歸春秋先書宋人執鄭祭仲繼書突入忽出著祭仲爲首惡也

春秋規過考傳卷一之中

桓公

三

廣雅書局集

方氏苞曰或稱爵或稱行次或稱名或稱人皆舊史之文也以其爲褒貶所寓非也使其人當褒而舊史以名書無從而得其爵與行次也其人當貶而舊史以爵與行次書無從而得其名也春秋未嘗有書字之法也

惠氏棟曰案五年傳云祭仲足爲左拒此年傳云祭封人仲足世本載姓氏皆先字後名此與孔父嘉一例則仲字足名確然無疑杜于五年傳注云祭足即祭仲之字是專欲違舊法以就其曲說劉氏規之是也

惲氏敬曰魯史存而三傳作三傳作而魯史亡其不亡者附于三傳後世讀而知之其亡者不附于三傳當時讀而知之聖人豈爲不盡之辭哉書國書官書氏書公子公孫書名書

字其正也有罪無罪皆然美惡不嫌同辭也魯史詳之則美惡見矣或書名或書字從文告之辭名從主人如後世以字行也

申曰釋例執大夫行人例第二十六使以行人言之言之以接事信令之要于是乎在諸以行人爲名通及外內以卿出使義取于非其罪也鄭祭仲之如宋也非會非聘與于見誘而以行人應命不能死節挾僞以篡其君故經不稱行人以罪之也伯仲叔季固人字之常然古今亦有以爲名者而公羊守株專謂以仲爲字既謂之字無辭可以善之因託以行權人臣而善其行權逐君是亂人倫壞大教也說左氏者知其不可更云鄭人嘉之以字告故書字此爲因有告命之例

春秋規過考傳卷一之中

桓公

三

廣雅書局集

欲以苟免未是春秋之實也宰渠伯糾蕭叔大心皆以伯叔爲名則仲亦名也傳又云祭仲足或偏稱仲或偏稱足蓋名仲字足也皆詳此注之意案春秋大夫非專使不稱行人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昭八年楚人執陳行人于微師殺之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婍定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稱行人者皆行人也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偃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君丘襄二十六年齊人執衛甯喜昭四年楚子執齊慶封殺之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不稱行人者非行人也其人而行人歟春秋不得以

有罪而不稱行人也其人而非行人歟不得以無罪而稱行人也劉君云祭仲本非行人是也杜云不稱行人本之何休但彼云祭仲不稱行人者時不銜君命出使則亦以祭仲鄭相本非行人非以不稱行人罪之也隱三年稱鄭祭足桓五年稱祭仲足此年稱祭封人仲足傳文皆名字雙舉仲既爲字足卽其名杜謂祭仲名仲字足實無所據夫逐君立君仲誠有罪忽咎其逐君突必德其立君其嘉而稱字蓋突之告命也如劉之說鄭人嘉之則非春秋嘉之也以字告而書字則告以名者春秋不得而字之告以字者春秋亦不得而名之無所謂筆削無所謂褒貶也朱子曰春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孔子但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著呂樸卿曰春秋穿

春秋紀事考信卷一之四

桓公

三

廣雅書局

鑿之患以日月爲褒貶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乃光伯則既言之矣

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注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叔本不去國雖稱入非國逆例

規曰杜以傳例云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許叔本非去國故云非國逆例其實許始復國許叔得還上下交歡同心迎逆指其實事有國逆之理故于釋例云許叔有國逆之文

孔氏曰入者自外之辭本其所自之處言其自許東偏而入于許國非從外國入也鄭莊公以十一年卒許叔今始入者蓋鄭突不使其復忽既得位親仁善鄰存許以德許人冀其

爲已之援故此年始得入也小白陽生入皆稱名此叔稱字杜知是字者以蔡季歸于蔡季子來歸亦以書字故知之也釋例曰諸在例外稱人直是自外入內記事常辭義無所取賈氏雖夫人姜氏之入皆以爲例由先儒以爲國逆故言許叔本不去國非國逆之正例劉君不達此旨妄規杜失非也陳氏亮曰不能大復國于諸侯則力不足以君國不能公復國于諸侯則義不足以有國

趙氏沂春秋屬辭曰桓十五年夏許叔入于許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哀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以上公子入國四穀梁傳曰以好曰歸以惡曰入今案許叔以繼絕入故稱字齊小白陽生莒去疾以篡入故不稱公子皆從史文

春秋紀事考信卷一之中

桓公

三

廣雅書局

莊氏存與曰許不爲許于茲十五年矣入而後爲許也申曰成十八年傳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釋例歸入納例第二十一侯孺愛君以爲請故曹伯有國逆之辭許始復國故許叔有國逆之文此皆時史因周典以起時事之情也按僖二十八年經曹伯襄復歸于曹集解晉感侯孺之言而復曹伯故從國逆例今于許叔則曰非國逆例一人之書自相矛盾孔氏依違其辭以護杜非也

十六年冬城向 注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

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云五月叔弓如滕即知但稱葬者未必與下月異也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卻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皆總指天象不與言麻數同也故傳之釋經皆通言一時不月別

規曰杜以城向與下同月故檢叔弓如滕經傳之異如滕與葬同月知此城向與出奔同月但本事既異各隨本而書之下有月而此無月耳其實同是十一月也但十一月水星昏猶未正故復推校麻數此年月卻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又方者未至之辭故以定之方中爲方欲向中而實未正中十一月可以興土功書時非傳誤也炫以爲繁周語云辰角見而雨畢天

春秋規過考信卷十之中 桓公

表 廣雅書局

根見而水涸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先儒以爲建戌之月霜始降房星見霜降之後寒風至而心星見鄭子云辰角見謂九月本天根見謂九月末天根謂氏星是也自然火見是建亥之月又春秋城楚丘是正月而杜引詩云定之方中未正中也定星豈正月未正中乎據此諸文則火見土功必在建亥之月則建戌之月必無土功之理而杜以爲建戌之月得城向者非也

孔氏曰今以爲周語之文單子見陳不除道故譏爲此言故所舉時節竝在早月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單子云隕霜而

冬裘具九月已裘是其早也且周語之文據尋常節氣九月而除道十月而興土功杜以此年閏在六月則建戌之月二十一日已得建亥節氣是十月節氣在九月之中土功之事何爲不可諸侯城楚丘自在正月衛人初作宮室必在其前杜云定星方欲正中于理何失劉君廣引周語之文以規杜杜以月卻節前何須致難

新唐書麻志曰冬城向書時也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興板幹故祖沖之以爲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是歲九月六日霜降二十一日立冬十月之前水星昏正故傳以爲得時杜氏據晉麻小雪後定星乃中季秋城向似爲太早曰功

春秋規過考信卷十之中 桓公

表 廣雅書局

役之事皆總指天象不與麻數同引詩云定之方中乃未正中之辭非是

汪氏克寬曰凡書城未有繫月者蓋城築之事非可月成也然周之十月十一月皆農收之時蓋戒事于冬而以春正月畢功則無妨農之病矣

證曰桓十六年冬城向春秋書時于是乎始時而不月城非一月事故以時統月也下有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杜以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推長麻閏在六月引詩定之方中謂十一月之中已是十二月之節證非傳誤劉以火見土功必在建亥之月建戌之月不得城向而啖助則謂下有十一月此乃十月不可興役孫復遂謂周十月夏八月

斥為不時夫城向經第稱冬未嘗稱月冬而不可書時則春秋所城無一可書時者矣彼宣八年冬十月城平陽成九年冬十有一月城中城又何以書時哉以平陽中城書冬並書月知城向之書冬不書月者總言冬之三月不可以下有十一月謂必非十二月而謂之十月十一月也月令仲秋之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孟冬之月坏城郭月令夏正仲秋者周十月孟冬者周十一月蓋築城非日月可畢之工故以時言之其言十月十一月者以是月經始非以是月告成也夫春秋紀事之書非授時之書也左氏親見國史時不時據事直書豈有經傳無文必待後人較量月之贏卻節之前後以彌縫其誤哉莊二十九年傳之水昏而裁即詩之定之方中注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桓公

三 廣雅書局

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是建亥之月也劉云春秋城楚丘是正月則建子之月也稽之詩序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建城不後于營室可知然則衛文之城楚丘實在僖元年之冬而書在二年正月者據告也夫城楚丘自建亥之月迄于建子之月而杜于城向必以建戌之月移于建亥之月謬矣以傳攷之宣十一年令尹蔣艾獵城沂事三句而成不愆于素此一月而竟者也昭三十二年冬城成周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冬十一月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勿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教諸劉子韓簡于墮之以為成命定元年春王正月庚

寅裁城三旬而畢始未凡歷二時豈可以下有十二月此城成周亦俱是十二月乎然則城向書冬冬有三月杜何以知為十一月乎如杜此說經當書冬十一月衛侯朔出奔城向矣不然何可以出奔之月為城向之月乎春秋閏月皆在歲終故文元年閏三月則曰歸餘于終而謂之非禮今城向經不言月杜云城在十一月城中城經不言閏杜云城在閏十一月且皆以閏故節先于月移為十二月閏不在歲終至于城平陽前後無可移易則注家置之闕如彼此矛盾自相乖異杜之長麻不可信

莊公

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注荆楚本號後改為楚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桓公

三 廣雅書局

于此始通上國莘蔡地獻舞蔡季 現曰釋例得獲例曰敵國交兵亦有兵器之獲欲殊別君臣故于君曰滅于臣曰獲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當與社稷宗廟共其存亡者也而見獲于敵國雖存若亡死之與生皆與滅同至于偏軍元帥君之臣僕出身致命榮辱得失自其常事故傳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炫云在陳死則稱滅以還者則言以歸生獲于敵但言以歸不得稱滅

孔氏曰如杜此言師敗身虜亦應稱滅此不言滅而云以歸者釋例所云據宗廟社稷已亡而君見獲于敵君身雖在與亡無異皆以滅為文則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歸歸是也若社稷宗廟不亡君身見獲于敵則云以歸此蔡侯

獻舞歸是也劉規杜氏非也

李氏廉曰楚文王立于莊之四年承武王之烈內有鄧曼為之母外有令尹鬬郤莫敖屈重為之臣莊之十年齊桓方謀魯以圖伯于東而荆亦執蔡以爭強于南故執君滅國之禍皆始于此年楚書荆始此年書荆人始莊二十三年書楚人始僖元年書楚大夫姓名始僖四年書楚子始僖二十一年申曰此規釋例非規集解也義亦見昭二十三年獻舞蔡季杜謂一人說者以為二人經十有七年六月丁丑蔡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蔡已葬蔡桓侯傳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彼注云桓公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嘉之故以字告釋例弔贈葬例第五劉賈許曰桓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莊公

廣雅書局

卒而季歸無臣子之辭也蔡侯無子以弟承位君臣無廢主社稷不乏祀傳稱蔡季嘉之非所貶也則為左氏說者皆謂季即獻舞不自杜始何休解公羊曰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有賢弟而不能任用反疾害而立獻舞國幾并于蠻荆故賢季抑桓稱侯所以起其事穀梁曰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范甯注陳以力助三傳無文各以意說孫氏覺曰左氏何休之意皆謂季賢經特字之而何休所載不出于傳記然與經書字之義合杜預以為蔡季當立為蔡君而啖趙陸氏與杜預之說相表裏今案蔡世家及諸侯年表無蔡季嘗立為蔡君之事又莊十年

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中間亦無蔡季為君之說由此觀之則蔡季之歸但為蔡臣爾未嘗為君也蔡季去其國以避其位入其國以終其喪亦足以書字于春秋也況獻舞之事相去裁十年間不容蔡季卒葬與獻舞得立之迹不見于經也况世家年表皆無其事杜預陸淳失之矣葉氏夢得曰魯公子友書季子歸來而不見奔蔡季處于封人獻舞之間亦難乎其免矣公子無去國之道而出不言奔其還則蔡人召之進退必有類于魯友歟何休之言略與左氏合案劉賈許之說久佚邵公此說猶為近古若必以書法求之則春秋諸侯之子例書字因蔡季不名遂謂與吳季子竝美未見其合經意也錄諸說俟考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莊公

廣雅書局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注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為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規曰炫以此注云詣齊見執釋例曰詹本非出使二者自相矛盾

孔氏曰今知非者齊以鄭不朝而責于鄭鄭合詹詣齊謝罪故釋例云元非出聘之使集解云詣齊被執一文雖異事實同耳劉炫不尋此意乃為規過非也

春秋權衡曰杜氏云不稱行人詹有罪也非也凡使而被執稱行人可也非使人而被執不可稱行人也稱行人欲以明使與非使非以正有罪與無罪也鄭詹之不稱行人猶祭仲之不稱行人也不得以行人為解

申曰釋例執大夫行人例第二十六古之諸侯享類聘問相繫于時所以抒人情綱頌感合嘉好也及作征伐會盟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勳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及其末節不統大理遷怒肆忿快意于行人譬諸豺狼求食而已傳曰鄭人使伯彌行成鄭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故夫子特顯行人之例行人有六而傳發其三者因良霄以顯其稱行人之事因于微師以示其非罪因魯叔孫婁以同外內大夫則餘三人皆隨例而為義也若轅濤塗甯喜之類罪在其身鄭叔詹魯行父之等以執政受罪本非出使故不稱行人從實而書皆以罪之也劉君據釋例以規此解是也案鄭詹之不稱行人本非行人也與祭仲同杜彼解云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莊公

三 廣雅釋名局 宋

孔云屯固比入倍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得歸妹之睽云士剝羊亦無歸妹上六爻辭又云歸妹睽孤寇張之孤睽之上九爻辭又云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昭五年明夷之謙云明夷于飛垂其翼又云謙不足飛不翔此等之類皆取前後二卦以占吉凶今人之筮亦皆如此故賈服及杜並皆同焉劉焯荀異前儒好為別見以規杜氏非也

沈氏文阿曰遇者不期而會之名筮者所得卦之吉凶非有宿契逢遇而已故謂之遇

洪氏蓮容齋三筆曰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而為否也

沈氏彤曰此與哀九年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一例之亦適也洪氏訓為變按繫辭云惟變所適是變而有所之也之字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莊公

三 廣雅釋名局 宋

之建萬國親諸侯亦非其義夫觀之六四變而之否屯之初九變而之比觀屯其前卦也否比其後卦也占者取六四初九之變爻故曰否爻比爻而非有取于否卦比卦之義也劉君因杜言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五體特規之如此終六爻皆有變否而卦以一爻而變且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謂之互體互體不得言初上二爻故云然非謂他占蓋主一爻也孔氏以此非劉固哉

三十二年犂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 注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椽反覆門上

規曰公言犂有力焉如杜此說勁捷耳非有力也當謂投車蓋過于稷門

春秋左傳卷二之四 莊公

孔氏曰投蓋者謂自投其身以蓋物周禮車蓋以物帛爲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且傳直云投蓋于稷門不云過稷門且游楚超乘而出女曰子南夫也則勁捷之人亦是勇力之事劉君以規杜氏非也

顧氏炎武曰當從劉炫之說以蓋爲車蓋正義謂車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不知投重物易高投輕物而使之高則其人爲有力矣漢書上官桀傳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蓋雖風常扇車而下蓋帆御事亦類此

申曰水經泗水注沂水北對稷門昔國人犂有力能投蓋于此門服虔曰能投于鈞之重過門之上也杜預謂走接屋之椽反覆門上也服說勝杜然究與蓋字無涉劉說得之

閔公

元年辛廖占之曰吉 注辛廖晉大夫

規曰杜云辛廖晉大夫則以畢萬筮仕在晉國而筮云若左晉國而筮何得云筮仕于晉又辛甲辛有筮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爲晉大夫炫以爲畢萬在周筮仕于晉晉國不得有辛姓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傳以畢萬是畢國子孫今乃筮仕于晉言于晉以對畢耳非謂筮時在他國也案昭十五年傳云及幸有之二子董之晉于是乎有董史注辛有周人二子適晉爲太史則辛氏雖出于周枝流于晉劉炫用服氏之說而規杜過其義非也

申曰史記晉世家集解賈逵曰辛廖晉大夫此杜所據傳二

春秋左傳卷二之中 閔公

十四年傳富辰以畢爲文之昭杜注畢國在長安縣西北畢萬既是畢國子孫劉以爲畢萬在周筮仕于晉者信而有徵矣杜用賈說劉用服說其義服長于賈

二年内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 注驪姬爲內寵二五爲外寵奚齊爲嬖子曲沃爲大都

規曰二五嬖賤不得爲二政太子不以曲沃作亂不得爲大都孔氏曰辛伯之語先有成文其內寵之徒不爲晉發要晉國之亂事理相當劉君不達此詞而爲規過違傳意也

陸氏彖曰古人引言但取大意不必事事符同祇取內寵嬖子二事

顧氏炎武曰曲沃卽申生所居豈可謂其生亂乎今從陸氏

改曰驪姬寵笑齊嬖亂之本也

申曰孔之難劉實則難杜其語特精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三

廣雅釋詁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中

僖公

義烏陳熙晉撰

五年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 注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啟
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不言公者日官掌其
職

規曰書雲物亦是公親為之但上文有公既視朔故下文去公
字耳

孔氏曰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
象左傳諸所發凡皆是周之舊典既言禮也更復發凡是重
申周典也直言必書雲物不更云公是日官掌其職非公所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下 僖公

當親也劉炫規云書雲物亦是公親為之今刪定知不然者
上言公既視朔是傳家之語下云必書雲物是周公舊凡舊
凡之文包諸侯天子若諸侯稱公書雲物則天子當稱王書
雲物是知舊凡元無王公之文日官掌其事若以上文有公
既視朔故去公字然則周公舊凡豈豫知有公既視朔沒去
公字乎苟生異見妄規杜氏非也

劉氏權衡曰傳曰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
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然則舊史
蓋記公之書雲物矣傳所言凡是解舊史者也仲尼修春秋
而去之以謂常事不足書也

江氏慎修曰春秋時麻術甚疏梓慎神龜史墨之徒但言災

祥而不長於推步日南至當先二三日僖五年春王正月日
南至當在癸丑其定朔壬子則癸丑是二日而傳曰正月辛
亥朔日南至則氣先天三日朔先天一日矣昭二十年之日
南至當在正月三日辛卯而傳曰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則
亦先天三日而且誤以正月為二月矣己丑不言朔則以戊
子為朔亦先天一日矣後世麻家無識謂僖之南至必是實
測故傳云遂登觀臺以望而書不知望而書者雲物非測日
景也欲強增以求合辛亥之南至又失己丑之南至矣

申曰案上文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書即書所望
之雲物也公字貫視朔登臺而言禮中庸疏賈服之義若登
臺而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下 僖公

時今日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日時並書則視朔登臺皆公
所親也杜以為日官之職非公所親誤矣釋文登臺以望絕
句而書本或作而書雲物孔氏疏云公既親自行此視朔之
禮遂以其日往登觀臺之上以瞻望雲及物之氣色而書其
所見之物是禮也用此八節之日必登觀臺書其所見雲物
公常以一日視朔至日登臺但此朔即是至日故視朔而登
臺也據此而言疏家蓋依劉說第護注家而強為之辭爾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注四同盟

規曰御說以莊十三年即位十六年盟于幽十九年于鄆二十
七年于幽僖五年于首止七年于甯母八年于洮皆魯宋俱在
玆以為六同盟

孔氏曰僖元年于禮四年于召陵是為八同盟不數莊公之盟程盟經不書亦不數故云四同盟劉君乃數莊公之盟又不數召陵以規杜非也

趙氏匡曰諸侯同盟名於載書朝會名於要約聘告名於簡牘故於卒赴可知而紀也左氏曰同盟則赴以名豈有臣子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君之名禮篇所錄云寡君不祿而已蓋曾同盟知其名故於死時書之以紀易代

劉氏權衡曰嘗同盟者卒未必皆名未嘗同盟者卒未必皆不名

伊川程子曰不名史闕文也

孫氏覺曰諸侯不生名卒則名之亦有卒而不名者記卒記

春秋規過考信卷之一 僖公

三

廣雅書局

名者即位之初以名赴我我因其卒得以名之於策也卒而不名者即位之初不赴於我或史失之不得記其名也內言葬外言卒內外之辭也左氏之例趙子非之按禮國君卒赴諸侯曰寡君不祿未嘗赴以名也左氏記大夫聘問之禮亦曰寡君未嘗言君之名也按左氏記楚公子圍已弑而使赴於鄭伍舉問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是當君卒而赴諸侯則已言嗣君之名矣然則不待於同盟朝會聘告而嗣君之名已見於嘗所往來之諸侯矣故春秋記外諸侯之卒一百三十有三而無名者十或即位之初不以名赴或史失之未可知也必若以盟會求之則未嘗與者五十二而不名者九耳未可通也

者也杜氏又曰未同盟而赴以名且既以為同盟則不必從赴以為從赴則不必同盟立例自交攻吾所不曉

惠氏士奇曰春秋有臨天下之辭有臨一國之辭有臨一家之辭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失國名如紀侯大滅同姓名如衛侯燬此臨天下之辭也葬則雖伯子男皆稱公此臨一家一國之辭也至尊

不名有天下之至尊故天王不名有一國之至尊故臣不名君有一家之至尊故子不名父魯君薨稱公而不名蓋臣子

不名君父一家一國之辭不為僭焉左氏謂列國同盟故赴以名非也雜記曰君討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不稱薨亦

不稱名赴以名者惟赴於天子故春秋志諸侯之卒臨之以

春秋規過考信卷之一 僖公

四

廣雅書局

天下而稱名其有不名者惡無禮也

證曰古者諸侯對王稱名莊九年齊桓公稱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僖二十八年晉文公稱重耳敢拜稽首奉揚

天子之不顯休命是也事神稱名定四年子魚稱晉文公為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據齊

捷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是也春秋於諸侯之卒無不書卒者以君臨臣之辭也魯獨書薨者臣稱其君之辭

也乃杜氏據隱七年傳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為同盟書名之例又據僖二十三年傳赴以名則亦書之

不然則否為未同盟書名之例夫同盟始書名則不同盟者必不書名矣未同盟者亦書名則書名者不必同盟矣然則

傳謂滕子杞子以未同盟不書名非謂書名者盡同盟也亦非謂不書名者盡未同盟也攷之左氏傳宋君書卒者九齊君書卒者九晉君書卒者十衛君書卒者九蔡君書卒者六陳君書卒者十鄭君書卒者十一曹君書卒者十一楚君書卒者六吳君書卒者四邾君書卒者八莒君書卒者二許君書卒者五皆書名其不書名者杞君書卒者七僖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杞子卒不名者一滕君書卒者七隱七年春王三月滕侯卒宣九年八月滕子卒成十六年夏六月辛未滕子卒不名者三辟君書卒者四莊三十一年辟伯卒不名者一秦君書卒者六成十四年冬秦伯卒昭五年秋秦伯卒定九年秋秦伯卒哀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不名者四宿君書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下

僖公

五

宿君書

卒者一不名春秋書卒者一百二十五不書名者十而已如謂因同盟而書名則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矣八年宿男之卒何以不書名成二年公及秦人盟于蜀矣十五年秦桓公之卒何以不書名而未同盟之君如隱五年陳侯鮑卒桓十年曹伯終生卒十一年衛侯晉卒之類何以又書名然則謂以同盟故書名者非也如謂因赴以名而書名則秦僻在西陲不赴可也若微如滕辭杞邾及宿兼又近魯豈有卒而不赴之理何以不書名且書名者晉侯夷吾蔡侯肸曹伯廬曹伯負芻杞伯成辭伯定辭伯夷許男新臣許男成之卒則書時不書月宋公王臣蔡侯東國陳侯款曹伯射姑曹伯襄曹伯滕曹伯須曹伯午杞伯益姑邾子克吳子乘之卒則書月

不書日而不書名者成十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則文公也哀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則惠公也時月日並書倘非赴告何以如此之詳然則謂未同盟以赴書名者亦非也蓋春秋正名之書也諸侯之立生則以名達於天子薨則以名赴於天子故春秋非被弑之君必書卒卒必書名所以尊王也其有不名者佚其名不可得而書也於何知之於吳楚之不書爵知之禮坊記曰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宣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公羊曰何以不書葬辟其號也何休注旅卽莊王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明當誅也且夫諸侯之爵命自天子惟天子得名之故卑若邾莒以名進之俾天下知邾莒之非有異於諸侯也借若吳楚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下

僖公

六

廣雅釋詁

以名退之俾天下知吳楚之非有加於諸侯也春秋正名之意如是而已豈可以同盟例聖人之書法哉宋公御說杜以爲四同盟劉以爲六同盟孔以爲八同盟其意以爲同盟少者數先君之盟或數大夫之盟或數經不書盟而傳載盟者若同盟多者惟數今君大會盟之顯著者劉不數擯及召陵固是疏略然以同盟書名求春秋鑿矣而復去留無定增減自由欲使後人安所準的夫春秋非盟書也信史也十五年卜徒父筮之吉注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

規曰其卦遇蠱不引易文是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案成十六年筮卦遇復云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亦是雜占則筮法亦

用雜占不必皆取易辭

孔氏曰徒父以下冠名知是掌龜卜者卜人當卜而今用筮知其本非所掌不能通三易之占此云涉河侯車敗又云千乘三去獲其雄狐了无周易片意又是卜人掌筮故杜云不能通三易而成十六年非卜人為筮且南國蹙雖非易辭還是周易之象不與此同劉君以彼難此而規杜過非也

顧氏炎武曰解非也卜徒父秦之卜人兼掌筮者周禮太卜掌三兆三易三夢之法是古之筮皆兼掌於卜人也

全氏祖望曰陳潛室謂易卜筮所常用然掌在太易屬之太史列國蓋無此書故左傳所載卜筮辭其見於列國者各不與周易同而別為一種占書獨周史及魯所筮則皆周易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下

僖公

七

正文以此見周易惟周與魯有之故韓宣子謂周禮在魯然所考尚有未盡者漢書藝文志有大次雜易八十卷即所謂自成一種占書者也殆如今易林之流杜預明言當時有雜占筮辭故左傳載筮辭其用周易者則必曰以周易筮不使與他筮混莊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敬仲遇觀之否昭五年叔孫穆子之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哀九年陽虎為趙鞅以周易筮救鄭遇泰之需若襄九年穆姜居西宮筮得艮之隨昭十二年南蒯之叛筮得坤之比則雖不言以周易筮而其占皆引周易之文乃昭七年孔成子立衛靈再筮皆以周易僖二十五年晉文公筮納王襄二十五年崔杼筮納室雖不以周易筮而皆引周易之

文則不得謂列國皆不用也特用之者少耳閔元年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僖十五年秦穆公筮伐晉遇蠱晉伯姬之筮適秦遇歸妹之睽成十六年晉厲公筮伐楚遇復皆用雜占乃閔公二年成季之生筮大有之乾亦引雜占則魯亦未嘗不兼用他書也特用周易者多耳

申曰周禮春官太卜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注鄭司農云以占八事命卜筮著龜參之以夢春秋傳曰筮襲於夢武王所用占人掌占龜以八簋占八頌以八卦占簋之八故以既吉凶是卜未始不兼筮也閔二年傳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又筮之過大有之乾卜徒父猶卜卜楚丘之父也卜人通三易之占此即其證其義與成十六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下

八

年筮卦遇復一例孔以南國蹙雖非易辭還是周易之象不與此同按杜彼注云此卜者辭也孔彼疏云此實筮也而言卜者卜筮通言耳此既不用易而別為之辭蓋卜筮之書更有此類筮者據而言耳義符劉說全與此注疏自相違異涉河侯車敗詰之注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

規曰如杜此意則下千乘三去謂晉侯之乘車三度敗壞而去三去之後而獲晉君也炫以為侯者五等總名國君大號以涉河侯車敗為秦伯車敗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兵何得言晉侯車有三敗以為秦伯車三敗也此謂車有敗壞非兵壞也三敗及韓杜言晉侯車壞者成上侯車敗之文故也且晉之車總屬

晉侯亦得云晉侯車也炫云此一句是史家序事充卜人之語
言秦伯之車三經敗壞乃至於韓而晉始懼

孔氏曰今刪定知不然者以秦是伯爵晉實是侯爵既云侯
車敗故知是晉侯車敗秦伯乍聞車敗謂敗在己不達其旨
故致詰問也劉君數生異見以規杜非也

顧氏炎武曰解非也秦師及韓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
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為不祥而詰之耳涉河侯車敗
五字乃事實非卜人之言也如石門之盟鄭伯之車償于濟
春秋時故常有是事今特泥下文不敗何待之語謂是晉車
敗不知古人用字自不相蒙况下文又曰懷諫違卜因敗是
求豈亦是車敗乎三敗及韓當依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車三

敗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下 僖公

九

廣雅釋詁

證曰杜言晉侯車敗劉氏規之顧亭林依劉說謂秦師及韓
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竊以為必得
韓之所在而後可以解侯車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同州韓
城縣古韓國及梁國漢為夏陽縣之地韓國故城今在縣理
南十八里梁國在今縣理南二十三里少梁故城隋文帝
分郃陽於此置韓城縣春秋秦晉戰於韓原卽此地也其說
本之詩大雅韓奕鄭康成箋云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
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杜但言
韓晉地不詳其所在考文十年晉人伐秦取少梁此時夏陽
尚屬秦不得為晉地其不然者一也傳先言涉河後言及韓

如鄭之說當先及韓而後涉河其不然者二也晉侯謂慶歸

曰寇深矣若之何韓近晉都可知若在夏陽則地隔大河不

可謂寇深其不然者三也然則今之韓城不可以當晉之韓

原矣德二十四年富辰諫曰邠晉應韓武之穆也杜注韓國

在河東郡界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河北詩魏國有韓亭行

書紀年周平王十四年晉人滅韓威烈王七年韓武子都平

陽水經汾水注晉獻公滅耿以封趙夙後襄子與韓魏分晉

韓康子居平陽魏桓子都安邑號為三晉顧祖禹方輿紀要

故韓原當在河東今山西芮城縣河北故城有韓亭卽秦晉

戰處平陽於漢屬河東郡三國魏分立平陽郡芮城漢晉為

河東郡之河北縣今屬解州直隸州要之韓國後為韓氏采

邑晉侯之使韓簡視師蓋以韓邑之大夫而使之也韓原在

大河之東無疑夫秦既涉河而東已入晉境豈有晉不出而

交兵之理由是言之不得以侯車敗為秦伯車敗也若謂晉

侯車敗則國君豈應先出亦不近情案成十八年張老為侯

奄晉語悼公知張老之知而不詳也使為元侯始合諸侯於

虛打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韋昭注張

老晉大夫張孟也元侯中軍侯奄也侯古字通侯讀為侯

蓋侯為晉中軍之屬在司馬之下與尉之上意當日晉侯使

侯前往迎敵以秦師涉河交兵而車敗也古以車戰車敗卽

是兵敗與下三敗一例詰之者乃詰問之詰非詰讓之詰言

秦伯見已師涉河卽敗晉侯車喜而詰卜徒父之筮何以知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下 僖公

十

廣雅釋詁

其吉也對此吉非常乃大吉也一問一答神氣宛然侯車之
敗傳文有車字或可言其軍壞至三敗必獲晉君三敗及韓
傳文併無車字何以知其車壞臆說不可通矣千乘三去者
言晉車千乘三戰而三卻也卽三敗也三敗可以言車壞三
去亦可以言車壞乎願復初大事表云吉涉河三字要連讀
是卜徒父口中語以遷就韓原爲陝西韓城縣侯車謂秦探
侯之車如後世哨騎相似以申劉說據竹書紀年襄王七年
秦伯涉河伐晉卽韓之役也其非筮語甚明知韓在河東侯
車爲晉中軍元侯之車則於此戰之始末皆瞭然矣

此一役也 注言還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
規曰服虔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下 僖公 二 廣雅釋詁

孔氏曰知不然者呂甥之言勸秦伯而納晉侯假稱君子之
意善納晉君可以更當一役之功欲深勸秦伯若直論韓戰
之役於秦未有深利何肯納也故杜別爲其說劉炫以服義
規之雖於理亦通未爲殊絕

齊氏召南曰杜注不如服義直截孔猶以劉規爲非何哉
申曰晉語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以韓之戰爲韓
之役此一役猶言此一舉爾於義劉氏爲長杜氏爲短

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注無傳稱字者貴之公與小
敘故書曰

規曰季爲氏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

孔氏曰季是其字友是其名猶如仲遂叔肸之類皆名字雙

舉劉炫以季爲氏而規杜過非也

朱子曰季子賜族亦只是時君恩意

張氏洽曰書季友蓋公子友以立僖公之功生而賜之氏俾
世其卿也故特書其氏以著待大臣不以禮法爲陰始疑之
戒

惠氏士奇曰莊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
曰臣以死奉般及慶父弑子般季友力能誅叔牙豈不能誅
慶父反出奔陳季友素得國人之心其來歸也閔公請之齊
桓復之國人皆喜以爲季氏既歸慶父必去乃久之不去及
弑閔公然後加之以梟縊而殺之以說於國則季友之心尚
可問乎其初莊公以爲可以託孤也而任之其後閔公以爲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下 僖公 三 廣雅釋詁

可以安國也請于盟主而復之季友一負莊公再負閔公人
皆知其有大功于僖莫知其有大學於魯蓋成風私事季友
以其子僖公屬之故季友處心積慮欲立僖公而魯國之亂
遂釀而成矣所謂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者實自此始故其子
孫遂分公室遂昭公而全無顧忌者皆其世傳之家法也故
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

申曰公子季友之卒公穀皆以爲賢杜云稱字者貴之非也
劉氏規之是矣季蓋以字爲氏友其名也宣八年夏六月公
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與此同

一書法杜彼注云仲遂卒與祭同日不言公子因上行避聞
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也夫仲遂稱

字者君命以字爲氏卽劉氏所謂生而賜族者也上文言公
子遂故書卒省文言仲遂是春秋書公子仲遂與公子季友
一也以傳證之公子仲遂卽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者魯
之逆賊也則稱字本無義例援杜彼注以難此注自相矛盾
不攻而自破矣

十七年夏滅項 注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

規曰案傳齊人以爲討討其滅國非討用師旣不諱滅何以諱
師炫謂將卑師少稱人不可自言魯人故不稱師

孔氏曰知非師少不言師而言諱之者沈云襄十三年傳云

用大師焉曰滅此旣稱滅故知用大師炫不達此旨以爲將

卑師少規杜過非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下 僖公

黃氏仲炎曰魯滅之也二傳謂齊滅之而經爲之諱者安也

若齊實滅項而經爲之諱遂以魯滅之辭書則魯何罪哉

毛氏奇齡曰項本小國近淮公襲滅之故齊執公焉凡列國

取滅皆書國於上其不書者卽是本國

申曰隱五年公羊傳曰將尊師眾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

將卑師眾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劉據以規杜謂非卿師師例

不書於經以明不言師之故耳孔以傳有用大師曰滅之文

難劉非也宋家則堂謂季孫行父擅興兵是不然考僖公時

繼季友秉政者爲公子遂行父至文公時始見於春秋卒在

襄五年上距僖十五年季友卒之歲凡七十八年於時行父
未知生否此必公子遂別遣師滅項也春秋書魯滅者惟此

一國旣已書滅則其用師不待言也劉說近之

十九年邾人執郕子用之 注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也郕

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爲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

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爲文南面

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

規曰執蔡世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于社

孔氏曰今刪定知不然者以莊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今郕

子旣同畜牲而用當云邾人用郕子于社今不云于社故知

赴不及則昭十一年執蔡世子友用之亦赴不及也

高氏問曰宋公之盟曹南怒郕子不至故欲用之而子魚諫

焉邾人修郕舊怨遂承其意執而用之也不然則宋修伯業

邾從宋盟安放輒戮郕而不懼討乎宋旣不討則意從可知

矣經書郕子與蔡世子友皆曰用之而不書用之迹蓋聖人

所不忍言郕子不名史佚之

毛氏奇齡曰用之有二義公穀謂叩其鼻以血社謂取鼻血

釁祭禮器以畜禮辱之若左氏載司馬子魚之言則直謂殺

其人以當犧牲無道至此但經書邾人不書宋公者非諱宋

惡以前後一事經文連書則上承下接書例如此此如齊桓

旣救邢則下文遷邢更不書齊侯齊桓旣伐鄭則下文救許

更不書齊侯例同 案周禮肆師注引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
木公羊作血誤穀梁注郕子與鄭注合此云公穀作血社失
之上文云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邾子會盟于邾則宋使
邾用郕子非邾自用也非
公穀與經合左與經異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下 僖公

廣雅釋詁

申曰何氏休曰惡無道也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也其說勝杜例以楚用蔡世子友書法一也劉意似本此釋例執諸侯例第三十九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為辭國史承之書之于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左傳隨實而著其本末以明其得失也滕子郇子皆稱人見執宋欲重二國之罪故以不道赴或名或不名從所告之文也傳具載子魚之辭以虐二國之君見義明非罪也

宋公使邾文公用郇子于次睢之社 注睢水受汴東經陳雷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下 僖公

圭 疏與雅同

規曰案昭十年季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彼亳社舊不用人杜何以知此社殺人而用祭乎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彼傳云始用人於亳社故知舊來不用此既不言始明知舊俗用之劉取彼而規杜過非也

釋曰司馬子魚言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譽之臧武仲言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足明宋魯前此俱未用人然杜意本謂殺郇子而用祭非謂舊俗用人也劉似未達杜旨孔氏務違劉說以成杜謬不亦誣乎

二十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注三同盟

規曰茲父以九年即位其年盟于葵丘十五年于牡丘惟與魯同此二盟而已而云三者并數盟于薄釋宋公也案經盟于薄

始云釋宋公則盟薄之時宋公未得與盟

孔氏曰凡盟之法皆舍其前惡結其後好故宣十五年楚人圍宋圍後始盟及城下之盟皆是其事今釋宋公之後恐楚人伐宋宋公恨楚故盟以結之劉炫以宋公不與薄盟而規杜過非也

申曰僖二十一年經書公會諸侯于薄先盟而後釋如劉之說則襄公再同盟杜誤為三爾

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 注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下 僖公

二 疏與雅同

規曰杜言全引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炫案春秋賦詩有雖舉篇名不取首章之義者故襄二十七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乃是卒章又昭元年云令尹賦大明之首章既特言首章明知舉篇名者不是首章

孔氏曰今剛定知不然者以文四年賦湛露云天子當陽又文十三年文子賦四月是皆取首章若取餘章者傳皆指言其事則賦載馳之四章綠衣之卒章是也所以令尹特言大明首章者令尹意特取首章明德故傳指言首章與餘別也杜言多取首章言多則非是總皆如此劉以春秋賦詩有不取首章以規杜氏非也

申曰左氏所載賦詩共二十五始於晉文公與秦穆公杜云

六月喻公子必能匡王國以六月首章云以匡王國也然趙
衰言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實一章也但解六月而杜
意已與傳不合光伯規之甚嚴而仲達曲護杜解歷引所賦
湛露四月載馳綠衣以證首章之說是不可不辯魯爲甯武
子賦湛露及彤弓此工歌也與自賦者異如孔所言以湛湛
露斯匪陽不晡爲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似矣彤弓三章一律
武子但能言其報功宴樂之意即不可謂取首章也且宴享
合樂之意歌必數篇未有一數而畢者復無斷章之事據襄
四年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三工歌文王三鹿鳴二是賦詩凡
九篇矣司樂所屬各有所宜以其篇也非以其章也穆子之
不拜肆夏文王猶之武子之不答湛露彤弓也所謂當陽用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下 僖公

七

廣雅書局

命者舉一語以該一篇猶之舉文王可該大明及縣也皇華
五善禮所當歌故穆叔備著其義若湛露武子方恐其千禮
而謂取其首章哉棗之會子家賦鴻雁復賦載馳文子賦四
月復賦采薇於載馳采薇明言四章則鴻雁四月爲全篇矣
杜以鴻雁爲取首章之哀恤鯀寡四月爲取首章之思歸祭
祀然則傳家易爲不言賦鴻雁四月之首章乎杜之臆說必
不然矣蓋自賦者詩無定篇篇無定章有取首章者令尹賦
大明之首章是也有取二章者趙孟賦小宛之二章是也有
取三章者荀林父賦板之三章是也有取四章者子家賦載
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子西賦
黍苗之四章是也有取五章者季文子賦韓奕之五章是也

有取七章者季武子賦棠棣之七章是也有取卒章者穆姜

賦綠衣之卒章孫蒯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穆叔賦鴻雁之

卒章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季武子賦絲之卒章又賦節

之卒章是也知取餘篇者皆列章數則但稱篇者皆取一

篇矣若夫賦者取一篇聽者取餘章亦有之垂隴之享趙孟

於子產之賦陽桑曰受其卒章於印段之賦蟋蟀曰匪交匪

敖是也其取首章者惟范宣子賦黍苗季武子以爲如百穀

之仰膏雨是也杜何以知其多取首章乎夫賦詩見志者借

古之詩表己之志也斷章取義者取在詩中義在詩外也志

之所託者微而義之所包者廣作詩者之意不必爲賦詩者

之意賦詩者之意不必爲受詩者之意春秋敦盤酬答非謂

此事即此詩也非謂此詩即此章也善乎呂成公之言曰詩

囚於事不遷事而就詩事寓於詩不遷詩而就事斷章取義

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求區區陋儒之義例訓詁至是皆敗

春秋之時善用詩蓋如此儒者生于載之下欲執章句懸揣

於千載之上未見其可公子賦河水韋昭注晉語曰河當作

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於海言已反國當朝

事秦杜以爲逸詩又從韋注引朝宗於海夫詩既逸矣又何

從知朝宗之義乎是自歧其說也此劉氏所未規者

二十五年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注徑猶行也

規曰以壺飧從絕句讀徑爲經謂經歷飢餒下屬爲句
孔氏曰杜以傳文爲徑故釋爲行上讀爲義劉炫輒改其字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六 僖公

八

廣雅書局

以規杜氏非也

臧氏庸曰梁履繩云案顧氏隸辨徐氏紀產碑雖直徑管即
經管也史記高祖本紀夜徑澤中索隱曰徑舊音經楚詞招
魂經堂入與注經一作徑蓋古通用案當從劉光伯作經下
屬杜氏訓徑為行而屬上非也

申曰王氏應麟困學紀聞云韓非子曰晉文公出亡箕鄭挈
壺倉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曰
輕忍飢餓之患而必全壺倉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
此即趙襄事也案此事見韓非子外儲說以挈壺倉而從為
句廣雅釋詁徑過也徑與經同案定四年杜氏注吟塗所徑
也釋文音經孔何不據以證此文乎劉讀徑為經非改徑為

春秋規過考信卷之二 僖公

經

二十六年室如縣磬 注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一月野物未
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
規曰服虔曰室居皆發橄椽椽在如縣磬炫以為如磬在縣下
無粟帛

孔氏曰蓋杜以下云在野無青草可食明此在室無資糧可
噉炫乃以服義規杜非也

王氏觀國曰按字書如而也似也往也若也經書用如字各
有一義室如之如當訓似又此磬字非訓盡許慎說文曰磬
器中空也室如縣磬者如懸一器其中空而無物耳磬亦訓
盡詩曰餅之磬矣是也杜預以如訓而以磬訓蓋則室而垂

盡語不成文今以如字之義攷之莊公七年夏夜中星隕如
雨蓋言星隕而且雨也此如字訓而者也左氏傳曰如火之

療于原又曰如農夫之務去草又曰今亦如之又曰邑亦如
之凡此如字訓似者也公如齊觀社公如齊納幣公如齊逆
女公如晉至河乃復夫人姜氏如齊凡此如字訓往者也左
氏傳曰同之不可也如是又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
莫如猛凡此如字訓若者也室如縣磬者如似也似懸空器
若家徒四壁之義也于意則順而成文杜預所訓于字義雖
通而于文句則不順蓋誤訓如為而故并與磬字訓誤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之二 僖公

臧氏琳曰說文缶部磬器中空也石部磬樂石也象縣虞之
形依杜說縣字費解蓋磬字別而聲相近故互誤如禮記
樂記石磬磬注云磬當為磬字之誤也此磬又為磬之譌杜
氏改如為而又以磬為磬此好異於先儒耳劉光伯規之當
也

程氏瑤田曰室如縣磬字從缶與從石同意磬有房室中空
之象室無資糧故曰如縣磬也國語作縣磬假借之凡器中
空皆謂之磬如詩云瓠之磬矣是也空則有盡義故謂盡為
磬詩云磬無不空是也

申曰古書磬磬互相假借釋文磬亦作磬魯語作縣磬韋注
言魯府藏空虛但有椽梁如縣磬也疏引孔晁曰縣磬但有
椽無覆均與服義同說文五篇缶部磬器中空也皿部盡器
中空也磬與盡同義蓋借器之中空無物以喻室之中空無

物故曰室如縣罄若改如爲而則物已盡矣何縣之有不可通矣杜解其劉之規杜是也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注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

規曰楚世家云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黎爲高辛氏火正帝嚳命曰祝融帝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季連季連半姓楚其後也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不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事文王曾孫熊繹成王封於楚是祝融鬻熊皆爲楚之遠祖也自祝融至鬻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十二世不知出何書計其間出一千二百年略而言之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下 僖公

三 廣雅書局印

則百年爲一世計父子爲十二世何以得近千二百年乎孔氏曰今刪定知不然者以其間或兄弟伯叔相及皆爲君故年多而世少或可轉寫誤劉更無別文以意而規杜氏未爲得也

申曰劉辨鬻熊不得爲祝融十二世孫當矣孔無別文以非劉則杜此言爲無所據即有所據亦嚮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也善乎歐陽子之論帝王世次也其言曰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宐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下傳其四世孫舜舜復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

兄弟今以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

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

代之王何其謬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

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

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孔子

皆不道也夫遷書之世次尚不足信而況爲遷所不道者乎

二十七年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注先軫

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

規曰下蒐于被廬先軫始佐下軍此時未爲下軍之佐

孔氏曰劉規杜氏知不然者以方欲救宋即蒐被廬先軫此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下 僖公

三 廣雅書局印

語與蒐相近不知未蒐之前先軫身作何官故以蒐後下軍

之佐明之然先軫後年亦爲中軍帥不云中軍帥者相去既

遠又隔下軍之佐故杜不言之

申曰劉氏是也杜當云先軫卽下文晉下軍之佐則得之矣

二十八年傳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晉臣將下軍不曰原軫

而曰先軫疑此時尚未食采於原也

楚師敗績 注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

規曰傳稱子玉及陳蔡之師皆在於陳而不書者炫以爲晉人

告略

孔氏曰傳云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憇次于城濮及其交戰

惟言晉師陳于莘北說晉之將帥與楚相敵都不言齊宋公卿知其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傳稱子玉及陳蔡之師皆在於陳而不書者楚人恥敗告辭略故史不得書之劉炫規過今知不然者但於此戰時魯猶屬楚凡禍福相告必同好之國故知楚人來告也楚人來告不言陳蔡者恥其諸國皆在不能敵晉故略言楚人而已若其晉告則應矜其勝事以少敗多何肯略其陳蔡而不告也劉以為晉人來告而規杜氏非也

沈氏文阿曰定四年戰于柏舉傳稱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杜云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蔡今宋齊秦屬晉而書之者彼柏舉之戰唐師共屬吳蔡與之同陳故不書此齊宋師等雖屬晉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下 僖公

廣雅書局

翁異陳故得書之

權衡曰楚子玉恥敗告文略故稱人非也此下有楚殺其大夫得臣此必楚人來告其敗軍違命也尚告子玉之罪豈諱子玉之敗乎足知子玉稱人非從赴而已

王氏洽曰陳蔡從楚而不書者自以其師從楚右師失位故賤而不書亦猶哀十年會吳伐齊不言邾邾

證曰二十有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二十有七年冬公會諸侯盟于宋以經證之城濮未敗之前魯方親於楚此年敗楚後公始從晉有踐土及溫之會元凱謂楚恥敗告文略似勝劉說吾謂不然案經此下書楚殺其大夫得臣則知主戰者為子

玉故不稱楚子而稱楚人不得以子玉收其卒不敗別立書法也公羊謂大夫不敵君是矣成二年盟于蜀傳云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杜注乘楚王車為左右則失位也正義經書楚師鄭師侵衛於時蔡許在矣公會楚子嬰齊於蜀蔡許亦在也及盟又蔡許之君在焉侵也會也盟也三事並失其位經悉不書今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杜注陳蔡屬楚右師以諸侯而屬楚右師失其位矣故不書定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杜注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蔡哀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杜注邾邾不書兵并屬吳不列於諸侯皆其例以傳證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下 僖公

廣雅書局

經杜劉二說皆非也

晉中軍風于澤 注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 規曰炫以為放牛馬於澤遺失大旆左旆不失牛馬

孔氏曰今刪定知不然者若不失牛馬惟心左旆罪未至重何須殺之以徇牛馬是軍之要用於事尤重故費誓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則有常刑今既心左旆又失牛馬為罪至重故殺之以徇若牛馬不失又大旆在軍何得因放牛馬而亡左旆故知風於澤者為別失牛馬又於軍中心失大旆之左旆故杜云掌此二事而不修理劉以為不失牛馬而規杜過非也

申曰僖四年傳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孔彼疏引服虔云風

辰也此壯相誘謂之風呂氏春秋季春紀是月也乃合鬯牛騰馬游牝于牧高誘注鬯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遊從牝于牧之野風合之是風于澤者言放牛馬于澤爾何失之有史記魯世家集解引鄭注費誓曰風走逸彼對道逃而言或可謂風爲逸此則軍中放牧乃事之常何至皆失蓋因放牛馬而失旃旃爲凶大旃之左旃張本旃旃軍令之所寄故司馬以祁瞞爲奸命而殺以徇于諸侯定十四年句踐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軍有治臣奸旗鼓不敢逃刑此其證劉據傳文規杜是也

二十九年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注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下 僖公

三 廣雅書局

規曰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惟言諸侯之卿會魯君罪耳不言罪魯侯與王子虎諸卿見貶兼有此闕者謂諸卿既上盟天子大夫又上敵公侯故云兼案杜上注經云諸侯大夫違禮盟公侯又注傳云諸侯大夫上敵公侯不責上盟天子之使而言兼有此闕者炫以爲直責其敵公侯不責其盟王使

孔氏曰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彼爲趙武敵公貶之稱人而文不沒公此沒公不書明公別有罪五年公及齊侯宋公云云會王世子于首止王世子不盟也九年公會宰周公云云于葵丘宰周公不盟也往年踐土

之會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宣七年黑壤之會王叔桓公臨之王之公卿皆不與諸侯共盟則知諸侯不合盟王臣王臣不合與於盟今王子虎亦貶稱人知魯侯會盟天子大夫故沒公不書也以魯君上盟天子之使已諱而不書則諸侯之臣罪在可悉故傳云卿不書罪之略言其事故杜經傳二注惟言敵公侯不云盟王使以其可知故也劉炫以規杜氏必如劉義則是君盟王使乃爲有罪臣盟王使無貶責便是君臣易位尊卑失序聖人垂訓豈若是乎

申曰二十有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傳云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憇盟于翟泉傳書公無異辭則左氏所見之本有公字可知公羊穀梁俱有公字則會無公字乃傳寫之脫漏非闕襄貶杜氏以爲晉侯諱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違禮盟公侯王子虎違禮下盟故不言公會又皆稱人孔氏從而爲之辭此沒公不書明公別有罪王子虎違禮下盟故貶稱人夫翟泉之盟晉文方霸狐偃以大夫主盟不此之罪而先罪公與王子虎此與啖助之主不稱天何異如杜之言謂公不應盟王臣則前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矣謂公不應同諸侯之大夫盟則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矣未嘗沒公以示貶也若莊十六年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乃齊桓衣裳之會經無公字公羊有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下 僖公

三六 廣雅書局

公字穀梁亦無公字傳稱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范甯注同官爲寮謂諸侯也楊士助疏舊解謂會于北杏不言諸侯是外疑也今此會不言公是內疑之也自此以後外內不復疑之故曰一疑也亦非謂貶而沒公也然公羊固有公字則亦闕文耳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羊亦有公字此春秋一書會無不言公之確證也無容杜氏鑿爲之說知會不言公之爲闕文則魯侯爲無罪矣王子虎亦無罪矣諸侯大夫之盟公侯則有罪矣不然傳何以不曰公不書罪之也而曰卿不書罪之也哉春秋大夫交政始於翟泉之會劉之規杜傳意也亦經意也

三十二年鄭伯捷卒 注無傳文公也三同盟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下 僖公

三

廣雅書局

規曰捷以莊二十二年卽位至此與魯十餘同盟言三同盟者

孔氏曰但杜數同盟不例若同盟少者數先君之盟或數大夫之盟或數經不書盟而傳載盟者若同盟多者惟數今君或就今君之中數其大會盟之顯著者此言三同盟者皆據王臣臨盟則八年盟于洮九年于葵丘二十八年于踐土劉炫不尋杜意而規其謬非也

申曰孔云杜數同盟例之也例而不例則意之所在難得而尋其護注家殆自相矛盾也

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 注卻缺稱人者未爲卿

規曰案傳晉侯親兵先軫死敵則將帥非卻缺也而稱人者晉

諱而以微人告與殺戰同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以戰于殺文公未葬故諱其背殯用兵此則文公既葬之後於禮得從戎事又敗狄有功有何恥諱而以微者告故杜云卻缺稱人未爲卿劉以晉侯稱人同於殺諱而規杜氏非也

吳氏澂曰秦晉同圍鄭秦擅及鄭盟晉文不忍伐其師狄嘗侵齊又圍衛晉文俱不救蓋出必在狄歸國受秦皆嘗受其惠也今晉襄紹伯惟恐伯威不立而伯業遂衰故汲汲焉以衰服從戎既敗秦而又敗狄也

申曰晉人敗狄于箕春秋書法與殺戰同劉君據以規杜是也僖二十三年狄人伐虜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公子取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下 僖公

三

廣雅書局

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處狄十二年而行成十三年晉使呂相絕秦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夫晉文之入秦納之也未入以前狄最有德於晉文與秦同爲昏姻之國此之來伐命一介諭之不從則命一將禦之可也墳土未乾遽虜其主晉人負狄與負秦同晉侯自將親行先軫中軍主戰亦與殺戰同殺之敗秦注稱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箕之敗狄何獨不然否則晉侯君也先軫卿也豈有舍晉侯先軫而以未爲卿之卻缺稱人哉杜預徒以附會既葬除喪之說解與殺戰異是不可不辯禮曾子問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諱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

吾弗知也晉文卒於冬十有一月己卯葬於夏四月癸巳敗狄在八月戊子計不及九月豈得謂之非喪乎昭十年九月葬晉平公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以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禮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凶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此晉既葬仍凶服之顯證則此晉侯之稱人同於殺諱可知孔氏惑於預之謬說以劉爲非序云殺戰在葬晉文公之前故諱其背葬用兵箕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與殺戰同此則一年之中數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矣規得失夫晉平之喪新君不以既葬而釋其衰經晉文之喪晉襄亦必不以既葬而釋其墨衰箕之戰不言墨衰者省文耳顧謂非有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下 陸公

三

廣雅釋詁

所諱其誣古人甚矣疏家曲護注家違背經傳爲後世短喪者階之厲孔穎達之妄同於杜預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上

義烏陳熙晉撰

文公

二年作僖公主 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人於廟

規曰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先儒舊解或有以為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

孔氏曰社為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為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就此以規杜過未為得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上 文公

一 廣雅釋詁

公羊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解詁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已入壙皇皇無所見求而虞事之虞猶安也用桑者桑猶喪也取其名與其體猶所以副孝子之心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楹之間易川栗也夏后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禮士虞禮曰喪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疏云皆孝經說文也卿大夫以下正禮無主故不言之又云出論語也而鄭氏注謂社主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為廟主耳

穀梁傳立主喪主於虞告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范甯注僖公薨至此已五月楊士鄖疏糜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祀訖則內於西壁棺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

杜佑通典禮八五經異義曰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為祭主凡虞主用桑練主夏后氏以松

殷人以柏白虎通曰魯哀公問主於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所以自戰栗亦不相襲廟主以柏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木有終始與人相似題之欲令後可知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耐於廟主之制四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一尺皆刻諡於背案通所引白虎通今本不載據此知何邵公說所本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上 文公

一 廣雅釋詁

鄭康成皆以為社主魯論語作問主於宰我張禹包咸周氏皆以為廟主何休杜預依魯論為廟主劉光伯規杜氏以為非考禮記祭法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為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則一為社主一為廟主義各不同何杜言廟主而不用社主之說誤矣即以爲本於先儒然張包周等乃先儒之誤者孔許鄭等乃先儒之不誤者何杜捨其不誤者而

從其誤者劉氏規之甚當孔回護杜故反以劉爲未得也穀
梁傳立主喪主於虞范解云其主用桑吉主於練范解云其
主用栗亦從周禮說而不用何杜之義

宋氏翔鳳曰案漢時魯論古論同作問主故今文家以爲廟
主古文以爲社主如古論本作問社則鄭方解爲社主文亦
必從古讀不得反作問主蓋何晏集解采孔說遂妄改作問
社公羊疏謂古文作問社是約略言之而誤也

又曰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
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其不
時奈何欲久喪而不能也何氏曰禮作練主當以十二月練
主又不能卒竟故以十五日也按文公欲爲久喪改練蓋自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上

文公

三

廣雅書局印

是而魯之喪法遂闕至哀公之世問主於宰我宰我陳用栗
之義曰使民戰栗堯戒曰戰戰栗栗曰慎丁曰敬謹之謂也
文公之改練瀆亂禮經蔑棄而與不能敬謹於宗廟則於使
民之際又惡能敬謹乎戰栗者使民之道非謂民之戰栗也
孔子以喪禮之失由於本之不立以忠信之實不至則戰栗
之象不形既徒事乎虛文乃其流乎僭矣自文公以來匪一
朝一夕之故矣既失禮宗廟則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
事成故曰成事不說公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皆無
戰栗之意昭公哀公共爲一轍孔子燭之於微知諫無益故
曰遠事不諫然皆始於文公無君無天政在大夫其咎皆在
於既往此時但當明禮之本故宰我戰栗之說卽孔子對定

公君使臣以禮之說也恐時人不察故孔子爲明之見春秋
之所譏非爲當時以救後世也使依孔鄭訓主爲社主則大
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社之所宜木遂以名
其社與其野當如逸書所云一代備有五社不得以松柏栗
分屬夏殷周卽謂周豐鎬用栗而魯在東方不必同周人以
栗宰我不得以戰栗之義告哀公矣

釋曰杜以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爲廟主本何休劉以古論語
及孔鄭皆以爲社主者言孔鄭之說本解論語不可以解春
秋也何晏論語集解作哀公問社於宰我孔安國曰凡建邦
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皇侃論語義疏鄭論本云問主也
陸德明釋文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據周禮大司徒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上

文公

四

廣雅書局印

樹之田主各以其社所宜木鄭注所宜木謂若松柏栗則鄭
說與孔說同案釋文稱鄭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鄭既解主
爲社主必從古讀作問社鄭既不然是古論亦作問主可知
今集解作問社殆後人誤改耳光伯云古論及孔鄭皆以爲
社主是劉所見本孔鄭皆作問主也按祭法引五經異義今
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
柏周人以栗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
主之事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無駁從許義
劉之所規根據許義最確未可非也然以今考之公羊之說
未始不可通於左氏論語之主實廟主而非社主案檀弓疏
引異義云公羊說虞而作主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既虞

然後廟死者於先死者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粟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同鄭注檀弓亦引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公羊云用栗者藏主也何氏云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楹之間易用栗則桑主非藏主晉語晉文公設桑主亦非入廟之主今文公距僖公薨之時已十五年過練之期因八月將大事於大廟故於二月作主廟主即虞主非廟主廟主乃練主非廟主傳云烝嘗禘於廟言廟則主在其中矣曲禮疏北堂書鈔通典引白虎通逸文曰論語云魯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松者所以自竦動殷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栗亦不相襲宗廟之主所以用木為之者何木有終始又與人相似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上 文公

五

廣雅書局

蓋題之以為記欲令後可知也說文七篇六部室宗廟室禘也是廟主單稱主之證也張禹包咸周生之說雖不可考亦可見先儒舊解皆以為廟主也哀公所問之主未有明其故者竊以為即作僖公主之主此年經書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公羊曰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穀梁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定公八年經書從祀先公傳曰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杜注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公羊傳從祀

者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二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魯自文公始亂宗廟之禮失父子君臣之道季孫行父柄政魯之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實始於文公之世至意如而僭恣橫逆篡逐昭公魯無君者八載定五年意如卒於東野斯嗣為卿而陽虎之徒遂以陪臣執國命定之於昭猶僖之於閔也季氏舍昭公之子而立其弟定公虎遂欲廢桓子而更其弟季寤順祀者尊閔公實以尊昭公并以慰桓子也哀之於定猶文之於僖也是時魯之羣臣必有言虎之順祀非所以尊僖公即非所以尊定公者故問主於宰我宰我不敢顯言逆祀之失惟申用栗之義曰使民戰栗案白虎通曰栗者所以自戰栗非謂民戰栗也何邵公曰栗猶戰栗故謹貌言人君之使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上 文公

六

廣雅書局

民也敬謹不敢妄動見逆祀皆由文公不能敬謹於始今若改從祀非民心所服不可不敬謹也夫從祀之事主之者陽虎行之者定公也定公從祀後人從而變更之可乎子問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說謂說於眾諫謂諫於君咎謂咎陽虎孔子恐魯人不察宰我之意故以其事歸之定公言先君已成之事非臣下所當說其事為遂事人主專之無從諫止也且人不敢咎從祀而咎虎故渾其辭曰既往云爾文公逆祀臧文仲夏父弗忌不得辭其罪文公以後歷宣成襄昭諸公魯之諸臣不能議之於禮官爭之於朝宁執文仲弗忌之失以定先後之序明昭穆之義至使一百二十二年之逆祀正於竊寶玉大弓之盜之手魯尚得謂之秉周禮

乎公羊稱閔公於文公猶祖則昭公於哀公亦猶祖也昭公之葬季孫溝公氏於諸墓外則貶昭公之祀亦事之所難料者是又逆祀之續也漢周舉曰春秋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豈有事可爲萬世法而說之諫之咎之者乎蓋文公之無父無天爲尊親所宜諱而又不忍不言辭婉而意嚴矣厥後魯之祀事不見經傳此聖賢維禮之功也或難曰問主之爲廟主於古有徵孔子之言何以知其爲從祀而發乎曰於遂事不諫知之莊十九年公羊傳曰大夫無遂事諫者施於君父之辭孔子於宰我安得稱遂事稱諫乎且如宰我之對有失哀公聽之孔子方引人匡救之不暇而謂不諫乎

春秋規過考信卷之三

文公

七

廣雅書局印

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注新鬼僖公既爲兄死時年又長閔公死時年少弗忘明言其所見 規曰且明見者既尊崇僖公且明言其意之所見見其順大小升聖賢也炫以爲直據兄弟大小爲義不須云死之長幼

孔氏曰劉規杜氏今刪定知不然者以傳云新鬼大故鬼小則大小之語總該諸事非直獨據兄弟明知亦據年時也 中曰下文云先大後小順也夏父弗忌以先兄後弟躋僖公則大小之語直獨據兄弟非據年時確然無疑又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以父子明君臣范氏甯曰僖公雖長已爲臣矣閔公雖小已爲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見不以君臣分大小而以兄弟分大小之非順也明世宗繼武

宗卽位躋與獻王於武宗之上張璠桂萼之失同於弗忌五年甯嬴從之 注甯晉邑汲郡修武縣也嬴逆旅大夫 規曰晉語說此事云舍於逆旅甯嬴氏注國語者賈逵孔晁皆以甯嬴爲掌逆旅之大夫故杜亦同之炫以爲甯嬴直是逆旅之主非大夫

孔氏曰今刪定知不然者若是逆旅之主是卑賤之人猶如重館人告文仲重丘人罵孫蒯止應稱人而已何得名氏見傳杜以傳載名氏故爲逆旅大夫劉炫以爲客舍主人而規杜氏非也

申曰晉語韋注甯晉邑今河內修武縣也旅客也逆客而舍之也嬴其姓名未見傳孔說非是劉以外傳云舍於逆旅甯

春秋規過考信卷之三

文公

八

廣雅書局印

嬴氏則爲所舍之主人可知杜用賈逵之說失之 六年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注聞晉侯疾故 規曰聘使之法自須造遭喪之禮而行防其未然也非是聞晉侯有疾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依聘禮出使惟以幣物而行無別齎遭喪之禮若主國有凶則臨時辦備今文子聘晉特求遭喪之禮出聘之後晉侯遂卒考其情事有異尋常聞晉侯之疾何爲不可劉炫以不聞晉侯之疾而規杜氏非其義也

呂成公博議曰天下之患不發於人之所備而發於人之所不備季文子聘晉所備者郊勞贈賄之儀耳張廡展幣之節耳專對答賦之辭耳至於遭喪之事眾人以爲必無後其禮

而不講者也文子當假豫之時而汲汲然叩遭喪之禮吾意魯之人竊笑文子之迂闕者多矣至晉而果遭襄公之喪使未嘗講喪者處之其搶攘頓錯爲何如及是時始笑文子之迂闕者未必不反服文子之精審也

閻氏若璩曰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是禮也卽聘禮所載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唯饗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賄又曰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孔穎達疏號詳博亦未及此語特爲補之云爾案哀十五年傳陳上介芋尹蓋稱有朝聘而義曰聘禮又曰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主人畢歸禮賓惟饗餼之受是聘而遭喪之禮其朝禮雖亡賓終及主遭喪必亦有禮文六年季文子聘於晉求遭喪之禮是也則是孔氏非不見聘禮百詩檢未及此

春秋規過考信卷之二 文公

九

廣雅書局

申曰劉以文子聘求遭喪之禮非問晉侯疾故以規杜孔氏非之今知然者蓋文子防未然求遭喪之禮以行而遭喪之禮不可盡於主國之君周禮秋官掌客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遭王國之喪不受饗命受牲禮考之儀禮聘禮有遭主國君之喪有遭夫人世子之喪有遭已君之喪有遭已父母之私喪有遭賓介之喪以傳考之則固有可得而證者其禮曰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惟饗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賄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此遭主國君之喪也晉襄之喪文子蓋依此禮行之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於廟他如遭君喪於春秋無所見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赴者未至則哭于巷

衰于館受禮不受饗食赴者至則衰而出惟稍受之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階不升堂子卽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卽位踊此遭已君之喪也宣八年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筮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歸父之至晉卽禮之入竟則遂歸父不得歸故爲壇帷復命于介括髮哭踊與禮無以異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眾介先衰而從之此遭已父母之私喪也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問喪徐行而不反康成禮注引之

春秋規過考信卷之二 文公

一

廣雅書局

夫出使有喪尚不當復沉於疾乎春秋之不行是禮久矣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命君弔介爲主人主人歸禮幣必以用介受賓禮無辭也不饗賓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士介死爲之棺斂之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若介死歸復命惟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此遭賓介之喪也哀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人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憾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

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尸將事即禮所謂斂棺而造朝者也夫所遭之喪不一則所求之禮亦非一也謂文子求遭喪之禮適當晉襄之喪可也謂文子求遭喪之禮必爲晉襄之喪不可也且使文子果問晉侯有疾未有聘者問而從者不問之理今其人曰將焉用之則其人未嘗問晉侯有疾也文子曰過求何害則文子並未嘗問晉侯有疾也傳無明文而杜云然毋乃與左氏相戾歟或曰隱元年使宰咺來歸贈時仲子尚存傳以爲豫凶事稱名示貶文子之往聘也晉襄即位甫七年逆料其死而豫凶事不慮其獲咎於大國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上 文公 十一 廣雅書局刊

乎是不然事可猝辦於臨時禮必豫講於平日備豫不虞者豫喪之禮非豫喪之具也孔氏謂出使惟以幣物而行無別齋遭喪之禮此誤以喪具爲喪禮失其義矣哀十五年疏得之近顧氏棟高以左氏引經不及周官儀禮爲疑今聘而遭喪之禮見於掌客詳於聘禮按之春秋皆與之合不可謂非文子講求之力也故備論之俾學者知左氏之善於禮焉七年宣子說之 注爲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

規曰炫以爲歸鄭及歸衛田經傳文歸衛不歸鄭孔氏曰鄭往前侵衛田今晉令鄭歸還衛田也言歸鄭衛田者謂晉歸以鄭所取衛田故杜下注云匡本衛邑中屬鄭今晉令鄭還衛是也然晉亦還衛田獨言鄭還衛田者以鄭歸

衛田爲主遂略之劉炫以規杜氏非也

馬氏宗璉曰杜言爲明年歸鄭衛田張本明以匡戚爲衛地申虎牢爲鄭地何以此言并還衛正義言晉令鄭歸衛田更

釋曰上文卻缺言曰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並未言鄭此劉所謂經傳文歸衛不歸鄭也八年傳歸匡戚之田於衛歸衛田也自申至於虎牢致鄭地也劉所謂歸鄭及歸衛田也云且復致公壻池之封且復二字明是卻缺之所未言因歸衛田而及鄭也杜此解不誤劉規之者以卻缺口中無歸鄭地語耳

八年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注公壻池晉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上 文公 十二 廣雅書局刊

君婿又取衛地以封之令并還衛也申鄭地

規曰服虔以爲致之于鄭服言是

孔氏曰劉炫以服言是規杜已釋之

傅氏遜曰自申至于虎牢皆鄭地也不得致之于衛竊以上文言匡戚歸衛田也此言自申至虎牢歸鄭田也故杜於上年解云爲晉歸鄭衛田張本而此則專言歸衛此杜氏之闕漏爾按自申至于虎牢鄭地晉取之以封公壻池今乃歸之傳文不言鄭言申虎牢則鄭可知矣

申曰傅氏之說闡明服義最晰文十七年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定五年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杜注楚地名蓋以地爲氏者也朱氏鶴齡以爲非晉侯之壻僕

或然歟

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注陳鄭及宋麋子不書者宋鄭勢卑苟免為楚僕任受役於司馬麋子恥之遂逃而歸釋例土地名文十年

厥貉未聞古屬何國

規曰杜以陳鄭會楚子于息遂與蔡侯次于厥貉則陳鄭當在次也傳稱厥貉之會麋子逃歸則麋子當在也宋公逆楚子則宋公亦在也獨書楚子蔡侯不言陳鄭宋麋故迹其事而為之說言宋陳鄭三君降爵麋子逃歸故不書也炫以為告文略故不書陳鄭宋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此楚會諸侯必是楚人來告若楚人來告當以得諸侯為榮何以略其宋鄭陳乎麋子不會傳云逃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上 文公

十一 廣雅釋詁

歸宋鄭二國為楚僕役猶如許蔡二君降乘楚車許蔡既不書於經故知宋鄭失位不見此乃傳事分明故杜為此解劉炫直以告文略以規杜氏非也

證曰傳稱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又曰厥貉之會麋子逃歸是宋公麋子本不與會陳侯鄭伯與會而不與次與次者惟有蔡侯聖人據實而書不關降爵告者亦非有所略也由此言之杜劉二說皆非也釋

例書次例第二十九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宋公鄭伯陳侯麋子不書于經者陳鄭自息而從楚子宋公勢卑以苟免在列鄭伯為楚僕任受令于司馬麋子恥之遂逃而歸二君失位降爵故不列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孔據釋例以宋

鄭二國為楚僕役例之失位不知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在宋逆楚子田孟諸之後並不在次厥貉之時且宋聽命尋即違命十三年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貳于楚而請平于晉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同盟于新城宋陳鄭從於楚者皆服於晉是楚未能得志於宋陳鄭也疏家附會杜義舛之甚矣

十三年邾子遯蒧卒注未同盟而赴以名

規曰遯蒧邾子瑱之子也莊二十九年即位僖元年與魯盟于犂而云未同盟

孔氏曰蓋據文公為言故云未同盟劉炫以犂盟規之非也

申曰春秋邾君書卒者七書葬者二不書葬者五始莊十六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上 文公

十四 廣雅釋詁

年邾子克終定二年邾子穿皆書其名以地近為魯附庸非必盡由同盟也莊二十八年邾子瑱云未同盟誠如杜說若邾子遯蒧則僖元年與魯盟于犂不應云未同盟此杜之誤劉規之是也孔乃以犂盟在僖公時不在文公時非之今知然者案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杜注諸侯同盟稱名者非惟見在位二君也嘗與其父同盟則亦以名赴其子亦所以繼好也蔡未與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夫惠公在春秋前與蔡侯考父曾否同盟無從而知杜尚以書名之故謂其與父同盟今邾子遯除與文公之父僖公盟于犂聖經炳然豈得據文公為言而並僖公之盟於不數乎以此難杜杜將何辭以對

十五年惠叔猶毀以為請 注惠叔請之至今期年而猶未已
毀過喪禮

規曰敖去年九月卒至今年夏據月未而不得稱期年

孔氏曰杜以傳云惠叔猶毀據日月之久欲盛言其遠故云
期年但首尾二年亦得為期年之義劉以未周十二月而規
杜氏非也

申曰公孫敖之卒在十四年九月甲申是月甲戌朔甲申乃
月之十一日至十五年夏計七月餘期年二字傳無明文劉
之規杜是也釋例世族譜仲孫氏慶父桓公子共仲也公孫
敖穆伯慶父之子也難惠叔敖之子穀文伯亦敖之子也孟
獻子穀之子仲孫蔑即孟孫也孟孺子速獻子之子莊子孺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上文公

廣雅書局

子秩莊子之子通典禮六十東晉孝武皇帝靈康二年七月
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尚書右丞戴謚議禮稱三年之喪十
三月而小祥二十五日而畢此喪月之大數周月之正文也
又云喪以月者數閏以歲者不數閏是為有閏則十四月而
祥二十六日而除不用喪月之常數所以重周忌之正也尚
書僕射謝安等參詳宜推經典二年之喪祥除必正周月請
依禮用七月晦詔可此喪服據月而言之明證也謝安諸
人賢於杜預遠矣

十六年師叔曰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 注蚡冒楚武王父
規曰案楚世家蚡冒卒弟熊達殺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
則蚡冒為兄不得為父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世家之文多有紕繆杜氏非不見其文
但見而不用耳劉以規杜非也釋例陘隰與僖四年次于陘
為一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楚自武王始居江漢之間則
蚡冒之時未至中土不應已能越申息遠服潁川之邑疑非
也

申曰鄭語楚蚡冒於是乎始啟濮韋昭注蚡冒楚季紉之孫
若敖之子能率攷楚世家熊繹當周成王之時封以子男之
田居丹陽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黹熊黹生熊勝熊勝以弟
熊揚為後熊揚生熊渠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
而代立曰熊延熊延生熊勇熊勇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卒有
子四人伯霜仲雪叔堪季徇熊嚴卒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上文公

廣雅書局

霜卒仲雪死叔堪以避難於濮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能
徇卒子熊罈立熊罈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卒子熊坎
立是為霄敖霄敖卒子熊詢立是為蚡冒蚡冒卒弟熊通弒
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蚡冒乃季徇之孫孫若敖之孫
與韋注不合季紉作季徇率作詢字亦不同今杜以蚡冒為
武王父未知所據釋例土地名楚地僖四年陘隰二名潁
川召陵縣南有陘亭

十七年鹿死不擇音 注音所採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
規曰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
音急之至也炫從服說以為音聲謂不擇音聲而出之

孔氏曰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傳文所論止言其出處所在不

論音聲好惡劉以規杜非也

顧氏炎武曰言其鳴急切當從服虔之說

申曰莊子人閒世獸死不擇音氣息第然於是並生心厲郭象注譬之野獸蹠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第然暴怒俱生痘疵以相對之左思魏都賦棲者擇木唯者擇音皆同服義若如杜解釋言陪闇也錢氏大昕曰陪本當爲陰論語高宗諒陰鄭訓陰爲闇說文亦訓陰爲闇皆據此文古書音與陰通左傳鹿死不擇音是也本借音爲陰後人妄加旨旁景純望文生義由於未通六書之旨於義亦通然究無確證

義烏陳熙晉撰

宣公

元年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 注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

規曰杜以傳言皆取賂而還必有一事乃得稱皆故指二扈之盟以充皆義炫案傳數晉罪近發宋弒昭公前扈之盟文所不及何當虛指其事言皆取賂故謂宋及晉平取宋賂為魯討齊取齊賂也案此言會諸侯于扈文承宋人之弒昭公下知非十七年會于扈既取宋賂又取齊賂而稱皆必為十七年十五年二扈之盟者傳文先後顛倒案十七年會于扈尋檢經傳全無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中 宣公

廣雅書局

為魯討齊之事豈得違背經傳妄指十七年乎

孔氏曰但宋弒昭公其罪既大故先言之為魯討齊其失小故後言之劉炫以傳文先後顛倒又以會于扈為十七年之事違背經傳而規杜氏非也取賂而還書本或云取齊賂而還檢勘古本及杜注意並無齊字文十七年宋及晉平惟受宋賂十五年會扈受齊賂耳傳言皆者皆齊宋也故知皆取齊賂者非也

申曰杜以二扈前之盟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齊人賂晉侯不克而還後之會宋公子鮑弒其君杵臼晉侯合諸侯平宋如杜所解不應傳文先後顛倒案十七年傳春荀林父伐宋立文公而還秋晉侯合諸侯于扈此年宋及晉平又會諸侯

于扈非取宋賂而何十八年齊弒其君商人此時不聲其弒君之罪而曰為魯討齊非取齊賂何為舍其大而責其細也且將者不果討也故不見於經杜以為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謬矣劉君規之最當春秋大夫蒞諸侯之盟自文七年趙盾之盟扈始時晉靈初立諸侯畏之宋齊取賂主之者盾也夫春秋之作所以誅亂賊也而盾則縱亂賊以為利以為已篡弒之地踰年而盾遂弒靈公若盾者亂賊之尤也故始之以賊討賊繼之以賊賂賊究之以賊庇賊

三年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注再與文同盟

規曰蘭以僖三十三年即位文二年盟于垂隴七年于扈十四年于新城魯鄭俱在當言三同盟云再者非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中 宣公

廣雅書局

孔氏曰以扈之盟經文不序諸侯故不數劉炫規之非也

申曰文九年曹伯襄卒杜云七年同盟于扈十四年齊侯潘卒杜云七年盟于扈宣九年衛侯鄭卒孔云文七年于扈十七年許男錫我卒孔云七年盟于扈據文七年經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稱諸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案與盟之諸侯凡七書卒者五惟宋公杵臼以文十六年為公子鮑所弒不書卒彼曹伯齊侯衛侯許男之書名杜孔皆數扈盟此名鄭伯獨不數扈盟孔氏意在抑劉不顧前後之自相矛盾也六年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注貫猶習也

規曰案尚書泰誓武王數紂之惡云商罪貫盈言紂之為惡如

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爲習也

孔氏曰以詩稱射則貫兮先儒亦以爲習故杜用焉義得兩通劉規杜過恐非也

錢氏時曰紂之罪如繩之穿物其貫已滿不可復加

顧氏炎武曰劉炫曰以繩穿物謂之貫書云商罪貫盈言紂爲惡如物之滿於貫也

申曰韓非子說林下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或曰忽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

貫也遂去滿貫二字本此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曰貫穿也以繩穿物曰貫也光伯信古文尚書故引以規杜杜未見古

文泰誓也孔彼疏曰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中 宣公

十一 廣雅書局

其惡貫已滿矣蓋用劉說

八年楚爲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注舒蓼二國名

規曰杜以舒蓼爲二國炫案釋例土地名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爲五名當云一國名

孔氏曰舒蓼一國名者蓋轉寫誤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劉炫以杜爲二國而規之非也

羅氏泌曰僖三年徐取舒文五年楚滅蓼今云舒蓼者當自是一國名

徐氏文靖曰按漢五行志宣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楚乘弱橫行六侵弱而一滅國師古曰一滅國

者謂八年滅舒蓼也則舒蓼不爲二國明矣僖三年齊人取

舒至是五十六年文五年楚公子變滅蓼至是二十有一年此舒蓼蓋羣舒之一耳世本偃姓有舒庸鳩舒舒蓼是也舒庸見成十七年舒鳩見襄二十四年

申曰舒蓼本一國而杜云二國孔氏以爲轉寫之誤則劉氏之說當矣乃又引文五年滅蓼之事似爲二國解者孔之歧

說往往如此穀梁此年經楚人滅舒鄧小雅漸漸之石詩序舒鳩舒鄧舒庸之屬鄧釋文俱云又作蓼文十二年疏引世

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 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注卒於竟外故書地四與

文同盟九月無辛酉日誤 規曰黑臀以二年始立而云四與文同盟者誤其君卒或書地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中 宣公

四 廣雅書局

或不書地皆從赴今云卒於竟外故書地者據晉侯實在竟外卒非以爲例也炫云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鄆昭二十五年宋

公佐卒于曲棘竟內亦書地非竟外 孔氏曰釋例扈是鄭地故云卒於竟外杜注春秋又爲釋例

前後經傳勘當備盡豈晉侯二年始立不於文公之世而云四與文同盟必是後寫之誤蘇氏亦以爲然劉炫以此規杜

非也 高氏澍然曰外侯卒不地於外則地而卒於事即封內亦地

是扈無論晉邑鄭邑皆宜書惟會未畢乃書卒于會耳則知此會已畢也

申曰疏家既言杜誤不應尚說劉非然則必踵訛襲謬而始

謂之是歟釋例土地名鄭地莊公二十三年扈榮陽卷縣西北有扈亭長歷宣公九年辛酉八月己未大九月己丑十月戊午大九月無辛酉上有八月下有十月誤在日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注無傳三與文同盟

規曰鄭父燬以僖二十五年卒鄭代立其年盟于洮二十六年于向二十八年于踐土文七年于扈十四年于新城惟二與文同盟云三者誤

孔氏曰以二三字體相近轉寫之誤耳若其不然杜無容不委劉炫以此規杜非也

申曰衛侯鄭五同盟當云三與僖同盟二與文同盟杜但稱文不稱僖者不數先君之盟也夫書盟以魯為主以文言之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中 宣公

五

廣雅釋詁

則僖先君以成言之則文亦先君也何為或數或不數乎即使不誤其例亦不可通既已誤二為三縱由轉寫之誤劉無容不規孔以此非劉殆疏家代注家文過也衛君書卒者九書葬者七不書葬者二弑而書葬者一

十二年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 注僖季代林父

規曰案傳文皆稱僖子無僖季今注云僖季者杜何以知是僖季炫以穀非僖季

孔氏曰文十二年河曲之戰荀林父佐中軍與駢佐上軍欒盾將下軍自爾以來傳無其代知先穀代林父卻克代史駢趙朔代欒盾也八年傳趙朔佐下軍知欒書代趙朔也助譜亦以僖子無季為一人則杜君別有所據書傳殘缺不可得

而知也劉以穀非僖季今知非者杜以子為男子之稱季是幼小之辭季之與子是得通稱子路或為季路故公子友或稱季友而劉以傳惟稱僖子無僖季而規杜非也

申曰僖子無季乃二人下文杜注原穀先穀孔疏先軫或稱原軫此蓋先軫之後也上文稱為僖子服虔以為食采於僖今復稱原原其上世所食也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共食之也此劉所謂惟稱僖子無僖季者成十八年傳今僖季亦佐下軍杜注僖季士魴晉語欒武子使知武子無恭子如周迎悼公公使僖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故以僖季屏其宗韋昭注僖恭子士魴也食邑於僖季少子也武子士會也文子士燮也此劉所謂穀非僖季者也僖子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中 宣公

六

廣雅釋詁

先氏亦曰原氏無季士氏亦曰范氏而先後食邑於僖其諸穀被殺後魴始食其地歟杜世族譜誤以僖子無季為一人馮繼先春秋名號歸一圖以先穀與士魴同字亦承杜之誤孔於內外傳曾不檢勘以非劉之此說其為疏舛

老有加惠 注賜老則不計勞

規曰老者當有恩惠之賜非勞役之限但恩惠則賞賜之

孔氏曰老有加惠當謂年老有加增恩惠不論有勞與無勞也以文連賞不失勞之下故杜云賜老則不計勞劉炫以不計勞之文而規杜氏一何煩碎

申曰孔譏劉之煩碎而特引仲其說緣杜以文連賞不失勞之下而誤也劉之此規孔從而不駁

又作武其卒章曰蓄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注武頌篇名其三三篇其六六篇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

規曰杜以其三其六與今詩頌篇次不同故爲疑辭蓋楚樂歌之第言楚之樂人歌周頌者別爲次第故賚第三桓第六也炫以爲其三其六者是楚子第三引鋪時繹思第六引綏萬邦

孔氏曰今刪定知非者此傳若是舊文及傳家敘事容可言楚子第三引鋪時繹思第六引綏萬邦此既引楚子之言明知先有三六之語故楚子引之得云其三其六若楚子始第三引詩第六引詩豈得自言其三其六曰劉以其三其六爲楚子引詩次第以規杜過何辟之甚沈氏難云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篇次不同杜云仲尼未刪定此亦不同而云楚樂歌之次者襄二十九年雖少有篇次不同大略不甚乖越故云仲尼未刪定以前此之三六全與詩次不同故云楚樂歌之第今周頌篇次桓第八賚第九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中

宣公

七

廣雅書局

王氏應麟曰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楚莊王言武王克商而作頌以時邁爲首而武次之賚爲第三桓爲第六以此考之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爲先後者刪詩之序也

嚴氏粲曰傳以武頌爲武之卒章以賚爲武之三以桓爲武之六朱氏謂桓賚二篇皆大武篇中之一章又以酌及賚般

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耳然則酌與賚般一體亦大武篇中之一章明矣

孔氏廣森曰愚謂未必非周樂之正次也

證曰孔冲遠以爲既作時邁又作武篇也頌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謂終章之句也朱子以此爲大武之首章而於賚桓云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是春秋樂歌之次第與今詩次不同杜解既譌劉規亦舛從朱子說爲是疏家引沈文阿難劉之語則糾光伯者不始於孔氏矣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注替之篇章使子孫不忘

規曰能有七德故子孫不忘章明功業下文京觀爲無忘其章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中

宣公

八

廣雅書局

明武功

孔氏曰杜以不忘其章謂子孫不忘上四篇之詩必知然者以文承武王克商作頌之後文連四篇詩義故以爲替之篇章劉炫橫取下文京觀以規杜失非也

王氏引之曰劉以章爲章明功業是也凡功之顯著者謂之章魯語曰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晉語曰以德紀民其章大矣韋注並云章著也義與此章字同使子孫無忘其章即上文所云示子孫以無忘武功則章者正章明功業之謂非謂篇章也

申曰杜以爲替之篇章與傳意不合劉以章爲章明功業即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之七德也義長於杜

十四年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注以有平國之功復以女妻之襲父祿位

規曰釋詁以平爲成則成亦平也男子謂妻爲室故杜以爲衛人以其父有平定國家之勞復以女妻之言衛侯以女妻之也

炫以爲傳文無衛侯之女爲孔達之妻復室其子謂復以室家還其子謂達既被誅家當沒入官復以孔達財物家室還其子

孔氏曰今知非者案檢傳文上孔達云苟利社稷請以我說 是孔達忠於衛國本實無罪所以告於諸侯祇欲虛以說晉

衛人苟其功力何得沒其家資男子謂妻爲室則室者對夫 之言故傳云女有家男有室今若以孔達之妻而還其子便

則以母還子不得云復室其子又諸侯大夫之妻傳皆不載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中 宣公 九 廣雅書局集

其氏姓何得獨責孔達之妻須言衛侯之女既言復室其子 明孔達之妻則衛侯之女可知劉以孔達之妻爲衛侯之女

於傳無文以規杜過其義非也 釋曰傳稱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杜注以殺告故

免于伐達益自殺以利社稷者與被誅者不同孔氏糾正劉 說甚當惠定宇以周書有一室之祿謂祿其子殊屬費解且

下文使復其位於文爲贅矣定九年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 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室

其弟與室其子一例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韋昭注 室妻也尤爲室其子之顯證

聘而獻物於是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

而有加貨 注物玉帛皮幣也主人亦設邊豆百品實於庭以 答賓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 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宥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 亦備

規曰杜謂於是者皆主人之事臣聞小國之免罪於大國也 使卿往聘大國而獻其玉帛皮幣之物於是主人亦禮待之庭

前所實邊豆醯醢有百品也君自親朝於牧伯之國而獻其治 國之功若征伐之功於是主人敬以待之主人之身有威儀容

貌車服之飾有物采文章嘉淑皆善也有善言辭善稱讚燕而 送賓有加增賄貨言賓往既共則主報亦厚禮使小國如此朝

聘大國者謀其不免於罪也若不往朝聘待其被誅責而始薦 賄貨則無及於好事矣今楚子在宋君其圖之勸君使往聘也

炫以爲皆是賓事聘而獻物請獻其國內之物於是所獻之物 庭中實之有百品謂聘享之禮龜金竹箭之屬有百品也以杜

注莊二十二年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諸侯朝王陳幣幣之象 則此聘陳幣亦實百品於庭非謂主人也朝而獻功言治國有

功故土饒物產於是予纁璣組羽毛齒革乃得爲容貌之物采 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謂賄賂之多多獻賄賂以謀其不

免於罪也案此勸君行聘惟當論聘之義深不空言主之禮備 豈慮楚不禮而言此也君之威儀無時可舍豈待朝聘賓至乃

始審威儀正顏色無賓客則驕容儀容儀非報賓之物何言報 禮備又獻其治國炫云傳稱朝以正班爵之儀率長幼之序則

聘而獻物於是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

不名獻功成二年王禮鞶伯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侯伯克敵祇合使大夫告王征伐之功何故親朝獻收伯禮小朝大小國不合專征復有何功可獻采章加貨則聘享獻國所有名纁璣組羽毛齒革皆充衣服旌旗之色可以爲容貌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言賄賂之多皆賓所獻亦庭實也案莊二十二年傳庭實旅百則朝者庭實又成二年傳云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據此文則聘賓有庭實又庭實旅百與容貌采章相對杜何知庭實容貌之等非是賓之所有必爲主人之物又君無獻征伐之功何以知獻功於牧伯

孔氏曰此傳云嘉淑而有加貨故知加貨庭實之等皆是主人待賓之物禮傳賓之於主無加貨之文故杜爲此解襄八年鄭伯親獻蔡捷于邶丘是獻征伐之功於牧伯也劉苟違杜義以規杜氏非也

秦氏蕙田曰庭實旅百容貌采章杜謂主人待賓劉炫以爲賓所獻以上下文義求之劉義爲長疏家曲護杜氏殊未安孔氏廣森曰按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此二句自相偶庭實采章皆所謂加貨也言於彼此嘉好無事之時而薦此加貨者乃所以謀免於誅也既不免而後賄之則無及也此二句又相偶劉規杜解似矣然劉讀尚小疏

申曰杜以聘而獻物朝而獻功謂朝聘於大國於是以下謂主人答賓故言往共而來報備然與上下文語氣不相應劉

以爲皆是賓事是也孔奭軒以嘉淑而有加貨與誅而加賄相對蓋庭實旅百容貌采章分朝聘析言之嘉淑而有加貨合朝聘總言之也足補劉說未逮

十五年山藪藏疾 注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

規曰周禮澤虞之官有大澤大藪小澤小藪爾雅十藪皆是大澤則藪是澤類鄭名周禮注云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是藪者澤之少水之名也川澤山藪相配爲文者川是流水澤是委水俱是水故總云納汙言其納汙濁也山有木藪有草毒螫之蟲在草在木故俱云藏疾言其藏毒害也藪是澤旁之藪

孔氏曰藪雖澤類傳文與山相連藪是草木積聚之處近山近澤皆得稱藪劉以規杜非也

申曰周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問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韋昭注澤無水曰藪流曰川澤居水也劉說本此川澤山藪四字平列杜解自相歧異光伯規之是也

成公

二年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注或連下入於衛師衛師免之爲三出非也三入三出之文在入于狄卒上明入于狄卒之前已有三入三出矣重其待已故三入晉軍求之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眾以帥厲退者遂入于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

規曰炫以齊侯三人齊軍又三出齊軍每出之時齊之將帥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于狄卒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以傳文三人在前三出在後若用此說齊侯先在晉軍今人齊軍得以三人在前今齊侯既先在齊軍欲出求丑父應先出後人不應先入後出且初時二出容

有二人後之出遂入狄卒有出無人何得云三人又以傳文師帥兩字分明故杜以為齊侯每出齊師以帥厲退者每出之文別自為義不計上之三出劉君妄規杜失非也

臧氏琳曰案三人三出當從劉光伯說齊侯本在陳與晉戰因敗而下如華泉取飲以免此一入齊軍也既免後即出齊軍至晉求丑父此一出齊軍也丑父不可得而仍入於齊方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中 成公

三 廣雅釋詁

入而又出求之此二人一出也丑父終不可得故三人齊軍然必欲求免之因三出齊軍而忽誤入於狄卒遂不得復入

矣劉氏三人三出皆主齊軍言之既於傳文為順而出入之數又合若杜以為三人晉軍則第三次入晉軍即入于狄卒

不得復出止有二出矣若謂入于狄卒之前已有三出則當有四人矣孔氏反誤解劉說為二人三出因為杜注作疏故

也據劉說則下傳本作齊帥以帥退言齊之帥以眾兵退也杜改作齊師以帥退則權不在元帥而在士卒矣

申曰三人三出杜以為三人晉軍三出晉軍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杜以每出齊師絕句以齊帥以帥退絕句每出

緊承三出謂求逢丑父者惟齊侯齊之將帥敗而以眾退不

顧齊侯齊侯因遂入狄卒也臧玉林引伸劉意甚晰劉勝杜遠甚

做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惟命是聽 注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

規曰杜言於先完全福幸之時尚不違晉故言亦云從也是指其實事炫以為虛稱未然之事齊人請戰言做邑晚或有幸戰勝亦云從也

孔氏曰劉炫乖違文勢上下苟異杜氏而規其過非也顧氏炎武曰言即幸而勝亦從晉命況於不幸

申曰此承上文背城借一而言以戰之勝敗為幸不幸言勝敗皆從晉命也如劉所云上下文勢方合杜解殊為迂遠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中 成公

十四 廣雅釋詁

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注三帥卻克士燮欒書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

規曰案釋例先路者革路若木路或云先或云次蓋以就數為差其受之於王則稱大是也先言先路則是晉君之賜杜云受

王先路之賜非其義也 案舊命例亦樂大典木闕

孔氏曰魯君之賜晉臣正可知其法所得服改新以與之耳不得特命他臣發初賜以此物且彼若先無此物則無由敢

受魯賜釋例應云受王大路之賜言先路者順傳先路之文故也劉以為嘗受晉君賜而規杜氏非也

申曰宣十六年晉侯請于王以做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此不言請于王則先路為晉君之賜可知據襄十九年王

賜鄭子矯以大路二十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二注皆云
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孔氏云周禮孤乘夏篆卿乘夏緹
釋例以所賜穆叔子矯當是革木二路若受王所賜當曰大
路不得稱先路今集解以先路爲受王之賜與釋例自違集
解非釋例是也襄二十六年鄭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賜子
產次路再命之服杜注革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
於王證之釋例誤與此同劉君於此有規可例彼也鄭康成
注書顧命云先路象路次路象路之貳此則革木二路
用蜃炭 注燒蛤爲炭以瘞壙

規曰用蜃炭者用蜃復用炭

孔氏曰晉語云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月令孟冬雉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中 成公

五 廣雅書局

入大水爲蜃鄭云大水謂淮也大蛤曰蜃則蜃者蛤之類
也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鬪壙之蜃鄭云互物蚌
蛤之屬鬪猶塞也將井棹先塞下以蜃禦溼也是用蜃以瘞
壙也杜以傳用蜃炭共文故知燒蛤爲炭又且炭亦灰之類
雖灰亦得稱炭劉君以爲用蜃復用炭而規杜氏非也

馬氏宗璉曰劉光伯云用蜃復用炭是乃天子之制故言死

又益其侈考工記鄭司農注云蜃謂灰也

惠氏士奇曰掌炭掌茶掌蜃皆豫其凶事

申曰周禮地官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以權量受
之以供邦國之用凡炭灰之事注灰給澣練炭之所用多掌
蜃掌斂互物蜃物注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始用蜃炭言備

天子也賈疏案士喪禮筮宅還井柳於殯門之外注云既哭
之則往施之窆中是未葬時非柳乃往施之壙中則未施柳
前已施蜃於柳下以擬禦溼也據周禮掌蜃掌炭既異其官
炭物灰物亦殊其用蜃炭二物非一物漢書酷吏田延年傳
茂陵富人焦氏賈氏已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昭帝
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
事不祥冀其疾用欲目求利非民臣所當爲請沒入縣官奏
可此葬用炭之確證必如孔言蜃炭共文以爲燒蜃爲炭則
下文車馬共文又將何說乎

何臣之爲 注若言何用爲臣

規曰杜言何用爲臣炫以爲不成臣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中 成公

二六 廣雅書局

孔氏曰言何用爲臣是不成臣也言雖有若無劉君與杜義
無別而規杜氏非也

朱氏彬曰爲有也孟子將爲君子焉將爲小人焉趙注爲有
也

申曰杜爲此解卽論語焉用彼相之意據君用臣而言劉以
爲不成臣言不得爲臣也猶言何臣之有據臣事君而言兩
說各立一義並非無別案上文云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
不臣此論語謂臣不臣也於義劉說爲長孔氏舍杜從劉而
云劉與杜義無別夫豈其然

三年晉卻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注赤狄別
種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虜咎如故討之

規曰杜謂赤狄餘民散入咎如之內今伐咎如者來就咎如之內討彼赤狄餘黨然庸咎如容赤狄餘民則咎如亦赤狄矣炫以爲庸咎如之國即是赤狄之餘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以赤狄種類極多潞氏甲氏鐸辰泉落氏等皆是其類並爲建國假令潞氏甲氏鐸辰泉落雖滅自外猶存則是不滅者多止應言討赤狄之類不得稱餘且伐者聲其鐘鼓討者責其罪狀以庸咎如容受赤狄餘黨故伐而討責若以庸咎如即是赤狄之餘應取土地興兵絕滅何當惟伐討而已劉以規杜非也

申曰成十三年傳注云季隗庸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疏曰三年晉衛伐庸咎如傳曰討赤狄之餘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中

成公

十一

廣雅釋詁

焉知咎如是赤狄也文公所奔之狄不言赤白以其伐赤不應赤自相伐知白狄伐之也杜孔俱自相矛盾

六年立武宮 注魯人自鞏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

規曰杜以傳稱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故云魯人自鞏之功至今無患追思鞏戰以爲己功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之廟以告戰勝之事欲以章示後世明己之功也炫以爲直立武公之宮不築武軍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以下傳是丘明譏魯立武以章武功明非徒築宮而已亦築武軍也若其惟築武宮傳應云不可以立武宮不得單稱武也劉以規杜非也

萬氏斯大曰左氏以武宮爲武軍公羊則曰武公之宮也據昭十五年經書有事于武宮卽此武宮則公羊之說爲是蓋鞏戰時禱于武公而得勝故立其宮也明堂位篇亦遂侈言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噫曷亦顧名而思義乎夫所謂世室者如周文武魯伯禽子孫親未盡其廟在六廟四廟之中親既盡其廟在六廟四廟之上世世不毀故曰世室也武公之廟在懿孝爲禰在惠公爲祖在隱桓爲曾在莊公爲高至閔公則親盡而從毀矣閔公至今幾八十年中斷者三世一旦忽然更立違禮背制而猶稱之曰世室於世字之義何居甚矣記禮者之昧昧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中

成公

十一

廣雅釋詁

之魯惟伯禽不祧今魯以尚武功之際特立武公一宮爲不祧之廟其名宮者以太廟稱廟羣公稱宮也其名武公者以晉曲沃武公爲不祧之廟亦名武宮今效之一以著謚一以崇武也以世世不祧主則世世不毀室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左氏斷以己意謂以鞏之功立武宮夫鞏非魯功雖有人皆知之豈有魯君臣親受晉辱而肯貪晉功爲己功者若如宣十二年楚子云爲先君之宮以告成事則此係行軍之際各載遷主以出戰及戰勝則就其戰地設宮告主如大傳所稱牧室爲牧野告勝之處何嘗在國中特立一廟其于武公何與焉

齊氏召南曰按左傳亦不謂立武軍杜氏傳會宣十二年傳

有潘黨勸楚子立武軍之文遂據爲說耳傳下文言不可以立武及立武由已皆言誇耀戰功之非非謂立武軍也

申曰杜注經云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兩者並列注傳云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宮故譏之蓋以楚子之不立軍證其立宮已與經注異矣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注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之則立武爲立武公之廟非築武軍也疏引服虔云鞏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然則公穀及左氏舊說皆以武宮爲武公之宮也所謂立武由已者言武者已之祖立己之祖廟須由已也且築軍與立宮不同宣十二年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二十二年齊侯張武軍於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中

成公

九

廣雅書局

熒庭昭十三年楚公子比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軍者辟壘之名豈有所謂宮者夫武軍不可以稱宮武宮不可以稱軍武宮之立傳有其事武軍之築傳無其文杜無所據劉說是也

十年居肅之上膏之下 注肅膏也心下爲膏

規曰釋者爲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爲膏當爲膏

孔氏曰此賈逵之言杜依用之今傳文皆以爲膏之下賈服何休諸儒等亦皆以爲膏雖疑者爲脂釋者爲膏其實凝者亦曰膏故內則云小切狼膍膏則此膏謂連心脂膏也劉炫改易傳文而規杜氏非也

證曰說文四篇肉部肅心下膏上也禮內則鄭注脂肥凝者爲脂釋者爲膏蕭吉五行大義引八十一問曰五藏俱等心肺獨在膏上何對曰心主血肺主氣血行脈中氣行脈外相隨上下故曰營衛故令心肺在膏上也蓋析言之心下爲膏膏下爲肅肅上爲膏膏非要害而橫上下之要害爲心肅之患故攻之不可達之不及杜以肅爲膏則與膏不相類矣杜訓膏本確以其連心而言不論凝與釋也劉改膏爲膏則與肅不相類矣許義最精杜解未盡是劉規非是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中

成公

三

廣雅書局

規曰實無諸侯炫以爲誣秦

孔氏曰若無諸侯何得稱爲大造且秦師襲鄭鄭亦疾秦劉規杜過非也

洪氏邁曰晉厲公絕秦數其五罪書詞鏗訇極文章鼓吹之妙然其實皆誣秦

申曰杜旣稱時無諸侯何以知諸侯遙致此意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注令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之命空言寡人稱君誤也

規曰炫以爲臣之出使自稱己君皆曰寡君今呂相雖奉君命兼有己語稱寡君正是其理杜何知空爲寡人稱君爲誤

孔氏曰今刪定知劉說非者以呂相絕秦則皆是厲公之言

不得兼有已語案隱十一年鄭伯告許大夫云假手於我寡人今呂相稱厲公之命還與自稱無異亦當云我寡人故知稱君為誤劉以稱寡君為是以規杜過非也

馬氏宗璉曰案自昔逮我先公至寡君不敢顧昏姻皆呂相使臣之辭自君有二心於狄至實圖利之乃呂相代晉厲公詰秦之辭故稱寡人

申曰前三稱寡君後五稱寡人傳文本自分明杜氏誤解劉說是也疏家直言傳誤不言注誤殊為顛倒

十六年欒范以其族夾公行 注二族強故在公左右

規曰族者屬也屬謂中軍以中軍夾公耳非謂宗族之兵孔氏曰今知非者杜云二族者順傳之文無明言宗族之事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中 成公

三 齊雅上同案

劉誣杜以為宗族矣規其過非也

申曰楚語離子與於軍事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韋昭注唐云族親族同姓也昭謂族部屬也傳曰欒

范以其族夾公車時二子將中軍中軍非二子之親也劉用韋說為是宣二年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杜云盾以

其故官屬與屏季得之襄二十四年陳文子曰兵不戢必取其族亦謂部屬也杜云族類也失之孔氏名則抑劉而申杜

實乃強杜以就劉

敢告不寧 注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

規曰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荅云敢告不寧告其身不傷耳魏準云不有寧也以傷為寧此與魏準相似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案僖二十八年魏準云以君之靈不有寧也知不與彼同者以彼云不有寧謂不有損傷此直云不寧既無有字又先無被傷之狀與魏準不同也案檢杜注敢告不寧君命之辱宜連讀之若敢告不寧別自為句零行無所依附劉君不尋此意以為與魏準相似而規杜非也

臧氏琳曰案此傳當從劉說若依杜注則傳止應云不寧君命之辱不當於不寧之上贅敢告之言今既敢告不寧連文則知與無乃傷乎相應矣此是杜改先儒舊義劉光伯據以規之其言甚當正義曲為回護非也

惠氏棟曰古人多反語如甘為苦治為亂皆是以傷為寧亦有理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中 成公

三 齊雅上同案

申曰以傷為寧與僖二十八年不有寧也同杜彼注云言不以病故自安寧此引不有寧謂不有損傷蓋光伯說也冲遠誤憶為杜注耳

十七年邾子貜且卒 注無傳五同盟

規曰貜且以文十四年即位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成二年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十五年于戚此年于柯陵凡七同盟炫以為杜誤

孔氏曰沈以杜數同盟之例但有君盟者不數大夫之盟此二年盟蜀十七年盟柯陵皆邾之大夫故不數之劉炫并數二盟而規其過非也

中曰隱八年辛亥宿男卒杜注元年宋魯大夫盟於宿與

盟也晉荀偃禱河稱齊晉君名然後自稱名知雖大夫出盟亦當先稱己君之名以啟神明故薨皆從身盟之例當告以名也孔疏盟禱雖異俱是告神荀偃之禱先稱君名知大夫聚盟亦各稱君名君薨得以名赴今宿男不名自不以名赴非法不得也夫宿男本不書名杜以隱元年宋魯大夫盟於宿謂大夫之盟亦稱君名以爲宿非不可以名赴據此而言蜀與柯陵并數大夫之盟何爲不可杜孔並自矛盾

六月戊辰士燮卒注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規曰士燮及昭子之卒適與死會炫以爲偶然而死非自裁孔氏曰春秋之內惟有兩人願死何得身死皆與相當劉以規杜失非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 成公

三

廣雅書局

柳氏宗元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祈死而得亦矣之大者
焦氏循曰觀其云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則是因有疾而其家禱之而文子轉使禱者祈死耳若自般則自般而已何必先祈死

申曰何氏膏肓曰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昔周之隆天不出妖地不出孽陰陽和調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植璧屏圭願以身代武王疾愈周公不天由此言之死不可請偶自天祿欲盡矣非果死今左氏以爲果死因著其事以爲信然於義左氏爲短孔氏既非劉說復引何言兩者自相矛盾叔孫昭子之

卒在昭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書法與士燮同杜言恥爲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而說者不同按傳是年春叔孫婁聘于宋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邪泣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冬叔孫婁卒宋公佐卒于曲棘必謂昭子之卒由自殺將宋公之卒亦有他故乎斯不然矣李氏廉以媾不能正醜戾之罪爲不及甯俞固也若惠氏士奇以媾爲大奸慝則殊不然當時公所與謀去季氏者公若邱孫之徒以私怨欲殺季氏非以公義也登臺而請緩死延救之辭耳不卽以其時誅之豈能晏然而已乎日入慝作子家子早料之矣雖微醜戾亦必敗蓋公徒名爲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 成公

三

廣雅書局

從公實附季氏入季氏之門而釋甲執冰而踞徘徊觀望以示不欲戰之意故邱孫曰必殺之而得不殺者公徒無意於殺季氏也不然意如授首一夫之力耳醜戾卽入何救於事哉故公徒之罪浮於醜戾然則醜戾之計媾與聞乎曰否於何知之於媾之如闕知之公之告子家懿伯也懿伯曰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下文卽接叔孫昭子如闕以昭子與懿伯俱與聞命辟於闕以明己之不與季氏也公使邱孫逆孟懿子不使人逆叔孫昭子以昭子忠於公室故也使叔孫指使醜戾豈有不告季氏之理季氏早爲之備恐公徒未入季氏之眾已出矣何必醜戾然則叔孫曷爲不戮醜戾以請罪於公乎曰豈牛以計殺孟丙逐仲壬而立媾媾卽位不以

豎牛立己而緩其誅何有於醜戾叔仲小南蒯公子憇
氏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
不爲怨府昭子不能爲季氏罪叔仲小豈能爲季氏不罪醜
戾此非昭子之不罪醜戾殆由昭子從公于齊歸甫一月而
卒無由罪醜戾歟二十六年齊師圍成師及齊師戰于炊鼻
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胸汰斬匕入者三寸聲
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醜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
也夫齊之圍成距公之孫齊纔數月耳成孟氏昆當是醜戾
助季氏後卽爲孟氏之屬故魯人誤以淵捷爲醜戾也必以
誅醜戾責昭子過矣至趙氏訪責昭子不能以己邑爲公邑
外請齊晉宋衛以討季氏而納公則又不切事情之甚者夫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中 成公

三

四維書局印

使昭子以己邑爲公邑公已孫于齊矣未由致之於公致之
於公是益季氏也齊子猶曰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
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夫公孫齊
之後魯未請於宋元公曷由爲魯如晉哉緣昭子聘宋時以
魯將逐公聞於宋元樂祁已知魯君之必出矣故聞公之逐
卽有如晉之行此不啻昭子請之也夫請師者請於既事之
後而昭子請於未事之先其謀深矣然卒不能納公者公徒
爲之也何則公徒陽奉公出陰忌公入不敢殺逐公之季氏
而敢殺納公之昭子非公使自鑄歸昭子幾不免昭子之死
不死於公徒之手而死於公徒之心使昭子不及甯衛者公
徒爲之也厥後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執左師展者公徒

也公使子家子如晉敗于且知者公徒也公居鄆而鄆潰晉
公徒也公欲從子家子以一乘入魯師與季孫歸魯公不
歸者亦公徒也是故公子祖之帥師齊將納公矣扈之魯
謀納公矣宋衛亦利納公矣然而公竟以乾侯終者季氏
其中公徒錮其外也嗚呼此昭子之所以祈死也歟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中 成公

三

四維書局印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中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下

義烏陳熙晉撰

襄公

四年金奏肆夏之三。注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日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

規曰杜為此解頗允三夏之名而分字配篇不甚愜當何則文王之三卽文王是其一大明縣是其二鹿鳴之三則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二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樊遏渠是其二安得復以樊爲肆夏之別名也若樊卽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雖恥習前蹤亦未踰先哲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下襄公

廣雅書局刊

孔氏曰今刪定知不然者以此文云肆夏之三是自肆夏以下有二故爲韶夏納夏凡爲三夏但此三夏各有別名故國語謂之繁遏渠是一字以當一夏若國語直云金奏繁遏渠則三夏之名沒而不顯故於繁字之上特以肆夏冠之云肆夏繁樊既是肆夏明遏是韶夏渠是納夏也國語舉其難明以會左氏三夏之義劉不曉杜之深意遂欲妄從先儒先儒一二說何所馮準先儒以繁遏二字共爲執競以渠之一字獨爲思文分字既無定限文句多少任意則杜以樊共肆夏爲句何爲不可劉君乃與奪恣情不顧曲直妄規杜過於義深非也

周禮春官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

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禘夏鶩夏鄭康成注金奏擊金以爲

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鐃以鐘鼓者先擊鐘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內當爲納祓讀爲陔鼓之陔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鶩夏肆夏詩也春秋傳日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日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二夏矣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下襄公

廣雅書局刊

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日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日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日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故國語謂之日皆昭令德以合好也予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賈公彥疏鐘師直擊鐘不擊鼓欲見鼓鐘先後次第故兼言之也謂堂上歌之堂下以鐘鼓應之呂叔玉者是子春引之者子春之意與叔玉同後鄭不從者見文王大明縣及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舉見在詩篇名及肆夏繁遏渠舉篇中義意故知義非也以襄四年

晉侯享穆叔奏肆夏與文王鹿鳴同時而作以類而言文王鹿鳴等既是詩明肆夏之二亦是詩也肆夏既是詩則九夏皆詩篇名也此九夏本是頌以其大而配樂歌之則為樂章樂崩在秦始皇之世隨樂而亡頌內無故云頌不能具也

魯語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韋昭注

金奏以鐘奏樂也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

二夏曲也元侯牧伯也

案鍾師注樊作繁韶作韶杜解本之韋注故與此同

黃氏宗義曰劉公是曰肆夏云金奏文王云工歌則九夏乃

有聲無辭者也案樂有閒有合閒者堂上堂下一歌一奏更

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並作歌者人聲奏者樂聲歌奏皆有

辭此之金奏亦如琴之有操笙之有詩焉可謂之無辭哉但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下 襄公

三 廣雅書局

奏與歌不同孔穎達於金奏工歌渾而為一云晉人作樂先

歌肆夏次歌文王則非也

金氏榜曰樂有金奏有升歌儀禮及仲尼燕居郊特牲左傳

國語所載甚分明金奏主器聲升歌主人聲詩譜以升歌與

金奏混合為一誤也仲尼燕居云入門而金作此奏肆夏也

升歌則用清廟何嘗奏肆夏乎案升歌職於大師小師瞽矇

金奏職於鐘師鐸師既殊事異職大射禮主人獻大夫後乃

納工升歌先時獻賓獻公奏肆夏工尚未入明金奏不得有

工歌國語言俗簫詠歌者謂合樂也晉侯享穆叔益用兩君

相見之樂升歌文王合鹿鳴然則升清廟者合文王可類推

矣天子享元侯與元侯自相享皆升歌頌合大雅天子享諸

侯與諸侯相享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升歌小雅合鄉樂其用金奏也惟天子享元侯備二夏餘皆肆夏而已是其尊卑用樂之差

孔氏廣森曰儀禮燕大射以樂納賓並奏肆夏而此言僭者

蓋諸侯惟用肆夏一章天子享元侯乃得備昭夏納夏非謂

僭肆夏謂僭肆夏之三耳正義以此為升歌肆夏與燕射納

賓異強說也堂上之樂大瑟達越有拊磬而無鐘鼓既言金

奏非升歌明矣下文工歌文王之三乃升歌也本合奏肆夏

今併奏繁遏渠本合升歌鹿鳴今加歌文王皆晉見魯有王

樂欲以相傲穆子乃從而譏之使乎使乎

劉氏台拱曰古之樂章皆二篇為一傳曰肆夏之二文王之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下 襄公

四 廣雅書局

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二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二終笙入

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

申曰周禮鐘師九夏杜子春引呂叔玉之說以頌之時邁當

肆夏執競思文當樊遏及渠鄭康成以為樂章頌不能具其

說本之先鄭樂師注引鄭司農云肆夏樂名或曰逸詩蓋以

肆夏別是樂章非頌也杜之此解出韋昭外傳注以繁遏渠

為二夏之別名亦因鄭後司農頌不能具之說而為是言然

以樊共肆夏為句則不可夫肆夏繁遏渠之為三猶文王大

明絲之為三字之定限無差文之多少相準樊果肆夏別名

以一字當一夏則外傳文當云金奏肆夏樊韶夏遏納夏樂

矣今既不然樊非肆夏可知據呂叔玉以樊遏共為執競渠

之一字獨為思文樊遏之不可析為二猶肆夏之不可析而

為二也孔以劉從先儒為妄妄其舍鄭而從呂也以今攷之

鄭亦何嘗不從呂乎儀禮大射儀注稱肆夏今亡呂叔玉云

肆夏時邁也時邁者太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其詩曰明昭

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奏此以延賓言其

著宣王德勸賢與周禮曰賓出入奏肆夏賈疏鄭彼注破叔

玉此引叔玉於下以無正文叔玉或為一義故鄭於此兩解

之也其訓肆夏視叔玉為詳至康成箋詩九與禮不同於時

邁我求懿德肆于時夏箋云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

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於思文無此疆

爾界陳常于時夏箋云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下 襄公

五 廣雅書局印

下也用是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而歌之夏之屬有九夫

鄭以時邁思文為九夏之二不述先鄭之言惟申叔玉之意

執競雖不言夏以篇相次其必無異於呂說可知宋儒朱子

呂成公范逸齋均引叔玉之說是用叔玉說者自康成始韋

氏之說非鄭義是無所憑準者也康成謂以文王鹿鳴言之

則九夏皆詩篇名即光伯之以文王鹿鳴喻肆夏也安得以

樊與肆夏為一乎孔云文王之三蓋文王大明緜以文王為

首并取其次二篇以為三則知肆夏之三亦以肆夏為首并

取其一二夏以為三也且下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二者

皆名為夏知其其次二夏並肆夏為三也尤與劉氏之說相

發明足證破杜遺為二之說之非然前沖遠名則奪劉與杜

實則奪杜與劉也

九年使西鉏吾庀府守注鉏吾大宰也府六官之典

規曰鉏吾大宰傳無其文賈逵云然相傳說耳不知其本何所

出也杜以府為六官之典當謂六官之典其事載之於書故

具其守炫以為府守謂府庫守藏

孔氏曰周禮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

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六官之典謂此

劉炫謂府庫守藏今知不然者以百司府藏已屬左右二

上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戍討左亦如之則是府庫之

二師總合羣官所主案哀三年魯遭火災出禮書御書藏象

魏皆以典籍為重明此府守是六官之典若以為府庫財物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下 襄公

六 廣雅書局印

便是不重六典惟貴財物劉以為府庫而規杜非也

申曰昭十八年火作子產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孔彼疏曰

曲禮曰在府言府在庫言庫皆是藏財賄之處故使其人各

自儆守以防火也周官有大府內府外府天府玉府泉府而

無掌庫之官蓋府庫通言庫亦謂之府也是防火者必重府

庫之守藏也文八年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宋

固有府人矣宋之府府人守之使西鉏吾庀府守與上文庀

武守同一字法猶子產之儆府人庫人也疏家曲護杜解引

哀三年魯遭火災出禮書御書藏象魏明重典籍之意不知

彼傳所謂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固未嘗不重府庫

之守矣杜彼注云國有火災恐有變難故慎為備此庀府守

卽慎備變難之意也且以府爲六官之典尤爲無據傳家言
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注樂喜子罕也孔疏文七年及成
十五年傳言宋六卿之次皆云右師左師司徒司城司寇其
右師最貴今言司城爲政卿者子罕賢知故特使爲政齊任
管夷吾魯任叔孫婁皆位卑而執國政此亦當然也惟桓二
年督爲大宰遂相宋公蓋非常制大宰實在六卿之下與周
禮不合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
士大卜典司六典鄭注典法也此蓋殷時制也周則大宰爲
天官大宗曰宗伯爲春官大史以下屬焉與宋官制亦不合
稽之周禮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則六官之典大史所掌孔子
適周觀書於柱下史韓宣子至魯觀書於大史氏然則典冊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下

襄公

七

廣雅書局印

掌於史官未必屬大宰也天官宰夫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
治藏鄭注藏文書及器物是藏文書者亦曰府以府與史胥
徒竝列非卿大夫所掌西鉏吾之爲大宰傳無明文成十八
年杜注西鉏吾宋大夫此何以知其爲大宰乎上文云官庀
其司則六官載籍已屬左右二師斷無置典章於不問之理
故府守之爲府庫無可疑者以左證左以杜證杜以孔證孔
劉氏說最可依

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注世子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
之

規曰世子光序莒上者直是先至更長之非爲先莒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往年傳云齊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
滕是前經爲先滕至序在滕子之上今經序在莒子之先明
知亦先莒而至也若非先莒而至惟當還序滕子上耳劉炫
無所依馮直云先至更長之而規杜氏非也

證曰十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注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爲盟主所
尊故在滕上釋例會盟朝聘例第二周禮諸侯之適子誓于
天子則下其君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謂公侯伯
子男之世子出會朝聘之儀也誓者告于天子正以爲世子
受天子報命者也未誓爲在國正之而未告天子者也曹之
世子未誓而來故賓之以上卿繼子男之末光之立也聞於

春秋規過考信卷一之下

襄公

八

廣雅書局印

諸侯則亦是未誓天子之文于次亦當賓之以上卿繼子男
之末晉侯嘉其先至故特進之令在滕薛之上此謂霸主臨
時之宜非常例也是世子光以先至在滕上非以先滕而至
在滕上也今序在莒上亦以先至非以先莒而至莒上也
劉依杜說以難杜其說較長惠半農曰襄二年盟于雞澤齊
世子光序於莒邾下其後會于戚盟于戲會于俎皆然至十
年秋公會諸侯伐鄭稍進在滕薛上其後復伐鄭及會于蕭
魚直進在莒邾上齊本侯下一等則列於伯世子光前在莒
邾下者未誓於天子也後在莒邾上者已誓於天子也孰請
於天子而誓之晉悼請之曷爲晉悼請之齊世子三從諸侯
伐鄭故晉悼請於天子而誓之案十九年傳齊靈欲廢光而

立其子牙牙母仲子曰不可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未嘗於天子安得列於諸侯哉公羊乃云齊侯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其不然乎會盟之先後盟主序之齊侯焉能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較劉所規尤為詳覈

十一年公至自會 注無傳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 規曰杜釋例自言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是時史異辭何為此注而云不果侵伐

孔氏曰今知劉說非者凡云或以始致或以終致皆據實有 伐事今據傳文云觀兵于鄭東門是則實無伐事故云不果 侵伐劉不達此意而規杜非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下 襄公 九 廣雅書局

申曰今知劉說然者此經文云公會晉侯云云伐鄭同盟于 亳城北公至自伐鄭公會晉侯云云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 會始終皆伐鄭之事傳文云四月諸侯伐鄭齊太子光宋向 戌門于東門晉荀瑩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圍鄭觀 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又九月諸侯悉師以 復伐鄭何得謂實無伐事公至自會猶公至自伐鄭云爾孔 不達經傳意而庇杜非也釋例公行例第二十三公行一百 七十六書至者八十二錯綜其二十九以包通之桓二年公 至自唐傳曰告于廟也公行或朝或會或盟或伐得禮失禮 其事非一故傳隨而釋之于盟釋告廟也嫌他例不通故復 總曰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故公至 自伐鄭傳重言以飲至之禮孟獻子書勞于廟傳復云得禮

所以反覆凡例也僖十七年傳曰公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 諱之也明以諸侯之事越竟還至用飲至之禮正也公以滅 項為齊所止會事既畢踰年乃還非公所終而終書至自會 故傳特釋曰猶有諸侯之事且諱之也溫之會遂圍許書公 至自圍許祖之會遂滅偃陽書公至自會諸若此類事勢相 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蓋史之異耳無他義也劉以蕭魚之 會在伐鄭不異溫之會祖之會皆據實有伐事何以注云不 果侵伐矛盾顯然孔氏非之

十二年吳子乘卒 注五年會于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 規曰杜公五年注以為公及其盟還而不以盟告廟也今注云 會于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何為兩注自相矛盾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下 襄公 十 廣雅書局

孔氏曰今知劉難非者以戚盟經既不書公之與否又傳無 其事杜宏通其義故為兩解劉不尋杜旨而規其過非也 申曰孔氏彼疏引釋例曰盟于鄧盟于犖盟于戚公既在會 而不書其盟者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 會而不告盟也傳之稱盟既有明文何得云公不與盟兩解 必無兩是彼注是此注非 十四年適人以木鐸徇于路 注逸書適人行人之官也木鐸 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 規曰此在盾征之篇其本文云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其邦有常刑此傳引彼略去 每歲孟春直引適人以下乃以正月孟春結之殷勤以示歲首

恆必然也孔安國云適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
教也周禮無適人之官彼云其或不共邦有常刑是號令羣臣
百工使之諫也木鐸徇路是號令之事孔言宣令之官杜必以
爲行人之官者炫以爲杜不見古文

孔氏曰杜以其云徇于道路故以爲行人之官采訪歌謠者
與孔宣令之官其事不異炫規杜氏不見古文誠如劉說然
杜之所解於義自通苟生異見其義非也

釋曰孔氏尚書序征疏云適人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
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
刑宣令之官略與此同此是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
適人不知其意蓋訓適爲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爲名也主孔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下 襄公

十一

廣雅書局

傳以適人爲宣令之官不以爲行人之官全襲劉說此云行
人與宣令之官不異蓋護注家而爲之辭爾然以愚攷之則
適人本行人非宣令之官劉君所見梅賾古文僞孔此傳不
可執以爲據而規杜也漢書食貨志曰冬民既入男女有不
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
人振木鐸徇于路曰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曰聞于天子
故曰王者不出牖戶而知天下顏師古注行人適人也說文
五篇丁部近古之適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丁亦聲讀與
記同案劉歆與楊雄書云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適人使者以
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楊蒼劉書云嘗聞先代輶軒
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適輶適二字同音適人卽

適人杜采歌謠之言殆孟堅所謂振木鐸言采詩叔重所謂

曰木鐸記詩言歟其在周禮秋官大行人屬象胥諭言語協

辭命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如杜之意適人之職亦與大行

人相近歟若僞孔謂宣令之官則臆說也孔安國論語注曰

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

天下也是主號令之事非別有主號令之官與書傳自相違

異禮明堂位曰振木鐸于朝則號令於朝矣檀弓曰宰夫執

木鐸以命于宮則號令于宮矣宰夫帥治官之屬徇以木鐸

則號令於官矣月令奮木鐸以令兆民則號令於國矣鄭後

司農云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木鐸木

舌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凡官皆有號令官自主之官自

宣之適人所令者采歌謠之言而已爲采言置適人非爲宣

令置適人也審是則適人爲行人之官非宣令之官杜解確

有據依更無疑義疏家於注家全無發明不知道人所掌何

事雖非劉說其意則與劉同與杜異

十七年邾子貜卒 注無傳宣公也四同盟

規曰輕以成十八年卽位其年盟于虛打襄三年于雞澤五年

于威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濩梁皆魯邾俱在

凡六同盟炫以爲杜氏誤

孔氏曰沈氏云去虛打之盟又不數濩梁故爲四劉以爲杜

氏誤非也

申曰沈氏云去虛打之盟又不數濩梁者以一盟爲大夫然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下 襄公

十一

廣雅書局

成十六年鄭伯突卒杜注十六年與魯大夫盟于幽四年鄭伯堅卒杜注二年大夫盟于蜀十九年齊侯環卒杜注世子光三與魯同盟其中襄十一年盟于亳城北宋向戌晉荀偃皆大夫也何以併數可知杜氏之例皆以意爲之孔氏亦以意說之也沈文阿附會杜氏不及光伯遠矣

十八年曹伯負芻卒于師 注無傳禮當與許男同三同盟

規曰負芻以成十四年卽位十五年盟于戚十七年于柯陵襄五年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淇梁凡六同盟炫以杜爲誤

孔氏曰不數成公之盟淇梁是大夫去之是爲三劉以杜爲誤非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之十下襄公

廣雅書局

申曰曹君書卒書葬者十一不書卒葬者三孔以不數成公之盟及大夫之盟其實繩以杜氏之例亦有不可通者說在成十三年及十七年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注平陰在濟北盧縣故城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

曰案下傳范鞅門于雍門又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既門二門卽是圍事杜何知不以門于三門爲圍必以禦諸平陰

乎

九氏曰今刪定知不然者案上九年諸侯伐鄭傳稱門其門而經不稱圍則攻門非圍也劉以門其三門爲圍而

氏非也

趙氏汭曰此言齊人守平陸之功於書圍齊何與後十二月門其三門焚其四郭乃圍齊之事杜說非

顧氏炎武曰解云故經書圍非也圍者圍齊也非圍防門也錢氏大昕曰同圍齊當指齊都城而言杜據傳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遂謂所圍者平陰城耳則經當書圍齊平陰如圍宋彭城之例矣何以書圍齊杜氏之失劉炫已言之矣疏家曲爲杜解於義終有未安經先書圍而後書伐以其不成圍也諸侯之師已門其三門故先書圍圍未合而卽略地故後書伐若平陰不過齊之一城卽使之塹門固守猶不足書况又不能守而遁乎且杜解防門廣里全是臆說攷續漢書

春秋規過考信卷之十下襄公

廣雅書局

郡國志濟北國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有景茲山光里卽此傳之廣里也景茲卽此傳之京茲也水經注濟水篇引京相璠云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卽此也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卽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防門廣里皆地名與平陰相近杜以爲門外作塹廣一里其不然乎

申曰顧氏前言圍齊本趙東山錢竹汀後言廣里本惠定宇劉君此說信而有徵

十九年齊侯環卒 注世子光三與魯同盟

規曰環以成十年卽位十五年國佐盟于戚十七年盟于柯陵十八年崔杼于虛打襄二年世子光于雞澤五年世子光于戚

九年世子光于戲十一年世子光于亳城北不數成公之世世子光猶四同盟炫以為杜誤

孔氏曰言三者襄五年成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以為杜誤非也

申曰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杜注四同盟疏引五年于成彼既數成之盟何獨于此以經不書而不數如劉之說當云七同盟春秋齊侯書卒者九書葬者八不書葬者一弒而書葬者

一不書葬者四始桓十四年齊侯祿父終哀五年齊侯陽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上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注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一人規曰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一人也炫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下襄公

五 廣雅釋詁局某

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為姑姊妹也而如此姑姊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姊妹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一人炫以杜氏為誤

孔氏曰成公二年已令太子公衡為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

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劉以規杜氏非也案公羊云宣公死成公幼安得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乎公衡當是成公之庶兄

陸氏德明曰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賂以公衡為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云衡父不忍

數年之不寔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猶十七人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矣成二年至此三十人歲姑又成公之

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

九年伯姬歸于宋伯者長稱九年始嫁則為成公之妹成公不得有姊矣若成公別有庶長之姊以成公公衡之年推之

亦不復堪嫁故知二人也惟公羊以成公即位年幼據左氏成四年傳云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欲歸求成于楚得季

文子諫而止此非年幼也反覆推之杜氏不誤陸以姑姊果於時年近七十不復堪嫁如杜之說文公之卒至此已五十八年宣公之卒至此已四十年即以垂卒之年生即寡恐不堪嫁襄公此年二十三有姊而嫁未為不可何必寡未見杜氏之不誤也

邵氏寶曰姑姊一人其殆魯之宗女於成爲妹者乎故曰以

姬氏妻之稱姊尊之也孫氏應鰲曰姑姊不同分位豈可同室而處竝事其夫武仲

徒知賞盜不足以止盜而不知滅禮不足以爲國也馬氏宗璉曰諸侯一娶九女之數姪姊有左姊右姊詩所謂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備九女之數而以伯姊爲姪姊也魯以諸侯之禮待邾庶其故以公之姑爲正配而以公之姊爲姪

姊也證曰列女傳梁節姑姊釋文引之作妹即劉氏說也傳稱因

失火欲取兄子輒得其子妹字良是攷洪适隸釋武梁祠畫象碑作梁節姑姊蓋言姑姊者只是尊之之辭邵二泉

爲魯之宗女於成爲妹說未可非也近孔氏廣森曰此公姊則季氏女也季氏出自桓公至武子四世於左氏

族祖父其女子則公之族姑其女孫則公之族姊季氏之

而稱公姑姊以嫁者所以寵庶其耳尋下文臧武仲斥稱姬氏可知非公女矣古人立言有體趙盾稱公之女則曰君姬氏以此說規杜勝劉氏矣

二十三年夏邾畀我來奔注無傳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

規曰杜此注云庶其之黨庶其奔魯三年若是其黨邾人即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畀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何在焉釋例又曰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不書之邾畀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惟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如彼所說又以畀我是卿何為兩說自相矛盾乎炫以為釋例是集解非

春秋規過考信卷之七下 襄公

十一 廣雅書局

孔氏曰杜從賈說以為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劉炫規過今刪定知不然者原杜之意以二十一年邾庶其竊邑來奔去此既近邾更無事春秋之例命卿有罪出奔皆書名畀我書名罪其與庶其同黨非謂畀我非命卿與釋例不違劉不曉杜旨妄為規非也

申曰公羊云邾婁鼻我來奔以近書也何休以為本無他義穀梁無傳亦無他義可知杜以畀我為庶其之黨說本賈遠傳無明文殆因庶其非卿而意畀我亦非卿耳疏載杜釋爵命例云國之大小皆據當時土地人民不復依爵故書齊楚之卿而略於滕薛也大國之卿皆必有命其總名亦曰大夫也晉殺三卿而經書大夫邢丘之會傳稱大夫亦皆卿也蜀

之盟齊國之大夫溴梁之盟小邾之大夫此不命一命之大夫故不書也衛之於晉不得比次國則邾莒杞鄆之屬固已微矣此等諸國當時附隨大國不得列於會者甚多及其得列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皆不書之邾畀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惟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又邾庶其等傳皆言非卿以地來雖賤必書紀裂繻來逆女傳曰卿為君逆知此等微國亦應有卿有卿則應書於經至於此等卿不備禮亦所以見其賤也諸儒以為邾莒無命卿既自違傳劉賈又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穎氏以為再命稱人傳曰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昭公十年昭子始加三命而先此叔孫皆自見經知所書皆再命也如賈之說則邾不得有三命之卿畀我非卿而書故疑為庶其之黨如杜之說則所書皆再命之卿則畀我以卿而書不得與庶其同科以紀裂繻例之賈乃違傳杜於釋例則以賈為非於集解則以賈為是自相矛盾今孔氏謂杜意與釋例不違是不可不辨夫畀我為卿庶其非卿也謂庶其為畀我之黨可謂畀我為庶其之黨不可曷為畀我不以地奔而庶其以地奔乎其不然者一也畀我果以叛奔則竊邑者庶其之主之者畀我也之禮畀我者必當倍於庶其傳不容不書今傳無之是禮畀我者不如庶其也其不然者二也畀我之來奔後其三年必謂其非叛君傳無可徵若謂其竊邑不知所也邑其不然者三也孔氏求其說不得謂畀我書名罪其與

春秋規過考信卷之七下 襄公

十一 廣雅書局

其同黨則尤謬之甚者春秋書大夫奔四十七不名者文八年宋司城十四年宋子哀之來宣十二年崔氏出奔衛二人而已如孔之意將春秋書名者皆叛黨乎以書法言之宋司城蕩意諸避襄夫人之難而出宋子哀不義宋公而出故為春秋所貴若崔氏者齊弑君之逆也何以不名乎必不然矣邾大夫來奔者四庶其界我外昭二十七年邾快來奔二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是也庶其與黑肱同界我與邾快同不與庶其同界我被誣大矣賴劉君始雪之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下 襄公

九 廣雅書局景

規曰十二年傳云荀鬻卒十四年傳言盈生六年而武子卒是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 注悼子知鬻之子荀盈也少年十其少也計悼子年十六不得為十七 孔氏曰知悼子荀首之孫中行吳荀林父之曾孫首是林父之弟首為知氏林父為中行氏是同祖也悼子是荀吳一從叔父故相聽從計悼子年十六不得為十七是故沈氏云後人傳寫誤劉炫以此而規杜氏非也 申曰知悼子年本十六而云十七杜氏非劉氏規之是也孔氏藉辭沈氏以為誤出後人傳寫非由杜氏而以劉氏為非將必遂非而後為是也歟 一十四年在周為唐杜氏 注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食邑於范氏杜今京兆杜縣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下 襄公

十 廣雅書局景

規曰杜於昭元年傳稱堯遷實沈于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繼世曰唐叔虞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是言周成王滅唐也周語曰周之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周有杜國故杜以為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也晉語訾福對范宣子云昔隰叔子違周難奔於晉生子與為司空世及武子佐文襄為卿以輔成景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賈遠云宣王殺杜伯其子逃而奔晉子與士為字武子士會也會士為之孫是隰叔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為范氏也炫案杜於昭元年注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即如彼言則居唐之人非累之裔此注何云豕韋國於唐也又據何文知初封於唐後封於杜乎唐非豕韋之附杜亦未必是後安知滅唐遷於杜也賈逵注國語云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以為並時為國非滅唐封杜唐非劉累之後宣子歷言己之宗族於上世有國有家未必繼體相承炫謂處秦為劉非正明之筆 孔氏曰今知劉說非者彼注雖似有異其義與此不殊後傳云唐人是因杜以唐人非一人之稱故云劉累之等謂累之子孫故云之等也累遷魯縣傳云唐人是因因居大夏則累之子孫遷居大夏也杜知殷末封之於唐者以周成王滅唐故也知後封於杜者以宣王時有杜伯故也是成王之時有唐無杜宣王之時有杜無唐故杜為此解劉取賈逵注國語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以為一國並封而規杜氏非也炫於豕韋唐杜不信元凱之言己之遠祖數自譏訐或聞此義

必將見嗤但傳言於人懼誤後學意之所見不敢有隱惟賢者裁之

馬氏宗璉曰案杜解本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十月壬師滅唐遷其民於杜而誤紀年但言遷唐之民於杜亦未言封唐之後於杜也當以賈遠國語注為據光伯規之善矣

申曰元凱之注唐杜附會失實光伯據賈遠國語注規之覈矣若處秦為劉乃遠所為也文十三年秦人歸其祭其處者為劉氏孔彼疏云伍員屬其子於齊使為王孫氏者知己將死豫令改族其傳有為而發之士會之祭在秦不顯於會之身復無所辟傳說處秦者為劉氏未知何意言此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為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下 襄公

三 廣雅書局

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未出劉累插注此辭以媚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識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為證耳蓋即光伯之說此疏則非其已之遠祖數自譏訐或聞此義必將見嗤前後自相矛盾

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 注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

規曰定四年公會劉子云云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杜云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此亦異處而不言公者炫謂史異辭於彼有規杜以經言同盟傳言伐齊齊人不序於列故據同盟之言以明齊亦與盟炫以為齊直遣慶封如師齊侯不與盟

孔氏曰今知非者以五月齊弑莊公之後即立景公及七月始盟傳言齊成故也明齊侯在魯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傳云鄭成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傳云陳鄭服也竝與此文同又傳稱重丘之盟未可忘也故知齊亦同盟劉規杜氏非也黃氏曰鈔曰案晉此行欲報朝歌之師也重丘之盟列弑君之齊不惟不克伐齊適以成其亂爾

釋曰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鄭人盟于齊杜注地於齊齊亦與盟今重丘齊地故不序齊人是時晉納齊賂未有不列齊於盟者劉說非孔駁劉說是也

晉侯許之 注晉侯受賂還不譏者齊有喪師自宜退規曰齊弑君之後晉始來伐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下 襄公

三 廣雅書局

孔氏曰案傳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則晉初伐齊之日未知莊公已死齊人以說方始知之齊既有喪師自須退縱令受賂未合致譏故杜為此解而劉以規杜氏非也

劉氏權衡曰杜氏曰不譏受賂者齊有喪師自宜退非也若齊侯以壽沒師退可也今臣弑其君為惡大矣假使晉遂計齊破其城殺其賊汗其宮未可謂之伐喪也且夫弑君而謂之喪諸侯其無討賊者矣

萬氏斯大曰齊莊存則朝歌之役當報齊莊弑則朝歌之報當轉為討賊之師乃反惑弑莊之說受賂而退其為滅天理昧人倫孰有甚於此者乎故是會本以伐齊出而經不書蓋

書伐齊則疑於能討賊也此聖人之微意也

申曰嗚呼以討賊為伐喪則春秋無討賊之人矣以受賊之賂為不譏則弑君之賊亦不譏矣春秋經書齊弑君者五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此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傳書齊弑君者二哀十年齊人弑悼公十四年齊陳恆弑其君王而舍之弑納賂者晉靈公商人之弑取賂者晉荀林父今光之弑受賂者晉平公厥後晉分為三而齊遂移於田氏可畏哉劉君言弑君之後晉始來伐所以罪盟主也孔氏乃非劉而是杜悖矣預之獎篡弑為司馬氏地穎達附王世充亦非知逆順之理者殆春秋之罪人與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下襄公

廣雅書局

二十六年先八邑 注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二十二井 規曰周禮小司徒四井為邑故杜以八邑為二十二井炫案論語有十室之邑又杜注免餘邑為一乘之邑又宋鄭之間六邑岳戈錫等杜何以知此邑非彼等之邑必以為四井之邑八邑炫以為大邑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邑之為名大小無定子展子產為卿日久先有采邑今以入陳有功不應更以八箇大邑而又與之至於免餘辭邑云惟卿備百邑故杜以為一乘之邑合論語百乘之家其實一乘稱邑又無所出周禮四井為邑杜以正邑解之又八邑六邑為節級之差劉以為大邑而規杜氏非也

周禮地官小司徒之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注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四甸為縣方三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百里之一同也

尚書大傳古之處師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朋三朋而為里五里而為邑十邑而為都十都而為師州十有二師焉

皇氏侃論語義疏曰天子畿千里既以百里為三公采五十里為卿采二十五里為大夫采地故畿外準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下

襄公 廣雅書局

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次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也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一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次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次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也凡制地方一里為井井有二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二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二有餘也

惠氏棟曰案熊安生禮記義疏云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為邑方二里與百乘別 案熊說見坊記

崔氏述曰杜氏既以四井為一邑矣而又以一乘為一邑名

實警亂聞者何所適從且頌四邑為丘積數丘而又名之曰邑從來豈有如是之制度乎蓋邑之始本以號夫建國之地其後凡民所聚居之地通謂之邑然則邑也者但以民所聚居得名非以人數多寡定之為經制也故傳曰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對野而言則皆謂之邑也故聚人多則為大邑聚人少則為小邑千室百室十室皆自其邑之大小而言之也若衛免餘所稱唯卿備百邑者則通大小截長補短而計之者也然小邑又多統屬於大邑故傳云齊與晏子邯鄲其鄆六十邯鄲其大邑而六十其所屬之小邑也楚蕞啟疆曰韓氏七邑皆成縣也卿大夫七人而皆各一邑則是但舉大邑言之小邑固不計其數也蓋自周室東遷以來諸侯之國漸大故其卿之采邑亦復別有屬邑故晉卻至與周爭鄆田而曰溫吾故也士句趙武韓起欲得州田而趙武曰溫吾縣也二子曰自卻稱以別三傳矣然則溫其大邑而鄆與州其屬邑也先儒未嘗考詳古制乃以意揣度之誤矣

申曰晉語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又官宰食加章昭注加大夫之家田也考之夏官司勳凡賞無常輕重祇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正注鄭司農云不以美田為采邑乎謂賞地之稅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於臣加田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也鄭司農云正謂稅也子展子產位為鄭卿本有采邑以入陳功而賜之八邑六邑其諸司勳之加田歟杜據小司徒四井為邑以為八邑者三十二井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下 襄公

廣雅書局

六邑者二十四井傳既無文徒以意說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民之多寡無定則邑之大小亦無定也說文六篇邑部邑國也詩云商邑翼翼書云天其永我命於茲新邑春秋於他國稱大國於本國稱敝邑是也爾雅釋言里邑也郭璞注邑謂邑居里宰云掌比其邑之眾寡鄭注邑猶里也是國與里皆可謂之邑國有大小里亦有大小也襄二十七年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惟卿備百邑杜彼注云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十室又云千室明通稱夫大而千室小而十室杜既以為邑之通稱則四井邑也一乘亦邑也杜何以知此邑非彼等之邑必以為四井之邑以杜難杜不攻自破矣劉以八邑為大邑者言不即為一乘之邑必非十室之邑可知也哀十二年宋鄭之閒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出戈錫杜注凡六邑不曰四井也不曰一乘也此之八邑六邑何以異是釋名釋州國四井為邑邑猶邑也邑人聚會之稱也一井八家四井合三十二家齊語謂都鄙三十家為邑舉成數也鄭注小司徒引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夫一成之地以四井為邑計之百井當二十五邑易訟九二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青鄭注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八井計八百家而云三百家者一井稅三家也論語魯伯氏駢邑三百集解孔曰駢邑地名伯氏食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下 襄公

廣雅書局

邑二百家荀子禮論篇有五乘之地者事二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揚倮注古者十里為成成出革車一乘五乘之地謂大夫有采地者得立三廟也然則謂八邑為八乘之地未始不可孔氏謂文無所出者非也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注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案釋例土地名城西北五十里有懿氏城此脫氏字

規曰杜以懿氏既為邑名而云取其六十故以為取田六十井服虔云六十邑炫以服言為是

孔氏曰傳言西鄙懿氏則西鄙之地蓋上世有大夫姓懿氏食邑於此地因以其姓名其城也此六十之文總屬懿氏懿氏不見經傳則卑細可知既非卿大夫何得廣有土地分六十之邑而與孫氏且直言六十本無邑文故杜以為六十井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下 襄公

毛

廣雅書局集

劉從服說而規杜氏非也

申曰襄二十七年公與免餘邑六十此何以知其不為衛之六十邑而為六十井乎又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一

八年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邶殿亦無邑文杜彼注云以邶殿鄙六十邑與晏嬰則此為衛

西鄙之六十邑也杜前後自相岐異其義服長於杜錢氏姑日左傳惟卿備百邑論語十室之邑千室為百邑千室之邑

惟卿能有之大夫則六十邑殆以意度之懿氏乃食邑之大夫取懿氏西鄙六十以與孫氏猶論語奪伯氏駢邑三百以

與管仲也杜以為邑名亦誤

二十七年伯有賦鶉之賁賁注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

規曰伯有賦此詩者義取人之無善行者我以此為君是有嫌君之意於時鄭簡公是穆公之孫孫良霄是穆公之曾孫君非良霄之兄

孔氏曰并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者因詩成文故連言之劉君以為非兄而規杜非也

何氏焯曰伯有憤于晉執衛侯鄭伯為請而不獲命必待納衛姬而後釋之故賦鶉奔以刺趙武言雖執政而不辨姓也

趙武取之故若不知其刺晉而謂伯有自誣其上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下 襄公

毛

廣雅書局集

申曰昭七年傳子產稱良霄我先君穆公之曾孫子良之子孫子

耳之子也釋例世族譜第四十五鄭良氏子良公子去疾穆公子子耳公孫輒良霄伯有良止伯有子史記鄭世家繆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子公弒靈公乃立子堅堅者靈公庶弟

是為襄公襄公卒子悼公費立悼公卒立其弟肅是為成公成公卒子暉立是為釐公子駒藥殺釐公立釐公子嘉時年

五歲是為簡公然則良霄於簡公為諸父君非良霄之兄也二十八年且觀優至於魚里注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

規曰杜以優在魚里士往觀之炫以為國人從旁為優引行至魚里

孔氏曰傳文不顯古事難知劉輒以為規一何煩碎

申曰劉以上文有陳氏鮑氏之罔人為優是魚里之為優者

即圍人也傳文顯然非難知也

二十九年庚午衛侯行卒注無傳四同盟

規日衍以成十五年即位其年盟于威十七年于柯陵十八年

于虛打襄三年于雞澤五年于威七年及孫林父盟九年于戲

十一年于毫城北二十七年于宋衍自前即位及後復歸凡與

魯九同盟炫以為杜云四同盟者誤

孔氏曰以其與成公三盟不數五年盟威經不書不數七年

林父是大夫又特其魯盟亦不數故為四同盟也劉不尋此

理而規杜過非也

證曰據襄五年傳九月丙午盟于威會吳且命成陳疏引釋

例曰盟于鄧盟于犂盟于威公既在會而不書其盟者會在

春秋規過考信卷之下 襄公

三 廣雅書局

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也則經不書者不

但威之盟矣加以于鄧于犂是十一同盟也

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注衰小也謂有殷王餘

俗故未大衰

規曰杜以此言皆歎正小雅也言其時之民思文武之德不有

二心也雖怨時政而能忍而不言其是周德衰小之時乎猶有

殷先王之遺民故使周德未得大也服虔以為此歎變小雅也

其意言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

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炫以服言

為是杜解錯謬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以小雅大雅一詩相對今歌大雅云其

文王之德乎是歌其善者以大雅准之明知歌小雅亦歌其

善者也若其不然何意大雅歌善小雅歌不善且魯為季札

歌詩不應揚先王之惡以示遠夷劉不達此旨以服意而規

杜非也

范氏處義曰春秋之時禮廢樂壞未經聖人之手雅頌未得

其所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則曰文王之德歌小雅則曰周衰

有遺民意其一詩觀樂豈能盡歌工人於大小雅取一二以

審其音耳大雅所歌者必受命等篇故曰文王之德小雅所

歌必思古等篇故曰周衰有遺民

葉氏夢得曰吳札觀樂以大雅為文王之德以小雅為周德

之衰猶有先王之遺風則是所奏之小雅皆變雅蓋并板蕩

春秋規過考信卷之下 襄公

三 廣雅書局

等詩凡變雅皆誤合之以為小雅所奏之大雅皆正雅并鹿

鳴伐木等詩凡正雅皆誤合之以為大雅是失次之尤者也

袁氏桷曰小雅而曰周德之衰是歌六月至於何草不黃矣

鹿鳴至於菁莪皆美詩何言乎周德之衰乎大雅誠文王之

德矣然民勞至於召旻刺亂也何文王之德乎故可以合樂

者小雅至菁莪而止大雅至卷阿而止

全氏祖望曰石林葉氏之言前人所未發此蓋本於劉炫以

正杜預之謬而以解雅之失所最精清容似未見石林之說

而適與之合然諸書所言皆是雅之失所若頌之失所則石

林亦頗鶻突愚以毛傳考之絲衣繹賓尸也而高子以為祭

靈星之尸則必是時有用之靈星者楚莊述大武之三章以

賈六章曰桓卒章曰武而今所傳則桓先於賈武又先於桓故杜預曰是楚樂歌之次第是皆頌之失所也而尤善者竹村馬氏之言謂穆叔不拜肆夏以爲是天子所以享元侯夫肆夏頌也而何以溷入於雅天子取以享元侯乎是必舊時沿習如此故穆叔雖知禮不知其非穆叔尚然况其餘乎蓋魯以禘樂享賓則凡頌皆以充雅而用之燕禮至孔子始正之

申曰孔氏詩疏引左傳爲吳季札歌小雅服虔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爲正小雅左傳又曰爲之歌大雅服虔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魯是爲正大雅則服以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變雅也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

春秋規過考信卷之下

襄公

三

廣雅書局

得其所當季札觀樂時夫子年甫九歲雅頌未經編次所請小雅者乃小雅之變雅兼大雅之變雅故以爲周德之衰先王謂文王非殷王也所謂大雅者乃大雅之正雅兼小雅之正雅是以爲文王之德周之德統於文王也杜以先王爲殷王與周德之衰不相應訓衰爲小文無所據蓋由不知所歌皆變雅也孔氏復云衰者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爲衰分言從大漸差而小故杜以衰爲小也服虔讀爲衰微之衰謂幽厲之時也殆以杜解未安而折爲服義歟

盛德之所同也 注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

規曰杜以爲之歌頌言其亦歌商魯故以盛德之所同謂商魯

與周其德俱盛也炫以爲魯頌只美僖公之德本非德洽之歌不得與周頌同何知不直據周頌而云頌有商魯乎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但頌之大體皆述其太平祭祀告神之事實魯頌雖非太平經稱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美其祭神獲福與周頌相似且季文子請周作頌取其美名又季札至魯欲褒崇魯德取其一善故云盛德所同若直歌周頌宜加周字不得惟云歌頌故杜爲此解劉以爲魯頌不得與周頌同而規杜氏非也

歐陽子曰魯詩之頌僖公盛矣如詩所陳五霸不及也然魯在春秋時當爲弱國案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自主兵所伐邾莒項皆小國雖能滅項反見執於齊其所伐大國皆齊晉主兵其所救者又力不勝而輒敗烏有詩人所頌威武之功乎其所侵伐小國春秋必書烏有所謂克服淮夷之事乎惟十六年一會齊侯于淮爾是會也淮夷侵鄆齊侯來會謀救鄆爾淮夷未嘗服於魯也其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鄭氏謂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舒案僖元年齊桓二十七年也齊桓十七年伐山戎遠在僖公未即位之前至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魯又不與而詩所謂戎狄是膺者孟子又曰周公方且膺之如孟子之說豈僖公事也僖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年也僖之四年從齊桓伐楚而楚遂與齊盟於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爲功哉六年楚伐許又從齊桓救許許男卒降於楚十五年楚伐徐又從齊桓救

春秋規過考信卷之下

襄公

三

廣雅書局

徐楚卒敗徐舒在僖公之世未嘗與魯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見爾蓋舒為徐取之矣楚之伐徐取裴林齊人徐人伐楚英氏以報之蓋徐人之有楚伐也不求助於魯而求助於齊以此見徐非魯之與國也則所謂遂荒徐宅者亦不合於春秋矣詩之言不妄則春秋疎謬矣春秋可信則詩亦作也

朱子曰夫子云魯之郊祀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然則刪詩之際何取乎此而著於篇乎曰著之以見其僭也削之則沒其實矣抑魯於天子有得用之文而是頌之作又嘗請命於天子而為之其辭特以贊美當時之事其體猶列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於祭祀以詠歌先祖之功烈也

范氏處義曰魯頌之異於商周者四商周天下頌之魯國人

春秋規過者信卷二之下 襄公

廣雅書局

頌之一也商周以告神明而魯用以燕樂二也商周子孫頌其先魯臣下頌其君三也商周多事實魯多禱頌四也

許白雲詩集傳名物鈔引解 頌新語今范氏補傳無之

朱子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安有莫敢不來享等事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自是奧古非宋人所能作

王氏應麟曰考之左傳正考父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父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於襄公之時乎

顧氏炎武曰商周同此盛德非必及魯

申曰僖公非盛德之主史克豈盛德之士魯頌作於周之既衰為後世導諛之先路與周頌異亦與商頌異季子於歌頌

歎盛德之所同謂文武周公也而杜氏以頌有殷魯當之是僖公同文武史克比周公也嗚呼季子非賢者則可季子而賢者也其必有以辨此矣劉氏繩魯頌以規杜氏不易之論孔氏顧非之則欲據劉以難杜請借孔以申劉孔既以非在劉必所主在杜乃於為之歌頌句下無一語發揮杜旨但引

光伯之說曰王者以成功告神明之意止謂周頌也其商頌雖是祭祀之歌乃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意同大雅魯則止頌僖公纔如變風之美者文體類小雅此當是歌周頌蓋錄自述義也直等殷魯於風雅不得謂之頌疏家轉無異辭夫以光伯一人之說於規過則駁而不從於述義則從而

春秋規過者信卷二之下 襄公

廣雅書局

不駁吾不知其所主何說也若孔以直歌周頌宜加周字不得惟云歌頌則殊不然且夫工之歌周南召南也以其南非一地不惟云歌南也歌邶鄘衛諸風也以其風非一國不惟

云歌風也歌大小雅也以其雅非一體不惟云歌雅也如其三頌均列周樂豐鎬充豫非一地也周及魯宋非一國也祭

祀燕享非一體也豈有不加周與商魯之名者今惟云歌頌是止有一頌而無商魯之顯證也鄭康成詩譜曰商魯附頌

孔氏詩疏曰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其時商魯之詩未錄頌奚為加以周哉又引服虔注曰

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為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

據已定錄之此說似矣而未盡也國語曰有正考父者校商

之名頌十一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孔謂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不須獨校於周之太師也明不與周詩同處矣詩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史克作頌孔以爲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案行父卒於襄五年距僖公世凡六十年以七十計之文公初行父年尙少請命當在文末年或宣成間夫齊晉不作頌而魯獨作頌雖請命必未頌之列國以故春秋賦詩無及魯頌者由是言之周之一字題是孔子孔子以前商魯一頌本自孤行並未合樂頌一而已何所爲三季子所歎之盛德不兼商魯明矣至孔氏引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爲祭神獲福似周頌則又謬之甚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夫孔子以郊禘爲周公之衰則累周公之盛德者僖公也皇皇后帝律以周公之昊天有成命茲謂僭皇祖后稷律以周頌之思文后稷茲謂罔周公皇祖律以周頌之載見辟王茲謂誣謂祭神獲戾可也而云獲福乎然孔於詩疏則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尙爲魯人所頌則伯禽之德自然堪爲頌矣伯禽受封於魯於時雅頌之作事歸天子列國未有變風魯人不當作頌又曰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頌聲之興係於子孫周頌是也若祖父太平而子孫未太平則所頌之詩係其父祖商頌是也嗚呼僖公止頌德政之容無復告神之事比於商頌體制又異其說全依劉旨夫詩與春秋均孔氏所疏在此則力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下

三

政劉說在彼則轉襲劉言豈疏家曲護注家固如是邪移詩疏以通傳解則是非定矣吾之據周頌以非杜氏者據劉氏也并據孔氏也

三十年降婁中而旦 注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

規曰杜以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炫以爲月令之文五月降婁未中

孔氏曰降婁奎婁釋天文也孫炎曰降下也奎爲溝瀆故稱降也以二月諸星復位合昏奎婁在戌以衝反之平旦在辰

又三月日體在胃平旦之時奎婁在胃昴之前亦當在辰既三月平旦在辰則四月在巳五月在午月令旦危中者據夜

有長短及星度有廣狹是細計之數杜據大略而言故與月令不同劉以規杜氏非也

申曰杜解非也月令仲秋之月旦危中季夏之月旦奎中當云周八月今六月降婁中而天明據傳上文言子蟜之卒葬

攷子蟜卒於前十九年之四月丁未大夫三月而葬當以七月葬證以子羽之言殆緩至八月葬也劉之規杜是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下

春秋規過考信卷二之下

義烏陳熙晉撰

昭公

元年三月取郚 注不稱將帥將卑師少書取言易也兵未加
莒而郚服故書取而不言伐

規曰將卑師少例當稱人魯史不得自言魯人直書所為之事
明其有人取之也若將卑師眾則言師取某襄十三年傳例云
凡書取言易也故杜以此為易耳案傳武子伐莒知非將卑師
少也稱伐則是非易也杜何得以為易將卑師少乎賈逵云楚
以伐莒來討故諱伐不諱取炫以賈說為是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上

昭公

廣雅書局

易也若以武子伐而取之則致力難重當以滅為文與滅項
同也案滅項被討不諱滅此亦被討何以諱滅而言取若必
有所諱當傳有其事今傳云莒魯爭郚為日久矣魯無大罪
亦何所諱也傳云武子伐莒者武子為伐莒之主耳別遣小
將而行故不書武子猶如成二年傳言楚子重侵衛經書楚
師杜云子重不書不親兵之類是也不書伐者以兵未加郚
郚人逆服與襄九年傳稱諸侯圍郚經不書杜云郚人逆服
不成圍相似劉以賈氏之注而規杜氏非也

方氏苞曰魯兼國書滅者絕其祀也書取者取為附庸也根
牟郭邦圍是也凡取邑外必先書伐某國敗某師而根牟郭
之歸無所繫也凡小國為鄰所并而魯復取之則與取邑同

文者其國已邑之也須句向是也郚郚已邑於莒而取郚取
郚與取根牟郭郭同文而不言伐莒何也魯嘗請於晉以屬
郚而莒滅之魯嘗城郚而其後為莒所得魯人蓋曰吾取郚
郚而非取之於莒也與向之本并於莒須句之本并於郚者
異矣季孫宿救台遂入郚不言伐莒亦此意也

顧氏棟高曰魯南則邾東則莒地小而偏莒差偏疆非若邾
之附庸能卑屈於魯故始而爭向繼而爭郚爭郚中間附於
齊更懇於晉楚致叔孫見執意如為囚兵端與春秋相終始
其公以後不復見矣山東沂州府沂水縣西北四十里有古
郚城為魯之東郚莒魯所爭者曹州府鄆城縣為魯西郚成
四年城郚杜注公欲叛晉故城之以為備蓋與晉接界昭二
十六年齊取之以居公者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上

昭公

廣雅書局

申曰公羊曰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何氏解
詁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穀梁無明文范氏集解曰
郚魯邑言取者叛戾不服蓋本公羊所說據左氏則郚固莒
邑也杜言兵未加莒而郚服顯違左氏意賈言楚以伐莒來
討故諱伐不諱取與左氏合得其實案襄三十一年十一月
莒展與弒犂比公而自立季武子以三月伐莒討賊義應書
伐今書取者季氏意在得郚取地而已非討賊也是時楚公
子圍主齊盟距弒其王時曾不數月不惟不討賊反聽賊之
愬欲討討賊者此豈可以討賊告然而季孫當日則本無意
於討賊而非有所諱也何則聲罪致討之謂伐乘亂掩襲之

謂取有討賊之志雖取亦伐無討賊之志雖伐亦取非必謂
伐者將尊而師眾取者將卑而師少亦非必謂伐者難而取
者易也觀叔孫之言曰莒魯爭郕爲日久矣又曰疆場之邑
一彼一此何常之有於時季氏之帥師也必曰此吾之郕也
不得爲莒有也莒人之奔告也必曰此吾莒之郕也不當爲
魯有也置亂臣賊子於不問而甘心如盜竊之所爲以逞其
封殖私邑之計去伐之名而圖取其實與問罪之師轉虞大
國之反而問罪也則謂之諱伐不諱取固宜

吾代二子愍矣 注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使篡位
不能自終州犂亦尋爲圍所殺故言可愍

規曰服虔云愍憂也代伯州犂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皙也炫
從服言而規杜失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以圍伯州犂皆遇凶害故云吾代二子

愍矣若以二子爲伯州犂子羽子羽則卒無禍害又何可愍
而代之乎劉以服意而規杜過非也

漢書五行志曰齊國子曰吾代二子閔矣注應劭曰閔憂也

二子伯州犂行人子羽也師古曰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
也圍以是年篡位而不能令終州犂亦爲圍所殺故言可閔

應說非也

臧氏琳曰服應以二子爲伯州犂子羽與上文甚合蓋國子
特言代二子憂之亦不論二子之被禍害與否乃杜氏必欲
言王子圍以見國子之言一一有驗此後人所以疑左傳爲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上昭公 三 廣雅書局

誣矣取意既迂遠又與上伯州犂之言文氣開隔而輕改先
儒舊義此杜氏之失也劉光伯據服言而規杜當矣孔仲達
顏師古反從杜而違先儒唐人之識固如是耳

申曰以上下文義求之杜解非劉君規之是也上文伯州犂
日子姑憂子皙之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
無憂乎蓋二子不自憂故國子代二子憂也下文陳公子招
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分明
是慰伯州犂子羽之語公子圍不與焉如孔之說但係一時
之論豈必人人符驗且子羽曰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
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
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其後陳招於昭八年

殺太子國弱齊惡卒無禍害豈可以憂必及惟指子昭不指
國子齊子乎斯不然矣孔失之

十一月己酉 注長麻推己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
月誤也

規曰杜謂十一月誤者止謂十一月不得有己酉以己酉爲誤
十一月非誤也炫以爲杜言十一月誤當爲十二月

孔氏曰下有十二月甲辰朔甲辰後五日得己酉故杜以長
麻推己酉是十二月六日而此鄭敖之卒經傳皆云十一月

己酉杜謂十一月不得有己酉若以爲十二月己酉則六日
己酉子干奔晉至晉猶見越孟七日庚戌趙孟卒便是日相
切迫無相見之理故知十一月爲是己酉爲誤劉炫以爲杜

切迫無相見之理故知十一月爲是己酉爲誤劉炫以爲杜

切迫無相見之理故知十一月爲是己酉爲誤劉炫以爲杜

切迫無相見之理故知十一月爲是己酉爲誤劉炫以爲杜

切迫無相見之理故知十一月爲是己酉爲誤劉炫以爲杜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上昭公 四 廣雅書局

云誤者以十一月為誤當云十二月而杜氏非也

釋曰杜言月誤則以十一月為誤己酉非誤劉君不悉杜意

規杜乃是申杜孔以下文趙孟庚戌卒彼是鄭教今日死趙

孟明日卒則子于奔晉不得見趙孟而議其祿難劉此說案

子于奔晉猶見趙孟當以公子圍未弑君之前出奔不得以

傳文相接謂在己酉也實非杜義據釋例長麻第四十五十

二月有甲辰朔則十一月不得有己酉己酉十二月六日也

經傳言十一月誤也又晉烝及趙孟適南陽皆在甲辰朔之

前即是十一月也然則傳文十二月誤也傳先釋經十二月

事下乃更言十一月也劉云己酉在十二月者依長麻是年

閏十二月也與杜解正同顧棟高移閏於十月則經傳十一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上 昭公

月己酉均不誤恐未可信

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 注

烝冬祭也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往

會祭之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武乃烝其家廟則

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誤

規曰杜以十二月晉既烝趙孟始適南陽則趙孟初行已是十

一月也此句乃云甲辰朔烝于溫案文言之則是來年正月朔

也祿虔云甲辰朔夏十一月朔也若是夏十一月朔當於明年

言之而此年說之何也炫以為晉烝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二

月之前文繫十二月者欲見烝後即行先公後私十二月之

上甲辰而起本舉月遙屬下明晉烝猶在朔前十二月也

也

孔氏曰杜以服言不通故為此解云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

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當言十一月傳言十二月月誤也

若必如劉言傳當云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十二

月甲辰朔烝于溫足明先公後私之義何須虛張十二月於

上遙為甲辰朔起本傳文上下未有此例劉炫之言非也

申曰釋例長麻第四十五昭公元年庚申十二月甲辰大閏

十二月甲戌大二月辛酉甲辰小甲辰為周之來年正月朔

實夏十一月朔劉以以甲辰為來年正月朔則十二月不得

有誤杜解非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注襄二十五年盟重丘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上 昭公

規曰杜氏族譜滕成公是文公之子成十六年滕子卒自爾以

來襄五年盟于成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九年于祝

二十一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皆魯滕俱在凡六同盟皆是

滕成公

孔氏曰但經傳更無明文未知皆是滕成公以否杜氏之

疑故指重丘近者而言炫規杜氏非也

申曰成十三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杜注不書名亦

日滕文公卒成公當以是年立計至昭二年凡三十六年

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據經傳而論二十年

大同盟不應獨數重丘若云是否成公不可知杜何

丘之盟為成公乎此杜注之不可解者攷滕君書卒者

葬者四不書葬者三不書卒葬者二隱元年滕侯卒宣九年成十六年並云滕子卒不稱名史失其名耳

四年西陸朝觀而出之 注謂夏二月日在昴畢執事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

規曰服虔以爲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朝見東方以是時出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啟冰是也服虔又以此言出之卽是仲春啟冰故爲此說案下句再言其藏其出覆此藏出之文言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卽是班冰之事非初啟也安得以出之爲啟冰也如鄭玄答其弟子孫皓問云西陸朝觀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與杜說異理亦通也炫云春分奎星已見杜以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上 昭公

七 廣雅書林

其義也杜鄭及服三說鄭爲近之杜既言春分朝見又言謂夏二月以爲杜失

孔氏曰杜以西陸爲三月日在大梁之次清明節穀雨中三統麻云大梁之初日在胃七度爲清明節在昴八度爲穀雨中終於畢十一度是夏之三月日在昴畢於是之時蟄蟲已出有溫暑臭穢宜當用冰故以是時出之也麻法星去日半次則得朝見二統麻春分日在婁四度宿分奎有十六度乃次變則春分之日奎之初度去日已二十度矣故春分之中得早朝見東方也西方凡有七宿傳言西陸朝觀於傳之文予知河宿觀也劉云杜非其義今知非者杜以西陸朝觀實是春分二月據初出其冰公始用之時也又注云謂夏之三

月是據普班之時也總而言之亦得稱西陸朝觀而出之也劉炫不細觀杜意以規杜失非也

申曰爾雅釋天西陸昴也大戴禮夏小正四月昴則見故鄭以西陸朝觀爲四月立夏之時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此服虔所據杜解用之非也世說新語文學篇鄭玄欲注春秋傳尙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已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尙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今案此說服與鄭違世說所記恐未可盡信

五年叔禽叔椒子羽 注皆韓起庶子

規曰賈逵云然杜依用之炫以爲叔禽等亦是韓起之族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上 昭公

八 廣雅書林

孔氏曰杜以上箕襄邢帶食邑於箕邢爲韓氏族叔禽叔椒皆連叔爲文羽又稱子事似兄弟故云皆韓起庶子劉炫既無明證妄規杜氏非也

申曰杜解以箕襄二人爲韓氏族叔禽三人爲起庶子雖本賈侍中恐未必是劉之規杜實兼規賈傳上文云韓襄韓須一起兄子一其子必如杜言當敘叔禽叔椒子羽於韓須之次矣今敘二人於箕襄邢帶之後以既知爲起之族也

羊舌四族 注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

規曰案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故服氏數伯華叔向叔魚季夙炫以爲叔虎於時已死別有季夙

孔氏曰家語孔子曰銅鞮伯華不死天下其定矣其人名赤

字伯華食邑於銅鞮叔魚名鮒見於十二年傳叔虎見於襄
二十二年傳虎已死其族猶在故傳不言羊舌四人而云四
族疑季夙即是虎也劉規杜氏非也

申曰釋例世族譜第四十五羊舌大夫羊舌氏晉之公族羊
舌其所食邑也閔二年疏羊舌氏爵爲大夫此人生羊舌職
職生叔向案襄二十一年范宣子殺羊舌虎叔鞮以黨於欒
氏也杜注羊舌虎叔鞮一人世系表以爲一人者非也虎叔
鞮二人不應數虎而不數鞮是時虎已誅死其族卽在豈得
稱爲彊家劉據世本別有季夙而去叔虎是也羊舌氏銅鞮
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叔鞮季夙兄弟六人去叔虎叔鞮惟有
四族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上昭公

九

其十家九縣 注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
舌四家其一縣故但言彊家

杜以家縣爲一故并韓賦七邑與羊舌四族乃爲十一而
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族族有一縣則又太多故以爲四家
其一縣也炫以爲韓須是起之門子不別更稱家韓須不得爲
家豈不得稱縣去韓須之外韓氏惟有六家并羊舌四族故爲
十家也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以傳麻序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
而使卽云箕襄以下皆大家故知韓須在其內也又韓賦七
邑則韓須有邑既有其邑自然稱家襄二年傳曰上大夫受
縣論語云百乘之家家卽縣也劉規杜氏非也

證曰上文云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杜不數起謂韓襄韓須及
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七人邑皆成縣者杜謂賦百乘也
據二年韓須如齊逆女叔向以爲晉使公族逆之則須本爲
公族大夫宣二年驪姬之亂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卽位乃
宦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是須以
適子爲公族也晉語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苟家悖惡荀禰
文敏驪也果敢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爲之是公族大夫有
四人韓襄嗣無忌爲之須亦爲之蒙上文故不言其官第言
出使也上文云輔韓須楊石承晉人若喪韓起楊肸而言故
以家屬之其子如劉之言韓不數起與須而爲六家羊舌亦
不應數楊肸楊石而爲四家矣十家杜以爲舉大數恐未是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上昭公

十

廣雅書局印

案叔魚以昭十四年攝理此時不在上大夫受縣之列疑季
夙未有食邑不稱家去季夙之外羊舌氏惟有二家并韓氏
七家爲十家也九縣者韓氏七邑爲七縣羊舌四家共二縣
二縣謂伯華食采於銅鞮叔向食采於楊也史記晉世家頃
公十二年晉之宗家邢侯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
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
晉益弱六卿皆大證之昭二十八年傳晉殺祁盈及楊食我
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卽其事矣
孔云平陽之次在銅鞮楊氏之間知亦羊舌邑也意者前本
一二縣後分爲三縣歟

八年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注襄二十七年大夫盟于宋

規曰以五年即位爾來陳常從楚惟有襄二十七年大夫
也魯同盟于宋往年衛侯惡卒杜云元年大夫盟于虢此炫云
不從楚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以盟于宋經有明文故指之虢盟文不
見經故不數也其衛侯惡更無盟處惟有虢盟故數之劉不
尋杜意而規其過非也

申曰元年虢之會十國皆大夫傳稱尋宋之盟讀舊書而已
故經書會不書明然則所書之名即宋之盟書也宋不數未
為不可若上年衛侯惡卒注數虢盟則諺之甚案宋盟在襄
二十七年衛侯惡以襄二十九年即位則宋盟之衛侯乃衍
非惡計虢盟讀舊書不得有惡之名杜之上下相反者莫甚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上

昭公 廣雅書局集

於盟例前已詳之矣茲不具

九年逐楚而建陳也 注水得妃而興陳與則楚衰故曰逐楚
而建陳

規曰改逐為遁言火逃遁去楚而建立陳國

孔氏曰杜以陳為楚邑楚人在陳當謂逐去楚人之在陳者
若穿封成為陳公者也但毆逐楚國之人於義甚通劉乃規
杜非也

證曰漢書五行志說曰顓頊曰水王陳其族也今茲歲在星
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昂也金為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
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為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曰五生水地
曰一生火天曰三生本地曰四生金天曰五生土五位皆曰

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火成此皆因火而占非論其
事玉篇廣韻並云逐從也言火本為楚所相今於火出之候
而火陳乃從楚而建立陳國也未須改字於義可通上云今
火出而火陳下云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
卒亡楚克有之都無陳盛楚衰之意杜說非也若如劉說漸
當為遂易釋文遞字又作遂又作遁同詩釋文大雅雲漢或
遞本亦作遂漢書匈奴傳遂逃竄伏敘傳遂贊攜手遂秦顏
師古注遂古遁字逐遂字形相近而誤蓋火為楚象陳為水
屬火畏水故逃遁是去楚而建立陳國也然上文云水火妃
也下文云妃以五成皆取水火配合之義以為封陳之驗不
應言火之逃遂亦恐非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上

昭公 廣雅書局集

十年宋公成卒 注十一同盟也

規曰成以成十六年即位十七年盟于柯陵十八年于虛打襄
三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臺城北十五年及
向戌盟于劉十六年于濮梁十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二
十五年于重丘二十七年于宋元年于虢皆魯宋俱在凡十三
同盟

孔氏曰杜意盟數多者不數特盟襄十五年向戌盟于劉及
虢盟不數故十一劉炫并數以規杜過非也如此數盟不同
者或由傳寫誤

申曰文十二年邾子邾孫卒杜據文公為言不數僖公之盟
他多倣此宋公成十一同盟若據昭公為言則成襄之盟俱

不數也去劉與魏則無一可數矣并數同盟如劉之說殆十
三同盟十有一年經書三月壬申鄭伯嘉卒注五同盟疏稱
嘉以襄九年即位其年盟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
濮梁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二十七年于甯晉魯
鄭俱在凡七云五者杜以其盟既多故皆據君在盟會而言
之襄二十七年是大夫之盟元年魏會讀舊書一若不數或
可傳寫錯謄豈以上文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載劉說
因而具姓名歟

十一年朝有著定 注著定朝內列位當處謂之表著

規曰謂之表著者杜意當以下文表著之位謂此也炫謂下文
有著有表一文不同以著定為朝有著不得謂之表著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上昭公 廣雅書局

孔氏曰若定謂佇立定處故謂朝內列位當處周禮司土正
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鄭立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
之位會有表亦是位之定處但著下言定則表亦是定故直
言會有表耳俗本表下有旗謬也野會設表為位亦當有物
記處如今之位版也杜意當以下文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
故於朝有著之文并探下文會有表以配著故云謂之表著
所以覆結下文非謂著之一字即名表著也劉炫不達杜旨
而為規過非也

釋曰詩齊風俟我於著乎而毛傳門屏之間曰著正義釋宮
云門屏之間謂之寧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塾間名
寧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寧立處也著與寧音義同

古君臣朝位皆名寧釋名釋宮室寧佇也將見君所佇立定
氣之處也疏家釋杜解云若定謂佇立定處故謂朝內列位
當處本此昭十二年叔孫昭子之告季平子也若不廢君命
則固有著矣又十六年子產之怒子張也日其祭在廟已訂
著位均單稱著劉以下文稱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此
言朝不言會杜不得謂之表著規之誠是然猶未盡也周語
日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魯語日署者位之表也著署
字異而義同對文則朝稱著而會稱表散文則著亦可稱表
是著之一字即名表著矣劉與孔似皆未達杜旨

鄭莊公城櫟而真子元焉 注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
桓十五年厲公囚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
位而見殺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上昭公 廣雅書局

規曰杜以子元為鄭公子曼伯與檀伯為一人莊公城櫟而置
子元又使檀伯為櫟邑大夫故厲公得囚子元而殺檀伯炫以
為傳言城櫟以置子元當謂賜元以櫟則以元為櫟邑之長若
其別有大夫子元寄居於櫟便是城櫟以置檀伯何言置子元
也若厲公囚子元而殺檀伯則子元是櫟邑之一夫耳豈是莊
公城櫟之咎乎且桓十五年傳云鄭伯因櫟人殺檀伯不言囚
子元也子元鄭之公子不得為櫟人也鄭眾云子元即檀伯也
厲公殺檀伯居櫟因櫟之眾偏弱昭公使至殺死案桓五年傳
云子元請為左拒即云曼伯為右拒則曼伯子元近是為一
孔氏日今知劉說非者案晉封桓叔于曲沃而以欒實傳之

鄭波許叔居許而以公孫獲為佐楚使太子建居城父而以
奮揚助之並是一邑之內而有二人則莊公城櫟而置子元
別有檀伯居櫟何為不可子元共櫟邑之人而納厲公但此
因棄疾在蔡故特指于元桓十五年直明厲公之入故總言
櫟人辭有彼此不可為怪劉又以子元為曼伯案隱五年傳
云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又下云鄭二公子敗燕師于北
制是子元非曼伯也劉妄規杜非也

顧氏炎武曰子元疑即厲公之字杜以為別是一人厲公因
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蓋莊公在時即以櫟為子元之邑
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曼伯
則為昭公守櫟者也隱九年公子突請為二覆以敗戎桓五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上昭公

三 廣雅書局

年子元請為二拒以敗王師固即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
字耳今三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略而又資之以巖邑能
無篡國乎

釋曰桓五年杜注曼伯檀伯顧亭林疑子元即厲公之字檀
伯曼伯為一曼伯子元不得為一劉沿鄭眾之誤孔氏駁正
之證據甚確

十二年公子慙遂如晉 注慙魯大夫如晉不書還不復會而
奔故史不書於策

規曰杜以慙還不復會於介而奔止可不書其還何故如晉亦
不書也此蓋謂君使臣聘必當告廟乃得書於策公歸告復不
告使故不書如晉

孔氏曰此經書公子慙出奔齊名見於經則慙是卿也出奔
既書於策如晉亦應書之今不書者杜以宣十八年書公孫
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傳稱歸父還至筮聞公
薨乃墮帷復命於介然後出奔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彼
善之故書其去又書其還此慙知已謀泄逃介而先不復命
於君而還出奔故史不書於策言其為此故不書其如晉也
慙初欲謀亂魯國而往聘晉魯人責其謀亂不復命故賤而
不錄其聘也出奔而書者榮其罪人斯得劉以為出聘不告
廟故不書案不復命而奔傳有其事不告廟傳無其文妄規
杜氏非也

萬氏斯大曰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遂如晉而書其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上昭公

二 廣雅書局

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子慙遂如晉而不書慙非卿也然則
公子慙出奔何以書慙與南蒯謀去季氏而公與其謀謀洩
而蒯叛慙奔季於是陰忌公思有以逐之乾侯之孫實萌于
此是則一公子之奔繫我君存亡之故不可不書也

證曰此年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社注書名謀亂故也孔以
如晉不書謂慙謀亂不復命嗚呼慙謀季氏也非謀亂也以
謀季氏為謀亂則黨季氏者為盡忠乎此杜預之邪說孔穎
達從而附會之悖矣且孔援歸父以明不書之故則又謬甚
夫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歸於晉與慙之謀季
氏而如晉一也傳善歸父未有不善慙者其有書有不書歸
父卿也慙非卿也慙非卿曷為書出奔 重公子也杜謂還不

復會而奔故不書非也劉謂不告廟故不書亦未必是也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 注淮水名坻山名

覘曰杜以淮為水名當謂四瀆之淮也炫以為淮坻之韻不切
淮當作淮離齊地水名下稱離亦是齊國水也山無名坻者詩
云宛在水中坻炫以坻為水中之地

孔氏曰古之為韻不甚要切故詩儀河數綵尙得為韻淮坻
相韻何故不可此若齊侯之語容可舉齊地離水此是穆子
在晉何意舉齊地水乎案爾雅小洲曰階小階曰泚小泚曰
坻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故杜以坻為山名案楚子
觀兵於坻箕之山非山乎劉以此規杜失非也

陸氏德明曰案澠是齊水齊侯稱之荀吳既非齊人不應遠
舉離水古韻緩作淮足得無勞改也坻水中高地也

春秋經傳考信卷三之上 昭公

廣雅釋山

臧氏琳曰案說文淮从水佳聲離从水維聲離从糸作聲則
淮離同聲皆與坻韻劉氏以淮非韻而欲改離誤也陸孔不
從劉說是矣但陸以為古韻緩孔以為古韻不甚要切是皆
未知古音孔又引周南葛覃邠柏舟以證亦非終从谷聲數
從羣聲何不要切宋洪适謂漢碑用詩蓼蓼者莪或作蓼儀
或作蓼義則儀義字古聲皆讀若莪與河字正韻而孔氏亦
未之知也有肉如坻當從劉說釋文亦用之下有肉如陵釋
地大阜曰陵與此正相類即有坻箕之山不必單舉以配淮
也正義云酒肉相對多少相似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
水此說猶誤如淮如坻不過取其聲韻之同耳豈真以酒肉

多少配之手拘泥之甚

梁氏玉繩督記曰嚴九能云淮當讀為圍釋名淮圍也圍繞
揚州北界東至海也顏延年詩惜無爵雉化何用充江淮去
國還故里迷門樹蓬萊淮蔡為韻正合古音

證曰攷劉恕通鑑外紀魯昭公十二年晉昭公之元年齊景
公之十七年吳王夷昧之十三年也吳自成十年入州來寢
以強大齊景公所最畏者淮為吳地水苟吳意在服吳因欲
使齊事晉故舉吳地水而言淮從杜坻從劉陸說可據

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 注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
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

春秋經傳考信卷三之上 昭公

廣雅釋地

規曰杜以昔陽為肥國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疑此為都
也下注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復疑肥國取彼肥為
名也炫以為齊在晉東偽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也假道鮮虞
遂入昔陽則昔陽當鮮虞之東也今案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
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
也既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為一安得以昔陽
為肥國之都也昔陽即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累
之城疑是肥名取於彼也肥為小國竟不必遠豈肥名取鉅鹿
之城建都於樂平之縣也十五年荀吳伐鮮虞圍鼓杜云鼓自
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縣炫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即是
鼓都在鮮虞之東南也二十二年傳云晉荀吳使師偽縱者負
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為鼓都斷可知

矣

孔氏曰今杜以昔陽為肥國都是者以傳云遂入昔陽即云
壬午滅肥是因入而滅之故云昔陽肥國都也昔陽既在樂
平沾縣而杜又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相去遠者
以肥是本封之名後遷於昔陽猶若杞國本都陳留後遷緣
陵鄭本都京兆後遷號鄭與此何異且昔陽今屬廉州去下
曲陽道路非遠在中山南一百許里劉炫自云肥之與鼓俱
在曲陽足知肥累城與昔陽不甚懸絕劉意欲破杜乃云樂
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又自云昔陽鼓國都與
肥相近在中山東南是自相矛盾也然鮮虞在北昔陽在南
荀吳意欲滅肥恐肥國防備故從晉之北竟偽欲東南而行
往會齊師故先迴路假道鮮虞南入昔陽如湯之伐桀迂路
從陶出其不意故也且杜君土地例稱有者皆疑辭又且都
縣移動古今不一則晉時樂平沾縣何知不是今之昔陽但
肥都昔陽與鼓相近昔陽非鼓都也劉意好異聞妄規杜過
非也

顧氏炎武曰漢書地理志鉅鹿下曲陽應劭曰晉荀吳滅鼓
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此鼓之都而非肥都其曰在樂平沾縣
尤誤劉炫之辨甚明

高氏士奇曰漢沾縣屬上黨郡晉屬樂平郡地在太行之東
去中山絕遠劉炫是說孔穎達反覆辨之意在回護杜氏輒
轉支離至末後之說仍依然折而入於劉蓋杜見滅肥之文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上

元 廣雅書局

繫於入息陽之下遂疑昔陽為肥都而不復計其乖於滅鼓
之傳今案前後漢志及水經注所稱皆同劉說當從之

江氏永曰鮮虞今直隸真定府新樂縣西南有新市改城俗
名新城鋪其地有鮮虞亭史記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
也今案如索隱說則鮮虞似非白狄別種昔陽今山西平定
州有昔陽城元和志謂之昔陽城也案樂平去新樂三百里
參之道里疑太迥遠今藁城西南亦有昔陽亭水經注謂之
鼓聚與新樂接壤且其地為肥國都劉炫所謂肥鼓並在鉅
鹿昔陽即是鼓都在鮮虞東南似較杜說為的杜於十五年
釋鼓注不誤此年注誤劉炫規之是也隋分藁城地置昔陽
縣尋改為鼓城縣唐以後因之元於鼓城縣置晉州明省鼓
城入晉州然則昔陽者今真定之晉州鼓子之國也非肥都
申曰劉言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即是鼓都在鮮虞之東南以
破杜最為精確此下云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綿臯歸杜
注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十五年傳晉荀吳帥師伐
鮮虞圍鼓杜注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即劉所謂肥鼓並在
鉅鹿者也皆與此注自相矛盾蓋此入昔陽即入鼓也二十
二年傳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
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杜注昔陽故肥子所都如
杜之言肥滅至此已十年負甲者當息於昔陽之城申矣今
息城外其為鼓都也審矣劉說是也

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 注子革鄭丹夕莫見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上

二 廣雅書局

規曰炫以爲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見於王爲下與革語張本
僕析父共子革一人同時見王王與之語則一人並在子革獨
對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若僕析父共子革一人同時見王王與
之語傳應云子革對曰不得直云對故杜以爲右尹子革將
夕故下卽云對事理分明劉妄規杜過非也

申曰今知然者若是子革一人見王則子革對王之語析父
無由而聞王入之後析父謂子革不得曰今與王言如響故
劉以爲二人並在子革獨對此事理之顯然者杜以僕析父
從爲句從讀才用反劉以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九字爲一
句從讀如字竊謂劉說是史記楚世家皆以爲析父對王之

春秋親過考信卷三之上昭公

三

廣雅釋詁

語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正義左傳此對王言是子革
之辭太史公云析父誤也析父時爲王僕見子革對故歎也
昭十二年傳蔡公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杜曰正
僕太子之近官孔曰大僕也周禮下大夫一人故集解引賈
逵注以析父爲楚大夫也襄四年虞人箴曰獸臣司原政告
僕夫則從王於狩亦僕職也故張守節以爲析父時爲王僕
見子革對可證劉說之確成十二年子反曰百官承事朝而
不夕疏云旦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哀十四年傳稱子
我夕晉語稱叔向夕皆謂夕見君也儀禮士冠禮賈公彥疏
無事亦無夕法若夕有事須見君則夕杜於此注曰夕莫見
於子我夕注曰夕視事是杜之舛孔於彼注不駁而於成十

二年傳疏正之曰夕見君與此注一律

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注四國陳蔡二不羹

規曰炫以爲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皙問於范無
宇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
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縱使不羹有
二或當前後遷焉非是並有二也炫謂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
孔氏曰國語是不傳之書何可執以爲真而攻左氏劉雖有
所規未可從也

李氏雲雷曰按賈誼新書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
蔡葉與不羹正合四國之數或是傳文脫葉字

錢氏大昕曰賈子大都篇云楚靈王城陳蔡葉與不羹居數

春秋親過考信卷三之二昭公

三

廣雅釋詁

年陳蔡葉與不羹奉公子棄疾內作難四國者兼葉言之昭
十二年傳稱陳蔡不羹許葉之師葉本許都靈王遷許于城
父故有許葉之稱十一年十二年傳但稱陳蔡不羹而不及
葉者傳寫之脫文

王氏引之曰謹案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與此相應則
無脫文可知楚語曰靈王城陳蔡不羹又曰陳蔡及不羹人
納棄疾史記楚世家亦曰今吾大城陳蔡不羹陳蔡下皆無
葉字豈得盡謂之脫文乎陳蔡不羹實三國故楚語既言三
國又言二城而此言四國者涉上文兩四國字而誤古書作
三四或皆積畫劉說是也特以納棄疾者亦有葉邑之師故
後世傳聞之誤遂謂靈王所城者亦有葉賈子書所云者是

也以十一年杜注考之不羹城在今襄城縣東南陳蔡不羹相距或二三百里或三四百里而今之襄城南距葉縣六十里古葉邑即在葉縣南三十里與襄城東南之不羹城相距不及百里襄城之不羹已大城矣未百里而又城葉無是理也學者當據內外傳以正賈子之誤何反據賈子以疑左氏乎十三年傳言許葉之師者案傳曰棄疾君陳蔡城外屬焉十八年傳曰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則葉固方城外之邑屬於棄疾者葉人之從棄疾宜也奚必靈王所城者而後為用乎且傳不言陳蔡許葉不羹而言陳蔡不羹許葉明陳蔡不羹是靈王所城之大都而許葉則否故先言陳蔡不羹後言許葉而楚語則但言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不言許葉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上

廣雅書局

若謂葉本許都故有許葉之稱則尤非事實十三年傳曰楚子遷許而質許圍故許圍作亂又曰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是許國之師實許圍所召也九年遷許于夷遷方城外人于葉十一年又遷許于荆許與葉皆受蕩析離居之害遂叛靈王而從棄疾故曰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許謂遷荆之許非謂葉也許已遷夷遷荆何得仍謂葉為許乎葉本楚邑自許遷於葉遂謂葉為許九年傳遷許于夷遷方城外人于許杜注曰成十五年許遷于葉因謂之許是也然言許則不言葉矣自許遷夷遷荆而舊所居之葉仍歸於楚而謂之葉後凡言葉公及沈諸梁老于葉皆是也然言葉則不言許矣未聞因葉本許都而稱許葉也假令納棄疾

者但有葉邑之師而無遷荆之許則傳但言葉可矣何必謂之許葉乎許為楚之附庸葉為楚之邑不得合許葉為一以強附於賈子書之葉也

申曰楚語靈王城陳蔡不羹早昭注三國楚別都也魯昭八年楚滅陳使穿封成爲陳公十一年滅蔡使公子棄疾爲蔡公今潁川定陵有東不羹亭襄城有西不羹城以陳蔡不羹爲三國足證韋所見左傳本作三國不作四國是不羹本爲一國證之賈書不羹亦無二城昭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羹杜注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亦未嘗謂不羹爲一國也考漢書地理志潁川郡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今杜云四國陳蔡二不羹不言不羹之東西而強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上

廣雅書局

分爲二國不知其所謂一國者何所據也案水經汝水注汝水又東南逕襄城縣故城南王隱晉書地道記曰楚靈王築汝水又東南逕西不羹故城南春秋左傳昭十二年楚靈王曰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東觀漢記曰車馬騎防增封侯國襄城羹亭千二百五十戶即此亭也然則襄城爲不羹有城有亭也通典州郡七汝州襄城漢舊縣楚靈王所築又有古不羹城在縣西南元和郡縣志汝州襄城縣理廢汝州城即古襄城楚靈所築後漢馮異據之降世祖昭元年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犍樂邾杜注邾屬襄城不羹與邾俱在襄城疑城不羹即是城邾也楚滅陳蔡仍其舊國之名不羹本鄭地鄭國未并於楚不可以言鄭國故舉其地

以名之不義實非國謂之國者以與陳蔡同稱而謂之二國耳說者以四國兼葉言之蓋據賈書靈王城陳蔡葉與不義也案方城在葉乃楚所以禦北方之門戶不應至是而始城然則本三國而作四國者緣誤文非說文也說文十四篇三篇又四段玉裁注此算法之二二如四也一字兩畫均長則三字亦四畫均長今人作篆多誤觀禮四字鄭注曰四當為三書作三四字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聘禮注云朝貢禮純四只鄭志若趙商問四當為三周禮內宰職注天子巡狩禮制幣丈八尺純四狝鄭志若趙商問亦云四當為三劉謂四當為三皆由古字積畫是也襄二十六年苗賁皇曰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杜注四萃四面集攻之孔疏楚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章昭云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致攻之章昭見文為三字而說之使通耳案成十六年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則章據三軍而言非見文為三而說之使通也知言三萃者不誤言四萃者誤此國語文為三傳誤為四之明證也疏家引國語無慮百數十處於劉氏此規乃云國語是不傳之書不可執以攻左氏夫分不義為一非左氏之說乃杜氏之說劉攻杜氏非攻左氏也

十三年夏五月癸亥 注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丙辰後傳終言之經書四月誤

疏曰杜此注經書四月誤案上經注云靈王實以五月死楚人生失靈王本其始禍以赴兩注不同炫以為比以四月歸既歸而王死故以四月弑君赴也

孔氏曰此癸亥之日實在己卯丙辰之後傳先言之者因申亥求王遂言王縊是傳終言之也既以五月統癸亥之日而乙卯丙辰亦是五月之日雖則言有顛倒即合蒙此五月之文也劉炫以為杜非今知不然者以其生失靈王不知死在五月遂以四月始禍言靈王之死是其錯誤之事於文似異義實一也劉以二注文異而規杜氏非也

趙氏訪補注曰今案四月者比歸國之月也春秋之法凡大夫公子反國皆不月而弑君無不月者比歸而王弑故經沒死之月蒙上文比歸為一事見比以篡逆歸而特存其歸國之月以異之杜氏不知筆削之旨故經傳異說

申曰如劉之言經書四月非誤也杜此注誤上經注不誤不明乘共百事不終 注信義不明則乘威不威乘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

規曰杜以信義不明威無可畏則是乘威也不畏威則禮不行是乘禮也無禮則無經無經則無業故百事所以不成炫以此傳四文皆緣上事而致下事其上則事業禮威所致則經序其明傳既言不明乘其自然當云不其乘序不序乘經不經乘事今杜云不明則乘威不威乘禮無禮無經無業杜違言傳孔氏曰今知劉義非者杜以不明乘共不其乘序不序乘經

不經棄事自是傳文分明但傳云百事不終明知非徒棄其棄序其威禮亦棄也杜與傳共為表裏非是違傳劉不解杜意妄為規過謬矣

申曰經序其明傳家四文平列實乃一意相承故終言明其以結經序注家補事業禮威於義亦通然不如劉之周匝十四年猶義也夫注三罪惟蒼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

規曰杜讀此文言猶義也夫言不是義也故言以直傷義謂叔向非是義也炫云直則是義直義為一

孔氏曰義者於事合宜所為得理直者惟無阿曲未能圓通故書云直而濫若直而無濫則非德非義是義之與直二者

春秋規過考信卷之三十一

昭公

不同故上傳云義也夫此傳云猶義也夫於義之下竝云夫夫是疑怪之辭故杜以為非義裁可謂之直矣故仲尼云叔向古之遺直不云遺義是直與義別劉規杜氏非也

臧氏琳曰案上文先云義也夫中言除三惡此又云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則明是以直為義猶隱四年石碯殺其子而傳

云大義滅親也乃杜上注云於義未安此注云以直傷義故重疑之不免刻求古人失聖人表揚之旨劉光伯規之當也

姚氏簡曰以直傷義元凱之論叔向是也而曲護左氏以為疑詞則非左氏正以叔向為義非疑之

王氏引之曰三數叔魚之罪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又殺親益榮猶義也夫謹案曰當為由字之脫誤也猶讀為由字之假

借也古者猶由二字義得通用大戴禮保傅篇猶此觀之莊四年公羊傳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孟子文王猶方百里起猶並與由同家語正論篇載此猶正作由則曰字亦當作由寫者脫一由書耳由義行義也言大義滅親叔向能行

大義不為末減也再言由義也夫所以深嘆美之雜記引孔氏之言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正與由義也夫之文相類杜注失之矣服虔讀滅為咸下屬為句亦不辭由義也夫乃孔子歎美之辭不得屬之眾人而云咸曰也王肅家

語用左傳文而承誤作曰又沿服虔之解而以咸屬下讀於為未下注曰未薄也於或曰非也

申曰當邢侯之殺叔魚與雍子也叔魚鬻獄之事已發雖復生不能全兄弟之愛但舜不能使象不為不仁而能使象

春秋規過考信卷之三十一

昭公

不得有為於其國使叔向以處象之道處鮒則固有不能無憾者何也叔向於歸季孫告宣子曰鮒也能則當爭於宣子曰鮒也詐不可以為政於其求貨告衛人日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則當諫於晉君曰鮒也賄不可以為政如是而叔魚

不攝理必不至於敗即敗亦不至於殺其身顧不出此及其敗也而罪之晚矣叔向處兄弟之道誠有未至然仲尼以為

古之遺直者據邢侯之獄而言也殺親益榮言叔向不以叔魚而辱耳若謂榮名益己聖人之言斷不如此春秋為親者

諱石碯以父不隱子為義叔向以兄不隱弟為義直在義之中不在義之外猶義也夫乃光伯所謂直義為一也信之也

非疑之也

十六年受服歸服 注受服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服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

規曰孔張是大夫也而云受服歸服大夫不得私自出軍自祭私社不得歸服於公焮以爲服亦祭廟之肉

孔氏曰周禮筭屬云祭祀其屬器之屬鄭云屬大蛤飾祭器之屬也屬之器以屬飾因名焉鄭眾云屬可以白器令色

白是屬爲器名祭肉盛之屬器以獻遺人因名祭肉爲服孔張是大夫也故知受服爲君祭以肉賜大夫歸服謂大夫祭

以肉歸於公也故周禮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是在下之祭有歸服之義又傳有成子受服于社前代諸儒皆以

服爲祭社之肉故云皆社之戎祭也劉焮故違傳證以破先儒以爲服亦祭廟之肉以規杜氏文無所出其義非也然大

夫而得歸服於公者謂大夫奉君命以戎事攝祭於社故社直言祭歸肉於公亦不謂家祭也

申曰成十三年傳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燔戎有受服說文一篇示部燔社肉盛之曰屬故謂之服天子所

已親遺同姓春秋傳曰天子使石尚來歸服十篇炙部燔宗廟火執肉天子所以饋同姓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燔焉此左

氏說也杜氏所本公羊定十四年傳天王使石尚來歸服服者何俎實也腥曰服熟曰燔何休解詁禮諸侯朝天子助祭

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穀梁傳服者俎實也祭肉也范甯注服祭肉天子祭畢以之賜同

春秋起過考信卷三之上昭公

无

廣雅書林

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此公穀說也光伯義據公穀

不得謂文無所出案周禮地官掌屬祭祀其屬器之屬鄭注

飾祭器之屬也鄭人職曰凡四方山川用屬器賈疏直云屬器之屬鄭總云祭器之屬不辨宗廟及社稷之器則宗廟社

稷皆用屬飾之與劉說合彼劉子語特因祀戎對舉分而言之未可緣以爲定例也禮記禮器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

孰鄭注郊祭天也大饗禘祭先王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燔沈肉於湯也血腥燔孰遠近備古今也孔彼

疏云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有腥有燔有孰此云郊血是郊有血也郊特牲云毛血告幽全是宗廟有

血也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是三獻有血也周語云禘郊之祀則有全烝是郊祭天有孰也有孰則有腥可知也今

所以各言者皇氏云此據設之先後先薦者設之在先後進者設之居後義當然也熊氏云宗廟之祭無血鄭注論語云

禘祭之禮自血腥始者謂腥肉有血今案詩小雅論宗廟之祭云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嘗則是有用血之明文也

然則祭社稷宗廟之肉皆有腥有孰不得以歸服必爲社祭也周禮春官大祝大師宜于社爾雅釋天起大事動大眾必

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以傳考之閔二年梁餘子養曰師師者受命于廟受服于社成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服于社不敬杜彼注皆以服爲宜社之肉是也若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服時

春秋起過考信卷三之上昭公

无

廣雅書林

王朝茲無出師之事杜何由知非祭廟之肉而以爲祭社之肉乎此上文云喪祭有職下文云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受賑者助祭於公廟受賑於公也歸賑者主祭於家廟歸賑於公也禮記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惟爲社事單出里孔德疏云大夫北面之臣不得自專土地故不得特立社詩頌云百室盈止殺時牲杜故曰百家皇氏曰大夫以下無藉田祭社則上乘之民共之其說是也劉謂大夫不得私自出軍以大夫有民社無歸社則無戎祭明甚自祭私社卽閭胥凡春秋之祭祀聚衆庶者直與黨祭族酬等耳安得歸賑于公平然則受賑歸賑者猶言受胙歸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上

廣雅釋名

昨云爾孔氏知杜說之不可通以爲大夫奉君命以戎事攝祭社故不謂家祭殆通辭乎夏官祭僕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鄭注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既有祭祀必致祭肉於君所謂歸賑也展謂視其牲體數如後司農之說祭僕之受致福乃祭祀先王之廟此正足爲劉說之證孔氏引以證杜適見其矛盾

十八年許遷于白羽 注於傳時白羽改爲析
規曰僖二十五年秦取析襄二十六年釐子云析公奔晉怪僖公襄公之世已有析名

孔氏曰杜以地名經傳不同凡有二義經書未改之名傳以所改實之則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傳云許遷于析實白羽

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傳云會于視其實夾谷是也若經書已改之名則傳亦舉其已改實其未改之號卽此遷許于夷實城父定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郟氏也此四者或經書未改或經書已改傳皆上句舉其已改之名下句實其未改之號凡一地前後二名者非謂經時爲未改之名傳時爲已改之名乃於經傳以前上世之時亦有所改前後之名夫子集史記而爲經上明采簡牘而作傳故杜云於傳時白羽改爲析止謂簡牘之時非上明作傳時也劉規杜氏非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上

昭公 廣雅釋名

申曰此條載昭九年疏實規此年注也釋例土地名第四十四地有二名七十九錯綜其七有經書所改之名則傳以實明之許遷于夷實城父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郟氏之比是也經書未改之名傳發所改爲文而稱經以爲實者許遷于析實白羽公會齊侯于視其實夾谷之比是也皆謂所在之地舊名絕於當時而史記有遺文者也若二名當時並存則直兩文互見黑壤大丘時來之屬是也此皆經傳起事之常猶卿大夫名氏互見非例也案隱八年垂之過傳曰大丘十一年時來之會傳曰邾宣七年黑壤之會傳曰黃父皆一地二名故經傳各異夷與垂葭經傳所書悉同惟此年許遷于白羽如劉之言先名析後名白羽非白羽改名析傳當書許遷于白羽實析今日許遷于析實白羽者以經文核之則白羽其已改之名析其未改之名也此傳家之錯綜經文故云

然夾谷祝其亦當如此

許不專于楚 注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

規曰當時許之於楚更無異望非敢恃舊國不事楚當以畏鄭之故外設備禦不得專心事楚耳

孔氏曰杜以此傳許謂鄭人云余舊國許畏於鄭尚以舊國不肯事鄭明以舊國亦不專心事楚則以為畏鄭不專心事楚苟肯傳文而規杜氏非也

邵氏寶曰時許遷于葉矣以不專心事楚之許而不禮於方有令政之鄭鄭得晉助伐之不難矣此所以欲遷許也

申曰知許之畏鄭者非畏鄭也畏晉之助鄭也下文云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是時子產當國鄭輒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上

昭公

以許之舊國為俘邑正所以言其不得畏鄭耳案經許遷

于白羽杜注自葉遷也畏鄭而樂遷杜明言許畏鄭而遷此言以舊國不專心事楚明亦事鄭孔之難劉非經意也非傳意也亦非注意也

十九年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 注因紡纆連所

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警投繩城外隨之而出

規曰紡謂紡麻作纆為布作纆之法有小繩紀其升纆纆既為

布繩無所用婦人不肯棄之積而留之以此小繩度城而去之

傳言投諸外者當是繫繩城上而投其所垂於外婦人則隨之

而出炫以為惟投繩城外婦人不出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婦人既託於紀鄭則是愛惜身命若投

其身則交 死若惟繫繩城上則身不離城何得言獻諸

不且明知將此婦人而獻之子占鈞對因繩在城而夜繩登焉劉為杜氏作也

釋文裴松之注和志云古人謂藏為去今關中猶有此音

申曰今知然者若是繫繩城上此焚身隨之出則昔人眾目所屬不應都無覺祭聽其繫繩城上之理必如其說齊師當即以前時緣繩登城無由至夜始縋而登知或獻諸子占者

獻此繩也非獻此婦也子占使師夜縋而登者以此繩度城高下長與城等乘夜掩其不備用以繩城與僖三十年燭之

武夜縋而出同謂使師懸縋於城非因繩在城也杜解非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上

昭公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上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上

昭公

義烏陳熙晉撰

二十年丙辰衛侯在平壽丁巳晦公人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

上
規曰丙辰丁巳乃是頻日其事既多不應二日之中并爲此事
玆以爲日誤

孔氏曰今杜不云日誤者以誤在可知故杜不言或傳因簡
牘之辭不復具顯其日月劉規杜氏非也

申日以傳下文有七月戊午朔知丙辰丁巳爲六月之二十
九日三十日也據傳曰公聞亂乘驪自闕門入聞亂者公在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昭公

廣雅書局

平壽聞齊豹殺公孟宗魯之亂也又曰齊侯使公孫青聘于
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
焉遂從諸死鳥聞亂者亦聞齊豹之亂也平壽爲衛下邑必
乘驅而後人聞亂之與爲亂必非一日若齊之於衛路凡千
里衛之亂聞於齊當幾何日自齊而至衛又當幾何日由此
言之齊豹之亂必不在六月明矣五月無丙辰日疑在四月
傳繫日不繫月故劉以爲日誤也孔氏謂誤在可知故杜不
言則劉言是矣非其所是孔之妄也

七音 注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
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七音宮商角徵
羽變宮變徵也

規曰杜既取國語之文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何爲又云自
午及子凡七日乎是杜意以武王爲七日之故而作樂用七音
也違國語之文是杜說謬甚

孔氏曰聲之清濁數不過五而得有七音者終五以外更變
爲之也賈逵注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七律謂七器音也黃鐘
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
蕤賓爲變徵是五聲以外更加變宮變徵爲七音也周語云
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
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故先王貴
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
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星與辰之位皆在北維我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昭公

廣雅書局

姬氏出自天龍則我皇妣大姜之姪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
所在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我大祖后稷之
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
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
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也是
言周樂有七音之意也五位者歲月日辰星之位也三所者
星與日辰之位是一所也歲之所在是二所也月之所在在武
王以殷之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午發師其年歲星在鶉火之
次也其日月合宿于房五度房即天駟之星也日在箕七度
箕於次分在析木之津也日月之會謂之辰斗柄斗前也戊
午後三日得周二月辛酉朔日月合宿于箕十度在斗前一

度是爲辰在斗柄也星在天龍者星于五星爲水星辰星是也天龍卽孛枵次之別名也於是辰星在婺女之宿其分在天龍之宿次也鶉是張星也明是房星也天宿以右旋爲次張翼軫角亢氏房凡七宿是自鶉火至明爲七列宿有七也鶉火在午天龍在子斗柄所建月移一次是自午至于爲南北之揆七同也揆度也度量星之有七同也武王既見天時如此因此以數比合之其數有七也以聲昭明之聲亦宜有七也故以七同其數五聲之外加以變宮變徵也此二變者舊樂無之聲或不會而以律和其聲調和其聲使與五音諧會謂之七音由此也武王始加二變周樂有七音耳以前未有七杜言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者尚書泰誓云戊午王次于河朔又攷誓云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又武成云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受率其旅若林前徒倒戈攻于後以非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是自戊午至甲子七日也杜以尚書國語俱有七義事得兩通故兼而取之劉以爲杜背國語之文而規杜過非也杜氏佑曰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爲正二聲爲變變者和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

昭公

三

廣雅書局

須更以所餘一分析而爲九損其三分之一分乃得四十二分餘九分分之六而後得成變宮之數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其數五十有六餘九分分之八以爲變徵正合相生之法自此又當下生則又餘二分不可損益而其數又窮故立均之法至于是而終焉然而二變但爲和繆已不得爲正聲矣

蔡氏元定曰五聲宮與商商與角角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一故置之而兩三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一聲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爲強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算其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變宮變徵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

韓氏邦奇曰聲所以有一變祇爲黃鐘之角不能接下調大呂之宮故有二變聲之有七自然之數也非聖人以理推排也

李氏光地曰據諸家謂古惟五聲至周始加二變而七又據史記林鐘本位在丑南呂本位在卯應鐘本位在巳以居其衝故在未酉亥之位也然有黃鐘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大簇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

昭公

四

廣雅書局

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此七聲者乃自子至午之律陽氣自始生至於極之數也律紀陽氣而黃鐘一均尤爲聲氣之元故其七聲之用獨與陽氣終始理既如此又伐殷之月日月星辰之躔自天龍子位至於鶉火午位是此七舍者諸曜所經復適值周家受命之符故武王欲以七律應之其言自至騶七列者蓋謂若止於五聲則用不及鶉而止於騶故言自鶉至騶尚有七列必兼而用之然後子午南北之揆與律同七聲合也

吳氏鼎曰通典曰五音相生而獨宮徵有變聲何也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商與角三聲此其無所變者也君就萬務不可執於一方

春秋規過考信卷五之中

五 廣雅書局

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二聲必有變也北齊鄭譯曰漢書律麻志云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鐘爲天始林鐘爲地始太簇爲人始是謂三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冬四時之始是以爲七今若不以一變爲調曲則是缺冬夏之聲四時不備是以每宮須立七調明黃佐樂典曰十二管皆有二調流轉用事律必娶妻故徵代爲宮而變宮爲角呂必生子故商代爲宮而變徵爲角合而奏之內之爲夫婦母子之道也黃鐘既以宮倡太簇復以宮和分而序之外之爲君臣之道也案諸家之論一變各說不同要皆從既有二變之後旁引曲證以明二變之不可去若從未有二變之先順損益相生之序以觀聲之何以有變而變之何

以止于二則諸家尚未有的解也嘗試言之審音必先分度度者何正宮之度倍宮之度半宮之度是已假如以九寸爲正宮之度則由九寸以上至一十九寸皆倍宮之度由四寸半以下爲半宮之度度既分矣然後準度以生聲今且以正宮之度言之宮下生徵徵何不下生商而有不可者下生之商已入半宮之度也入半宮之度則商爲半聲而非正聲矣徵上生商商何不上生羽而有不可者上生之羽已入倍宮之度也入倍宮之度則羽爲倍聲而非正聲矣循此推之三分損一以上生三分益一以下生一上一下相間成聲無非欲合正宮之度唯其然故變宮緣之以起變徵緣之以終其緣之以起者則以一下一上而角聲所生尚有其位在正

春秋規過考信卷五之中

六 廣雅書局

宮之度也如使不在正宮之度則先無變宮安有變徵其緣之以終者則以一下一上而變徵所生已無其位位入半宮之度也如使不入半宮之度則既有變徵何妨又有變角此以知母下生者子上生母上生者子下生一下一上之交不容忽焉中斷固有可生者仍聽其生此徵商羽角之外所以有變宮變徵也一下一上之交又不容忽焉易轍故或重下生或重上生者俱不準其生此變宮變徵之外所以無變商變羽變角也若其所以名之爲變宮變徵者蓋以角所生聲比於宮故名變宮變宮所生者聲比於徵故名變徵比則不能獨立故音不過乎五變則不可亂真故音不止於五也申曰漢書律麻志書曰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

內五言女聽安溪李氏曰琴七音之清濁皆始於人聲故曰
七始也詠即舜典所謂歌詠言者而五言五音故曰五言雖
有七始究亦五音也名之以宮名之以商是也下所謂七始
者以音言也逐字而名之以宮名之以商是也變宮變徵不
為調故聲止於五若歌奏而有清濁高下之音則七音備焉
故始究於七七始之音歌詠言者用之而八音取法焉其音
有清濁高下則有開發收閉故曰詠以出納五言也如班志
所言則虞書已包七音不始於周也春官小胥疏引服注云
七律為七器音黃鐘為宮林鐘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
洗為角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杜云周武王伐紂自午及
子凡七日本周語韋昭注劉云樂用七音非為七日之故以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

昭公

七

廣雅書局

為違國語之文足正杜謬此晏子曰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
類四物五聲七音九歌以相成也昭二十五年子太叔曰為
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然則七音猶九歌八風云爾
二十一年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 注鮑國歸費
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為鮑國七牢
規曰杜以周禮掌客云上公饗餼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以
諸侯牢禮各以其命數卿大夫來者亦當牢禮如其命數計鮑
國齊卿不過三命於法當三牢而魯人失禮為鮑國七牢也下
云加四為十一知本七也炫案聘禮使卿主國待之饗餼五牢
則臣之牢禮不依命數鄭注掌客爵卿五牢爵大夫三牢爵士
大牢鮑國禮當五牢加三牢耳

孔氏曰杜以掌客諸侯牢禮各依命數以卿大夫无文故杜
據諸侯言之不謂卿大夫以下亦依命數而劉以規杜非也
申曰儀禮聘禮大夫奠雁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君使
卿韋弁歸饗餼五牢秋官掌客鄭注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
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賈疏依命公侯伯卿三
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并有大
國孤一人四命是從孤已下通一命不命有五等若以此命
數五等為之參差難可等級略於臣用爵而已杜最疏於禮
劉君據聘禮及掌客注規之當矣

二十三年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注不書楚

楚不戰也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

昭公

八

廣雅書局

規曰服虔云不書楚楚諱敗不告炫用服虔義
孔氏曰杜知楚不戰者以傳云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先犯
胡沈與陳三國敗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師譏而從之
三國奔是戰于雞父之時先犯胡沈陳後破許蔡頓也六國
既陳戰敗而奔下傳始云楚師大奔是六國敗後楚師怖懼
不得成陳望風而奔故傳云不言戰楚未陳杜云不書楚楚
不戰劉云楚諱敗不告然必其楚八來告客或諱敗若吳
人來告豈代楚諱乎劉違背傳文而規杜非也
賈氏遂曰不國國書師惡其同役而不同心 孔氏曰案隱十
年宋人蔡人衛
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傳曰不和而敗亦是同役而不
同心彼既不變其文此何當變文以見義乎賈之妄
又曰泓之戰譏宋襄故書明鄆陵之戰譏楚子故書晦雞父

之戰夷之故不書晦釋例終篇左氏既無此說案辨父之戰經傳倚詳其例非夷之實晦戰而經不以晦示衰敗

劉氏權衡曰傳曰楚師大奔又曰不言戰楚未陳也此乃正當從未陳而敗之例不書戰而已不書楚何哉杜云不書楚楚不戰也非也

證曰傳稱不言戰楚未陳謂不書戰非謂不書楚也此杜之借傳文以逞臆說如劉此言楚不告吳必告春秋非楚史據實而書何諱之有若謂楚不書不與楚以主諸侯則昭四年經書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即此六國之師也又何以書竊以為諸說皆非也何者雜父楚地近州來書雜父知吳之伐州來也書頓胡沈於蔡陳許之上知

其為君與大夫也書吳敗頓胡沈之師于雜父則諸國之從楚而敗知楚師之敗也言楚則雜父不見言雜父則楚見此書法之聖也

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注自京入尹氏之邑規曰炫以為前年王師已克子朝從京入郊郊潰不知子朝所在

孔氏曰知自京入尹者以前年子朝在京王師雖毀其西南不言克京又今年二師圍郊不言子朝在郊故云自京入尹劉炫規杜非也

申曰去年十二月辛丑伐京毀其西南杜注京子朝所在今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潰杜注郊郭二邑

皆子朝所得若果子朝在京當圍京不當圍郊郭也郊郭二邑皆潰但言圍郊子朝在郊不在郭也劉規是杜護注家非是顧亭林云唐石經毀其西南下有子朝奔郊四字其杜本所無劉本有之邪

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注國雖存君死曰滅大夫生死通曰獲規曰傳言舍胡沈之囚使曰吾君死矣是胡沈之君死稱滅也釋例曰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當與社稷宗廟其存亡者也而見獲於敵國雖存若亡死之與生皆與滅同故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諸以戰傷死雖敗績而不見擒故經皆不曰滅則杜意國君生見獲亦書為滅也炫謂此胡沈之君戰死故言滅也春秋君戰生見獲者皆言以歸不書滅何得言雖存若亡皆為滅公羊傳曰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以為君死曰滅生日以歸韓戰貶晉侯從大夫例故書獲

孔氏曰今知非者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定六年鄭游速滅許以許男斯歸是君存稱滅劉炫以為生獲於敵但言以歸不得稱滅規杜非也但君存國滅則滅文在上滅譚滅許是也國存君死則滅文在下胡子沈子是也

申曰胡子髡沈子逞陳夏齧皆死於戰而書滅書獲不同故曰君臣之辭杜解本之公羊不誤劉規釋例非規集解也何休曰據蔡公孫歸生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國言滅君言殺

休曰據蔡公孫歸生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國言滅君言殺

又獲晉侯言獲此陳夏鬻亦言獲君大夫無別大夫不世故
不別死位據荆敗蔡侯於莘以蔡侯獻舞歸不言獲疏曰君
死於位曰滅者即此胡子髡沈子楹是也生得曰獲者即獲
晉侯是也大夫死曰獲者即此獲陳夏鬻及哀十一年獲齊
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華元是也獲
晉侯戍鄆子之徒皆戍獲之文在上今髡楹之滅滅文在下
者以其死戰當合加禮劉規本之何休與杜此解無異案沈
滅於定十四年胡國未滅可知集解曰國雖存君死者是矣
乃釋例則曰國君見獲於敵國雖存若亡與集解自相牴牾
劉云君生見獲者皆言以歸不書滅者得之以死而言則君
曰滅大夫曰獲以生而言則君大夫皆可稱獲劉云韓戰敗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 昭公 十一 廣雅釋詁

晉侯從大夫例書獲如彼言哀九年宋取鄭師于雍丘以郝
張與鄭羅歸亦將從諸侯例乎恐非也釋例土地名小國地
昭四年胡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文三年沈汝南平輿縣北有
沈亭孔氏辭則非劉意實非杜

二十四年同德度義 注度謀也言惟同心同德則能謀義
規曰案孔安國云德鈞則秉義者疆甚弘此言取彼為說必其
與彼德同乃度義之勝負但使德勝不畏彼疆故即引泰誓而
勸其務德杜為不見古文故致有此謬

孔氏曰彼尚書之文論兩敵對戰揆度有義者疆此論甘氏
又往既不能同德何能度義屬意有異與書義不同劉以為
杜違尚書之文而規其過非也

王氏鳴盛曰左氏度字本謀度之度今作揆度之度同力度
德猶可解同德度義便不可解矣而孔傳乃疆為之解曰德
鈞則秉義者疆夫德既鈞矣又何謂之秉義乎豈義在德之
外更居德之上乎豈紂與武之德鈞而武獨為秉義者乎玆
反據偽傳以詆杜之非穎達又駁劉注以證杜之是劉孔皆
不幸生偽古文之後為此噫噫耳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 昭公 十一 廣雅釋詁

勝不畏彼疆則又岐偽孔之說而益其謬
紂有億兆夷人 注言紂眾億兆兼有四夷
規曰孔安國云夷人謂平人杜為夷狄之人者為過
孔氏曰案四年傳曰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孔杜各自為
義其意俱通劉玆以規其短非也

林氏之奇曰夷人者言是億兆之人紂皆與之同惡相濟視
若等夷也然皆人各有心不足恃也
錢氏時曰夷傷也紂作威殺戮毒痛四海雖有億兆之眾大
抵皆夷傷之人耳

釋曰管子法禁篇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
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並

無夷字孔氏書秦誓疏曰昭二十四年左傳此文服虔杜以夷人爲夷狄之人卽如彼言惟云億兆夷人則受率其若林卽曾無華夏人矣攷傳訓爲平平人爲凡人言其智齊識見同益用劉說案服氏以夷人爲夷狄之人杜依用但言紂億兆兼有四夷亦非其義據墨子非命篇引秦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日我民有命毋侮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又上篇天志中篇俱引此數語略有不同其爲古秦誓之語無疑蓋武王以紂夷之居故謂億兆爲夷狄之人今僞古文秦誓乃從傳文錄此四句故僞孔訓爲平人耳杜劉孔俱未深考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昭公

注逸詩車轄詩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昭公

注逸詩車轄詩

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爲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

規曰昭子賦車轄不爲逆女新宮非婚姻之事

孔氏曰杜以下云逆女故知爲逆女而賦以車轄之詩皆論

逆女之事猶如季文子如宋致女還賦韓奕之詩而劉炫以

規杜過然新宮旣亡焉知非是親好苟生異見於義非也

儀禮燕禮第六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鄭康成注新

宮小雅逸篇也管之入三成謂三終也賈公彥疏知在小雅

者以配鹿鳴而言鹿鳴是小雅明新宮小雅可知

又大射禮第七乃管新宮三終注管謂吹簫以播新宮之樂

其篇亡其義未聞疏以其堂下詩故與由庚出儀之等同亡

但上由庚出儀之等有序無詩同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此則辭義俱亡

陳氏廷敬曰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鄉飲酒燕禮之笙詩也遭戰國及秦亂亡朱子曰非亡也蓋有聲而無辭者也鄭氏謂新宮辭義皆亡按笙詩在笙中吹之則下管之詩亦在管中吹之其有聲無辭與六篇同也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新宮之詩或別有其辭非下管所吹之聲也孔子刪之耳是以朱子又疑以爲斯干之詩而未敢必也孔氏謂自宋公賦新宮至孔子時三十餘年而新宮逸亡夫新宮之詩儀禮所用之詩非他詩比也禮樂莫備於魯魯豈有遺詩邪假令魯詩固有遺者此儀禮所用之詩豈有求而不得者邪多聞博學如孔子豈有不求得者邪且三十年未久也行於天下者猶在人口而今遂亡之其可信邪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昭公

注逸詩車轄詩

釋曰燕禮新宮以配鹿鳴雖辭義俱亡以鹿鳴準之必非昏

姻之事可知劉以宋公之賦新宮非昏姻之事遂云昭子之

賦車牽亦不爲逆女恐未必然蓋宋公以昭子往聘而享之

謂新宮不爲逆女而賦可也今案車牽五章全屬婚姻之語

昭子時爲季孫逆宋公女豈得不爲逆女而賦乎杜據詩序

最當劉說於義爲短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 注日月星辰天之明也高下剛柔地之

性也

規曰杜以為日月星辰者以下傳云為父子兄弟昏媾姻亞以象天明若眾星之其北辰故知天明日月星也杜知高下剛柔地之性者以下傳云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則君高臣下臣柔君剛地義則地之性也不備顯刑罰威獄溫慈惠和具載其文孔氏曰覆云則天之明是天以明為常因地之性則地以性為義是天以光明為常義地以剛柔為常義義謂義理性謂本性言天地性義有常可以為法故民法之而為禮也傳文上下其理分明人法天地其事多種杜以天明地義舉髮而言故不備顯刑罰威獄溫慈惠和劉炫責杜不具載其文而規其過非也此傳文天言則地言因者民見地有宜利因取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三之中昭公

五 廣雅書局集

而法效之因亦則之義也既言天之經不可復言地之經故變文稱義既言則天之明不可復言則地之性故變文言因因之與則互相通也正是變文使相辟耳

釋曰古人立言有序上下相承以意不以辭必沾沾以章句繩之抑末矣即如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二語證之上文則曰天經地義又曰天地之經民實則之不必盡符合也下文為君臣上下則以地義先言地而後言天為父子以下至生殖長育俱是則天之明豈能文必遞承字皆對舉乎杜以日月星辰為天明高下剛柔為地性只就本文言之並非逆探下文而為之解劉之此規何其迂滯之甚也

齊侯圍鄆 注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入自服不成圍

規曰經書取鄆而傳言圍鄆故云鄆人自服不成圍以傳云書取言易也故賈為此解杜從之也炫以為此時圍鄆而未得明年方始取之經即因圍書取傳言實圍之日非自服也

孔氏曰今知非者案二十六年公圍成亦是圍而不得而書圍此若圍鄆不得何以不書圍案元年伐莒取鄆書取不言伐此圍鄆取鄆亦書取不言圍其義正同劉何知此年圍鄆未服鄆若未服經何得書取苟出曾臆而規杜氏非也

申曰傳昭二十五年十二月庚辰圍鄆二十六年正月庚申取鄆凡三十一日疏引服虔以為往年齊侯取鄆實圍鄆耳經於圍書取傳實其事故於是言取鄆所本也杜據賈說劉據服說證以傳文服說於義為長故劉不從賈而從服若苟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三之中昭公

六 廣雅書局集

出曾臆也孔氏非其規杜非也

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注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

規曰杜上注云子朝來告晚何為此注又云王入乃告諸侯二注不同將為杜失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杜意王入乃告謂王入之後子朝乃告杜以傳云癸酉王入于成周癸未王入于莊宮始云王子朝使告諸侯是王入之後子朝告諸侯也劉以為王入乃告據王告諸侯而規杜失非也

申曰杜上注非此注是也一事而二注異劉之此規即起元凱於今日亦無以相難矣孔氏依違其間不亦惑乎

萬民弗忍居王于旻一注不忍害王也

規曰案周本紀民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于彘周語又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知之乃以其子代宣王言代王則國人謂是宣王國語雖不言殺必殺之矣國人相與襲王王既奔免得王子而殺之若得厲王亦應不赦而杜云不忍害王未必然也當謂不忍者不能忍王之虐也

孔氏曰下云居王于彘是以理居處厲王于彘若其必欲殺王應云王奔于彘劉以為不忍者不堪忍王惡案周語但云求王子不云求殺之是益橫周語之文而規杜過非也

顧氏炎武曰劉炫曰不忍王之虐也杜解非

申曰周語曰厲王虐國人莫敢言乃流王子于彘居即居所流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

昭公

七

廣雅釋詁

之地孔氏謂以理居處謬矣周語又曰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曰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為憚而怒我乎乃以其子代宣王韋昭注殺王子令國人得殺之也若其不殺何以云代國人不顧王子何有於王汲郡古文厲王十二年王亡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則竟代之矣劉說極確孔氏非之母乃厚誣然書五子之歌因民弗忍疏云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惡實用劉說益孔以非杜為非非以其說為非也周語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戒于商牧義與此同

矯誣先王 注先王謂景王

規曰杜以先王為景王炫以為先王先世之王

孔氏曰杜以先王為景王當謂矯景之命立猛耳言矯誣是矯詐誣罔猶今矯稱詔敕若先世之王去此久遠不得有立猛之事子朝何得稱矯誣之乎又傳云于景之命故杜謂景王劉規杜氏非也

申曰孔以矯誣先王謂矯景之命立猛引傳于景之命證杜之解是不然考二十二年疏賈逵以為太子壽卒景王不立適子鄭眾以為壽卒王命猛代之後欲廢猛立朝耳服虔以賈為然杜今從鄭說者二十六年傳閔子馬云子朝于景之命則景有命矣若不命猛更命誰乎若子朝子猛並未命俱是庶子朝年又長於次當立自求為嗣宜矣劉盆何以惡其為亂而欲去之若俱未被立王命為嗣則莫敢不從何須將殺單劉以立朝也杜以此知太子壽卒王立子猛為適其後復欲立子朝而王意未定據此而言景王命猛不命朝單劉順景命子朝犯景命安得謂之矯誣乎故知先王是先世之王非景王也案下文稱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上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開先王注開錯先王之制疏先王先世之王此子朝之母必賤於猛母故專言立長之義不言母之貴賤夫子朝以景王為立愛以贊劉為贊私則此矯誣先王與先王之命以開先王一例謂矯誣先王立長之命也杜孔與上下文所說自相抵牾劉說是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

昭公

六

廣雅釋詁

二十七年使宰獻而請安 注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

大夫使宰為主獻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

規曰案燕禮司正洗角解南而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鳴令

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

彼是請賓使自安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主

人使司正請安于賓服虔亦然杜今云齊侯請自安非也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案鄉飲酒禮賓主相敵主人亦請安于

賓然則齊侯與公敵體安賓乃是常事何須傳載其文以見

卑公之義明是齊侯請欲自安不在其坐明慢公之甚劉不

審思此理用燕禮請安之義而規杜非也

顧氏炎武司燕禮曰正命卿大夫以安皆享臣下之禮卑公

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

昭公

惠氏士奇曰燕禮正歌備饗禮終司正西階上命卿大夫君

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於是說履升席坐乃安

未安以前立行饗禮既安以後坐行燕禮

惠氏棟曰案管子幼官篇云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

夫以為廷安齊君飲昭公酒故使宰獻而乃用廷安之禮非

卑公也

凌氏廷堪曰凡燕禮使宰夫為主人食禮公自為主人案燕

禮主人亦升自西階注主人宰夫也宰夫太宰之屬掌賓客

之獻飲食者也君於其臣雖為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抗禮

也天子膳夫為獻主疏云按禮記燕義云宰夫為獻主是也

大射之先行燕禮亦然是燕禮使宰夫為主人也公食大夫

禮公如賓服迎賓於大門外入門升階拜至設饌皆公與賓

行禮是食禮公自為主人也公設正饌之醢醬加饌之飯梁

皆宰夫授之以下皆宰夫與士設之則食重於燕可知又聘

禮記燕則宰夫獻注為主人代公獻然則燕異國之臣亦宰

夫為主人也蓋君與臣行禮不敵故使宰夫獻若兩君相燕

亦自為主人如昭十二年左氏傳晉侯以齊侯晏是也使宰

獻而請安昭公失國齊侯不以兩君之禮待之矣

申曰齊侯與公敵體飲酒當自為主人親獻不當使宰為

主人代獻請安者請宰請安於公非齊侯請自安也劉據燕

禮糾杜當矣孔以鄉飲酒禮賓主相敵亦得安賓謂不足以

見齊侯卑公之義則牽強之甚者何則燕禮者諸侯享卿大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

昭公

夫之禮鄉飲酒者卿大夫享士之禮燕禮司正命卿大夫君

曰以我安鄉飲酒禮主人曰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蓋卿大

夫卑於諸侯士卑於卿大夫故尊者皆不自為主人使司正

請安於賓其非賓主相敵一也杜最疏於禮故所言多舛逆

劉依服義絕精

二十九年木正日句芒注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

也

規曰賈逵云總言萬物句芒非專木生如句杜誤耳木正順春

萬物始生句而有芒角杜不取賈義而獨舉於木

孔氏曰杜獨言木者以木為其主且木比萬物芒角為甚故

舉木而言劉以規杜非也

釋曰劉以賈云總言萬物句芒杜不應獨言木其義非也草木可以言句芒萬物不可以言句芒且此言五行非言萬物說文六篇木部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句芒為木官之長舉木而凡物之句有芒角者皆以木統之矣月令季春之月句者畢出萌者盡達鄭注句屈生者芒而直日萌似即洪範木曰曲直之意句芒主木與下文祝融主火蓐收主金句冥主水后土主土一例劉之此言未足規杜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注烈山氏神農世諸侯

規曰魯語及祭法皆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殖百穀故祀以為稷言有天下則是天子矣杜注不得為諸侯也賈逵鄭氏皆云烈山炎帝之號炫以為烈山氏即神農非諸侯此及魯語皆云其子曰柱祭法云農者蓋柱是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為稷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

昭公 三十一 廣雅書局印

孔氏曰杜言神農世為諸侯者案帝王世紀神農本起烈山然則初封烈山為諸侯後為天子猶帝堯初為唐侯然也若然烈山即神農而云神農世為諸侯者案世紀神農為君總有八世至榆罔而滅亦稱神農氏是摠號神農也故烈山氏得於神農之世為諸侯後為神農也劉以規杜非也

汪氏中日周官大卜掌三易一曰連山鄭注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其言望文生義始失之矣連山即烈山春秋昭二十九年傳有烈山氏祭法謂之厲山皆語之轉杜子春以連山為宓戲杜預以烈山為神農世諸侯章昭以厲山為炎帝

之號三說不同章義為允

申曰韋昭魯語注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烈山蓋本賈氏祭法作厲山鄭注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光伯義循賈鄭是也帝王世紀不傳今以易禮正義史記索隱五行大義初學記太平御覽所引證之神農氏母曰任姒有蟠氏之女名女登為少典妃遊於華陽有龍首感之生神農於蒙羊山長於姜水因以氏焉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作耒耜始教民耕農故號神農一號魁隗氏是謂農皇又曰連山氏又曰烈山氏神農氏本起於烈山或時稱之是世紀以烈山神農為一與劉說合不得如杜所言烈山氏得於神農之世為諸侯也孔以非劉實證杜失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

昭公 三十一 廣雅書局印

三十二年崇文德焉。注作成周遷殷民以為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

規曰炫以為崇文德之教

孔氏曰杜知作成周為崇文王之德者以上傳云微文武之福即云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崇文德故以為崇文王之德劉炫以規杜非也

齊氏召南曰按東都之作專為會朝則崇文德乃對武功言不必曰崇文王之德也

申曰孔以上傳云微文武之福為崇文王之德必如所言當云崇文武之德不當云崇文王之德下文云今我欲微福假靈于成王當日天子於文武成王並云微福此蓋以合諸侯

於東都爲崇文德之教也劉說思未可非考詩周頌秉文之德毛傳執文德之人也鄭箋濟濟之眾士皆執行文王之德孔彼疏云以朝廷之臣親受文王之化故言秉文之德同傳於箋誤亦類此

定公

元年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注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大田并見燒也爾雅廣平曰陸規曰案爾雅高平曰陸杜言廣平者非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

定公

廣雅書局

孔氏曰禹貢云導河積石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孔安國云大陸澤名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郭璞云今鉅鹿北廣河澤孫炎曰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爲是也計鉅鹿之城與周相去千有餘里魏子不應往彼田獵吳澤在修武縣北還卒於甯甯即修武城是也當是荒蕪之地故亦以大陸名焉引爾雅以證平地皆名陸也杜以吳澤之地地下寬平故以廣平言之非是不見爾雅劉君以爾雅而規杜氏非水經汾水注汾水地爲鄆澤廣雅曰水自汾出爲汾陂東西四里南北十餘里陂南接鄆地理志曰九澤在北并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又名之曰漚洩之澤俗謂之鄆城泊漢大原郡鄆九澤在北是爲鄆餘祿并州藪也晉大夫司馬彌牟邑又清水注清水又東南流吳澤陂水注之水上承吳陂于修武縣故城西北修武故甯也亦曰南陽矣馬季長曰晉地自

朝歌以北至中山爲東陽朝歌以南至軹爲南陽故應劭地理風俗記云河內殷國也周名之爲南陽又曰晉始故南陽今南陽城是也秦始皇改曰修武魏獻子田大陸還卒於甯是也大陸即吳澤矣魏土地記曰修武城西北二十里有吳澤水陂南北二十許里東西三十里

又濁漳水注衡水又北逕鉅鹿縣故城東應劭曰鹿者林之大者也尚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鄭予注尚書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自甯迄于鉅鹿出于東北皆爲大陸語之纏絡厥勢眇矣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

定公

廣雅書局

又淇水注淇水又東右合泉源水其水南流東屈逕朝歌城南晉書地道記曰水沫邑也殷王武丁始遷居之爲殷都也紂都在禹貢冀州大陸之野即此矣孫氏星衍曰大陸班氏固以爲鉅鹿疑非也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晉之大陸又云趙之鉅鹿則周秦以前人皆不以大陸爲鉅鹿左氏定元年魏獻子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注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水經淇水注引晉書地道記曰朝歌城本沫邑也紂都在冀州大陸之野即此矣則此大陸即魏獻子所田之處案修武今河南縣與成皋接界是大陸在河南懷慶府境去直隸之鉅鹿絕遠水經濁漳水注爲調停其說云自甯迄於鉅鹿出於東北皆爲大陸案釋地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陸當是高平之士不合以鉅鹿當之申曰杜以吳澤陂爲大陸其地近甯故爲此說爾雅釋地

平日原高平日陸大陸日阜說文十四篇言大陸山無石者
象形以地高而平也引作廣平杜之誤孔必為杜掩過以其
地下寬平漢書郊祀志河湓泉陸顏師古注泉水旁地廣平
日陸孔氏疏禹貢仍稱爾雅廣平日陸皆沿杜誤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注无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

規曰杜以長麻校之知癸巳是正月七日故云書二月從赴也
炫以為諸侯五月而葬下云六月葬陳惠公則陳侯卒在一月
以為日誤

孔氏曰知非日誤者以崩薨之事皆以赴為文故平王崩赴
以庚戌陳侯卒赴以甲戌己丑杜依大例而言故云從赴劉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

定公

三

廣雅書局集

規杜氏今知非者但諸侯雖五月而葬春秋之時或緩或速
无復常準此陳侯之葬事既无傳何知必五月而葬妄以杜
為失其義非也

證曰釋例長麻第四十五定公四年乙未正月丁亥火二月
丁巳大推癸巳為正月七日據桓十二年八月壬辰陳侯躍
卒杜注壬辰七月二十三日書於八月從赴正義曰上有七
月書於八月下如此類者注皆謂之日誤今云從赴者以其
終不可通殆欲兩解故也蓋杜變日誤之例為從赴故劉規
之云爾攷長麻定二年閏五月是年閏十月若三年有閏則
是年二月有癸巳疑杜置閏之誤非日誤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鼈注召諸侯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復

稱公者會盟異處故

規曰杜云會盟異處故復稱公案襄三十五年盟重丘亦是會
盟異處何以不言公

孔氏曰書經之例諸侯先會而後盟皆前月而後凡此其盟
者還是前會之諸侯前已麻序故於此總言之也僖二十九
年王子虎與諸侯盟于翟泉貶之稱人此劉子得與諸侯盟
者楚僭號稱王不事天子諸侯會而侵楚將以尊崇王室傳
言劉文公合諸侯是天子敕之使盟也劉炫規杜今剛定知
非者但會盟異處理合稱公重丘不書公史官自略耳以此
規杜非也

申曰孔以重丘不書公為史官自略則是史有詳略非例有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

定公

三

廣雅書局集

異同也其非以會盟異處而復稱公明矣疏家扶杜抑劉仍
轉而入於劉氏之說何邪

社稷不動祝不出竟注社稷動謂國遷

規曰國遷惟在竟內何得云祝不出竟社稷動謂軍行

孔氏曰軍行惟有社無稷今社稷俱動故知謂國遷劉以規
杜非也

惠氏棟曰劉以社稷動為軍行是也杜注非

申曰下文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與
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反正相應攷之周禮春官大祝大師設
軍社則前祝鄭司農說設軍社以春秋傳曰所謂君以師行
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者也軍行有社無稷云社稷者便文爾

七年九月大雩 注無傳過也

規曰案賈逵云旱也杜以春秋旱雩傳皆發之言旱此傳無旱文故謂之過如賈之所言前既有雩後又有雩旱可知不須發傳

孔氏曰若然昭二十五年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一月兩雩旱亦可知何須發傳言旱甚也劉以賈言規杜非也蓋時有小旱故傳不言旱未應合雩故杜云過也

崔氏子方曰雩者求雨之祭春秋之例於雩而得雨則書雩雩而不得雨則書不雨為災則書旱故於書雩之年未嘗書旱與不雨書旱與不雨之年未嘗書雩也其例蓋於雩之月而雨則以月志雩于雩之時而雨則以時志雩於雩而不雨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 定公

三

廣雅釋詁

則以時志不雨於踰時而不雨則又各以首月志不雨則自某月不雨至于某月者志實不雨而已非志雩而不得雨者也

惠氏士奇曰禮有雩祭祭水旱也周官大祝有祭無雩蓋言祭則兼雩言雩不兼祭故春秋不書祭而書雩禮有六雩山川日月星辰雩則惟為旱禱

申曰桓五年傳云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故杜以為過釋例郊雩烝嘗例第二十四過則書者謂非其時非其祀不旱而雩之類是也始夏而雩者謂純陽用事防有旱災而祈之也至於四時

之雩則又用此禮而來雨傳曰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

雨至於五月不日旱不為災也然則雖書不雨必須將為災

然後得雩常事不書諸書雩而傳不以旱釋之者皆過雩也經書過雩則與旱雩不別故傳皆發之上辛季辛一月之中再雩釋其旱甚明皆得禮也案春秋書大雩二十一凡書秋

者二十書冬者一夏雩常祭不書於經襄五年秋大雩八年秋九月大雩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昭三年二十四年八月大雩六年十六年九月大雩傳並云旱也二十五年秋七月

大雩傳云旱甚也雩者旱祭旱而雩雩而雨故不發傳言旱何過之有劉以賈言規杜是也

八月公會晉師于瓦 注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略之規曰案宣元年公會晉師于棗林伐鄭杜云趙盾稱師取於師會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 定公

三

廣雅釋詁

故稱師何知此非亦以師會故稱師而云禮不敵公略稱師乎孔氏曰今知不然者以宣元年諸侯俱在又文連伐鄭故言師會此則公之獨會晉師又無征伐之事劉以此與宣元年並取於師會以規杜氏非也

孫氏復曰晉師救我故公會于瓦 陳氏傅良曰不日會士鞅曰會晉師重師也 申曰經文連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傳言晉士鞅趙鞅荀寅

救我所會晉師即救我之師也何謂無征伐之事乎劉規杜氏是也 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注五氏晉地不書伐者諱伐盟

主以次告

規曰傳言齊侯伐晉夷儀乃與衛侯次于五氏次既告則伐亦應告故杜以爲誨伐盟主直以次告炫以爲不告伐故不書

孔氏曰知非不告伐故不書若若全不告魯容可不以伐告今既以次告魯何意告次不告伐明以衛新叛晉又魯與晉親故恥以伐告惟告次耳劉以規杜氏非也

證曰齊衛伐晉之師書次者一此年五氏之次傳稱齊侯伐晉夷儀厥後垂葭之次傳稱齊侯使師伐晉乃伐河內夫既已伐之矣而經乃書次者伐不終伐書其實也當是時衛叛晉事齊齊爲衛伐晉魯尚親晉上年齊使國夏伐魯方藉口伐晉以懼魯明年魯及齊平至哀元年魯亦與齊伐晉矣何諱伐盟主之有斷無告次不告伐之理杜劉之說皆非

也且告次則不告伐告伐則不告次言有彼此旨無異同均爲過矣所規又安在平釋例土地名晉地定九年五氏寒氏二名闕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 定公

廣雅書局

得用焉曰獲 注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爲田獲俘爲戰獲規曰案春秋書獲惟有囚俘囚俘不可以爲器物除囚俘之外惟有獲麟炫以爲得用焉曰獲謂得此可用爲器之物謂之爲獲麟皮亦堪爲器若麟之皮角之屬杜解爲非

孔氏曰器用者謂器物可爲人用凡獲此器物之用者謂之爲得也得用者謂將此器用以得於物焉謂之爲獲麟爲靈獸帝王所重不可以鳳羽麟皮以飾器物劉規杜氏非也姚氏曰器用必待人而後用焉者謂能自動用其身焉

者也人民牛馬獲麟皆是申曰釋例得獲例第三十八獲得也得亦獲也實同而文異故假其異文以別事器用亦于人可爲人用者得用焉曰獲謂用諸侯以有所獲也又繫于器用曰獲則凡以器而獲皆在用例敵國交兵亦有兵器之獲頗爲詳晰似勝此解劉之此規以囚俘不可以爲器物杜但當言麟不當言俘也麟皮爲器乃借麟喻獸引伸注家之意非與杜解有異也疏家以此非劉直是違杜孔融與諸卿書曰若子所執以爲郊天之鼓必當麒麟之皮也是用孝經必用曾子家竹簡也後儒多以鄭康成之說爲詭病然康成諸經箋注並無此說孫氏星衍曰漢書王莽傳冠麟韋之弁李奇注謂鹿皮冠說文謂麟爲大牝鹿與麒麟字異知是鹿皮鼓耳釋例獲例無來儀之文而賈穎曰書稱鳳凰來儀今麟不言來非外麟也春秋據其得不見其來故但曰獲若必以內外爲義則虞舜奚獨外鳳乎孔以鳳羽襯麟皮本此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 定公

廣雅書局

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 注城謂夷儀也帥謂東郭書規曰杜見傳言帥賤則云是東郭書炫案上伐夷儀乃齊侯親兵所陳東郭書之事非是將帥杜何知帥謂東郭書若東郭書爲帥則人無不識何故云暫幘而衣豕製齊侯使視之乃知夫子也且書若爲帥被晉之敗何故君以爲功而更受賞乎據此諸事以爲更有別帥

孔氏曰今知劉難非者以此云克城而驕其帥又賤文既相

諸事以爲更有別帥

連止是一事克城謂克夷儀其師則克城之帥上克城之事
郭書先登故知郭書為帥身先士卒也僖二十三年晉侯親
自敗狄而卻缺為將成十六年楚子親戰鄢陵而子反為主
今齊侯雖伐夷儀郭書何妨別為元帥戎事上下同服故逢
丑父得與齊侯易位郭書雖為元帥軍容之內齊侯容或不
辨齊侯賞其先登之功不責其後敗之罪故以為帥謂東郭
書劉據此諸事以為更有別帥而規杜非也

證曰杜言帥謂東郭書非也以吾觀之帥非東郭書乃犁彌
也何以知之以齊侯之賞犁彌知之書果為帥不應置書而
賞犁彌今齊侯惟賞犁彌不及書則犁彌為帥明矣且齊侯
在師帥必朝夕常見豈有犁彌言其白皙狸製尚不之識必

春秋規過考信卷五之中

定公

三

廣雅書局印

使人視之而始知為書書斷非帥無疑乃孔以克夷儀之事
書先登明其為帥是不然何則先登不必盡帥也隱十一年
鄭伯入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登弧以先登襄十年偏陽之
役主人縣布蕞父登之昭二十一年新里之戰尉人濮以裳
裹首而荷以走日得華登矣之三人皆非帥杜何以知先登
必為帥乎劉謂更有別帥則又不知帥即犁彌蓋齊之帥為
敵無存先登而死於雷下始用犁彌為帥書之讓登亦由犁
彌是帥故為之躬首犯難犁彌之辭實曰有先登者臣從之
書不能自言於齊侯犁彌言之以犁彌為帥也書之辭實曰
彼賓旅也帥為主眾為賓亦以犁彌為帥也更無別帥可以
當之漢書周勃傳高祖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下下邑先

登賜爵五大夫齊克夷儀之賞事正相類犁彌新為齊師故
曰賤齊侯之賞不以後之敗而沒其克邑之功也據此而言
杜固失矣劉亦未為得也

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郭氏 注垂葭改名郭氏高平
鉅野縣西南有郭亭

規曰釋例曰經書所改之名則傳以實明之許遷于夷實城父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郭氏之比是也則是先名郭氏後名垂
葭以為垂葭是新改之名本是郭氏也而此云垂葭改名郭氏
者杜注自違釋例

孔氏曰杜意與釋例不違地無新舊之異止是一地二名若
如劉言案許遷于夷實城父經書夷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

春秋規過考信卷五之中

定公

三

廣雅書局印

郭氏經書垂葭許遷于析實白羽以此準之經應書析不應
書白羽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經應書祝其不應書夾谷
杜以文同事異故以新舊明之劉不細尋經傳以規杜過非
也
申曰劉稱釋例者見于土地名據彼言當云郭氏改名垂葭
集解失之夫一地二名地無新舊之異而名有先後之異劉
云杜注自違釋例者謂其先後倒置與釋例不合此非以經
傳規杜乃以杜規杜也而孔譏劉不細尋經傳過矣鉅野縣
晉屬高平國今屬山東曹州府於春秋為魯地郭古閭切以
傳文求之郭氏當是衛地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中

哀公

三

廣雅書目

義烏陳熙晉撰

哀公

元年夫屯晝夜九日 注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然則未

規曰杜言夫猶兵也以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然則未築壘前兵豈遠城乎壘成之後兵復出壘乎以圍人夜守常事何言晝夜九日以後兵豈散乎炫以夫屯謂夫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耳夫者別有城夫非戰士

孔氏曰杜以屯是戍守之名又案傳晉有轉車經籍未有作役之人而為屯守之號者劉安規其失非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下 哀公

廣雅書局

證曰杜以夫為兵屯為屯守而劉以夫屯謂夫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規之誠是然謂夫者別有城夫非戰士則非也當楚之圍蔡也築壘之役將役楚人乎則不能出疆而隨我役也將役蔡人乎則不能召敵而應我役也戰士外安得城夫乎知城夫即是戰士非別有城夫也夫築壘大役也周禮夏官量人掌建國之法造都邑亦如之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舍之所里注軍壁曰壘鄭司農云量其市朝州涂還市朝而為道名謂一州之眾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賈公彥疏所居皆百步數故職在量人由此言之營軍之壘皆以造都邑之法行之量人所量者里數也計里營壘

此里而裁即量人所謂軍社之所里者杜云去蔡一里者非也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屬其植注植謂築城植也屬賦丈尺

與其用人數今日裁曰廣丈高倍即所謂屬其植也通典兵一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為握奇大將軍居之攻城制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蔡侯爵城當五里今築壘高二丈方亦必五里餘可知量人之詳壘舍如彼穰苴之列里數如此役莫大於此矣如杜之解以夫為兵不曰師屯而曰夫屯何也蓋古者執兵之人與執役之人皆謂之夫地官鄉師之職以時稽其夫家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下 哀公

廣雅書局

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巡其前後之屯注夫家猶言男女也屯康成謂前後屯車徒異部也賈疏謂兵眾屯聚各有車徒各於前後而巡行之可任謂夫家之可任役者屯以車徒所聚言之役可以言夫兵亦可以言夫特古之兵謂器後世之兵謂人杜謂夫為兵其意則是而其語則非也易序卦傳屯者盈也廣雅釋詁屯聚也訓屯為聚義本周易其云晝夜九日者迫於成壘也宣十一年令尹為艾獵城沂事三句而成不愆于素杜彼注云不過素所慮之期也此云如子西之素謂如子西素所慮之期也三句九日事有緩急言無彼此杜以壘未成令屯壘裏守蔡則與上下文義不協矣且子西築壘名則守蔡實以禦吳也先是柏舉之戰蔡以吳師入楚昭王

塵而得免楚豈須臾忘報哉遲之十二年而始報者懼吳之襲其後也子西籌之熟矣以爲過蔡師使不得犯圍而出阻吳師使不得陷圍而入非築壘不可壘築矣而或遷延時日使吳人伺間而來事尙未可知壘雖築猶不築也非速成不可竊意圍蔡之役楚必遣師分據要害以防吳又必遣師迭更攻守以扼蔡安得盡遣師以築壘此必子西乘蔡人未會吳師之前徵召士卒剋期赴役晝夜相繼迨如九日之約而壘成耳夫蔡之所恃者吳也築壘於蔡而吳無能爲矣此所以制蔡人之命而奪吳人之膽也宜蔡人之係壘出降也齊侯衛侯伐晉 注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圍孔烝鉏曾孫鮮虞狄師賤故不書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下 良公

主

廣雅釋詁

規曰杜以經書齊衛伐晉傳言四國伐晉故惟解魯與鮮虞不書意也炫以齊衛會乾侯救范氏者師相會因而行伐二君親行告伐不告會也行伐之後魯與鮮虞會之齊衛更遣師與同伐也但齊將卑師眾故稱師衛將尊師少故云孔圍後伐四國並皆不書非獨魯與鮮虞不書也當謂魯師不書非公命餘者不書皆不告義出百塗竝得通也

孔氏曰今知劉非者杜以傳齊侯衛侯止云會乾侯不言伐晉卽云師及齊師衛孔圍鮮虞人伐晉與經齊侯衛侯伐晉文相次當以爲一鮮虞狄師賤故略而不書猶邲之戰唐侯從楚而不書于之會狄人從晉而不書之類是也劉以爲孔圍等更別伐晉魯師不書非公命餘者不告故不書而規

杜過非也

申曰劉以杜解魯師不書非公命是鮮虞狄師賤故不書非也據僖十八年邾人狄人伐衛昭四年楚子以諸侯及淮夷伐吳春秋不以其使賤而不書則光伯之言信矣

二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注句繹邾地取巨盟以要之

規曰案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則句繹小邾地也

孔氏曰注言邾地者以傳云伐邾邾人愛其土賂以漕沂之田而受盟被伐受盟則盟在邾地邾與小邾國竟相近句繹所屬亦無定準猶齊魯汶陽之田莒魯爭鄆之事一彼一此豈有常乎而劉炫以規杜非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下 良公

四

廣雅釋詁

申曰杜注哀十四年傳曰射小邾大夫孔氏彼疏曰此文與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文同知射是小邾大夫以句繹之地來奔魯也漆閔邱濫爲邾地牟婁及防茲爲莒地例以書法射旣爲小邾之大夫則句繹爲小邾地無疑但此年州仇何忌與邾子盟句繹不當在小邾故杜云邾地孔氏乃以邾與小邾相近句繹屬無所常曲爲杜解必如孔言句繹先屬邾後屬小邾無容不見經傳近闕氏若據調停其說謂句繹有二一爲邾子一爲小邾子亦非也以今考之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不書宿人杜注宿小國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僖十九年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杜注地於齊齊亦與盟不書齊人襄九年同盟于戲不序鄭杜注伐鄭而書同盟

則鄭受盟可知戲鄭地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不序鄭杜注
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會于蕭魚不序鄭杜
注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不序齊
杜注重丘齊地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推此類而合
觀之桓十一年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傳齊鄭宋盟于惡
曹經以地主不序宋人傳序於末則知惡曹爲宋地此當是
州仇何忌及邾子小邾子同盟以何繹小邾地故不書小邾
子也然則何繹小邾地非邾地也劉之規杜是也
六年再敗楚師不如死 注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
規曰卜不吉謂戰嘗敗再敗當謂今伐更敗也退還謂是好退
而還杜言退還亦是敗非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下 哀公

五 廣雅書局

孔氏曰今知劉非者以傳卜退不吉是不得好退是雖欲退
還亦必敗也但文不委悉劉以爲退還謂是好退而還以規
杜非也

願氏炎武引伸劉說曰前敗于柏舉若此戰更敗是再敗

申曰孔以上文言卜退不吉謂欲退還必敗以伸杜意不知
再敗楚師不如死但爲卜戰不吉而言下文棄盟逃讎亦不
如死方爲卜退不吉而言下接云其死讎乎是不肯退還而
務進戰也非謂退還亦必敗也

八年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

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 注鄙人教吳必可克王犯吳大夫故

嘗奔魯爲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

相善國人懼其爲內應

規曰伐武城克之者實克武城國人懼者懼其害魯

孔氏曰今知非者以下傳始云王犯嘗爲之宰國人懼是未
得武城故知此克之是鄙人教吳之語劉以爲克實克武城
若然吳師既來伐魯是顯然行兵不須云王犯與子羽之父
相善魯已受害何須云國人始懼傳既云王犯嘗爲之宰是
爲武城之宰澹臺子羽又是武城之人皆據武城而言故知
恐爲武城內應傳載澹臺管事者說來伐武城之由劉妄生異
見而規杜非也

傳氏遜曰吳既克武城則其人以一子之故將固與吳吳得
據之以爲魯患故懼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下 哀公

六 廣雅書局

申曰左氏云克之者已然之辭杜氏云可克者將然之辭豈
有鄙人教吳必可克而行文便云克之者且武城接吳境下
文東陽蠶室庚宗俱是魯境故知是克武城也國人者魯之
國人非武城人也懼吳以二人相善使武城人爲魯害

景伯負載造於萊門 注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

規曰載書盟主所制自當吳人爲之何由復出魯國又載書數
簡之文耳何須負之且諸言載書未有單稱載者以爲負載器
物欲往質於吳

孔氏曰今杜知負載是負載書者以周禮司盟掌盟載之事

故傳云士莊子爲載書此上有將盟之文下卽云負載之事

故知是載書也劉以負載謂背負器物然則景伯魯之大夫

親自負物不近人情而規杜過非也

魏氏禧曰為國事當如此不從其言而又負載以出若少隘憤必不行矣後世君子蹈此弊以誤國事者甚多

惠氏棟曰鄭詩箋云載猶載也謂負載器物尤伯說是也

釋曰杜解是劉之此規非也周禮春官詛祝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鄭康成注載辭為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於其上也鄭司農云載辭以春秋傳曰使祝為載書賈公彥疏策載此辭謂之載秋官司盟掌盟載之禮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春秋傳曰宋寺人惠牆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下 哀公

七

廣雅書局

伊戾坎用牲加書為世子座與楚客盟疏載者止謂以牲載此盟書於上故謂之載也案襄二十六年傳鄭引此者證坎用牲加書載之事也孟子束牲載書趙岐注但加載書不復歃血毛氏奇齡曰載非加也載書者盟載書也謂盟有載事因而為書此加字並不訓載字然猶相混故趙氏云但加載書則瞭然矣蓋載書有用牲者有不用牲者襄九年鄭與晉盟晉士莊子為載書荀偃曰改載書此用牲者也若襄十年鄭子孔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此時未嘗用牲也又襄二十二年臧武仲據防出奔季孫召外史掌惡者而問載書之首章則逐臣示戒當用牲乎然則用牲曰載不用牲亦曰載牲目無有加於何所故曰載者事也非加也此明著者也閻氏

若據曰襄九年杜注載書盟書也周禮注載盟辭也可見載書二字是實字非如今人解以載為加以傳攷之襄二十八年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子太叔曰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言載不言書僖二十六年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杜注載載書也齊語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於上下庶

神韋昭注飾牲陳其牲為載書加於牲上而已不歃血也此則單稱載之一字與景伯負載文義相同載書制自盟主本當吳人為之是時魯畏吳之強雖則行成將盟城下計必卑辭以請故魯為之長二十六年宋大尹使祝為載書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然則景伯之為載書蓋託於周官詛祝之微者耳且康成言盟者書其辭於策非簡比也杜春秋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下 哀公

八

廣雅書局

序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孔疏單執一札謂之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簡之所容者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為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聘禮記曰若有故則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是其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然則負載者負載書之策耳若謂大夫負載器物誠有如孔所譏者不可從下文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說者謂釋舍也釋我猶言舍我請不與盟也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以王子當景伯重之也注言魯人欲留景伯質吳復求王子交質而

後兩止皆非也

十二年孔子與弔適季氏 注孔子始老故與弔也

規曰杜以孔子與弔明其已去臣位若在臣位則服小君之喪

不得云與弔而已故云孔子始老始老者謂始致事也炫案十

六年仲尼卒哀公諫之子貢議云生不能用則是哀公不用仲

尼為臣也又世家及諸書無云仲尼仕於哀公杜焉得云孔氏

始老乎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以上十一年傳稱仲尼在衛魯人以幣

召之是召之而來當以任用故冉有云子為國老待子而行

後乃致事故孟子之喪而來與弔若哀公全不能用何須以

幣召之但哀公不用其言故云生不能用於傳文上下理甚

符同劉以為不仕哀朝以規杜過非也

傳氏遜曰孔子與弔弔於公也適季氏弔畢而適季氏也見

季孫之不絕則亦去其經禮之稱也拜者賓主之禮也古者

弔無拜禮也

申曰孔氏既稱哀公不用其言是孔子於哀公之朝曾未任

事於何致事矛盾顯然劉之此規是也

九月宋向巢伐鄭 注此事經在十二月孟上今例在下更具

列其月以為別者巨明本不以為義例故不皆齊同

規曰杜以此與經別故言巨明不以為義例故使文不齊同炫

以為傳說當時事耳更倒本隙地之事載其日月使與明年相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案宣二年壬申朝于武宮是十月五日

下乃云冬趙盾為旄車之族彼注云壬申是十月五日也既

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彼既無例本其

事與後年相接足知此亦不為例本其事使九月在十二月

之下明傳因簡牘舊文或日月前後不以為例若以例敘其

事為後年張本案傳之上下凡例敘事為後年張本者惟道

事之所由不具載其日月劉以此規杜過非也

申曰杜言傳例經文在下本無義例劉以例本隙地之事使

與明年相接乃原所以例經文之故規杜實是申杜孔引宣

二年傳注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非之案彼傳壬申

朝於武宮下皆敘趙盾之事於經無文其明年傳不見盾事

無由例本其事與後年相接不得以彼例此漢博士以左氏

為不傳春秋王接曰左氏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陸德明

曰舊天子之經與巨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釋之然則以經

證之則例向巢伐鄭在十二月孟下以傳論之則丙申圍宋

師與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相接乃順敘非例敘也

十三年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 注大事盟也二臣鞅與寅

規曰杜以鞅呼寅與語明其同憂國事故以二臣為鞅與寅也

炫以為二臣吳晉二臣

孔氏曰今知不然者以趙鞅呼司馬寅自相與語云建鼓整

列二臣死之皆是鞅寅自謂故知二臣鞅與寅也鞅既不共

吳臣對論曲直何得以二臣為吳晉之臣劉以為吳晉之臣

而規杜氏非也

釋曰劉以上文吳人曰於周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故二臣謂為吳晉之臣孔氏非之案下文云建鼓整列二臣死之言有戰死不先吳人也寅對鞅云子姑視之言無庸戰也與吳臣無涉故知二臣乃鞅寅非吳晉之臣也劉之此視非是杜解是

十四年逢澤有介麋焉 注介大也地理志言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

規曰案方言畜無耦曰介介麋一麋

孔氏曰逢澤大處不應惟有一麋若迹人止告一麋不應公喚左師俱獵故以介為大劉規杜氏非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主之下

廣雅書局

齊氏召南曰案滎陽二字似衍漢志開封逢池在東北漢時開封屬河南郡滎陽郡時郡名不得混入漢志也

申曰杜以介為大本爾雅釋詁其義非也方言介特也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郭璞注傳曰逢澤有介麋廣雅釋詁介獨也介麋猶言獨麋耳昭十四年收介特杜注介特言單身民也與此注自相乖異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注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一年生至今七十二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一日日必有誤規曰春秋之例卿乃書卒縱令仲尼不告老例不合書而杜云告老去位猶書卒非也

孔氏曰案周禮典命云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仲尼為魯大夫夾谷之會攝相事十一年傳云子為國老是大夫尊者則二命曰上準例合書故杜為此注或曰杜為抑揚之辭以為仲尼縱未去位例不合書告老去位猶書卒者欲明魯君臣宗其聖德之甚劉不尋杜旨以為例不合書而規杜過非也

蘇氏洵曰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然則天子之權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天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

春秋規過考信卷主之下

廣雅書局

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丘之書也歟

閻氏若璩曰司寇在司徒司馬司空世為之二卿之下侯國本無大稱史記世家作大司寇非也然司寇魯有以初命之大夫為者孔子是韓詩外傳猶載孔子為魯司寇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無大字有以再命之卿為之者臧孫紇是襄二十一年季孫謂武仲曰子為司寇及後二年出奔邾也書於經以為卿故若孔氏雖與聞國政實止大夫而非卿故經沒而不見不然齊來歸鄆歸陰田聖人未嘗以已功而諱之豈有孔子出奔載諸策書修春秋時竟削之哉

臧氏庸曰世家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又

出大司寇攝行相事此二大字當爲衍文鄭注禮記云孔子
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卽本世家文而無大字尤
可證正義引崔靈恩云諸侯三卿五大夫司徒兼冢宰司馬
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司徒下小宰小司徒司馬下小司馬兼
宗伯事司空下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從小司寇爲司寇也
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又有臧氏爲司寇故案魯
自有夏父弗忌爲宗伯無須司馬之兼左氏襄二十一年季
孫謂臧武仲曰子爲司寇與孔子爲司寇同未必定公時仍
臧氏爲司寇據云由司空爲司寇魯制蓋宗伯司馬司空並
設未必司空兼司寇也世家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古者
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下 哀公

十一

廣雅書局

馬此卽崔氏所謂小司馬是也然則司馬之下以事省立一
人之說不合矣司馬之不稱大猶司寇之不稱大也總之孔
子爲魯司寇與臧武仲爲魯司寇同世家以爲大崔氏以爲
小皆非
申曰史記世家云孔子由司空爲大司寇攝行相事案定元
年傳孔子之爲司寇也禮檀弓孔子失魯司寇孟子孔子爲
魯司寇並無大字以春秋證之惟成十五年向爲人爲大司
寇昭二十一年樂輓爲大司寇哀二十六年樂朱鉏爲大司寇
自宋之外未之見也昭四年杜洵稱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
馬孟孫爲司空三卿皆三家爲之未有以大稱者攷之列國
昭二十二年宋邊卽爲大司徒隱三年宋有大司馬孔父襄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下 哀公

十四

廣雅書局

十五年楚爲子馮爲大司馬莊二十六年晉士蒍爲大司寇
管子王言篇甯戚藝粟盡地利立爲大司徒王子城父爲大
司馬蓋宋王者後楚僭王齊晉霸國故於正卿開稱大不可
以槩魯也西河毛氏據春秋傳夾谷之會孔丘相以攝相爲
儻相之相非宰相之相而云相爲商官宰相秦官周無以執
政爲相者近人江慎修崔東壁均主其說今考檀弓疏引孔
子世宗定公九年以孔子爲中都宰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
空爲司寇定公十年會於夾谷攝相事則以夾谷之相爲攝
相西河實本之孔冲遠而所引世家文司寇上並無大字則
大字爲後人所增入非其本文也三家季孫爲司徒叔孫爲
司馬孟孫爲司空是時任孔子者季桓子也符子曰孔子爲
司徒夫孔子惡能代桓子爲司徒哉公羊謂行乎季孫三月
不違蓋桓子以陽虎諸人之亂使孔子攝已司徒事耳所謂
攝相事也齊有國高而論語稱管仲相桓公則下卿亦可行
相事矣臧孫爲司寇而公羊謂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
也則司寇行相事者不始自孔子矣荀子宥坐篇孔子爲魯
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楊倞注爲司寇而攝相也是攝相
爲宰相之相非儻相之相無可疑者且魯相君而行者皆三
家爲之文十二年成四年如晉季文子相九年會於蒲亦季
文子相十年會伐鄭季武子相文二年如晉叔孫莊叔相襄
二十八年如楚叔孫穆子相襄四年朝晉孟獻子相昭七年
如楚孟僖子相夾谷之相乃三卿之事然則孔子非相魯豈

得為夾谷之相也。襄二十一年季孫稱滅武仲為司寇與孔子之為司寇一也。然二十三年經書滅孫統出奔邾而孔氏之出奔不書緣滅氏以公族為司寇命於天子者也。卿也。孔氏以庶姓為司寇未命於天子者也。非卿也。孔沖遠引周禮典命云公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仲尼為魯大夫夾谷之會攝相事是以大夫攝相事乃攝卿而非卿子為國老猶是告老去位之大夫耳。準以春秋卿乃書卒之法例不合書而謂一命以上準例合書其不然乎。辭雖是杜而非劉意則是劉而非杜也。蓋孔子生民未有之聖故門弟子續經左氏作傳悉以春秋未有之例尊之。公穀特書孔子之生亦此意也。漢司馬遷作世家始史家未有之例以門弟子之所以尊孔子者尊之歟。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下 哀公 廣雅書局

孔子生卒年月日考

公羊傳襄公二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何休解詁時歲在己卯陸德明釋文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疏左氏經無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注時歲在己卯者何氏自有長歷不得以左氏難之

穀梁傳襄公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庚子孔子生

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孔子年七十二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司馬貞索隱公羊傳襄公二

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為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有一月屬明年故誤也。後序孔子卒云七十二歲每少一歲也。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為七十二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稱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

羅氏泌曰齊滅樂緒以宣尼庚子日生每以是日陳五經而拜之奈何夫子一誕生之日史傳記載靡有定格。瑤球子云宣父畏以元辰而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甲申時生按庚戌乃魯襄公之二十二年周靈王之二十一年而長麻其年二月二十三日實為庚子以哀公之十六年壬戌歲四月己丑卒乃敬王之四十三年享七十有二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下 哀公 廣雅書局

齡然公羊傳乃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則繫於十月之後蓋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庚子也是歲閏中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以庚戌語然或以為十月庚子則是今之八月乃襄公之二十一年而靈王之二十年也歲在己酉則為年七十有四不得謂之庚戌故劉外紀謂孔子年七十有四雖然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以孔氏家語及祖庭記等所書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七日故林開以為戊子之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乃今之八月亦非得云二月矣。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為先聖人孔子生日四月無己丑惟有乙丑己丑乃五月十二日林開不知何據以為四月戊戌戊戌亦不在五月故祖庭記直以為四月

乙丑

朱子論語集注序說曰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於魯昌平鄉陬邑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

王氏應麟曰以年則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考

宋氏濂曰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甚近其言必有據依司馬遷固

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則無徵乎爾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春秋長麻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

春秋紀過考信卷三之下 哀公

七

廣雅書局

吾當從穀梁氏注家謂己酉為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

也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某卒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有乙丑

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自壬戌上溯己酉則孔子之年乃七十四

年乃七十四

黃氏宗義曰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辯詰甚核而辯然以某考之則又不能無疑者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

孔丘卒此出於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可復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為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

見於史記家語杜預左注亦云七十三孔子家語祖庭記無

不皆然使七十三之年而信則孔子之生年其在庚戌亦可

無疑矣公穀之謂二十一年安知非周靈王二十一年誤書為襄平至於生之月日左傳無文穀梁氏則書冬十月庚子

孔子生公羊氏則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陸德明釋公羊云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無此句蓋經庚辰

朔則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己酉朔其距庚子五十有一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之為誤本矣以麻法

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度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〇二四閏餘二十五日七三四六其

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子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亥月

春秋紀過考信卷三之下 哀公

太

廣雅書局

己卯朔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十二日七四四九閏餘七日七二子月己酉

朔丑月戊寅朔寅日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

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語史記為準則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推至庚子為二十一日故羅泌以為

八月二十七日是也景濂謂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按襄二十一年經文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

食之夫九月庚戌者建申之月也十月庚辰朔者建酉之月也若周不改月則九月為己酉朔十月為己卯朔而庚戌庚

辰為七月八月之朔是與經文大悖矣景濂能不信諸經乎

家語史記載孔子弟子年歲皆以孔子爲的若孔子不生庚戌則弟子之年無一足憑矣故景濂欲伸公穀則必盡廢諸家無乃過歟

孔氏廣森曰公羊傳襄公二十有一年庚辰朔日有食之庚子孔子生今以十月庚辰朔校之舊有十有一月字者誤故定從釋文本傳記此分別自後爲所見之世故也周十月夏八月日在壽星之次與斗柄同位先儒言天子生時帝車南指此日加午之驗也金匱式日六陽罡爲六合臨時之方青龍繫日其神勝光天乙登車朱雀翱翔始以龍見終以蛇藏是有德而章無位而王者歟話曰時歲在己卯謹案於今祿命術得己卯癸酉庚子壬午應四極之位也漢四分曆是歲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下 哀公

九 廣雅書局影

己酉與何氏不合但四分依命曆序以爲庚申歲獲麟而感精符則云獲麟之歲在單閼單閼卯也四分上推太初元年丁丑漢元年乙未二統麻引漢志曰高帝元年歲在大棗名曰敦牂元封七年歲名困敦並與四分較差一年太史公麻書曰太初元年歲名閼逢攝提格又實甲寅非丁丑矣萬祺遂古七麻殊元同異得失無以辨之今以公羊家學既從何氏仍其舊注存師說焉

江氏永曰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周靈王之二十年也公羊穀梁皆謂孔子生于是年一家去聖未遠當必有據經書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庚子者十月二十一日也公羊謂十一月庚子則誤矣司馬遷年表世家舛錯非一言生二十二年

不足信漢時亦尚公穀之學何以記孔子生年必與公穀差一年乎金履祥通鑑前編謂是年九月十月日兩食必非生聖人之年此金氏不知麻法故也合朔當交而食必須隔五六月無連月比食之理春秋及漢初有比食者皆史家之誤未可以是以斷聖人生年也十月庚辰朔日食庚子孔子生亦何妨乎朱子論語序說既引史記不得不依其生年然以公羊之十一月庚子係之則亦誤二十二年七月有辛酉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食以此推前後月日則庚戌歲十一月當甲辰朔不得有庚子矣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下 哀公

三 廣雅書局影

崔氏述曰公羊穀梁記孔子生皆在襄公二十有一年以爲二十二年生者史記世家文耳世家未嘗言爲十月庚子生也以世家之年冠穀梁之月日進退皆無所據然而世咸信之未知其爲何說也

謹案左氏記孔子之卒不記孔子之生後人所以知孔子所生之年月日者公羊穀梁也杜預不從公穀而從史記誤矣然史記實未嘗誤也襄二十一年疏公羊傳於二十一年下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一年十月之下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七十三年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注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師事仲尼仲尼時年二十五定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年七十二杜此注從史記也夫賈逵以襄二十一年至哀

十六年為七十三年則賈逵所見之史記本作魯襄公二十一年而孔子生年七十三故賈服皆定以孔子為襄二十一年生也古人以周一歲為一年終縣老人生文十一年至襄二十年本七十四年而云七十二年此其證也說文一篇一部式古文一當由杜預所見之本誤一為二耳即此而斷無庸辭費矣續漢書律麻志漢元年歲在乙未上至獲麟歲在庚申上推七十一年至襄二十一年歲在己酉下推二年至哀十六年歲在壬戌晉書律麻志姜岌稱魯隱公元年己未下推至襄二十一年哀十六年亦加之何休云歲在己卯說文十四篇卯从卯而古文西而為春門萬物已出卯為秋門萬物已入卯而卯文相近而誤歟王引之謂何休用殷麻未必然也錢大昕以三統術超辰之法推之謂是年歲在乙巳已卯必乙巳之譌推襄二十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二十二日庚子為宣尼生之日夫龍度天門服非不講超辰之術者何以無異說邪考降婁中而天明為建未之月襄三十一年歲在降婁為歲在未上溯十九年為未之歲則二十一年為酉之歲也昭八年今在析木之津為位在寅上溯至襄二十一年亦位在酉也經書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庚辰為十月之朔則庚子為十月之二十一日無疑羅泌以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七日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為孔子生日舍其所可知而求其所不可知惑矣孔子卒之月日杜以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必有誤考史記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下 哀公

三 廣雅書局

孔叢子皆云四月己丑不應有誤宋文憲云孔子卒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文亦相近謂十六年為辛酉己丑日為戊戌者非也其言月日亦治杜誤而年之為壬戌則可信江永云時魯麻與衛麻不同衛麻蒯賈入衛事傳依衛麻在前年閏二月而經書正月己卯是魯麻前年不置閏故此年正月有己卯正月既有己卯故四月己卯朔十一日為己丑崔述曰杜因傳有閏月遞推而下則四月不當有己丑不知傳有閏月魯實無此閏月己丑正當在四月也蓋緣魯失一閏故衛閏月之事在魯明年正月傳采之衛史而續之則魯史也由是言之續經之四月即杜所推之三月此月正當有己丑月日皆不誤矣然則孔子以周靈王二十年魯襄公二十一年歲己酉十月庚子日生周之十月二十一日今之八月二十一日也以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歲壬戌四月己丑日卒周之四月十一日今之二月十一日也十七年如魚竄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 注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見曰十餘之辭文句相韻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裔焉大國謂十地遠焉之大國方羊縱恣之狀 孔氏曰是賈逵之說杜用之也鄭眾以為魚勞則尾赤方羊游戲喻衛侯淫縱杜不然者以此魚喻衛侯詩云魴魚鱗尾王室如燬魚勞則尾赤以勞苦之魚比喻衛侯則方羊為勞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下 哀公

三 廣雅書局

苦之狀若其方羊是縱恣之狀何得比勞苦之魚也劉焯以爲上筮之辭文句相韻知不然者詩之爲體文皆韻何其語助之辭皆在韻句之下此之方羊與下句將亡自相爲韻焉二字爲助句之辭且錄辭之例未必皆韻此云闔門塞費乃自後論不與將亡爲韻又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不與攘公之論爲韻是或韻或不韻理無定準劉以爲裔焉大國謂土地遠焉之大國近不辭矣而規杜過非也

願氏炎武曰當以裔焉大國爲句言其邊於大國將見滅而亡

申曰杜解本之賈逵劉據鄭眾之說以規其失是也裔焉大國劉必以爲土地遠焉之大國者方言裔末也又曰裔祖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下 哀公

廣雅釋詁

廣雅釋詁裔表也皆謂其遠也文十八年傳投諸四裔杜注亦曰裔遠也土地遠焉之大國指晉而言案說文八篇衣部裔衣衽也徐鉉傳衽衣邊也高誘注淮南子原道篇裔邊也廣雅釋詁亦曰裔邊也方言裔夷狄之總名郭璞注邊地爲裔邊與遠意相近裔焉大國願亭林以爲邊於大國則據衛而言謂衛之邊地接於晉也引仲劉意最爲確切杜以裔爲水邊據楚辭九歌蛟何爲兮水裔王逸注水涯今單稱裔之一字但可謂之邊不得謂之水邊是杜之誤焉訓爲於宣六年公羊傳勇士人其大門則無人焉門者入其室則無人焉問者何休注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門問守視者也晉語焉作轅田焉作州兵孟子人莫大焉無親戚上下焉皆與於同義

杜誤以焉爲語已之詞失讀矣韻賦此之曰杜云橫流方羊不能自安孔謂勞苦之狀非縱恣之狀殊不然案方羊亦作仿佯又作仿佯呂覽行論篇鯁爲諸侯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思帝舜史記吳王濞傳仿佯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皆言縱恣之意詩齊風傳翔翔猶仿佯也釋名釋言語翔敖也言敖游也翔佯也言仿佯也蓋近遊戲之意故鄭以遊戲喻衛侯淫縱而劉括以縱恣之狀也楚辭招魂仿佯無所倚仿佯徙倚也蓋錄辭以魚依於淵喻小國依於大國衡流之魚縱其所知恣其所游無所依倚故下云裔焉大國滅之將亡方羊非勞苦之狀也且魚勞則尾赤乃毛詩傳非鄭眾說也周南鮒魚頰尾正義釋器云再染謂之頰郭云頰淺赤也鮒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赤左傳曰如魚頰尾衡流而仿佯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喻蒯瞶淫縱不同者鮒魚尾本不赤故爲勞也鄭以仿佯爲魚肥不指魚名猶自有肥而尾赤者服氏亦爲魚勞由此言之孔誤毛說爲鄭說宜其自相背戾也孔謂錄辭未必皆韻以非劉亦不然莊二十三年傳正義曰此傳鳳凰于飛下莫之與京襄十年傳稱衛上禦寇姜氏問絲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哀九年傳稱晉趙鞅上救鄭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三者皆是錄辭其辭也韻則錄辭法當韻也郭璞撰自所上事謂之洞林其辭皆韻習於古也正與光伯言錄辭相韻合錢辛詹曰古人讀喻如由與實韻渝喻古皆讀如由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下 哀公

廣雅釋詁

與藉臭爲韻左氏傳無不韻之絲也然則孔氏未嘗不以劉
言爲是也蓋疏家曲護注家而爲之說

武伯問于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
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誰也 注執牛耳尸盟者
鄆衍在七年發陽鄆也在十二年鄆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
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

規曰依禮小國執牛耳武伯得季羔之言以鄆衍則大國執發
陽則小國執小國執之既合古典武伯自以魯是小國故云然
則誰也鄆衍吳公子執之者于時吳爲盟主夷不知盟禮當令
小國執牛耳而自使其臣執之也小國恆執牛耳何得云執者
無常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下 哀公

美

廣雅書局

孔氏曰杜以傳有小國大國之執文云據時執者無常若如
劉意季羔直舉發陽何須云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橫規杜
過非也

申曰夏官戎石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鄭司農云
贊牛耳桃茆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多謂尸盟者割牛耳取
血助爲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茆拂之又助之也耳者盛以珠
盤尸盟者執之賈公彥疏引春秋者按哀十七年公會齊侯
盟于蒙至武伯曰然則誰也以其魯於齊爲小國故也云多
謂尸盟者割牛耳尸盟者卽是小國也是小國執牛耳之證
杜解非是光伯規之當矣然孔氏以爲如劉意季羔直舉發
陽何須云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似大國小國之執果無常

者既而仍於孔氏疏中得之襄二十七年叔向謂趙孟曰且
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注小國主辨具孔氏彼疏引此

傳武伯問於季羔云云所言主辨具者如彼執牛耳之類皆
小國主備之法當小國執牛耳鄆衍吳公子執之者於時吳
爲盟主夷不知禮故自使其臣執之也盟法大國制其言小
國尸其事定八年衛人請執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

盟自以當泣牛耳故請彼疏云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泣
之請執牛耳請使晉大夫執牛耳者引公會齊盟于蒙孟武
伯問於高柴云云鄆衍吳爲盟主不知盟禮當令小國執牛
耳而自使其臣執之濮陽宋魯衛三國衛爲小蒙則齊魯二
國魯爲小皆是以小國執牛耳而尊者泣之以主次同盟者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下 哀公

美

廣雅書局

今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爲盟主宜泣牛耳故請晉大夫
使執之按杜注言尊者泣牛耳則卑者執牛耳可知卽所謂
小國主辨具也沖遠彼疏與駁光伯語正相背當是用光伯
說也杜既爲例不純孔乃望文生義以杜糾杜以孔糾孔雖
有智者不能爲之辨矣

十九年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注言敬王能終其世終莫
宏言東王必大克

規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二年敬
王崩則敬王崩在他年也周本紀云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
子定王立六國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則傳以定王元年終
矣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也四

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與史記不

同
孔氏曰襄弘言在昭二十三年此叔青如京師自為敬王崩
未知敬王何年崩也但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錯故班固以
文多牴牾謂此類也案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
赤立宋忠注引太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
應不知誰是則宋忠不能定也又帝王世紀敬王三十九年
春秋經終四十四年敬王崩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
立是世本與史記參差不同良以書籍久遠事多紕繆故杜
遠史記亦何怪焉劉炫以規其過未知劉意能定與否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下 哀公

三 廣雅書局影印

四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據此則敬王
崩當在哀公十七年史記周本紀及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
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仁立則敬王是魯哀公十八年崩也
六國年表起自元王乃本紀皆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
定王元年是魯哀公之二十七年與杜預世族譜為異又世
本云魯哀公二十年是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則定王之崩
年是魯哀公二十七年也眾說不同未詳其正也

申曰此規杜世族譜也釋例世族譜第四十五平王遷都王
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
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
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

劉恕通鑑外紀敬王四十一年夏四月孔子卒四十二年王
崩馬驢釋史曰孔子作春秋始平王四十九年己未盡敬王
三十九年庚申哀公十有六年壬戌孔子卒雖諸說異同要
以史記為主為其近古也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下

春秋規過考信卷三之下 哀公

三 廣雅書局影印

元棐
元穎
男元梧校字
元樽
元馥

壽 壽 壽
始 始 始
讀 讀 讀

廣雅書局校刻
庚申年正月

陳西橋先生傳稿

義烏朱一新擬

陳熙晉一名津字析木號西橋浙江義烏人侍郎汪由敦督學浙江奇其文有國士之目舉優貢生盡發所蓄書恣披閱學益進以教習官貴州廣順開泰錦屏永從龍里普定諸知縣歷仁懷普安同知湖北宜昌府知府權開泰時滇省檄捕王士林黨之在黔者出不意盡獲之窮鞫迄無狀乃以情報得減等教匪蔣昌華擄黎平將與大獄熙晉捕其渠而貸諸脅從者全活無算永從有湖耳永安二土司轄五十餘寨距府寫遠而錦屏苗疆窄欲割二土司屬之錦屏之毛坪子寨產杉賈販輻輳多爭訟欲於毛坪設巡檢條上大吏不果行乃存其議於所著水道

陳西橋先生傳稿

義烏陳氏附刊

記中貴州水道記善折獄龍里民有以釘鞵殺人者已誣服矣而兇驗不合心疑焉一日方慮因見叢人中有曳釘鞵竊睨者命執而鞫之其痕宛合卽自服老人道死無主名熙晉廉得有小兒同行密呼兒囑以果餌兒遽效老人墮樹狀遂得實龍里人為生立祠仁懷亦如之牛叢者滇南習也民糾聚相雄長號其魁曰牛叢其獲盜不謁之官輒積薪焚殺之普安亦然先是有挾讐焚三尸者役不敢捕熙晉期必得重繩以法風頓革王柏心撰傳守宜昌六載結積牘千七百餘事道光二十九年楚大水流庸聚宜昌熙晉畢力撫綏復請葺城垣以工代賑秩滿將去為留六閱月歲其事比行送者數千人皆泣下宜昌府志名宦傳乞養歸未幾卒年六十一熙晉邃於學積書數萬卷訂疑糾謬務窮竟原

委去取精審義烏縣志政暇則獨坐一室披誦至夜分每語及經史

三通歷朝會要衮衮若成誦王柏心撰傳所著春秋規過考信九卷

謂杜預解經厥有三蔽劉光伯規之而其書久佚乃從正義中

采得一百七十三事並刺取經史百家及近儒著述與劉規相

發明者臚列而備論之其杜非而劉是者則為之申以見其說

之可據杜是而劉非者則為之釋以見其不足難至杜劉兩說

義俱未安則為之證證之羣言斷以己意蓋劉說未合不及十

之二焉春秋規過考信自叙又謂隋經籍志載春秋述義四十卷光伯本

傳復有春秋攻昧十卷不及規過據孔穎達序稱習杜義而攻

杜氏疑規過當在述義中非別為一書舊唐書經籍志載述義

三十七卷較隋志少三卷而多規過三卷此其證也孔氏於規

陳西橋先生傳稿

義烏陳氏附刊

杜一百七十三事無一不以為非茲於所規之外又得一百四

十三事並皆述義之文其異杜者三十事駁正甚少殆以唐初

奉勅刪定著為令典黨同伐異亦勢會使然歟今參稽經籍援

據羣言案其事理辨其得失成春秋述義拾遺八卷春秋規過考信述義

拾遺又有古文孝經述義餘語五卷帝王世紀二卷貴州風土

記三十卷黔中水道記四卷宋大夫集箋注三卷臨海集箋

注十卷日損齋筆記考證一卷文集八卷征帆集四卷義烏縣志名宦傳

仁懷時以未有志乘叙成仁懷廳志二十卷仁懷志名宦傳

右朱鼎甫先生擬先曾祖西橋公國史儒林文苑傳稿文存

佩弦齋集知本謹取以弁先曾祖遺著春秋規過考信述義

拾遺二書卷首俾讀是書者及見焉 曾孫知本補刊謹志

春秋左氏傳述義拾遺敘

杜元凱注春秋經傳曰集解劉光伯疏杜氏集解曰述義集解者集諸家之解第拘一家之解不可謂之集述義者述一家之義必通諸家之義始可謂之述自集解行而漢儒之家法盡廢今疏中劉賈鄭服之說得以不絕者光伯之力也五經之有義疏昉於宋齊案鄭康成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為主其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已意使可識別也實為疏家之祖鄭箋毛而異毛不害其宗毛劉述杜而異杜豈害其宗杜乎孔氏於規杜一百七十三事無一不以為非茲於所規之外又得一百四十三事異杜者三十事駁正甚少殆以唐初奉勅刪定著為今典黨伐同異亦勢會使然歟今參稽經籍援據羣言案其事理辨其得失釐為八卷題曰拾遺竊謂集兩漢之大成者康成也集六朝之大成者光伯也康成於眾經並為注解光伯之自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著錄隋志本傳凡百四十餘卷古來注家注經之多未有過於康成者疏家疏注之多未有過於光伯者唐初修五經正義易雖有江南義疏十餘家無足據者故諸疏惟易最下自禮記據皇侃外尚書毛詩春秋皆據光伯本也或曰春秋序但稱光伯不及士元而詩書之序並言二劉似不盡屬光伯者案士元本傳第言五經述義並行於世不詳卷數志亦未著其目貞觀初詔擢皇侃等子孫官亦及炫而不及焯意者士元之疏已

春秋述義拾遺目錄

廣雅書局

併入光伯疏歟春秋述義稍見崖略其於書及詩亦有可窺測者焉孔傳自宋以前無有指其偽者後人皆以書不用鄭而用孔咎穎達今攷穎達據炫炫據焯焯據費離自蕭梁已然矣臯陶謨思曰贊贊哉二劉並以襄為因武成皇天后土小劉以后土為地呂刑刑罰世輕世重劉君以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違傳意為穎達所駁其祖乙序圮於耿以圮於相遷於耿為大不辭立政三亳歸周在武王時非文王時呂刑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皆直攻孔傳之失當亦劉說舜典在璿璣玉衡謂江南宋元嘉年大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大史書矣此在隋未併陳之前故云江南若鞭作官刑官辟疑赦疏中兩稱大隋比於不去葛龔尤屬顯然新唐書歷志引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載光伯說檢指征疏全用其文他可知矣詩之述義最為殊絕而三百五篇疏中都無一字以左氏及詩正義證之襄二十四年無貳爾心用毛傳也昭二十六年賦蓼蕭用鄭箋也與孔氏之依違毛鄭者不同周南疏引左傳如魚鱗尾衡流而彷彿小雅疏引左傳為吳季札歌小雅大雅疏引左傳嘉栗旨酒所引服注均與規杜合亦與孔氏之彼此歧異者不同據孔氏之序但云削煩增簡則全本之光伯矣由此言之孔氏書詩春秋諸疏皆勦襲光伯之成書以為己功向使南北分裂之際微光伯為之兼綜條貫包羅古義貞觀君臣即欲成五經正義豈能炳燦今古乎故光伯為功經術不在康成下因春秋而備論之世有研

春秋述義拾遺目錄

廣雅書局

482

經之君子其不以斯言爲河漢夫
道光二十八年歲在著雍涪灘人日義烏陳熙晉序於宜昌郡
齋

春秋述義拾遺自叙

三
廣雅書局

春秋述義拾遺目次

卷首

春秋經傳杜預集解序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

國史

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

褒貶

杜氏

卷一

隱公傳首

爲魯夫人

春秋述義拾遺目次

十
廣雅書局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謂之鄭志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

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二年莒人入向

三年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

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
彰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
也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
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寶器用之資阜隸之
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考仲子之宮將萬焉

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

十一年羽父使賊弑公子寯氏立桓公而討寯氏有死者

卷一

桓公

春秋述義拾遺目次

五年冬州公如曹

凡祀啟蟄而郊

六年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膄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

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蠹也謂其備膄咸有也

於是諸侯之大夫成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

以山川則廢主

十一月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

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十八年女有家男有室

莊公

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三

六年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

十一年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二十二年成子得政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閔公

二年是服也狂夫詛之

卷三

僖公

六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八年盟于洮

春秋述義拾遺目次

十年及七輿大夫

十五年公如齊

十六年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二十有一年夏大旱

二十四年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

作詩

二十七年入務利民民懷生矣

二十八年執曹伯畀宋人

不有寧也

此三志者晉之謂矣

夢河神謂已曰畀余

三十年秦軍汜南

三十二年秋衛人及狄盟

三十三年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

烝嘗禘於廟

卷四

文公

元年舉正於中歸餘於終

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

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曰夫已氏

春秋述義拾遺目次

四 廣雅書局

十五年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

貴之也

十八年此十六族也

宣公

十一年楚子入陳

十二年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

十七年冬公弟叔肝卒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

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成公

二十二年三月公如京師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十五年仲嬰齊卒

十七年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卷五

襄公

四年戎狄荐居

五年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

九年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辭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柎

三月癸丑

春秋述義拾遺目次

五 廣雅書局

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納諸霍人

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十一年七姓十二國之祖

歌鐘二肆

十四年商旅于市

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

十六年齊高厚之詩不類

十九年婦人無刑

二十一年軌度其信

二十二年祭以特羊殷以少牢

二十三年惟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

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二十五年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

不為崔子其無冠乎

齊人以莊公說

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

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

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賦車兵徒卒

卷六

春秋述義拾遺目次

六

襄公

二十六年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

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

則苗賁皇之為也

晉土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

二十七年皆取其邑而歸諸侯是以睦於晉

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

而公怨之以為賓榮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二十九年被殞而禘則希幣也

不尙取之

好善而不能擇人

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

為之歌頌

見舞象箛南籥者

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

三十年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

十三年矣

然則二萬二千六百有六句也

三十一年愿吾愛之不吾叛也

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

卷七

春秋述義拾遺目次

七

昭公

元年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

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於是有煩手淫聲悖理心耳乃忘和平君子弗聽也

二年送從逆班

三年今璧龍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

以樂悖憂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穆伯之忌

敬子不入

廣雅書局影印

四年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雷之為雷誰能禦之

五年舍中軍

毀中軍于施氏成諸滅氏

七年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

八年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

九年豈如弁髦而因以傲之

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克己復禮仁也

卷八

昭公

春秋述義拾遺目次

八

廣雅書局影印

十七年不君君矣

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

十八年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

二十五年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

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鴛王好命

二十八年詩曰惟此文王

二十九年土正曰后土

其同人

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

過也

定公

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四年命以伯禽

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八年主人出師奔

喜於魯死何暇追余

卷末

春秋述義拾遺目次

九

廣雅書局影印

河間劉氏書目考

隋書儒林傳

春秋述義拾遺卷首

義烏陳熙晉撰

春秋經傳杜預集解序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
尚書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誥其經曰大史友內史友如彼言之
似諸侯有大史內史矣但徧檢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何則周
禮內史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
說襄王使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天子命臣內史掌
之襄三十年傳稱鄭使大史命伯石為卿是諸侯命臣大史掌
之諸侯大史當天子內史之職以諸侯兼官無內史故也鄭公
孫黑強與薰隧之盟使大史書其名齊大史書崔杼弑其君晉

春秋述義拾遺卷首

廣雅書局

大史書趙盾弑其君是知諸侯大史主記事也南史聞大史盡
死執簡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若然襄二十三年傳稱季孫
召外史掌惡臣言外史則似有內史矣必言諸侯無內史者閔
二年傳稱史華龍滑與禮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傳稱魯有
大史克哀十四年傳稱齊有大史子餘諸國皆言大史安得有
內史也季孫召外史者蓋史官身居在外季孫從內召之故曰
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藝文志云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左史記言
右史記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禮記玉藻云動
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雖左右所記一文相反要此二者
皆言左史右史周禮無左右之名得稱左右者直是時君之意

處之左右則史掌之事因為立名故傳有左史倚相掌記左事
謂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左是陽道陽氣施生故令之記
動右是陰道陰氣安靜故使之記言藝文志稱左史記言右史
記動誤耳

孔氏曰周禮春官小史職曰掌邦國之志內史職曰凡四方
之事書內史讀之外史職曰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于四方
今杜氏序云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掌邦國取小史職文四方
之事取內史職文杜總括兩史共成此語杜此序又云達四
方之志取外史職文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
定是何史蓋天子則內史主之外史佐之諸侯蓋亦不異但
春秋之時不能依禮諸侯史官多有廢闕或不置內史其策

春秋述義拾遺卷首

廣雅書局

命之事多是大史則大史主之小史佐之
辨曰酒誥曰矧大史友內史友繼大史而言內史則內史在
大史之下正足以證諸侯之有內史諸侯既有內史則襄二
十二年傳稱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者亦官名矣劉說未確
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
微顯闡幽皆說作傳之意經文顯者作傳本其微微經文幽者
作傳闡使明著顯者若天王狩于河陽觀經文足知王是天子
狩是出獵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狩耳故傳發晉侯召王是
其微顯也幽者若鄭伯克段于鄆觀經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稱
克故傳發武姜愛段是闡其幽也且明作傳其有微經之顯闡
經之幽以裁制成其義理比類者皆據舊典凡例而起發經義

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經之衰貶例稱得雋曰克傳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據舊例發義也晉侯召王使狩鄭伯不教其弟仲尼沒其召王顯稱鄭伯正明正述其事先解經文是指其行事以正衰貶也此二事尤明著耳其餘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論作傳而質沈諸儒皆以為經解之是不識文勢而謬失杜旨

案曰隋書經籍志春秋序賀道養崔靈恩田元休俱各有注一卷又有春秋序義疏一卷不載名氏光伯有春秋左傳杜預序集解一卷劉君稱賀沈諸儒蓋陳沈文阿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二十五卷於序亦為之注也此駁正賀沈之說最當杜氏

不言名而云氏者漢承焚書之後諸儒各載學名不敢布於天下但欲傳之私族自題其氏為謙之辭

孔氏曰杜氏名預字元凱繼之孫忽之子也不言名而言氏者注述之人義在謙退不欲自言其名故但言杜氏毛君孔安國馬融王肅之徒其所注書皆稱為傳鄭玄則謂之為注而此於杜氏之下更無稱謂者以集解之名已題在上故止云杜氏而已

案曰劉君名其書曰述義者述杜義也卷首稱杜氏猶之毛詩禮記周禮儀禮稱鄭氏也孔氏序今校先儒優劣杜為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於今其為義疏者則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疏蘇氏則全不體本文惟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為翹

楚考之隋志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二十五卷陳國子博士沈文阿撰王元規續沈文阿春秋左氏傳義略十卷不及蘇寬當在沈氏之後要之皆主杜解者然非光伯之慎擇廣採沖遠恐不能為正義杜解亦不能顯行於後也光伯其諸杜氏之功臣孔氏之先導歟

春秋述義拾遺卷

義烏陳熙晉撰

隱公傳首

為魯夫人

有文在手為魯疑不得若此

孔氏曰以其手之文理自然成字有若天之所命使為魯夫人然故嫁之於魯也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曰下不言為此傳言為魯夫人者以宋女而作他國之妻故傳加為以示異耳非為手文有為字故魯夫人之上有為字也仲子手有此文隸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虞作魯魯作夫手文容或似之其友及夫人固當有似之者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一

十

辨曰冲遠之說長於光伯今考之說文七篇於部炎古文以為魯備之魯隸續所載魏三體石經尚書文侯之命盧弓一盧作旅旅三形古盧旅與魯聲近故炎段音為魯若漢石經乃八分書非古文也許書三篇瓜部為母猴也古文為象兩母猴相對形石經作十篇夫部亦丈夫也从穴一石經作八篇人部八此籀文石經作八以許書證之手文當作八也亦八石經虞作魯孔在唐初得見之今已缺佚說文虎部虞从虎吳聲未載古文三篇又部彡从二又相交與古文友魯亦古文友石經尚書大誥友二形古文四聲韻作魯手文不得若魯及至字容或似之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難何休云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若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云黃帝坐於玄扈間鳳凰銜書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謂此五事何休又云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

春秋述義拾遺卷一

十一

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奉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非比辭也何休自云諸侯不得改元則元者王之元年非公之元年公即位不在王之元年安得同日並見其成體也即以託王於魯史之改元元既為魯所改則政不由王出安得以王之政正諸侯元尊而王卑年大而月小年之有元改而無忌王之立政必云須奉舍其大而事其細敬所卑而慢所尊以此立教必不可行聖人有作豈當爾也黃帝之作五始者為天子法乎為諸侯法乎諸侯不得改元必非諸侯法若非諸侯法安得有公即位乎無公即位則闕一始何得為五始也若是天子法不得言王正月王

卽位何休云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然王者豈復以己之政正己卽位不通若此何以行之言左氏者或取爲說是逐狂東走也隱莊閔僖四公元年傳皆說不書卽位之由故指以爲例隱不行卽位又謙不告至而歲首告朔朝正所以尊敬祖考也若不行卽位又不朝正則與臣子無別不成爲君故告朔朝廟也

孔氏曰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始改正朔自是文王所爲頒於諸侯非復文王之歷受今王之歷稱文王之正非其義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卽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稱黃帝受圖有五始謂此五事也杜於左氏之義雖無此文而五始

春秋述義拾遺卷一

十一 廣雅書局

之理亦於杜無害

賈氏遠曰公羊以魯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如此何以笑子路率爾何以爲忠信何以爲事上何以誨人何爲法何以全身如此若爲通乎見公羊疏引長義案公羊傳無黜周王魯之文乃何休解詁中語也如賈氏所言則其說不始於何休矣

桓氏譚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春秋傳多所遺失又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劉原父權衡曰元年者公羊以謂諸侯不得改元春秋王魯故託稱元非也元者始爾君之始年謂之元年猶歲之初月謂之正月非有天子諸侯之辨也說者以爲變一爲元元者氣也言天地由之始生夫人君卽位何乃遠及天地未生之前乎又曰上無所繫故使春繫之夫制元年者人君也非實太極也以一爲元氣何當於義哉其過在必欲成五始之說而不究元年之本情也上無繫者文勢當然聖人雖欲損之不可損雖欲益之不可益又何云云乎

春秋述義拾遺卷一

四 廣雅書局

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亦非也公羊言王者正受命是矣其言文王則非也春秋者王政之本故假王以正萬事置之春正之間者明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君不但指文王

又公羊以謂黜周王魯卽指文王非黜周也又公羊以謂王道三統卽指文王非三統也此其自相背也又公羊以爲春者天之所爲正者人之所爲所以先春而後王也亦非也元年獨非人之所爲乎何以獨在春上大凡元年春正月公卽位此八字者文理相須苟載事者必皆庸焉非聖人新意也則所謂五始者殆虛言乎何休又言諸侯不奉王之正則不得卽位按桓公書卽位非能奉王正也此皆蔓衍其辭飾春秋焉可矣非傳道必信之語也

蘇氏軾曰三家之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爲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後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魯之學與夫讖緯之書者皆祖公羊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爲何

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謂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者皆出於何

氏 案五始之說公羊無明文故 尤伯不難公羊而難何休

蘇氏轍曰儒者必慎其所習習之不正終身病之公羊之書好為異說而無統多作新意以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漢之諸儒治公羊者比於他經最為迂闊至於何休而其用意又甚於公羊蓋其勢然也

王氏應麟曰春秋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有三三月書王者一十九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何休謂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

黃氏澤曰近世說春秋謂孔子用夏正考之三傳未嘗有夏正之意何休最好異論如黜周王魯之類甚多若果用夏正

春秋述義拾遺卷一 隱公

五 廣雅書局

則何氏自應張大其事今其釋公羊傳亦止用周正如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何氏云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是也惟西狩獲麟解云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詳其說亦只謂孔子書狩於春者以周之正月二月是建子丑之月於夏時為冬故書狩夫以春而書狩此何氏所以謂之去周正而行夏時蓋緣此年不書王正月而止書春故何氏有此論然以前二百四十二年皆據周正以解公羊矣獨此年有此論亦所謂立異論之一者又案何氏云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又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不終竟又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

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白書署曰衍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觀何氏此說怪誕穿鑿則無怪其於春秋之終而謂孔子改周正也然何氏亦只謂此一年耳而近世說春秋者遂謂周不改時又謂二百四十二年皆用夏正大失聖人尊王之旨豈非何氏作俑之過哉

案曰楊氏助疏何休注公羊取春秋緯黃帝受圖立五始證之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記曰其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顏師古注服虔曰其敬也張晏曰要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共讀曰恭李善注胡廣曰一日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日公即位衰在西漢時已有其說則五始不始於何休矣孔氏云五始之理於杜無害於經傳未必無害也劉君所謂不事文王仍奉周正者難公羊也然以上下文義求之則公羊本謂王者為天王非謂文王也善乎徐位山之言曰文王固天王之謬也傳曰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休注曰據下秋七月天王先言月而後言王知王者受命所制月也王者受命必改正朔明受之於天傳又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注曰統者始也總繫之辭天王者始受

春秋述義拾遺卷一 隱公

六 廣雅書局

命改制布政教於天下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曰政教之始據此則上文春王正月注曰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明是天王天之所命也天文字近而謬據是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貺豈有七月為天王之秋而正月為文王之春乎注言始受命改制布政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總繫一統其不為文王可知準此而言則何注所謂始受命者始受命嗣天子也是平王非文王也據疏引春秋說疑三代謂疑文王彼宋氏注云雖大略據三代其要主於文王則其誤久矣於虜公羊之受誣於後人者豈特此哉隋書經籍志春秋左氏膏肓十卷又春秋漢議十三卷皆何休撰春秋左氏膏肓釋病十卷服虔撰梁有春秋漢議駁二卷服

春秋述義拾遺卷一

隱公

虔撰亡駁何氏漢議二卷鄭玄撰今服氏書久佚惟鄭氏儀膏肓見本傳疏及他書尚存三十條劉君功深於公羊而開卷以難何始然則何氏解詁一書不獨非春秋意亦非盡公羊意矣劉之此言可以補子慎之軼說穀梁疏亦登光伯之說而不標所自經傳釋例公即位例第一隱莊閔僖雖居君位或有故而不修即位之禮或讓而不為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得禮廢事異國史固無所書非行其禮而不書於文也頴氏說以為魯十二公國史盡書即位仲尼修之乃有所不書若實即位則為隱公無讓若實有讓則史無緣虛書也又賈氏云不書隱即位所以惡桓之篡然則僖不篡閔不篡莊而此三君皆不書即位復以何惡隱公傳則以攝為文莊

公傳則以為姜出為文閔公傳則以亂為文僖公傳則以公出為文此皆是實不假文託義也且明於四公發傳以不書不稱起文其義一也劉賈頴為傳文生例云恩深不忍則傳言不稱恩淺可忍則傳言不書博據傳詞殊多不通又公行至例第二十三經書公行及至皆因告於廟書之於策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又告朔第四十一每月之朔必朝於廟因聽政事敬而禮成故告以特羊然則朝廟朝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所從言之異耳劉君蓋據釋例為說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注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能自通於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

春秋述義拾遺卷一

隱公

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惟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為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或可史異辭非先會而盟則稱會知者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公後至則是不及其會而經稱會故知盟稱會者未必先行會禮也孔氏曰及與也史書魯事以公為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為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越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趙氏汭曰及者暨也穀梁傳曰及者內為志焉爾凡特相盟內之志曰及外之志曰會案曰董氏仲舒春秋繁露爵國篇曰傳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

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周有王子克楚有鬬克並字子儀與邾子克字儀父皆名字相配邾儀父其附庸之書字者歟伊川程子曰凡盟內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此以魯為主也孔氏據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進以證此之不爲會禮善於申劉意矣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公後至故不書所會此書邾儀父非會諸侯不書矣殆劉氏所謂惟盟不會者爾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注祭伯諸侯爲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使

卿而無爵或亦書字大夫有爵或亦書爵傳稱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俱是卿士並不言爵又滕侯之先爲周卜正書稱齊侯

春秋述義拾遺卷一 隱公

九

廣雅書局

呂伋爲虎賁氏則大夫或有爵也然則大夫有爵不可舍爵而書字卿而無爵不可越字而書名蓋有卿士亦書字大夫亦書爵也王臣之見經者眾祭伯凡伯毛伯單伯召伯尹子單子劉子其間未必無大夫榮叔南季家父叔服其間未必無卿但無明證故依例解之

孔氏曰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說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而云邾茅胙祭則祭之初封畿外之國也穆王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世仕王朝蓋本封絕滅食采於王畿也釋例曰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稱字南季榮叔是也元士中士稱名劉夏后尙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其或稱祭公舉官而言之此其定例也然春秋之世有王

之卿士無采地者若王叔陳生伯與之屬是也但未知書經其稱云何杜旣云公卿稱爵而王子虎及劉卷率稱名者彼是天王爲赴以名告魯如諸侯之例薨則稱名此云公卿稱爵者謂聘使往還與彼爲異也又襄十五年注云天子卿書字者以傳云劉夏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以劉夏非卿書名若卿則應書字以名字相對故舉以言焉其實卿書爵也此祭伯若王使來當云天王使祭伯來聘亦如天王使凡伯來聘今以自來爲文明非王命而私行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一 隱公

廣雅書局

公羊傳曰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爲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何休注言奔則與外大夫來奔同文故去奔明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主書者以罪舉內外皆書者重乖離之禍也祭者采邑也伯者字也

姚氏謂曰王國之臣至魯必有其事焉不言其事而言來是不反之稱也畿內臣有王使有非王使其於魯春秋皆著其來之故惟桓公八年祭公來遂迎王后於紀不言來魯之事以其遂事而知其來之故猶之著其事者矣第書來而卒無所爲事者是不反之稱也桓五年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實來屬辭比事凡畿內諸侯奔魯宜曰來焉爾故公羊氏以祭伯來爲出奔來魯此其說殆不可易左氏穀梁以爲非王命而來朝不正其外交故弗謂朝是皆附會難信且其辭尤有非者聘者問也朝者見而受政之辭也小國之侯於大國之

侯爲方伯連率者有受政之義故曰朝若夫王畿內諸侯以屬於天子言之雖卑者猶序于大國諸侯之上非受政之人也不可曰朝以其分而言之雖三公猶不及外小國之純平爲君於天子有不純臣之道者苟別乎天子而爲君與外諸侯等列相朝則抗矣此必無其禮者不可以屬辭故左氏穀梁皆爲失辭然則其非王使又無他故而至魯焉者當謂之何蓋春秋一謂之曰聘桓公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是也故言春秋不正其外交者以責祭叔誠當而非以責祭伯祭伯之來感矣非爲賓旅者也

孔氏廣森曰穀梁傳以爲來朝劉向本治穀梁其上封事云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是

春秋述義拾遺卷一 隱公 十一 廣雅書局

亦取公羊之說爲長

案曰祭伯公羊以爲天子之大夫穀梁以爲寰內之諸侯杜氏以爲諸侯爲王卿士祭公羊以爲采邑杜氏以爲國伯公羊以爲字穀梁杜氏以爲爵來公羊以爲奔穀梁以爲朝杜氏以爲非王命不稱使光伯謂無明證杜但依例解之姚姬傳以公羊之說爲不可易

謂之鄭志 注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

以克爲文非其實狀故傳解之謂之鄭志言仲尼之意書克者謂是鄭伯本志也注又申解傳意言鄭伯志在於殺心欲其克難言其奔故仲尼書克不書奔如鄭伯之志爲文所以惡鄭伯

也

王氏應麟曰謂之鄭志所以明兄弟之倫謂之宋志所以正君臣之分

黃氏曰抄曰左氏罪鄭伯失教殺果可殺者否耶鄭莊之大惡在伐周未必在克段

沈氏彤曰鄭伯志在於克不志於殺

案曰疏引服虔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言鄭伯本有殺意故爲養成其惡斯不然矣傳曰稱鄭伯譏失教也止責鄭伯失於教誨之道不謂鄭伯元有殺害之心若從本以來卽謀殺害乃是故相屠滅何止失教之有且君之討臣過其萌漸惡雖未就足得誅之何須

春秋述義拾遺卷一 隱公 十一 廣雅書局

待其惡成方始殺害服言本意欲殺乃是誣鄭伯也此論最允蓋杜稱志在於殺本之服氏孔之難服卽難杜矣劉云傳解經意書克謂鄭伯本志則杜言鄭伯志在於殺非傳意卽非經意矣何則鄭伯克段未嘗殺段也言外似有非杜之意襄元年謂之宋志沖遠謂此彭城實非宋地而經書爲宋言宋人志在取之夫子修春秋而傳特言謂之宋志謂之鄭志者還取二國本志故也鄭志在克宋志在取皆所謂如本志也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注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

此亦例不言凡者諸所發凡皆爲經張例此舉葬之大期以譏

宰咍之緩非是為葬發例故不言凡也

孔氏曰隱七年始發凡例特云謂之禮經十一年又云不書于策明書於策者皆是經國之常制非仲尼始造策書自制此禮也今案周禮竟無凡例為當禮外別自有凡為當凡在禮內

案曰釋例弔贈葬例第五天子諸侯大夫士各以赴弔遠近為差等所以通意敘事夫哀死送終臣子之所盡禮是以未及期而葬謂之不懷過期而不葬謂之緩慢以示譏也春秋從實而書以示是非劉氏謂非為葬故不言凡是矣隋志有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蓋自杜氏發凡以言例謂仲尼修史本於周公說春秋者皆言凡例自六朝已然矣夫周禮無所

春秋述義拾遺卷一 隱公

主 廣雅書局

謂例也春秋亦無所謂例也劉氏云諸所發凡皆為經張例則是春秋之凡非同禮之凡矣例云乎哉黃東發曰自發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發凡是則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有凡例而後作經乎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耶

二年莒人入向

盟會例卿則書名氏非卿則書人人當名氏之處由是將卑師少則書人亦與盟會同

王氏哲曰春秋凡卿書名氏志其執政之臣也其大夫不與國政故例稱人略之也凡大國之卿皆書名氏記其人則於

其行事也得以衰貶之矣自曹以下至邾滕紀莒之類雖有侯爵者皆以微弱不能自強於國政當時無所輕重故略其卿稱人而已

案曰公羊傳曰人者何得而不居也隱五年公羊傳曰將尊師眾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

三年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此四者所以自邪已身言為之不已將至於邪邪謂惡逆之事又難服云服虔云言此四者過從邪起邪是何事能起四過若從邪起何須云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寵祿豈是邪事四者得從而來乎且言弗納於邪懼其緣驕以至於邪非先邪而後驕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一 隱公

十四 廣雅書局

孔氏曰驕謂恃已陵物奢謂夸矜僭上淫謂者欲過度泆謂放恣無藝此四者之來從邪而起

案曰下文云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則是從寵祿而驕奢淫泆從驕奢淫泆而邪也服虔言四者過從邪起則與下文不相應矣尤伯難服申杜最當孔氏舍杜從服殊違傳意

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

說文云魚捕魚也天官魚人掌以時獻為梁凡獻者掌其政令是謂捕魚為魚魚者猶言獵者也此條正義不著劉說以下載劉說稱捕魚并引獻人知為無疑捕魚獵獸其事相類此諫大意言人君可觀獵獸不可觀捕魚

案曰說文十一篇鱣部灋捕魚也段玉裁注周禮獻人本作

魚此與取鼈者曰鼈人取獸者曰獸人同也左傳公將如棠觀魚者魚者謂捕魚者也呂氏春秋淮南鴻烈高注每云漁讀如論語之語讀如相語之語尋其文義皆由本文作魚故為讀若以別諸水蟲周禮音義獻本作魚又音御御音即高氏之語音也然則古文本作魚作鱣漁其籀文乎至小篆則媮為漁矣據經文公矢魚于棠史記魯世家作觀漁于棠漢書五行志亦作漁劉義審矣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注大事祀與戎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言器用眾物不入

春秋述義拾遺卷一 隱公

五

廣雅書局

法度則為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

凡物者廣言諸物鳥獸魚鼈之類也材謂所有皮革毛羽之類也器謂車馬兵甲軍國所用之物也凡此諸物捕之不足以講習兵事其材不足以充備器用如此者則人君不親舉焉其意言獵之坐作進退可以教戰陳獸之齒牙皮革足以充器用人君可以觀之捕魚不足以教戰陳鱗甲不足以為器用人君不宜觀之人君一國之主在民之上當直已而行之以法毆民而納之於善故云人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言當為軌為物納民於其中也今若人君所行不得其軌舉動不順器服不當其物上下無章如是則謂之荒亂之政也亂政數行國家之所以禍敗也其意言魚非講事是不軌材不充用是不物今君觀魚是

為亂國之政禍敗之本故不用使公行也事度軌量正謂順時狩獵以教習戎事也材章物采正謂取其皮革以修造器物也下云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以習威儀覆此講事也肉不登俎材不登器則公不射覆此章物也別言川澤之寶非君所及指言不可觀魚辭有首引自相配成也田獵止教戎而言祀者獵狩主以祭祀故并祀言之下注云俎祭宗廟器見此意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一 隱公

六

廣雅書局

孔氏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者物謂事物旌旗車服之屬若其為教戰祭祀等大事故布設陳列則可如其細碎盤遊雖陳其物不堪足以講習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者材謂皮革齒牙之屬若其為飾器用故狩獵取材則可如其因遊宴戲樂所得之材不堪足以備飾器用人君當直已而行之以法毆民而納之於善故云人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既言民歸軌物更解軌物之名準度軌量即謂習戰治兵祭祀之屬是也章明物采即取材以飾軍國之器是也

案曰劉云凡物應言諸物鳥獸魚鼈之類與下文材字一例孔謂物謂事物旌旗車服之屬則與材字不相應矣且旌旗車服已該於講大事中何庸先列於義劉氏為長前以大事為兵事後言獵狩主祭祀補杜義云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寶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注俎祭宗廟器登於器謂以飾法度之器

此言田獵之時小禽小獸則公不射雖講事而田尚不射小物
況魚非講事不宜輒舉不謂登俎之物皆公所親射周禮獻人
凡祭祀其其魚之鱸鱉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有魚爲俎實肉
登於俎公則射之而以觀魚爲非禮者此言不登於俎者謂妄
出遊獵雖取鳥獸元不爲祭祀不登於器亦謂盤遊元不爲取
材以飾器物今公觀魚乃是遊戲故以非之然登俎登器之物
雖君所親至於庶羞雜物細小之倫雖爲祭祀亦君不射禮水
土之品籩豆之物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豈皆公親之也

孔氏曰說文云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然則有毛爲皮去
毛爲革周禮掌皮秋斂皮冬斂革以其小異故別時斂之散
文則皮革通也領上大齒謂之爲牙鳥翼長毛謂之爲羽齒

春秋述義拾遺卷一 隱公

七

牙毛羽各自小異故歷言之也登於俎謂升俎以其祭登於
器謂在器以爲飾諸器之飾有用此材者登訓爲升服虔以
上登爲升下登爲成二登不容異訓且云不成於器爲不辭
矣又器以此物爲飾宜復待之乃成也

案曰孔氏於皆公所親射下稱祭祀水土云云同是此疏皆
用光伯說爲之

考仲子之宮將萬焉 注萬舞也

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羽舞也則萬與羽不同羽者
爲文萬者爲武武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
此傳將萬問羽卽似萬羽同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
問羽數非謂羽卽萬也經直書羽者與傳互見之

孔氏曰案公羊傳則萬與羽不同今傳云將萬焉問羽數於
眾仲是萬與羽爲一者萬羽之異自是公羊之說今杜直云
萬舞也則萬是舞之大名也何休云所以仲子之廟惟有羽
舞無干舞者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

呂成公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也干舞武舞之別名也籥
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
爲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
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文舞
舞羽吹籥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
若萬舞止爲武舞則簡兮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於
文舞耶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

春秋述義拾遺卷一 隱公

木

廣雅書局

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總名明矣

辨曰杜以萬爲舞名據左氏也劉依公羊非是違注乃是違
傳孔氏不達杜旨折而入於劉義失之萬者文武二舞之總
名羽者文舞干者武舞莊二十九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
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
習戎備也此干舞之稱萬也初獻六羽此羽舞之稱萬也干
羽皆可以稱萬非謂萬卽干也若稱萬果如公羊所云豈有
將萬而問羽者其不然者一也何休謂萬者象武王以萬人
伐紂然商頌曰萬舞有奕則不始自武王矣夏小正丁亥萬
用入學墨子非樂篇曰於武觀曰萬舞翼翼章聞于大據竹
書紀年云帝啟十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武觀卽楚語所

謂夏有五觀也則商之先亦有萬矣竹書紀年又云帝舜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則夏之先又有萬矣豈必以武定天下始名萬乎其不然者二也詩邶風方將萬舞毛亨傳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初學記樂部韓詩曰萬大舞也鄭康成始謂萬舞惟干無羽未必毛韓非而鄭是也其不然者三也

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 注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瑯邪費縣東南

言祀泰山之邑者謂泰山之旁言此邑邑內有鄭宗廟之祀蓋祀桓武之神

孔氏曰知祊是鄭祀泰山之邑鄭以桓公之故受邑泰山之

春秋述義拾遺卷一 魯公 十九 廣雅書局

下天子祭泰山必從往助祭使共湯沐焉故公羊謂之湯沐之邑既有此邑因立別廟

案曰傳云鄭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許之所祀者周公知祊之所祀者鄭桓公武公也劉申傳意云爾

十一年羽父使賊弒公子爲氏立桓公而討爲氏有死者 注欲以弒君之罪加爲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

羽父遣賊弒公公非爲氏所弒公在爲氏而死遂誣爲氏弒君欲以正法誅之君非爲氏所弒故討爲氏之家僅有死者而已言不總誅之

顧氏炎武曰言非有名位之人蓋微者爾如司馬昭族成濟

之類

孔氏尚典曰羽父欲掩其名當大討爲氏而但曰有死者必爲氏爲羽父之黨而誅不相干之人以塞責耳

王氏景曰隱公不書即位攝也然攝之爲言魯史之舊也桓公弒君弒兄諱之屬之羽父而羽父委之爲氏隱之被弒不詳而爲氏之誅誰氏史皆深沒其文而以薨赴于四方則隱公即位之文亦必桓追而削之如明永樂之于建文天順之于景泰故孔子莫得而書公羊謂成隱公之意非也羽父公子專權久矣其于太宰非所急也不應以求太宰故遂至于殺桓及隱不聽復即譜于桓而弒之其視弒君如左右取攜之便此必非情理所有蓋是時隱長而賢國人悅之會盟征

春秋述義拾遺卷一 魯公 二十

伐率親往蒞其役而桓之爲人隱恨賊驚隱豈不漸窺而得之桓年漸長迴翔而不即授之位因以猜疑觀望而乘過清之後忽發禍機于不測此謀弒之所由來必非羽父之故桓非獨與聞乎弒而已也比其即位既以隱母之卑桓母之貴布告列國因深沒已篡弒之名并削隱即位之實以爲宜繼惠公之後而隱無與焉蓋當日情事如此孔子知之生二百餘年之後無從筆之於書而姑仍其舊故春秋者爲亂臣賊子作實因魯而作所以十二公以隱居首也

姚氏融曰春秋爲魯弒君諱晉董狐齊太史值趙盾崔杼之事則書其國史皆曰弒君二者之於史其孰是焉曰皆是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不忍言君之被弒仁也弒君之賊紀

諸簡策以爲戮亦仁也然以史義言之則晉與齊爲正矣春秋之作也其文則史孔子曰其辭則某有罪焉爾因其事而易其辭孔子有之併史所載事而易之孔子所不爲也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使孔子生於齊晉而史作焉使董狐齊太史生於魯爲春秋書羽父慶父襄仲之弑皆無隱焉吾知孔子必因其故矣惟魯舊史之文曰薨曰卒聖人則亦從之而以不地致其意以不地致意豈若明載其賊之爲著邪孔子不敢易史氏之舊非以爲正可爲後世作史者法也彼世之爲史者吾異焉旣於列傳明載弑君之迹矣而諱于本紀是何爲耶且春秋以魯人爲魯諱亦其宜也今以異世而修前代之史於吾非所不忍言者而以諱爲學春秋之義是失

春秋述義拾遺卷一

隱公

三

義之尤者已太史公本紀書申侯弑幽王趙高弑二世良史宜若是舍良史之法而爲彼進退無據之辭知春秋者宜弗爲也

案曰壘弑君之罪豈討爲氏所能免蓋桓公庇之也魯在春秋見弑者四君慶父始使圉人擗賊子般旋使卜齮弑閉公公子遂弑惡及視迄未有正其罪者司馬昭急成濟之誅隋煬帝緩張衡之死其術雖殊其心一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一終

華陽范溶武進屠寄校字

義烏陳熙晉撰

桓公

桓公五年冬州公如曹 注不書奔以朝出也

服虔云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為公炫難服云周法二王之
後乃得稱公雖復周公太公之勳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
升上等州有何功得遷公爵若其爵得稱公土亦應廣安得爵
為上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黜爵亦宜減安得地既削小爵尙
尊崇此則理之不通也

孔氏曰或可嘗為三公之官若號公之屬故稱公也以其無
文故備言之

春秋述義拾遺卷二 桓公

廣雅書局

張氏洽曰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內之地河內州縣也

左氏乃云瀆于公杜注城陽瀆于縣州國所都昭元年傳云

城瀆于或云因州公不反國為杞所并遂以瀆于為都未詳

孰是案釋例土地名云二名國都於東莞瀆于縣考晉書地理志瀆于縣屬城陽郡不屬東莞郡釋例非也

姚氏簡曰周有天下列爵五等而上公不以封外諸侯惟天

子三公而已祿父殷王元子而為殷侯夏裔為杞侯雖二王

之後未嘗為公也迄周公滅殷封宋而後外諸侯有公蓋賢

微子而慰殷遺民之心此異數焉爾以周召之親賢太公之

勳勞出而受國不過侯伯外侯之無公也明矣王之三公為

公其子孫有命之世爵者春秋則書曰公若王卿士爵未及

公傳記亦謂之公然春秋猶不曰公惟葬稱公如外侯葬必

稱公為其臣子辭也若春秋所正書周州虞郭之公皆王畿

世爵之公也周規雍冀豫三州之地相覆得方千里以為王

畿故虞在河東州在河內皆畿內之諸侯也周衰勢散與外

諸侯無異獨其稱名尙存王嘗以州田與鄭鄭不能有而州

亦侵於狄不能自立故州公以國危奔曹左氏謂之瀆于公

其故不可知而必非以城陽之瀆于城陽之瀆于在魯東由

魯東奔魯者必不反越魯西而至曹而後東入於魯惟自河

內以東故必先曹後魯也說者誤以城陽瀆于為州則州不

得為畿內州不為畿內而遂疑周建公若是之多而顧斬于

齊魯燕衛不得而與也豈先王命爵之道哉

案曰劉之難服確不可易公羊疏云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

春秋述義拾遺卷二 桓公

廣雅書局

後稱公州國非此二者必非是公但諸文不知本爵是何殆

同劉說姚姬傳以為州乃王畿世爵之公周衰稱名尙存不

能自立者可與劉說互相發明釋例王侯夫人出奔例第二

十五州公如曹度其國危危而無慮容身於魯社稷絕祀

非奔非朝故實來內諱奔謂之孫使若不為臣子之所逐自

孫位而去之孫莘老曰州公如曹之說三傳之解皆不同左

氏以為度其國危遂不復公穀皆以為因其過我故書之惟

趙子以為州公者王臣也譏其外交故書之案趙子所以知

為王臣者蓋隱十一年傳載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凡十二

邑其一則州也州既為畿內之邑則此州公食采於天子畿

內而為三公之官故曰州公若祭伯之類是也春秋如外不

書而如曹書者以其明年亦私來魯明此州公嘗私如曹而
又私至魯故先於此明見其如曹之迹也三傳之說皆非此
姬傳所本也州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東五十里
凡祀啟蟄而郊 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

夏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圜丘以帝嚳配也

孔氏曰夏小正曰正月啟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
始以啟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
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以迄于今踵而不改禮記
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
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季夏周之六月即孟春是周之正月
矣又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

春秋述義拾遺卷二 桓公

廣雅書局

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如彼記文則魯郊以
周之孟春而傳言啟蟄而郊者禮記後人所錄未必所言皆
是正禮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啟蟄而郊禮記左傳俱稱獻子
而記言日至傳言啟蟄不得云禮記是而左傳非也明堂位
言正月郊者蓋春秋之末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
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遂謂正月為常明堂位後世之書
則郊亦難信鄭玄注書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
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崑崙之山又有神州之神
大司樂冬至祭於圜丘音祭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月令四
時迎氣於四郊所祭者祭五德之帝大微宮中五帝坐星也
春秋緯文耀鉤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蒼帝曰靈威仰赤帝

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其
夏正郊天祭其所感之帝焉周人木德曾無冬至之祭唯祭
靈威仰耳唯鄭玄立為此義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肅作聖證
論引羣書以證之言郊則圜丘圜丘即郊天體惟一安得有
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
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焦解釋例都不
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啟蟄而郊猶是一
天但異時祭耳此注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
也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鄭康成注
謂以上辛卯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

春秋述義拾遺卷二 桓公

廣雅書局

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上帝大微之帝也孔氏疏郊特牲云郊
不言祈穀此經言祈穀不言郊鄭以為二祭是一按襄七年
左傳云孟獻子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
而後耕是祈穀與郊一也
董氏仲舒曰魯曷為郊周公故也不於日之至避王室也皆
比甸而卜之遠怠慢也必更三旬禮盡於三也
何氏楷曰案平王使史角如魯諭止郊廟之禮事見竹書在
平王四十二年與呂氏春秋言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
子使史角往報之者其事相合然則在平王之世魯實未嘗
郊觀夫子作春秋始于隱公歷桓莊閔三君未有以郊書者
及僖二十一年始書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而

魯頌亦頌僖之郊然則郊之自僖始此大據也駟序云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行父之父季友卒于僖之十六年行父雖幼當即嗣其位且僖在位三十三年而下郊尙在三十一年意先是行父必曾請命于周而周天子許之故僖于是始郊序所請命作頌者正指郊而言而左傳偶軼其事正賴有此序以補其闕又左傳正義于隱元年春王正月傳下有云魯僖公之時周王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季孫行父爲之請命于周大史克爲之作頌孔之此說必有所本今考僖公之時在周則惠王襄王而二王俱未嘗東巡惟僖公二十八年襄王有狩于河陽之事而僖公常朝于王所正在春秋書魯四卜郊

春秋述義拾遺卷二桓公 五 廣雅書局

之先行父之請在此時也然則謂魯郊始于僖公信矣毛氏奇齡曰郊者祭天之名但郊祭有二一是報本之祭天子用之郊特牲所云大報本反始是也一是祈穀之祭天子諸侯皆用之孟獻子所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此郊是祈穀之祭故魯得用之而不爲僭蓋報本在子月郊特牲云迎長日之至周禮太司樂冬至祭于圜丘皆子月也祈穀在寅月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桓公六年傳啟蟄而郊孟春夏正月啟蟄者正月中氣皆寅月也卜郊周之四月正夏之卯月以啟蟄中氣多在下月故三卜在寅四卜在卯皆係祈穀並未嘗僭明堂位造爲成王賜魯之說有云魯君孟春周正月乘大輅載弧獨祀帝于郊夫春秋九卜郊其在孟春祇卜牲

耳若卜郊則蓋在四月經文現在也雜記引孟獻子正月日至冬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夏可以有事于祖夫日可以或汎言恆禮不必即指魯君然猶考春秋並無夏至禘廟之說據襄七年傳孟獻子曰郊祀后稷祈農事也此特以祈穀祀后稷非配天也鄭玄誤解禘謂禘即郊也以魯配之而劉炫借以闢杜氏有云夏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帝魯配也遂以夏正之郊亦配天之祭不知周未嘗以帝魯配郊此顯然與孝經配稷國語郊稷相反夫周之郊配稷非配魯夏正之郊祀稷非配天蓋稷本農官至周不改故祈農必祀之此與夏至之郊截然不同而謂魯不當祀稷是將使魯無社稷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二桓公 六 廣雅書局

案曰魯無冬至之郊而有所穀之郊鄭康成以冬至郊天爲魯禮非也魯祇一郊王肅以爲魯日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亦非也孔氏謂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光伯釋以夏正配稷冬至配魯則同於鄭近萬處士斯大云啟蟄非日至之時祈穀不得名郊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夫正月日至之月也觀成七年正月書縣鼠食郊牛角乃免牛其書不郊猶三望在夏五月定十五年正月書縣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其書郊在夏五月則夫正月牛死而即書乃不郊猶三望即主于正月郊可知矣明堂位魯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非日至之郊而何穀梁見春秋無二月三月書郊以爲不失時而不

書也遂爲說曰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四月五月郊不時也夫豈知春秋書郊于四月五月者意主于誌牛傷牛死及小不從之變而非止以其後時乎二月三月之或郊或否不可得而知正月之郊則見於經矣魯之郊有失于後時必無失于先時者安有所穀而書于正月者哉是說也吾不謂然春秋書郊者九僖三十一年四卜郊成十年五卜郊哀七年三卜郊十一年四卜郊或免牲或不郊皆書四月惟哀元年書四月丁巳郊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杜氏釋例曰以正月半蠶蠶啟戶二月初則驚而走出言其至此中氣則卜此祭次月初氣仍是祭限次月中氣乃爲過時孟獻子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春分以前皆得郊則冬至以前皆待

春秋述義拾遺卷十一 桓公

七 廣雅書局

孫也又曰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以建卯之月猶可郊知建子之月猶可孫也正由節節月前未涉後月中氣故耳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爲文而不以月爲正也且啟蟄與龍見始殺閉蟄一例不與分至一例時也非節也夏小正正月啟蟄言始發蟄也此以時言也漢劉歆言武王伐殷之年三月二日庚申驚蟄三月者建寅月漢避景帝諱變啟言驚也啟蟄之節紀以日月啟蟄之時不可槩以月漢志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四分歷始以雨水先驚蟄驚蟄爲二月節亦可知周之四月未始不可言啟蟄矣非如成七年五月不郊定十五年五月辛亥郊成十七年九月辛卯用郊之失時也孫莘老曰天子

之郊用于夏正魯郊則降從於二月此亦無據三卜者孔氏以爲三月二卜四月一卜則夫四卜五卜者其必先卜於寅月迄於卯月更可知矣豈得以經但稱四月遂謂郊不在於夏正哉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鄭注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洪頤煊據之以爲魯郊建卯之證不知康成引乾鑿度證爲建寅之月其曰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者蓋謂建寅之月而郊迎此建卯之月春分後長日將至非謂郊用建卯之月也若如彼言禮文當云郊以長日之至不當云迎長日之至矣鄭之此說正與杜若經之書正月者乃卜牛之期非卜郊之期也宣二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

春秋述義拾遺卷十一 桓公

八 廣雅書局

卜牛牛死乃不郊魯三望公羊曰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拔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於滌三月於稷者惟具是視稽之周禮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卽其例也蓋以郊前三月建子之月卜牲故書正月牛再卜不三卜不郊者三月不郊故不書非謂正月也推之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正月皆云騷鼠食郊牛而改卜亦因牲之在滌踰其時也要之卜郊牲在正月非郊之日在正月也然則魯郊之不在日至審矣圓丘之祭不必用辛何待夫卜日祈農祀稷事殊配豈何與於冬至故不以禮難傳不以鄭難杜不以劉難孔而後郊之說乃定

六年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膋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順

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疾蠶也謂其備脂咸有也

杜以博碩肥脂據牲體而言季梁推出此理嫌其不實故云其實皆當兼此四謂又民力普存非畜之形貌而季梁以之解情又申之民力適完則得生養六畜故六畜既大而滋息也博碩言其形狀大蕃滋言其生乳多碩大蕃滋皆複語也疾蠶畜之小病故以為疥癬之疾也不疾者猶言不患此病也

案曰說文七篇疒部瘰小腫也一日族案病段玉裁注左傳曰牲不疾疾蠶疾者族之俗蠶與累同部杜注以皮毛無疥癬釋之按季良以民力普存釋博以碩大蕃滋釋碩以不疾疾蠶釋肥以備脂咸有釋脂釋文云說文蠶作瘰云瘰瘰皮肥也此說文二字有論當是別本作瘰注云不疾疾瘰皮肥也奪不疾二字

春秋述義拾遺卷二桓公

九廣雅書局

於是諸侯之大夫成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注班

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成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

在戌受饋而使魯為班明魯人在矣襄五年戌陳書經此成齊

亦宜書今不書經疑史闕文以史策本闕仲尼不得書之十年

說此云北戎病齊諸侯救之或可魯亦往救但傳無魯事之驗

魯必不救不須解之

辨曰傳說此事為郎之師張本經於十年書齊侯衛侯鄭伯

來戰于郎則其義見矣非史策本闕仲尼不得書之也

以山川則廢主注改其山川之名

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不復更得其祀故須改其山川之名魯

改二山是其事也

孔氏曰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之名不廢其所主之祭知者漢文帝諱恆改北嶽為常山諱名不廢嶽是也

案曰晉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惟不學也是魯之改二山以其鄉名山也

十一年商周之敵君之所聞也注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

古文尙書泰誓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昭二十四年傳引之云亦有離德已與本小殊此注改

春秋述義拾遺卷二桓公

十廣雅書局

予為武王又倒其先後者欲以證商周之敵故先少而後多非便文

孔氏曰便文耳雖言傳曰非傳本文

案曰疏引古文尙書云云便文耳云云始引劉說當是劉引

沈文阿等義疏而折衷以己意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

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注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

公會紀鄭告廟而行始行即書會也其戰之日則戰罷乃告廟

史官雖連并其文而存其本旨己巳是戰日故下日以附戰

孔氏曰釋例曰桓十三年戰不書所者期戰所在之地也

公會戰而後其期猶及諸侯共其成敗故備書諸國而不書

地成十六年傳曰戰之日齊國佐至於師此其類也然則諸戰書日者日即從月計此經當云二月己巳公會紀侯鄭伯今退己巳於鄭伯之下者春秋之例公之出會例多以月要盟戰敗例多以日故己巳之文在公會紀侯鄭伯之下十二年十二月及鄭師伐宋了未戰于宋亦其類也服虔云下日者公至而後定戰日地之與日當同時設期公既不及期地安得及期日也

案曰傳言不書所戰後也趙東山集傳以為不言地蒙上文一譏之也然則安戰戰于宋也李惇曰胡傳云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匡獨取穀梁之說蓋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

春秋述義拾遺卷二桓公

廣雅書局印

而與戰戰而不地于紀也而不知穀梁之說不如是也今考穀梁傳其不地于紀也范甯解云春秋戰無不地即於紀戰無為不地也鄭君云紀當為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楊士勛疏云春秋考異郵云時戰在魯之龍門何休注公羊亦云戰魯龍門兵攻城池恥之故不地是皆以紀為己非紀國也不知字誤而錯解穀梁趙匡已然胡氏又踵其失此戰內以公主之外以齊宋主之魯與鄭為一黨紀則求庇於魯者齊與宋為一黨衛燕則從其役者宋之所怨者鄭而前年魯棄宋與鄭十二月及鄭人伐宋則更怨魯齊之所欲取者紀而魯常庇紀則又怨魯故四國伐魯魯俟紀鄭兵至而始與之戰故曠日持久兵遂深入也

十八年女有家男有室 注女安夫之家夫安妻之室釋宮云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室則家之與室義無以異欲見男女之別故以室屬之其實室家同也

沈氏文阿曰卿大夫稱家家者內外之大名戶內曰室但男子一家之主職主內外故曰家婦人主閨內之事故為室也案曰孟子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詩周南宜其室家孔氏彼疏引此傳文云室家謂夫婦也沈氏陳書有傳卒於陳文帝時此當是述義中引沈語而斷以己意也

莊公

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注無傳於餘丘國名也莊公

春秋述義拾遺卷二桓公

廣雅書局印

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蓋慶父自稱仲欲同於正適言己少次莊公為三家之長故以莊公為伯而自稱仲春秋之例皆傳言實而經順其意經稱當時之事書其自稱之辭其人自稱仲孫不得不書為仲傳序已適之事舉其時人之語時人呼為孟氏不得不以孟錄論語云孟孫問孝於我是時人呼云孟氏也楚公子棄疾弒君取國改名為居經書楚子居卒是從其自稱也

孔氏曰公羊穀梁皆以於餘丘為邾之別邑正以春秋之旨未有伐人之邑而不繫國者此無所繫故知是國釋例注闕不知其處蓋近魯小國也莊公時年十五者以桓六年生至此二年為十五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曰公子慶父公子牙公

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左氏先儒用此爲說釋例曰經書公
子慶父伐於餘丘而公羊以爲莊公母弟計其年歲既未能
統軍又無晉悼王孫滿幼知之文此蓋公羊之妄而先儒曾
不覺悟取以爲左氏義今推索傳之上下羽父之弑隱公皆
諮謀於桓公則桓公已成人也傳曰生桓公而惠公薨指明
仲子惟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以成人而弑隱即位乃
娶於齊自應有長庶故氏曰孟此明證也公疾問後於叔牙
牙稱慶父材疑同母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故
以死奉般情義相推考之左氏有若符契是杜明其異母之
意也蓋慶父雖爲庶長而以仲爲字其後子孫以字爲氏是
以經書仲孫時人以其庶長稱孟故傳稱孟孫其以謚配字
而謂之其仲猶臧僖伯管敬仲之類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二 莊公

十三 廣雅書局

張掄古器評曰仲孫於三桓氏爲長乃曰孟氏此孟族所由
出也故春秋每書仲孫則傳必謂之孟孫如昭九年仲孫獲
如齊而傳謂之孟僖子如齊之類是也是則孟乃仲孫之氏
孔氏廣森公羊通義曰蓋成丘爲魯所焚邾婁君遷都于此
公子慶父傳及史記並以爲莊公之母弟惟杜預云莊公時
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廣森謂隱公之攝本以桓幼自隱
元迄同生之歲才十七年就令慶父先生亦長於莊無幾詎
足勝專伐之任乎此由東遷以後亂世之事託體公侯生而
暴貴廢丈人之律與弟子之尸未可揆以恆理議其長少且
令慶父非貴介弟必不至援一生一及之法而自謂當立矣

貶不稱弟不發傳者與牙同罪從彼傳可知

宋氏翔鳳曰桓六年丁卯子同生穀梁傳曰疑故志之時日
同乎人也范甯注莊公文姜淫於齊襄疑非公之子時人僉
曰齊侯之子同於他人按文姜以桓三年入至桓六年中間
無適齊之事齊侯亦未至魯以明同固桓公之子則同非吾
子之言乃夫人譖公非桓公意經於慶父則書曰齊仲孫以
爲魯非有仲孫彼實齊之仲孫也慶父欲得魯國乎莒人滅
郕故季友於叔牙則殺而存其後於魯慶父則絕之於齊魯
之有叔孫氏齊人脇之也魯人諱其爲慶父之後故不曰仲
氏而曰孟氏若其先人爲莊公異母兄弟者魯世家云季友
母陳女故亡在陳此蓋本古文左氏說公羊傳云公子慶父

春秋述義拾遺卷二 莊公

十四 廣雅書局

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又曰季子殺母兄與世家所
傳異公羊引子女子曰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是公羊先
師未知齊仲孫之義故爲疑辭也

辨曰春秋繁露順命篇云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
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
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之
子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
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封以尊之皆以國邑爲號
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國皆絕骨肉
之屬離人倫謂之鬪盜而已至賤乎賤者也春秋公子慶父
罪亦不當繫於國以親之故爲之諱而謂之齊仲孫去其公

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如董生之
之言慶父非桓公子乃文姜淫於齊襄所生於莊公異父同
母故經書齊仲孫而公羊以爲莊公之母弟也本仲而稱孟
魯人諱其爲齊侯之子謂之孟孫若庶長然慶父年少於莊
公帥師時尚未十五歲其擅兵顛伐蓋齊人主之也杜胤揣
爲庶兄劉君不此之規而謂慶父欲同於正適故以莊公爲
伯而自稱仲舛之甚

六年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 注本末終始也衷節適也
度其本謂思所立之人有母氏之寵有先君之愛有疆臣之援
爲國人所信服也度其末謂思所立之人有度量有知謀有治
術爲下民所愛樂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二 莊公 廣雅書局

孔氏曰度其本者謂其人才德賢善根本牢固度其末者謂
其久終能保有邦國蕃育子孫知其堪能自固而後立其衷
焉衷謂節適言使得節適時乃立之也

朱氏彬曰閔二年傳用其衷則佩之度杜注衷中也立中猶
言建國立君禮記三年問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

案曰呂氏春秋適音篇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
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夫音亦
有適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后小大
輕重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高誘注適中適
也考工記弓人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弩注節猶適也淮南子
精神訓適情辭餘以口爲度高誘注適猶節也此本之焦循

十一年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注王者無敵於天下天下
非所得與戰者然春秋之世據有其事列於經則不得不因
申其義有時而敗則以白敗爲文明天下莫之得校

沈氏以京師敗績非周公舊凡是孔子新意且明爲傳不得不
因申孔子新意之義炫謂杜與沈氏意同

孔氏曰此亦周公舊凡杜解舊凡之意得有王師敗績者以
周公制禮理包盛衰故周禮載大喪及王師不功之事故舊
凡例有敗績之文杜以尊卑逆順言之天王不應有戰敗之
事遂申說凡例故云無敵於天下天下非所得與戰者然春
秋之世據有其事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是事列於經且
明不得不因申舊凡之義蘇氏之說義亦如此沈氏不解杜

春秋述義拾遺卷二 莊公 廣雅書局

意劉炫亦不達杜旨非也
陳氏廷敬曰杜預曰遵周公之遺制又曰明周公之志以爲
明周公之志則可以爲遵周公之制則不可柳宗元言杜預
謂例爲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周公之盛時不應預
立其法柳子可謂知言矣

案曰沈氏卽沈文阿作春秋義疏者茅戎公穀俱作買戎公
羊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買戎敗之然則曷爲不言晉敗
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穀梁曰不言戰莫之敢敵也此杜所
據者沈解杜意劉達杜旨孔失之
二十二年成子得政 注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陳完有禮
於齊子孫世不忘德德協於卜且明故舉諸縣驗於行事者以

示來世而君子志其善者遠者他皆放此

計春秋之時卜筮多矣丘明所載惟二十許事舉其懸驗於行事者其不驗者不載之君子之人當記其志之善者知之遠者他皆放此

孔氏曰南蒯則行驗而龜筮不驗臧會則行不驗而龜筮驗善者謂勸人修德行敬龜筮是也遠者謂舉其大綱勸人為善長久遠道非有臨時應驗此遠者即上善者指其事謂之善指其教謂之遠

案曰沈文阿云作傳之時完之子孫已盛故傳備言其終始也極是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注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致致月錯

春秋述義拾遺卷二 莊公

廣雅書局印

知非五月朔者昭二十四年五月日有食之傳云日過分而未至此若是五月亦應云過分而未至也今言隱未作則是已作之辭故知非五月案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從彼推之則六月辛未朔非有差錯杜云置閏失所者以二十四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閏非是八月以來始錯也周之七月今之五月故日知非五月朔顧氏棟高曰正義曰以前不應置閏而置閏誤使七月為六月不當伐鼓用幣故云非常鼓之月此說非也左曰非常者以六月為夏之四月正陽之月災異尤大故須伐鼓用幣以救之所云餘月則否者餘月即常月也經於文十五年及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食而此為首見故須發例此義極明

顯極有關係且自莊元年至二十四年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之數何云置閏失所乎

案曰釋例經傳長歷第四十五辛未實當七月朔也時司歷置閏漸失其處謬以為六月朔故傳正之也孔氏云古之歷書亡矣漢興以來草創其術三統以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

二十而日月交會近世為歷者皆以為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日一食是日食者歷之常也光伯因上年八月丁丑知此年日食實六月辛未朔而非七月以破長歷之誤當矣趙東

山曰今案大衍歷是年正月甲戌小戊戌冬至五月壬申大庚子穀雨六月壬寅小庚午小滿經五月癸丑在此月閏月辛未日食長歷癸丑五月十二日大衍歷與長歷所推每差

春秋述義拾遺卷二 莊公

大 廣雅書局印

一月至考經書六月朔日食為置閏失所則同學者不逆歷法槩言傳妄且謂春秋用夏正可乎甚矣元凱之謬也然春秋置閏皆在歲終此年五月不得有閏準此而言日食為六月辛未朔經傳皆不誤此光伯之治歷本於治經非疇人輩所及歟

閔公

閔公二年是服也狂夫阻之 注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阻疑以意訓耳今言猶云阻疑是阻得為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於此服有疑也服虔云阻止也方相之士蒙玄衣朱裳主索室中殿疫號之為狂夫止此服言君與太子以狂夫所止之服衣之晉語云且是之衣也狂夫詛之衣也韋昭云狂夫方相氏之

士也阻古詛字也將服是衣必先詛之是由無正訓各以意解
茲以爲方相氏狂夫所服玄衣朱裳左右同色不得爲偏衣也
意服此衣非是意所止也詛乃服之文無所出故杜別爲此解
案日史記晉世家集解引服虔曰偏衣偏裳之衣偏異色駁
不純裳在中左右各異故曰偏衣惠棟曰裳卽督也莊子緣
督以爲經服訓阻爲止韋訓阻爲詛杜訓阻爲疑服近之

義烏陳熙晉撰

僖公

六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注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與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

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曰產城攻其所產是也

孔氏曰密是邑名鄭人新築密邑故傳稱新密經言新城

顧氏炎武曰夫罪孰大於逃盟者而更責其非時與土功不

亦細乎且上文固以其逃首止之盟則不煩添此一節矣

惠氏士奇曰先王之制諸侯無故非時而城是為產城產猶

春秋述義拾遺卷三 僖公

造也諸侯無故造城是叛也故必攻之僖六年諸侯伐鄭圍

新城本名新密不曰新密而曰新城首止之盟鄭伯逃歸畏

齊之討乃非時而城新密齊桓即以此聲其辜而伐之故傳

曰鄭所以不時城也

案曰鄭伯逃盟故諸侯伐鄭亭林謂逃盟之罪大築城之罪

小匪特闢杜兼亦糾左半農以為鄭逃盟畏齊之討而城新

密得之水經洧水注洧水又東逕密縣故城南春秋謂之新

城左傳僖公六年會諸侯伐鄭圍新密所以不時城也

八年盟于洮 注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難故洮曹地

鄭玄釋廢疾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

矣則鄭意不數北杏不數北杏所以得九合諸侯者或云去貫

與陽穀與猶數言數陽穀故得為九也或云葵丘會盟異時

故分為二或取公子結與齊桓宋公盟為九炫難之云貫與陽

穀並非管仲之功何得去貫而數陽穀也若以葵丘之盟盟會

異時而數為二則首戴之會亦可為二也離會不數鄭盟去公

子結則惟有齊宋二國之會安得數之二三之說並無憑據故

炫數洮會為九以數洮會為九兵車之會又少其一炫以穀梁

傳誤當云兵車之會三

陸氏耀通曰劉說為是蓋齊桓之合諸侯以葵丘為限葵丘

以前皆衣裳用管仲也葵丘以後皆兵車管仲死也葵丘為

桓之極盛於是而有驕矜之志傳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為桓

之始衰洮之會在甯母之後葵丘之前正九合之數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三 僖公

案曰莊二十七年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

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范甯注

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

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稷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

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僖八年會洮十三

年會鹹十五年會杜丘十六年會淮此則以兵車會而不用

征伐楊士勛疏衣裳之會十有一者謂從北杏至葵丘也論

語稱九合諸侯者貫與陽穀二會管仲不欲故去之自外惟

九合也兵車之會四者洮鹹杜丘淮也不數侵蔡伐楚者以

二者征伐非會故也鄭玄不數北杏自外與范注同也故先

師劉炫云云案洮會下亦無云兵車之會則傳文不應兩處

皆誤是亦可疑也證之史記齊世家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則穀梁兵車之會四未必非誤也張守貞謂兵車會三者左傳云莊十三年會北杏以平宋亂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也乘車會六者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丘是也亦不以洮入兵車之會此劉君論語述義佚說也姑附於此若孝經述義則疏中多采之矣楊士勛蓋光伯受業弟子故稱先師云

十年及七輿大夫 注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周禮大行人云侯伯七命貳車七乘貳副也每車一大夫主之謂之七輿大夫服虔云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襄二十

春秋述義拾遺卷三 信公

廣雅書局

三年下軍輿帥七人往前申生將上軍今七輿大夫為申生報怨欒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欒氏炫謂服言是

案曰閔二年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陳樹華曰上軍之

輿帥七人上字當作下前申生將上軍上亦當作下也下文

云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雖欒虎特宮山所皆里平之

黨也杜注七子七輿大夫晉語韋昭注七輿申生下軍之眾

大夫也用服注也

十五年公如齊 注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例在文十五年

文十五年曹伯來朝傳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

之制也杜云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年也此十年

公如齊至此則六年非五年再朝之事杜引之者以去朝歲亦

五年故引證之炫云杜云禮者謂文十五年傳為禮此乃非禮也

案曰春秋以來桓公如齊者一莊公如齊者三皆非以朝也僖公如齊者三惟三十三年傳言公如齊朝十年及此年皆無傳不知如齊為何事杜以三十三年例之意其朝耳魯之朝齊前此未有也自僖公始如杜之言十年至此為五年再相朝之禮然則十年以前豈皆非禮乎當是時齊桓方霸故六年兩朝及十七年齊桓卒公不如齊者十餘年厥後晉文以三十二年卒次年又復如齊魯為望國惟盟主是從大國是畏何禮之有傳不以此年為禮而以文十五年為禮故劉君云然也孔氏文十五年疏云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

春秋述義拾遺卷三 信公

廣雅書局

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玄云父死子立曰世凡諸侯相朝皆小國朝於大國或敵國相為賓或彼君新立此往朝焉或此君新即位自往朝彼皆是世相朝也襄元年邾子來朝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是此新立而彼朝之也文九年曹伯襄卒十一年曹伯來朝傳曰即位而來見也是彼新立而朝此也則知春秋之時猶有世相朝法與周禮合也周禮諸侯邦交惟有此法無五年再朝之制此云古之制也未知古是何時僖十五年公如齊杜引此證彼則是當時正法非謂前代禮也或人見僖公朝齊杜引此為證遂言五年再相朝是事霸主之法曹豈推魯為霸主而屈己以朝之也且云古之制即古之聖王制為此法天子不衰諸侯

無霸明德天子豈慮霸王威權不行而爲之制此法歐諸侯以朝之此不達理之言耳然則諸侯之邦交者將以協近鄰結恩好安社稷息人民一世一朝疏闊大甚其於間暇之年必有相朝之法周禮文不具耳文襄之霸更制三年一聘五年一朝諸侯或從時令或率舊章此在文襄之後仍守舊制故五年再相朝也傳言古之制以文襄已改故也昭十三年歲聘問朝是周之諸侯朝天子之法稽之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注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孔氏彼疏云按昭三年左傳鄭子大叔

春秋述義拾遺卷三 僖公

五 廣雅書局

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云晉文霸時所制今此經文云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則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自相朝同也按照十三年傳云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成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賈逵服虔皆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鄭康成以爲不知何代之禮故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問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強盛諸侯非所謂三代異物

也是鄭以歲也二朝文無所出不用其義也言晉文公但強盛諸侯耳何云制禮而云三代異物乎是難許慎之辭也然則賈服據公羊崔靈恩據左氏異義所稱公羊說者公羊隱十一年諸侯來日朝大夫來日聘桓四年諸侯時朝乎天子是也如孔禮疏不特此年非禮卽文十五年傳亦非禮也

十六年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注今茲此歲魯喪齊亂宋襄公不終別以政刑吉凶他占知之政者若周大夫入陳竟見官職不修君臣南冠如夏氏知簡夷將亂子貢見公執玉卑知其替死也刑者若夷吾忌克多怨君子知其不終也吉凶有二陰陽調序四海玉燭時吉也陰陽錯逆寒暑失度民多癘疫五穀不登時凶也父慈子孝君義臣忠人吉也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人凶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三 僖公

六 廣雅書局

孔氏曰此三者叔興止言其事不說知之所由或觀政敘刑法或他事別有占驗故云別以政刑他占知之言知之不由石鵠也

案曰漢書五行志曰是歲魯公子季友鄒季姬公孫茲皆卒明年齊威死適庶亂宋襄公伐齊行伯卒爲楚所敗劉歆以是歲歲在壽星其衝降婁降魯分野也故爲魯多大喪正月日在星紀厭在亥枵亥枵齊分野也石山物齊太嶽後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故爲明年齊有亂庶民惟星隕於宋象宋襄將得諸侯之眾而治五公子之亂星隕而鵠退飛故爲得諸侯而不終六鵠象後六年伯業始退執於孟也

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言吉凶繇人然後陰陽衝厭受其咎齊魯之災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雖諸事不無附會要其言吉凶由人則未可非也杜云別以政刑他占知之者亦此意下文注乃云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前後自相違戾

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注言石隕鷓退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輿自以對非其實恐爲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

言是陰陽之事也則知事由陰陽若陰陽順序則物皆得性必無妖異故云陰陽錯逆所爲非人吉凶所生也傳稱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洪範咎徵曰狂恆雨

春秋述義拾遺卷三 僖公

七

廣雅書局

若之類皆言人有愆失乃致陰陽錯逆而云陰陽錯逆非人所生者石隕鷓飛事由陰陽錯逆陰陽錯逆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此異將來始有吉凶故答云乃是陰陽之事非將來吉凶所生言將來若有吉凶協此石鷓之異耳非始從石鷓而出也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爲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鷓之間是不知陰陽而空問人事故云君失問也叔輿若以實對當云由君愆失致有此異今乃別以政刑他占橫說齊亂魯喪自以對非其實恐爲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以此言也

孔氏曰服虔云鷓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爲石隕鷓退吉凶

何從而生故云君失問是劉炫用服虔爲說也今刪定以杜注云石鷓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則陰陽錯逆自然有此非由人事之失致此錯逆又吉凶不由石鷓所生故傳云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是吉凶不由石鷓石鷓不由於人則吉凶之來別由人行得失耳故釋例云或異而無感或感而不可知如此之類是也其傳云亂則妖災生洪範曰狂恆雨若此皆假之陰陽以爲勸戒神道助教非實辭也但聖賢之說未知孰是故兩載其義以俟後賢

劉原父意林曰六鷓退飛過宋都人君遇怪異非常之變者當自內省而已非所以告同盟也同盟有分災救患之義故水火兵戎之爲敗則告告則赴之赴則弔之此所待於外者

春秋述義拾遺卷三 僖公

八

廣雅書局

也奇物妖變之至則天之所以警人君雖有堯湯之智反而責其過此無待於外者也無待於外者何赴告之有春秋因而書之以見人君之莫能畏天命乃反以責於己者望於人也

傅氏遜曰言陰陽順逆爲吉凶之兆而非吉凶之所由生吉凶由於人之善惡所感必先有以感之而後見於兆譏襄公不修人事而徒問物變

臧氏琳曰案此傳當從服注義甚精密劉光伯用之是也杜預棄人事而空言陰陽不可爲訓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劉歆以爲風發於它所至宋而高鷓高蜚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記退蜚傳以實應蒼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

霏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強楚爭盟後六年
爲楚所執應六鷁之數云案史記宋世家云六鷁退飛風疾
也集解引賈逵曰風起於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鷁逢風卻退
穀梁疏引賈逵曰鷁退不成之象後六鷁業退也鷁水鳥
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鬪也又引鄭玄云六鷁俱飛得諸侯
之象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得諸侯是陽行也被執
敗是陰行也又何邵公公羊傳云石者陰德之專者鷁者鳥
中之耿介者皆有似襄公之行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
之謀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
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其可畏也與劉子駿說多有合者
誰謂非人所生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三 僖公

九

廣雅書月

案曰下文言吉凶由人杜舍人事而言陰陽全違傳意孔氏
稱吉凶自由於君不從石鷁而出蓋用劉氏說
二十有一年夏大旱 注雩不獲雨故書旱自夏及秋五稼皆
不收

大旱而不書饑者傳云是歲也饑而不害故不書饑

孔氏曰周之夏即今之二月三月四月也於時方欲下種此
月不雨未能成災而書夏大旱者此後雖得少雨而終是不
堪生殖從夏及秋五稼悉皆不收不收之後擇最早之月而
書之故書夏大旱也

王氏應麟曰郎顛謂魯僖遭旱修改自勅時雨自降然春秋
於僖公初書雨已而書雩已而書大旱公之德衰矣

案曰春秋書大旱者二此年夏及宣七年秋是也夏於今爲
二三四月秋於今爲五六七月夏旱未至全害五稼故傳曰
饑而不害劉說是也如杜之言自夏及秋五稼皆不收經何
以不書夏及秋大旱而但書夏大旱乎此杜之妄孔氏既云
於時方欲下種此月不雨未能成災又云此後雖得少雨終
是不堪生殖敢於違經傳而不敢違注疏家往往如是
二十四年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
注召穆公名虎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
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棣詩屬小雅
杜云常棣詩屬小雅明是周公所作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三 僖公

廣雅書月

孔氏曰常棣之詩周公所作故周語說此事云周文公之詩
曰即明是周文公所作也召穆公厲王宣王之臣詩江漢序
云命召公平淮夷經曰王命召虎是也召穆公於東都會宗
族蓋當宣王之時若當厲王之時天子疏之召公雖則聚會
不能使之親也於會之上作此周公之樂歌欲感切宗族使
相親也

周語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鬩乃內
侮而雖鬩不敗親也韋昭注文公之詩者周公旦之所作常
棣之篇是也所以閔管蔡而親兄弟此二句其四章也其後
周室既衰厲王無道骨肉恩闕親親禮廢宴兄弟之樂絕故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合其宗族於成周復修作常棣之
歌以親之鄭唐二君以爲常棣穆公所作失之矣惟賈君得

之穆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去周公歷九王矣

顧氏炎武曰常棣之詩序以為周公之作而此文則以為召穆公蓋各有所傳不必同也

崔氏述曰按作也者前此未有而創之之謂也故曰述而不作若此詩果屬周公所作而召公但歌之則文當云糾合宗族於成周而歌常棣焉不當云作詩也周公之事此傳前文言之矣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若此詩果周公所作則文當云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而作常棣焉其詞云云不當於周公絕口不言而於召公反歷歷述之也且其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又云喪亂既平既安且寧皆似中衰之後不類初定鼎時語況作亂者管蔡兄弟也以殷

春秋述義拾遺卷三

僖公

畔者管蔡兄弟之親其所疏而疏其所親也而此詩反云兄弟急難良朋永歎兄弟外禦其侮良朋烝也無戎語語與其事相反何耶若周公果因管蔡而作此詩則當自愧無德以化兄弟使陷於大戾不然則述管蔡之甚間王室以為兄弟戒不當反護兄弟之罪而斥異姓之疏使天下勤王之賢侯從征之義士聞之而投戈太息也蓋此傳後文云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并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撰周語者誤會其意遂疑莫如兄弟外禦其侮之句為周公之所作撰詩序者又為國語所誤因臆度之而遂以管蔡之事當之耳不知所謂曰莫如兄弟者但謂其意如此其言如此非謂其

詩如此也所謂懼有外侮者但言其心懼有外侮非必作詩言外禦其侮然後得為懼也周公之意召公之詩如合符節故云召穆公亦云非以歌周公之詩為亦云也所以鄭唐舊說皆以此詩為召穆公所作自韋氏杜氏曲護周語詩序之失於是傳之明明稱為召公所作者巧辭強說百計以屬之周公雖以朱子之最不信序亦從而附和之遂致詩人之意大半晦於說詩之人亦可為之長太息矣且夫說經者惟期定於一是耳左傳果是則周語詩序必非周語詩序果是則左傳必非周則周召則召雖三尺童子皆知其不能兩是也乃必欲使之皆是而無非而卒不可通其亦拙矣

春秋述義拾遺卷三

僖公

焉不言何人所作箋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為作此詩而歌以親之蓋據左氏亦以見鄭後司農之說本於司農也

二十七年入務利民懷生矣

生既厚民皆懷戀居處

孔氏曰晉語說文公為政云棄責薄斂施舍分災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賈實農務稽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皆是利民之事民懷生者謂有懷義之心不復苟且

案曰晉語稱文公利器明德以厚民性韋昭注厚民性厚其性情稽之荀子正名篇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春秋繁露名

鳴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之性白虎通性情篇性者生也
鄭康成樂記注性之言生也是厚民生即所謂厚民性也文
六年時以作事事以厚生七年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二事成
十六年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襄二十八年夫民生厚
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皆可證上文子犯曰民未知義
未安其居杜解無義則苟生厚生與苟生對居處者民之所
恃以生者也懷生則懷義矣

二十八年執曹伯界宋人注界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
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諷而不正

公羊傳曰界者何與也言其以界宋人何與使聽之何休云宋
稱人者明聽訟必師斷與其師眾共之穀梁傳曰界與也其曰

春秋述義拾遺卷三 僖公 十一 廣雅書局

人何也不與晉侯界宋公也注云界上與下之辭故不以侯界
公案傳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則田亦稱人非為斷獄
故云人也若不使晉侯與宋公自可改其界名何以名之為界
而使義不得與也若與宋人豈宋國卑賤之人得獨受曹伯而
治之乎二傳之言皆不得合左氏當以人為眾辭舉國而稱之
耳

葉氏夢得曰侵而不服然後入之數其罪而執其君伯討也
故以侯執不歸之京師而界宋人則伯討歟闕文也是當日
界宋人田不言田經成而亡之也楚人圍宋在二十七年之
冬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是時宋公蓋在圍也及諸侯盟于宋
蓋即宋之城外以為會宋公不與焉明年三月晉侯入曹執

曹伯宋圍猶未解故再見宋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左氏載
先軫始謀言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既而公說
復言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此其終事也楚子聞果
命子玉去宋宋公於是始釋圍得歸而從晉城濮之戰始見
宋師則方執曹伯界之者誰乎晉侯有疾侯孺貨晉史歸曹
伯則曹伯之歸蓋自晉不自宋也是其界之者田而已穀梁
固不見其事左氏見之而不能辨公羊雖知之而不悟其與
京師楚同文亦求之經者不審耳

春秋述義拾遺卷三 僖公 十四 廣雅書局

也傳曰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是界宋人者曹衛之
田也經不書田言界則田可知說者謂執曹伯以界宋失之
矣以物與人謂之與界舉也說文引春秋傳晉人或以廣陸
楚人界之今作基其音同黃顛說廣東車陷楚人為舉之界宋人者
謂舉以與之禮獻田宅操書致書猶契也言獻田宅者舉其
契以致之也舉以致之之謂界故言界則田可知杜注乃引
公穀之說以汨之不可以不辨曹稱伯宋稱人一執之一界
之非薄於曹而厚於宋也一報怨一報德也其情見乎辭矣
春秋屬辭兩兩相對曹對宋伯對人執對界若增一字便不
成辭或謂有闕文是不知比事屬辭者也
案曰上年冬經書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一月

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杜注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是宋公亦與其盟會也不知是時楚子在宋公往會之所謂諸侯即上文陳蔡鄭許耳宋不與盟審矣楚之釋宋在次年三月入曹之後城濮之戰在夏四月豈有宋圍未解而界以曹伯之理此年冬經書曹伯襄復歸于曹傳稱晉侯有疾曹之豎侯孺貨筮史使以曹為解公說復曹伯則曹伯之歸自晉而不歸自宋也明甚傳曰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正括經文而言杜合兩事為一事非是孔於劉說蓋從而不駁宋葉石林近惠天牧發明之義益顯不有盜也注言不以病故自安盜以傷為盜不有盜謂不有損傷

春秋述義拾遺卷三 僖公

廣雅書局

案曰成十六年敢告不靈君命之辱彼疏引劉說以傷為盜此與魏孺相似孔氏非之曰案僖二十八年魏孺云以君之靈不有盜也謂不有被傷以自盜也此直云不靈既無有字又先無被傷之狀與魏孺不同也如孔之言則此疏當依劉說以傷為盜今檢疏中無此語蓋正義非出一人之手初據述義為說繼因其異乎杜旨而刪之耳故前後相乖異此三志者晉之謂矣注謂今與晉遇當用此三志此志三云者情有淺深允當則歸謂彼雖可勝得當則還言前人弱於己也知難而退謂勝不可必早自退斂言前人與己敵也有德不可敵謂必知彼強不須與競言前人強於己也三者從弱至強總言晉之謂矣指言晉強於己也

孔氏曰允當則歸謂信當分理則須歸還無求過分決戰取勝也知難而退謂知前敵之難則須退避也有德不可敵謂必知敵強不須與競也此三志者與晉相遇之謂矣謝氏六游曰楚成見識度量老成深細使其言任晉多勝算一齊空卻矣可惜有君無臣取軍志語以自處尤妙案曰取軍志三語而謂之三志言各有當也劉君以為二者從弱至強信哉

春秋述義拾遺卷三 僖公

廣雅書局

夢河神謂己曰界余神道冥昧與人不交楚師之敗未必由此但於時戰在河旁河神許助君子玉從神所求不惜瓊玉則國人以爲神得所欲必將助己自當三軍用命戰士爭先亦既不遂神心人謂神必不助則眾意皆沮莫不畏敵且兵凶戰危必有傷殺三軍之命在茲一舉猶尚愛惜此物是無恤民之心在軍之士誰肯勸故云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是濟師之理也神竈請用瓊玉釀火非神所求若從而與之則驚動民意且災不可免徒長妖妄故子產不與異於此也全氏祖望曰楚昭王不祭河甯武子諫祭相二百四十年之中不惑於淫祀者一人而已乃有不惑於淫祀而反爲左氏所謂者則子玉也城濮之役河神以孟諸之麋索子玉之瓊弁玉纓此是妖夢謂子玉當恐懼修身以敬共兵事則可謂其當媚河神以徼福則不可夫子王安得有事於河若謂師行所過原有祭其山川之禮則安得示夢以索幣子玉之不

與猶滅明之不以璧與蛟也而謂其慢神以取敗是皆淫祀之說誤之也

汪氏中曰瓊弁玉纓子玉弗致庶乎知道而卒之兵敗身死賊會為僭僕句告吉而終後滅氏天網恢恢吉凶之應有時而爽

案曰河神之夢瓊玉之求孟諸之賜非子玉自言大心子西何從而知之榮黃又何從而諫之此必子玉以河非楚境非所當祭弗致河神殆示以不服於晉之意既敗之後從而為之辭也向使子玉不愛瓊玉其遂謂之勤民乎利國而濟師乎劉君前創正論後願傳意全謝山之說似從此悟出

春秋述義拾遺卷三 信公

七 廣雅書局

三十年秦軍汜南 注此東汜也在滎陽中牟縣南

二十四年王出適鄭處於汜注云鄭南汜也釋例土地名僖二十四年汜下云此南汜也周王出居于汜楚伐鄭師于汜襄城縣南汜城是也此年汜下云此東汜也秦軍汜南晉伐鄭師于汜滎陽中牟縣南汜澤是也杜考校既精當不徒爾尋討傳文未見杜意

孔氏曰南汜在襄城縣南則鄭之西南竟南近于楚西近于周故王處于汜楚伐鄭師于汜皆以為南汜其東汜在中牟縣南去鄭城既近三十年秦晉圍鄭秦軍汜南故為東汜各隨其所近而言也

案曰釋文汜音凡襄城今屬河南許州中牟今屬河南開封府成四年晉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杜注汜祭鄭地成皋縣東

有汜水澤釋文汜音凡或音祀疏云既為晉之所取當是鄭之西北界即今汜水也字書水旁已為汜水旁已為汜字相亂也漢書音義亦為汜今汜水上源為汜谷此音祀不音凡今河南開封府有汜水縣本處人皆呼若祀

三十二年秋衛人及狄盟 注不地者就狄廬帳盟

春秋時戎狄錯居中國此狄無國都處所直云及狄盟盟于狄之處也以狄俗逐水草無城郭宮室故云就廬帳盟

孔氏曰會狄于櫛函言地今不言地故云就廬帳盟廬帳即

是狄人所居之處 趙氏鵬飛曰及夷狄盟所謂下策也然既懼之以兵必恐而求平然後許其平焉是乃制夷狄之術也狄之橫甚矣入衛

春秋述義拾遺卷三 信公

八 廣雅書局

伐邢侵晉侵齊邢衛皆遷而避之齊晉皆忍而不伐今衛已遷狄蓋疑其畏已也衛出其不意以兵侵之狄果恐而求盟是即其地而盟之故衛無狄患者十餘年何前乎此不敢伐而至此始一侵之也其後晉人敗之晉師滅之皆視今日之侵為兵首則夫侵狄盟狄不可謂無謀者矣 高氏澗然曰不書盟地盟於狄都也惟盟於都故不列序而言及也

辨曰顏師古漢書匈奴傳注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杜云就廬帳盟蓋以漢事意之耳葉石林曰衛人何以及狄盟離盟不可以地狄也竊謂戎狄既錯居中國未必無國都處所劉言非是

二十三年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注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文二年乃作主遂因葬文通議之。

五經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既言作主非禮因言作主祭祀吉凶之節凡諸侯之薨葬日而虞從是以後閏日一虞七虞之後明日而為卒哭之祭卒哭之期日而作祔祭以新死之神祔於祖父於此祔祭而作木主以依神其主在寢特用喪禮祭祀於在寢之主其四時常祭祠祠烝嘗及三年喪畢為大祀禘祭並行之於廟正禮當如是耳今以葬僖公後積十月始作僖公木主是作主太緩故為非禮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主

僖公

元

廣雅書局

劉氏權衡曰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杜氏讀緩字以上為一句作字下為一句非也僖公以十二月薨以明年四月葬凡五月也不得云緩杜氏本欲遷僖公之薨在十一月僖公之薨在十一月則除喪在文二年十一月因以文納幣為十二月文納幣為十二月則與傳合矣而不顧理乖也傳云葬僖公緩作主者緩以下乃當為一句言葬僖公而作主緩即文二年經書作僖公主是也今欲屬緩於葬僖公以明僖公為十一月薨獨不願作主非禮也之語是傳譏葬緩又譏不當作主乎。

顧氏炎武曰劉原父曰當以緩作主為一句此傳經書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之義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今僖公以文元年四月葬二年二月始作主過祔之期。

萬氏斯大曰僖公薨於去年十一月今年傳有閏三月實七月而葬也故杜注以為緩而前年葬僖公緩作主之傳讀緩字屬上句以此也不知七月葬之緩明者自見不必明言而既葬即虞既虞即作木主而祔此必不可緩者乃僖公之主作於明年二月則緩甚而非禮矣傳因葬僖公而言緩作主見作主當於葬後不當在明年也合從劉氏讀緩作主為句若從杜氏葬僖公緩固非禮矣作主不言緩又何以非禮而并言於此乎。

春秋述義拾遺卷主

僖公

二

廣雅書局

案日光伯云葬僖公後積十月始作僖公木主是作主太緩則以緩作主為一句始於光伯非始於原父矣公羊疏云左氏說亦有成文云云之說具左氏傳疏今檢孔氏正義無之蓋出光伯疏也因據曲禮檀弓疏錄之其以祔祭之主在寢蓋死者之廟未立但祀主於寢四時常祭及禘祭三年喪畢始並行之於廟尤足以刊元凱卒哭後四時常祭如舊之誤烝嘗禘於廟。注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立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以正經無禘文也惟禮記毛詩有禘字耳釋天文禘大祭也則祭無大於禘者若禘大於禘禘焉得稱大乎。孔氏曰釋例曰舊說以為諸侯喪三年之後乃烝嘗案傳襄

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改服修
官烝於曲沃會于溴梁其冬穆叔如晉且言齊故晉人答以
寡君之未禘祀其後晉人徵朝于鄭鄭公孫僑云溴梁之四
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耐與執膳焉是言諸侯
卒哭以後時祭不廢之事也釋例又曰凡三年喪畢然後禘
於是遂以三年爲節仍計除喪即吉之月卜日而後行事無
復常月也是以經書禘及大事傳惟見莊公之速他無非時
之譏也如例所言除喪即吉禘遂以三年爲常則新君即位
二年而禘五年又禘八年又禘僖八年禘於太廟宣八年有
事于太廟定八年從祀先公皆得三年之常期也案元年夫
人姜氏薨當以三年喪畢而禘再經三年則九年乃可禘耳
而得八年禘者哀姜喪畢不爲作禘八年因禘祭乃致之故
計閔公之喪數之耳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計非禘年而爲
禘者釋例曰禘於太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爲也雖非
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於襄公
亦其義也三年之禘自國之常常事不書故惟書此數事祭
雖得常亦記仲遂叔弓之非常也鄭玄解禮三年一禘五年
一禘杜解左傳都不言禘者以左傳無禘語則禘禘正是一
祭故杜以審諦昭穆謂之爲禘明其更無禘也古禮多亡未
知孰是

春秋述義拾遺卷三 僖公

三 廣雅書局

喪畢之後文公之喪未畢而禘祭躋僖躋逆祀不可曰禘
聖人是以變吉禘之文而曰大事也公穀以爲大事則禘案
禘祭之名未嘗經見孔子論宗廟之祭惟禘爲詳蓋禘者與
禘同祭而異名諸儒因其合羣廟之主而祭之故曰禘爾然
則亦未可據也

紀氏昉曰江永謂魯禘行於秋嘗之時周正之秋實是夏月
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禘周公子明堂也今考閔二年夏五
月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文二年八月大事
于太廟宣八年夏六月有事於太廟昭十五年二月禘于武
宮定八年冬禘于僖公據此則魯之禘祭四時皆舉不得拘
以嘗月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雜記

春秋述義拾遺卷三 僖公

三 廣雅書局

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
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稱七月日至乃夏至建午之月
則六月實建巳之月於周正爲夏不爲秋也永既據明堂位
六月爲禘月而以六月爲周正之秋則是以六月爲建未之
月矣同一魯也記者於正月七月稱日至則用周正而於六
月則又用夏正恐無是理永又引祭統內祭則大嘗禘書禘
于嘗下明大禘在嘗下不知禘在嘗下不過錯舉之詞猶之
傳曰烝嘗禘於廟嘗在烝前而錯舉之則曰烝嘗也然則經
文嘗在禘上原不謂禘在嘗月也

孫氏星衍曰禘之名起自有虞見祭法禘黃帝夏殷則禘爲
時祭故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日禘鄭注云

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日祠夏日禘以禘爲殷祭凡
經文禘與嘗並舉皆時祭之稱魯祭宗廟改殷之禘故通名
爲烝嘗左傳云烝嘗禘於廟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
而穀梁謂之嘗魯語謂之烝定八年冬十月禘于僖公此夏
時八月實嘗也而謂之禘是也魏書禮志中書監高闕等言
諸侯無禘禮惟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
敢專園丘之禘故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禘遂
生兩名是後魏時尙知魯禮不與周天子同也自漢以來皆
以禘爲宗廟之祭而無配天之禮由諸侯不能用周制徒推
魯禮故建武詔書云禘祫之祭不行已久魏景初詔亦云四
百餘年廢無禘祀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三

僖公

三

廣雅書局

錢氏塘曰禘有二而祫有三禘有特禘之禘有祫禘之禘故
有二祫有大禘之祫有大嘗之祫有大烝之祫故有三實惟
四而已矣古者一歲三祭禘祫烝祫于三時惟春獨否周
以禘爲大祭而分爲二故祫禘爲大禘與大嘗大烝而三卽
古三時之祫也特禘多在春時因亦弗祫四者皆殷祭也而
祫之名不存言古禮者時稱之而已魯有祫祭無祫名而禘
亦有祫有特祭統言成王康王賜魯大嘗禘禘固爲禘大嘗
非秋祫與文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公羊曰大祫也穀梁曰
著祫嘗者大祫卽大嘗矣而魯語又謂之烝漢史直謂之禘
禘卽大祫烝猶大烝名異實同惟所命之凡言魯有禘有祫
者依二傳有禘無祫者從左氏文之大事猶閱之吉禘服終

無常故禘惟所遇實豈有異乎大嘗大烝不知何歲行大禘
五歲之中間以特禘是爲五年而再殷祭祫者合祭也大禘
而不合於太廟何以異於特禘僖八年禘于太廟宣八年有
事于太廟皆合祭於太廟是卽古之祫禘也昭十五年禘于
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皆不合祭于太廟此則周之特禘
也五歲再殷卽五歲再禘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
公于太廟所謂大禘之祫也宣之八年是已昭十五年非此
也定之八年兼祫特於祫爲過其月於特爲不常歲此陽貨
之爲也大禘于太廟與吉禘于莊公同大事吉禘遷廟之祭
也遷廟未有不合食於太祖者也不合何以禘昭穆魯禮三
年喪畢祫禘于太廟至五年特禘羣廟自爾之後一祫一特

春秋述義拾遺卷三

僖公

三

廣雅書局

五年而再殷祭左氏曰烝嘗禘於廟烝兼大烝嘗兼大嘗禘
兼大禘一言而二禘三祫備矣舉其凡故曰烝嘗禘
崔氏述曰禘祭書於經者二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
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見于左傳者三昭十
五年二月癸酉禘叔弓泣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昭二十五
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于季氏定八年辛卯禘于
僖公皆禘羣廟非禘始祖所自出也然則禘乃太廟羣廟之
通祭無疑矣宗廟之祀見於春秋者凡三日禘曰嘗曰烝故
左傳云烝嘗禘於廟禘雖見於易而以爲薄祭則廟中惟此
三祀爲正也按凡之云者羣廟皆然禘且與烝嘗同舉正與
王制祭義諸篇說同亦不當爲王者五年之大祭也蓋祖宗

義烏陳熙晉撰

文公

文公元年舉正於中歸餘於終

其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謂從冬至至冬至必滿此數乃周天也則一歲為十二月猶有十一日有餘未得周也分一周之日為十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及日為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為此月之正取中氣以正月故言舉正於中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賸一日有餘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為閏故言歸餘於終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文公

廣雅書局

孔氏曰履端於始履步也謂推步歷之初始以為術歷之端首舉月之正半在於中氣歸其餘分置於終末言於終末乃置閏也此年不合置閏而置閏則不是歸餘於終故為非禮也古歷十九年為一章章有七閏大率三十二年則置閏倍五年正月辛亥日南至治歷者皆以彼為章首之歲漢書律歷志云文公元年距僖五年辛亥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也杜為長歷置閏疏數無復定準凡為歷者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僖五年正月朔旦冬至則四年當閏十二也杜長歷僖元年閏十一月五年閏十二月與常歷不同者杜以襄二十七年再失閏司歷過昭二十年二月巳丑日南至哀十二

年十二月益云火猶西流司歷過則春秋之世歷法錯失所置閏月或先或後不與常同杜惟勘經傳上下日月以為長歷若日月同者則數年不置閏月若日月不同須置乃同者則未滿三十二月頻置閏故釋例云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有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一如算以守恆數故歷無有不失也

周氏密曰余雖不善章部元紀之術然以杜征南長歷以攷春秋之月日雖甚精密而其置閏之法則異乎此竊有疑焉謂如隱公二年閏十二月五年七年亦皆閏十二月然猶是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如莊公二十年置閏其後則二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皆以四歲一閏無乃失之疏乎僖公十二年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文公

廣雅書局

閏至十七年方閏二十五年閏至三十年方閏率以五歲一閏何其愈疏乎如定公八年置閏其後則十年以至十二年十四年皆以二歲一閏無乃失之數乎閏之二年辛酉既閏矣僖之元年壬戌又閏倍之七年八年哀之十四年十五年皆以連歲置閏何其愈數乎至於襄之二十七年一歲之閒頓置兩閏蓋日十一月辰在申司歷過也於是既覺其繆故前閏建酉後閏建戌以應天正然前乎此者二十一年既有閏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又有閏歷年凡六置閏者三何緣至此失閏已再而頓置兩閏乎近則十餘月遠或二十餘年其疏數殆不可曉豈別有其術乎抑不明置閏之法以致此乎又曰余嘗攷春秋置閏之異於前矣後閏程氏攷古編謂漢

初不獨襲秦正朔亦因秦歷以十月為歲首不置閏當閏之
歲率歸餘於終為後九月漢紀及史記自高帝至文帝其書
後九月皆同是未嘗推時定閏也至大初元年改用夏正以
建寅為歲首然猶歷十四載至征和二年始於四月後書閏
月豈史失書耶抑自此始置閏也余因其說深疑之精思其
故頗得其說焉蓋閏月之不書者亦偶以其時無可書之事
耳正如春秋經桓公七年其所紀事至夏而止以是年秋
冬無可紀之事也定公十四年至秋而止亦以是年冬無
可紀之事也魯史紀事之法大率如此其於閏月亦然觀文
公六年經書閏月不告月春秋書閏方見於此復以杜預長
歷攷之自隱至哀凡更三十餘閏至此方書豈日前乎此者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文公

主 廣雅書局

皆史失書抑豈曰自此始有閏邪今漢紀事正效春秋如太
初元年三年天漢元年三年皆止於秋太始元年則止於夏
皆以其後無事可紀故不書耳然則閏月不書亦若是乎
顧氏炎武曰古人以閏為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
故曰歸餘於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
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
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
是以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即歲之終可知也今
魯改歷法置閏在三月故為非禮漢書律歷志曰魯歷不正
以閏餘一之歲為節首是也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
曰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此意當取左傳所謂

歸餘於終耳據漢書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歷書後九月
是知歷法故然

梅氏文鼎曰閏月之議紛紛聚訟大旨不出兩端其一謂無
中氣為閏月此據左氏舉正於中為說乃術家之法也其一
謂古閏月俱在歲終此據左氏歸餘於終為論乃經學家之
詰也若如前推隱公辛酉冬至在經朔後三十日宜閏歲前
十二月即兩說齊同可無疑義然有不同者何以斷之曰古
今法原自不同踵事加密故自今日言則以無中氣置閏為
安而論春秋閏月則以歸餘之說為長何則治春秋者當主
經文今考本經書閏月俱在年終此其據矣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文公

甲 廣雅書局

餘於終事則不悖杜注四時無愆過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
失其常故無疑惑四時得所則事無悖亂杜於本文無注故
劉本杜義以為說也周書周月篇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
各有孟仲季以名十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三中氣雨水春
分穀雨夏三三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三中氣處暑秋分霜降
冬三三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信五年
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孔氏云冬至者十一月之中氣中氣者
月半之氣也月朔而已得中氣是必前月閏閏前之月則中
氣在晦閏後之月則中氣在朔閏者聚殘餘分之月其中無
中氣半屬前月半屬後月是去年當閏十二月十六日已得
此年正月朔大雪節故此年正月朔冬至也

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 注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主之禮故國失其邑身見執辱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霸主秉德刑以長諸侯諸侯從時命以事霸主大字小事大所以相保持也晉之與衛小大不同而恥於受屈望以彊獲免明王在上理在可然度時之宜則非善計君子以為合古之道失當今之宜亦不言其謀全非禮也

釋例侵伐襲例第十二衛孔達為政不共盟主與兵于鄰國受討喪邑寤而告陳雖從陳之謀僅得自定以謀而濟故君子但明言合古而不釋其尤也

朱氏彬曰檀弓杜橋之母宮中無相以為沽也鄭注沽略也古與沽通孔達恃楚而不事晉故曰越國而謀是屬略之甚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文公

五

廣雅書局

杜預謂其合古之道孔達不能受命盟主橫挑疆大何合古道之有

案曰晉人伐衛衛人伐晉是不論成敗利鈍而為之者古時上有天子下有方伯或猶不免今非其時矣豈謀國之道哉古者越國而謀言古亦非所宜也

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已去邾國又非邾君故不稱邾捷菑也得國為君皆舉國言之齊小白入于齊是也

孔氏曰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莊公伐齊納子糾不言齊者上有伐齊之文與此同也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昭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彼舊是國君故

稱其國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瞶于戚世子之尊以名體國上下又無衛文故亦稱國與此異也齊小白齊陽生許叔蔡季之屬經無納文又復得國與此不同也

陳氏岳曰文六年趙盾將中軍持國政卻克宣十七年方代士會則納捷菑乃宣子明矣

案曰邾文公卒無嫡長子獲且齊出次捷菑晉出邾人立獲且晉以捷菑已出而往納焉左氏稱趙盾公羊稱卻缺穀梁稱卻克是時晉政在盾即使卻缺卻克帥師主之者盾也於事左氏為得其實捷菑不繫邾非其國又非其君劉說是矣十四年曰夫己氏 汪猶言某甲

甲已俱是名故云猶言某甲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文公

六

廣雅書局

孔氏曰心惡其政不以為公凡與人言欲稱君者終不謂之為公曰夫己氏斥懿公之名也

顧氏炎武曰夫己氏猶言彼己之子

孔氏廣森曰蓋桓之六子商人第六以甲乙次之而稱為己杜曰猶言某甲甚得其解僖十七年傳敘懿公於公子雍之上者以無虧與惠孝昭懿皆嘗為君而雍未得立又五公子之母皆諸侯之女獨雍母為宋大夫華氏女雖云如夫人者六人傳家敘之自有貴賤故雍倒在末耳非長幼之次

焦氏循曰漢書石奮傳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三國志注引魏略許攸與太祖戲至呼小字曰某甲是則作史者諱言不便述攸所呼而諱言為某

甲商人既立公子元不能直斥其名又不肯稱之爲公故以夫已氏稱之耳齊桓之子六人並見僖十七年爲武孟卽公子無虧爲公子元卽惠公爲公子昭卽孝公爲公子潘卽昭公爲商人卽懿公爲公子雍以元稱商人爲夫已氏已於甲乙之次爲第六蓋商人行六故以已稱之商人弑舍以元爲兄而讓之蓋是時諸兄惟元在立孝公時方畏四公子之徒四公子潘商人元及雍也僖二十七年孝公卒卽立昭公昭卒而昭之子舍立商人殺舍而讓元知元之年次於昭而長於商人雍不爭可知是時無雍矣

案曰夫已氏猶言夫人夫夫之意已於甲乙之次爲六商人桓之六子故稱爲夫已氏杜申左意劉申杜意顛軒里堂之

說不爲無據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文公

七

廣雅書局

十五年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注華孫奉使鄰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其官皆從故書司馬

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惟言其官不言氏族此既書司馬復曰華孫者或以爲華耦貴之既深故特書族案傳華耦稱魯人以爲敏則君子不許是魯貴之不深蓋史有文質故辭有詳略服虔云華耦爲卿侈而不度以君命脩好結盟舉其官屬從之空官廢職魯人不知其非反尊貴之其意以爲貴之者魯人貴之非君子貴之案經儀父與魯結好子哀不義宋司城效節來奔單伯自齊致命傳皆言書曰貴之實善而貴

之也此亦云書曰司馬華孫貴之何故惡而貴之也又難曰此爲不知其非儀父豈亦魯不知其非而貴之乎孔子修春秋裁其得失定其褒貶善惡章於其篇臧否示於來世若魯人所善亦善之所惡亦惡之已無心於抑揚遂逐魯人之善惡削筆之勢何所施用約之以理豈其然哉其官皆從謂其聘之官無關當有留治政者豈舉朝盡行而責其空官也若以官從卽責空官聘禮官屬不以少豈周公安制禮乎

孔氏曰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備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彼先以君命行聘禮既而別與之盟故書聘又書盟此雖使來聘魯不令結盟故書盟未稱使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卽其比也諸侯之卿例書名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文公

八

廣雅書局

氏以華耦能率其屬官備禮盡儀故貴其人書其官也

蘇氏轍曰不言使盟在華孫也

毛氏奇齡曰前新城之盟公與宋公同會宋地故宋公復來盟修同好焉

李氏紱曰春秋來盟不稱使者三高子屈完皆以爲褒不應華孫獨爲貶也乃胡氏安國於屈完高子不言使則以爲權在完權在高子嘉其能服義與定亂於華孫不稱使則以爲專行而無君何同辭而異義耶無君之說始於穀梁然穀梁以稱官爲無君之命未嘗以不稱使爲無君之辭胡傳又謂自督弑殤公及其後世繼掌兵柄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辭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

孫之類亦非也經於魯臣固未有直稱季孫叔孫仲孫臧孫而不書其名者督誠弒逆然春秋所書不賴寵而出奔許討賊而後入於華元之得正者亦督曾孫也何獨不以督貶賢哉家氏鉉翁疑華耦爲公子鮑嘗亦非也鮑所恤而結爲死黨者皆桓族耳華爲戴族鮑既篡位耦亦旋卒而代以桓族之蔣廸安知耦非忠於昭而發憤以卒而顧重嘗之乎

案曰傳稱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者魯史貴之非魯人貴之也劉之難服是矣然杜之失更甚於服服云華耦以君命修好結盟是以君命來盟也而杜則曰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彼楚屈完齊高子之盟皆不稱使豈亦非其君命耶此服得之而杜失之者也服以官從廢職爲非而杜則曰其官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文公

九

廣雅書局

皆從故書司馬夫上介眾介有常數拭玉展幣有常職來聘之使皆然何侈之有若謂以官皆從而書司馬豈不書官者皆非率屬而來乎服固失矣杜亦未爲得也服曰魯人不知其非杜曰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劉獨難服而不難杜殆尊注家之體然歟杜劉俱以魯人對君子與服相同本指魯國之人孔氏以爲魯鈍之人據檀弓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注魯魯鈍也又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注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孔氏本此殊失傳意

十八年此十六族也

各有大功皆賜氏族故稱族

孔氏曰此十六人耳而謂之族者以其各有親屬故稱族也

顧氏大韶曰高辛氏有才子帝鴻氏有不才子者皆歷代帝王之苗裔耳受氏後雖數十百世亦曰某氏非必指其身也辨曰太史克言十六相未嘗以爲卽五臣也而杜以爲八凱卽垂益禹皋陶之倫八元卽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如史記所載則皋陶爲益之父父子不得爲兩族也稷契爲堯兄弟兄弟不得爲兩族也禹列八凱而鯀爲構杌一曰世濟其美一曰世濟其惡是鯀不能出於十六族之外禹不能別於三族之中也夫高陽高辛之世次八元八凱之名字今皆不可知杜必以所知者混合之是惑也劉氏謂十六相各有大功賜氏族故稱族然則三族亦皆賜氏族乎釋例氏族例第八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謂之族蓋以高辛氏帝鴻氏之後皆謂之族耳孔氏云十六人各有親屬故稱族乃臆度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文公

十

廣雅書局

宣公

宣公十一年楚子入陳 注楚子先殺微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微舒之後楚子入陳乃殺微舒經先書殺微舒後言入陳者以楚子本意止欲討賊無心滅陳及殺微舒滅陳爲縣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於例不有其地故云入陳言楚人既殺微舒楚子乃復入陳納二子於陳入陳之文爲下納張本傳言書曰入陳納公孫靈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入納連文是入爲納也昭八年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于越殺陳孔奐彼心欲滅陳此則主爲討賊無心滅陳而復封之君子善其自悔故退入陳於下隱其縣陳

之過若其不然當云楚子入陳殺夏徵舒如此則楚子本爲入陳因入乃討陳賊則是惡楚子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

黃氏澤曰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靈儀行父于陳公穀似此等處多云實與而文不與卻全不曾尋得書法之妙蓋此時已本縣陳以申叔時之諫而止聖人許人遷善故沒其縣陳而止以入陳爲文又本是先入陳而後殺徵舒今卻先書殺夏徵舒而後書入陳便是聖人先正其討賊之義觀聖人於此實有所激緣桓文俱有匡正天下扶持周室之功然皆包容弑君賊置而不問所以養天下之亂是以於楚子入陳一事特顯此義以見楚之用師不過討賊納此二卿以定陳亂而已便與蠻夷華夏不同此皆聖人與人

爲善止遏亂略之意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文公

十一

廣雅書局

方氏苞曰稱國以殺則徵舒陳人非以楚之國法殺之目楚子則疑於楚子之私矣故必稱人而後於義爲安也殺夏徵舒書人眾心之公也入陳書楚子一人之私也徵舒既殺則陳可不入以明楚子之志在入陳也胡傳謂不書取陳爲美其討賊之義未減而書入非也楚實未取陳紀其實耳殺洩治者盜與行父激徵舒之弑亦由之楚子不誅而反納焉蓋二人本以陳佩楚故任爲腹心納之以制陳而陳自是不敢背楚而從晉矣

案曰劉君此說深得聖人書法微旨注家疏家皆不及

十二年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注君之親

兵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兩廣之別各有一卒百人一卒外復有偏一兩二十五人兵法十五乘爲偏偏有一兩從之兩是偏家之物故謂此爲偏之兩其實一廣十五乘有一百二十五人從之

孔氏曰兩廣之別各有一卒之兵百人也一卒之外復有十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兩既言一卒又云卒偏之兩言卒者成辭婉句耳或解云兩屬於偏云偏之兩者謂偏家之兩知不然者案成七年以兩之一卒亦云之字豈又是兩家之卒且杜注云十五乘爲大偏今楚亦用舊法此一廣之中實有此偏非是偏名爲兩而出一卒別復有偏之一兩二十五人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宣公

十一

廣雅書局

從之下云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知十五乘爲一廣也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周禮亦有此文但周禮無偏故杜并引司馬法耳此云大偏對成七年九乘爲小偏故此爲大偏也桓五年二十五乘爲偏戰時臨陳所用不同不可與此相對爲大小杜注多少皆望文也舊偏於穰苴前已有則應周禮有文但以亡沒者多故禮文不具

邵氏寶曰楚人易古偏法而爲廣廣之所有百人故曰一卒亦古偏法也一卒之外又有承副之卒焉其數如偏之兩兩二十五人也廣之所有一卒一卒百人也一卒之外又有餘卒爲承副者二十五人爲兩故曰卒偏之兩車法在古爲偏在今爲廣蓋舉古今錯言之不直曰若干人而必曰卒曰偏

曰兩者今法不離於古也

沈氏彤曰杜云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是矣下云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言一卒外復有二十五人則於偏之兩之字難通按成七年傳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與此制相備卒偏之兩謂卒為偏法之兩也兩之一卒謂充兩法之一卒也又卒偏之兩者分其一卒為偏法之兩者四也偏兩之一則一偏四兩中之一也兩字皆指法不指數故此處文意當云廣各別有一卒一卒又四分之以為偏法之兩如此而已非謂一卒外有二十五人之兩也與桓五年鄭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者數雖異而法同彼云先偏後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宣公

廣雅書局

伍則此先廣後兩也彼云伍承彌縫則此兩承彌縫也陳用之禮書云先偏後伍伍從其偏卒偏之兩兩從其偏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亦以為一法也此本服注於卒意縱橫辨論足以自伸其說

王氏引之曰偏非司馬法之偏兩亦非司馬法之兩杜解皆失其指服解偏字是也而解兩字則非今案卒偏之兩者百人為卒五十人為偏兩偏則一卒故曰卒偏之兩耳服誤以兩為二十五人則與之字文義不合杜以偏為車十五乘而云廣十五乘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則是於人數之卒兩雜以車數之偏文義之不倫甚矣又案成七年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杜注曰司馬法百人為卒二

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雷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正義曰以兩之一謂將二十五人也又言卒謂更將百人也舍偏謂舍一偏之車九乘也兩之一馬又舍二十五人也案兩之一為二十五人卒為百人兩之於卒四分之一也傳當先言卒後言兩之一何得先言兩之一後言卒乎其不可通一也一兩二十五人謂之兩之一則一卒百人一偏九乘何以不云卒之一偏之一乎其不可通二也車一乘當有甲士三人九乘則二十七人今云二十五人則不足以供九乘之用若謂二十五人為步卒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見成元年左傳正義九乘則六百四十八人成出革車一乘徒二十人見地官小司徒注九乘則一百八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宣公

廣雅書局

十人亦不當云二十五人也其不可通三也今案以兩之一卒適吳兩之二字蓋因下句舍偏兩之一兩衍當作以一卒適吳一卒百人也半其數則為偏偏五十人也一卒有兩偏以一卒適吳者以兩偏適吳也以兩偏適吳而舍其一一是於偏舍兩之一也故曰舍偏兩之一焉不曰舍卒之半而曰舍偏兩之一者軍制人數多少皆為之名半卒五十人自以偏名則當舉偏言之不得但云卒之半也不曰舍一偏而曰舍偏兩之一者欲見一卒本有兩偏舍其一於吳仍歸其一於晉也兩者數之偶兩之一猶云參之一四之一耳宣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此傳曰以一卒適吳舍偏之一焉則一卒之為兩偏兩偏之舍其一較然著明學者尙何疑焉自解者

誤以偏為九乘兩為二十五人又不察兩之一卒之衍兩之

二字於是義雜而文亦難通宜乎孔冲遠之病其塞滯矣正見

又案昭元年傳說晉人毀車以為行日兩於前伍於後專

為右角為參左角偏為前拒正義曰服虔引司馬法皆準車

數多少以為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

數為別也然則偏為前拒乃人數之名蓋亦以五十人為偏

也齊語曰五十人為小戎與此異名而同實解卒偏之兩說本果堂其謂兩

之一卒適吳兩之二字因下句舍偏兩之一而衍則創解也

案曰夏官小司馬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

司馬皆中士注鄭司農云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故春秋

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疏宣十二年欒武子說楚之軍法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宣公 十五 廣雅書局

云其君之戎分為二廣服氏云左右廣各十五乘廣有一卒

服氏云百人為卒言廣有卒為承也卒偏之兩服氏云五十

人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為承承有偏偏有兩故

曰卒偏之兩鄭服俱稱卒是百人兩為二十五人杜解同之

所異者服以五十人為偏杜以十五乘為偏耳夫車九乘為

小偏十五乘為大偏司馬法所載車數也五十人曰偏服氏

所訓人數也廣言車卒偏兩言人傳文炳然以車數雜人數

此杜之失當依服氏案齊語五十人為小戎即五十人之偏

也如杜所言則偏仍是廣矣光伯亦襲其誤卒偏之兩者謂

一卒之外復有偏之一為二十五人之兩耳光伯謂一廣十

五乘有一百二十五人從之是也二泉之說亦闡劉意

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 注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

子爵也 狄稱種者周禮內宰上春生種稷之種賤之同之草木故稱種

林父尊卿當稱帥師今從將卑師眾之例直稱師者從告也

孔氏曰狄有赤狄白狄就其赤白之閒各自別有種類此潞

即以國名為氏赤狄既須言狄單國不復成文故以氏配之

潞氏甲氏皋落氏皆是也

案曰元和郡縣志河東道潞州得名因潞子之國潞城縣本

漢潞縣屬上黨郡即春秋時赤狄潞子嬰兒國也今山西潞

安府潞城縣東北有古潞城

十七年冬公弟叔盼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日公子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宣公 十六 廣雅書局

不在日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注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

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相殺

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論之

備矣

再言凡者前凡據適妻子為文後凡嫌妾子為君母弟不得稱

弟故更言凡也

孔氏曰此例再言凡者前凡明稱母弟之文適子及妻子之

等後凡明策書稱弟者皆母弟之義公之母弟見經者鄭段

魯公子友衛叔武實母弟而不稱弟陳公子招昭元年稱公

子八年稱弟釋例曰母弟之見於經者二十而傳之所發六

條而已侯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為謀首也推此

以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衛侯之弟鱣出奔皆是
兄害其弟也至於陳招宋辰稱弟稱名從兩下相殺也

案曰釋例母弟例第四母弟之寵異於眾弟蓋緣自然之情
以養母氏之志公在雖俱稱公子其兄爲君則特稱弟殊而
異之親而睦之既以隆友于之恩亦以獎爲人弟之敬成相
親之益也通庶子爲君故不言夫人之子而曰母弟母弟之
見於經者二十而傳之所發六條而已凡稱弟皆母弟此策
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得稱公子故傳之所發
隨而釋之仲尼因母弟之例據例以興義使夫稱弟不聞反
謀也鄭段去弟身爲謀首也然則兄而害弟者稱弟以彰兄
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也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宣公

十七

廣雅書局

鍼陳侯之弟黃衛侯之弟鱣出奔皆是兄害其弟者也至於
陳招殺兄之子宋辰率羣卿以背宗國據大邑以成叛逆然
不推刃於其兄稱弟稱名從兩下相殺也若夫朝聘盟會嘉
好之事此乃兄弟之篤睦非義例之所興故仍舊史之策或
稱弟或稱公子今先儒說母弟善惡褒貶既多相錯涉又云
稱弟皆謂公子不爲大夫者得以君爲尊案傳莒挈非卿乃
法所不書書而不言弟非得以君爲尊也凡聘享嘉好之事
於是使卿故夷仲年之聘皆以卿稱弟而行此例所謂凡稱
弟皆母弟左傳明文而自違之此解皆約釋例爲說也釋例
弟四十六凡明之傳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孔氏
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光伯申兄弟二凡之意放

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羊云母兄稱兄兄何以不
立有疾也據左氏傳嬖人媼始生孟縶又生元縶足不良故
孔成子舍縶立元是爲靈公縶爲靈公同母之兄故公羊以
爲母兄靈公非襄公適妻之子乃妾子爲君者也然則凡固
不足以槩春秋歟

成公

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 注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

魯朝聘皆言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或在道而還如者書其始
發言往而已言公朝王所者發國不爲朝王至彼遇王朝之朝
訖乃書故稱朝也此過京師亦宜稱朝言如者發雖主爲伐秦
卽有朝王之意書其初發故言如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成公

十六

廣雅書局

王氏應麟曰公如京師非禮也晉楚可以言如京師不可以
言如於是朝覲之禮廢矣
陳氏則通曰禮稱諸侯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天子錫
之圭璧黻冕然後歸今也不然文成襄定以畢服而朝晉昭
以踰年而朝晉則卽位朝王之禮缺矣書稱月正元日覲四
岳羣牧班瑞于羣后今也不然儋宣以正月而朝齊成襄以
正月而朝晉則正月朝王之禮缺矣入春秋九十有二年未
嘗北面京師踐土河陽天威咫尺不得不朝相距又五十有
三年伐秦之役惟晉是從不過先告晉侯之意經書曰如是
魯以列國例京師矣經書魯於諸侯之朝例曰如諱其朝也
於京師之朝例曰如皇其以列國例京師也二百四十二年

書朝者一如者一迄未有朝于京師之文何周之衰耶抑魯公之不朝不特係王室之盛衰亦係魯之輕重焉自僖之十年移事周之禮而事齊文之二年移事齊之禮而事晉襄之二十八年移事晉之禮而事楚皆魯人不能秉禮之過也毛氏傳曰此成公朝簡王也成以赴晉文之召過周因而朝之此何朝乎加之而已

案曰僖公二十八年朝王所者二踐土溫之會皆以晉故就朝非朝京師也十二公惟成公一如京師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非特朝也故不曰朝而曰如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命者冥也言其生育之性得之於冥兆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成公

九

廣雅書局印

孔氏曰天地之中謂中和之氣也言人受此天地中和之氣以得生育所謂命也命者敎命之意若有所稟受之辭故孝經說云命者所稟受度是也

阮氏元曰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案此中乃陰陽剛柔之中即性也即所謂命也性字从心即血氣心知也血氣心知皆天所命人所受也人既有血氣心知之性即有九德五典五禮七情七義故聖人作禮樂以節之修道以敎之因其動作以禮義為威儀所以定命能者勤於禮樂威儀以就彌性之福祿不能者惰於禮樂威儀以取棄命之禍亂是以周以前聖經古訓皆言勤威儀以保定性命未聞如李習之之說以寂明道照復性也

辨曰劉子之所謂命乃性命之命劉氏以冥兆之命當之濫之乎言命矣

十五年仲嬰齊卒 注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

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杜之此注其言不明當以為襄仲歸父本以東門為氏及命嬰齊紹歸父之後改之曰仲氏也炫以為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耳

孔氏曰公羊穀梁皆以嬰齊為仲遂之子歸父之弟也以為歸父之弟則同其言稱仲之意則異公羊以為弟無後兄之義使嬰齊為歸父之子則為仲遂之孫故以王父字為氏穀梁以為宣八年仲遂卒者為殺子赤疏之不使稱公子父既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成公

三

廣雅書局印

見疏不得稱公子故其子由父亦疏之不得稱公孫故別言

仲氏

胡氏安國曰此公子遂也何以書氏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答之也

黃氏宗義曰仲嬰齊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歸父無後于魯以嬰齊為後理之正也經書公孫嬰齊不一其不為歸父之子明矣既為父子則不得並稱公孫也卒而書仲者孫以王父字為氏故公羊疑之然臧孫問惠伯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此時嬰齊未嘗後歸父已得名公子遂為仲氏可見公子之字即宗之為氏不必至孫而後稱也公羊無乃

自相矛盾歟

顧氏炎武曰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

仲嬰齊卒其為仲遂後者也成公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

嬰齊卒於狸脈則子叔聲伯也季友仲遂皆生而賜氏故其

子即以父字為氏生而賜氏非禮也以父字為氏亦非禮也

春秋從其本稱而不沒其變氏其生也書公子遂其死也書

仲遂卒于垂於其子也書公孫歸父其死也書仲嬰齊公子

卒亦同此義惟季友之子不見於經

又曰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此言仲嬰齊亦是公

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為公孫嬰齊今為

大夫死見經為仲嬰齊此漢人解經之善若子叔聲伯則戰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成公

圭 廣雅書局

牽成公如晉六年如莒八年已屢見於經矣

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此語必有所受然嬰齊之為後後仲

遂非後歸父也猶之叔孫僑如奔而立豹以為兄後則非也傳拘於孫以

王父字為氏之說而以嬰齊為後歸父則以弟後兄亂昭穆

之倫矣非也且三桓亦何愛於歸父而為之立後哉

徐氏乾學曰卿大夫以下繼世與天子不同天子國君繼嗣

則取於旁支以弟後兄可也以兄後弟可也甚至以叔後姪

古亦為之君之生存既已盡臣其諸父昆弟身沒而旁支入

繼必為之服斬衰即以祖禰事之可也大夫則不然以別子

為祖亦不能臣其宗族繼世相傳以宗法齊之而已春秋之

法大夫以罪廢逐不得入宗廟即思其先世為之立後亦直

以廢逐者之兄弟代主大宗之祀魯於叔孫氏嘗逐僑如而

立其弟豹矣於臧氏嘗逐紇而立其兄為矣於東門氏則逐

歸父而立嬰齊其事正同不聞豹禰僑如為禰紇而顧必以

嬰齊禰歸父此已大悖典制矣然則魯人之處此宜如何曰

歸父固宗子又賢大夫也魯人既察其無罪而為之立後則

自有宗法在不得復同於放逐之臣矣禮曾子問篇曰若宗

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

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又曰宗子

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

于墓而後祭于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蓋卿大夫

家乃宗法所自始其禮固甚嚴也使歸父有子當直立之無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成公

圭 廣雅書局

子則當立嬰齊之子嬰齊又無子則當使為攝主以待其子

之生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

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正常以告

康子請退此卿大夫之庶子攝位以待宜立者之生之證也

又曰公羊之說有可疑者三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宣公薨

季孫發其父之前罪而逐之然則三家之所惡者非仲遂乃

歸父也豈肯徐傷其無罪乎其可疑一也惡逐而及其子又

憐歸父而欲延其世夫嬰齊固逐之親子也即降昭居穆猶

為親孫孫之後祖與子之後父復何異乎魯人當不若是之

愚其可疑二也穀梁之責成公曰與人之子守父之殯捐殯

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范甯曰人之子謂歸父之子

成公與之共守宣公殯是歸父有子矣昭公之從亡臣日子家羈杜氏注莊公之玄孫也歸父字子家見於奔齊傳羈蓋以王父字爲氏歸父莊公孫故羈稱玄孫也藉使嬰齊果後歸父則羈爲其子當卽蒙仲氏安得復稱子家乎其可疑者三也然則嬰齊後仲遂耳魯人之盟東門氏曰無或如東門遂殺適立庶庶非他卽宣公也欲使其私忿而暴揚先君之惡當亦嗣君之所隱痛矣成公幼不及知長而知之立嬰齊以後遂此理之當然者也諸侯之子爲公子其孫爲公孫然亦有及公孫之身而賜族者晉靖公之孫有欒賓杜氏曰蓋其父字欒宋桓公有孫曰鱗臯世本曰公子鱗之子曰東鄉臯皆以父字爲氏者也宋戴公有孫曰華督劉節曰戴公之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成公

子考父食采于華爲華氏此以父邑爲氏者也又有及公子之身而賜族者魯孝公之子疆世本日字子臧左傳謂之臧僖伯其子曰臧孫達是也然則賜族之先後亦惟時君意爾嬰齊雖公孫得氏曰仲曷足怪乎

孔氏廣森曰禮大夫世則有族魯人立歸父之後使世其位故命之氏氏姓自廟別者也嬰齊既後歸父則當祀歸父于禰祀仲遂于祖故得比孫以王父字爲氏之法而氏之云爾爲人後者爲之子謂事其廟如禰廟服其服如喪父之服持重于大宗有子道焉非實謂他人父也楚世家曰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則弟兄之相後由來舊矣案曰公羊以嬰齊爲後歸父何氏謂弟無後兄之義考文二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成公

年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僖公閔公之兄也傳稱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是以閔僖爲父子也魯語弗忌曰明者爲昭其次爲穆是以兄弟異昭穆也公羊曰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曰先親而後祖也是閔於文爲祖僖於文爲禰也後漢書周舉傳舉徵爲大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諫議大夫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從之明世宗當後武宗祖孝宗惜大臣無呂勃周舉其人者乃伯孝宗而兄武宗致躋興獻王於武宗之上其逆祀較之僖公尤有甚焉者禮喪服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始封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始封之孫盡臣諸父昆弟徐氏乾學曰王侯之家臣子一例當其生也既可以諸父昆弟爲臣則其死也豈不可以諸父昆弟爲子故弟而繼兄之統弟卽子也卽兄而繼弟之統兄亦子也元成宗崩無子其兄子海山鎮漠北海山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在懷州入京建國迎海山卽位是爲武宗武宗卽位愛育黎拔力八達爲皇太子又泰定帝崩武宗二子在外長曰和世疎鎮漠北其弟圖帖睦爾在江陵亦先入京稱號迎和世疎卽位是爲明宗明宗亦立圖帖睦爾爲皇太子明宗尋被害皇太子卽位是爲文宗武宗二帝皆以弟爲子矣明世宗曰遺詔以

吾嗣皇帝非為皇子也張孚敬疏稱漢哀帝宋英宗乃定陶
王濮王之子當時成帝無子皆預立為皇嗣而養之於宮中
是尚為人後者也今武宗遺詔直曰與獻王長子倫序當立
初未嘗明著為孝宗後比之預立為嗣養之宮中者不同夫
孝宗有武宗嗣位無由預養世宗於宮中惟武宗未嘗預立
世宗為後如元武宗明宗故事耳不得以定陶王濮王比豈
有為皇子始為為人後嗣皇帝非為人後哉段氏玉裁曰楊
廷和輩不知為人後之禮不後武宗而後孝宗張璠桂萼輩
之廢立有甚於廷和而實廷和之廢其一世有以召之也蓋
天子受統於嗣非嗣何統其名不必為父子之名其禮則一
如君臣之禮臣道子道一也宋穆公稱宣公為先君漢文帝
稱孝惠皇帝未嘗敢如宋太宗之於太祖稱皇兄自稱孝弟
也孔氏廣森曰祖廟皆廟名也為人後者為其廟重禘事之
非必父謂之也祖事之非必王父謂之也人君者尊之統也
是故廟無虛主廟無二主皆所以著統也豈有為人後而不
為之子哉公羊之說必有所受然可以行之於天子諸侯而
不可行之於卿大夫何則天子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
卿大夫不能也天子諸侯無廢逐卿大夫有廢逐魯廢叔孫
僑如而立其弟豹廢臧紇而立其兄為春秋皆為異文何獨
於嬰齊而變其書法乎故杜注不明尚沿公羊之說以為嬰
齊紹歸父之後劉君以為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其子孫稱仲
氏蓋謂嬰齊後仲遂非後歸父也案宣八年經書仲遂卒于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成公

三

廣雅書局

垂仲其氏也氏者簡邑所在也宣為遂所立故宣賜遂氏仲
且至孫以王父字為氏之說則證之春秋正不盡然公子彊
字臧而其子曰臧孫達公子季友以字為氏而其子曰季
行父宋公子鱗之子曰鱗臧鄭子國之子僑曰國氏此皆
以父字為氏也且歸父字子家昭公時子家羈即其後歸父
自有後何必以弟為之後乎然則光伯之說不可易也宋儒
皆從之

十七年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注厲公以私欲殺三卻而三
卻死不以無罪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卻氏
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三卻不以無罪書正謂不書盜書盜即無罪也胥童之死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成公

三

廣雅書局

非國家所殺故特言胥童受國討文其實傳意并論卻氏受
故云皆書晉殺其大夫也杜又云卻氏失民胥童道亂乃
釋傳並言二者皆為國討之意也

寂梁傳曰自禍於是起矣

高氏閔曰宋督殺孔父而弑殤公春秋書及其大夫書偃殺
胥童而弑厲公而書晉殺其大夫蓋孔父忠於殤公者也胥
童嬖於厲公者也嬖臣道君為不道亡其身以及其君故春
秋兩治之以為萬世戒

趙氏汭曰欒書構卻氏而陷之死將以擅晉也與中行偃殺
胥童而弑其君以紿死也

惠氏士奇曰人皆知卻至之伐莫知欒書之姦三卻不死厲

公不弑樂書所畏而忌者惟卻至耳殺三卻者非胥童乃樂書也邠之戰樂書請侯齊魯之師卻至獨以為不可楚有五閒急擊勿失樂書是以畏而忌之既戰獲楚公子發鉤樂書陰誘發鉤使讓卻至由是發鉤如其言以告厲公公問樂書書曰臣固聞之且云卻至欲為難使卻雖緩齊魯之師而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公惑之乃使卻至聘于周而書又陰使人說孫周使見卻至卻至不知其謀而見孫周公使覘之以為信遂使胥童殺三卻卻錡欲以其黨攻公卻至不可至死不敢為難奉君命也可不謂忠乎樂書既殺三卻遂弑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欲為難而立孫周者書之志也顧以此誣卻至卻至死而其志得行處心積慮十餘年而後成其姦甚矣故春秋數稱樂書帥師一救鄭成六一侵蔡八一伐鄭九年明專國也及厲公死而書乃弑君之賊其名絕不復見矣晉人不知其姦反頌其德比之召公而書之惡仍不可掩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成公

三十一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

案曰襄十年書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昭二十年書盜殺衛侯之兄縶釋例曰士殺大夫則書曰盜鄭尉止司臣等皆士書之為盜齊豹為衛司寇書盜貶之使同於士也今胥童奉君命以討三卻三卻之死死君命也春秋辭從主人故不書盜以為君討有罪云爾原劉之意三卻不可與胥童同科也

杜順傳恐非

春秋述義拾遺卷四終

華陽范溶武進屠寄校字

義烏陳際晉撰

襄公

襄公四年戎狄荐居 注荐聚也

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荐即荐是草也服言是

案曰晉語且夫戎翟荐處韋昭注荐聚也杜解本此孔引釋言云荐再也孫炎曰荐草生之再也即荐是聚也定四年傳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杜注荐數也億十三年傳晉荐饑疏引釋天云仍饑為荐李巡曰連歲不熟曰荐陸德明釋文荐重也數與重皆與再意近是正訓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廣雅書局

引伸為聚亦不離本意故光伯不以之非杜也莊子齊物論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釋文薦司馬云美草也崔云甘草也郭璞云三蒼云六畜所食日薦說文十篇薦部薦獸之所食艸古者神人日薦遺黃帝帝日何食何處日食薦夏處水澤冬處松柏薦荐字通可證訓荐為草服義特精

五年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

記云君既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孔氏曰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紵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君升自阼階西鄉以君臨士喪西鄉知臨大夫之喪即位于序端者亦西鄉也鄭玄士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堂東西牆謂為之序

案曰劉君所引喪服大記文也冲遠復引其上文也鄭注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門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室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觀斂也其餘謂卿大夫及主婦之位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廣雅書局

九年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 注裸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也冠是大禮當徧告羣廟

孔氏曰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郊特牲云灌用鬯臭鄭玄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然則裸即灌也故云裸謂灌鬯酒也裸是祭初之禮故舉之以表祭也周禮祭人鬼日享故云享祭先君也

案曰大戴禮公冠篇公冠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既禮降自阼其餘自為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公同也公玄端以皮弁皆朝服素公冠加四玄冕饗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端其醕幣朱錦彩四馬其慶也太子儼焉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為主其禮與士同饗賓也皆同禮記

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亦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曾子
問父沒而祭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禩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
后饗冠者此冠必享祭先君之證也鄭康成大宗伯注禩之
言灌說文一篇示部禩灌祭也天地大神至尊不禩惟宗廟
有禩故劉以為冠是大禮當徧告羣廟也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注吳子在相晉以諸侯往會之故
曰會吳不稱子從所稱也

從所稱者諸侯盟會則必自言其爵盟則自言其名故盟得
以名告神會得以爵書策吳是東夷之君未開諸夏之禮於此
自稱為吳不知以爵告眾故從所稱書吳也故釋例云吳晚通
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是言吳未知稱
爵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廣雅書局

劉氏權衡曰杜云吳子在相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非
也晉為伯主悼公其賢君也軍師方強豈肯帥諸侯以會吳
乎黃池之會晉弱於吳猶爭盟焉況其方強哉又曰吳不稱
子從所稱也亦非也吳子豈自稱吳而已乎凡吳子鄭伯之
類亦皆人稱之耳非其君自稱也且若從其所稱而稱之乎
則吳當稱王楚亦當稱王必不但曰吳也

案曰吳語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稱吳子者子非
爵也春秋於夷皆稱子傳稱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
則吳不稱子恐是闕文

三月癸丑 注癸丑月二十六日

杜言癸丑二十六日者見與下四月一日會相近知非二會也
孔氏曰杜明言癸丑是三月二十六日下四月戊午云月一
日五月庚寅云月四日甲午云月八日所以明言日者欲證
前九年閏月為門五日於上下日月相當故杜備言其日也
案曰釋例長歷第四十五襄公十年戊戌正月己丑小二月
戊午大三月戊子大四月戊午小杜以夏四月戊午朔知癸
丑之為三月二十六日也

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注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
公則用諸侯樂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廣雅書局

禘是大禮賓得與同者享賓用樂禮傳無文但賓禮既輕必異
於禘魯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為常荀偃士句引過
謬之事以詔晉侯使聽宋耳魯以禘樂享賓猶以十一牢為士
鞅吳以引徵百牢亦非正也

惠氏士奇曰禘之說有三一曰王者之大禘二曰喪畢之吉
禘三曰春夏之時祭皆大祭也王者之大禘惟王者得行之
吉禘或曰春或曰夏禘者陽之盛也夏之始可以承春故春
夏皆得行宗廟之禮莫重於禘嘗故祭統曰大嘗禘四時之
祭春秋為大故中庸言祭獨舉春秋禘嘗謂之大嘗禘禘謂
之大禘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禘之說又有二有禘祀有禘樂禘樂者祭統所謂大嘗禘升
歌清歌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

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左傳襄公十年荀偃士句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是也晉悼公卒於襄公十有五年冬及十有六年秋穆叔如晉聘且言齊再伐魯而晉人以禘祀為辭蓋謂未行喪畢之吉禘然則魯有禘樂用之太廟亦備用之於羣廟晉無禘樂惟有禘祀禘樂者天子之樂故曰不王不禘禘祀者三年喪畢之吉祭晉主夏盟故備行之案曰崔述王政三大典考曰襄十六年傳晉亦有禘則禘乃諸侯通用之禮矣此文以魯之禘樂比宋之桑林則魯禘所用之樂非諸侯通用之樂矣且云賓之祭用之則此樂亦以之娛賓矣不但禘備而已光伯以禘樂享賓非正信夫納諸霍人 注霍晉邑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五 廣雅書局

霍晉邑人掌霍邑大夫猶耶邑大夫稱耶人紇蓋使為晉附庸也

孔氏曰霍是舊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以為晉邑也言納諸霍人者此霍邑或稱霍人猶如晉邑謂之柏人也必知霍人為霍邑者班固漢書樊噲傳云攻霍人是霍人邑名也徐氏文靖曰按閔元年晉獻公滅霍以其地賜大夫先且居今平陽府霍州西十六里故霍城是也霍人之霍音璫不得單名為霍也史記樊噲傳霍人注作葭人漢地理志太原葭人縣如淳音璫晉使周內史選偃陽之族嗣納諸霍人蓋葭人也

江氏永曰疏引閔元年滅霍又引樊噲傳之霍人似以兩地

為一地誤矣舊霍國為今之霍州史記周勃世家及樊噲傳攻韓王信皆有霍人其地在代州史記正義謂即地理志太原郡之葭人縣葭人故城括地志云在代州繁峙縣界顏音山寡反正義因謂霍音璫又蘇寡反是地名音變也霍人柏人中人皆是邑名劉炫言人者邑大夫非也

辨曰霍自霍霍人自霍人一為國名一為邑名徐位山江慎修辨之詳矣杜氏此注當云霍人晉邑不當云霍晉邑劉氏望文生義以為掌霍邑大夫猶耶邑大夫稱耶人紇誤矣孔氏知引樊噲傳之霍人而以霍國霍邑為一地亦沿其誤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注正者不失下之直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六 廣雅書局

七年傳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晉斷王朝之獄乃以下正上宣子若在下而無直心何以謂之為正也勸宣子使心正矣孔氏曰凡在上正定在下須明在下曲直瑕禽自云已有直理不被上知則是使下無直在上何謂正矣故云正者不失下之直也

辨曰杜解正直為正云正己心正曲為直云正人曲下者瑕禽謂伯輿也上文王叔之宰云陵其上難為上瑕禽以下訟上故云然言下而受曲於上無以直其曲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湯有司直之士高誘注司主也直正也正其過闕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此之言直直人也言正直己也必如劉意瑕禽方稱晉為大國豈敢以士句為在下乎杜解正者不失下之直本自分明光伯之

說太迂

十一年七姓十二國之相 注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驪姓莒己姓杞以姓辭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國誤也

服虔云實十三國而言十二晉主盟不自數炫難服虔曰案宣子恐失諸侯謹慎辭令告神要人身不自數已不在盟彼叛必速豈有如此理哉

孔氏曰知不然者案定四年祝佗稱踐土之盟云晉重魯申於是晉為盟主自在盟內何因晉今主盟乃不自數故知字誤也

案曰劉之難服所以申杜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七 廣雅書局

歌鐘二肆 注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

傳言歌鐘二肆及其鐘磬則鐘磬亦二肆肆之為名實由鐘磬相對但傳於磬下不復更言其數於鐘則言二肆明鐘磬數與之同乃成肆若磬無二肆則半賜魏絳無磬矣安得有金石也知色別各三十二枚也歌必先金奏故鐘以歌名之

孔氏曰以肆為列者鐘磬皆編縣之在簏虛而各有行列也周禮小胥云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鄭玄云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虞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如鄭彼言鐘與磬全乃成為肆此傳於鐘即言肆者十六枚而在一虞古

今皆同其處不可分也處不可分而云有全有半明如鄭言鐘磬相對肆為全單為半也傳言歌鐘二肆則兼有磬矣若其無磬不得成肆杜以傳惟云歌鐘故但解鐘數云三十二枚其磬數亦同矣此二肆皆為編縣也下云及其鐘磬者鐘是大鐘磬是大磬皆特縣之非編縣也

案曰晉語歌鐘二肆韋昭注歌鐘歌時所奏肆列也凡縣鐘磬全為肆半為堵杜解本此

十四年商旅于市 注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

王制言巡守之事云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鄭玄云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賈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此亦彼類彼上觀民此民觀上商陳此物自為求利非欲諫君但觀所陳則貴尚可見在上審而察之其過足以自改故亦為諫類則齊鬻踊之比是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八 廣雅書局

孔氏曰旅陳釋詁文也商旅于市謂商人見君政惡陳其不正之物以諫君也易云商旅不行旅亦是商此云陳者彼云商旅不行故以旅為商此文連于市若以旅為商且云商旅于市則文不成義故以旅為陳也

辨曰晉語風聽臚言于市韋昭注采聽商旅所傳善惡之言以商旅並列本此傳文賈山至言曰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亦以旅為行旅之旅與商相對上文庶人謗亦諫之類若商旅則所諫之言在于市耳劉以商陳此物為諫循杜義也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 注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

夏非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

釋例云天子公卿書爵此言卿書字者以其有爵則書爵無則書字傳稱官師即此劉夏釋例以夏為士則夏此時似未有爵若夏是卿當書字傳言卿不行非禮則此禮本當使卿故以卿決之卿當書字夏非卿故書名例稱天子大夫書字但此禮不使大夫故不以大夫決之

孔氏曰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傳稱劉康公來聘是王季子食采於劉遂為劉氏此劉夏當是康公之子即前年傳稱劉定公是也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土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經書祭公此云官師從單靖公惟書劉夏知劉夏獨過魯告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九 廣雅書局

昏靖公不至魯也

孫氏覺曰天子無親迎之禮逆后則使三公春秋書逆后者二祭公得行禮而又書之者譏遂事也劉夏之逆則以非三公譏之春秋周王十二而逆后者惟一是非知非禮則書也

辨曰傳云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卿不行非禮也杜注官師劉夏也疏引祭法官師一廟鄭注官師中士下士也春秋逆王后書於經者二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與此年劉夏逆于齊是也餘見於傳者如莊十八年原注公逆王后于陳宣六年召桓公逆王后于齊經並不書惟劉夏以非卿著其非禮也然劉夏誠非卿斷非土公羊以為天子之大夫是也以劉夏為士是杜之誤十四年傳王使劉定公賜齊

侯命杜注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

諷舉其終考襄公時王室單劉先後柄國十年王叔奔晉單靖公為卿士此年後不見於傳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蓋繼單靖公為政者是時未為卿必為大夫矣公羊云劉以邑氏故杜云劉采地既有采地不得為士證一昭二年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字送女致少姜謂陳無字非卿執諸中都叔向言陳無字於晉侯曰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六少姜晉侯之妾晉猶以大夫送女為不共豈有以士而逆王后乎然則劉夏之非卿與陳無字之非卿一例乃指大夫而言非指士而言也證二十四年官師相規杜云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孔云杜意謂師為長故以官師為大夫言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十一 廣雅書局

大夫是羣官之長此云官師相規上云大夫規誨文既同故以為大夫夫同一官師也彼則循左氏之傳文而謂之大夫此則執康成之禮注而謂之士傳與禮互異可也傳與傳互異不可也證三蓋元凱拘於書名之例見劉夏不稱劉定公便以為名見為名便以為士皆臆解也

十六年齊高厚之詩不類 注齊有二心故

歌詩不類知有二心者不服晉故違其令違其令是有二心也孔氏曰歌古詩各從其恩好之義類高厚所歌之詩獨不取恩好之義類

案曰大雅皇矣傳類善也惟有二心所以歌詩不善十九年婦人無刑 注無黥刑之刑

服虔云婦人從人者也故不爲制刑及犯惡從男子之刑也若與男子俱受黥刑亦非婦人刑矣何獨主男子而婦人從之也難服云犯淫則男子割勢婦人閉宮豈得從男子乎

孔氏曰婦人淫則閉之於宮犯死不得不殺而云婦人無刑知其於五刑之中無三等刑耳三等墨劓也

案曰書呂刑宮辟疑赦傳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疏云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爲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椽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爲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爲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爲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十一 廣雅書局

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爲最重也據此則君難服語相符且稱大隋開皇其爲光伯之說無礙開皇初除宮刑隋志未載

二十一年軌度其信

軌法也行依法度而言有信也

孔氏曰謂使其臣信有軌則法度可明以爲徵驗也

案曰杜解無釋文度待洛反若如劉說度爲法度之度如字讀孔氏從之

二十二年祭以特羊殷以少牢 注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

以羊豕殷盛也

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饗鄭玄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祭有用大牢時也雜記云大夫之虞也皆少牢卒哭與耐皆大牢喪祭有大牢明吉祭亦有也此言特羊必是時祭殷以少牢明是三年一爲大祭猶天子諸侯禘也禮大夫時祭少牢大祭大牢今黑肱全滅之也

孔氏曰大夫無禘祫而云殷三年祭者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祫及五世是大夫有功或得禘祫也

案曰此二句言鄭公孫黑肱之薄祭公羊文二年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解詁殷盛也謂二年祫五年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十一 廣雅書局

合也禘猶禘也審諦無所遺失杜解訓殷爲盛本此禘者三年喪畢審諦昭穆之吉祭審諦昭穆當就太廟合羣主即王制所謂祫禘非禘一祭祫又一祭也五年再殷祭者五年再祫耳何氏三年祫五年禘之說傳會傳意失之甚矣如劉之言言大夫三年一大祭有家者亦得禘祫矣天官宰夫鄭注曰牛羊豕具爲一牢晉語韋注凡牲一爲特二爲牢是凡稱牢者皆非一牲公羊桓八年何注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大夫索牛是大夫喪祭吉祭皆有大牢也

二十三年惟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 注七輿官名

僖十年傳言七輿大夫杜云侯伯七命副車七乘謂副車每車有一大夫主之則此七輿大夫杜亦為副主車之官也炫謂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於公不應曲附變氏服虔云下軍與帥七人炫謂服言是

案曰僖十年孔氏彼疏亦引劉說

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注記莫不皆爾都無頻月日食之事計天道轉運古今一也後世既無其事前世理亦當然而今有頻食於術不符有交之所在日月必食日食在朔月食在望日月共盡一體日食少則月食多日食多則月食少日食盡則前後望月不食月食盡則前後朔日不食以其交道既不復相檢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廣雅書局

故也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為篆改篆為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歷世代年數遙遠喪亂或轉寫誤失其本真先儒因循其故改易執文求義理必不通後之學者宜知此意也

孔氏曰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為五月二十三日月之二十乃為一交以為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而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月日食此年七月八月日食凡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度並是食竟去交遠則日食漸少去交近則日食漸多正當交則日食既若前月在交初一度日食則至後月之朔日

猶在交之末度未出食竟月行天既而來及於日或可更食若前月日在交初二度以後則後月復食無理今七月日食既而八月又食於推步之術必無此理蓋古書磨滅致有錯誤

隋書律歷志日日食春秋經書日合三十五二十七日日食經書有朔推與甲子元歷不差八食經書並無朔字左氏傳云不言朔者食晦也今以甲子元歷推算俱是朔日且明受經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皆臆說也春秋左氏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推合己巳朔莊公十八年春三月日有食之推合庚午朔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推合庚午朔襄公十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推合丁巳朔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廣雅書局

陸氏九淵曰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三日之食與食之深淺皆術家所能知是蓋有數疑若不為變也然天人之際相感通雖有其數亦有其道昔之聖人未嘗不因天變以自治洵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況日月之管見于上乎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此宣王之所以中興也知天災有可銷去之理則無疑於天人之際而知所以自求多福矣日者陽也陽為君為父苟有食之斯為變矣食至於既變又大矣言日不言朔食不在朔也日之食必在朔食不在朔歷差也

元史歷志曰歷法疏密驗在交食然推步之術難得其密加時有早晚食分有淺深取其密合不容偶然推演加時必本於躡離朧朧考求食分必本於距交遠近苟入氣盈縮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不失之先則失之後合朔失之先後則虧食時刻其能密乎日月俱東行而日遲月疾月追及日是為一會交值之道有陽歷陰歷交會之期有中前中後加以地形南北東西之不同人目高下邪直之各異此食分多寡理不得一者也今合朔既正則加時無早晚之差氣刻適中則食分無強弱之失推而上之自詩書春秋及三國以來所載虧食無不合焉者合於既往則行之悠久自可無弊矣詩書所載日食二事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五

廣雅書局

書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今按大衍歷作仲康即位之五年癸巳距辛巳三千四百八年九月庚戌朔泛交二十六日五千四百二十一分入食限

詩小雅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今按梁太史令虞翻云十月辛卯朔在幽王六年乙丑朔大衍亦以為然以授時歷推之是歲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

春秋日食三十七事

隱公三年辛酉歲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杜預云不書日史官失之公羊云日食或言朔或不言朔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穀梁云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姜岌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似失一閏三月己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今授時歷推之是歲三月己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六千六百三十一入食限

桓公三年壬申歲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姜岌以為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以今歷推之是歲八月壬辰朔加時在晝食六分一十四秒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五

廣雅書局

桓公十七年丙戌歲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云不書日史官失之大衍推得在十一月交分入食限失閏也以今歷推之是歲十一月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八千五百六十八入食限

莊公十八年乙巳歲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云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大衍推是歲五月交分入食限三月不應食以今歷推之是歲三月朔不入食限五月壬子朔加時在晝交分入食限蓋誤五為三

莊公二十五年壬子歲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大衍推之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以今歷推之是歲七月辛未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七日四百八十九入食限

失閏也

莊公二十六年癸丑歲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歲十二月癸亥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三

千五百五十一入食限

莊公三十年丁巳歲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歲十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十四日四

千六百九十六入食限失閏也大衍同

僖公十二年癸酉歲春王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姜氏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在誤條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

入食限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

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蓋五誤為三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一七 廣雅書局印

僖公十五年丙子歲夏五月日有食之

左氏云不書朔與日史官失之也大衍推四月癸丑朔去

交分入食限差一閏今歷推之是歲四月癸丑朔去交分

一日一千三百一十六入食限

文公元年乙未歲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姜氏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朔入食限大衍亦

以為然今歷推之是歲三月癸亥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

十六日五千九百七十七分入食限失閏也

文公十五年己酉歲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歲六月辛丑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四

千四百七十三分入食限

宣公八年庚申歲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

杜預以七月甲子晦食姜氏云十月甲子朔食大衍同今

歷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晝食九分八十一秒蓋

十誤為七

宣公十年壬戌歲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月丙辰朔加時在晝去交分十四日九百六

十八分入食限

宣公十七年己巳歲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姜氏云六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云是年五月在交限六

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蓋誤今歷推之是歲五月乙亥

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泛交二日已過食限大衍為是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六 廣雅書局印

成公十六年丙戌歲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歲六月丙寅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

九千八百三十五分入食限

成公十七年丁亥歲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姜氏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推十一月丁

巳朔交分入食限今歷推之是歲十一月丁巳朔加時在

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與大衍同

襄公十四年壬寅歲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歲三月乙未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一千

三百九十三分入食限也

襄公十五年癸卯歲秋八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姜氏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也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三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

襄公二十年戊申歲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歲十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七千六百分入食限

襄公二十一年己酉歲秋七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月庚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三千六百八十二分入食限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姜云比月而食宜在誤條大衍亦以為然今歷推之十月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五 廣雅書局

己過交限不應頻食姜說為是

襄公二十三年辛亥歲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月癸酉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七百三分入食限

襄公二十四年壬子歲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今歷推之是月甲子朔加時在晝日食九分六秒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漢志董仲舒以為比食又既大衍云不應頻食在誤條今

歷推之立分不叶不應食大衍說是

襄公二十七年乙卯歲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姜氏云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入限應食大衍同今歷推之

是歲十一月乙亥朔加時在晝交分初日八百二十五分入食限

昭公七年丙寅歲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月甲辰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七日二百九十八分入食限

昭公十五年甲戌歲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今歷推之是歲五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九千五百六十七分入食限

昭公十七年丙子歲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姜氏云六月乙巳朔交分不叶不應食當誤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是也今歷推之是歲九月甲戌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三 廣雅書局

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五十分入食限

昭公二十一年庚辰歲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月壬午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八千七百九十四分入食限

昭公二十二年辛巳歲冬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月癸酉朔交分十四日一千八百八分入食限杜預以長歷推之當為癸卯非是

昭公二十四年癸未歲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月乙未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三千八百二十九分入食限

昭公三十一年庚寅歲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月辛亥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六千一百二十八分入食限

定公五年丙申歲春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三月辛卯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三百二十四分入食限

定公十二年癸卯歲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歲十月丙寅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六百二十二分入食限蓋失一閏

定公十五年丙午歲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月庚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七千六百八十五分入食限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三

廣雅書局

哀公十四年庚申歲夏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月庚申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九千二百一十分入食限

右詩書所載日食二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凡三十有七

事以授時歷推之惟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及二十四

年八月癸巳朔不入食限蓋自有歷以來無比月而食之理

其三十五食食皆在朔經或不書日不書朔公羊穀梁以為

食晦二者非左氏以為史官失之者得之其間或差一日二

日者蓋由古歷疎闊置閏失當之弊姜爰一行已有定說孔

子作書但因時歷以書非大義所關故不必致詳也

黃氏宗義曰沈存中云衛樸精於歷術春秋日食三十六一

行得二十七樸乃得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一食今古算皆

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愚按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

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而

兩書日食歷家如姜爰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

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

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

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

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爰一行之說為是西

歷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

有之比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公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

周。宮。九度五二八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

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王子七月朔交周。宮三度一

九三五入食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

矣乃知衛樸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三

廣雅書局

不入食法按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會四十九日

一十三時合朔未初初刻交周一宮三十八度三四三

七正合食限樸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樸於其不入食

限者自謂得之於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何說也

顧氏炎武曰頻日日食理必不然云云此通人之至論攷魏

書江式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

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世謂之古文自古文以至於今其傳寫不知幾千百矣安得無誤後之學者於其所不能通必穿鑿而曲爲之說其爲經典之害也甚矣

閻氏若璩曰春秋三十六日食有誤五爲三者莊公十八年僖公十二年是有誤十爲七者宣公八年是有誤九爲六者昭公十七年是有以後月作前月不應閏而閏先時者隱公三年桓公三年十七年莊公二十五年三十年是有以前月作後月應閏而不閏後時者宣公十七年成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二十七年昭公十五年定公十二年至僖公十五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以亥時月食非日食何誤至此蓋史失其官閏餘乖次從古未有過於春秋之世則難信亦未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廣雅書局

廣雅書局

有過春秋之書者也

又曰比月頻食此理所絕無者歷家如姜岌一行皆言之鑿鑿不必西法爲然余嘗意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之前之後必有某公某年爲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者又有爲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者脫其簡於彼而錯其簡於此事固有之理或一解

惠氏士奇曰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顧氏棟曰頻食既斷無此法而春秋之所以書者何也是時歷法不准推步常遲一月頒歷云某月朔應日食到前一月之朔而日食魯史既據實書之矣至後一月不見有食則疑

食之徵或食於夜而人不見因並存之孔子因而不革漢書本紀載高祖卽位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俱於十月十一月晦頻食亦是漢初襲用秦正歷法未講致有此誤至武帝太初定歷以後則斷無此矣

案曰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杜注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劉氏謂頻月日食後世既無其事前世理亦當然此足破杜之說非精於推步者不能爲此說也新唐書歷志曰黃初已來治歷者始課日蝕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劉焯張胃玄之徒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廣雅書局

廣雅書局

自負其術謂日月皆可以密率求是專於歷紀者也以戊寅麟德歷推春秋日蝕大最皆入蝕限於歷應蝕而春秋不書者尙多則日蝕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蝕春秋日食三十七事月誤者九惟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及二十四年八月癸巳不入食限蓋自有歷以來無比月而食之理劉氏之說信而有徵矣故列元史所載推春秋日食之事以待後之學者詳焉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注言武王爲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

濟令名

詩人謂武王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故在下臣民無懷貳於女之心也

案曰詩大雅大明篇毛傳言無敢懷貳心也鄭箋云臨視也
女女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杜義與毛合孔
氏彼疏云上天之帝既臨視女矣其所將之眾皆無敢有懷
貳於女之心以光伯此說證之是冲遠詩疏全襲劉說也
二十五年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 注易曰非所困
而困名必辱

困卦六三上承九四四非三應而二欲附之附之不入自取其
困不應爲此困而爲之名必辱也六三失位而下乘九二以柔
乘剛非安身之道不應據而據之身必危也

孔氏曰非所困而困者謂六三是坎坎爲水水之險者爲石
遇石當須辟之非合所困而困之故名必辱也非所據而據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妻

廣雅書局

謂六三在坎之上澤之下於蒺藜之間應當辟之非合所據
而乃據之故身必危也石未即害身之物所以云名必辱疾
藜害體之物故云身必危既有困辱且復傾危此死時其將
至矣妻其可得見乎孔子述此父之義如是今卜昏而遇此
卦是不吉之象也六三以陰居陽位是失位也三應在上上
亦陰爻是無應也動而無應是喪失所歸故不見其妻也
案曰杜解困六三失位無應劉述杜義故云毛大可曰男以
女爲家無家將安歸所以凶也

不爲崔子其無冠乎 注言雖不爲崔子猶自應有冠

冠是首服之大名周禮司服卿玄冕此崔子之冠蓋玄冕也

孔氏曰今知非者以禮運云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崔

子冕在公府非助君祭不得用之將以賜人人非是卿何處
施用案傳云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當謂就崔子家以
崔子冠賜人當是玄冠也或冠模制作有異故以賜人
朱氏彬曰爲之言有也論語不有祝鮀之佞傳不有君子其
能久乎文勢尤近似

辨曰說文七篇一部冠弁冕之總名也冠有法制故从寸冕
大夫以上冠也遠延垂塗統纒古者黃帝初作冕統言之則
冕亦謂之冠析言之則大夫以上始有冕春官司服卿大夫
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鄭康成注雜記曰大夫冕而祭
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大夫爵弁自
祭家廟惟孤爾其餘皆玄冠與士同賈疏云諸侯除孤用爵
弁之外卿大夫皆用玄冠與士同然則大夫以上始有玄冕
且祭於公助君祭始服若玄冠則士亦有之故可以賜人孔
之非劉氏確有根據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妻

廣雅書局

齊人以莊公說 注以弑莊公說晉也

杜意晉謀伐齊齊人乃弑莊公以說晉也炫謂莊公死後晉始
謀伐齊齊人以莊公伐晉晉欲報伐莊公既以此說晉言晉讐
既死今新君服從晉也

案曰弑莊公以說晉此崔子本意然莊公死後而晉始謀伐
齊則非報伐之師而討逆之師也崔子敢於不諱直以弑君
之事若爲晉報讐也者蓋崔子挾晉之閒而弑君不待晉侯
受賂而知其意之不在討賊矣

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師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 注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文職三十師武職皆軍卿之屬官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師皆以男女為賂處守守國者

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杜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為賂也杜以上句男女以班與賂連文故云皆以男女為賂炫以為男女以班示降服於晉有賂者皆有貨財賂之非以男女為賂也

汪氏申曰襄二十五年晉侯伐齊齊男女以班鄭入陳陳使其眾男女別而繫以待於朝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蓋古者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三

西漢書局

舉人男女不相雜今時治獄猶然班別語之轉皆示以將見俘也

武氏億曰攷杜以男女以班賂則晉侯以宗器樂器義無所屬又傳文自六正五吏三十師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

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明為賂晉侯以所重餘皆遍及故自賂晉侯以下至皆有賂語勢連貫而杜氏解處守者句猶謂皆

以男女為賂其曲為窮不可訓也從劉氏讀為正又鄭公孫良師帥伐陳傳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又云使其眾

男女別而繫以待於朝案此男女別即與男女以班同賂以宗器亦與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同蓋古戰敗而復求存禮率

如是益微賂字不與男女以班為讀

案曰鄭康成注士虞禮曰古文班或為辨是辨與班同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即此文之男女以班也光伯此讀可正元凱之誤孔從而不駁殆不在規過中歟

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注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眾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

陳國既亂民節與地非復陳有子展子產心不滅陳各使己之官屬各依其職事政之於陳使民依職領受其眾官備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諸官皆鄭人在軍有此官者蓋權使攝為之未必是正官服虔以為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於子產案傳陳侯擁社自抱以逆又何須祝祓之子美數俘獲尚不取何當取其民地使陳致之既致乃還則是滅矣何以云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三

西漢書局

入陳也

孔氏曰陳國既亂致使官司廢闕民人分散符節失亡故令陳之司徒招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師乃迴還也

案曰上文云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繫以待於朝司馬既在行間則祝與司徒司空亦必並在可知且云子美人數俘而出子美者子產字也子產既出非有鄭人何從而致其民節與地於陳人乎定四年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軍行祝必從也是時鄭之卿大夫在軍者豈惟子展一人所謂司徒司馬司空者必有其官其無此官者權使人攝為之蓋致其民節與地者

鄭之司徒司馬司空而受其民節與地者陳之司徒司馬司空也杜解未晰當從劉說

賊車兵徒卒 注車兵甲士徒卒步卒

兵者戰器車上甲士與步卒所執兵各異也司兵掌五兵鄭眾云五兵者戈及戟酋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鄭玄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事或當然

孔氏曰車兵者甲士也徒兵者步卒也知非兵器者上云數甲兵下云甲楯之數故知此兵謂人也

顧氏炎武曰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之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元

廣雅書局

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戈矛守戈戟助是也

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踴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左氏傳十八年

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為兵如信陵君得選

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公之書而五

經無此語也

又曰以執兵之人為兵猶之以被甲之士為甲公羊傳桓公

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閔公二年晉趙鞅取晉陽之

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哀公十二年

沈氏彤曰孔云知此兵謂人蓋以謂兵器則嫌於上下重屬

矣案發首言使庀賦甲兵數甲兵則于木使為掩之事自書

土田至甲楯之數則為掩受命庀數甲兵之事固相須成文

也至兵與甲楯明屬異器又何嫌重疊乎孔附載劉說當定從之

又曰或據顧氏日知錄謂執兵者之稱兵自秦漢三代以上無之凡杜之以士卒解兵者皆非也此又不然隱五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襄元年敗其徒兵於洧上本文明以敗為言將亦謂之非士卒耶此等宜各據文意為斷昭二十年太叔與徒兵以攻荏苒之盜徒兵三見皆在鄭

阮氏元曰石經宋本岳本監本卒作兵顧炎武云石經卒誤作兵非也梁履繩云杜於徒兵下注云步卒釋文卒子忽反若傳文為徒卒則杜不須注陸氏何不舉傳文而標注字耶案曰劉言車上甲士與步卒所執兵各異則傳文作車兵無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三

廣雅書局

疑若作徒卒則卒為人車兵之兵亦為人矣或謂下言甲楯

之數與上數甲兵相應故杜於甲楯之數注云使器仗有常

數此則誤之甚者何則楯非兵也周禮夏官司兵掌五兵五

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注五盾干楯之屬鄭司農云

五兵者戈及戟酋矛夷矛此楯不在五兵內之顯據孔安國

論語注干楯也邢昺疏干一名楯今謂之旁牌方言云楯自

關而東或謂之版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為一也施

紛以持之陳祥道曰盾以革為之說文四篇盾部盾版也所

以扞身蔽目釋名釋兵盾遜也跪其後避刃以隱遜也大而

平者曰吳魁隆者曰須盾約脅而鄒者曰陷虜挾而長者曰

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也挾而短者曰子盾車上所持者

也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為名也
然則楛與甲為一類而非兵也車兵徒兵謂車徒所執之兵
器非謂執兵器之人也楛盾古字通用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

襄公

三

廣雅釋名

春秋述義拾遺卷五終

綿州陳緯元廬陵歐陽桂林校字

襄公

義烏陳熙晉撰

二十六年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 注謂二子不心競為忠而撫劍拂衣爭謂所行為善

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皆道子宋之心非叔向之罪杜言二子不心競似亦并責叔向者以鬪雖一曲一直乃是兩人爭理故以二子言之據其鬪而言力爭則叔向亦爭善則叔向無之叔向以子員無私欲令應客亦非叔向無可爭杜云爭謂所行為善惟言子朱之心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六 襄公

廣雅書局

而退朱進員何爭之有君不能主而令二子撫劍拂衣此師曠所以懼公室之卑也不心競二句罪于朱并責叔向實則責平公也晉語無不務德而爭善句

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 注蓼蕭詩小雅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 蓼蕭首章云既見君子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言晉侯有聲譽常處位是得宗廟安也

沈氏文阿曰賦蓼蕭喻晉侯德澤及諸侯言晉侯有德是安我宗廟也 孔氏曰其言與注合

案曰詩箋云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疏云遠國既蒙王澤乃來朝

見又與之燕飲而笑語兮感王之恩皆稱揚王之德美是以使王得有聲譽又常處天子之位兮義與此合疑用光伯毛詩述義也

則苗賁皇之為也 此與楚語俱述聲子之言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為楚語亦論鄢陵之役而云雍子之為二文不同或曰明傳聞兩說兩記之也炫以為國語非曰明所作為此類往往與左傳不同故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六 襄公

廣雅書局

案曰成十六年傳敘苗賁皇事與聲子之言合晉語鄢陵之役有苗賁皇今楚語云雍子之為恐誤既而尋釋傳文與楚語相證疑緣脫簡而誤也何則楚語昔雍子之父兄譖雍子於恭王王弗是雍子奔晉晉人用之此言雍子與左氏合下當接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戰囚楚師宵遁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用之及鄢之戰云云下則雍子之為也當本作則苗賁皇之為也疑編國語不知脫簡因上有雍子遂改苗賁皇為雍子耳

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 注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宰之下土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

知時事四時貢職者小行人云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鄭玄云貢謂六服所貢功謂考績之功是諸侯大夫貢時事之義也孔氏曰周禮大國之卿三命天子上士亦三命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以其人官卑故下士獨得旅稱周禮大宰之屬官有旅下士三十二人

案曰曲禮下鄭注諸侯之卿三命以下於天子爲士曰某士者如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二十七年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惟謂齊魯宋三國睦耳不重是也孔氏曰古本亦有不重言諸侯今定之本重有諸侯若重言諸侯則天下諸侯以此事故皆睦於晉

春秋述義拾遺卷六 襄公

王 廣雅書局

案曰阮芸臺太傅校勘記云今石經及諸本皆重諸侯二字細玩傳文當以使諸侯至皆取其邑而歸爲句下文諸侯是以睦於晉爲句若此處重諸侯字則文理有碍然則晉宋古本是定本非也蓋取光伯之說

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 注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爲客

兼享晉楚之大夫不以屈建爲賓者賓唯一人出自當時意耳孔氏曰享宴之禮賓旅雖多特以一人爲客燕禮者諸侯燕臣之禮也經云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乃云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賓出立于門外更使射人納賓公降一等揖之賓即客也是客一坐所尊也臧紇爲客二

十三年傳也案燕禮記曰公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又聘禮燕聘賓則以上介爲賓此宋公享大夫以趙孟爲客者燕禮謂與己之臣子燕嫌卿徹公故以大夫爲賓聘禮據特來聘者敬其使人故使介爲賓此則兼享晉楚大夫異於常禮以尊敬霸主之國故令趙孟爲客服虔云楚君恆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君也楚先畝爲盟主故尊趙孟爲客案此享宋爲主非楚爲主服之妄也案曰晉讓楚人先畝故楚讓趙孟爲客宋不以屈建爲賓出自盟主意耳服說爲長

而公怨之以爲賓樂 注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爲賓樂

春秋述義拾遺卷六 襄公

四 廣雅書局

而公顯然將比來之怨以爲對賓之榮樂也

孔氏曰鄭君實未有罪伯有稱人之無良是誣其上也但伯有不臣被公之所怒以公怨怒當自須掩蓋而賦詩道公無良反將公之所怨以爲賓之榮寵

案曰上年六月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此年垂隴之享伯有本以無良爲君刺趙孟趙孟坐伯有以誣鄭君實則伯有不顧晉君之所怨以爲賓諷耳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注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日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

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今年七十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案長歷附於釋例故云釋例言之詳也

遠取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者以三十年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全日故又言通計者若據前閏以來短計不得有再失之理今遠從文十一年以來計之是為通計也

孔氏曰此經言十二月而傳言十一月乙亥是十一月朔非十二月也傳曰辰在申再失閏矣若是十二月當為辰在亥以申為亥則是三失閏非再失也推歷與傳合知傳是而經誤也斗建從甲至癸十者謂之日從子至亥十一者謂之辰

春秋述義拾遺卷六

五

廣雅書局

傳言辰在申者謂其日昏時斗柄所指於十二辰為在申也九月當建戌而建申故為再失閏也長歷推得二十四閏者杜以長歷實於其間分置二十四閏長歷稱大凡經傳有七百七十九日漢末宋仲子集七歷以考春秋魯歷得五百二十九日失二百五十日是其不與春秋相符也

漢書律歷志曰襄公二十七年九月乙亥朔是建申之月也魯史書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言時實行以為十一月也不察其建不考之於天也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故經曰春無冰傳曰歲在星紀而淫於亥楊三十年歲在姬訾三十一歲在降婁是歲二月有癸未上距文公十一年會于

承匡之歲夏正月甲子朔凡四百四十有五甲子奇二十日為日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故傳曰七十三年矣

晉書律歷志曰後秦姚興時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其略曰治歷之道必審日月之行惟春秋著日蝕之變自隱公訖于哀公凡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有六考其晦朔不知用何歷也班固以為春秋因魯歷魯歷不正故置閏失其序魯以閏餘一之歲為部首檢春秋置閏不與此部相符也命歷序曰孔子為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如是春秋宜用殷歷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以殷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於理可從而經有蝕朔之驗傳為失之也服虔解傳用太極上元太極上元迺三統歷劉歆所造元也何緣施於春秋於春秋而用漢歷於義無乃遠乎傳之遺失多矣不惟斯事而已襄公二十七年冬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蝕之傳曰辰在申司歷過再失閏也考其去交分交會應在此月而不為再失閏也案歆歷於春秋日蝕一朔其餘多在二日因附五行傳著朧與側匿之說云春秋時諸侯多失其政故月行恆遲歆不以歷失天而為之差說日之蝕朔此乃天驗也而歆反以已歷非之此冤天而負時歷也杜預又以為周襄世亂學者莫得其真今之所傳七歷皆未必是時王之術也今誠以七家之歷以考古今交會信無其驗也皆由斗分疏之所致也今治新歷以二千四百五十

春秋述義拾遺卷六

六

廣雅書局

一分之六百五爲斗分日在斗十七度天正之首上可以考合於春秋下可以取驗於今世以之考春秋三十六蝕正朔者二十有五蝕二日者二蝕晦者二誤者五凡三十三蝕其餘蝕經元日諱之名無以考其得失圖緯皆云三百歲斗歷改憲以今新歷施於春秋之世日蝕多在朔春秋之世下至於今凡一千餘歲交會望故進退於三蝕之間此法乃可永載用之豈三百歲斗歷改憲者乎甲子上元以來至魯隱公元年己未歲凡八萬二千七百三十六至晉武太元九年甲申歲凡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

陳氏壽祺曰襄二十八年十有二月有甲寅乙未何氏謂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是年有閏十二月則二十七年不得

春秋述義拾遺卷六 襄公

七 廣雅書局印

置閏左氏所謂再失閏非一時也而杜氏輒於二十七年十一月後頓置兩閏遷就以求合此守傳而失於闕疑者也一行歷議譏預甚謬未曉治歷故治春秋者惟歷術最難范氏景福曰准襄二十七年日食事九月不入食限十一月正入食限無失閏法經傳字形有時而悞而限必無悞置閏前後可得而移而食限必不能移

案曰釋例長歷第四十五乙亥十一月朔也若是十二月朔則爲三失閏傳不得言再失閏也以歷推之經書十二月誤也閏者會集數年餘日因置閏以要之故閏月無中氣斗建斜指兩辰之間也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以儀審望知斗建之在申斗建在申乃是周家九月也而其時

歷稱十一月故知再失閏也于是始覺其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以敘事期然則前閏月爲建酉後閏月爲建戌十二月爲建亥而歲終焉是以明年經書春無冰傳以爲時災也若不復頓置兩閏則明年春是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也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無冰非天時之異無緣總書春也尋案今世所謂魯歷者不與春秋相符殆末世好事者爲之非真也今俱不知其法術且依春秋經傳反覆其終始以求之近得其實矣春秋終始閏法別見此下三十年也杜解所謂釋例言之詳者卽此長歷義也趙氏汭曰長歷視大衍少六閏自隱二年至宣十年三失閏自成未年至春秋之終復三失閏果若是四時寒暑皆當反易不但以申爲戌而已恐周歷

春秋述義拾遺卷六 襄公

八 廣雅書局印

雖差未必如是之繆案經傳有曠數年不書日者前後屢見之長歷於此既無所據豈能無失至言頓置兩閏以應天正則臆決尤甚故說者疑焉夫以申月爲十一月失閏之再顯然故次年春無冰緣正月爲戌月乃有此異若如杜言前後頓置兩閏爲建酉建戌十二月爲建亥則正月爲建子之月何至春無冰乎斯不然矣案長歷襄公二十七年乙卯正月己卯大二月己酉大三月己卯小四月戊申大五月戊寅小六月丁未大七月丁丑小八月丙午大九月丙子小十月乙巳大十一月建申乙亥大閏十一月建酉乙巳小後閏建戌甲戌大十二月建亥甲辰小據上年甲寅閏十二月小不應連年置閏是年有二月甲寅朔至本年六月丁未朔相距三

百八十三日若無閏月上年三月甲寅朔次年不得有六月
丁未朔此襄二十六年有閏之顯證長歷襄二十七年自十
一月乙亥朔後經傳並不紀日無以知之二十八丙辰十
月有丙辰十一月有乙亥丁亥癸巳十二月有乙亥朔甲寅
乙未上年無頓置兩閏則十月乃長歷八月庚子朔丙辰十
七日十一月乃長歷九月己巳朔乙亥七日丁亥十九日癸
巳二十五日十二月乃長歷十月本己亥朔以字形相近誤
作乙亥甲寅十六日田寅之後四十二日始得乙未甲寅不
得與乙未同月當是二十一日也亦己未以字形相近而誤
二十九年丁巳有二月癸卯乃長歷二十八年十二月戊戌
朔癸卯六日五月有庚午乃長歷二十九年三月丙寅朔庚
午五日是年長歷閏八月甲子朔九月有乙未乃長歷之八
月甲午朔乙未二日十月有庚寅乃長歷閏八月甲子朔庚
寅二十七日十一月有乙卯乃長歷九月癸巳朔乙卯二十
三日十二月有己巳乃長歷十月癸亥朔己巳七日以經傳
之日攷之是年五月以後九月以前必有一閏至一年頓置
兩閏則杜以意爲之也襄公三十年二月有癸未乃長歷之
二十九年十二月壬戌朔癸未二十二日長歷以爲三十年
之二月二十三日非也據長歷云從乙亥朔之後至襄三十
年二月癸未其間當九千八百五十日而有九千九百八十
日其間從襄二十七年乙亥朔之後只有九千八百五十

春秋述義拾遺卷六 襄公

九 廣雅書局

日並無九千九百八日也

二十九年祓殯而禭則布幣也 注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
行禭禮與朝而布幣無異

朝禮兩君相見先授玉然後致享乃布陳幣帛於庭也祓殯者
君臨臣喪之禮使祓殯行臨喪之禮然後致禭則全是布幣之
禮言與朝而布幣無異也君臨臣喪者由先見臣故以祓殯比
行朝禮自然致禭以布幣楚以親禭屈魯魯以祓殯自尊令贊
曰疏云以殯有凶邪畏惡患之不肯親禭穆叔云先使巫人祓
除殯之凶邪既無凶邪而行禭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
幣帛無異言俱無咎有何可患

春秋述義拾遺卷六 襄公

十一 廣雅書局

孔氏曰案雜記諸侯使臣致禭之禮云委衣於殯東今楚人
以公身在意欲輕魯令公依遣使之比公以楚人輕己所以
患之故穆叔云若使巫人先往祓殯則是君臨臣喪之禮祓
除既了而行禭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有
何可患

案曰此事見檀弓下與此不同彼言魯人此言穆叔彼言請
禭此言親禭彼言拂柩此言祓殯傳爲近之

不尙取之 注不尙叔侯之取貨

服虔云不尙尙也尙當取女叔侯殺之下文叔侯云先君有知
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服虔云毋寧寧也寧自取夫人將焉
用老臣乎杜以其言大悖無復君臣之禮故改之以爲夫人云
不尙取之者先君不高尙此叔侯之取貨也毋寧夫人謂先君

當怪夫人之所為也炫以夫人慍而出辭則其言當悖直言不
尙此事所譏太輕淺非是慍之意昭八年穿封戌云若知君之
及此追恨不殺靈王其意乃悖於此蓋古者不諱之言服虔之
說未必非也

案曰詩大雅曰不顯顯也楚辭招魂曰不奇奇也與不尙尙
也一例顧亭林曰言先君當取叔侯於地下治之劉之難杜
申服是也孔從而駁
好善而不能擇人

昔有當塗貴邵國公蘇威嘗問曰知人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
其不能擇人有曰好善仁擇人鑒雖有仁心鑒不周物故好而
不能擇也炫以此言亦有所切於彼

春秋述義拾遺卷六 襄公

十一 廣雅書局印

案曰蘇威字無畏父緯西魏度支尙書文帝時襲爵美陽縣
公入周拜開府隋文帝受禪追贈其父為邵國公以威襲焉
進拜尙書右僕射煬帝加上大將軍與宇文述裴矩裴蘊虞
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為五貴從幸江都宇文文化及弒逆以
威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密敗越王
侗以為上柱國邵公王充僭號署太師及唐秦王平王完威
請謁見王遣人數之不見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又不許卒
年八十八自西魏至唐前後事魏文帝帝欽恭帝三主周孝
愍帝明帝武帝宣帝靜帝五主隋文帝煬帝恭帝三主加以
宇文文化及李密王世充三主凡十四主其頑鈍無恥較之
馮道尤有甚焉光伯卒於上業末蓋謂其不能擇人弭亂當

如叔孫穆子之及於難耳豈意其舞蹈賦庭尙赧顏投足於
唐代哉光伯於周為瀛州戶禮二曹從事並未入仕至隋開
皇初徧直三省尙不得官前與王邵同修國史其後校書中
定五禮修律令皆由牛宏汲引可謂好善而擇人矣大業末
卒於凍餒蓋始終為隋臣也視蘇威輩奚啻霄壤故其言如
此昭二十一年天王將鑄無射正義云此無射之鐘在王城
鑄之敬王居洛陽蓋移就之也秦滅周其鐘徙於長安歷漢
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其
鐘猶在東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遊賦云珍是淫器無射高
懸是也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太常寺時人悉其
見之至十五年敕毀之此亦光伯以隋事入春秋者而不標

春秋述義拾遺卷六 襄公

十二 廣雅書局印

其所自伯宗攘善之失豈能為沖遠解哉
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

不直言周召者以其實非二公身化也言南者詩序云言化自
北而南也謂從岐周南被江漢也

史記吳世家集解引賈逵曰言未有雅頌之成功也

鄭氏康成曰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
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

成氏伯瑜曰諸侯之詩謂之國風周召二南之風聖人之詩
以為正經故處眾國之首

歐陽子曰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
周召為別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

心則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爲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召南之民得之者淺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爾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大妣不得有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云爾

黃氏標曰文王之化自岐而被於江漢之域故曰自北而南及武王既定天下巡行邦國採詩以觀民風得周南之詩以關雎爲首而以麟趾繫其應得召南之詩以鵲巢爲首而以騶虞繫其應文王之風化如此也故曰王者之風予謂分陝之事當在武王得天下之後而二南之繫當在二公既分陝之後先儒又謂周公聖人其化深召公賢人其化淺不知二

春秋述義拾遺卷六

襄公

南皆文王之化而特附之二公豈容有聖賢之辨

傅氏寅曰二南之國始於文王之分岐成於武王之分陝而其詩定於周公之作樂

汪氏琬曰周召者地也非人也夫二南既非二公所作又非咏歌二公而作也其美召者惟甘棠一詩耳如之何其據此而繫以作詩繫之二公哉文王在上而繫其詩於二公則是以子而攘父之美以臣而攘君之美也此必非聖人意也當是之時天下皆惡紂而親文王然文王猶不能全有天下也故其詩不稱王而繫之於地文王雖不能全有天下顧其化之所被則已溢於江沱汝漢間矣不得以周召之地限之也故稱南焉小序言其化自北而南者是也言繫之二公者則

臆說也

案曰季札之論周南召南也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杜氏云周南召南王化之基猶有商紂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蓋以爲在文王之世也崔東壁曰周南召南二十五篇文王太妣與凡文王同時之人未嘗一見所見者獨甘棠之召伯何彼穠矣之平王而此二人皆在武王之後案詩書之文周公召公皆至武王之世始顯至成王之世始分陝而治於文王時初未嘗有所表見也江漢汝墳皆非周地何以獨爲王者之風殷其需稱南山之下何彼穠矣咏王姬之車明明周人所作不應反目爲諸侯之風也不知周南召南原不以內外分而亦不在文王之世蓋成王之世周召

春秋述義拾遺卷六

襄公

分治各采風入樂周公所采謂之周南召公所采謂之召南其後周公之子世爲周公召公之子世爲召公蓋亦各率舊職而采其風是以昭穆以後下逮東遷之初詩皆有之且南者乃詩之一體故小雅云以雅以南其詩而雅也則列之於雅風也則列之於風南也則列之於南如是而已案召伯沒於文王之世平王崩於春秋之初誠與文王時遠然以二詩之故而謂皆不在文王之世則季札所謂始基猶未勤而不怨者何以稱焉論詩者亦仍於季札之言定之而已矣札於舞象節南籥曰美哉猶有憾與始基猶未之言無以異此文王之證也於衛王曰思而不懼與勤而不怨之言無以異此東遷以後之證也然則周召二南不必非文王時之詩亦不

必皆文王時之詩也

為之歌頌

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言天子盛德有形容可美可美之形容謂道教周備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眾和而事濟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故告神明也炫謂于戈既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近咸服羣生遂其性萬物得其所即功成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人祖之所本者成業人安業就告神明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為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成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明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祖廟政未太平則神無恩力故太平德洽始報神功也頌詩止述祭祀之狀不言德神之力者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言其降福是荷恩可知幽王小雅云先祖匪人胡靈忍予則於時之意豈復美其祭乎故美其祭則報情顯以成功告神明之意如此止謂周頌也其商頌則異雖是祭祀之歌祭先祖王廟述其生時之功乃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意同大雅與周頌異魯則止頌僖公纔如變風之美者文體類小雅又與商頌異也此當是歌周頌杜解盛德所同兼殷魯二頌皆歌也

案曰季札觀樂時但有周頌無商魯二頌故曰為之歌頌詳

見規過

見舞象簡南籥者注象簡舞者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

春秋述義拾遺卷六

襄公

十五

廣雅書局

之樂

知是文王樂者詩云維清緝熙文王之象舞之所舞故知是文王樂也鄭之注象又云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有舞音故詩序謂之象舞舞非此樂名故此直言象也其籥籥是可執之物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拂鸞鳥摛鳳皇則摛亦拂之類今人謂拂為拂摛此必傳於古其籥摛字同也杜不解南炫謂南如周南之意南在籥籥之間蓋二者共有南義

孔氏曰賈逵云籥舞曲名言天下樂籥去無道杜云籥舞者所執二者俱無所據各以意言之耳

案曰史記吳世家集解引賈逵曰南籥以籥舞也詩周頌疏引服虔曰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籥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

春秋述義拾遺卷六

襄公

十五

廣雅書局

道籥釋文音朔據下文韶籥音簫當亦同之注但云舞所執則詩亦言執簫矣史記索隱籥音朔又蘇離反近顧亭林杜解補正曰孔氏曰維清奏象舞也即此象籥之舞程大昌曰南籥者二南之籥鼓鐘之詩所謂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也

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注敬仲高侯

據世本高止敬仲玄孫之子不立止近親遠取敬仲曾孫者齊人賢敬仲故繫之言敬仲曾孫則此人祖父皆非正適冷別立之遠繼敬仲後高止祖父皆絕其祀也

孔氏曰依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止是敬仲玄孫之子也世本又云敬仲生莊子

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武子繼據世本則偃爲敬仲之孫今傳云曾孫必有一誤也此偃卽後所云高偃是也世族譜以高武子爲鄰偃爲一人蓋鄰偃聲相近而字爲二耳董遇注此亦作偃

案曰鄭康成周頌箋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詳昭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十年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

年矣注在文十一年

傳之敘事自可以魯爲主若載人語則當如其本言師曠晉人自道晉事當云郤成子會魯叔仲惠伯所以云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者正明意在以魯爲主遂使此言反耳正明

尙不免於此況後解說者乎

春秋述義拾遺卷六

襄公

七

廣雅書局

孔氏曰今知非者凡魯史所記云公卿會某侯者皆據公卿往會他若他來會我則以他爲文若衛侯會公于杏鄭伯會公于棗是也今郤成子在承匡魯往會之以晉爲主晉人所言正是其宜劉炫以爲晉人不當稱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以爲正明之誤恐非也

辨曰左氏於叔仲惠伯上加一魯字自是師曠語氣以晉爲主若魯人之言當云叔仲惠伯會晉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

光伯以此刊左氏之誤孔氏已非之矣

然則二萬二千六百有六句也

所以少三日者文十一年非首章年其間閏有前初故長歷此

月辛酉朔二十三日得癸未來月庚寅朔計至朔長二日長歷去年閏八月由閏近故也

孔氏日文十一年至此年爲七十四年而上云七十三年案文十一年正月甲子朔爲夏之正月是其年三月也此年之

二月癸未是夏之十二月計爲七十三年猶尙年未終也假作全年算之置七十三年以全日三百六十五日乘之已得

二萬六千六百四十五日也每年有四分日之一是四年而成一日以四除七十三年又得十八日并全日爲二萬六千

六百六十三日計終此十二月盡有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三

日四分日之一今除去三日四分日之一整取六句合常十二月二十七日今杜長歷云二十三日癸未是少四日所以

春秋述義拾遺卷六

襄公

六

廣雅書局

不與常歷同者蓋杜爲長歷約准春秋日月以爲長歷與常歷不同故置閏遠近不定蓋七十三年之內於常歷校四日大月而剩用四日故癸未爲二十三日若依常歷是二十七日也錢氏大昕曰是歲謂襄三十年也入統一千一百零一年積月一萬三千六百五閏餘五積日四十萬一千七百六十七大餘七小餘三十三推得正月辛卯朔小二月庚申朔其月二十四日得癸未又上推文公十一年距入統一千二十七

年積月一萬二千七百二閏餘七積日三十七萬五千一百

一大餘四十一小餘三推其年正月乙丑朔小二月甲午朔

大三月甲子朔以晉用夏正故絳縣人以爲正月甲子朔又

自文十一年盡襄三十年實七十四年而云七十三者文十

一年夏正月是周三月今襄三十年周二月實夏十二月尙未盈七十三年也

案曰釋例經傳長歷第四十五襄公二十九年丁巳正月丁卯大二月丁酉小三月丙寅大四月丙申大五月丙寅小六月乙未大七月乙丑小八月甲午大閏八月甲子小九月癸巳大十月癸亥小十一月壬辰大十二月壬戌小襄公三十年戊午正月辛卯大二月辛酉小三月庚寅大四月庚申小五月己丑大六月己未小七月戊子大八月戊午小九月丁亥大十月丁巳小十一月丙戌大十二月丙辰大二月癸未二十三日也會于承匡之歲其歲文十一年至襄三十年七十四歲其歲三月甲子朔絳人稱正月甲子朔者以夏正月

春秋述義拾遺卷六 襄公

九 廣雅書局印

數故師曠于此年日七十三年然則起文十一年三月甲子朔盡襄三十年二月二十三日癸未七十三年積二萬六千六百日也其閏有二十七閏率三十二月有奇則一年積閏也今計至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凡有二萬五千七百五十二日故傳曰再失閏也從乙亥朔之後至襄三十年二月癸未其間當九千八百五十日而有九千九百八日長五十八日再失閏復于此也雖不知春秋時歷本術今則用此驗閏閏從文十年上盡隱之前年一百七年三十九閏又從襄三十年下盡哀二十七年七十六年二十八閏閏之大數皆與古今取家法符雖春秋安閏小有失文大凡二百五十年內有九十四閏亦無違也劉闢杜意全本長歷漢書律歷

志曰釐公五年正月辛亥朔且冬至般歷以爲壬子襄二十八年距辛亥百一十歲歲在星紀三十年歲在姬訾三十一年歲在降婁是歲距辛亥百一十三年二月有癸未上距文公十一年會于承匡之歲夏正月甲子朔凡四百四十有五甲子奇二十日爲日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故傳曰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月甲子朔四百四十有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師曠曰卻成子會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錢曉徵曰絳縣人生於文公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當爲七十四年而傳稱七十三年者古人以周一歲爲一年絳縣人生正月甲子朔於周正爲二月至是年周正二月癸未尙未及夏正月朔故也仲尼生於襄二十一年至哀公十六年卒亦是七十四年而賈逵注云七十三年正以未周歲故與絳縣人記年一例

春秋述義拾遺卷六 襄公

三 廣雅書局印

三十一一年愿吾愛之不吾叛也
叛違也欲令子產不於我有違得使尹何爲邑也

孔氏曰謂尹何也

林氏雲銘曰叛違背也言平日之心其可信既如此按子皮爲鄭上卿當有私邑尹何疑係家臣子弟

辨曰下文子產曰子之愛人傷之而已此蓋謂尹何知我之愛不於我有違使之爲邑無傷也非謂子產

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

尹何比未解治邑以爲己病今若遣往學治邑之病差自然以

後知治邑矣

孔氏曰病差謂之愈言不能之病愈知治必速也

林氏雲銘曰兩夫字皆指尹何言後日之效其可望又如此用之可爲尹何之地且無害於邑故不論其年少

辨曰劉以病差解愈非也爾雅釋詁俞益也俞卽古愈字詩小雅政事愈感箋云愈猶益也孟子猶愈疏也與此愈字一例上文子皮言尹何少而愿是其質美必知治邑使之往爲邑而加之以學尹何亦當益知爲治矣下文若果行此必有

春秋述義拾遺卷六 襄公

三 廣雅書局印

春秋述義拾遺卷六終

綿州陳經元陸陵歐陽桂林校字

義烏陳熙晉撰

昭公

元年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注罪失教

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今鍼適晉乃與母計議緩步而出實非奔也仲尼既書為奔傳釋云罪秦伯秦伯不預教鍼其弟不能早為之所致奔當過度懼而去國罪其失兄之教鍼不自知度亦是其罪歸罪秦伯言兄罪耳釋例曰秦伯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則鍼罪輕也言其對兄為輕耳非無罪也

孔氏曰公羊以為仕諸晉謂之奔者譏秦伯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故謂之出奔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七 昭公

廣雅書局

魏氏禧曰罪其不能容弟舊注以為罪失教非

案曰秦公子鍼桓公子景公母弟也有寵於桓公富將於景其母懼其得罪也使奔晉鍼乃以車千乘行後昭五年秦景卒復歸於秦

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 注殖長也同

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則生疾

違禮而娶則人神不祐故所生不長也晉文姬出而霸諸侯同姓未必皆不殖此以禮法為言勸勵人耳

人之本心自然有愛愛之所及先及近親同姓是親之近者其愛之美必深是同姓之相與先自美矣若使又為夫妻則相愛

之美尤極極則美先盡矣美盡必有惡生故美盡則生疾此以禮為防推致此意耳晉語云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瀆故也瀆則生怨怨亂育災育災滅性是故取女辟同姓畏亂災也

孔氏曰此僞重述不及同姓之意言內官若取同姓則夫婦所以生疾性命不得殖長何者以其同姓相與先美今既為夫妻又相寵愛美之至極在先盡矣乃相厭惡而生疾病非直美極惡生疾病而已又美極驕寵更生妒害也

案曰劉之引仲杜意最為透切 注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

春秋述義拾遺卷七 昭公

廣雅書局

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子產言若於同姓不深病猶可差若於四姬有此省相見稀接御則此病猶尙可如無稀省耽之過度則必生疾

孔氏曰子產云四姬之外若有異姓之女接御於公滅省公之寵愛於四姬之事如此猶可若無異姓之女滅省公情專愛四姬則必由此故以生疾矣

案曰困學紀聞曰晉有四姬鄭子產有男女辨姓之言考之穆天子傳穆王有盛姬蓋周禮之壞自王朝始諸侯何誅焉又曰叔向習春秋為平公之傅而不能諫四姬之惑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違母之訓而從君之命其能正君乎穆天子傳不足據叔向不及子產遠矣劉以省相見稀接御為省最合傳意顧亭林曰省滅也解非

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注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

言五降而息罷退者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樂曲成乃息非五聲一周得息也

林氏堯叟曰降罷退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而罷退五降而息不容彈作

傅氏遜曰樂有五聲宮商角徵羽其相生大小之次皆有節焉先王所有成樂而用之以節百事其遲速本末皆有倫序

以及於中五聲固本以黃鐘為宮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宮宮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

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

春秋述義拾遺卷之昭公 三 廣雅書局

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為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可彈若自五降而後則非復

正聲如鄭衛之樂君子弗聽故不容彈周禮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光武使桓譚鼓琴而好其煩聲宋宏所惡

者也 案曰荀子勸學篇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楊倞注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

降之後不容彈矣 於是有煩手淫聲悖心耳乃忘正和君子弗聽也 注五降

而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 此說降後不彈之意也五聲皆降則聲一成曲既未成當更從

上始不以後聲未接前聲而容手妄彈擊是為煩手此手所擊非復正聲是為淫聲淫聲之慢塞人心耳乃使人忘失平和之性故君子不聽也

孔氏曰女之為節不可得說故以樂譬之先王之為此樂也所以限節百種之事故為樂有五聲之節為聲有遲有速從

本至末緩急相及使得中和之聲其曲既了以此罷退五聲既成中和罷退之後謂為曲已了不容更復彈作以為煩手

淫聲鄭衛之曲也 案曰劉訓慎為慢訓堙為塞故曰淫聲之慢塞人心耳

二年送從逆班 注班列也 昏禮諸侯以下法當親迎有故得使卿明是使上卿也凡例云

春秋述義拾遺卷七 昭公 四 廣雅書局

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是送卑於逆者一等故云送者從逆者之班次言當卑於逆者也

孔氏曰桓三年傳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

是送者與逆者俱為上卿是送者依逆者班列若公子嫁於敵國及姊妹嫁於小國皆下卿送之是降逆者一等公子嫁

於小國上大夫送之是降逆者二等也若晉以少姜為夫人當以上卿逆齊當以上卿送是亦送逆同班少姜據多言之

故云送從逆班或可晉使公族大夫逆少姜元不以夫人之禮則同妾媵之屬送者皆從者班次不與桓三年逆夫人之

禮同少姜據此而言故云送從逆班也

辨曰下文云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杜云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字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譏下傳叔向言陳無字於晉侯曰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其君求以貪國則不其而執其使君刊已頗何以爲盟主杜注逆卑於送是晉國不共叔向之辭卽少姜之辭也知公族爲公族大夫者宣二年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故知之也公族非上大夫是逆班卑於送班也少姜之意蓋謂晉以上大夫逆齊以上大夫送送逆同班禮也今齊畏晉大國晉之逆者非上大夫齊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之致此執辱以叔向之言證之齊實以求共而

春秋述義拾遺卷七 昭公

五 廣雅書局

得不共之咎也劉不達杜意是劉之誤

三年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 注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用送之禮以過文襄之制

不敢擇取使人於卑賤之位而禮數同於守內官之適夫人也孔氏曰今嬖寵賤妾之喪不敢計擇妾位卑賤而令禮數卽同於守適夫人也言守適者夫守外職妻守內職言天人守內官之適長故以守適言夫人也文襄之制夫人喪士弔大夫送葬今游吉卿也而云同於守適則於時適夫人喪已令卿送葬矣顧氏炎武曰數列也

案曰上文言夫人士弔大夫送葬今少姜嬖寵也游吉以卿而送葬劉氏謂不敢擇取使人於卑賤之位是也如杜之言卽嬖寵足知妾位卑賤何必增此一句乎以樂悖憂 注悖藏也

悖慢也好音樂而慢易憂禍也杜以悖爲藏當讀如弓韜之韜言以音樂樂身埋藏憂愁於樂中猶古詩云埋憂地下也傅氏遜曰悖慢也以淫樂而慢其憂禍

楊氏慎曰樂以忘憂則可以樂悖憂則不可陸賈燕喜平勃交懼忘憂也太康逸豫漢惠淫樂悖憂也忘憂待時悖憂玩時忘爲在下言也悖爲在上言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七 昭公

六 廣雅書局

悖過也卽所謂慢也訓悖爲藏未知所據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 注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爲之辟仇

叔弓以四月發魯滕以五月葬君叔弓書始行之月滕書實葬之月故書經異文也傳述遇讐之事并就葬月言耳

孔氏曰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今傳文叔弓如滕亦在五月之下杜於桓十六年注引此事以爲本事異兩書之故或言月或言時事異故文異其實叔弓亦以五月行也檀弓下云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

公事遂入敬叔即此敬子也懿伯是惠伯之叔父爲人所殺及滕郊遇懿伯之忌逢其讐也敬叔不入以禮惠伯欲使惠伯報叔父之讐殺彼人也惠伯以公義不可先入受館記文雖字有小異意與傳同而鄭玄注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故不入又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其言差錯不可顯解是鄭之謬也

顧氏炎武曰懿伯惠伯之叔父而敬子之五從祖也陳可大曰忌忌日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敬子欲至次日乃入

辨曰桓十六年杜解引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云五月如滕即知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魯之與滕相去甚近經無明文何以知夏之爲四月而非五月乎夏包三

春秋述義拾遺卷七 昭公

七

廣雅書局印

月此下有葬期其爲五月無疑劉以叔弓始行在四月文無所據恐未必然

四年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注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

此言出之覆上西陸朝覲知是火出時事二月已啟此方用弓矢者二月啟冰始薦宗廟此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

孔氏曰說文云弧木弓也謂空用木無骨飾也服虔云桃所以逃凶也棘矢者棘亦有箴取其名也蓋出冰之時置此弓

矢於凌室之戶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慎其事爲此禮也此傳言其出之也雖覆上文出之之文其實此出之謂二

月初出之時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

案曰杜此注本服子慎

雹之爲雷誰能禦之

何休膏肓難此云春秋書雹以爲政之所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雹若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下相與之意鄭玄箴之曰雨雹政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凌人掌之月令載之關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畜不泄結滯而爲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爲霰申豐見時失藏冰之禮而有雹推之陰陽

春秋述義拾遺卷七 昭公

八

廣雅書局印

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寓言也詳載其言者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耳炫謂鄭言是也申豐寄言於此以諫失政其雹不是盡由冰也

彭氏家屏曰古者藏冰發冰皆有制度而使專官掌之以慎重其事可見古人調燮陰陽之術然未節也非本務也明洪範休徵咎徵之理自然災戾不作此調燮之本也然古人尙致謹於末則務本可知

魏氏禧曰古人一事必兼數利取冰但以爲供喪祭耳豈知以節陰陽哉

案曰藏冰之道非禦雹之道也然禦雹之道未必不寓於藏冰之道申豐借藏冰以喻陰陽謂之不知道可乎竊謂何邵

公理之正鄭康成見之大

五年舍中軍 注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

四分公室制法別耳還作三軍不得言舍三軍

孔氏曰襄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是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滅已稅以貢於公國民不復屬於公公室彌益卑矣作中軍卑公室之漸舍中軍卑公室之極初作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云作者舊有二軍今更增一軍人數不足故總皆渾破各毀其乘足成三軍故云作三軍此則惟舍中軍分中軍之取屬上下二軍其上下二軍依舊不動故惟

春秋述義拾遺卷七 昭公

九 廣雅書局

云舍中軍也魯之軍名傳無其號晉作三軍為上中下則魯之三軍亦當然也其廢中軍之後上下二軍分為四分哀十一年齊師伐魯傳稱孟孺子泄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冉求季氏宰也又言叔孫武叔退而蒐乘更無別稱知自以叔孫為軍名也

唐氏仲友曰魯頌閟宮言公徒三萬者舉三軍之成數也言公車千乘者舉魯國兵車之成數也以是知魯本三軍公羊言二軍穀梁言一軍皆非是邱甲既作魯遂有四軍自舍中軍後四分公室季氏有二子各一則魯仍有四軍而分謂之左右師清之戰冉求帥左師孟孺子帥右師是也然書於春秋者或三子或二子或一子蓋魯之軍為三家所有而叔

弓之卒軍不復見於經季氏兼取之也季氏竊兵權光謀於宣之十八年而成於昭之十五年自舍中軍之後大蒐者再其車至於千乘之後而公室無一兵昭公遂有孫齊之難而定公擁虛器矣

案曰昭十年經書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取郕中軍既毀之後而三卿並將即光伯所謂別四分之制法不得舍三軍者也杜謂叔孫氏自以叔孫為軍名亦無所據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 注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炫以為施者舍也臧者善也成諸臧氏取其令名也其一家謂叔孟非謂施臧二氏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七 昭公

十 廣雅書局

孔氏曰取其令名者季孫實欲自厚令諸大夫議論似若己之不與取其令善廉絜之名也 毛氏奇齡曰此孔仲達誤解杜氏注耳杜氏言季孫狡詐但使施臧二家會議或毀或置而身不與聞以取其令名其云勅二家者正救施臧二氏也孔氏引劉炫說而誤會其意謂二家者仲孫叔孫非施氏臧氏也施氏臧氏本借以立名非真有二氏施以云舍即舍中軍也臧以云善即取令名也則以春秋傳文而竟雜之以吳聲曲詞之隱語太無理矣魯公族原有施臧二氏施為公子施父之族臧為公子子臧之族毀於施氏者謂發毀中軍之議者施氏成於臧氏者謂成毀中軍之議者臧氏也

辨曰魯有施父爲公子尾惠公子見桓九年傳魯語有施伯
韋昭注施父之子成十一年有施孝叔杜注孝叔惠公五世
孫公子彊字子臧曰臧僖伯其後爲臧氏此杜不誤而劉失
之者也孔洽劉誤毛氏傳是也

七年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 注魄形也陽神氣也

人之受生形必有氣氣形相合義無先後而此云始化曰魄陽
曰魂是則先形而後氣先魄而後魂魄之生有先後者以形
有質而氣無質尋形以知氣以先魄而後魂其實並生無先後
也

孔氏曰人有身體之質名之曰形有嘘吸之動謂之爲氣形
氣合而爲用知力以此而彊故得成爲人也魂魄神靈之名

春秋述義拾遺卷七 昭公

二 廣雅書局

本從形氣而有形氣既殊魂魄亦異附形之靈爲魄附氣之
神爲魂也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喘
呼爲聲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是魄在於前而
魂在於後鄭玄祭義注云氣謂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
爲魄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以魂本附氣氣必
上浮故言魂氣歸于天魄本歸形形既入土故言形魄歸于
地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於上神之著也

傅氏遜曰左氏所謂魄不專指形而言如下文所云魂魄能
憑依於人及前所云奪伯有魄皆非形也說文曰魄陰神也
韻書云魂神也陽也氣也魄精也陰也形也則形亦可以言
魄而魄則不可以訓形矣昭十五年宋樂祁曰心之精爽是

謂魂魄

案曰說文九篇鬼部魂陽氣也魄陰神也段玉裁曰魂魄皆
生而有之而字皆從鬼者魂魄不離形質而非形質形質亡
而魂魄存是人所歸也故從鬼光伯謂魂魄並生無先後其
語最精

八年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 注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
析木之津由用也

析木之津於十二次爲位在寅也釋天云析木之津箕斗之間
漢津也孫炎曰析別水木以箕斗之間是天漢之津也炫謂是
天漢卽天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箕在東方木位斗在北
方水位析水木以箕星爲隔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爲

春秋述義拾遺卷七 昭公

三 廣雅書局

析木之津也不言析水而言析木者此次自南而盡北故依此
次而名析木也襄三十年傳稱歲在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
婁歲星歲行一次降婁距此九年故此年歲在析木之津也由
用釋詁文言將用是而更興

瞿曇悉達開元占經歲星占一春秋緯曰太陰在亥歲星居
角亢太陰在子歲星居氏房心太陰在丑歲星居箕尾太陰
在寅歲星居斗牽牛太陰在卯歲星居須女虛危太陰在辰
歲星居營室東壁太陰在巳歲星居奎婁太陰在午歲星居
胃昂畢太陰在未歲星居觜參伐太陰在申歲星居東井與
鬼太陰在酉歲星居柳七星張太陰在戌歲星居翼軫一歲
之常甘氏曰歲星處一國是司歲十二名攝提格之歲攝提

格在寅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斗牽牛婺女單闕之歲攝提
格在卯歲星在子與須女虛危執徐之歲攝提在辰歲星在
亥與營室東壁大荒落之歲攝提在巳歲星在戌與奎婁胃
敦牂之歲攝提在午歲星在酉與畢昴協洽之歲攝提在未
歲星在申與省觜參伐涿灘之歲攝提在申歲星在未與東
井輿鬼作嫫之歲攝提在酉歲星在午與柳七星張闔茂之
歲攝提在戌歲星在巳與翼軫大淵獻之歲攝提在亥歲星
在辰與軫角亢困敦之歲攝提在子歲星在昴與氏房赤奮
若之歲攝提在丑歲星在寅與心尾箕

王氏應麟六經天文編陳氏曰步五星之法莫難於火莫易
於木雖見伏雷行逆順遲速五者皆然而前後之數惟火爲

春秋述義拾遺卷七

昭公

多端木謂之歲者以一朞一次十有二次而周天指諸掌而
可定也夫以易推之星而見於左氏史記二家之所載則有
甚難曉者焉襄二十八年其在年表則丙辰也歲在星紀而
淫於玄枵非梓氏之云乎辰而在丑巳而在子矣越三歲而
戊午也歲嫩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非神龜之云乎午而
在亥未而在戌矣逮昭之八年丁卯也今在析木之津非史
趙之云乎卯而在寅矣故杜預於襄之十八年丙午也釋董
叔天道西北之語而知其歲在豕韋豕韋何亥之謂也攝提
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星右轉居丑單闕歲在卯星居子執徐
歲在辰星居亥大荒落在巳星居戌史記之天官書則云平
爾也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午而在亥矣如司馬氏之說

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以次推之皆不同焉

案日周語日在析木之津韋昭注津天漢也析木次名從尾
十度至斗十一度爲析木其間爲漢津郭璞釋天注箕龍尾
斗南斗天漢之津梁今本作析木謂之津此引舊本無謂字
郭注亦無此字也

九年豈如弁髦而因以倣之注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
禮而弁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倣之

弁髦二物以童子垂髦爲髦彼兩髦又云因以倣之者謂親沒
不髦案禮加冠以後親沒以前身既成人猶自垂髦何得云童
子垂髦髦既親沒乃弁杜注何以不言親沒也若三加之後弁
弁不弁髦杜注何得云弁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倣之

春秋述義拾遺卷七

昭公

孔氏曰弁謂緇布冠髦謂童子垂髦凡加冠之禮先用緇布
之冠斂括垂髦三加之後去緇布之冠不復更用故云因以
倣之今王自比豈得將王室如緇布冠加髦之後不須復用
因以倣之猶言以我王室封建晉國之後因即弁而不事之
也案禮未髦之時必垂髦士冠禮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
加爵弁是始冠必三加冠也其記冠義云始冠緇布之冠冠
而倣之可也玉藻亦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倣之
可也鄭玄云本太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是言本古而暫冠
既加而即弁是禮成而弁其始冠故云弁髦而因以倣之也
弁有爵弁皮弁嫌緇布之冠不得名弁故云弁亦冠也周禮
弁師掌冕是弁爲大名也既連髦而言明非親沒之髦也髦

之形像鄭注士喪禮云未聞

案曰杜云始冠必三加成禮而弃其始冠始冠者弁也非髦也髦但言童子所垂疑與弁相連故劉氏別弁髦二物弁三加而乃弃髦親既沒而乃弃杜解非也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做之可也孔氏彼疏云始冠緇布冠者言初加冠大夫士皆三加諸侯則四加其初加者是緇布冠冠而做之可也者言緇布冠重古始冠暫冠之耳非時王之服不復恆著冠而做去之可也此劉氏所謂三加之後弃弁不弃髦者也內則子弟事父母總髮鄭注總束髮垂後為飾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為之象幼時髻其制未聞也玉藻親沒不髦注去為子之飾儀禮既夕禮既殯主人說髦鄭注兒

春秋述義拾遺卷七 昭公

五 廣雅書局

生三月鬢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去之髦之形象未聞詩邶風髧彼兩髦傳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孔氏彼疏曰言兩者以象幼時髻則知髻以挾凶故兩髦也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注云士既殯而脫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髦者事父母之飾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若二親並沒則因去之矣說文九篇髧部髮髮至眉也段玉裁曰鄭云其制未聞蓋其狀不可詳也毛云髮至眉蓋以髮兩給下垂至眉像嬰兒夾凶之角髮下垂父母在不失其嬰兒之素是假他髮為之是親沒棄髦之明證也案弁髦皆施於首下文云我在伯父猶衣服

之有冠冕又云伯父若裂冠毀冕知此句蓋以弁髦喻王言之飾因親既云亡而弃之乎劉說是也說文十篇句頭會稽處息進切

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注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偃玄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

杜譜以偃與鄰為一亦云高偃玄孫案襄二十九年傳云敬仲曾孫鄰非玄孫也

孔氏曰今知非者案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鄰是偃為敬仲玄孫也經言于陽傳言于唐知陽即唐也不言于燕未得國都與哀二年納蒯賁于戚同

春秋述義拾遺卷七 昭公

六 廣雅書局

辨曰襄二十九年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良敬仲也劉據爾雅釋親孫之子為曾孫曾孫之子為玄孫以糾杜然古者自孫以下皆稱曾孫詩周頌曾孫篤之鄭箋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孔氏彼疏引哀二年左傳云曾孫蒯賁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是雖歷多世亦稱曾孫也然則高偃以敬仲之玄孫而稱曾孫亦奚不可僂子僂季本二人而合為一人高偃高鄰實一人而分為二人杜氏世族譜之不可據如此

克己復禮仁也 注克勝也

克訓勝也已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為仁也復反也言

情為嗜慾所逼已離禮而更歸復之

馬氏融曰克已約身也

孔氏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

范氏甯曰克責也復禮謂責克已失禮也非仁者則不能責

己復禮故能自責己復禮則為仁矣

皇氏侃曰克猶約也復猶反也言若能自約儉己身返反於

禮中則為仁也於時為奢泰過禮故云禮也一云身能使禮

返反身中則為仁也

邢氏昂曰此注克訓為勝劉炫云克訓勝也云云今刊定云

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謂能勝去嗜慾反復於禮也今刊定云云是孔氏

左疏邢氏俱作先伯說

春秋述義拾遺卷七 昭公

十一 廣雅書局

伊川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

是克盡己私後只有禮始是仁處

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

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

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

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

語錄曰己有兩義物我亦是己私欲亦是己

毛氏奇齡曰馬融以約身為克己從來說如此惟劉炫曰克

者勝也此本揚子雲勝己之私之謂克語至程氏直以己為

私稱曰己私致集注謂身之私欲別以己上添身字而專以

己字屬私欲於是宋後字書皆注己作私毋論字義無此即

以本文言現有為仁由己己字在下而一作身解一作私解

其可通乎克己復禮本是成語春秋昭十二年夫子引此語

以歎楚靈又引此語以告顏子雖此間無解而在左傳則明

有不能自克作克己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己者自也何嘗有

己身私欲重煩戰勝之

凌氏廷堪曰馬注以克己為約身最得經意邢叔明忽援劉

光伯之言謂嗜欲與禮義交戰不知劉氏因上文有楚靈王

不能自克之語故望文生義耳與論語何涉克己即修身也

中庸云非禮不動所以修身動實兼視聽言三者與下文正

相合

阮氏元曰克己己字即自己之己與下文為仁由己相同下

春秋述義拾遺卷七 昭公

十二 廣雅書局

文四勿勿即克之謂也視聽言動專就己身而言一部論語

孔子絕未嘗於不視不聽不言不動處言仁也觀楚靈王之

事可知克己復禮則家國必仁不能克己復禮則國破身亡

夫求鼎詭天豈止不能克己究其始亦不過因不能克己充

之至於如此耳

案曰爾雅釋詁克勝也勝克也書洪範釋文馬曰克勝也若

訓克為約則與下復字不相應馬注論語不如注洪範也杜

此解得之夫子告顏子以四勿勿者克之也克己之非禮以

復乎禮之謂仁凡非禮者皆嗜欲也朱子集註實本乎此

春秋述義拾遺卷七終

綿州陳繼元廬陵歐陽桂林校字

義烏陳熙晉撰

昭公

十七年不君君矣 注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 乃是不復以君為君矣

釋例長歷第四十五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而平子言非正 陽之月以誣一朝近于指鹿為馬故傳曰不君君且因以明 此月為得天正也

孔氏曰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 平子不肯救日食乃是不君事其事也

案曰穀梁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傳其以官稱無君之

春秋述義拾遺卷八 昭公

廣雅書局

辭也范氏泰曰擅權專國不君其君練其不臣因曰無君不 君君者言不君其君矣不君其君是無君矣昭公之孫齊在 二十五年昭子於平子之不救日食已知其有異志豈一朝 一夕之故哉顧亭林曰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無君 之心杜云安君之災似支劉謂不復以君為君其意則是而 其語則倒也

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 注尙未知今字星當復隨火星俱伏 不故言君

丙子壬午雖俱是水火合日但一字之內先言者彊若火入而 伏則連秋至春歷大陰水用事雖同其欲水當先火故疑火入 而伏則必以壬午也

孔氏曰劉炫雖為此釋杜既無注其壬午之事理則未詳 案曰上文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杜注丙午 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元凱因 壬午已見上注故於此不注也

十八年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案左傳不言望火何以見其火玄卿以為孔子登泰山見吳門 之白馬離莫觀千里之毫末梓慎既非常人何知不見數百里 之煙火孔子在陳知桓僖災者豈復望見之乎若見火知災則 人皆知之矣何所貴乎梓慎左氏傳而編記之哉且四國去魯 纔數百里而何休云數千里雖意欲其遠亦虛妄之極梓慎所 望自當有以知之不知所見何氣知其災也服虔云四國次有 火氣也梓慎不言夜望安知望次陳獨無次何所望哉今以為 服解義或然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八 昭公

廣雅書局

孔氏曰先儒舊說皆云炎帝號神農氏一日大庭氏服虔云 在黃帝前鄭玄詩譜云大庭軒轅之前亦以大庭為炎帝也 古之大庭嘗都於魯其虛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而其地 高顯故梓慎登之以望氣梓慎往年言其將火今更望氣參 驗近占以審己前年之言信也梓慎所望望天氣耳非能望 見火也而何休難云宋衛陳鄭去魯皆數千里為登高以見 其火豈實事哉

案曰劉氏難何申服自是確論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注無傳嘗有玉帛之使來

告故書

春秋未嘗書曹人來聘非徒會不見經杜注云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則杜意以為奔者之身嘗有玉帛之使於彼國已經相接則告之若奔者未嘗往聘恩好不接則不告惟告奔者嘗聘之國餘不告也炫謂玉帛之使謂國家所有交好皆告之非奔者之身嘗聘也今賈又云所以華亥向靈射姑等不見有玉帛來聘者以其時未為卿也

案曰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傳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故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此杜所據者

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注王猛書名未即位

春秋述義拾遺卷八 昭公

廣雅書局

以王當國亦如莒展以名繫國也

孔氏曰是辟子朝之難出居皇也王人在皇告故書皇也景王既葬猛當成君仍書名者王室大亂未得以禮即位故也如莒展弒君而立未會諸侯元年書莒展與出奔吳桓十一年書鄭忽出奔衛然則未成君者法當書名此王猛雖未即位異於諸侯故稱王而以名繫之

案曰戴氏震曰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王者諸侯目王畿之辭非天王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衛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為微者王猛與鄭忽同為以國氏忽未即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即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

位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說本劉君蓋王猛未即位以王當

國與莒展鄭忽一例書王猛入于王城其猶書齊小白入于齊與宋黃仲炎通說云經書王子猛卒知書王猛者文闕也王則不當名名則不為王矣子猛子朝皆景王庶子也

二十五五年故人之能自由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 注曲直以弼其性

禮有宜曲宜直不可信情而行故人之能自由曲直以赴於禮者謂之為成人不能赴禮則不成為人謂之為大不亦宜乎赴謂奔言弼謂已性奔走以赴禮也

孔氏曰恐劉義未當性曲者以禮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故云曲直以弼其性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八 昭公

廣雅書局

案曰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即能曲直以赴禮之意蓋人性本直禮所以節性有直以赴者有曲以赴者其委曲而行正所以善其直也孔說未當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

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

程氏大昌雍錄曰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古皆乘車今日走馬恐此時或已變乘為騎蓋避翟之遠不暇駕車

楊氏慎曰三代有車馬無車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至廢

井田去車戰始有騎兵

辨曰玉篇走部詩曰來朝趣馬言早且疾也段若膺云早釋來朝疾釋趣字野王據漢人相傳古本也不知何時誤為走馬竊謂由幽而岐二百五十餘里所謂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者即如玉篇之字亦未必非單騎也古公之走馬蓋在春秋之先矣案楚語椒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韋昭注四馬曰乘與此一例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與公共載而歸也乃是單車並非單騎

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注傳言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

杜以朝既奔楚王始得入入必在朝奔後經書王入在前傳有

春秋述義拾遺卷八昭公

廣雅書局

告于諸侯之語故以為告人在前朝告奔在後故先書王入炫謂子朝出亦王告下注與此自違

孔氏曰二十三年七月天王居于狄泉自爾以來單子劉子夾以東西雖不出王畿而居無定所此時始得入于成周遂以成周為都來告故特書之案傳子朝奔楚及王入成周皆在十一月經書王入成周子朝奔楚皆在十月者從告也

顧氏炎武曰尙書之文但稱王春秋則曰天王以當時楚吳徐越皆僭稱王故加天以別之也趙子曰稱天王以表無二

尊是也

案曰經書天王則據王之告諸侯非據子朝之來告明矣已

見規過

攜王好命 注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

如國語史記之文幽王止立伯服為太子耳既虜褒姒必廢其子未立為王而得呼為攜王者或幽王死後褒姒之黨立之為王也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為太子與幽王俱死于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東晉云案左傳攜王好命舊說攜王為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伯服立為王積年諸侯始廢之而立平王其事或當然

顧氏炎武曰按此則攜王之攜乃是地名猶厲王流彘詩人謂之汾王或以諡法急政交外曰攜非也梁元帝用尙書左

春秋述義拾遺卷八昭公

廣雅書局

丞劉毅議諡其兄邵陵王綸為攜王即此名而義不同

齊氏召南曰按此晉文公乃文侯非重耳也

案曰晉語褒姒有寵生伯服韋昭注伯服攜王也杜解本此攷竹書紀年幽王十一年犬戎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曰於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原注是為攜王二王並立平王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攜據此伯服見殺而攜王始立攜王非伯服乃余臣也光伯此說足正韋杜之誤

二十八詩曰惟此文王

詩作維此文王此作惟此文王不可以文王之德還自比文王故知比于文王可以比于上代文德之王也

孔氏曰以此文王之德比于上世有能經緯天地文德之王如堯舜之輩此傳言惟此文王毛詩作維此王季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而兩存不敢道改今王肅注毛詩及韓詩亦作惟此文王鄭注毛詩作維此王季故解比于文王言王季之德可以比于文王也

臧氏琳曰左傳成鯨引詩曰唯此文王案此知詩經作維此王季自帝省其山以下言王季自帝謂文王以下言文王詩四家惟毛詩源流子夏獨得其真餘三家皆今文不免有誤詩春秋正義皆言韓詩作文王者此因鄭箋毛詩是王季王肅好與鄭氏相雜故反據三家誤本以改毛詩正經使無識者見之必謂肅本毛詩與三家及左傳合鄭箋作王季為誤

春秋述義拾遺卷八

昭公

七

廣雅書局

矣肅之伎倆心術自唐以來無能知之者我不得不痛切昌言之左傳古文當與毛詩合而亦作文王者因漢時三家盛行毛詩不立於學官傳左氏者多習韓魯詩遂誤作文王也段氏王裁曰案左傳釋比于文王曰經緯天地日文箋云必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為匹是鄭箋雖作維此王季而比于文王亦非以父同子言之不順也惟樂記注云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而不引經緯天地日文所見詩亦是維此文王然禮注言文王詩箋言王季說自不同

阮氏元曰按鄭注禮記多用韓詩不用毛詩左傳作文王與韓詩合是可以證三家詩之皆有所受之也

案曰父作子述詩美王季以父比子言之不順劉氏不曰比

于文王之德而曰比于文德之王此善於解詩也傳作文王必如此解方合

二十九年土正曰后土 注土為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雷在野則為社

天子以下俱荷地德皆當祭地但名位有高下祭之有等級天子祭地祭大地之神也諸侯不得祭地使之祭社也家又不得祭社使祭中雷也雷亦地神所祭小故變其名賈逵以句芒祀於戶祀融祀於竈葶收祀於門玄冥祀於井后土祀於中雷言雖天子之祭五神亦如此耳杜以別祭五行神以五官配之非祀此五神於門戶井竈中雷也門戶井竈直祭門戶等神不祭句芒等也惟有祭后土者亦是土神故特辨之云在家則祀中

春秋述義拾遺卷八

昭公

八

廣雅書局

雷在野則為社言彼社與中雷亦是土神但祭有大小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取財於地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是在家則是中雷也大司徒以下同此禮也

孔氏曰后者君也羣物皆土所載故土為羣物之主以君言之故云后土也賈逵云句芒祀於戶祝融祀於竈葶收祀於門玄冥祀於井后土祀於中雷今杜云在家則祀中雷是同賈說也家謂宮室之內對野為文故稱家非卿大夫之家也言在野者對家為文雖在庫門之內尚無宮室故稱野且卿大夫以下社在野田故周禮大司徒云辨其邦國都鄙之效制其幾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

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鄭玄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
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
栗也是在野則祭為社也此野田之社民所共祭即月令仲
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是也

案曰僖十五年傳君履后土而戴皇天聽后土者地之大名
也所謂天子祭地也下傳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
為社所謂諸侯不得祭地使之祭社也郊特牲家主中霤而
國主社示本也注中霤亦土神也所謂家不得祭社使祭中
霤也月令中央其神后土注后土顓頊之子曰黎兼為土官
疏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
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土官知此經后土非句龍而為

春秋述義拾遺卷八

九 廣雅書局

黎者以句龍初為后土後轉為社后土官缺黎則兼之故鄭
注大宗伯云黎食於火土以宗伯別云社稷又云五祀句龍
為社神則不得又為五祀故云黎兼也案月令于句芒祝融
禱收玄冥后土外別祀戶竈門行中霤則句芒等非五祀矣
光伯之駁賈侍中說是也可以補杜義之所不及白虎通五
祀篇曰五祀者謂門戶井竈中霤也秦靜曰今月令謂行為
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劉引賈說本此楊用修日月令
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愚按井即行也蓋行井開道也
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祭井即
祭行也

其同人 注離下乾上同人乾九二變

杜以之為適炫謂易之爻變則成一卦遂以彼卦名爻乾之初
九姤卦爻九二同人爻九五大有爻上九夬卦爻用九全變則
成坤卦故謂用九為坤蔡墨此意取易文耳非撰著求卦安有
之適之義若以之為之適則其非之適之意何以言其同人其
大有此本當言初九九二但以爻變成卦即以彼卦名爻其意
不取於之適所言其同人其大有猶引詩言其二章其三章先
引初九故言乾卦之姤爻初九言乾以下不須復云乾故言其
同人其大有就乾卦而共之其此同人爻其此大有爻以下文
勢悉皆若是也

服氏虔曰天在上火炎上同于天天不可同故曰同人見正義
案曰劉云以爻變成卦即以彼卦名爻猶言乾之九二同人

春秋述義拾遺卷八

十 廣雅書局

爻耳

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 注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之
是成其咎

范氏取菟之法以為國制雖則為非書已廢矣縱應有禍亡豈
已歟今苟實更述其事又加增范氏之惡焉范氏已欲免禍今
復改易之而使亡

孔氏曰宣子刑書久已廢矣今復變易與之以成其滅亡也
孔氏廣森曰中行氏擅作刑器有召亡之道又此姦法本出
范宣子今而用之是併加范氏以世濟先惡之咎其亡也不
難矣古文多倒語易之亡也猶言亡之易也音難易之易

王氏念孫曰杜劉孔三君皆未曉易字之義而強為之詞非

傳意也今案易之亡也四字作一句讀易者疾也速也言中行寅擅作刑器以召惡又加以范氏之舊惡是速之使亡也史記天官書填星其居久其國福厚句易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漢書天文志大白所居久其國利句易其鄉凶蘇林曰易疾過也是古謂疾速為易也

辨曰易之亡也猶言速之亡也王說最當長於劉氏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注釋不朝正于廟徵明也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鄆二十九公在乾侯而經不釋朝正之禮者所以非責公之妄且明過諺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在使若在國然自是鄆人潰叛齊晉卑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外內棄之非復過誤所當掩塞故每歲書公所在

春秋述義拾遺卷八

昭公

序云諸言不書皆仲尼新意然則前三年魯史皆書公在仲尼去之仲尼所以不於此先書公在鄆與乾侯者所以非公之妄妄伐季氏且明過諺猶可掩此年書者自是鄆人潰叛齊晉卑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外內棄之非復過誤所當掩塞此年云非公且徵過三十一年云言不能外內三十二年云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每歲發傳言公之罪也

孔氏曰服虔云非公且徵過昭公無道久在外季氏非公不肯釋言公在某地春秋之義亦以不書徵季氏之過此年書者公不得入晉外內有困辱季氏閱而釋之所謂事君如在國案明年傳云言不能外內又明年傳云言不能外內又不

能用其人皆是傳說經意非真昭公不是季氏非公也即如服言往前季氏非公不肯釋公所在此年以後方始閱而釋之所謂事君如在國則往前未釋之時不加在國矣二十七年廬之會范獻子何以已言季氏事君如在國也季氏奪公鄆邑與公交戰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求君不入及其死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諷閔公之事復安在乎

穀梁傳曰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范甯注中國猶國中也案成昭適晉並踰年而不言在襄公二十八年公如楚二十九年書公在楚傳曰閔公也為楚所制存錄之且昭以二十五年出奔二十六年居鄆是魯地不存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亦加之至此寄在乾侯乾侯為晉地明公去魯竟而入於晉界不復重還遂卒于外故傳以有故釋之所以閔公范例云在有故言在非所在也

春秋述義拾遺卷八

昭公

何氏休曰閔公運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書明臣子當憂納之陸氏滄曰此時鄆潰公無所容寄在乾侯既非其地不得書居故每歲首皆書所在劉氏權衡曰居于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也向日居今日在向也魯而今也晉故曰乾侯之君耳而春秋則以為猶吾君也崔氏子方曰公適去鄆而鄆叛見魯之民皆畏季氏而不敢盪公也

呂氏大圭曰昭公在外託於齊晉齊鄆陵之會四國同之所
以不克納公者以梁丘據之受賂也晉扈之盟六國同之所
以不克納公者以士鞅之取貨也觀晉侯欲以師納公而士
鞅使人私於意如則其互為唇齒久矣當是時晉之六卿猶
意如也晉君猶昭公也其肯并心一意以誅其臣而納其君
哉

林氏希逸曰歐陽公修唐書作武后紀依前漢例也天授以
後唐雖改號為周而史之不以周新之蓋黜之也晦翁病其
唐經亂周史遂有嗣聖二十四年之號年之首書曰帝在某
蓋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細書武后所改年號則
曰武氏垂拱周武天授此意甚嚴但武氏既革唐命國號為

春秋述義拾遺卷八 昭公

廣雅書局

周有周則無唐矣無唐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與周同
書則民有二王天有二日矣豈無窒礙若春秋公在乾侯則
魯國未嘗有他號

家氏鉉翁曰自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繼書居于鄆者四在乾
侯者五如齊者三如晉者再皆聖人特筆所以存公於魯也
書次于乾侯責晉也

趙氏汾曰公初去國何以不如晉而如齊以向者五如晉而
不得入恥於奔晉也至是何以復如晉以三如齊而不見恤
也然則何以次于乾侯晉人以公非見卑於齊則不來故不
使入其國都由晉之諸臣陰黨季氏故也

汪氏克寬曰杜氏云釋不朝正于廟夫魯之諸君不朝正者

多矣惟襄公之留於楚昭公之次乾侯則書公所在者蓋襄
公為季宿擅其國而不得入昭公為意如逐越在他竟故特
志所在以繫臣民之望也或謂春秋不與季氏以頒朔夫昭
公自二十五年奔竄在外不朝正頒朔於今五年意如攝祭
專國之罪不書而自見矣何獨至是始書哉

賤氏啟隆曰歲首三書公在乾侯左氏何據而曰非公且微
過也又曰言不能外內也又曰言不能用其人也夫君臣無
獄父子無獄非君父之無過也父子君臣非曲直之地也蔡
世子般弑其君固父非無過也而春秋不以責其父齊崔杼
弑其君光君非無過也而春秋不以責其君昭之過不若固
與光之甚也聖人豈以不責之固與光者而反責之昭哉

春秋述義拾遺卷八 昭公

廣雅書局

萬氏斯大曰鄭蔡仲出昭公則立突衛洩職出惠公則立黔
牟孫甯出獻公則立剌彼於故君則義絕於新君則稟命其
實擅自廢置而其名猶或藉口大過易位之權也今意如出
昭公不改立君自行君事魯無君者八載說者曰魯秉周禮
懼公議之見討而未敢無忌憚也吁是惑於季孫事君如在
國之語而不察其為黨惡之誣詞也自扈之會二十士鞅為
此言而意如每歲買馬歸從者之衣履于乾侯以實之無識
之徒遂以為果能事君如在國也噫果能事君如在國何以
圍成而成拒居鄆而鄆潰並意如秉事君如在國何以貨子
猶而鄆徒盟賂士鞅而會扈無成果事君如在國何以如
齊而齊不見禮如晉而晉不使入是不特窮之於封內又極

之於所往卒使客死乾侯而意如無君之名而有君之實噫是尙得謂之秉周禮乎是尙不謂之無忌憚者乎自春秋以來權臣世濟其凶專恣橫逆未有如季孫者尤未有如意如者若以其不改事君而寬其責奚可哉或謂使意如改立君夫子將何以書之曰以春秋君衍亦君剽之例推之則故君君也新君亦君也各書其實而已矣

齊氏召南曰公在乾侯此聖人特筆按左氏不知君臣大義宜爲公羊家所排夫昭公無道失國何待經書所在而後見乎不言經嚴名義以警亂臣但言非公徵過謬矣杜注孔疏抑又甚焉

辨曰公在乾侯春秋特筆所以存公也左氏以爲非公且徵

春秋述義拾遺卷八

昭公

五

廣雅書局

過不及穀梁遠矣案傳家於意如之貨子猶賂士鞅一一具書是齊晉所以不克納公者皆意如所爲也意如無君之罪千載下猶令人髮指不應以輒與乾侯爲非公且徵過與傳中所書一人之筆自相刺謬據漢博士以左氏爲不傳春秋非公徵過等語當是劉歆詭誣屢入正文以悅新莽者斷不出於上明之手服注謂非公者季氏非公不肯釋不先書鄭與乾侯者徵季氏之過尙未爲失其以爲此年季氏閔而釋之所謂事君如在國顧亭林曰當時諸侯出奔其國卽別立一君惟魯不敢故昭公雖在外而意如猶以君禮事之范鞅所言正謂此也然則服氏蓋謂季氏不別立君以爲閔而釋之也杜預乃云經非責公之妄非復過誤所當掩塞故每歲

書公所在以注誣傳以傳誣經此非爲季氏解逐昭公之罪乃爲司馬師解廢齊王之罪也光伯不此之糾而反附會邪說不亦悖乎

定公

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賈逵云刺緩朝見辭失所不諱罪已炫謂公以六月卽位此年便卽往朝於事未爲緩也晉人何以辭之若以緩見譴當退謝罪何由此後更無謝處空言罪己經無孫謝自罪之狀復安在乎晉若以緩致辭必當要有譴責何由明年會次復得依常班序乃復之意不可懸知

孔氏曰三傳皆無其說不知何故乃復

春秋述義拾遺卷八

定公

五

廣雅書局

家氏鉉翁曰意如死昭於行擁定以篋皆晉大夫爲之羽翼公如晉至河乃復者意如所以操縱其君使之一切聽己也黃氏日鈔曰伊川曰晉以季氏上不告天子下不告方伯而私立公故辭其朝愚恐待晉之過厚也不獨晉無此意當世亦未嘗有此說也夾深曰晉以昭公之子已長而定公不應立且朝事有稽故辭公愚謂此以其事而度之也岷隱曰晉之不仁甚矣昭公屢如晉不得入故有季氏之難定公新立至河而復不得入使定何以自立於魯乎愚謂此以其義而責之也不訥曰晉以魯權在季氏得公之朝不若得大夫之聘故盪屢卻昭公定公卽位非不知之徒以三年一朝之禮不可不講晉果卻公故終定公之世不復如晉者懲此之辱

也定公之為人知恥於昭公遠矣愚謂此以其情而察之也
合此三說其理乃備而伊川之陳理尤高亦所當知

案曰公之如晉既非以緩見辭則乃復之意的然可知矣蓋
季氏使晉以待昭公者待定公也昭公如晉者七至河乃復
者五惟二十三年有疾而復餘皆不言其故定公自此年後
不復如晉矣

四年命以伯禽 注時周公惟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禽

傳言命以伯禽於體例伯禽猶下命以康誥是伯禽為命書似
書序穆王命君身為周大司徒作君身即以君身為篇與此同
也

孔氏曰命以康誥則伯禽亦似策命篇名今杜云惟遣伯禽

春秋述義拾遺卷八 定公

七

廣雅書局

之國故皆以付伯禽則伯禽非是誥誓篇名若必是誥誓當

云命以魯誥既為國君不得與君身伯禽同類也

孫氏寶佩曰於書當有伯禽之命而今逸之

惠氏棟曰當用劉炫說伯禽唐誥百篇不載封伯禽事別見

洛誥唐叔有歸禾故皆不載也

案曰書洛誥曰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命周公

後作冊逸誥鄭康成注成王使史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

以周公其宜立為後者謂將封伯禽也通典禮十五博士孫

疏議謂成王已冠命立周公後作為冊書逸誥以告伯禽也

告神之冊謂之祝封命之冊謂之誥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謂

冊也杜解失之

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注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
官五正五官之長

職官五正職主也正長也主官事者有五長分九宗為五官使
主之此九宗蓋宗有一人數少者當宗不足立官并之為五使
五官領此九宗或以為於懷姓之內立五正使分主九宗未知
誰是故備言之或以為五官之長謂如昭二十九年蔡墨所云
五行之官長也是天子之大臣非唐之遺民然姓而有五也并
賜唐叔豈天子得以五行官長賜諸侯哉

孔氏曰懷姓居在晉地而不言殷民知是唐之餘民也言懷

姓九宗則皆姓懷矣知一姓而有九族也職官五正杜云五

官之長則謂五官之長子孫耳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

春秋述義拾遺卷八 定公

八

廣雅書局

司馬司空司土司寇鄭玄云此殷時制也然則殷時五官居

在唐地世為貴族以賜唐叔使主領之所以榮寵唐叔也殷

之五官不必皆在唐地但有三官四官亦得總五言之

案曰隱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

鄆夫唐叔受封在成王之世至桓王三年為魯隱六年距唐

叔始封凡三百九十餘年而九宗五正尙在可謂世其家矣

九宗皆懷姓五正劉氏謂蔡墨所云五行之官長是天子之

大臣豈天子得以五行賜諸侯破杜之說當矣孔氏據曲禮

五官謂為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不知祝化於夏虛稱殷以夏

政禮以戎索斷不應用殷制其說亦非也考齊語制鄙三十

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

河間劉氏書目考

六朝經術之盛南莫著於崔靈恩北莫著於徐遵明而學通南北撰述之多獨推河間劉氏唐初五經正義據劉氏以為本者三六朝之中一人而已余既為春秋規過考信及春秋述義拾遺以存其梗槩今據隋書本傳并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玉海通志通考諸書分別考之俾後之學者詳焉

尚書述義二十卷

隋經籍志國子助教劉炫撰本傳作述議非也李延壽北史儒林傳云齊時諸生略不見孔傳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覽述義疏乃留意焉孔穎達尚書正義序上斷唐虞

河間劉氏書目考

廣雅書局印

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安國注之實遺坐盡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焯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淺略惟劉焯劉焯最為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為此也炫嫌焯之煩雜述而刪焉雖或微稍省要又

河間劉氏書目考

廣雅書局印

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為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為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為得也今奉明勅考定是非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文近攻偽孔傳者皆集矢於光伯以今考之炫因焯焯因彪觀文選錄孔安國序則蕭梁已然矣舜典首二十八字陸德明以為孔氏傳本無案正義云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微以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當是述義之言則光伯固未嘗諱之矣然則二十八字之傳亦皆光伯所撰可知據舉陶謨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劉以襄為因案釋文引馬融云襄因也謚法解因事有功曰襄異孔傳徒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之說呂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劉以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為一人有二罪上刑適重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是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若二者俱是贓罪罪從重科輕贓亦備是為輕并數也案後漢書劉般傳劉愷引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令使賊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章懷太子注謂二罪俱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

適重此言挾輕款重意亦不殊但與今尚書不同耳光伯本此與孔傳重刑有可以虧滅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並數亦異武成告於皇天后土召誥疏引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為地不從孔傳以后土為社案傳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厚地晉大夫要秦伯以地神后土而言之劉說近之此光伯釋書不純主孔傳之顯證也武成惟一月壬辰旁生魄歷四月哉生明傳旁近也月二日旁死魄始生明月三日疏云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為始死魄二日為旁死魄洪範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傳此以上禹所第敘疏云其敬用農用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為繼肯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為敬用等亦禹所第敘其繼文惟有二十字一五行孫引大劉與顧氏皆以為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牧誓疏及庸蜀疏引大劉以蜀是蜀郡是光伯又不同於土元也新唐書歷志書曰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舍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為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當以日在之宿為文新歷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在房二度炫以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今允征疏全襲其文觀於鞭作官刑宮辟疑赦兩稱大隋則孔穎達刺取光伯成書撰善之失尤其彰彰者

尚書述義三卷

河間劉氏書目考

三 廣雅書局采

隋志劉先生撰朱彝尊經義考曰劉先生尚書義度非光伯即土元所著也案隋儒林傳焯卒炫為請謚不許炫因凍餒而死門人謚曰宣德先生則劉先生乃光伯非土元也

尚書百篇義一卷

鄭樵通志藝文略劉炫撰

尚書孔傳目一卷

通志略劉炫撰

尚書略義三卷
通志略劉炫撰朱彝尊經義考按劉光伯尚書百篇義孔傳目略義三書紹興四庫續到闕書俱有之考新唐書歷志引辰弗集於房說則宋初尚未盡佚殆鈔撮成書者

河間劉氏書目考

四 廣雅書局采

毛詩述義四十卷

隋志國子助教劉炫撰孔氏正義序云為義疏者有全緩何允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聘纒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所無雙所作疏內特為殊絕今奉敕定據以為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勦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案孔氏毛詩正義於五經為殊絕據二劉為本故也如序所言但云削煩增簡則是詞有詳略義無異同也土元之說不可見光伯述義以左疏證之傳則傳箋則箋異於沖遠之依違毛鄭

矣北史儒林傳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焯之獻之傳李周
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如張思伯劉軌思其
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案二劉受毛詩於劉軌思軌思
仕齊位國子博士今疏中非特全緩何允舒瑗劉軌思劉醜
不見名字卽二劉之說亦無從區別蓋北學於毛詩最深終
唐之世於毛詩正義無異辭二劉之功夫

毛詩集小序一卷

隋志劉炫撰

毛詩譜注二卷

玉海曰唐志鄭玄詩譜三卷太叔求及劉炫注今隋志毛詩
譜二卷但云太叔求及劉炫注載在徐整毛詩譜下不知是

河間劉氏書目考

五
廣雅書局

鄭君所撰之譜矣徐整亦非自撰詩譜釋文敘錄徐整囑太
叔求隱國史志云整既囑演而姿隱托之是皆注鄭譜耳

周禮義

隋儒林傳炫自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尙書公羊左傳孝經論
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

禮記義

隋儒林傳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少與河間劉炫結盟
爲友同受詩於同鄉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常問禮於
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文津劉智海家素多墳籍
焯與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
知名今熊安生說尙見於孔氏正義可以識其淵源矣

春秋左氏傳述義四十卷

隋志東京太學博士劉炫撰今緝一百四十三事合之規過
一百七十三事共三百一十六事

春秋規過三卷

唐志劉炫撰案隋志本傳俱不著錄唐志有之而述義但云
三十七卷蓋從述義中別出單行者也今緝一百七十三事

春秋攻昧十卷

見本傳唐志十二卷

春秋左傳杜預序集解一卷

隋志劉炫注正義別之

春秋述議略一卷

宋史藝文志劉炫撰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同引崇文總
目曰述義本四十卷今三十九篇亡案述議稱略當是掇拾

河間劉氏書目考

六
廣雅書局

叢殘之本未必如總目所言也

春秋義囊二卷

宋志劉炫撰

公羊義

見自狀

五經正名十二卷

隋志劉炫撰案隋志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光伯
此書蓋考訂五經文字也

古文孝經述義五卷

古文今作干文據玉海攷

隋志劉炫撰孔子作孝經適秦焚書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
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
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

尙書同出而長孫有闡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二十二章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眾馬融並爲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惟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邵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遂著令與鄭並立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書唐會要劉知幾曰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至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士王孝逸於京師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邵邵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依憑

河間劉氏書目考

廣雅書局

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案漢書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說二篇江氏翼氏后氏說各一篇雜傳四篇安昌侯說一篇不言孔氏說許冲上許慎說文敘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既曰口傳則未著竹帛也玉藻疏引異義有古文孝經說是卽孔氏說也孔衍家語後序孔安國爲古文論語訓二十一一篇孝經傳三篇皆壁中科斗本也案許冲所撰一篇安得有二篇之傳乎家語及衍此序均王肅所爲則孔傳當亦肅所爲矣不得謂光伯僞作然謂傳爲僞可也謂經爲僞則不可何者此經古

今有異文無異言有異讀無異本班志曰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劉向日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是則古今文所異者惟古文多闡門一章耳若字讀之異章數之異雖異不害其同也攷元行冲疏所載光伯述義略皆發明夫子自作孝經之意唐之注疏蓋據劉爲本且有以古文之義施之於今文者如女知之乎上有鬻字至於庶人上有已下二字不愛其親上無故字君子下有所字皆灼然知其依劉本者餘可知矣鄭注非康成乃鄭稱漢末魏初人公羊昭十五年疏明言訓資爲取與鄭稱同與康成異是其顯據詳余所著古文孝經疏證

河間劉氏書目考

廣雅書局

論語述義十卷

隋志劉炫撰今穀梁莊公二十七年疏引釋廢疾云自柯之明年葵邱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則鄭意不數北杏或云去貫數陽穀光伯云貫與陽穀並非管仲之功何得去貫而數陽穀也數洮會爲九云云似是論語述義中說詳見莊二十七年述義拾遺

連山易十卷

唐志司馬膺注胡應麟曰北史劉炫傳隋文搜訪圖籍因僞造連山及魯史記上之馬端臨據此以爲炫作或有然者蓋炫後事發除名故隋志不錄而其書尙傳於後開元中盛集羣書仍入禁中爾安連山歸藏漢志不載而酈道元注水經

引連山易云有崇伯鯀伏於羽山之野御覽百三十五載帝王世紀引連山易曰禹娶塗山之子名曰攸女生啟是古時本有其書李濟風乙巳占云有馮羿者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放筮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无恐无驚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恐是偽本連山之文今其書亦亡文中子問易篇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魯史記

隋本傳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

河間劉氏書目考

九

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

考定石經

隋儒林劉焯傳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效與劉炫等考定據北史蓋開皇六年也

隋朝儀禮一百卷

隋書禮儀志高祖命牛弘辛彥之等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為五禮云牛弘傳開皇三年奉敕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世儒林傳炫與諸儒修定五禮授騎尉案光伯以修五禮授秩志以弘總其事題為牛弘撰也

隋大業律十一卷大業令三十卷

隋志不著撰人名儒林傳煬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

算術一卷
隋書本傳作算述今據北史案炫以開皇初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歷自狀曰天文律歷窮覈微妙

隋書六十卷
隋志未成秘書監王邵撰據北史儒林傳劉炫隋開皇初奉

敕與著作郎王邵同修國史則炫與邵同著也劉知幾史通史官篇王邵魏澹展效於開皇之朝諸葛穎劉炫宣功於大業之世

筮塗

隋書本傳擬屈原卜居為筮塗以自寄

河間劉氏書目考

十

撫夷論

隋書本傳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為意炫以為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

文集

北史本傳所著文集數卷今存自贊一篇

河間劉氏書目考

綿州陳緯元廬陵歐陽桂林校字

隋書儒林傳

劉炫字允伯河開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充引為戶曹從事後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歲餘奉敕與著作郎王邵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歷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偏直三省竟不得官為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吏部尚書韋世惠問其所能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

隋書儒林傳

廣雅書局

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成誦於心天文律歷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於家以教授為務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敕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蜀王大怒加送益州既而配為帳內每使執杖為門衛俄而釋之與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居為筮塗以自寄及蜀王廢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為禮諸侯絕傍莽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官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為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

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

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縗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

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

降之民德之疎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

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

不宜廢情理甚切高祖不納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

東為意炫以為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

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克炫言方驗煬帝及位牛弘引炫修律令

高祖之世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勢使然也又以風俗

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史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

再醮炫著論以為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廩皆

隋書儒林傳

廣雅書局

發自於炫弘嘗從容問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

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

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

簿恆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

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微職此之由弘又問

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盡舍其事何由炫對曰齊

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

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

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

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

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

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敕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於河間于時羣盜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斷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爲贊曰邇人司馬相如楊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後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兩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縉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恕捶楚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榘楚弗之及暨乎敦敘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

隋書儒林傳

三 廣雅書局印

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方違內省生平願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爲父兄所饒庸縉紳之未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巨圖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問沈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慙慙實多啟手啟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騄比翼鴻鴻整細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罪爲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騫墳

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圖事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賊所將過城下堡未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城長吏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是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諡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爲執政所醜由是官塗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尙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述一卷並行於世

隋書儒林傳

四

廣雅書局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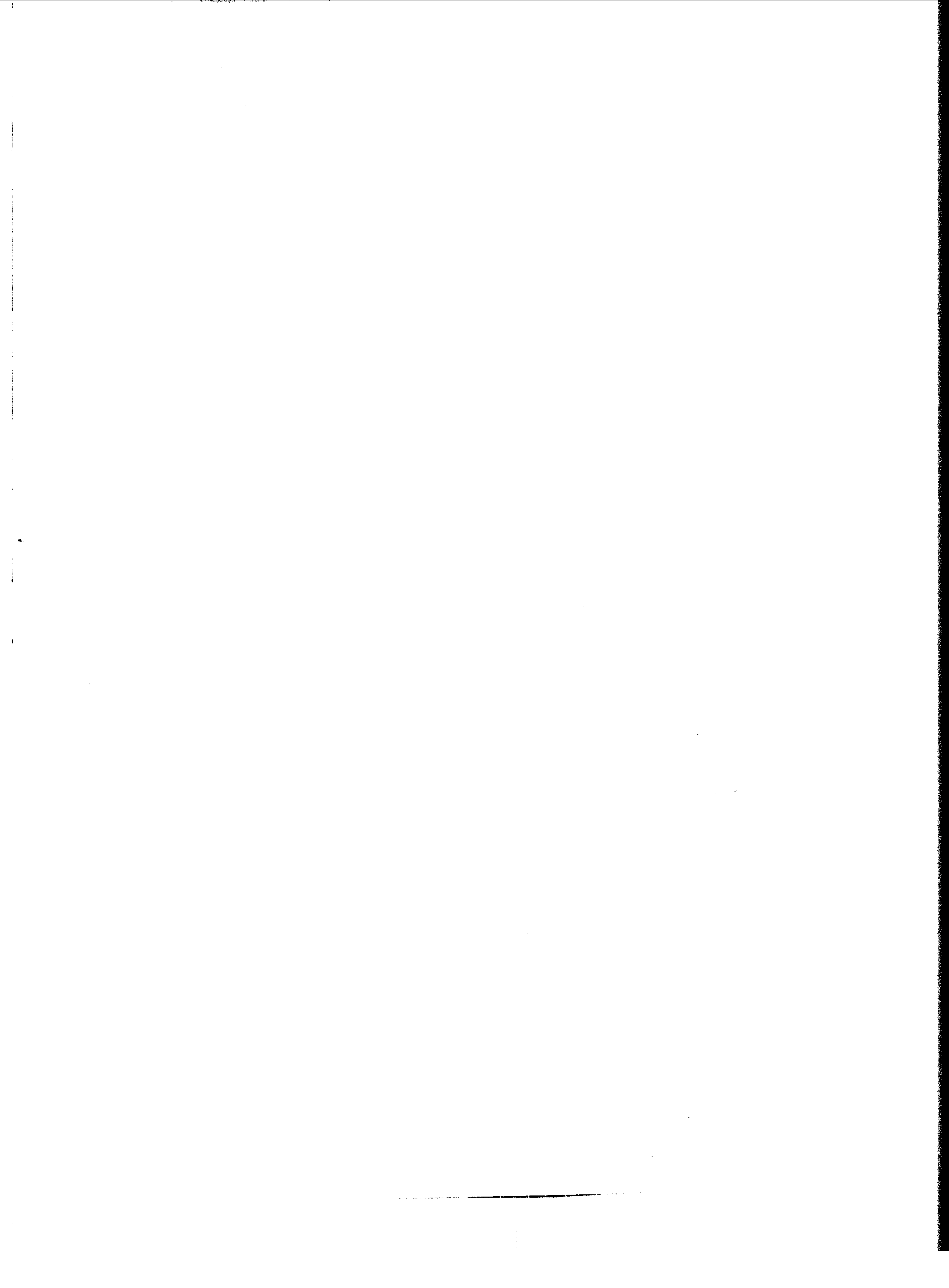
西橋先生博極羣書遂於經學尤服膺河間劉氏於規過外復得春秋述義一百四十三事為之綴拾叢殘備引古今諸儒論說與劉氏相發明者分隸其下每事案之辨之題曰述義拾遺於是劉氏之說煥若神明復還舊觀且旁搜隋志舊新唐志玉海通志通考諸書作河間劉氏書目考一卷附拾遺後凡先生之於劉氏可謂勤矣先伯有功六經孔氏襲取而力沮之至使何間著述盡歸澌滅其軼見於正義者寥寥無幾又皆出於穎達排詆之餘未必其全書也後人囿於耳目第見孔疏序文及駁劉諸說非具卓識將以光伯為何如人乎然凡先生亦未嘗曲護劉也如萬舞之非干舞狄盟之非宮廬下而無直之下非

春秋述義拾遺跋

五

廣雅書局

謂宣子商旅於市之旅非謂陳貨毀中軍之敕二家乃施臧而非叔孟皆足以箴劉失蓋折衷之論固與黨伐殊科也夫望文生義空疎者類皆能之若夫貫串南北取材於劉賈服鄭不使單詞隻義出於臆說則非博學而精思者不能今讀規過與述義信乎光伯之集成也凡先生之於光伯既有同好即有同心其汲汲表章也宜哉仁本夤陋又復荒蕪凡先生不鄙夷之而出書以示仁是猶道純綿於旃毳論太牢於藜糗也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仁獨何人豈無心哉謹約是書之旨還以質諸先生先生必有以教我也後學龔紹仁謹跋



屯
司

禮
韜

齋

燦

戮

僂

十



古婁朱大韶仲鈞著

隱公

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鄆左傳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丈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然不得過百雉

徵曰雉制無定說毛詩鴻雁傳曰一丈為版五版為堵鄭箋云春秋傳曰五版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鄭本定十二年公羊傳何注云八尺曰版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

春秋傳禮徵卷一

一

通圖

制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五經異義曰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為版五版為堵五堵為雉版廣二尺積高五版為一丈五堵為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傳一丈為版版廣二尺五版為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為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諸說不同鄭駁曰古左氏傳說鄭莊公弟叔段處京城蔡叔云云古之雉制各不得其詳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百雉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大韶謹按以三堵為雉者數合版長一丈其廣則二尺累五版

而高一丈其長亦一丈毛云一丈為版許云度其長者用其長是橫數也毛云五版為堵許云度其高者用其高是直數也三堵為雉故雉長三丈古周禮古左氏說極分明云五堵為雉者誤詩正義引王愆期公羊注云諸儒皆以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當為三說是也何云堵凡四尺鄭云雉長三丈則版六尺皆不分直數橫數誤以五版為橫數也駁異義及匠人注皆云雉長三丈高一丈並以一丈為版無六尺為版之說至箋詩乃用公羊義非也匠人營國方九里逸書作雉解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以三百步為里計之則千六百二十丈為地方九里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則公城方七里侯伯方五

春秋傳禮徵卷一

二

通圖

里子男方三里與左氏說合而典命職云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為節子男五為節注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方七里子男之城方五里與匠人不同按大都三國之一其城百雉則侯伯之城當三百雉計五里與匠人合典命以命數為節特大判言之賈疏以匠人為異代法非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公羊曰仲子者何桓公之母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賵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然

私尊厭於父不聞厭於母故父卒無論適母所生母皆得
申晉范宣答問曰適母雖貴然厭降之制母所不及婦人
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為比屈降支子按范說是也母不
厭子故疏衰三年章父卒則為母條下即列繼母如母慈
母如母二條夫慈母亦妾母也因父命為母子尚為之疏
衰三年豈有生我之恩反不三年乎喪服總麻章庶子為
喪服總麻章庶子為
向來經傳所云者據大夫士之庶子承後法若天子諸侯
庶子承後為其母所服云何按曾子問古者天子練冠以
燕居注庶子為其母無服按服問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
無服惟近臣及僕隸從服惟君所服也注妾先君所
不服也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言惟君所服申君也春秋
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據彼二文
而言曾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服問所云據
小君殺後其庶子得申故注云申君按母無厭子之禮買
分適母之昭十一年葬我小君齊歸左傳曰有三年之喪
存歿非也

喪服總麻章

五

適母禮

而無一日之戚譏其不哀不譏其三年是為所生母與適
母同知經云父卒則為母母字兼生母與適母言矣庶子
為君得為所生母三年是成其母為夫人故敬贏齊歸定
如襄公皆書夫人書小君不稱者惟哀母定如據禮踰年
始稱君定如卒在定年之末哀未成君不得遽尊為夫人
故書卒書葬而略其稱知母在子年無論適庶俱稱夫人
天王之贈仲子也以惠公為君而贈之也仲子卒在春秋
前年月無攷
文四年夫人風氏薨六年春王使榮叔歸舍且贈三月葬
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禮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
者三年成風文公生祖母服疏衰三年公必以祖母之喪
赴於天王故王使舍贈使會葬安得謂贈人之妾又安得

謂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禮邦君之妻稱諸異
邦曰寡小君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
人秦人之歸襚也必稱夫人然而書法有所不得施禮無
二適書來歸夫人成風之襚其如哀姜何婦人三從夫死
從子但書成風不知為何君之母故書曰僖公成風以母
繫子此即母以子貴之義安得謂外之弗夫人襄四年定
如薨不殯於廟無槨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
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受其咎定如襄生母也稱曰小君
是定如生時固已正其名曰夫人矣季氏不君君更何有
於幼君之母故曰穀梁說於義未協也至公羊謂隱以桓
母之喪告於諸侯按僖二十二年傳何注曰凡母在子年

喪服總麻章

六

適母禮

無適庶皆繫子不在子年適母繫夫庶母繫子此春秋違
例也哀二
十三年左傳朱景曹卒曹者邾女為朱景公夫人景
公卒當繫元公公生存未諡故繫於景曰景曹 桓既
未君赴辭宜何稱不得曰寡君之母又詎得曰寡君弟之
母惠既薨繫妾於夫曰惠公仲子是自亂其例春秋書及
者所以殊尊卑成風尊不可言及則仲子微正當書及以
殊於惠公何以不書及前後傳自相違戾又以子氏為隱
母按元年傳曰仲子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桓未君不
稱夫人子氏得稱夫人是隱已正其母為夫人矣既正其
母為夫人何以不書葬進退無據然則子氏薨何以書隱
夫人也隱既稱公則當書夫人薨不殯於廟不赴於諸侯
不耐於皇姑則不書葬亦穀梁說得其實左氏以春秋兩

書仲子一書子氏爲一人故先經發傳曰仲子生而有文
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禮
諸侯一取九女以姪娣從夫人卒貴妾攝女君惠公元妃
孟子孟子卒以聲子繼室可也再取仲子爲夫人非禮也
子氏卒在二年歸賵在元年乃創爲豫凶事之說末世卽
未盡合禮以送死之物豫及生人雖諄亂不至此左氏不
卽人情矣

秦氏蕙田五禮通攷曰穀梁傳於子祭於孫止此卽喪服
小記不世祭之義蓋適子指父妾之無子者言非指有子
而又爲君者言穀梁誤引耳大韶謹按雜記曰主妾之喪
則自耐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此卽

葬傳禮卷一

七

禮圖章書

妾母不世祭之義喪服疏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妾之
無子者妾之子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
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父
命爲母子則生養之始喪之祭之於孫則上孫謂妾此卽
妾母不世祭之義止非絕不祭也禮妾耐於妾祖姑止則
仍同食於妾祖姑而已與庶子爲君全不相涉禮無二適
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先君故別爲之築宮以祭東晉
武帝詔追崇鄭大妃禮官議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
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明不配食且漢文昭
二后並繫子號宜遠準春秋考宮之義近樞二漢不配之
典尊號旣正宜改築新廟顯崇尊稱則罔極之情申別建

寢廟則嚴禘之道著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三
義以允按禮官議是也漢章元成等議毀郡國廟曰古者
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死則薦於寢
身歿而已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如故云身歿而已
卽不世祭也曰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以母繫子猶是惠公
仲子僖公成風之例云寢祠園如故是不毀也庶子爲君
安得援慈母妾母之例秦氏正之其識卓矣至謂適子爲
父妾之無子者則又不然禮妾無子不立後同食於妾祖
姑公子於庶母無服豈有適子受父之重而祭父妾之無
子者乎小記正義曰妾母謂妾子自爲其母何嘗言適子
至公羊說隱爲桓祭其母按雜記曰婦耐於其夫所耐之

葬傳禮卷一

八

禮圖章書

妃注夫所耐之妃隱爲桓立正仲子爲夫人則當耐於皇
姑其祭也當配食於惠公豈有別爲築宮之禮其失固不
待辯而自明
左傳正義曰周禮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
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器幣財用既掌弔事
或卽充使此蓋宰夫也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正
義曰傳云父在故書名則於法當書字但中下大夫皆書
字故注直言王官之宰不指小宰宰夫顧氏棟高大事表
曰王人見於經者惟宰書名正義引穀梁傳天子之宰通
乎四海其意謂宰者六官之長官名通乎四海者謂大宰
耳其屬不應得通而宰咺渠糾必非長官而亦稱宰者自

宰夫以上皆得通也

徵曰冢宰之屬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襄二十六年左傳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宰旅卽下士春秋凡王之下士書王人中士繫名上士加字宰恒宰渠伯糾皆宰官之屬非宰夫也渠氏糾名伯糾名

且字辨見本條

公羊曰贈者何喪事有贈贈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贈貨財曰贈衣服曰禭注以馬者士不備四也禮既夕公贈元纁束帛兩馬是也乘馬者謂大夫以上備四也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曰駒高五尺

葬儀禮卷一

九

禮記集說

以上束帛謂元三纁二元三法天纁二法地因取足以供事穀梁曰乘馬曰贈衣服曰禭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徵曰異義曰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謹按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與易春秋同鄭駁曰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尙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駘也易經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於經無以言之謹按觀禮侯氏以束帛乘馬僉使者使者降以左騂出

注駢馬曰駢是駢卽駢也鄭詩明言兩駢雁行說文以駢

字從參故云駕三馬亦古有其說耳自當從鄭駘毛詩千旄正義曰馬以引重左右當鈞一轅車以兩馬爲服旁以一馬駢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按孔申鄭義是也詩云素絲五之素絲六之但言執轡如組可以五可以六耳非以爲制度也左傳哀十七年兩牡喪甸二十七年設乘車

兩馬書大傳命民得飾乘車駢馬此駕二也詩皆言乘是駕四也又昭六年左傳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乘馬八匹見子皮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此降殺以兩之法觀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見天子以十馬則見諸侯用八馬非以駕車也采菽詩云載駢載駢

葬儀禮卷一

十

禮記集說

蓋自其服外兩駢而言則曰駢并兩服則爲駢非以駢爲三馬如說文說也古乘車兵車田車皆一轅兩服夾之惟牛車雙轅言庶人駕一亦非法士喪下篇注兩馬古制也與何同列子湯問篇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轡所投無差苟子修身篇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此見於諸子者無之經典固雜記諸侯相禭以後路又曰上介贈陳乘黃大路於中庭是贈亦用車士喪下篇曰知死者贈知生者賻

二年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公羊曰紀履繻者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係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徵曰士昏禮記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殁躬命之支子則

稱其宗弟稱其兄鄭注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是母命得通也宗子不統於旁尊白虎通曰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取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左傳正義曰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臣其父兄也祭統載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親命之辭也禮無稱師友者惟說死修文篇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執不珍之履不珍之東脩敬禮某氏貞女劉蓋本公羊說

左氏曰卿爲君逆也公羊曰譏不親迎也注禮所以必親迎者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穀梁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春秋經傳集解卷一

十一

禮記集說卷一

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左氏曰禮也注天子取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祭公來受命於魯故曰禮公羊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矣注昏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使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使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母若逆婢妾然將謂天下何哉故譏之穀梁曰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以宗廟之大事卽謀乎我故弗與使也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左氏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公羊曰劉夏者何天

子之大夫也注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穀梁曰過我故志之也

徵曰異義曰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取皆當親迎所以重昏禮也禮載說天子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之上卿臨之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鄭駁曰大妣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浹文王親迎於渭濱卽天子親迎之明文也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配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范注桓傳引之是何鄭范三說同與左氏許君異而徐疏公羊襄傳曰禮逆王后當使三公卽知何意以爲不親迎與桓八年注昏禮成於五然後親迎者欲道士昏親迎之前仍有此五禮於時王者不行不謂天子親迎也而異義引公羊說天子親迎彼是章句家說非何意也徐以何兩注相岐故調亭其說按士昏禮記有若不親迎一說近儒萬斯大曰親迎必有所受命宗子上承宗廟之重諸父旁尊不得加之命無所受故已命人迎而不親往先儒知有父母主昏之常禮不知有宗子自主之變禮并謂天子諸侯必當親迎豈有富與大韶謹按萬說是已而未盡也昏義曰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親受之於父母也禮遺女必於廟廟者重以先人之遺體予人也所以壻拜而主人不答拜

春秋經傳集解卷一

十一

禮記集說卷一

者亦以先祖之遺體予人不敢當其盛禮也壻所以必再拜者重以父母之命來迎也以天子而親迎於侯氏禰廟禮將何施記云若不親迎與士冠若不醴少牢若不賓尸例同禮固有親迎不親迎兩法在士且然謂天子諸侯必當親迎非禮意也左氏與禮合正義曰文王迎大妣身爲世子未可據此以爲天子禮也按紀年成王三十三年命王世子釗如房迎女是世子乃親迎耳叔孫於禮合天子逆后先正其名曰王后命出而分定也故書曰祭公來遂迎王后于紀歸而後舉其所生之女稱故書曰紀季姜歸于京師若書逆季姜是與諸侯逆女等若書王后歸于京師失婦人歸宗之義上書王后下書紀季姜尊親親之

喪傳禮記卷一

十一

禮記禮書

義備矣天子嫁女不書逆者書築王姬之館明諸侯不得與天子爲禮也歸而後舉其所適之國配曰歸于某明王姬雖貴不以貴厭夫也與後世尙主之禮別矣

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左氏曰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公羊曰尹氏者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穀梁曰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 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左氏曰書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公羊曰譏世卿穀梁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何氏廢疾曰卽同稱氏

爲舉族而出尹氏卒寧可復爲舉族死乎

徵曰說尹氏者三傳異義如左說隱爲桓立不正其母爲夫人則不書夫人如妣氏卒之例可也禮婦人繫姓傳元年十有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公羊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與弑公也按上書秋七月夫人姜氏薨于夷則書夫人氏不嫌其不爲姜氏此但言君氏無此例氏者夫人之氏也爲公故書曰君氏則君指隱當書君母不當言君氏稱夫人氏可也稱君氏不可通或說鄘詩毛傳曰君國小君正義曰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襄九年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按臣子對答之辭可稱女君曰君史官紀事不得但書曰君春秋曰夫人某

喪傳禮記卷一

十一

禮記禮書

氏薨曰葬我小君某無不繫以姓但書小君後世何知此君爲某公夫人於其葬也始稱小君名稱亦不同且以爲小君則當書薨不當書卒左氏說不可從公穀作尹氏是也尹與君形聲俱相近尹氏之爲君氏猶尹鐸之爲君澤晉語作尹鐸尹壽之爲君壽荀子大略篇作君壽書尹氏趙策作君澤卒與書王子虎劉卷卒同外大夫卒則書范武子曰記卒記葬錄魯恩義之所及若存歿隔絕情禮不交則卒葬無文或有書卒不書葬蓋外雖赴卒而內不會葬無其事則闕其文史策之常也此說到允如尹氏於天王之喪爲魯主故卒之按天王之薨我有往者則書不往則不書故春秋書天王薨惟桓襄匡簡景五王耳經不書平王則魯

卿無會葬者焉得有尹氏主魯之事若魯實會葬秋何以書武氏子來求賻公穀說亦不可從

王制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謂天子之大夫得世祿而不世爵諸侯之大夫并不得世祿不世爵即不世卿此記禮者用公羊說也按左傳載范宣子之言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今主夏盟爲范氏穆叔曰是之謂世祿世其祿即世其爵未有無爵而空受封邑者封建之世諸侯世國大夫世爵魯眾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作諡者誤因辨見左傳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古者開國承家然後有氏姓

春秋傳卷一

三

禮記卷一

堯典平章百姓某氏傳曰百姓百官是也蓋錫之姓以立宗使收族以爲宗主此宗法所由立也請以禮經證之喪服斬衰章父爲長子條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爲人後者條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齊衰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條傳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注下猶近也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

大宗重謂社稷宗廟之重諸侯受於天子大夫受於諸侯父傳子曰傳重子受父則曰受重禮運記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

又曰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讀變爲辨辨正也是也變與辨古字通坤文言由辨之不早辨也荀爽本作雙孟子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丁公著本國君守土故死社稷謂之義大夫守先祀故死宗廟謂之正孝經卿大夫章然後能守其宗廟此宗廟自指大夫鄭注大夫護君宗廟非也大夫守宗廟與諸侯守社稷皆爲世傳之重無子則絕故必爲之立後國君盡臣其諸父昆弟故繼統者不論世次大夫不得臣其本宗故以族之支子爲後若不世爵無重可傳亦無重可受一也喪

禮記卷一

十六

禮記卷一

服斬衰章公士大夫之眾臣爲其君布帶繩履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君謂有地者也眾臣杖不以即位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注室老家相士邑宰也君嗣君也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疏室老士二者是貴臣其餘皆眾臣也有地者眾臣杖不以即位欲見公卿大夫或有地或無地眾臣爲之皆有杖但無地者其君卑眾臣皆得以杖與嗣君同即阼階下朝夕哭位若有地者其君尊眾臣雖杖不得與嗣君同位下君故也大詔謂公卿大夫室老者公卿大夫之室老也士貴臣者士之貴臣也非謂士爲邑宰而以室老士二者爲卿大夫之貴臣也士貴臣即總麻章之貴臣按經曰士爲庶母貴臣貴妾

乳母此四等人俱蒙上士為爲文本敖繼傳於貴臣貴妾

曰何以總也以其貴也下曲禮曰士不名家相長妾小記

曰士妾有子而為之總是也鄭謂士無臣故以室老連士

為卿大夫之貴臣於貴臣注曰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按

大夫絕總其服總者必本服小功降乃為之總也若本服

總降一等無服則貴臣貴妾謂士為貴臣貴妾服經義甚

明此言公卿大夫之室老士之貴臣為其君服故傳解之

曰君謂有地者也有采地者其臣謂之君言室老言貴臣

所以別於眾臣也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則室老貴臣為

其君校帶菅屨矣言眾臣杖不以即位則室老貴臣以杖

即位矣君服斯服此君謂卿大夫士之嗣子也天子元士三命諸侯

命大夫之子為大夫故喪服經每以大夫公之昆弟大夫

之子連言若不世爵何得稱嗣子為君何得臣其室老貴

臣又何得例大夫於公二也大功章大夫為世父母叔父

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條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

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小功章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

為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適士者按此五等服皆

在大功章為士服故降一等尊同則服其本親之服大夫

與諸侯同若不世爵大夫之子何得降其本親一等三也

大功章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

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傳曰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又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

不遷者也謂之別子即自卑別於尊之義也自從也別子

之所自出別子之父也天子之別子封為國君奉其父為

所出王諸侯之別子爵為卿大夫奉其父為所出君諸侯

至第五世大夫至第三世則奉別子為世祖故傳曰世世

祖是人也惟士亦然曾子問記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

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此宗子謂士

宗子為士而庶子別起為大夫此大夫身在則以上牲祭

於大宗至其子則奉大夫為祖而不祖士所謂自尊別於

卑者也若不世爵則大夫不得常三廟何云世世祖是人

四也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

鄭注門子將代父當門者也逸書皇門篇其有大宗門子

茂揚肅德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地官師氏養國子以道

王制記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國之俊選皆造焉適猶正也適子與門子義同將代父當

門故春秋書武氏子書仍叔之子父在子未代從政故錄

父以使其子襄六年左傳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

伯是也隋劉炫駁牛宏降服議曰古之仕者宗子一人而

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若不世爵則卿大夫之門

子何與於宗伯五也古者諸侯以功德懿親受封大夫亦

以公族之有功德者受爵諸侯守土故晉欒盈曰得罪於

王之守臣守臣指晉昭公辭於王故曰守臣若謂范欒則

為守臣大夫守官故齊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宗

杜注非

法與封建相維封建廢諸侯無茅土之封何有於大夫公羊師徒見三家擅魯六卿分晉謂春秋譏世卿不知巨室專政特人主倒持大柄耳世臣之中若鄭子皮子產子大叔擇賢而代世其卿未嘗世其政以季世之失遞謂世卿非禮西京時周官儀禮未行故公羊爲此說耳又按節詩家父刺幽王也其詩曰尹氏大師常武詩云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正義曰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至春秋之世天子大夫每有尹氏見於經傳以此知天子世大夫也據序云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毛傳曰尹氏掌命卿士正義釋以春官內史王命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按內史中大夫耳詩亦謂之尹氏逸書和寤篇武王伐紂厲翼于尹氏八

春秋傳禮卷一

二九

禮記卷一

士武寤篇尹氏八士大師三公咸作有績是周初已有尹氏周卿士多矣獨尹稱氏義不可曉要之春秋書尹氏與詩稱尹氏同如公羊說王命尹氏何以不稱名且吉甫賢大夫也不同節之刺尹氏豈亦譏世卿乎此又見公羊說未足據

秋武氏子來求賻左氏曰王未葬也公羊曰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穀梁曰歸死者曰賻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左氏曰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公羊曰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九年傳穀梁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文傳

徵曰地官土訓職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惠氏士奇禮說說以春秋曰王者有求之之道無其道則不書於經書求者明有求之道而失焉者也列國相弔賻以祭黃周有大喪魯不歸賻其罪大矣鄭輪晉幣毀垣納車魯不輸幣故周使來求其譏亦在魯荆揚之貢惟金三品金非魯地之產非其地而求之是土訓失其職也自文公以後王使來求絕不復見天王之命不能復行於諸侯矣大詔謹按求猶徵也齊桓責楚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徵徵與求義同春秋於乞師乞盟書曰乞於求賻求車求金書曰求蓋周之舊典惠說非無據矣

春秋傳禮卷一

羊

禮記卷一

見於隙地曰遇周禮冬見曰遇與此別公羊注曰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于塗遇者爲主過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朱氏疏曰曲禮見曰遇相見于隙地曰會此誤合爲一彼鄭注已引公羊傳云云但當在此節之下非以證冬遇也疑今注疏本誤徵曰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以人爲畜以幣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此遇禮之存者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左氏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公羊曰譏遠也穀梁曰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小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徵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講風留取名魚而嘗之廟周頌潛序曰季冬薦魚春薦鮓也月令季春之月天

子始棄舟薦鮪于寢廟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
乃嘗魚先薦寢廟白虎通曰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
行見潛正義是天子諸侯古有觀魚之禮周之春即夏之
冬譏遠地可也譏非禮於禮不合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左氏曰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
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
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
羽始用六佾也公羊曰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為僭奈何
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穀梁曰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
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
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兼修禮記

主

禮記卷之七

徵曰周官之法天子諸侯有與卿大夫士絕者則於五等
中分爲九七五三等有與卿以下其者則五等無差降樂
天子宮縣諸侯同軒縣是也如公穀說上公既與侯殊等
則降殺以兩諸侯四佾諸伯當二子男無舞於禮未有間
也郊特牲記曰八佾以舞大夏諸侯之僭禮也以八爲僭
則五等同用六佾可知左氏於禮合

何注天子八人爲列入八六十四法八風諸侯六人爲列
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諸侯四人爲列四四十六人法四
時杜與何同服注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爲四八
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按白虎通曰八佾者以八人爲
行列八八六十四也諸公六六爲行列諸侯四四爲行列

此何所本蔡氏月令章句曰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以節
八音而行八風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佾列也每
佾八人皆服冕而執戚與服同據襄十一年左傳鄭人以
女樂二八賂晉侯每佾用八故云二八當從蔡服說

杜注萬舞也何注言佾則千在其中婦人無武事獨奏文
舞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范注夏大也大
謂大雉大雉翟雉餘與何同詩簡兮方將萬舞毛傳曰以
千羽爲萬舞箋云萬舞千舞注疏本作千也正義釋傳曰
萬者舞之總名千戚與羽籥皆是故云以千羽爲萬舞釋
箋曰知萬舞爲千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公羊曰籥者何
籥舞也萬者何千舞也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爲籥舞不得

兼修禮記

主

禮記卷之七

爲萬也以千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
耳若萬舞并兼羽籥則碩人故能籥舞下無爲復言左手
執籥右手秉翟明此言千戚下言羽籥毛傳以千羽爲萬
舞失之呂祖謙曰千舞武舞之別名籥舞文舞之別名羽
舞萬舞者文武舞之總名春秋書萬人去籥言於文武二
舞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左傳言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
人之廟不宜獨用武舞大韶謹按古人名舞曰萬夏小正
丁亥萬用入學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
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小正言萬月令言舞同故爾兮閔
宮那三詩並言萬舞千武舞也夏官司千祭祀授舞者兵
是羽文舞也地官舞師有羽舞是或言籥舞各指其一器

言故明堂位記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
大夏武舞夏文舞其總名則曰萬春秋書萬入去籥萬
入者舞人與舞器入也去籥者獨舞干戚以卿佐之喪稍
殺其節耳非惡其聲聞也說見本條舞文武並用故樂記曰及
干戚羽旄謂之樂又曰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又
曰動以干戚飾以羽旄毛傳以干羽為萬舞證之於禮皆
合自公羊以萬專為武舞鄭沿其誤故箋詩注禮記文王
世子並用其說不知簡兮首章曰方將萬舞言公庭將舞
也次章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詠碩人之善舞也若如箋
說則公庭之上祇用武舞何為言籥翟正義申箋駁傳乃
云碩人本能籥舞何須復言執籥秉翟按碩人即多才能

兼得禮祭一

圭

禮記禮書

豈能一人之身為文舞又為武舞知其說為不通矣何云
婦人無武事故獨奏文舞則闕宮那何以獨言萬舞豈祭
先妣不用武舞祭先祖不用文舞乎知其說亦不可通惟
萬為舞名故左氏曰將萬焉與小正同羽數猶伯數以經
言羽故云羽數耳如何鄭說左氏豈得上言萬下言羽數
梁言夏者天官序官夏采鄭注夏采夏翟羽飾禹貢徐州
貢翟羽染人職秋染夏注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
以夏秋翟秋古字通為飾禹貢曰羽觚夏秋是其總名其類有
六曰翬曰搖曰鬻曰苗曰蹲其毛羽皆備成章廣雅曰秋
羽也即舞師之羽舞以其備五采謂之夏以其為五采之
羽故謂之翟亦謂之羽穀梁言夏與左氏言羽義同范訓

為大不辭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何注公羊曰叔姬者伯姬之媵
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昏
二十承事君子

徵曰異義曰姪弟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
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待婦必少於適知未二十而往
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左傳初戎朝於
周發幣於公卿凡伯不賓注朝而發幣於公卿若今計獻
公府卿寺

徵曰聘禮於歸饗餼後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下大夫

兼得禮祭一

圭

禮記禮書

擯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及廟門大夫
揖入擯者請命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
階讓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賓東面致命大夫
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賓降出大
夫降授老幣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覲幣賓奉幣庭實從入
門右大夫辭賓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
之大夫西面賓稱面大夫對當楹北面再拜受幣于楹間
南面退西面立賓當楹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又
曰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於賓行後大夫親贈如其面幣
禮經所載賓問大夫大夫贈賓如此賓之間幣皆公物記
曰問大夫之幣侯于郊為肆又齋以皮馬夏官校人凡國

之使者其幣馬以其為聘君之幣故大夫必再拜稽首受之異於面幣之為私物也魯語吳子使來好聘賓發幣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晏發致也見呂覽報更篇高注謂致幣於公卿也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發亦致也徹俎者徹饗之折俎也饗禮獻用爵故曰爵之既卒也卒饗徹俎乃說屨升堂坐故曰晏凡伯不能以禮待戎故曰不賓周詔定王使劉康公聘于魯發幣于大夫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于大夫是聘皆致幣觀禮疏引服注云戎以朝禮及公卿大夫發陳其幣凡伯以諸侯為王卿士不修賓主之禮敬報于戎是以戎伐之于楚亦據聘禮為說杜不引禮以注疏矣

春秋傳禮卷一

三五

禮記卷一

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正義曰定四年傳取于有閭之士以其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閭之士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邑衛以道路並遠故兩為之王制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然則朝宿之邑亦名湯沐但向京師主為朝王從王巡守主為助祭隨事立名朝宿湯沐互言之耳劉炫云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因近許始名為許公羊曰邠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

皆有湯沐之邑注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為邑廣四十里表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其彙穀而已穀梁曰邠者何鄭伯所受命于天子而祭泰山之邑注諸侯有大功盛德于王室者京師有湯沐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共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許慎曰若今諸侯京師之地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注宿者先誠之辭古

禮記卷一

三五

禮記卷一

者天子邦畿千里遠郊五百里諸侯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由猶如他國至竟而假途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接之為告至之須當有所住止故賜邑於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穀梁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邠者鄭伯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疏先儒解左氏者皆以為鄭受天子邠田為湯沐之邑後世因立桓公武公廟故謂之泰山之祀徵曰閔宮之頌僖公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箋云常或作嘗在僻之旁春秋魯莊公築臺于僻是與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僻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按鄭以魯之常

邑無文可證故破常為嘗云是與者亦疑而不敢定今按齊語桓公反魯侵地棠濇管子小匡篇棠作常則常即棠也隱五年公矢魚于棠棠為魯邊邑故左氏以為遠地棠常聲相近棠邑之為常邑猶常棣之為棠棣小雅常棣之傳魏志趙王傳陳思王傳宋書武三王傳盧頌言居許是廢王傳彭城王傳文選求通親親表並作棠許為魯竟內地非助祭泰山之邑晏子雜上篇景公伐魯傳許得東門無擇是魯有許邑也詩之許非春秋之許括地志許田在許州許昌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城中今開封府許州西南有魯城此其地劉光伯云地自名許非因近許而名許田是也許國字本作鄒說文鄒炎帝大嶽之允甫侯所封在潁川從邑無聲史記鄭世家鄒公惡鄭于楚字

齊魯傳卷一

七

通國書

正作鄒兩字本別觀禮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鄭注賜舍猶致館也未受朝先賜舍道路勞苦且使即安也禮經但言賜舍王制亦云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但云方伯不聞諸侯皆有也禮經多言宿賓鄭於冠禮注曰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鄉飲鄉射並云速賓注速召也少牢注宿讀為肅肅進也是宿乃主人所以進賓非先誠之辭朝宿謂因其來朝而賜以解止之處與賜舍同湯沐猶漢百官有洗沐百官治事故五日一洗沐諸侯入王道路風塵故賜以湯沐朝宿湯沐互文孔正義說是也觀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鄭云畿內近郊小行人亦云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遠郊五十里

近郊三十里不聞諸侯於五百里告至於王也諸侯各分其國故聘禮云若過邦使次介假道天子以四海為家諸侯入王何得以假道比之王制說湯沐之邑曰視元士天子元士視附庸在五十里以下諸侯每賜以方四十里之邑誠如異義所云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故何以四井為邑解之若然則許不方二里魯鄭何必相易何注均失之邑與田通稱春秋書汶陽田濟西田沂西田鄆謹龜陰田許田猶許邑耳公羊分田多邑多春秋亦無此例何注隱傳曰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為煩擾故知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

齊魯傳卷一

七

通國書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于禰祖是也疏皆堯典文徵曰尚書無還至嵩如初禮之文此何以意增之而不知其不可通也唐虞四嶽東岱西華南衡北恆是也周之嶽山為西嶽為五嶽釋山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是也嵩高之名始於漢武周尚不以為中嶽何有於唐虞史紀五帝紀白虎通巡守篇說苑脩文篇引尚書俱無中岳之文惟封禪書郊祀志始云中嶽風俗通山澤篇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彼自據東京言唐虞都

冀州嵩高不在畿內安得云還至嵩徐不察漫云皆堯典
文疏矣說五嶽者多異義釋山首列華嶽岱恆衡末云泰
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恆山為北嶽嵩高為
中嶽一篇之中其名兩岐鄭注大司樂云五嶽岱在沈州
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恆在并州與釋山前一說
同注大宗伯云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恆山
中曰嵩高山與後一說同近人邵氏晉涵爾雅正義曰華
嶽岱恆衡為周時五嶽之名周以嶽山為西嶽則華山當
為中嶽故郭注但云華陰山不以華為西嶽漢初傳爾雅
者於篇末增嵩高為中嶽之文大史公首述其言風俗通
說文俱沿其說何休注公羊白虎通引尚書大傳俱有嵩

爾雅傳卷一

三

通圖叢書

高之說皆誤以漢制為古義而金氏鶚求古錄則曰東岱
西華南衡北恆四嶽之名歷代所不改惟中嶽非巡守朝
會之所特為帝都之鎮故中嶽常隨帝都而移唐虞及夏
都在冀州之域以霍大山為中嶽禹貢至于岳陽又曰至
於大岳皆為霍大山也殷湯都西亳在豫州之域故以嵩
高為中嶽周武王都鎬在雍州之域當以嶽山為中嶽嶽
山即禹貢岍山以其為中嶽故專稱嶽猶霍大山為中嶽
而專稱岳也華山仍為西嶽乃西方諸侯朝覲之所與東
岱南衡一例爾雅九州與禹貢職方不同說者以為殷制
可知釋山篇末所載五嶽有嵩高無嶽山為殷制矣其篇
首云河南華者釋周之五嶽而殷之五嶽載於篇末蓋此

五嶽雖殷制而東周以後亦因之故始西周而終東周也
邵說尚非確解大韶謹按釋山篇首所列其東南西北據
大河言故衡山別之曰江南篇末所列據中州言嵩居天
下之中故曰中嶽並不據帝都所在若謂中嶽之名隨帝
都而移則周都鎬華與岱均在都東不得以華為西嶽周
初在雍州之域以嶽山為中嶽東遷在豫州之域何不聞
以嵩高為中嶽漢都長安亦在雍州之域何獨以嵩高為
中嶽知中嶽不隨都而改邵謂篇末之五嶽為漢人附益
其說非確職方氏備列九州山鎮於豫州云其山鎮曰華
不言嵩高昭四年左傳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
州之險大室即漢之嵩高若周以嵩高為中嶽司馬侯何
何別大室於四嶽之外而與陽城中南並言崧高毛傳曰
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
北嶽恆漢初本不言五嶽嵩高禹貢謂之外方周語謂之
崇山地理志曰潁川郡密高縣武帝置以奉大室是謂中
嶽有大室山少室山廩志明言武帝置言是為中嶽是漢
武始定以嵩高為中嶽說文崇山大而高也崇高非中嶽
之專稱故郭於山大而高崧注云今中嶽崧高山蓋依此
得名是郭亦不以崧高為定名崇密字同宣元年春秋晉
趙穿帥師侵崇
釋文云本亦作密顏注
地理志曰密古崇字耳嵩崧俱別體字鄭兩注不同而雜
問志曰周都豐鎬故以吳嶽為西嶽周家定以嶽山為西
嶽不數嵩高此鄭定論也

爾雅傳卷一

三

通圖叢書

何注桓元年傳曰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尙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

徵曰說朝制者多異義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鄭注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疏春東方六服當朝之歲盡來朝夏南方六服當宗之歲盡來宗秋西方六服當覲之歲盡來

春秋傳禮卷一

圭

禮記卷一

覲冬北方六服當遇之歲盡來遇大行人注及疏同又鄭注堯典曰四朝四季朝京師也此卽何注輩主一時之說也昭十三年左傳則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正義曰尙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如彼文六年諸侯一時朝王卽此再朝而會是也傳與尙書正合而周禮不載此法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先儒說周禮者皆以爲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與此傳無由得合周禮每歲一見惟言貢物何必見者卽是親朝或當遣使來耳又文十五年傳正義引此傳曰歲朝開朝

是諸侯朝天子之法尙書孔傳云六年一朝會京師是再朝而會周之正禮大行人所云或遣臣來除此貢物之外別有朝會之禮謹按顧命曰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成王崩在夏四月如鄭說其時但有南方六服何言東西且六服有遠近不能使一方同時盡來則以東南西北配春夏秋冬說不可從東晉周官言六年五服一朝謂來朝京師非會也大行人於侯服歲壹見以至六歲壹見因其道之遠近節其年之疏數二歲三歲四歲五歲六歲謂第一歲第二歲第三歲第四歲第五歲第六歲非每歲也見謂諸侯見天子因見而有貢物非遣使來正義欲以周官左傳與尙書和合爲一此

春秋傳禮卷一

圭

禮記卷一

必不可強通者也今按大行人所列定其年限也大宗伯所列分其時限也如侯服一歲一見於春來則曰朝於夏來則曰宗於秋來則曰覲於冬來則曰遇下至甸男等五服盡然蓋六服地有遠近既定其年之疏數卽因其來之早晚而別其名覲亦朝也故禮經曰覲大行人疏引鄭志云朝覲四時通稱故覲禮亦云朝是也而覲禮疏引鄭目錄云朝宗禮備觀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曲禮正義亦云宗依朝禮遇禮然又覲禮諸侯前朝受舍於廟注此覲也言朝者觀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然則禮經何以但有覲而無朝皆鄭未定之論當以答問志四時通稱爲定說

典言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與尙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制同唐虞五載一巡故分四年來朝馬王四面朝於方嶽之下則上文已言肆覲東后言周制十二東后則三方可知無須再言四面朝於方嶽

年故分六年年數雖殊其制不異一盡也皆也畢也謂六年則五服畢朝也至十二年要服當朝之歲則因時巡卽四面朝於方嶽之下至巡守之明年又從侯服起至六年要服而畢若左氏所述皆諸侯自相朝聘之法昭三年傳子大叔曰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此云每歲聘彼云三歲此云三歲朝彼云五歲此云六歲會十二歲盟彼但云有事云不協則無定期蓋叔向因齊人不肯盟故舉數者言大叔因會少姜之葬故舉疏者言意各有在其言明王之制猶聘義云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兩傳所述皆朝聘盟主與周官之法無與

春秋傳卷一

卷一

禮記

曲禮記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于朝受享于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殺氣質也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于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正義釋注曰內朝謂路門外朝也對皋門內三槐九棘之外朝故稱內朝崔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皋門外陳介天子車在大門內傳辭既訖則乘車出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隨之而入更不別迎入至文王廟內天子還服朝服于路門之內諸侯更易朝服執摯而入應門而行禮故王當宁而待諸侯次第以進若熊氏之

義則朝無迎法惟饗有迎諸侯之禮謹按此記文意不明夏官司士職掌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每日視朝之位但有公孤無諸侯秋官司朝士云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此大詢眾庶於外朝非常朝之法今記所說若是每日常朝安得有諸侯若諸侯來朝安得於治朝古者天子諸侯常朝但揖羣臣至治事之處皆於治朝之左右故玉藻云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至議大疑圖大政則於燕朝左傳云晉人謀去故絳韓厥從公立於寢庭是也故司士職於列羣臣位後云司士擯孤卿特

春秋傳卷一

卷一

禮記

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王見羣臣時位當宁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蓋在應門內之廷廷之有宁與堂之有依皆天子諸侯立處當宁而立是每日治朝之位與見諸侯無與覲禮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依齋夫承命告于天子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諸侯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成拜乃出郊特牲記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朝覲通稱耳非覲禮外別有朝禮也注謂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鄭順記文而以意說之耳於禮無文覲禮於受摯後

即云四注云四當爲三享皆束帛加璧庭賓惟國所有是受摯與

受享皆在廟故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侯伯廟中將幣三享子男廟中將幣三享將幣即授摯六玉通謂之幣故小行人云合六幣且摯重而享輕未有摯受於朝而享反受於廟者朝無迎法夏官齋僕職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棗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疏云因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在廟即有棗金路迎賓客之法然則經云朝覲宗遇饗食者謂朝覲宗遇之饗食也非以六字平列熊賈得之朝禮主乎嚴故不下堂饗食略君臣之分而致賓主之儀故有送逆大行人所云朝位賓主之間經但緝言之不分別言之說者據此遂謂朝有

禮記集說卷一

季

禮記集說卷一

迎法非也又按屏之設處說亦不同李巡注釋宮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塾間名曰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曲禮正義曰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江氏鄉黨圖弘謂路門內不見有屏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內此皆謂設之於朝若廟惟天子有屏諸侯無之近人胡培翬曰覲禮侯氏再拜稽首出句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言既出乃自屏南適門西於是遂入門左也若以屏爲在廟門內則自屏南適門西乃是出門非入門矣下何以接云遂入門左惟金鷄求古錄曰天子外屏出於禮緯不足信凡門皆有屏惟皋門無之應門內有屏故宁在

門屏之間門即應門也大韶謹按金說近之門屏之間曰

宁謂人君所宁立處故名屏曰宁非別有一物名宁入君朝見羣臣負屏南鄉故曲禮云當宁當依覲禮云負斧依依在牖戶之門王背之而立於其中宁亦如之故曰門屏之間間即中也戶牖之間據東西言戶東門屏之間據南北言屏在北若屏在門外而曰門屏之間詎王見諸侯出在應門外乎吳語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章注屏寢門內屏也王北向夫人南向若屏在門外則越王與夫人隔門而語無是理也據章注則路門內有屏應門內皋門內並有之應門內之屏天子日視朝所立處皋門內之屏天子大詢眾庶時所立處惟廟門內無屏蓋覲

禮記集說卷一

季

禮記集說卷一

不下堂天子負依而見諸侯惟饗食諸侯有以車送逆之法故設於門外不得泥自屏南適門西一語概謂屏皆在門外如其說曲禮何以謂之當宁若云宁在門外天子南向當之豈當依亦可解爲南向當之乎有以知其說之非矣

左傳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何以能育注逆女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楚公子圍稱告於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正義曰先配後祖多有異說賈逵以配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按禮親迎之夜衽席相連不

待三月鄭眾以配爲同年共食先配而後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按昏禮婦入門卽設同年之饌其閒無祭祀之事先祭後食禮無其文鄭玄以祖爲輟道之祭先爲配食而後輟道言未去而先配按傳旣言入於鄭乃云先配後祖豈是未去之事若未去先配則鍼子在陳譏之何須云送女此三說皆滯故杜引公子圍告廟之事此時忽父見在計告廟以否當是莊公之事而譏忽者公子圍亦人臣也而得布几筵告於莊其之廟不言稟君命知逆者雖受父命當自告廟且忽先爲配合而後告祖見其告廟方始譏之知忽自告祖也或可鄭伯爲忽取妻先逆而後告廟鍼子而後譏之公子圍告廟者權自由耳儀禮通解曰

齊衰傳禮卷一

手

禮記通解

此說於儀禮及白虎通不同疑左氏不足信或所據者當時之俗禮非先王之正法也

徵曰白虎通嫁取篇云取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故朱子疑傳按彼下文曰遣女於廟廟者重先人之遺支體也不敢自專故告廟也夫嫁女者重以先人之遺體予人故告廟取婦以著代將爲先祖後而不告廟禮不其然班見士昏經但有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無告廟之文故凡爲此說禮婦入必三月然後廟見稱來婦誠所謂不必安也夫取者不敢必其成婦嫁者又何敢決其必能爲人婦何以取者不告而嫁者告非禮意也按昏禮記問名曰某旣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

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禮卜筮皆於廟門闌西闕外安知卜後不告郊特牲記曰元冕齋戒鬼神陰陽也曲禮記曰齋戒以告鬼神若不告廟何須齋戒若無此禮記豈虛言文王世子記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鄭注告告於君也旣告君必先告廟按鄭意亦謂取妻不告廟故注曲禮告鬼神說以昏禮女家主人筵几於廟說左傳以祖爲祖道疑非是齊詩曰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毛傳曰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按士昏記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祀人子無自主昏之禮何須云必告父母知告爲告廟毛與禮合卜者卜於守龜豈得親卜於告廟箋說均非

齊衰傳禮卷一

手

禮記通解

特傳所云祖非告廟之謂告廟在親迎以前祖在婦至以後謂告至於祖也昏禮曰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曾子問記曰親迎女在塗而婿之父母死又曰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是古本有本國而取之禮必至主人親說婦之纓而後爲夫婦在塗則不相見也禮自親迎以後婿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婦棄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婿棄其車先俟於門外婦至主人揖婦以入是婦未至以前婦車與婿車各行取於國中如是知取於異邦亦如是禮后妃踰闕必棄安車輶軒下堂則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紉縹野處則帷裳壅蔽今忽在塗而成夫婦是先配也故傳紀其曰曰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於

鄭辛亥至甲寅四日謂四日之中已衽席相連也春秋於內逆女必書夫人至者以夫人至告於廟也聘禮使者歸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大夫受命出疆尚行告至之禮況取婦將以承先祖後反不告廟乎忽已成夫婦而始告是誣其祖矣此其事鄭人不知惟送女者在塗獨知之耳故鍼子至鄭而後譏之傳意本甚明杜誤以祖爲告廟故說之不明先後鄭及賈說正義駁甚當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曰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注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頰以除邦國之慝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多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禮以補諸侯之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

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甯所未詳

徵曰自博士作王制云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禮家遂以聘爲諸侯施於天子之禮非也凡諸侯之邦交曰聘秋官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注聘義曰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聘禮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曲禮記諸侯使人問於諸侯曰聘昭三年左傳令諸侯三歲而聘是也天子使人於諸侯曰聘大宗伯時聘曰問殷頰曰視大行人則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頰以除邦國之慝結之曰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頰五歲徧省此天子聘諸侯之禮也故小行人云使適

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籍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頰省聘問臣之禮也君之禮謂諸侯所以事君之禮臣之禮謂天子所以撫諸侯之禮疏沿注說乃云存頰省三者天子使臣撫邦國之禮聘問二者諸侯使臣於天子之禮按大行人明云閒問以諭諸侯之志如賈說則經文當云存頰省臣之禮不當連言聘問既聘問與存頰省並舉明五者皆天子撫邦國之禮何必以一臣字強分爲兩解典瑞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琖圭以易行以除慝結好即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也除慝卽殷頰以除邦國之慝也惟爲天子撫邦國之禮故二圭掌於典瑞天子使人執之以將事於諸侯上文云珍圭以徵守以卹凶荒注珍圭王使之瑞節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如今使者持節矣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是琬圭琖圭與珍圭同爲王使之瑞節此注乃云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爲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頰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按聘禮於饗食後使大夫皮弁還玉於館聘畢歸使者執圭垂纁北面宰自公左受玉聘義云既聘而還圭璋司儀亦云還圭如饗食之儀惟玉爲本國諸侯之玉故禮有還圭之節若大夫來聘王使典馬出以授之豈大夫來無所執以爲瑞節而待典瑞授以命事且既使典瑞授圭則禮畢大夫當還圭於典瑞司儀亦當有授大夫圭一節此皆禮文所無鄭誤以聘爲諸侯

使人於天子故以意增成其說耳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

圭與纁皆九寸纁三采六等朱白蒼典瑞公執桓圭侯執

信圭伯執躬圭纁皆三采三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記

又曰問諸侯朱綠纁八寸典瑞瑑圭璋璧琮以煩聘禮經

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分別截然然則典瑞玉人所云

煩聘皆指諸侯自相煩聘於王朝無聘法諸侯使人於天

子則小行人所云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左傳齊管仲曰

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信十年晉韓起

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注時事四時之職貢是也襄

十六年春秋書天王聘者七年南季七年凡伯桓四年渠

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僖三十年宰周公宣十年

王季子書如京師者四僖三十年公子遂文元年叔孫得

臣宣十年仲孫蔑襄二十四年叔孫豹於天王使人於魯

曰聘於魯使人於周曰如京師雖內大夫出使皆書如某

不言其事而於周固大書曰天王使某來聘元趙氏泂曰

周禮諸侯於天子有見有貢無聘問於天子言聘東遷以

後失禮之辭自左氏言王使來徵聘孟獻子聘於周宣九年

與周語云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均非事實穀

梁以聘諸侯為非正蓋西京時周官儀禮未行故有此說

作王制者沿其誤而春秋之典禮晦并大宗伯大行人典

瑞諸職言聘義亦晦范能正傳失其識卓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辭侯來朝公羊曰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

大夫來曰聘穀梁曰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

徵曰小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左氏謂凡諸侯

即位大國聘焉小國朝焉成十八年公如晉朝嗣君也昭

十二年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襄六年滕成公來

朝始朝公也七年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二十一年

曹武公來朝始見也此世相朝之法王制云天子無事諸

侯相見曰朝左氏亦云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此

無事相朝之法據聘禮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是諸侯邦交

但有聘而無朝法

左傳滕侯辭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辭侯曰周之宗

盟異姓為後正義曰覲禮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同姓西

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似朝覲不以爵者但朝覲實以爵

同同位就爵同之中先同姓後異姓若盟則爵雖不同先

同姓也其王官之伯臨諸侯之盟雖羣后咸在常先同姓

故此言宗盟耳取重宗之事以喻己也取譬之事聊舉一

邊

徵曰鄭覲禮注曰言諸侯來朝者明來朝者眾矣顧其入

覲不得並耳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寡

人若朝於辭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先同姓疏引服注云

爭長先登授玉此位在門外引之者以其在先即先登外

內同故引以為證謹按鄭引春秋傳者取證一偏耳當以

孔說為正司儀王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公於上等侯伯

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奠圭以爵不以姓康王之誥大保率

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哀十三

年傳亦云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

侯帥子男以見于伯禮經所云者次位非朝位注聘禮記

次次以惟少退於君之次則是次也注宗人授

言舍者尊舍者天子使掌次為之次在應門外左右待

事之處前朝者前覲於王之一日也其入覲時當依四傳

擯之法注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列而升其

一位至庭乃設擯則諸侯不以同異姓為等且諸侯覲天

子與自相朝亦別覲奠圭於階下升致命王受之玉諸侯

相朝旅擯迎賓三揖至於階三讓升當楹再拜至乃授玉

於中堂無兩賓並行禮之法滕辭所爭者爭授玉之先後

魯不欲先辭故折以宗盟之禮據定四年傳踐土載書曰

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先姬姓而

上公之宋列後若僖二十八年春秋則仍依國大小而蔡

鄭列後滕辭俱侯爵就同爵之中先同姓就同姓之國則

後異姓正義云聊舉一邊是也

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

徵曰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鄭司農注入王

朝於王也春秋傳曰宋公不王又曰諸侯有王莊二十二年傳又

大行人云凡諸侯之王事鄭云王事以王之事來也詩曰

莫敢不來王孟子曰諸侯有王當是逸孟子是諸侯朝王謂之

王與周官合

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正義曰周禮天子六卿

天官大宰諸侯則并六為三而兼職焉魯三卿無大宰羽

父名見於經已是卿矣而復求大宰蓋欲令魯特置此官

以榮己耳

徵曰大宰一官見於諸國非卿也成六年晉侯使糴莩如

楚報大宰子商之聘也注楚公子辰楚以令尹司馬為卿

大宰蓋散位從卿以公子為之襄十一年鄭人使良霄石

與如楚楚人執之十三年石與言於子襄曰止鄭一卿注

謂良霄則大宰非卿甚明又成十四年宋向帶為大宰魚

府為大宰在司寇下宋六卿右師左師司徒司馬司城司

寇是諸侯之大宰少宰與周制名同實異魯亦當有大宰

特其人不見經傳耳但羽父已列為卿不當復求大宰或

魯制司徒兼冢宰為執政所求在此與未敢臆說

春秋傳禮徵卷一

古婁朱大韶仲鈞著

桓公

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左氏曰會於稷以平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公羊曰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穀梁曰以者內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注江熙曰宣四年及齊侯平莒及邾傳曰平者成也然則成亦平也

徵曰秋官訝士凡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惠氏禮說說以春秋以成宋亂曰說者曰成者平也平宋亂也如其說曷為書成而不書平書成則非平成者斷獄之名王制所

春秋傳禮徵卷二

禮記卷二

謂成獄辭也四方有亂獄往而成之成之者聽之也不可謂平平者和解兩家訓成爲平失之甚矣四方亂獄莫大於弑君桓往成之不成而退反取賂焉春秋直書之傷天下之無王也地官調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注有兩說一謂和解之一謂立證佐成其罪兩說皆未允以民成之與民共聽之而已大韶謹按公穀說固失經意惠以成爲聽獄之名亦失之古者成平互訓故地官調人質人秋官小行人鄭注並云成平也大司寇注平成也平亦訓正大司馬平列陳注平正也成亦訓定小司徒鄉大夫遂人注並云登成也猶定也文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十七年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左傳曰討曰何故弑君猶

立文公而還諸侯會於扈左氏曰平宋也伐宋者討其弑君也平宋者因已立文公因而定之也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左氏曰以平宋亂然則會於稷以成宋亂者定宋亂也會於北杏以平宋亂者亦謂定宋亂也往而成之者四方有亂獄往而定之也惠謂成不訓平則莊傳之以平宋亂作何解至王制云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成謂獄訟之計要也凡簿書之計要謂之成故獄訟之計要亦謂之成以獄之成告者以獄訟之計要告於上也聽之者以劾囚之要辭聽之恐有枉濫也惠以

春秋傳禮徵卷二

禮記卷二

成爲聽獄則下文三聽字不可通至以民成之與文六年左傳惠伯成之義同當訓爲和解故名其官曰調人斷獄在在有司豈得云與民共聽之惠說與周官左傳均未合左傳衡統紘紕注衡維持冠者徵曰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注鄭司農云衡維持冠者春秋傳曰衡統紘紕元謂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縣瑱疏傳云衡統紘紕與衡連言明統爲衡設矣笄既橫施則衡垂可知若然衡訓爲橫既垂之而又得爲橫者其笄言橫橫在頭上橫貫爲橫此衡在副旁當耳據人身豎爲從此衡則爲橫其衡下乃以統縣瑱也鄭詩副笄六珈

毛傳曰笄衡笄也陳氏長發毛詩稽古編曰衡垂於當耳
笄橫於頭上傳引追師文引其成語耳而嚴粲詩緝云笄
者婦人之首飾惟后夫人之副其笄謂之衡笄是以衡為
笄名失之何氏楷毛詩世本古義曰左傳言衡直是指笄周禮
衡笄連文亦正謂笄橫貫頭上故名之為衡笄耳男子之
笄以維持冠婦人之笄則以固髮所以知后笄用玉者以
弁師王之笄以玉故知后與王同大韶謹按何說與毛傳
先鄭說合有安髮之笄內則於櫛繼後言笄是也有固冠
之笄士冠言皮弁笄爵弁笄是也傳言衡禮言笄一也周
官則疊言之曰衡笄非別有一物名衡此固冠之笄也安
髮之笄短固冠之笄長喪服吉笄尺二寸固冠之笄當同

春秋傳禮卷二

三

禮記卷二

之以其橫貫於紐故名笄為衡用以固冠即以繫統瑱縣
於統統繫於笄統乃垂於兩旁當耳衡不得言垂賈順注
文而曲為之說非也

藻率鞞鞞注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釋文率音律正
義曰服虔以藻為畫藻率為刷巾杜以藻率為一物者以
拭物之巾無名率者服言禮有刷巾事無所出

徵曰說文帥佩巾也或作幌从兌聲廣韻六至引曹帥
憲文字指歸同率帥
古今字聘禮注並云
古文帥為率佩巾之字經典多從或作幌率字僅
見左氏傳左氏多古言古義不讀許書不知服注之有本
正義乃引玉藻率下辟解為縷緯其邊失之遠矣又云司
几筵藻席鄭司農讀藻為藻率之藻似藻率同為藻也不

知先鄭意謂周官之藻與左氏之藻字同故引傳以
藻之同字非引其義也孔說皆誤文選東京賦藻率
假借為之緯為紉緯大索也孫叔然釋器注
見采菽正義與此絕
涉李注順彼文引作緯耳釋文音律亦承杜誤注又
佩刀削上飾鞞下飾按毛詩公劉傳曰下曰鞞鞞上
鞞說文琫刀上飾也琫佩刀下飾漢書王莽傳孟康
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琕未有以鞞為下飾者飾謂刀
非指刀之削注亦誤

春秋傳禮卷二

四

禮記卷二

厲為垂貌賈服等說鞞厲與杜同惟鄭氏獨異內則
鞞為小囊讀厲如裂縞之裂言鞞囊必裂縞緣之以
按禮記稱男鞞革女鞞絲鞞是帶之別稱遂以鞞為
言其帶革帶絲耳禮記又云施鞞表裘是鞞之別名
施帶施囊耳其鞞亦非囊也若以鞞為小囊則表是
若表亦是囊不應帶二囊以此知鞞即是紳帶為得
徵曰鄭於彼都人士箋云而亦若也而厲如鞞厲也
垂厲以為飾厲字當作裂內則注引詩垂帶如厲云
帛名裂縞字雖今異意實同鄭兩注同段氏說文注
曰鄭以大帶用素天子諸侯大夫同士用練皆不用
帶所以申束衣革帶以佩玉佩及事佩之屬故喪也

經象大帶又有絞帶以象革帶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則鞶非大帶明矣大韶謹按賈服杜以鞶爲大帶非也上文云帶裳幅焉此帶是大帶士冠曰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皮弁服素積緇帶元端服緇帶大帶所以申束衣故與裳並列大帶用絲故詩曰其帶伊絲鞶字從革爲革帶甚明白虎通曰男子有革帶者示有金革之事按革帶所以繫鞶及佩若用絲爲之則柔不勝任故用革說文裂緇餘也厲裂古字通昭二十九年傳厲山氏祭法作烈山而如古亦通故鄭讀而厲爲如裂言革帶之垂必裂緇緣之以爲飾鞶也厲也凡兩物若訓厲爲垂之貌則厲字虛自袞鞶黻珽至火龍黼黻二十四字一字爲一物不應此句獨以鞶厲二字爲一傳

以帶裳幅焉與衡紘紘袞鞶黻珽云昭其度蓋衣裳冠冕所以示威儀故曰度以鞶厲游纓與藻率鞶鞶云昭其數蓋雜佩及游纓所以章物采故曰數杜以鞶爲大帶上文帶裳釋爲革帶適相左

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注鸞在鑣和在衡正義曰毛詩傳曰在衡曰和在鑣曰鸞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鄭經解注取韓詩爲說秦詩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其意言乘車之鸞在衡田車之鸞在鑣及商頌烈祖箋又云鸞在鑣是疑不能定按攷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惟兩服馬詩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惟兩馬安得置八鸞以此知鸞必在鑣鸞既在鑣則和當在

衡

徵曰正義此說剖析分明鄭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大戴保傳篇曰在衡爲鸞在軾爲和續漢書輿服志載魯訓曰和設軾者鸞設衡者韓魯義同與毛異而劉昭注輿服志引異義曰詩云八鸞鎗鎗則一馬兩鸞也又曰韜車鸞鑣知非衡也又引傳元稹賦注曰鸞在馬勒鑣史記禮書集解引服注漢書五行志顏注後漢書張衡傳李注說苑說叢篇並云鸞在鑣說文鑣馬銜也段注曰馬銜橫貫口中其兩端外出者系以鑿鈴然則一馬兩鑣采芑烝民韓奕烈祖並云四牡八鸞明是一馬二鸞則鸞不在衡明矣說

文軾車前也又曰軾車軾前也凡鈴鐸之屬動搖則有聲軾不可縣縣則和倚於軾而無聲則和不在軾明矣又毛於韓奕傳曰鑣錫有金鑣其錫也箋云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春官巾車玉路錫注與詩箋同按盧與顧同故杜云錫在馬額是錫爲馬飾本無聲傳與鸞和鈴三者並言故曰昭其聲耳此在善讀書者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徵曰春官司服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注書曰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

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旌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毳畫以虎雌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讀曰絺當云日希鄭蓋希冕服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易絺為希希冕服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玄者衣無文裳刺繡而已咎繇謨正義引王肅曰舜時即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陳氏禮書申鄭義曰周禮稱衮冕以祀禮記稱天子龍衮又曰龍衮以祭言龍衮而不言山則升龍於山可知司服九章之服則毳冕言毳而不言藻則升火於宗彝可知左傳三辰旌旗昭其明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又曰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僖伯言服止於火龍子太叔言色止於九文則周之衮服止於九章而無日月星辰明矣或者疑之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衮君臣無別公服自衮冕而下如王則衮冕而上明有日月星辰公不得上服十二章可知此鄭說交龍為旂周之衣不去其龍熊虎為旗周之裳不去其虎何獨日月為常而去其衣之日月星辰此劉大韶謹按觀禮天子載大旂象日月郊特牲記旗有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此三辰畫於旗之證郊特性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此指璪旒而言玉藻亦云龍衮而祭徧檢書傳不見三辰之章知鄭說為確今按司服首言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

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下列衮冕等五服大裘在衮冕上最尊故特設司裘一官掌共王祀天之服節服氏於祭祀朝覲言衮冕於郊祀則言裘冕節服氏掌祭祀朝之大常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注衮冕者從王服也明王應詁曰祭祀朝覲節服氏掌為王服衮冕而以六人維大常郊祀節服氏掌為王服裘冕而以二人送逆尸從車也舊說以衮冕六人裘冕二人句絕遂謂六人裘冕為服王之服二人則王祀昊天上帝不用龍衮甚明而郊特牲云被衮以象天與周官不合王肅以為先服大裘至泰壇而說裘服衮此調停之說不可信陳用之則云王祀昊天內服大裘以被龍衮龍衮所以襲大裘按鄭司農注司服曰大裘黑羔裘服以示質疏質者以衮以下皆有采章惟此大裘更無采章故曰質賈申先鄭義是也衮冕以下五服皆可內服裘玉藻正義曰皇氏謂六冕及爵弁六冕皆黑羔裘然祭服無裘文無所出皇氏非也劉氏謂六冕皆用大裘是以小祭與昊天同服劉說非也熊氏之說論於惟先著裘後襲龍衮等服乃得表之曰衮冕服鷩冕服毳冕服希冕服玄冕服若以龍衮加於大裘之上仍是衮冕非裘冕陳說非也鄭注司裘云大裘之上加以玄衣亦非也惟他裘皆褻大裘獨示質故玉藻曰大裘不褻加以玄衣非不褻之義大裘之冕亦十二旒故弁師但言五冕鄭司服注大裘之冕無旒無旒則弁矣何云冕注郊特性被衮以象天日有日月星辰之章又不能堅持其說當以先鄭義為正宋陸佃說曰大裘與衮同冕古者裘上必有衣王服大裘

以裘襲之冬至祀天中裘表裘夏至祀地服裘去裘以順
時序又曰覆之曰襲露之曰裼大裘不裼非襲而何近儒
金氏榜禮箋曰玄衣上更有上衣玉藻大裘不裼言不得
免上衣見裼衣也大裘上衣十二章大韶謹按裼有兩義
外襲正服開而露其所裼之衣謂之裼鄭玉藻注云袒而
有衣曰裼是也內著裘外加衣以見其美亦謂之裼玉藻
錦衣以裼之鄭云以素錦爲衣覆之是也故曰裘之裼也
見美也古者服裘毛在外裘襲故用之以裼之美非指裘
之美謂衣之美也大裘不裼與袒而有衣之裼義別袒而
有衣此裼與襲對文聘禮或襲或裼指衣上有正服者言
大裘不裼與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狐青裘玄緇衣以裼之

麕裘絞衣以裼之羔裘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相
反狐白等裘必有衣以裼取其文大裘外無衣以裼示其
質亦與尸襲執玉龜襲義不同蓋言襲衣上必有正服故
不言大裘襲而言不裼記云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
此反言以明之謂禮之盛者必掩其美鄭上注云充猶掩也不尙文
飾故不用錦衣等以爲裼正義曰郊禮盛服大裘則無別
衣裼之是不見美也不見美正解不裼之義非謂免上衣
見裼衣也五經要義曰大裘不覆反本以其質也其曰不
覆謂大裘之上無衣以口覆之也說與記合金以此裼解
爲袒而有衣之裼乃云裘上有十二章之服如其說則王
祀昊天重在十二章之衣不重裘節服氏何以言裘冕司

裘何以言掌爲大裘以其王祀天之服言裘不言衣知周
法別無十二章之服鄭注自爲定論無容異說

蔡德晉袒裼襲說曰檀弓練衣黃裏線緣鹿裘衡長祛
祛裼之可也練時有功衰爲禮服以象吉時玄端有練衣
以爲燕服以象吉時深衣冬時以鹿皮爲裘而橫長其袖
祛裼之者鹿裘外加練衣則卷去練衣之袖露鹿裘之袖
也如鹿裘上加功衰衰袖短亦露鹿裘之袖詆舊解之誤有
十六其大略曰古人著衣之節其變有三曰袒曰裼曰襲
袒卷起衣袖而露其臂也裼者卷正服之袖而露其裘也
襲復衣也或既袒而襲之或既裼而襲之在衣曰袒在裘
曰裼故裼有袒義袒有左右裼則左右皆裼袒有惟卷正

服之袖而露其裏衣者鄉射記所謂袒纁纁袒朱纁也有
并卷裏衣之袖而露其臂者所謂肉袒也裼則惟卷正服
之袖以露其裘而已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以言
狐白裘上加錦衣爲禮服而袖必卷起以露出裘也又曰
古人裘外惟有正服孔子緇衣羔裘緇衣謂朝君正服孔
仲達謂或裘或葛皆有裼襲二衣夫裼襲專施於裘豈得
兼葛言之又引郝仲興云古人裼衣卽是冬月禮服又云
裘外裼衣卽朝祭服非裼衣之外又著朝祭服萬充宗云
君在則裼夫臣之見君必朝服則裼衣卽朝服推此凡裘
外之裼衣皆禮服矣原文甚繁不具錄按鄭注祛裼之曰裼表裘
也有祛而裼之備飾也玉藻麕裘青紆裘絞衣以裼之鹿

裘亦用絞乎大詔謂裘之有襦所以見美練衣者九升布衣練大功布爲之故謂之功衰其服葛要經繩屨無絢角瑱而爲絞衣以爲襦與蜡祭同是吉凶相干也鄭說本不確今按襦者緡之借字當讀他計切士喪下篇記明衣裳之純曰縗縗緡緡純鄭云飾裳在幅曰縗在下曰緡飾衣曰純疏云飾皆謂緣之然則緡也縗也縗與純同玉藻縗冠素純雜記純以韋純也皆謂衣之緣也對文則裳曰緡衣曰純散文則通祛襦之謂緣鹿裘之袖口也喪服齊衰期章傳曰帶緣各視其冠則喪服固有緣矣玉藻祛尺二寸緣廣寸半袖必有緣祛襦與縗緣對文衣之緣用縗祛則無定色故曰可也與士冠玄裳黃裳雜裳可也例同緡襦並從易聲聘禮

春秋傳禮卷二

十一

通圖彙書

注古文襦皆作賜按今古文雖不同義皆相近觀禮注今文賜皆作賜與襦義絕遠無緣以襦爲賜疑古文襦皆作緡傳寫誤耳從衣從糸之字多通故借襦爲緡作記者用古文也字亦作襦士昏緡注襦謂緣襦之言施以緡緣裳象陽氣下施也聲與易聲亦近緡純皆謂緣也與襦襲之襦無涉鄭謂亦用絞乎疑不敢定此說經之至慎也蔡徑解爲卷起衣袖如其說則記文當云鹿裘衡長祛襦之可也何須云祛襦之既云長祛又云祛襦之記人之意謂祛則襦之耳此言衣之制非言人著衣之節且從古無以卷袖爲襦者誤解爲卷袖遂一誤而無不誤今按其說有不可解者十有六朝祭各有正服祭服以衣名冕衮冕等五服是

朝聘服以弁名衣皮弁等服是司服云享九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不聞天子用錦衣以享以祀以祭也論語緡衣羔裘卽記羔裘緡衣以緡之朝君臣同服君朝服以日視朝不聞緡衣以朝也素衣麕裘卽記麕裘青犴裘絞衣以緡之鄭論語注素衣麕裘視朝之服其受外國聘亦素衣麕裘聘禮注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君皮弁以聽朔不聞素衣也黃衣狐裘卽記狐裘黃衣以緡之郊特性說蜡曰皮弁素服而祭不聞黃衣以蜡也記於狐白等裘並云某衣以緡之言之者所以緡此裘也衣與裘同色故羔裘之緡用緡云緡衣卽正服不可解一毛詩緡衣傳曰緡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箋云緡衣者

春秋傳禮卷二

十一

通圖彙書

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皮弁服也玉藻記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故鄭云天子之朝皮弁服諸侯則朝服記又云朝玄端夕深衣正義曰大夫士早朝在私朝服玄端夕深衣染人七入爲緡鄭云玄其六入與則緡衣與玄端同爲卿士視私朝之正服而檜羔裘箋云諸侯之服緡衣羔裘者正義通之曰論語說孔子之服云緡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緡衣以緡之是羔裘用緡衣明其上正服亦緡色也論語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緡布衣爲緡衣之上正服亦是緡色又與玄冠相配明是朝服故云諸侯之朝服緡衣羔裘邢疏論語同然則羔裘之正服色亦緡非卽此緡羔裘之衣云緡衣爲朝

君正服不可解二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
賓襲執圭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又曰禘降立
賓禘奉束帛請享鄭引論語云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
又曰君使卿還至於館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又曰賓禘
迎大夫皮弁者用皮弁服也素積緇帶素鞞若云禘衣即
禮服何云皮弁豈得謂裘時用素衣不裘時用皮弁乎不
可解三明堂位記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正義曰皮弁三
王之服禘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夏家樂文故禘也云
文故禘對大武質故冕服不禘若云禘衣即正服則皮弁
即禘衣矣何以云皮弁又云禘不可解四臣見君必朝服
若禘衣即朝君正服記何以云君在則禘云則者見有不

春秋傳禮卷二

三

禮記卷二

禘者在也聘禮曰馬則北面注亭主用皮或時用馬兩則字義同故申之曰盡飾也

正義云君在之時露此禘衣盡其文飾之道以敬於君是也上文曰犬羊之裘不禘不文飾也不禘禘之義主乎盡飾故又曰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禘盡飾也言弔則襲則非弔喪不襲矣云君在則禘則燕居時可不禘矣弔則在則禘自是兩事非謂弔時君在則弔者禘也禮君弔并經凡弔者小斂則襲裘而帶經未有禘者朝服者玄冠緇布衣素積以為裳非專以朝冠飲射皆用之云君在則朝服不可解五哀十七年左傳衛渾良夫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若以禘為露裘於禮正合何得因以為罪不可解六衣必有表有裏裘則毛表而革裏革在內用素絲以英之毛

在外用衣以禘之裘之有禘猶衣之有表記云見美者衣必順裘色以其在裘上於衣見其美即見其裘之美美指衣不指裘鄭云君衣狐白毛之裘以素錦為衣覆之必覆之者裘襲也聘禮注裘者為溫表之為其襲也義本甚明終南毛傳曰狐裘朝廷之服也不言在朝之服而云朝廷猶言天子諸侯之服也與記云君衣狐白裘同上章曰錦衣狐裘下章曰黻衣繡裳豈得以錦衣指裘黻衣指三時蓋羔裘卿大夫之服也故詩詠大夫多言羔裘狐白裘天子諸侯服也故詩詠人君多言狐裘大夫得服狐裘不得用狐白檜詩曰羔裘消搖狐裘在堂亦見其衣之美而知其裘之美非如今人之以表為裏而反裘在外也古者裘無裏故毛在外新序云反裘負芻

春秋傳禮卷二

古

禮記卷二

是革在外而毛在內故曰愛其毛也今人之裘既有裏而毛在外是亦反裘也記云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表與襲俱不得入明入公門者當禘禘者即此裘上之衣也入公門以盡飾為敬鄭云君子行事盡飾與見美義同則美而裘上之衣而非裘義甚明云卷袖以見裘之美不可解七古者裘之袖必有緣記云君子狐青裘豹襲麕裘青紆裘正義曰狐青裘君用純大夫雜以豹裘鄭詩曰羔裘豹飾毛傳曰豹飾緣以豹皮也正義曰緣以豹皮為祛袖也唐詩曰羔裘豹祛大夫既雜用他毛為袖云卷袖以見裘則服狐裘者但見豹袖服麕裘者反見紆袖鄭云紆何美之有不可解八襲重也裘上有衣外加正服故曰襲何以謂之復衣豈行禮時忽著忽脫不

可解九褻與襲相將言褻則必有襲故鄭云袒而有衣曰
褻記云君在則褻內則子事父母不敢袒褻臣侍君主乎
文故褻而見其衣之美子侍父母主乎質故不敢褻而見
其美皮弁朝服者臣侍君之禮服也端衣者子侍父母之
禮服也若以褻衣爲禮服則記云不敢袒褻者將褻衣以
侍父母前乎不可解十記云裘之褻見美也服之襲充美
也服與裘互見爲義於裘言褻亦有襲於服言襲亦有褻
故曰無事則褻弗敢充也又曰禮不盛服不充禮之盛者
然後充其美則凡非裘而服者無不褻也襲非專指服褻
非專指裘聘禮聘君與賓俱襲享皆褻文質相變云在裘
曰褻是以褻專施於裘將古人行聘必在冬三月乎無是

理也鄭詩緇衣之宜之蓆之好云在裘曰褻是緇衣專以
褻羔裘詩何以言衣不言裘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褻無
藉者則襲表記褻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無相瀆也何以
言褻襲而不言裘不可解十一絺綌之褻禮無文以明然
曲禮玉藻並云絺綌不入公門鄭云絺禪也禪絺綌與
表裘同皆爲其褻故俱不得入是絺綌上當有衣以褻之
故論語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孔安國曰表而出之
加上衣鄭詩曰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絺綌是袒裨也
毛傳曰蒙覆也鄭箋云展衣夏則裏衣絺綌是以展衣覆
於絺綌之上婦人之服如此男子服可知夏則服葛用衣
以褻之而後外加正服聘禮注云褻者免上衣見褻衣寒

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云褻襲專施於裘憑肌武斷不可
解十二褻與袒兩義迥別士喪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
之右鄭注袒左袒扱諸右腋之下帶之內取便事面前也
然則袒者脫左袂而露其肩臂也問喪云冠至尊也不居
肉袒之體故爲之免以代之也喪禮皆肉袒脫左袂則衣
之左畔皆垂而下故必插於右若但卷其袖則左手之袖
豈能插諸右掖之下與帶之內不可解十三大射小臣贊
袒公袒朱繻卒袒小射正贊設拾鄭云先祖乃設拾拾當
以講於繻上射所以袒者袖寬恐礙弦故袒而以拾講於
繻上鄭云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是也鄉射記大夫與士
射袒繻繻君在則肉袒惟袒爲脫去左袂故君大夫必內

著繻肉袒則內不著繻以拾講於臂上若但爲卷袖而露
臂袖卷必禱褻而上擁於左肱左手之袖反礙於放弦不
可解十四惟士虞之鈎袒此則卷袖之謂故鄭云如今摶
衣王制羸股肱注摶依釋文衣出其臂脛一切經音義曰摶
古文作摶調搯衣出臂也卷二又引字林曰搯衣出臂爲
摶袂也卷九說文無摶摶下曰援臂也列女傳魯季姜傳文
伯引袒摶卷而親饋之崔豹古今注曰纓衣廝役之服也
乘輿進食者服纓衣摶衣纓袂義同進食者必纓其袖故
佐食云鈎袒鈎與摶義同故鄭以摶衣解之與大射士喪
之袒別若褻義更不相涉古者禮服皆直領陳祥道說開左右
襟而見其所褻之衣曰褻掩而不開曰襲禮經於聘於公

食大夫言褻襲於喪於射言袒襲分別甚明卷袖而露其
裘從古無此謬解既以褻爲卷袖自然以襲爲垂其袖而
不卷乃云襲復衣也不可解十五又曰褻衣上不可遽加
朝祭之服故必有中衣以閒之春秋則以深衣爲中衣夏
則以葛爲中衣冬則以裘爲中衣蓋著在褻衣禮衣之中
閒謂之中衣非有定制按玉藻云深衣三祛又云長中繼
掩尺喪服緦麻章注麻衣如深衣疏以布緣之曰麻衣以
采緣之曰深衣以素緣之袖長在外曰長衣又以素緣之
袖長在衣內則曰中衣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注冕服
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郊
特牲繡黼丹朱中衣正義曰中衣謂以素爲冕服之裏衣

猶今中衣單也然則深長中三衣同制褻衣專以褻裘與
中衣無涉萬氏斯大誤以深衣爲褻蔡能駁正其失乃云
冬則以裘爲中衣未審出何經記不可解十六曲禮正義
云中衣之上有褻衣褻衣上有襲衣襲衣上乃加正服說
固非是若以褻衣卽正服是又變本而加厲矣蔡說五禮
通攷取之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亦宗其說竊所未喻故具
論之以待深於禮者論定

冬公至自唐左氏曰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
舍爵策勳焉禮也

徵曰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於禰廟而出視朝命祝史告
於五廟所過山川反必親告於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

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聘禮使者歸反命後乃至於禰筵
几於室薦脯醢醢酒陳席於牀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
從者行酬乃出是君大夫歸必告至唐啖助曰春秋公行
一百七十有五告至者八十有二告廟則書於策其有一
出涉兩事者或致前事或致後事擇其重者書之十二公
惟隱不告蓋不以人君之禮自處也其餘不以告或恥也
或怠也

左傳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注側室眾子也得立此一官
適子爲小宗次子爲貳以相輔佐正義引沈氏云適子爲
小宗謂是大夫之身爲小宗次者爲貳宗謂大夫庶弟貳
宗與側室爲例皆是官名與五宗別

徵曰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
鄭注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也襄九年傳鄭六卿及其
大夫門子皆從鄭伯十年傳大夫諸司門子弗順是卿大
夫之適子謂之正室其適子之母弟謂之餘子宣二年傳
又宦其餘子是也正室餘子皆指其子側室貳宗則指其
兄弟兄弟之子古者重適其繼世爲卿大夫者惟宗子一
人非正室而別起爲卿大夫者是爲側室文十二年傳趙
氏之側室曰穿穿爲盾從父昆弟之子盾爲晉正卿而穿
別爲大夫傳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注晉自有散位從卿
者穿之後別爲邯鄲氏魯語叔孫豹與邯鄲勝擊齊之左
師韋注趙旃之子頃子勝也襄二十三年傳作趙勝帥東

小國則下大夫送之

陽之師以追之謂之趙勝者舉其大宗之氏也謂之邯鄲勝者舉其族之別氏也貳宗與側室例同貳副也副貳於大宗也若孟獻子之子別為子服氏公孫茲之子別為叔仲氏季武子之子別為公鉏氏皆側室也卿之支庶為卿不得並於正室而別為側室大夫之支庶為大夫不得並於正室而別為貳宗傳以晉封桓叔有庶彊於適之勢故歷言重本輕末之制襄十四年傳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以相輔佐也義與此同注疏說未晰三年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左氏曰非禮也凡公嫁女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下大夫送之

徵曰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是諸侯之上大夫即卿故春秋皆書大夫不書卿而下文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下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成三年傳亦云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是侯國三卿別為上中下大夫更別為上下僖九年傳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昭五年傳有豕卿介卿春秋侯國三卿見於傳者襄十年鄭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二十七年子展入陳司徒致民

司馬致節司空致地昭五年杜洩曰吾子為司徒夫子為司馬孟孫為司空就三卿之中司徒為上司馬中司空下故南遺謂季孫為冢卿叔孫為介卿若大夫則不止五人崔靈恩云諸侯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事省立一人為小司馬兼宗伯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按魯三卿之下有臧氏世為司寇夏父弗忌為宗伯亦稱宗魯語夏父弗忌為宗亦稱宗人哀二年宗人毀夏亦稱大宗曾子問大宰大宗大祝皆神冕祭統大宗執璋瓊亞祿成二年春秋書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四卿並將據大射儀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西西字據教氏集說增東上若有東面者北上三卿之長一人云東上則已備三卿矣復有小卿位在賓西不與卿屬而東上則小卿非即下卿也亦不止一人小卿者上大夫也即指宗伯司寇兩官蓋侯國不得備六卿故別以宗伯司寇為上大夫大夫固不止五人王制又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按齊次國也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是二卿命於天子也而昭十二年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後更受三命僖三十三年晉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以一命命卻缺為卿魯晉皆次國得有三命者皆命於其君也故成二年晉鞏朔為下軍大夫獻齊捷於周而王曰不使命卿鎮撫王室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亦以其命於

君也惟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徹冕命士會將中軍此
典命所云公之孤四命故晉特請於王均與王制所說同
至云小國二卿則非也冢宰施典於邦國設其參不別三
等且既云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
當其下大夫是小國亦備上中下三卿一篇之中自相違
戾鄭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
似誤脫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案正義云三命卿
始得列位於王則子男之卿再命不應得一卿命於王竊
疑二卿乃三卿之誤非違戾也其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
七人三等皆同則小國亦應有三卿
或者皆命於其君耳仍以誤脫為是
穀梁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
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
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

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般囊也所以盛朝
夕所須備舅姑之用

徵曰士昏親迎之禮云主人筵几於戶西西上右几鄭注

席於女次純衣纁衽立於房中南面賓奠雁降出婦從降

自西階主人不降送記曰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父

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於房外女出於母左父西面戒之

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送女辭曰父送

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

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

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據禮母

送女至西階上止惟諸母送至廟門內亦不見兄弟相送

之儀

何注公羊曰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

徵曰列女傳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夫人也孝公親

迎於華氏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之房中結其衿縞戒

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戒之東階上諸母戒之兩階

閒姑姊妹戒之門內以諸母戒之兩階之間亦非禮意

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左氏曰致夫

人也注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

也在魯而出口致女在他國來總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

之 成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徵曰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

之義也鄭注謂舅姑歿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其養之

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正義引熊氏云如鄭此義

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歿者三月廟見

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

夫婦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論舅姑在否皆三月見

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為配合乃見祖廟

故服虔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

義異謹按昏禮下逮自納采以至親迎天子至士六禮同

謂士當夕成昏大夫以上必三月成夫婦者不審賈服何

所據左氏譏鄭忽先配而後祖者祖謂告至於祖也見本

以祖為廟見非禮意也文六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氏

以爲反馬也正義說以三月廟見曰舅姑既歿以三月而祭爲反馬之節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按致女與反馬相將皆所以成其爲婦也所以必三月者取一時天道變于上人事成于下貞信之德著而後壻家來反馬女家乃致女故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謂未成婦不謂未成昏也賈服失之矣又按士昏云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記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曾子問曰擇日而祭于禰三者禮各別萬氏斯大以廟見卽祭說云廟者高曾祖之廟也祭于禰卽奠菜祇祭于禰故曰禰廟見亦擇日祭禰亦三月互文大詁謹按奠非祭也祭非特奠菜也禮于成昏之夕質明贊見婦于舅姑

春秋傳禮徵卷一

三

禮記卷一

婦執筭棗栗由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降階受筭股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與此見舅姑之禮也故廟見之禮亦奠菜執筭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筭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生存摯用棗栗股脩歿則奠用菜見舅姑畢贊醴婦奠菜畢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是廟見之禮與質明而見之禮同稱皇舅皇姑者鄭云皇君也猶言君舅君姑蓋禰親之辭與祭法云皇考廟雜記以祖姑爲皇姑者別萬以廟爲高曾祖無論士不祭高曾禮何以但云皇舅皇姑豈有

祭及高曾祖而不祭先舅先姑不可通一鄭於三月祭行

注云助祭也此指舅姑存者言特性少牢並云主人主婦

舅姑存則祖廟舅姑主其祭宗婦特助祭而已禮祖廟未

毀教於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於宗室是助祭之禮

固已教於未嫁之先必三月始助祭者優游漸漬以生其

孝敬之心猶存則質明而見卽修盥饋之禮歿則三月乃

奠菜神之也仲春之月始昏夏祭卽與事特牲三鼎固非

但祭菜獻尸獻祝及佐食皆主婦行之未有正祭之日祝

忽帥來婦告於皇舅皇姑以奠菜卽祭行不可通二擇日

而祭於禰此指姑存而舅歿者言蓋姑存則質明之見固

與俱存者禮同而舅歿不可不修孝養之禮故擇日而祭

春秋傳禮徵卷一

三

禮記卷一

云擇日明不待三月云禰明指舅舅歿則姑老故婦得自祭其禰此因來婦而祭非四時之正祭也若舅存而姑歿姑尚無廟舅自主祭婦當別設几筵而祭耳庾蔚之謂昏夕厥明卽見其存者以行盥饋至三月不須廟見亡者崔靈恩云厥明婦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如庾說是指舅姑俱存者俱存本無廟見之禮又云三月不須廟見亡者所云亡者何指如崔說既盥饋又廟見所謂廟見指舅乎姑乎俱不分明蓋禮但云舅姑既歿故曾子問特云擇日而祭於禰卽壻之父婦之舅此補禮經所未及緦廟見於祭行又緦祭禰於廟見均失之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左氏曰書時禮也公羊曰狩者何田

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注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穀
梁曰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
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賓
客三為充君之庖何氏廢疾曰運斗樞夏不出穀梁有夏
田於義為短鄭起之曰四時之田夏制也詩云之子于苗
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
制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則陰書於緯臧之以傳後王
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
讀而傳為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歲
三田謂以乾豆三事為田也

徵曰左氏周官爾雅並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惟公羊以
為三田穀梁雖云四時田而名又別此經師授受不同非
禮有異制劉中壘為穀梁學者也乃曰夏不出者何也天
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搏孳鳥不搏蝮蠱不螫鳥獸蟲
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與公羊同董傳為公羊學者也乃
曰田之故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與左穀同月令仲夏之
月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是古制雖四時田惟仲冬大
閱為備故左氏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語搜於農隙獮
於既烝狩於畢時亦不云夏田公羊本不據緯鄭說不足
以難何適以沮穀梁義又以三事為三田亦非穀梁云唯
其所先得即何注第一殺第二殺第三殺公穀王制無異
義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公羊曰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
伯糾何下大夫也注天子之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
者卑不得專官事也稱伯者上敬老也禮君於臣臣臣字
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曰
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蔡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胥是
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

徵曰白虎通曰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尚書
曰咨爾伯春秋單伯不言名傳曰吾大夫之命於天子者
也盛德之士不名春秋曰公弟叔胥諸父諸兄不名詩云
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此何說所本
謹按春秋書伯仲叔季皆字也有以字繫采者若單伯召

伯毛伯祭伯南季之屬凡毛祭周公之胤也南聃字通文
之昭也管蔡世家作南季載白虎通引詩傳曰所以或上
其叔季者何也管蔡曹霍成康南皆采也康誥某氏傳康
說故置叔季上然則凡伯之屬皆內諸侯入為天子大夫
也有以字配名者若叔胥是叔伯仲氏也胥其名檀弓曰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書叔胥卒與書季友卒仲
遂卒例同胥友遂皆名則糾亦名可知皆以字配名也公
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春秋書公弟叔胥與書齊侯使
其弟年鄭伯使其弟語衛侯之弟鱣秦伯之弟鍼陳侯之
弟光宋公之弟辰衛侯之兄輒同皆母兄弟季友不書弟
非僖同母弟也占者天子諸侯於卿大夫皆字而不名宣

十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曰季氏而不聞乎成二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曰鞏伯實來昭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又曰叔氏而忘諸乎木願氏皆稱伯仲氏以伯糾爲老臣果何所據

五年秋大雩左氏曰書不時也凡祀龍見而雩公羊曰大雩者早祭也然則何以不書早言雩則早見言早則雩不見穀梁注曰傳例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何氏廢疾曰公羊書雩者美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不言旱也就如穀梁說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起之曰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

春秋傳禮卷二

禮記卷二

得雨書早明旱災成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者何乃廢禮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害物以久不雨明之
徵曰雩有二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此龍見之雩常雩也春官司巫職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職旱暵則舞雩爲旱而雩也周七八九月皆得雩書大者別於常雩也春秋書大雩書不雨書旱分爲三例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見一時不雨文二年十三年並書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記旱而不爲災穀梁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是也書旱則成災故穀梁曰得雨書雩不

得雨書旱春秋常事不書龍見常雩也不言豐兪水旱非常也因旱而修雩故書左氏於此年曰不時也於襄五年秋八月秋九月二十八年秋八月昭三年八月六年秋九月十六年秋九月二十四年秋八月皆曰旱也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秋辛又雩曰書再雩早甚也於後曰早明爲旱而雩則此雩何以首發傳曰書不時其說兩歧當從穀梁說爲正

春秋傳禮卷二

禮記卷二

左氏曰凡祀啟蟄而郊啟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正義曰夏小正正月啟蟄漢太初以辰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如此傳注必是建寅之月方始郊天明堂位孟春乘大路載弧韜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季夏周之六月卽則孟春是周之正月矣又雜記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如彼記云則魯郊以周之孟春而傳言啟蟄者禮記後人所錄未必所言皆是正禮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啟蟄而郊禮記左傳皆稱獻子一人兩說必有謬者

徵曰萬氏斯大辯郊非所穀曰郊特性祇言日至之報天不言夏正之所穀以祈穀爲郊者因孟獻子言啟蟄而郊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而混之也魯直僭行日至之報天獻子此言因魯初僭郊託言祈穀後人不察郊與祈穀之分遂以魯爲所穀見春秋書郊不書祈穀遂以祈穀爲郊明

堂位魯君孟春祈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非日至之郊而何大韶謹按日至報天郊也孟春祈穀亦郊也冬至氣之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周以冬至祀天於圜丘以后稷配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魯不得與周同用日至之郊惟行於祈穀春秋常事不書書四月五月者爲牲數有災譏後時也祈穀非郊春秋何爲以郊書魯郊以寅月爲限此傳及襄七年傳專指寅月記禮者誤以魯寅月之郊爲日至之郊乃云孟春祀帝於郊天子之禮也按周官用夏正言上春中春季春皆指寅卯辰三月惟用夏正可言孟中季周書月令解呂覽十二紀是也故時月解云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

春秋傳卷二

三

適國書

名十二月若用周正則如國史所書但可言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安得云孟春仲春季春則孟春祀帝於郊非祈穀而何鄭箴膏肓曰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言配天不言祈穀者主說周公孝以配天之義本不爲郊祀之禮出是以前言不備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是即郊天也後乃擇元辰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郊而後耕二者之禮獻子之言合是郊天與祈穀爲一祭也以上至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按宣九年仲孫蔑始見於春秋秋七月禘於太廟見僖八年安得云獻子爲之其言正月日至者誤以寅月爲子月與明堂位記同

秋八月壬午大閱左氏曰簡車馬也公羊曰簡車徒也穀梁

曰簡兵車也

徵曰漢書刑法志曰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年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左氏曰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

徵曰毛氏奇齡曰不書世子者春秋凡適子支庶而爲儲子者皆稱子此與後子卒子般子野例同大韶謹按毛說

是也哀四年傳諸大夫恐其爲子也今本作大子言於公此後人妄增

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服注爲子爲大子也茶少故恐立之是古稱世子爲子舉以大子禮者重適也書子者父在斯爲子之禮也

左傳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注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

春秋傳卷二

三

適國書

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同姓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

徵曰說九族者多異義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皆同姓鄭注尚書宗之戴禮歐陽尚書說九族乃異姓

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

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

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白虎通說父族四與今尚書說同母族三母之父母爲一族母之昆弟爲一族母之

女昆弟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一族與
今尚書說異按班於妻黨分妻之父母爲二何以於母之
父母則合爲一母之昆弟卽母之父族也班於父族合五
屬爲一何以於母黨則分母之父母與母之昆弟爲二與
今古文家俱不合至杜預則雜取外親之有服者以充爲
九數無論異姓不得以族稱卽如其說禮爲舅與舅之子
皆總但言外祖父母則遺母之昆弟與其子母之昆弟既
口爲族何以及從母子且所稱從母子者謂從母及從母
之子乎抑專指從母之子乎義亦不明按駁異義曰婦人
歸宗女子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其
子則然昏禮請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

春秋傳禮卷三

至

禮記卷三

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若此所云三族不得有異姓異姓
其服皆總麻雜記下曰總麻之服不禁嫁取是異姓不在
族中明矣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喪服小記說服
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
矣鄭此說爲定論而近儒程氏瑤田猶援白虎通說曰九
族與喪服通一無二喪服自斬衰三年上殺之至於齊衰
三月自齊衰期服下殺之至於總麻又旁殺之亦至於總
麻非所謂父之姓爲一族乎喪服姑之子總麻非所謂父
母昆弟有子爲二族乎甥總麻非所謂身女昆弟適人有
子爲三族乎外孫總非所謂身女子子適人有子爲三族
乎爲外祖父母小功非所謂母之父母爲一族乎舅與舅

春秋傳禮卷三

至

禮記卷三

之子皆總麻非所謂母之昆弟爲二族乎從母小功從母
之子總麻非所謂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乎妻之父母皆服
總非所謂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乎大詔謹按士
昏禮小宗伯仲尼燕居並言三族蓋惟爲父爲長子三年
繼三族實爲九族之根由父而推之祖由子而推之孫祖
與孫皆期故曰以三爲五由祖而上及曾高由孫而下逮
曾玄爲曾高齊衰三月鄭云減其月數恩殺也重其衰麻
尊尊也爲曾玄總麻三月曾高尊故加衰麻曾玄卑故服
總麻不曰以五爲七而曰以五爲九者以曾高之服相準
服數窮于五也此上殺下殺也爲祖期則爲世叔父宜九
月而世叔父與父一體故加至期因加至期故由世叔父
遞殺至從世叔父五月族世叔父總此由父而旁殺也祖
是父之一體故期祖之昆弟非己一體故遞殺至從祖父
五月族祖父總此由祖而旁殺也由祖而殺則爲族曾祖
父三月至高祖之兄弟無服矣爲昆弟期故爲從父兄弟
九月從祖昆弟五月族昆弟總此由昆弟而旁殺也父爲
子期則爲昆弟之子當九月而期者檀弓說曰昆弟之子
猶子也引而進之也加至期則爲從祖昆弟之子五月族
昆弟之子總此由子而旁殺也上殺下殺旁殺要自父子
遞推之而九族之名以立故大傳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
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聚以昭穆別之以義
禮而人道竭矣喪服外親之服斷以總麻卽有以尊加以

名加至小功而止小功章傳曰外親之服皆總也通典引
需次宗喪服經傳略注云君子類族辨物本以性分爲判
故外親之服不過於總外祖有尊從母有名故得加以小
功又引庾蔚之曰以名服又云以名加皆先有其義故施
以名外祖以尊加從母以名加者由母於姊妹有相親之
近情故許其因母名以加服以上通典是爲外祖父母爲從母
小功因母而加安有所謂殺程因鄭上殺下殺旁殺之不
及異姓強爲此說不自知其非也喪服及釋親言族曾祖
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外親有族稱乎大傳云序
以昭穆外親有昭穆可序乎邵氏爾雅正義曰釋親載姑
姊妹於宗族而姑之子姊妹之子載於妻黨者所以示族

於黨之別也可謂明辯哲矣至正義欲申杜乃云高祖與
玄孫無相見之理則是族終無九核所謂親九族者各指
其本親之服言若以高祖爲指高祖之身豈但高祖與玄
孫不相見即祖與孫亦有不相見者矣正義此說何詩之
甚至詩角弓序以爲刺幽王不親九族而曰兄弟昏姻類
弁序以爲刺幽王不能親睦九族而曰兄弟昏姻類
因同姓而兼及之也兄弟昏姻無胥遠兮者謂昏兄弟姻
兄弟尙不相遠況王同姓乎兄弟甥舅無幾相見者此欲
王宴樂同姓兼施之兄弟甥舅大傳云同姓從宗合族屬
異姓主名治際會是也葛藟序云王族刺平王也棄其九
族文九年傳說此詩曰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毅曰公族

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
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是左氏說亦專指同姓
程氏又論喪服不制高祖玄孫服曰傳云小功者兄弟之
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明明於此條中容五月之
月數而不制齊衰五月但制齊衰三月殺之而又殺者上
殺之服限實窮於此鄭君注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
曾孫玄孫爲之服同義未諦也又曰若玄孫得備禮於高
祖高祖之年百有四十歲矣按先儒之論高祖服備矣鄭
云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月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功也
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曾祖高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
玄孫爲之服同也疏曰不言高祖者總麻章注云族祖父
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若然此曾祖內合有高
祖同服可知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
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正義曰四世謂上至高祖以下至已
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相親相疏是謂服盡於此五世袒免
謂其承高祖之父者也言服袒免而無正服殺同姓也袁
準正論曰祖期則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言三月者此通
遠祖而言之也三月以著遠祖之服齊衰以見高祖以上
之服舉三月則知其遠祖稱曾高其服同儒者或以爲高
祖無服五屬之文而云無服乎按袁記是已然以曾祖爲
遠祖之稱推而至高祖以上則又不然服數窮於五不得
謂高祖以上皆齊衰三月也大詔謂傳舉小功者據至親

以期斷言之也為父期則為曾祖小功矣曾祖小功則高祖總矣然而小功者兄弟之服矣總麻者族祖祖父服也
不敢以兄弟之服服曾祖可以族祖祖父之服服高祖乎
故為曾祖為高祖不依五服之次敘特為之齊衰三月然則經何以不見高祖也禮窮則從同齊衰三月本非服之
次為曾祖服則為高祖可知故鄭於小記注曰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此注亦云為曾孫玄孫同齊衰三月
章不見高祖猶總麻章不見玄孫戴德喪服變除論曰斬衰三年者孫為祖父後上通於高祖自天子達於士與子
為父同孫得承高祖之重而謂無服可乎至程云高祖之年百有四十歲以襲孔氏說孔特欲申杜預異姓為族之

春秋傳禮卷二

通

通圖叢書

說故難鄭云男子三十而取人年九十始有曾孫高祖玄孫必無相見之理此說之至無理者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則人年六十以外便有玄孫此本不可以說經就經言之祭法云王祭下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殤不止於玄孫而謂五世必不相見何謬之甚服制與宗法相維宗有五自高祖宗始高祖玄孫俱無服則服屬但有四何云五屬疏家例不破注故孔於堯典用古尚書說於左傳則從杜游移無定後人讀書當以經證經不得墨守唐人家法程說可謂強辭

七年二月己亥焚咸止公羊曰疾始以火攻也穀梁同杜注左傳焚火田也譏盡物故書

徵曰郊特牲記云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鄭注謂焚萊也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言祭社則此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火弊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誓社者誤也正義曰祭社既在仲春此云出火為焚當在仲春之月記者錯誤以為天子諸侯用焚亦在季春故誤在季春耳按周官中春火田而月令中春之月云毋焚山林蓋大司馬所焚祇圍禁以內地所謂放火張羅使禽外奔羅而取之非焚山林兩法原不相背惟王制記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月令中秋蟄蟲培戶則自十月以後始得火田故釋天云火田為狩狩冬田也春秋書

春秋傳禮卷二

美

通圖叢書

二月正夏正十二月合火田之禮或曰春秋書焚非火田也春秋以地定事皆書于若為火田當如狩于郎蒐于紅于昌開于比蒲之例曰焚于咸止今不書于故公穀謂以火攻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注屬十二月己烝今復烝亟也不異烝祭名而言烝者取冬祭所屬眾多可以包四時之物
徵曰傳云亟也者為五月復烝也不書正月烝無以見再烝之瀆故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謂烝本冬祭正月烝得時何以書譏亟也為下復烝見其亟何誤會傳意乃有十二月己烝之說又按祠禴烝嘗四時之祭春秋但書兩祭

十四年八月乙亥嘗諸經但列其名不見儀節之異春官司尊彝亦但陳尊彝之別何注曰春薦尚韭卯夏薦尚麥魚秋薦尚黍肫冬薦尚稻雁本董子四祭篇然王制則云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卯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庶人無廟故曰薦非天子諸侯所以祭宗廟何又曰烝眾也冬萬物畢成所薦眾多芬芳備具故曰烝然則五月祭何以名烝魯雖瀆祀不至昧其名緄冬祭於春祭意四時之祭其儀節各別魯以夏正三月祭而仍用烝禮故春秋紀其實曰烝但禮文不具無可證耳何注似屬臆說

求之意也

徵曰說訪者多異義鄭注周官於地官牛人曰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疏郊特牲祭於廟尚曰求諸遠者與是名繹祭為求注司尊彝曰王祭宗廟裸於室饋食於堂繹於廟注郊特牲繹之於庫門內曰訪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正義曰訪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故曰繹又於其堂按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釋者云繹又祭也詩絲衣云繹賓尸但有繹名無訪稱是大名曰繹也又注索祭祝於訪曰索求神也廟門曰訪謂之訪者於以繹祭名也正義曰凡訪有二種

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於廟箋云廟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訪即上文訪之於西方失之矣是也此索祭之訪當是正祭日之訪知者禮器云為訪乎外以其稱外故主云訪明日之繹祭此注直云訪不云外是據正祭又注禮器為訪乎外曰訪明日之繹祭也謂之訪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箋小雅楚茨祝祭於廟曰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五禮通攷曰楚茨絜爾牛羊是朝踐時事執爨以下是饋食

時事而祝祭於訪在殺牲之下執爨之前禮器設祭於堂

正朝踐之事而即繼之曰為訪乎外祭統詔祝於室與郊特牲詔祝於室同而彼則繼之曰坐尸於堂此則繼之曰而出於訪明一時事也然子經傳通解馬氏文獻通攷俱以祝祭於訪列於既徹之後似正祭畢而後行訪祭者非其序矣大詔謹按鄭君緄訪於繹非也正義明知其非例不破注乃云訪有兩種耳秦以訪列於朝踐後亦非訪本非祭名釋宮云廟門謂之閉今本作開謂之門大誤以其為廟門故字從門以其求神於廟門內故字從示無兩義若為祭名豈得云祭於訪今以禮器郊特牲祭統三篇求之知訪為求神之事皆祝祭之主人不親其事禮運所謂作其祝號

春官大祝所謂祭示則執明水火而祝號是也禮運先言作其祝號乃曰元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醑醴瑤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然後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此備列祭事之終始其曰薦其血毛者在君親牽牲以後禮器曰血毛詔於室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也是為血祭其曰腥其俎者在君親制祭以後腥謂肆解牲體是為腥祭其曰熟其醑薦其燔炙者正義據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謂燔燔肉也炙炙肉也按特牲此節在主人酌尸以後下文方云然後退而合享豈有於未饋熟之先而行室中之獻尸乎正義非也此所謂熟對腥而言

祭統傳禮後卷二

通閩叢書

以其沈肉於湯故曰熟以其傳諸火貫而加於火故曰燔炙是謂爛祭皆朝踐時事故曰君與夫人交獻祭義云君牽牲夫人奠盞祭義云君執鸞刀羞饗夫人薦豆禮器云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是為交獻以嘉魂魄即祭統所云合鬼於神此報氣也退而合享以下則饋食時事禮運此節備朝踐饋食兩節必首之以作其祝號蓋告主於室求神於祊皆祭之始大祝祭示故書祊為祊杜子春云祊當為祊今本注作祊正文作祊誤當為祊祊乃與注合若作示無緣為祊按子春讀似非是當從故書作祊即詩祝祭於祊是也禮器云設祭於堂為祊乎外郊特牲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此非以祊對正祭索求也祝求神於門內因即謂之索祭其實迎尸以前無祭

事也故祭統曰詔祝於室而出於祊詔於室即告主於室也出於祊即求神於祊也其曰日出者與為祊乎外義同對堂而言故曰外對室而言故曰出皆在廟門內其事在尸未入以前祭必有祊者祭統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於神教之至也郊特牲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蓋孝子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主以依神先求之室尸以象神繼求之祊無非冀魂魄之合故郊特牲說之曰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謂神在堂與在室與諸即者古字通遠於人與繼之曰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與以其從室從堂從室至門故曰遠禮器亦云於彼乎於此乎祭統說之曰鋪筵設同

祭統傳禮後卷二

通閩叢書

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義也郊特牲說之曰祊之為言倮也倮或作諒諒信也實也謂孝子以其精誠與神明相感於無形故使祝博求之何以室堂祊三者為博求之意與禮器郊特牲祭統均合祊之意如此與明日之釋全不相涉不審鄭何以合為一
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左氏曰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穀梁曰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內為失正矣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糜信注禮諸侯之適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謂會同急王命者也至於相朝非急會今曹伯有疾不朝魯未為有關而使世子攝朝言

非禮之正見御覽皇親部十二

徵曰鄭注典命云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未與誓者執皮帛而朝會賓客皆以上卿之禮按襄十年左傳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滕十九年傳曰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是世子有出朝會之禮然麋說甚正十四年秋八月御廩災何注公羊曰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其案盛祭服疏皆出祭義文

春秋傳禮卷二

三

禮記卷三

徵曰祭義云天子為藉千畝諸侯為藉百畝又曰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與何注異祭統夫人蠶於北郊鄭注夫人不蠶於西郊者婦人禮少變月令親東鄉躬桑不聞采桑西郊也白虎通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又引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今曾子問無此文蓋經師相傳舊說足補小戴所未備抑班所見曾子問篇與劉校本異穀梁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臧之御廩注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疏禮王后六宮諸侯夫人三宮也故知三宮是三夫人也徵曰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粢盛是甸師主耕王藉諸侯亦有之故左傳云使甸人獻麥甸人即甸師禮王后六宮夫人三宮六宮者天子三夫人

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分居六宮王后統之三宮者諸侯有世婦以下分居三宮諸侯世婦以下共數禮無明文夫人統之傳云三公者指世婦以下言諸侯適夫人祇一安得云三宮三夫人祭義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謂卜三宮世婦之吉者故下文曰世婦卒蠶不言夫人共言三宮之夫人者以夫人統此三宮故連言之若云夫人卜三宮世婦之吉者耳乃正義云諸侯之夫人半王后故三宮按鄭但言諸侯三宮半王后不言諸侯夫人半王后此正義偶失於措辭耳據世婦職凡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帥女宮而濯漑為粢盛為治也是粢盛自有女春抗女饌諸職后夫人但共其事不親舂也猶天子諸侯三

春秋傳禮卷二

三

禮記卷三

推藉田耳

春秋傳禮徵卷二

春秋傳禮徵卷三

古婁朱大韶仲鈞著

莊公

元年夏單伯送王姬注單伯天子卿也王將嫁女於齊既命魯為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公穀作逆王姬公羊曰單伯者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吾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穀梁曰命大夫故不名也
徵曰魯為諸姬宗故天子逆后及嫁女皆魯主之本年王姬歸於齊公羊曰我主之也十一年王姬歸於齊公羊曰

春秋傳禮徵卷三

通圖書

過我也桓九年紀孟姜歸於京師穀梁曰為之中者歸之也十七年左傳號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於陳陳媯歸於京師非魯主之故不書宗女由魯嫁故單伯送王姬至魯魯在齊南自周至齊無過魯之理蓋送女至魯使逆者得以行禮在禮諸侯不親逆使卿逆王姬為齊侯夫人豈得書魯逆王姬公穀恐屬傳聞之失其誤以單伯為魯大夫者因文十五年書單伯至自齊比於叔孫媯至自晉季孫意如至自晉之例若為王卿士不得書至自齊又礙於不書名故媯為命大夫之說按叔孫昭子以三命為卿春秋書叔孫媯不聞但書叔孫也十四年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左氏紀其事日子叔姬妃齊昭

公生舍齊商人弑舍襄仲使告於王請以王寵求昭姬於齊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因魯請於王王使單伯為齊所執故特書單伯至自齊公羊以單伯為道淫穀梁以為淫於齊按單伯之始見也在莊之元年十四年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左氏紀其事曰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冬單伯會齊侯鄭伯於鄆至文十五年歷年已八十其為一人與能奉命出使年當已冠至此已百歲以外何淫之有今按文以前書單伯成以後書單子單為畿內地名單氏世為卿士文年之單伯非莊年之單伯公穀誤以為一人概曰命大夫於時於事均不合當從左氏作送王姬為正

春秋傳禮徵卷三

通圖書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公羊曰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於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
徵曰內則記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女子亦當別宮故曲禮記云女子許嫁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注女子有宮者亦謂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正義曰女子許嫁則有宮門列為成人引公羊者證女子有別宮也
冬十月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公羊曰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注增加其衣服令有異於諸侯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

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禮百里不過九命七
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
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
不正甚矣

徵曰錫命者錫以冊書非錫以服其冊書之見於左氏者
襄十四年天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有我
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
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
忝乃祖敬之哉無廢朕命此生有而錫之也昭七年衛襄
公卒衛齊惡告喪於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
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生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

春秋傳禮卷三

王

禮記

忘高圍亞圍此追命之也俱不言服至僖二十八年策命
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
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
綬四國糾逃王慝此有功而命爲一州之伯與尙書文侯
之命同然則錫桓公命者錫以誅辭也春官大史小喪賜
諡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誅下曲禮記云言諡曰類類
者類列平生行事也言請也請諡於天子而錫之誅與諡
如衛襄公比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八年天王
使召伯來錫公命錫公命者諸侯嗣位而王錫以命也大
宗伯王命諸侯則儻內史王命諸侯則策命之以方出之
如齊靈公比曲禮記曰既葬見天子曰類見凡嗣位而錫

命當在此時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
於天子乃歸卽位曲禮言既葬韓傳言喪畢時節雖殊受
命則一故穀梁曰有受命無來錫命春秋時諸侯不王靈
王將納后於齊而錫命尤失正據僖傳知周官所云九命
作伯者如此未聞有九錫之文九錫見於禮緯含文嘉非
古也大司徒上公封疆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
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典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
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以七爲節子男
五命以五爲節是分土與命數不同何不信周官故說與
禮乖

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公羊曰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我主

春秋傳禮卷三

四

禮記

之也穀梁曰爲之者卒之也

徵曰此三傳本無異義自檀弓記曰齊穀王姬之喪魯莊
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
母也故爲之服前一說卽公穀說後一說或疑舅之妻無
服故以王姬爲莊公外祖母按喪服爲外祖父母小功惟
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
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然則莊公於王姬或是姑
或是姊妹均屬大功故鄭注檀弓曰周女由魯嫁卒服之
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得
服之義本喪服傳然則十一年王姬歸於齊何以不爲之
服按僖十五年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

子王姬既無子卒已在桓公後齊不告喪故魯亦不卒不得執彼以例此

十八年左傳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命以幣物宥助所以助勸敬之意 僖二十四年傳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注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勸也宥助也 二十八年傳王饗醴命晉侯宥注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

徵曰大行人上公再裸而酢饗禮九獻侯伯一裸而酢饗禮七獻子男一裸不酢饗禮五獻掌客上公三饗三食三

春秋傳禮徵卷三

五

禮記卷三

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裸與饗異禮異日聘禮於受玉後請醴賓賓禮辭聽命宰夫實解以醴加柶于解面枋冠昏醴並用解侯國於聘賓用醴則王裸諸侯當用鬱鬯春官肆師凡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是也饗備獻酢酬之節用酒以實爵不聞用醴以實解士冠云若不醴則醴用酒又云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醴焉士昏贊醴婦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婦以柶祭醴記云若庶婦則使人醴之是禮之重者用醴輕者用酒醴尙其質酒取其文既用饗禮而設醴先文而後質先今而後古古無此禮此杜凡說禮饗有酬幣食有侑幣聘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又

曰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公食大夫曰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賓明日拜食與侑幣又曰大夫相食侑幣束錦也饗之幣何言酬賓既酢主人主人復酬賓故用幣以致之鄭云酬賓勸酒之幣是也食之幣何言侑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特牲尸三飯告飽祝侑凡禮食皆侑故用幣以致之鄭云侑勸也以爲食賓客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是也然則饗當言酬不當言侑酬幣侑幣皆所以酬賓勸賓無須命亦不當言命之命之者命其人也僖傳曰命晉侯侑是也如杜說當云侑號公晉侯不當言命之侑晉語紀文公事曰王饗醴命公侑侑韋注命加命服也侑賜祭肉也侑侑幣謂既食

春秋傳禮徵卷三

六

禮記卷三

以束帛侑之如韋說則命也侑也侑也爲三事以命爲命服傳當云錫公命不得言命公宗廟之侑與侑食之幣二者不得連言王饗諸侯不聞錫以胾肉也大詔謂醴與禮古字通故鄭注禮多讀醴爲禮觀禮王饗禮乃歸傳言饗禮與禮經言饗禮大行人饗禮九獻七獻五獻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同非稻醴黍醴梁醴之醴宥侑古字亦通釋詁云酬酢有報也侑與酢同禮惟賓主敵者賓得親酢主人餘皆主人自酢卑不得酢尊也王饗諸侯諸侯不得酢王王特命之侑內傳言命晉侯宥外傳言命公侑侑侑字同侑皆報也然則命之侑者命其酢王也命晉侯宥者命晉侯酢王也否則酬幣侑幣本禮之常何須言命觀禮天

子賜侯氏以車服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

車南鄭云路下四謂乘馬也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

無予之路車乘馬鄭注禮大夫以上皆駕四無言三馬者

王度記曰大夫駕三非古也三當為三古書積畫書四為

三此係王氏後人多三少見三因譌三為三耳禮賜五等

皆乘馬無降殺以兩之法惟饗禮獻依命數若九若七若

五然則王饗號公獻當九晉侯獻當七所謂禮亦異數也

若以賜玉馬同數為非禮於禮無徵

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引此傳曰饗謂饗禮禮謂禮賓馬者

蓋謂饗及禮賓之庭實故聘禮禮賓亦云賓執左馬以出

杜注行饗禮先設醴酒恐誤士昏婦見舅姑贊醴婦饋

舅姑舅姑饗婦亦分醴饗為兩事大詔謹按凌據禮經分

別饗醴勝杜說矣但王祿諸侯在朝禮畢後與聘禮聘畢

請禮賓同饗在賜諸侯車服後覲禮末言饗禮乃歸則禮

與饗不同日況據大行人云祿祿用鬱鬯不用醴王饗諸

侯玉用琥璜禮器曰琥璜爵惠氏禮說曰琥以繡璜以繡

者謂天子饗諸侯諸侯自相饗酬以繡繡而將以琥璜今

云五穀非琥璜說文珏二玉相合魯僖納玉於王與晉侯

皆十穀則賜以玉五穀自出當時之意非侑幣也

秋有蜮公羊曰紀異也 二十八年秋有蜚

徵曰秋官壺涿氏掌除水蟲赤芟氏掌除牆屋去其狸蟲

惠氏說以春秋曰蜮水蟲也蜚狸蟲也壺涿氏赤芟之所

所除而去之者春秋失其官故蜮蜚書於策

十九年左傳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

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

王

徵曰天官宮正內宰及地官廩人並言稍食鄭注稍食祿

稟也宮正之均其稍食王宮之士庶子也內宰之均其稍

食王北宮之府史胥徒也廩人則統掌之故其職云掌九

穀之數以待國之稍食司士云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

奠食食即稍食有田者謂之祿無田而授以粟者為食月

令收祿秩之不當秩即食也然則大夫以上乃授以田上

士以下惟有秩天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故膳夫之秩膳夫士也故曰五大夫

二十二年左傳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

之否注觀六四爻變而為否正義曰劉炫說觀之否者為

觀卦之否爻屯之比者屯卦之比爻皆不取後卦之義今

刪定以為不然者閔元年傳云屯固比入僖十五年歸妹

之睽傳云歸妹睽孤寇張之弧昭四年明夷之謙傳云謙

不足飛不翔皆取前後二卦故賈服及杜並同

徵曰劉說是也昭二十九年傳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

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

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坤之剝曰龍戰於野劉曰

易爻變則成一卦遂以彼卦名爻乾之初九姤卦爻九二

春秋傳禮卷三

七

禮記

春秋傳禮卷三

八

禮記

同人爻九五大爻上九夬卦爻全變則成坤故謂用九為坤蔡墨此意取易爻耳非撰著求卦安有之適之義按宣六年傳云豐之離成十三傳云師之臨襄二十八年傳云復之頤皆隨口舉之易林用此法以一卦為宮下繫以六十三卦又用此例通之於三百八十四爻耳其曰乾之姤謂乾卦之姤坤之剝謂坤卦之剝故傳於一爻獨變無取後卦之義觀之否者觀之六四爻變故以觀之六四爻占僖十五年遇歸妹之睽上六爻變故以歸妹之上六爻占二十五年大有之睽九三爻變以大有之九三爻占襄二十五年困之大過初爻變以困之初六爻占昭四年明夷之謙初爻變以明夷之初九爻占昭十二年坤之比五爻變以坤之五爻占哀元年泰之需五爻變以泰之六五爻占均不取後卦與蔡墨言乾同其閔傳曰屯固比入則不取爻辭略陳卦義昭七年衛孔成子將立靈公初筮得屯再筮得屯之比而曰利建侯取彖辭不取初爻者成子意在立元故取初筮之屯而曰利建侯此變例也其二爻以上雜變者始取後卦之彖辭襄九年穆姜筮得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姜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其曰八者卦無變爻即以不變者為占此夏殷易也在周易則為艮之隨蓋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一爻不變雜變者取後卦之彖辭故姜曰隨元亨利貞正義曰或二爻三爻皆變則每爻義異不知所從則總論彖辭是也

晉語公子親筮之得貞屯悔豫皆八章注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為也按傳云皆八是初筮得豫震在內卦屯在外卦豫震為諸侯為長子屯之彖曰利建侯豫之彖曰利建侯故司空季子曰是在易皆利建侯明爻無變者亦取彖辭乾鑿度所謂七八為彖九六為變是也其曰貞屯悔豫皆八者猶言遇屯之八遇豫之八與艮之八例同故占法亦同然則何以不言其卦遇屯其卦遇豫如其卦遇蠱其卦遇復之例曰春官筮人掌三易之灋士喪旅占鄭注旅眾也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三易並用故穆姜曰是於周易莊叔孔成子陽虎並云以周易筮之二代易以不變者為占故曰八周易以變者為占故曰遇某卦之某正義於昭傳全用劉義於此以為不然其說兩歧注周史周大史也謹按春秋卜筮之官皆名史非大史也僖十五年史蘇占之二十八年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文十三年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吉成十六年公筮之史曰吉襄九年史曰是謂艮之隨二十五年武子筮之史皆曰吉哀九年趙鞅卜救鄭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十七年史胥彌赦占之皆筮史非大史也士冠注筮人有司主三易者雜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注筮史筮人也或稱筮史或稱筮人或但稱史並同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觀用幣左

氏曰非禮也男摯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阜別也女摯不
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摯是無別也注宗婦同
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摯以見莊公欲夸奢夫人
故使大夫宗婦同摯俱見公羊曰宗婦者大夫之妻也見
用幣非禮也穀梁曰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婦
道故列數之也男子摯羔雁雉豚婦人之摯服脩用幣非
禮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也

徵曰大夫見小君與否禮無文可證左氏公羊但舉宗婦
穀梁以爲列數又謂不言及則以大夫也宗婦也爲二謹
按宗婦者同姓女而嫁爲大夫妻者也春官序官內宗凡
內女之有爵者鄭注內宗王同姓之女有爵其嫁於大夫

春秋傳禮卷三

十一 禮記卷三

及士者宗婦據內宗言不據大夫左氏言男摯大者玉帛
明男摯得用幣非以大夫及宗婦並列注謂大夫宗婦同
用幣非左氏義也孔氏廣森公羊通義曰喪服爲大夫命
婦者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
之爲大夫妻者也大夫本無容釋恐讀者惑於大夫命婦
爲二故兼釋之引彼證此知大夫命婦爲一矣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曰非
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
鼓於朝注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朔傳云惟者
明此月非正陽月也長歷推此辛未爲七月之朔置閏失
所故致月錯又釋例曰此年六月辛未朔實是七月非六

月故傳云惟正月之朔有用幣伐鼓明此食非用幣伐鼓
常月因變而起歷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發傳曰
非禮者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
之禮顧氏杜解補正曰不鼓於朝而鼓於社不用幣而用
牲所以謂非常禮也杜不得其說而曰是年失閏辛未實
七月朔非六月此則咎在司歷不當責其伐鼓矣又按惟
正月之朔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
顧氏朔閏表曰左氏云非常者以六月爲夏之四月正陽
之月災異尤大不比尋常日食故須伐鼓用幣以救之所
謂餘月則否卽常月也自莊元年至二十四年凡九置閏
正合五歲再閏十九年七閏之數何云置閏失所乎

春秋傳禮卷三

十二 禮記卷三

徵曰春秋書六月朔日食者三傳口發例此傳但言用幣
於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昭傳則口過分而未
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
用幣史用辭當夏四月是爲孟夏四月建巳純乾用事之
時姤陰未生以極盛之陽爲陰所蝕故用鼓以伐陰用幣
以禳慝昭傳云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此傳云惟正月之朔
義同正月朔日食伐鼓用牲禮也而曰非常者非常與非
禮義同傳謂惟天子伐鼓於社天子責上公固禮之正諸
侯當伐鼓於朝而用幣於社伐鼓禮也故下秋大水傳曰
非日月之管不鼓但諸侯當鼓於朝而不於社於社則非
禮矣下傳又曰凡天災有幣無牲今不用幣而用牲又非

禮矣大事表解爲非比尋常失之傳云惟正月之朔謂惟夏四月朔而日食禮當用幣伐鼓餘月則否故加惟字以明之觀後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故用牲於社傳但曰非禮也其例顯然補正以此爲昭傳文恐有誤者亦失之杜不得傳意乃凡說此月實七月按長歷五月壬寅朔經書五月癸丑衛侯朔卒癸丑去壬寅十二日至辛未十九日五月當小則辛未實六月朔六月朔既爲辛未七月安得辛未朔卽此注知長歷所云經傳日月誤者多不足據

公羊曰日食則曷爲鼓用牲於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注社者土地之道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耳

徵曰春秋感精符云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於社朱絲營社鳴鼓脅之此讖用公羊說也特不可通之左氏義亦不可通於禮春官大祝四曰祭鄭注祭如日食以朱絲繫社昭元年左傳正義駁曰社有形質故可朱絲繞之日月山川非可營之物不得以此解祭也賈逵以爲營繫用幣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繫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繫聚也聚草木爲祭處耳鄭司

農注大祝云祭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春秋傳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說文云祭設縣繇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按漢書叔孫通傳注韋昭曰引繩爲縣立表爲葢葢同字賈謂營繫者鄭樂記注云綴謂繫舞者之位也舞者之綴兆謂之鄭祭事之位次亦謂之繫先鄭賈許義同並讀繫爲營祭法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鄭注宗皆讀爲祭幽祭星壇也祭之言營也雩祭亦謂水旱壇也引昭元年左傳以證鄭雖讀爲營解爲壇壇與賈許義稍別與公羊讀繫爲繫絕之繫者絕異謹按祭者禳災異之祭也故大祝統之以祈鄭云祈禱也謂有災異號呼告於神以求福天神人鬼地示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是也凡禳災異統謂之祭不特日月星辰山川也左傳昭十九年鄭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涓淵國人謂爲祭焉哀六年有雲如眾赤鳥夾日而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是祭與禳義同讀爲營與讀爲繫並依聲託義非周官與左氏意緯書以鼓爲鳴鼓脅之則與大祝之攻同既以爲攻又以爲繫與禮乖不可用

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左氏曰歸寧也公羊曰直來曰來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歸惟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寧 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左氏曰歸寧也

徵曰毛詩序葛覃后妃之制也其詩曰歸寧父母傳曰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序又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鄭箋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歿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葛覃正義曰襄公十二年左傳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夫人寧禮也若卿大夫之妻雖父母歿有時來歸故不降爲父後者謂大夫以下也按襄二十三年左傳曰秦嬴歸於楚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夫人嬴嬴者秦景公女爲楚共王夫人昭元年秦伯之弟出奔晉左傳其母曰不去懼選鍼卽景公弟至昭元年其母尚在不得謂父母俱歿故正義謂父歿母存亦使卿寧大詔按秦嬴之歸楚未必卽在襄二十三年傳因子庚如

春秋傳卷三

十五

通鑑卷三

秦故連言之秦嬴或不自歸使卿寧耳禮父母偏存俱得歸寧成風尙存故杞伯姬來何謂國君夫人不得歸非禮意也或謂士昏不載歸寧之節古本無此禮按致女反馬均禮經所未備可執此遂疑歸寧非古禮乎

莒慶來逆叔姬公羊曰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穀梁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注接內謂與君爲禮也夫婦之稱當言逆女 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氏曰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曰逆叔姬自爲也注邾爲君逆稱女自逆稱女字 見文五年注 穀梁與莊傳同

徵曰諸侯嫁女於大夫使同姓大夫主之天子嫁女於諸

侯使同姓諸侯主之書王姬歸於齊知我主之矣書來逆叔姬來逆子叔姬知大夫主之矣若書莒慶來逆女則當書叔姬歸於莒書齊高固來逆女則當書子叔姬歸於齊書逆女何以別於爲君逆書叔姬歸於莒子叔姬歸於齊何以別於爲莒子夫人爲齊侯夫人故書某來逆某姬則其自來逆自明卽內女爲大夫妻亦明左氏得經意士昏曰若異邦則贈大夫送者以束錦是越竟而取亦古制二十八年冬築郕左氏曰非禮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注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宗廟所在雖邑亦曰都尊之也

春秋傳卷三

十六

通鑑卷三

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春官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注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異義曰禮戴說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禰下土諸侯不敢專祖於王故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其所出魯以周公之故立出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爲大夫所食采邑亦自立所自出宗廟其立先君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謹按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德祖天

子知大夫有德亦得祖諸侯鄭無駁大韶謹按諸侯得立
出王廟大夫得立出君廟非以其有功德也天子諸侯承
大統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如是則宗法散而無紀故禮
有別子大傳曰別子爲祖別子者今君之母弟也天子諸
侯既不與族人爲宗故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族人宗之
母弟雖多別子則一周公爲文王別子故立文王廟襄十
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同姓於
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
爲邢凡蔣茅胙蔡臨於周公之廟注宗廟所出王之廟祖
廟始封君之廟魯爲諸姬宗故爲諸姬臨於所出王之廟
鄭桓公爲厲王別子故立厲王廟十四年傳先君桓公命

春秋傳禮卷三

七

禮記卷三

我先人典司宗祏文二年傳鄭祖厲王昭十八年傳子產
使祝史徙祏於宗廟注周廟厲王廟襄十年傳盟於亳城
北載書曰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注先王諸侯之太
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諸侯然大夫亦然季友爲桓
公別子故得立桓公廟郊特性記云公廟之設於私家非
禮也由三桓始也蓋友爲桓公別子莊公母弟得立孟叔
庶長不得立其後三家各立桓廟則違禮矣孟之成叔之
邱皆家邑也而昭二十六年傳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
有都以衛國也定十二年傳稱將墮三都則以其有先君
之廟故與季之費俱稱都左氏於禮合孟子公孫口口王
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朱子疑齊先君之廟不應有五處

故口口謂古之王者舊爲都處便自有廟如太王廟在岐
文王廟在豐平陸非齊舊都不得有齊先君廟因舍傳而
從周官以都爲都鄙之都按冢宰注則周官之都與傳之
都本無異義試爲朱子舉一證齊策靖郭君曰受辭於先
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君何哉且先王之廟在辟吾豈
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史記稱田嬰爲齊威王少子其曰
受辭於先王則辭乃嬰之封邑固已立出君廟辭非齊舊
都也六國表但紀潛王三年封田襄二十五年傳祝佗父
祭於高唐注高唐有齊別廟昭四年傳屬有宗祧之事於
武城又何疑於平陸之有齊先君廟乎大事表力辯魯無
文王廟按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

春秋傳禮卷三

七

禮記卷三

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
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始封君有三
等王同姓及異姓有功德受封者爲一等異姓固自得立
其四親同姓亦得自祭其祖若禰其一爲先君之次適今
君之母弟其未受封固統於別子不得禰先君矣及其出
封建社稷立宗廟亦自祭其所出之王爲禰廟而虛其四
廟傳至第五世則援世世祖是人祖公子之例以始封
君爲始祖而不祖出王所謂不得禰先君不得祖諸侯者
指公子公孫也下別論始封之祖傳文明白如此故郊特
牲記云諸侯不敢祖天子未嘗謂不敢祭天子也若泥於
不得禰先君一語概謂始封君無廟天下無無所自出之

人且朝聘昏冠皆於廟行禮故公羊曰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無廟則諸禮並廢魯鄭何得有周廟鄭桓何得有宗祫惟始封君各得立出王廟故衛為康叔之後而哀二年傳崩贖曰敢昭告皇祖文王喪服小記曰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者以親死者之神告於王考廟若本無廟則諸侯各守其國豈有舍其祖廟遠祔天子之理口不得祔記文不虛贅乎

通典兄弟俱封各得立禰廟口口譙王中山王俱封中山王上言乞立廟劉喜議不得立荀顛議得立時詔從荀顛又詔曰安平王諸子並封皆得立廟祭禰親盡數終其廟當毀無故下食支庶之國猥更隨昭穆而廢非尊祖敬宗

春秋傳卷之三

元

禮記卷之三

之義也其如前奏施行虞喜曰譙與中山俱始封之君父非諸侯尊同體敵無所為厭並立禰廟恩情兩申又宋庠蔚之曰諸侯別子封為國君亦得各祭四代諸侯既不就祭人子不可終身不得享其祖考或疑神無兩享舉魯鄭祭文祖厲足以塞之矣大韶謹按此三說者均非禮意詔謂下食支庶之國按大傳小記並云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此論士大夫祭於宗子之家國君承大統不與族人為宗此兩王不祭安平而何祭安平兩子俱封則兩王並為始封君均得為安平立廟庠謂人子不可終身不享其祖考是也至兩王之子當奉兩王為始祖而不祖安平非所謂父非諸侯尊同體敵故得立廟也至庠謂始封君得

祭四代則魯亦得立王季以下四廟乎

冬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左氏曰禮也公羊曰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穀梁曰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於齊告然後子之言內之無我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譏之不言如為內諱也 定五年夏歸粟於蔡穀梁曰諸侯歸粟諸侯相歸正也

徵曰大司徒大荒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一曰以弔禮哀禍菽秋官大行人致禴以補

春秋傳卷之三

二

禮記卷之三

諸侯之裁小行人若國凶荒則令開委之春官典瑞亦云徵圭以卹凶荒王者卹民難阨故令諸侯同卹災患春秋王命不行隱六年冬京師來告饑昭二十五年會於黃父晉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春秋不書俱見左傳必欲責諸侯歸粟於魯於事勢無當也逸書口匡篇大荒卿參告糴是古有告糴之禮故魯語臧孫辰言於嚴公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與周制合襄十一年同盟於亳城北載書曰凡我同盟無蕪年公羊於僖十二年傳曰無儲粟穀梁於僖九年曰無訖糴內大夫俱不稱使何獨以此為私行告糴於齊與書如齊告糴同似非褒貶所繫

二十九年春新延殿左傳曰春新作延殿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徵曰惠氏曰日中而出謂春分之後馬在野詩所謂駟駟牡馬在坳之野是也日中而入謂秋分之後馬在殿詩所謂乘馬在殿摧之秣之是也周官趣馬辨四時之居謂春中居牧秋中居殿故牧師孟春焚牧馬將出而先焚之所以除陳而生新草圉師則於中春始牧之時除蓐覺殿蓐者馬茲校釋器蓐謂之茲茲席也馬茲所以藉馬馬出而後除之既除而修之修成而覺覺之者新之也且神之也然則延殿之新當在夏之中春周正月二月三月皆非其時大詔按二傳俱言新無作字公羊曰新延殿者何修舊也何注繕故曰新有

春秋傳卷三

主

所增益曰作穀梁曰其言新有故也傳二十年新作南門賈注言新有舊在言作有新在春秋書新書新作例別經言新言殿傳言新作延殿作當屬衍字杜謂經無作字蓋闕非也

三十二年八月公薨於路寢公羊曰路寢者正寢也注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穀梁曰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齋終也

徵曰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士注疏本無下士字誤說之妻皆死於寢

鄭注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謂之適室正義曰諸

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卒歸於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周禮掌王之六寢之脩何休謂天子諸侯皆三寢與周禮違不可用又引皇氏云君謂女君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為適寢熊氏云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於夫之正寢夫人卒於君之正寢世婦卒於君之下寢之上者與皇氏異雖卒夫寢皆婦人供視之是亦婦人不死男子之手也服虔注左傳與皇氏同夫人之卒在於夫人路寢皆君路寢為小寢故傳八年夫人不葬於寢則不殯於廟服云寢謂小寢也皇熊各異未知孰是按卒於正寢者道也初疾時未必即在正

春秋傳卷三

主

寢故曲禮記曰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病乃遷於此以病養者俱齋齋當於正寢卒則得正其終焉君與夫人各有正寢小寢傳葬於小寢是公之燕寢非夫人之寢夫人之卒當在夫人之正寢夫人正寢比君之正寢為小鄭所云以君之下寢之上為適寢是也天官內豎職王后之喪遷於宮中則躡宮北宮也故內豎躡若君之路寢為日治事之處惟天子諸侯卒乃殯於此耳其夫人以下禮無文焉又按定十五年公薨於高寢穀梁注高寢宮名按范是也史記秦始皇紀康公居雍高寢共公居雍高寢景公居雍高寢又曰桓公居大寢躁公居受寢寢與宮通稱是高寢別宮名猶楚之有高府耳何注未審所據何書

冬十月子般卒公羊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
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
廟則書葬無子不廟無廟則不書葬異義曰未踰年之君
立廟否春秋公羊說未踰年之君有子則書葬無子則不
書葬恩無所錄左氏說臣之事君小心盡恩不得錄君父
有子則爲廟無則廢也禮臣不殤君子不殤父無子而不
爲廟是背禮棄義罪之大者也鄭駁曰未踰年魯子般卒
是也皆不稱公書卒弗諡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
不成於君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近漢幼少之帝
皆不廟祭而祭於寢罪之重者此何不罪殤者十九向下
云未踰年之君未必不冠引殤欲以何明異義又曰公羊

春秋傳卷三

三

禮記卷三

說未踰年之君皆繫於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
左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繫於父殺奚齊於次時父未葬
雖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不繫於父齊公子商臣殺其君舍
父已葬按禮君喪未葬已葬儀各有差嗣君號稱亦宜有
差左氏說是

徵曰公羊於閔元年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
也於僖元年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
臣子一例也注諸侯臣諸父昆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
父穀梁閔元年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
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有受國焉爾按僖繼已成
君閔繼未成君皆不書即位是閔固受國於子般矣晉文

公設桑口口冕服見周語以奚齊卓子惠公非正故立獻公
主行未踰年之禮子般以正口繼統雖未踰年固已君矣
蓋踰年乃即位改元者固禮也設冬盡遭喪當歲首雖未
葬卽改元如僖公於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元年書卽
位是也緣終始之義不可一年有二君故必踰年乃稱君
若臣子之心固不可一日無君一日爲君自當服以君父
之服其無廟者以無諡也其無諡者禮諸侯薨天子諡之
故祖祭乃諡穀梁所謂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不
書葬故無諡固非所論於無子不廟又非所論於臣不殤
君

閔公

春秋傳卷三

三

禮記卷三

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左氏曰速也公羊曰其言吉
何未可以吉也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而畢其言於莊
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穀梁曰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
畢而舉吉祭非之也

徵曰禘禘之聚訟久矣鄭箋商頌元鳥曰古者君喪三年
既畢禘於太廟明年禘於羣廟從釋文自此之後五年而
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注祭法謂祀天於圜丘
以饗配注大傳謂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注大司樂以
天神人鬼地示三者皆禘大祭也此鄭一家之說張純據
禮緯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皆分爲二祭惟賈侍中劉中
壘謂一祭二名孔氏正義宗之文二年正義曰取其序昭

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禘按小戴作於漢初郊特牲祭義皆以禘為春祭王制以為夏祭大傳以為祭其所自出之祭說已參差今欲綜眾說而折衷一是未易擇所從即春秋所書求之劉賈近是廟制天子七諸侯五祭之日自迎尸以至徹俎非彌日不給以一日而徧祭此必無之理若日祭一廟則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共十日祭前夕牲祭後有釋祭七廟者前節已移後節是天子諸侯四時之祭皆合祭於始祖廟無疑少牢筮日辭曰敢用來日丁巳用薦歲事於皇祖某甫以某妃配大夫三廟但云皇祖則祖禘統焉矣曾子問禘祭於廟則祝迎四廟之主又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禘祭於廟為無主耳文二

羊大禮記卷三

禘

通圖禮書

年大事於大廟公羊曰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穀梁曰大是事也箸禘嘗杜預曰大事禘也正義曰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定八年從祀先公傳並稱禘則知此大事於大廟皆禘也穀梁謂之禘杜謂之禘其義一也本非於禘外別有所謂禘然則曾子問何以言禘按王制云天子植酌諸侯酌植祭必禘亦有植故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饋食自薦熟始無朝踐薦腥兩節其儀稍簡可於各廟行之其餘皆禘故曰天子禘禘禘嘗禘烝諸侯禘一植一禘嘗禘烝禘孔氏公羊通義曰一或也非一年植一年禘之謂穀梁云一有一無爾雅云一見一否夏小正云一則在本一則在末其義皆為或謂酌則植嘗烝必

禘禘則或植或禘按孔說勝舊說惟禘可以植故此年禘於莊公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二十年禘於襄公經不書見左傳此植禘也可以禘故僖八年禘於大廟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宣八年有事於大廟定八年從祀先公此禘也禘為時祭之名非喪畢而祭之名經書吉者公羊所謂未可以吉而吉也春秋常事不書四時之祭常事也其書者春正月烝桓八年為夏五月復烝而書譏顯也八月乙亥嘗十四年為壬申御廩災而書志不敬也禘於大廟為致夫人書大事於大廟為躋僖公書有事於大廟為仲遂卒而釋書有事於武宮為叔弓卒去樂卒事書從祀先公為順祀書明乎此而五年殷祭之說緯不足據魯禘非禮之說小戴亦

春秋傳禮記卷三

禘

通圖禮書

未可信

鄭注王制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杜預范寧以為禘按三年喪畢之祭謂之禘謂之禘按之禮經都無明證士虞記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且而耐則薦菹而小祥又菹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自始死至吉祭儀節備於此經雖言士推之大夫諸侯天子殯至卒哭不過多其日月之數其祥禫無異鄭注記云是月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疏謂是禫月禫祭仍在廢此月當四時吉祭之月則於廟行四時之祭而猶未得以某妃配若喪中然也按祭用首月與仲月經師無定說而禫月

安能必值祭月若值祭月則於廟否則於寢是禮無定制
禫時已遷廟乎未遷乎遷則新主已入禫廟不得於寢未
遷則主猶在寢固不得於廟行之疏說未晰謹按此吉祭
卽三年喪畢將正主於禫廟而祭也猶未配者特性筮日
辭曰孝孫某敢用來日某諷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鄭注
士祭曰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妃者容大祥之後禫月之
吉祭按鄭以特性爲大祥後之吉祭是也檀弓云是日也
以吉祭易喪祭者以耐與虞較耐爲稍吉故以耐爲吉祭
以四時之常祭論則耐練祥皆喪祭也故記特著之曰吉
祭祭畢乃遷於廟大戴記載諸侯遷廟禮曰成廟將徙之
新廟君玄服從者皆玄服從至於廟注廟祝曰孝侯某敢

春秋傳禮卷三

未

禮記卷三

以嘉幣告於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末云遷廟事畢乃
擇日而祭焉其云成廟將徙之新廟者謂禫廟成將遷新
死者之主於廟也穀梁曰於練焉毀廟成廟之道改塗可
也易檐可也玄服者未純吉也不稱哀子某稱孝侯某者
吉祭也擇日而祭者祭羣廟也蓋喪畢遷新主於禫廟則
自禫以上皆將遞遷親盡則祧故祭以告遷告毀耳通典
段暢引春秋僖七年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
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以爲王喪再閏少五月而有事
文武明王爲卒哭除喪卽位而祭廟矣有事文武可知祭
及羣廟按僖八年書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左氏於七
年先發傳曰閏月惠王崩襄公惡太叔帶之難懼
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八年傳曰冬王人來告喪難故
也按魯語襄王三年而立晉侯襄王三年爲僖公十年口

〇〇由十年逆推之襄王元年爲僖八年然則禫乃吉祭今
年踰年然後改元則王崩實在七年 然則禫乃吉祭今
閏公喪未畢二十七月而行吉祭又行禫禮於莊公與王
喪未大祥而祭文武皆非禮也故詳書以示譏

鄭注祭法云禫郊祖宗報謂祭天以配食也此禫謂祭昊
天圓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明
堂祖宗通言耳下有禫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
有虞以上尚德禫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
用其姓氏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
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眾亦禮之
殺也正義引雜問志云春日其帝太皞其神句芒祭蒼帝
靈威仰太皞食焉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

春秋傳禮卷三

未

禮記卷三

謂合祭於明堂又注喪服小記曰始祖感神靈而生祭天
則以祖配之注大傳曰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
仰也並以禫爲祭天之名惟小記注又似禫稷爲不同近
之爲鄭學者歷引周語禫郊之事則有全烝楚語禫郊不
過醯栗以爲諸言禫郊與宗廟對文明禫非宗廟之祭大
韶謹按祭法此文全本魯語展禽此論專爲越祀爰居而
起發首云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下云黃帝能
成名百物以明命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
民堯能單均刑法以饑民此法施於民者也以死勤事則
祀之下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稷勤百穀
而山死此以死勤事者也以勞定國則祀之下云烈山氏

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疏夏之興也周棄繼之
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
故祀以爲社此以勞定國者也能御大災則祀之下云禹
能修縣之功此御大災者也能捍大災則祀之下云湯以
寬治民而除其邪文王以文昭武王除民之穢此捍大患
者也乃云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祭法作郊而宗
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舜而宗禹商人禘嚳依韋
注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所列皆人鬼無天神故祭法於禘郊祖宗後別論泰壇泰
折及三辰寒暑四時之祭祖謂始祖穀梁曰始封必爲祖
是也禘謂禘其祖之所自出虞夏祖顓頊頊所從出者

春秋傳禮記卷三十一

夫

禮記卷三十一

黃帝也商祖契周祖棄契棄所從出者嚳也故虞夏禘黃
帝商周禘嚳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禘先君公孫不得祖諸
侯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
公子大傳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后
稷始封於櫜爲始封君奉嚳爲出王廟歷不窋至慶節正
稷爲始祖而不祖嚳所謂世世祖是人也故周無嚳廟周
人奉稷爲始祖本始祖之心追始祖所自出故商周並禘
嚳喪服小記大傳所云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此其義也祭統云設同几禘嚳以姜嫄配故生民歌姜嫄
而云履帝武敏毛傳曰帝高辛氏之帝也從於帝而見於
天將事齋敬也是也周歌姜嫄與商歌有娥同知此而后

稷無父姜嫄無夫之妄可以釋齊魯韓詩公羊說聖人皆
無父感天而生云感天可也漢高祖亦感雷電晦冥蛟龍
之異而生豈得云高祖非太公子云無父是自誣其本朝
然則魯語先言禘者黃帝帝嚳在先本其世次不得先顓
頊於黃帝先冥稷於嚳故先禘於郊固先祖有功德別爲
禘郊祖宗皆崇德報功之典不論祭之大小也商祖契而
周不祖稷者因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故言郊稷其實配者特配天於南郊周固祖
稷不祖文王故喪服小記云禘其祖之所自立以其祖配
之而立四廟祖后稷也所自出者嚳也以其祖配之指文
武也四廟四親廟也后稷文武合四親爲七廟配非合食

春秋傳禮記卷三十一

辛

禮記卷三十一

之義謂以文武二廟配稷同爲不祧之廟耳以所自出爲
感生則以祖爲稷以稷配靈威仰是禘稷非禘嚳與祭法
注說又兩歧周頌維序云禘太祖也箋云太祖文王也張
齊賢議曰伏尋禮經始祖卽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或
有據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
及鄭注詩序云太祖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彼以王者
祖有功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以謂文王爲祖自
非禘祭羣合食之太祖此說是也後世多崛起無始封之
祖卽以受命王爲始祖三代以前不然商既祖契宗湯周
自然祖稷宗文王鄭見孝經云宗祀文王祭法云祖文王
或祖或宗其說不定故云祖宗通言耳今按孝經宗祀與

祖宗之義別宗尊也謂尊祀文王於明堂故樂記云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統云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配上帝與配天兩義絕不同郊祀后稷謂祀天南郊以稷配食明堂非祀五帝之所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郊則壇而不屋屈天神於明堂則祀五帝於明堂以配文王非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矣配對也匹也毛詩皇矣傳曰對配也文王有聲傳曰匹召誥其自時配皇天君奭殷禮陟配天大雅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皆謂其德足以相配也然則配上帝者謂立明堂以尊祀文王與配天南郊者相匹所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鄭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明堂竊所未喻鄭禘禘志云魯莊三十年八月公薨閏二年五月吉禘時

春秋傳禮卷三

三

禮記卷三

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難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則禘既禘即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閏以二年八月薨僖二年除喪始禘太廟明年禘於羣廟自此而後五年再殷祭六年禘故八年禘僖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間有閏積二十一月明月即禘經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文公十八年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禘三年禘於羣廟六年禘故八年禘昭十一年五月夫人齊歸薨十三年平王之會歸不及禘冬公如晉十四年春歸乃禘故十五年乃禘經云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至此五年再殷故二十五年禘於襄公通典備載諸說高堂隆云喪以奇年畢則禘亦奇偶年畢則禘亦常在偶年陳舒說三

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祭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間舍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合徐邈說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殷曹述初難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植酌三時皆禘禘雖有定年又無定月唐太常議高堂生則先三而後二徐邈則先二而後三按鄭氏法甲年既禘丁年當禘己年又禘壬年又禘甲年又禘丁年又禘周而復始以此相承禘後去禘十有八月而近禘後去禘四十二月而遠分析不均徐氏準以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禘若甲年禘丙年冬禘己年夏禘辛年冬禘有象閏法疏數又均權之諸儒義實長矣以上通典孔氏正義則謂禘禘自相距各五年徐彥則謂禘禘同三年但時異楊士勳則謂禘三年而禘五年凡此諸說不外通數各數兩法通數則三年禘五年禘八年禘十三年禘非五歲再殷之義各數則三年禘五年禘六年禘九年禘十年禘既禘多而禘少十二年禘至十五年則禘禘一年並舉尤非其義至鄭所推元鳥正義已疑之云閏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是春秋文而於禘之前經無禘事知所云僖二年文二年宣二年昭十四年除喪始禘並是鄭推算而云非實事況大禘僅見公羊說春秋於十二公所載祭名有嘗烝禘三者不見有禘至昭二十五年左傳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大夫遂怨平子此傳因昭公將逐意如

春秋傳禮卷三

三

禮記卷三

雜敘前後事非一時禘於襄公未必實在二十五年鄭不
過據以合五年之數耳甚非實事公羊所云五年再殷祭
殷祭不知何禮緯書遂謂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光武信讖
張純據之以希世主而後人沿其流治禮者但以經證經
可矣

春秋傳禮徵卷三

春秋傳禮徵卷三

三

禮徵卷三

春秋傳禮徵卷四

古雙朱大韶仲鈞著

僖公

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左氏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棗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徵曰凌氏禮經釋例曰呂氏春秋權勳篇晉獻公乃使荀息以屈產之棗為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是晉時聘虞享時束帛所加之璧為垂棘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為屈產之棗三傳及孟子皆有此文而何休杜預范寧趙岐不知引享禮以釋之疏矣大韶謹按聘禮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以將命于朝下大夫取以

春秋傳禮徵卷四

禮記卷四

入告出許享用庭實假道但用束帛不特不用棗馬并不加璧虞虢相依晉欲伐虢故以重寶假道本非聘也假道者假於所過之國非所聘之國若以屈產之棗為庭實則用聘禮於虞復云假道於虞其可通乎帥伐虢之師而入聘人國亦無此法此子書之不經非注者之疏

四年遂伐楚次于陘左傳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注束茅而灌之以酒是縮酒
徵曰天官甸師共蕭茅注鄭大夫云蕭或為茜茜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也春秋傳無以縮酒說文曰束茅加于灌圭而灌鬯酒是為茜像神飲之也引春秋傳無以茜酒是用鄭大夫說

而春官司尊彝醴齊縮酌鄭注醴齊尤和以明酌沛之以茅縮去滓也郊特牲縮酌用茅亦引春秋傳無以縮酒為證是縮酒有二一為裸鬯之用一為縮酌之用未審何義為是

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注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龜長數短曲禮正義引此傳曰時獻公卜驪姬不吉更欲筮之史蘇欲止公故託言筮短龜長耳其實無復優劣鄭注占人云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是鄭及杜同

春秋傳禮徵卷四

禮記卷四

鄒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定元年傳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哀二十三年傳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雒誥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雒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雒食皆用卜而筮不與故表記曰天子無筮鄭注謂征伐出師若巡守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是也春官太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既高作龜大祭祀命龜大遷大師貞龜士冠筮日筮賓特牲少牢筮日筮尸惟葬用卜士喪卜葬日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族長泄卜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是大事卜次事筮惟卜重筮輕故先卜而後筮僖二十四年傳晉文公納王先卜遇黃帝戰於版泉之兆復筮之得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洪範謀及卜筮又

云龜從筮從白虎通卜時西鄉已卜退東鄉問著于東方然則筮人云凡國之大事皆先筮而後卜者即事有漸之義與春秋先卜後筮義不相背樂記諸侯以龜為寶昭十八年傳使公孫登徙大龜定六年傳成之昭兆是也禮器家不寶龜昭十八年傳鄭駟氏請龜以卜子產弗予魯語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守龜者世守之龜故須請章注以為卜人非也白虎通引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然則龜之長於筮有明徵上史蘇託言

左傳與小臣小臣亦斃

徵曰內宰之屬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晉語章注小臣官名

春秋傳禮卷四

三

禮圖義書

掌陰事陰令然則小臣即周官之內小臣與燕禮大射儀之小臣職別

五年左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徵曰異義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圓臺觀鳥獸魚鼈諸侯富有時臺圓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莫反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中壘之靈沼謂之辟離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靈精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圓曰靈圓稱沼

曰靈沼謹按經師以明堂辟雍靈臺同處謂之三雍以辟雍為大學此相傳說耳周頌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毛傳曰雝澤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有事于澤澤水草所鍾也是圓中有臺臺下有沼孟子稱文王之囿七十里三輔黃圖載靈臺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又曰靈臺辟雍皆在長安西北四十里詩靈臺釋文曰靈臺在始平鄠縣今屬京兆府所管十五年傳秦伯獲晉侯舍諸靈臺是臺所處也謂之靈者孟子引詩而說之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說苑修文篇曰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斯其義也其後以祖宗舊制為一代大法猶舉應造

春秋傳禮卷四

四

禮圖義書

舟皆祖制也未聞以靈臺觀天文亦不聞別有圓臺左氏說靈觀二臺皆在廟於禮無文袁準正論辯之詳已今按觀臺者臺門也釋宮觀謂之闕釋名觀望也闕闕也在門兩旁闕然以為道也周官治教政刑並縣于象魏使萬民觀之以其縣象使民觀之故謂之象魏亦謂之觀以其可以觀雲物可以遠眺望故亦謂之觀其上屋謂之觀臺禮器記曰天子諸侯臺門正義曰兩邊築土為基基上起屋曰臺門定二年傳邾子在門臺臨廷指門而言曰臺門謂門上有臺也指臺而言曰門臺謂臺在門上也禮運記曰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諸侯廟在雉門內出謂出雉門觀在門兩旁故定八年雉門及兩觀災游於觀

之上謂游於觀臺也公視朔於治朝由治朝出應門故遂登觀臺則臺不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亦不在廟春官保章氏掌天文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鄭司農注以二分二至觀雲色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黑為水黃為豐則雲物即天文公羊說諸侯不得觀天文亦無證

萬氏斯大曰周秦以前至不繫冬夏分不繫春秋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此指周正而不繫以時也獨大司樂有冬至夏至夏至之稱周正建子改月改時當短至時立春已半月當長至時立秋已半月即繫以時亦當以春秋而不當以冬夏世

春秋傳禮卷四

五

禮記卷四

傳周官勅自周公周公聖人也豈其戾於本朝正朔加以非時之名至於二分在夏正則當春秋在周正則當冬夏謂之分者以日夜至此而均長短至此而分又以當卯酉月日行至此而適中故傳曰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周正也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仲秋之月日夜分夏正也則無論周正夏正皆無繫以時者自漢始漢武造太初歷改用夏正分至啟閉始均二十四氣之名始立又曰二十四氣在夏正則安於周正則戾蓋周改月改時其啟閉前後實當大雪驚蟄芒種白露之節無此四節大韶謹按論改月改時者言人人殊惟萬此說為無理三正迭遷不始殷周甘誓已云怠棄三正謂王者改正可也謂王者改時是

無天也授時成歲均以日行躔度桓五年傳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此指寅申巳亥四孟月杜預以始殺為酉月非也莊二十九年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此指昏旦所見之星與日次而言僖五年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傳載卜偃之言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且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昭四年傳日在北陸而滅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曰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為孟夏北史李業與傳曰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此定論也安得云周之冬夏至周之春秋分冬夏二至者黃道發斂之所由生惟春秋二分正當黃赤二道之交月所行之度即日二至所行之度春分之月上弦於夏至之日道下弦於冬至之日道則望在秋分之日道可知秋分之月上弦於冬至之日道下弦於夏至之日道則望在春分之日道可知傳云分同道也是也故春官馮相氏曰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而洪範則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蓋月行不與日道同月所行為白道日以入赤道內為陰出赤道外為陽月則以入黃道內為陰出黃道外為陽當其出黃道南為正交入黃道北為中交距交一象限去黃道六度為半交月行二十七日有奇而交一終每交退天一度半十八年而退天一周故日行黃道與赤道交也歲祗兩次月之行白道與黃道交也

春秋傳禮卷四

六

禮記卷四

則月有兩交每月有冬有夏惟春秋二分與日同度故馮相氏云春秋致月二者義實同然則洪範所云冬者冬至之日道也所云夏者夏至之日道也冬至夏至洪範已有明文妄言周秦以前至不繫冬夏此何說也春秋書日南至者以日體言禮記言短至者以日景言周官言冬至者兼氣言三禮義宗曰夏至為中者至有三義一以明陽氣之至極二以明陰氣之始至三以明日行之北至故謂之至又曰冬至中者亦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謂之至萬泥於改時之說一誠周官為偽書按周官用夏正無一用周正內宰職上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若周正則上春為夏之十一月

春秋傳微卷四

七

禮記集說

安得始蠶凌人職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若周正則十二月為夏之十月水始冰安得斬冰別詳周官釋歲則冬至夏至為子午月又奚疑國史書時王正朔故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猶孟獻子云正月日至七月日至云正月七月可也謂周之正月七月也若云春日至秋日不至則不通矣四時天所有殷周不得擅改故國史於春三月必繫以王然則何以書春日春秋四時畢備以月繫時若不書春是無歲始冬不可為歲始周以十一月為正歲首書冬便一年有兩冬故秦之歲首可書冬十月周之歲首不可書冬十一月也至謂啟閉前移當大雪驚蟄芒種白露尤不成語周之立春日在營室則立夏在畢立秋在翼立冬在

尾安得云立春當大雪立夏當驚蟄立秋當芒種立冬當白露昭十七年傳日日過分而未至二十四年傳日日過分而陽猶不克當夏五月而云日過分當夏六月而云日過分而未至是正朔可改而節氣不可改明甚漢兒寬與博士作正朔議謂黃帝建氣物分數氣即二十四氣也五日為候三候而氣小正正月啟蟄月令仲春始雨水仲夏小暑至仲秋白露降其名皆在漢以前逸書備載二十四氣之名執其一孔之見盡誣古書為偽幾於無書可讀

春秋傳微卷四

八

禮記集說

冬晉人執虞公左傳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注臘歲終祭神之名正義曰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改臘曰嘉平蔡氏獨斷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應劭風俗通按禮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驚臘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此言虞不臘矣明當時有臘祭與蜡合為一祭言漢改曰臘不蜡而為臘矣

徵曰郊特牲記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鄭注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據此則臘與蜡不同而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此周禮所謂蜡也是臘即蜡正義曰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衣黃

衣黃冠郊特牲息民與蜡異也又曰凡蜡皆在建亥之月
皇氏以爲夏殷蜡各在己之歲終據傳冬十二月丙子朔
晉滅虢是臘在建亥之月蜡與臘得在一月但祭分兩時
耳

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非禮
也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不耐於姑則弗
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
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齊於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
曰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
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
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

春秋傳禮卷四

九

禮記卷四

焉

徵曰說夫人者三傳異義近人多宗公羊劉逢祿公羊釋
例曰耐廟不得言致孔氏通義曰左氏以爲哀姜穀梁以
爲成風皆與致義不合致者告至一辭金氏禮箋曰經例
卒稱夫人葬稱小君是夫人爲生稱不得通於已葬哀姜
薨已七年致主於廟而猶稱爲夫人無是禮矣公羊以爲
齊媵女之先至者爲得其實婦人廟見曰致自嫁者言之
曰致女成七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自來歸者言之曰
致夫人桓三年齊仲年來致夫人也與此經用致夫人是
大詔謹按當從穀梁說三年書葬我小君哀姜以小君禮
葬則哀姜已成之爲夫人矣成之爲夫人則已配於莊公

無須於此年致之豈有葬歷七年而始致其主者乎左氏
未得其實公羊以爲齊媵女之先至者以宣八年葬我小
君頃熊誤以文公夫人爲僖公夫人遂勅爲僖公本取楚
女二十年西宮災董生說曰釐取於楚而齊媵之齊公使
立曰爲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居此
誅去之意也按經師各有授受後人未敢臆斷其是非獨
公羊此義不可從楚自熊繹以後其名並繫以熊三代以
前男子有冠姓者乎潛夫論氏姓篇以晉祁奚爲黃帝子
必祁大夫注祁奚食采於祁因以爲氏祁縣今屬太原昭
二十九年傳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賈辛爲祁大夫注祁
太原祁縣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半姓其後也索隱
引世本曰六曰季連是爲半姓季連者楚是也鄭語楚之

春秋傳禮卷四

十

禮記卷四

與者其在半姓乎古者男子冠氏於上女子繫姓於下昭
十九年左傳半姓有亂必季實立傳有江半季半不聞稱
江熊季熊惟桓十二年傳杜注羅熊姓國此預之妾也顧
氏補正改爲半姓是也如公羊說春秋應書夫人半氏薨
書葬我小君頃半古今傳記不聞熊爲楚姓然則左氏作
敬嬴公穀作頃熊者敬頃同聲嬴熊聲相近王弼云古人
讀熊皆于陵
反公穀師口授遂誤敬嬴爲頃熊文十八年左傳文公二
妃敬嬴生宣公是出姜爲文公適夫人敬嬴者秦之媵女
也故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祕因姻好而來歸也
自誤以文夫人爲僖夫人何乃謂宣公卽僖公妾子此妾
之又妾者也世家世本並云宣公文公子穀梁同僖公篇

不見逆女之文意取聲美當在為公子時如齊人魯公立
媵為夫人春秋應書某如楚逆女乃得其實宗廟之祭夫
婦親之公如欲立齊媵為夫人則齊媵助祭可已何須致
又何待八年始致公取楚女定在何年知公羊之說誣矣
金以葬稱小君夫人為生稱說亦泥聘禮曰若兄弟之國
則問夫人又曰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定十二年左傳從
我而朝少君義同是夫人小君存歿通稱又以致為告至
之辭尤非凡書至自某者此告至也若致女致夫人非此
之謂禮婦入三月然後廟見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則歸
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然則致者成其為婦也頃熊來
歸在何時可以三月之廟見當致夫人乎按劉向曰夫人

春秋傳禮記卷四

十一

禮記卷四

成風也致之於太廟立之以為夫人此即異義所謂以子
爵母也其事於禮本無徵其人則成風近是

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公羊曰此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
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注不以殤禮降
也許嫁卒者當為諸侯夫人有即貴之漸穀梁同

徵曰孔氏通義曰諸侯絕旁尊為其女子子無服惟嫁為
國君夫人者乃以尊同服之若其許嫁國君雖未嫁有貴
道當亦為之大功從內女有服者錄卒喪服大功章有女
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
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彼言女子子而
許嫁大夫者雖未嫁得以貴降其世叔父母姑姊妹與嫁

者同則父母於未嫁女亦得以貴制服相較足明矣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左傳下拜登受正義曰覲禮天子
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升自西階東
面太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
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彼降階再拜是此下拜升成拜是
此登受

徵曰鄭於覲禮注曰大史辭之降也春秋傳曰且有後命
以伯舅畫老毋下拜此辭之類疏彼以齊侯年老故未降
已辭此下拜禮也故降拜乃辭之彼齊侯不升成拜者亦
以年老故也謹按諸侯受於天子與諸卿夫受於諸侯聘
使受於主國君禮稍別燕禮大射儀公舉媵爵為賓舉旅

春秋傳禮記卷四

十一

禮記卷四

行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注升
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聘禮主君禮賓受幣降拜公辭升
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再拜稽首歸饗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大
夫辭升成拜問卿賓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
辭升成拜燕大射之拜親拜於君所也歸饗餼之拜問卿
之拜皆奉其君之命而致故皆再拜稽首經文明著之曰
辭若覲禮無辭文始王使人用璧勞侯氏升聽命降再拜
稽首遂升受玉繼天子賜舍侯氏再拜稽首至覲日侯氏
坐奠圭再拜稽首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
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享奠幣再拜稽首
擯者曰子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

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告聽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經文但云延之曰升不言擯者辭則太史述命之時未嘗以王命辭也據禮諸侯見天子與受賜無辭法此宰孔辭無下拜者異數也故外傳紀其事曰桓公召管仲而謀若本有辭法桓公但依禮而行可也何須與管仲謀鄭注禮據此傳正義據覲禮以證皆未細審也又按司儀云諸公之國相爲國客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又曰致饗餼如勞之禮皆下堂拜命訖登堂即受幣無升成拜之文與此傳合與覲禮不合

冬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公羊曰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

春秋傳禮卷四

十一

禮記卷四

君之子奚齊何殺未踰年之君也穀梁曰其君之子者何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徵曰奚齊及卓皆未踰年一書君之子一書君者左氏紀其事曰殺奚齊于次殺公子卓于朝戴氏東原曰立子不以正即位不正其爲君義不素定也雖有先君之命私也即君位於朝然後成之爲君說足與左氏相發明不得書弒其君奚齊義未定也不得書殺公子爲喪主也然則奚齊不稱君之子而何稱穀梁失經意

十年左傳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

徵曰春官司巫掌巫降之禮鄭注降下也巫下降神之禮

疏人死骨肉下沈於地精魂上歸於天天地與神人通楚語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齋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楚辭九歌靈皇皇兮既降朱子集注以靈爲神降於巫之身者也巫能下神故太子精魂得憑巫而與人言此理之常

十一年左傳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情注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爲瑞 文元年毛伯來錫公命注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爲信信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

徵曰攷工記玉人職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

春秋傳禮卷四

十一

禮記卷四

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鄭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以上謂之守者諸侯世守之圭也文九年傳楚子越椒來聘執幣敖莊叔曰敖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幣即玉也聘用瑑圭猶曰先君則命圭爲世守之圭明矣杜乃云出聘必告廟故曰先君按聘禮使者釋幣于禰無聘君告廟之事杜凡爲之說覲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莊元年公羊傳命者何加我服也若賜以命圭之事毛詩序曰崧高命申伯也其詩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介圭命

圭也說文引書曰稱奉介圭卽顧命簣稱奉圭之文與尺有二寸者別此因申伯出封故錫命圭觀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以璧勞侯氏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侯氏還璧使者受此璧也非圭也所以勞諸侯非所以賜諸侯也王勞諸侯以璧猶君勞聘賓以束帛乃傳云王賜之命而隋以受瑞似王賜以玉矣今按周語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歸告王曰執玉卑替其摯也替摯無鎮事與此傳同又曰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晉侯以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卽冕服不聞錫以命圭也然則執王者謂受王命執其信圭以爲摯耳

春秋傳禮徵卷四

十五

禮記卷四

故曰替其摯非因其卽位而以命圭錫之外傳義甚明

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左氏曰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於防而使來朝公羊曰鄆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穀梁曰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朝已也言使非正也以病鄆子也注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左氏近合人情

徵曰說此經者多從左氏顧氏五經同異載何孟春說曰禮婦人謂嫁曰歸諸侯之女出曰歸于某春秋書叔姬歸于紀始嫁之文也重書歸于鄆則以紀侯失國紀季有鄆在齊叔姬於是歸奉其祀也亦謂始嫁之文可乎文十二

年紀子按當作來朝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叔姬卒不言紀當作絕也然則不繫之國謂皆內女之未嫁者可

乎萬氏斯大曰此鄆季姬也前此何以不書歸蓋歸於鄆子爲世子時公不自主其昏也今既寧何以不書既詳其遇防使朝之事則來寧自見不必書也允儒多從二傳此傷風敗俗之尤趙子常云使其請已者謂公怒其不朝而止姬姬使鄆子因朝而請見如此則三傳可通或疑明年季姬歸鄆爲始嫁之文獨不見紀季姬之歸鄆非始嫁亦書乎若以叔姬繫紀季姬不繫鄆爲疑今年已見明年歸鄆自從省文毛氏奇齡曰文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則齊昭公夫人齊君舍之母徒以商人弑君舍無禮於姬史官截去齊字祇稱叔姬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則并與其夫同歸寧者是春秋三子叔姬皆屬已嫁與此季姬去國稱字同大韶謹按此三說者均似是而實非春秋書來寧字二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僖二十八年杞伯姬來莊公卒成風存於禮猶得寧而於莊二十五年書伯姬歸于杞此季姬未嘗書歸于鄆未嘗書鄆季姬來左氏何由知其來寧來寧禮也歸者始嫁之文因來寧而明年書歸是再歸也無此例至莊十二年書紀叔姬歸于鄆蓋閔紀之亡故於二十九年書紀叔姬卒三十年書葬紀叔姬備錄其事閔之也必繫以紀明爲紀侯夫人也伯姬女君異於始嫁者也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故謂嫁曰歸

春秋傳禮徵卷四

十六

禮記卷四

人弑君舍無禮於姬史官截去齊字祇稱叔姬宣五年齊

高固及子叔姬則并與其夫同歸寧者是春秋三子叔姬皆屬已嫁與此季姬去國稱字同大韶謹按此三說者均似是而實非春秋書來寧字二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僖二十八年杞伯姬來莊公卒成風存於禮猶得寧而於莊二十五年書伯姬歸于杞此季姬未嘗書歸于鄆未嘗書鄆季姬來左氏何由知其來寧來寧禮也歸者始嫁之文因來寧而明年書歸是再歸也無此例至莊十二年書紀叔姬歸于鄆蓋閔紀之亡故於二十九年書紀叔姬卒三十年書葬紀叔姬備錄其事閔之也必繫以紀明爲紀侯夫人也伯姬女君異於始嫁者也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故謂嫁曰歸

如季姬嫁爲鄆夫人公怒止之明年還鄆當書鄆季姬歸于鄆春秋別嫌明微不當以已絕復歸之人同於始嫁之人何引紀叔姬歸于鄆句首刪去紀字是自留其罅隙也萬謂省文春秋之例無事在隔年而蒙上省者卽有之如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七年正月暨齊平此中無異事故蒙上伐燕文而書此閒時而不閒事也與此別至謂歸鄆爲世子時公不自主昏尤屬舛說歸於世子與歸於國君同內女爲大夫妻者如莒慶齊高固尙書來逆鄆子爲世子時而取魯女何所諱而不書嫁爲鄰國世子婦公何以不主昏至何引文年之子叔姬以證按公羊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

之穀梁曰許嫁以卒也惟左氏以爲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按內女之被出者如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宣十六年邾伯姬來歸成五年杞叔姬來歸是若□□□□被出於杞當書杞叔姬來歸尊同則服其親服既被出者□□得爲諸侯夫人無服何以卒子叔姬然則書子叔姬卒者與僖九年書伯姬卒例同皆許嫁爲諸侯夫人而以成人之喪治之也公穀之說甚正左氏因杞伯來朝牽合爲一事乃有請絕叔姬之說春秋書杞伯來朝書二月庚子子叔姬卒絕然兩事如左氏說當書杞叔姬卒不當但書子叔姬使已適人之女與未適人者混成五年杞叔姬來歸八年杞叔姬卒顯有明證此

皆左說之誣趙子常以請已解爲使鄆子來朝而請已不知請已者公穀說也因不朝而使來朝者左說也和合爲一尤穿鑿至毛謂春秋三子叔姬皆屬已嫁與此季姬去國稱字同按齊人執子叔姬齊人來歸子叔姬明繫齊侯夫人若云齊人來歸齊子叔姬不成辭而云史官截去齊字乎齊高固及子叔姬明繫高氏婦若子叔姬來高固不來則當書高叔姬如蕩伯姬比叔姬爲高氏婦而云齊高固及齊子叔姬來尤不可通如其說則當書鄆子及季姬不當書季姬及鄆子此夫爲妻綱之禮也

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穀梁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事也始封必爲祖徵曰漢丞相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曰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已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此其說鄭注禮宗之注王制天子七廟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注祭法遠廟爲祧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祧於二祧之中注序官守祧云遠廟爲祧周爲文王廟武王廟注守祧職云遷主所祧曰祧先公之遷主祧於后稷之廟先王之

遷主臧於文武之廟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天子
七廟其正也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
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繇是
言之宗無數也此其說王子雍宗之云天子七廟者謂高
祖之父高祖之祖爲二祧并始祖及四親廟爲七聖證論
曰周之文武受命之主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
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
稱周室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並親廟四而
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張融難云若數高祖之父祖與
文武爲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以言七廟無虛主故以孔之
言爲本穀梁小記爲枝葉按王不好鄭學而論廟制則劉

春秋經傳集解卷四

十九

禮記集說卷四

說與聖證論之言篤矣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
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
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
皆月祭之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於天子云遠廟
爲祧享嘗乃止於諸侯云顯考祖考享嘗乃止則二祧爲
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又奚疑如鄭說周公時文武居四
親之列何得謂之遠先公之遷主臧於后稷廟以孫從祖
可也先王之遷主臧於文武廟屈祖於孫不可且后稷及
文武便有三祧祭法何云二祧張融以尤廟難王劉固云
宗不在數中矣大韶謂周之制與夏異與殷亦異禹及身
而王湯以孤聖獨興故夏祖顓頊謂夏無始而卽宗禹殷

祖契而卽宗湯周則文武並有功德將宗文而遷武乎武
固受命王也不可遷將宗武而遷文乎文固受命惟中身
不可遷一代不得有兩宗故周公依古七廟之制以待後
之迭毀依殷三宗之制別立廟於東都爲世室是爲明堂
固不在七數清廟詩序云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
侯率以祀文王焉戴氏東原毛鄭詩攷正曰據雒誥是爲
成王七年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文武之詩周
公相成王朝諸侯後故咸至廟中助祭孟子引書丕顯哉
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中不顯頌文不承頌武甚明不
古字通顧氏唐韻正言之詳矣按戴說足補序說所未及試證之書大傳
雒誥傳曰於卜雒邑營成周立宗廟一統天下合和四海

春秋經傳集解卷四

二十

禮記集說卷四

而致諸侯天下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
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
公與升歌而弦文武愀然若見文武之身其云升歌者卽
明堂位記所云升歌清廟也是雒邑之祀固合祭文武於
明堂雒誥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又曰予以秬
鬯二卣曰明禋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文武並稱則
明堂之爲合祭文武甚明逸書作雒篇乃作大邑成周于
土中南繫于雒水北固于郊山以爲天下之大濼乃設郊
兆于南郊以祀上帝以后稷配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焉
封人社壇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乃位五宮太
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卽常累復

格藻祝設移旅楹春常畫內階元階隄唐山磨應門庫臺
元闔其云設郊兆者即召誥用牲于郊也云社壘者即社
于新邑也云先王皆與食者即雜誥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也云乃位五宮者古位立同字故古文春秋公即位爲公
即立位即立也乃立五宮句目下言反玷以下與明堂位
記略同是明堂固建於東都爲合祭文武之廟故雜誥云
王入太室裸攷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言
三代之制異名同實古世太同字文十五年太室屋壞公
穀作世室公羊曰世室世世不毀也周公曰太廟魯公曰
世室周以后稷爲太廟故魯以周公當之以文武爲世室
故魯以伯禽當之而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

春秋傳經卷四

主

禮記卷四

之廟武世室也以武公當武王此記人之失然可見文武
世室固不在七數中矣知此而九廟之疑可以釋并大小
宗伯守祧典祀諸職不見明堂之祭亦可以明
說明堂者多異義蔡氏月令章句合太廟太室明堂大學
□□□□包詳鄭注堯典受終于文祖云文祖者五府之
大名猶周之明堂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府以尊天
重象也五府者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
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亦煙怒之府謂之
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此鄭所
本又注雜誥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曰成我所用明子
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廟之屬爲用

其法度也又注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曰文祖者周曰明堂
以稱文王此三注同按逸書蔡公篇亦惟有若文祖周公
哀二年左傳文祖襄公文者頌美之稱文祖與光烈考對
文周公告成王稱文王爲文祖與蒯贖稱襄公爲文祖義
同故太史公曰舜受終于文祖文祖堯太祖廟也其訓古
矣緯書以火精爲文祖不過證成赤伏符耳以之說經不
敢信一鄭又注玉藻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
立于其中曰南門國門也天子宗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
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路寢
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
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又駁

禮記卷四

三

禮記卷四

異義曰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
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
人明堂五帝帝一室合於數注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
曰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按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
類亦如之兆山川五林墳衍各因其方天神地示皆爲壇
而祭惟喪國之社屋之以五精之帝各處一室古無此禮
不敢信一既以五室象五行則木火金水之屬當在東南
西北之正室何以舍四正而宅四隅使坐鄉皆偏不敢信
一南門者應門也顧命逆子釗于南門之外下云王出在
應門之內應門即南門諸侯□□僖五年左傳公既視朔
遂登觀臺廟在雉門內既視朔□□□□□□視朔當在

應門故記人曰聽朔于南門之外上句言南門下句言闔門左扉即闔南門之左扉也春官太史亦云闔月詔王居門終月以南門爲國門以闔門爲闔路寢門分爲兩解不敢信一大戴說明堂曰此天子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或曰此文王廟也小戴曰大廟天子明堂故鄭云天子宗廟及路寢皆爲明堂制然謂大寢如明堂則無解於顧命之東西序東西房及西夾更無解於覲禮戶牖之間及記之東箱故答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作靈臺辟雖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周公攝政乃立明堂於王城按皋應三靈辟雖皆本祖宗舊制爲一代大法明堂非周公所創既爲周公制

李來傳禮記

卷三

禮記卷三

作禮經亦周公手定又何以不爲明堂制此尤不敢信

明堂制度攷工記與大戴記不同攷工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則云九室室有四戶八窗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其外水名辟雖北魏李謐善論辯之曰攷工記得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盛得於戶牖失於九室蔡伯喈識其修廣之不當未思其九室之謬鄭康成釋五室之位各居四隅四隅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朝各失厥中左右之介棄而不顧近人孫氏星衍明堂遺制攷爲九室圖三三平列中爲道縱間九尺按逸書月令解及呂不韋十二紀於四正之室並有左介右介介介介夾也鄭注鄉射記曰兩旁謂之介

射侯兩旁謂之介室之兩旁謂之介其義一也室之有左

右介猶堂之有東西夾皆於一地若三三平列爲九室室間有道以間之則四正與四隅各自爲室安得謂某室之左介某室之右介且南北不過七筵疊排三室已占六筵之地橫間減縱間一半一道得四尺五寸則南北兩頭迫於堂廉盡階不升堂卽入室成何體制攷工月令本無九室之文欲通大戴失之小戴孫又曰攷工記既稱五室又云內外有九室知約舉青陽明堂諸有名之室爲五而四隅室在其數中周制本有九室鄭云路寢如明堂制據內有九室之文則明堂亦九室矣內有九室蓋言王宮之內按記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內路

李來傳禮記

卷三

禮記卷三

寢之裏也外路寢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疏九卿之九室在路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天宮九嬪職掌婦學之禮以教九御然則九嬪之九室當在后正寢後此與明堂之制何涉而漫引乎孫說甚疏實事求是證以尙書毛詩及古禮經則明堂有二一爲壇壝宮觀禮諸侯觀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秋官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子于下等方三百步積尺五千四百十二尋方九十六尺旁一門則四門周書明堂篇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

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應門即南門謂其位更在南耳釋之曰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小戴題篇曰明堂位斯其義也覲禮不言壇階司儀則分上中下三等注諸侯各於其等奠圭降拜既乃升堂授玉堂即壇也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明堂者壇也是也天官掌次王合諸侯則張次小次注大次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次疏大次去壇遠小次去壇近此天子大朝諸侯之明堂巡狩方岳亦如之故孟子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封禪書泰山下有古明堂遺址荀子曰云築明堂於塞外亦謂築土為壇壇宮也是也一

卷之四

三

禮記

為合祭文武之明堂周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近為毛詩學者據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明堂祀上帝之所口壇而不口此說非也作雒篇明言四阿反坫矣史記篇曰勇而害上不登於明堂口口口口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故曰登於明堂服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為祖廟是也至攷工之五室本非明堂傳禮者誤為一上言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此記明堂修廣及高之數以積尺計之九九八十一七九六十三共五千百有三尺其下云五室凡室二筵謂五寢之室非謂於一堂之上為此五室也天官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夏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鄭以寢為廟寢者據祭

禮記

三

禮記

祀修寢一句耳下文云王行洗棗石掌蹕宮中之事若為廟寢則當如守祧職修除黜聖專掌廟祧不當復掌宮中之事且天子七廟不當言五寢然則祭祀修寢者謂王有祭事齋居路寢小寢無事則隸僕於此時修除之耳五寢自指王之小寢崔靈恩三禮義宗說天子諸侯宮寢之制云春居東北之寢夏居東南之寢秋居西南之寢冬居西北之寢春三月之中居正寢三月之末土王之日則居中寢餘三時亦如之以從時候下曲禮正義曰王有六寢一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也其一在東北春居之一在西北冬居之一在西南秋居之一在東南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並指燕寢據此則一寢在中四寢於四隅戶仍皆南鄉古者制度皆前堂後室有東西房東西夾攷工所云凡室二筵指燕寢之室逸書呂紀云左右介者指東西夾也崔云正寢指堂後之室也若為五室於一堂之上縱數之南北疊三室橫數之東西列三室更為左右介則壅塞已甚且玄堂在北天子聽朔居之將南面乎北面乎此必不可通冬官篇亡河閒獻王以攷工記補之本非六典原文其云四旁兩夾窗與大戴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皆屬傳聞之失明堂本大名南鄉一室何以獨占其名曰明堂明堂既屬路寢何以正室名曰太廟以生人所居冒始祖之廟稱此則呂不韋所紀後人所以雜之逸書也不可信今據三禮義宗凡測五室為五寢之室以待通人論

定

朱氏珩曰以五室為五寢之室自是卓見人所未及但五室既為寢何上文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豈九室非寢與大韶按自記云九嬪九室九卿九室作昏義者述之曰天子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此漢初諸儒之說徵之於經似未可信漢以大常光祿勳衛尉太僕鴻臚廷尉宗正司農少府為九卿周制但有六卿六卿之長曰孤卿王氏伯申說亦曰冢卿周時本無三孤之稱其以三孤配六卿為九者非也記又曰九分其國九卿治之天子但有六卿六卿兼領其外為六遂安得云九分其國不可信一六官

春秋禮傳卷四

毛

禮記卷四

之長曰卿其屬有中大夫下大夫總五官計之中下大夫凡百有三十九安得云二十七大夫不可信二古者天子后立六宮諸侯夫人立三宮天官內宰以陰禮教六宮注鄭司農云六宮後五前一元謂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教者不敢斥言之謂之六宮若今稱皇后為中宮矣又昏義注曰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正義曰六宮在後者后之六宮在王六寢之後九嬪以下分居之據禮宮與寢通稱后六宮象天子立六官也夫人三宮象諸侯立三卿也天子諸侯大寢居前小寢列後則后六寢夫人三寢亦大寢居前小寢列後后六宮夫人以下分居之夫人三宮世婦

以下分居之曲禮諸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御妻周官內官有九嬪世婦女

御而無三夫人酒人漿人諸職但言夫人不言三九嬪以下均無人數作昏義者以內外分配各以三乘之故云二十七八十一耳不可信三宮室之制中央為室東西為房大寢與小寢制同六宮安得有九室以九嬪遂云九室豈世婦之室有二十七御妻之室有八十一乎不可信四楚語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卿也大夫也士也爵有三各分上中下故云九品天子一取九女以姪娣從故云九御其九嬪世婦女御皆內官也佐后夫人治內職者內官之名九嬪猶外官之名九卿均非定以九數月令多以三公九卿並言九卿之與六卿其同異經無明文治周官

春秋禮傳卷四

毛

禮記卷四

者但依五官本文為據可也

十有一月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注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眾正義曰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眾以田易其疆畔

徵曰晉語作輟田章注引賈云輟易也或曰輟車也以田出車惠氏棟左傳補注曰爰田猶哀公之用田賦下文作州兵者猶成公之作甲說文爰籀文以為車輟字春秋左傳多古言古義故以爰為輟服訓爰為易易田之法本周制何言作也大韶謹按訓易者是也大司徒授田之法有不易一易再易漢書食貨志說其制曰歲耕種田為不易上田休一歲為一易中田休二歲為再易下田三歲更

耕自爰其處

荀說漢紀作換易其處

宣十五年公羊傳何注上田一

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故三年一換主易

居地理志秦孝公用商鞅制轅田注張晏曰周制三年一

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裂田地開列阡陌令民各有常制

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商鞅立爰田上田不易中

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處食貨志亦云自爰其處是

也說文作起云起田易居也廣韻起易田名也按何云換

主易居班云更耕自爰其處孟云爰土易居許云起田易

居其義均同爰之義為易故史記酷吏傳集解蘇林曰爰

易也韋昭曰爰換也說文以爰為車轅字是內外傳字同

以田出車或說非是杜云爰之於所賞之眾不知何義惠

乃比之於田賦春秋書用田賦說者以為重斂上文曰眾

皆哭下文曰羣臣是憂方欲厚施以說民而以重斂當之

恐失其旨州兵之制無明文可證惠又云易田本周法不

當言作按鄭子駟作封洫溝洫亦古法也何以云作按地

理志商鞅亦承用古法又何以云作乎二十四年傳召穆

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豈得謂常

棣之詩作於召公

二十三年左傳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

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注揮灑也正義曰說文云匭

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盥澡手也從日水臨皿然則

匭者盛水器也盥謂洗手也沃謂澆手也懷贏奉匭盛水

為公子澆水令公子洗手既而以溼手揮之使水滌汚其

衣故曰揮灑也

徵曰禮盥必有洗士冠鄭注洗承盥洗棄水器也凡洗皆

設於阼階東南冠昏飲射燕食諸禮並同婦洗則在北堂

惟至尊者則不就洗用槃匱特性設尸盥匱水實于槃中

節巾在門內之右記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匱者

為公子澆水令公子洗手既而以溼手揮之使水滌汚其

衣故曰揮灑也

徵曰禮盥必有洗士冠鄭注洗承盥洗棄水器也凡洗皆

設於阼階東南冠昏飲射燕食諸禮並同婦洗則在北堂

惟至尊者則不就洗用槃匱特性設尸盥匱水實于槃中

節巾在門內之右記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匱者

西面灑沃執巾者在匱北少牢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

宗人奉匱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

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與振之三以授尸士虞

記灑尸盥執盤西面執匱東面執巾在東面宗人授巾南

而據禮尊者盥有奉槃者有執匱者有灑沃者鄭云灑沃

有執巾者說文云匱似羹魁者斗部曰魁羹料也料勺也

木部曰杓杓柄也天官書杓攜龍角魁枕參首杓斗柄也

魁斗勺也匱之器為勺以盛水旁有柄所以執其吐水者

謂之流土虞匱水錯于槃中南流注流匱吐水口也然則

古之盥用匱澆手使水下流於槃有匱必有槃傳不具耳

盥有用巾者有不用巾者用巾者特性少牢士虞諸篇所

云是內則亦云盥卒授巾其不用巾者則揮之鄭於特性

注曰尸尊不就洗亦不揮以其有巾故不揮釋詁云揮灑

竭也竭即乾也攷工幄氏而揮之而盥之盥與不用巾故

揮去水使乾既字句既卒也謂卒盥也而猶乃也謂盥卒

乃揮之也哀十四年傳既而言之注既終喪然則公子盥

曰新宮穀梁以為迫近不敢稱諡恭也是也閔之薨至此
閱二十年何嫌而不稱諡僖承閔後固奉閔為禰廟文二
年躋僖公穀梁亦云先親而後祖此傳何以言近於禰宮
前後傳自相違公穀俱不可從杜注近是

二十五年秋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
于洮杜注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
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

徵曰戴氏東原曰先君雖未葬既踰年則書爵桓十三年
書衛侯成三年書宋公衛侯是也書爵與內稱公同文公
成公皆先君未葬春秋書公即位踰年也雖既葬猶稱子
文十八年書子卒僖二十五年書衛子未踰年也是故諸

侯即位以踰年為斷不斷於葬與未葬杜凡說
春秋傳卷四

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
子盟于踐土穀梁曰諱會天王也 公朝于王所公羊曰
曷為不言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為不言天
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穀梁曰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
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穀梁無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
邾人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左
氏曰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
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公羊
曰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其致天子也穀梁曰全天王之
行也為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朝于廟禮

也于外非禮也會諸侯言溫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
之大天子也

徵曰讀春秋者於此可攷會同之禮大宗伯時見曰會殷
見曰同會同即巡守禮據天子巡行邦國曰巡守據天子
至方岳觀諸侯則曰會同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
于山川徧于羣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觀
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
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
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
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上左公侯伯
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司儀職將合諸侯則令為壇

三成宮旁一門此天子巡守方岳而觀羣后之禮也司盟
職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
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此因會同而盟諸侯傳曰
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惠氏禮說曰虞禋六宗而觀四
岳羣牧周祀方明而觀公侯伯子男臨之以上帝蒞之以
羣神非盟而何方明者六宗也其神卑於上帝尊於山川
尊而宗之故曰六宗按以方明為六宗其說確確春秋時
孫氏星衍尚書疏亦宗其說王不巡行而近畿之地鸞輅猶或至焉故王巡號守號公
為王宮於蚌宮即觀禮三百步之宮謂壇壝宮也左氏紀
其事曰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王巡踐土晉作王
宮與王巡號守號作王宮同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

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司盟所云詔
明神也定四年傳召陵之盟祝鮀述載書云王若曰晉重
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司盟所云既盟
則貳之也周重宗盟故姬姓列前春秋序國大小故先晉
齊衛稱子猶鄭子儀之稱鄭子子儀在位十四年而莊十
四年傳云傅瑕殺鄭子以其位未定也温與河陽本周邑
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中有温盟二邑大事表曰今懷慶
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有古河陽城武王會諸侯於孟津即
此地按盟孟本以後歸晉是諸侯會於温者閻王將狩河
陽而會以觀王也狩有二義蒐狩謂之狩巡守亦謂之狩
車攻詩序云宣王復古也修車馬備器械因田獵而選車

春秋傳後卷四

美

通國表書

徒焉其詩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定四年左傳取于相土
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天官掌次職諸侯朝覲會同則張
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鄭注謂諸侯從王而師田者又河
疑於河陽之狩而言非其地乎天子以四海為家王所在
曰王所覲禮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攷工梓人祭侯辭曰
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史記衛將軍傳遺詣行在
所注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雖在京師行所至
耳因巡守而公朝即古朝於方岳之禮左氏乃曰以臣召
君引孔子之言以實之按左於趙盾弑其君夷獯於陳殺
其大夫洩冶下兩引孔子曰此非闕里之微言或傳聞之
失實也左於文元年傳云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

衛及南陽先且居曰請君朝王晉侯朝王於温不朝京師
而朝于温又得謂之召王乎公穀未見周官之法故為之
說曰諱會天王也曰非其所也均於禮違何注乃云時晉
文公年老恐功不成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
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按晉世家獻公即
位重耳年二十一奔狄年四十三反國年六十二是何年
老之說也按昭十三年左傳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
年亡十七年以晉人說晉事當得其實晉語僖負羈亦云
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是文公反國年三十有六卒時不
過四十有二安得謂之老莊二十八年左傳晉獻公取於
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取二女於

春秋傳後卷四

美

通國表書

戎大戎狐姬生重耳獻公烝父妾在武公卒後據叔向云
生十七年則文公之生當在獻之五年其奔狄當在獻之
二十二年據十二諸侯年表如世家所述則獻公生重耳在武公
十九年年表武公在位三十九年反於甲生二十餘年其誣不已甚
乎

鄭注大宗伯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
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春秋
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
巡守則殷同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而命
政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大
行人注同昭十三年左傳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

開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正義
曰大宗伯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
必不是再朝而會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謹按左
氏所說皆諸侯自相朝聘之法與周官之法無與以周官
全經攷之諸職所云會同皆巡守之制地官鄉師大會同
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牛人凡會同共其兵車之牛與其
牽傍以載公任器司市凡會同市師帥賈師而往治其市
政稍人若有會同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輦輦帥
而以至治其政令廩人凡邦有會同之事則治其糧與其
食夏官司弓矢凡會同頒其弓弩戎右會同充革車盟則
以玉敦辟盟惟巡行方岳故有兵車輦輦糧食之備王制

春秋傳禮儀卷四

卷

通鑑叢書

說巡守之禮云命市納賈故市師帥賈師而往若僅在國
外則近郊三十里遠郊五十里一日至一日會一日歸委
人自有郊里之委積何須治其糧與其食春官大祝大會
同造于禰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攷工記玉人則云
大璋中璋邊璋七寸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夏官校人
將有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
殺駒以祈沈之禮此其證矣職方氏王將巡守則戒于四
方曰各修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又曰王
殷國亦如之殷國即殷同天子十二年一巡守因巡守而
見諸侯故曰時見至方岳諸侯各朝於方岳故曰殷見大
宗伯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掌客王巡守殷國皆因巡守

而殷見注乃云王不巡守乃殷國似未協觀禮於饗禮乃
歸下更端言之曰諸侯觀於天子此因觀於京師而兼載
觀諸侯於方岳之禮末云祭天燔柴即堯典至于岱宗柴
祭山工陵升祭川沈即堯典望秩于山川若諸侯四時來
朝將幣三享皆於廟無為壇於國外之禮亦無祀方明之
禮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
績左傳聽與人之謀

徵曰逸書大武篇五虞四曰采虞人謀

鞞鞞鞞鞞注在背曰鞞左腹曰鞞

徵曰說文鞞著亦古作亦鞞也今為鞞也從革顯聲史記禮書鞞鞞

禮記卷之四

卷

通鑑叢書

口集解曰鞞者當馬掖之革素隱曰鞞馬腹帶也楊倞注
荀子禮論篇口口馬掖之革顏師古注急就篇在掖曰鞞
諸說並同杜誤春官巾車樊纓鄭注纓今馬鞞也既夕薦
馬纓三就注纓今馬鞞也口口釋名鞞嬰也喉下稱嬰言
纓絡之也顏注急就篇曰在頸口口諸說並同注誤
王命尹氏及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
徵曰觀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
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而春官太史職但曰大
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內史職
則曰凡命諸侯則策命之鄭司農引此傳以證是命侯伯
固內史職也玉藻正義曰此論正法若其有闕得交相攝

代故雜詁史佚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傳云史佚
周內史襄三十年傳鄭使太史命伯石為卿皆太史主爵
命以內史闕故也謹按傳載列國之事或相代為之禮經
言正禮不當舍正職而舉攝代者不能強合為一

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慝

徵曰觀禮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同姓小邦則曰叔父曲禮
五官之長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九州之長天子同
姓謂之叔父正義曰晉文公為二伯王曰叔父不稱伯者
以州牧之禮命之故稱叔然晉既稱叔昭九年傳伯父惠
公又云我在伯父稱伯父者以晉為州牧又為二伯若以
州牧為禮稱之則曰叔父若以二伯之禮稱之則曰伯故

春秋傳禮卷第

美 禮周禮書

或稱伯或稱叔也周公分陝為二伯詩云王曰叔父者成
王以本親命之也

受策以出出入三觀注出來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觀
徵曰秋官訝士職客出入則道之鄭注出入謂朝覲於王
時也春秋傳曰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觀然則一觀口口
口口口口策命一受口口口口入覲一日而覲者三與
晝日三接義 下闕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注弁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 下闕

徵曰王制禁異服正義引服注云瓊弁馬飾文選東京賦
璿弁玉纓遺光儵爛辭縱注弁馬冠也又髦以璿玉作之

纓馬鞅也以玉飾之按瓊璿古音相通轉說文引春秋傳
亦作璿弁口口口口即用此傳謂馬飾者是也冠纓不聞以
玉飾之說文纓冠系也綏系冠纓垂者玉藻元冠朱組纓
元冠丹組纓謂以組為冠纓內則冠綏纓鄭注綏纓之飾
也纓條繩之屬用以固冠若飾以玉則不能屈伸服衽兩
注當古說相傳如此較鄭杜為長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左傳舍於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
米禮也正義曰掌客天子待諸侯之禮子男禾三十車米
二十車芻新倍禾聘禮卿禾米與子男同其附庸執帛與
公子孤同則此饋之芻米當芻六十車米二十車

禮周禮書

禮周禮書

三十年冬王使宰周公來聘左傳饗有昌歜白黑形鹽
徵曰天官籩人朝事之饗其實麩黃白黑形鹽鄭司農注
築鹽以為虎形謂之形鹽春秋傳曰鹽虎形醢人朝事之
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麩麩注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
為菹公食大夫禮宰夫為菹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
醢醢昌本昌本南麩麩以西青菹麩麩禮歸饗饋堂上
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東醢醢屈
夾六豆設于北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醢醢屈

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左氏曰非禮也禮不
卜常祀而卜其牲日公羊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口口
口口口口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下曲禮正義
日郊之說三傳不同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卜可郊與否

但卜牲與日惟周之三月爲之不得在四月雖三卜亦非禮故曰禮不卜常祀襄七年傳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公羊以爲卜者皆爲卜日故曰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傳郊用正月上辛何休曰禮轉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禮三卜之運也注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一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及則用夏正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爲郊穀梁以爲春秋卜者皆卜日也襄元年傳云郊自正月至二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

春秋傳卷四

聖

禮記卷四

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亦是用三正正月卜吉則郊四月五月則不可與公羊說同與何休異若鄭意不當卜常祀與左傳同故儀膏育云當卜祀日月不當卜可郊與否鄭人以魯之郊天惟用周正建子之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故有啟蟄而郊四卜則不可駁異義引明堂位云孟春正月祭大路祀帝於郊又云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如鄭此言又與公穀卜三正不同徵曰郊特牲記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鄭注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春秋分而日長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言日

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魯以無祭天圓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說周事正義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異義引賈侍中說曰魯無圓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之禮樂魯用四代其祭天之月亦宜損於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謹按逸書月令篇及月令並於仲夏之月云日長至於仲冬之月云

春秋傳卷四

聖

禮記卷四

日短至至極也故周月篇云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又曰基漸長陽氣動于黃泉短極則漸長故記曰迎長日之至也日至者謂日極南至於牽牛之次春秋書日南至易云至日閉關故記人又曰周之始郊日以至上下文本無兩義易緯及韓詩說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此正非建寅之正月謂用夏正也故時月篇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亦越我周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大司樂以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圓丘即郊周官言制度故定其名曰圓丘方丘他經則但言郊記曰於郊故謂之郊此說其義也鄭既別圓丘於郊不得不謂周郊用建寅之月然建卯晝夜分而日長寅月

固未分也以質言之魯郊不得與周同用日至故孟獻子曰啟蟄而郊漢太初以前啟蟄正月中節氣有前有卻建卯上半月猶屬啟蟄氣故魯得用夏正二月郊卜謂卜牲日非卜可郊與否其卜牲之禮祭義曰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地官充人職祭祀之牲牲繫於牢芻之三月郊特牲亦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穀旦曰我以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故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成七年饑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饑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皆在正月周正月至寅月尙可改卜至改卜而牛災乃不郊明過寅月不郊定十五年饑鼠食郊牛牛死

春秋傳禮徵卷四

望 禮記卷四

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哀五年饑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明改卜而牲無變傷則郊然則春秋所書三卜四卜皆卜牲日明矣曲禮記曰甸之外曰遠某日則魯郊當以建丑之月下辛卜寅月上辛不吉則於寅月上辛卜中辛不吉則於寅月中辛卜下辛所謂甸之外也公穀謂魯轉卜三正似三正之正月皆可用然必轉卜則魯郊不與周郊同月甚明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誤以夏正之正月爲周之正月明堂位記云孟春祀帝於郊天子之禮也誤同左氏又曰啟蟄而郊與其信記何如信傳鄭駁異義及箴膏肓不用公穀說而注曲禮卜筮不過三日求吉之道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作不用左氏而從

公穀說鄭亦未有定論

猶三望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
在其竟內者則不祭也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
山河海左傳正義曰賈服注以爲分野之星國之山川鄭
駁異義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非其疆
界則不祭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

微曰堯典望于山川則望者祭山川之名大宗伯以實柴
祀日月星辰祭法六宗並祭於壇不得云望哀六年左傳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釋山梁山晉望
也應從鄭左傳昭三年寡君腹疾于今三月矣並走羣望
十三年大有事於羣望十八年卜筮走望不愛牲玉二十

春秋傳禮徵卷四

望 禮記卷四

六年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並謂山川之祭
三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左傳冬晉文公卒
庚辰將殯於曲沃注殯窆棺也曲沃有舊宮焉
徵曰春官喪祝及朝御殯司農注朝謂朝於祖考廟而
後行則喪祝爲御柩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心也
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
周朝而遂葬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於廟不附於姑則
弗致也晉文公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
曲沃君之宗也又曰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於武宮疏引
趙商問曰朝而遂葬則是殯於宮葬乃朝廟春秋晉文公
卒殯於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周禮異未通其旨答曰

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
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謹按此傳不能解者三喪大記
君殯用楯橫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橫置於西序塗
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士喪斂畢掘殯見衽注殯
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又曰升棺用軸蓋在下又曰
主人奉尸斂於棺乃蓋注棺在殯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
弓記曰殯於客位是既殯則於西階上也既夕記燕養饋
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注於下室日設之又曰朔月若薦新
則不饋於下室注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朝事口口口
口是也至將葬而朝乃於廟先朝禰後朝祖既夕記朝于
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

閒又曰適祖廟薦乘車凡柩所止曰殯傳屢言不殯於廟
者並謂不朝於廟也天官內豎職王后之喪遷於宮中則
殯注遷者將葬朝於廟因朝廟而遂葬故有祖奠遺奠之
設春秋之法亦無死而殯於廟者云殯於曲沃不解一武
公由曲沃并晉徙都絳故曲沃有武宮曲沃之有武宮猶
豐之有文王鎬之有武王廟皆因舊都而立若五廟之設
自在絳未聞諸侯立國而宗廟別處者故晉語載文公反
國事曰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朝于武宮則絳自有
武公廟古者族葬或晉墓地曲沃云葬於曲沃可也云
殯於曲沃則是舍絳之武宮而就曲沃之武宮不解二諸
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晉自文公以後見於傳者皆速葬

不過三月若已卯卒而庚辰殯恐士庶亦無此法不解三
鄭司農但引傳以證未暇辨其禮之合否鄭云合不合當
解傳亦不能明

三十二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左傳釋左
驂以公命贈孟明

徵曰聘禮主君禮賓執左馬以出使者僉大夫大夫執左
馬以出覲禮侯氏用車用乘馬僉使者以左驂出是古重
左驂也

文公

古叟朱大韶仲鈞著

元年左傳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

徵曰漢書律歷志曰經於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啟閉月所以紀分至也啟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中必在正數之月是舉正於中之義

二年春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左氏曰書不時也僖三十三年傳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葬僖公句緩作主句僖於十五年而葬之禮杜以十二月為十一月又數間三月故以葬僖公緩為句非也此傳錯簡當為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凡君薨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春秋傳禮徵卷五

禮記卷五

公羊曰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臧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識何識爾不時也穀梁曰立主桑主於虞栗主於練作僖公主識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何注公羊曰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狗所以副孝子之心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栗主皆刻而諡之蓋為禘禘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尙麤猶未暇別也栗主臧於廟室中常所當奉事也質家臧於室楊疏穀梁曰糜信引衛大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臧於西壁垆中去地一

尺六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何休徐邈與范同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是與衛氏異也白虎通亦云臧之西壁中或如衛說去地高下無文以明之

徵曰公羊說虞祭已有主與左氏不同曲禮正義通之曰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虞謂之虞主又作主為耐所須故左氏據耐而言據孔說是公羊與左不背也謹按禮始死用重檀弓記曰重主道也士喪下篇於將出殯時曰重先於柩車將移曰甸人抗重出自道左倚之是始死至葬用重既虞則埋之葬有司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此時未嘗有主也故左氏說耐而作主異義曰春秋左

春秋傳禮徵卷五

禮記卷五

氏說既虞然後耐新死者於先死者耐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謹按左氏說與禮同大韶謹按周語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文公命命於武宮設桑主晉獻卒於僖之九年至二十四年文公始反國而設桑主是左氏說無二主也與公穀說不同桑主不文士虞記無此文不知何注所據士虞但云男男尸女女尸無主故許鄭俱云大夫士無主束帛以依神說耐者多異義士虞記明日以其班耐鄭注卒哭之明日也凡耐已復於寢如既耐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程子曰喪須三年而耐若卒哭而耐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張子橫渠曰耐與遷自是兩事耐者奉新死

者之主而告新死者以將遷於此廟也既告則復新死者之主於寢而主亦未遷比至於練乃遷其主於廟朱子宗鄭說謂古人之耐固非遂徹几筵程子恐攷之未審大事表曰喪事每加以遠反主於寢非即遠之義且既不於廟以神其親卒哭之明日何爲多此一耐萬斯大學春秋隨筆載黃黎州說曰耐者虞後作主耐於皇祖廟中其祭祇皇祖新主至祥禫皆於祖廟特祭新死者烝嘗四時吉祭行於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疑新主在廟有礙於吉祭也大詔謹按諸說耐者以新主耐於廟失之耐非祭也橫渠近之雜記曰士不耐於大夫耐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注從其昭穆中一而已祖又祖而已正義曰若不得耐祖則閒去曾祖一世耐於高祖若高祖無可耐則閒去高祖之父一世耐高祖之祖按大夫三廟祭禫祖曾而已安得有高祖廟而耐又安得有高祖之祖廟而耐又曰妾耐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又曰主妾之喪則自耐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庾蔚之云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崔靈恩云於廟中爲壇祭之此謂攝女君若不攝女君之妾不得爲主則別爲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祭之喪服小記亦曰妾耐於妾祖姑亡則中一而上而耐正義曰若祖無妾則又閒去曾祖而耐高祖之妾然下文云妾不世祭於孫止則妾無廟今云耐及高祖者當爲壇耐之據

此是耐者特告於祖非以新主合於祖廟無廟則爲壇而告非以主耐於壇小記又曰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耐於皇父也未練則主尙在寢其孫而耐亦謂告於寢耳橫渠說告新死者以將遷於此廟與雜記小記義均合其云練而遷主於廟則大祥及禫將祭於殯宮乎抑於廟乎此說尙未愜大詔謂卒哭必耐者曾子問曰天子崩諸侯薨祝取羣廟之主而臧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蓋緣祖宗有哀子孫之心故於崩薨之際合羣主於太廟象生人之相聚也至各反其廟乃以新死者告於祖因喪畢後將正主於禫廟故先以禮告卽事有漸之義也耐不於禫而於祖者爲其昭穆同也明乎此程子三年而耐之說顯違禮經鄭君耐已反寢之說亦非禮意傳云特祀於主者謂耐練祥也烝嘗禫於廟者三年喪畢新主既正於禫廟其祭始於廟行之此曰作主而併言之猶穀梁言作主并及毀廟耳喪三年不祭焉得有四時常祭服注曰特祀於主謂在寢烝嘗禫於廟者三年不祭烝烝嘗則行祭其義甚明杜預創短喪之說謂既葬除喪乃云四時常祀自如舊不特失禮意并失傳意至黃氏之說固無容辯 祭法鄭注惟天子諸侯有主禫祫大夫有祖考亦鬼其百世不禫祫無主爾正義曰王制大夫三廟既有祖考明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臧焉故云亦鬼其百世檀弓正義曰士喪禮有重無主而此云重主道者據天

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無主春秋孔悝爲祔主駁異義云孔悝祭所自出君故有主異義曰主者神象也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禮但有尸無主許與鄭同義魏書禮志太傅清河王懌議曰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平存自天子至士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重惟謂王侯禮云重主道也王肅云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有重則士亦有主明矣公羊傳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斂神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尙爲之不憚臣聞君喪豈得代主終祭也大韶謹按鄭注祭法謂大夫無

春秋傳禮卷五

五

禮記卷五

主而於士虞明日以其班祔注曰凡祔已復於寢如既祔主反其廟此士禮也若大夫士無主何得云主反其廟又於適爾皇祖某甫以隣祔爾孫某甫注云曾子問曰天子崩諸侯薨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云未聞又云乎以疑之是鄭亦未有定論哀十六年左傳正義曰孔氏姑姓春秋時惟南燕姑姓孔氏仕於衛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孔又以鄭義爲非是今按昭十八年左傳曰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服注祔主臧於宗廟故曰宗主是大夫有主不特反祔於

西圃一證魏志信而有徵矣至以攝主解爲攝斂神主則非曾子問攝主不厭祭宗子居他國庶子攝行祭謂之攝主有事而往使宗人攝其祭亦謂之攝主曾子問又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君薨夫人喪居其二夫鼎俎籩豆當其夙興陳設牲器時未行祭則廢至正祭既行不得中止則醑酢厭嘏舉酬諸節得使人攝之攝代也非攝斂之謂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亦謂有故而使人攝其祭也

春秋傳禮卷五

六

禮記卷五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氏曰逆祀也公羊曰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曰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杜注曰僖是閔兄不得爲父子嘗爲臣位應在下今在閔上故曰逆祀正義曰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僖閔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逆者二公位次逆非昭穆亂也魯語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卽爲昭穆假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卽已從毀知其禮必不然何注曰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猶以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順逆各有所施范注禰僖公祖莊公

徵曰毛氏奇齡曰凡先入禰廟即於新君為之父而繼人祖廟則於新君為之祖是以就世次言閔僖本兄弟就廟次則閔僖為君臣為父子在文公則僖為禰而閔為祖僖不得躋閔廟次之不得同世次有斷然者何休為兄弟不分昭穆惠南向則隱桓皆北向莊南向則閔僖皆北向非也南向北向就合食言之合食之次即東西分宮無二次也休但以合食論不知於廟位有大戾者孔氏公羊通義曰僖之先閔不直以臣越君乃以子越父以穆越昭以禰越祖文公當禰僖而祖閔俗儒惑於禰必為父祖必為王父甚不知禮意祖禰皆廟名為人後者後其廟禰事之非必父謂之也祖事之非必王父謂之也又曰凡新主必納

禮記卷五

七

禮記卷五

禰宮不以倫序而異若周之初孝王嗣懿王懿之叔父也然祀懿王於禰假令兄弟同昭穆則孝王當與共王同位而以臣躋懿上即逆祀矣其後桓王嗣平王平之孫也然祀平必於禰而太子洧父不序於七廟徐邈云兄弟六人為君自為昭穆則後世祀不及祖禰此妄之甚者兄弟六人相代亦六世祀祖禰即如其言六人各自為昭穆是為十三廟又其最後一君自上繼其父則五世終無後也大詔謹按昭穆者子孫世序之名不可通之於廟又不可通之於廟主祭統記曰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又曰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

昭齒穆與穆齒此之謂長幼有序所謂齒者謂於世次之中各自為序非謂弟三世之昭得與弟一世之昭相齒也惟為子孫世次之名故左傳云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也武之穆也昭穆與宗法相繫昭穆分雖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子孫之所自出秩然不紊故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小史奠繫世辨昭穆魯語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冑之親疏也又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皆指子孫世敘而言若廟之稱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不問稱昭廟穆廟聘禮賜饗唯羹侏筮一史若昭若穆此昭穆皆謂其禰若或也此使者於世次為昭則其禰為穆於次為穆則其禰為昭故曰或

禮記卷五

八

禮記卷五

昭或穆鄭注父在祭祖父歿祭禰則以昭穆為祖禰非也古者世卿父在子安得為卿而出聘鄰國乎王制云三昭三穆亦指其世次而言雜記曰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又曰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所云昭穆亦謂其世次也孫居昭行則其祖亦昭行孫居穆行則其祖亦穆行非廟也否則大夫三廟安得有高祖之廟而祔而朱子說廟制云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遷則昭者不動按如朱子說可通於廟位之左右不可通於合食之南北天子七廟當武王時后稷為始祖東鄉高圉祖紺王季南鄉西上亞圉大王文王北鄉西上至武王入廟高圉祧自

當以亞圍南鄉以次遞移乃於世及之也。正若拘於廟之昭穆則武王當與祖紺王季南鄉而文王反北鄉不幾於逆祀乎且何以處三廟之制大夫祀禰祖曾不及高祖其制當皇考廟居中祖考廟考廟列左右至弟四世之主入廟時曾祖當祧則居左者入曾祖廟而居右者當移左此廟制昭穆一定之說不可通也。惟其爲子孫世序之名故南鄉者可稱昭北鄉者可稱穆卽有如孝王以叔父繼兄子孝王時奉懿王爲禰廟孝王崩懿王子夷王復立當奉孝王爲禰廟而夷王爲祖廟其合食於大廟則康穆懿三王南鄉昭共孝三王北鄉孔氏謂祖禰皆廟名後者後其廟其義邇通禮新主人必於禰廟故襄十三年左傳云惟

春秋傳禮卷五

九

通國叢書

是春秋窳窳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杜云從先君代爲禰是也。以上祖曾高以次遞遷此一定之序天子諸侯承大統非如大夫士必以支子後大宗故以兄繼弟可以叔父繼兄子亦可以孫繼祖亦可以叔繼兄子奉兄子爲禰廟又何疑於僖之禰閔與文之祖閔乎推之兄弟四人相及如殷之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四王齊之孝昭懿惠四公皆兄弟也小乙子武丁立則禰小乙祖小辛曾盤庚高陽甲陽甲以上入於禰廟此不易之常萬氏斯大勅爲同堂異室之說以兄弟相及者同廟則有如商齊四人相及將一廟而有四主非禮所云廟無二主也。哀三年書桓宮僖宮災如兄弟同昭穆者同廟隱固兄也當稱隱宮不當

舍隱而言桓知隱與桓閔與僖同廟之說何注亦未足據。蓋昭穆者子孫世次之常祖禰者親廟相承之統父子不可易祖禰不可越非世次而繼統者稱曰嗣王某嗣侯某不得稱孝王某孝侯某正其名也。唐宣宗穆宗弟而敬文武三宗之叔父也禮院奏於穆敬文武四室稱嗣皇帝於禮合所謂爲人後者後其廟也明乎此而繼統之義嚴而倫序之名正魯語所云非昭穆也卽非世次也三傳義同學者失之。

又按此禮專論天子諸侯不得通之大夫士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公羊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其稱仲何

春秋傳禮卷五

十

通國叢書

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何注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孔氏通義曰禮大夫世則有族魯人立歸父之後使世其位故命之氏氏姓自廟別者也嬰齊既後歸父則當祀歸父於禰祀仲遂於祖故得比孫以王父字爲氏之法何氏乃嘗其亂昭穆之序禮不有爲殤後者乎爲祖母後者乎爲祖庶母後者乎豈皆以父母稱之乎按說仲嬰齊者多異義萬氏斯大曰春秋同時有二嬰齊一爲仲遂一爲叔肸子法皆當書公孫嬰齊卒然不知何者爲仲氏嬰齊何者爲叔氏嬰齊冠之以氏曰仲嬰齊叔氏嬰齊則從其恆稱然後兩公孫嬰齊不至無別毛氏奇齡曰

歸父自有子即子家羈季孫曰子家氏未有後則嬰齊未嘗為歸父後必待子家羈為卿而後後之是嬰齊未嘗以歸父為父歸父未嘗以嬰齊為子甚明徐氏乾學曰穀梁傳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注云人之子謂歸父子是歸父自有子昭公時有子家羈注莊公元孫見昭五年傳注子家歸父字歸父莊公孫羈以王父字為氏故為元孫是歸父自有孫不必以弟嬰齊為後然則嬰齊孰後後仲遂耳書仲嬰齊者以父字為氏也大詔謹按此三說者各有所據孔氏申公羊義於禮不協喪服斬衰章為人後者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齊衰不杖期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報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

卷之三

十一

通鑑卷之三

統也又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古者世卿其仕者惟宗子一人無後不但其先祀絕并宗法亦散而無紀故必為之立後非若後世無子即立也天下諸侯盡臣其諸父昆弟臣子一義故繼統者不論世序大夫僅收族故以族之支子後之必以支子者小宗適子各自為宗以適子為後則是奪其宗也故適子不得後大宗此立後之義也無子而立後後此死者也有罪出奔而立後後其先祀也故臧紇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者宣叔文仲也歸父出奔安得為歸父立後知公羊說失之矣至孔引喪服小記三語尤於經悖記曰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正義曰為殤後者謂宗

子為殤而死族人為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為子以其父無殤道故以兄弟之服服此殤以上正義殤無為人父之道為後者以大宗不可絕故云為殤後非為殤者子曾子問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注族人以其倫代之正義以其倫代之者各以其服服之義與此同服以兄弟服明不與殤者為子此即弟不後兄之證記又曰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此論適孫承重故正義曰適孫無父而為祖後祖父已卒又遭祖母喪故云為祖母後大詔謂為祖母後者三年猶曰祖父卒而後為祖母三年蓋祖父在即適孫承重為祖母亦齊衰期祖父卒乃三年此與喪服疏衰三年章父卒則為母例同與此事有何關涉而蔓引

卷之三

十一

通鑑卷之三

乎記又曰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大詔按為慈母後者即喪服疏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之為母子死則喪之三年如母是也此是父命不得概之於庶母更不得例之於祖庶母妾無子不得立後故父命妾之無子者曰女以為子命妾子之無母者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必待父命乃得為母子故傳申之曰貴父之命也至小功章君之子為庶母慈己者傳曰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蓋士為庶母總大夫以上於庶母無服此言以慈己加則服總者加至小功同一慈己者一為之疏衰三年一為之小功則命與不命之別也故

鄭注疏衰章曰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是庶母之慈己者小功不慈己則總以慈母之例推之於庶母已與經違况以己之妾子爲己之妾母後是大亂倫敘此記人之失不可爲典要孔又曰不以父母稱之而何稱總之大夫士明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不父母稱之而何稱總之大夫士與天子諸侯異僖可以後閔嬰齊不得後歸父公羊云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據宣十八年左傳曰公孫歸父欲去三桓而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使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夫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是季孫怨歸父之

將去三桓無辭以罪託於遂之殺子赤耳於歸父有深讐於仲遂則黨惡不得謂傷歸父以時勢論之嬰齊後仲遂不後歸父較然明著不然左傳何得云子家氏未有後元定年蓋羈者歸父子徐以子家羈爲歸父孫據穀梁與人之傳以羈爲歸父子者是子以父字爲氏羈氏子家猶彌牟氏子南耳隨父奔齊後還魯事昭公未爲卿以有嬰齊後仲氏也故意如曰子家氏未有後吾欲與之從政公羊則云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公羊無歸父欲去三桓一節故以逐歸父爲臧宣叔事然內大夫出

奔而立後者如逐叔孫僑如而立其弟豹成十年逐臧孫紇而立其弟爲襄二十三年未嘗以豹後僑如以爲後紇何獨嬰齊必爲歸父後卽魯人惡襄仲而傷歸父則召歸父於齊可也否則歸父自有子何必嬰齊此公羊傳聞之失知此而弟無後兄之義明大夫不得同於天子諸侯之禮亦明又按春秋時廟制有不得以禮律者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公羊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言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杜預注左氏曰桓僖親盡而廟未毀大詔按廟制一定諸侯立國卽建五廟以次遞遷桓僖親未盡時卽此四親之廟親盡則遷其主入太廟夾室穀梁所云改塗易檐者以新主將入禰廟因而新之耳無易一

主毀一廟之禮何云復立何云未毀江氏羣經補義曰諸侯五廟遷廟之次不越乎五若兄弟相及則祧遷不得爲常制禮有以通其窮兄弟而相及者當別立廟高曾親未盡者廟不遷既盡則兄弟同昭穆者兩廟並祧魯桓僖皆兄弟相及宜別立廟以待他年之祧遷廟雖增而昭穆世次未嘗踰乎數桓之廟莊公所以丹楹刻桷也僖之廟其卽闕宮與僖以兄繼弟當別立廟故於生時因作路寢漢文帝生而立廟成廟亦此類也此兄弟別立之禮然廟雖當立而祧遷仍當依世次之常計隱桓之祧當在成公時其時季孫行父爲政以桓爲三家所自出也則祧隱而不祧桓閔僖之祧當在昭公時其時季孫宿爲政以僖賜田

邑有德於季氏者也則祧閔而不祧僖所以猶存於定哀
閒其始因兄弟繼立權宜立廟不意末流至此他國亦有
兄弟相及者魯襄公六年當齊靈公時傳曰齊侯滅萊獻
萊宗器於襄宮襄至靈有八君如五廟之數當遷已久考
其實襄與桓兄弟爲一世孝昭懿惠皆兄弟爲一世頃爲
一世靈公禰頃祖惠而桓公其曾祖僖公其高祖襄與桓
曾祖行宜襄廟之未毀以此知兄弟繼世者別立一廟而
靈公時齊當有九廟也按江此說亦屬臆測昭二十二年
單子劉子以王猛入於王城傳曰盟百官於平宮定七年
傳王入於王城朝於莊宮平至景歷十二王莊至敬歷十
一王自平以後無兄弟相及者平莊又何以不祧此後世
之未失不足以證禮以孔氏通義說爲正

春秋傳禮卷五

五

禮記卷五

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左傳晉侯饗公
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晉侯降辭登成拜正義曰燕
禮賓降階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注升成拜
復再拜稽首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拜然此莊叔以公
降拜晉侯辭之禮未成故更登成拜是賓主俱還上成拜
禮也

徵曰諸侯非天子不稽首亦無降拜之法哀十七年傳公
會齊侯盟於蒙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
寡君無所稽首襄三年傳亦云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
懼矣觀禮侯氏坐取圭升致命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

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覲畢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
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
首升成拜升成拜者先拜於堂下以辭復拜於堂上也凡
臣於君行禮皆然至公食大夫云賓升公當相再拜賓降
西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
再拜稽首此先降階拜異國之君異國之君不敢當其堂
下之拜故命之成拜拜於堂上也若賓主相敵皆答拜未
有降拜亦未有辭拜此皆卑以事大而盟主之失禮正義
引燕禮以證非正也

春秋傳禮卷五

五

禮記卷五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左氏曰禮也公羊曰其
言歸含且贈何兼之兼之非禮也穀梁曰含一事也贈一
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不敬也其不言來不周事
之用也贈以早而含以晚注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
也禮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
曰孤某須矣含者升堂致命拜稽顙含者委於殯東南有
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明君之於臣有含禭之義所以
助喪盡恩含不必用示有其禮鄭箴膏肓曰何休云尊不
含卑是違禮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譏

徵曰雜記弔者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
淑含者曰寡君使某含禭者曰寡君使某禭上介贈將命
曰寡君使某贈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
一介老某助執紼諸侯使人弔其次含禭贈臨皆同日而

畢事其次如此也然則諸侯之相弔也弔為先次舍次禩皆一人兼行故曰同日而畢事惟士喪以赴於君後君使人弔君使人禩既夕有事請葬期後公賄玄纁束馬兩至於邦門君使宰夫贈之以玄纁束在本國則然若異國相弔則如雜記所云止遣一使介副之春秋書上客不書介則上客弔舍禩上介賄準次可知公穀於禮不合

六年左傳宣子于是始為國政既成以授太傅陽子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正義曰周官太師太保天子三公也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尊於中軍之將與太師皆為孤卿也周禮上公之國有孤一人王制諸侯三卿晉侯爵也而有三軍六卿復有孤

春秋傳禮卷五

一七

禮記卷五

官一人晉為霸主多置羣官其時所須不能如禮孤尊於卿法由在上故宣子法成授二孤使之

徵曰漢初經師說公孤者未嘗指師保傅西京時周官未行故書大傳有司徒公司馬司空公為三公隱五年公羊曰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惟賈子保傅篇曰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而鄭注地官序官師氏曰書序云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是三公之號無師保之名賈子弟云為置三少未嘗云三孤三孤之名始於僞周

官以三少配三太於是說公孤者定為師保傅按序官於鄉老曰二鄉則公一人王國六鄉則公三人其於孤官但曰孤無三孤之稱師氏中大夫一人保氏下大夫一人是周官之三公本不指太師太傅太保安得以三少當三孤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無孤命數又曰公之孤四命注鄭司農云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是孤六卿也侯國不得備公官得置孤卿一人禮經謂之諸公鄉飲云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解乃入鄭云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燕禮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大射儀小臣納則公卿大夫大國得置孤官一人而言諸者別於五等之公也蓋禮經於五等之侯統稱公故曰公食大夫若但稱公恐於五等之公

春秋傳禮卷五

太

禮記卷五

相混故加諸以別之猶漢稱諸生矣鄭以三監說之似非春秋大夫為命卿者受三命而止晉故未嘗立孤官也其師保之官見於傳者晉有太傅士會宣十六年太傅士渥濁成十六年傅羊舌肸襄十六年齊有少傅夙沙衛十九年楚有太師潘崇文元太師子穀哀十少師費無極昭十蔡有太師子朝襄十六年衛有少師公孫免餘二十隨亦有少師桓六襄傳稱羊舌肸為傅而昭五年傳稱叔向為上大夫以上大夫而為傅益知非孤官矣若以孤官當之衛蔡在春秋列於小國隨且僻陋在夷安得有四命之孤而夙沙衛費無極奄人也又可以為孤官乎知不然矣惟無孤官故晉必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春官司服孤之服自

希冕而下徹居十二章之末則徹冕卽希冕

正義曰鄭注論語徹祭服

之衣冕其冠也此云徹冕亦謂徹膝祭服謂之徹其他謂之鞞按孔以鞞爲鞞膝非也玉藻一命緼鞞再命三命赤鞞與鞞同是大夫惟此是孤官太傅其兼職也故曰且本得服鞞何須請

與成六年傳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同僕大夫其兼職如正義說孤尊於卿則宣子當受命於孤不得云授亦不得云使因傳所載太師太傅諸官益知古之三公非師保傅而列國之師傅非孤官矣

王氏伯申曰周禮言三公者皆著其數曰三全經言孤者凡二十有一皆但謂之孤無言三孤者則孤之數必非三未可以保傅篇之三少當之蓋六卿中有秉國政者其位獨尊故謂之孤孤獨也逸周書大匡篇王乃召冢卿三老

春秋傳禮卷五

九

禮記卷五

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於大庭孔晁注冢卿孤卿也蓋冢大也六卿之中孤爲大故曰冢卿其位在六卿之首其數則一人而已不得有三也

六年秋季孫行父如晉左傳云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注聞晉侯疾故劉炫云聘使之法自須造遭喪之禮防其未然也非是聞晉侯有疾正義駁曰依聘禮出使惟以幣物而行無別齋遭喪之禮若主國有凶臨時辨備

徵曰聘禮曰聘遭喪入竟則遂也其禮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惟饗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遭喪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於廟其他如遭君喪遭喪

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此遭主國君及夫人世

子喪之禮也聘句君若薨於後入竟則遂其禮赴者未至

則哭於巷衰於館受禮不受饗食赴者至則衰而出唯稍

受之此遭聘君喪之禮也若有私喪其禮則哭於館衰而

居不饗食此聘賓遭父母喪之禮也賓入竟而死遂也其

禮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命君弔介爲主人主人歸禮

幣必以用介受賓禮無辭也不饗食若大夫介卒亦如之

士介死爲之棺歛之君不弔焉若賓死未將命其禮則既

歛於棺造於朝介將命此聘賓及介遭喪之禮也哀十五

年楚子西子期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

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上介芋尹蓋對曰臣聞之

春秋傳禮卷五

十

禮記卷五

日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是古有聘而遭喪之禮傳云求者求其禮非求其幣物也古者禮皆書於策謂之禮書哀三年傳命宰人出禮書是也春官太史大祭祀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書謂載禮之典籍也遭喪之禮有五故文子求其書使得依書行事下傳書晉侯卒則文子自因聞晉侯有疾故求其禮書據禮云將命於大夫是聘使但行聘不行弔舍禭賄正義臨時辨備之說非也光

伯云自須造遭喪之禮豈知禮具典籍固無須造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穀梁同

何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臧於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此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尊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渫鬼神故事必於朔者感月始生而朝范用何注惟改祖廟為禰廟杜注左傳曰諸侯每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正義引論語告朔之餼羊解曰用特羊告於廟謂之告朔卽於是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亦謂之聽朔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歲首則謂之朝正祭法王立七廟皆月祭之諸侯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月祭之然則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

春秋傳禮卷五

主

禮記卷五

下三廟耳異義曰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鄭駁曰謂朝廟而因告朔似失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辭與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故加猶以譏之

徵曰春官太史頒告朔於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臧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故春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疏曰此經及論語稱告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謂之視朔者人君入廟視之告朔者使有司讀祝以言之聽者聽治一月政令謹按告朔之義先鄭說是也不但曰頒朔於邦國而曰

頒告朔者謂以十二月之政頒告天下天子謂之頒告朔故諸侯受朔行之謂之告朔謂以此月之政頒告國中若云朝廟告而行之則是告廟非告朔矣因告朔而以特羊告廟故論語謂此羊爲告朔之餼羊楊士勛云告朔之禮因聽治此月之政故謂之視朔亦謂之聽朔孝子緣生以事死因告朔在廟故感月始而亦享祭宗廟故亦謂之朝享其歲首謂之朝正其說是也正義乃云用特羊告於廟謂之告朔失其義矣以告朔爲告廟故云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禮無其文至祭法所云月祭與周語所云月祀均不得其解朔月月半殷奠乃喪禮於殯宮行之不於廟如正義說諸侯月朔祭太廟及皇考以下三廟於五廟中獨

春秋傳禮卷五

主

禮記卷五

不祭顯考一廟不解其義云何范謂告朔於禰廟者穀梁於十六年傳云諸侯受朔於禰廟故范依用之但禰廟實非故玉藻正義謂穀梁說與禮乖告朔然後朝廟駁異義說極明毛氏奇齡不解告月之義乃云文公此時但不告朔而猶視朔至十六年不視朔則并視朔而亡之矣亦誤以告朔爲告廟

左氏曰閏月不告月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不告閏朔棄時政也公羊曰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穀梁曰閏月者附月之餘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

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鄭駁曰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

徵曰公穀說正閏月史記謂之後月元年左傳曰歸餘於終秦始皇本紀及秦楚之際月表書後九月秦以十月為歲首故以閏月為後九月後月承前月之政而行之故公羊謂天無是月公羊但謂閏月不朝廟未嘗謂先朝廟而後告月說公羊者失之劉歆以為文公元年閏當在十一月後則六年無閏而置閏故曰天無是月左傳元年閏三月故六年有閏失於前遂誤於後此又為左氏學者曲說春秋不書閏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

春秋傳卷五

三

禮記卷五

昭卒乙未去甲寅四十二日是閏十二月也故哀五年公羊傳曰閏不書何注曰據楚子昭卒不書閏晉博士謝攸孔絜說乙未閏月之日也是也昭元年左傳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於温庚戌卒亦閏十二月也服虔注甲辰朔夏十一月朔也正義駁曰若是夏十一月朔當在明年言之劉炫云晉烝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一月以前文繫十二月者欲見烝後即行十二月之文為下甲辰朔起本明晉烝猶在朔前正義駁曰如劉言傳當云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十二月甲辰朔烝於温何須虛張十二月於上未有此例正義兩駁俱是經書十一月己酉楚子麋卒左氏紀其事曰右尹子干出奔晉叔向

使與秦公子同食趙孟云云己酉與庚戌連日自楚適晉不能一日即至趙孟若卒於十二月庚戌不得見子干則庚戌為閏月之日奚疑而長歷以己酉為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誤正義曰杜但謂十一月不得有己酉以己酉為誤十一月非誤也杜以為月誤孔以為日誤似皆非己酉去甲辰五十六日以甲辰朔逆推之則十二月甲戌朔十一月乙巳朔是己酉為十一月五日子干於楚子卒後出奔至晉而趙孟無恙故得與叔向議其所食祿至十二月晉既烝祭乃於閏月甲辰朔烝於温越七日庚戌卒於時於事皆合杜必以十一月為誤者長歷於是年不置閏若己酉為十一月之日則十二月不得有庚戌故以

春秋傳卷五

三

禮記卷五

十一月為月誤正義見經傳書月日分明若為己酉則礙於庚戌子干於己酉出奔趙孟於庚戌卒必無得見之理故以為日誤顧氏朔閏表知兩說俱難通從服注以甲辰為來年正月朔晉用夏正傳是十一月事傳以烝本冬祭故系之今年大詔謹按春秋閏在歲終故閏必十二月凡傳言閏月者必上文無十二月如僖七年閏月惠王崩在明年十二月成十七年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哀十五年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上皆無十二月文若已有十二月則不復言閏月以閏在歲終例可知也此傳若用夏正則傳當云十月晉既烝十一月甲辰朔如是則甲辰朔為周正月之朔乃明今傳既言十二

月又言甲辰朔一篇之中或用周正或用夏正錯雜不成
紀事之體且晉用夏正之說似不可據日知錄但據滅虢
之月絳縣老人甲子為證校彼用甲子記數不得不從建
寅之月立算猶昭元年傳首晉祁午謂趙孟曰子相晉國
於今七年傳末秦醫和則云主相晉國於今八年皆據實
數蓋周正特國史所書至時俗所用則皆夏正讀周官自
見至卜偃引童謠云丙子辰龍尾伏辰此舉日躔所在孟
冬之月日在尾故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而傳稱十二月
丙子朔晉滅虢何嘗云十月至僖四年傳紀晉申生事云
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經書於五年春猶成十八年春王
正月書晉殺其大夫胥童哀十六年春王正月書衛世子

春秋傳卷五

美

禮記卷五

蒯聵入於戚衛侯輒來奔三事皆傳載於年末而經在明
年之首蓋從赴不然謂衛用殷正可乎大事表於朔閏用
力最深此不免為杜所惑

七年左傳穆嬴日抱太子以嚔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
首于宣子

徵曰釋頓首者惟段先生若膺說為確說文注曰太祝九
擗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注稽首句拜頭至地
也頓首句拜頭叩地也空首句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
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凶拜稽顙而後拜謂
三年服者玉裁按凡經言拜手言拜皆周禮之空首手部
擗字下曰首至手何注公羊傳曰頭至手曰拜手皆與周

禮合何又曰頭至地曰稽首與周禮注合凡經傳言頓首
言稽顙或單言顙皆九拜之頓首何注曰顙猶今叩頭檀
弓稽顙注曰觸地無容皆與周禮頓首注合頭至手者拱
手而頭至於手頭與手俱齊心不至地故曰空首若稽首
頓首則拱手皆下至地頭亦皆至地而稽首尚稽遲頓首
尚急遽頓首主乎以顙叩觸故謂之稽顙或謂之顙經傳
立文凡單言拜下屬稽首稽顙言拜言拜手者皆空首也
言拜手稽首者空首而稽首也言拜而後稽顙者空首而
頓首也言稽顙而後拜者頓首而空首也言稽顙而不拜
者頓首而不空首也經於吉賓嘉曰稽首未有言頓首者
也於喪言稽顙亦未有言頓首者也然則稽顙之即頓首

春秋傳卷五

美

禮記卷五

無疑矣有非喪而言頓首者非常事也類乎凶拜也如申
包胥之九頓首而坐以國破君亡穆嬴頓首於宣子以太
子不立與平子稽顙於叔孫昭子以君亡昭公子家駒再
拜顙於齊侯以失國正同也若陳無字稽顙於欒施以排
患難無字之詐也至秦漢以頓首為請罪之辭中山策司
馬喜之頓首別於陰姬之稽首漢人文字存者蔡邕成邊
上章云朔方髡鉗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末云
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蔡質所記立宋皇后儀首云
尚書令臣躡等稽首言末云臣躡等誠惶誠恐頓首死罪
稽首再拜以聞皆頓首與稽首別稽首為對敷之辭
八年左傳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

封自申至於虎牢之竟注公壻池晉君女壻

徵曰十二年傳云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故杜以公

壻池為晉君女壻按釋親女子子之夫為壻說文壻夫也

壻繫女言不繫女之父言傳云晉君之壻於雅訓稍乖今

按定五年傳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是公壻本楚地

名此人以地為氏故稱公壻池池本楚人而在晉晉以地

封之故曰公壻池之封非晉君女壻襄五年傳士孫之里

公壻池之封與士孫之里義同十七年傳趙穿公壻池為質馬願氏補正

曰趙穿與池皆晉君女壻故以為質如願解當云公壻趙

穿及池為質二人俱為晉君女壻何以池獨稱公壻則公

壻其氏池其名傳義甚明

春秋傳義卷五

毛

通圖章書

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公羊曰不及時書

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穀梁曰志葬危不得葬也疏魯卿

往會始書若不往會則不當書故春秋之世有十二王志

崩者九書葬者五耳良由王室不赴諸侯不會故也異義

曰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葬而

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

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為

得禮易下邳傅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則

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甘容說為近禮鄭

駁曰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是尊卑異

者也天子於魯既合賄又會葬為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

大夫會葬而已為不得禮可知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

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

討卹所無也豈非諸侯奔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諸

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猶奔喪

尤與禮乖

徵曰禮有奔父母喪奔天子喪無文可證願命有東方諸

侯西方諸侯者正義曰成王始崩或有諸侯來朝京師者

適遇國喪因見新君非謂東西諸侯即能至也穀梁曰周

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我臣也使

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不可也故周人

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未久也是並有喪不得舍其君

春秋傳義卷五

宋

通圖章書

之喪而往奔天子使大夫尚不可謂諸侯越紼而往公羊

說失之矣昭三十一年左傳子太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

喪士弔大夫送葬此列國相弔之法則諸侯於天子當會

葬使上卿弔故曰印段做邑之少卿也其意謂靈王之喪

禮當使上卿往以簡公在楚上卿守國故使小卿襄二十

九年傳云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前後傳合

卹所無者卹其無上卿可使非謂簡公不在楚即當親往

也隱元年傳天子九月而葬同軌畢至言會葬不言奔喪

左氏義甚明鄭謂諸侯當奔喪許謂上卿會葬杜謂卿共

葬事禮也均與左氏義違天子待同姓諸侯別於異姓者

親親之恩也諸侯無同異姓皆臣子也甘容分別同異姓

奔與否尤非禮意楊士勛曰書葬襄王者一以見卿會葬之非一以見不會葬之罪此說得之穀梁初天子志崩不志葬之例故云危不得葬非春秋旨

十一年冬十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左傳宋公於是以門賞彤班使食其征注門關門征稅也正義曰據禮城門亦有征必知關門者以關門征稅其數既多故昭二十年偃介之關暴征其私是關禁之重異於城門此云食其征稅故知關稅也

徵曰王氏伯申曰城門與關俱有稅此所食者城門之稅非關稅也地官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鄭注正讀為征征稅也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掌其治禁與其

春秋傳禮徵卷五

元

禮記卷五

征廛是門與關異司關又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謂關之征門之征也傳言以門賞彤班下文又云謂之彤門不言關則為城門之征明甚如杜解直不知門與關之有別矣

注鄭瞞狄國名防風氏之後漆姓釋文曰說文云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為防風氏殷為汪芒氏魯語曰在虞夏商為汪芒氏在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說苑辯物篇作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氏今謂之大人謹按上文云禹致羣神防風氏後至則長翟於虞夏實為防風不為汪芒劉所引國語當得其實今本脫誤耳又按孔子世家汪罔之君守封禺之山為釐姓索隱曰家語云漆蓋誤

此本無漆姓按釐與來古以同聲通用來與漆形相涉五紀來始滑漢書禮樂志作七始詠古書七多作漆裏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闢釋文漆或作漆王莽侯鉅銘重五十漆斤字作漆古以來為釐因來譌漆而釐姓遂為漆姓說苑亦作釐不作漆晉語黃帝之子十二姓中有信姓信釐古字通釐即信也魯信公世家皆作釐

十三年大室屋壞左氏曰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公羊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犗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為盛魯公燔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

春秋傳禮徵卷五

三

禮記卷五

不脩也穀梁曰太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太廟伯禽曰太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春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寢壞極稱之志不敬也漢書五行志春秋經大事於太廟躋釐公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者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為愍公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公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大屋壞矣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

徵曰明堂位記云大廟天子明堂又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記人用公穀說而誤焉者當云

魯公之廟世室也乃合周以文武為世室故魯以伯禽當之耳至志以大室為明堂中央大室則為左氏學者說之耳左氏無此義也五室之名始於攷工記二筵之地何以行禮然攷工但言五室未有青陽總章諸名經但言屋何以知為重屋漢儒好說災異因牽合大事於太廟穿鑿不可用諸侯廟制五親廟四魯以伯禽為世室不在都宮內當如文王武王之別建明堂於東都故世世不毀毛氏奇齡曰左傳作太室則周公之廟洛誥王人太室禘系太廟中央之室惟周公有之而穀梁云伯禽曰太室謬矣大韶按世太古聲義俱通太室卽世室三傳本同以太室為太廟之室本賈服杜說並承漢志之誤廟通稱宮不聞言室

春秋傳禮徵卷五

三

通國禮徵

太廟周公之廟太室廟中央大室以太廟之室為大室義絕不通毛不知世太之同字樂世心卽樂大心太叔疾反卽世叔齊世叔卽子太叔以穀梁為謬何其慎也

何注曰駢牯亦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為差不毛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疏正以山脊曰岡故知駢牯為赤脊矣

徵曰說文牯特牛也特牡也故夏官校人職凡馬特居四之一駢牯猶言駢牡明堂位記作駢剛剛卽牯之借正義曰剛壯也駢言剛則白亦剛非也如注說則赤色者惟牛之脊其餘皆雜按

小宗伯毛六牲辨其名物地官牧人職凡陽祀用駢牲毛之陰祀用騂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

之牲必用牲物凡外祭毀事用尫可也秋官犬人職凡幾弭沈辜用騂可也云外祭用尫可也則內祭必純可知羣公不毛者謂不必用白用駢凡純色之牛均可用故郊祀牲記曰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未聞宗廟之祭牲用雜色者注並失之

十七年冬公子遂如齊左傳臧文仲有言民主偷必死徵曰玉藻士於君所言大夫歿矣則稱諡若字十八年傳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然則大夫歿於君所言俱稱諡與字不獨士也

春秋傳禮徵卷五

三

通國禮徵

春秋傳禮徵卷五

春秋傳禮徵卷六

宣公

古婁朱大韶仲鈞著

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曰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

徵曰春秋書奔書放杜氏釋例曰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謹按釋例是也奔者不論有罪無罪或遭故而出春秋書宋司城來奔宋子哀來奔皆無罪者放則罪已定之名昭八年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

春秋傳禮徵卷六

通國叢書

于吳左傳襄二十九年齊公孫蠆公孫寵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昭元年鄭放游吉于楚逐者勿使居竟內而已故則定以地堯典放驩兜于崇山與流竄極皆五流之名所謂不殺而宥之以遠也堯典作殛鯀于羽山殛即極之借故文十八年左傳曰流四凶族投諸四裔豕牢八柄廢以馭其罪鄭注廢猶放也舜極鯀於羽山是也又答趙商云鯀非誅死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王逸注楚辭天問曰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是極與放義同竄三苗于三危孟子作殺三苗殺即殛之省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注蔡放也釋文曰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檠音同字從殺下米云檠檠散之也正義亦引說文

云檠為放散之義故訓為放是殺三苗即檠三苗謂放於三危也放流檠極所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也但天子以四海為一家故罪人可宥之於遠若諸侯各分疆域不得以鄰國為邊竟使罪人居之此春秋之法不可解至公羊說則大夫去國之禮喪服齊衰三月傳所謂大夫去君埽其宗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是也與尚書放字絕不相涉

二年春王二月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左傳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注植將主也正義曰周禮大司徒大役屬其植鄭司農云植謂部曲將主故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是植為將吏主帥監作者也

春秋傳禮徵卷六

通國叢書

徵曰十年傳令尹為艾獵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平版榦植即版榦也釋詁榦榦儀也舍人注榦正也築牆所立兩木榦所以當牆兩邊鄭土者也當牆兩頭立木謂之榦兩旁鄭土謂之榦皆謂植木也此云植即彼之榦此云為即彼之平謂等其高下使城齊也巡即巡其版築功也昭三十二年晉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定元年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栽謂設版築也功功役也與此亦同司農以植為部曲將吏不可從左傳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

為餘子其庶子為公公行晉於是公族餘子公行注無
公族故廢公族之官宦仕也為置田邑以為公族大夫餘
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庶子妾子也掌公戎行
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正義曰夏官有諸子下大夫二人
掌國子之倅事與公族同無餘子者天子諸侯禮異耳
徵曰文王世子記云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
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
上臣有貴者以齒庶子治之正義曰此句應承臣有貴者
以齒之下其外朝既司士為
之則內朝自然庶子治之所
以在此者當是簡札遺脫耳雖有三命不踰父兄鄭注庶
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正義曰周禮諸子屬司馬諸侯
謂之庶子職掌與諸子同故序官注或曰庶子謹按傳之

春秋傳微特六

王

通國叢書

餘子即夏官之諸子至文王世子之庶子與傳及周官均
不同其云正於公族謂公族大夫也故曰公若有出疆之
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又申之曰公族朝於
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記此數節並記公
族之禮至諸侯庶子官見燕禮經云宵則庶子執燭于阼
階上燕義曰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此本近侍之臣故
與司宮同執燭不但與公族大夫無涉亦與諸子掌國子
之倅者無涉以庶子正於公族與禮經及周官均不合不
當據記人之失混於諸子也魏詩有公族箋云公族主君
同姓昭穆杜以公族為公族大夫是也公族不必盡為卿
大夫而卿大夫半出公族故以同姓卿之適子為之晉語

欒伯請公族公曰苟家悖惠苟會文敏厲也果敢無忌慎
靜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內外傳同餘子即夏官之諸
子其職云掌國子之倅倅貳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之適子
通謂之國子見諸子鄭
司農注地官保氏養國子以道鄭云養猶
教也國子既教於保氏其倅則教於諸子餘諸聲義並同
杜以為適子之母弟是也昭二十八年傳知徐吾為塗水
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魏戊為梗陽大
夫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
魏子謂成鱣曰吾與戊也縣人其以吾為黨乎注戊魏舒
庶子此其證也魏詩無餘子而有公行正義曰公路非餘
子當與公行並為一官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車行

春秋傳微特六

四

通國叢書

列謂之公行其實止是一官詩人變文以協韻耳而鄭箋
詩云公路主君之軹車庶子為之晉趙盾為軹車之族公
行主君兵車之行列鄭見傳云趙盾請以括為公族盾為
旄車之族故云庶子為之按旄車之官於傳無徵惟成十
六年傳云欒范以其族夾公行公之卒欒程鄭為欒
馬御虞工書為欒馬御欒公欒也昭三年傳云公欒無人
卒列無長公欒與公行同無人謂掌公欒者不得其人也
服注云軹車戎車見詩
正義則旄車即掌公行者不得以旄車
為公路又以公行為主車行列三官或據小司徒大故致
餘子鄭注餘子卿大夫之子弟當守於王宮者以餘子當
公族此大誤周官之餘子與孟子之餘夫同鄭司農云餘

子羨卒也是也司馬彪注莊子秋水篇曰子未應役丁夫蘇林注漢書食貨志餘子未任役者並與先鄭說同此民之羨卒與卿大夫之餘子迥別要之傳與詩不必同傳首云晉無公族乃云立此三官然則公族餘子公行皆晉同姓卿之子爲之此因公族而起非載晉官制晉官不必與魏官盡合無庸牽涉

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氏曰反馬也注送女留其送馬嫌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正義曰何氏膏云禮無反馬之法鄭箴曰士昏禮爵弁纁裳緇衣袞墨車從車二袞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袞夫家之車也詩鵲巢

卷六

五

禮記

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袞其家之車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袞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之義證之大夫以上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婿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嫁入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是說禮有反馬之法惟高固不宜親行耳杜言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然後奠菜又記曰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廟成婦之義也鄭云謂舅姑歿者也是舅姑歿者以三月而祭因以三月爲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士昏禮若不親迎則婦入

三月然後婿見于妻之父母此高固親迎不須更見故譏其親反馬也

徵曰士昏疏又引鄭箴膏膏曰詩云曷不肅離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袞其王姬之車遠送之又泉水曰載脂載華旋車言邁箴云言還車者嫁時袞而來今思袞而歸均足爲留車之證而鄭於士昏注云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鄭知士妻袞夫家之車者以士昏無反馬之文也按漢廣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箴云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以致禮餼餼卽秣馬之芻魯語馬餼不過秣是也東山曰之子于歸皇駁其馬是庶人嫁女亦有送女之馬士禮當同昏禮但載六禮故於女不記

卷六

六

禮記

歸寧於婿不記反馬左氏可補禮經所未見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公羊傳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注公族朝於內朝親親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

徵曰天子諸侯皆三朝治朝在路門外此常朝之處玉藻記曰君朝服以日視朝是也記又曰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卿大夫治事之處在治朝之左右夏官司土云王族在路門之右王還揖門左揖門右王入內朝皆退是王族公族每日常朝與羣臣同文王世子記所云公族朝於內朝謂與宗人圖嘉禮耳非常朝之法羣臣朝位在治朝至議大政乃在路寢僖二年

傳獻公朝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
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進者由路門外入路
寢庭也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於是韓厥將新中軍且爲
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是也此云使諸大
夫皆內朝則日視朝於路寢非禮矣

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
知之踏階而走注踏猶超遠不暇以次

徵曰燕禮記凡公所辭皆栗階疏曰凡升階之法有四連
步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越階四也謂左右足越二等

公羊傳云踏階而走是也謹按栗猶散也東山烝在栗薪
箋云古者聲栗裂同也攷工記舊栗不泄鄭注栗讀爲裂

禮記集說卷六

七

禮記集說卷六

縞之裂曲禮記曰拾級聚足聚合也謂左足躡一等右足
從之而并然後又躡一等栗階則左右足各躡一等不並
足也故雜記謂之散等鄭云散等栗階是也字本作歷檀
弓杜賈入寢歷階而升歷謂左右足各躡一級歷而升也
賈分歷階與栗階爲二非也至踏階本非行禮常法禮升
階有聚足散等兩法下階無文蓋尋常行禮升皆聚足惟
公辭乃栗而升所以急趨君命禮不載降階之法則降皆
聚足矣禮階崇二尺若踰二等或恐顛越此盾恐公殺己
故超遽而走耳注云不暇以次次卽階之等非謂禮有一
踰二等之法也

八年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釋萬入去籥左

氏曰有事於大廟襄仲卒而釋非禮也注萬舞名籥管名
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釋故內舞去籥惡
其聲聞公羊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
去籥者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注萬者篇名武王以萬
人得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廢置也禮大夫死爲之廢
一時之祭有事于大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
釋穀梁曰萬入去籥以其爲之變譏之也

徵曰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簠簋既陳而聞天子崩后
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不言卿大夫檀弓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言雖是
卿大夫之喪臨祭不告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

禮記集說卷六

八

禮記集說卷六

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叔弓臨祭而卒於廟故書樂而卒
事辛巳自爲祭日不爲仲遂繫仲遂卒於辛巳者赴至適
當在卒事之後釋者祭之明日也祭輕可廢故檀弓亦曰
卿卒不釋萬大舞也竹書帝舜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
萬夏小正丁亥萬用入學萬之名不始武王毛詩簡兮傳
曰萬舞千羽也然則千武舞也籥文舞也萬其統名籥舞
人所執以舞非以吹舞有聲有容毛詩序云維清奏象舞
也武奏大武也正義曰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樂歌也春官
樂師疏引而釋之曰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是舞必有聲
故樂記曰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又曰動以干
戚飾以羽旄從以籥管非籥舞有聲而干舞無聲自公羊

云去其有聲者而杜范並云惡其聲聞似失之陳氏禮書
曰武舞在先文舞在後書言舞干羽則先干而後羽樂記
言及干戚羽旄則先干戚而後羽旄郊特牲明堂位祭統
皆云朱干至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則先
大武而後大夏是古人之舞先武而後文然則去籥者奏
武舞不奏文舞以卿佐之喪為之稍殺其節耳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公穀作頭熊雨不克葬庚寅日

中而克葬左氏曰雨不克葬禮也穀梁曰葬既有日不為
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
也注引徐邈曰禮喪事有進無退士喪禮有潦車載衰笠
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先遷柩于廟其明昧爽而行

禮記卷六

九

禮記卷六

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
不敢柩停久次疏曰舊解禮府人縣封不為雨止明天子
諸侯不觸雨而行傳云不為雨止謂不得止葬事而更卜
遠日喪不以制者謂不得臨雨而制喪事豈有諸侯執紼
五百人觸雨而行哉

徵曰檀弓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注填池當為奠

注填池當為奠

推柩而反之子游曰喪事有進而無退按既夕明且徹祖
奠設遣奠曾子當主人已徹奠乃復設祖奠故子游譏之
此謂柩車已移者也曾子問論日食止柩之禮老聃曰既
明反而後行日有食之安知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
人之親疇患夫日食遲速有刻數故止柩就道左聽變雨

則不可知故王制云庶人縣封不為雨止庶人禮數略明
士大夫以上皆為雨止若觸雨行事是以親疇患也穀梁
云不為雨止者言其常也喪不以制正釋雨不克葬之禮
也制猶限也葬本不為雨止今乃因雨不克葬喪不以卜
日既定限後日也葬用柔日因雨不克葬得用庚日之剛
所謂不以制也徐邈說非是舊解云不為臨雨制喪事亦
失傳意

十四年左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
而獻物於是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容貌采章嘉淑
而有加貨注釋庭實曰主人亦設邊豆百品實於庭以答
實釋加貨曰命侑幣帛也正義引劉炫曰獻物謂獻其國

禮記卷六

十

禮記卷六

內之物於是所獻之物庭中實之有百品謂聘享之禮龜
金竹箭之屬有百品獻功謂治國有功故土饒物產於是
元纁璣組羽旄齒革乃得為容貌之物采文章嘉淑謂美
善之物加貨謂貨賂之多多獻賄賂以謀其不免於罪也
徵曰庭實之義有二觀禮四注四當為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
唯國所有此因朝而陳即莊二十二年傳所云庭實旅百
奉之以玉帛是也聘禮賓賜奉束帛加璧庭實皮則攝
之毛在內攝之入設也於賓問卿云庭實設四皮賓奉束
帛入於私面云賓奉幣庭實從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庭
實設於上介云庭實設介奉幣入記云凡庭實隨入左先
皮馬相間可也此因聘而陳皆賓所致於主國之庭實也

公食大夫禮於賓食節云賓三飯庭實設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筵北面擯者進相幣賓受幣當東極北面聘禮記云凡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此主國君所致於賓之庭實也卽僖二十二年傳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晉語公子重耳及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是也皮馬不上於堂故曰庭實言百者舉成數耳僖傳正義及晉語韋注並引掌客致饗餼之禮當之非也饗餼惟牢鼎陳於兩階前其八豆八簋六鉶兩簠皆在堂八壺在西序六豆在西夾非庭實也致饗餼在賓館饗在廟其禮迥別據昭五年傳燕有加貨則此庭實爲主國所以待賓傳意謂小國以禮事大則大國

禮記卷六

十一

禮記卷六

亦以禮相待杜是劉非聘禮記曰賄在聘於賄鄭注于讀曰爲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爲之財也加貨者如王以爲有禮厚賄之秦西乞術來聘厚賄之於常禮外別加燕好故曰加劉謂多獻賄賂此凡說也杜謂侑幣亦非禮享有酬幣食有侑幣此正禮非加貨也又按古者享與私覲私面庭實不過皮馬聘禮首云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馬則北面注言則者享主用皮或時用馬記云凡庭實皮馬相閒可也注閒代也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正禮賓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問卿節庭實設四皮私覲節上介特面介奉幣皮二人贊庭實設介奉幣入

禮記卷六

十一

禮記卷六

公食大夫庭實設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此用皮者也禮賓節庭實設賓執左馬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歸饗餼節庭實設馬乘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覲禮庭實唯國所有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此用馬者也禮經所言庭實如此惟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邊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納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眾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郊特牲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二篇所陳略同皆饗時所陳大司樂賓出入奏肆夏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與此同鄭以大饗爲祫祭乃破肆爲咳似不可從其言王事者謂王饗諸侯也王饗諸侯有庭實則諸侯自相饗亦有庭實可知龜金竹箭皆饗時所陳統言之則曰百矣

十五年初稅畝左氏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注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公羊曰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注時宜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校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取之井田之法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所謂十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穀梁曰古者十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

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譏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徐邈曰除公田之外又稅取私田之十一也

徵曰春秋書初稅畝者譏始去公田也三傳義同孟子說井田之制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食貨志曰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廬舍此謂平土可以爲灋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澗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又曰周室旣衰繇役橫作政

春秋傳禮記卷六

十三

通鑑綱目

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晦春秋譏焉甫田正義駁曰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爲同養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孟子又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注匠人據之云通其率以什一爲正甫田正義申曰言什一者據通率而言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

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一中爲賦故鄭云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若爲什中賦一不得與九一通率爲什一也謹按九一者九中稅一也如班說公田僅八十畝八家各受田一百十畝是十一中稅一正義駁之是也至申鄭義以九合一爲一爲二十夫似非九一爲九中之一則十一爲十中之一非以十一爲數而稅其一也萬氏斯大曰據趙注孟子周人耕百畝者徹去十二畝以爲賦小司徒云九夫爲井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十而不收餘畝之稅按萬說非也司馬法畝百爲夫九夫以地言非以人言甫田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明以百畝統爲公田孟子明言八家安得云分之九夫然則助法九中

春秋傳禮記卷六

十四

通鑑綱目

稅一貢法十中稅一助法重於貢法魯去公田是輕其賦矣非也周法貢助兼行而貢法必多於助法何則田之可井者必平曠沃壤班云平土可以爲法者是也若山林藪澤不能截然方整則以貢法通之襄二十五年左傳楚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澤鹵數疆瀆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賈注山林九度而當一井藪澤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七辨而當一井澤鹵六表而當一井疆瀆五數而當一井偃豬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二牧而當一井衍沃畝百爲井九夫爲井小司徒授田之法有不易一易再易三等者舉其中傳言九等者該其數是井田必衍沃之地故九中稅一若不可井者則

併其畸零以授不能拘一夫之數視受田之多寡使自賦其十中之一此貢助所以並行也然而大田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下急上也見漢書蕭望之傳鹽鐵論取下篇曰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和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古之時上以仁撫下下以義事上故先公而後私穀梁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責民之不急上也至後世如班所云上下相詐民有私而忘公於是并公田而去之與貢法之自賦者同十一而稅而助法亡春秋所以書初稅畝杜預徐邈並云於公田之外又稅十一說非是

十六年成周宣謝火公穀作災杜預注左傳曰宣謝講武屋別在

春秋傳禮徵卷六

五

禮記卷五

雒陽者正義曰楚語先王之爲臺謝也謝不過講軍實知謝是講武屋也公羊曰成周者東周也宣謝者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臧焉爾注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無室曰謝穀梁曰其曰宣謝何也以樂器之所臧目之也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曰謝者講武之坐屋

徵曰釋宮云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此釋

廟寢也無室曰謝四方而高曰臺陝而修曲曰樓此釋謝

與樓臺也楊士勳穀梁疏曰無室曰謝爾雅正文或以爲爾雅無此文惟曰土高曰臺有木謂之謝有木

即是屋也爾雅有之者本或誤也按釋宮上文曰閣謂之臺有木者謂之謝謂積土四方而高曰臺臺上加木爲謝是臺上加木爲屋名之爲謝下云無室曰謝郭注如今堂堽故杜注引而釋之曰謂屋歇前正義曰歇前無壁如今

聽事無室之謝與有木者廟不得以謝稱謝古通豫亦通

之謝絕然兩事或說甚誤廟不得以謝稱謝古通豫亦通

序鄉射曰豫則鉤楹內鄭注豫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今

文豫或爲序有室謂之序無室謂之序地官州長春秋以

禮會民而射于序謝豫序三字聲義俱通故無室者謂之

謝或謂之豫亦謂之序一也講武與習射事亦相類漢書

胡建傳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顏

注堂無四壁曰皇是也何注以無室曰謝連上廟寢爲類

非爾雅義也春秋時京師王城也成周爲下都敬王避子

朝之亂乃入於成周左傳言東王西王者以成周處王城

之東故以敬王爲東王耳春秋無東周西周之稱其時西

周鎬京也東周河南邾邾也公羊東周之稱不可施於春

秋車攻詩序復會諸侯於東都箋云東都王城也地理志河南故邾邾地是爲王城

毛氏奇齡申公羊曰釋宮無室曰謝凡廟無無室者室即

寢也寢制有三一是廟後之室廟以髮尸室以臧主一是

割廟前之半以爲室其兩楹之間曰適室兩旁之室曰翼

室一是割廟後之半以爲室如周禮疏祭在前廟薦在後

寢是以周七廟之制無無室與前寢者惟遠廟無後半之

寢室宣王中興雖不祧而遠廟無寢因有宣謝之名以無

室故也公羊知爲宣王之宮然不曉其制遂有疑祧廟之

無室者大韶謹校廟制前堂後室堂有東西夾東西箱箱

夾之室有東西房月令寢廟畢備鄭注凡廟前曰廟後曰

寢正義曰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臧之

處對廟為卑故在後昭十八年左傳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惟廟列前故在道南寢列後故在道北釋宮以廟與寢對言謂寢之異於廟者但有堂後正室而無堂之東西兩箱耳毛不識廟制以堂後之室為寢乃云廟以燕尸室以臧主按天子諸侯祭有朝踐饋食故郊特牲記曰坐尸於堂大夫士自薦塾始無堂事故特牲少牢祝延尸尸即入於室惟賓尸在堂故有司徹曰掃堂但云廟以晏尸廟指堂乎抑指室乎諺一士喪死于適室鄭云適室正寢之室也兩楹之間曰中堂聘禮公受玉于中堂是也以兩楹之間為適室是堂室之別尚不能明諺二廟有堂有室寢亦有堂有室但無東堂西堂即東箱云割廟後之

春秋傳禮後卷六

七

禮記卷六

半以為寢是不辨廟與寢之名也諺三至云遠廟無寢此本鄭隸僕注按其職云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注五寢五廟之寢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按五寢謂天子五寢也非廟寢天子六寢路寢一小寢五故云五寢鄭泥於祭法遠廟為祧一語不知廟祧通言耳故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左傳襄九年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昭四年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七年弗敢失墜致諸宗祧二十年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三十一年將使歸糞除宗祧哀二年卜之以守龜於宗祧襄二十三年紇不佞失守宗祧昭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大夫亦稱祧足知祧即廟宗祧猶宗廟鄭云祧廟無

寢本非典要然鄭云無寢者謂無廟後臧衣冠之寢耳毛直云祧廟無室是不解室與寢之名也諺四公羊以宣謝為宣宮之謝本不可解何漫引釋宮以注毛又凡為之說真所謂重紕地謬矣

左傳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注烝升也升殺於俎正義曰禮升殺於俎皆謂之烝鄭詩箋云凡非穀而食之曰殺即殺烝是可食之名切肉為殺乃升於俎故謂之殺烝

徵曰天官內饗職辨體名肉物注體名脊脅肩臂膈之屬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飲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殺烝闕宮正義引此文云全烝謂全載牲體殺烝謂

春秋傳禮後卷六

六

禮記卷六

體解節折禮運腥其俎熟其殺注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熟其殺謂體解而爛之正義曰豚解前後經脊脅而已是豚解七體也特牲少牢以薦熟為始皆體解無豚解天子諸侯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俎為豚解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於俎者是也按特牲九體肩一臂一膈一肫四胙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牢十一體加以脰脊代脅是體解即節折以牲體言謂之體解以骨體言謂之節折少牢上利升羊載右脾脾不升肩臂膈膊胙正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肩臂膈膊胙在兩端脊脅肺在上注凡牲體之數及備載於此此經節折前體肩臂膈兩相為六後體膊胙兩相為四短脅正脅代

齊兩相為六脊有三總為十九體惟不數數二通之為二十一體按此牲體之數吉禮皆用體解故鄉飲鄉射大射燕禮皆云薦折俎折俎即節折飲射燕其牲皆用狗故飲禮賓主人介皆三體鄉射記獲者釋獲者皆二體燕禮記惟公與賓有俎而大射注及疏皆引鄉射記為釋是飲射之俎尊者三體卑者二體此節折之數也下傳云享有體薦燕有折俎折俎即殺烝非謂切肉為殺而升之於俎也襄二十七年傳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正義引此傳而釋之曰傳意言享公當依享法有體薦享卿當如燕法有折俎自王言之故曰王室之禮耳其諸侯待公卿亦當然校正義此說是也天子待諸侯使臣亦

卷六

九

禮記

饗食燕三者禮具故僖十二年傳云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是卿亦有饗也

惠氏禮說曰大射儀云以我安安者坐也未安以前皆行饗禮既坐徹俎而薦庶羞然後燕禮行焉知饗禮不亡盡在燕禮矣春人並舉饗食而不及燕大行人饗禮九獻七獻五獻食禮九舉七舉五舉而燕禮亦無文古者饗燕通設俎為饗徹俎為燕大韶謹按惠說是也而未晰燕有即行於饗後者有與饗異日者鄉飲鄉射兩禮並云司正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主人請徹俎說履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算爵無算樂鄭注至此盛禮俱成酒清肴乾賓主百拜強有力者猶倦焉請坐者將以賓燕

也昏禮舅姑共饗婦奠酬注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凡酬酒皆奠於薦左不舉其燕則更使人舉爵鄭云使人者謂二人舉觶也故曰燕燕禮亦曰以我安釋詁安坐也自旅以前皆立行禮說履升堂後乃坐故少儀曰堂上無跪燕則有之此饗畢即燕也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賓三辭曰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公食大夫曰設洗如饗是先饗次食次燕此行於饗後者饗之禮亦別饗用太牢采菽詩箋云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為芼芼芼羹也注疏本作菽以為菹不可通當為誤三牲牛羊豕芼以霍是也昏禮曰舅姑共饗婦以壹獻之禮按婦以特豚饋則舅姑饗婦亦特豚又曰舅饗送者

卷六

十

禮記

以壹獻之禮姑饗婦人送者此亦當用特豚是用太牢謂之饗用特豚亦謂之饗獻酬酢三者備乃為一獻自九獻以至一獻禮有隆殺儀節盡同飲射之禮皆饗禮也故燕亦通名饗燕禮曰公與賓一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上介一食一饗大夫于賓一饗一食上介若食若饗又曰若不親食大夫若不親饗不言若不親燕知言饗而燕賅焉矣傳所載饗禮數十見皆燕也何以明之鄉射記曰古者于旅也語語先王之道德也即指賦詩一節昭十七年傳小邾子來朝公與之晏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此燕也惟燕說履升堂乃得從容燕語若饗則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以至眾賓儀盛節繁必無賦詩

之節記所云旅當指無算爵時若司正相旅拜興飲皆如

賓酬主人之儀無語法而傳所載如秦伯享晉公子重耳

公子賦河水信二十三年范宣子來聘公享之賦標有梅襄八年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賦黍苗十九年季武子

如宋報聘褚聲子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卒章以卒二十二年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趙孟曰請皆賦以卒君賦七年楚令

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昭元年皆燕也成九年夏季文子

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

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校后夫人助祭廟中位在北堂據特牲少牢

饗賓不與饗食在廟燕在寢故燕禮曰燕朝服于寢惟

在寢故穆姜出於房賦詩而入房東房也從路寢東房而

燕禮傳卷六

主

禮記燕禮

出也燕禮疏引鄭目錄云卿大夫又有聘而來還與之燕

是其禮也襄二十九年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校

燕禮曰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燕義曰古者

天子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是既燕而射也又二十六

年齊侯鄭伯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校定六年傳

曰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

幣晉人兼享之校禮饗聘賓以介為賓季孟並為魯正卿

晉人當兩設饗禮今賤魯不復兩為設禮若賓為介然故

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云云齊侯鄭伯命數同當七獻

禮立一人為賓其餘皆眾賓晉不當獻齊侯而以鄭伯為

眾賓知亦燕也昭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

子賦絲之卒章既享宴於季氏校禮卿於聘賓亦有饗有

食知燕饗通言耳非公用饗禮而季氏用燕禮惟燕得通

名饗故傳於饗燕兼行者必分別言之昭元年鄭伯將享

晉魯曹三國大夫使子皮戒趙孟趙孟欲一獻及享具五

獻之邊豆於幕下趙孟辭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

穆叔賦鵲巢云云蓋饗禮立一人為賓備獻酢酬之節其

次為介獻酢不酬至獻眾賓不拜受爵燕義曰獻酬辭讓

之節繁及介省矣故鄭伯雖兼享三國之大夫以趙孟為

客禮終即燕魯語吳子使來好聘發幣于大夫及仲尼仲

尼爵之既徹俎而宴昭十二年晉侯享諸侯晉侯以齊侯

燕投壺公孫洩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此三事並與

燕禮傳卷六

主

禮記燕禮

禮經之饗畢而燕者合晉語公子及楚楚成王以周禮享

之九獻庭實旅百既享楚子問於公子云云既卒也釋註卒終

既已謂終饗禮而燕也亦與上三事同晉語又曰秦伯享

公子如享國君之禮明日燕秦伯賦采芣公子賦黍苗此

異日者也至昭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

日宴飲酒樂此亦饗畢即燕故賓主各賦明日燕者禮經

所云燕無常數也均與禮合若燕禮為公燕臣法於賓酢

主人後有主人賸觶于公主主人自酢兩節大射儀所謂夾

爵若平等相燕儀節當與飲射兩禮同惟燕與饗通故饗

有酬幣食有侑幣而燕無幣聘禮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

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致饗以酬幣大夫若不親

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公食大夫賓三
飯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
以侑幣致之大夫相食侑幣束錦也若不親食則公作大
夫朝服以侑幣致之昏禮舅饗送者以壹獻之禮酬以束
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昭元年傳秦后子享晉侯歸
取酬幣終事八反蓋每酬以幣將之后子親攜其一續送
其八是為九獻之酬幣襄傳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展莊叔
執幣皆指饗言而周語云先王之燕酬幣晏貨以示容合
好古者饗燕通稱故云先王之燕而陳氏禮書據此謂燕
亦有幣但禮文不具其說無據鹿鳴詩序云燕羣臣也而
曰承筐是將箋云兼饗食而言鄭意謂燕無幣故云兼饗

春秋傳禮徵卷六

禮記

食今按燕即行於饗後筐篚之將即酬幣也不當兼食言
食禮於傳無徵惟襄三年晉侯以魏絳為能刑佐民矣反
役與之禮食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說者謂
即公食大夫禮襄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
二十八年叔孫穆子食慶封此大夫相食之禮

春秋傳禮徵卷六

春秋傳禮徵卷七

古婁朱大詔仲鈞著

成公

元年作正甲穀梁曰作為也正為甲也兵甲國之大事也古有四民有士民有農民有賈民有買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工作甲非正也何注公羊用穀梁義杜預曰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正正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正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正出之譏重斂故書

徵曰如穀梁說春秋應書工作甲如杜預說應書作正乘

春秋傳禮徵卷七

通圖叢書

以十六井而出六十四井之賦於法倍四雖暴斂不至此宋胡安國云正出一甲者蓋三甸而井出十二甲益舊數三之二大詔謹按周官本無計地出車之法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此以井牧之法定軍賦也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正四正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此以井牧

之法定都鄙之貢賦也六軍之眾出於六鄉序官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卿之大夫即以六卿兼之故凡軍旅田役皆鄉官帥民而至大司馬云軍將皆命卿命卿即六卿也然則小司徒定其民大司馬掌其政夏官篇首言伍兩卒旅師軍與小司徒同古謂兵為賦郊特牲記云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車賦車兵也卒伍徒兵也故大司馬曰凡令賦賦兵也謂出兵之數也以令貢賦猶言以令軍賦上地中地下地地有定戶口無定上地不必常七中地不必常六下地不必常五故曰毋過家一人羨即指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言竭作即竭此三等之羨家出一人為正卒六鄉七萬五千人故大司馬定軍額曰萬有二千五百人

春秋傳禮徵卷七

通圖叢書

為軍諸經都言六師明王畿雖萬乘軍賦止於此數其六遂及都鄙盡為農故鄉中但列出兵法無田制遂人但陳田制無出兵法兵自為兵農自為農謂兵農合一者不察之論也井邑正甸縣都六者皆定地以出田賦與軍賦無涉軍賦但出民不出車四正為甸與二百里曰甸千里之內曰甸皆定其地之名田乘雖同聲要不得讀甸為乘春秋書作正甲與左傳載鄭子產作正賦皆主正言鄭子寬譏子產作法於涼而哀二年左傳載孔子之言曰施取其厚斂從其薄如是則以正足矣似古賦法始於正不敢臆為之說司馬法乘馬之法有二四邑為正正有戎馬一匹牛三頭

是曰匹馬止牛四止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

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備謂之乘

馬見本年傳正義一法方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

二十人十成爲終千井革車十乘甲士百人徒二百人十

終爲同萬井革車百乘甲士千人徒二千見小司馬注兩法

不同者成百井定受田三百家以家出一人準之得三百

人十而賦一故三十人甸五百七十六井定受田二百八

十八家以可任者二家五人準之得七百二十人亦十而

賦一故七十二人兩法實一法孔賈分爲畿內邦國也

特三十人及七十二人與伍兩卒旅師雖參差不合故牧

誓正義曰一車七十五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

李案傳後卷七

三

通國最清

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

屬本車而陳氏禮書通之曰卒有百人車一乘合七十五

人則一車所餘在後車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爲

一車之士卒則所餘之五十人又在後車凡三卒而車四

乘三旅而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六

軍則千乘此與六軍三軍之數通矣仍不可通之二軍一

軍二軍二萬五千人以七十二人配之三七十二一三五

十五車三百乘計二萬二千五百人再以三十三乘配二

千五百人則餘二十五人一軍萬有二千五百人車一百

六十乘計一萬二千人再以六乘車配五百人則餘五十

人此畸零之人何以配割此求其通而卒不可通者也蓋

計地出車周官本無其法司馬法不特不合於周官與諸

經均不能合小雅采芑曰其車三千以七十五人計之千

乘已足六軍之數三千乘爲軍者十八爲士二十五萬五

千人箋云宣王承亂羨卒盡起正義曰盡起一鄉得三萬

一千五十人六鄉得十八萬七千五百人是則正義盡起

尙不足三千乘之人數況斷無空國出軍之理知一車七

十五人其說不可通也以周官之法考之則車自車人自

人大司馬云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故縣師若將有軍

旅之戒則受法於司馬會其車人之卒伍司右凡軍旅合

其車之卒伍知車人配合本無定法不定以七十五人亦

不定以三十人闕宮詩公車千乘而曰公徒三萬是一車

李案傳後卷十

四

通國最清

三十人矣而管子中匡篇定五十乘爲小戎而曰有此三

萬人有革車六百乘今本管子及齊語並作八是一乘五

十大匡篇有同甲十八萬革車五千乘是一車二十人

又曰築緣陵以封之予車百乘甲一千築夷儀以守之予

車百乘卒千人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三千今本

千字誤當爲三閱二年左傳亦云作五又曰大侯車二百乘卒

二千小侯車百乘卒千人是一乘十人山至數篇方六

里而爲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是一乘二十七人車人

配合隨時而定然則王國六軍大國三次國二小國一此

軍額也以七萬五千人配三千乘一車當二十五人原未

嘗羨卒盡起以司馬法說之鑿矣

漢書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此六十四井出一車之法也則百里之國僅出車百乘傳曰天子一圻列國一同以大夫采地等於大國諸侯疑未敢信包咸注論語曰方里爲井十井爲一乘百里之國適千乘哀十二年公羊傳何注亦云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十井出一乘之法也按食貨志曰一夫挾五口治田歲收晦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月人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錢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永與此如包何說是農民戶既出十一之稅又出車一乘馬四匹芻茭之費共之此必非八十家所能給亦疑不敢信竊謂經傳言萬乘千乘百乘非計地以出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言國之富不得過千乘家之富不得過百乘耳明堂位記說魯云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以方七百里之地而出車千乘與司馬法不合而定九年蒐於紅左傳亦稱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昭十三年平正之會晉甲車四

千乘十二年傳楚靈王曰今吾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三依劉國各千乘是合楚國之車奚啻萬乘昭五年傳云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因其十家九縣長較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是一縣百乘也縣二百五十六井是二井半出一乘合晉國之車又奚啻萬乘是大國不必定千乘也襄十一年傳子產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昭元年傳秦后子適晉以車千乘是大夫不必定百乘也閔二年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衛文儉以足用乃有此三百乘耳周官本無計地出車之法特因小司徒云登其鄉之六畜車輦鄉師云辨其牛馬之物里宰云比其六畜兵器遂謂車馬兵器皆出自民今按鄉師凡四時之田簡其鼓鐸旗物兵器旅師若作民而師田行役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縣師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使皆備旗物兵器而至諸言以帥而至于者謂有司自以旗鼓帥民而至六畜車輦民所自有特以時簡閱之非以供軍興天官司書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用注疏本脫用字依疏義補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里宰比其邑之眾寡與其六畜兵器器械器械民間所藉以防患古未有禁民挾兵者若以供軍興則簡其牛馬車輦足矣何簡及六畜按牛人凡軍旅共其兵車之牛校人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哀四年左傳孟孺子將圍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圍馬

焉注也 此牛馬出於公家之證也司兵及授兵從司馬之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司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司甲篇亡云如其儀則甲當司甲授之巾車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毀折入齋於職幣隱十一年左傳鄭授兵於太宮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閱二年國人受甲者此兵車出於公家之證也左氏均於周官合大事表乃云周官出於王莽特附會司馬法不知周官之法本不與司馬法同顧坐讀周官不審耳

春秋傳禮卷七

七

禮圖卷七

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注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正義曰巾車掌王之五路玉路樊纓十有再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前樊鵠纓鄭云樊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也按既夕禮士薦馬纓三就又諸侯之卿有受革路木路之賜皆有繁纓而云諸侯之服者以與曲縣相對諸侯之卿特賜乃有大路士喪禮送葬設盛服耳此非正法所有

徵曰春官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司農注宮縣四面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宮縣象宮垣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

春秋傳禮卷七

九

禮圖卷七

侯之禮也故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玄謂軒縣去南面避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疏引左傳注云軒縣闕南方形如車輿是曲也此是賈大射云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而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又云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注言面者國君於其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軒縣是其去南面之事也以諸侯大射於臣備三面惟有鼓則大夫全去北面為判縣可知又大射儀疏曰云國君於其臣備三面者言國君合有三面為辟射位又與羣臣射闕北面若與諸侯饗燕則依軒縣三面謹按大射所陳去北面者避射位也非卽軒縣之法注云備三面三字之誤也當為二宮縣者阼階之東西階之西階閒庭南各有鐘磬鑄鼗鼓軒縣則阼階東西階西階閒各縣鐘磬鑄鼗鼓惟庭南不縣大射云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又曰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此為避射位若軒縣正位其北亦有鐘磬鑄鼗鼓西陳今惟一鼓在阼階西一鼓在西階東故鄭云無鐘磬有鼓軒縣本三面去階閒則二面故鄭云諸侯於其臣備二面耳賈以大射所陳當軒縣誤會鄭意也定十二年公羊傳何注曰諸侯軒城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城闕闕南方謂之軒城樂縣闕南方謂之軒縣其義同舊注謂形似車輿者車左右兩較前有軾亦三面借以形之

亦確惟繁纓爲馬飾周官巾車大行人但別其就數之差等不聞大夫無繁纓據行人云諸子樊纓五就則卿大夫當三就士喪攝盛用三就是士當一就士一就則大夫三就差數可知於奚所請或過於三耳傳義不明正義說以大路似失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左傳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注使壟畝東西行

徵曰溝洫之制有縱有橫盡東其畝此必無之事卽公穀二傳並云使耕者東畝則是土齊也亦約略言之國內之畝豈能盡東而程氏瑤田通藝錄曰南畝者自北視之其

春秋傳禮卷七

九

禮記卷七

畝橫陳於南南畝故畝橫畝流於遂故遂縱匠人疏云井田之法畝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爲東畝之圖是自西視之畝橫於東引此傳以證且云盡東其畝者謂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大韶謹按南畝東畝者實據地之形勢而言非所云自北視之爲南自西視之爲東匠人云凡溝必因水勢天下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水勢常趨東南此其理然也造井田形體之法必先度大川之勢而後定東南之畝田無分東南西北因水勢必趨東南故遂溝由西而東由北而南畝依於畝故詩曰南東其畝司馬法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謂廣一步長百步爲畝一畝三畝水自北注南畝亦隨畝而南是爲南畝水自西

注東畝亦隨畝而東是爲東畝賓媚人曰允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卽引詩南東其畝物相也篤公劉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謂相其地之可謂南畝可爲東畝者而布其播種之利也杜云播種之物各從土宜非也溝洫之法始於畝匠

人云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漢書食貨志曰后稷始耒田曰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耒長終晦一晦三耒一夫三百耒而播種於耒中說文云水小流也按畝者畝之小水其高處曰壟耒中者兩耒之中謂播種於兩耒中之高處也古人言畝據其長故曰長終畝一畝之田長六百尺畝之長如之其截於畝之起處者是爲遂故匠人曰田首

春秋傳禮卷七

十

禮記卷七

田卽畝也田首卽畝之起處也一夫三百畝有遂以截於畝之起處受諸畝之水使達於溝畝南則遂之東入於溝者必橫截於畝之南東則遂之南入於溝者必縱截於畝之東溝之受遂猶遂之受畝故遂縱則溝橫矣遂橫則溝縱矣其外洫澮川不過異其水勢之廣深而立其名其縱橫之法如畝遂盡東其畝不特法所必無亦勢所必不能行此晉人強詞以要齊人耳程因此傳劾爲東畝之說謂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特不思川橫則澮必縱澮橫而洫橫洫橫而溝縱其徑塗所經歷又安能自西而東直達而無曲折乎此凡說也

左傳公會晉師於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

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注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

徵曰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

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鄭注輿眾也行謂軍行列然則輿司馬主車

行司馬主卒乘軍司馬則兼掌之此戰也韓厥為司馬即軍司馬也僖二十八年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於諸侯

此軍司馬之職十八年傳籍偃為之司馬晉語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共儉也使為輿司馬此輿司馬也文二年傳

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於垂隴注晉司空非卿也正義即引此傳以證此軍司空也淮南兵略訓曰隊路亟

行輻治賦丈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又曰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輿帥即夏

官之師帥二千五百人為師則一軍有師帥五人亞旅即旅帥五百人為旅則一軍有旅帥二十五人總言之則曰

輿帥矣輿眾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左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徇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注燒蛤為灰以瘞壙

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正義曰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闔壙之蜃注互物蜃蛤之屬闔猶塞也將井

椁先塞下以蜃禦溼也是用炭以瘞壙也劉炫以為用蜃炭者用蜃復用炭也

徵曰掌蜃云以共蜃炭秋官赤芟氏以蜃炭攻之疏蜃炭蜃灰也故鄭謂擣其炭而坩之攷工匨氏淫之以蜃杜子

春注蜃謂灰也匠人白盛注蜃灰也以蜃灰聖牆掌蜃赤芟氏之蜃炭即蜃灰炭與灰古通故月令云毋燒灰呂覽

仲夏紀作毋燒炭劉炫說非也

正義曰匠人般人四阿鄭云阿棟也四角設棟也士喪禮下篇陳明器云抗木橫三縮二謂於椁之上設此木從二

橫三以負土則土之椁上平也今此椁上四注而下則其上方面尖也禮天子題湊諸侯不題湊則無四阿

庚寅衛侯速卒左傳衛穆公卒晉二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送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正義

曰雜記弔者即位於門西東面主孤西面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京西致命此臣奉君命行弔之禮

今二子師行經衛竟不敢成禮故於大門之外又曰喪大記君之喪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姊妹子姓立於西方

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

徵曰凌氏禮經釋例曰凡婦人之位小斂前在尸西小斂後至既殯皆在阼階上柩將行始降在階間士喪禮始卒哭位婦人挾牀東面注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眾婦人則此尸西之位也小斂畢奉尸俛於堂男女如室

位又云婦人阼階上西面此阼階上之位也大歛時婦人尸西東面至大歛畢婦人東復位仍復阼階上之位也朝夕哭婦人卽位於堂南上既井椁婦人哭於堂此位亦當在阼階上是婦人之位自小歛至既殯皆在阼階上也既夕禮還柩車婦人降卽位於階間注位東上至此婦人始降者柩車將行故婦人於車後送之也

左傳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弗見王使委於三吏正義曰曲禮五官之長曰伯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鄭注三吏三公也

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公羊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

春秋傳禮記卷七

三

禮記卷七

三日哭禮也穀梁曰新宮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諡恭也左傳正義曰宣公以十八年冬十月薨至二年十月而大祥祥而禘祭神主新始入廟故謂之新宮禮檀弓記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鄭注謂人焚燒其宗廟新宮火人火也傳例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三家經傳有火字者皆爲災鄭以爲人火雖非其義要天火人火其哭皆當三日是善其得禮也六年左傳鄭伯如晉拜成授玉於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徵曰禮經無諸侯相朝之法以聘禮言之聘禮歸饗饋節儉使者受幣於楹間南面賓面卿節受幣於楹間南面是

賓主敵者授受皆於楹間南面並授受法也行聘節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鄭注中堂南北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禮賓節公用束帛賓升受幣當東楹北面私覲節賓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此聘賓與主國君不相敵故不於楹間又公食大夫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賓升受幣當東楹北面注當東楹者欲得君行一臣行二按主在東西鄉賓趨而就之故曰臣行二聘禮歸饗饋受幣堂中西北面注堂中西中央之西又問卿受幣堂中西北面注於堂中央之西受幣趨聘君之命校饗饋爲主國君所以禮聘賓使者至館使爲賓聘賓爲主賓在西故聘賓趨而就之聘禮記云問大夫之幣俟

春秋傳禮記卷七

三

禮記卷七

於郊是問卿之幣皆聘君之物聘賓奉君命致之故大夫受幣亦於堂中西是授受之法敵者於堂中即兩楹之間不敵者以楹爲節鄭以中堂爲南北之中則東楹之間四字不可解凡言問者必有左右問卽中也中堂謂東西之中堂之正中也中堂與東楹之間不以兩楹爲間而以堂之中央與東楹爲間尙在堂中略偏於東猶言堂中西耳非東侵東半間也此疏說東侵半間則在東楹之東矣私覲之幣尙當東楹豈有授主器而反偏於私幣乎無是禮也經云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致命公左還北鄉當楹再拜賓三退負序乃受玉按阼階在東楹東西階在西楹西故士冠云至於階三讓主人升立於序端

西鄉賓西序東鄉釋宮東西牆謂之序謂兩夾之牆也東序在東楹東西序在西楹西飲射於升階後並云當楣北面再拜謂拜至楣堂之前一架也當公拜時賓三退負序是公拜在阼階上畢即受玉是賓主並未入堂南北之中公受玉其南北之節當東楹耳鄭伯與晉侯親行禮無所為致命升階後晉侯即北面當楣拜至鄭伯答拜據鄉飲賓主畢鄭伯右還向外晉侯左還向外由序端至兩楹間相訝授受今於東楹之東至晉侯尚未行至東楹鄭伯急行不覺過堂中至東楹又過而東也故文伯譏其視流行速

二月辛巳立武宮左氏曰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

春秋傳卷十七

五 禮記卷之五

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注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七德非己所堪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宮故譏之正義曰服虔云鞏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按定元年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殤公立殤宮此若為禱而立何以不言禱無驗之說故不可從公羊曰武宮者武公之宮也

徵曰明堂位記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或謂記禮者之失然其言有由然也周奉后稷為始祖別立文武廟於雒邑故雒誥曰王入太室禋太室即世室世室者世世不毀也記人欲盛陳魯禮故以武宮為武世

室左氏以為立武由己則不指武公杜以楚立武軍證之非也彼傳云蓋築武軍以為京觀與襄二十三年傳齊侯伐晉張武軍於熒庭昭十三年傳陳蔡請為武軍義別襄昭傳之武軍謂軍之壘壁也本社宣傳之武軍為京觀也非武宮故下傳云作先君宮告成事宮謂壇境也築壇四邊為楣埒謂之宮故哀七年傳云謀於社宮社壇而不屋謂之宮者謂社稷之壇也如杜說楚豈得立先君廟於邲知不然矣正義駁服云不言禱於武公按禱於殤公亦但左氏說耳左不以武宮為武公廟故不言禱昭十五年經書有事於武宮諸侯立四親武公至成閱十二世祧毀已久如左說昭公時何以禱於武宮公羊義是也穀梁曰立者不宜立也與立殤宮傳同則穀梁亦謂武公廟

春秋傳卷十七

六 禮記卷之六

左傳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注兼太僕

徵曰燕禮小臣師在東堂下注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太僕正君之服位者也疏夏官太僕職掌正君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彼下有小臣之官上士四人其職云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諸侯兼官無太僕謹按太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太僕職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擯相鄭注燕朝朝於路寢庭則僕大夫即周官之太僕故得從公立於寢庭杜路寢襄三年傳魏絳授僕人書注僕人御僕周官御僕掌

羣吏之復逆鄭司農注復謂奏事是僕人卽周官之御僕太僕之屬左傳有僕大夫有僕人禮經有小臣有僕人正僕人師無太僕不盡與周官合賈謂諸侯無太僕不知僕大夫與太僕職掌正同也江氏周禮疑義舉要曰司士言祇治朝之儀但揖見羣臣而已揖畢卽適路寢聽政諸臣反其官府治事之處匠人所謂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若議論政事則在路門內之朝故論語曰攝齊升堂三朝惟路寢有堂有階按昭二十六年傳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僖二年公羊傳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入亦謂入路寢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春秋傳經卷七

七

通鑑卷七

徵曰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鄭注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皆是也

衛人來媵左氏曰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何氏膏肓曰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左傳云異姓則否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爲短鄭箴曰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爲榮不得貶也

徵曰姓生也昭十一年左傳曰歸姓也注姓生也是也備百姓猶言百斯男百眾多之辭耳泥文以求之諸侯豈備酒漿而不埽灑大夫豈備埽灑而無酒漿斯不然矣莊十

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句于鄆遂及宋公齊侯盟但言陳人之婦不知陳取何國春秋爲公子結因媵女而及諸侯盟故曰遂非譏魯不得媵陳襄二十三年傳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晉吳同姓不得昏姻嫁女於吳者或嫁爲吳大夫妻齊得媵之是異姓相媵也白虎通云取三國女者廣異類也晉語異姓則異類是班說亦不專指同姓以魯論僖適母文姜生母成風宣適母哀姜生母敬嬴襄適母齊姜生母定嬖諸侯不再取則成風敬嬴定嬖皆媵女也何說得之莊十九年公羊傳諸侯取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也今本脫女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取白虎通亦云取一國

春秋傳經卷七

七

通鑑卷七

二國往媵之皆以姪娣從大雅韓奕正義曰眾妾之名有姪有娣有媵媵又自有姪娣士昏疏諸侯夫人自有姪娣二媵各有姪娣謹按媵者送女之名故書曰公子結媵陳人之婦謂陳將取婦魯以女媵之使結致之也姪娣指其本親娣嫁者之女弟也姪嫁者之兄子也不指媵姪娣亦得以媵稱士昏注嫁女以姪娣從謂之媵是也通言之嫁者之姪娣亦謂之媵分言之則本國之女以本親言曰姪曰娣他國但謂之媵士昏曰婦徹於房中媵御餽姑酌之雖無娣媵先云雖無娣則媵者非必備姪娣或姪或娣可也云無娣媵先則娣爲婦之女弟媵爲他姓來送女者故鄭云先媵客之也碩人云庶姜韓奕云諸娣庶姜者莊姜

姪娣也曰庶曰諸不必一姪一娣他國來媵者未必國三人晉衛齊三國來媵未必備十二之數而公羊云二國往媵之穀梁云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文十年按之禮經無文可徵何注隱元年傳曰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按韓奕箋云媵女姪娣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是娣貴於姪故襄三十二年左傳曰非適嗣何必娣之子是適夫人無子立適娣之子先媵後適姪娣於禮亦無徵

十一年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娣注昆弟之妻相謂為娣正義曰娣娣之名從身長幼以其俱來夫

卷之十

无

通圖

族其夫班秩既同尊卑無以相加遂從身之少長喪服小功章曰娣娣婦報傳曰娣娣婦者弟長也以弟長解娣娣言娣是弟娣是長也公羊傳亦云娣者何女女字補弟也是以其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娣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釋親云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謂長婦為娣婦止言婦之長稚不言夫之大小今穆姜謂聲伯之母為娣昭二十八年傳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為娣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為娣豈計夫之長幼乎釋親又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娣後生為娣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己生先後為娣娣則知娣娣以己之年非夫之年也徵曰邵氏爾雅正義曰釋親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娣後生

為娣爾雅明著其文曰女子同出言其俱事一夫也所謂媵也此云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謂長婦為娣爾雅明著其文曰婦婦者對夫而言夫年有長稚故婦從夫而有長婦稚婦言其各事一夫所謂兄弟之妻也孔氏迺欲以媵之俱事一夫者牽合於昆弟之妻則不達於雅訓矣孔所據者左傳之稱弟妻為娣耳不知古之稱娣娣猶今人之稱妯娌也兄妻稱弟妻為妯娌弟妻亦可稱兄妻曰妯娌蓋析言之則兄妻為娣弟妻為娣合言之則昆弟之妻統稱為娣娣急言之則但稱為娣鄭杜謂兄弟之妻相謂為娣是也孔謂娣娣之名不計夫之長幼者非也

卷之七

无

通圖

伯邦人勝人伐秦左傳及秦師戰於麻隊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注不更秦爵正義曰漢書稱商君為法於秦戰斬一級者賜爵一級其四曰不更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車庶長此傳有不更女父襄十一年有庶長鮑庶長武蓋後世以漸增之商君定為二十非盡商君新作也

徵曰秦本紀懷公四年庶長黽與大臣圍懷公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於河西此皆在商鞅以前商君傳孝公拜為左庶長是鞅未立法以前身且為此官知秦爵由來已久鞅特增至二十耳楚官有莫敖曹參傳得大莫蹠蹠與敖同桓十三年傳莫敖必敗舉皆舊官也或以趾高漢書五行志作莫蹠

此疑左氏爲戰國時人失之矣

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鄆陵左傳有韎韍之跗注君子也注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正義曰鄭詩箋云韎茅蒐染也賈逵云一染曰韎釋器云一染謂之縹謂一入赤爲淺赤色也跗注自要以下而注於脚跗謂屬袴以下與跗相連周禮司服凡兵事韍弁服鄭云韍弁以韎韍爲弁又以爲衣裳晉郤至衣韎韍之跗注是也鄭以跗當爲幅謂裁韍若布帛之幅相縫屬鄭以爲衣裳則衣裳不連聘禮君使卿韍弁歸饗餼注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鄭以彼非戎事當爲素裳明衣裳不連跗注言連者爲要脚連耳軍服其色皆同所謂均服振振郤至與眾同服所以獨見識者禮法雖有此服軍士未必盡然郤至服必鮮華故楚子偏識之

春秋傳經卷七

注

通圖康書

徵曰鄭注禮解韍弁不同又雜問志曰韎韍之不注不讀如跗跗幅也注屬也幅有屬也以淺赤韍爲弁又裁韍如布帛之幅連屬以爲衣素裳白鳥與司服注微異而實同司服疏引賈服注云跗足跗也注屬也韍注晉語亦云兵服自要以下注於跗蓋司服經但云韍弁服不言跗注故鄭讀跗爲幅解爲以韎韍爲衣又以爲裳據傳云跗注當從賈服韍杜不當從鄭江氏周禮疑義舉要曰陳氏禮書云周禮有韍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無韍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韍弁孔安國曰雀韍弁也釋

名亦云以爵弁爲之謂之韍弁王即戎以韍弁服即爵弁

服其服纁裳朱芾臣之貴者卑者以韎韍詩云韎韍有奭以作六師爵弁之韎也左傳郤至見楚子衣韎韍之跗注卽朱紱韎韍之謂非爵弁卽戎之證乎大詔謹按韎大夫以上謂之芾士謂之韍鄭於瞻彼洛矣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喪服士服而來未受爵命之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以出白虎通引韓詩內傳曰世子未受爵命服士服故詩曰韎韍有奭說文作韍曰士無市有韍制如楹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韎賤不得與裳同鄭士冠注云韎韍纁紱也玉藻一命纁紱世子未受爵命故服韎韍采芾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方叔爲命

春秋傳經卷七

注

通圖康書

將故服朱芾韎韍與朱芾貴賤迥殊郤至將新軍不當服韎韍且兵事上下同服楚子何以獨識之蓋以韎韍爲跗注者非戎服之常故晉語作郤至以韎韍之跗注三逐楚其王云以者明郤至獨用此服正義謂軍士未必盡然得之江引以證爵弁之爲纁紱殊不分曉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郤至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注肅手至地若今擗

徵曰凌氏禮經釋例解九拜曰肅拜婦人之拜也鄭注少儀曰婦人以肅拜爲正男子惟軍禮始肅拜左傳郤至三

肅使者即鄭司農所謂介者不拜閭百詩以古之拜如今之揖古之肅拜如今之拱手非也鄉飲酒賓厭介介厭眾賓注今文厭皆作揖然則今之揖乃古之肅拜今之拱手乃古之揖耳又曰婦人之拜皆立扱地始坐拜也大詔謹按鄭注鄉飲云推手曰揖禮凡言三揖皆推手與今之引手至地者異司儀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注土揖推手小下之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蓋於推手中別此三等之法實皆拱手也凌謂今之拱手乃古之揖是也肅拜爲九拜之一與但言肅者別段先生說文注曰凡不跪不爲拜跪而舉其首惟下其手是謂肅拜漢人謂之撻肅不連拜介者不拜長揖而已按段說是也少儀

禮記卷七

卷七

禮記卷七

記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鄭注肅拜低頭手拜手至地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爲喪主不手拜爲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或曰爲喪主不手拜肅拜也大詔謂凡言拜者皆跪跪而但俯下其首是謂肅拜手拜即昏禮之拜扱地也鄭云扱地手至地蓋古人之拜先以手據地內則記曰凡男拜尙左手女拜尙右手尙左手者先以左手據地後以右手加諸左手乃引首至手玉藻記云稽首據掌至諸地女子之扱地與男子之稽首同故曰手拜士昏注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廟見舅姑祝稱來婦其禮最重故用重拜爲尸坐但肅拜不手拜謂跪而俯下首不必

引首至手也肅拜手拜皆吉事也鄭云凶事乃手拜非記人之意凶拜男子婦人皆稽顙喪服小記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婦人爲喪主不過夫與長子故少儀曰不手拜不手拜者拜不至手以顙叩地也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夫人入升堂卽位主婦降西階拜稽顙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是爲喪主必稽顙婦人以手拜爲重言不手拜則稽顙其義甚明或說以肅拜解不手拜甚謬喪拜詎有用吉拜者無論禮經所無卽本文義亦不協鄭引異說耳安得謂婦人之拜皆立太祝明言肅拜但立而俯下其首則不成拜矣卻至之肅卽今之揖漢謂之長揖漢書鄭生傳不拜長揖以其曲身引手至地故謂之長

禮記卷七

卷七

禮記卷七

揖周亞夫傳上自勞軍至營中亞夫揖曰介者不拜請以軍禮見此與卻至之肅同先言不拜乃言揖先言揖乃言不拜則揖與拜別以此知傳之肅非卽周官之肅拜鄭司農但引傳以證肅字非確詁也又按鄉飲酒注引手曰厭疏厭字或作撻鄭司農云俯下手若今撻杜云手至地若今撻疑古人本有長揖之法今之拱手古曰揖今之長揖古則曰撻鄭云引手者謂引手至地非以手著胸厭與撻通古文或借厭爲撻耳

十七年辛丑用郊公羊曰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注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

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蜚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譏三望知郊不譏小也又夕牲告牲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疏言古禮郊之前日午後陳其牲物告牲之牲於后稷則知此經宜云九月用辛丑郊孔氏通義曰或意未明舊說以為用事於泮宮然後郊要非本傳所取闕疑殆焉

徵曰用然後郊傳意不可曉就注義求之先有事者此何引或說釋傳也以下則何駁或說也鄭注禮器曰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之也之字注疏本無以意增仁與存通謂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鄉之禮所以仁

齊禮卷七

五

禮記

賓客也仁即存也鄭云先仁正義曰將以后稷配天先以之與何云存后稷神義同

仁恩存偶之也此告謂告后稷魯無后稷廟故記曰告於頌宮注或作郊宮非夕牲也地官充人展牲則告牲鄭注展牲

若今夕牲續漢書禮儀志正月天郊夕牲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進孰劉昭注引干寶周官注曰展牲若今夕牲與鄭同夕牲之禮郊社及宗廟同故特牲曰厥明夕宿賓明日之夕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宗人舉獸

尾告備舉鼎甬告絜然則夕牲不過展視牲牢無告廟之法告后稷不審在郊前幾日至夕牲則在祭前之夕注以或說夕牲告牲於后稷於禮無徵其云在日上不當在日下者蓋或說以先有事釋用郊故注正之曰若以用為告

后稷是解為用二後郊其日當在郊前不當書於辛丑之下日上指辛丑以前蓋將以辛丑日配后稷於郊必於辛丑以前先告書辛丑用郊則郊在辛丑日非先有事之義矣此駁正或說也九月用郊尤悖此注釋傳不宜用之義夏四月不郊猶三望三望譏之小也今以九月而郊失禮之大者故曰小大盡譏之下又申先有事說之非耳徐全不解注意其言古禮郊之前日午後告牲說尤無稽

十八年齊殺其大夫國佐左傳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正義曰夫人之宮有朝羣妾之處故云內宮之朝蓋齊侯召入與語而殺之

徵曰胡氏培暉曰碩人毛傳云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

齊禮卷七

三

禮記

事於正寢即昏義天子聽外治即后聽內職之義古者天子諸侯有公卿大夫以襄外治后夫人有九嬪世婦之屬以襄內治故君每日朝羣臣於外以聽政后夫人每日朝羣妾於內以治事正寢正寢即夫人朝處左傳所謂內宮之朝是也攷工記內有九室九嬪居之齊雞鳴傳云夫人纒笄而朝即謂朝於夫人之正寢也正義解為纒笄而朝君非也

左傳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注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駟六閑之駟周禮有六閑馬正義曰周禮掌駕之官無名騶者襄二十三年傳稱豐點為孟氏之御騶則騶亦御之類周禮趣馬下士掌駕說之頒是騶為主駕之官乘馬御

御之貴者故令掌駕之官亦屬之

徵曰朱氏珣曰月令命僕及七駟咸駕鄭注七駟謂趣馬
主爲諸官駕說者也正義引皇氏云天子馬有六種種別
有駟則六駟也又有總主之人爲七傳云六駟乘馬御當
卽其總主者

春秋傳禮徵卷七

春秋傳禮徵卷七

七

禮記

古叟朱大韶仲鈞著

襄公

三年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使鄧廖帥組甲三百披練三千以侵吳注組甲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披練練袍正義曰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為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為甲裏公族所服披練以練為甲裏卑者所服然則甲貴牢固組練俱用絲也練若不固宜皆用組何當尚不牢之甲而令步卒服之豈欲其被傷故使甲不牢組是條繩不可為衣服安得以為甲裏

朱本傳禮徵卷八

十

禮記卷八

徵曰此三說者惟賈說為合古制攷工記函人為甲有七屬六屬五屬之別鄭注屬謂下旅下旅札續之數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為甲蓋甲以革為之析而為札故養由基射甲徹七札焉七札猶七葉也函人又曰凡察革之道眠其鑽空欲其懇也眠其鑽空而懇則革堅也鄭司農注懇小孔貌甲續札為之其相續之處必有鑽空故用組與練以綴之呂覽去尤篇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若也竅滿則盡任力矣竅即鑽空也鑽空寬則綴以帛小則綴以組

革堅故任力者全革不堅故任力者半呂說與攷工記合賈蓋本攷工而為說也其云甲裳者函人云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甲裳即下旅宣十六年傳得其甲裳是也云重若一則上旅與下旅制同馬云以為甲之裏案函人云眠其裏欲其易也鄭云無敗蔑敗蔑即司農所云革裏肉也革近肉處削之不盡則敗蔑而甲易敝故欲其易易治也此言札與札相屬之處今去肉淨盡則革堅非以組練為裏也馬說非是杜不讀古混云戰備練袍豈戰備乎

朱本傳禮徵卷八

二

禮記卷八

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徵曰春官鐘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騶夏杜子春日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祀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祓夏公出入奏騶夏按九夏之名惟肆夏祓夏騶夏見於禮經及禮記鄉飲鄉射大射燕禮並云賓出奏陔大射云公入騶肆夏見郊特牲禮器仲尼燕居記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郊特牲記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燕居所云謂兩君大饗郊特牲所云兼朝聘則諸侯於鄰國之君於聘賓皆得

奏肆夏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鄭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之是諸侯燕已臣子亦得奏肆夏故郊特牲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以大夫爲僭明諸侯得奏矣案鄭注燕禮曰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於次國小國之君亦如之晉侯享穆叔升歌文王合鹿鳴用兩君相見之樂故金奏肆夏之三明諸侯燕聘君但得奏肆夏惟天子享元侯備三夏故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但得升歌小雅合鄉樂惟兩君相見得升歌大雅合小雅故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

燕禮卷八

三

禮記卷八

肆夏之三說者多異杜子春說以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說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故國語謂皆昭令德以合好也此一說也韋注魯語云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杜注同此一說也劉炫規杜云文王之三卽文王是其一大明縣是其三鹿鳴之三則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三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

一樊遏渠是其三安得復以樊爲肆夏別名若樊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大韶謹案劉說是也呂叔玉以繁遏渠當時邁執競思文亦無明證訓夏爲大解爲遂於大位位字非經文所有時邁毛傳曰夏大也箋云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與呂說雖異並以夏爲九夏之夏思文云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箋云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疆界乃大有天下也則以夏解爲大有天下天下二字亦屬橫益竊案夏諸夏也常法也釋詁法常也陳常于時夏者陳大法於諸夏也與君夷修和于有夏義同肆于時夏肆當從箋訓陳

承本傳禮卷八

禮記卷八

懿德猶言文德言武王惟以文德陳於有夏也有也時也皆詞也若樂章名夏當在作詩之後不得於詩中自言陳於此以爲夏鍾師注以夏爲頌之族類樂崩亦從而亡則夏非詩篇與詩箋異當從彼注爲正

正義曰奏謂作樂也此晉人作樂先歌肆夏肆夏是作樂之初故於肆夏先言金奏次工歌文王樂已先作非復以金爲始故言工歌其實金奏亦是工歌之詩大小雅譜曰其用於樂國君用小雅惟天子用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正義曰文王鹿鳴亦

奏肆夏亦工歌故言歌肆夏謹案鐘師掌金奏搏師掌金
奏之鼓樂縣在庭故仲尼燕居記云入門而縣興大師大
祭祀帥瞽登歌大饗亦如之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大饗
亦如之歌者在堂故曰登燕禮記賓及庭而奏肆夏升歌
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升也下也笙也合也
分四節鄉飲鄉射並於一人舉解後乃席工於西階上工
四人二瑟工歌用瑟不聞奏以金也郊特牲記說其義曰
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禮
經及內外傳於肆夏並言奏凡詩篇主乎歌者亦可以奏
金不云歌緄金奏於工歌非也太師帥瞽而歌射節鄉射
記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而鐘師則云凡射王奏騶虞諸

春秋傳卷之六

五

禮記卷之六

侯奏狸首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昭二十五年傳昭子賦
新宮而燕禮記則云下管新宮至樂章則可笙可管可金
奏而不可歌成十二年傳晉卻子如楚聘楚子享之爲地
室而縣焉卻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正義曰聘客
至庭卽奏樂此卻至將登堂始奏樂者縣當在庭楚爲地
室而縣待客將登乃奏故欲以驚賓此正義不誤

七年冬十月衛使孫林父來聘左傳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
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
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注禮登階臣後君
一等

徵曰升階之法賓主敵者俱升不敵者後一等至聘賓與

與國君行禮則後二等士冠至於階三讓主人升立於序
端西面賓西序東面注主人賓俱升立相鄉士昏納采至
於階三讓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疏禮通
例賓主敵者賓主俱升若士冠與此文是也鄉射及階三
讓主人升一等賓升鄉射鄉大夫爲賓與賢能賓士也故
主人先升一等聘禮歸饗餼至於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賓
從升堂饗餼爲主國君所以禮賓大夫奉君命以致故先
升若聘時納賓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鄭注先賓升
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公食大夫至於階三讓公升二
等賓升注遠下人君是孫文子當後二等注誤

春秋傳卷之六

六

禮記卷之六

九年宋災左傳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
徹小屋塗大屋注司里里宰正義曰周禮里宰五里下士
一人謂六遂之內二十五家之長此言司里謂司城內之
民若今城內之坊里周禮有里宰故以宰言之非是郊外
之民二十五家之長也

徵曰周語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司里不
授館注司里里宰掌授客館單襄公曰夏之時徹曰營室
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注致其築作之具會
於司里之官又曰周之秩官敵國賓至司里授館魯語文
公欲弛邠敬子之宅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注受命
於司里居此宅也據外傳則司里本司空之屬主宮室者
王制記曰司空執度地居民故司里掌授民居釋言里

邑也李巡云里居之邑也地官遺人注鄉里鄉所居也疏
郊里卽六鄉之居郊者夏官量人云里居也職掌民居故
官名曰司里客館亦官室之事故兼掌之宋以武公廢司
空故曰司城伯氏爲樂喜屬官故司城使之司里主宮室
故令徹小屋塗大屋章注俱以地官里宰當之非也正義
明知其非不據外傳以證疏矣

使華臣具正徒注正徒徒役也司徒之所主正義曰周禮
大司徒掌徒庶之政令小司徒凡用眾庶則掌其政教凡
國之大事致民是司徒掌徒役司徒所具正徒掌共官役
若今之正丁

徵曰小司徒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民正卒也大司

齊傳禮記卷八

七

通圖叢書

徒所云致萬民於王門是也餘子羨卒也此正徒卽正卒
二十三年傳臧孫使正夫助之義同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注五縣爲隧納聚郊野保守之民
使隨火所起往救之正義曰此隧止當天子之遂大夫鄭
注遂大夫云郊內比閭族黨州鄉郊外鄰里鄙鄙縣遂異
其名者示相變耳尙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然則諸侯
之有鄉遂亦以郊內外別之郊內屬鄉近於國都司徒自
率之以入城矣郊外屬遂者是郊野保守之民不可令離
所守司徒令隧正量其多少納之於國隨火所起奔往救
之

徵曰七年傳叔仲昭伯爲隧正謂南遺請城費吾多與而

役是隧正之徒役納郊保謂納郊保之民檀弓記曰公叔
馮人遇負杖入保者息鄭注保縣邑小城也月令四鄙入
保注小城曰保章注晉語同莊子盜跖篇小國入保釋文
引鄭注小城曰保是也聲類云堡高土也見一切經音義二十築爲
高土有似於城故曰小城堡與保同後人加土耳八年傳
焚我郊保憑陵我城郭小城曰保外城曰郭郊保與城郭
相對爲文非謂保守也郊指民之居郊內外者下文云四
鄉正敬享則此時鄉遂之民當遂正兼率之矣

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注工正主車正義曰周禮
司馬之屬無主車之官巾車車僕諸職皆掌車乃爲宗伯
之屬昭四年傳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是諸侯之官司
馬之屬有工正主車也

齊傳禮記卷八

八

通圖叢書

徵曰工正之官見於傳者莊二十二年傳使爲工正注百
工之長昭四年傳注服車服之器工所書與此三注說各
不同今案正猶長也工正工官之長攷工記曰一器而工
聚焉者車爲多故令工正主車耳非專掌車當爲司空之
屬正義謂司馬屬官似非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注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正義
曰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天子六鄉以卿爲之長此云
二師令四鄉正則別立鄉正非卿典之但其職掌當天子
之鄉大夫耳

徵曰地官序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鄭注三公者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天子六鄉以六卿兼之故凡軍旅田役皆鄉官帥民而至宋六卿之見於傳者必先二師文七年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成十五年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哀二十六年傳不次者因皇靈樂三族以族敘故曰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苑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與他傳敘次別故成傳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宋先代之後以二師當天子之三公以四鄉正當天子六鄉之大夫六卿除二師則四卿四卿故立四鄉上文華闕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右官左官蓋鄉正以下諸官屬於二司者是宋官制二鄉

春秋傳禮卷八

九

通鑑卷九

則師一人各掌其方與周制同

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鶉火注火正之官配於火星正義曰五行之官每歲祀之謂之五祀月令句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配五帝而食其神矣而火更配於土星者以其於火有功祭火星又祭之火官配合其人蓋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味
徵曰漢書五行志曰春秋說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柳七星星鳥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苦昔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味閼伯居商丘主辰昭七年傳辰

爲商星十七年傳宋大辰之虛也是閼伯食於心之證也襄二十八年傳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鶉火南方正位柳星張爲周分野是食於味者祝融也

十二月己亥周盟于戲左傳晉士莊子爲載書注載書盟書荀偃曰改載書注子駟亦以所言載於書故欲改之

徵曰載謂盟載之書書其辭也十年傳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定十年傳加於載書十三年傳載書在河哀二十六年傳使祝爲載書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並謂盟載之辭非謂以言載於策也秋官司盟掌盟載之法又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鄭注載盟辭也盟

春秋傳禮卷八

十

通鑑卷十

者書其辭於策使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謂之載書是也盟辭必書於策以加於牲上故謂此書爲載哀八年傳將盟景伯負載造於萊門載卽盟約之載景伯不欲與吳盟故負其載以出耳

十年夏五月丙午遂滅偃陽左傳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注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正義曰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禘是三年大祭禮無過者知禘祭於太廟則作四代之樂魯禘用四代樂則天子禘用六代樂鄭康成以爲禘大禘小天子禘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樂魯有禘樂謂有周之禘祭之樂非左氏義也劉炫云禘是大祭賓得與同者享賓用樂禮傳無

文但賓禮既輕必異於禘魯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既久遂以爲常

徵曰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安賓客鄭注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謹按經云大合樂者此成均習樂之事猶大胥職春舍茶合舞秋頒樂合聲非臨事而合也故下文曰乃分樂而敘之以祭以享以祀注分謂各用一代之樂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無兼用六代者六代之樂非一日所能畢莊二十一年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一爲樂禍一爲效尤非禮正也明堂位云季

禮記卷之六

十一

禮記卷之六

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祭統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夏文舞武舞未聞禘用四代也仲尼燕居說大饗之禮云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又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賓樂與祭樂同故曰賓祭用之劉炫云賓異於禘皆不考於禮以意說之耳

左傳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注要契之辭正義曰周禮鄉士職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注要之爲其要辭如今効矣彼謂官人略其罪狀爲其要約之辭此亦辭之要約使其各爲要約言語兩相辨

答

徵曰天官小宰聽稱責以傅別聽取予以書契聽賣買以質劑鄭注傅別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書契謂出子入受之几要几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春秋傳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傅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也事異而異其名耳如鄭說則傅別書契質劑六者異名而同實文六年傳由質要注券契也是契即要大司寇以兩劑禁民獄注劑今券書也使訟者各齎券書是劑即契訟者各舉要辭與賣買者兩書一札其義同皆所以驗其合使王叔氏舉其要辭與伯與合同故曰合要王叔氏以無左證故不能合契即要也列子說符篇

禮記卷之六

十一

禮記卷之六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臧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得矣是刻其邊以爲數釋名契刻也刻識其數也刻識其數使兩相合同與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一用書一用齒其用亦同

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左傳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偃闕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注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二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

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正義曰魯頌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曰公徒三萬鄭箋云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萬矣蓋自文公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貢事多自減為二軍耳非是魯眾不滿三軍也若然昭五年舍中軍書之于經往前若減一軍亦應書之而軍不書者作三軍與舍三軍皆是變故改常卑弱公室故史特書之若國家自量強弱其軍或減或益國史不須書也蘇氏亦云僖公之時實有三萬因文以後舍其一軍周禮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季武

春秋傳正義卷八

三

適國義書

子今為三軍則異于是以魯屬公之民皆分為三是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啻一萬二千五百家也何則魯國合竟之民屬公者豈惟有三萬七千五百家乎由此言之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名同而實異公羊曰三軍者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為治襄公委任強臣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言軍者本以軍數置之穀梁曰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注周禮司馬法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然則此

言天子六師凡萬有五千人大國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五年經曰舍中軍傳曰貴復正也然則魯有二軍今云作三軍增置中軍耳魯為次國于此為明

昭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左氏曰舍中軍卑宮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注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氏為軍名公羊曰舍中軍者復古也然則曷為不言三五亦有中三亦有中注作時益中軍不可言中軍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也今此

春秋傳正義卷八

四

適國義書

據上作三軍不言中則益三之中舍三之中皆可知也穀梁曰貴復正也徵曰魯軍制說不同闕宮正義曰如此箋僖公當時實有三軍矣答臨頌問魯頌言公徒三萬是二據校勘記注疏本軍之大數又以此為二據校勘記注疏本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數此敘復周公之宇故此箋以三萬為三軍言其復古制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實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以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為二則舍亦當書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便據校勘記注疏本知當時無三

軍也與此正義若出兩人當從詩正義爲是范注以魯爲次國二軍說亦同惟於春秋書作書舍之旨未明江先生羣經補義說曰春秋之時兵農已分管仲參國伍鄙之法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賁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高子各帥五鄉是齊之三軍悉近國都之十五鄉而野鄙之農不與桓公問伍鄙之法管仲曰相地而差征則民不移征不旅舊則民不偷謂隨地之美惡而差其征稅則民安土箸不移徙農恆爲農不以其舊爲農者隸於師旅則民無貳志不偷惰豈非兵農已分乎十五鄉三萬家必有所受田而相地衰征法但施於伍鄙則鄉里但有兵賦無田稅此外更無養兵之費他國兵賦亦可考而知晉之

春秋傳禮卷八

十五

通國禮書

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後以新軍無帥復從三軍意其爲兵者必有素定之兵籍素隸之軍帥軍之漸而增也固以地廣人多其增而復損也當是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兵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何必隨時改易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棄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歸公而取其子弟之半叔孫氏盡取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棄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謂民之爲兵者盡屬三家聽其貢獻於公也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是歸之於君

故哀公云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能使通國之農民田稅皆屬之已哉魯君無民非無民也無爲兵之民耳以此觀之兵農豈不有辨乎三家之采邑固各有兵而三軍之士卒車乘皆近國都故陽虎於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可知兵常近國都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夫子答問政曰足兵使兵農不分何能別使之足至不得已又何必議去哉大詔謹按江說發人所未發家出一人爲兵六鄉七萬五千家故六軍七萬五千人以下準數可知兵出於鄉故小司徒但有出軍法無田制遂人但有田制無出軍法似周制本兵自爲兵農自爲農小司馬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四職雖缺法猶具於管子小匡篇曰參其

春秋傳禮卷八

末

通國禮書

國而伍其鄙參國故爲三軍其法五人爲伍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率十率爲鄉故二千人爲旅五鄉爲師故萬人爲軍伍鄙其法五家爲軌六軌爲邑十邑爲率十率爲鄉三鄉爲屬五屬五大夫參國則士鄉十五但有軍賦無田賦與周官之法合特以萬人爲軍此則卒旅之數小異耳然則魯之作三軍也籍民爲兵其舍也卽還兵於農三子各毀其棄棄卽卒棄謂舊隸軍籍者也魯舊二軍四卿並將見成二年傳作三軍則季氏將中軍孟叔各將其一故昭傳曰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舍中軍則分爲左右季氏將左孟叔共將其右哀十一年傳云武叔退而蒐棄孟孺子帥右師冉有帥左師

是也按傳云武叔退而蒐桑孟孺子帥右師又曰五日右也昭十年傳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纘帥師伐莒此時中軍已舍何以三卿並將蓋孟叔並將一軍也叔孫婁居守故使叔弓杜謂叔孫自其作三軍也季氏使其桑之人以其役邑人者無征不入者倍征桑之人謂隸於軍籍者父兄子弟即指桑之人故清之戰季氏之甲七千老弱守宮老弱即父兄弟中別其老者幼者其舍中軍也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貢與小司徒所云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伍兩卒旅師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此追晉而令貢賦同謂軍賦也三子盡征其兵而時貢於公則公室無兵矣若并其農民而征之則公無一民尺土哀公何以云二吾猶不足乎以此知民賦軍賦各不同而春秋書作書舍之旨明若泥於司馬法甸出七十五人則魯地不加闕何以能增一軍魯地不加削何以復損一軍若讀桑為甸見地官稍人注郊特性注春秋時井田之法未壞豈得云各毀其甸乎穀梁以為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何注隱五年公羊傳曰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案大司馬云王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襄十四年左傳亦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釐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桓叔以曲沃兼晉王始命以一軍列為諸侯是小國一軍之證未聞諸侯皆一軍也至范注云天子六師萬有五千人案白虎通三軍篇引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其下云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

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為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鄭棫樸箋云二千五百人為師今王興師者殷末之制周禮五師為軍軍萬有二千五百人按師與軍通名趙商問此箋云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出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未達其意答曰師者眾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乃言軍耳又答臨碩問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眾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然則六師即六軍穀梁言天子六師與大司馬云王國六軍同班誤以二千五百人之師當六師范亦承班之誤耳又按白虎通引春秋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是穀梁說本與周官合故昭傳曰貴復正也復正者復次國二軍之正也若作諸侯一軍則魯舍中軍尚有左右二軍何云復正疑今本脫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十字乃為諸侯一軍耳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左傳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及其罍磬注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徵曰說肆者多異義春官小胥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注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虞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大夫也諸侯之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歌鐘二肆疏引服注昭二十年傳注云七律謂七器音黃鐘為宮林鐘為徵大族為商南

呂爲角姑洗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鐘律計自倍半一縣十九鐘鐘七律十二縣二百八十一鐘爲八十四調此一歲之間數此服以音定之以一縣十九鐘十二鐘當一月十二月十二辰長加七律之鐘則十九鐘一月有七律當一月之小餘十二月八十四小餘故云一歲之間數案大射儀不見有十二縣服氏非鄭義也陳暘樂書曰鄭以十六枚在一處爲一堵杜以縣鐘十六爲一肆後世四清之聲起焉是附會漢得石磬十六遷就而爲此說也陳祥道禮書曰凡縣鐘磬不過十二而旋宮備後世增之以至十四十六十九二十一二十四唐兼用之以二十四爲大調而其下至於七枚此皆惑於清倍法使然也大韶

謹按七律之說具於周語服以一月有七律當月之小餘其說不可攷以還宮之法攷之鄭說爲允典同職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律十二而編鐘編磬必用十六者大師職云以六律六同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黃鐘宮大族商姑洗角林鐘徵南呂羽此五音順序相生之法也若五音六律還相爲宮則十二律各自爲宮各爲其宮則限於其律宮聲之最濁者遞減而清宮君也商臣也商不可過於宮於是四清之法朱子曰如以應鐘爲宮大呂爲之商聲高於宮爲臣凌於君不可用乃用大呂律減半爲清聲以應之雖減半祇是此律故亦相應唐祖孝孫說八十四調

季通云祇有六十調不以變宮變徵爲調六說有理通典曰晁氏爲鐘以律計自倍半半者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其正管長者爲均之時則自用正聲爲正音正管短者爲均之時則通用子聲爲五音皆三分損益還以宮商角徵羽之聲爲調玉海曰半律通典爲之子聲後人失之但存黃鐘大呂大族夾鐘四律有四清聲卽半聲也朱書樂志曰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宮使商角不凌犯宮聲故用四清皆半律是十二律正律也四清卽半律四清之法自古有之十二律配四半律故鐘磬之編縣者十六此鄭十六枚在一處之說也然則鐘磬各一堵乃爲肆傳以鐘爲肆者按下旬云及其鑄磬劉炫云鑄磬亦二肆肆之

爲名實由鐘磬相對但傳於磬下不復言其數若磬無二肆則半賜魏絳無磬安得有金石按劉謂磬亦二肆是也謂鑄亦二肆非也鑄之大小無定說鄭云鑄如鐘而而鑄師掌金奏之鼓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編鐘掌於磬師不掌於鑄師傳意謂歌鐘歌磬各二肆及其鑄傳文以上句但言鐘故以磬連鑄耳周官言半爲堵全爲肆者按大射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然則東西二階各以次南陳東方笙磬十六枚一虞其南笙鐘十六枚一虞其南鑄一虞是爲堵半之言判也故曰半爲堵西方頌磬十六枚一虞頌鐘十六枚一虞其南鑄一虞合西

階之鐘磬鑄為肆故曰全為肆歌鐘歌磬備應云一肆而云二肆者周官分言之以鐘磬十六枚為堵以三十二枚為肆傳總言之故云二肆其實歌鐘二肆則鐘三十二枚也磬二肆亦三十二傳亦周官無二義鄭以半解為半於天子之卿大夫士士有磬而已按鄉飲云磬階閒縮鬻但言磬似士有磬無鐘而下云賓出奏陔陔夏為九夏之一九夏掌於鐘師是士亦有鐘半為堵全為肆特詳鐘磬在虞之制故云凡凡者統天子至卿大夫士言與上文論樂縣之位別

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春秋傳卷八

三

禮記卷八

左傳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注行之所在亦設朝位

徵曰冢宰曰王眠治朝則贊聽治眠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地官師氏云聽治亦如之鄭注聽治謂舉於野外以聽治又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內列蕃營之在內者夏官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凡治事之處皆曰朝故後世稱郡朝縣朝

己未衛侯公羊作衛侯衍出奔齊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注敕戒二子欲共宴食正義曰君之於臣有禮食宴食公食大夫食聘賓之禮也其食己之大夫亦當放之曲禮凡進食之禮左殺右馘鄭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

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也如鄭此言大夫與客禮食尚放公食大夫禮明國君與臣禮食亦當放之

徵曰禮經有戒有宿有請士冠主人戒賓鄭注戒警也告也又宿賓注宿進也鄉飲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又主人速賓注速召也鄉射同皆先戒而後宿燕禮小臣戒與者大射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公食大夫使大夫戒皆有戒無宿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是有請無戒鄉飲於戒賓後云乃請賓是戒後即請燕禮輕故有請無戒昭元年傳鄭伯使子皮戒趙孟遂戒穆叔是饗食有戒此食當是禮食故傳云戒若燕食則士相見云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侯君命之食然後食此燕食之禮也無所用戒杜說失之

春秋傳卷八

三

禮記卷八

左傳史為書警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諂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注道人宣令之官彼云其或不共邦有常刑是號令羣臣百工使之諫也杜必以為行人之官者以云徇於道路故云行人采訪歌謠與孔不異

徵曰劉歆與楊雄求方言書曰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道人使者以歲八月求代語僮謠歌戲說文刀部曰迓古之道

人以木鐸記詩言是古說相傳以道人爲行人之官道人
采詩官師相規工執藝以諫三句事同一例采取歌謠以
爲諷諫故總言之曰諫失常也白僞孔誤解爲宣令之官
正義云號令羣臣百工使之諫而古禮亡漢書食貨志曰
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
與歌詠各言其傷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
於路曰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
不窺牖戶而知天下宣十五年公羊傳何注曰男女有所
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
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
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

春秋傳禮卷八

三

禮記卷八

堂而知四方亦與道人人事相合

注官師大夫謹案十五年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
正義引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尙是也祭法官師
一廟鄭注官師中士下士春秋之例下士書人故杜與鄭
稍別要知土中下皆士非大夫傳以官師與百工並列則
謂在官之士耳官師相規與士傳言義同工執藝事以諫
與百工獻藝義同此引夏書以明古義故下句曰諫失常
也諫失常三字總史爲書以下數語言若解爲官師自相
規正則語氣不相接矣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蠶莒人邾人
于戚左傳范宣子假羽旄注疏本作毛誤字於齊而弗歸齊人始

貳注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行之因謂之羽旄
注疏本宣子聞而借觀之

徵曰春官司常職全羽爲旌析羽爲旌釋天云注旌首曰
旌周官言羽不言旌爾雅言旌不言羽合言之義乃備司
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旗通帛爲旛雜帛爲
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凡七旗皆畫其象而別
其物名全羽析羽則以羽爲別有羽必有旌故李巡注爾
雅云以旌牛尾箸旌首也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旌上上亦
有旒縹是也干旌詩首章言旌次章言旗三章言旌互文
彼正義曰言旌則有旒縹言旗則亦有旌干旌干旌一也
皆謂旗也然則自日月爲常以下七旗其竿首皆用羽旄

春秋傳禮卷八

三

禮記卷八

羽五采羽也天官序官夏采鄭注曰夏采夏翟羽色禹貢
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綬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
而用之謂之夏采其職注云綬以旌牛尾爲之綴於幢上
所謂注旌於竿首也染羽之法攷工記鍾氏云以朱湛丹
糝三月而熾之澤而漬之是也以其但設縹旒則有常旗
等七名建羽旌於七旗之上則謂之旌故釋名云旌精也
有精先也說文云旌所以精進士卒也注旌於竿首謂之
旌故旗通謂之旌成十六年傳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
又曰衛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納旌於棨中鄉
射記注旌總名也是也曲禮武車綏旌德車結旌何允云
垂放旌旗之旒以見其美是旒亦通謂之旌昭二十年傳

曰旃以招大夫孟子則云大夫以旌是旃亦名旌昭七年傳爲王旌以田正義曰竿首有羽羽爲旌名遂以旌爲旗稱是也凡旗皆注旌於竿首故旗通謂之旌禹貢正義曰說文犛西南夷長毛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旌牧誓王秉白旌詩云建旒設旒皆謂此牛之尾也以其可爲旌旗之飾故字從於周官言羽爾雅言旌傳言羽旌義同杜不讀古但引析羽爲旌一語誤以旌爲天子之制乃云齊私有之於禮疏矣

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公羊曰劉夏者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諸侯入爲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采取其租稅耳禮記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稱子參見正義 定四年劉卷卒夏葬劉文公公羊曰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注舉采者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劉卷以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

徵曰白虎通云諸侯入爲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否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入輔得兩食之此何所本但劉卷實非畿外諸侯入爲王卿士者也正中有麻詩曰彼留子嗟又曰彼留子國毛傳云留大夫氏子國子嗟父留與劉同陳氏長

發毛詩稽古編曰留東周畿內邑緱氏縣有劉聚者是其後爲王季子采地是爲劉康公案陳說本漢書地理志曰河南緱氏縣劉聚周大夫劉子邑春秋書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宣十左傳曰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注康公子襄十四年賂劉獻公注定公昭二十年劉獻公之庶子伯益劉子擊卒無子單子立劉益昭二十年又劉子如劉注歸其采邑王城人劉人戰於施谷王城人焚劉二十年定四年左傳注劉卷卽劉益也按王季子者頃王子匡王弟故公羊曰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鄭注豕宰曰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若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然則王季子食采於劉以邑氏也故曰劉康公其後子孫繼爲卿士非外諸侯甚明王制曰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故春秋於召陵之會書劉子於其葬曰劉文公卒但書名不爵此禮之正也何說無據又案天子三公書爵上士中士書名左傳曰宣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鄭祭法注官師中士下士也此劉夏爲士或當劉康公族

十七年左傳齊晏桓子卒晏嬰羸縗斬苴經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注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故孫辭以略答家老徵曰此於禮無徵惟雜記曰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

喪服如士服鄭注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也已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今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云云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正義曰案聖證論云喪服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且大國之卿與天子上士俱三命平仲言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羸衰枕草於當時爲重是以言惟卿爲大夫孫辭以避害也馬昭難王肅曰雜記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是大夫與士喪服不同肅云無等

春秋傳禮徵卷六

毛

禮記卷六

是背經說也張融評云士與大夫異者皆是亂世尚輕涼非王者之達禮鄭言謙者無異於遠害謹案喪服大功章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爲士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此大夫之別於士者也三年章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首曰父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無貴賤一也聖證論之言篤矣檀弓記曰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注衣當爲齊壞字也衰而繆經叔孫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經蓋喪服之制至春秋而壞記人遂以是爲古制晏子之對亦爲其室老言耳十九年左傳諸子仲子戎子注諸子諸妾注子者二子皆朱女

徵曰管子戒篇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曰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尹知章注中婦諸子內官之號案諸子不見於禮未知爲諸侯之內官與抑齊之內官與杜說失之

左傳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薑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何氏膏肓曰天子之車稱大路諸侯稱路車大夫稱車今鄭子蠆諸侯之大夫耳當與天子之士同賜其車而名之曰大路非正也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言不順於義左氏爲短杜釋例曰周官王之

春秋傳禮徵卷六

毛

禮記卷六

五路及卿大夫士服車各有名又有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謂此上五路之良散當以出賜故言其用無常傳通稱玉路金路爲大路及賜魯穆叔鄭子蠆當是革路若木路所以封四衛及藩國之君也亦曰大路者據受王之殊賜皆舉其總名或云先或云次各自以就爲差正義曰杜以就數爲差者三命之卿就數三再命之卿就數二故鄭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子產次路再命之服是也若其不然王賜叔孫穆子其車若是夏篆夏縵卽與常車無異何故生弗敢乘及死乃請以葬也

徵曰巾車五路玉象革木不名大惟願命有大路綴路先路次路鄭注先路玉路次路象路巾車說樊纓就數玉

路十二金路九象路七革路五木路無文而郊特性記則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傳禮不同據魯賜晉三帥先路三命之服鄭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子產辭邑而不辭次路者玉藻記云君賜車馬乘以拜句賜衣服服以拜句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其弗敢乘服者謂此殊等之賜也故二十四年傳王賜穆子大路而昭四年傳杜洩將以路葬南遺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杜洩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諸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若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是穆叔但受賜未嘗乘路特用以葬與葬子蟻同故左氏以為禮杜以就數

春秋傳禮卷八

无

通圖叢書

為差則金路九就象路七就與卿三命大夫再命不相當士喪薦馬纓三就喪禮攝盛則大夫當三就耳至何謂諸侯稱路車大夫稱車校路猶車耳釋詁路大也凡路寢路門可訓為大寢大門車不得稱大車訓車為大則單言路者為不辭矣觀禮路先設又曰路下四注路謂車也采薇曰彼路斯何君子之車卿車固稱路矣惟成二年傳仲叔于奚謂繁纓以朝傳引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繁纓為馬飾但當別就數之差而以請繁纓為僭是不可解耳

二十一年秋欒盈出奔楚左傳使司徒禁掠欒氏者使候出諸輶轅注候送迎賓客之官也

徵曰夏官候人云及歸送之於竟鄭注引此傳以證是送之事也周語候不在疆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候人為導是迎之事也

二十二年左傳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吾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敖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注御叔御邑大夫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為罰正義曰司勳職凡頒賞地三之一食鄭云賞地之悅三分計稅王食其一二全入於臣此采邑貢王之數也然則諸侯之臣受其采邑者亦當三分之一而歸於公故云古者家有國邑重倍其賦當以三分而二入公也

春秋傳禮卷八

手

通圖叢書

徵曰司勳云三之一食猶云食三之一耳與大司馬云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同皆指其所自食者而言特職首云掌六鄉掌地之法以等其功是臣有功乃賞之如鄭賜子展八邑子產六邑此賞地非采地也古者賦祿以田故晉語云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韋注五百人為旅為田五百頃百人為卒為田百頃昭元年傳作百人之餼注百人一卒也其祿足百人正義曰祿足百人謂取稅以共食足為百人之餼與韋異當以杜說為長叔向謂韓宣子曰欒武子無一卒之田謂其祿不足以餼百人也晉語又云絳之富商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賈人無田故無祿據司勳則賞田食

三分之一采地所食書傳無文據晉語則卿祿一旅大夫祿一卒采邑雖大其餘盡歸於公此倍其賦謂御叔之采地御叔氏族無考當氏於采曰御過謂往過之因而往過御叔之家也若爲經過之過當云過御不得連言叔御叔當爲魯大夫偶在其私邑故曰在其邑若爲御邑大夫則御爲公邑自有定賦不得因邑大夫而倍征之也

二十二年左傳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牛殷以少牢注三年殷祭以羊豕殷盛也正義曰諸侯之大夫止用少牢而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鄭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之祭有用大牢時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

春秋傳禮徵卷八

三

禮記卷八

皆大牢據此二文大夫得用大牢者禮器據天子大夫故也雜記據喪祭故進用等士喪禮遺奠用少牢是也大夫無禘而云殷三年祭者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祿及五世是大夫有功或得禘祫也

徵曰楚語云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與禮合三年盛祭不見禮經據昭元年傳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温注子餘趙衰趙孟之曾祖大夫三廟祭禘祖曾會合也卽祫王制說祭天子三時皆祫諸侯祫嘗烝依此推之大夫得祫烝故曰會孟子餘曰烝于温烝祭必祫故何注桓八年公羊傳曰烝眾也冬萬物必成所薦眾多芬芳備具曰烝然則少

牢饋食三時之常祭也殷合祭也大夫常以用少牢合祭用大牢黑肱滅之故曰薄祭矣

二十三年三月乙巳杞伯句卒左傳杞文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注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賁之

徵曰雜記曰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傳言鄰國者服注曰鄰國之喪尙爲之闕况晉與杞爲甥舅之國乎是也

左傳齊侯伐衛啟牟成御襄罷師狼躓疏爲右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注左翼曰啟右翼曰肱大殿後車正義曰左翼右翼賈逵以

禮記卷八

三

禮記卷八

爲此言或當有成文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大前驅啟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音相似故服言古人有名軍爲啟者

徵曰六月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韓詩薛君章句曰元戎大戎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衝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陳之車所以冒敵先啟敵家之行伍也馬融論語注曰前曰啟後曰殿是在前者名啟也昭二十九年傳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釋畜云前右足白啟鄭詩曰兩服上襄故名其馬曰啟亦此義也肱兩掖旁也司馬彪注莊子肱篋篇云從旁開曰肱旁卽左右人左右掖謂之肱故軍左右翼亦謂之肱逸書武順篇一卒居前曰開一

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開即啟也閭與肱聲近左右卒曰閭即左右卒曰肱敦與殿聲轉地官鄉師巡其前後之屯鄭大夫讀屯爲課殿杜子春讀屯爲在後曰殿殿之通作敦猶殿之通作屯通作晨服以大晨爲大殿是也其曰大前驅啟棄車者即詩云以先啟行謂前驅之車所以啟棄車也前驅謂之啟左右翼謂之肱賈以啟爲左翼非也據逸書是古軍陳有此名特古用卒齊用車耳

二十三年左傳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尊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微曰此傳於禮無可徵飲酒之禮有獻有酢有酬有旅酬鄉飲曰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解昨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

春秋傳禮卷八

禮

通國禮書

降席立於賓東賓坐奠解遂拜執解與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解不洗實解東南面授主人主人昨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解賓拜送於主人之西賓揖復席此賓酬主人也又曰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於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儀主人揖復席此主人酬介也又曰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於序端東面受酬者自介右眾受酬者自左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儀辯卒受者以解降坐奠於篚此介酬眾賓眾賓又以少長爲次序相酬也鄉射儀節同但有主人賓介眾賓不見主人之子弟鄉射有賓黨主黨之弟子經但云執解者皆與旅不及弟子惟特在於嗣子舉解後兄弟弟子於昨

階前北面舉解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此宗廟之禮非燕飲之禮此云及旅而召公鉏未曉一禮立一人爲賓備獻酢酬之節乃獻介及眾賓畢即席工於西階上獻畢而召主人之子未曉一設席之法賓牖前南面眾賓之席繼而西亦南面介西階上東面主人昨階上西面未有北面者惟燕禮云若有諸公席于昨階西北面此爲近於君故以北面屈之賓爲苟敬席亦如之又曰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卿辭重席司宮徹之鄉飲惟公三重大夫再重此云北面重席未曉一旦云既獻則獻禮已畢獻畢而復新尊絜之將使悼子爲獻主乎抑臧孫復酢悼子乎昭四年傳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享大夫以落之此因孟丙新從

春秋傳禮卷八

禮

通國禮書

齊至因飲大夫酒以接見之二年傳晉韓宣子聘於齊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見子尾子尾見疆禮同此云臧孫命北面重席召悼子降逆之則是臧紇召之也一家父子並立賓主之間是有二主矣未曉一禮未旅以前皆立行禮此云大夫皆起則獻畢未旅大夫皆坐未曉一二十五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左傳晉侯濟自泮會於夷儀伐齊齊人以莊公說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注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正義引董遇云五吏謂一正有五吏爲三十帥

之長

徵曰王氏伯中曰晉之五吏具在傳中成二年傳公賜晉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與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蓋一司馬二司空三與帥四候正五亞旅此晉吏之舊制也自悼公立軍尉而五吏之名遂先軍尉而省亞旅成十八年傳說悼公命官曰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晉語亦曰祁奚為元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元司馬張老為元候鐸遏寇為與尉籍偃為與司馬元尉即軍尉也元候候奄即候正也上軍尉與尉即與帥也故十九年傳公享六卿於蒲圃賜之三命之

春秋傳禮卷八

禮

通圖叢書

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蓋自悼公以後有軍尉而無亞旅此晉五吏之新制也此傳為賂平公則所謂五吏者當為悼公所定一軍尉二司馬三司空四與尉五候奄矣毋誓曰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為官凡五晉之五吏其遺制也淮南兵略篇曰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此下當有此司馬之官也正行伍連什伯明旗鼓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輜治賦文均處軍輯并寵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臧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與無遺輜此與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五官即五吏矣三十帥者師帥也統於六正者也大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

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

大夫依小司徒五師為軍一軍之中師帥凡五六軍則師帥三十六國三軍師帥凡十五也晉為大國師帥當十五而有三十帥者古者天子一圻而有六軍今晉地數圻計井出賦自當有六軍之數非三十帥不足以統之晉自文公作三軍其後雖分合不常而車徒之數則一名為三軍其實六軍故有三十帥也又曰經傳凡言師旅者有二義一為士卒之名見小司徒一為羣有司之名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是也十年傳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十四年傳今官之師旅

春秋傳禮卷八

禮

通圖叢書

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皆謂羣有司也其小大之差則旅卑於師師又卑於正故八職師旅在正之下二十五年傳百官之正長司旅先正長而後師旅也杜誤以為帥師旅者乃注云小將帥夫帥師旅者豈得遂謂之師旅乎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左傳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注擁抱社主示服徵曰陳氏禮書曰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鄭注社之主蓋用石為之唐神龍中議立社主韋叔夏等引呂氏春秋及鄭注議以為社主用石又後魏天平中大社石主遷於社是社主用石矣又檢舊社主長二尺五寸方一尺七寸在

禮無文案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方五丈諸侯半之蓋以五是土數故壇方五丈其社主準五數長五尺準陰之二數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蓋石地類也先儒謂社主石為之其長不過尺五寸其短以寸計之而議者謂宜長五尺方二尺埋其半於土中此肥說也古者天子諸侯有載社之禮而陳侯擁社以見鄭子展果埋其半則不可迎而載果長五尺方二尺則不可取而擁大詔謹案古文論語問社於宰我今論作問主何劭公杜元凱並用之文二年僖公主正義曰古論語及孔鄭等皆以為社主社主為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祭法正義引五經異義曰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謂社主也案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田主即社主賈疏以田主為神農似非然則田主之木各以其地之所宜宜松者松主宜柏者柏主宜栗者栗主古社主不用石後世以社壇而不屋必受霜露風雨乃改用石非古也

農注小宰曰版戶籍圖地圖也戶籍即後世戶口冊故秋官司民掌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內則男子生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臧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臧諸州府論語式負版者則諸侯之制與天子同土地人民皆有版圖致還也上文云陳侯擁社以示失守社稷故使司空致其地眾男女別而繫以示降服故使司徒致其民掌節節有五此言司馬致節當為軍節服以侯國三卿即司徒司馬司空故云皆是陳人案軍行有銳司徒壁司徒見成二年傳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淮南兵略訓五官有司空官即軍司空也則此三官為鄭之官致者子展使三官致之祝祓社者亦子展祓除不祥也正義駁服云子產數俘獲尚不取何當取其民地使陳致之既致乃還則是滅矣何云入陳駁之當矣

徵曰劉說是也天官司書曰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鄭司

徵曰異義曰古春秋左傳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謹案治魯詩丞相韋元成治易施肇說王者所封三者而已不與左氏說同鄭駁曰二王之後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

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

別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說文曰憲敬也春秋傳以陳備

三憲大韶謹案恪與憲同漢帝堯碑若不虔恪僖十四年

傳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昭二十五年傳宋樂大心曰我

於周為客憲從客聲憲與客同魏孔子碑追存三則以陳

備杞宋為三恪義自可通鄭商頌譜曰王者之後時王所

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是鄭亦

以宋為客也駁異義必別二王後於三恪者郊特牲記云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故鄭以三恪

為勳祝陳案樂記云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勳封帝

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

杞投殷之後於宋是周所尊在黃帝堯舜之後殷後則別

之曰投示不得與先代比與郊特牲記義異要之傳云以

備與不過二代之義實不相背也

二十六年左傳鄭伯賞入陳之功三尸甲寅朔享子展賜之

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注

八邑三十二井

徵曰杜解邑不同下傳云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注取田六十井以一井為邑二十七年傳公與免餘邑六

十注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

通稱以一乘為邑又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二十八

年傳與晏子邱殿其鄙六十與北郭佐邑六十昭五年傳

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皆無注謹按傳但稱邑者

皆是大名計其數者則以里計哀十五年傳因以衛邑自

濟以西廡媚杏以南書社三百注二十五家為社籍書而

致之史記孔子世家書社七百里索隱曰二十五家為里

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秦策賜之二社之

地鮑彪注邑皆有社小司徒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是二

十五家為里也里與邑同故釋言云里邑也李巡云里居

之邑也是一里為一邑也邑必書其人名於籍故左師之

賞以示子罕削而投之削削其版籍也先者致物於人以

輕者先之曲禮記云獻田宅者操書致是也

左傳晉韓宣子聘於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

於宰旅正義曰周之卿三命天子上士亦三命曲禮云列

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周禮大宰之屬官有旅下

士三十有二人是宰旅為冢宰之下士也小行人春入貢

秋獻功王親受之鄭云貢謂六服所貢功謂考績之功是

諸侯大夫歸時事之義也

左傳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注稅即總也喪服總衰裳縷細

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為此服此服

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服注曰衰麻已除日月已

過乃聞喪而服是為稅服服之輕者正義駁曰禮記過而

追服實名為稅以聞凶之日為服喪之始衰麻不異何云

服之輕者公若依彼稅服法其兄弟之服還是齊衰期耳

何得云如天子諸侯絕旁菴公於子鮮不應爲之服獻公
痛愍子鮮特爲服此服也獻公尋薨至死未釋此服故云
終身

徵曰近爲左氏學者僉是服而非杜案鄭注檀弓小功不
稅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鄭服同時故其說同今
按服問曰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
葛以有本爲稅鄭云稅變易也正義曰大功以上麻經有
本者得稅變前喪總小功麻經無本不合稅前喪也是稅
者以後喪變前喪之名別詳禮記釋稅問喪追服小戴本無其說
況所云日月已過者謂相去隔絕不獲聞喪子鮮託於木
門注晉邑何至久不聞喪而煩追服稅總聲相近喪服總衰

喪禮總衰

聖

禮記卷八

裳杜麻經既葬除之者傳曰總衰者小功之總也諸侯之
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
天子記曰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總衰無受故曰喪之
終身杜讀稅爲總非肌說也獻公卒在二十九年子鮮之
卒傳不言在何時傳蓋終而言之總衰既葬而除公痛愍
子鮮之不反服以總衰而不除故曰如稅服終身杜義不
謬

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左傳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
舍泣事麻嬰爲尸慶夷爲上獻注上獻先獻者正義曰祭
主人先獻下文云公懼而歸則於是公親在矣又此祭慶
舍泣事公與舍不爲上獻而慶夷爲上獻者慶舍使爲之

不可以禮賁也

徵曰特牲于尸卒食後曰主人洗角升酌醕尸尸拜受賓
長以肝從又曰主婦洗爵於房酌亞獻尸尸拜受長兄弟
以燔從又曰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少牢儀節同是獻尸
之禮主人先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禮未有主人與祭而
使人攝行獻者天子諸侯之祭禮無文以明據祭統云尸
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
爵獻士及羣有司天子諸侯之獻卿大夫士及羣有司與
大夫士之獻賓長眾賓眾兄弟內兄弟及私臣義同然則
爲上獻者正獻畢後之弟一獻以慶夷爲卿非慶夷得爲
初獻也且大夫士無堂事但有醕尸之三獻諸侯有朝踐

禮記卷八

聖

禮記卷八

饋食之四獻合室中三獻爲七初獻當指朝踐之弟一獻
若慶夷言之則公反爲饋食之弟三獻且何以處朝踐時
夫人之亞獻乎此必無之禮注及疏皆漫爲之說耳又案
彖宰云大祭祀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大宗伯云享
大鬼宿眠滌濯滌玉鬯省牲饌奉玉盥所謂泣事也昭十
五年傳將禘於武宮宰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
其在泣事乎三月癸酉禘叔弓泣事泣臨也謂臨視與祭
諸有司之職事也亦不得慶舍使夷爲上獻傳紀此者起
下殺慶繩麻嬰耳無別意

又案鄭注祭統曰尸飲五謂醕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
而獻賓正義曰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醕尸之一獻爲尸飲

五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酌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酌尸尸飲一按特性於三獻後主人始獻賓長如正義說通朝踐饋食之四獻爲尸飲五是君酌尸惟一獻卽獻卿禮未有正獻未畢而獻助祭者疑非是司尊彝賈疏引祭統此文曰彼指侯伯禮宗廟七獻二裸爲奠不飲朝踐已後有尸飲五獻卿卽同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裸爲奠不飲是尸飲七可以獻諸臣若然子男五獻者二裸爲奠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卿大夫士無二裸直有酌尸三獻獻祝是也案天子諸侯之祭禮雖亡以散見於戴記者求之堂上四獻室中三獻正獻凡七自君牽牲以入後禮器曰君親制祭夫人薦盞祭統曰君執鸞刀

春秋傳禮記卷八

畢

通禮記

羞膾夫人薦豆籩人朝事之籩醢人朝事之豆於此薦之是爲朝踐之二獻畢乃合享禮器曰羹定詔於堂乃行饋熟之禮饋食之籩饋食之豆於此薦之是爲饋食之二獻蓋朝踐腥祭也饋食爛祭也畢尸乃入室尸卒食酌尸君與夫人各一獻諸臣酌尸一獻凡七獻此其節也大天子無堂事故止室中三獻諸侯有七獻者朝踐饋食時君與夫人各二獻凡祭必夫婦親之禮器云廟堂之上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尊是也五等之君既有堂事之四獻不得謂子男僅五獻也儀節不能明未審鄭意何如竊案祭統所云非指正獻祭之獻卿大夫士猶燕之獻卿大夫士燕義曰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

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蓋君專大惠口徧神惠故飲畢必獻飲五飲七飲九者加爵也非酌尸也據特性賓三獻爵止注尸止爵者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又曰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眾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注止爵者欲神惠之均於在庭又旅酬賓酬長兄弟後爲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蓋尸體神意欲均其惠於助祭之人故三獻爵止主人乃獻長賓獻眾賓而自酢復酬賓賓奠於薦左乃獻兄弟於阼階獻內賓於房中獻私人於阼階上無非欲神惠之徧也天子諸侯備官以祭凡同異姓皆在列尸飲五者於卒食三獻之後同異姓之卿各爲加爵以飲尸是爲飲五君乃洗玉爵以獻卿畢同異姓之

春秋傳禮記卷八

畢

通禮記

大夫各爲加爵以飲尸是爲飲七君乃洗瑤爵以獻大夫畢同異姓之士各爲加爵以飲尸是爲飲九君乃以散爵獻士記所以云飲五飲七飲九不云五獻七獻九獻也然則天子諸侯之正獻止有七諸臣之加爵在正獻後不得以加爵充爲九獻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祀祭微曰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曰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擣于醢上豆之間祭此祭正羞也贊者東面坐黍實于左手辨又取稷辨反于右手與以投賓賓祭之此祭黍稷也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辨取之壹以投賓賓興坐祭此祭俎也祭飲酒于上豆之間此祭酒也賓祭加饌贊者北面坐取庶

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注庶羞輕也汎祭謂不依次序汎舉以祭也杜云遠散所祭不據禮以解疏矣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傳楚人使公親禭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禭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茆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徵曰雜記曰禭者曰寡君使某禭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禭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禭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禭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霑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禭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又曰諸侯相禭以後路冕

春秋傳禮徵卷八

霑

通圖禮書

服先路與衰衣不以禭此諸侯使人相禭之禮春官喪祝職王弔則與巫前男巫職王弔則與祝前喪服大記曰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此既殯而君臨之禮檀弓釋之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茆執戈惡之也據喪大記諸侯相禭之服凡五故穆叔以朝而布幣言之義見正義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郕人小邾人城杞左傳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注相禮侍威儀也

徵曰聘禮賓請有事於大夫公禮辭許至歸禮之明日賓朝服問卿卿受於祖廟下大夫擯是古者相見必有擯相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左傳公享之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鄆鼓父黨叔爲一耦

徵曰凡射皆三次射皆三耦大射儀司射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遂比三耦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三耦卒射此初射也司射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

春秋傳禮徵卷八

罍

通圖禮書

則以耦告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於大夫曰某御於子三耦卒射賓降取弓矢于堂西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公將射賓先待于物北公卒射公還而后賓降諸公卿升射卒射取皆繼射此再射也勝者飲不勝者畢司射請以樂于公公許樂正奏狸首以射此三射也初射惟三耦射獲而不釋獲故無釋獲及飲不勝者之儀再射及三射皆三耦先射而後公與賓及諸公卿大夫射賓御於公則賓與公也云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大夫不成耦數以士爲大夫耦與鄉射云大夫雖眾皆與士爲耦

例同鄉射之三耦弟子也大射之三耦士也故曰命眾耦如命三耦之辭傳云公臣不足謂士耦不足也又案燕禮於樂正告正歌備後云射人自阼階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為司正於說屢升坐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案大射自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皆少進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為賓以下儀節盡與燕禮同燕義曰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燕射與鄉射儀節同故云如鄉射之禮是諸侯之燕禮即燕射禮也大射於郊故記曰公入鷩鄭云射宮在郊以將還為入燕在寢禮云膳宰具官饌於寢東則燕射在路寢庭傳云公享之展莊叔執幣此酬幣也既饗徹俎乃燕故行燕射之禮知古者立行禮謂之饗說屢升席坐謂之燕饗禮即具於飲射燕大射諸篇燕射即具於鄉射與燕禮篇中禮經無饗禮者非篇佚也

下不復舉

禮記通圖

吳子使札來聘左傳請觀於周樂徵曰聘禮記曰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請觀訝帥之自下門入鄭注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據禮是聘有觀法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亦其禮見舞象南籥者注象籥舞所執案當云籥舞者所執乃明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釋文籥音朔正義曰賈云籥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云籥者舞所執詩頌碩人之善舞云左手執籥左手秉翟籥是舞者所執則籥亦舞者所執杜

說當得其實但不知籥是何等器司馬相如上林賦拂鷩鳥捎鳳皇則捎亦拂之類今人謂拂為拂捎必傳於古其籥捎字同也杜云皆文王之樂則象籥與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是文舞則象籥當是武舞詩云維清奏象舞則同此象籥之舞故鄭注詩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是武舞可知其名之曰南其義未聞又曰鄭氏注象云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有武音故詩序謂之象舞舞非此樂名故此直言舞也

禮記通圖

禮記通圖

徵曰鄭詩箋禮注並謂象即大武維清正義引鄭明堂位注云象謂周頌武也謂武詩為象明大武之樂亦為象但禮文於下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籥管以頌之武象則干戚以舞之又周頌譜正義曰象謂武也子道而堂下示上下之差案白虎通云武王曰象者象大平而作樂示已大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是孟堅已有此說謹案謂武王作象舞以象文王之武功可也謂象即大武非也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並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仲尼燕居記則云下管象武說之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郊特牲記云歌者在

堂象舞示事故管者在下非以父子之尊卑為差也序言象舞禮言管象與傳言象箭義同箭與簫字異音義同下文見舞韶箭者釋文箭音簫是也謂以簫管奏維清之詩以舞古人言樂多言簫管絲謨言簫韶魯語言冷簫韶箭即簫韶象箭猶管象陸於彼音簫於此音朔一字兩讀恐非典要至上林賦之拂捎謂以矰弋拂之捎之方言捎捎選也自關以西秦晉之間凡取物之上者謂之捎捎則捎非人手執持之物正義引以證箭字失其義也南南舞也毛詩歌鐘以雅以南以簫不僭傳曰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為簫舞是為和而不僭矣

後漢書陳忠傳引詩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李注引韓詩薛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於雅以其人聲及簫不僭差也又云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詩大韶謂韎任朱離四字此陳忠自釋詩語與毛傳同南任音義皆非詩本文李不察乃臆云齊魯詩耳然則雅舞用簫夷舞亦用簫毛云以為簫舞其義甚明象箭謂吹管而舞象舞也南簫謂吹簫而舞南舞也杜以象為文王之樂是也以南為文王之樂直誤為二南之南矣正義礙於注說乃云未聞耳

五聲和八風平注八方之氣謂之八風

徵曰王氏伯申曰樂之有八音以應八方之風隱五年傳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周語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賈服注並曰八風八卦之風是也因而八音即謂之八風五聲和八風平謂八音克諧也五聲八風相對成文杜云八方之氣謂之八風非也昭二十年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二十五年傳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八風與七音九歌相次則是八音矣八音皆人所為故曰為九歌八風若八方之風具是天籟不得言為矣大戴禮小辨篇天子學樂辨風又曰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辨風即辨音管子宙合篇君失音則風律必流輕重已篇吹璫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風猶音也成九年

傳晉侯見鐘儀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土風謂南音淮南原道篇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高注遺風猶餘聲是也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於齊
徵曰聘禮記曰無行則重賄反幣鄭注無行謂獨來無所之也疏云此特來非歷聘吳公子札聘於諸國是有行也昭二年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遂如齊納幣自齊聘於衛與札同

三十年左傳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眾給而已
徵曰大司馬四時之田於中春云獻禽以祭社中夏云獻禽以享酌中秋云致禽以祀祊注祊當為方聲之誤中冬

云獻禽以享烝疏曰冬夏主於祭宗廟陰陽始起象神之
 在內者中冬一陽生中夏一陰生是陰陽在內故神象之
 而行祭也此祭因田獵獻禽為祭若正祭月在孟月桓四
 年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四時之田用三
 焉惟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謹案
 賈說是也此因田獵而薦非四時之正祭也魯語古者大
 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罝罾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
 寢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罾麗注罝當為罝
 罾麗小網也
 今本作罝罾
 罾衍字也
 以實廟庖毛詩潛序曰季冬薦魚春薦鮪也
 月令亦云季春之月薦鮪於寢廟皆言薦不言祭據周官
 田於四中則古者祭用首月信矣

季和傳解卷八

禮記卷八

左傳諸侯賓至甸設庭燎

徵曰燕禮曰宵甸人執大燭於庭大射儀同

春秋傳禮徵卷八

春秋傳禮徵卷九

古婁朱大韶仲鈞著

昭公

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左傳穆叔子皮及曹大夫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矣注兕爵所以罰不敬

徵曰毛詩四言兕觥卷耳七月桑扈絲衣鄭箋並云罰爵也而卷耳傳則曰兕觥角爵也異義引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觥觥亦容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云觥謹案禮經於用此器者必分別之曰爵曰觶曰觚於受此器則統謂之爵無名觥者則兕爵即兕觥燕禮有角觶又有象觶是兕爵當以兕角猶稱象觥以兕觥為罰爵特經師相傳說耳

二年晉侯使韓起來聘左傳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徵曰春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法即八法則即六則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凡射事執其禮事疏禮書若今儀注古者禮皆書於簡

禮記卷九

通國書

策行禮則執以從故哀二年傳命宰人出禮書周禮謂周

之禮書也象即治象教象政象刑象象亦書也以其縣於

闕使人則而象之故名其書曰象哀傳曰季桓子命臧象

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案魏也闕也觀也一物而三名所以

兩旁象可臧魏不可言臧疑傳本作命臧象作象魏者涉

上立於象魏之外而衍正義曰由其縣於象魏故謂其書

似曲說紀年成王二十一年除治象昭王元年復設象魏

除治象者於四象中除治象不縣也復設象魏者復縣治

象於兩觀也周官三易掌於箬人而其書則掌於史官故

傳稱筮史易也象也春秋也為三哀傳又稱命周人出御

書注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御於君者也案御書

無攷定四年傳賜魯公以備物典策於唐叔康叔不言賜

是周書魯獨備有之二十六年傳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

奔楚書不獨易象春秋傳舉其大者耳

夏叔弓如晉左傳晉侯使郊勞辭致館辭 哀十五年傳子

服景伯如齊子贖為介陳成子館客

徵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張壇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

朝服用束帛勞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

拜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

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授老幣又曰下大夫

勞者遂以賓入至於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

矣賓曰侯閒大天帥至于館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

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記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

春秋傳禮徵卷九

通國書

于工資秋官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大夫郊勞旅擯三
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致館如初之儀聘禮卿還
玉于館之明日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注賓將去親就其
館送之司儀亦云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
朝致館者君使卿致之也館客者君親就客之館也傳云
陳成子館客蓋齊侯不親館而使人館之與致館兩事
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注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

徵曰秋官蜡氏若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楊焉鄭於
職金注曰楊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今時之書有所表識
謂之楊槩楊也槩也皆木也死於道路者書其姓名於木
尸於市者書其罪於木其事同廣雅曰楊槩杙也杙卽槩

素秋傳禮記卷六

禮記卷六

也廣韻曰楊槩有所表識也漢書尹賞傳瘞寺門桓東楊
箸其姓名箸與槩同釋木味莖著鄭司農注韋
師云韋讀如味莖諸之味顏注楊杙
也杙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義與此同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左傳宋太子佐後至王田
于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
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注恨其後至故言將因
諸侯會布幣乃相見正義曰隱六年公羊傳輸平猶墮成
也然則墮是輸之義朝聘之禮客必致幣於主據主則爲
受據客則爲輸襄三十一年傳非薦陳之不敢輸也是謂
布幣爲輸幣也言將待輸幣之時乃相見服注云言將輸

受宋之幣於宗廟案禮之享幣皆令宰受不以薦宗廟雖
訓爲輸義不當也

徵曰孔既云享幣皆令宰受安得云輸幣輸幣指客言如
杜解當改傳文爲寡君將受幣焉乃通受幣受賓享之幣
與宗祧之事絕不相關辭與謝同請辭者請謝後見也因
宋太子至久而弗見故請謝之何得云待輸幣之時乃相
見上云六月丙申合諸侯于申則諸侯已見楚子何得云
待輸幣屬適也謂客至適有祭事將墮幣焉是以緩見則
墮幣自指宗廟之事非享幣甚明既云待輸幣之日乃請
相見何得云敢謝後見文義絕不可通謹案地官守祧職
既祭則臧其墮與其服鄭注墮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臧

禮記卷六

禮記卷六

之以依神士虞祝命佐食墮祭鄭注下祭曰墮墮之言墮
下也周禮既祭則臧其墮是也春官肆師立大祀用玉帛
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疏宗廟中無煙瘞埋直有禮神幣帛
與牲宗廟次祀與大祀同亦直有禮神幣帛而已是宗廟
亦用幣禮運列祭祀瘞繒此祭地示之禮宗廟墮幣禮無
文可證以文義論斷不如注疏所說聘禮釋幣制元纁束
奠于几下出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笄埋于西階東此釋
幣之禮祭埋幣以否亦無文以證

冬十有二月叔孫豹卒左傳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
以落之注以豶豬血釁鐘曰落正義曰雜記云凡宗廟之
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豶豚此叔孫爲孟作鐘非是宗廟

之器亦釁者周禮小子職釁邦器鄭注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此鐘亦禮樂之器故釁之也

徵曰釁者殺牲取血以塗其釁罇落者設盛饌以燕賓客

也兩義殊別雜記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者交神明

之道也鄭注言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

者設盛饌以落之爾檀弓云晉獻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是

也鄭意甚明庾蔚之云落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

歌樂之義也酒食安得云澆落失其義也今案落始也考

成也並釋謂路寢既成飲酒以落之隱五年考仲子之宮

何注公羊傳曰考成也漢書翼奉傳然後大行考室之禮

顏注考成也成其禮也蓋指其宮室始成謂之考指其與

春秋傳禮卷九

五

禮記集說

賓客燕飲謂之落其義一也昭七年傳楚子為章華之臺

願與諸侯落之楚語作與諸侯始升焉是落即始也而下

傳云楚子饗公於新臺是落即飲酒也哀十七年傳衛侯

為虎幄於藉圃求令名者與之始食焉始即落也食即飲

酒二十五年傳衛侯為靈臺於藉圃將與大夫飲酒焉飲

酒即始食也此云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際接也釋詁際

也捷與接同謂孟始從齊至未接諸大夫故欲於鑄鐘落

成之日飲大夫酒使孟得即見焉鐘鼎為寶器古銘辭多

為頌禱之辭是鑄鐘鼎與築宮室同用落成之禮鐘固須

釁但釁與落非一事注誤

使真饋于个而退注个東西箱

徵曰箱非个也觀禮記凡俟于東箱鄭注東箱東夾之前

公食大夫禮公揖退于箱注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釋宮

室有東西箱曰廟郭注夾室前堂是也聘禮堂上之饌八

西夾六又云西夾六豆設于北墉下公食大夫禮大夫立

于東夾南宰東夾北東夾者東夾之室也西夾者西夾之

室也釋宮東西牆謂之序東序外為東夾西序外為西夾

謂之夾者釋名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然則堂之東西

兩頭謂之夾夾室前堂謂之箱亦謂之東堂西堂特牲鄭

注西堂西夾之前疏云即西箱是也夾亦謂之介月令有

左介右介以其夾於正室也梁武帝議曰左氏傳介居大

國之間此名左右介有左右之義介與个聲義俱同襄八年

禮記集說卷九

六

禮記集說

亦不使一介行李釋文介古賀反二十八年傳君亦不使

一个秦誓若有一介臣釋文云字又作个音古賀反文十

二年公羊傳釋文介古賀反介之有古拜古賀二反猶大之有

他蓋唐佐二反字可兩讀義則無別故文選思元賦運命

論注引傳並作置饋於介謂之介室鄭注鄉射云居兩旁

謂之个射侯左右謂之介室左右謂之介其義同又謂之

達內則記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

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坵一鄭注閣以板為之

度食物也達夾室崔靈恩云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

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

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近故於房中減殺於天子惟在

士卑不得作閭但於室中爲土玷以度食也案釋宮又云無東西箱有室曰寢無東西箱者謂無夾前之東堂西堂耳是大寢燕寢並有東西夾夾中有閣以度食物故豎牛命饋食者實於介而退箱非置食物之處

五年左傳朝聘有珪享頰有璋注享饗也頰見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爲君使執璋正義曰鄭氏先儒以爲朝聘之禮使執圭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頰見也謂行享禮以見主國之君也案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云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侯伯子男享王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公侯伯於諸侯享用璧琮子男於大國享君琥以繡於夫人璜以黼

禮記卷九

七

通圖

此云享頰有璋者據上公享后言之所以特舉享后者舉璋與圭相對其實享禮圭與璧琮琥璜皆有今檢杜意破享獻之享爲饗食之饗以下云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倍鼎皆論饗禮但饗禮既亡執璋無文耳故云臣爲君使執璋則詩云奉璋峨峨尚書太保秉璋以酢之類是也

徵曰惠氏禮說曰六幣者圭璋曰先朝聘以之璧琮曰加享禮以之琥璜曰將大饗以之周書諸侯奉圭當其朝而皆布裘黃觀禮侯氏奠圭及其享而亦陳匹卓此朝覲也皆先以圭致命然後陳馬於庭而享禮行焉聘享或以皮或以馬聘禮曰庭實皮則攝之記曰庭實隨入左先皮馬

相閒可也則聘亦以皮馬矣惟聘用瑑圭璋璋以皮者亦以璋先之故曰圭璋特謂皮馬不上堂此圭璋曰先也璧以帛琮以錦者謂帛錦之上以璧琮加之士昏禮注云古文錦皆作帛蓋古錦帛通故不曰錦而皆曰帛璧琮九寸

諸侯以享天子若諸侯自相享則以瑑璧琮享諸侯束帛加璧享夫人束帛帛讀爲錦加琮此享禮之璧琮曰加也琥以繡璜以黼者謂天子饗諸侯諸侯自相饗酬以繡黼而將以琥璜終南諸侯受顯服曰黻衣繡裳采菽天子命諸侯曰元衮及黼此王賜繡黼之文其錫之也王拜送爵以琥璜將之故曰琥璜爵詩曰承筐是將此大饗之琥璜曰將也大詔謹案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問諸

禮記卷九

八

通圖

侯朱纁纁八寸經曰使者受圭受夫人之聘璋又曰聘于夫人用璋是朝聘用圭璋也經曰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享元纁束帛加琮是享用璧琮也惠說根據禮經較鄭說爲長至皮馬無一定之說觀禮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聘禮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注言則者享用皮或時用馬記曰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閒可也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注閒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是小行人所云圭以馬璋以皮者特大總言之古者重帛而錦次之聘禮郊勞畢賓奉束錦僂勞者觀禮侯氏用束帛裘馬僂使者聘禮歸饗餼畢賓降堂受老束錦

又下大夫歸上介饗餼饋之兩馬束錦又夫人使下大夫歸禮賓饋之乘馬束錦上介兩馬束錦觀禮天子賜侯氏舍饋之束帛乘馬賜侯氏車服饋以束帛四馬此聘賓饋使者用錦諸侯饋天子之使則用帛也聘禮賓觀奉束錦又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觀此享用帛而私觀用錦也又賓問卿奉束帛入賓面如觀幣注如私觀君之幣上介特面眾介面如觀幣此問用帛而私面用錦也士冠主人酬賓束帛儷皮士昏舅饗送者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若異邦則贈大夫送者以束錦此酬賓用帛酬送者以錦也皆古人重帛之證故禮經於束帛皆加璧束錦則加琮聘禮云享夫人束帛帛當為錦字之譌耳

禮記卷九

九

禮記卷九

惠謂錦帛通未察也杜見享禮無用璋者故破享為饗案傳但混言之禮器云琥璜爵饗用琥璜不以璋也注者當據禮以疏證之不當破讀禮經及周官於享祀之享饗食戴記每混用故多錯解又云臣為君使用璋直虛造禮經矣正義迴護杜失乃引尚書毛詩兩璋以證不思彼璋皆指璋璜祭器也於享類何涉
宴有好貨
徵曰天官玉府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疏王於羣臣有恩好因燕飲而賜之貨者七年傳好以大屈是也
飧有陪鼎注熟食為飧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正義曰

聘禮賓始入館宰夫朝服設飧餼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鄭云食不備禮曰飧餼孰也其鼎實如饗餼羞鼎則同陪鼎也以其實言之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鄭以飧禮小饗餼禮大故云不備杜以餼生而飧熟故曰熟食

徵曰聘禮君使卿章弁歸饗餼五牢饗餼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局節腳腫臄蓋陪牛羊豕腳鼎在牛鼎西臄鼎在羊鼎西臄鼎在豕鼎西其陪所設當西階之內廉公食大夫禮設加饌曰旁四列西北上腳以東臄臄食禮之有加猶歸饗之有陪鼎其實則腳腫臄也
出有贈賄

禮記卷九

十

禮記卷九

徵曰聘禮云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觀幣使下大夫贈上介使士贈眾介如其觀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眾介如其面幣使者歸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此贈聘賓及介也司儀云致贈如將幣之儀此主國君贈聘君也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左傳晉侯享之有加遵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賂得賂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注遵豆之數多於常禮正義曰上言加遵此言豆者遵豆並加互舉其一也
徵曰食禮有豆無遵公食大夫曰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

九俎不言邊是也燕饗邊豆並設鄉飲鄉射兩禮並云主人獻賓薦脯醢賓升席設折俎燕禮主人獻賓獻公皆薦脯醢設折俎脯乾肉實於邊醢七醢也實於豆其實則天官邊人云朝事之邊饗黃白黑形醢鮓鮓魚鱸饋食之邊粢棗桃乾榛榛實加邊之實菱芡棗脯菱芡棗脯羞邊之實糗餌粉餈醢人掌共五齋七醢七菹三鸞注五齋昌本脾析蜃豚肺深蒲七醢醢羸羸蜃魚兔雁七菹韭菁茹葵芹落荀三鸞麋鹿麋賓禮與祭禮同故公食大夫曰宰夫自東方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醢醢昌本昌本南麋鷄以西菁菹麋鷄聘禮歸饗饋堂上八豆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醢醢屈西夾六豆北上韭菹其東醢醢東

禮記卷九

士

禮記卷九

夾亦如之僖三十年傳饗有昌歠白黑形醢是也其數下大夫六則上大夫八豆八邊加以葵菹蜩醢禮獻依命數鄭注掌客云爵卿也饗饋五牢爵大夫也三牢則卿獻五大夫獻三故昭元年傳鄭伯享趙孟具五獻之邊豆每一獻而薦邊豆故曰五獻之邊豆季孫為魯上卿獻當五武子謙以次國之卿當大國之大夫故曰不過三獻聘禮記云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邊豆是饗禮之邊豆固有加注云多於常禮亦屬肌說

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

馬二匹

徵曰聘禮賓覲奉束錦總棗馬二人贊賓振幣進授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者自前西乃出又賓問卿後賓面賓奉幣庭實從注四馬面即覲也禮經於君言覲於卿言面互言之耳禮用棗馬惟諸侯享天子用馬十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八用六者本降殺以兩法或春秋不能盡如禮也聘禮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請帥奠幣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饋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惟芻禾介皆有餼士帥沒其竟所過邦無勞禮以國君而勞卿尤失禮

禮記卷九

士

禮記卷九

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徵曰聘禮若過邦誓于其竟上介西面眾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鄭注史讀書以敕告士眾為其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謹案史所讀即誓書也秋官士師五戒一曰誓用之於軍旅

七年左傳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正義曰服虔云鼎三足則圓四足則方

徵曰董道廣川書跋曰祕閣二方鼎其一受大府之量一石七斗又一受量損二斗三升四足承其下形方如矩漢人謂鼎三足以象三德又謂禹之鼎三足以有承也韋昭

以左氏說莒之二方鼎乃謂其上則方其下則圓當其時古鼎存者盡廢其在山澤工隴者未出故不得其形制墨子曰鼎成四足而方是古鼎固有四足也

八年秋蒐于紅穀梁傳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檠流旁握御鞞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蹏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能中過防不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厭不成禽不厭注旃旃旗之名周禮通帛為旃轅門印車以其轅表門流旁握謂車兩轆頭各去門邊空握握曰寸也鞞絰則不得入疏以車為營舉轅為門又建旃以表之故云置旃以為轅門徐邈云流至也門之廣狹足合車通至車兩軸去門之旁邊一握或為流旁握者謂建旃表

蘇傳禮記卷九

三

通國最精

門之旒旁去車之兩軸各一握也古字同通故傳作流但與注少僻耳

徵曰天官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棧桓再重設車宮轅門為壇壇宮棘門為帷宮設旌門焉注轅門曰謂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為藩則仰其車以其轅衣門注旌門曰謂王行晝止有所展肆肆若食息張帷為宮則樹旌以表門疏仰車以其轅表門者謂仰棄車轅相向以表門故名為轅門大司馬狩田田之法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注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據此是轅門與旌門別轅門若史記衛將軍傳以式剛車自環為營而仰

兩車之轅以表門故鄭云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旌門樹兩旌為之故大司馬職謂之和門和與桓古同聲鄭注禹日和讀曰桓漢書尹賞傳如春官典瑞公執桓圭注雙植謂之桓雙植謂之桓圭軍左右門謂之和門其義一也故

車攻毛傳作褐纒旃以為門旌旃制別而古多通稱穀梁毛傳說以旃周官云以旌義同故車攻正義引大司馬文云彼旌即此旃是也正義又曰既為防限限字依較勘記設周衛而立門乃以褐纒旃之竿以為門之兩旁其門蓋南開並為二門然則傳云轅門者以車從門出故名轅耳范說以掌舍之轅門似非流與游同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旂者旌旗之旂也字從於訓與旒同桓三當云年左傳肇厲旂本

蘇傳禮記卷九

三

通國最精

游纒是也學者讀旂為旒浪為假借按顏說非也說文曰於旌旗之游於蹇之兒从中曲而垂下於相出入也讀若偃古人名於字子游又曰放旌旗之流也游旌旗之流也段注曰旗之游如水之流故曰流周官字作旂旒乃俗作耳本無此字安得謂之假借傳云流即繆游旌旗亦通稱九旗之竿首運羽旄則謂之旌游之數大常十有二旂九旗七旗六旒四惟置旌以為門故有流流旁握者旗之游去車軸四寸耳毛傳作閒容握義同或說得之徐訓為至非也

九年左傳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注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正義曰劉炫云

弁髦二物以童子垂髦為髮彼兩髦又云因以敝之者謂親歿不髦案禮加冠以後親歿以前身既成人猶自垂髦何得云童子垂髦若三加之後棄弁不棄髦杜何得云棄其始冠既弁連髦而言知非親歿之髦也

徵曰既夕云既殯主人說髦鄭注兒生三月剪髮為髻男角女髻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之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形象未聞內則記曰子事父母拂髦冠緌纓鄭注髦者用髮為之象幼時髻拂髦振去塵而簪之既著髦乃加冠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說髦鄭柏舟毛傳曰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據鄭注云拂云著是髦假他髮為之其制本為事父

義經傳卷九

七

禮記卷九

母之飾故既殯而說與冠絕然兩物故內則於拂髦後乃云冠緌纓士冠記云始冠緌布之冠也冠而敝之可也傳云因以敝之者謂既冠而棄其緌布冠親歿而棄其髦如杜解則是因冠而并去其髦則既殯而說者豈又有一髦乎杜於禮甚疏多舛為之說正義曲為迴護尤謬

十年夏齊樂施來奔左傳遂伐虎門正義曰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鄭云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

秋七月戊子晉平公卒左傳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注載幣用車百乘
徵曰據禮三享用束帛庭實唯國所有若皮若馬春秋即

重幣斷無多至百乘今案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鄭注十箇為束兩者兩兩合其卷是為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奉大國故用百兩兩謂匹兩非車兩之兩聘禮官陳幣史讀書展幣官載其幣舍于朝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敖君善曰載謂載之於車幣亦兼皮言古者用幣之車以人推之春秋傳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案說文輦輓車也从車扶扶在車前引之也鄭注小司徒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司馬法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然則輦用以載任器亦以載幣帛千人亦舉人數耳注不可從

義經傳卷九

七

禮記卷九

十一年左傳泉正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僖子使助遺氏之造

徵曰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鄭注重天時權許之也案文十二年穀梁傳注引譙周曰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此說深得禮意較鄭為勝內則記曰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成十一年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嬖與內則合昭十九年傳楚子之在蔡也鄭陽封人之女奔之周語共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人三為眾女三為妾康公之母不止奔女但云三者之備物是奔固不在禁例周官之法

嚴故權許於仲春說者以周官此法為莽歆所竄是未讀
內外傳管子有合獨之政入國篇曰凡國都皆有掌媒丈
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子田宅而
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謂之合獨與周官之法合
左傳衣有禴帶有結注禴領會結帶結也釋文引說文云禴
帶所結也

徵曰曲禮記曰天子視不上於禴不下於帶鄭注禴交領
也天子至尊視之目不過此玉藻記曰凡侍於君視下以
聽上視帶以及禴注禴交領也會與合義同故小戴記字
作禴其實禴為禴禴之禴交領字正作禴惟禴為交領故
曲禮又云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傳云視不過結禴之

中義同玉藻又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畢結三齊注結
約餘也許以禴為帶所結與禮不合陸引之非也

朝有著定會有表注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正義
曰著定佇立定處故謂朝內列位常處也劉炫謂下文有
著有表二文不同以著定為有著不得謂之表著而規杜
過非也杜意并探下文會有表以配著故謂之表著非謂
著之一字即名表著也

徵曰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郭注羣臣之列位也位與
著同故十二年傳曰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注著位次
是也十六年傳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周語大夫曰恪位著
義同春官太史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位常猶著定杜云

列位常處是也夏官司士掌朝儀之位三公北面東上孤
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鄭注此王日視朝於路門外
之位古者朝庭而不屋故釋宮云中庭之左右左右即東
西諸書但言著位不聞言表著周語昔成王盟諸侯於岐
山置茅莖設望表史記叔孫通傳索隱引賈注云束茅以
表位為莖蓋會盟為壇立表以明其位使會者各就其表
觀禮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
而立以旂為表會盟之禮同下文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
之處著指朝表指會文義分明安得以著定混言之曰表
著或杜意解定字謂列位有常處故曰著定傳寫者誤為
表著耳不然劉規之甚當正義曲為之說謬

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辭伯杞伯小邾子于平正左傳子產子太叔相鄭
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正義曰周禮
幕人掌幄幕幄帟綬之事鄭注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
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
也帟王在幕或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以繒為之凡四物
者皆以綬連繫焉然則幕與幄異幕大而幄小幕下張之
幄幕九張蓋九幄九幕也

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注建立旗
旗不曳其旆旆游也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正義曰
釋天緇廣充幅長尋曰旆繼旆曰旆郭璞曰帛續旆末為

燕尾者然則旒謂旂身旒謂旂尾旒綴於旒本是相連之物非別體也而不曳其旒當纏繼於竿頭蓋如禮記德車結旌也釋天又云練旒九周禮所謂九游七游游卽是旒故云旒游也然天子十有二游并屬於一幅之廣於理不可蓋游數多者旁綴於縵如今之旗其軍前之旒如郭所說

徵曰說文旒繼旒之旗也沛然而垂毛詩出車傳曰旒旒游垂貌蓋以帛繼旒末垂之旒旒然故曰旒士喪書銘于末注今文末爲旒旒得與末通者亦垂之於下非特與相借也定四年傳或旒以會蓋不旒者卷而不垂旒之者垂之也正義云旒爲旗身旒爲旗尾是也謂旒卽游非也釋

禮記卷九

九

禮記卷九

天云練旒九邵氏正義曰以絳絲爲下垂之旒故有九旒七旒六旒之別旒卽旒末故許云繼旒之旗釋名云雜帛爲旒以雜色綴其邊如燕尾也將帥所建象物雜也然則朝會所用繫旒於縵末不用旒軍旅所用繼旒於旒末不用旒以此而別

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注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正義列先後鄭賈服四說而從王肅說先鄭及服注云鄭伯爵在男服也駁曰周制男服在三距王城千五百里鄭去京師不容此數賈注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駁曰子產爭國小貢重輒

言鄭爲南面之君復何所益後鄭云男謂子男也周之舊俗雖爲侯伯皆食子男之地駁曰武公既遷東鄭并十邑爲國不得食子男之地若西鄭時食子男之地今爲大國自當貢重子產不得遠言上世國小以距今之貢重王肅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曰公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說言鄭在甸服之外其爵列於伯子男言爵卑國小不應出公侯之貢

徵曰惠氏補注引春秋繁露云周爵五等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故云伯男又引桓十一公羊傳何注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大部謹案西京時多用公羊說不可通於左氏今案周語曰鄭伯南也王而卑

禮記卷九

九

禮記卷九

之是不尊貴也韋注引鄭司農云南謂子男鄭今之新鄭新定之於王城爲在畿內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正後鄭說也先鄭以爲男服則六服內之男服矣韋注合而一之似宜有別昭案內傳云云以此言之鄭在男服明矣韋從先鄭說最得正義欲申杜乃云子產不得遠言上世國小則富辰方言王當尊貴豈反等伯爵於子男之列明居男服故曰伯男非所云國小也十五年左傳六月乙丑上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以文伯宴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注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

晉書杜預傳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
叔向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則是既葬應除而違諒闇
之節

徵曰杜預短喪之議固無足辯平心而論實左氏有以啟
之諸傳所載文元年晉襄公既祥朝王於溫襄十五年十
二月晉悼公卒十六年春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於曲沃
會於溴梁晉侯與諸侯宴使諸大夫舞歌詩必類傳載其
事無貶刺之文昭十二年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請免
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六月經書葬鄭簡公未葬而
請免喪則既葬即除喪矣以此爲禮此杜預所藉口以誣
世襄九年五月穆姜薨冬十二月同盟于鹹晉侯以公宴

春秋傳禮徵卷九

主

禮記卷九

問公年曰可以冠矣季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
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請及
兄弟之國而假備焉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
禮也案雜記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于次矣
踊三者三乃出此謂孤子當冠之年因喪而冠故曾子問
記曰除喪不改冠乎明不備禮穆姜爲襄適祖母承重三
年襄年十二未當冠因喪冠而用吉冠此何禮也文元年
穆叔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竝聘踐修舊好要
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襄元年邾
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左氏並曰禮也凡君即位
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昭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大蒐於比
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於祿祥禮也案聘禮於聘
君曰宰入告具于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於所聘之君曰公
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始即位必相聘則兩國之孤並須釋
服即吉禮聘禮喪入竟則遂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遣夫
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此已
入竟而遭所聘之君喪非因即位而聘又曰聘句君若薨
於後入竟則遂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赴者至則衰
而出云入竟則遂若未入竟則反奔喪矣豈有君喪未期
而使大夫朝服出聘乎喪三年不祭不以純凶接純吉也
烝嘗之禮尚不行而要結外援舍其本而圖其末此何禮

春秋傳禮徵卷九

主

禮記卷九

也昭十年晉平公既葬諸侯之大夫送葬者欲因見新君
叔向辭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
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
將若之何皆無辭以對引彼證此自相乖刺而鄭箴膏肓
曰周禮邦交世相朝左氏合古禮案父子相繼曰世非謂
三年之中必相朝依禮三年喪畢當先朝天子不得誣周
官喪服斬衰三年章一曰君天王崩未葬而諸侯自相朝
此何禮也君母之喪服斬盟禮非皮弁即朝服以大蒐爲
非禮以盟爲禮此何禮也文二年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
君即位好甥舅修皆姻取元妃以奉案盛孝也孝禮之始
也按公羊曰三年之內不圖昏董傳曰納幣之月在喪分

故謂之喪取而鄭箴膏肓曰僖公母成風主昏得權宜之禮案禮為長子三年無論成風不當主昏即主昏亦須在禮後凡事可以權三年之重無所謂權鄭此說所謂又從而為之辭左氏習於衰世之故以非禮為禮不知春秋所書皆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其惡自見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惠公之薨月日無攷但在元年不過小祥前後隱於十一年十一月薨而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四月又盟于越未五月也莊於三十二年八月薨而閔元年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文於十八年春二月薨而宣元年八月公會齊侯于平州此既祥也八年六月夫人姜氏薨二月公如齊襄四年秋七月夫人嬖氏薨冬公如

齊侯薨

董

禮記

晉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冬十二月同盟于鹹此未祥也書列國若桓十四年十二月齊僖公卒十五年六月襄公會于艾僖九年三月宋桓公卒夏襄公會于葵丑十二年十二月陳宣公卒十三年四月穆公會諸侯于鹹二十五年四月衛文公卒十月成公會諸侯于洮二十七年六月齊孝公卒二十八年五月昭公盟于踐土成十四年十月衛定公卒十五年三月獻公會諸侯盟于戚襄四年三月陳成公卒五年秋哀公會諸侯于戚十五年十一月晉悼公卒十六年三月會于溴梁定三年二月邾莊公卒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四年二月陳惠公卒三月懷公會諸侯于召陵五月盟于皋鼬與宣十年夏四月己巳齊侯

元卒冬齊侯使國佐來聘未踰年而稱侯以使春秋因其背禮之實直書以示譏例同則凡未終喪而出盟會與背殯而出如宋襄陳宣者遲速不同其背禮等穀梁於僖九年發傳曰以宋子為無哀此譏不勝譏之意深得春秋微旨杜預不察乃勘為短喪之說

晉博士段暢申杜預議曰尙書云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惟鄭氏以諒闇為凶廬今據諸儒為正明高宗既卒哭即位之後除衰麻躬行信默聽于冢宰以終三年也言即位以明免喪之後素服心喪謂之諒闇楚語論語坊記喪服四制皆說高宗之義大體無異惟尙書大傳以亮闇為凶廬蓋伏生所說鄭氏之所依博而攷之

齊侯薨

董

禮記

義既不通據經所言是惟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范宣曰所以知諒闇為凶廬者案禮葬後杜棺棺則梁也明葬後居廬所以為義大韶謹案諒梁同聲通借闇從音聲陰音亦以同聲而借文十七年上傳鹿死不擇音杜讀音為陰是也侵單部多通轉故尙書論語漢書五行志白虎通四時篇作諒陰禮記尙書大傳文九年公羊傳何注作諒闇鄭於喪服四制注云諒古作梁棺謂之梁闇讀如鶉鷄之鶉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杜棺也注無逸云諒闇轉作梁闇棺謂之梁闇謂廬也鄭云杜棺者喪服傳曰既葬翦屏杜棺注云棺謂之梁杜棺所謂梁闇疏翦屏者改舊廬西向開戶翦去戶旁兩箱屏之餘草杜棺者前梁謂之棺

楸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旁之屏也然則始喪倚木爲
廬無柱與楸既虞乃施楸及柱漢書胡建傳注區者小室
之名若爲菴屋之類廣韻庵草舍也菴庵皆後出字正字
當爲閭閻爲廬故字從門以其不施楸柱其處幽閭故引
申之又爲愚閭之義伏書說命傳曰高宗梁閭不言何謂
梁閭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閭今古文家
義同僞說命亦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唯弗言又
曰以台正于四方台德恐不類茲故不言恭默思道亮陰
三祀者居廬三年也其唯不言者不施令於百官也楚語
曰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
三年默以思道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

意傳卷九

卷

通園叢書

不言楚語無宅憂之文故云三年默以思道作僞書者襲
之作恭默思道與諒閭之義本不相涉孟子亦云五月居
廬未有命戒居廬者居於諒閭也未有命戒者聽於冢宰
也以諒閭爲信默不言高宗何以於免喪之後始云不言
若以免喪爲既葬除喪何云諒閭三祀是僞書亦以諒閭
爲凶廬喪主哀何云信默即不言既云信默又云不言衆
複不成文既云信默說命何又云恭默諒有信訓無恭訓
而論語集解引孔安國亦云諒信也陰猶默也孔安國論語注出王
肅僞撰海寧陳氏章注楚語云默諒閭也望文生訓義絕不
通伏生爲尙書大師故鄭宗之其餘等之邪說誣民可也
心喪者師無當於五服故檀弓記云事師心喪三年哀痛

迫於中斯衰麻節於外三年大喪而可以無服之服託名
心喪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其斯之謂與
注天子絕期惟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正義曰
喪服杖期章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取達子之志也父以其
子有三年之戚爲之三年不取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
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

徵曰惠氏補注曰墨子公孟篇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
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
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後子爲後之子又非儒篇儒
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
父母三年妻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

義經卷九

卷

通園叢書

月若以親疏爲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
子同也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
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墨子所據喪禮與傳合
與喪服傳異傳云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必三年然後
取不得爲三年喪服也且天子絕葭安得引以爲證大韶
謹衆父在爲母期父卒乃爲母疏衰三年而傳云三年然
後取者蓋爲母期特厭於父也子厭於父不敢伸其私尊
故父即達子之恩三年然後取即謂之三年之喪可傳文
本無語病墨子所云爲妻三年不知其何所據
十六年左傳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孔張後至立於客間
執政禦之注執政掌位列者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

徵曰禮經不載饗禮以公食大夫徵之經云公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揖入賓從及廟門公揖入此迎賓之節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小臣東堂下宰東夾北內官之士在宰東北介門西北面西上此主國羣臣及聘介之位也食禮無酢席燕禮席公于昨階上西鄉饗備獻酢酬公席當與燕禮同故羣臣位在東統於君也介立於門西統於賓也東夾南者位在堂下遙當東夾也禮士大夫入君門由闈東由闈東而入於東夾南其勢徑孔張蓋因後至恩遠由東而西乃立於客閒計賓入門三揖即至於階不得停留而云立於客閒者按士冠至于廟門揖入三揖注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

禮記卷之九

三

通圖義書

碑揖士昏納采使者至于廟門揖入三揖注云三揖者至內霽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鄉飲酒主人與賓三揖注三揖者將曲揖當陳揖釋宮堂塗當碑揖士冠疏云主人將右謂轉身欲背客宜揖將北面東行折與賓相見又宜揖碑是庭中大節三分庭一在此又宜揖此三揖之節賓與主並行者至使臣與鄰國君三揖與此不同案聘禮云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下云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鄭於公揖入注曰公先入省內事繼則立於中庭以俟賓於賓立接西塾注曰立於廟門外是則賓及廟門公先入在庭南賓既入門未即曲故有北面西上之儀賓介既定位公揖之乃右曲西行食禮公

迎賓于大門內大門之內非即門內霽亦當如聘禮立於中庭而西鄉迨大夫納賓賓與介入門左聘禮記其介為介注饗賓有介者尊賓行敵禮也賓既定位公於中庭揖賓賓乃右曲公揖賓當西鄉既揖乃轉身東鄉行至堂塗乃轉身鄉北又揖賓賓乃鄉堂塗主國君在前賓在後皆公揖賓乃行至碑賓主始相鄉與賓主敵者儀節異是賓自入門以後常後於公不並行故孔張得退至客之後客之後者客之西也樂縣之位據大射昨階之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鐃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鐃孔張初立於客閒繼立於客之西終乃立於縣閒此縣當指西階之西而益西矣凌氏禮經釋例曰堂塗與門不相值而與階相值故賓主

禮記卷之九

三

通圖義書

入門至內霽將右曲堂塗賓主必相背故揖是之塗俱曲而北面賓主又相見故再揖當碑將及階矣故三揖受賑歸賑注受賑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賑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正義曰諸儒皆以賑為祭社之內劉炫以為祭廟之肉非也然大夫不得私自出軍而歸賑於公者謂大夫奉君命以戎事攝祭於社故杜直言祭歸肉於公不言家祭也

徵曰大宗伯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秋官大行人歸賑以交諸侯之福定四年公羊穀梁傳並云生居俎上曰賑熟居俎上曰膳大宗伯疏曰對文蠶為社稷肉膳為宗廟肉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蠶蛤故掌蠶云祭祀共盛器

之蜃注云飾祭器是祭器皆飾以蜃也然則歸服與受服並指廟祭言受服受胙於公也歸服歸胙於公也天官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疏證以春秋傳受服歸服是也正義迴護杜失曲爲之說耳

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左傳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太宮注屏攝祭祀之位正義曰鄭眾云攝束茅以爲屏蔽

微曰楚語屏攝之位章注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所以明尊卑爲祭祀之位近漢亦然案鄭注檀弓云髮以布衣木如攝與又注喪大記曰漢禮髮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衣以白布柄長五尺是說髮之制也云如

攝與是攝與髮形制相類故章云如要扇

使野司寇各保其徵注野司寇縣士也正義曰周禮司寇屬官有縣士其職云各掌其縣之民數而聽其獄訟若邦有大役聚眾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諸侯縣士亦當然鄭注云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總言之也

二十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左傳蔡太子朱失位在卑正義曰喪大記記國君初死之禮云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鄭云正尸者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眾子孫也姓之言生也

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彼言子坐東方謂太子卽鄭所云主人也彼初死之時卽別適庶況其至葬君道已成矣太子失其位明不在適子位也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左傳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注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爲鮑國七牢正義曰杜以周禮掌客云上公饗餼九牢侯伯七子男五以諸侯牢禮各以其命數卿大夫亦當如其命數計鮑國齊卿不過三命於法當三牢魯人失禮加七牢據下云加四爲十一牢知爲七而劉炫云聘禮使卿主國待之饗餼五牢則臣之牢數不依命數鮑國當五牢加二牢耳鄭注掌客云爵卿五牢爵大夫三牢爵士太牢非也

徵曰劉說是也掌客明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餼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鄭云命數則參差難準略於臣用爵而已大聘使卿聘禮歸饗餼五牢饗餼一牢鼎九腥二牢鼎二七餼二牢法用五不用三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是不依命數也昭元年鄭伯享趙孟具五獻之遵豆則獻依牢數杜不據禮肌爲之說華亥向寧自陳入于南里以叛左傳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注徽識也

徵曰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鄭注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又曰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徽識旌旗之細也士喪禮爲銘各以

其物以緇長半幅廣三尺書名于末此蓋其別也大閱禮象而為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則以相別也又大司馬中夏教芟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名以辨軍之夜事注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為之被之以備死事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六月箋云識徽識也將帥以下皆著焉又春官肆師表盞盛注表謂徽識也據鄭箋注是徽為旌旗之小者著於背以為題別在軍以備死事芟舍以辨夜事生之有徽識與死之有銘旌其義同故檀弓記說其義曰銘銘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矣故以其旗識識之

釋秋傳禮卷九

注

疏本脫上識字此據士喪禮注補

旗識與徽識皆所以題別也此注云徽識也脫一徽字當言徽徽識也乃與鄭注合

二十五年春叔孫婁如宋左傳宋公享昭子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正義曰燕禮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是禮坐公西向賓南向也右坐者令在宋公之右蓋在宋公之北同西向以相近言其改禮坐也

徵曰正義說是也燕禮記曰賓為荷敬席于阼階之西北而禮云若有諸公席於阼階西東上此因其近於君故北面所以別嫌也與此別

九月己亥公孫于陽州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饒戾

徵曰夏官家司馬鄭注大夫家臣為司馬者春秋傳叔孫氏司馬饒戾

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氏以王子朝奔楚左傳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何氏膏肓曰春秋之義與三代異建適賤別貴賤有姪娣以辨親疏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適別尊之敬之義此句義不明當有說誤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年鈞以德德鈞以下君之賢臣下必從豈復有卜隱相之禍皆由是興乃曰古制不亦謬哉又大夫不世如并為公卿通繼嗣之禮左氏為短鄭箴曰立適固以長

釋秋傳禮卷九

注

通國禮書

矣無適而立子固以貴矣今言無適則擇立長謂貴鈞始立長王不得立愛之法年鈞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眾之中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示義在此短之言謬失春秋與禮之義矣公卿之世立者有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犯徵曰漢初周官左氏並未立學官而坊記曰惟卜之日稱貳君不特春官太卜有卜立君之法何不信周官故有此說公卿無私指單劉立子猛及敬王言謂公卿不得私有所援立何鄭並失左氏旨

二十七年公如齊左傳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

注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君宴大夫使宰為主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劉炫云燕禮司正洗角解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彼是請賓使自安當加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使司正請安於賓服虔亦然杜云齊侯請自安非也正義駁曰鄉飲酒禮賓主相敵主人亦請安於賓然則齊侯與公敵禮安賓乃是常事何須載其事以為卑公之義明是齊侯欲自安不在其坐明慢公之甚劉不審思而規杜非也

徵曰燕禮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為賓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注主人宰夫也宰夫太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

禮記卷九

燕

食者也君於其臣雖為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抗禮也天子膳夫為獻主疏曰燕義云宰夫為獻主是也大射之先行燕禮亦是燕禮燕已臣子使宰夫為獻主也聘禮記燕則宰夫獻注為主人代公獻是燕異國之臣亦宰夫為主人也燕禮記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禮必立賓一人備獻酢酬之節故宋鄭享諸國之大夫以趙孟為客季孫飲大夫酒以臧紇為客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為客皆主人親獻鄉飲鄉射並同公與臣燕使宰夫為獻主蓋臣不敵君故使宰夫獻若兩君相燕則君為獻主如晉侯以公宴於河上襄九年晉侯以齊侯宴昭十年以與也此主君親獻也齊侯比公於大夫故使

宰獻安坐也燕禮皆立行禮至徹俎後乃說屨升就席所謂安也無論賓主相敵與否燕必坐齊侯之卑公不在請安在使宰獻也杜云比公於大夫據禮言也解請安為請自安則昧於禮矣正義雖多方回護無益也

二十九年左傳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禮記卷九

社

徵曰郊特牲正義曰社稷之義舊解不同鄭以社為五土之神稷為原隰之神句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食之稷有播種之功從校配稷食之若賈逵馬融王肅並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聖證論難鄭云召誥曰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惟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祭法及左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龍鄭孝經注社后土也從校既云社后土即句龍是自相違又異義曰今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五土以為社古左氏說其工為后土后土為社謹案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為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鄭駁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是賈許馬王說並同與鄭異

又答趙商問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社而祭之故
曰社后土從校句龍爲后土後轉而爲社故世人謂社爲
后土謹案當從鄭義本年正義曰晉語云魏公夢在廟有
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西阿覺召史醫占之對曰如君
之言則尊收也天之刑神也如彼文魏公所夢之狀必非
該之貌自是金刑之神耳由此言之知句龍祝融元冥后
土之徒皆是木火水土之神名非所配食之神名也雖本
非配人之名而配者與之同食亦得取彼神名以爲配者
神名猶社本土神之名稷本穀神之名亦得稱后稷也正
義此說實足與鄭義相發明何注莊二十三年公羊傳亦
云社者土地之主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

社稷禮記

義

通圖義書

秋而祭之與鄭義同社地主也后土即社句龍能平九州
故名其官曰后土死則配食於社月令五人帝五人神大
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以木火土金水而王死爲五行之
帝其臣即以五行之精配食故中央后土與句芒祝融蓐
收元冥並列義九年傳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左
氏說古之火正謂火官也帝嚳時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死
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祝融閼伯並配祭火星故柱棄亦
配食於稷以柱棄爲田正之官因其能種百穀故配食於
稷傳言故封爲上公祀爲貴神即五人神如王肅說杜即
句龍稷即后稷則木正即重金正即該水正即修熙何以
木火金水四正配食五行之精而土正但祭后稷至異義

謂既祭稷不得以稷米祭稷反自食按社祭百穀非專以
稷祭非所難矣

又案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
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
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大社即大司樂所云澤中之方且亦
曰泰折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是也社祭地
祇故曾子問禮運郊特牲中庸仲尼燕居諸記並與郊對
文禮運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
利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
極焉漢書郊祀志載翟方進奏議引禮記曰燔柴於泰壇
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

泰稷禮記

義

通圖義書

於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此在劉氏較書以前知經師說
泰壇即圓丘泰折即方且方且之祭即大社大宗伯以血
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經文不列地祇而以社稷列五嶽之
上則社稷即地祇曲禮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侯
不得祭地祇故立國社月令仲春令民社孟冬大割祠於
公社地官州長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也王社侯社則小司
徒云凡建邦國設其社稷之壇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
社稷是也崔靈恩云大社在藉田案周語云王藉則司空
除壇農正陳藉禮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毛詩載芟序曰
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此陳氏舊說諸
侯三社案傳云閒於兩社兩社謂侯社亳社也在雉門內

不聞諸侯有三社也置社者史記孔子世家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此大夫以下通於士庶也故十一年傳云盟於清丘之社此民間之社祭社必祭稷故載芟序曰春祈社稷良耜曰秋報社稷也大司徒注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后土田正之所依也是也駁異義以稷爲原隰之神案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而原隰爲五土之一言土祇而原隰自舉矣何須別祭鄭此說與傳違不可從

杜解土正曰后土云土爲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案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司命中霤國門國行泰厲戶竈鄭注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

春秋傳禮徵卷九

美

通國禮書

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其祀戶祭先脾夏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其祀中霤祭先心秋其祀門祭先肝冬其祀行祭先腎聘禮記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或者台而祀之山卽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是中霤與門行并竈同爲五祀與此社稷五祀別郊特牲記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此言天子諸侯祭社大夫以下不得祭主中霤耳非

以中霤配社也異義曰古周禮說顓頊有子爲祝融祀以爲竈神鄭駁曰祝融古火官之長乃是五祀之神而祭火神於竈陘於禮乖也案禮器記曰爨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以竈爲火正與以中霤爲土正均失之

春秋傳禮徵卷九

春秋傳禮徵卷九

美

通國禮書

古婁朱大韶仲鈞著

定公

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公羊曰癸

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

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注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昭公

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義禮始死

於北墉下釋文墉音容本又作墉按作墉者是浴於中霤飯舍於牖下小斂

於戶內夷於兩楹之間大斂於阼階殯於西階之上祖於

庭葬於墓奪孝子之恩動於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

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

斂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穀梁引子沈子說

同

徵曰曾子問記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裨從君

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入

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

君大夫士一節也鄭注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

也升自西階亦異於生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於此正柩

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雜記記諸侯行而死者之禮曰其轉

有袞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

適所殯惟轉為說於廟門外注廟所殯宮適所殯謂兩楹

之間凡柩自外來者正柩於兩楹之間尸亦徙之於此皆

之閒

曰殯焉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

殯必於兩楹之間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

忍遠也

二年左傳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闕乞肉焉奪之杖以

敲之

徵曰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

賜鐘人於門內雷遂出大射儀同是禮有賜脯之法故闕

人乞焉奪杖以敲則非禮矣

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

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

召陵左傳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

費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

旅從臣無事焉注社稷動謂國遷正義曰劉炫謂軍行

徵曰劉說是也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

車肆師凡師田用牲于社宗則為位鄭注社軍社也大祝

大師宜于社設軍社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大會同宜于

社大司寇大軍旅泄戮于社注社主在軍者也書曰用命

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據禮凡軍旅必載社主以行社稷

不動即謂嘉好之事曾子問記諸侯適天子命祝史告社

稷但告而已故曰祝不出竟軍行被社謂軍社也杜謂師

出先有事被禱於社謂之宜社亦非也釋天曰起大事動

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王制天子將出征宜

乎社此謂師未出竟先祭社也祓社祝奉以從謂先祓除而祝奉社主以行與宜社自屬兩事社皆失之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精莝旃旌注少帛雜帛也精莝大赤取染草也通帛爲旃析羽爲旌正義曰周禮司常通帛爲旃鄭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大赤是通帛知少帛爲雜帛也莝即旃也爾雅繼旆曰旃旃是旗身旃是旗尾尾猶用赤則通身皆赤知精莝是大赤然則大赤即是旃旃精莝之下更言旃者莝言旃尾旃言旃身圓其文故具言耳不然旃是干之所建旗皆有旃少帛旃旃之後何須更言旃明是圓其文耳

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

卷之十

禮記卷之十

臧在周府可覆視也

徵曰禮二名不偏諱

偏與偏古字通見禮記釋偏

與晉言故諱其一曰

重稱本國亦諱其一曰武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故次第與

史異

八年夏公會晉師于瓦左傳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於是乎始尚羔正義列賈侍中鄭司農兩說賈云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再命執雁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尚羔駁曰周禮禮記皆言卿執羔大夫執雁並以爵斷不依命數言尚羔者當謂舊賤羔而今尊之耳若本僭孤禮皆執皮帛當云始復用羔不得云尚也鄭云天子之卿執羔大夫執

雁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傳曰惟卿爲大夫當執雁

而執羔僭天子之卿也魯人效之而始尚羔記禮所從壞

駁曰禮傳及記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所執無異文周禮

掌客凡諸侯之禮上公及侯伯之下並云卿皆羔又士相

見者諸侯之臣相見之禮也經曰下大夫相見以雁上大

夫相見以羔安在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乎曲禮云飾

羔雁者以績鄭康成云此爲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

然則天子之臣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諸侯之臣不畫所異

者惟此而已其執不異傳文之乖於禮者爵卿也皆當執

羔趙鞅苟寅不當執雁此是當時之失於偏下以晉卿失

於偏下魯卿不應僭上益明賈云魯卿舊執皮帛非其義

卷之十

禮記卷之十

矣魯人始知執羔爲尊或亦效晉惟上卿一人獨執羔耳

未必卽能如禮諸卿執羔也

徵曰聘禮聘畢後賓卽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雁

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鄭注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

雁下於見國君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

卽掌客見以聘禮記賓卽館訝將公命又見見以其摯注大夫訝

者執雁士訝者執雉又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摯注上

介執雁羣介執雉並與大宗伯文合傳於變禮之始云晉

於是乎始墨魯於是乎始墨今云始尚羔似魯卿大夫並

用羔今見晉正卿執羔介卿執雁始以羔爲貴耳至趙鞅

苟寅依禮不當用雁正義說是也又案曲禮記曰飾羔雁

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爲者也制贖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制贖而立輒制贖爲無道靈公逐制贖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穀梁曰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孔氏公羊通義曰傳言可者謂衛人可以王父之命立輒非謂輒可仇讐其父記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禘大夫及學士知尊祖是故輒有王父命可立制贖無父命不可立徵曰喪服父爲長子三年傳曰正體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謂我受重於父子又將嗣己而傳父之重此重謂適適

素儀卷十

七

通國讀書

相承之重非謂孫可禰祖也禮有適子無適孫祖父卒適子及眾子俱服期不父其父安得有王父以王父命辭父命此逆天理背人倫之大者孔廣森據喪服傳之尊祖爲解案傳云者謂尊祖統也故曰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即穀梁所云德厚者流澤光之義以之解公羊此說則是祖可厭孫祖父在當爲父期矣誣經背道莫此之甚據左傳衛侯謂子南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歿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是靈公未嘗命立輒郢初

辭以君夫人在堂者意在制贖特不敢顯言立之耳及靈公卒郢知南子必不欲立制贖倉卒無君乃云亡人之子輒在江熙曰制贖爲世子則靈公不立輒據經解經其說郢允春秋不嘗書衛人立晉乎若衛之臣子奉輒爲君當書衛人立輒竊以當日時勢論之趙鞅之納非爲制贖也曼姑之圍非拒制贖也毛氏奇齡經問曰晉伐衛不過借衛世子之入乘喪嫁兵故國人拒晉非衛君拒父也春秋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制贖于戚以爲伐衛者趙鞅非制贖也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爲拒晉者齊衛二國非衛君也惠氏說曰戚乃衛孫氏邑或屬衛或屬晉文元年晉師圍戚取之至八年復歸之衛成七年孫林父

素儀卷十

八

通國讀書

出奔晉則戚隨屬晉衛侯如晉晉歸戚於衛襄二十六年孫林父以戚如晉則戚又屬晉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于戚則戚乃衛晉閒之地故其屬無常昭七年衛襄公卒晉范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則戚又屬於衛哀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班送之士吉射逆之晉趙鞅禦之遇於戚將戰衛大子爲右先是鞅納制贖於戚故爲車右而敗鄭師經書戰於鐵者鐵乃戚城南之正明鐵之戰實在戚則是時戚仍屬晉矣至哀五年范中行之亂既平趙鞅以衛救范氏故伐衛六年晉治范氏之亂伐鮮虞則齊衛中山皆以救范氏而伐晉故趙鞅亦報衛及中山與衛世子何與是時晉失諸侯趙氏與范中行爭國與

兵相攻諸侯皆助范中行而伐晉左氏據國史紀事前後
詳密公穀不信國史而以意逆之見經有納戚後有圍戚
之文遂疑曼姑爲子拒父如其然齊國夏何爲哉四年國
夏伐晉取晉八邑而納荀寅于柏人者中山之力居多故
三年圍戚國夏主兵而求援於中山也人雖甚不肖苟非
兩足之禽未有子圍其父願爲戎首以助之者知其必不
然以昭二十六年炊鼻之戰季氏以臣拒君經書公圍成
而不言戰以其不可以訓故不言春秋不言臣拒君獨書
子圍父滅天理絕人倫君子不忍言策書所不載後之學
者詳焉惠說援據晉衛事本末據經解經而春秋之大義
明而生人之倫敘正治公羊者尙無如漢之傳不疑與

春秋傳禮後卷十

九

禮記卷十

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
徵曰檀弓記云君卽位而爲棨鄭注棨謂柩棺親尸者棨
堅箸之言也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棨四寸上大夫
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注大
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
其厚三寸棨棺一棨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
則大棺及屬用棨棺用棨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
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棨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
庶人之棺四寸上大夫謂列國之卿也趙簡子云不設屬
棨時僭也鄭云僭者據禮卿大夫本無棨今簡子云罰始
無棨棨棨同字知常禮用棨矣故云僭

五年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曰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
數略也注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穀梁曰不正
其閏也鄭志趙商問曰穀梁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
數文公羊謂喪以閏數斷之何就答曰居喪之禮以月
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月無與於數也徐彥疏公羊
引而申之曰鄭氏之意穀梁所云謂期與三年也公羊所
云謂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

春秋傳禮後卷十

十

禮記卷十

此閏遭喪者取其周忌應用來年三月以閏附前月而不
屬後故也散騎常侍鄭襲議用閏之後月吏部郎中劉耽
議閏無定所其名稱則在上月卒以閏者以所附之月爲
周大常丞殷舍議忌不可遷存終月也祥不必本月尙遠
日也先儒舊說並不謂閏是餘日不列月數而以六十日
爲一月若閏非月數功服葬月於何用之於葬則數於祥
則不用二義未知安也又鄭襲難范甯云以閏三月五日
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何月爲忌答曰所謂忌日者死者
之日月耳今以閏月來年無閏月安得有忌日當以後歲
閏月五日爲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會稽內史鄭愔議若
云天無是月則凡在五服皆應包閏若云情重則宜包輕

則宜數是為制之由情而不本乎歷數又宋大帝公庾蔚之議以閏亡者明年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義若用閏之後月則節候已殊使以閏十二月亡若用後月祥忌則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歲之義冬亡而春感又乖致感之本梁天監中定議節屬前月宜以前月為忌節屬後月宜以後月為忌並見通典大詔謹案閏者合氣盈朔虛而成積三十三月其餘分滿月策則置閏故公羊謂天無是月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三年問記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

卷之十一

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是以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九月以為閏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然則齊斬以年計功總以月計遲數雖殊其為時日也同若以閏數則服九月者未滿三時服五月者未滿二時服三月者未滿一時然則謂年計者不得闕時日以月數者即得闕之恐非先王制服之義喪以閏數謂以閏月亡即死與往日之義服不以閏數即生與來日之義穀梁與禮合若晉宋諸儒所議固議所無容議也忌日者親亡之日也檀弓曰忌日不樂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之有所

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夫是也夫日者是日也感親之於是日亡而生哀戚故曰終身之憂終身也哉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與練祥之有定限者別練祥者喪服變除之節也以閏三月五日亡至來年三月五日為忌日如范武子說以後年閏月五日為忌是謂忌月非忌日矣且閏必積三十三月前閏在三月後閏當在後三年之十二月非忌日而忌逢忌而不忌於理於情兩相乖刺殷舍謂忌不可遷是也又謂祥不必本月說又兩歧當以庾蔚之說為正禮暮而小祥再暮而大祥中月而禫時日有定假以閏三月五日亡閏三月者前三月之餘日也至來年四月而小祥後年五月而大祥七月而禫如以本年三月亡來年適

卷之十一

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逢閏三月自然以四月為小祥不數閏若前所議大祥之月逢閏此但當論已滿二十五月以否不當論祥月之為閏也如未滿二十五月而此第二十五月為閏月自不當以附前之月為數當以後月為祥祭如已滿二十五月而此第二十五月為閏月當以前月祥不必計後閏月後月當包在禫內不數此固禮之顯然明白而無可疑者七年秋公伐邾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古春秋左氏說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為天子間田謹案易曰萬國咸寧尚書曰協和萬邦從左氏鄭

駁曰諸侯多少異世不同萬國者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千八百諸侯則殷末諸侯千八百也自周公制禮之後準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而言周千八百者舉其成數

徵曰周官王制所云皆計地以立算法非受封之實數也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此總數畿內地也下曰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

春秋傳卷第十

圭

禮記卷第十

案百里為同封方百里者三十當除去三十同故曰餘方百里者七十也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案十里為成封方七十里之國六十七七四十九方七十里者一為方十里者四十九以方七十里者六十計之六四得二千四百六十九得五百四十共方二千九百四十里故曰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以此數除前所餘之數前之七十同應存四十同六十成故曰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也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案五五二十五方五十里者一為方十里者二十五以方五十里者百

有二十計之百其二十五為方二千五百里二十其二十五為方五百里是為三十同故曰為方百里者三十以此數除前所餘之數應存十同六十成故曰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也此即前總數分算之而核其餘地故曰千七百七十三國非周之封國實有此數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其地而制其域諸公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而職方氏則云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十依注當云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鄭云每事言則者設法也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五五二十五一公方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四四十六六侯方九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三三十一伯方九千九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王制分析之職方氏則約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鄭云可四可六可十一可二十五可百此解最善否則周之上公僅有虞號宋此三國者安得有方五百里之地其非實封亦明矣而鄭於王制注云幾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六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十二又三為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者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五十四其餘九亦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

春秋傳卷第十

圭

禮記卷第十

雖其致仕猶可卽而謀焉大韶謹案此鄭意爲之說不可爲典要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此定員也致仕者無定安得謂致仕之公必有三卿必有六大夫必有二十七其云三孤無副者鄭既以此三等之國各差以三卿有六并致仕者爲十二若三孤亦有副則爲十八王子弟之封僅有三與大國之三小國之二十七參差不合故又爲之說曰三孤無職豈知周官有孤卿本無三孤之稱不得以三備數也作記者祇明算法解者必欲以實數充之則窒矣古人於數之極者則言萬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是也於數之眾者則言百則百斯男是也論衡藝文篇曰尙書協和萬國美堯德致大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

春秋傳卷十

注

禮記卷十

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欲道堯之德大所化者眾故曰萬國猶詩言子孫千億矣言子孫眾多可也言千億增之也案充說得之謂之爲增非也極言之耳

十一年五月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左傳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正義曰賈逵云虞殯遺殯歌詩杜云送葬歌曲並不解虞殯之名禮啟殯而葬反日中而虞蓋以啟殯時將虞之歌謂之虞殯歌者樂也喪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蓋挽引之人爲助聲以助哀今之挽歌是也舊說挽歌漢初田橫之臣爲之晉初荀顛制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去之擊虞駁之曰詩云君子作歌維以告哀葬之有歌不爲害也復存之

徵曰此於禮無考劉峻注世說新語任誕篇引譙周說亦以爲起於田橫蓋橫自刎從者不敢哭故爲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爲也鄰有喪春不相引輓人銜枚執樂喪者邪案莊子曰緇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緇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緇所以有謳歌者爲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史記絳侯世家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於田橫然譙周引禮之文頗有明據疑以傳疑以俟通博晉書禮志新禮以爲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爲送終之禮非經典所制違禮銜枚之義擊虞以爲挽歌因倡和而爲摧槍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足以感眾

李善注禮記卷十

去

禮記卷十

雖非經典所載歷代故事大韶案孝標據莊子以證確矣但雜記云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葆御柩鄭注執紼之人口皆銜枚止喧囂也執金鐸率眾左右各八人柩以號令於眾也執羽葆居柩前御行於道示指揮柩爲進退之節也是柩車行時執紼者方且銜枚以聽司馬匠人之進止何邪許之有新禮擊虞所定故云爾然謂非經典所載亦不知起於何時

二十五年左傳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聲子譏以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殺之是以不敢注古者見君解譏陳氏禮書引此傳曰譏而登

席則履有鞮矣史記張釋之爲王生結鞮傳曰文王左右無結鞮之士則鞮有繫矣梁天監間尙書參議禮疏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鞮蓋方是時有不跣鞮者故議者及之

徵曰禮有烏有履天官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履爲赤烏黑烏素履葛履鄭注烏有三等赤烏爲上冕服之烏下有白烏黑烏后惟祭服有烏禕衣之烏下有青烏黑烏又注士冠曰王之吉服有九而烏三赤烏配冕服白烏配皮弁服黑烏配冠弁服士冠曰元端黑履素積白履爵弁纁履有履無烏詩言烏者三狼跋韓奕並言赤烏車攻言金烏金烏黃朱皆冕服之烏也是古者貴者有烏有履賤者無烏色也

卷一

七

通鑑

故履人又曰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履功履散履不言烏也鞮字不見禮經鄉飲鄉射燕及大射四篇並於徹俎後說履升坐燕大射臣侍君燕之禮也與飲射禮同但言說履不云解鞮毛氏奇齡經問曰燕禮君但說履臣必解鞮記曰燕則有跣跣者解鞮也大韶案宣二年傳晉靈公飲趙盾酒其右提彌明日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跣以下據服是飲酒皆說履升坐故少儀記說之曰堂上無跣燕則有之蓋朝聘饗食主乎嚴皆立行禮無坐法惟燕有請安之儀安坐也玉藻云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履隱辟而後履與宣傳合說履之法亦有二曲禮記曰侍坐於長者履不上於堂解履不敢當階此升堂而說也又曰

戶外有二履此入戶而說也燕坐或於堂或於室堂則說於階下室則說於戶外知古者坐必跣襄五年傳公跣而出此平公聞魏絳言恐遽不暇納履遂跣而從路寢以出也安得以跣解爲解鞮古所謂跣皆說履惟始喪與有罪者別徒跣問喪云親始死徒跣昭三十一年傳季孫練冠麻衣跣行是也若解鞮則徒跣矣詩采芣云赤芾在股邪幅在下箋云邪幅如今行膝偏束其脛戴氏毛鄭詩攷正引此傳曰解鞮就席必露見其邪幅不可使無文飾禮因之而爲儀大韶謹案戴說非也幅與偏同內則云偏故毛傳曰幅偏也所以自副束也桓二年傳帶裳幅烏昭其度也詩以邪幅與赤芾並言與傳義同詩非燕飲何得云解鞮而見邪幅鞮之制於經典無考惟釋名云鞮末也在足末也一名絺絺足者也然則古之鞮僅覆足而已其自郛以下至脛以上有邪幅以束之諸侯來朝當赤芾金烏安有服烏而解鞮者乎此傳禮無徵杜云臣見君解鞮肌說耳

卷十

七

通鑑

春秋傳禮徵卷十

春秋禮徵十卷朱大韶虞卿撰虞卿字仲鈞華亭人嘉慶己卯舉人選懷遠教諭以憂歸紳士留主真儒書院再補江寧縣教諭卒年五十治經宗高郵王氏以形聲訓詁引申假借通古人所闕尤熟精三禮凡大小典禮古今傳譌者爲之反覆辨證不苟同不苟異務要於至確此書取春秋之言禮者合三傳經史通典及先儒之說融會而貫通之朱蘭坡學士推君遂於三禮前刻實求是齋經義已收惠公仲子說不譏世卿說不諱狩於河陽說躋僖公說仲嬰齊說不書閏月說初稅畝說短喪說八篇爬梳古義見重禮家今搜得全藁亟刊行之以饜學者歲在旃蒙單闕小春吳興張鈞衡跋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續編卷第二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余纂春秋地形卷成中有所見與前人違反處

既為著論復作韻語以叶之積成一百一十三

首取便于學者之記誦其封疆錯互險要肯綮

與列代戰爭顯著及今日川瀆改易併漕運海

道來由俱用今代府州縣地名旁注其下簡而

居要可為讀史之先路杜氏之驛郵而列國廢

興大要封建原委與杜註孔疏之外譌亦一二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世楷堂藏板

附見焉昔元遺山先生效少陵體作評論古今

人詩三十六首近世阮亭復推廣之為五十首

余不能詩但以左氏卯角受讀今成白首又參

以二十年來足跡所歷輒倣元氏之意名曰春

秋地形口號貽諸學者用為讀左之一助云時

假館九江大孤山堂乾隆四年十二月上浣復

初氏識

老向蟬魚寄此身那堪歷碌走風塵春秋列國紛如

繡麻得披圖數問津

余經歷七省到處訪求春秋地理

從古文人說馬遷搏摺經傳等談天瀾翻左氏如流

水聚米山河在眼前

土地稱名歷代更征南註左最分明滄桑更轉無窮

劫緡譯重須仗顧榮

杜元凱有釋例土地名

綺錯縱橫舊版圖瓜分合併更懸殊若從盲左清疆

索鄙註桑經信不誣

鄧道元註桑欽水經說春秋地理最有根據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二

世楷堂藏板

初遷洛邑帶河陽肩背桃林是號疆表裏山河俱屬

晉空存虛器守烝嘗

鄭氏詩譜周東都北得河陽浙冀州之南河陽為

今河南懷慶府孟縣即古孟津也又號公為王卿

士號地自河南府嵩縣以西至陝州靈寶六百

高山深林皆號略之地桃林之塞在馬後皆屬晉

聲勢相聯稱宛雒宣王封謝壯藩垣中亡腰膂從中

斷南國旋成楚北門

詩稱于邑于謝南國是式謝申伯之都周之南國也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北三十里楚文王滅申由是出兵則以申息為先驅守禦則以申呂為門戶文十六年楚大饑戎蠻交伐楚申息之北門不啓

燕封僻遠隔山戎職貢王朝路未通北伐功高稱尙父 京師左輔舊無終 七

莊三十年山戎病燕齊桓公伐以通道山戎一日北戎一日無終三名一地也襄四年無終子嘉父納虎豹之皮于晉以請和諸戎杜註無終山戎國名今爲直隸永平府玉田縣縣治西有古無終城

齊桓伐楚合江黃此是驅人到滅亡晉悼用吳能制楚褒齊貶晉說何狂 八

江在河南汝寧府真陽縣東黃在光州西十二里皆近楚小國齊桓于僖四年合江黃八國爲召陵之師僖十二年楚滅黃文五年楚滅江齊不能救諸儒謂齊桓能遠交以孤楚之勢胡氏至比之牧野之庸蜀彭濮而以晉悼之用吳比之卻虎進狼者竊所未喻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卷第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登萊大海浸茫茫萊子城高百尺牆齊滅萊棠通海道空聞鏗鞳怕吳疆 九

今山東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里有萊子城極爲險峻萊邑在今萊州府即墨縣南八十里襄六年齊侯滅萊遂圍棠滅之齊于是始有登萊二府之境東際于海矣哀十年吳徐承帥舟師自海入齊蓋因齊滅萊棠後通東方海道也

敵入韓原患寇深幾從河內費搜尋晉疆直抵延安府白翟遺墟舊帶襟 十

韓原晉地爲今陝西同州府之韓城縣僖十五年韓之戰晉惠公曰寇深矣若之何近代顧亭林先生謂韓城在河外無寇深之理疑當在河東或欲以河北縣之韓亭當之非也晉跨有河西之地直

抵白翟故墟魏得之爲河西上郡孔氏曰河西同丹二州丹州今延安府宜城縣上郡爲延安以北寇深之言膺合不必以韓城爲疑也

曹衛諸姬南向楚名之曰畔更何辭宋儒半是陳餘者只道文公諳用師 十一

曹衛以北方大國與魯俱南向事楚此時周室孤立有累卵之勢晉文生致楚師一舉勝之使天下諸侯翕然宗晉真有回瀾倒日之力僖二十八年書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兩舉其符家氏鉉翁所謂言之不足而重復言之者也夫子謂而正蓋指其他事如請隧及名王巡狩之類耳必以伐衛致楚爲請是驅天下而爲宋襄之仁義也厥後雖晉伯極衰叛者四起而曹衛未嘗一日事楚豈非城濮之餘烈未艾歟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卷第二 四 世楷堂 藏板

狄之廣莫晉爲都密邇平陽患切膚滅衛入邢侵魯鄭東連齊界半寰區 十二

僖五年傳二五言于晉獻公曰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請使重耳主蒲夷吾主屈使俱曰狄之廣莫于晉爲都杜註蒲平陽蒲子縣今山西隰州屈平陽北屈縣在今山西吉州治東北二十一里俱逼近晉都是時狄侵滅諸國狄地蓋連亘齊晉由山西貫直隸以及山東之西界

齊晉東西各樹壇征車盟會路漫漫晉人滅潞收遺地逼近齊疆遂戰鞏 十三

初時齊在山東晉在山西遠不相及故齊桓之霸晉獻不與盟晉滅虞虢齊桓不能討自宣十五年晉景公滅潞收狄之遺土于是晉地跨有東昌曹漢之境與齊接壤成二年鞏之戰遂平行以入齊

都矣卻克欲使齊之境內盡東其
敵惟戎車是利益以地逼近故也

范家封邑在山東狄土歸來作賞功後入齊疆更奇

絕助臣黨叛長凶風 十四

范為今山東曹州府范縣季氏私考謂此係衛地
晉不應以封其大夫余考宣十二年邲之戰士會
稱隨武子宣十五年晉滅潞十六年士會帥師滅
甲氏留吁十七年請老稱范武子以後終春秋之
世稱范不稱隨蓋范為狄所滅之衛地晉收之以
為士會賞功之邑耳後又入齊為邑孟子自范之
齊衛助之范遂入齊不返情事固顯然也

郇伯懷思歎下泉黍苗陰雨被桑田與師曲沃由朝

命見滅王靈不復宣 十五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五

世楷堂藏板

詩稱郇伯勞之毛傳郇伯侯也鄭箋云郇侯文
王之為州伯郇一作荀左傳畢原郇文之昭
桓九年荀侯賈伯伐曲沃郇與荀同一國也荀承
王命連五國以伐曲沃舉方伯連帥之職而汲郡
古文云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為荀叔是
顯抗王命挾仇滅國而周室不討王令不行于天
下可知矣信二十四年晉文公入國秦晉大夫盟
于郇村註解縣西北有郇城今在山西蒲州府臨
晉縣東北十五里即故荀國地

梁韓同在陝韓城秦晉鄰居鼠穴爭厥後戰攻歷幾

世少梁剝首血縱橫 十六

韓姬姓文王之子詩稱韓侯受命是也晉文侯滅
之為韓原地後以封桓叔之子韓萬為韓氏之祖
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南十八里梁嬴姓信十
九年秦穆公取其地為少梁邑在韓城縣南二十

里文十年晉人
取少梁即此

秦臨河界築王城秦晉為成亟會盟初起西陲基尙

狹東平晉亂始經營 十七

王城在今陝西同州府朝邑縣西二里所謂臨晉
也東近黃河渡口秦孝公初立下今日穆公東平
晉亂以河為界則知前此未能東至河也韓之戰
獲晉侯十月晉陰飴錡錡會秦伯盟于王城王城之
名始見于此疑
經營即在此時

靈臺舊在鄠宮旁周室遺模尙未亡奢麗阿房秦帝

制可憐焦土是咸陽 十八

周靈臺在今陝西鄠縣東三十里
阿房宮在今咸陽縣俱屬西安府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六

世楷堂藏板

秦伏西陲四百年空餘戎馬莫爭先桃林少習他家

有柗虎深山洞口填 十九

桃林即函關屬晉
少習即武關屬楚

楚先北向後東圖申呂隨唐實首塗漢水諸姬吞滅

盡徵諸傳記半模糊 二十

今人多以九縣為漢陽諸姬高江村曰漢陽謂在
漢北夷考姬姓國之近楚者曰隨曰息曰蓼曰穀
隨終春秋不滅穀在漢南息蓼在淮孺又非漢
北蓋楚所吞滅之姬姓甚多皆不見于經傳也

楚勢鴟張自滅庸連秦掎角道巴賚戎車更繞周疆

後郊郟初通漢水烽 二十一

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杜註庸上庸縣故
城在今湖廣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先儒謂秦
楚相遠其所以得伐庸者由巴蜀以通道楚至是
蓋西連巴秦繞出周晉之後列國諸侯在其掌握
自是楚益疆宣三年
遂問鼎于維也矣

邲水從稱古汴梁袁曹官渡戰爭場渡河爭掬舟中
指原武河邊祀告長 二十二

晉楚戰于邲邲城在開封府鄭州東六里邲水一
武縣西北大河即晉師敗而
濟河楚莊王祀河告成處

昔驅車覽宋椒荒原千里集寒鵬應懲洛邑遺頑
畔平地封藩四望遙 二十三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七 世楷堂 藏板

宋都為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土高而四隰者為
椒城西南有商邱周三百步世稱闕臺余十年前
會過

往來頻過魯遺墟南自魚臺北汶餘漫說海邦魯所
屆詩人頌禱尙從虛 二十四

余往來 京師水陸皆由魯境隱五年公矢魚于
棠為今兗州府魚臺縣又汶上縣為齊南魯北境
上魯境東西長而南北狹其後侵奪邾莒杞小國
故其地多畸零不正員朱子謂襲慶東平府沂密
海等州即其地皇輿表以為山東登州府之寧海
州非也魯地未嘗涉登萊之境且既以為江南之
復兩屬

鄭界中州四戰區惟疆是擇最良圖高家賴子同斯

術得免兵戈保一隅 二十五

五代十國中平高氏國小民貧地當四戰奉事
中朝又稱臣吳蜀闕漢當時目為高賴子然用是
用鄭犧牲玉帛待于竟上之計

杞遷東國是何時宋得雍邱事可疑三恪舊封疆互
易春秋失載更誰知 二十六

杞始封雍邱為今河南開封府之杞縣入春秋未
幾即遷東國東國即淳于為淳于公故地在今山
東青州府安邱縣東北而雍邱為宋有淳于去雍
邱絕遠不知杞以何年并淳于之地又不知宋以
何道取雍邱此等
俱不見于經傳

棄陳何事等珠厓召楚初由陳計乖齊楚會盟陳列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八 世楷堂 藏板

首卒夷九縣聽差排 二十七

晉悼公時陳事晉范宣子曰陳近楚棄陳而後可
僖十九年宋襄圖伯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
忘齊桓之德于是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
于齊陳蔡列楚上此為楚與中國會盟之始

蔡先服楚亂中華入郢鞭尸蔡始芽厥後零丁無倚
泊州來遷國人吳沙 二十八

定四年蔡以吳人伐楚入郢楚復國哀元年楚圍
蔡蔡請遷于吳二年冬吳遷蔡于州來由是壽州
更為下蔡蔡之服楚最蚤其得楚之禍亦最酷自
莊十年獻舞被執蔡遂甘心從楚齊桓之與僅一
從北杏之會後以八國加師國潰而不能革其從
楚之志也逮晉文大創楚蔡始黽勉為三會而旋
卽背之悼公復伯陳鄭相率事晉而蔡安于卽楚
凡楚之撓亂王略吞噬諸侯蔡無役不從卒至昭

十一年楚殺般用世子有遂從而滅蔡矣平王封蔡蔡猶忘警事楚雖東國再逐而不悔至昭侯積累世之怨用吳破楚入郢鞭尸蔡為禍胎楚復而蔡禍未已哀元年楚復圍蔡而蔡遂入吳遷于州來蔡一微國而有此

楚武經營首事隨藩臣役楚不嫌卑若從盟會江黃

比蚤見南遷叫子規 二十九

隨國在今湖廣德安府隨州近河南界自僖二十一年楚子伐隨取成而還自後為楚私屬不與諸侯盟會定四年吳入郢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楚以此德隨哀元年復列于諸侯終春秋世不滅

滕薛邾鄆併一方截長補短亦何當况從里計周量

小百里曾無七十疆 三十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九

世楷堂

四國俱在今兗州府滕縣孟子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五十只當今二十七里有奇蓋里從丈尺起周尺短當今五寸五分弱也

濡上南通易水寒悲歌慷慨號無端黃金不愛求死

士前有燕昭後子丹 三十一

昭七年齊燕盟于濡上杜註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鄭縣入易水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濡上蓋在今直隸安州任邱之間

梅李遺墟泰伯城于今脆弱可憐生闔閭以上俱都

此破楚爭齊蓋世橫 三十二

今江南常州府無錫縣東三十里有泰伯城地名梅李鄉自闔閭以上二十一世俱都此

鐵甕城邊江水潺朱方當日舊江山楚師何道能深入邀擊應無匹馬還 三十三

昭四年楚靈王使屈申圍朱方克之顏師古曰漢丹徒縣吳朱方也今為江南鎮江府附郭孫權于此築城號鐵甕

歷盡閩疆又浙東俗能堅忍號雄風范蠡深識能因

地嘗膽君臣啓霸功 三十四

舊以浙江以東皆越境余甲辰遊閩丙午丁未遊浙東徧歷越地

越封西竟盡餘汗衢信遙連姑蔑寬于越渡頭流水

在淮南獻議炳如丹 三十五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一

世楷堂

江西饒州府餘干縣為越之西界寰宇記縣西南有于越渡漢淮南王安獻議曰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汗界中蓋今餘干縣以東連廣信一府皆漢餘汗地國語止稱越地西至于姑蔑姑蔑為今浙江衢州府龍游縣由衢至饒中尚隔廣信府饒為越楚分界廣信之弋陽貴溪二縣本餘汗縣地也餘汗即于越為越之餘國語所稱殊未盡

夏口憑高江上師吳兵仰瞰自難支其如陸騎臨江

岸淮右啣枚席捲馳 三十六

昭四年楚沈尹戌奔命于夏汭杜註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按夏口在今湖廣武昌府治江夏縣扼江上流吳人仰攻勢不便故出兵多就淮右北道楚亦從北道應之至是出夏汭故順流東向以制吳十七年長岸之戰以得上流而勝至相舉之役吳舍舟淮汭自豫章與

楚夾漢則從陸路臨江岸失水戰之勢矣

大別鋒交吳卻東還師就近易收功不期夫槩先殊死三戰長驅入郢中 三十七

定四年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庚午陳干栢舉小別在漢川大別在漢陽相舉在麻城自漢川至麻城吳師東退三百里蓋因懸師深入故且戰且卻引楚至近以為全師返國之計耳孔穎達謂自東而漸西者誤詳見栢舉之戰論

楚王掃境與吳爭紀郢空存百雉城不固國都圖保聚倉皇燧象卻吳兵 三十八

子常濟漢擊吳蓋在漢陽府漢川縣戰于栢舉在黃州府麻城縣去郢都江陵尚遠是時昭王不宜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考 十一 世楷堂

親在行間當其戰敗急宜還守國都固其根本猶可背城借一乃遽取季芊界我以出涉睢西走乞哀隨人使宗社為墟倘無包胥楚不國矣

城口邀歸用計精不行旋致楚師崩闔闔豈是狂愚者倘肯從前冒進兵 三十九

城口乃漢東三隘道之總名即大隧直轅冥阨也在河南汝寧府信陽州東南與湖廣德安府應山縣接界乃吳師北來之路是時吳方與楚夾漢屯駐漢口在武昌漢陽之間深入楚內地司馬成欲毀舟淮泗塞其歸路前後夾擊乃漢李左車塞井陘之計世謂子常不從其策以致敗余謂闔閭子胥精于用兵必然有備即從其策未必能勝

蔡居淮汝水中間逼近能為楚國患淮北漢川幾干

里全憑嚮導透重關 四十

尚書左傳蔡封淮汝之間在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與信陽州義陽三關接界當日舍舟淮內在今江南壽州中間經大隧直轅冥阨至漢陽府漢川縣陸路凡一千一百里若無蔡人為之鄉道吳必不敢踰險深入杜預云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蓋蔡近淮泗吳師至蔡境蔡更道吳從陸路來徑越信陽三關之險乃吳以前用兵所未嘗歷者經于定四年書蔡侯以吳子杜云吳從蔡計謀故深曉地里方知聖人經文皆是據實書

吳人伐楚取鄱陽路出嚴嶽道里長此事已當入郢後從前何路到南昌 四十一

鄱陽縣為今江西饒州府治在鄱陽湖之東湖亘饒州南康九江南昌四府南昌在湖之西定六年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考 十一 世楷堂

吳始伐楚取番番即鄱陽春秋時鄱地極大不止今一縣當為今饒州南康畧盡彭蠡之境九江德化縣已當彭蠡之尾而定四年入鄱傳云自豫章與楚夾漢又以前屢言豫章吳豈能越饒南九江之豫章非今日之南昌決矣

錢塘帶水分吳越語出唐賢殆未然笠澤戰爭鋒不解鴻溝只在五湖邊 四十二

唐人詩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以錢塘江之東為越地若然則今嘉湖杭三府吳兵當有守禦安得越北境之禦兒已為嘉興府之石門縣越戰耶况越北境之禦兒已為嘉興府之石門縣越戰吳于橋李橋李城在今嘉興縣南四十五里則此語之不足信明矣國語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五湖即太湖湖詳見吳越分界論

夫椒敗越係包山森森湖光煙水間逐北直過蒼雪

界會稽山接伍胥灣 四十三

哀元年吳敗越于夫椒杜註吳縣太湖中椒山通
典包山一名夫椒山即西洞庭山也在蘇州府西
南八十五里越一敗即保棲于會稽吳王追而圍
之蘇州去會稽五百里追奔直至此可見今日湖
杭二府春秋時係屬
脫為兩國莫居之地

楚越交通計不疎倚吳結越在鄱餘若非左蠡親經

歷三國分疆總督如 四十四

昭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越大夫胥犴
勞王于豫章之汭歸王乘舟且帥師從王據此則
豫章為水濱按地圖饒州府之鄱陽縣為楚餘干
縣為越豫章之汭即今鄱陽湖連亘二縣之境歸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三

世楷堂

王乘舟當在此吳楚越三國之分界也余親歷鄱
陽湖方深曉其地理蓋杭州以西為吳地由杭州
而嚴州而徽州至饒州之鄱陽縣濱湖則闔閩十
一年伐楚取番之路也衢州之龍游縣為越姑蔑
由衢州而廣信而饒州至餘干縣亦濱湖則越大
夫帥師從王歸王乘舟之路也哀十九年越侵吳
以誤楚楚追之至冥不及乃還當亦
近餘干之境從前論地理者未及此

會計山頭苦聚兵風高獵獵越王城滅吳固守江淮

險七國爭雄比大鯨 四十五

太史公曰會稽者會計也禹會諸侯于江南計功
而崩因葬焉在今浙江紹興府山陰縣東南十二
里有無餘故城號越王城句踐所都又越滅吳而
不能正江淮以北今日揚州淮安之地盡棄與楚
疆為楚所并

自第五首至四十五共四十一首論春秋列國

疆域

關塞屯師備子朝輶輶捷出徑唯曉漢家入設關都

尉弭亂黃巾並建標 四十六

昭二十六年子朝之亂晉使女寬守闕塞杜註伊
闕口也在今河南府洛陽縣城南三十里襄二十
一年晉欒盈過周王使侯出諸輶輶孔穎達曰輶
輶山在緱氏縣東南四十里連接鞏縣界漢靈帝
時並為河南人關之一張衡賦曰迺
行道于伊闕邪徑捷于輶輶是也

周齊苦戰北邙餘鄭魏羣雄角闕初本自成周襟帶

地洛陽遙挹孟津裾 四十七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四

世楷堂

昭二十二年王田于北山杜註北邙也在河南府
治洛陽縣城北十里連偃師孟津鞏三縣連亘四
百里魏文帝欲平北邙山令登臺便見孟津以辛
毘諫而止周宇文泰攻河橋據北邙為陳魏公李
密攻鄭鄭王世充自引精兵出偃師
據北邙以待之蓋自古為洛陽形勝地

河陽自古孟津區晉造河橋天際紆南北三城列節

度臨淮百戰固西都 四十八

河陽即古孟津在今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晉
泰始十年杜預以孟津渡險始建河橋河橋自此
始魏孝文帝太和十三年作橋于河北側岸所謂
北中城東魏元象元年更築東城及中潭城所謂
河陽三城者是也唐設三城節度使為重鎮史思
明之叛李光弼棄洛陽守河陽賊卒不敢西渡關
輔得無恙北城在孟縣南城在今河南府孟津縣
中隔一河相去四十里中潭城即今河中之郭家

難宋政和以後廢今皆無故蹟

一九泥固壯秦塼誰料峭函是晉封蚤定霸圖由號略河山兩戒此當衝 四十九

文十三年晉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桃林即秦函谷關在今河南陝州靈寶縣故號地晉獻公滅號峭函為晉有故得以制秦秦得峭函而六國之亡始兆自秦孝公始置關以前則但謂之桃林

武關一掌閉秦中襄即江淮路不通少習虛聲能攝晉卻憐拱手送商公 五十

哀四年傳將通于少習以聽命杜註商縣武關也陽湖廣之襄即入長安者必道武關後入于秦秦以封衛鞅為商於邑自河南鄧州內鄉縣至陝西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卷第二 五 世楷堂藏板

商州凡六百里皆古商於地武關在其內自後秦屢出兵武關攻楚成建瓴之勢矣

太行詰屈阪羊腸少水封尸事更狂不是危疑等風鶴當令單騎縛齊光 五十一

齊莊公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熒庭封少水乃還按太行陘在懷慶府城北所謂羊腸阪也少水即澮水在絳縣逼近晉都是時晉方懼欒盈為內應故按兵不動徐俟其退而使趙勝帥偏師追之不然豈止如殺之獲三帥已乎

秦人滅郝志南圖楚卻移都好避吳白起功成置南郡百年未竟舊遺模 五十二

僖二十五年秦人晉人伐都文五年秦人入都蓋欲圖南出武關然終不能有其地至定公六年楚

避吳之侵北去徙都都謂之郢郢頃襄王二十一年秦白起拔郢置南郡楚東北保陳城明年又遷壽春蓋白起所拔之郢即僖二十五年秦穆公所圖之郢也至拔郢之歲統計凡三百五十六年

韓原戰勝賦河東不久歸還晉尙雄魏獻西河十五縣空教吳起泣成功 五十三

僖十五年秦晉戰韓獲晉侯秦始征晉河東即河外列城五晉人背約不與者僖十七年秦質晉太子圍仍歸晉河東蓋今陝西同州府及華州之境左傳所謂號畧華陰也少梁北徵彭衙劉首之戰皆在此地三家分晉地人魏秦惠王六年魏始納陰晉入年納河西地十年納上郡十五年魏是河西盡入于秦吳起去西河而泣曰使畢我能秦必可亡西河可以王自僖十五年戰國秦惠王三十年統計凡三百十六年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卷第二 六 世楷堂藏板

大峴關山古穆陵齊南天險實堪憑戰爭不見春秋傳疆晉東來道不登 五十四

僖四年傳齊地南至於穆陵穆陵關在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南一百五里劉裕伐慕容超兵過大峴喜形于色即此青州與魯莒杞三國接界

平陰廣里肇長城魯衛東貽孰敢爭晉水波高北風競空聞殺馬格追兵 五十五

襄十八年諸侯同圍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今山東泰安府平陰縣東北三十五里有古平陰城防門去平陰二里即齊築長城之始又格馬山在濟南府長清縣東南六十里即夙沙塞殺馬塞道處

虎牢天下據中樞南北東西孰敢逾服鄭制荆成晉

悼韓侯從此啓雄圖 五十六

虎牢城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西二里初屬鄭後屬晉襄十年諸侯之師成鄭虎牢即此後三家分晉段規謂韓襄子曰必得石溜之地即虎牢也後韓哀侯卒以此滅鄭

夾寨沿河梁晉爭契丹南渡亟親征澶淵自古襟喉

地林父居麋盜弄兵 五十七

襄二十年盟于澶淵杜註衛地近戚田古澶淵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之西北往時大河經流于此梁晉爭時晉王存勗于此築夾寨城時河流闊遠兩城相距三十里故有南澶北澶之目宋景德初寇準勸帝親征駕至南城準固請渡河御北城門樓士氣百倍即夾寨之兩城也戚爲衛孫林父邑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考

七

世楷堂藏板

在開州北七里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喻文子居河上而爲亂于是文子遂叛

馬陵狹道可藏兵此地春秋會盟萬弩深林夾道

伏終教豎子遂成名 五十八

成七年同盟于馬陵杜註衛地在陽平元城縣東南今直隸大名府治東南十五里有馬陵道即孫臏伏弩射殺龐涓處考史記世家此時魏尙都安邑乃齊入魏境必由之道也

彭城南北往來衝吳晉通聯遏楚鋒猶有偏陽口中

蝨不由王命晉家封 五十九

春秋時彭城爲宋有今江南徐州府治銅山縣也偏陽在沛縣與山東兗州府嶧縣接界襄十年晉滅偏陽以與宋欲通吳晉往來之道

汝寧府治古懸瓠南北兵爭最要區此地春秋沈子

國平與屬楚蔡先驅 六十

今河南汝寧府治有平與故城在汝水南岸春秋時故沈子國定四年晉人使蔡滅沈後屬楚爲平與邑晉杜預時猶仍平與之名亦謂之懸瓠城南北朝用兵縣瓠爲必爭之地

楚陵中夏恃方城百萬雄師莫敢攖連亘直苞申國

地戍申不用怨周平 六十一

方城山名在今河南南陽府裕州東北楚人因山爲固築連城東向以拒中國起葉縣至唐縣連接數百里苞絡故申國之地僖二十五年楚子入居于申杜註申在方城內故曰入是也楚文王滅申在莊十八年至僖四年屈完對齊桓公即云楚國方城以爲城蓋楚一得申地即經營方城楚之疆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考

六

世楷堂藏板

橫莫制實始于滅申也平王東遷申已被楚侵伐故平王戍之詩人與刺至入春秋滅申之歲已近百年矣楚之親視申國非一日則申之係周利害豈淺鮮哉

楚扼長江最上流吳兵更擾東北陬防淮全恃州來

險一失藩籬到郢州 六十二

州來楚邑爲今江南鳳陽府壽州阻淮爲固吳畏楚上流出兵多從淮右北道壽州是其要害昭二十三年雞父之戰楚師大奔州來遂失自是入郢之禍兆矣雞父在今壽州西南六十里

鍾離天險號難降梁魏兵爭劔戟撞起自春秋吳楚

世巍然百雉奠南邦 六十三

昭四年楚城鍾離州來居巢以備吳鍾離爲今江南鳳陽府鳳陽縣控扼淮水南北朝時爲重鎮梁

天監五年魏將元英圍鍾離刑辯謂鍾離天險必無克狀魏主不聽梁遣曹景宗章啟督軍二十萬人赴救魏人敗走

上庸蜀魏互相攻孟達申耽反覆踪白馬金城空歎

息楚莊圖霸首侵庸 六十四

庸國在湖廣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秦置上庸縣建安十四年先主遣劉封孟達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降後孟達復以城降魏其城號白馬塞孟達登之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而更失之春秋文十六年楚使盧戡黎侵庸遂滅庸蓋莊王圖伯之始事也

白水真人氣鬱蔥春陵帝里舊唐風晉陽本自伊耆

後肅爽成仇郢市空 六十五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充

世楷堂

唐本堯後夏殷徙封晉陽周成王徙之于許郢之間而以其地封叔虞春秋唐惠侯是其後定三年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止之由此遂結仇明年道吳人伐楚入郢又明年為楚所滅漢元帝時以蔡陽之白水鄉徙春陵戴侯仁為春陵侯屬南陽郡蘇伯阿過之曰氣佳哉鬱鬱蔥蔥然即此今為唐城鎮在湖廣德安府隨州西北八十五里

楚雖三戶足亡秦項氏兵來三戶津夷考當年渡河

處春秋晉地果誰真 六十六

哀四年晉人執我蠻子以界楚師于三戶史記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後項羽果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破章邯說者以為亡秦之讖今考三戶津服度曰漳水津名也在彰德府治臨漳縣西三十里春秋時為晉地楚之三戶在今南陽府內鄉縣西南內鄉距臨漳驛道一千三百里地

名偶同不可以此混彼也

楚地蔓延多險阻六十萬眾始能平深山大澤多英物劉項還從楚地生 六十七

秦王翦破楚用六十萬人後項羽宿遷人漢高帝沛縣人俱屬今徐州府當日係楚地

自四十六至六十七共二十二首論列國險要

官山府海致齊疆旋入陳家為國殃興霸即成竊國計國之重寶慎收藏 六十

曲沃初由支子興驪姬奪嫡更堪懲從今無畜羣公子本削終教異姓乘 六十九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三

世楷堂

宣二年傳初驪姬之亂晉詛無畜羣公子正義曰服虔以驪姬與獻公為此詛非也乃文公懲驪姬之禍而設此詛爾考文公諸子雍在秦樂在陳黑臀及襄公之意非踵驪姬舊法蓋是文公本意自是權移六卿矣矯枉過正自是權移六卿矣

公族旄車加趙氏宗藩大柄世卿操揚干及愨無通

顯盟會從來不執羔 七十

晉成公即位宦卿之適子以為公族使教公之子弟于是趙括為公族大夫趙盾為旄車之族晉之公族無通顯者見傳惟悼公之子揚干悼公之子愨二人終春秋之世晉公子未嘗見經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周禮大宗伯卿執羔

七穆三桓張魯鄭晉無公子執朝權從教廢食還懲

宣芬懿千秋好作緣 七十一

春秋時會盟征伐列國諸公子見于經者甚眾魯鄭則非公子不行惟晉絕無此春秋變局也齊州崔慶樂高遮執國柄亦稱公族迨自相吞滅而陳氏與矣

楚之立國最堪師委任宗支更不疑命將尤能嚴賞罰喪師辱國莫逃誅 七十二

其楚之令尹執政俱用公子為之不參用異姓然每有敗績輒必誅不赦城濮之敗誅子玉鄢陵之敗誅子反陳之叛誅于辛惟柏舉之戰囊瓦以逃鄭免所以權不下移累世疆盛

晉當典午曾南渡楚際春秋向北遷南畏吳侵徙郢都西憂秦逼就淮川 七十三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說 卷第二 世楷堂

楚郢都為今荊州府治江陵縣定六年徙郢于都為襄陽府定城縣戰國時白起拔郢遷都陳為今河南陳州府又遷壽春仍謂之郢今江南壽州是由南而向北也

季子能全讓國高終令傳位闔閭饗誅鋤骨肉摧殘甚夫槩功成卒逋逃 七十四

季札不立而立王僚係夷味之子所以闔閭欲圖篡弒其後疎忌骨肉使徐執公子掩餘鍾吾執公子燭庸二公子皆奔楚夫槩有破楚大功卒奔楚為堂谿氏所以一蹶不復振

仲尼沐浴討陳恒全魯加齊力尙勝決勝審知彼已策伊川持論太無憑 七十五

事見哀十四年獲麟之後孔子勝齊確有成算非以空言作一好題目告君者左氏載孔子之言甚

明伊川謂勝齊為孔子之末務是乃以人國為僥倖也竊恐未然

自六十八至七十五共八首論列國廢興大要

莒國初封舊介根葛盧朝魯事雖論于今高密膠州地曾有夷人解獸言 七十六

杜註介東夷國在城陽縣縣今萊州府高密縣西有黔陬城膠州南七十里有介亭蓋高密與膠州連壤也又高密縣東南四十里有介亭蓋高密與膠州連壤也又高密縣東南四十里有介亭蓋高密與膠州連壤也

長狄三人九畝身弟兄都歷百年春不知何地堪君長絕種離奇恐未真 七十七

公羊傳第云兄弟三人一之齊一之魯一之晉不詳其立國何地杜預云鄆防風氏之後漆姓至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說 卷第二 世楷堂

國語以長狄即古汪芒氏守封隅之山韋昭註云山在吳郡永安縣尤誕妄

驪戎舊在陝臨潼納女驪姬國祚空積怒山川能作崇晉疆蚤徹漢新豐 七十八

驪戎國名杜註在京兆新豐縣新豐漢高帝置今為陝西西安府臨潼縣按國語晉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史蘇曰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為女戎三代皆然魏冰叔曰後世滅國其所滅之國山川之主必積其怨怒篤生殊尤入後宮為患害用以傾覆宗祀如驪姬及隋宣華夫人是也據此則晉地早已踰河而西矣

小戎陸渾本燉煌重耳姬甥後嗣昌允姓姬宗支派別史遷女弟說荒唐 七十九

晉獻公娶二女子戎大戎子狐姬生重耳小戎子
生夷吾社註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小戎允
姓之戎孔疏孤氏出自唐叔之後狐伯行之子實
生重耳孤偃其舅在今陝西延安府境小戎瓜州
之允姓戎為今燉煌後遷中國為陸渾在今河南
嵩縣瓜州在今陝西肅州西即唐桓伯所謂惠
公歸自秦而誘以來者蓋為惠公母家故挾以借
來也二公子母姓各別史記晉世家謂夷吾母重
耳母女弟也
可發一笑

肥鼓俱遭晉剗除鮮虞尺土幾紛孳中山立國開王
號界在燕齊抵霸餘八十

鮮虞一名中山與肥鼓俱白狄別種春秋季年晉
竭力攻鮮虞終不能滅至戰國時僭號稱中山王
與趙魏並今直隸正定府
治西北四十里有鮮虞亭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卷第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自七十六至八十共五首論春秋四裔

山川阻奧隔舟車戎裔中華錯雜居晉楚并吞俱失
記周初列國萬千餘 八十一

周時蠻夷戎狄錯處中夏大抵近山者為戎近水
者為夷廣莫之地為狄如淮夷徐戎赤狄白狄之
類先王第設方伯連帥以統屬之未嘗必欲驅逐
翦除而後已也蠻夷以姓名自通于天子者雖大
皆曰子如今湖南兩廣蠻峒之地動輒數百里春
秋時北方亦多有之晉所滅留吁甲氏陸渾楚所
滅戎蠻子特以其來告而後書耳又凡諸侯滅國
不赴告則不書則知周初執玉帛者蓋萬國也

周當八百會同初推戴功高難剗除封建屏藩先懿
戚半仍舊地奉車書 八十二

周初封國同姓五十餘人而中國空地殊少如滅
奄以封伯禽滅三監以封康叔滅唐以封叔虞其
餘非有罪不遠除也封召公于燕封太公子營邱
周初已屬荒遠之地此外如薛如呂如徐如巢如
越如庸如蜀如盧如濮如焦如祝如蘄如遂如
陶偃姓之後俱係夏殷舊封先王因而而不改
蕭叔酬功宋附庸夔因廢疾就他封東遷亦有分茅
典不係初年大小共 八十三

宋蕭叔大心立桓公有功未封之以為附庸又傳
二十六年楚人滅夔杜註夔楚同姓國鄭語孔晁
注云熊釋元孫曰熊摯楚人廢之熊摯自棄于夔
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以及邲黎來進爵為子王
命曲沃為晉侯皆係東遷後封典蕭為今江南徐
州府蕭縣夔即歸今湖廣歸州治東二十里有夔
城子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卷第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自八十一至八十三共三首論封建源流

蒼莽河從西北來黎陽白馬望中開流經鄭衛迤齊
北無棣溝通海曲隈 八十四

禹貢導河積石至東過洛汭洛汭為河南府鞏縣
以上黃河俱東于山峽之間千年不易至于大伾
大伾山在今滑縣即古黎陽為河之北岸其南岸
為白馬即今之滑縣大河經流其中乃古河道自
東折向北處今則南徙三百里在開封府城北十
里矣河道遷易自大伾始春秋時白馬為衛楚邱
稍西為延津縣即鄭之廩延又東北為開州即衛
之澶淵又東北為汲縣即衛之南河晉文公還自
南河濟侵曹伐衛處也又自東而北則為齊之無
棣無棣即九河入海處今山東武定府海豐縣有
無棣溝合九河入海處也
津乃九河最東第九河也

周定五年河始徙春秋年數恰中央大伍右轉流從北卻繞山南迤邐長 八十五

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灤川是年係已未為魯宣公之七年自隱公元年已未至此恰一百二十一年矣禹河則繞濬縣之西而北流河徙後則繞濬縣之南經大伍山之足折而東流禹貢所謂北過濬水至于大陸此時已無之矣自是河流濬滑之間二千年前所謂黎陽白馬望中開也蓋此時已與禹迹微分同一大伍而一經其西一繞其南正對白馬南岸嗣後河屢決而南河流更在濬縣之南三百里為開封府城北十里而至于大伍之迹亦不可復問為今日之河道矣前首所云乃春秋宣公七年以後之河道也宣公六年河未徙以前河離滑縣開州尚遠詳見河圖說

王莽旱時清濟絕餘流今作小清河發源於突溫泉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卷第二 圭 世楷堂 藏板

水迤邐青齊入海波 八十六

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灤灤即今之小清河其源即於突泉在濟南府治歷城縣西南濟水伏流重發處也流經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七縣以入于海蜿蜒六百餘里故道就湮而水橫決為諸邑患民多曲防盜決本朝康熙某年張鵬撫山東斥濠疆之占河身為田者疏請濬復建石閘以備旱潦蓄洩遂為永利此灤水之見于今者也詳見徐東海憺園集約突泉冬溫故又謂之溫泉北注則謂之灤

大江無恙截南區眾澤分流勢轉紆彭蠡九江和震

澤宛如傳舍列通衢 八十七

江河俱橫截中夏乃河屢易而江如故者固緣河性湍急亦由河處北方為百川之委無諸澤為之

淳蓄如養養昭餘祁及孟諸諸藪俱乾涸夏秋霖雨歸併一河故屢決而遷江則有洞庭鄱陽俱數至顛蹶蓋亦地勢然也春秋時諸澤尙未乾涸故河至西漢始決溢其理可想見

淮瀆于今未失常黃流吞噬軼分疆刷黃仍藉清淮力持正還能力砥狂 八十八

淮水發源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至江南淮安府安東縣入海至今仍由禹貢故道因河屢南徙至元之季年徑從淮安府清河縣之清口與淮合兩瀆併而為一自有明潘季馴治河專恃固隄東淮清水利弱則黃淤塞而決潰是淮之為功大矣

三折如巴江水源建瓴千里迅如奔益州已吸金陵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卷第二 圭 世楷堂 藏板

勢吳楚平分天塹門 八十九

春秋時大江經流巴楚吳三國後世晉隋取金陵皆用益州樓船

鉅野澤承河濟委河遷濟絕涸成阿猶餘南旺湖中

水南北分流濟運河 九十

哀十四年西狩于大野大野一名鉅野在今山東曹州府鉅野縣東五里濟水之所絕也屢經河患自漢以來衝決填淤凡四五度元至正四年河又決入此處及河南徙遂涸為平陸今為鉅野及嘉祥二縣地王氏樵曰南旺湖在汶上縣西南紫迴百五十餘里漕河貫乎其中有東湖西湖東湖北接馬踏伍莊坡以及安山諸湖南接蜀山馬場坡以及昭陽諸湖即古之大野澤也今有分水龍王廟三分北流七分南流以濟運

海口微高濬太湖都陽北阻大江紆自餘十藪皆乾
涸雲夢圖田今已無 九十一

夏氏允彝曰震澤入海之地亢若仰孟水反流而
趨內內溢而外噴故激蕩靡寧朱子謂彭蠡在大
江之南地形北高而南下其北流入江處反為江
水所遏因卻而自潞故二澤至今不改其餘鉅野
雲夢皆涸矣詳見春秋時藪澤論

元建燕都行海運雲帆轉稻自唐先那知吳霸爭齊
日已辦舟師入海船 九十二

哀十年吳徐承帥舟師自海入齊此
為海道之始詳見春秋時海道論

連屬江淮沂濟波積成今日轉漕河夫差爭長黃池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壬

世楷堂 藏板

歲卻已功成半又過 九十三

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註通糧道也今廣陵
邗江是又哀十三年會于黃池杜註在封邱縣南
近濟水國語夫差起師以會晉公午于黃池案邗
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案邗
溝今曰漕河亦曰官河起于揚州府城東南二里
歷邵伯高郵寶應諸湖北至黃浦接淮安東界其
淮處曰末口在淮安府北五里自江達淮南其合
長三百餘里又十三年既溝通江達淮南其合
淮入泗自泗入沂復穿魯宋之境連屬水師自
通者鑿而通之達于封邱之濟即杜氏所云近
濟水也蓋吳人溝通之路由今考城過杞縣北境
歷蘭陽而至于封邱今日漕河由淮而北連合沂
泗汶洗及山東諸泉以濟運都其遺法漕河沿
革攷曰漕河之北段即元人之會通河其南段春
秋吳子所開之邗溝也北段萌芽于元南段光
始于吳至明而大備總為我朝萬世之利

南海春秋尙未知屈完之對屬誇辭濱東齊地連吳
越三國時勤海道師 九十四

哀十年吳徐承帥舟師自海道入齊十三年吳為
黃池之會越范蠡舌庸帥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
俱用海師以三國俱邊東海故也春秋時中國尙
無問廣故未知有南海屈完之對及鄭伯行成楚
子云存諸江南以實海濱皆虛言耳

自八十四至九十四共十一首論川漕改易及
今日漕運海道來由

亞父封條漢廣川晉初疆域大相懸鳴條近在今安
邑通雅諸書竟失傳 九十五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丙

世楷堂 藏板

桓二年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杜註但云晉地
通雅云河間府景州有古條漢周亞父封條侯即
晉條地近皇真表祖之案穆侯當周厲宣之時
鳴條網括地志云今山西解州安邑縣北三十里有
子曰舜卒于鳴條尚書大傳湯伐桀戰于鳴條即
此以此為晉條邑庶幾近之

今日中牟鄭圃田佛胙畔處迹終湮征南不解知何
地漫說湯陰亦未然 九十六

今河南開封府之中牟縣在大河之南係鄭地至
漢初始置中牟縣春秋時未有中牟之名也春秋
晉之中牟杜註當春秋時在河內不詳何地據各處
傳文及國語約當在今直隸順德府邢臺邯鄲之
間今日第當傳疑雖以近日間百詩之精于地
亦云無可考而史記張守節正義以湯陰縣有牟

UNC 1001 800 冊 012

山陽 牟當在其側今方輿紀要與高氏地名攷
俱從之亦未必然也余修河南省志曾詳辨此有
春秋時
中牟論

楚邑丹陽係秭歸女嬃遺蹟是耶非朱方別有丹陽
郡班志傳訛失據依 九十七

楚封丹陽在今湖廣歸州東南七里熊繹故封也
亦曰秭歸袁崧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
因名秭歸離騷所謂女嬃之嬋媛也班固地理志
謂楚始封在丹陽郡丹陽縣大梁丹陽郡今為江
南鎮江府丹徒縣東晉時為
重鎮丹陽尹常以皇子為之

衛邑原來兩楚邱開皇並置本春秋班書謬列從成
武滑縣漫同已氏州 九十八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世楷堂
卷第二 无 藏板

穀梁于兩楚邱皆言衛邑而不明其處至隋開皇
十六年同時置兩楚邱縣一在漢已氏縣以戎伐
凡伯之楚邱為名已氏春秋時為戎州在今山東
曹州府曹縣東南四十里一在漢白馬縣即齊桓
公所封者在河南衛輝府滑縣東六十里截然
甚明班固地理志于山陽郡成武縣下注云有楚
邱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子
此則以滑縣混同曹縣大謬

宗邦並列兩平陽新泰高平各一方稽古兩援盟越
事東南不辨魯封疆 九十九

魯有兩平陽一為東平陽是魯本有之邑宣八年
城平陽是也杜註泰山有平陽縣今山東泰安府
新泰縣西有東平陽城晉羊祜為平陽人奏立新
泰縣今仍之一為南平陽向本和邑魯取之哀二
十七年越使后庸來聘令魯還和公與之盟于平
陽是也杜註云西平陽西字當作南孔疏高平南

有平陽縣今兗州府鄒縣西三十里有南平陽城
後屬齊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即此景范氏于
兩平陽下俱引左傳盟越后庸事高江村地名攷
剛一存一遂以宣八年之平陽下註云案哀二十
七年公及越后庸盟于平陽即此兩地混而為一
矣景范江邨俱精于地里而不免于此此千慮之
一失也

豫章廬皖及饒州六見經文迹可求漢代郡名非昔
地南昌尚隔楚江修 一百

春秋時豫章地極廣今江南廬州府之巢縣鳳陽
府之壽州安慶府泗州及江西之饒州南康二府
盡鄱陽湖之境吳楚越三國接界處當日吳楚交
兵豫章凡六見于左傳南昌在鄱陽湖之西吳兵
未嘗至南昌也柏舉之戰合舟淮泗自豫章與楚
夾漢豫章即指淮泗今日壽州地耳世多以江西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世楷堂
卷第二 辛 藏板

之南昌為豫章乃漢分九江置豫章即南昌是漢
豫章郡治耳按之春秋當日之地形殊不合也

鄭重滅許在容城葉地西偏敢滅荆漢縣華容郢都
側楚雖新敗豈能爭 一百一

定四年楚遷許于容城六年春鄭游速帥師滅許
杜註因楚敗也此許當為葉縣之許昭九年傳遷
方城外于許杜云許遺于葉因即謂之許是也鄭
至是凡再滅許矣其舊許之地在許州已為鄭所
奪容城當即在葉縣西蓋葉在楚方城之外故鄭
得因楚之敗乘機取之應劭以為即漢之華容案
華容城在今荊州府之監利縣逼近鄆
都此時昭王新復國鄭師豈能至此

祝其城在頓榆西魯國南疆更遠齊盟會須當接界
地稱為夾谷屬無稽 一百二

祝其城在頓榆西魯國南疆更遠齊盟會須當接界
地稱為夾谷屬無稽 一百二

祝其漢縣屬東海郡地在今江南海州頓榆縣西
五十里當魯之極南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杜
註夾谷即祝其後漢志東海郡祝其縣即古夾谷
以道里計之祝其縣僻處海隅去齊魯之都數百
里非會盟之輒所宜至且齊疆魯弱齊豈能越國
而會于其地魯亦無為擊齊而會于其國之極南
也高氏地名考以山東濟南府淄川縣西南三十
里有夾谷山一名祝其彙纂又以爲齊魯相會不
應去齊若此之近去魯若此之遠而以泰安府萊
蕪縣之夾谷峪爲萊蕪兵劫魯侯處近日山東通志
以新設青州府之博山縣有地名顏神鎮爲當
日之夾谷爲萊蕪淄川二縣適中處庶幾近之
齊曹各有重邱地曹縣東昌迥不同兩國並從元凱

註宛溪于此又朦朧 一百三

襄十七年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邱毀其瓶
重邱人閉門而詢之衛伐曹取重邱杜註曹邑在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理形勢 卷第二 世楷堂

今曹州府曹縣東北五十里又襄二十五年諸侯
同盟于重邱杜註齊地在今東昌府東南五十里
跨在平縣界兩國分注甚明景范氏方輿紀要以
襄十七年衛所取之重邱即註東昌府謂爲曹北
竟之邊邑襄二十五年同盟
于重邱即此混而一之殊誤

自九十五至一百三共九首論從前地理差謬
處

近關脫屣等浮雲廢置由來總不聞馮道老奸狙儉
術卷懷高蹈事宜分 一百四

襄十四年衛孫林父將出獻公告遽伯玉對曰君
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
出襄二十六年甯喜將弑其君剽而納獻公復告
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復從近

關出此左氏之謬也夫伯玉食君之祿而首尾十
二年之間此廢而彼入彼入而此弑漠然不關其
慮若無與已事者此長樂老人之歷事五代豈伯
王大賢而山川此而子朱子乃引爲卷而懷之之証
恐未可訓詳
見遽伯玉論

一百四一首論左氏差謬

徒父占辭說涉河侯車東敗是秦戈征南詮解殊疎
謬地里推尋矛盾多 一百五

僖十五年韓之戰卜徒父筮之曰吉涉河三字要
連讀是卜徒父口中語猶襄二十八年傳子之曰
克見血左氏每有此文法若說秦軍涉河則韓原
之地當在河以東于陝西韓城縣解不去矣侯車
是秦之游兵如今之探騎侯同侯古人二字通用
係秦車非晉車若說晉車敗是秦已得勝穆公安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理形勢 卷第二 世楷堂

用誌徒父杜解殊
謬詳見杜註正謬
焉用喪歸屬晉侯繆公本意不成仇若從杜解支離
甚伉儷情深輟間謀 一百六

秦伯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兩歸
字俱屬晉侯說下文有必歸晉侯可証文義本易
解杜註云若將晉侯入則夫人或自殺穆姬在內
如何云喪歸且穆公竟成懼內之人真所謂武夫
力而拘諸原婦人
暫而免諸國矣

沃盥旋揮系屬連英雄降服豈徒然湔衣揮水隣調
戲情事相懸有萬千 一百七

僖二十三年傅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奉匭沃
盥既而揮之案沃盥是執巾櫛之事既而知是懷

廉係姪婦欲揮令遠去故懷羸怒曰何以卑我解
服而囚只是當日畏秦威耳杜註揮前也正義解
之曰懷羸奉匱為公子澆手既而以溼手揮之使
水滿汚其衣如此則此時已屬調戲情事正是相
反

鳩茲江水屬蕪湖吳地烏程天一隅南北懸殊千里

外追奔曷用過吳都 一百八

襄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鳩茲為今
江南太平府蕪湖縣杜註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
今為浙江湖州府附郭是時吳都尚在無錫烏程
更在無錫東南三百里何用追奔至此乎疎舛甚
矣

生而賜族本劉炫穎達譏彈已在先仲氏季孫從後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三

世楷堂

得康侯祖述亦徒然 一百九

傳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胡傳謂季友仲
遂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春秋書此以著壞法亂
紀之戒案賜氏之說本出于劉炫正義已駁之曰
季是其字友是其名如仲遂叔肸皆名字雙舉無
以為氏之理劉炫謂季友仲遂皆生而賜族以規
杜過非也仲遂生時止稱東門氏成十五年仲嬰
齊卒傳云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
其後曰仲氏季友至孫行父時稱季孫氏其生時
之季與仲非氏也胡氏之說誤

劉君規杜未為真孔氏依阿是諛臣千慮何妨存一

失後人無用護前人 一百十

劉炫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穎達謂其雖
規杜氏義貴淺近固然然韓之戰劉炫以侯車敗

為素伯車敗云侯者五等總名周君大號且韓戰
之前未有交兵何得言晉侯車有三敗其說甚允
而穎達必彊申杜氏之說謂秦是伯晉實是侯
爵既云侯車敗故知是晉侯車敗如此則秦車當
云伯車楚車當云子車乎可發一笑也又云三敗
是車有敗壞非兵敗疆解殊甚凡杜氏之稍有違
悞者必曲成其說如此等類不一而足

劉炫矜伐性多爭穎達攻劉義極精獨到征南違反
處更無一語為持平 一百十一

孔氏正義序內謂劉炫意在矜伐性好非毀其攻
劉氏規杜如傳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及襄二
十一年傳邾庶其以漆閭即來奔以公姑姊妻之
二條伸杜抑劉可謂析入牛毛繭絲但其他杜有
未安而劉規之為得者必曲護杜氏甚覺無謂且
杜最精地里而孔子地里特疎凡涉地里處多置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三

世楷堂

不解如柏舉之戰謂吳兵
自東而追至西者尤誤

自一百五至一百十一共七首論杜註孔疏胡
傳之失

號滅西歸絕好音申亡南服啓雄心春秋晉楚平分
勢兩國存亡痛鉅深 一百十二

晉滅虢得陝州靈寶桃林之地鑄京消息中斷楚
滅申有宛謝南陽營方城逼近洛邑自是春秋為
晉楚之
世矣

此一首總論春秋全局

往日譚經兒戲同聽人傳說任西東而今紙上看形

補遺

越棄江淮就故封史遷耳食未宜從武城烽火會相接隔遠如何有戰攻

史記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以北故楚得東侵廣地至泗上泗上蓋今揚州及徐泗等處地考吳越春秋竹書紀年越絕書俱云越徙都瑯琊起觀臺以望東海琅琊為今山東沂州府其所屬日照縣向係海曲疑所謂觀臺即于此左傳哀二十二年越滅吳二七年越使后庸來言和魯之界哀公嘗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公又嘗如越武城嘗有越寇武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若棄江淮則后庸使命之往來公之如越越之寇武城中間俱隔一楚地則知史記之說非也

昭代叢書 戊集 卷第二 世楷堂 藏板

楚疆不越洞庭湖此外殊方天一隅吳起相荆新闢

地春秋原不隸輿圖

長沙府以南俱為百蠻地楚莊王時羣蠻從楚子滅庸自後蠻服楚鄂陵之戰蠻從楚擊晉然皆不隸版圖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漸由湖南以開兩廣矣春秋時並非楚地也沙鹿于今隸大名經為天下志山崩祇緣卜偃言亡國適會韓原與禍井

信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信十五年十一月壬戌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後儒遂謂沙鹿是晉地胡傳云春秋書沙鹿崩于前書獲晉侯于後事應具存此不考地里而曲狗左氏之過也案杜註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今北直大名府元城縣東四十五

里其西有沙鹿城去晉疆絕遠晉當惠公時其地未至于東方也沙鹿即五鹿杜註衛地信二十三年為晉公子重耳處狄十二年而行史記年表是狄過衛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杜註陽平元城縣亦有五鹿近志今大名府有野人杜註陽平元城縣者即沙鹿城也由晉而狄而衛道極遠沙鹿非晉地明甚因左氏好言災異附著晉卜偃之言而非韓原之役適與之會後儒不察遂以沙鹿屬之晉而不不知此日之晉向未有沙鹿也信二十八年文公伐衛取五鹿沙鹿屬晉未幾又屬衛至哀四年齊衛救趙穆于邯鄲圍五鹿又屬晉蓋當春秋之季晉地直跨至山東界沙鹿始為晉有不得據其後以繁夫前也公羊云為天下紀異此為得之江漢初逢大別山楚吳角闕此中間康成錯解安豐縣顧氏仍論未肯刪

昭代叢書 戊集 卷第二 世楷堂 藏板

禹貢漢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春秋定四年吳楚柏舉之戰自武步武昌府之西漢水觸山迴南入江處即今之漢口也康成註禹貢謂在今之安豐史記索隱及班固前漢志亦云六安國安豐縣禹貢大別山在西南而方輿紀要亦從之皆悞也安豐之別山在西南而方輿紀要亦從之皆安豐為今江南壽州大別山在今潁州府霍邱縣西南八十里去漢口絕遠孔氏穎達曰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是近漢之名無緣反在安豐也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跋

本朝人經史之業其足以不朽者凡九納蘭容若之
九經解寧波萬充宗之經學五書萬季埜之歷代史
表鄒平馬聰御之釋史錢塘吳志伊之十國春秋厲
太鴻之遼史拾遺杭大宗之三國志補註金史補闕
及復初春秋大事表是也皆宇宙間不可闕之書
而前人不為留以待諸先生亦異矣大事表卷帙頗
繁而口號則另為一卷不入總目故採登叢書俾好
古者得嘗鼎中之一爨爾癸卯仲春震澤楊復吉識

昭代叢書

戊集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跋

三

世楷堂
藏板

孫中梓爰琴校字